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九〇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EB98/06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九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2.6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九〇冊目次

史部·傳記類

台學源流七卷

〔明〕金賁亨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同治刻本

一

新安學繫錄十六卷

〔明〕程瞳輯
泰州市圖書館藏明正德程啓刻清康熙三十五年綠蔭園重修本

二四

吳郡二科志一卷

〔明〕閻秀卿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正德嘉靖間陽山顧氏家塾刻顧氏明朝四十家小說本

一二九

明璫彰瘴錄一卷

〔明〕顧爾邁撰
揚州市圖書館藏清鈔本

一三九

革朝遺忠錄二卷附錄一卷

〔明〕郁哀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杜思刻本

一五八

皇明名臣言行錄前集十二卷後集十二卷

〔明〕徐咸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八年施漸刻本

二一一

毘陵忠義祠錄四卷附錄一卷

〔明〕葉夔輯
上海圖書館藏清鈔本

三七五

毘陵正學編一卷

〔明〕毛憲撰

山東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一年刻古庵毛先生文集附

四二七

畜德錄一卷

〔明〕陳沂撰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鈔國朝典故本

四三七

廣州人物傳二十四卷

〔明〕黃佐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一年南海伍氏粵雅堂文字歡娛室刻嶺南遺書第一集本

四四三

建寧人物傳四卷

〔明〕李默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十七年李東光刻本

五八六

台學源流七卷

〔明〕金賁亨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同治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台學源流

七卷》提要

台學源流總目

卷一

徐真定 中行 徐溫節 庭筠 陳宗正 貽範

羅提刑 道

卷二

石克嶺 營 應良齋 恕 徐竹溪 大受

卷三

林筠州 龍 林艸廬 鼎 趙訥齋 師淵

趙判府 師野 趙遠庵 師夏 杜南湖 夢

杜方山 知仁 潘典教 時舉 林叔恭 怡

台學源流 總目 喬孫文 重梓

郭正肅 希卿 杜賢道 池進上 從周

吳謙齋 梅鼎 趙然道 師雍 趙詠道 師藏

杜清獻 範

卷四

王石潭 賁 胡思齋 常 戴泉溪 良齋

卷五

車玉峯 若水 黃壽雲 趙然 周大學 敬孫

陳古堂 天瑞 楊簡齋 玉 楊樵寄 琦

卷六

戴蠡翁 亨 楊浦城 明復 董克齋 楷

卷七

郭暢軒撰

方遜志考

附元卷選

台學源流

總目

二論

台學源流原序

台古荒城也歷漢及吳二三君子始以幽操貞忠有聞當世晉唐之際節概文章之士亦班班見典籍而未聞有所謂聖賢之學者逮宋治平宣和間有二徐先生者出乃始傳胡氏學為邦人宗紫陽朱夫子大書其墓而以道學傳千古稱之于是二先生名川益顯播紳學士若更耳目而別有所見聞已而石克齋子重潛心伊洛納交晦庵麾其徒杜良仲輩往師之若昔之徽臯比者于是有識之士覽望市趨惟不獲朝夕考亭是懼當時飲河充量者凡若干人宋太史

台學源流

序

二論孫文

景濂氏稱晦庵傳道江南而台特盛豈其無徵也哉聞若趙然道昆弟則又兩遊朱陸之門者也晦庵往魯齋王氏至吾台人見魯齋如見晦庵受珠成者又若干人自是考亭之學遞相傳授迄于今不衰此其功也嗟乎台一也而產英毓賢後先頗殊若此豈斯道在人有明斯和元氣之會不屯極不大亨邪夫安定一師也紫陽一師也魯齋王氏又一師也其為教與吾邦諸賢之所以學其同與隨所見而見焉隨所趨而趨焉未敢必其同也其不同與壹是以聖人為宗者也取權衡于吾心觀低昂于洛學庶幾其不夫

昔遜志先生有云前人之弗傳後死者之責也欲紀載一書為鄉閭法式不幸不果作吾友竹江趙君淵欲嗣為之亦復齋志以沒嘉靖戊申春莫余往寓竹江某側之小軒者信宿適暢然有感不揣荒陋遂歸園之咨者宿考傳志搜剔遐隱凡十有八月而書成名之曰台學源流用見山海之區迭出大賢之化為邦人幸用見我台之多賢俾後之人有所觀法而因流溯源以不迷于其趨且以成先正之志修後死之責云爾是編也為卷七為傳三十有八其疑而莫考者又十有五人類附姓名以俟竊復于各卷之末

台學源流

序

二齋孫文輝

乙巳後學臨海金貞亨謹書

綴以鄙言并用取正于有道君子云歲已酉秋八月

台學源流卷之一

臨海金貞亨撰

徐真定 徐溫節 陳宗正 羅提刑

徐真定名中行字德臣臨海人幼入鄉校有雋聲其父賢而知教比長遣之遠近求師因至京謁范忠宣公公薦之司馬文正公文正謂斯人神清氣和可與進道他日不為國器必為儒宗已而聞胡安定講道蘇湖而心慕之會其徒劉葵于邸舍得所授經熟讀精思夏不扇冬不爐夜不安枕者踰年乃歸葺一室竟口危坐所造詣人莫測也誦先聖書必冠帶開卷有會意處錄諸壁而時玩味焉閉門却掃歲或一出

台學源流 卷之一

識與不識皆知其為安定後學也居父喪哀毀逾禮躬耕養母推其餘力葬內外親及州里貧無後者十餘喪遠近來學者日益眾其為教必自灑掃應對窮理修身以達乎治國平天下曾循其序以不失其性而後已故其弟子仕者多循良處者亦修潔其友羅提刑適嘗舉以自代又率諸使者以遺逸薦崇寧中李守諤又以八行薦明季僚吏安車禮遣終不就時章蔡竊國柄黨逐善類先生每間輒泪下于是去之黃巖盡毀所為文變易冠服備符委羽山中樂其所自得者終身焉及卒門人尊之曰真定先生陳忠肅

公瑾錄其行事比之山陽徐仲車子庭槐庭蘭皆有

父風庭筠克世其學云見宋史郡邑志赤城前後集尊鄉錄節要

徐溫節名庭筠字季節真定先生第三子自幼有高

識服父訓師慕洛學讀書不事章句必體諸身終日

危坐無惰容夕不寢不脫巾且必巾而後起事父兄

孝友天至居喪毀甚服闋猶自傷不忍娶者十餘年

事無細大必誠必敬接人無貴賤必和必恭與人言

必依于仁義忠信朋友有過而責不少假借小夫賤

穎一善可取稱贊不容口平生潛德州州若無能者

嘗曰君子為善無愧于心而已非求人知也時秦檜

台學源流 卷之十 三齋孫文粹

當國科場試中興歌頌先生嘆曰今日豈歌頌時邪

條其未足為中興者五見者尤之則曰吾欲不妄語

而敢欺君乎自是試輒不利終不變所守以求合有

詔舉人凡五上春官者與嶽廟先生適應格所親戚

勸之則曰吾嘗草封事謂嶽廟冗食無用雖不果上

心既非之可勇蹈耶乃深衣幅巾放迹田里終身不

復至城府儼居六十年泰然不以爲憂邑長援洛人

獻地康節故事欲率錢爲買田廬又欲置官田室之

善者歸之皆笑而不願嘗味竹有云未出上時

節使凌雲去也無心其風致可想見矣尤守

名造書禮之一日巾車歷訪舊遊徜徉幾月歸感微

疾及草語其子曰吾惟不欺心一語佩之終身汝宜

念之語畢端坐而逝年八十有五門人尊之曰溫節

先生石南康子重誌其墓稱先生窮居海嶠無所師

承而德性精明學術淳正施諸言動舉合節度可謂

特立獨行之君子矣淳熙間晦庵朱子以常平使者

行部聞其父子之賢特拜墓下大書以表口有宋高

上二徐先生之墓又輓以詩有道學傳千古東甌說

二徐之語由是二先生之名益以重台學之盛實權

與于此云見宋史文公詩集赤城前後集赤城詩集郡邑志尊鄉錄節要

台學源流 卷之十 三齋孫文粹

陳宗正名貽範字伯模臨海人治平四年進士嘗遊

安定先生之門又師事陳古靈而與羅提刑爲友歷

宗正丞通判處州民懷其德有道不拾遺劍月照處

州城之嘗嘗減食田數十畝以輸學校于是有司及

閭閻好義者相繼增給士賴以養好聚書有穎川慶

善樓藏書目錄二卷在中興館閣所著詩文名曰慶

善集第貽敘字叔倫先一年登第官終湖南運判以

文鳴爲樞東坡曾南豐所知予師純師聖中八行從

子克爲刪定官鄉瓊之變不屈而死人謂先生化行

其家如此見郡邑志尊鄉錄節要赤城續志抄本

羅提刑名適字正之寧海人自咸童時好讀書鄉無
文籍從鄉先進朱絳得論語毛詩皆無註解手寫讀
之尙未知義理之踳隙有二僧智賢禹昭以儒釋二
家自負不少下人先生因與之遊假其書叩其論議
浸淫開發間此達彼乃知聖賢之門墻有可入者於
是尋師訪友以卒所業與徐德臣陳伯樸相友善得
聞安定之教故其學術有本末通于世務登治平三
年進士爲江都令以誠心爲治恥言鈞鉅惠文之事
民有訟曲直決于前不以屬吏誥誤若小過輒誨諭
遣去視鯁寡孤獨之失其所者如已致之黎明視事

台學源流

卷之一

西齋孫文輝
重刊

入夜猶未已居數月政化大行民知其長者不忍欺
每郊行召父老問以疾苦及所願欲罷行之既去民
思之不置立生祠于召埭謂召伯並傳先生嘗兩被
見皆以不合罷歸及提點兩浙京西刑獄行部臨海
臨海人潘師孟以道義自高先生造其廬命僕扶之
納四拜又爲賦臬亭有交情長在日隔岸數峯青之
句其尙賢忘勢如此尤守喪爲立祠于學與陳侍郎
公輔陳啓事長翰並祀方遜志語邑先達每以先生
爲稱首所著易說文集藏于

志

見郡志寧海永樂院記
淮海集赤城前後集選

右四先生皆傳安定之學者安定之爲教曰以尚行
實曰稽古愛民伯樸正之斯其無愧也若與二
徐則所自得者居多其危坐靜修深潛篤信益
亦駭駭乎伊洛軌轍矣惜乎其定先生生與二
程同時而南比不思觀耳昔孫應時狀季節謂
其師慕洛學其信然乎

台學源流卷之一終

裔孫汝垣校字

西齋孫文輝

石克齋 應良齋 徐竹溪

石克齋名落字子重其先新昌人大父公孺始遷臨海先生自少端慤警悟不群及長刻意為學從舅氏陳公良翰遊後與晦菴朱子交好彌篤晦菴嘗稱其論仁之體用甚當以此意推之古今聖賢之意歷歷可見無一不合竊願與長者各盡力于斯又謂心說甚善但恐更須收歛造約為佳爾又謂敬字之說深契鄙懷且云和篇拜賜甚寵足見比來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氣象又云尊兄精思明辨如此學者益有賴

台學源流

卷之二

二高孫文澤

矣先生以紹興十五年進士歷四縣差監登聞鼓院知南康軍累遷太常主簿卒年五十有五晦庵誌其墓又稱其外和內剛平居恂恂若不能言者而遇事克斷毅然有不可犯之色事繼母處兄弟孝友備至賑貧恤孤思及道路棄子聞人之善必手記而心慕之其人可見雖少賤僻遠不憚也其為政一主于愛民而憂國之心甚切在州縣未嘗屈意上官在朝廷未嘗造請當路由疎賤一旦見天子盡言竭忠未嘗為迂迴避就之計晚名其燕居之室曰克齋讀書其間沒身不懈後生執業就正者多賴以知歸方面君

未嘗少自足也其始終見重于晦庵者如此陳寶憲

者卿修郡乘謂里人自克齋知有洛學吳荆溪子良作六賢祠記獨于先生稱大儒與遊匪但義理之空談又謂其沉于州縣也寧忤郡將不肯以早租困饑阯寧棄官去不肯以非義媚貴客寧身與獄吏對不肯使赤子死無辜車玉峯若水亦云克齋石公所謂大人為己之學深造而自得者也所集周易大學中庸解數十卷文集十卷傳學者其中庸集解晦翁刪定為輯畧至今存云見晦庵文集伊洛淵源錄亦城前後集尊經錄節要

台學源流

卷之二

二高孫文澤

人趙幾道輩尊之曰良齋先生嘗從晦翁遊翁以隱居老友呼之所與論學凡六書其一論大學中庸其一二皆論禮書其一論易本義且云不意遠達几下尚恨見聞單淺望詳賜誨論勿使有待于後世子雲也雖翁之謙光咸受亦先生素學有足取重于翁者如此杜清獻公嘗云吾鄉固多士而義理之淵源獨為詞華典則實自先生始見晦庵文集伊洛淵源錄詳節杜清獻公文集

徐竹溪名大受字季可天台人早歲工于詩劉知過以詩名一見之云自此當吾君百尺樓上矣先生之志固不在詩也晦菴行部聞其賢特訪其廬竹溪方

與學者講顏子三月不違仁云卽杜詩所謂一片花
飛滅却春耳晦菴爲之擊節與辨疑義率多合遂定
交焉嘗托以撰述且云願少低筆力使讀者不疑爲
假手乃所望耳家甚貧一夕晦菴至無以欸裂箕爲
薪出慈湯麥飯相對甚歡至今故老猶傳其事云又
嘗與趙忠定公汝愚相友善忠定拜相與韓侂胄同
出御筆先生賀啟有云以周公之德自應相成王爲
師然老于之賢詎可與韓非同傳忠定讀之遂力辭
新命其一言爲所信重如此後登淳熙十一年特科
官終監行在草場所著經解文集藏于家邑東南六

台學源流

卷之二

三齋孫文輝

里有竹溪書院及釣臺見郡邑志尊

右三先生皆晦菴朱子所嘗與友者然觀其往
來簡札則其所師資亦既多矣晦菴于克齋特
所推許至以貴太史頌濂溪語因其詩而稱之
然則克齋其尤賢矣乎舊牒謂里人山克齋始
知洛學觀其所作中庸集解多程氏遺言昔程
伯子嘗以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一語提掇後
進相傳爲門下指訣克齋備述當時問辨之詞
昭示來學百世之下安知不有超然而默會者乎

台學源流卷之二終

齋孫翊垣校字

台學源流卷之三

臨海金賁亨撰

林筠州 林草廬 趙訥齋 趙判府

趙遠菴 杜南湖 杜方山 潘典教

林叔恭 郭正肅 杜貫道 池進士

吳謙齋 趙然道 趙詠道 杜清獻

林筠州名龜字伯和黃巖人初居邑之太平鄉今分
爲太平縣父宣義郎與祥少貧行賈有行義生伯和
稍長刻意爲學博求師友不得得晦菴欣然願學以
書請教晦菴稱伯和求道懇切而勉以三言以整齊
嚴肅言持敬以先語孟考諸說切已深思言講學以
充善端去邪志言省察且云異時漸有餘力讀諸書
通世務蓋亦未晚不須過憂失先後之序也乾道八
年舉進士爲奉化簿有中貴人過境上令使攝尉以
雜戲進之百里外先生笑曰吾性不好戲且畧吾地
無以逆爲也竟不往改定海丞郡令受租輸縱民自
築量吏不得爲奸知候官縣候官俗淳淳先生靜以撫
之民服教令終日寂寂水陰滿庭無復訟者在位行
其所知果決不回不以聲色徇上官至有怒拍案者
先生從容報答之不能屈欲中以罪訪之民間聞頌
聲而止通判筠州未行以疾卒年四十有九葉水心

台學源流

三齋孫文輝

誌其墓次子仲謙補廸功郎興隆司戶有文名見廟

集郡邑志

林草廬名商字叔和伯和之弟嘗與定海沈渙奉化

舒璘為友因言象山陸氏之學走上饒求之意見差

異乃與伯和及趙幾道杜良仲昆弟受業晦翁之門

迷其為學本末以請晦翁謂須平視彼已公聽並觀

兼取眾長以為己善不可遽是此非彼入主而出奴

也又云此心此理隨處操存隨處體察無往而非學

只在日用間常切警省勿令昏惰耳又云道理只就

自己身上體認便自見得及別請一言為終身歸宿

合學源流

卷之三

三齋係文獻

之地晦翁曰若根本上欠工夫終無歸宿處且如讀

書應事接物固當用工不讀書不應事接物時如何

此須當深思而自得之便是歸宿之地叔和冷然有

省年七十有一而卒業水心誌其墓稱其為學少而

廣問博請長而探幽索微老而愈勤窮而益信事父

不違其志朋友不倍其言妻子裕如也鄉黨懼如也

後進賴之以波及邑大夫之賢者資之以決疑獄草

謬政鄉人化之尊之曰艸廬先生而表其所居之里

曰景賢見晦庵文集郡志

城前集應氏雜錄

趙訥齋名師淵字幾道宋宗室居黃巖受業晦菴先

生之門以乾道八年進士歷僉書平海軍節度判官

廳公事趙丞相汝愚以從班薦有旨與職事官會趙

相以讒去先生遂飄然東歸專力問學積十餘年不

仕既而詔中前命以母老添差通判温州歷遷太常

丞因忤時宰乞祠至管台州崇道觀以終年六十有

一晦菴嘗稱其所論時學之弊甚善又與論校綱目

凡八書至謂某衰朽殊甚全賴幾道為結裏了却又

欲補稽古錄續大事記云此恐他日并累賢者又與

論讀史法云只以自家義理斷之大槩自漢以來都

是私意其間有偶合處耳只如此看已得大槩范公

合學源流

卷之三

三齋係文獻

唐鑑亦是此法然稍疎更得精密尤好金華王魯齋

先生相嘗跋晦翁所與訥齋帖稱訥齋登朱子之門

為最先其後遺庵昆弟相繼而進開之以道誼締之

以婚姻往來尺牘其多可知然則訥齋在諸趙中晦

菴所尤注望者與見晦庵文集通鑑綱目魯齋跋語

伊洛淵源續錄郡志魯齋跋語

趙氏

趙判府名師瑯字恭父居臨海從晦菴先生遊最見

器重嘗以書質所疑晦菴翁稱其用意之精且云觀所

論條目甚詳皆學者通患願非親曾用力不能知耳

晦菴嘗問別後讀書如何對云忽見得已私難勝耳

口不須苦與爲敵但覺此心隨物而去卽與喚回却無事矣晦翁嘗與呂子約書言台州有一師郡在此儘知用力不易得也與孫敬甫云天台朋友有趙師郡王簿者尤佳又嘗論黨籍事謂恭父竟入其事部中欲脫之恭父不願也其卓然難得如此紹熙元年以宗室科進士歷官鄞縣簿終嘉興府判官

見晦翁集語

趙遠巷名師夏字致道居黃巖紹熙元年宗室科進士歷大理司直知南康興國軍終朝奉大夫與兄幾道登晦巷之門悉得與旨嘗以循天理任智力論曾

台學源流 卷之三

然子路言志以心性精辨儒釋及論荀卿性惡禮僞其失出于一皆爲晦巷所許與又嘗著春秋傳作誠幾善惡圖以誠居中而爲木善幾居誠之下而正發惡幾旁列而斜生云此明周子之意又以二幾相對列誠之下云此證胡氏之失而爲說以附其後晦巷見而避之又嘗跋延平答問以爲延平先生之學得之豫章先生豫章得之龜山先生龜山伊洛高弟也李先生不特以所傳授者爲學其心造之妙蓋有先儒所未言者此編與行述共紀知者觀之當見之矣始我文公先生以父執事延平而已至于論學蓋未

之契而文公每誦其所聞延平亦莫之許也文公領簿同安反覆延平之言若有所得者于是盡棄其所學而師事焉則此編所錄蓋同安既歸之後也文公嘗謂師夏曰余之始學亦務爲備伺安澗之言好同而惡異喜大而恥小於延平之言則以爲何爲多事若是天下之理一而已心疑不服同安官餘以延平之言反覆思之始知其不我欺矣蓋延平之言曰吾儒之學所以異于異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忠其不一所養者分殊耳此其要也今文公先生之言行布滿天下光明俊偉毫釐必辨而有以會其同曲折致

詳而有以全其大所謂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本末備舉細人不遺而及門之士亦各隨其分量有所依據而篤守循叙而漸進無虛蹈空之失者實延平先生一言之緒也

金華七賢齋嘗謂誦理一分殊之跋得龜山以來一派宗旨其的未嘗不注仰也

見晦翁集語

杜南湖名熈字良仲黃巖人嘉定元年進士官終東陽縣簿初與弟仁仲學于克齊石先生克齋以致于紫陽朱夫子於是師事紫陽者十餘年紫陽嘗謂其論敬字工夫甚善論氣稟有偏而理之統體未嘗有

論敬字工夫甚善論氣稟有偏而理之統體未嘗有

論敬字工夫甚善論氣稟有偏而理之統體未嘗有

論敬字工夫甚善論氣稟有偏而理之統體未嘗有

論敬字工夫甚善論氣稟有偏而理之統體未嘗有

論敬字工夫甚善論氣稟有偏而理之統體未嘗有

論敬字工夫甚善論氣稟有偏而理之統體未嘗有

論敬字工夫甚善論氣稟有偏而理之統體未嘗有

論敬字工夫甚善論氣稟有偏而理之統體未嘗有

論敬字工夫甚善論氣稟有偏而理之統體未嘗有

論敬字工夫甚善論氣稟有偏而理之統體未嘗有

論敬字工夫甚善論氣稟有偏而理之統體未嘗有

論敬字工夫甚善論氣稟有偏而理之統體未嘗有

論敬字工夫甚善論氣稟有偏而理之統體未嘗有

論敬字工夫甚善論氣稟有偏而理之統體未嘗有

論敬字工夫甚善論氣稟有偏而理之統體未嘗有

論敬字工夫甚善論氣稟有偏而理之統體未嘗有

論敬字工夫甚善論氣稟有偏而理之統體未嘗有

論敬字工夫甚善論氣稟有偏而理之統體未嘗有

論敬字工夫甚善論氣稟有偏而理之統體未嘗有

異亦為得之車玉峯稱其所受于紫陽則最初告以
反躬力索卒之去冗長歸專一當其潛玩既深見此
敬不獨在靜至于自謂向來彼此相梗今皆融會合
一如說涉深山與山下瞻望不同則自一語之破冗
長掃靜而學成矣又稱其為文于義理之體解聖凡
之闕一窮扣以歸其安至其所以告人者則亦
如已之有望於人毫分纖析而傾倒殫盡也其從孫
則鄉裏集成書名之曰南湖先生文集玉峯為之序
見晦庵文集郡志赤城後集
卷之四原錄錄尊鄉錄卷之四

台學源流

卷之三

六齋係文澤
重梓

文操筆即驚人已而曰是不足以為能乃刻意于詩
雕鏤鍛鍊不奇不已可以肩隨古人矣則又口是不
足以為學于是即六經語孟之言考論一時諸老先
生風旨至武夷之書則拱而曰道其在是窮理求仁
吾知所止矣借其伯氏反覆論說于朋友間一言一
字必明辨乃已至其通洽則凡人事之當然與陰陽
造化之所以然無不究悉其切問近思反躬克己之
意又每見許于師門方其壯年試于鄉不利遂絕意
榮慕足迹不至城邑鄉大夫欲識之者有往謝無往
見人有結駟而至則辭以疾望劍佩之顯昂則則

避而讓道于熊降邑言于寡躬施均敵之禮于後生
白號曰方山友民示已志也所著詩文十五卷訂
讀易說詩多所論述未及哀次而沒年六十有一趙
遠菴志其墓見晦庵文集郡志赤城前集
卷之四原錄錄尊鄉錄卷之四

台學源流

卷之三

七齋係文澤
重梓

山亦以此誰之子善有省平居喜靜坐晦庵云專務
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着此心隨動隨靜
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
義理昭著矣然若箇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
要之只是畧綽提撕令自省覺便是工夫也又嘗舉
知行互相發明之說晦翁云此心虛明萬理具足外
面理會得者即是裏向本來有底只要自大本推之
達道耳先生服膺斯語造詣日深故其論求放心有
云日來覺得此理真無內外兩有跬步不合道理
便覺此心歉然觀于此言不特踐履之密可謂有

于合一之學者矣嘉定十五年以上舍釋褐終無為軍

授見晦菴文集諸郡邑誌

林叔恭名恪叔恭其字也臨海人初從晦菴遊晦菴云為

學只要致誠耐久無有不得不須便生較計思前算後也

又云曾見郭叔雲問為學否某告之曰為學切須收斂端

嚴就自家身上做工夫自然有得于是勿問晦菴語必

記錄于冊以自省其所錄如論為學如煉丹先將烈火煉

一餉方好用微火養成如論終食不違仁須先以不處不

去立脚如論求放心不特是作只性情便是放如論集義

是無一事不求簡是如論孔顏樂處孔子都忘了身只是

台學源流

卷之三

八橋孫文輝

一箇道理顏子猶照管在又記晦菴自言所用力度甚約

日夜只就一兩句上用意味胸中自是灑落凡此皆進

修真切得力語晦菴之所以教與先生之所以學蓋莫要

于此見晦菴文集諸郡邑誌

郭正肅名岳卿字子奇號兌齋僊居人瓊筵安撫晞宗第

五子也嘗遊文公之門嘉定七年舉進士端平初拜右正

言寺擢右史彈劾權幸無所避時鄧人余天錫理宗懷其

定策恩旋擢至執政朝論不與先生上疏云臣聞鳴鶴

八林風鳳遠去豺狼當道擊賊自藏不仁者而在高位

則抱道快德之士莫敢近矣陛下欲聚賢賢以興至治

而股肱喉舌之任乃使雉邪屢跡其間是却行而求

前也章三上天錫竟罷去史嵩之三世相位恬權不

法先生疏已具俟召對奏之而為嵩之耳目所得亟

除起居郎不得言徑出國門求去嵩之以書畱行且

白帝遣中使宣押人國門先生進退兩難鬱鬱不得

志嗚咽而卒時與杜成之徐元杰諸賢號端平六君

子天下方想聞其風采而皆相繼以沒帝亦念之不

已特謚正肅為立正諫坊以旌之朱白雲有作文獻

書院記稱先生與趙幾道二杜同師晦菴謝文肅公

鐸亦云我台之學考亭是宗孰見而知曰正肅公惜

台學源流

卷之三

九橋孫文輝

乎當時授受之詳無所于稽所著有兌齋集見碑志

尊鄉錄節要未城論議

杜質道黃巖人嘗從朱文公遊文公稱其所陳諸說

皆善但不已其功久之見處漸分焉也又稱其所論

讀書課程甚善且云思慮不可過苦只虛心游意時

時玩索久久自見縫罅意味皆守亦不必着意安排

但亦只且如此從容總覺散漫卻便提攝即自常在

此矣又云仁里諸賢多得相處但賢者與長仲仁仲

未得一見耳或能相與一來乃幸見諸文

池進士名從周字子文黃巖人嘉定七年特科嘗遊

晦菴先生入門屢以書請益晦菴稱其嗜學而勉以
充拓之功云讀論語大學亦是初學門戶向前更有
許多工夫豈可使慮其雜又曰觀賢者之意似只欲
以兀然自守為是故所論每每如此顧少恢廓之不
然終不免于昏陋狹隘而無所發明也見晦菴文集
吳謙齋名梅卿字清叔僊居人嘉定十七年特科仕
至忠州文學嘗因果齋李方子獲登朱子之門講授
甚盛所著有經說語錄見楚安語錄後序趙然道名師雍宋宗室居黃巖淳熙十四年進士官
終朝議大夫直寶章閣嘗問道于晦菴象山二先生

台學源流 卷之三 十齋孫文章

象山四箴書其畧云聖狂之相去遠矣而固念克克
之端頃刻而分人心之危豈不甚可畏哉今然道方
恥利欲之習知異端之非願益致擴充之功則吾道
幸甚又云若善利之問嘗知決擇大端已明大志已
立而日用踐履未能常于清明剛健一有緩懈舊習
乘之念慮之間陰流密陷不自省覺益積益深或遇
箴藥勝心持之反加文飾因不能以自運者有矣甚
可畏也况其大端未嘗實明大志未嘗實立有外強
中乾之證而無心廣體胖之樂可不深致其思以省
其過求其實乎晦菴一書有道馳塗說之戒有千金

做帶之喻蓋當二先生議論未同時也見朱陸文集
趙詠道名師哉然道之弟同受教于晦菴象山兩先
生象山語之口為學有講明有踐履大學格物致知
中庸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孟子始條理皆智之事此
講明也大學正心修身中庸篤行之孟子終條理者
聖之事此踐履也講明有所未至則雖才質之卓異
踐行之純篤如尹之任夷之清惠之田不思不勉從
容自然可以謂之聖矣而孟子顧有所不願學拘儒
替生又安可以其證經之必為而做知學之士哉然
必一意實學不事空言然後可以謂之講明若謂口

台學源流 卷之三 十齋孫文章

耳之學為講明則又非聖人之徒矣晦菴則云天下
有正理唯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不先自至于一偏之
說而虛心以察眾理之是非乃可以自得于一定之
說而無疑若得一先入之言曖曖昧昧自以為足便
謂天下之美無易于此則不唯不足以得天下之正
理亦居于陋而已矣先生登開禧元年進士官終僉
書鎮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見全前
杜清獻名範字成之一云儀夫號立齋黃巖人南湖
方山二先生族孫也生有令質讀書必精心玩味取
聖賢格言大訓實見諸躬行自謂嘗聞韓仲和得寶

之一字為終身受用之言而肅容起敬及論處靜則以程伯子所云動亦定靜亦定謂非知道者不足以語此此其所自得者二先生又以其親見親聞於時翁者段之故其學有原本為時推重嘉定元年舉進士為金壇尉累除監察御史終右丞相當理宗朝凡十抗疏皆剴切不諛最初陞對即言致弊必有原救弊必有本積三四十年之益習至于凌潰熏染日深日腐有不可勝救者其原不過私之一字爾君相之私未去則條教之頒徒為虛文近日召用名儒發明格致致知誠意正心之學有奸議論者乃從而詆訾

台學源流

卷之三

吉齋孫文庫

笑訕之一惑其言則將有厭棄儒學之意而奸狙嗜利之徒攫取爵祿此正賢不肯進退之機天下安危所繫願以其所講明者見之施行毋徒誦說以事觀美帝深然之屢劾宰執鄭浩之李鳴復史嵩之輩直道盡言無少顧忌風采屹然為天下重及拜相善類相慶都人歡呼咸道既入勤即上正治本肅宮闈擇人才惜名器節財用五事既復條陳公用舍儲才能等十二事欲盡革宿弊以興治理孜孜憂國知無不為雖在疾病不廢機務僅八十日而終年六十有四帝震悼御札賜諡清獻先生并德清節終始金石有

田二頃租餉病雖貴為宰輔未嘗增尺寸室廬僅庇風雨見者莫知其為相公之居自其未貴人已比之司馬公天下候其出處為休戚得政未及大施而沒識與不識莫不痛恨輜車所過聚祭巷哭果與司馬公事皆相類其遺文有古律詩歌詞雜文九卷奏稿十卷外制及經筵講義各三卷進故事五卷易禮春秋禹貢關洛諸儒微言皆有論述二子游淵克世其家云見宋史郡志清獻文集未城後集尊鄉錄節要

台學源流

卷之三

吉齋孫文庫

飲河充量者趙然道昆第則待水米陸二公之間者也若杜立齋得之再傳如親督勸所謂私淑艾者非與一時人文之盛甲于東南大賢君子之所過化其勳烈固如是夫竊謂晦庵先生道德學問風為時宗而舍已從人恒若弗及如聞延平須是理會分殊之語則自以好同惡異喜大恥小為非及悟明道存久自明何待窮索與夫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之語而又謂向來太涉支離不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蓋道必協乎大中學不彈于屢變此其所以紹伊洛之正緒而開百世之

迷途者與其與象山先異後同則昔人辨之明矣吾邦諸賢學力所至淺深固殊概趨異時頓畧自別乃若相與求為聖賢之心則固無間也得其心不謬于其途非晦菴所深望吾後之人者耶

又按文公台寓錄所載黃巖趙氏有巨師端知道者則劉后村輓章有朱公徒第邱公增之句而他無所見又臨海謝氏家譜有名數經者嘗從晦菴遊或謂范釜亦從晦菴謝采伯師事晦菴高第李方子二十年皆無所考始姑志姓名

台學源流

卷之三

重刊 古齋孫文耀

台學源流卷之四

臨海金貢亨撰

王石潭

胡思齋

戴泉溪

王石潭名貞字繼文天台人介特有守鄉俗化之不敢為非時趙守景緯延金華王魯齋主上蔡書院教事先生具古冠服來謁魯齋歸王守華甫請先生代其事嘗撰心圖為說以傳學者蓋借一字以立義足為心學之助云其說曰邵子有言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輪夫善惡之分霄壤殊絕未有不由於一心之所起者三聖巍巍繼天立極相與傳授獨辨此心欲學聖賢舍此心將何所用力哉蓋人有情有性而心則統性情者也心得其養則以性御情而五當百行由此而正心失其養則以情蕩性而五當百行由此而墮此心所至不亦重乎愚平居玩心之一字有以識夫心學之方一點在中心之主也有所主于中則可以應於外兩旁兩點心之衛也立為防限使之不至于放蕩制於外所以養其中懸其兩旁不遠不近者亭亭在中不可有所偏倚也下一堯者以中問一點流而下之則陷溺而為愚不肖故以此盛之示其不可陷而溺也上虛空者其中一點原無障蓋無蔽塞充而上之則浸高浸明極而可以通神

台學源流

卷之四

重刊 古齋孫文耀

明參天地故慮之以示其向上無性而不可到也昔人制字三向設範圍使物之在外者不能引而其中一點既不倚東又不倚西又不墮下凝然中正以開一方使作向上工夫其意深矣故易言敬以直內程子言心有主則實心要在腔子裏正欲其操存于中也其中一然意也易言閑邪存其誠夫子教顏子以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欲防閑于外也外兩點是此意也中庸欲養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正不欲有所偏倚也懸其兩旁是此意也孟子戒人陷溺其良心以特之反覆則為禽獸不遠正恐失于下流而

台學源流

卷之四

二齋孫文輝

陷溺之也下一兜是此意也孟子言盡心知性而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皆言等而上之與天相通虛其上是此意也聖賢言心反覆詳備其與字義悉相照合人能體其言思其美日夜用心於存養之間則心足以統攝性情庶不失人之所以為人矣余將求心於既放之餘故別其養之放之之異畫為圖以自警及卒無以斂門人為治其喪將葬道有小而捷者眾請於其婦婦云先夫平日未嘗由徑不可違其志聞者歎曰有是婦哉先生之德益彰矣見邵志曲王映石刻歸安

嚴鳳枝本尊

胡恩齋名常字立方黃巖人恬靜好修不慕榮利如掃庭戶一睡不委于地几案光潔如洗書箱圖畫端正完整若手未觸觀書必端坐未嘗行動挾搗雖在市廛跣步不出戶外嘗彙編朱子語錄十卷日窮年兀兀庶於此歸宿乎又著夏釜吟三卷有云十載苦心常自覺一毫私意便非仁與車玉宰相友善長八年玉峯以見事之嘗自謂反躬篤行未始胡立方又稱其家雍雍秩秩其氣恬以閑不獵交以幸與不矯高以孤眾其學謹靜願實必諫必訪不吝疑以養暗也王實翁華甫令黃巖親訪其庶洪石窓繼繼之禮

台學源流

卷之四

二齋孫文輝

待尤厚趙星渚景緯與實翁相繼守台皆加敬禮諸公問政陰及物者甚眾天子錫恩台上令盡赴春官皆山郡貢徐守宗臣曰若思齋不可泯之其見重如此一日疾革以書別諸友玉峯往省神色如常時猶奮語及大學疑義既別去復以書抵玉峯已而屬續玉峯誌其墓見邵志曲王映石刻歸安戴泉溪名良齋字彥肅居黃巖之泉溪因以為號今屬太平縣先生初以古文鳴後乃潛心性理之學登嘉熙二年進士累官秘書少監時甯虜強盛先生深以為憂上疏言崇德修慝以為禱天承命之本及

四事曰懲奸曰歡賢曰保民曰理財又進君臣交修之說詞甚剴切帝嘉納之所著有中說辯妄通鑑前紀曾子遺書論語外書孔子年譜世譜七子說林公輔嘗云當今經書雖皆完具而禮經獨為殘缺加以漢儒之說有不純者鄉前哲裁少監嘗力為之辯草慮吳文正公師之而得其說於今未行也又以其文與陳賈憲者卿吳荆溪子良並論謂其光芒四達蟠際霄漢可謂雄偉不拔者矣既卒鄉人祠于學謝文肅公鐸為之贊云唯公之學最深者禮遠淑諸人曰吳澄氏寂寞孔廟俎豆以陳公心不愧夷夏君臣

台學源流

卷之四

見都邑志林公輔集尊
新錄詳節批漢承稿

四裔孫文偉
重梓

右三先生當紫陽既往魯齋未至台學中微之際而能津問徑超毅然自力石潭有見于心思齋有見于仁泉溪有見于禮雖未叩鐘考亭亦可謂有聞共緒隆者矣

台學源流卷之四終

裔孫

台學源流卷之五

臨海金賁亨撰

車玉峯

黃壽雲

周大學

陳古堂

楊簡齋

楊樵寄

車玉峯名若水字清臣黃巖人祖似慶號隱軒讀書好古多卓識玉峯初從陳賈憲學古文臨軒弗悅乃從清獻杜公遊聽其談議大悔前日之所為于是潛心理學又往來王魯齋之門得聞晦翁緒論乃會眾說而求其至當嘗欲取大學知止有定以下二條合聽訟章為格物致知傳質于魯齋魯齋驚喜以為洞昭千古錯簡使朱子聞之亦當為之莞爾一笑因作

台學源流

卷之五

一裔孫文偉
重梓

大學沿革論以表之又嘗著道統錄曰大原曰明訓曰分紀魯齋見之謂非有大學力不能作照耀萬古與天地相為終始無疑又著宇宙紀畧列載圖象或謂其出自邵康節然先天合洛書後天合河圖及天地自然數圖雖皇極書亦未之嘗具至于一陰一陽圖圓圈中一半是黑如鳥頭狀與白地犬牙相入所謂陰陽互為其根是已此圖或謂蔡季通得之貶所旁注曰昔有異人甌月中黑影得之以為此圖云又著世運錄及玉峯冗稿其友胡立方稱玉峯貌癯而望口啞不能言即之既熟回視目中狹者寬塞者通

嘔者廣益友也其從父弟若緒字經臣別號雙峯
深於禮學為趙守景緯所重嘗以學行薦時不利隱
於馬家山終焉所著有性理要旨內外服制見郡志
錄節要應氏雜錄

錄節要應氏雜錄

黃壽雲名超然字立道黃巖人幼有高志聰明博達
讀書不舍晨夜研精探奧絕出流輩每雞鳴盥櫛就
書齋戒子弟不得通賓客及關白家事必待午餽後
乃許行之幸以為常嘗往來魯齋之門得性理之傳
而尤深于易推本周子先天圖翼以邵子皇極經世
著周易經世二十卷發程朱二傳未盡之意別為或

台學源流 卷之五

二齋文庫

問五卷發例三卷識蒙五卷詩話筆談及會要歷各
十卷傳學者嘗曰與其多述以詔後曷若及吾身而
而命乎乃構義塾生徒遠至誨之弗倦燕坐凝然雖
悍僧輩見之歛退其間先生之風者咸起慕焉先生
兩與鄉貢及元代宋遂不仕衣粗啖糲一不介意嘗
自咏云不知乃不愠古人嘆難能我謂直易事學道
非干名本無求知心愜亦何從生自艾年以後絕書
不觀唯扇一室然坐反觀內照以為有得士友或竊
窺而笑之則奮然曰不笑不足以為道又作詩云我
有數行書藏在元關側樵夫與稚子個個各自得乃

築西清道院以居自為之記所著文曰西清集卒年
六十有二諡康敏謙者謂先生生不仕元其介分截
然矣推其志豈肯受元諡哉見郡志亦城後集赤城
錄節要應氏雜錄

錄節要應氏雜錄

周太學名敬孫字子高臨海人生六月而父顯卒母
李氏食貧守節鞠成之嘗與同郡朱致中薛松年師
事王魯齋講明晦菴遺教所著有周易象占尚書補
遺春秋類例先生嘗遊太學宋末隱居不仕子仁榮
仔肩皆以學行聞見郡志亦城後集赤城

陳古堂名天瑞字德修臨海人徽猷閣待制公輔之
台學源流 卷之五 三齋文庫

後也師事王魯齋精性理之學登咸淳元年進士為
金華令志潔行廉有能名詩文極高古效淵明有文
集五十卷宋末隱居不仕自號南村逸老人稱古堂
先生云見郡志亦城後集赤城

楊簡齋名珪字君賢臨海人從王魯齋遊講明性理
之學咸淳四年舉進士為溪陽令有治幹轉機督官
入元不仕子圭克世其學見郡志亦城後集赤城
楊樵寄名琦字宗圭臨海人初名錡字宗葵從鄉先
生余汝楫施洪遊二先生謂其莊重真淳才器宏博
可宗韓稷主者因為更其名老字云弱冠遊郡庠登

與籍甚已而師事王魯齋于上蔡書院魯齋謂之曰
 子有用才也吾語汝學之體用于是受師說而推明
 之求知其性以盡其心同舍張達善自以為弗及也
 稱之曰畏友其父嗣矣寢疾每旦必焚香願天願滅
 已年以延父壽居喪極哀毀至元間放兄叔虎以嘗
 往宋為酒官至是以善酒正政召叔虎不欲往計將
 日盡先生以誠諭使者乃得以姪堂代行叔虎泣謝
 曰吾獲生全吾弟賜也先生自號樵寄幸民制置司
 及臬司辟皆不就徜徉泉石間蒔花竹教子孫以自
 樂鄉子弟來學者教之不倦嘗取周子通書家人睽
 台學源流 卷之五 四 蕭孫文彙 重梓

復无妄四卦義扁其堂曰端誠其友陳古堂為之記
 一日語諸子曰吾師魯齋先生而聞道參之濂洛諸
 儒宗旨皆合焉雖不獲施于時亦無憾矣及疾革謝
 醫藥語後事詞色如平時索筆書曰八十有七失德
 事無啟手啟足吾知免夫命遷于正寢翛然而逝所
 若有拾撰等稿上蔡師說藏于家 見邑志未載 文獻抄本

右從王魯齋先生遊者凡六人魯齋得而巷朱
 子再傳之學以振起吾台欲隆之緒功豈淺哉
 觀上蔡書院講義首以程門論後須用敬進學
 則在致知兩言立說復舉上蔡所云敬只是常

性性法與夫窮理只是尋箇是處等語開發後
 進亦可謂得學之體要矣其所範成而許與者
 車黃二子為最二子於魯齋亦在師友之間及
 觀壽雲所作西清道院記似悅於老氏而山厭
 其所學之煩豈其所以致知云者未能得程朱
 本旨而或蹈其所謂太涉支離者邪李果齋嘗
 云晦菴晚見諸生繳繞于文義之間深慮斯道
 無傳始頗指示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噫斯言
 也惜乎聞之者寡與

又按郡邑志有朱致中薛松年張達善三人者
 台學源流 卷之五 五 蕭孫文彙 重梓

亦云魯齋門人然止附見於別子高楊宗圭傳
 而其邑里名迹俱莫之詳用俟來者

台學源流卷之六

臨海金黃亨撰

戴蠢翁

楊浦城

董克齋

戴蠢翁名亨字子元臨海人時木居耶先生漸講明道學為後進所宗蠢翁從之遊其學以毋自欺為第一義嘗銘於座右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欲人不知莫若勿為所著有太極圖說人心道心說近思錄補註朱子詩解比溪字義辨正見一統志郡邑志尊鄉錄詳節

楊浦城名明復字履翁一云復翁臨海人少從翁丹山學操履純正博通經籍景定間王守華甫聘為郡學正所著有周易會粹尚書暢旨詩學發微及冠昏

台學源流

卷之六

喪祭圖見一統志郡邑志尊鄉錄詳節赤城會通記

董克齋名楷字正翁臨海人御史亨復之子嘗從潘

室陳器之得晦翁再傳之學寶祐四年舉進士為績

溪簿直寬獄賑饑饉修城捍水未幾擢守洪州有惠

政終吏部郎中所著有克齋集又嘗合程朱易為一

書其言曰易更三聖人而卦爻象辭始備其要皆依

卜筮以為教使天下後世之人得以決嫌疑定猶豫

不迷于吉凶悔吝之途而已至夫子彖傳與大小象

之辭則推明其所以為卦爻象辭之理而大傳之書

又自夫卦爻象辭以推極乎陰陽變化性命道德之

蘊奧而河圖大衍之數太極兩儀四象八卦相生之

序著策分揲掛劫之法無不備具其所以承三聖開

來學功至大也十翼之外有功於道者則唯程子朱

子之書而已又曰偏於象占而不該夫義理則孔子

之意混一於義理而不及夫象占則樣文周公之心

亦幾乎息矣又曰文公之書所以補程子所不及而

程子之名言有朱子不能加毫末於其間者知易者

蓋有取於其言云見一統志郡邑志尊鄉錄詳節

右三先生雖各有攸師未嘗及魯齋之門然晦

翁遺矩炳然在人固有隨取而隨得者蠢翁以

台學源流

卷之六

毋自欺為第一義庶幾知所謂守約之道者與

竊觀當時講說益詳著述益盛而靜觀默識之

教未之或傳焉何哉晦翁晚歲之所深悟與果

齋昔日之所嘗聞凡我台人尊慕晦翁之學者

恐於此義不可不三復而深思也

又按郡邑志及尊鄉錄詳節赤城會通記稱黃

岳蔡夢說究心濂洛之傳於相受業於車玉峯

牟楷刻志正心誠意之學深紹大以性理之學

自任天台曹湛與楊簡齋古堂為友謝無林

作皇極內篇序仙居吳諒明理學教行于鄉

陳柏著夙典夜寐箴此八人者舉其端莫詳其實見于此無證于彼姑附識以俟

台學源流卷之七

臨海金齊亨撰

郭暢軒 方通志 陳克菴

郭暢軒名權字德茂高祖世卿正肅公之兄也暢軒自僊居徙家黃巖之松山里今屬太平縣少勤學問此壯時有所悟由伊洛上溯洙泗求聖賢用心燕居獨處衣冠修整即祁寒暑雨危坐終日及與人接和氣滿容籟飄屢空晏如也其所涵養專用靜中工夫言動應酬一循乎禮邑士人多從之游其為教必先收放心曰收得心方見得吾道端倪即聖賢言語皆有歸若又曰學者若不懲忿窒慾則自家都壞了此

台學源流卷之六終

裔孫殿南撰

台學源流 卷之七

一齋孫文偉

是大勺要處父沒會兵荒不克葬者十餘年歲茹蔬抱戚未嘗破顏迄葬已始御酒肉毋疾衣不解帶親為沃盥澡身浣衣滌席凡六越月手指濕爛成疹終不以人代與其兄友愛尤篤鄉人化之雖狡猾者亦革面輸款終元之世隱居授徒嘗作感秋酷熱諸詩以寓意洪武初用御史李時可薦始就饒陽知縣三年邑大治以從兄故坐免遷者察諸途搜篋中惟斤者易說雜評暢軒稿數十卷及爪髮一束以聞太祖嘉其廉賜紗幘銀帶寶鈔以旌之既歸貧益甚謀其子熙躬操井曰一日諸生及門聞打麥聲視之乃

先生卒年六十二門人尊之曰貞成先生謝文肅公
錚贊之謂其奮起於正肅之後家學有源委云熙博
學篤行能世其業從子元亮有文名嘗著尚書該義
見邵邑志尊鄉錄詳節桃溪淨稿
赤城後集非城詩集應氏雜錄

方遜志名孝孺字希直寧海人父兄勤號愚菴好古
嗜學研究羣經及濂洛關閩遺書尋鄉先達授受源
委精思力索而允蹈之慨然以爲不合天人以爲學
非學也嘗爲濟寧守以風化爲急府庭之間不陳粗
械其政績名一時云先生侍父宦遊歷齊魯之墟覽
周公孔子廟宅問陋巷舞雩所在慨然有願學之志

台學源流 卷之七 三齋孫文律

既而從潛溪宋景濂遊潛溪見其文深器之名流老
輩皆推讓弗及識者以爲大類蕪氏而正論過之先
先未視文藝恆以明王道闢異端爲己任嘗曰不以
伊周之心事其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孔孟之學爲學
賊其身者也謂道之於事無乎不在因列所當勉者
爲二十一箴又作雜戒三十八章以自警謂化民必
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章家人箴一十五首以告其族
人謂先王之治先德教而後政刑作深慮十道謂其
言多先哲所未發者又自悼空言寔多絕無自得之
中 雖一天下不可爲正統作釋統三篇其

味思一屏絕之而以顏曾所以自治者治其心爲日
稍久覺向時過闕愈歎其論靜則本於無欲謂能無
欲雖手執筆而聽訟口斷曲直而目察銖兩中之寂
然者未嘗少變也其論敬以操而不失則內直內直
則外方者在是而聖人之天德可庶幾而至矣其論
攻異端如攻病當追求其本魁然鉅夫非自耗其元
氣病何由入之善養者當補元氣元氣既完即易去
耳其進修所詣月異而歲不同見者咸以爲程朱復
出嘗即病絕糧家人以告先生笑曰古人有三旬九
食甌無儲粟者奚獨我哉洪武中以薦召至京上

台學源流 卷之七 三齋孫文律

見其舉動端肅謂 皇太孫曰此莊士也當老其才
以輔汝授漢中教授獨獻王處以賓師曰方先生古
之賢者也爲更其號稱正學先生云後爲翰林博士
尋進侍講革除之際與練子寧等不屈而死年四十
有七 文廟嘗與楊榮論子寧等曰使子寧今日在
此朕因當用之爾 仁廟亦謂宰執曰方孝孺輩皆
忠臣也 詔從寬典鄉紳始刻其遺文四十卷後
測定爲二十四卷邑令郭紳爲立祠祀之其所著周
易枝詞周禮考次目錄武王戒書註宋史要言基命
錄文統皆不傳 見蘇平仲文集潛溪集天順日錄備
遺錄革除遺事錄遜志齋集部志

陳克庵名選字士賢臨海人父員新巡按福建辨正沙寇之神從者數萬人官終右布政使先生自小右文名比長篤志中賢之學以克已求仁為要讀書不資文詞遇格言即手錄于冊為力行之助天順庚辰上春官選魁天下初為御史一疏奪二學上之命再疏移六司馬之權天下已凜然仰其丰采謂質鐵向不可犯也及耆學南畿數德屏威日與談生講明正學謂聖人之道必自小學始特訂釋以頒賜使學者知所從入每巡歷滅騶從刻日期居止學官談經習命學源流

禮時或同席儻若家人焉諸生翕然成服兩地士氣聿為之變轉河南按察使尋以憂歸服闋擢廣東左布政使猶眷眷舊徒刻宋史道學傳以遺之廣民因于苛政為草宿弊抑權倖殫力拯援與市舶中官不協竟為誅奏卒于途年五十有八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寬之先生剛果自持勤儉成性居常謙謙言若不出口至臨大事決大議則屹然萬夫之勇不能奪之既歷貴顯惟服先人故袍帶客至瓦甌蔬食相對無慙色自河南喪還行李蕭然車一兩而已及之廣東騎驢出都門其請約有寒士所不及者俸餘則以

命學源流

卷之七

命學源流

卷之七

五齋孫文輝

置義田周宗族之困餓者焉張侍郎元禎表其墓稱先生有不可奪之大節有足以冠天下之大才有不遜于天下之大勇識者以為夕言毛給事中憲請於朝贈光祿卿諡恭愍羅守僑奏立祠祀之見理學名志定軒存稿

右三先生當夸亂華士習改儒道晦蝕之餘而能上釋程朱之緒以扶名教振邦人使復知周公仲尼之道厥功不既偉歟暢軒前迹須時介潔成性遜志卓識大觀死生不貳克菴秉禮自嚴趨義如敵設在孔門暢軒其商之守乎遜志其賜之達乎克菴其由之果乎吾聞暢軒專用靜中工夫則未知所謂靜中有物所謂靜觀未發氣象者何如也此儒釋毫釐之地也吾聞遜志過魯問陋巷舞雩所在慨然願學則未知所謂尋顏子樂處所謂夫子與點之意者何如也此適道之要津也吾聞克菴學以求仁為要可錄格言以助力行則未知所謂識得仁體實有諸已而求經義以栽培者何如也此吾儒內外之所以合也善學者反諸其身默識而自得焉可以登程朱之堂窺周公仲尼之奧

原缺

明金賁亨撰賁亨字汝白臨海人初冒高姓宏治甲戌進士題名碑之高賁彥卽其人也官至江西提學副使是書敘述台州先儒自宋徐中行迄明方孝孺陳選凡三十八人各爲之傳其疑而莫考者又有十五人各以時代類附姓名於傳末其傳雖多採晦菴文集伊洛淵源錄諸書然賁亨當明中葉正心學盛行之時故其說調停於朱陸之間謂朱子後來頗悔向來太涉支離又謂朱子與象山先異後同云云皆姚江晚年定論之說也

新安學繫錄十六卷

〔明〕程暉輯

泰州市圖書館藏明正德程啓刻清康熙三

十五年綠蔭園重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新安學系

錄十六卷》提要

新安學繫錄序

孟子沒而聖人之學不傳千有餘歲至我兩夫子始得之於遺經倡以示人闢異端之非振俗學之陋而孔孟之道復明又四傳至我紫陽夫子復泝其流窮其源折衷羣言集厥大成而周程之學益著新安爲程子之所從出朱子之闕里也故邦之人於程子則私淑之有得其傳者於朱子則友之事之上下議論講廟問答莫不充然各有得焉嗣時以還碩儒迭興更相授受推明羽翼以壽其傳由宋而元以至我朝賢實相承繩繩相繼而未嘗泯也蓋朱子之沒海內學士羣起著書爭立門戶浸失其真諸

先哲乘相傳之正印起而閑之故筆躬行之實心得之妙乃於聖人之經濂洛諸書具爲傳注究極精微闡明幽奧朱子之所未發者擴充之有畔于朱子者刊去之由是朱子之學煥然於天下我

太宗皇帝詔脩五經四書性理

憲宗皇帝詔脩資治通鑑綱目一惟其言是宗采錄之以明聖經淑人心維民極而垂教后世則其有功於聖道正學大矣哉不可得而名也烏乎新安介萬山間而中興絕學之大儒與夫左右之者胥此焉出殆乾坤氣運之所關山川英靈之攸鍾也豈偶然哉昔人謂之東南鄒魯良有以夫曠粉榆小子家世以來

幸獲沾丐其殘膏賸馥者竊惟誦其詩讀其書而不知其人論其世其善學者乎乃不自揆疏授受之序采事行之實萃為一編目曰新安學繫錄以致區區高山景仰之思僭妄之罪無所遁矣然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其文則出於聖人之手而存於易詩書禮樂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末相須人言相發皆不可以一日而廢焉者也蓋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則其大倫大法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道於天下而垂之萬世則其精微曲折之際非託於文字亦不能以自傳也故自伏羲以降列聖繼作

本善學系繫

上

至於孔子然後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大備天下後世之人自非生知之聖則必由是以窮其理然後知其所至而力行以終之固未有飽食安坐無所歛為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者也故傳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而孔子之教人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是則君子所以為學致道之方其亦可知也已然自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剽掠為工而不及乎窮理脩身之要其過之者則遂絕學捐書而相與馳騫乎荒虛浮誕之域蓋二者之蔽不同而於古人之意則胥失之矣此朱子告我鄉人子弟之願學者使之求道之不已而盡心焉以善其身齊其家及

於鄉達天下傳後世者也若夫諸先哲之為學與其道之明且行達天下傳後世則豈有負朱子之所教所期也哉曠不敏敬啟書于首簡以自詔而并為欲知新安之學者告云
正德戊辰三月丙午休寧後學程瞳序

新安學系

三

後學

新安學繫錄序

道之廣大無窮也充塞天地流行古今惟聖人生知安行從容中道固無待於學然不敢自以為聖日乾夕惕近取遠稽而學亦未嘗廢也攷諸載籍其相與授受之指見知聞知先後一致而道統之傳可見矣故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

新安學繫錄

一

一

天下漸知正學聖道自此復明又四傳而至紫陽夫子集諸儒之大成發先聖之蘊與教育英才四方輻輳而新安發祥之地及門私淑興起尤多時則有東南鄒魯之號此富溪程菴山先生新安學繫錄所由作也然學也即堯舜以來之所傳而天下古今之所共者也乃獨歸重於新安何哉蓋二程夫子實忠壯公之後裔見於印章朱子以遷閩未久新安自表而吾郡繼起諸賢篤守其學代不乏人其與金谿之頓悟新會之靜虛姚江之良知不啻薰蕕判也是以道統歸於程朱三夫子而學繫之正莫如新安故獨標之以見上自唐虞下迨魯鄒其所以相授受者皆由此可溯其源揆其本也然則此錄之所關繫豈不重哉菴山先生當王學盛行之日獨得程

新安學繫錄

二

一

朱正傳廣大精微克繩祖武所著閑閣錄
陽明傳習錄考晚年定論考皆以崇正抑
邪又述先賢學行為後世儀型以成此錄
刊而布之其有功於人心世道者非淺也
當時士詭其趨知之者鮮至是歲久板缺
學者未嘗得觀其書先生之苦心幾負矣
今其族孫翼天程子年富力強有志於聖
賢之學于是脩廢釅補以廣其傳誠盛舉

新學繫

三

也後之讀是錄者雖與諸賢生不同時而
知其學行皆吾之模範也則當求其所以
為學之道成德之由而日孳孳於主敬立
本窮理反躬則德崇業廣可以繼往開來
將為聖賢統繫中人矣可不勉哉吾友汪
子巖瞻素與翼天程子論學往還以斯錄
補成來索予序予於學既無所得而文又
不足以發明其指將謝不能然竊喜前聖

之道賴吾新安三夫子而明又喜先正遺
編得後賢而不致湮沒也况又生同大賢
之舊壤敢不勉述膚言附於卷首聊以塞
責云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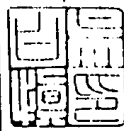
昔

康熙丙子歲次春三月清明日

古欽篋南後學吳日慎拜譔

新學繫

四



峩山先生新安學繫錄跋

吾鄉之學繫固當錄也而天下之學亦所繫焉尤不可不錄則此錄也為天下之書而非一鄉學者之私書况學之所繫即道之所繫乎吾家河南二夫子出越千餘載而上接漢泗非同漢晉隋唐之學者味其糟粕而未嘗精華者比吾二夫子也實紹先聖之絕學迨及考亭夫子又集諸儒之大成新安之學出於伊洛伊洛之氏本於新安此吾家峩山先生所以作新安之學繫錄而首之以二夫子也峩山先生於姚江講學之時虞考亭之學有感於當世乃於傳習錄而辨晰之以姚江之學源於二陸又集鷺湖白鹿彼此所講之學而辨晰之使朱子之學復昭如日星有功哉自二夫子之傳傳於朱子吾鄉之學者羣起而

新安學繫錄

錄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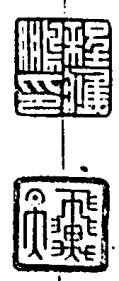
奉朱子故當日有東南鄒魯之稱二夫子之學天下歸之而新安為獨盛系出於新安而學復歸於新安異已朱子以降為譜以定其世次井然不紊峩山先生之功不亦巍哉夫朱子之學上入於

經筵下遍於村塾國家以之取士以之治國平天下峩山上探其源而下及其流不特有功於吾一鄉而實有功於天下也豈容湮沒乎是錄也歲久板缺不自揣為之補訂以復行於世欣然而奉為規矩云

皆

康熙丙子三月上浣

富溪族孫應鵬謹跋



新安學繫錄

錄後

新安學繫錄目錄

卷第一

明道先生

卷第二

伊川先生

卷第三

朱獻請公

程韓溪

滕溪堂

李鍾山

汪文定公

卷第四

晦菴先生

新安學系目錄

卷第五

程文簡公

江恭州

滕希尹

卷第六

吳文肅公

王雙溪

卷第七

程克菴

程蒙齋

滕溪齋

祝道清

祝道清

卷第八

汪會之

朱德和

朱受之

程格齋

程仲壁

李季子

汪運幹

孫吉甫

汪叔耕

祝和甫

胡舜卿

黃寺丞

吳自勝

滕文叔

滕和叔

祝博士

胡編校

朱山長

程徽菴

吳蘭皋

許山屋

汪榮夫

江事天

汪梅珊

新安學系目錄

卷第十

胡玉齋

胡孝善

黃草廳

程教授

汪紫巖

程尚軒

江雪缸

卷第十一

胡雙湖

程文憲公

程前村

卷第十二

陳定宇

胡雲峯

程林隱

卷第十三

程松谷

吳直軒

吳教諭

汪古逸

程提舉

吳季淵

吳古墩

卷第十四

朱學士

新安學系目錄

三

海

倪道川

汪環谷

卷第十五

趙東山

汪蓉峯

卷第十六

程東隱

程文伯

吳友堂

吳少南

謝助教

汪邦光

江子大

新安學系目錄

四

海

方國博

汪待制

金靜之

范處士

吳松坡

汪魏夫

金子方

范元奕

李敬叔

吳編校

汪雨舟

許元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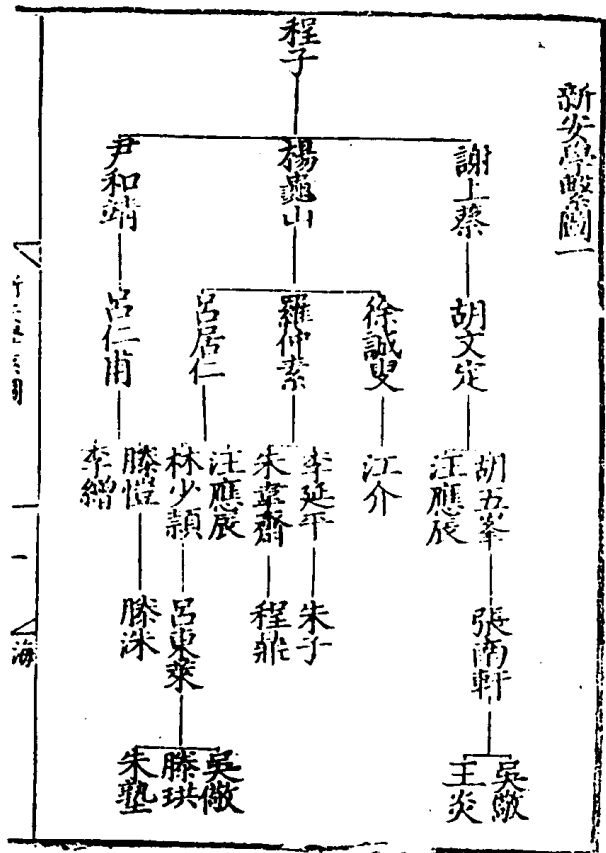
俞戶曹

程桂巖
 黃求心
 程成甫
 趙雲阿
 俞心遠
 葉教諭
 程伯順
 葉謙甫
 朱州判
 金伯明
 金鎮撫
 陳是卿
 朱子乾
 程仲本
 汪愚齋
 吳萬頃
 程致和
 王絕壑
 汪山長
 程教授
 張德庸
 胡石丘
 徐伯驥
 吳教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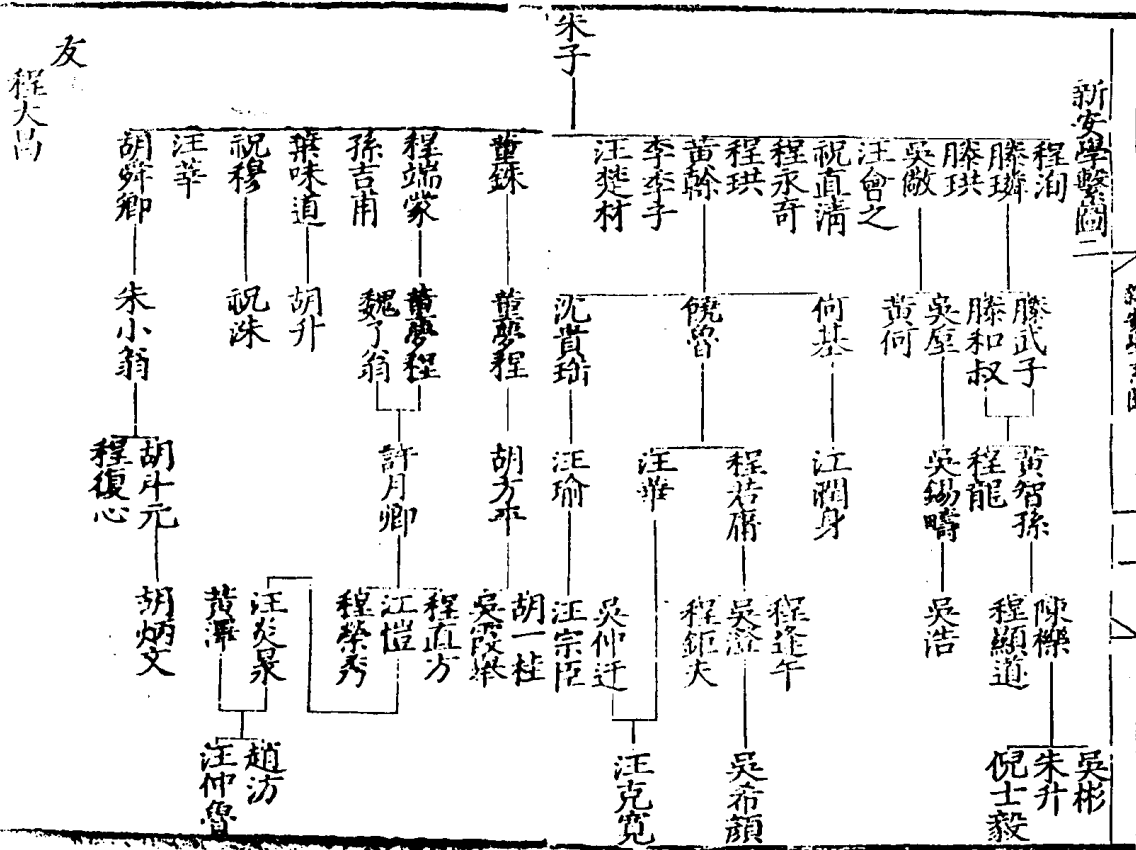
新安學繫錄

五

海



新安學繫圖



新安學繫錄卷第一

鄉後學程腫編輯

明道先生程純公

程啓校刻

行狀

伊川先生

曾祖希振皇任尚書虞部員外郎妣高密縣君崔氏祖適皇
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妣孝感縣太君張氏長安縣太
君張氏父珣見任太中大夫致仕母壽安縣君侯氏先生名
穎字伯淳姓程氏其先曰喬伯為周大司馬封於程後遂以
為氏先生五世而上居中山之博野按先生之先新安人以
歐陽文忠公撰贊元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太宗朝以
白神道碑及從建祠祀典輔翊功顯賜第於京師居再世曾祖而下葬河南今為河南
人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未能言叔祖母任氏太君
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其所指
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成誦詩書強記過人十歲能為詩

賦十二三時羣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故戶部
侍郎彭公思永謝客至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踰冠中進
士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
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
佐何以決之先生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
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即遣吏
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
下此錢皆爾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今大奇之
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
為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
現先有諸曰然戒曰俟復現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
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害倉卒與役諸邑率皆
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爰舍無不安便時感暑泄利大行死

亡甚衆獨鄆人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
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
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再替以避親罷再調江寧府
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爲貴家富
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
先生爲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爲
浮論欲僅止其事既而無一人敢不服者後諸路行均稅法
邑官不足益以他官經歲歷時又紫山積而尚有訴不均者
計其力比上元不啻千百矣會令罷去先生攝邑事上元劇
邑訴訟日不下二百爲政者疲於省覽奚暇及治道先生處
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塘堤
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司然後計功
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苗稿久矣民將何食

新學系卷二

二

早

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
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爲營以處曰小管子歲不下數百人至
者輒死先生祭其由蓋既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
司文具則困於飢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
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措置於纖微之間而人已受賜如
此之比所至多矣先生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
必有所濟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
尹率羣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
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
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
池其龍如蜴蜥而五色祥符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
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爲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
不感其始至邑見人持竿道旁以蝓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

使勿爲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粘竿鄉民
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再替就移澤州晉
城今澤人淳厚尤服先生教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
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保伍
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凡孤寡殘廢者責
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
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
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爲學先生擇子弟
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終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
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
年之間無強盜及鬪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
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則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
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河

新學系卷二

二

場

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歲爲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
其價翔踴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
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三
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糶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
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太省民力用舒縣庫有雜納錢數
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今自用而
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憚差役
及則互相糾訴鄉鄰遂爲仇讐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
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
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爲精兵晉俗尚焚屍雖孝
子慈孫習以爲安先生教諭禁止民始信之而先生去後郡
官有毋死者憚於遠致以投烈火愚俗視傲先生之教遂廢
識者恨之先生爲令視民如子欲辦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廨

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川為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兼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求退庭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邪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室欲求賢者材先生所薦者數十人而以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等第願為首所上章疏子姪不得親其墓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為卿戒之及因論人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于再三時王荆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為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未嘗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

新纂卷二

四

助

衰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荆公侵行其說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賞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與利之臣曰進尚德之風浸衰等十餘事荆公與先生雖道不同而皆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氣和荆公多為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為敵矣先生言既不行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至十數不許遂闕門待罪神宗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先生監司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顯責請罪而獲遷刑賞混矣累請得罷既而神宗平暴暴白同列之罪獨於先生無責政差簽書鎮守軍節度判官事為守者

嚴刻多忌諷判而下莫敢與辨事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已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筮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訪為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婦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訪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訪肆其虐用眾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眾官相視畏訪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為亂訪有言某自當之即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眾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置後訪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懽既而揚言於眾曰河清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決時先生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公渙以事急

新纂卷二

五

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為之請蓋以備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為緩急爾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眾皆感激自效論者皆以為勢不可塞徒勞人爾先生命善酒者街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眾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眾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眾以為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為朝廷憂人以為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郊祀霽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親養得罷歸自是醜正者競揚避新法之說咸餘得監西京洛

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叙年勞出遷秩特政太常丞神宗
猶念先生會修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某可用執政不對又
嘗有登對者自洛至問曰程某在彼否連言佳士其後斐見
翼軫問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政極切還朝執政屢進擬
神宗皆不許既而手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先生詣
執政復求監當執政論以上意不可改也數月石府同薦除
判武學新進者言其新法之初首為異論罷復舊任先生為
治專尚寬厚以教化為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扶溝素多
盜雖樂歲強盜不減十餘發先生在官無強盜者幾二年廣
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堤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脇取舟人
物為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入使引其
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為業且
察為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

新學集卷一

六

除以為惠澤然而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逋負獲除者皆
頑民也先生為約前科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
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
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謂必獲罪而神宗是之
畿邑皆得免先生為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
麥苗且枯先生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
闔境賴焉水災民飢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
使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先
生孟亦自陳先生不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民飢請
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飢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親覩籍戶同
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飢當以口之衆寡不
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為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
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

以悅奉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
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
上卒不入鄰邑有冤訴府願得先生決之者前後五六有犯
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
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為盜今
何面目見之邪遂自經官制政除奉議郎朝廷遣官括牧地
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
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
易如私田民既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為不
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
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
為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
邑不踰月先生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者曰程奉議去矣爾

新學集卷一

七

復何恃而敢稽違朝旨督責甚急數日而事集鄰邑民犯盜
繫縣獄而逸既又遇赦先生坐是以特青罷邑人知先生且
罷請府及司農丐留者千數去之日不使人知老推數百追
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
酒稅今上嗣位覃恩改承議郎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
進退以下興衰聖政方新賢德登進先生特為時望所屬召
為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
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為朝廷生民恨惜先生
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滋潤如良玉實而有節
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存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
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習懷惻然微視
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
形容先生行已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不欲

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先生為學自十五六時聞改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感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帶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聶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

新安學案卷一

八

一

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爾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闕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親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為君子也先生為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眾為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為甚難而先生為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號為嚴急之時其侍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

有所賴焉先生所為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為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彭夫人封仁和縣君嚴正有禮事舅以孝稱善睦其族先一年卒一本有子早卒三曰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曰端本治進士業一本有女天一本有三適假承務郎朱純之卜以今年十月乙酉葬于伊川先塋謹書家世行業及歷官行事之大槩以求誌於作者

墓誌銘

韓持國維

伯淳姓程氏諱顥其先有為周大司馬者曰喬伯封於程後遂以為氏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有功太宗朝賜第室京師居再世遷河南今為河南人先生生而秀爽異於常兒才數歲誦詩書強記過字有絕人故文無戶部侍郎彭公季長一見異之遂許妻以女舉進士中第調京兆府府無鄆縣

新安學案卷一

九

一

主簿南山家譜無有石佛像浮屠歲傳佛首放光則遠近男女晝夜集會觀不止為縣者畏其神莫敢禁先生始至詰其徒曰吾聞石像歲現光有諸曰然戒之曰光現必先告我當取其首視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大水諸縣倉卒興役皆狼狽失措置惟先生所治飲食舍無一不具時暑甚役人病多死獨鄆人無死者監司欲薦之問其所欲先生答以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避親嫌移江寧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先生為令畫法民不知擾而稅遂均會令罷攝邑事牒訴日不減三二百數先生處之不聞月民訟遂簡江南俗種稻賴塘陂以溉盛夏塘潰計非千夫不能塞故事當言之府稟之監司然後計功調後先生曰比如是苗稿矣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遽發民塞之歲則人穰仁宗升選遺制官吏成服三日除三日且知府事王贊率羣官將

釋服先生進曰請盡今日贊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
至夜不敢釋一府視君亦莫敢除移澤州晉城縣令民以事
至庭下者必教之以事父兄奉長上之道暇則親至諸鄉校
召父老與之語兒童讀書者為正其章句置師不善則易之
初俗甚野不知為學後數年服儒衣冠者遂眾鄉里遠近為
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卹茲僞無所容孤榮老疾者責
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三年盜無
剽劫民無鬪死者河東路財賦不充官有科買則物價騰踴
歲為民患先生度所須使富家預儲其物定價而出之富家
不失信而鄉民所費比舊才十二三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
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以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
使者亮君之誠亦不問先時民慚差後互相糾訴此家無鄉
鄰往往為讐先生盡得民產厚薄按籍而命之莫有辭者義

新安學系卷一

十一

場

勇常以農隙講事然但文具而已先生至晉城文鑑有民遂
為精兵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誨叔薦授
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累行神宗素聞先生名陛對之日從
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顯用前後進說大要以正心窒慾
求賢育材為先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
當為卿戒之時王荆公為宰相多所措置先生每進見必為
上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不當及功利又極陳治道神宗
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有此言非天下
之福也章數上論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實祠部牒青
苗取息提舉官多非其人命出不由門下與利之臣日進尚
德之風浸衰荆公雖與先生異論而嘗目君以忠信言既數
不用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至十數不許遂
闔門待罪差離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

行之如其妄當賜顯黜請罪而後遷失刑賞矣改差簽書鎮
寧軍節度判官事河清卒法不他役時中貴人程昉為外都
水估勢凌轡文鑑有欲盡取諸掃兵治二股河先生拒以法
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眾不勝後潰而歸城
門文鑑有吏來報一府相視畏昉不敢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
休三日而後復曹村决先生方護小吳掃知州軍事劉渙以
急告先生夜馳至州謂渙曰曹村决京師可虞臣子之分身
可塞亦為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未集公當率禁兵繼之
徑走歸下論士卒曰朝廷養爾曹正為緩急爾知曹村决則
注京師文鑑乎吾與爾以身捍之眾皆感激自效决口將
合有大木自中流而下此家無先生謂眾曰得彼木橫流入
口吾事濟矣語已木遂橫眾以為至此家無誠所致郊祀肅
恩先生曰吾罪滌可以去矣遂求監臨得西京洛河竹木務

新安學系卷一

十一

場

薦者言君未嘗叙年勞遷秩特政太常承其後彗星見有
無有詔求直言先生極論時政語甚切直還朝文鑑有差知
扶溝縣事廣濟河出縣境瀕河姦民不治生業專以脇取舟
人物為事歲必焚舟數十以立威先生始至捕一人使列其
黨文鑑得數十輩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
為業且察姦不變者自是焚舟之患遂絕畿縣民苦文鑑
稅重歲常以赦獲蠲免然良農輸率以時而稽故獲免者皆
頑民先生與之約前獲免者後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
司農建言天下輸後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三請及第四
先生力陳不可諸邑賴以皆免水災民飢先生請發粟貸之
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問實而鄰邑令遽白陳設且登可無
貸使至謂先生曰盍亦自陳先生請貸不已遂得設六千石
飢者以濟司農益文鑑怒視貸籍而所賦不等徵縣杖主吏

先生言濟飢當以口而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為之非吏罪乃已內侍都知王中正行按保甲所至官吏多見慢辱諸邑供帳競務華潔以悅其意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有犯竊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過盜叩首傲懶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吾與太丞約不復為盜今何面目見之遂自縊官制行改奉議郎朝廷遣官括收地民田當沒者千項往往持累世券契自明皆弗用縣令詔改稅作租許賣易如私田民乃服先生以為不可括也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死矣因為言仕者當以仁厚為心不可便已以害人官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命遂去之他邑鄰邑民犯

新章系卷一

十三

錄卷四

盜繫縣獄而逸更赦猶以特旨罷先生邑事邑人詣開封及司農丐作留者以千數先生之去縣不使人知老穉追及境上攀挽號哭不肯去以親老求析資便養得監汝州酒稅今上嗣位覃覃恩改承議郎召為宗正寺丞未行以疾卒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傷吊以朝廷失賢者為恨父珣中大夫致仕時年八十母侯氏壽安縣君妻彭氏仁和縣君皆先君以卒五子三早卒曰瑞懿蔡州汝陽縣主簿曰端本舉進士四女三天一適假承務郎朱純之下得卒之歲十月乙酉葬于伊川之先塋先生於書無所不讀自浮屠老子莊列莫不思索究極以知其義假譚而卒宅於吾聖人之道其持已清峻若不可及而與人甚恕而溫論治道卓手至於無能名而應世接物莫不曲盡其宜苟善於君矣爵祿可捨也苟利於民矣法禁

不避也自元豐以來論賢士大夫宜在天子左右者君必與焉先生之罷扶滿翁無以家至穎昌而寓止焉大夫以清德退居第願正叔樂道不仕先生與正叔朝夕就養無違志園門之內雍肅如禮家無儋石之儲而愉愉也予方守穎昌遂得從先生遊先生不以老耄棄我周旋啓告所以為益良厚故於其亡也哭之加哀而銘不以辭銘曰善乎孟軻之言義命也蓋不知義不足以立命不知命不足以存義先生居官不問內外大小率所言所事一出於正雖貴勢豪力不為少變嗚呼其處我命可謂兼之矣陳萊文曰先生不為少變嗚呼其處我命可謂兼之矣

墓表

大宋明道先生程君伯淳之墓

新安學卷一

十三

功

守太師致仕潞國公文彥博題
先生名頴字伯淳葬于伊川潞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先生第原序其所以而刻之石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留賢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終遺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倡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說開歷古之沈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後明為功大矣於是帝師采眾議而為之稱以表其墓學者之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為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山可夷不可埋明道之名亘萬世而長存勒石墓傍以詔後人
新安學繫錄卷第一

新安學錄卷第二

伊川先生程正公

年譜

晦菴先生

程啓校刻

鄉後學程曠編輯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明道生於明道元年壬

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學於春

陵周茂叔先生見其龍藏皇祐二年八月十八上書闕下勸仁

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

對面陳所學不報開遊太學時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導

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

以學職魁呂希哲原明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

四方之士從遊者日盛眾親其進士嘉祐四年廷試報

罷遂不復試太中公屢嘗得任子恩輒推與族人見其公家

平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為學不足不願仕也

云公月大命學命崇博上即先生之居致請為太學正先生

辭公即命學命崇博上即先生之居致請為太學正先生

不伏見南者殿試程頤三進取注立學出師以安

師通方領朝服親往教絕筆三進取注立學出師以安

有倫長令制之要親往教絕筆三進取注立學出師以安

云神宗嘗使推擇人林九生特以十次狂明道弟行狀

為稱百而元豐八年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公光尚書左

丞呂公著及西京留守韓公絳上其行義於朝見其書左

學公著安與呂公著同為學子公著見其書左

直儒者類高節風化之極明道先生之居致請為太學正

不為言明道先生之居致請為太學正

以聖代天福人知其初王之繼世而無有仁義之風

觀其才而謂頤以言乎道則謂頤三才而無一論之為

地觀其才而謂頤以言乎道則謂頤三才而無一論之為

之有入謂頤以言乎道則謂頤三才而無一論之為

言乎德則并包無不周或謂言乎學則博通古

學之初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其不或謂言乎學則博通古

刑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見書先生再辭尋召赴闕元

祐元年三月至京師授職全云伏見程頤先生與凡類之精

方後又與於時下此以觀其所以自之者如何處之者

前否之而將所以而己之方而後高賢之為臣下其所以

所得之士皆稱頤而為己之方而後高賢之為臣下其所以

即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

敢祇命王巖叟以見陛下之命而後高賢之為臣下其所以

多道之也言曰臣聞之矣尚書云高賢之為臣下其所以

之或無陛下下與之而不悔校受命之問而後高賢之為臣下

對太皇太后而諭將以為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

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上富於春秋輔養為急

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

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之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

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祗應內臣十

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

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祗

懼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謂子

命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觀書先生再辭而後

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疎略如

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

德見其五月差同孫覺願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

制見其先生所定大槩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

制見其先生所定大槩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

新安學錄卷二

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
更不考定高下制等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鑄解頌以去
利誘者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更師齋
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 六月土疏太皇太后言
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
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
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為益既少又
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值臣死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
請俟初秋即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
二歲子第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迫隘暑熱恐於上體非
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懌請自今一月
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

新安學系卷二

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
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講
讀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八
月差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
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見... 二年又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且乞時
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
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為不可有
古修履邇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為脩展邇英則臣所請遂矣
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
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

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為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常
輔導不得不辨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
誠冀以感動上意親文而其為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
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
人君事也將何以為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
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
為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單食瓢飲季氏魯國之
蠶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
甚先生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上或服藥即日就
醫官問起居親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路公以太師
平章軍國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也上雖諭以少休不去也
人或問先生曰君之嚴視路公之恭執為得失先生曰路

新安學系卷二

公四朝大臣事勿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
自重也... 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
四海則天下幸甚... 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
邱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
之過甚而驕心生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
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 至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為慰及除喪有
司又將以開樂置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
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 水補問之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

靖國二年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 崇寧二年四月言者論其本因致黨薦得官... 明正罪罰而叙復過優... 政於是而有旨遣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 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 及吾門也... 學者莫得侍授或以為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觀有少... 進耳其後疾始以授... 於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 微視曰道者用便不是其人未出... 新學錄卷之八

不與先生... 就之則予不得讓焉... 異曰能使人尊... 立一... 乃更... 其用... 第多已先... 昔狀明道先生之行... 之於此文可也... 不也... 新學錄卷之八

秀品李氏考異附... 元城劉公門人馬永卿記劉公之言有云一日講... 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折柳枝有老儒進曰方春萬... 物發生不可無故折上柳去色甚不平溫公聞... 之不便按先生以元年三月除說書四月二日方... 再具辭免繼即以暑熱能講討先生入侍不過一... 再又且以四月上旬非所謂方春發生之時若以... 新學錄卷之八

為二年春講時事則元年之秋溫公已薨矣尚安... 得聞而不悅且劉公之學自不妄語入不應如此... 踈誕未知永卿誤記之乎抑劉公於所惡而碎焉... 不暇審也此書久行於世年譜亦誤以為據而但... 於注文疑其不然今不可不辨... 君之愛君... 知至... 臣... 年譜載文仲劾疏有云騰口開亂以快恩讎致市... 井目為五鬼之魁今李丙丁未錄中有文仲全章... 乃無此語考張商英紹聖初章疏則謂五鬼者乃... 新學錄卷之八

拈歐陽華畢仲游楊國寶邵毓及先生謂受命於
呂希純通傳機密報復恩怨呂居仁記劉諫議劾
先生章疏亦有之疑申公在相位時文仲未應出
此語譜或誤也

年譜引舊實錄稱禮部尚書胡宗愈詆先生今按
宗愈自中丞執政其除禮部乃在罷政出守還朝
之後先生去職久矣譜因實錄而誤也

年譜云范致虛言先生以邪說詖行惑亂衆聽而
尹焞張繹爲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
復肄黨籍李文簡長編云致虛此時不在言路譜

因語錄載之而誤今按致虛之兄致明以崇寧二
年四月七日除殿中侍御史以八月十四日罷則
此奏乃致明所上語錄誤以爲致虛也

徽州鄉賢祠記

胡雲峯

歙婺源爲子朱子闕里亦既有專祠矣州學鄉賢祠後並祀
兩程夫子者何孔子之先宋人孟子曾公族河南實吾新安
黃墩忠壯公後也忠壯公字靈洗仕梁陳贈鎮西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有功德于民配大字南史有傳宋號世忠廟封忠
烈王新安志叙先達居第一謹按程叔子撰純公行狀河南
之程出自中山博野又按歐陽公撰程文簡公文冀國公碑
銘中山博野之程出自靈洗文簡公諱琳與太中公珣爲兄
弟如此則新安爲河南所出何疑哉或曰朱子自書新安程
子不書者何蓋由新安而建寧一世而近故書由新安而河
南凡二十餘世中間遷徙不常故不以獨書然程子可不書
新安紀新安之人物而不書程子是譜宋之後而不書孔子
祭魯公族而不書孟子非缺典歟近有爲道統之說者曰聖

賢之生天地氣化相爲循環並在北岐周在西魯在東春陵
新安在南夫斯道絕續天也自北而南迭生聖賢以續道統
之傳非偶然也方今程子之學行天下四海之外遐陬僻壤
猶有學其學者况茲大好山水乃其雲之泰山河之崑崙也
哉此鄉賢祠之所由作也詩不云乎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吾
新安以之又云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新安之士當以

休寧縣重建二程夫子祠祀典

禮部爲崇祀先賢事祠祭清吏司案呈禮科抄出直隸徽州
府休寧縣知縣歐陽旦等奏前事通政司官於

奉天門奏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查得先該保定府博野縣知縣裴
泰奏稱二程先生之先博野人舊有祠堂春秋次丁日致祭

新安學錄卷二

十

緣無明文恐不能久本部已經覆奏聽從祭祀去後今知縣
歐陽旦奏稱二程先生係本府應祀梁將軍忠壯公程靈洗
子孫後遷博野再遷河南伊川子孫復業休寧俱有可考縣
學舊有企德堂東祀名宦宋丞相呂大防等西祀鄉賢唐御
史中丞程潛等今量加修完中堂專祀二程乞照博野縣例
致祭一節看得二程先生乃程洪族裔之孫不當借先世之
上合就類行該縣另選空地建二程祠名宦鄉賢仍於舊處
如無空地宜即見今處所建名宦鄉賢祠與二程祠並每歲
仲春上日措辦祭物隨宜致祭成化十九年八月初四日

新安學錄卷第一

新安學繫錄卷第三

鄉後學程腫編輯

朱獻靖公

神道碑

周益公

程啓校刻

祖宗時擇儒學為館職自館職擇侍從由侍從擇輔相所謂
儒學者明仁義禮樂通古今治亂其議論可與謀慮大事大
疑定策文章特一事耳治平中歐陽文忠公在政府奏疏如
此尋命宰執各薦士其效見於元祐之際高宗方內修外攘
首置秘書省以儲人才他有司執事日不暇給獨館職通養
從容要路闕必由此選國朝盛舉乃復見之新安朱公蓋其
一也公諱松字喬年世家婺源曾祖振妣汪氏祖絢妣汪氏
父森帶曰吾家五世積德業儒當有顯者後贈承事郎妣孺
人程氏公生以紹聖四年兒時出語驚人未冠力學錄郡庠
貢京師文體清新恥於蹈襲政和八年上舍登第以迪功郎

新安學系卷三

一

甲

調建州政和尉丁父憂服除再調南劍州尤溪尉監泉州石
井鎮詩名聞四方他文混涵流轉惟意所適然謂於道為遠
益取經史子傳考其興衰治亂欲應時合變見之事業又因
師友浦城蕭顛子莊劍浦羅從彥仲素而得龜山楊文靖公
河洛學問之要拳拳服膺每疑下急害道取佩章之說名齋
自警在尤溪聞靖康北狩大恟幾絕自是奔走卑冗假祿養
親無仕進意紹興初監察御史胡世將撫諭入閩公袖書告
之曰今不自荆襄赴興元結夏人控引五路東嚮爭中原則
當早金陵固守荆淮奈何局促一方徒費日月竟將何為世
將奇其才歸薦于朝會前執政謝公克家守泉南亦露章薦
公學問不宜滯管庫遂召試館職策問中興難易公之順人
心任賢才正綱紀累數千言辨論精博高宗嘉賞除秘書省
正字四年二月階左從政郎趙忠簡公以元樞都督諸路軍

馬約公入幕公以親疾辭尋丁母憂七年服闋上已進都金

陵九月再召對公勸上抗志高明垂精延訪求經遠待久計
遂言中興之君惟光武身濟大業可以為法元帝肅宗志趣
卑近宜以為戒上明日對輔臣稱善且謂光武無可議肅宗
雖優於元帝然虧人子之行於其終為可恨也特改左宣放
即除校書郎是時呂祉代劉光世統軍淮西酈瑋擁眾叛去
廟論欲效兩淮戍兵衛行都公率同列疏言不可亦會虜疑
劉豫得叛兵不可制執而廢之當路不能乘機會乃亟還臨
安八年三月遷著作佐郎御史中丞常同薦公可任大事四
月復賜對公言國論不過兩端進取者失之疎玩者失之
媮惟自治觀變為上策願陛下並進忠賢脩明紀律革姑息
振國勢虜不足平也上悅擢尚書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
刊修蔡下所改哲宗實錄公用力為多歷司勳及吏部員外

新安學系卷三

二

甲

郎史職如故實錄成遷左奉議郎磨勘轉承議郎趙忠簡公
罷相秦忠獻公當國決意講和公與史官胡理凌景夏常明
范如圭合奏陛下以梓宮母兄天屬未歸不憚屈己和戎曾
不思項羽置太公祖上邀高祖高祖知其詐日夜思所以覺
羽者彼兵疲勢窮太公自歸此今日龜鑑也秦方惡公異議
參知政事李莊簡公又力援公屬虜使再至許歸河南地公
請用漢制命廷臣雜議又言二三大將握重兵將有尾大之
患請復武舉儲將帥選驍勇補周衛擇守帥壯藩維興太學
明大倫以倡節義規模大率類此秦滋不樂諷言者論公懷
異自賢出知饒州十年春也未上請主管台州崇道觀和議
俄變秦蒼黃不知所措有郎官代作自解之奏曰伊尹告成
湯德無常師主善為師臣前贊議和今請伐虜是皆主善為
師如其不濟則陳力就列不能者止當遵孔聖之訓秦大喜

擢郎官為右史而不暇問所引皆誤也是時秘書省寓法慧寺大書于門云周任為孔聖太甲作成湯秦大怒疑出於館職相繼汰去而引用其黨公遂不可出矣祠滿再任命下而卒十三年三月辛亥也享年四十有七公性孝友於朋友重然諾不以死生窮達易其志誘進後學揚人之善凡邪佞鬼鎖鄙而遠之沒一甲子秦斃異時名士抑遏竄逐者悉起為大官獨公無年識者惜之其將終也手書與所善胡憲原仲劉勉之致中劉子帶彥冲屬其子憲使往交業其後遂以與學高文推重當世今上聞其名以待制侍講禁中累贈公通議大夫初公卒之明年建寧府崇安縣五夫里西塔山勢頗卑下乃卜慶元某年某月某日還葬武夷鄉上梅里寂歷山中蒼檜舍之北公嘗賦詩有鄉園落日蒼茫外尊酒寒花寂歷中之句茲其識乎待制以其先太師與公為同年進士

新安縣志卷三十一

故來請銘公娶同郡祝氏處士確之女贈碩人事姑孝謹待內外姻親和順得其惟心後公二十七年卒別葬建陽縣崇泰里後山鋪東寒泉塢一男喜也女嫁瀏陽丞劉子翔早世孫男三長塾已亡次塾將仕郎次在水務郎女三人惰職郎劉學古迪功郎黃絲進士范元裕其脊也曾孫男五人鉅鈞鑑鐸銜女九人長適文林郎趙師復餘未行公平生所為文有韋齋集十二卷行於世外集十卷藏于家吏部侍郎徐度自言少多與前輩游迨識公及張戒定夫始得為文之法欲為公集序未及成而文士傳自得實為之謂公詩高潔幽遠其文溫婉典裁非溢美也公母弟樺亦負軼才不肖俯仰於世有詩數十篇高遠近道號玉瀾集云銘曰
信道惟人窮理以書合而一之乃曰通儒表表朱公邁往于初師友淵源名實允亨蘭臺史觀卿材是儲有昌其言有宏

厥模人雖我抑豈無後國高皇更化萃賢匪趨公則誰宗志弗紆華哉有子播種畚奮並黃故聲營新墟揭以銘章永鎮龜趺

行狀略

晦菴先生

公生有俊才自為兒童時出語已驚人少長遊學校為舉子文即清新灑落無常時陳腐卑弱之氣及去場屋始放意為詩文其詩初亦不事雕飾而天然秀發格力閒暇超然有出塵之趣遠近傳誦至開京師一時前輩以詩鳴者往往未識其面而已交口譽之其文汪洋放肆不見涯涘如川之方至而奔騰噴沓渾浩流轉頃刻萬變不可名狀人亦少能及之然公未嘗以是自喜一日喟然顧而嘆曰是則昌矣如去道愈遠何則又發憤折節益取六經諸史百氏之書伏而讀之以求天下國家興亡理亂之變與夫一時君子所以應時

新安縣志卷三十一

晦菴先生

合變先後本末之序期於有以發為議論措之事業如賈長沙陸宣公之為者既又得浦城蕭公顯于莊劍浦羅公從彥仲素而與之游則聞龜山楊氏所傳河洛之學獨得古先聖賢不傳之遺意於是益自刻厲痛刮浮華以趨本實日誦大學中庸之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自謂下急道因取古人佩章之義以名其齋晝夜其間以自警飭終是向之所得於觀考者益有以自信而守之愈堅故嘗稱曰士之所志其分在於義利之間兩端而已然其發甚微而其流甚遠譬之射焉失豪釐於機括之間則老拳丈於百步之外矣

程韓淡

墓表

晦菴先生

韓溪翁先君子韋齋先生之內弟程君也諱鼎字復亨微之婺源人少孤從先君子學於閩中因得講聞一時儒先長者

之餘論而心悅之抄綴論者晨夕不少懈先君子愛其勤敏於其歸書六言以贈之皆事親躬身為學之要君拜受其言以歸益自樹立務記覽為詞章忠所以大其門者然君為人坦夷跌宕不事修飾好讀左氏書為文輒効其體不能屈意用舉子尺度以故久不利於場屋家故貧至君益困中歲奉親徙居窮山中自號韓溪翁山田百畝環堵蕭然無以卒歲而君處之泊如也晚益不得志因自放於酒酒間酒酣賦左氏書雜以國風壯頌之篇坐者聳然傾聽其俯仰疾徐之間頓挫抑揚如有節族至於放臣孤子怨夫寡婦之辭又未嘗不三復感慨而出涕流漣也庸夫孺子從旁竊觀時或笑而侮之君終然不以為意蓋其中所抱負有不得駟者故託此以自遣至他行事則其不合於理者固鮮矣乾道元年年五十九以疾卒後十年君夫人胡氏亦沒遂合葬于懷金鄉福

新定縣志卷三 五

林里兄泉之原蓋新安番陽信安諸程皆出梁鎮西將軍忠壯公靈洗其家婺源者又自歛之黃墩徙而來譜牒具在聞之先君子忠壯公黃墩其墓以石為封今尚在也君家自其大父翔始與鄉薦父著亦以郡學上舍嘗貢京師肯不辜早卒至君學益勤而其師友淵源所漸者益遠顧亦不違以沒其世而有子曰洵好學而敏於文君奇愛之曰是足以成吾志矣既又屢薦不第今乃以特恩授信州文學識者恨之然洵故嘗從善論為學大要意其所以成君之志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善祖母君之姑因謂君叔父勿從先君子在臨安時時見君來先君子或留與飲君必盡醉而論說衮衮不能自休既長歸鄉里又得拜君而君辱教誨之則君益以老矣然得酒輒歌呼談噱意氣猶不衰也今又三十餘年洵乃以書奉君學徒李君繪之狀請表君墓既念始終願二又於公

皆不可見而喜與洵孤露之餘亦俱老大乃流涕而書之蓋以重歎君家之不遇又惟潦倒無以副君嚮昔之意而自悲也嗚呼洵尚勉之哉

滕戶曾

名世字南夫婺源溪東人受學於尹和靖門人

呂公廣同登顯興五年進士調信州司戶參軍

辛所著有溪堂集李鍾山述其行實為傳朱子

稱其筆力奔放法度謹嚴今訪求未得無以考

其言行之詞特載朱子跋語于左云

跋滕南夫溪堂集

晦菴先生

婺源為縣窮僻斗入重山複嶺間而百十年來異材間出如翰林汪公及我先君子太史公皆以學問文章顯重於世至戶掾滕公雖稍後出然其才志傑然遠過流輩譬如汗血之駒墮地千里方將服鞵鞞鳴和鸞範其馳驅以追二公之逸

新定縣志卷三

不

駕則不幸而短命死矣平生遺文在者不能什一故侍郎呂公仁父嘗為之序云然多一時應用之作未足以見其志之所存也嗚呼以滕公之才之傑使得承年益求師友於四方以充其志則其所就豈止此而已哉淳熙丁未其兄孫璘訪予崇安出其集與此傳示予因太息而書其後傳言公嘗為書萬言論和戰守利害其言甚偉今亦不見集中甚可惜也李丈此傳筆力奔放而法度謹嚴讀者可以想見當時朋友切磋之盛云

跋呂仁甫諸公帖

晦菴先生

靖康之亂中原塗炭衣冠人物萃於東南呂公廣問仁父來主婺源簿而奉其兄和問節夫以俱又有維揚羅公靖仲共疎叔共亦來客焉於是李氏父子得從之游而滕戶曾懷南夫亦受其學觀於此卷可見一時問學源流之盛矣然惟仁

父晚歲宦達其他諸公多沒不顯滕尤以雋才蚤遊鄉人至今嗟惜之而李丈參仲獨以老壽終為後進所高仰雖亦不得施其所有於當世而諸公者乃反賴之以傳其所著滕君傳讀廳記可考也末有建人魏元履與參仲之弟元質書魏特名挺之後改揆之以特起為官數直諫不得久居中既沒而天子思之詔褒卹焉元質亦有美才好學不幸亦不壽又可見李氏之多賢也

書李參仲家藏二程語錄後 晦菴先生

程氏書初出時人以其難得而珍貴之然未必皆能講究而踐行之也近時以來傳者浸廣而後人知其如絲麻穀粟之不可一日無然真能好之而不舍者則亦鮮矣因觀呂滕李三君子傳授舊編及李文跋語竊有感焉謹識于後

李鍾山

新安縣志卷三

七

行狀

程允夫

先生諱縉字參仲姓李氏世新安婺源儒家也曾大父蒙大父君注皆隱居不仕父鏞始游太學知名建炎初以累舉補官為南康軍之建昌尉饒州司法參軍太平州軍事推官以沒先生推官公之長子也少穎悟讀書日千言詩易禮皆略成誦而尤精春秋左氏傳屬文敏甚自朝廷設元祐學術之禁士非王氏書不讀宣和禁稍弛而遠方人士徂於所習未盡變也婺源又居重山復嶺間見聞尤狹陋逮兵興四方雲擾賢士大夫多避地其間於是有呂公兄弟曰和問曰慶問者和靖尹先生高第傳伊洛致知篤敬之學又有前公靖者亦里儒先也多識前言往行其學出入坡洛之間先生與里人滕公愷悉從此三君子遊滕公長先生六歲負才氣不肖友不如己者獨器重先生目為小友嘗將闕中所刻東坡先

生文章號大全集者相與讀之歎其編次無法真屬相雜奮然取朱黃盡塗去不類者滕公見之驚曰子後生敢爾邪他日得蘇氏家傳本校之果皆非也益奇之乃出一編書示之曰好文而不知道空文也此書吾得之羅公皆河洛遺言公戒勿輕示人吾今日為子發內府之秘矣先生受之以歸口誦心惟默若有省間有所疑又從諸公質之於是學問日進復侍推官公官南康遊廬阜識隱君子祁公寬亦和靖學徒也聽其言多相契者然猶疑其未也出入釋老求之者數年知其說不出乎吾宗乃益自信遂厭科舉之習卜築雲山間為隱居計名其山曰鍾山榜其室曰中林常曰兔置武夫微賤之人而中林人所不見之地也以微賤之人處人所不見之地而能持之以謹齊之以德則可以為公侯之腹心然則人可怠於自修邪自是優游涵養學益成行益尊鄉人宗慕

新安縣志卷三

八

之然先生讀書不務多為訓說獨嘗者論語西銘解義山牕業書數篇而已有來學者隨其資誘之循循不倦其言曰敬者心之閑鬱也心有不敬焉則馳矣敬而不已則明明則誠故學者致心之道敬為要又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勇於棄廉恥則勇於廢禮義一維苟絕四維皆滅理之相牽聯者也四維張其心康其身昌四維不張其心荒其身滅亡故學者持身之道知恥為要又曰學者於道能致知以玩索之篤敬以涵養之久則見面盎背氣象自別非聲音笑貌所能為也又曰道有遠近學無止法近者道也遠者亦道也學者見其近而不見其遠遽止於見則陋矣惟於見處更加功夫進進不已自然所造深遠而其成也宏矣其發明後學大指類此雅好文詞既老不衰嘗曰文者所以載道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而世儒或以文為不足學非也顧其言於道何如耳每為

學者謂眉山之言曰物固有是理愚不能知之知之患不能達之於口於手辭者達是而已矣以為此最論文之妙故其為文指事析理引物託喻妥以達意所欲言者而詞采自然如風行水上如浮雲遊太空中姿態橫生可喜可愕晦菴先生常評之以為筆力奔放而法度謹嚴學者所難及也至他所為詩騷閣肆俊偉略皆稱是工書得顏蘇筆法人有得其簡牘者多珍藏之其為人長不踰中人而貌古骨強神觀粹清言皆粲然成文聽者亡倦事推官公及繼母向夫人以孝聞友誨諸弟綺織甚篤綺舉進士高第嘗教授福建二郡士人多推稱之然與綺先卒諸子孤露先生扶植教養如已子男婚女嫁皆有成立蓋自推官公之沒先生主家事者二十二年閨門肅睦生計日贖內外未嘗有間言也其接賓客奉祭祀節之以禮儉不及陋租賦之入常為鄉里先雖在林下而

新安縣志卷二 九

爭色大夫不廢桑梓恭敬之節親戚故舊或以緩急告往往為之排難解紛而不受其報或譏其既無求於世何苦為是拘拘者先生曰如是烏知吾心夫以傲為高以放為達以自私為有守吾不為也且禮與仁不可須臾去身況為士可以去之乎郡守徐侯誼聞其風高仰之馳使奉書幣迎致郡庠使諸生矜式焉先生不得已強為一行然亦竟不為留也嗚呼若先生者學該而守約志獨而愛周一介不以與人而不以為齒一介不以取諸人而不以為矯其古之人歟古之人歟紹熙四年先生之年七十有七矣八月二十有六日以疾終于家屬續之夕其言琅然不亂於是人益知其所養果有過人者也娶同郡朱氏再娶董氏王氏子男三人汝極季札叔翊皆種學績文有家法女二人嫁迪功郎江州德安縣尉王奉發進士王其孫男三人諸孤將以其年某月某日某先

生其鄉其原以書來吉初先生之少也嘗從洵先君子學後洵復受業先生之門先君子之喪先生實狀其行以授晦菴朱公為之銘今先生之喪諸孤以為近而知先生者莫若洵遠而知先生者莫若朱公故復屬洵論次遺事將請於朱公洵自惟疇昔從先生遊時年未二十今行年六十二而於公亦已老矣嗟日月之逾邁悼前輩之彫零其可以文詞不工為辭乎乃雪涕為之書

跋

晦菴先生

鍾山先生李公參仲之子季札奉其先君子行狀一通不遠數百里謁予於建溪之上拜起垂泣而以銘墓為請予之先世家婺源與公為同縣人而客於建也久矣紹興庚午歲予年二十餘始得一歸故鄉拜其墳墓宗族姻黨於是迺獲識公而聽其餘論心固已知其賢然是時年少新學未能有以

新安縣志卷二 十

扣也中年復歸而再見公然後從游益親而公已營鍾山所住為將老焉之計矣兩林之間渠清沼深竹樹蒙密時命予與程弟允夫徜徉其間講論道義談說古今觴詠流衍移晷刻間乃出其平生所為文詞使予誦之則皆高古奇崛而深厚嚴密如其為人予以是心益敬公而自恨其不能久留以日相與追逐於東阡西陌之間也既別而歸書疏不絕其後數年聞公物故予以憂患疾病之不寧不能一往哭公而公之諸子不以為罪更以不朽為託至受其狀而讀之則又允夫之文也三復之餘公之聲容恍若相接永念故國人物眇然如公之賢寧可復得顧雖不敏其何敢有愛於言乎乃以病衰心力凋耗把筆欲下而神已不俱來矣遂無以塞季子之意而姑記其篇末如此以見允夫之狀果無愧辭予雖有作亦不能以有加也滕珙所記足補狀闕大抵數十年來

鄉人子弟多自好而善於文詞亦其師友淵源之有自也
云陳同父一子一婿同來求銘文先生是時例不作此與生
有宋龍川先生陳君同父之墓十二字發源李參梓於先生
行實亦書有宋鍾山先生李公之墓與之

汪文定公

傳

宋史

汪應辰字聖錫信州玉山人
世居玉山今其集中有贈
汪氏詩云不志可考也
幼疑重異常童五歲知讀書
屬對應聲語驚人多識奇字家貧無膏油每拾薪蘇以繼晷
從人借書一經目不忘十歲能詩游鄉校郡博士戲之曰韓
愈十三而能文今子奚若應辰答曰仲尼三千而論道惟公
其然未冠首鄉舉試禮部居高選特補是為相延之館執
奇之紹興五年進士第一人年甫十八御策以吏道民力兵
勢為問應辰答以為治之要以至誠為本在人主反求而已

新學錄卷三

士

星

上覽其對意其為老成之士及唱第乃年少子引見者掖而
前上甚異之鼎出班特謝舊進士第一人賜以御詩及是特
書中庸篇以賜初名洋與姓字若有語病特改賜應辰上欲
即除館職趙鼎言且令歷外任養成其材乃授鎮東軍簽判
故事殿試第一人無待次者至是取一年半闕以歸舍人胡
寅行詞曰屬者延見多士問以治道爾年未及冠而能推明
帝王躬行之本無曲學阿世之態應辰少受知於俞樗既推
第知張九成賢問之於樗往從之游所學益進初任趙鼎為
帥幕府事悉諮焉歲小旱命應辰禱雨名山即應越人語之
曰此相公雨鼎曰不然乃狀元雨也召為秘書省正字時泰
檜力主和議王倫使還金人欲以河南地歸我應辰上疏謂
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諧矣而因循無備之可畏其議不
非所患其議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可畏金雖通和疆場之上

宜各戒嚴以備他盜今方且肆赦中外褒寵將帥以為休兵
息民自此而始縱忘積年之恥獨不思異時意外之患乎此
因循無備之所以可畏也方朝廷力排羣議之初大則竄逐
小則罷黜至有一言迎合則不次擢用是以小人窺見間隙
輕躁者阿諛以希寵畏懦者循默以備位而忠臣正士乃無
以自立於羣小之間此上下相蒙之所以可畏也臣願勿以
和好之可無虞而思患預防常若敵人之至疏奏秦檜大不
悅出通判建州遂請祠以歸寓居常山之永年院蓬蒿滿徑
一室蕭然饘粥不繼人不堪其憂處之裕如也益以脩身講
學為事自是凡三主管崇道觀在隱約時曾中浩然之氣稟
然不可屈張九成謫邵州交游皆絕應辰時通問及其喪父
言者猶攻之而應辰不遠千里往弔人皆危之通判袁州凡
所予奪人無異詞始至或以其書生易之已乃知吏師所不

新學錄卷三

士

星

能及丞相趙鼎死朱厓扶喪過郡應辰為文祭之曰惟公兩
登上宰皆值艱危之時一斥南荒遂為生死之別事已定於
蓋棺恩特容於歸骨吏付之火其子借三兵以歸道出衢州
章傑為守希檜意指應辰為阿附為死當符移訊鞠徧校行
橐求祭文不可得時胡寅遺檜書謂此事不足竟事乃寢通
判靜江府諭期不得代乃沿檄歸省其母繼差通判廣州時
檜所深忌者趙鼎張浚鼎既死而浚獨存未快其意江西運
判張常先箋注前帥張宗元與浚詩言于朝其詞連逮者數
十家將誣以不軌而盡去之獄既具檜死應辰幸而免明年
召為吏部郎官遷右司母老乞外丞相苦留之曰方進用未
應爾應辰曰親老矣不可緩乃出知婺州郡積欠上供十三
萬緡朝廷命憲漕究治應辰謂急則擾民乃與諸邑蠲宿逋
去苛斂定期會室滲漏悉為補發等丁內艱去廬于墓側服

闕除秘書少監遷權吏部尚書李願忠冒具安豐軍功賞五千餘人應辰奏駁之權戶部侍郎兼侍講應辰獨負當劇務節冗費嘗奏班直轉官三日而堂吏增給食錢萬餘緡工匠洗滌器皿僅給百餘千而堂吏食錢六百千聖顯仁神御半年功未及半而堂吏食錢已支三萬銀緡六百匹兩他皆類此上驚其費元命吏部裁之金渝盟詔求足食足兵之策應辰奏曰陸贄有云將非其人兵雖多不足恃操失其柄將雖才不為用臣之所憂不在兵之不足在乎軍政之不修自講和以來將士驕惰兵不閱習敵未至則望風逃遁敵既退則設列戰功不惟佚罰且或受賞方時無事詔令有所不行一旦有急誰能聽命以赴國家之難聖發英斷賞善罰惡使人人洗心易慮以聽上命然後號令必行矣三十二年建儲以孝宗名與唐廬江王晉楚王同詔改為暉應辰以為與唐昭

新書卷之三十一

宗同白左相陳康伯遂改今名集議秀王封爵應辰定其稱曰太子本生之親議入內降曰皇太子所生父可封秀王暨內禪擬於傳位日降赦應辰言唐太宗受禪於高祖明年正月始改元乃從其說又議改元重熙應辰謂契丹嘗以紀年遂改隆興一朝大典禮多應辰所定議太上尊號李壽陳康伯密議以光堯壽聖為稱及集議或謂尊號始自開元罷於元豐今不當復况太上視天下如棄弊屣豈復顧此應辰主之尤力或又言主上奉親烏得援元豐自却為比於是議狀書者半不書者半明日應辰復與金安節等十二人各陳所見大槩謂光堯近乎神堯壽聖乃英宗誕節嘗以名寺御史周必大亦以為問應辰答以堯豈可光是語有聞之德壽者高宗因上過宮云汪應辰素不樂吾於是詔尊號之議已嘗奏知不容但已安節等遂奉詔應辰連乞補外遂知福州

未幾升敷文閣待制舉朱熹自代在鎮二年會朝廷謀蜀乃以敷文閣直學士為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陞辭特降詔撫諭入境以書與宣撫使吳玠令以撫諭詔申嚴號令既至免利路民餉運從沿邊戍兵就糧內郡縱保勝義士復業存左藏所解白契二百萬以備不虞悉奏行之有謂蜀中綱馬驛程由梁洋金房山路峻險宜浮江而下詔吳玠措置執政大將皆主其說應辰與夔帥王十朋力言其不便遂得中止二稅勘合每貫取三十錢乾道詔旨寬減三之一有欲增之者應辰與兩漕臣列奏言勘合不以鈔計而以貫石匹兩計是陽為減而陰實增之也以成都一路計之歲入三十萬以今所增為六十萬計以四路不知幾倍雖非興利者所便而民受其賜多矣玠時駐蜀口武興精兵為天下冠既老且病應辰密奏以關陝大將係國安危所當預圖於是執政傳旨

新書卷之三十一

若璘不起令制司暫領其任璘死應辰遂攝宣撫之職蜀道晏然虞允文尋以知樞密院事宣撫四川應辰援張浚例乞罷制司不許總所樞密官覈四川匿契稅應辰奏其不便者四曰妨農廢業曰縱吏擾民曰違法害教曰長姦起訟比戶部已令人自首州縣收併已不少其未盡者有見行法令不宜為此煩擾上曰論極有理速罷止之蜀大旱詔問救荒之策應辰奏利閬縣梓潼馬糧料簡民力均數官雖支糶錢民不得半價若選官就歲熟處糶之可以寬民力第無錢束手乞給度牒上曰汪應辰治蜀甚有聲且留意民事如此給度牒四百永為糶本振濟遂移書諸漕臣亟救荒且以縣劔和糶告之而全蜀蒙惠劉珙拜同知樞密院事進言曰汪應辰陳良翰張栻學行才能臣所不及已得旨召還叩之安仁年飢挺起為盜害及旁郡即具奏且檄茶馬使招捕旬月

問誅其渠魁餘悉撫定或曰之虞允文曰汪帥得無掩盜事
不上聞乎宣司乃密奏使人給應辰曰叩寇事未敢奏不審
制司如何應辰以奏檢報之允文內愧將行代納成都一府
激賞絹估三萬三千九百八十四匹冬入觀陛對以畏天愛
民爲言上曰卿久在蜀寬朕西顧憂軍政民事華弊殆盡蜀
中除虛額民間當破實應辰奏虛額去則州縣寬尚有兩
事曰預借曰對糶預借乃州縣累歲相仍對糶則以補州縣
關之民輸米一石卽就糶一石或半賈或不支且多取贏陸
下近捐百萬除預借之弊對糶止數州願并除之則弊革
無餘矣除吏部尚書尋兼翰林學士并侍讀論愛民六事廟
堂議不合不悅者衆一日陳良祐對上告以汪應辰言卿
在蜀多誕謾良祐奏臣與應辰昨同從班應辰請外得衢州
臣惜其去同奏留之時邊奏方急臣不知應辰將爲便私計

新學集卷一

五

士

也奏既上應辰以此大憾乃爲是說以中臣耳上曰乃爾那
應辰在朝多筆弊書中貴人皆劍目德壽宮方斃石池以水
銀浮金鳥魚于上上過之高宗指示曰水銀正之此買之汪
尚書家上怒曰汪應辰力言朕置房廊與民爭利乃自販水
銀邪應辰知之力求去會復出發運均輸之旨歎曰吾不可
留矣但力辨羣枉則補外之請自得乃力論其事有言無利
遂以端明殿學士知平江府韓王被旨揀馬過郡應辰簡其
禮王歸譜之於上曰臣所過州縣未有若平江之不治者上
怪之平江米綱至有折閱事上連貶秩力疾請祠自是臥家
不起矣以淳熙三年二月卒于家應辰接物溫遜遇事特立
不回流落嶺嶠十有七年檜死始還朝剛方正直敢言不避
少從呂居仁胡安國游張栻呂祖謙深器許之告以造道之
方嘗釋克己之私如用兵克敵易懲分室慾書剛制于酒懲

室剛制皆克勝義可不常省察乎其義理之精如此好賢樂
善出於天性尤篤友愛嘗以先疇遜其兄衢雖無屋可居不
顧也子遠繼登進士第仕至吏部尚書端明殿學士

祭文

梅菴先生

惟公學貫九流而不自以爲足材高一世而不自以爲名道
尊德備而不自以爲得位高聲重而不自以爲榮蓋玩心乎
文武之未墜抗志乎先民之所程巍乎其若嵩岱之雄峙浩
乎其若滄海之涵濔自秀發於妙齡冠倫類而獨立中委棄
於諸侯實天脫其羈帶迨壯歲之來歸曰良時之倘吾及曾
墨突之未黔復吾行之汲汲汨東閩而西蜀巨萬里而周流
騰茂實而愈偉膺聖神而訪求既絳綜於天官又潤色乎皇
猷謂朝夕之疇咨卽進陪於廟謀何僕媚之狡夫獻功利之
浮說公抗疏而指陳請昭激而聖絕事乃謬而不然吾何爲

新學集卷一

六

士

乎茲列靈陰屏而就閒弭長鶩之遐轍學退司於閒館遂遯
反乎丘林託僧廬以靜處或獨往而孤尋眷塵編而寄懷若
與世乎無心衆徒嘆公何其樂之獨而孰知公有憂之深伊
有識之聖公釋東山而再起以卒究其所施俾斯民之咸喜
胡彼蒼之不可信曾不一老之愁遺勿室堂而逝去興殄瘁
之悲詩喜也孤生叨塵末契辱教誨之殊常殆相期於國士
雖不見者十年亦因書之相繼不鄙謂其庸虛每咨詢而弗
置茲逃聞於計告悵失聲而永號巾素車以卽路越閩嶺之
崇高行踽踽而涼涼孰有如予心之鬱陶踟躕陳詞而俯奠痛
人師之難遭

輓詩

東萊先生

四海膺門峻親承二紀中論交從父祖受教自兒童山岳千
尋上江河萬折東微言藏肺腑欲吐與誰同

先進宋史本傳乃云洪武初年以詞林器用之告以造道之方
不可稱其也詞則

新安學繫錄卷第三

新安學系錄

三

河

新安學繫錄卷第四

鄉後學程腫編輯

喻巷先生朱文公

程啓校刻

行狀

黃勉齋

曾祖絢故不仕 妣汪氏

祖森故贈承事郎 妣程氏贈孺人

父松故任左承議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史館

校勘累贈通議大夫 妣孺人祝氏贈碩人

本貫徽州府婺源縣永平鄉松巖里

先生姓朱氏諱熹字仲晦父朱氏為婺源著姓以儒名家世

有偉人吏部公以不附和議去國文章行義為學者師號韋

齋先生因仕入閩至先生始寓建之崇安五夫里今居建陽

考亭先生以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午時生南劔尤溪寓舍

幼穎悟壯重能言韋齋指示曰此天也問曰天之上何物韋

齋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閱封之題其曰不若是非人也

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少長厲志

聖賢之學年十八貢于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以左迪功

郎主泉州同安簿涖職勤敏郡縣長吏事倚以決職兼學事

選邑之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年方

踰冠聞者已知學之有師而尊慕之歷四考罷歸以奉親講

學為急二十八年請奉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詔赴行在言

路有託抑奔競以沮之者遂以疾辭考宗即位詔求直言因

上封事其略言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辭吟

咏情性又頗留意老子釋氏之書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

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

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

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今日之計不過修政

事機大秋然計不時定者請和之說疑之也今歲於我有不
共戴天之師則不可和也明矣願請咨大臣總攬羣策開關
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修政模夷之外了然無
一毫可恃為遷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更相
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志定氣飽國富兵強徐起而圖之
中原故地不為吾有而將焉往大言監司者守今之綱朝廷
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明
年改元隆興復召辭不許即入對其一言平治之效所以未
者由不講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其二言今
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末言古先聖王
制御火秋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強而在乎德業其任不在乎
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三劄所陳
不出封事之意而加剴切焉除武學博士待次乾道改元促

新安學系卷四

二

一

就職既至以時相方主和議請監南嶽廟以歸三年差充樞
密院編修官力辭先生嘗兩進絕和議抑倭華之戒言既不
行雖惟用仰至不敢就尋丁內艱六年復召以未終喪辭七
年既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有旨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
改合入官上管台州崇道觀先生以改秩界祠皆進賢賞功
優老報勤之典今無故驟得之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又
再辭上意堅始拜命改宣教郎奉祠二年除秘書郎先生
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今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
問市利力辭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辭即從其
請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年差發遣南康軍事辭者四始之
任先生自同安歸奉祠家居幾二十年間闕貧困不以屬心
涵養允積理明義精見之行事者益肅然矣至郡懇惻愛民
如己隱憂與利除害惟恐不及值不雨講求荒政凡請於朝

或至三四不得請不已并請選官吏教以方略俾觀境內具
知荒歉分數戶口多寡蓄積虛實通商勸分多所全活其施
設次第人爭傳錄以為法先生親民知傷至意豪俊縶細民
抗法害政者懲之不少貧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每
休沐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又求泉里陶靖節之
居西澗劉屯田之墓孝子熊仁瞻之間程顯之猶以不得悉
行其志為恨明年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
下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
綱今日民間特以稅重為苦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
軍而州縣無復餘則不免於二稅之外別作名色巧取於
民惟有選將史發兵籍可以節軍實開廣屯田可以益軍儲
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今日將帥之選舉皆膏粱子弟斷後
凡流所得差遣為費不貲到軍之日惟望掇飲剝割以償債

新安學系卷四

三

五

負總餽餉之任者亦皆倚負幽陰交通賂其所驅催東南
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為供軍而輦載以輸權倖之門者不
可以數計然則欲討軍實以紓民力必盡反前之所為按將
印委利權一出於朝廷之公議則可以絕請託之私而刻剝
之風可革又擇老成忠實者使領屯田之事則可以漸省列
屯坐食之兵稍損州郡供軍之數軍籍既覈屯田既成民兵
既練然後可以禁其苛斂責其寬恤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
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患矣所謂其本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
者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
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
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
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陛下所與
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此一二小人者上則盡

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
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習之鄙態下則招集士大夫之
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為引援擢置清
顯所惡則密行箝毀公肆排擠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
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
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墻承望其風旨勢成威立中
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熱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
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
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紀綱乃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
而壞之則民安可得而恤財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修土
守何自而復宗廟之禮恥又何時而可雪邪詔以修舉荒政
民無流殍除直秘閣凡三辭會浙東大饑易提舉浙東常平
茶鹽事即日就道且乞奏事之任言陛下嘗選建英豪任以

新安學系卷四

四

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
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
奉燕閑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
以重己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
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
其本矣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為駕馭之術則士大夫
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
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盡心志
其胥史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分
恐陛下未及施駕馭之術而先墮其數中矣使陛下之德業
日墮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
異數見饑饉荐臻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
了無所得而國家頽乃獨受其弊先生所對奏劄凡七其一

二皆自書以防宣洩後五劄亦有非一時抹荒之急者當倥
偬不暇給之際而憂深慮遠從容整暇蓋急於林民罄竭忠
悃不敢有所隱也先生所居之鄉每歲春夏之交豪戶閉糶
牟利細民發廩強奪動相賊殺先生嘗帥鄉人置社倉賑貸
之朱價不登人得安業至是乞推行之白鹿書院事前期執
政使人諭且勿言先生固念主上未有鄙薄儒生之意而大
臣先為此言不可及對卒言之上委曲訪問悉從其請先生
初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容舟之米已輻湊
復以入奏荒政數事推廣條上日與僚屬寓公鈎訪民隱按
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所活不可勝計每出
皆乘單車屏徒從所歷雖廣而人不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
至有自引去者先生猶以徒費大農數十萬緡無以全活一
道饑民自劫又以前後奏請多見抑却幸而從者又率稽緩

新安學系卷四

五

錄微圖

後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後奏言為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
沛然發號責躬求言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
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為收糶之本無得惟理舊欠依條檢
放稅租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
責以荒政庶幾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
憂者不止於餓殍而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
及於國家也九年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辭知台州唐仲
友與時相王淮同里為姻家遷江西提刑未行先生行部訟
者紛然得其姦贓偽造楮幣等事劾之奏上淮匿不以開論
愈力章至十上事下紹興府鞠之獄具情得乃奪其新命授
先生先生以為是蹊田而奪之牛辭不拜尋令兩易江東辭
及辭職名且言仲友雖寢新命已具之獄竟釋不治則其所
按不實難以復沾恩賞並不許授職名再辭新任且乞奉祠

言所劾賊吏黨與衆多大者宰制斡旋於上小者馳騫經營於下若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則遠至師友淵源之所自亦復無故橫肆敵排時從臣有奉時相意上疏毀程氏之學以陰派先生者故有是言十年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守南庫使浙東始得行其所學已試之效卓然而卒不果用退奉崇道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海內學者尊信益衆十四年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待次以疾辭不許遂拜命十五年促奏事又以疾辭不許遂行又以疾請奉祠者再准罷相遂力疾入奏首言近年以來刑獄不當甚至涉於人倫風化之重者有司議刑亦從流有之法則天理民彝幾何不至於泯滅又言州郡獄官計擬及提刑司管催經總制錢與江西諸州科罰之弊末篇乃言陛下即位二十有七年而因循存存無尺寸之効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思之無乃燕閒燻護之中虛

新學政卷四

木

星

明應物之地天理不未純人欲有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豪英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深聖譏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讎恥而不免畏怯苟安非不欲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凡若此類不一而足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察之此爲天理邪爲人欲邪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不使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不使少有疑滯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澈無一豪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爲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誠意爲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平生所學只此

四守豈可回互而欺吾君子及奏上未嘗不稱善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勞卿州縣除兵部即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前數日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至是遣部吏抱印迫以供職先生以疾在告遂疏先生欺慢時上意方嚮先生欲易以他部郎時相竟請校以前江西之命仍舊職名先生行且辭曰論者謂臣事君無禮非當疎哉豈可復任外臺耳目之寄章再上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粟亦罷解職名不許轉朝奉郎未踰月再召交職名辭召命以爲遷官進職皆爲計其開退方竊難進易退之義復爲彈冠結綬之計則其爲世觀笑不但往來僭僭之議又促召再辭遂具封事投匭以進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臣不暇言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言之蓋大本者陛下之

新學政卷四

七

早

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彰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特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猶恐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官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家髮之私陛下之所以精一克復而特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官首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不勝籍籍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覲說朴之徒勢焰熏灼今已無可言矣然臣之愚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

除之後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
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竊聞之道路諸將差除多
出此人之手陛下渴生靈膏血以奉軍旅而將帥巧奪其糧
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備進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
共爲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之爲我之私人
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
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於
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
又時使邪佞僭濫元妄庸之輩或得參錯其間所謂講讀
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有箴規之功至於從容朝夕陪侍
遊燕者又不過使宦官者數輩而已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
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春坊使臣得
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媒狎奇表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

新學堂卷四

九

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
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
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
鄙夫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
好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
相則必妨吾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
排擯此等置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
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夫可保其不至
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昔未出而中外已
逆知其夫非天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
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頗乃得
以窟穴盤據於其間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
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

已有不可勝言者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
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
紀綱不正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其爲害之日久矣大率
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惟其私意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
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宰相
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
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議衆排指爲道
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
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誅辱必使無所
容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至於
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
粟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
其有名無實積累樹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

新學堂卷四

九

爲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
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
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有亡其
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曷嘗聞其能
用此錢以易胡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
督趣日峻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中外承風競爲
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結冠士卒
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
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
保明稱其材武堪任然後具爲奏牘而言之陛下但見其等
級惟先案牘具備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豈知其諸價
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
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私欲介乎其間則雖欲

德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時上已有倦勤之意蓋將爲燕翼之謀會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力辭新命除秘閣修撰仍奉外祠先生當孝宗朝陞對者三上封事者一其初固以講學窮理爲出治之大原其後則直指天理人欲之分精一克復之義其初固以當世急務一二爲言其後封事之上則心術禁時政風俗被肝瀝膽極其忠鯁蓋所望於君父愈深而其言愈切故於封事之末有曰日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不唯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忠誠懇惻至今讀者猶爲之涕下先生進疏雖切孝宗亦開懷容納武博編摩秘省郎曹之除蓋將引以自述守南康待浙東江西之節又知其不可強留而

新學集卷四

十

校之至是復有經帷之命先生之盡忠孝宗之受盡言亦未爲不遇也然先生進言皆痛詆大臣近習孝宗之眷愈厚而嫉者愈深是以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而孝宗門下矣光宗即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實文閣降詔獎諭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者再蒙恩轉朝散郎賜緋衣銀魚改知漳州又再以疾辭不許紹熙元年之任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加意學校教誘諸生又以習俗未知禮探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釋氏之教南方爲盛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私爲廬舍以居巷爲之禁俗大變鄰有故迪功郎高登忤秦檜死爲奏請昭雪褒其直會朝論欲行泉漳汀三州經界先生遂疏其事之上且言必可行之說三將必至於不能行之說一蓋謂經界法行大爲民利而占田隱稅侵漁貧弱者所不便寓公豪右果爲異議明

年獨有嗣子之喪再請奉祠除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辭者再詔論撰之職以龍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再辭漳州經界竟報罷遂以前言經界可行自初三年再以疾辭又數月差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略安撫解四年又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力辭五年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會洞僚優屬郡遂拜命赴鎮至則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教令撤武備戢戢吏柳豪民湖湘士子素知學日伺公退則請質所疑爲之講說不倦四方學者畢至又以南康漳州所中改正釋奠儀式爲請錄改死節五人爲之立廟孝宗升遐先生哀慟不能自勝又聞上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洵洵益憂懼遂中省乞歸田里言天下國家所以長久安寧惟賴朝廷三綱五常之教建立修明於上然後守藩迷職之臣有以稟承宣布於下所以內外相

新學集卷四

十一

維小大順序雖有強措致充無所還志不然以一介書生置諸數千里軍民之上亦何所憑恃而能服其衆哉又草封事極言父子天性不應以小嫌廢葬倫言頗切直會今上即位不果上上在潛邸聞先生名每恨不得先生爲本宮講官至是首召奏事先生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又再辭且言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倖門一開其弊豈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精求所以深得親惟者爲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爲防微慮遠之圖顧問之臣實資輔養用人或繆所繫非輕蓋先生道聞南內朝禮尚闕近習已有用事者故預有是言又不許及入對首言乃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矣然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禍亂之本又已伏於冥冥之中

竊為陛下憂之尚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仁思親之懷此則道心微妙之全體天理發用之本然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誠即是心而充之則所謂求仁得仁而無怨終身所然樂而忘天下者臣有以知陛下之不難矣借曰天命神器不可無傳宗廟社稷不可無奉則轉禍為福易危為安亦豈可舍此而他求哉充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溫清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正大本矣矣次言為學莫先於窮理窮理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本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既對面辭待制待講不許翌日又辭待制乞改說書差遣上手札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半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會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為土肉淺薄有旨集

新安縣志卷四

十一

十一

議臺史碑之議遂中寢先生竟上議狀言當廣求術士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罔上誤國之言委之殘破浮淺之地不報草恩轉朝請賜紫章服兼實錄院同修撰再辭不許拜命受詔進講大學遂奏乞除朔望旬休及過官日分並今蚤晚進講又乞置局看詳四方封事瑞慶節免稱賀皆從之復因有旨修葺舊東宮為屋三數百間遂具四事奏言當上帝震怒災異數出畿甸百姓饑饉流離不宜大興土木以就安便壽康定省之禮所宜下詔自責顧乃遠逸舒緩無異尋常太上必以為此特備禮而來其深閉固拒而不得見亦宜矣朝廷綱紀尤所當嚴今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為治之體况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此弊不革臣恐名為獨斷而主威未免下移欲以

求治而返不免於致亂不報先生進講每及數次復以前所講者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且面諭以求放心之說甚善遂以劄子勉上進德其略言願陛下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為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俾陳今日要務略如仁祖開天章閣故事至於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得失民情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又奏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壽皇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所宜著在方冊為世法程問者遺誥初頒一時倉卒不及詳議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欲望明詔禮官稽考禮律預行指定會孝宗附廟議宗廟迭毀之次有請併祀僖宣二

新安縣志卷四

十一

十一

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者有旨集議先生度難以口舌爭遂移疾上議狀條其不可者四復引元祐大儒程頤之說以為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傳祖安得為無功業議狀既上廟堂持之不以聞即毀撤傳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宰相既有所偏主樓輪陳傅良又復牽合裝綴以附其說先生因節略狀文及為劄子畫圖以進上然之欲令先生於榻前撰數語以御批直罷其事先生方懲內批之弊因言乞降出劄子再令臣寮集議既退復以上意諭廟堂而事竟不行上之立也丞相趙汝愚悉與知閣門事韓侂胄謀之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先生自長沙辭免待制待講已微寓其意及進對復再三面言又約史部侍郎彭龜年共攻之龜年出護使客侂胄益得志先生又於所奏四事疏中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後因講筵罰身從

甲言前疏乞賜施行既退即降御批云閣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官觀宰相執奏不行明日竟以御批付下
虞諫給舍亦爭留不可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力辭尋
除知江陵府又力辭仍乞追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
制提舉南京鴻慶宮慶元元年又乞追還舊職不許趙丞相
亦能誣以不軌謫永州丞相既當大任收召四方知名之士
中外引領以觀新政先生獨惕然以侂胄用事為慮既屢為
上言又數以手書遣生徒密白丞相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
得頂朝政丞相方謂其易制所倚以為腹心謀事之人又皆
特祿苟安無復遠慮丞相既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先生
自念身雖閑退尚帶侍從職名不敢自嘿遂草書萬言極言
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其冤諸生更諫以策決之遇避之同
人先生默然取諫藁焚之自號遜翁以廟議不合乞收還職

新學學案卷甲

五

名又以疾乞休致不許先是吏部取會磨勘至是轉朝奉大
夫又辭職名乞休致又以嘗妄議山陵自劾又言已罷講官
不敢復帶侍從職名詔依舊秘閣修撰二年又言昨來疏封
錫服封贈蔭補磨勘轉官皆為已受從官恩數乞改正沈繼
祖為監察御史上章誣詆落職罷祠四年十二月以來歲年
及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六年三月甲子終于正寢十
一月壬申葬建陽縣唐石里大林谷嘉泰二年除華文閣待
制與致仕恩澤自先生去國侂胄勢益張鄙夫儉人迎合其
意以學為偽謂貪黷放肆乃人真情潔廉好禮者皆偽也科
舉取士稍涉經訓者悉見排黜文章議論根於理義者並行
除毀六經語孟為世之大禁捐資賄諛頑鈍無恥之徒徃徃
引用以至卿相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
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儒者更名他師先生日與

諸生講學竹林精舍有初以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先生既
沒侂胄志氣驕溢遂至擅開邊釁幾危宗社而生靈塗炭矣
開禧三年侂胄伏誅嘉定元年詔賜先生諡與遺表恩澤明
年賜諡曰文又明年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後以明
堂恩累贈通議大夫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
政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未振則感慨以致泣
下然謹難進之禮一官之拜必抗章力辭屬易退之節一語
不合必泰身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
俗以苟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
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
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為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為加損也
自韋齋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自謂
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蚤歲已知其說而

新學學案卷甲

五

心好之豈齋病且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
彥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
惟其言之聽吾死不恨矣先生既孤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
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
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延平李先生
學於豫章羅先生羅先生學於龜山楊先生延平於韋齋為
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
曰樂善好義與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
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德而學之所造益深矣其
為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
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
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
為之箴以自警又筆之書以為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

然端坐一室討論典訓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
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齋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
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
易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及之於身也不睹不聞之
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
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
乎人欲之私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
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為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
五行具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
所賦為命人所受為性感於物為情統性情為心根於性則
為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形
於身則為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為君臣父子夫婦
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參諸物則物之

新安學系卷四

十一

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
空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
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故其
得於己而為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
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
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
其行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
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
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
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
限常儼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己者而非後
學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修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
行行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添衣幅巾方履

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
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
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
或至達旦厥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祈寒盛暑造次頓沛未
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
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纖鉅必
誠必敬小不如儀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
之際哀戚備至飲食衰經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
家有無常蓋其惟於親故雖疎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
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調卹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
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
之裕如也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設施立朝之言論經綸
規畫正大宏偉亦可舉見師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

新安學系卷四

十一

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
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
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序綱領條目粲然復明
於論語孟子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
聖賢而面命之於易於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
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之傳註其關於天命之微
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闕者既已極深研幾探賸索隱
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沈潛
反覆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句字
義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辭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之歎
證及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
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
謂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

未能著為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
考論西周以來至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繼以春秋紀
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
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
微言大義鬱而不章先生為之衷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
世太極先天二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為之解剝條畫而後
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
淺深所見有疏密先生既為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
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沒其所短南軒張
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
見少異亦必講磨辨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注
誦習之煩以為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為可以造
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老佛

新安學案卷四

六

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
陋自以為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
計功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於卑陋其
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
者靡然向之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為入道之序而後
及諸經以為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
微不參之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不會其
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
天下之事哉其於讀書也又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
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心易氣以聽其所
自得然為己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
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游之士迭
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之未

切則反復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于言進道難則憂
形于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
問辨則脫然沈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為憂摠
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於夷虜亦知慕其
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
先生既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眾亦足以見理義之感
於人者深矣繼往聖將微之緒啓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
得失辨異端之訛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
此者至若天文地理志律曆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未
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為世法是非資稟之異學行之
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各造其極哉學修而道立德成
而行學見之事業者又如此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既皆不足
以望其藩牆而近代諸儒有志乎孔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

新安學案卷四

九

造其闡域哉嗚呼是殆天相斯文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
也先生疾且革手為書囑其子在與門人范念德黃餘允倦
倦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為言翌旦門人侍疾者請教先生曰
堅苦問溫公喪禮曰疎略問儀禮禮之已而正坐整衣冠就
枕而逝門人治喪者一以儀禮從事而訃告所至從遊之士
與夫聞風慕義者莫不相與為位而聚哭焉嗚呼天又胡不
憇遺以永斯道之傳而遽使後學失所依歸哉先生所著書
有易本義啓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
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
編次有語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集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
鑑綱目本朝名臣言行錄古今家祭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
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先生著述雖多於語孟中庸大學
尤所加意若大學論語則更定數四以至垂沒大學誠志一

章乃其絕筆也其明道垂教拳拳深切如此楚辭集註亦晚年所作其旁君憂國雖老不忘通鑑綱目僅能成編每以未及修補為恨又嘗編次禮書用工尤苦竟亦未能脫藁所輯家禮世多用之然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平生為文則季子在類次之矣生徒問答則後學李道傳嘗輯錄版未備也娶劉氏追封碩人白水草堂先生之女草堂即章齋所屬以從學者也其卒以淳熙丙申其葬以耐穴子三人長塾先十年卒次楚迪功郎監湖州德清縣戶部新市犒賞酒庫後十年亦卒李在承議郎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文五人婿儒林郎靜江府臨桂縣令劉學古奉議郎主管亳州明道宮黃幹進士范元裕仲季二人亦早卒孫男七人鉅銓鑑鐸鉉鉞鉞從政郎新差監行在雜買務雜賣場門銓從事郎融州司法參軍鑑迪功郎新辟差充廣西經略安撫司準

新安學系卷四

備差遣餘業進士女九人婿承議郎主管華州雲臺觀趙師夏進士葉鞞甫周巽亨鄭宗亮黃輅從政郎紹興府會稽縣丞趙師郡黃慶臣李公玉曾孫男六人淵洽潛濟濬澄文七人竊聞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已煨燼殘闕離析穿鑿而微言幾絕矣周程張子崛起於斯文湮塞之餘人心靈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躋駁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則據其言行可略歟軼采同志之議敬述為狀而又私竊以道統之著者終之以俟知德者攷焉按先生行狀望樓程氏刻入新安文獻

水壘術加增入然學者自當求先生道統之詳行筆之為也

新安學系錄卷第四

新安學系卷四

廿

海

新安學繫錄卷第五

鄉後學程曠編輯

程文簡公

程啓校刻

神道碑

周益公必大

故吏部尚書程公以龍圖閣學士就第踰年而卒其子準等
 侍兵部侍郎楊公大灋所狀行實屬必大以銘子與公同年
 進士數嘗同僚厚我莫如公知公莫如我其何敢辭恭惟孝
 宗皇帝聖學高妙厲精政事尤有知人之明惟公歷兩省六
 曹以該洽直諒見知相與論道統評政體在廷少比公亦忘
 身徇國思為朝廷植悠久之計其在外則心乎愛民長慮却
 顧未嘗便文自營士大夫皆以不大用為恨及事壽康皇帝
 興念舊僚豐加恩禮而左右之裏言公亦老矣無意仕進得
 謝于家盡發所藏著書之言啓迪後生蓋其自勿至老機祥
 卜祝無所信玩好技藝無所嗜惟通經評史考古驗今一事

新安學系卷五

一

平

水詳一理未窮弗措也其始終大槩如此若乃爵里議論則
 可一二數公諱大昌字泰之按程氏其先出自重黎周有休
 父封於程地在關中子孫散居西北有開府儀同三司靈洗
 者效節蕭梁著功於陳封忠壯公南史以為新安海寧人即
 今徽州休寧也厥後或北歸或遂留故公為休寧人曾祖晟
 娶洪氏祖士彥娶金氏父畎累贈正奉大夫妣淑人陳氏世
 積善尚義孜孜教子至公穎悟殊常兒十歲能為文紹興癸
 亥重立太學年甫冠矣一試即預選學官爭為延譽二十一
 年登進士第以左迪功郎主吳縣簿丁正奉憂服除獻文於
 朝宰府奇之二十六年除太平州教授明年召為太學正三
 十年詔館職必試乃除初召朱熹載等再召劉儀鳳等皆辭
 上命宰執擇人不許辭以公應召仍諭上旨遂除秘書省正
 字改左宣教郎三十二年六月孝宗受禪權著作佐郎初政

銳意事功命令四出貴近或預密議公因輪對及之羣命百
 官條弊事公文極言漢石頗知元帝信己先請夜開宮門之
 詔他日故投夜還稱詔啟關或言顯矯制帝笑以前詔示之
 自是顯真矯制人不復言國朝命今必由三省防此弊也請
 自今被御前直降文書皆申省審奏乃得行以合祖宗之規
 以防石顯之姦又論去歲完顏亮入寇無一士死守而兵將
 至今策勳未已惟李寶捷膠西虞允文戰采石實屠亮之階
 今寶龍兵允文守夔此公論所為不平也上聽其言三皇子
 就傅遊選擇官僚九月以公為尚書駕部員外郎兼兼王府
 判讀文兼兵部郎官隆興元年兼慶王府直講十二月丁母
 憂乾道二年春服闋召為考功員外郎六月復兼兼王府判
 讀八月遷國子司業三年十二月兼權禮部侍郎一時文柄舉
 為公其成就人才不可計凡今老師宿儒多公門生也五年

正月兼權直學士院宣對選德殿上曰朕治道不進如何公
 知上志在恢復迎合者多即奏陛下勤儉過古帝主北虜自
 通和知尊中國不可謂無効但當求賢納諫使政事日修則
 大有為之業在其中不必用迎合之言求奇策以幸速成又
 言淮上築城太多緩急何人可守臣謂設險莫如練卒練卒
 則在選將上深然之後數日再召對上曰卿前言朕儉是也
 獨病風俗太奢用度不足今早與大臣議立法以止之公奏
 居室衣服吉凶之禮皆有者今要在上之人持久以化之耳
 上文問卿更有何事為朕言之公曰事有大小有先後今四
 方獄案必經聖覽大臣因是亦困省閱何暇議大事急先務
 乎往陛下嘗增左右司為四員若漸復減員分以委之中書
 之務清矣後數年迄如公言八月除直龍圖閣江東轉運副
 使蓋公求試民事故以鄉部寵之公引嫌改浙東提點刑獄

新安學系卷五

二

士

越帥多大僚適歲豐酒稅溢額漕臺不敢問乘公攝帥遣其屬挾朝命括羨財且將增額公力拒之曰某寧罪去不可增也越人迄今德公七年復徙江東運副詔勿引嫌公猶不自安踰年乞祠就徙江西路公曰可以興利除害行吾志矣九年歲餘出錢十餘萬緡代輸贛吉臨江南安四郡五等夏稅折帛過飢民爲盜之原又遷吉州造船塲於臺治以省費革弊凡吉舊欠皆捐之清江縣有破坑桐塘兩堰塌江四十里護田千三百七十頃民居陸地又三百頃堰壞四十年歲罹水患公力復其舊又奏漕臣遇代積累欠數病州縣乞行蠲削淳熙元年冬詔可凡乾道七年八年諸路欠稅賦丁役及他錢物併除之由公一言上恩及天下矣歲滿再任進告不下幸執問其故上曰程大昌職事修舉自合加職乃陞秘閣修撰二年四月召爲秘書少監九月兼權中書舍人六合塔

新學集卷五

四

僧以鎮潮爲功求內降給賜所置田產仍免科徭公奏二稅外和預買折帛正額外科借皆科也保正長身丁雜役皆徭也僧寺既違法置田復移科徭於民奈何許之况自紹興二十二年修塔之後潮果不齧岸乎御前置忠銳忠武軍以浙西路鈐轄李師古兼統制帶御器械戒世明兼訓練援例增請給公執不可其命俱寢俄兼崇政殿說書三年四月除權刑部侍郎升侍講五月兼國子祭酒公言辟以止辟未聞縱有罪爲仁也今四方獄獄例擬貸死臣謂有司當守法人主察其可貸則貸之如此則法伸乎下仁歸乎上矣上以爲然舊法宰執初除轉廳皆有給使減半其後太尉使相三少而上往往取旨視樞密使都官用例寢失法意公請自侍從而執政自執政而相則爲初除法當全與餘爲轉廳皆減其半遂爲定制上知公特立不避怨滋欲用之四年八月兼給事

新學集卷五

四

錄陸園

中江陵統制官率逢原縱部曲毆百姓守帥辛弃疾謂曲在軍人坐從豫章公極論不可上曰朕治軍民一體逢原已削兩官降本軍副將矣康與之在紹興時以詆諧進後坐事長流廣南至是有與爲地刊除舊犯還其資歷公封還勅黃上善曰待遷擢卿其益盡心毋避忌十月落權字五年正月同知禮部貢舉御製原道辨尋易名三教論獨公與聞之六月汎吏部右選侍郎兼同修國史舊小使臣注命尉若監鎮兼煙火者驗老病而已公以其親民面令請律且詰其大指不道者輒罷遣八月兼權尚書六年夏正除權吏部尚書公遇事啓請知無不言如論軍中強壯子弟及西北伉健之人不可輕聽離軍禁衛不以替力進今率三年輒補外官用違所長宜留置三衙又欲酌紹興舊制命諸軍挽強資稍示勸誘又請究歸正僞冒裁減添差以寬州郡而奏堂白累萬餘言

會舉行中外更迭之制公力請郡是冬除敷文閣直學士知泉州陞辭上諭曰凡有見悉奏來自南渡後泉爲台信建昌邵武四郡代輸銀二萬四千兩諸縣並緣苛歛預借公條便民事具言本末有司持之未下明年首爲民代輸一年且乞禁絕後日預借又蠲前歲秋苗之未輸者八年春汀賊沈師作過詔併剿其徒公請罪止渠魁赦其脅從仍許徒中相糾可使亡命解散不然數州挺亂是堅其附賊也宰相然公言奏行之是冬沈師獨與死黨竄伏漳州山谷間距城百餘里州有左翼軍成將蕭統領者卷甲赴之逮夜力疲搏賊不勝死焉閩中大震漕檄左翼統制裴師武出兵師武置司在泉謂師符未下不敢擅與公手書趣之曰事急矣有如帥責君可持吾書自解又取前得釋脅從之旨散榜以聞其黨歸武至漳羣情頓安捕獲謀者十餘曹積藏兵器謀刻日縱火爲

賊內應微公先事從權趣師武行漳且屠矣太守劉立義郡人今左司郎中鄭公顯馳書謝公曰城邑獲全公之賜也終更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十三年秋起知建寧府十四年復提舉南京鴻慶宮自公為郎首侍壽康於王邸多所宏益其後間謁東宮必款語移時嘗用家人禮許見今上及公主親取寶器酌酒飲公受禮之初與宮僚一等推恩紹熙元年加實文閣直學士起知明州示將復用遂以祠歸四年起進龍圖閣直學士明年請老進本閣學士致仕皆非常典也慶元改元十一月甲申以疾不起享年七十三積官宣奉大夫爵新安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戶食實封一百戶曾特進公自官遊去鄉里樂吳興溪山之勝而卜居焉晚得安吉縣梅溪鄉邱閣山規營築域未成而卒淑人陳氏公母之從兄女生生日值方臘亂父母携匿谷中祝曰兒若貴勿啼自是情

新安學系卷五

五

士

然既長歸公事舅姑以孝聞生諸子躬自鞠育公嗜書未嘗得從而父足矣病不服藥後公四十七日安然而逝遂合葬焉二年四月辛酉也四男準朝散郎新通判太平州本早世卓朝奉郎知上元縣章宣教郎新浙西茶鹽司幹辦公事三女長適承直郎監行在文思院都門鄭汝止次適奉議郎新知湖州武康縣丁大聲季登亡孫三人端復登仕郎端節端履以遺澤補官女三人公有文集若干卷別著禹貢論五十二篇辨江河淮濟漢弱水黑水其詳凡諸儒拾經泥傳注失禹本指者一皆正之又為山川地理圖端明殿學士汪公應辰博洽重許可讀之大嘆服謂不可及公在講筵遂以進御天語嘉獎今行於世別有演蕃露六卷攷古編易老通言易原雍錄四書各十卷北邊備對六卷書譜二十卷取五十八

篇互相發明篇為一論扶隱正譌尤有功於學者嗚呼若公可謂博學篤志者矣銘曰

浩浩萬古孰知其津擾擾萬生孰致其身偉歟程公絕類離倫氣以直養業以勤精士之指南國之寶臣其在兩禁昌言復君使于四方仁心茂民胡不彌諧迄其經綸歸而著書極道之真既沒言立庶幾不泯自歎而湖聲自于今有式新阡尚考斯銘

祭文

周益公

鄰篋之學貴道之文絕類之才濟世之心出使典州功利在人六部兩禁謀猷畢陳時非不遇志非不伸未相而歸猶鬱經綸乃發所繙考評古今著書立言手筆不停以覺後生以並先民謂且百年為儒主盟奄其已矣聞者失聲矧鄙不肖自初同升步武日接交游日親一別十年悵然此情畫思話

遺事九傳

六

星

朱子答公書曰熹昨聞禹貢之書已有奏篇轉借累年乃得其全猶恨繪事易差間有難考究處近乃得溫陵印本披圖按說如指諸掌幸甚幸甚此書之傳為有益於學者又曰病中得窺易老新書之秘有以見立言之指深遠奧博非先儒思慮所及並見大全集

傅忠簡公伯成曰公以環文直道被遇阜陵為時儒宗見文

雙溪王氏撰履謚議曰公才高氣勁疑若不可附近而接引後進諄諄誘訓不倦焉苟有一善輒盡稱道不厭焉故在學校為師儒諸生敬之在州里為鄉先生鄉之子弟慕之又曰太上龍潛公為官僚及登大位公方閑退杜門謝事恬淡無

求未嘗以進退動其心又曰其學奮膽而不雜其誠精密而淵深其發為文章則根柢六經與韓退之柳子厚相依倣而馳騁筆力駁駁上薄西漢續作者之派流立後學之準的程文簡公集二十卷陳氏曰吏部尚書新安程大昌泰之撰每卷分上下其實四十卷也博學長於考究著述甚多皆傳於世見文獻通考下同

程大昌易原十卷陳氏曰首論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參之河圖洛書大衍之異同以此為易之原也以及卦變揲法皆有圖論往往斷以已見出先儒之外
程大昌書譜二十卷陳氏曰本以解經而不盡解有所發明則篇為一論

程大昌禹貢論圖共四卷陳氏曰凡論五十三篇後論八篇圖三十一其於江河淮漢濟黑弱水七大川以為舊傳失實

皆辨證之淳熙四年上進宇宙廣矣上下數千載幅員數萬里身不親歷耳目不親聞見而欲決於一心定於一說烏保其皆無抵牾然要為卓然不說隨傳注者也
定宇曰公窮經攷古之學極高見吳竹文性理問答

江棊州 墓誌銘

君諱介字邦直姓江氏曾大父時大父夢符父衍世居徽之婺源未有仕者至君始居饒之德興以鄉舉中第至通朝籍而贈其父宣教即遂為德興人君少穎悟年十五六治舉子業鄉先生亟稱之君不自多一日讀程子書至水清性善之說喟然太息視平日所學不過為利祿有不足為者亟走謁衢州徐先生誠叟以書道其所志而請業焉徐讀書喜謂其徒曰此可與共學矣居數年而歸更以其說授學者多所興

新學學卷五

七

七

晦菴先生

起初仕迪功郎興國軍司戶參軍先是受俸米者率倍其券君獨不取其予人也亦然郡將試以難事文皆從容以決遂以廉吏薦之陞從事郎調隆興府進賢令將行會天旱民飢度比至官且不及事亟移文前民廣殖年麥民知君之愛已也聞其且至爭相扶携拜迎馬首既至不暇燕饗倍道趨府極陳所以拯拯之策甚備富民舒氏當出穀餘萬斛以糶而自請以緡錢輸府糶得免糶規賞君爭之力帥守龔公茂良不悅而君執議愈堅龔公始悟從君計而君不俟龔已先俞舒氏出其穀矣視飢民尤困憫者收養療治賴以全活者甚眾既而旁邑官吏多以抹飢受賞或喻君蓋自言君曰民飢而令食之猶子飢而母乳之也敢幸賞乎會詔蠲民田租半君曰部使者程公大昌曰常時輸租錘合勺之畸亦必使就盈數今若但減其半則全戶輸一升者名減五合而實猶輸一升也若自全戶三升以下悉蠲之則貧民被實惠矣程公以君語聞詔從之程公喜舉酒屬君曰君宰百里而惠加一路可謂仁人之言矣君始至官有旨新沿道廩置時民方飢瘁聞是令下欲相率逃去君喻以不得已之故且為率溫戶金伐道旁木徹廢佛屋以助其役民喜趨事而執牽者亦便安之未幾密院又頒新圖潛臺趣使改為甚亟君言前役未既後役復興民且不堪况廣西之馬歲不過三十綱綱不過五十疋新圖乃度為容二百四十疋者亦何為乎且馬之息耗在芻秣之盈虛今不察兵吏之盜其廩而必病民以豐其屋九非分之所安也使者是其言縣得罷役而旁邑亦有賴以免者天子以連歲旱飢詔吏勅民修築陂塘以為之備更情不供而畏罪以希賞至有未嘗一施畚鍤而以訖事告者君獨出入阡陌推上德意喻民以利害之實而身勸督之民

新學學卷五

八

七

感君誠意作治如法後雖惡歲猶得半稔君又深以獄事為已憂籍逃田收其租為繫囚食飲醫藥之費言於憲臺而刻其事於石暇日延見學子教以孝弟忠信暨不倦且祠唐故隱者崔君於學以風勵之改宣教郎知興國軍承興縣事君舊為郡掾習知其俗到官移書諸臺為陳五事一曰稅重之弊二曰准衣之弊三曰續起上供之弊四曰累年不放水旱之弊五曰魚池推稅之弊其言明白懇切覽者動心然卒無有能行之者盜劫民尹惠政家殺其奴而逸尉恐負課脅惠政使自誣為殺奴者知君不可欺賂吏移鞠軍獄君條其可疑者九事毅然以去留爭之惠政乃得免永興田多水少若以水種豐凶不可期則兼課陸種立賞勸募父老傳誦至於感泣天申錫宴舊例百物皆取之民更緣為姦費且數倍君白太守和市予直民甚便之郡當通衢使客接踵而力役

新安縣志卷五

九

易

不均有一歲而數役者有終身不一行者君至始為藉以均之他所以便民者多此類也轉奉議郎四川總領司主管文字總領主餉大軍平時未嘗與民事至是東川大饑君言於其長太府卿李公昌圖請得庫之羨錢往賑之李公以為然得緡錢五十四萬以行曹米勸分極力拯拯既又盡蠲被災郡縣田租而以所賫官錢代輸水浮陸走衝冒者則至感疾以歸而果合昌廣安數郡之民爭繪像立祠以報其德金州民千餘家以負茶租速繫管筆十餘年不得釋君一旦白除之無不鼓舞感泣而去遂寧守李公憲聞之以書遺君曰公兩邑之政可比古之循吏而見於文字者又皆如絲麻穀粟之有用於世今來佐饋軍而幕府施設有忠厚之稱蓋賢者之助多矣秩滿將歸而諸使者留之使從外銓調補通判

其志也因其檄書至武昌已事而歸舟次江陵則

不幸而以疾卒矣卒時年五十八淳熙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也君為人誠懇敦重不妄言笑意所與合開心見誠即與異趣雖對之終日如未嘗有人少時貧窶種不而處之怡然不安以一豪取諸人也喪親毀瘠其事兄敬愛有過人者自奉省約而周贍族姻甚厚徐先生之喪為位以哭遇諱日為却酒肉以報居官廉直不可屈撓孜孜焉以愛民為事興利除害如已者欲至於身之利害則未嘗有豪髮顧藉意也於上官有所不合爭辨反復詞旨慷慨始雖小忤然以其發於誠心卒多聽納或遂為知己如龔公尤相愛重還朝欲薦之迫銓法當試也不果君於聽訟折獄察見底蘊而風喻開誘卒多歸於仁怨所治兩邑獄空皆歲餘他日道出其境民老稚相携持羅拜道周有肩涕扶輿而不去者送之或越境而後反君為文不務雕刻而辨說縱橫詞氣卓犖曲盡事

新安縣志卷五

十

易

理有玉汝堂集藏於家君之配孺人胡氏子男四人元恭仲恭叔恭懿恭女二人其賢舒竦汪升之也君卒之明年元恭等乃克以君柩還里中又明年二月壬戌遂反葬於婺源瀛山大田之原元恭以予之與君善也使君門人程端蒙狀其行事來拜泣請銘其事予素所聞者且哀君之命止於此而不得盡其用以厚其澤於吾民也為之銘曰
學以為己仕以為人廉直不撓有志必伸惠滿一州溢于四鄰士飽餘功野殍懷仁才雄氣剛一言萬鈞退省其私謙謙恂恂宜登天朝正色垂紳嬰麟折角卒惠我民云胡不弔慎于中身欲考其德訂此墓文
按江公淵源之學循良之政說志者昭如日星不可掩也而即邑新舊經於夫大雅之說之載表出之非五見一郡理學之政抑可以補一郡文獻之闕

滕希尹

墓誌銘

晦菴先生

君姓滕氏諱洙字希尹世家徽之婺源蓋莫詳其始所自來
中間有見故翰林學士達道者扣之乃知與東陽之族同原
而亦莫能言其遷徙合散之所由也君曾祖谷祖為父恂皆
不仕而叔父愷蚤以文學論議有聞於時起進士官信之戶
祿以卒士友惜之君幼聞家學緒餘長從鄉先生俞君宋祐
及一二知名士遊益務記覽其蓄甚富為舉子文亦精緻有
程度而數以不偶即棄去不復為獨教諸子為學而不專為
場屋計平居厲以篤志力行之訓甚悉及二子登科從仕則
又時時為道平日間里間所聞見情偽失得之變以開曉風
切之以故二子皆以能自樹立有濟州縣間晚得末疾猶手
抄孔孟言仁梗槩一編日夕玩誦而又大書躬自厚而薄責
於人之語於壁以自警其好學檢身雖老不倦如此病革却

新安學案卷五

二

昱

醫藥手書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兩言以示諸子而卒紹熙四
年七月二十七日也年六十有五夫人胡氏有賢行前君一
年卒五男子璘從政郎鄂州州學教授珙迪功郎寧國府旌
德縣主簿璣瑄皆業進士璫前卒二女子嫁進士程萬頃程
樞之孫男七女四君為人恭儉質實遇人無少長俛首接語
如見大賓凡世所謂少年豪習饒樂放縱事未嘗一接於身
自奉甚薄終身如一日不以豐約易其度居家事親誠心孝
愛委巷之禮薄俗之態雖欲強之不為也兩達慶壽恩或
勸增年以應格君不可或問之則曰欺君而受爵亦何榮之
有哉有士族女未亂落倡家君謀贖之倡僧知君貧立偽券
高其直以難之君未有以為策也會璘預薦書郡致金錢若
干為勸駕禮盡以予倡得女嫁之不復詰其偽縣宰張安中
賢之為書其牒以表焉君之為人大抵如此嗚呼是亦可謂

善人君子矣然其志與材既不得少自見於當世其壽命又
不得究於高年獨諸子既能順承其志而又將有以顯揚之
則人或以是為天之報施果不繆也璘等將以明年五月二
十四日合葬君夫人於萬安鄉龍陂四壯之原使珙奉吉州
錄事參軍程君洵之狀以來請銘余以疾病久衰謝不能而
珙請益堅余竊哀之乃為次其事而銘之銘曰
行之躬學之力積之豐施之尚謂天夢夢請視斯刻

新安學案卷第五

新安學案卷五

二

昱

吳文肅公

行狀

程正惠公卓

程啓校刻

公初諱備避秀園諱改曰徽字益恭吳其姓也吳自泰伯以國得姓其子孫散四方譜謀不可考獨居歛之休寧者最盛公之高曾世以長者稱薄取而厚施視耀之貴平其價以出之施及秀郡全活者甚衆至奉議公襲德彌厚一夕與夫人余氏坐月下有二星飛入懷衆異之曰其吳氏種德之證有子之祥乎已而宣和之甲辰果生國錄公俯乙巳十二月之朔父生公公生而穎悟日誦千餘言十歲屬文已能道老生宿儒之所不能道弱冠與國錄公游太學時四方之英俊萃焉月與角筆墨短長輒居首選儕輩相與歎服爲之語曰眉山三蘇江東二吳以上舍高選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調

新安學擊錄卷六

星

明州鄞縣尉三十二年遇恩陞修職郎隆興元年獲強盜改承事郎三年差充婺州教授不赴乾道二年差知饒州安仁縣四年轉宣教郎七年丁母艱服闋淳熙元年轉奉議郎通判邕州五年任滿轉承議郎被召上殿除知州兼廣南西路安撫都監提舉欽廉等州盜賊公事沿邊溪洞都巡檢使兼提點買馬事親老勾祠主管台州崇道觀六年轉朝奉郎七年轉朝散郎差知泰州勾祠復主管台州崇道觀十年致其仕以淳熙十年二月二十七日卒享年五十有九公天資雄渾學該體用高遠而不爲迂切近而不爲陋上下數千年間世變升降制度因革燦然若指諸掌而能劑量之以道出入諸子百家天官稗說靡不洞究而能折衷之以聖人之經故其發爲文辭涵瀟濼嚴潔淵奧每一引筆若飄風驟雨不爲止遏旁觀駭立悚汗而公初未嘗屑意也公英邁慷慨忠

新安學擊錄卷六

二

義激烈雖窮居厄處抱膝長吟常以社稷安危爲己任方隆興天子銳意北向效奇獻策者無算公獨憮然曰是碌碌者鈞取爵位耳烏足與語大計使吾得當一面提精兵數萬必擒頡利以報天子蓋公平日之志也當時宗工鉅卿如梅菴朱公南軒張公東萊呂公龍川陳公梭山陸公石湖范公止齋陳公及知名之士數十人皆與公友善公之倅豈也南軒以書告晦菴曰吳益恭忠義果斷緩急可仗未見其匹及歸自邕而得對也南軒書孔子之剛曾子之勇南方之強三章以諗別既而又以書相勞於中都曰益恭才氣事業烏可掩抑對揚忠言必當上意至龍川則反復太息備告于東萊與后天民曰此君蹉跎日以老矣今茲得對或有遇合之理其爲一時名公所慕重蓋如此初公未第爲太學錄時天子厲精以選卒廉察中外一日且至膠庠公曰此曹挾小忠籤弄耳目今闔足至此異時六館之士以非所宜言與大不敬論報豈不上累聖朝執而笞之曰國有令汝無故烏得輒入卒際受笞去不復至蓋公之風裁峻整臨機果決已見於爲布衣時得第尉鄞鄞盜出沒鬼神不可踪跡間來掠民家輒去朝廷雖宿將重兵不能禁公潛布耳目盜所至輒知之單馬徑造捕者隨至盜驚謂神卒有先登被創者公解駝裘以衣之親與傅藥士卒皆感慨爭奮願空賊以報及宰安仁安仁舊號冷邑公至則肅吏厚民薄征緩賦異時負販少有至者公立爲會市會之日官無征歛市不二價約束明肅商賈四集皆得所欲以歸於是井邑饒富江東壯縣或愧焉時歲大旱公度民將艱食預約一縣戶口所欠米若干令富民儲蓄以備境內賴以不飢會旁境飢民百十爲羣攫食偷活惡少年乘之爲盜勢駭駭且犯境州人以爲憂遣兵數百戍

之或有勸公避者公奮然曰吾為令願委命若等是謂草
米沽吾寧與賊死况不必死乎藉丁壯閱之公馳馬橫槊其
間聲勢張甚有無賴子襲粵邑所為者法外出新意殺之以
今盜聞之皆恐縮頸不敢犯事已自劾不報然不便者從
而媒孽之以是坐累數年公嘗言於孝宗皇帝曰盜賊弄兵
為陛下之赤子甚至阻山澤殺吏士遣大將發重兵而不能
定皆由帥憲守令罷軟不任職治之不早以至滋蔓難圖仁
哉斯言使安仁非公盜滋蔓矣法吏乃反以為公罪此識者
所甚痛也既通判邕州沿邊溪洞蠻獠少不得意則反側南
軒張公經略廣右有疑事悉以咨公置郵簡往來籌畫日至
再至三公曲為之盡畢就條理郡闕守檄攝郡事有自杞蠻
者勢強盛服屬化外諸國至羈縻州境上其人皆長大男悍
善鬪且歲數千人至橫山市馬日盜橫忽其酋必程持國書

新安縣志卷六

三

來爭論浮熙三年蠻人與其官兵相殺傷因及十餘事以乾
正為年號州人大恐公嚴兵庭見之其詞色驕甚公責以汝
國本小小聚落只因朝廷許汝市馬歲得銀帛二十餘萬今
三十年矣汝國以此富疆役屬諸蠻若忘朝廷厚恩邪輒敢
妄有邀求吾當聞諸朝絕汝買馬之路又以不用本朝年號
且犯廟諱詰之酋遂屈服有田州下洞洞首領凌謚以掠良
民與化外諸國為市人易金一兩伎藝者倍之每歲上邊買
馬遣丁夫除驛道輒為掠去公屢委所屬追問謚不伏以兵
擒之梟首於市遠近稱快又有安平州酋長李穡藏匿逃遁
窺伺巨測累年帥憲不能令州有虞兵逸去公大書尺紙示
穡如期而來且惶思遣使以書幣請罪公責而釋之還其書
幣穡歎往時太守率以賄遷公清如水吾敢慢乎於是兩江
五十餘洞告戒部落無有違者且曰吾寧貧窮毋犯吳公留

邕三年績效不可殫紀南軒露薦于朝得旨赴都堂審察去
之日若士若民若吏若兵合數千人遞道流涕奔告諸臺借
留公陛對首論恢復大計謂天下之大勢有二天下之大計
亦有二有紛紜未定之勢有立國相持之勢紛紜未定之勢
利疾戰立國相持之勢宜緩圖方逆亮就戮中原之勢幾至
紛紜諸將乃不能渡淮而發一矢及葛虜定位南北之勢復
成立敵張浚虞允文乃欲長驅以定中國進退緩急皆兩失
之此功業所以未建今之議者不察持苟安之說者欲保守
江左為欲速之計者便謂中原可平臣未嘗不痛惜於斯也
臣願陛下治兵積粟涵勇韜力俟彼之勢寢以陵夷則以舟
師出其東蜀兵出其西且戰且守稍稍前進東自齊以圖晉
西自隴以圖秦為祖述譙梁戰守之謀而無桓溫劉裕深入
遠闢之患迨其壞亂糾合諸路之兵以天聲震之一戎衣而

新安縣志卷六

四

天下定矣若彼之勢未至於是雖一兵一騎未可輕動聞者
始知公規略宏遠區畫精密平日慷慨自許非孟浪叫呼者
也使公獲展其志應敵著數各隨局面如環無端功業可量
也哉及論自杞蠻三廣官吏與治賊之方皆切中事機孝宗
皇帝嘉獎欲除公御史適邕又闕守上以馬政為憂復以邕
筦屬公時奉議公已八十公曰吾奉親以往乎親且老離井
里以戚吾親非孝也上方以孝治天下其念我乎力請上為
惻然予祠已而思之擢知秦州復以親老請祠公孝友出於
天性常視奉議公頰笑以為欣戚所居之前有洲廣數畝舊
種竹蒼翠可愛奉議公樂之於是結廬其上環以秋冬不凋
之木日奉觴酒怡愉其中又以餘閑與從游之朋窮經論史
攷德訂業四方之士聞之負笈而至歲數百人居不足以容
或相率結茅其傍因號為竹洲先生公分齋肄業如安定朝

學之法以教之士由以成材者有方公恬首春官汪公義端
首臘傳其他贊佩滿州縣言有章行有操官有業問有學未
有不自竹洲之門者公之沒也奉議公已九十呼其子汝然
流涕曰子之事親也生有養死有送今吾先而祖以死有餘
恨矣汝其毋忘乃父之志以事而祖又曰汝其知所以立身
之家乎忠孝者百行之本也恭儉者百行之端也其了然於
死生之故有釋老所不能及者曾祖師政妣程氏祖俊妣汪
氏繼妣魏氏父舜選奉議郎賜緋魚袋妣金氏封安人娶金
氏封宜人後公六年卒以紹熙元年四月日合葬于績溪縣
高車源男四人載宣教郎簽書高郵軍判官廳公事圻暨垌
女一人適奉議郎知索州萬載縣事王傑孫十一人鎬鉉錫
鎮錚鑑鈺鏞鏞錡錡曰鑑出繼國錄公之長子垌之後曰銓
出繼國錄公次子塾之後孫女二人長適承議郎知江州瑞

新安學志卷六

五

呂縣事韓楚卿次幼未行曾孫資深習進士業卓於公同里
聞先伯父文簡尚書與公同肄業而公之季子垌又從于游
故知公之出處頗詳嘗論公之才足以佐理天下而身不得
居卿相之位公之氣足以併吞胡虜而身不得任鈇鉞之寄
公之節足以擗斥姦慝而不得綱維國之風憲公之文足以
摩光雲漢而不得輔藻國之綸綍公之命固有所制矣然孝
蓋於親道信於友名尊於身識與不識皆知公為一世偉人
公之所以不朽孰得而制哉公嘗作尊己堂記謂天爵義榮
己所有也可常尊也人爵執榮得失在命不可常也士大夫
喪其可常之尊乃藉夫不可常尊者以華其身得則喜失則
悲甚而苟得至於忘恥是何異乞墻間之祭醉飽而歸其妻
妾方羞且泣而施施焉未之知也晦菴朱公見而喜曰往者
張荆州呂著作皆稱吳邕州之才今讀其記文又有見其所

存然則雲霧晦冥日月之光景常新公之存固有捨得喪
不得易者有文集三十卷行於世或謂其峻潔類賈長沙雄
麗類蘇內翰風騷類柳柳州世必有能辨之者不待余之言
也公沒既有年其孫鉉入都門涕泣謂余曰先祖言行久未
編次將遂湮滅敢稽首以請余辭不敢鉉之請愈力因槩書
其大節以備太史氏采錄云謹狀

覆議議

議曰乾道淳熙間天下有三先生晦庵朱文公在建南軒張
宣公在湘東萊邑成公在浙志同道合凡其著書立言躬行
踐履莫不以周張二程為本而上溯于洙泗之學慶元權奸
用國之偽學之名以斥逐正人驅一世而納諸名利之域風
類翻倒士味所擇非卓然特立不以禍福得喪為念者不有
卷三先生之門而與之交也炎漢東黨錮禍烈士大夫相尚

新安學志卷六

六

名節一切不顧公之操守趣向迥出流俗獨取重於三先生
往來汗簡中揚震忠愍之流也公資稟雄拔學貫古今諸子
百家博習靡遺忠我果斷緩急可仗文辭映傾疑時雷轟潮
汛餘子縮手驚悸自為學錄以至為尉為宰為倅為州為帥
政事皆奇絕陞對論恢復大計謂逆亮送死之時可以長驅
中原拓境土而立社稷諸將乃不能北渡以發一矢及南北
之勢既分方謀進以以圖難成之功事機兩失議論切當前
賢所未及使公得任鈇鉞之寄擒顏利以獻天子不為虛語
矣歎之山嶺青聚翠萬壑倚天神仙異人多所窟宅孕秀產
奇鍾為人物而公與紫陽夫子同郡人也豈偶然者才高而
用少學與而售希公之不遇亦時耳功名事業得為則為之
何足芥蒂孝悌忠信士所當修者不可斯須缺結廬於紫松
脩竹蒼蔚之地迎八十之親奉觴酒怡愉其間奚減萬鍾哉

下惟教授負笈而來者歲數百人師道立而善人多新田之
芑中社之我所以助國育才者善著然其盛澤流教傳不可
以目前論也公之交游滿東南如龍川陳公梭山陸公石湖
范公止齋陳公皆當世文章之伯問學之粹也慕公名而願
與之友以天下之善士友天下之善士公之名實彰彰乎不
可掩矣生不得展其才歿不得揚其名為善者懼何以勸聖
天子表勵周程朱張之學乾淳之老師宿儒班班皆已賜謚
奚庸闕典於公謚法敏而好古曰文剛德克就曰肅公博學
而文莊毅而肅謚曰文肅無異議謹議 宗正丞 魏應之 撰

遺事九條

南軒曰新安吳益恭來為邕州通判其人剛決而有慮臨事
不避難忠義自許疾惡如讎予始一見奇之兩年間察之熟
矣而益加敬焉秩滿親老不可復留於其行會予有期服不

新文學系卷六

七

得為之賦詩以致贈言之意而中有不能自己者敬書曾論
及中庸孟子書中三義以諗之夫聖門之所謂剛所謂強所
謂勇者蓋如此益恭深思其義而體之於身予以揉備而進
德嗟乎其又可量也哉 見文集

又曰邕州倅吳備者雖是捕疏然忠義果斷疾惡如讎緩急
可用 見文集與文公書

又公曰邕州使君往見張荊州呂著作皆稱其才今讀記文
又有以見其所存者益恨未得一聽議論之餘也 見文集與

又曰益恭得祠甚善材業如此何患不達政須恬養以厚其
根本耳 見文集與元延之書

陸伯壽曰紹興間太學號多文章士一時諸生眾所推重者
曰新安二吳大吳造理深刻下筆如老師說禪字字有法不

為才氣所豪奪其季乃以春秋是是非非之學行其不可奪
之志於場屋間伯氏所無有也 見文集

程端明曰竹洲抱負不羣志氣激烈思欲提精兵十萬直入
穹廡擊單于而獻闕下蓋一飯不忘也迨其見於詞章則峭
直而紆餘嚴潔而平澹質而不俚華而非雕穆乎郁平有正
勁垂紳雍容廊廟之風平生湖海之氣抑何不類若是邪 見
必水集

呂左史曰棣華二吳皆學博才高文追古作得其傳者名太
學冠南宮項背相望為時聞人 見竹坡集

望墩程氏曰昔我兩夫子偕此道于河洛之間門牆之士比
于鄒魯蓋自龜山三傳得文公朱子自上蔡三傳得南軒張
子而東萊呂氏自榮公以來世受程學一時及門者與河各
相望若吾邑竹洲先生吳文肅公其一人焉先生初在太學

新文學系卷六

八

即有志當世而於俗學之陋蔑如也龍川陳公稼軒辛公咸
奇其人而友之先生蓋不以自足又與止齋陳公水心葉公
石湖范公上下其議論而參請于東萊為歸宿遂舉紹興二
十七年進士第歷官知邕州時南軒方經略嶺右而先生獲
受教焉既終更南軒薦之朝手書論語之剛中庸之強孟子
之勇三章為贈又以胡子知言相付曰此程氏正脈也先生
之當對也即上論天下大計在恢復朝廷大事在近習不當
與政其言甚壯南軒嘗以書報文公稱其忠義果斷而文公
亦曰聞其對語不苟真不易得然獨恨世之不能盡所長而
用之也晚見知孝宗寢鄉用矣先生以親老固請為崇道祠
官以歸築室縣南竹洲上學者雲集先生一以所聞于南軒
東萊及文公者轉相授受蓋自南渡以來號多士必曰乾淳
而左右私淑若先生輩實與有力焉 見文集

仁峯注曰先生當南宋之後為命世鉅儒朱文公張雨軒
暨呂陸陳范諸賢所識契而期待之觀其為學錄時即敢答
內廷選卒及召對陳天下大勢大計擊擊可行且嘗曰使吾
得當一面提精兵數萬必擒頡利以報天子歷試州邑蠲海
盜暴克孽陳兵聲義屈伏杞蠻酋于庭巢洞賊掠民者之首
于市凡此皆人所不及知而難行者先生倡言之毅然行之
無所顧忌使得大用於世所就豈可量哉及終改守邕州知
時命不齊人事難合即丐祠養親明經授徒謀為不朽循嘗
高其貧而惜其充之未完壯其志而悲其發之未遂偉其才
而慨其施之未竟羨其學而憐其進之未已也以先生之明
又得名世如諸公者與之依歸使天假之年所詣亦不止此
而已見吳味開墓誌

王雙溪

新安學系卷六

九

星

傳

星源圖經 胡浩夫

王炎字晦叔婺源武口人自幼篤學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調
明州司法參軍丁母憂再調鄂州崇陽簡時南軒先生張公
帥江陵聞而器之檄于幕府議論相得秩滿授潭州教授以
教養為己責提學蘇詡補一學職炎辨之不從蘇怒欲易教
武岡炎遂投劾出關諸生卷齋乞留不獲大帥李椿親出關
稅之泣車而回蘇悟乃以特立有守薦用舉主改秩宰岳之
臨湘邑在蘆葦中蕭條特甚賦出無名會朝廷下蠲減之令
條陳宿弊得旨歲減二千八百餘緡邑賴以寬通判臨江軍
三攝郡政庭無留訟除太學博士遷秘書郎著作佐郎兼實
錄院檢討官陞著作郎兼考功郎吳興郡王府教授又兼侍
左郎官又兼禮部員外郎除軍器少監主管武夷山冲佑觀
起知饒州尋與部使者不合去改知湖州湖甲浙右素號難

理炎不畏強禦第貴介有撓政者炎注于牘曰汝為天子
親亂天子法炎為天子臣正天子法浙右人多誦之竟以誘
罷再奉祠積官至中奉大夫軍器監賜金紫嘉定十一年卒
于家年八十一所居有雙溪築亭寄興以白樂天自比所著
書有讀易筆記尚書傳禮記論語孝經老子解春秋行義象
數稽疑禹貢辨考工記鄉飲酒儀諸經考疑編年通紀紀年
提安天對解韓柳辨證傷寒論總曰雙溪類葉初著易解未
竟病革夜分祝天願須臾無死以成書卒如其言雙溪程氏
之學與此直無異有偽學之學前此到元秀力為王炎作墓官
雙溪則謂兩則受其學世失

見南軒先生書

炎聞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有願見之心不可有亟見之
意外不失人內不失己然後其道兩盡是故學者謹之三揖

新安學系卷六

十

星

而進一揖而退古人於去就之際有義以權之禮以為節也
矣幼而學學而仕非為道也而出於為貧是故浮沈於下位
不敢求當世君子之知而敷文劉公惠然顧之衆人之中引
而進之炎之所以事劉公者有公事而無私請劉公亦察其
粗能安於分義也而以不肖之名聞於下執事執事者以劉
公之言為信以炎為可教也亦引而進之炎於是踴躍一來
其意以為學問而非敢有他求也炎嘗聞學聖人之道若顏
子曾子則見而知之若孟子則聞而知之孟子之後道之正
統絕而不傳由漢以來士非不學而所以學者不以章句而
以言語文章章句之學膠於陳言而不知古人之用心其以
言語文章為重者亦未能入聖人之門而窺見其奧也今世
論道學之傳學者往往曰自孟子之後漢有楊氏唐有韓氏
然揚子以言語求道韓子以文章求道惟以言語求道故為

法言曰吾以擬論語也為太玄曰吾以準易也無西子之美而效其類亦增其醜而已矣惟以文章求道故為之說曰易奇詩能盤詰聳牙而春秋謹嚴與莊騷太史一槩論之六經之旨晦矣且言語非不可以求道而道則非言文章非不可以求道而道則非文何者不落其華不探其實也炎之所謂極矣道則未之有見也夫易始於伏羲明於文王書始於堯舜詩始於商周而春秋筆削於夫子方其未有易書詩春秋也而禹臬陶伊周之徒其學何從得之數君子者為聖為賢靜而正心誠意動而開物成務天下之故不能眩其所見之明成敗死生不能搖其所立之固也則其學固有超乎言語文章之外而得之心傳默授者矣及而求之心索之以思茫然其未有得也故願見先生而請益焉炎以為學道者其始

新學錄卷六

二

必有所傳而其終有以自得之有所傳者學之方而自得之者其至也孟子之學傳於子思子思傳之曾子曾子則親見聖人而師之一貫之妙夫子不以語門弟子雖賜之達不與也而獨以告曾子曾子曰唯唯之外曾不容聲而門人問焉乃以忠恕語之忠恕非一也非一則為為語之忠恕非一而可以入道故也子思之所傳者忠恕爾曰中庸曰至誠于思有以自得之孟子之所傳者中庸爾曰盡心曰養性孟子有以自得之故曰自得之則居之安資之深取之逢其原而自得實難其入有門則其初不可無傳也蓋自孟子之後道之正統絕而不傳二程先生鳴道於伊洛之間則道之正統絕而復傳今世語伊洛之學者非無其人然其下者不見於踐履其高者未免於差也夫不見於踐履則言遠而旨近似達而實蔽而不免於差則將以明道適以害道而已矣先生

之學其傳之也得其宗其行也力其守也篤其自信也堅此今世學者之指南也語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謹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夫學者於其所見毫釐有所必計懼其差也故必即有道者正之况未有所見者而可無以發其曠曠乎炎為舉子時迫於伏臘之不給甘旨之無以奉親也而假館於他人之門得學之功十三及出而為吏雖不敢一日捨學而嬉然有公家之事食其食亦不敢苟也而得學之功十一今將挈其孥以歸杜門却掃於歙山之陽早作夜寐以求增益其所未能策勵其所不逮是故願一見先生以發其愚夫隱括多枉木不然則不直良醫多病夫不然則不瘳聖賢之門來者無絕法也先生以為可教而教之則苟矣論十篇以為贊固以占其是非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先生之道四海之所尊仰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先生

新學錄卷六

三

百賜之教誨之言炎不敢不奉以周旋也于冒台嚴不勝悚懼按雙溪本傳不載其門學所從來故附此二書以見其師友淵源之實也

與晦菴先生論諒閣中開講書

炎近讀邸報伏見八月八日旨揮增置講讀官且於中旬擇日開講夫始初清明崇尚儒學以輔聖德此固帝王之盛美然擇日開講則矣竊有疑焉且三年之喪三代之達禮也二不躬自聽斷則公除而蒞政亦勢有不得已焉爾服釋於外哀存於內則禮之節文雖變而禮之情實未泯也古禮不復可見其詳矣記曰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夫大功之視衰麻其情有降殺故服有等差而記又謂大功廢業又曰大功誦可也可以誦不可以議大功且然况衰麻之至戚乎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左右講讀之

文公與之辨難數千百言卒竟從事于語孟灑洛之書剖析
推明文公亟稱許之其於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以養
其心無一毫私念可以言直矣由此心而發所當其理是之
謂義此與中庸言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
和相表裏中庸言學易言理未行於論語曰四時行百物
生皆天理之流行其理甚著不待言而後明聖人之道亦由
是也行止語默無非道者不為言之有無而加損益也有言
乃不得已為學者發耳明道先生言若於此上看得破便信
會禪亦非謂此語中有禪蓋言聖人之道坦然明白於此見
得分明則道在是矣不必參禪以求之也朱子曰如此辨別
然亦不能如足之快也仕優而不學則無以進德學優而不
仕則無以及物仕優而不學固無足議者學優而不仕亦非
聖人之中道也故二者皆非也仕優而不學如原伯魯之不

說學是也學優而不仕如荷蓀丈人之流是也子夏之言似
為時而發其言反復相因而各有所指或以為仕而有餘則
又學學而有餘則又仕如此則其序當云學而優則仕仕而
優則學今反之則知非相因之辭也朱子曰此說雖善亦嘗
論於正蒙曰天性在人猶水性之在水凝釋雖異其為
物一也觀張子之意似謂水疑而為水一疑一釋而水之性
未嘗動氣聚而為人一聚一散而人之性未嘗動此所以
水喻人以水性喻天性也然極其說恐未免流於釋氏曰程
子以為謂此等發誠有於上蔡語錄真我之語曰不必如此
立論恐啓後人好奇之弊蓋毋我之我與我所固有之我字
同義異本自分明只下一真字便似生事二程先生議論不
如此上蔡之學所造固深此亦似是小疵也朱子曰此說甚
我亦以我發明經傳類如此每謂孔氏之門雖所學者有

淺深然皆以誠實不欺為主子曰由誨汝知之乎知之為知
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教之以誠也若未得謂得未證謂證
是謂自欺如此人者其本已差安可與入道樊遲問智孔子
既告之矣又質之于夏及覆不知已不敢以不知為知也凡
此皆為學用力處昧於故云於誠上甚得力也朱子曰誠字
皆以道問學名齋文公為更曰尊德性所著有尊德性齋集
十卷文公稱其意格超邁程度精當雖諸老先生猶撫手降
棠况熹尚未足以盡窺其一二其敢有妄議乎益公序之曰
議論平正辭氣和粹楊誠齋愛之如寶玉大弓云按郎邑制
先生皆有傳但不以盡先生之德美而世德亦不經於
以故拾大傑為傳如石
遺事四條

晦菴先生曰吾弟明敏看文字不費力見得道理容易分明
但似少却玩味踐履工夫見大全集
又曰好學而敏於文
莆田方氏直孺曰克菴文簡而深粹而雅優游恬淡而無畢
露之華蓋其淵源之出有自來矣見文集
秀巖李氏心傳曰允夫晦菴先生內弟就學于晦菴再調廬
陵錄參與新史君不協臺堯有吉州知錄程洵亦是偽學之
流等語洵與晦菴書曰某濫得美名恐為師門之辱晦菴答
曰今日方見吾弟行止分明然黨籍不見其名故附注之見
道命錄
程蒙齋
墓表
晦菴先生
士患不知學知學矣而知所擇之為難能擇矣而勇足以行
內不顧於己私外不牽於俗習此又難也嗚呼若奮陽程君

端蒙正思者按朱子其業之謂公才蓋表云番陽之程皆稱大誠後世所由地折高德與縣故今高德州人其所謂知所擇而能行之者歟乃不及一試而又無年以死使人不得見其德業之所成就是可哀已正思天資端慤自幼已知自好稍長即能博求師友以自開益遂以詞藝名薦書既乃見予於婺源聞諸老先生所以教人之大指遂慨然發憤以求道修身為己任討論探索功力兼人雖其精微或未究極而其固守力行之功則過人遠矣始時名下之字同於周程至是亟請其父而更焉其居家事親能開義理於幾微之際多所感悟而不失其驩心喪母葬祭推本古經以正流俗之繆鄉人多以為法其在大學儕輩類趨時好不復知有聖賢之學正思擇其可告語者因事推誠誨誘不倦從而化者亦頗眾然其為人剛介不苟合聞人講學議政有所未安

新安縣志卷七

四

賦造門辨質或移書警曉必極其是非可否之分而後已會大臣有樂豪縱而賤名檢者見修飾即以邪氣目之而又言於上曰是屬且能亡人之國於是學官承其風旨因課試發策直以王程蘇氏之失為問蓋將以其向背為取舍對者靡然無敢正言其失正思獨奮筆抗論無所依違而所以分別邪正之間輕重淺深又驚眾理雖竟以是無所合而歸然其神邪與正之助亦多矣既歸則以不起紹熙二年十一月一日也享年四十九聞者莫不哀之方疾革時手書來曰端蒙死不畏恨不克終養而卒業於門耳然已無可言願先生自愛蚤就羣書以誅來哲世不我知天豈亦不我知也哉予雅意正思任道勇而用志專必能卒究精微之蘊以廣斯道之傳者遂讀其書不覺失聲流涕既而視其筆跡謹好如常日又知其關於死生之際如此為之痛惜而又不能平也明

年正思之父將葬正思於其鄉之曹公塢使其二弟端臨端本狀其事以來請所以表其墓者予按其言正思曾祖宏祖汝能皆有鄉行父易今以修職即致仕母俞氏妻王氏生一男師聖一女適同縣董清而他則與予所聞者皆不異又觀其言正思自少謹信異常兒大父將沒知其可託以一老婢諉焉正思時年十四五涕泣受命護視勤懇十有六年始終無少懈至是屬疾雖病尊親臨之必冠巾乃敢見將卒恣屏婦女戶外戒治喪無用浮屠法所以告二弟朋友皆人倫大法所繫不雜他語是皆宜書因并前所論者書之使碣墓上後之君子庶有考焉按家譜所載有正思序朱子魏州家譜所載

贊

晦菴先生

新安縣志卷七

五

出諸口而衛道有以摧覺行之鋒俛焉日有孳孳者吾方未見其止乃一朝而至此則天曷為而不假之壽以成其終嗚呼此猶未足以見其七分之貌來者亦姑以是而想象其風

遺事三

晦菴先生曰近日朋友例皆昏弱無志散漫無主鞭策不前獨正思篤志勤懇一日見聞便有窮究此為甚不易得小學字訓甚佳言語雖不多却是一部大爾雅也

滕溪齋

真文忠公德秀

乾道淳熙間于朱子倡道南方海內學士至者雲集新安滕公德粹時甚少與弟德章奉其尊君之命以書自通而謁教焉子朱子復之曰夫學者愚不知其歸趨與其所以蔽害之

者是以裴回歧路而不知所從入今足下既知程氏之學不異乎孔孟之傳而讀其書矣又知科舉之奪志佛老之殊歸皆不足事則亦循是而定取舍焉耳復何疑而問於僕邪意者於其所欲去者未能脫然于胸中所欲就者又雜然並進不無貪多欲速之意是以雖知其然而未免有茫然無得之嘆耳足下誠有志則願暫置於彼而致精於此取其一書自首至尾日之所玩不使過一二章心念躬行若不知復有他書如是終篇而更受業焉漸涵之久心定理明將有以自得之矣論語一書聖門親切之訓程氏之教尤以是為先足下不以愚言為不信則願自此書始後數年于朱子自寓里來歸始以弟子禮見於是得大學中庸章句而孰復焉既而往仕四明又教之以親仁擇善為講學修身之助且曰楊敬仲呂子約沈叔晦袁和叔此四人者皆于所宜從游者也居數

聖學卷七

六

年于朱子於潭溪之上留止四旬問辨彌篤蓋公於師友淵源所漸如此故終身踐行不離名教之域至其用之而弗究則君子以為有命焉公名璘德粹字也世家徽之婺源考諱誅贈中奉大夫其德善族系見于朱子之銘公少篤學誦書至丁夜弗倦存舉于鄉入太學淳熙八年中南宮第四人對策又中乙科以恩陞首甲調郵縣尉授鄂州居申奉及母令人胡氏憂服除調四川制置司幹官用舉主更選知紹興府嵯縣簽書慶元府節度判官主管官告院奉山都祠通判隆興府浙東福建帥司參議官尋得請致仕公早親有道明于義利取舍之分自其初第當得教官願俯就一尉人謂蓋轍差夫公獨以近次便養為喜雖神楚塵埃間弗邱也今丞相將以掌故處公議未夫時韓侂胄陰操國柄或勸公一見宜可得公曰彼以偽學誣一世儒宗以邪黨鋏天下善士

恨位卑不能為萬言書疏其罪顧可謁之以干進乎卒請入蜀及自蜀還有欲引之班列者君終不為侂胄誅復國辭故事禮部殿廡有一在高選解復作縣既作縣鮮不為職事官公獨從吏部選取郡從事以去其後倅貳大府矣不來為州而未佐帥幕其在三山也帥雅知公將奏俾因任公曰吾年至宜去可復繼斗粟貽俗子職至其泣官行事則又有足稱者為尉時嘗奉檄覈富室之訟賂遺交至卒不能毫髮汗有疆盜剽海濱密院下其名俾迹捕公既獲其六矣或謂賞格不滿一益益諸公鑿覺曰陷人大隊而以微賞安乎至獲造為券者應格當賞亦不請也在制府以誠實不欺事其長議多見從後帥嚴且急公與同僚約每白事逢帥之怒則始歛退以待威少霽復白事多施行在剏適歲饑民告病甚常平使者發廩粟賑之公極意奉行多所全活使者薦于朝有曰

不

一

慈祥之政惠及田里廉潔之操推重搢紳邑人以為實錄及參議閩中有以利啖守帥而更弗鹽舊法者亭戶舟人皆失業怨聲嘈嘈公白帥弗盡從後帥至復力言卒還其舊乃已公既從于朱子得為學大方異時至東嘉又從故中書舍人陳公傅良問左氏要義陳公告語甚悉大略謂左氏本依經為傳縱橫上下旁行溢出血所以解駁經誼非自為書且告以六經之誼航業為本公佩服焉其他與當世知名士更切磨不勝紀自少嗜學老而弗衰在蜀得官書數千卷載與俱東益求平生所未見即溪東為堂貯之命曰博雅庶無事垂莫繙閱間及浮屠老子釋官小說惟意所適竹間為亭扁以清心風日恬暢輒挾冊相羊其間自謂如魚縱壑鳥脫籠樂不勝既年八十以朝奉大夫致仕賜紫金魚袋考終于家寔紹定二年六月丁巳其所為文曰溪齋類藁若干卷太人

地位所以每欲推之以語同志而求其輔仁之助於今乃得
吾會之於中表間豈不幸甚更願益深考之而實從事焉使
其次第功程日有可見之驗則其進步自不能已矣

朱德和 婺源人行實錄

送德和 歸婺源

十舍辛勤逐熱來琴書曾未拂塵埃秋風何事催歸興步出
闕山黃葉堆

十年寂寞抱遺經聖路悠悠不計程候子南來却空去但將
迂闊話平生已上並見朱子大全集

朱受之

墳記

宋朱塾字受之其先徽州婺源人大父諱松紹興史官也父
憲本為鴻慶祠官母劉氏聘士勉之女塾於紹興癸酉七

新安學錄卷七

上

月丁酉生紹熙辛亥正月癸酉卒於壽氏生二男長曰鎮次
恩老四女歸昭接滿鎮滿皆天明年十一月甲申葬大同
其麓上實天湖其父為之志嗚呼痛哉後改葬於陳珠紹
行月無以考其詳

題嗣子詩卷

大兒自幼開爽不類常兒予常恐其墮於浮靡之習不敢教
以詩文既沒後許進之乃出其所與唱和詩卷示予予初不
知其能道此語也

新安學錄卷第七

新安學錄卷第八

程格齋

墓誌銘

葉茂叔 秀發

程啓校刻

鄉後學程曠編輯

秀發起嗣籍受命知徽之休寧聞休寧有格齋先生程君正
學篤行思友其人以自輔而君不幸前一月去世矣君之弟
鄉貢進士永彰適來行都奉所狀事行以君子瑜之意請銘
其墓秀發鄙陋何足以知君然以不及見為恨則誼有不可
辭者君諱永奇字次卿其先與河南程氏同出梁將軍忠壯
公靈洗之後君曾祖諱昭以儒起家為饒州軍學教授贈朝
奉大夫妣俞氏贈令人祖諱全建炎初積武功至開州團練
使池州統制封休寧縣開國伯死于忠贈太尉妣金氏贈宣
國夫人父諱先以長子恩累贈復正大夫妣劉氏贈恭人初
復正公勵父死國誓守墓不仕刻意問學愛君淵穎有受道

新安學錄卷八

早

之資親篤課之君亦厲志於諸經子史悉舍英咀華而卒以
及躬實踐為事文公先生省墓婺源復正公挈君往拜請受
教焉因令君侍歸建安問難究詰所造益邃踰年而歸文公
手書持敬明義之說百餘言勉之君歸遂以敬義名其堂邑
人子弟從者雲集而郡縣大夫有稽古禮文之爭悉來咨訪
一言之下罔不敬服江西制闡請為白鹿洞書院山長浙東
帥專書幣聘為塾師皆辭不赴復正公晚得痺疾君孝養備
至務適其歡長兄永正以門功居臨安歷官帶御器械清遠
軍承宣使君恒以國恥未雪勉之盡瘁以嗣世烈又用伊川
先生禮鄉族化之偽學難作君去隱邑之東山值文公討至
朱氏禮鄉族化之偽學難作君去隱邑之東山值文公討至
合同志者設位慟哭曰吾道已矣或傳其輓章于有司被繫
數月乃免君於經傳玩索有疑誤者必謹識之晚歲訂其大

義所繫者為六經疑義二十卷四書疑義十卷又以明道定
性書伊川好學論當與太極圖說西銘並行各為之註釋一
卷文公語類出于衆手純駁不一自加詮擇為朱子語粹十
卷中和之說文公蓋有遺憾為集其語為中和考三卷君以
大學工夫始于格物自號格齋所著詩文曰格齋稿四十卷
君年七十有一以嘉定十四年十二月五日終于正寢疾革
前一日沐浴正冠而坐門人交入問疾久之曰吾不能多言
呼紙筆至大書一敬字曰守此足矣君配查氏賢孝慈淑與
君比德于一人瑜也亦能劬書以世其學君墓在邑東三里
許程家原嗚呼聖學之晦千五百年矣二程夫子始倡明之
至文公先生與南軒東萊兩先生鼎峙而起號集大成雖更
黨禍而有志之士終不自沮若格齋先生豈非特立不羣者
哉秀發執經東萊之門嘗與聞先正之緒論而嘆同志者之

不可復作也故序其事而銘之銘曰
新著書卷八 二 章

詞華相矜惟士之願虛無相高惟士之謬
秀持敬明義得于師授列彼詞華不體世垢
道波廓然此心六合宇宙其體具矣其用亦究也
蘇溪齋

輓詩

蘇溪齋

世家程伯後人物晦翁後於論中和說書紳敬義圖
道重談經日名收黨錮時衣冠泉下客粗豆社中師感事三
投袂懷賢一賦詩慶源惠不盡春在謝庭芝

敬義堂銘

真文忠公

新安程君次卿從學晦翁夫子于考亭夫子告以持敬明義
之說君受教焉且請以敬義名堂兼名其齋將出入顧瞻而
示警也夫子善之又為書敬義堂三大字中更黨事不復出

而授徒于家抱道以老若君於敬義之說可以篤信力行者
矣問因汪君叔耕求予銘予聞河汾王氏有言君子之學發
身而已豈以老壯為前却哉予不及識君然竊聞其人甚久
為銘以相之銘曰惟坤六二其德直方君子體之為道有常
內而立心曰直是貴惟敬則直不偏以陂外而制事曰方是
宜惟義則方各當其施曰敬伊何惟王乎一凜然自持神明
在側曰義伊何惟理是循利害之私固汨其真靜而存養中
則有主動而酬酢莫不中矩大哉敬乎一心之坊至哉義乎
萬事之綱敬義交持不二不惑表裏洞然上達天德昔有哲
王師保是詢丹書有訓西面以陳敬與怠分義與欲對一長
一消禍福斯在息心之萌爾為沈昏欲心之熾蕩兮狂奔惟
此二端敗德之賊必壯乃猷如敵斯克急欲既泯敬義斯存
直方以大協德于坤一念少差賦此齋扁嚴師在前承詔無

程仲璧名 新安學案卷八 三 章

答問

程琪請曰論語多是說仁孟子却兼說仁義意者夫子說元
氣孟子說陰陽仁恐是體義恐是用先生曰孔孟之言有同
有異固所當講然今且當理會何者為仁何者為義曉此兩
字義理分明方於自己分上用力處然後孔孟之言有同
異處可得而論如其不曉自己分上元無工夫說得雖工何
益於事且道如何說箇仁義二字底道理大凡天之生物各
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
為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韓文公云
人之所以為性者五其說最為得之却為後世之言性者多
雜佛老而言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了非聖賢所說此

守本指也五者之中所謂信者是箇真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真實而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說只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節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為用則仁者為惻隱義者為羞惡禮者為恭敬智者為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脉不相殺亂所謂情也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自各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

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自見得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仁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義以其後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蓋禮又是仁之著智又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若論體用亦有兩說蓋以仁存於心而義形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義相為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

新安學案卷八
四
海

發已發相為體用若認得孰看透則玲瓏穿穴縱橫顛倒無處不通而日用之間行著習察無不是著功夫處矣珙又請曰三代以前只是說中說極至孔門答問說者便是仁何也先生曰說中說極今人多錯會了他文義今亦未暇一一詳說但至孔門方說仁字則是列聖相傳到此方漸次說親切處爾夫子所以賢於堯舜於此亦可見其一端也然仁之一字須更於自己分上實下功夫始得若只如此草草說過無益於事也

李季子名季禮鍾山之子號明齋所著古有別齋雜見錄前說仁說近思錄錄字訓續錄會通集家塾

答問

問存心朱子曰存心不在紙上寫底且體認自家心是何處

新安學案卷八
五
錫

聖賢說得極分曉孟子恐後人不識又說四端於此尤好玩

再問存心曰非是別將事物存心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亦是存心之法

問下學上達聖人恐不自下學中來曰不要說高了聖人高後學者如何企及越說得聖人低越有意思

汪運幹名英村字太初又字南光休寧黃村人紹熙元年進士廣東西運司幹官

答書

四月八日同郡朱熹頓首復書汪君太初茂才足下熹於足下雖得幸同土壤而自先世流落閩中以故少得從故里之賢人君子遊頤其心未嘗一日而忘父母之邦也屬隨宦牒

來官盛阜同郡諸生間有相過者而足下乃以手書先之
三復誨諭喜幸無窮又承示以文編益欽德學之盛而恨其
未得少奉從容也然間嘗病近世學者不知聖門實學之
根本次第而溺於老佛之說無致知之功無力行之實而常
妄意天地萬物人倫日用之外別有一物空靈玄妙不可測
度其心懸懸然惟徵幸於一見此物以為極致而視天地萬
物本然之理人倫日用當然之事皆以為是非要妙特可以
姑存而無害云爾蓋天下之士不志於學則茫然無所執持
而拘於物欲幸而知志於學則未有不墮於此者也熹之病
此久矣而未知所以反之蓋嘗深為康胡二君言之而復敢
以為左右之獻不識高明以為然不抑嘗聞之學之雜者似
博其約者似陋惟先博而後約然後能不流於雜而不捨於
陋也故中庸明善居誠身之前而大學誠意在格物之後此

聖賢之言可考者然也足下其試思之未即會晤惟進學自
愛為禱

孫吉甫 不詳其詳里名守行實

德粹之來遠焉愚者雖未識而然足以知賢者之志矣所謂
氣質過剛未能自克而欲求其所以轉移變化之道夫知其
所偏而欲勝之在吾日用之間履省而痛懲之爾故周子有
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之說是豈他人所得而與於其間哉然
此亦或有說焉不明於理而徒欲效其偏亦恐矯枉之過而
反失中也故古人之學雖莫急於自修而讀書講學之功有
所不廢蓋不如是無以見夫道體之全而審其是非邪正之
端也未由相見幸且勉力

汪叔耕

傳

縣志 李以中

汪莘字叔耕休寧人自幼不羈凌長卓犖有大志不肯降意
場屋登第之文乃退安丘園讀易自廣凡韜鈴之書釋老之
典靡不究習屏居黃山稍遂高蹈意嘉定間會詔下來言遂
三扣天關論天變人事民窮吏污之弊行師布陣之法不報
慈湖楊公簡見其書曰真愛君憂國之言也時朱子召赴經
筵未至莘逆通書言財不待先生而富兵不待先生而強惟
王上父子之間諸公所不能濟者待先生而濟若憚於為父
子深愛之本而利於為體貌臣工之末以是為治未有能久
者今日之事先生建明稍緩切恐言者已伺其後是非不能
為天下學道者之地亦恐不能為後世學道者之地朱子深
重之用其言西山真公德秀在直院日嘗欲其俯屈以訪諸
賢其自重如此徐貳卿誼帥江東謂其履行素高移檄本郡

新安學系卷八

使備書史筆札抄錄著述欲以遺之於朝不果築室柳
溪之上園以方原自號方壺居士必浩歌賦詩以宣其
辭積有柳溪詩詞傳于世

答書

十月二十三日熹和首啓叔耕茂研友辱書并示詩文論
說甚富三復不置足以見鄉道之勤簡道之切而所以用力
於詞章者又若是其博而為也顧惟衰晚於道既無所聞不
足以堪見予之意而少自以親筆研終不能窺作者藩籬且
自覺其初無補於身世遂用絕筆矣夫不為今數十年矣又
無以知所論之中失而上下其說也然私竊計之鄉道之勤
簡道之切不若求其所謂道者而修之於己之為本用力於
文詞不若窮經觀史以求義理而措諸事業之為實也蓋人
有是身則其秉彙之則初不在外與其鄉住於人孰若反求

諸已與其以口舌馳說而欲其得行於世孰若得之於已而一聽其用舍於天邪至於文詞一小伎爾以言乎邇則不足以治已以言乎遠則無以治人是亦何所與於人心之存亡世道之隆替而較其利害勤懇反復至於連篇累牘而不厭邪足下志尚高遠才氣明決過人遠甚而所以學者未足以副其天資之美喜竊惜之又念其所以見予之厚而不忍忘也不敢不盡其愚足下試一思之果能舍其舊而新是圖則其探存探討之方固自有次第矣請繼今以言人還姑此為報向寒千萬以時為親自愛不宣

祝和父 名穆初名丙直清從子父肅國於明菴先生為內弟遂從居崇安和父與弟於同事明菴先生

所著有事文類聚方輿勝覽行于世

遺事三條

新安學志卷八

八

和父曰幼失所怙紫陽夫子以母黨子姪其教育於考亭書院粗知緒論今老矣無成 見事文類聚

和父性溫行醇學富文贍 見郡志

竹坡呂氏曰和父幼孤文公教育於家學年甫志學命文誦黃公幹為行冠禮蓋及親炙當時講論之益故其氣象粹溫

刻意問學於書無所不讀下筆頃刻數千百言將以儒業昌其家所謂尤遠而自他有耀者也 見文集

胡舜卿

名師 號葵菴 考川人 號易簡 居士 行實無傳 但先正謂其曾登朱子之門 即志稱其通五經 尤

精於易 稱易傳 史蔡然 其學一傳為朱子之徒 亦小前再得為公之子 半元乃程復心三傳等

公之孫炳文復心 炳文則世之所稱林隱雲峯

二先生者即此雅之學問淵源可概見矣

黃寺丞

傳

郡志

黃何字景蕭休寧五城人少從吳文肅公做程文簡公大昌游登乾道丙戌進士調泰州簿改衢州教官知興國大治適嚴盜鑄之令而大治有三山峙湖中產鐵耐出整將屬盜鑄者至四千人耐角敵不勝聞憲司憲司聞之朝調官軍且至何曰民奚至是哉乃止軍境上榜諭禍福衆未下復匹馬入其巢散之焚其具一境晏然士民祠于鄉校縣人萬人英者朱文公喜高第延之學宮啓迪生徒秩滿辟四明僉幕救荒有聞惟提推務遷司農主簿太府寺丞皆出納地剗華姦蠹尤多轉對凡四上言廣聖德結人心嚴郡守責實之政重縣令之權上嘉納之知處州再知岳州所至以廉白稱飯不能半歲所居不備堂庭以不足於當路者奉祠而歸里有青陂

新安學志卷八

九

竭既田千餘畝久廢不治何曰是亦可以利民也捐貲築之歲所入皆倍里社祀之天資精苦務自樹立平時出語如恐傷人至臨教即家髮不履為學以格物窮理為宗尤深於洪範陰陽消長之說為後進宗師歷官朝議大夫封休寧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子煥連司幹辦公事聞衢州通判篤學材敏克世其家

行實略

程端明

公天資清苦務自植立然節之粹然和氣襲人其學博博無涯惟以格物窮理為宗如論五行謂水性寒出於水者宜愈寒而其味乃作鹹鹹溫也火性烈出於火者宜愈烈而其味乃作苦苦涼也是皆物以極而反味以激而生故寒不生寒而一陽生暑不生暑而一陰生其講學為後進宗師凡以此其為文則韻平思遠咳唾成章者遂多未暇編次性廉介洗

手居官入仕四十餘年所居環堵堂庭不備歲上熟飯不足半歲既沒其孤窮產以畢葬於里評益仰其清云

自勝

家譜吳浩

公諱屋字基仲休寧上山人國錄公俯之家嗣文肅公微之從子也十歲能屬文文肅深相期待乃以聞諸當世大儒之學授之嘗曰能世吾學者是子也故於五日贈綵索有色絲傳妙語新文祭恩袍之句十五遊鄉校陞講書講篇必祖述淵洛諸儒及考亭夫子之說時朝廷有異議公益深信篤好不為轉移尤精於舉子業與樞密程公卓為同門樞密甚相敬服公乃嘆曰使吾得叨世科親不及養矣矧未可必得乎而時議復如是吾何心哉輒棄其所習崇古道尚古文務以別於流俗益究心于家學而充大之因署其齋曰自勝以見

新安學系卷八

十

志平生好修潔足不妄踐口不妄議非類之友不交非聖人之書不讀士論高之營別墅於易村顏曰浴月軒詩域于軒之北名曰半月日嘯咏其間世事一不以經意歲率一歸而已有自勝齋集六卷雪應二十詠皆性命道德之要鄉先生程公達原范公彌發見之敬嘆不已皆屬和焉生紹興辛未十一月二十九日卒嘉定戊寅十月十日葬半月娶藏溪汪氏通直郎高郵軍推官大信之姑子二鑑錫疇

道事二條

基仲文肅公從子為學有源委私淑考亭之說雖黨事起篤好不移與程若庸范彌發友善所著曰自勝齋集見新安文獻志

程端明序其集曰洙泗論學文之序在於入孝出弟愛衆親仁之後然則非本不立非文則無以行之耳文非所先也詩

自既刪之餘世之鳴其和寫其怨陶冶一性而藻績萬象森然於丹漆鉛黃間者胡可勝計卒如春弄秋凋時過則歇無復餘響於人間者非詩不工也其大者不立也新安吳君屋

宇基仲為學嗜文辭然天姿孝友誠確溫恭樂天知命恬於勢利退然中古人一日以詩一編示秘君於秘有連為丈人行也秘誦之過作而曰君之棲幽寂而譽雷霆生今代而名後世不在乎區區章句間也而君固有大於詩者世之作詩如君者多矣往往無以傳其詩焉詩能獨行乎哉君其益務充達使之宏廣如山之高如水之深如日月之升君之進於行未已也然君之詩平淡質實亦皆踐履體察之所形見者讀者可以想見其人焉紹興間有聲太學號江左二吳者君之先大夫諱俯與其季父諱偁者也其先大夫文行冠冕士林源漸流行君復大之古之所謂世家者遠矣哉見汝水集

新安學系卷八

十一

滕文叔 名武子漢肅從子實祐癸丑進士調紹興府民曹未是卒號萬翁

道事二條

文叔幼穎悟事親孝讀書一過不忘專精義理通貫於經開門授徒傾心以教學者惟以經傳深求義理立身為文必有法度後進賴之見郡志

汪古逸撰定宇行狀曰黃公常甫之學出於星溪萬翁滕先

生滕之先璘璘二伯仲皆為朱子高第其流風遺韻之在是者得以後游而涵泳之

道事一條

程桂巖撰草牒行述曰和叔文叔二滕公講明理學戶外之

樓常滿公之先大夫璘珙為徽國文公之高第嫡嗣學之有源委者也

祝博士

名沫字宗道和甫之子寶祐四年進士除迪功郎興化軍通江書院山長景定中以薦授太學博士所著書曰四書集註附錄

奏狀節略

徐直諒

竊見沫趨向不凡學問有本祖姑實為朱喜之母沫雖不及親炙而父穆隱德不仕從喜於雲谷之間微言緒論目染耳濡洙在家庭講論精密嘗讀熹四書集註見其引而不發者遂擬諸家語錄附註于逐章之下名曰附註參稽互考曲暢旁通沫在丙辰蒙賜進士于時宰執程元鳳蔡抗嘗取其書進呈乙覽有旨與陞推差遣一第八年方爾初筮孤寒安分不求躁進比來涵江闢揚師說發明經旨講篇時出土論稱

新安學系卷八

三

海

臣察其人觀其學蓋得朱喜之正者若進退不已當亦能以道鳴于世

胡編校

傳

鄰志

胡升字潛夫號愚齋婺源清華人制機閣休之曾孫知府斐之子淳祐庚戌以布衣領薦登壬子進士第入史館授國史編校踰年史進賜迪功郎寶祐丁巳丁大全據言路逐董丞相槐端明尤焯上疏列其事丐去大全怒遂焯或告升為焯疏彙以史事摺據熈官謫徙南安前後十一年咸淳癸酉被旨叙復丐祠告調太平州司戶參軍仍董庶務嘗以知縣洪從龍屬撰星源圖志晚號定菴所著書曰四書增釋朱子感興詩注丁巳雜稿

遺事一

虛谷方氏回書丁巳稿云寶祐丙辰丁大全據言路將得去用事遂董丞相槐族天府將卒數百人持杖鼓譟與過大理寺以恐嚇之然後擲置北關外夫丞相有罪可罷也小人作威蔑國體若是則不可當是時摺紳學校咸切齒不平端明尤公焯提綱史事對客竊歎上疏列其事丐去吾州婺源胡公升為史館編校尤公素所重客也大全怒逐尤公或告公為尤公蒙疏者天府陰奉旨逮公簿責籍察櫛閱之視之無有則以史事摺據實慶以來一朝立傳臣僚未嘗修纂遠謂公為某人其人傳謗訕索其稿公對有理猶坐他誣謫允江徙臨江又徙南安今所存丁巳以後雜稿者自謫居至今所為文也和平粹密古瘦清淡幽而光微而顯如其為人公生於晦菴先生之里先生之高第葉公味道乃公之師公被諫而衣器書硯蕩盡平生著述片紙無遺嘗為四書增釋訪求朋舊聞得所抄大學中庸論語矣而孟子終不可復得斯文者皆公之手筆也夫人學聖賢之學悟性命之理而又聞世故更患難文之精與不言可知

新安學系卷八

三

海

朱山長

名洪範字小翁文公後孫師胡行曾撰元年進士仕終武書院山長

遺事三

家貧苦學

為文不有作俗士語

為山長一以古道蕤璽度日俸有餘輒以禪公用常曰士大入居官得如假館授徒足矣聞者高其廉

見鄰志

新安學繫錄卷第八

愚嘗聞之曰欲與思皆心之用也外有所慕者謂之欲內有所省者謂之思是欲者用心向外而思者用心向內也大凡人之有所慕於外者必其己之無是物也若己有是物則亦無所慕於外矣孟子此章當分爲三節而觀之其第一節言人皆欲外物之貴而不知有在我之貴也第二節言外物之貴不足貴也第三節言人能知在我之貴則自不願乎外物之貴也內外界限甚嚴孟子言之所以如是其深切者正以當世陷溺之深故耳嗚呼孟子之時陷溺之深者吾不暇論也居今之世爲今之儒自其非用讀書惟曰吾爲應舉之文以取科第之貴而已一旦得官則自謂所學既效而平生之志願遂一身之能事畢矣其間見識之頗明趨向之頗正者能幾何人哉蓋焉嘗求一人焉以與之共學而不可得也是以私淑於經而無所師獨學於家而無所友今先生乃

推夫子與進互鄉之心而曉之以義理愚也伏讀三數不覺惻然有契於心者焉思欲有言而不知所以爲言也聊誦所聞如此蓋將演其義而未暇修其辭也外有私錄一集乃平日自警之辭孝經定本一編又取他書之言孝者爲外傳十篇而編次未畢皇極經世續書一編蓋以先天六十四卦分配一元之數其後復推古今治亂相禪之由若書與春秋則嘗欲集諸家之善爲一家之解以補先儒之未及而方發其端未及竟也姑以秦誓一篇隱公一年二年草稿爲獻以求有道之正蓋多未定之見固有已覺其非而未暇詮改者幸先生察其所以而終教之

遺事凡九條
鶴林羅氏大經曰達原生微公之鄉寢飯微公之四書充然有得半世羈栖去其故鄉此山馮先生買屋臨川以安之

達原乃扁室以徽菴作記數百言詞義甚美其可謂心乎故鄉者矣其可謂不忘本者矣其可謂求仁之士矣見文集
草廬吳氏曰往年吾邦部使者邀至新安程君達原來臨汝書院爲諸生講說朱子之學達原父之爲人少所可時予弱冠數數及門見文集
程文憲公鉅夫曰僕不肖少獲事徽菴程先生知雙峯之學爲詳蓋二先生之志同其造詣亦同見雷樓文集下
徽菴宗程朱其學原於性理
定宇曰學朱子之學而精到似程勿齋甚少此公才質鈍只是勤其文字頗絮煩然學問精到絮煩得好見吳仲文性理問答下
微菴於朱學其用工近年吾邑前輩之可心服者此其尤虞文靖公集曰徽菴程公以考亭之學從郡部使者之請來

新安學案卷九
爲之師游其門而甚知名者故司徒楚國程文憲公鉅夫故翰林學士吳文正公澄其人也見道園學古錄下
又撰草廬先生行狀曰郡守迎新安徽菴先生以朱子之學教授臨汝書院徽菴蓋從傅象饒氏游先生因鄉人謁之徽菴未出而外齋有揭帖片紙滿壁皆徽菴特見以語學者之說先生一覽而盡之及見先生從容進問曰如先生壁間之書以大學爲高明正大之學然則小學乃出于淺陋之學乎若此者數條徽菴曰吾處此久矣未有如子能問者吾有子曰仔復族子楨之與子年相若可同學也楨之者程文憲公舊名也自是常往來徽菴之門徽菴深知之而同堂之人弗盡知也
危學士素曰宋李士習惟以進取爲務程先生嘗游石洞饒氏之門獨以朱子之學授諸生見草廬年譜

吳蘭皋

傳

家譜吳浩

府君諱錫疇字元乾後更字元倫號蘭皋自勝先生子也生五歲而孤能自刻志于學居常以不違事親為恨每晨墓攀號不能自已伯氏持家破其產幾盡府君年甫十六或教之訟泣謝曰貧富命也二祖以孝友名世而吾兄弟輒論財產若先訓何聞者賢之貧窶終身不為芥蒂三十即罷去舉子業乃究心家學復不自滿從鄉先生程公若庸研覈性命之原上探考亭之緒咸淳間有從南康郡庠誦府君講篇者葉侯聞之不勝敬嘆特致書幣聘為白鹿洞書院堂長不赴未幾南土軍興羽檄交馳於道府君乃有厭世意慕徐稚茅容之為人所居藝圃以自况嘗為詩丞相程公元鳳修撰呂公午吏部方公岳史君方公回皆亟稱之自卜生營為息阿

新學堂卷九

五

樂其林谷之勝每以即死歸藏為幸沒景炎丙子九月二日享年六十二所著有蘭皋集若干卷講義若干篇餘亡于兵燹夫人程氏修職即建康府上元縣主簿洙之從女男三壽浩某文一適富溪程文虎翊武郎江東安撫司幹辦公事驥之長子也

遺事九二條

呂左史曰竹洲先生以文章行義驚動一世豈無有能繼家聲者近歲友梅以詩鳴實先生曾孫今蘭皋又先生之孫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見竹坡集 厚齋王氏應麟序先生詩曰晦翁言詩以三百篇為根本翁詩為中興冠冕豈劇目鉢心有意於詩哉本實而末茂實大而華榮也竹洲亦然節行事業之外詩文超軼絕塵宜鳳毛之繼美也竹坡摘蘭皋五七言佳句而以竹洲吟咏妙處勉

其進審言之有子美余既見之矣榮陽之有東萊豈直以詩鳴而已哉嗣德有繼將不一書

許山屋

男飛

行狀

公諱月卿字太空後字宋士時人稱之曰山屋先生姓許氏歛之婺源人曾祖安國祖琳皆邑之善士考大寧以學問見知於鶴山先生魏文靖公文靖以友仁扁其堂是為友仁先生公幼穎異七歲能屬文年十五從介軒先生董公夢程游董公子朱子門人正思先生程公之高第也端平乙未縣大夫王填謂公天下奇男子俾受學于文靖公公往卒業遂有志當世事嘉熙庚子試流寓以易學魁江東淳祐癸卯客左史呂公家載試于潛復為舉首明年試省別院第二將廷對左史言王俠言時事必中王俠吳越俠客也公造俠俠笑曰

新學堂卷九

六

吾視子之才足為天下先為子計寧逆驪龍之鱗毋拂豺狼之性對狼蓋指權相史嵩之也公佛然起曰吾寧殿多士專攻上身吾所不為吾必言天下所不敢言者既而策題有始憂勤終逸樂之問公對言臣聞文武有憂勤而無逸樂進逸樂之說者趙高拱深居之謀此秦之所繇亡也逸樂無度則君人者失權君人者失權若太阿之倒持而授人以柄雖欲勿傷焉得而不傷書曰一日二日萬幾文王日中昃不違暇食豈逸樂之謂哉竟以觸時相見抑有旨陞甲賜進士及第授濠州司戶參軍時徐公元杰與劉漢弼等言權相究死公率三學諸生伏闕訟之言至激切理宗目以狂士歲丁未及成兼領本州教授攝知錄參軍沿江制置辟公招撫司從事發運司亦聘入幕尋登友仁先生憂服闋遷臨安府學教授升黜必當士論數上書言事丞相謝方叔有不才子濁亂

朝綱京師目為小相嘗使招公曰吾幸讀子之文服子之義
久矣子來吾能使吾君相以史館拾遺之職居子若此者凡
十告而公不往時余玠子如孫仲蜀貪殘廢法而軍民潰亂
公因上言玠無義方死有遺責乞斬如孫函首謝蜀其所盜
財以給軍士如此則朝廷不失政刑與大臣之子第專權亂
政者必聳然知懼矣書上小相怒颯宦臣擊之因失職丞相
董公槐言之理宗特創員外關留置京師時丁大全居政府
公固辭不就蓋公屢上書詆之也實祐乙卯槐更奏公入江
西庾幕尋改幹辦本道提舉常平公事待次六年不就使者
吏繩祖屢書起之既至遇黃萬石有獄賂使者左右枉其事
公爭之賂以不行於是下不受屈勢家訖無犯法者江右因
號公為鐵符尋攝提舉事政尚廉平多所平反屬郡有獄載
逾年不決者公今郡縣以其獄上皆一旦遣之民以不冤古

浙東集卷九

七

心江公之執政也數薦之朝而憾已者當路竟循承直郎幹
辦浙西安撫司公事不就時賈似道平章軍國重事權侂人
主屢書起之以公試館職與黃鑄偕召公言朝廷失人心者
三事并誦林贊夫所餞序曰宰天下者其量要足以容天下
而後可今相君汲汲焉求先生如是而區區猶願一言近世
一種小夫以媚嫉為納忠以隔絕為自獻附耳而啓有同告
密畫界而立有似法壇盡絕一世公議於鈞陶之外獨以左
右便嬖為腹心耳目察之不審一惑其言則吾之自處日狹
志趣日陋常恐諸侯客子之來時時然慮其軋已也是雖有
周公之才之美且無足觀積中書二十四考善亦何樂於此
哉發揚蹈厲歷歷為相君言之非先生而誰忠於知已孰大
於是考亭夫子有言吾輩與百萬生靈盡在此破漏船上但
喚得一副手稍公不至失墜其益非小抑吾言多忤必先生

然後能為吾致之似道佯唯唯未幾以陳宜中易公召併浙
西職罷去公迺步歸故里杜門著書號泉田子游從者履滿
門外當時翕然師尊之始徐公遇害朝廷以京秩官其子直
諒次直方不受德祐乙亥起家至殿院首薦疊山謝公為江
東提刑再薦公與劉辰翁皆有將相才宜膺重寄朝廷方議
以公開闢東南未幾官軍下新安明年下錢塘公深居一室
但書范粲駁所乘車數字於是不言五年而卒蓋至元二十
三年乙酉十一月也享年七十先一夕畢召家人曰吾將逝
矣必殮我以集英殿所賜袍服可見先帝於地下又命其婿
江愷曰死矣履善甫得其所矣不可復作矣謝君直與子皆
不苟合於世者是嘗比於子歷山沈生嘗其門月是深知子者也吾死子盍於是而銘我焉公踈髯玉貌秀眉
豐頤舉止闊雅望之似神仙中人其所著述累十餘萬言時

浙東集卷九

八

時為人取去其僅存者十二三初公深見知於理宗將不次
任之為權臣所沮公於是者百官歲凡萬六千餘言比進會
理宗棄羣臣而尼古心見之嘆曰確乎有經世之實人主當
置一通於坐右履齋吳公亦言公在熙豐不黨於熙豐在元
祐不黨於元祐者也董公槐蔡公抗皆誠公以和平勿過剛
公曰大臣宰相以此取士特未之思耳夫和平以從我豈不
和平以從人勿過剛以順我亦豈不能勿過剛以順人靖康
士大夫率由此道許某只是一許某决不能枉道以事人也
公始受學於董公去事于魏子受學有絲學道有得是以身
益困而志益堅志益堅而道益明大節卓乎其不踰也夫人
程氏生二男茂登仕郎董進武校尉皆早世女五晚生二男
翼飛其母方氏孫男四文相文晏文侍文孫女六曾孫三
以卒之明年十一月某日葬公於縣北之仁洪先是受公遺

命乞銘以狀未定而壘山先生北行死矣於乎日月逾邁事未易成而愷亦垂老於是謹更狀公行將以求文於當世之立言君子

遺事 九四條

揭文安公侯斯曰月卿初授濠州司戶辟呂文煥幕以剛直忤呂呂欲殺之不得而殺其僕遂不復仕晚乃起為江西運幹以文章氣節聞天下有百官箴行世 見許元思墓誌

程伯順曰公撰友仁先生行狀云月卿初能言抱而教之曰

段秀實劬擊朱泚顏真卿而折祥山簡冊有光精爽如在惟爾英烈追配古人此高宗皇帝追賞李公若水訓詞也小子

識之淳祐四年月卿幸賜對因慶勤逸樂之問極陳時宰以逸樂二字為竊權之本考官懼第為五甲有旨附第四先生喜曰直吾子也月卿兩仕危道人笑其左先生曰吾教之耳

新安學系卷九

九

然夷攷之公屢以忠言謹論摧折權奸及國亡則服齊袞以居三年不言而卒其高風大節段段顏何如哉烏乎若公者可謂無負其親之教矣可謂無忝爾所生矣 見讀書受錄

前村曰先生以易學登科為世名士予年二十時嘗從之游

為言近世習舉業者不明字訓多以敬訓誠不知中有所主則虛虛則外邪不能居是敬中有所主則實實則外邪不能

入是誠乾六畫皆實故曰閑邪存其誠坤六畫皆虛故曰敬以直內坎中實故有字維心亨字者信也誠也離中虛故發

錯然敬之終吉先生融貫理義橫探直取無所不合凡有言乾虛坤實者安得起先生於九京以誨之邪 見魏易堂隨筆

林隱曰先生為江西倉幹時臨汝書院講中庸首章三句謂文公所謂陰陽五行之氣健順五常之理本於漢儒鄭氏注

曰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土神則信以為

水火木金土氣也仁義禮智信理也而有神之一字貫乎其間理形而上者氣形而下者神形而上下之間理不離乎氣氣不外乎理而有神貫乎理氣之間提挈康成而不悖聖賢之學真能發先儒未發之蘊宜乎為蕭太山諸公所敬嘆也 見四書章句

汪榮夫

名華 蕪東山祁門韓溪人 國學進士 解雙峯

遺事 二條

虞文靖公曰榮夫與羣從昆弟學于鄉先生趙永如氏與故中書右丞燕公楠為同門至元初燕公既貴招汪氏兄弟為祥仕峨冠褒衣以居弗從也而榮夫又嘗從雙峯饒伯與氏學而有聞焉者也 見汪中山墓誌

吳季實曰榮夫與其族兄魏夫學于雙峯饒子之門饒乃勅

新安學系卷九

十

濟黃文肅公高第弟子問難扣懇悉得其蘊奧祁邑理學之盛自二公發之見環谷行狀

江寧天

墓誌銘

曹弘齋

故廬州梁縣尉事天先生江公既葬之明年其子心宇以前進士山屋許公月卿乙酉歲所為行狀視曹涇使為誌銘涇望輕筆力弱謙弗敢任然知敬愛公舊矣憶春水鱗鱗之後先悼人世萍蓬之閃倏死生亦大胡得無言矧嘗涉筆存耕公之葬既不釋乎存耕公諱師夔公考也自存耕公上溯蕭公十三世居徙官歷名諱已見存耕公銘內公諱潤身字明德徽婺源人生而俊穎異常兒髫亂時歲旦上元族里歌呼羣飲長少畢出獨疑坐一室晝夜讀存耕公大奇之於書一覽即解暗誦不誤缺一字於文標筆立成据經引傳切中有

蔡而繩墨具焉景定甲子以流寓領浙漕舉登乙丑第授廬州梁縣尉明年攝本職兼簿事自兵興淮為次邊郡曹邑僚半出鴟弁或起卒伍豪民賈豎至以賄雄公泣以公廉不為怙愼有管掌戶胥數人無諱者上司若郡委送駢來迎刃輒解訟者至乞從公求直居數月平反大獄者三衆以為神於是方議迎母携家忽報制司辟某人直替即以詩辭制置應山李公庭芝應山舊知公愕焉留攝寶應主簿旋奏充瓜洲鎮官曰吾知子貧又廉姑用資以筦庫母見薄也朝旨猶以及期而辟非格却之再奏命下而公卒矣嗚呼俗史文法淹天下士如此公貌古而岸峭直軒豁幅巾縫掖辭辨風生少或為矯世之行喜面折人當山屋公初第時嘗戲取其綠袍服之已又曰是何足云孔明景略吾事耳晚乃不然恂恂怡怡如也居母夫人洪氏喪哀毀過制喪父一遵遺令以文公

新學學案卷九

十一

家禮從事事繼母龍氏盡禮過二季巖困愛而教之不有私財嘗大書于屋壁曰天下無不是底父母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於姻族不可隨俗炎涼好獎後進謀人必忠未第前嘗伏闕上書諫三事其治兵條極言三衙諸閫廟禁營寨諸項利病欲以兩淮曠土內地荒田給游民貸其資糧籍為民兵然後以諸寨移之松江松江諸屯移之極邊以襄閫經理京襄以湖閫進守利路皆指切精的詩文少慕魏麗奇辭逸語衝齒頰出不休晚羞其為一主以理壯歲師陸子靜門人不嘵已而師北山何公墓實勉齋黃文肅公上足而勉齋晦巷嫡傳也造詣益粹戊辰春自廬書示心字曰吾十歲見朱子祭張敬夫文心慕之祭已得近思錄丙申得周程諸書旁求於張呂陸氏近始自信蔡氏程氏自太極圖而下之勉齋自四書而上之蔡謂四書榜階六經近思錄榜階四書勉齋不謂

然吾今專守勉齋學文云佛氏勸人為善本不大畔於儒至謂然香誦經飯僧一會即除陰匿實無此理抵足長惡如胥吏輩為欺為虐何所不至每奉佛以自解既恃有此稔惡益甚屠兒劍卒操刀欲割必誦佛號亦此類也吾州佛寺半是黃巢時所建吾邑四月八日飯僧大會其重施者多出於推理之徒茲豈非佛氏實長其惡乎公之學問精博議論勁正大略如此既第銳志及物改號民齋然事天云者自少及壯學者習知如誦王彥方司馬君實然既卒門人三山林茂春應山祝檉相與言曰必存養事天先生志也用之不究則亦曰天是所謂事天以終身者乎因以為私謚公以己巳十月十六日卒于寶應心字號洗奉樞洋淮絕江墓葬于無錫之湖埭實依從子一新寓居則庚午之五月二十一日也其返于鄉以甲午九月六日其合葬于夫人馬氏之兆以乙未十

新學學案卷九

十一

二月二十一日隸丹陽鄉瑞亭里吳村之官牌馬抱公挹丙下者曰祥夫人之葬在丁亥二月二十八日其卒庚午十二月八日也心字於是大事終而形神亦瘳矣公生以嘉定丁丑十月得年五十三公惟一子心字孫男二人寶王佐王女秉禮曾孫遵善狀謂心字能世其學所著深衣說有據以予觀於心字君博洽不減前人而深潛密栗以為性行紆餘峻潔以為文詞則豈惟鄉之同輩少比而已賓王兄弟皆秀文不凡又將酷類其父江氏世世有人如此亦何必公軒卿卿慙長以倘來之物易無窮之譏哉况所謂助躬壽後而委社者又有在也銘曰以為不遇邪則既第也以為已仕邪則屢千百儲之而試者才一二也夫孰匪中枵而外肆此獨來之選失之遽也將天所以命我所以事貴其不貳而流與坎姑置也抑饑而豐

亦至公既膏其躬後當顯融鬼鬼官牌噫玉斯埋庭則有槐
其大而家

汪梅磧名希發源大暇人師沈毅齋行實屬

新安學繫錄卷第九

新安學系卷九

十三海

新安學繫錄卷第十

胡玉齋

程啓枝刻

縣志汪幼厚

胡方平婺源人曾伯祖昴政和開由辟雍第著與朱韋齋有
同邑同年之好曾祖溢紹興初復繼世科因伯氏交於韋齋
獲聞河洛之論而朱子則世好也方平早受易於介軒董夢
程繼師殺齋沈貴瑤沈實介軒上游而介軒乃盤澗從子得
其家傳者盤澗受易於朱子之門最久方平研精易旨沈潛
反覆二十餘年嘗因文公易本義及啓蒙註通釋一書又外
易四卷攷象求卦明數推占又有易餘閒記其言曰本義闡
象數理義之原示開物成務之教朱子言易開卷之初先有
一重象數而後易可讀啓蒙四篇其始明象數以為讀本義
而設者與象非卦不立數非著不行象出於圖書而形於卦

新安學系卷十

程啓枝刻

畫則上足以演太極之理而易非淪於無體數行於著策而
達於變占則下足以濟生人之事而易非荒於無用其間又
多發造化尊陽抑陰之意易之要領孰大於是明乎此則本
義一書如指諸掌也宋史本傳云方平學精於易得文公源
齋見于翰墨全書可考也縣志史傳皆
述其名易經大全先儒姓氏乃兩出之

胡孝善

墓誌銘

戴帥初表元

元貞乙未歲冬十月十有七日徽州婺源鄉先生胡公卒聞
卒之日自公州里宗黨知識若遠外學士大夫皆嗟嘆失聲
以悲其門人子弟俞洪等一百十五人相與考次公平生言
德用古隱君子私諡例尊稱之為孝善先生公之世本出大
唐李氏五季之亂逃來寄姓於考水之胡因籍焉字昌翼以
明經中科八世至國子司業仲與同郡汪內翰燕齋名元符

大學所謂江右二賢者也第侃所著書有胡氏家寶梓華集存于家自是又三世有徒考川居婺源郭東集賢里者以學行推擇為鄉校正諱允濟於公為王父四世有通五經尤精易撰易傳史纂號易簡居士諱師夔於公為父一門十餘葉相素相傳故微之他胡雖多聞家而獨考水之宗號明經胡氏公諱斗元字聲遠少孤師朱文公從孫小翁受書說年十四始從小翁開居士所授易學刻意探述日玩一文至七日則通六爻循環習之白首以為常亦以此教其徒當貢舉法行徵士橐櫛筆起山林出與四方英俊爭進趨往往高捷鄉國每三歲上公成均有司不足以知公至輒聞罷乃徑歸闕門養志以樂然慕從之遊者遐邇如歸餐華茹實人可為良師昔曰乾專言晉坤兼言晉不晉乾之善世吾無及己坤之積善吾庶幾勉之早夜修飾懼辱其先尤以不遺養為終身

新安學系卷十

二

無善周

憶春秋朔望拜祀像涕泣不能已楚流時躬洒掃老不避勞人謂年彌高而慕彌深者於公見之噫嘻公誠可謂孝善也已年六十時忽語諸子曰吾筋力覺衰遊人間世當可餘十稔顧考水吾念之不能一飯忘吾死汝輩必葬我考水至是論訣復屬諸子我家明經胡氏子孫汝輩力學積善無辱我享年七十有二諸子以丙申秋九月十有七日葬公考水之高倉太守派鹿翟侯大書曰孝善先生之墓娶魚氏子男三炳文煥文燦文女一孫男四念祖振祖光祖德祖孫女四於是炳文以其鄉先生方便君回前進士江需胡次焱程龍之議與狀來丐銘銘曰燕其獨羈其伏既安既穆是為孝善之卜

私識

俞洪

謹按禮男子生而有字所以昭德死而有諡所以易名古之

君子官于朝功績著則君賜之謚以表其平生所為之槩其肥遯于家以道私淑諸人則門人追而謚之不沒其實其要在於可傳而已昔王通氏講道河汾其沒也門人以其合於易之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謚曰文中唐孟郊昌於詩者也亦謚貞曜至今議者不以為過先師勉齋先生行簡而道立學廣而識高杜門教授餘二十年安貧樂道始終不渝游其門者成就居多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先生幼失怙恃而終身之慕垂老益堅雖踰七十每對人言其先人遺事及朔望謁拜春秋祭祀必歔歔流涕不已由此觀之可謂孝也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先生嘗以積善二字書之坐右其語洪等曰善只是一箇是字念念皆是而或一念之不是非積善也事事皆是而或一事之不是非積善也又嘗訓子炳文曰我老無能然平生未嘗取一非義之財為一非理之事死可

新安學系卷十

三

易

無媿由此觀之可謂善矣洪等合議請謚曰孝善先生雖然此洪等私議也先生平日立身大節表表偉偉上之人誠能得而用之移其孝可以忠君推其善足以澤民斯孝也斯善也不惟吾徒知之將一國一天下皆知之惜也先生之道不行而止於斯也豈天固留之以昌其後邪洪等幸而受業先生之門佩先生之德不敢忘軀用倣古例而為之謚惟鄉先生裁之

黃草應

行實略

程以忠

先生姓黃氏諱智孫字常甫徽州休寧人宋太府丞何之族孫也祖諱發以文行為時者儒學者常有人築翠巖書院處之郡邑屢以明經辟不就生子四人皆能世其學曰雷益以鄉貢補太學上舍未仕卒曰雷豐迪功郎曰雷喬登淳祐

十年進士第先生上舍公子也生宋寶慶壬戌某月某日先
生幼穎異舉動不凡既長就學于家年十四通諸經弱冠遊
鄉校籍籍有聲稱凡堂試月書輒居諸老成之上為文汪洋
濤濤矯矯當時陳腐卑弱之氣落筆頃刻數千百言聲震不休
若洪濤之赴壑轉丸之下坂浩然莫之能禦也尤喜談兵自
謂取功名猶探囊中物不足事也以古豪傑自期時婺源和
叔文叔二滕公講明理學戶外之屨常滿公之先大夫璘珙
為徽國文公之高第嫡嗣學之有源委者也先生往從之學
二公目其所質之文曰足下之取科第持是以往如合左券
翹足可待先生喜形于色復曰足下之才而以是自畫邪先
生矍然良久曰某愚志不出此幸教之曰理學之不明時文
障之也義利之不明功名害之也人之為學當察夫此而後
可庶幾焉乃告以古人為己之學與得乎家庭者授之先生

聖學系卷十

十四

勸

於是慨然痛革故習而以求道修身為務雖瘁寒值寒暑
未始一日而輟其探討涵養之功至其一言笑一飲食必欲
說而不敢忽接人應物恂恂然如閨閭處于眠前日之所為
殆兩人也前進士程勿齋每稱其信道之篤踐履之實以勵
及門之士制幹許山屋亦謂其能變化氣質為不可及先生
雖居困乏豈瓢屢空處之泰然不屑屑為利祿計景定甲子
始由郡庠貢京師入太學即升上舍時太學之士類以辭藻
為工時文相角先生獨用心于朱氏之學同舍咸笑其迂先
生持之愈確問擇可以語者忠告開道之從而化者亦頗眾
矣丞相馬公廷鸞素多其學行將薦之于朝是時似道顯國
貪風大肆先生嘆曰時可仕乎乃謝病告歸杜門不出遠近
士子從之游者霧滄雲集未幾宋鼎移矣結茅于深山窮谷
甲日與門生子第講明正學為事時或高帽瘦筇出入水雲

山月間以自適或嘯咏於閭寥無人之境以宣其抑鬱之思
而於當世之念泊如也卒于至元某年某月某日所著書曰
易經要旨十卷春秋三傳會要三十卷尚未脫藁草廕集八
卷四書講義二百篇滕公和叔書傳注先生纂輯折衷之力
居多妃中書舍人程公驥之兄國學上舍駉之女以忠之姑
也子男二某某嗚呼先生道德之懿門人故友知名當世者
必能狀其行銘諸墓以傳于後某愚不肖蚤以內姪實蒙教
育受惠深矣第庸庸劣不足以副期待之意為可媿也姑
述其大槩以俟執筆者云

遺事二條

弘齋曹氏涇曰昔丞相馬公嘗語涇曰予向廉三學諸生之
有學有守者莫常甫若也蓋其學之博而不為當世浮靡之
習守之確而不為隨時汙下之舉惜乎欲一試而不果也見

弘齋五學

聖學系卷十

五

勸

苟軒曰常甫操履為實議論純正非惟同門之所推敬誠州
里之傑出而穎脫者也明德謂能固守紫陽之傳而不失者
於常甫見之非不試而為之言也 見文集

程教授

墓誌銘

鄧文肅公文原

大德七年新安程君信叔卒後六年而葬其子願學留京師
以狀來請曰先人力學勵行生不獲展用于時歿而無紀述
以貽不朽非所以承先志且重不孝罪惟先生哀而賜之銘
按程氏世居廣平東晉時有諱元譚者為鎮東軍謀襄州刺
史出守新安因家焉至十三世孫靈沈仕梁有功沒謚忠壯
公廟食其土又十三世孫濠仕唐為檢校御史中丞居休寧
之汭口於君為十二世祖君之父諱自得隱德不耀母俞氏

生子五人君於次居中幼穎悟喜讀書長習舉子業探索理
與雜艾浮靡魁儒碩彥多折輩行與交宋寶祐咸淳中兩舉
進士不第識者為謂有司而君泊然不以得失為愠喜務學
益精深至元丙子文軌混一杜門以詩書教子不復有祿仕
意元貞丙申郡侯以君薦之行省遂版授紫陽書院山長紫
陽米先生之鄉君生猶及接識諸老習聞緒論朝訂暮考得
其指歸既至則為諸生紬繹中庸緝為講義三卷凡十八閱
月而成書郡以其文可傳命書院鐫梓其說本之朱先生而
言外不傳之妙則心得之也秩滿授海鹽州儒學教授未赴
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七君諱逢午信叔其字娶俞氏再娶吳
氏男二人長即願學次幼學也女三人始予客錢塘李君公
略以照磨居省幕信叔館公略所予時時過公略則見信叔
手書不輟與之論議古今上下纏纏可聽予嘗曰今之任師

新安學系卷十

六 易

道者得如信叔其庶幾乎公略亦每為予稱其賢今君與公
略相繼死而予志其墓悲夫願學痛其父連蹇以卒思有奮
迅以亢宗信叔為不亡矣墓在休寧縣和睦鄉上山林祖墓
之傍葬以大德戊申正月七日銘曰
嗚呼信叔士孽孽以徇名子不競也或矯矯以立異子常厥
性也窮丹鉛以皓首傷哉命也銘貞石以詔方來尚子孫之
慶也
遺事 三條
信叔幼穎悟再領鄉薦不第即棄舉業與族父若庸講明正
學者中庸講義三卷益暢朱子之旨學者翕然尊之 見邑志
曾弘齋曰信叔始弱冠薦于鄉又十有三年再薦魁焉是宜
為鄉先生來長紫陽取中庸全篇次第演說凡三十二篇一
本文公之說章句或問外輯略語錄獵而貫之遂為狐白表

見弘齋五葉

東山曰信叔再領鄉薦一為魁不第即棄去舉子業弗為家
居教授所學日益精詣族父勿齋先生雅敬之每過公所談
論輒竟日數郡交薦版授紫陽書院山長著中庸義說數萬
言益暢朱子之旨以為教學者多所發焉 見文集

汪紫巖

行狀略

汪以質

公諱宗臣字公輔號紫巖唐端公十一世孫也曾大父夢
大父居易卓犖有材幹建書堂延族巨儒梅澗先生訓導親
族子弟扁曰信齋因以自號晚授迪功郎兩浙運司幹官父
有聞公為人端慤好讀書賦質雖鈍勵力自修幼學于梅澗
先生先生學于毅齋沈先生其學淵源實自考亭成淳丁卯
庚午兩中亞選遭宋末造引身不仕乃遊鄉校與海寧程運

新安學系卷十

七 易

幹希尹父子交四十餘年無間自扁其游息之所曰寓所命
族孫炎景記之因與虛谷方便君甚善公為撰運幹行狀請
銘于方公回緘乞商略公為刪改三十餘字方公嘆伏父母
有疾拜醫檢方親製藥餌精誠所感服之良愈及卒哭之過
哀三日而食一以禮自遵泰定三年恩加父老膺帛縷之賜
庚午九月十二日忽感疾晚屏家人命諸子與沐浴振衣正
冠居于牖下謂曰吾學不名家何功於世吾沒之後治喪則
稱家有無不可過禮勿作道佛齋醮莫為陰陽拘忌吾亥時
當長往乃與親厚決至是遂終焉壽九十有二雲峯胡先生
謂其耆年碩德為不可及嘗攷諸史籍著世乘窺班辨論精
明文思高古雲峯先生定宇先生深嘆美之又集疇昔詩文
為四卷自序其始末以遺孫子娶游氏子五曰勝曰同曰元
厚為大三帥幹孫有詩名世教授平江路教授曰定曰順

程荀軒

家傳略

程樞

公諱龍字舜俞初名淵性明敏好學初從伯祖就學溪東滕氏滕故曾祖母家也其先溪齋先生文公畏友弱冠館于德興程村道西坑口董氏又故祖母家也其先叔重先生亦文公門人故公所學最源委館東程國論家嘗夢門右石鼓有龍蟠其上夢覺令人開門視之公方造門以門尚閉因假寐石鼓上國論大驚出迎知公不凡館遇加厚而不言居二年秋聞將近國論始略言之且請改名龍遂感咸淳七年進士第公先議昏胡氏報榜後胡氏忽戒媒者來辭曰君已祭告顧家世甚寒願聽別議公不許卒娶之識者知其遠大矣授黃州黃陂縣主簿就任除安慶府教授值有遷城版築之勞調池陽司戶參軍隨除嚴州推官與虛谷先生方回同

新安學系卷十

八

官二年北軍下臨安太后手詔諭州軍降方遂以嚴郡入附公不肖署被擒伯顏丞相以文學士釋之辟差同知江西贛州路總管府事勒令之任中道走歸隱居養母匿影藏形者十餘年會拘刷宋故官不奉詔者族其家威令峻切時太夫人尚無恙逮者及門公垂涕曰安有為人子而愛身棄母者哉因出受命授溫州永嘉縣尹奉母之官九年除松江府判官又以承事郎除興化路總管府判官隨以奉訓大夫宣授奉化知州三年以奉直大夫除潭州路同知湘陰州事五年來歸歸舟所載惟所著三分易圖版數十摺而已年逾七十告老于朝以中順大夫徽州路同知總管府事致仕給半俸終身贈考君京六府君中順大夫信州路同知總管府事妣汪氏贈新安郡君夫人胡氏封新安郡君孫燧陰授將仕佐郎杭州新城縣主簿時延祐五年戊午冬也公居官五十餘

年善政甚多惜不得熟聞而詳述之其為學以尚書義成名後所著述有尚書毛詩二傳釋疑禮記春秋辨證及弄環餘說三分易圖在湖南時省院以圖鈔梓版留鶴嵩莊經士辰劫火莊池有亭曰得寓學士大夫多為題詠公所詩文名歸田錄又會宗譜遠而河南江西湖湘近而休歙饒信開化金華博采文籍考索備至名龍陂程氏世譜公號荀軒又號不翁翁讀書之室曰不堂所居之屋曰政政堂公貌高古而長身性情溫和寬厚言不輕發居官愛民在鄉睦族與湖南德使程雪樓友善後雖相去遠書札往來相問勞不絕書所言亦多保民睦族之道公生於宋淳祐壬寅五月二十七日卒于至治壬戌閏五月六日壽八十有一贈中憲大夫上騎都尉追封新安郡伯子一楠早卒以從子燧繼仕止太平路推官

新安學系卷十

九

江雪缸

名雪字伯幾號雪缸婺源縣坑人師許山屋誓

不仕元春容與雅山屋其愛之妻以子著雪缸集行事無傳

新安學系卷第十

胡雙湖

縣志汪切鳳

程啓校刻

傳

胡一桂字庭芳玉齋之子生而穎悟好讀書尤精於易景定甲子年十八領鄉薦試禮部不第退而講學得朱氏源委之正嘗入閩博訪諸名士以求文公緒論建安熊禾去非方讀書武夷山中與之上下議論歸則哀集諸家之說疏朱子之言為易本義附錄纂疏本義啓蒙翼傳其言曰易為卜筮作也辭以象著占以變推故象有未明則占有未瑩是故易道有四象為要易學有四占為難朱子啓蒙本義專主卜筮本義又專以象占示訓蓋皆引而不發待學者自悟爾去非曰更得詩書春秋周禮儀禮一如易纂以復六經之舊豈非文公所望於吾輩者乎一桂又為詩傳附錄纂疏十七史纂人

新安學系卷十一

一

早

倫事暨歷代編年諸書並行于世一桂居之前有二小湖自號雙湖居士遠近師之號雙湖先生

祭文

陳定宇

儒者明經莫難於易先生家學易乃世習易百十家不輕所宗啓蒙本義獨宗晦翁晦翁十八以易薦鶚先生亦然可規家學晦翁著書以身之退先生著書以耳之曠大歸其力幾絕韋編附錄纂疏海內廣傳玉齋為父雙湖為子啓蒙通釋並傳濟美又以餘力明晦翁詩雖未拜讀以易可知晦翁忠臣先生其一以儒明經功孰與匹方壽斯文棟孔子堂討音忽傳有涕其滂嗚呼先生之壽垂及古稀先生之書千古昭垂乾坤若毀大易方已名與易俱可無憾矣吾文不文寫先生心先生如生裝如欣欣尚饗

遺事

四

續通鑑綱目曰休寧陳櫟婺源胡一桂皆以講明道學見重於時

劉希必熊禾胡庭芳為道義相父日以講論正學為事外無一雜言見日記故事

勿齋熊氏禾曰胡君庭芳來訪究其業蓋學自朱氏而尤精於易又曰予交游多矣論經說理鮮有如君者見文集

先生達覺山書曰某五六歲而讀父書十二三而能文十八而登名於天府年少氣銳不但視功名如唾取粗亦為有志於當世者夫何天地之翼未展而涸溪之翅已垂孟明之舟未焚而郊廓之鼎已易事蓋有大謬不然者我之為我亦無復有志於斯世矣且比年以來天疾其軀仲車其聽庸人孺子莫或自半指屈中夜以思默然領會意者造物仁愛之深故欲使為無聞之人專心致志於學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

新安學系卷十一

二

早

乎道德之源無絕其源無迷其途而已乎環視其家圖書滿屋而紫陽夫子之易又平日所酷尚伏讀家君易啓蒙通釋吾易門庭既已獲入獨謂本義提綱振領而節目未詳於是又取語錄而附之纂集諸說間贅已意至若卦象之異同又言之疑義自漢儒以來千有餘年未有能灼知其說者某一旦豁然貫通若有陰相而默啓之於是作為卦象圖說又作為疑文言並而體之未有圖也而圖之十翼之未有論也而論之啓蒙本義有大功於天下後世而人莫知也又表而出之凡此者豈務綺章繪句以為能記事纂言以為多哉亦以明經乃儒者之事况大之為天地幽之為鬼神明之為君臣治亂別之為賢邪進退于以立三才之道于以順性命之理于以盡事物之情通天下之故莫不畢備於易於此乎有得焉亦庶乎身心收斂不至外馳而所謂至尊之道至貴之德

亦由是以不失焉耳昔成而鄉之老師宿儒莫不為之許可
某亦自度歲月之不虛度矣見對湖文集

程文憲公

神道碑

危太樸

延祐五年七月丙子翰林學士承旨光祿大夫知制誥兼修
國史程公堯千建昌里第泰定二年贈光祿大夫大司徒柱
國追封楚國公謚文憲至正十九年四月甲子丞相太平以
公事世祖皇帝盡臣道宜賜神道碑銘有旨命臣素撰文臣
雅書丹臣伯琦篆額臣素謹按故翰林侍講學士臣侯斯所
具行狀及聞諸故老言而序次之公諱文海避武宗皇帝御
名以字行曰鉅夫姓程氏其先周成康之際始國於程子孫
因以為姓宣王中興有賢佐曰伯休父春秋時有趙氏忠臣
曰嬰西晉循吏曰元譚為廣平太守持節新安因家焉其後

新安學系卷上

三

早

自歛遷休寧至公高祖宥與徙居郢之京山曾祖于明又避
兵武昌卒葬其境皇贈集賢侍讀學士中奉大夫護軍追封
楚郡公謚安僖妣姚氏追封楚郡夫人祖德秀自武昌東上
彭蠡寓龍興吳城山宋擢宣義郎參淮西壽春二帥府事皇
贈資善大夫中書左丞上護軍追封楚郡公謚簡懿妣李氏
追封楚郡夫人父翔卿朝列大夫管軍總管累贈光祿大夫
大司徒柱國追封楚國公謚孝肅母李氏累追封楚國夫人
公生宋淳祐九年四月十七日生而目光如炬識者異之宗
老若庸為撫州臨汝書院山長公與翰林學士吳澄從之講
學德祐元年季父飛卿以軍器監知建昌軍事公侍孝肅公
奉大母李夫人就養未數日我師至城下建昌內附至元十
三年從季父朝于開平遂留宿衛授以宣武將軍管軍千戶
十五年十一月九日召見香殿世祖問宋何以亡對曰孟子

有言三代之得失天下也以仁不仁宋非不仁權臣賈似道
誤之也問似道何如人對曰當其為邊臣是一似道也及為
相又一似道也天顏甚悅命給紙札書其辭即御前以銀盆
清墨書二十餘幅以進深稱上旨問今何官且諭近臣曰斯
人相貌應背聽其言聰明有識人也論公曰國政得失朝臣
邪正卿為朕悉言之公頓首謝曰臣疏遠儒生蒙被知遇敢
不竭駑鈍以報明年授應奉翰林文字朝列大夫又明年進
修撰又明年陞中順大夫秘書少監尋遷集賢直學士中議
大夫兼秘書少監條陳五事一曰取會江南士籍二曰通南
北之選三曰置考功曆四曰置貧賤籍五曰給江南官吏俸
祿皆宋行之二十年加翰林直學士同領會同館事二十三
年改集賢直學士進階少中大夫夫人見首請興建國學又上
疏曰臣聞治天下必用天下之才故曰旁招俊乂又曰立賢

新安學系卷上

四

早

無方若限以方所徵以技藝雖曰用人猶無人也國家既已
混一南北南北人才視同一體若有所偏主有所遐棄此羣
臣之過計非陛下至公之心也明詔屢下一則曰求賢二則
曰求賢而能以賢才致之陛下者幾人出使者止以上相符
樂工技為賢才此何謂也且使有識之士得以淺窺朝廷臣
竊恥之未幾復上疏曰國家自平江南內外百司皆參用南
人惟御史臺按察司獨不參用臣不知其說也南北人情風
俗不同若欲諸悉各處利害須參用各處之人况江南歸附
已十餘年而偏遠險惡之處盜賊時時竊發雖由官吏貪殘
所激亦由臺憲按問失職致然按察司官名為巡察其實未
嘗備歷止於安靜之地遷延翺翔至於偏遠之處曠數年未
嘗一到小民被官吏苛虐無所控訴激而為盜官吏反欲竝
緣處掠民之被害何可勝言行臺按察司之設正欲察訪刑

病中丞察使以下竝宜公選南方者德清望之人與北方官
員請論區畫庶幾諸悉江南事體周知遠人情偽內臺中丞
至監察御史亦宜參用南官以備采訪事下中書集議集賢
大學士阿魯溫撒里等請如程文海所言遂拜嘉議大夫侍
御史行御史臺事仍詔搜賢江南初詔令皆用國字至是特
命以漢字書之世祖素聞趙孟頫葉李名密諭必致此二人
又薦趙孟頫萬一鴉余德張伯淳交時中胡夢魁包鑄曾冲
子孔洙等二十餘人皆立登清要之職選都官門已閉叩閣
莫見世祖聞之喜甚不覺起立曰程秀才來矣陳民間利病
五事超授集賢學士仍居行臺時宰相桑哥顯政中外岌岌
二十六年公復入朝奏疏曰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
職莫大於進賢苟不以進賢為急而以殖貨為心非為上為
德為下為民之意也漢文帝以决獄錢穀問丞相陳平對曰

木新集卷上

五

决獄責廷尉錢穀責治粟內史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下遂
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今尚書省惟以鈎考錢
穀利害生民為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微利之徒四方盜賊
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為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
之官行郵民之典於國為便桑哥怒羈留京師不遣凡六請
加害世祖察其忠誠不允已而桑哥敗世咸服公之敢言公
還行臺二十九年召公與胡祗適姚燧王暉雷膺陳天祥楊
恭懿高凝陳儼趙居信十人赴闕賜對三十年授正議大夫
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悉召諸吏諭之曰治人之道由自
治始若等能不竝緣為奸則貪汙將自戢矣有違吾言必懲
無恕上下為之肅然刺舉屬吏尤加之意不以微罪棄人於
是相率改過為善大德四年遷江南湖北道首治行省平章
家奴為民害者民大說歲侵以周歲廩祿賑之八年召為翰

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明年加商議中書省事集議恒賜
暴風之變公承詔上言五事其目曰敬天尊祖清心持體更
化皆切中時病十一年授山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復留為
學士加正奉大夫至大二年銓選湖廣行省明年復持節山
南又明年仁宗即位召公與李謙尚文等十有六人赴闕賜
對便殿移浙東海道尋拜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
誥兼修國史皇慶二年大早以桑林六事自責應詔忤宰相
意翌日勅中使持上尊勞之曰中書集議惟卿言甚當後臨
事其極言無隱議行首舉法公請以朱文公貢舉私議損益
行之經學當祖程朱傳註文詞宜革宋全宿弊此詔實公所
草進階榮祿大夫屢乞歸田不許延祐二年得末疾勅近臣
撫問勞之曰卿先朝舊臣素稱忠直宜強飯善自攝調以副
朕心官其子大本郊祀署令以便養請去益堅明年得旨南

木新集卷上

六

還加光祿大夫賜上尊健錦勅朝臣祖道文明門外行省有
司常加存問年七十薨薨之明年正月庚申葬南城縣可封
鄉繞堆大磐山之陽娶徐氏先卒追封楚國夫人繼俞氏封
楚國夫人先公四月卒于男五人大大年承德郎撫州路金谿
縣尹兼勸農事卒大光大奉直大夫秘書監著作郎大來
大觀女四人孫男若干人公博聞強識靡不研究居家庭以
孝聞待宗族親戚朋友曲盡禮意救人急難捐帑發廩無吝
色嘗曰士生天地間當以濟人利物為心奈何瑣瑣以自厚
一身為哉及臨大事大義凜然不可奪世祖賜地一區於
安貞門畔居之公題其室曰遠齋取易所謂遠多譽之旨至
元中立尚書省以公為參知政事又命為御史中丞皆固辭
不就至大中特贈諡父母界大年官仁宗每呼程雪樓而不
名蓋郵有白雪樓公嘗取以自號示不忘其本云勅待詔畫

其像儒臣製贊錫爵無虛歲賜歸之後猶命詞臣撰世德之碑其遺遇亦云盛矣公在朝以平易正大之學振文風作士氣詞章議論為海內所宗尚者四十年累朝實錄詔制典冊紀功銘德之碑多出公定撰有文集四十五卷尤善大宇每按後學才藝之士歎賞獎進或為之築館授室有終身留客門下不去者所薦士後多為名臣建昌城西十有五里曰麻源第三谷晉謝靈運遺跡在焉公作山房藏書間則攜賓客燕遊其間或幅巾藜杖獨行田野與樵夫野叟相問答縣小吏馳馬值公城門怒詬公守城卒擒吏送公府公命釋之入服公之容德云臣素鄉備官史館論者公事今乃顯被明命非直發公之潛德亦使天下後世知我聖祖得人之盛嗚呼懿哉謹拜手稽首而為之銘銘曰混一之威若稽至元大帝御極俊又飛鸞誇誇程公蚤起南

浙東書卷上

七

服宿衛禁廷春遇彌篤有摩令譽館閣廻翔敷陳時政用戒包桑皇有萬方莫匪臣妾立賢無方庶政所協臺府穹崇冠于江東往二執法亟蘇探痾共驩在朝星馳入奏指佞觸衮讓言存構克知灼見維帝聖明繡衣持斧憲度肅清召還詞林為國著察桑林之事引古進戒從容奉身歸老丘園百辟祖餞錫眷便蕃碧澗紅泉公所游行魚鳥相忘放懷高遠偏偏正色功在四朝贈謚之腆式勸臣僚可封之鄉大磐之墓于孫來瞻春雨霜露樹碑神道制命廷臣金石不朽永昭皇

遺事四條

揭文安公侯斯曰公生有異質儀狀魁偉神采峻整語音如鐘壘而知其為大人君子也即而親之則溫然如春淵乎其有容莫能際其涯也平生潛心聖賢之學博聞強識誠一端

莊融會貫通窮極蘊奧而復躬踐力行始終不急故其措諸事業發為文章非他人之所可及也風采足以傾動四方言論足以垂示百世累朝春遇弗替益隆碩德重聖為國元老始終進退無一玷疵其古之所謂大臣者矣天下之人仰之如青天白日愛之如和風甘雨見行狀

廣文補公集曰公早以功臣子入見即受世祖皇帝知遇歷踐文學風憲清要之職時游廟堂裨贊國論起家東南者未能或之先也故宋之將亡士習卑陋以時文相尚病其陳腐則以奇險相高江西尤甚識者病之初內附時公之在朝以平易正大振文風作士氣變險怪為青天白日之舒徐易腐爛為名山大川之浩蕩今代古文之盛實自公倡之公之為政不大聲色以為厲而嚴重崇高隱然若泰山巖巖之勢又豈硜硜悻悻者之所為哉

浙東書卷上

八

歐陽文公玄曰氣寓於無形其有迹可見政事文章二者而已其間涵蓄之深培養之厚以之為政而光明以之為文而譚頌惟公有焉江陵能氏釗曰公早歲受學于族叔祖徽菴先生與吳文正公為同業徽菴得石洞之傳以上探考亭濂洛之緒公之學有淵源德廣氣充宜其一出而與與運相符也已上並見前樓文集序

程前村

董時父

先生諱直方字道大號前村新安婺源人也幼失怙能自勵讀書嘗十年不下樓務精道德性命之學通諸經尤深于易左圖右史揮斤八極之外蓋無書不讀無物不格嘗一出至京口訪耆德參究講貫歸闢書室扁曰觀易堂與初菴傳先

生立為莫逆交盡得邵氏不傳之秘自鷺轉江空以來閱世
雲壑不染指世味之鼎司徒留無極欲盡取其書入燕不許
而明年無極斬于都市科目未與前十載嘗以張才叔書義
兩篇與徐某讀曰十年後當以此自娛至延祐甲寅而科目
事與凡省院臺憲行部至發源者必訪問求見或延至學宮
執禮受教廖氏玄玄集元四卷聲譜仍祝子溼之舊所叶不
合康節先生去譜三板增入本數圖及世之世起數圖算改
謬誤為三卷曰續玄玄集平生著述易則有程氏啓蒙翼傳
四聖一心觀易堂隨筆書則有蔡傳辨疑詩則有學詩筆記
春秋則有諸傳考正春秋旁通及前村吟卷虛谷方公亟稱
其為人其沒也友人程雲樓為文弔之曰大易之學自伊川
翁七分傳作而理始明自康節翁經世書出而數始備先生
傍花隨柳之餘駕風鞭霆之暇於是翬啓蒙以探其理之贖

新安學繫錄卷十一

續玄玄以索其數之隱是先生於理數之學重有功也先生
生淳祐辛亥之正月沒於泰定乙丑之前正月享年七十有
五有四子焉時又屬在戚末嘗登先生之門而悉傳其所著
之書故述其平生以附邵氏書後先生女學于詩山居其

新安學繫錄卷第十一

新安學繫錄卷第十二

陳定宇

墓誌銘

揭文安公

程啓校刻

鄉後學程曠編輯

聖人之學至新安子朱子廣大悉備朱子既沒天下學士羣
起著書一得一失各立門戶爭奇取異附會繳繞使朱子之
說翳然以昏然朱子沒五十有三年而陳先生櫟復生於新
安生三歲祖母吳夫人授孝經論語聞輒成誦五歲入小
學即涉獵經史七歲通進士業十五為入師二十三而宋與
科舉廢慨然發憤聖人之學油濡玩索廢寢忘食貫穿古今
羅絡上下以有功於聖人莫盛於朱子懼諸家之說亂朱子
本真乃著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義等書餘數十萬言
其畔于朱子者刊而去之其微辭隱義引而伸之其所未備
補而益之於是朱子之學煥然以明方是時唯江西吳先生

新安學繫錄卷十二

澄以經學自任善著書獨稱陳先生有功於朱子凡江東人
來受學者盡送而歸之陳先生然吳先生多居滬都人邑又
數登用于朝天下學者四面而歸之故其學遠而彰尊而明
陳先生居萬山間與木石為伍不出門戶動數十年故其學
必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禦若先生
者可謂豪傑之士矣先生字奇翁其所居堂曰定宇之堂其
自稱曰東阜老人唐之李其先有諱禧者自桐廬辟地新安
居休寧之西三十里濂溪之上世多通人顯士今姓其里曰
陳村云曾大父諱伯全大父諱慶大父諱源長以春秋教授
先生孝友剛正動中禮度不以勢合不以利交四方來學諱
諱善誘延祐賓興有司逼迫就試既與貢當赴春官稱疾固
辭其學大抵以朱子為歸其所嚴事曰黃常甫先生所與游
曰方公回曹公溼以元統二年甲戌二月十有四日年八十

三卒後五日配朱氏年七十九亦卒皆無疾其卒也即初昏之歲月又以是月癸未合葬所居之後先塋朱氏有賢行家政無鉅細皆身理之不以勤先生先生得專力于學亦其配之助也子男二照勳孫男三堃圻基勳圻先卒女一嫁程怡曾孫男一鑒明年其孤以其父之執汪君炎昶所為狀介其門人未繁請銘銘曰

行狀略

汪古逸

先生之學得於家庭之講貫為多最後始從鄉先生黃公常甫遊黃公之學出於星溪萬菊蔭先生蔭之先璘琪二伯仲皆為朱子高第其流風遺韻之在是者得以優游而涵泳之

新學學卷十一

二

故其所就益精深且醇正也

先生質直重厚剛毅鯁直平日操履如美玉無瑕居家處鄉雖溫然和厚而莫不肅然敬憚於朋友不苟合不妄交然既內交至誠樂易終始弗渝

於書無所不讀讀則一一反覆研究必領其要而後已然必以諸經為本坐卧諷詠不輟至若朱子四書則貫穿出入尤所留意涵濡既久簡牘斯形於是語孟有口義書解有折衷讀易有編釋詩以句六典有撮要三傳有節注大爾雅有釋於通鑑則約取其至要於通略則增廣其未備大抵必以不倍先儒之說不失本文之意為主

為文不事雕琢而波濤汗漫追配古作者

論者以先生懷抱道德不出用於世深為惜之然託遺經以立言開聖賢之大道大有補於世教而無愧於古人可不朽

矣他何足計哉

贊

金石

於戲先生生於宋季長於元初幼即穎悟涉經獵書知楊墨之惑世傷佛老之異途心乃契乎周孔志擬接乎程朱古今貫穿理道涵濡遠宗虞夏邇逮四宋析體用之豪釐審經權之錙銖補先儒未補之闕論史臣既論之餘於戲先生圓而不混方而不迂豪而不放謹而不拘非泥古執滯之文士實天下正大之丈夫也

胡成性

盎然皆道之容毅然為禮之守貞于鄉雖未達傳之後有立言之不朽

遺事八

宋元通鑑綱目曰休寧陳櫟婺源胡一桂皆以講明道學見

新學學卷十一

三

重于時

曹弘齋涇曰壽翁學與文粹行誼甚節見文集

謙甫曰先生溫厚以具其仁義理以佐其勇探索以充其智剛果以力其行見程道錄金石錄下

吳于靜祭先生文曰壽翁窮經考古浩翰汪洋條理物變之糾紛昭灼古今之幽昏整頓詞章之紛裂蘇醒漢唐之醉夢道關百世而功在六經遠尾瀛洛而近肩紫陽

伯順曰天曆己巳金伯明同仲弘試制閣不第歸始登先生之門以啟自通有曰恭惟學究天人名董宇宙二帝三王之道融會於心一聖九賢之書貫通其肯學不厭而教不倦折中規而周中矩行濟南伏生之年地行不老高少室山人之質天爵自榮昔嘗取重於鄉闈後乃宏開於家塾廣納四方之學子樂育天下之英才著述流行施君子之教而薰陶漸

染假小人之德風如某者雖以至愚亦幸私淑切瞻山斗恨藥后之未承亦對燈牕喜詩書之稿誦秋風槐棘託交高第之二三浙水舟蓬共講斯文之萬一亟欲拜於文席庶少見於寸誠羈絆百端稽舉數月輒抱競辰之課上梓耀星之芒疾在膏肓藥惟求於眩眩心同蹊徑第有賴於開通生我者父成我者師敢冀傳於心法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尚勉竭於吾才云云可以見其於先生之道知之深求之篤也見讀書後錄

東山曰陳公一領鄉薦歸則著書授徒終其身類非以仕為悅者見文集

莫墩程氏曰自微國文公得河南兩夫子之傳斯道復明於天下及門之士厥飲其說蓋充然各有得焉顧未一再傳能不失真者則已寡矣定宇陳先生生文公之鄉崛起厭俗

新安學系卷五 四

學之陋直以公為師其學之博蓋無理不窮卒歸于至約其行之篤蓋無事不核必底于大中然生當叔季未有能知其德美者先生亦避世無問日以著書為樂由是文公之言微者彰略者備潤之者瑩離之者一學者有所恃而不叫于聖人先生之道雖不大顯于時然紹前啓後之功則有不可誣焉者矣又曰自宣聖以博約之訓昇顏子以一貫之說告曾子而子思之明善誠身孟子之知言養氣後先立教如出一揆蓋知之真則其行也達行之力則其知也深兩者並進如環之循然後作聖之功可圖而道可幾也去聖遠百家肆出為世蠹至程朱氏而後絕學以傳從事其遺書者蓋多以聞道自說所謂知之真行之力者其孰可當其人邪是固有非末學所敢議而百世之下號文公世適則先生其人矣或乃以訓詁之儒疑先生是豈善論其世者哉彼訓詁者或誇多

闕靡而流于迂或強探力索而習于鑿或單詞隱語而入于怪間有一二之得亦所謂偶然之知爾先生之書具在稿伏窺之其言約而義精其文澹而味永非有聞于斯道而充然其若此哉不以真知為學而指訓詁者為知不以達道為志而推原慙者為行是何足與論先生而究斯道體用之大全也哉見休寧志

定宇先生號朱子世適而學不為空言凡著書要必有補于道見星墩文集

胡雲峯

縣志 汪切鳳

胡炳文字仲虎婺源人父斗元傳易學於前進士朱洪範曰玩一爻七日通玩一卦周而復始授徒五十年嘗謂乾專言善性也坤兼言善不善性情也乾之善世吾無及已坤之積

新安學系卷五 五

善吾庶幾勉之自號勉齋辛門人俞洪等私謚曰孝善先生炳文幼嗜學年十二夜讀不輟父母恐其成疾欲止之乃以衣蔽牕隙終夜默誦既長篤志朱子之學上邇伊洛凡諸子刑道一書院山長其族子沈為建明經書院以師四方朱子之士炳文歸署山長為課試以訓諸生成材者多再調蘭溪州學正不赴卒炳文集諸說參正作易本義通釋而於朱子所注四書用力尤深餘于饒魯之學本出於朱子而其為說多與朱子抵牾炳文深正其非作四書通凡詞異而理同者合而一之辭同而指異者析而辨之往往發其未盡之蘊於性理三書朱子啓蒙易五贊皆有通釋行世春秋嘗為集解禮書皆有纂述自以更易未定門人亦有得其稿者又有大學指掌圖四書辨疑五經會意純正蒙求爾雅韻語雲峯筆

記講義二百篇文集二十卷東南學者因其所自號稱雲峯先生

贊

王仲儀

瞭瞭乎觀物之眼便便乎談易之口泝洙泗而窮源揖伊洛而為友丹青不可得而狀兮正以其端坐無言之時儼若思而通袖

遺事八條

元史本傳云仲虎以易名家東南學者宗之

性孝友尤剛直日用之間動合軌度誨人諄諄不倦與人交必以道義不屈勢利澆風薄俗由之而敦

鄧文安公文原曰余常以謂昔之學者常患其不如古人今之學者常患其不勝古人而卒以不如予不知其可也今新安雲峯胡先生之為四書通也感取纂疏集成之

新安學系卷三

六

辰於朱子者刪而去之有所發揮者則附已說於後如譜昭穆以正百世不遷之宗不使小宗得後大宗者懼其亂也見四書通序

廬山文氏天祐曰胡君金明而玉粹行懿而文華見文集

伯順曰存蒼賀雲峯啓曰氣涵剛大學造本源夏雲多奇峯舒卷滿懷之樂意秋月照寒水尤芒千古之道心洛下林泉

日惟玩易城南燈火夜尚讀書伯魚常自適於過庭淵明每不輕於出岫可謂善狀此翁者矣豈直駢儷之善云乎哉見讀書漫錄

隗齋陳氏音曰先生其學以博聞實踐為要其議論皆本於天衷氏彙之粹其文章則如布帛菽粟之不可無又曰先生

之文一本於吾儒之道可以淑人心扶世教其源有自其流

無窮視夫浮辭無補者懸絕見文集

望敬程氏曰程朱之先皆出新安而朱子又發產也雲峯先生近私淑之其家學淵源有所從來

見文集

海陵儲公雅曰先生於諸經四書皆有纂疏以平暢之文張幽眇之說蓋先生學之所自繇其考善先生受學於子朱子從孫小翁之門先生聞而修之於家久矣既長游道日廣臨川吳文正公方倡晦菴之學先生挾其得於父師者就正

內資外取探其精粹迺著四書通易通諸書羽翼晦菴之說會同辨異卓然成一家言文正公嘗曰有功朱子炳文居多

自晦菴沒學者載其說於四方更傳述授源遠益分先生晚得其傳精思力踐墾其涯涘而直止焉使其及門較功第學蓋與勉齋北溪諸賢相後先也

程林隱

傳

新安學系卷五

七

程復心字子見婺源人號林隱性敏悟敦厚自幼嗜書師朱文公從孫洪範而友雲峯胡炳文中年益篤學力行嘗取文

公四書集註會黃氏輔氏衆說而折衷之分章為圖附已意積三十餘年始成名曰四書章圖及取語錄諸書辨證同

異增損詳略著纂釋二十卷發明濂洛諸儒未盡之旨有功後學元至大戊申江浙儒學提舉司言于行者皇慶癸丑行

省進于朝翰林史院考訂其書幸皆稱贊學士趙孟頫請置諸館閣闡明大典而平章李道復難之乃議於江南諸路教

授致仕給半俸終其身名士大夫如方回程鉅夫王約元明善鄧文原虞集楊載范德機諸公俱有製作盛稱之至元六

年庚辰十二月十八日卒壽八十四學者稱林隱先生

薦狀

趙與虎

切見徽州路婺源州儒人程復心生同朱子之鄉早佩先儒之訓普取大學中庸章句及論語孟子集註分章析義各布為圖又於纂疏語錄諸書辨證同異增損詳略著纂釋二十餘卷發明修齊治平之要旨彪分晰列舉然可觀誠有補於後學似此著書之功良可嘉尚

邵從仕

切見徽州路老儒程復心年將六奏學貫四書樂道安貧久擅老成之譽備身謹行端為茂異之才本儒生居文公故里曾將文公四書分章為圖開析言意本末始終始精粗畢備然可觀又取纂疏語錄等書參訂異同增損詳略編註纂釋二十餘卷凡用工二三十年始成全書其間如大學言心而不言性中庸言性而不言心論語專言仁孟子專言義等語皆發明濂洛諸儒未盡之蘊誠有功於後學前建德路總管方虛谷及前浙東海石道廉訪副使臧魯山先生俱有序跋深加贊賞本儒苦節者書才德俱美不求仕進若不舉明豈不有負朝廷崇儒重道之意

新安學系卷三

八

早

遺事十餘

元鑑皇慶二年秋七月江浙行省以新安儒士程復心所著四書集註章圖纂釋來上詔擢用之復心辭不受浦城楊氏載序四書章圖曰四書王道之骨髓五經之根柢也自孟子沒無傳於世伊洛大儒始發其端至於文公遂尋而竟之文公學者千餘人著名者數十人又公雖貴為從官而常自放於山林之中極幽窮深人跡所不到之處優游終歲研窮訓詁斷離章句至辭有曲折意有難明輒與其徒互相詰難往復細釋五三聖人之道相傳而托之於文字雖皋陶伊傅之徒蓋僅有聞者而去之千載將逆求其旨豈非難

哉文公以希聖之才踐踵伊洛纂集舊聞性命道德發無餘蘊綱紀大倫使人道生生不遂息滅其書亦既流於八極之表雖語言不通文字不同譯之象人無間中國然而文公造事弘大網羅萬殊沈思慮晝夜不輟至於屬纊猶有所更定補而葺之使無缺遺亦文公之所望於後人者也程先生生文公之鄉里授受此書具有師法懼學者務以諛聞破辟大道或撥拾一二妄肆詆毀於几辭見異同義涉疑似者列而為圖使學者於文公之言瞭然於心欲疑無所蓋有為都邑之遊者念其鄉人之不能至也作都邑志以遺之或者又因其志繪而為圖則覽之者知益易矣程先生行義甚備蓋所謂直踐而實履之者故其為言綜覈深固有所據依學者觀焉如伐鄧林而假利於斤斧則其所獲不多且逸哉程文憲公曰子見書既成上之朝將畀之秩慨然曰凡吾所以至此者非以進取為也欲俾天下知有吾書也吾親老矣吾歸養吾親復何求哉即以鄉郡教授致仕嗚呼此所以為古人之學也

新安學系卷三

九

早

豫齋王氏約曰子見撰述如此之富去就如此之明質諸所學而不詭庶幾服膺吾夫子之訓者曾山臧氏曰林隱生文公之鄉志文公之學而自得乎孔孟曾思之心用力四書闡微析幽分章纂圖垂三十年而書始成又間出已見以發明文公未盡之說鄧文肅公曰子見年才六十朝廷旌異為郡博士而子見以親老乞致其仕於進退出處不亢不污庶幾力行之士矣趙文敏公曰子見白首窮理於朱子之學若飢之於食渴之於飲寒暑之於裘葛晝不舍而夜不輟貫穿精熟於是類而為書列而為圖道德性命仁義各以類從使學者一攬而盡

得之其有補於理學甚大

虞文靖公曰四書章句纂要者新安程君復心之所著也其為書也蓋取朱子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之說有對待者若體用知行之類有相反者若君子小人義利之類有成列者若學問辨思行之類隨義立例章為之圖以究朱子為書之旨其意可謂勤且切矣已上並見四書章句

李學士本曰林隱先生當宋季以道學為志私淑考亭之緒餘以求孔孟曾思之間奧乃取庸孟論學之書隨章繪圖撮其要旨類聚條貫剖析分明當元皇慶時有司奏之朝廷頒行天下薄海內外有志求道之士按圖索義若網在綱有條不紊如衣挈領要摺自齊其有功於道學非小補矣此程氏臨範集

望敬曰兩夫子出于河洛朱子出于考亭林隱獲承其後振

新安學案卷十一

易

可洛之逸覽究考亭之微言建圖著書以惠來學見文集

新安學案錄卷第十二

新安學案錄卷第十三

鄉後學程曠編輯

程松谷

程啓校刻

墓誌銘

李一初

君諱顯道字元吉松谷其號也姓程氏東晉時有為新安太守者十三世而生忠壯公靈洗佐陳武帝為功臣世居歙之黃墩又十四世至全禮唐昭宗時領婺源都督因家焉君之曾祖河祖時忠父邁皆業儒君少聰敏善讀誦長從學于休陽草廬黃氏明性理之說遂成通儒經史子傳通貫無隱陰陽醫卜亦靡不究宋咸淳中休陽黃君山主富陽學禮君偕行訓其子縣宰王積翁一見甚敬待後來守新安又以得君相與為幸以遠大期君然君能與時進退已無意仕當世矣君性極孝事親有人所不能為者初承父志為廣廈以居近一歲火焉廼奉其父寓他廬其父病久不愈君割股救至吞

新安學案卷十三

易

父痰穢感地號不已父沒迨終喪酒葷不入嘗因朱子孝經刊誤採古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有行事者以實之名曰孝經衍義傳寫流布集賢翰林諸老交稱之爭為文以道其意嗚呼若君之為孝其可謂有過無不及者矣夫聖人之制賢者過不肖者不及若君之事親其可不謂之賢者歟既行諸身又附于經若君之為儒其可不謂之有功聖人之門者歟君生宋淳祐丁未以有元至順辛未卒年八十有五君友愛信義過於人雖遭世多虞而能經營父母喪無違禮置田廬以守先墓買別屋以居羣子孫皆人所難君娶黃氏今年九十有九尚強健子三人長公亮次林宗次旦旦後季父孫四人澤民仲寬黃裳人傑曾孫九人辛永元祐金章德章義章俊章善章知章日章以其年某月某日葬里之石倉君所卜也君之友休陽陳君欒述君行為詳後十年公亮持

狀來請銘祔未暇銘也叔度趣銘祈不獲辭祈惟君篤實士也
也行可尚君之友忠信先輩也言足徵故為銘銘曰
君之行莫或踰之君之學莫或疵之不獲于政而家其施其
施維何子孫引之

遺事二條

紫巖曰松谷學古之學嘗作孝經衍義辨析該貫殊得其說
同志稱焉斯文也足以翼聖經而助風化豈可以糟粕之餘
列論哉吾郡自紫陽夫子出而理學明松谷伊洛之宗學有
淵源者見景蓮存稿

定宇曰松谷與予同學于草廔黃先生之門時服其先君子
之服予目睹其書街恤二字於扇疏食終三年平生心敬服
之今讀其從孫之跋謂嘗割股救親執喪水漿不入口三日
哀哭于墓有虎食吠犬事予為松谷心友今甫聞之松谷不

新安學系卷十三

二

言而躬行尤可敬也

見文集

吳直軒

名浩字義夫初名吳卿字孟和蘭泉之子著大
學口義行世

遺事四條

直軒天姿高疑用能言蘭泉授以大學孝經論語入耳輒不
忘五歲就學莊重如老成人逮長受過庭之訓益肆充闡多
所自得見家乘

直軒敏穎莊重隱居不仕專務性理之學所著有大學口義

直軒蒙

見郡志

直軒博學工詩篤意理學

見新安文獻志

解學士大紳曰新安齊國文公闕里也遺風餘韻奕世猶存
自宋二元興時則有若程勿齋吳義夫汪古逸趙子常鄭彥

昭汪德輔倪士毅未允升鄭師山唐三峯傳至國初以性

命義理之學講淑諸人皆不失為文公之徒也予嘗聞而為
之羨慕之見文集

吳教諭

擴記略

曹弘齋

古所謂豪傑士天才絕識自然拔俗戰國之縱橫也談仁義
八代之衰也為古文其槩也科舉時士競於時文獻笑者
古梅翁獨抗志嘗學以詩雄至滿年與於詩孟陽又不專為
詩學有本遂於易又有本志於古行有本以孝悌忠信世其
家古梅翁父也孟陽子也其所自樹立皆奇偉不凡如此然
翁得年猶六十有一孟陽五十而止豈取數之際彼豐此嗇
如補如除理或然歟不可詰矣丁未春孟陽主器子昇使其
弟介來曰孤不天不敢違禮卜以十月丁酉襄事幽宮之刻
擬如先大父例以諉子涇謝不敢當然世契厚又不得辭吳

新安學系卷十三

三

一

氏為江南著姓欽大家代有名鉅友堂先生諱泉字叔夏師
朱文公有所著師說所訂易疑與文公墨蹟並存至三世為
場圃處士諱豫四世為郡博士古梅翁諱龍翰是生孟陽諱
霞舉孟陽字也默室其自號也厥生十有五月即失恃穎悟
特早師傳不煩十七八歲時落筆為文水涌山出已能爭雄
場屋間入丙子茲事姑置首學易師旁縣胡玉齋允友上官
某子深耳接心融鏡徹縷析大極而下象數而上一以貫之
以讀他書別驚橫驅山藏海納性命之蹟名數之精世變之
大人物之詳財以寸丹尺度權衡豪忽不爽自是文體別矣
博於記隨取而有精於識其出必研尹師魯簡而有法孟陽
以之每以窺班未嘗不擊節降歎欲焚筆研也歎為附庸邑
有學與郡校紫陽精舍鼎足而立孟陽領故事十餘年間凡
再至其初如涉足墜洋不可為而為之其後如駕輕就熟前

所未為究為之畢比之說據經析理迴絕前聞四齋之銘按
字衍義足憑實踐暨滿去從兄伯陽來伯陽少同牕學行詞
藻相摩厲擊發同志同味相好如同產棠棣二碑徐岐兩鎮
似矣豈不使其徒心誠悅服為攀龍附鳳之喜哉抑此猶見
善者機也天經地義孝為德本百行隨之孟陽事後母盡敬
母又賢無間言屢欲為先母追服終以私嫌不果則可知矣
家祭必謹諱日必哀居喪不御酒肉不用浮屠而睦族親親
事貴尊賢敬老慈幼卹貧逮賤在禮而度在仁而同于善而
勸于不能而矜少至長中達外一致也居當闈闈而寂無車
馬之喧傳辭書癡如不與人間事而須聲載途人人意滿君
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此豈但可使百里之士視表聽倡而
已哉宿繚何涯亨涂正闕而西山日薄矣時丙午四月二十
五日也生宋寶祐丁巳四月二十九日葬其原為乎孟陽雖

新學集卷三十一 四 湯

年數止此而天所以命我所以事足以見先人于地下矣母
張氏繼母鮑氏娶程氏丞相兄子提幹宏祖女也子男四人
昇介巽斗女一人適程某孫男一人其所著書有一章圖讀
易管見太玄潛虛說皇極經世書說四圖混一論觀物待宋
喪禮考異講義百篇後當有子雲姑為名山之藏是為記

遺事一錄

弘齋曰孟陽著書一編曰文公喪禮考異自男子至于婦人
自始死至于祥禫自斬衰至于總麻自辟領加領至于并纓
總髮有說有圖有像為經為緯為源為委條理秩然其為說
本之儀禮禮記若注疏而以文公家禮與管言及之者折衷
之稍以已見佐其決其書視家禮為詳如論一溢米數旁參
細覈近五百言其不苟性類是孟陽之高祖父堂先生景
賢師文公三傳為古梅君是生孟陽以有此書雖謂之文公

忠臣可也昔永嘉有張淳忠甫者好學篤行郡守曾公遠見
之於其倚廬如見古人視其居處衣服察其顏色聞其飲食
無不應禮因以儀禮屬其歸正忠甫考究精詳特為一書名
曰識誤曾公亟稱之夫不學何以識非篤行亦謂之徒言有
忠甫之學之行是以有忠甫之書也孟陽世其家學居喪之
禮如其先君好學篤行豈遜忠甫忠甫之識誤孟陽之考異
一也所謂善言德行非歟見文集

汪古逸

行狀

趙東山

先生姓汪氏諱炎景字懋遠自號古逸民學者稱為古逸先
生曾祖冲祖天衢父季安世居新安之婺源新安汪氏繇唐
越國公華始顯大中間有道安者自歙州兵馬使充婺源鎮
都虞候生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上柱

新安學集卷三十一 五 湯

國潰柱國初自婺源鎮將徙三吳鎮因家于上游十里大畝
今大畝汪氏皆其後也先生幼有奇志然短於記誦常以堅
苦自勵至忘寢食遂於書無所不讀鈞深探賸洞極淵奧雖
素號博學者蔑能加也其學淵源六經得程朱性理之要於
言意之表取朱子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四書宋擇羣書發揮
微旨每有得則疏之不及汲於成書長身俯焉衣冠甚偉動
靜語默進退之間超然不隨流俗巧利鄙詐之士聞其風而
意消見之者莫不悅然如有所失也宋太學生孫公嵩元京
國亡歸隱海寧山中杜門賦詠鍛苦鍊枯淒淒淪絕以奇其
沒世無涯之悲先生早從孫公遊亦善為詩遂絕意當世婺
源有江君凱伯幾者許公月卿之客也許公者宋名進士國
亡歸隱婺源山中制齋衰服之以居奇江君歸以其女故江
君亦不求仕而獨與先生游江氏所居號雪石有潤泉林木

之勝日與先生徜徉其間賦詩飲酒上下古今抵掌劇談以相娛樂世或比之古者山澤列仙之儔以為非今之士也然先生雖老矣猶不廢講學時海寧有陳壽翁先生方居家著書嘗請先生所注四書觀之先生與陳公初不相識即盡送其書陳公所且告之曰平生無他技能惟不護疾忌醫是其所長千萬不必致疑於直言也時先生年近七十猶求益不厭如此陳公每誦其言以勵登門之士先生教人必使循序而進去華務實勿徇虛名於古文章得昔人用意深處每指其律度繩削以示人而戒毋輕作其自為文奇而有法詩微婉適勁亦時出於悲壯激烈云先生早喪父事母孝每先事周旋常恐少失母出一言奉之唯謹家常不足於食然自視無可為者教授之餘未嘗有所計度或反關不出動十數年然時節必力致美希膳以奉其親雖老不怠太夫人年登九

新學集卷三

六

歸

十若忘家之貧也至元戊寅夏四月先生寢病呼其子淮琛使其疏食菜羹既設整冠起坐稍進飯啜羹置筯謂淮琛曰事死如事生祭不必豐羹飯之謂也言訖反席正身歛手晏然而逝是月二十四日也得年七十八歲取江氏子男三淮琛昭乘為第禹玉俊棠金叅卒文適詹其孫男三藥樹琪樹芳樹先生卒時皆幼所注四書集疏未脫稿詩文多散逸不存淮琛嘗刻詩五卷于家同郡方公萬里見先生所為詩輒歎曰不意吾州復有此人巴西鄧公善之與孫公有世契憲江東日行部休寧求孫公已捐館因得先生所作賦一篇及他文曰此柳子厚之筆也又有傳先生詩數十篇至江西者蜀郡虞公伯生見而嘆曰此豪傑之士也山林中乃有名作若是者乎其為名流所稱如此新安自朱子後儒學之盛稱天下號東南鄒魯宋亡老儒猶數十人其學一以朱子為宗

其議論風旨皆足以師表後來其文采詞華皆足以焜煌一世國初訪祖長卿貳令星源自許公而次如胡公濟鼎吳公遜翁者無不得而友之而滕公山臞方為主簿故家承平時所藏諸公文翰最多訪嘗撫卷慨然以生晚不見前輩為恨及從先生游然後知先進之士所以不可及者其立身行己流風遺韻莫不皆有所自云先生之沒從孫獻與淮琛來謂訪宜狀先生行訪謝曰嘗聞錄賢者必詳其所終今窆窆之事猶未有期也幸而克襄其何敢辭後十九年獻始克買地於同里黃荆山高路之源奉先生柩窆焉而以書來告其事則淮琛之死已踰一年矣嗚呼以訪之不肖其能知先生所蘊而稱述之邪若先生卓然上友千古則有不待學者之言而有不亡者矣姑錄其梗槩如此後君子尚克表章之

新學集卷三

七

四

雲峯遊先生書曰年來老成凋謝時文愈盛而古學浸衰能如執事沈浸濃郁於文公之學者百無一二見文集卷峯曰先生可謂篤志力行清修苦節者矣其詩文工古傳誦遠近人尚有知之者至於造詣極致則自身心性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之大鬼神之幽古今之變即聖賢之所已言而推其所未發自得於心樂之終身怡然不以外物自累則人或不能知也見文集

程提舉

墓誌銘

陳子山

公諱榮秀字孟敷姓程氏世為徽州休寧人程之先有梁將軍忠壯公靈洗以忠勳賜廟食遂為一郡著姓子孫散處南北若河南二夫子亦其裔焉忠壯十四世孫澧唐季為歙州都知兵馬使子南節自歙黃墩徙休寧陪郭五世孫全宋季

為開州團練使駐池州時伊川先生子端彥避亂州中因相
通請全生先生求奇又徙邑之小東門求奇生瑜仕為將
仕郎瑜生仔仔生伯祥伯祥生圍公所後父也端彥仕為會
州司戶參軍生江州德化丞賜賜生徽州直學謙之與求奇
同師考亭謙之生將作監丞源源生宣州倅振孫振孫志
學公所生父也公既貴贈所後父為奉訓大夫中書左司員
外郎飛騎尉追封休寧縣男所後母鄭氏為榮陽縣君公生
而愿慈不凡有至性事所後父如生己自承奇從學朱文公
子孫以詩書世其業蓋仔從竹洲吳公伯祥從秋崖方公圍
從虛谷方公皆知名一時而公亦以童子遊虛谷之門宋之
迄錄也虛谷以睦州內附將致公仕版公心薄之乃辭去從
婺源山屋許公受周易許公奇之學成而歸以講授為事每
自謂伊路之後從遊考亭非程朱之書蓋不之好也延祐中

新學案卷三

學士鄧公文原持憲江東廉其名以教官舉授建康路明道
書院山長公為教率先行義後課試尤不規規于錢穀有餘
即以整濼洛之書正譌補缺梓本多完學者翕然服其教以
累考合格升平江路儒學錄再調嘉興路儒學教授所教一
如建康而於風厲學者尤力蓋於二邦請部使者復新范文
正公陸宣公之祠訂正其遺書泉集其祀典為景行錄以傳
既而以內艱歸治喪不用浮屠法又以朱氏禮出文公既沒
之後中多未定之論復取文公言行之有涉于禮者為異禮
以傳服闋除饒之德興簿未赴江浙行省以遺逸薦于朝授
江浙儒學副提舉蒞教之日芝產於庭當是時吳興趙公雲
石質公方以詞翰妙天下往來浙中公獨不一詣之且語學
者曰儒者經史中自有樂地不願汝曹之崇此葩藻也久之
提舉闕員以薦進補而公自以年邁乞身舉婺源胡一桂四

明程端禮以自代遂得致仕云公之為學一以治心為主所
至必揭四箴及敬齋箴于壁以自警居家接物動師古人服
食寢處悉有常度論當世事利病鑿然可以有為而位不逮
德識者惜之諸經子史悉有記錄朱黃所勸動數百卷多發
儒先所未發詩章文字絕不經意然與到有作亦渾厚可傳
專工者反不能及屬續之際神氣不亂正襟危坐命筆書謹
禮守法四字付于第而遊春秋七十一歲至順四年十月八
日也娶劉氏克相君子封彭城縣君子男一人曰文貴今饒
州路德興縣銅台場提領以卒之年奉公葬邑東程家原久
未有銘之者文貴乃以狀託邑士趙君沅來屬予嗚呼若公
可謂通經學古之士而無忝其所生者矣銘之為宜銘曰
嵩山巖巖四方之瞻於赫兩賢靈秀攸兼閩海洋眾流所
匪匪鴻一儒孰顯其晦有美程公學優行醇發跡于嵩私淑

新學案卷三

于閩分海三宰總教諸路有來諸生一尊渠度明體適用宜
大厥施孰其尼之乃止于斯膺膺高原獻北孔吉水擁山環
永固玄室彼其之子式此墓門惟朱之徒惟程之孫
晚詩
英魂一夕悵何之獨守青燈到老時光範跡踈天子相舞雩
心切聖人師百年化雨綠湖教兩地清風陸范祠極目故鄉
歸觀處紫陽山色翠參差
吳季淵 名希顏 師吳卓庵 仕紹興路 和靖書院 山長不
詳其詳里行實
送吳季淵序 吳文正公 祭
季淵生朱子之鄉性年受知憲使盧處道勉之以進學繼而
及吾門亦嘗告之朱子所以為學之等級欣欣然若領會於
心也今將長和靖書院而復請益於予予豈可以今世之學

官待之乎朱子之學祖於程程子之學以敬為本而講究以明之踐修以誠之和靖尹先生程門高第弟子也其所傳於師專以敬為務學之得其本哉未聞或之先也書院以祠尹先生則為之長而闡教於其間者其可不學尹先生之學而惜惜悠悠虛度歲月也邪欲學尹先生之敬者如之何曰朱子之歲盡之矣季淵依朱子之歲而實用其力焉予之望也

吳古敦

傳

先生姓吳氏名彬字仲文休寧古墩人也七世祖範宋元祐中以詩見稱于東坡頴濱后山諸公間祖執敬父惟深亦皆以詩鳴先生少聰敏師事舅氏定宇陳先生櫟陳先生講道南方門徒數百人獨曰能傳吾學者吾甥也凡所著書必俟先生參訂而後始出故先生於諸經悉造其闡奧呂成公釋

新安學系卷三十一

十

思無邪謂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以無邪之思讀之方秋崖謂牆茨諸詩決在剛例秦火之燼漢儒亂之王魯齋謂桑中漆雨非淫奔者自為之詩旁觀者有羞惡之心故形于歌詠以刺譏其醜諸說紛紜莫之或一先生質諸陳先生曰為善而發於歌詠則令聞益彰為惡而發於歌詠則遺臭益遠所以讀詩者因詩之善惡而有感發懲創之心也自古淫亂之人未有不殺身亡家者也聖人所以著之於經者使後世為惡者知維暗室深閨之所為亦無隱而不顯聖人既存之以示萬世後人讀之豈不可以為戒如應聚之醜札晨之凶則其可醜可惡之尤者使聖人刪之則後世之昏淫穢亂於奧戶綺疏之間自謂隱密其誰知之將肆於為惡而愈無忌憚矣聖人存之將以扶植天命民彝其關世教而存鑒戒又况詩人之用心忠厚譏而不詆刺而不詆其詞紆餘而不

暴含蓄而不露舒徐而不切委蛇而不直往往取天草木禽魚寓意焉是人之惡固深矣其刺之欲言而復默而不欲盡言之使人逆其意而讀之意在言外是譏刺之中有忠厚之意也孔子曰放鄭聲而存鄭風淫奔之詩者何也蓋存之所為戒二者並行而不相悖陳先生是之鮑魯齋著天原發微

朱子四遊升降之說為門人所記之誤黃勉齋太極不是會動靜底動靜陰陽也氣也三句有病當云動靜陰陽也氣也所以能一動一靜一陰一陽者太極之理為之也至辨方天樞歲會諸篇皆有辨說論者謂能中鮑氏之膏肓而藥之也先生躬耕不仕有古隱君子之風著書數千百言皆無傳於世惟與陳先生性理問答一卷今附定宇文集古墩集三十

新安學系卷三十一

十一

卷甚為方虛谷諸名公所敬賞今瞳家傳者僅詩五百篇氣易塗抹以先生手筆也蓋瞳之先澹成府君於先生為同門志同道合而問學詞翰又號伯仲者觀其自相許與可見矣瞳不肖不能上承家學每用媿嘆然仰契誼之猶存悵流風之已遠重將先生遺稿詮次為五卷復撮大槩為傳附于集後以致其私云

遺事三餘

定宇曰吳甥耕經獵史種學績文每有悟入予夙器之虛谷方公餘學胡公弘齋曹公三公國士天下士皆於甥加賞識又曰筆力大是長進咄咄逼前輩不止目前所罕見見文集伯順曰仲文學問該博文詞高古操履語嘿規矩是循惟陳先生為能鑄仲文惟仲文為能善學陳先生也見成集新安學繫錄卷第十三

新安學繫錄卷第十四

朱學士

傳

鄉後學程曠編輯

程啓校刻

郡志

朱同

朱升字允升休寧人後徙居歙幼師鄉貢進士陳櫟副擊問難多所發明櫟深器之至正癸未聞資中黃楚望講道益浦借趙方子常自隨往從游焉明年春歸講學郡城紫陽祠始作書旁注是年秋登鄉貢進士第丁內報後四年戊子省授池州路儒學正庚寅始之官學之田歲入富於他學而官吏蠹食之第子員日僅一飯教養無方師生解體升始至則舉吳文正公澄鼠牛之喻會出入整齋廚去宿弊晨興講授以身示法江南北學者雲集明年淮甸兵起又明年壬辰狄滿南歸而斷黃之兵至徽矣自是連歲勝負相尋而所居僻在窮山雖避兵奔竄而往往閉戶著書不輟越五載丁酉秋

新安學系卷十四

天兵下徽即被 旨召見

上潛邸冬辭歸明年梅花初月樓成 宸翰四字賜焉嗣後連歲被徵受命即就道不辭比至見

上有所訪問後亦不強留也吳元年丁未授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次年

聖上肇登大寶建元洪武車駕幸汴得告歸省丘墓冬末再行尋以年高得請致政而歸明年庚戌冬十二月以疾卒年七十二自幼為學即以列聖傳心為主踐履致用為工上窮道體幽探化源謂聖人精義入神之功或寄於百家衆技之末是以一事一物莫不旁搜曲揆沿流溯源謂濂洛既興考亭繼作而道學大明于世然後學者往往循途守轍不復致思其已明者既不求真知而未明者遂謂卒不可知豈前賢所深望於後人者哉加以詞華淨靡之習湯其中科舉利

禱之心誘於外是以聖學名明而實晦飄流忘返慨然思所以救之於是考六書之源究制作之始以得名言之義味詞助之旨以暢指趣之歸而聖賢之心見於方冊者始可得而見然後旁參之以傳注之文究極乎濂洛之說熟玩乎其所以明而深究乎其所未明嘗曰先儒傳注之意所以求經之明也而近世科舉業往往混誦經注既不能體味乎傳注而反斷裂其經文使之血脈不通首尾不應知味樂學何所自乎於是始作諸經書旁注離而觀之則逐字為訓合而誦之則文義成章綱提目舉一覽可知其有訓而未類疑而未安者必窮研極慮不合乎聖經不止也嘗曰旁注之作也知其粗者以為小學訓詁之入門悟其妙者知為研精造道之要法平生之所以有得於聖經之蘊者以此此學道之大槩也於易則有以見夫河圖洛書之異也而原則同先天後天之

新安學系卷十四

十一

殊也而實則一序卦之說則本乎吳澄之卦統以總其綱表章乎蕭漢中之說以極其趣他如四卦從中起之故方圓往來逆順之妙著七卦八之實迹用九用六之微機卦象之神奇卦變之定法貞悔元吉之大義三陳九卦之要旨諸如此類自有得於前聖之心者旁注不足以盡其蘊則又列于前圖以表之而千古不釋之疑於是乎定於書則以蔡沈受命作傳惜其成於朱意既沒之後門人語錄未萃之前是以猶有未備者乃參攷諸說以折其衷成書傳緝補其缺而正其譌又直約之曰書傳補正以翼之而朱蔡之旨於是乎備他如禮經大祀未審春秋舊法未明三聖執中之本首孔門求仁之要義中庸知仁勇之統尊德性道問學之說孟氏存心養氣之異用風人詩章之體音韻之說諸如此類皆涵泳玩索有得乎聖賢之旨者其異也非立異以要名其同也非雷

同而苟合今不能悉錄平生處己以儉待物以仁恩以濟鄉鄰巽以處患難犯而不校寬而有容是以遐邇宗師小大成服然天性剛直不肖苟同以其出自公心人受其責者亦未嘗怨也自幼學至于捐館六十年間雖出處不常未嘗一日釋卷編錄考索日益月加動成卷帙所著書有易書詩周官儀禮禮記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孝經小學書旁注讀老子孫子亦為旁注他如小四書小學名數醫家諸書之與義藝書之說皆有紀錄茲不盡載其在朝也有所擬議隨即毀棄無復存者唯制誥表箋前後文藁若干卷俱藏于家

授翰林侍講學士制

朕惟洙泗集慶聖之大成新安為文公之闕里先後相望斯文盛昌况新安之有人與前賢而同氏允為博古通今之士者年碩望之英是宜備顧問於內庭參密命於翰苑惟茲華

新學集卷中

要用寵師儒朱升趨銷禮法之場超卓傳注之表羣經獨得其趣諸子莫遁其情網羅百家馳騁千古自其潛心積慮至于皓首蒼顏用功勤矣朕自開基以來歲每徵聘多矣束帛為衿式於國中青青子衿來英材於館下議禮作樂郊廟所資修己及人國家所尚擢登玉署侍講形闈鳳池兼掌於絲綸麟史仍參於筆削天地交泰有資贊翊之功雲漢昭回共致文明之治

遺事九條

吳元年七月乙亥先是命選道童俊秀者充樂舞生至是始集

上御戟門召學士朱升領樂舞生入見設雅樂閱試之

上親擊石磬命升辨識五音升以宮音為徵音

上曰何乃以宮作徵邪起居注能鼎對曰八音之中石最難

和故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上曰石磬固難和然樂以人聲為主人聲和則八音和矣因命樂生登歌一曲

上復嘆曰古者作樂以和民聲格神人而與天地同其和近世儒者鮮知音律之學欲樂和顧不難邪升等對曰樂音不在外求實在人君一心君心和則天地之氣亦和天地之氣和則樂亦無不和矣

上深然之

洪武元年二月定宗廟時享之禮翰林侍講學士朱升侍制詹同等奏按禮古者禴祀烝嘗四時之祭三祭皆合享于祖廟祭於各廟者惟春焉然自漢而下廟皆同堂異室則又四時皆合祭矣今四廟時享亦宜倣近制合祭于第一廟庶適禮之中無煩瀆也

新學集卷中

上命春特祭餘三時合祭

洪武元年三月辛未朔命翰林儒臣修文戒謂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為本正家為先正家之道始於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使預政事至於嬪嬙之屬不教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以驕恣犯分上下失序觀歷代宮闈政由內出鮮有不為禍亂者也夫內嬖惑人甚於鴆毒惟賢明之主能察之於未然其他未有不為所惑者卿等為我纂述女戒及古賢妃之事可為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

洪武元年三月戊戌翰林學士朱升以年老乞致仕詔許之升字允升徽之休寧人師同郡陳懋博洽羣書隱居石門

王師下徽州被召見數承顧問及上即位授今官至是以老致仕歸石門後終于家所著有易詩書周官儀禮禮記四書孝經小學旁注注解及書傳補正

輯注傳於世見 寶錄

東山曰朱先生明達精博於六經之蘊與文學之源委遠古之初萬物之源陰陽方技之本皆賢開物致用與其精神思慮之存乎藝事者莫不心悟神解誠窮鄉晚進之著龜水鑑也 見文集下可

又曰研精六籍超軼百家好古博雅莫為儔匹

朱侍郎曰先君於聖賢之學考六經之原味詞助之旨以得聖賢之心究歷代之政以盡經綸之用舍詞章之習以救斯文之弊日不暇給以終天年於立身之道博學以待時安貧以養志奉先以盡孝獻納以盡忠鄰里以盡仁廉取與以盡義自奉薄而待人厚勵志苦而律已嚴 見程道禁金石錄下同

又曰探萬化之原以達性命之道究制作之始以盡名言之

義發前聖所未發通百氏所未通一以貫之幾無餘蘊注書立言垂教萬世

黃後圃樞曰先生之聰明卓絕天下之人皆知之大而天人之道遠而造化之旨精窮闢奧妙析毫釐不雷同而是不是崖異而非非取六經百氏之書籍悉標題而旁注使後生小子一讀則了然而無疑是以螢牕雪案惟日俛焉以孜孜先生於聖賢之學真有功於百世不但表章於一時 見新安文獻志

倪道川

墓誌

趙東山

新安有賢行君子曰倪仲弘先生以其學教授于黟二十有三年既沒而家貧不能葬逾四年乃克反葬于休寧故里赤丘之原地下濕欲更諸藥塋力未能也黟人思先生之德久

而不忘門人汪志道其弟存心相與謀曰先生設教吾邑遂留家焉蓋所謂沒而可祭於社者吾里西北黃坑有善地請改葬先生于此以系邑人之思可乎其孤聞之謙不敢當又二年為至正十四年冬十有二月邑令永嘉周侯希濂赴官饒州道過汪氏之居聞其言而嘆美之曰吾於此得以知先生之賢且以弟子之地而葬其師義無不可者即日命志道存心以己意為書授先生家又命諸孤急誣日營葬而後去於是遂以今年己未正月癸酉改葬先生於黟南坑余思鳩之原從黟人之志也先生守身制行不為名高而事親至孝接物以誠非其人不交非其友不取非仁義道德之說嘗論定於郡先師朱子者不以教人凡汚苟賤之事不接於身利害得失揣摩計較之辭不挂於口雖大寒暑未嘗一日輟其業以嬉終其身不見疾言遽色是故黟人信其言而尊其

新安志卷十四

六

行既沒而復思之倪氏世家休寧至先生而益益無以為生居常授徒以養黟人汪君泰初聞其賢而敬禮之築室下阜里中請先生奉二親來居躬率子弟為邑人問學焉志道存心皆其子也先生諱上毅仲弘其字曾祖機祖文虎考良弼皆以文學教授其師曰陳壽翁先生亦休寧人所注書曰四書輯釋闡坊購其初稿刻之嘗別為纂釋之例甚稱書未脫藁又將以次及他經皆未就而卒其卒以戊子歲四月九日年四十有六娶吳氏子男四人尚綱尚德尚誼尚禮尚綱後汪氏尚誼為從父士安子女嫁徐顯孫男銓女幼始先生居父喪未終而感疾不起又三年而太夫人與吳氏相繼卒故黟人尤哀之葬之日凡為先生之賓友與門生弟子皆切感謀賈石刻文墓次以訪自幼為先生所知又號為能知先生

者則授筆焉。河間戰國秦漢以來大道既隱而忠信孝友悖厚士未嘗無也。聖學復明于近代士始以知道為宗久之又失其傳而學者益以空言自蔽由是高節卓行鮮復見稱于時則民偽滋而世變極矣。若吾仲弘者何可得哉。姑因志改葬略見其為人如此使君子有所考焉。

道事二條

士毅潛心求道嘗學於陳櫟朱故與所著有四書輯釋見大明一統志

周尚書洪謨曰公潛心求道訓釋格言見休寧志

汪環谷

行狀略

吳國英

先生諱克寬字德輔一字仲裕姓汪氏上世自歙之黃墩遷祁門石山至劉徙韓溪傳數世至深又徙今桃墅深曾孫喬

新學堂卷百

七十一

補試中國學進士生聯聯生燦字明夫繼家學時羣從昆弟為諸生講師學問文章架範鄉邑從第國學進士華宇榮夫號東山嘗與其族兄貳教相字魏夫學于雙峯饒氏饒乃勉齋黃氏高第問難扣懇悉得其蘊奧而邑理學之盛自二公發之明夫無子東山有子五人稔聞家學明夫請其第三子應新為嗣是為中山處士記誠博洽議論慷慨嘗著便氏二十條力陳當世要務欲上之臺省不果聞者惜之先生之父也先生生而有異骨相匪凡甫六歲外祖石溪康貢士鼎實教之孝經論語孟子隨口成誦日記數百言及從鄉先生學每屈其師日益月異至十歲處士見先生所學彌進因取東山問學于饒氏講授之書及當時問答之言與先生觀玩遂於理學浸悟乃取朱子四書自定句讀晝夜誦讀恍然知為學之要自是讀六經諸子歷代史通鑑綱目等書悉皆成誦

新學堂卷百

八

延祐丁巳先生年十四鄉人傳錄江浙秋試三場題目先生一見揮筆成篇鄉先生驚異曰此天才也明年戊午郡守禮羅雲峯胡先生於郡庠開堂試先生屢中與郡庠諸老成相頡頏壬戌往饒拜可堂吳先生仲迂于州學吳謂諸門人曰克寬穎異絕倫勇於為學他日必有所成及以所為文印可堂曰讀書明理漸體諸身文章且時可不學而能也先生於是遂篤志聖賢之學闢書齋于所居之東扁曰思復銘于壁以自勵次年可堂講道武林勉充貢先生答以吾斯之未能信躍等謀進其何敢然泰定丙寅春聞嚴陵吳朝陽以春秋登進士第任都陽丞特往訪之吳聞其言喜曰子可謂真知春秋之心法矣是秋郡邑舉應江浙鄉試中前列次年春會試論春秋與主司不合又兼對策切直遂見黜于中書貢待制師泰曰德輔年妙而質純才優而學博貢勇秋闈即中高等上之春官輒不偶於主司是得之於數千人之中而失之於數千人之外天道之無常也先生歸痛自脩飭遂厭科舉之文慨然曰道不行於當時矣乃取聖人手筆之春秋博考諸說之同異得失以胡文定公之傳為主而研究衆說會萃成書名之曰春秋經傳附錄纂疏翰林學士虞公序行於世易有程朱傳義音考詩有隼傳音義會通禮有經禮補逸綱目有凡例考異其餘論著未可枚舉先生於經史聖賢之言心融神會造詣深劇故為文略不經意而渾融典雅其教學者誘掖獎勵無不成人四方學者知先生道學之懿從游甚眾先生嘗語學者曰聖賢之學以躬行踐履操存省察為先至於文章特其餘事魯峯王署諸老交欲舉薦而先生篤志著述不以一毫利祿動其心學者以先生所居山谷園遺稱曰環谷四方學者皆曰環谷先生至元戊寅居室災夜半

奉處士遷于別室以居奉養備至處士卒哀毀踰禮壬辰斬黃兵至幸長幼避兵深山所居房舍資財為賊焚掠殆盡草瓢屨空晏如也至

聖朝戡定禍亂始返故廬洪武二年正月 朝廷命行人賞幣禮聘先生同翰林宋公剛修元史九月事畢特旨一班俱留祥仕先生以老疾力辭不受乃命禮部設宴賜白金三十兩采段二表裏給驛而還抵家以洪武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卒年六十有九以是年某月日附葬于盛村先塋治命也娶程氏子男二曰希曰偕女二孫男六銓鐔鉞鏗鏗國英蚤歲從學於先生訓迪最深辱知於先生最厚敬述其梗槩于右俾其孤乞銘於當世之名公以圖不朽焉

贊

程篁墩 敬跋

先生諱克寬字德輔一字仲裕姓汪氏世居祁門挑墅自我

新安學系卷四

九

海

文公朱子一傳為勉齋黃氏再傳為雙峯饒氏三傳為東山汪氏即先生仲父而先生實嗣其傳元泰定中舉于鄉已而棄去舉志聖賢之學當

高廟初召至京師與修元史為儒生首書成不願仕賜金幣遣歸而終學者號環谷先生此其大致也平生著述有易傳義音考詩傳音義會通春秋傳纂疏提要左傳分紀經禮補逸周禮類要四書音證考異諸書惟春秋纂疏傳學者餘多散失不存走竊悼之而力不足以復之也先生五世孫文林文彙奉先生遺像及殘編數種見示且請一言末學淺陋豈足以與知先生之萬一哉維桑之敬高山之仰則有不能已者謹為之贊贊曰

此考亭世嫡門生第四人也此龍興史局布衣第一人也六經比有說而春秋獨盛平生皆

可師而出處尤正其道足以覺人其功足以衛聖遺像凜然觀者起敬

遺事二條

虞文靖公曰克寬論春秋於胡氏傳最習能通其類例以為書泰定丙寅以其經薦於浙省有文聲于東南 見中山墓誌克寬少穎敏力學元舉于鄉不第遂隱居教授鄰郡學者皆宗師之號環谷先生 見大明一統志及元史

新安學繫錄卷第十四

新安學系卷四

十

海

趙東山

行狀

詹烜

程啓校刻

先生諱方字子常姓趙氏海寧龍源里人高祖彌孝浦江祝官祖象元杭州仁和今父克明妣汪氏夢飛鳥自齊雲巖來集于懷覺有娠明年延祐己未三月癸亥先生生焉資稟卓絕自孩抱聞讀書輒能成誦及就外傳讀四書疑難不一師告初學母過求輒不釋夜歸取文公大全集語錄等書繙閱五鼓始休由是有悟遂厲志聖賢之學不事舉子業少長遍詣郡之師儒遂有負笈四方之志粥恒產以爲裹糧執贄之具或議其非弗顧聞九江黃楚望先生杜門著述往拜之先生窮經以積思自悟爲主故教人引而不發使其自思一再登門乃得授六經疑義千餘條復往得口授六十四卦義與

學春秋之要過嚴請益于夏先生大之夏問易象春秋書法如何先生以所聞於黃先生者對夏嘆以徒費心力爲戒因出示家傳先天易書曰此義易一大象也如杭謁黃文獻公于官署公以師道自居不少借辭色誦所進書大異之待以殊禮謁翰林虞公于臨川校館于家其上書曰聖賢之道大矣學者可不知其要乎嘗聞之吾之至尊至貴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加之者此心是也吾之至親至切舉天下之學不足以先之者求放心之謂也然非真有所見無以爲日用常行之地非真有所得無以爲造詣歸宿之極所謂爲學之要者庶幾在此此泐之所以日夜愛懼以求聞乎先覺之訓而未之有得者也然泐之幼也聞江西有吳先生焉行修道立爲世表儀而成已誨人深悲空言之無益及觀閣下所爲行狀而知先生爲學之方矣伏惟察其有志以其所得於先生者

而賜教焉俾於入德之門不致迷其所趨而天之所以與我至尊至貴可以反身而有得則閣下之賜大矣時江西憲試請題虞公擬策問朱陸二氏立教所以異同具對至論二子入德之門尤精切詳備末乃舉朱子曰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而熹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了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不墮於一偏也又舉陸子曰追惟曩昔粗心浮氣徒致參辰豈足酬議以二說爲證使其合并於暮歲微言精義必有契焉子靜則已往矣虞公評其後曰子常生朱子之鄉而得陸氏之說於二家之所以成已教人反覆究竟明白蓋素用力於斯事者非綴緝傳會之比也厥後再往愈加敬異歲丙戌再遊九江則黃先生已捐館矣有袁誠夫者文正公高第也緝師說爲四書日錄旨意與朱子多殊請商訂先生爲條別是非數萬言袁公心服多所更定趙郡蘇公伯修虞

公之徒與先生友善比入守邦畿要同往以母老辭歸名其居曰東山精舍虞公嘗爲之記舉先生之言曰泐發歲學於鄉求程朱緒餘誦習經訓辨釋其文義之外無所致力焉誠恐終身不足知至畢世不能意誠古昔聖賢師弟子之授受如斯而已乎切嘗思之以求塗轍之正至於道南之歎而有感焉蓋其屬之龜山者必有所在而豫章延平所以授之朱子者亦非有他道也不然羅季二公無事業以見於時無文宋以垂於後其所學者何學所事者何事而吾朱子所謂潛思力行任重誦極者亦將何所指乎此精舍之作所以願盡心焉者也其於大學則謂三綱舉聖人事爲大學標準八目乃教學者用力之方故明明德新民傳中無學者工夫而修身傳中無聖人氣象其舉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而逆推其用力之序則明古之聖人亦必由學而至而學者之功必

可至於聖人又以爲格物是窮盡物理程子所謂講明義理
分別是非之類是也致知是程子所謂明諸心又云潛心默
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之類是也二事不可合爲一惟程子
言之甚明若曰致知在格物在字之義不同遂疑格致分而
爲二則傳中言齊家在修身修身在正心謂二者合爲一可
乎且聞明道先生謂學者若無事可行且去靜坐之言而伊
川先生每見人靜坐輒嘆其善學及朱子得於羅李二公所
相授亦必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
何而求其所謂中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爲有在乎是也
由是雞初鳴則起澄心默坐涵養本源以爲致思之地而後
凡所得於師之指及文字與義有未通者必用向上工夫以
求之於是造詣精深而一旦豁然矣蓋雖雅志不苟於仕而
身則優爲富四方樓撰普論爲國家者不能舉天下大勢以

不盡意卷五

定攻守之宜而所在浪戰不求智勇之士真可任將兵者使
臺省貴人郡縣俗吏共軍旅之權伏行省討亂御史臺督視
如平時而誅求劫奪之弊及覆壞爛之由朝廷終無自知之
兵財兩匱郡邑一切以矯假病民而上官方且守故常不知
通變長久之道賞罰不明故是非淆亂而治安撥亂之術行
軍克敵之方皆廢不講徒欲以歲月削平安可得哉大率近
歲用兵之失不越斯言而先生經濟之才亦可見矣自精舍
成四方學者尊之爲東山先生云壬辰兵興先生奉母夫人
避地盡心調護丙申
天兵克定郡邑其主將慕先生名德禮羅不至丁酉寓衢之
柯山已亥結茅于星溪之古閣山山深閭寥人事幾絕潛心
著述雖當顛沛流離而進修之功不少燉壬寅春歸東山時
大明龍興創業金陵屢徵辟繼以議禮召皆以疾得辭

己酉起山林遺士共修元史先生在 召中暨竣事得請
還未幾疾復作十一月丙申捐世矣年五十有一配程氏男
一曰夢吉新安自朱子後儒學之盛四方稱之爲東南鄒魯
然其末流或以辨析文義纂輯羣言卽爲朱子之學先生獨
超然有見於聖賢之授受不徒在於推究文義之間故其讀
書一切以實理求之反而驗之於己非有以信其必然不已
當時鄉先生皆留心著述所以羽翼程朱之教者具有成書
先生受而讀之猶謂未知爲學之要常曰讀書最患多疑每
展卷則羣疑競起如蠅毛要須得程朱復作面命之而後可
釋然爾是以質諸師而不得者卒求之程朱遺言而有見焉
其於窮經之要則有得於黃先生而推極之其初見黃先生
問年答曰己未黃先生曰先吾刊六經補註之歲也或曰書
刊矣恐無讀者予曰當是讀者未生耳豈知吾子適生是歲

不盡意卷五

邪然春秋託始之歲亦己未也斯文緣契實在斯乎先生請
問窮經之要惟告以在乎致思問致思之道乃舉一事爲例
禮曰女有五不娶其一爲喪父長子先儒以喪父無兄者當
之如使其言已然則喪父無兄之子何罪見絕於人如此先
生思之久而後得其說曰此蓋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之類爾
故古註言無所受命猶未失也若喪父而無兄則期功之親
皆得爲之主矣黃先生大稱善遂授以求春秋書法曰楚殺
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內夫人姜
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外既又爲易
置其語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
年之外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
之內先生受其說退而思之久乃悟其意則二百四十二年
之外者魯史書法二百四十二年之內者聖人書法也黃先

生各以二義貫一理之旨以為單傳密付悉在於斯先生即黃先生六經補註等書取凡為春秋說者參以耳聞類萃為春秋師說三卷復因其意為春秋集傳十五卷既而求之於經終有未盡聖人之意因思戴記經解有曰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始悟是經全以一筆一削見義尚不屬辭比事考其異同之故以求之未有得其說者蓋左氏與杜註有得於魯史遺法主史以釋經而不知有筆削之法至若公穀啖趙陳氏俱有屬辭遺意則知求筆削之旨而不知先考魯史之舊章二者各得一偏不能無弊合而求之具見得失由是不傳之旨煥然復明每謂非黃先生教以先考史法而後經義可求則不得其門而入也及重改集傳越四載始克成編復思是經倫類區別為義至精參互錯綜易相矛盾苟不推類以通之豈無遺憾遂著春秋屬辭八篇雖萬變不齊始終各有

新學堂書本十五

五

四

條理於是一經本旨方完每謂苦思之功若有神助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又以為春秋必攷左傳事實為先杜元凱陳君舉皆有得於此而各有所蔽固著左氏補註十卷吾鄉風林先生亦以窮經為務而莫有雷同一見是書輒曰前無古人春秋之旨論定於此矣時駙馬都尉和陽王公鎮微以春秋屬辭師說左氏補註下商山義塾刻梓以廣其傳然屬辭詳著筆削之權集傳乃明經世之志必二書相表裏而後經旨無所遺遺屬辭成書復改集傳使歸于一至昭二十七年而齊志以沒門人倪尚誼證以屬辭義例質之以平日所聞於先生者參互考據足成之若尚誼亦可謂有功於先生之門矣其於易經則聞諸黃先生必須明象又曰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之由大略相同苟通其一則可以觸機而悟矣先生春秋本旨既明於易寤寐不忘致思每有所悟則喟然曰黃

先生豈欺我哉嘗曰春秋文義賴孟子之言而後有據於周易亦必見其說如孟子之論春秋者而後聖人之情可得而推焉先生常作序卦圖說及經文開端乾坤屯三卦解大略以為義皇設卦繫辭名之曰易繫辭傳上篇所贊皆其事也神農黃帝氏繼作各因義皇之易別定卦序自為一代之書逮夏而商其辭則世有增益蓋無不備皆為占筮之用連山歸藏是也至周文王以至德而不免茭里之難乃本義皇之易因其交易對待反易相因之象定于上下二篇以天地之道明君臣之義因陰陽消長盈虛之變以著人事進退存亡之戒其辭之所繫必有關於此者取之而非聖人一時自為是言也逮周公相成王二叔流言召公不悅亦有感於先王憂患故乃即卦爻象象取其愛惡遠近相攻相取之情作為爻辭與先王之書相表裏以其制作之旨視連山歸藏少異

新學堂書本十五

六

四

題曰周易其書與二易俱掌於太史占筮家得通用之而義則不專主於占筮孔子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始終其要無咎此周易之本義蓋先生所求論周易本旨如孟子之論春秋者卒有得於夫子斯言而不假乎他求也詩五言初學六朝後改習建安諸子及老杜近體則學乎唐人其為文曰必以理勝為主然後命意遺辭則沛然矣煇竊觀先生之學以積思為本領以自悟為歸宿勉夫切已向工之工夫而至乎窮經復古之成效豈偶然哉夢吉屬煇為狀煇末學膚淺何足以知先生然受知最厚義不容辭姑述所見聞如右願學君子尚表草之

祭文

朱學士

烏乎子常而止於斯邪以造誼之學而不見於人以施設之

才而不克於世壯歲以為病奄忽出意外此老生之來哭
而以為憾者也學力不虛其聰明著述不虛其學力其道可
以繼先傳後其業可以見古人於地下在吾子常亦何憾焉
獨念夫招提之別期於聚會暮年曲盡情義傾寫疑難使此
平生之相與者水泮春融無復遺憾而不得遂則命也已寓
哀一奠尚鑒其誠

遺事三條

虞文靖公曰子常生治平之時承家世之遠問學不墮於流
俗行履不雜於凡汙其所因者過人遠矣知貨殖名位利祿
之不可倖至無所容心於其間雖有超邁卓絕可以速化而
不出性命之正者有所不學也此其志之所存何可量哉其
自託於幽閒寂寞之鄉者則異乎衆人之所求矣見外傳志
潛溪宋氏景濂曰子常蚤受春秋於九江黃先生楚望先生

新安學系卷十五

七

星

之志以六經明晦為己任其學以積思自悟必得聖人之心
為本嘗語于常曰有魯史之春秋則自伯禽至於頃公是已
有孔子之春秋則起隱公元年至於哀公十四年是已必先
考史法然後聖人之筆削可得而求矣于常受其說以歸晝
夜以思忽有所得稽之左傳杜註備見魯史舊法察其可舉
亟往質諸先生而先生沒已久矣于常益竭精畢慮幾廢寢
食如是者二十年一旦豁然有所悟入且謂春秋之法存乎
屬辭比事而已於是離析部居分別義例立為八體以布列
之集杜陳二氏之所長而棄其所短有所未及者辨而補之
何者為史策舊文何者是聖人之筆削悉有所附麗凡闕昧
難通歷數百年而弗決者亦皆迎刃而解矣發千古不傳之
秘探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自非出類之才絕倫之識不足
以與於斯可謂深有功於聖經者矣見春秋屬辭序

臨川萬元哲曰子常質美而誼高識明而學篤與上下其議
論皆莫逆于心蜀郡虞先生嘗言子常知尊其心而以求放
心為事非不試而為之辭也見文集

汪春坊

行狀略

程汝器

先生諱徽字仲魯後以字行號荅峯別號貞一道人晚年尼
喘疾口稱貞一病叟汪氏世居徽之婺源號巨族曾祖瑗祖
賓考閏俱寬厚禮讓不希仕進先生賦性聰敏穎悟過人幼
知務學年十二能賦詩十五能屬文夏不涼冬不火族叔祖
古逸翁喜其性質超邁務學之勤收教之日誦經傳千餘言
凡有疑難必籍記逐一問辨其志愈篤同舍咸推讓焉未幾
翁捐館惟二孫力不能奠先生執弟子服哀哭之慟禮葬于
里之高路既冠遊江淮兩浙應試不利歸取友於鄉如倪仲

新安學系卷十五

八

星

弘鄧子美朱允升趙子常呂安貞諸先達相與討論又與族
人茂昭子文即里之碧雲庵玉蓮僧舍窮日夜潛心于諸經
于史靡不研究攷訂融會貫通性命道德之原古今事物之
變至於山川嶽瀆草木昆蟲凡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者莫不
極其所以然之故然後反諸身而自得之體認操存充養其
端以實踐焉會元季于戈肆興鄉里橫潰先生惻然不忍乃
與弟同集義旅以靖鄉邦協
天兵以復郡邑凶惡者鋤之柔善者扶之寧退居田里以
悅親為事親沒哀毀踊頓幾絕葬祭以禮廬於墓側庚子秋
同提兵爭鄱陽不克亡之西浙 朝廷疑之檄取先生寓正
寧為質已而知同遇張士誠之害方釋授先生安寧稅令士
寅以肺疾辭歸洪武初駙馬和陽王公克恭由新安移鎮會
稽從調八閩禮延先生開館于中山之陽再越歲辭歸朝

廷屢命郡邑勘問疾愈否先生雖臥病中猶激厲鄉里子弟之好學者如李文徵范平仲吳韞中程子靜皆得造就受任于 朝凡遠近祖墓皆省治立石以表之有喪不能葬者皆為葬焉宗祀祭享一如古制喪亂之餘鄰州有流移顛沛來依者悉捐粟與之食假室俾之居甲子秋 朝廷復下徵賢之詔有司敦迫上道至見

上舉書西伯戲黎篇命之釋先生詳折發明深愜

聖意時受顧問俾翊贊 儲皇授承務郎左春坊左司直郎

上亦日召侍講周旋 兩宮間與朱善劉三吾二學士趨朝

同班賜坐聯席入稱三光開陳善道從容獻納

天顏每為壽感

上嘗憫其年老氣喘勅賜朝房俾便趨朝 御製董風南來

諸詩命先生續之皆稱 旨遇春夏有罪至死者先生輒涕

泣俯伏進諫請決以時無傷天地生物之仁

上允所奏常稱先生為善人明年頒 額寵諭再踰年喘疾

大作乞歸療治期秋再至可其請三月

上御奉天門宣召賜坐額曰若知所以召見意乎先生起對

曰未知曰昨日若嘗以老病故請暫還發源期秋載來朕可

其請有不須辭別之旨已乃思之若等光陰有限言歸有期

仲魯喘嗽為病誠劇然但見得此病者性往壽考矧若龐眉

有壽之徵若之心事朕深知之孔子不云鄉人之善者好之

其不善者惡之若多讀書何理不窮第心素善於人之善者

固好之不善者亦不惡之斯為未能全好善之心也朕今許

若還鄉毋庸再來矣所戒者近侍之歸郡若邑官勢須來見

常戒閉門以絕否則筆之于柬俾僮僕輩示之若曰仲魯幸

蒙聖恩予告還鄉理宜杜門謝客輪租應役則有恒制矣其

蒙聖恩予告還鄉理宜杜門謝客輪租應役則有恒制矣其

敢以是自速厥戾如是則可考終命矣先生叩首謝曰 聖上愛人以德適茲 聖訓是欲臣全其晚節者敢不欽佩 以矢毋負

上心明日辭 朝都門送車百兩觀者填道莫不嗟嘆以為 千載一遇也先生之道和而純其用莊而毅內之孝外之仁 默而智言而信窮而不憂樂而不淫所謂富貴不能淫威武 不能屈者為學推孔孟之道必求諸其中為文章深而博厚 淡而古雅賦頌詩歌其要咸歸于正積有十帙名曰浯溪集

洪武辛巳三月廿三日終于正寢享年七十九子男四孫男

八曰良登甲申進士第

贊 程篁墩敬啟

早生亂世而有潔身之節晚際 興運而著格心之功學足 以起俗習之陋德足以延世業之隆顧典刑之不遠肅冠佩

之在躬後生何幸宦轍偶同願益壽于餘年庶少步于芳蹤

遺事二卷 洪武十七年八月乙未以儒士汪仲魯為左春坊左司直郎

詰曰朕嗣子求善人輔導以成其德善坊云哉夫人固有能 言而行不逮者亦有能行而訥於言者蓋非言無以達意非 行何以取信惟善言不迫故聽而不厭善行不虧故近而不 狎從出入侍起居能格非而不撓承顧問進講說在即物以 為喻小則以諷大則以戒若積習土期於成山若導衆流期 於會海苟非滿此品稱厥職茲特授爾仲魯承務郎左春坊

左司直郎爾其輸忠效誠陳善閉邪無有所隱斯為美矣仲 魯微之發源人以明經辟至京

上詔諸儒講論仲魯講書之西伯戲黎篇辭旨明暢

上甚嘉之遂授是職

上甚嘉之遂授是職

上甚嘉之遂授是職

上甚嘉之遂授是職

上甚嘉之遂授是職

上甚嘉之遂授是職

上甚嘉之遂授是職

上甚嘉之遂授是職

上甚嘉之遂授是職

上甚嘉之遂授是職

上甚嘉之遂授是職

上甚嘉之遂授是職

上甚嘉之遂授是職

洪武十九年三月辛未左春坊左司直郎汪仲魯以肺疾乞還鄉

上許之明日復召至便殿賜坐顧謂曰汝昨以疾告歸期秋復來見朕知汝疾劇宜休養以延老壽汝平生力為善今鬱然龐眉乃壽之徵更慎起居精藥物以終餘齒無庸再至也仲魯為人敦實簡靖不妄言笑進講兩宮歷三載遇事輒言明白簡直

上嘗以善人稱之始終被禮遇云見太祖高皇帝實錄

新安學繫錄卷第十五

新安學系卷十五

士海

新安學繫錄卷第十六

鄉後學程瞳編輯

門人無記述文字者

程啓校刻

程東隱

名先字傳之休寧陪郭人墓表謂晦菴夫子還發源擔簪見之夫子示以聖學大要時年七十餘不能從遣其子承奇事入閩而文公大全集亦有答書然恐其未必在弟子之列也

程文伯

名標號翠林逸民克菴從子邑志謂文伯謂文公于精舍求為學之要復往見南軒先生討論至極復親炙董公叔重相與問難遂留學一年歸文公語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由是篤意家學纂集有聖賢格言若干卷

新安學系卷十六

士

吳友堂

名昞字叔夏歙向杲人方虛谷謂友堂終身守其師文公之說意薄進取文公歸發源率先執經至禁偽學徒步走寒泉精舍不憚與程文簡公大昌為文字友文簡著雅錄禹貢圖演藩藩路等十餘書多賴折衷疏以所輯書說史評等書授其子所著書曰易論若干卷書說八十卷史評七卷詩文五十卷

吳少南

不詳其名汪環谷謂少南叔夏昆季受學於紫陽夫子往來二十餘年於易叩齋詳審辨之檢矣

謝助教

名璉字公玉祁門人由特奏名授龍州助教郡志謂璉幼負異質刻意問學嘗從文公講性命之旨其學

始於格物致知繼之誠意正心以修其身始於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始於成己至於成物故其言行醇正為時名儒

汪邦光

名未詳婺源鳳亭人趙東山曰邦光宋太學內舍生嘗伏闕上書論與金人和好非是不報然用此見知張魏公因出入其門退如建安問學于朱子以孝弟忠信教授其鄉

江子大

名未詳婺源人陳定宇謂于大與朱文公王雙溪游皆愛重之以詩唱酬不知于大視二公斯知于大矣

方國博

名恬字元養新安廣錄一字仲退號鑑軒歙茅田人

新安集卷十六

二

星

受學吳文肅公乾道戊子鄉貢第二明年試禮部第一教授荆門周必大李壽程大昌父薦之方議除京官徑詣部授太平州教官歸朝廷嘉其靜退除太學博士詔曰爾淵源之學既冠南宮靜退之資宜由東序未赴卒其學貫穿經史務為可用有正論十篇機策三篇皆勸切時病人傳誦之新安廣錄謂其書學淵源為新安之最

汪待制

名義端字允之黟黃陂人樞密勃之孫弱冠廷對策三人仕終徽猷閣待制嘗知秀州帥紹興皆有惠政於民寧廟臨御差充賀金國生辰使還言虜為難所擾今和議雖未可違當密為自治待時之策有盤隱類稿奏議若干卷程正惠公卓謂竹洲先生分齋

業如安定湖學之法以教之士由以成材者有方公恬首春官汪公義端首臚傳其他簪佩滿州縣言有章行有操官有業問有學未有不自竹洲之門者

全靜之

名未詳竹洲祭之曰吾嘗謂子之心無愧幽冥子之學無愧今古期子以文黼黻王度子之於世曾不獲遇昔有顏回視師猶父夫子視之不特父子惟我與子父子而俱今子之亡子亦何恃吳益章謂靜之癯然山澤之儒其志甚高其行甚峻

范處士

名啓字彌發休寧博村人從沈毅齋學博學窮理志節高尚不樂仕進創風月亭以講學自娛理宗徵不起賜號風月處士所著有雜助謾錄管籥雜志并觀

新安集卷十六

三

星

雜說

吳松坡

名字未詳婺源人師沈毅齋子程字伯章世其學著四書音義今見四書大全

汪魏夫

名相祁門韓溪人與族弟榮夫從饒雙峯學問難和懇悉得其蘊與祁門理學之盛自二公發之

金子方

名洙休寧汪溪人由鄉薦官紹慶府餘江縣令宋亡不仕從程勿齋學所著有東園斐稿四詠吟編字訓

集義

范元奕

名寬號櫟山彌發之子師徽菴

李敬叔

名偉祁門人師胡王齋中鄉試第選入元授邵武教諭不赴雙湖汪易傳本義附錄多偉相與講論嘗思經史訓註繁多未易尋究乃纂二圖以便觀覽

吳編校

名資深字逢原受學于從父蘭皋嘗上曾祖竹洲集于朝授國史編校元江東道聘充南軒書院山長不赴號友梅所著有友梅集索笑集

汪雨舟

名彥卿婺源符村人從許山屋學程黥南謂彥卿以儒大有名於時又謂其性澹泊雅不事產業至無賞借屋以居

許元思

名許受學于叔祖山屋揭又安公侯所謂元思之學宗叔祖而敦重守法度延祐賓與賢能乃大治毛鄭及朱子之說以繼先業有司舉進士試則以經未明行未修謝不敢欺七年仁宗崩遂輟其學蓋傷之也

俞戶曹

名洪字立可婺源人師胡孝善仕平江戶曹宋亡挂冠而歸

程桂巖

名恕字以忠後以字行字忠卿休寧富溪人從黃草廬學曹弘齋謂其敏穎過人躬行可敬所著有桂巖集方虛谷稱其學海一針元自正詞場百喙不能鳴

黃求心

名麟字行叟從世父草廬學咸淳庚午補將仕郎有

雋才

程成甫 名克紹休寧富溪人師汪紫巖方虛谷薦為遂安縣主簿所著曰傳巖集

趙雲阿

名仲然字勉耘婺源人師吳草廬仕終松江府判官草廬曰仲然生朱子之鄉讀朱子之書而尤專意於易又曰然則易豈易明哉子之愚陋有志於斯者數十年然默識而不敢一出口蓋在我則未易言於人則未易與言也若仲然者庶幾可與言易矣所著有言圖辨五十卷

俞心遠

名皋婺源人從趙鼎峯學復遊吳草廬之門注春秋集傳釋義行世草廬序曰俞皋其學博其才優其膺美從其鄉之經師學春秋恪守所傳通之於諸家述經傳釋義經文之下融會衆說擇之精語之密粹然無疵經後備載三傳胡氏傳以今日所尚也玩經下所釋則四傳之是非不待辨而自明所謂專門而通者矣予喜其有醇厚篤實之風乃為序其卷首趙君名良鈞宋末進士及第授備職郎廣德軍教授宋亡不復仕皋字心遠居朱子之鄉與人論經一則曰趙先生云二則曰趙先生云學而能若是者鮮哉予是以喜之之深也

葉教諭

名龍字仲朔休寧城南人從定字學仕青陽縣教諭陳衆仲自成均出董學事稱其才足以振儒道郡志

稱其文章縝密可法

程伯順

名存號澹成桂巖之子師定宇所著有太極圖說風林亟稱之又有易說論語說讀書漫錄澹成集

葉謙甫

名大有休寧州陽千人定宇云謙甫少從予游迪以周程朱子淵源之學其入也有悟門其進也有實地予心愛之

朱州判

名克正字平仲休寧里仁鄉人師定宇登進士第授

婺源州判官

金伯明

名若愚休寧下東人師定宇嘗試浙闈不第遂隱不

起

金鎮撫

名震祖字賓賜晚號柴扉休寧瑤溪人從定宇學又受易於雲峯以朝之賢士薦之太史院從丞相太師秦王咨刺罕深入朔漠屢奏奇勛宣授忠翊校尉平江十字路萬戶府鎮撫

陳定卿

名光定字從子文學諱博定字曰穎而淳

朱子範

名模休寧苦竹人從定宇學壯師三山余載載注樂通模為校正國初有司以模應貢授滁州來安簿改授六安州判官有白沙行稿三卷郡志謂其在任清正州民感之文有史漢風詩亦清麗

程仲本

名植號古愚休寧溪口人從定宇學卒業風林之門定宇曰仲本從予游甚欲鑄之使有成不能點之使速化其質不為敏而其心則甚勤立志良可嘉

汪愚齋

名周字子文婺源大畈人寓居休寧黃原從族祖古逸學號素隱有愚齋集若干卷附出之謬誤也

吳萬頃

名齋休寧稍雲人師汪古逸所著曰白雲集

程致和

名可紹婺源高安人從程林隱胡雲峯學嘗刻朱子孝經刊誤以勸後學東山稱其修身謹行克自樹立子達道字彥達亦從林隱學

王絕壑

名稱字伯武號絕壑居士婺源武口人師雲峯所著書曰天象考坤象考惇叙圖格物編邑志謂其博極羣書凡天文曆法象數江河海島山經地誌源委次第今古州郡地域疆理之異同禮樂度數名物之詳略三代漢唐歷代制度儀文旦夕討論圖象具列義疏備陳折衷以先儒之論而發其所未詳補其所未備積之既久卷帙繁夥約之則以關於天者曰天象考麗於地者曰坤象考於朱子儀禮經傳通釋分類精究考論端緒而次集之旁至於陰陽醫藥百家衆技莫不悉載凡廿餘冊總題曰格物編朱升素號該博凡疑難者必曰將以問伯武其推尊於當時如此

汪山長

名九成字文善婺源人師雲峯以辟為宗文書院山
長所著有四書類要

程教授

名質字仲文婺源龍山人著大學釋旨進于朝舉授
山陰教授雲峯曰仲文從予游予以其嗜學極愛之
所著大學釋旨辭簡嚴密圖明該實視章句有所發
揮於予通有所傳授識者表章之

張德庸

名存中婺源人師雲峯所著有四書通證行于世今
見四書大全

胡石丘

名默字孟成號石丘生婺源考川人郡志謂孟成師
族祖雲峯盡得其傳作石丘書院以居學者剛毅典

新安學系卷十六

雅有館閣氣味遇賊不屈死

徐伯驥

名驥婺源城北人學易於雲峯受邵子皇極經世聲
音之學於前村前村學易於傅學士初從至伯驥深
造邵子先天心學之妙多所發明注義易圖意皇極
經世發微

吳教諭

名國英字季實歙鳳凰山人號蓬軒以馮為長洲縣
學教諭歷寧國建平二學環谷謂其自幼穎異已知
向方稍長問學于鄉先生胡君炳文陳君櫟而予教
導郡齋從遊最久晝誦夜惟弗得弗措養負制闈徧
交時彥跡是經飭行儕輩莫及

新安學繫錄卷十六

三

新安學系錄十六卷

安徽巡撫
孫進本

明程瞳撰瞳號峩山休寧人是書以朱子為新安
人而引據歐陽修冀國公神道碑謂程子遠派亦
出新安故輯新安諸儒出於二家之傳者編為此
書自宋至明凡百有一人皆徵引舊文以示有據
夫聖賢之學天下所公也必限以方隅拘以宗派
是門戶之私矣至程子一生無一字及新安而遙
遙華胄忽爾見援以例推之則朱出於邾姓源可
證今嶧山之土不又引朱子為鄉黨乎此真為夸
飾風土而作不為闡明學脈而作也江南通志列
瞳於儒林傳中稱所著新安學系與朱子合者存
附書云是書最會之大旨矣

吳郡二科志一卷

〔明〕閻秀卿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正德嘉靖間陽山顧氏家
塾刻顧氏明朝四十家小說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二科志一

卷》提要

吳郡二科志叙

天下惟東南為最東南惟吳會為最山川糾鬱材產饒裕昔人謂多奇材士聲施于世荷矣柱史紀其美郡乘書其長固不待更緝而其未緝者不能獨已也則亦待善述者有取焉子嘗攷之有達官有碩輔有忠臣有循吏有孝子有節婦皆可書皆盛于他郡顧才能樸樸不足與執筆而羈于時學又不能為之書是予非可待者可待在人也弘治癸亥予家居無聊更多人事之擾因思郡之為文苑者頡頏相高流美天下

本誌

一

是生有榮而沒有傳不可幾矣郡之為狂簡者磊落不羈然愁悉屏是任其真而全其神不可幾矣遂類其言行作二科志非敢供太史之采直以自玩且使一二知己贊明之也生魄前三日叙

吳郡二科志 金剛閣

長洲 閻秀卿撰

文苑 九五人

傳曰言而不文行之不遠含章之義偉哉孰得而非之上則金門具闕之情下則緝柳編蒲之旨大則君民郊廟之談微則草木河山之興莫不書鼎鐘鑄金石供耳目於當今樹風休於永世者也故逸才以高其宗絕識以裁其博定格於大雅敷綺於真華則光流有粲價重無前可得而易職乎夫人文之宣地靈所萃旁觀列國

二科志

二

多絕太。和是以典故雖存。駕馭者鮮。綴文之士。千里而一人焉。落落足音。已無裨益。蚩蚩之黨。靡所取裁。此靈蛇之珠。侯生擅握。雕龍之曲。崔氏自專也。吳江南上郡。佳麗所鍾。言游而降。玉軼交馳。百家之詞。總六變之律。諧若機雲。二篇尤拔同纒。月相瓊姿。天下所想。泣其靈者。時有詞傑所就。雖殊並華。國之音平。區而別之。使景企者自擇。

楊循吉

揚循吉字君謙。吳縣人。居郡涇之南濠。幼秀雅。

望之朗然。甫弱冠。舉進士第。會試泊殿試。皆十九名。方射策時。輒卷索其文讀之。曰。殊清雅。有偉才。但駢驅多非常時體。不然。狀元無難也。循吉雅自負。不以爲然。暨傳臚。果不及第。除禮部主事。非其好也。適有業姑布術者。稱善相。往從卜之。曰。君貌非常人。惜促數。循吉曰。我壽幾何。曰。明年乎。宰木拱矣。循吉遇大驚。投病移免。歸後。竟無恙。循吉喜讀書。居家益得涉獵。益無所不通。作文則淫思竟日。不肖符。文則精絕。人有戲之者。曰。祭酒每多更草。假令紙貴。奈何。循吉

二科志

三

曰。方辭雉尾。暇日常多。政當擣藻抽心。使洛陽紙貴耳。嘗怪文章家多僞書於墓。董氏誌發之。其文曰。後世之文。壞於銘墓。豈惟壞文。復壞史也。人死。凡有力者。傾得銘。無不以爲忠。臣孝子。慈母。烈婦。廉士。才人也。夫賢者固不若是之多也。則文安得不壞。而天下之誠忠孝烈廉才者。何怪乎人之不信也。嗚呼。真偽相亂。史何徵焉。故曰。爲銘之究。能壞史也。今人束一帛。以諸人乞銘。無辭者。不知人有當銘。有不當銘。當代之。雖公當銘。鄉先生當銘。其人有行。詎當銘。有文

章經術當銘與親戚當銘朋友當銘朋友之父
毋當銘如是而已矣有其事則書其事無其事
則書其歲月如是而後銘可徵也文可信也史
可采也或以尊或以賢或以交游銘乃不愧不
然則是文章家之劫竊蠹害也豈可哉性好山
水嘗論郡中奇勝得金山因結廬居焉作金山
雜志後徙南峰因號南峰山人每讀書得意則
手足不能禁人由是謂之顛主事

論曰文章之習不可一渝格歸於到而已精金
不駁光麗五行固人望而敬雖不飾廟堂亦天

本科志

四

下器楊君何怯於人粵稽惟劉子政之倫足以
爲比彼靡麗者下矣

祝允明

祝允明字希哲長洲人也祖顓累官參知政事
母徐氏爲特進武功伯天全翁女允明聰慧絕
倫博學工屬文不爲章句右手指枝因號枝指
生爲人好酒色六博不修行檢屢爲雜劇少年
習歌之初在郡學御史山陰司馬璠按直隸檄
郡學有博學能爲古文詞者免課書更殊禮遇
郡以允明當璠按吳允明從諸生中擢行相見

問山是延譽兩都知與不知莫不曰允明天下
士也大抵宗左氏傳班氏書作爲文章高古雄
杰中鄉闈屢春官下第弘治戊午太倉建州成
巡撫彭公禮曰不可無書然書所以墨後必得

祝允明蔡州蔡悅於文章無所讓亦曰天下無
多人獨長洲祝某翰林羅玘與悅三人耳玘江
西人亦知名玘與悅微有隙而悅初未識允明

力詆笑及從石田所見其文廼嘆服由是觀之
蓋公論也允明有一黑貂裘甚美欲市去或曰

本科志

五

青女至矣何故市之允明曰蒼頭不言吾何以
識時楊儀部循吉與允明並有文才人皆稱之
而先循吉循吉戲曰謂卿之文循吉所不如何

廼楊祝稱允明曰馬固去驢遠甚然未聞人曰
馬驢也辨給類此書學尤神妙

論曰桑悅天下大俠也其所稱止兩人而希哲
與焉豈非逸羣拔類不可多得者乎唐有樊紹

述文章屈曲希哲伯近之然雅重之姿樊殆不
及也惜乎不白厚分才雜劇此亦俳優工戲何
虛千里名駒未始不蹄齧矣

文壁

文壁字徵明温州刺史林次子也性方古威儀舉舉自宋元暨國家典故無所不能通詩學喜石曼卿梅聖俞尤長于法書與問張弼書名雄天下識者評之不如壁遠甚壁所善沈石田尤愛敬嘗為推策曰徵明庚甲何異迺聰慧若此食性多禁尤不喜楊家果人或笑之作解嘲詩其詞曰南風微微朝夜吹暑雨未到山中時此時珍果數何物五月楊梅天下奇纖牙彷彿嚼冰雪染指頃刻成臙脂論名列品俱第一我不

三科志

六

解食猶能知天生我口慣食肉清綠却欠楊梅福冰盤滿浸紫葳蕤常年只落供吟目千金難致漠北寒此人老去空坐滌渠方念之我弃捐食性吾自知吾偏十年在却蘇州住坐令同儕笑庸鄙幾回欲作解嘲詩曾未沾唇心不死葉生生長楊梅塢眼看口啖日千顆願從君口較如何補作西嶠楊梅歌父在任卒壁往奔喪府僚及縣大夫僉計以銀千兩餞柩行壁辭曰先君忝作府曾未貨取一毫不幸以疾卒斃得正而使不肖愛斯贈是欺死父也且先君以正

死不肖可以不正生乎固不受居喪按禮人多稱之

論曰文人無行蓋自古而然徵明於辭受之間決之以義千金之重等視浮雲行已不當爾取是能立德者已賢哉平斯人

唐寅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吳縣吳趨里人有俊才博習多識善屬文駢儷尤絕歌詩婉麗學劉禹錫為人放浪不羈志甚奇沾沾自喜衡山丈林自太僕出知温州意殊不得寅作書勸之文甚

三科志

七

奇偉林出其書示刺史新蔡曹鳳鳳奇之曰此龍門燃尾之魚不久將化去寅從御史考下第鳳立薦之得隸名末果中式第一先是洗馬梁儲校寅卷歎曰士固有若是奇者耶解元在是矣儲事畢歸嘗從程詹事敏政飲敏政方奉詔典會試儲執卮請曰僕在南都得可與來者唐寅為最且其人高才此不足以畢其長惟君卿獎異之敏政曰吾固聞之寅江南奇士也儲更詣請寅三事曰必得其文觀儲令寅具草上三事皆敏捷會儲奉使南行寅感激持帛一端詣

敏政乞文後被逮竟因此論之實罷歸朝臣
多嘆惜者歸無幾緣故去其妻寅初為諸生嘗
作悵悵詩其詞曰悵悵莫怪少時年百丈游絲
易惹牽何歲逢春不悵悵何處逢情不可憐杜
曲梨花杯上雪灞陵芳草夢中煙前程兩袖黃
金淚公案三生白骨禪老後思量應不悔衲衣
持鉢院門前允與其事合蓋詩識也後作多怨
音其自詠曰擁鼻行吟水上樓不堪重數少年
游四更中酒半牀病三月傷春滿鏡愁白面書
生期馬革黃金說客剩貂裘近來檢校行藏處

本科志

八

飛葉僧家細雨舟每謂所親曰枯木朽株樹功
名於時者遭也吾不能自持使所建立置之可
憐是無枯朽之遭而傳世之休烏有矣譬諸梧
枝旅霜苟延奚為後復感激曰大丈夫雖不成
名要當慷慨何迺效楚囚因圖其石曰江南第
一風流才子

論曰伯虎以不能謹行終身歷落欲施于世者
可以觀矣其所逮事不可知就其家論之不裕
縱使果然世之為市科目者多而被獨白蒼豈
非命與且如伯虎之才授之底石何愧惟其不

充令終豪士亦解骨也

附伯虎詩一首

寅白徵明君卿竊嘗聞之紫吁可以當泣痛言
可以警哀故奚氏嘆於室而堅城為之墮堞荆
軻議於朝而壯士為之徵劍良以情之所感木
石動容而事所激生有不顧也昔每論此廢書
而嘆不意今者事集於僕哀哉哀哉此亦命矣
俯首自分死喪無日括囊泣血羣於鳥獸而吾
卿猶以英雄期僕忘其罪索殷勤教督整竭懷
素缺然不報是馬遷之志不達於任侯少卿之

本科志

九

心不信於蘇季也計僕少年居身屠酤鼓刀絲
血獲奉吾卿周旋頡頏婆娑皆欲以功名命世
不幸多故哀亂相尋父母妻子躡踵而沒喪車
屢駕黃口嗷嗷加僕之宕跌無驕不問生產何
有何無付之譚笑鳴琴在室坐客長滿而亦能
慷慨然諾周人之急嘗自謂布衣之俠私甚厚
魯連先生與朱家二人為其言足以抗世而惠
足以庇人願賞門下一卒而憚世之不嘗此士
也蕪穢日積門戶衰廢柴車索帶遂及藍縷猶
幸籍朋友之資鄉曲之譽公卿改塗援枯就生

起骨加肉猥以微名冒東南多士之上斯時也
薦紳交游舉首相慶將謂僕濫文筆之縱橫就
談論之戶數岐舌而贊交口而稱墻高基下遂
為禍的側目在傍而僕不知從容晏笑已在虎
口庭無繫桑貝錦百疋繞舌萬丈飛章交加至
于天子震赫名捕詔獄身貫三木卒吏如虎
舉頭捨地洩泗橫集而後崑山焚如玉石皆燬
下流難處無惡所歸績然成網羅浪衆乃食人
馬蹙切白玉三言變慈母海內遂以寅為不齒
之士仍拳張膽若赴仇敵知與不知畢指而噬

本志

十一

辱亦甚矣整冠李下撥墨甌中僕雖聾盲亦知
罪也當衡者哀怜其窮點檢舊章責為部郵將
使積勞補過循資干祿而遽除厥施俯仰異態
士也可殺不能再辱嗟乎吾卿僕幸同心於執
事者于茲十五年矣錦帶懸髮迨於今日瀝膽濯
肝明何嘗負朋友幽何嘗畏鬼神茲所經由慘
毒萬狀眉目改觀愧色滿面衣不可伸履夾
不可納僮僕據案夫妻反目舊有犴狗當門而
遂反視室中顧甌破缺木縷之外靡有長物西
風鳴枯蕭然羈客嗟嗟吐計無所出將春撥

樵樵秋有橡實餘者不迨則寄口浮屠日願一
食蓋不謀其夕也呼歎乎哉如此而不自引次
石就木者良自然恨筋骨柔脆不能挽強執
鋒攬荆吳之士劍客大俠獨當一隊為國家出
死命使功勞可以紀錄乃徒以區區研摩刻削
之社而欲周濟世間又遭不幸原由無處偶與
命期抱斃負譴罪大罰小不勝其質矣竊窺古
人墨翟拘囚乃有薄喪孫子失足爰著兵法馬
遷腐戮史記百篇賈生流放文詞卓落不自揆
測願麗其後以合孔氏不以人廢言之志亦將

本志

十一

隱括舊聞總統百氏叙途十經翱翔繚與以成
一家之言傳之好事托之高山沒身而後有甘
鮑魚之腥而忘其臭者傳誦其言探察其心必
將為之撫缶命酒擊節而歌嗚嗚也嗟哉吾卿
男子闔棺事始定視吾舌存否也僕素迭俠不
能及德欲振謀策操低昂功且廢矣若不托筆
札以自見將何成哉譬若蟬蛻衣裳楚楚身雖
不久為人所憐僕一日得完首領就下見先君
子使後世亦知有唐生者歲月不久入命飛霜
何能自戮塵中屈身低眉以竊衣食使朋友謂

僕何使後世謂唐生何素日輕富貴猶飛毛今而若此是不信於朋友也寒暑代遷裘葛可繼飽則夷游飢乃乞食豈不偉哉黃巢舉矣華鶴奮矣吾卿豈憂戀殘豆味腐鼠耶此外無他談但吾柔弱不任門戶傍無叔伯衣食空絕必為流革僕素論交者皆負節義辛拍徇馬餘食使不絕唐氏之祀則區區之懷安矣樂矣尚復何哉唯吾卿察之

徐禎卿

徐禎卿字昌國琴川人徙家吳縣遂占籍焉貌

本傳志

十一

侵生天性穎異家不蓄一書而無所不通與吳趨唐寅相友善寅獨器許薦于石田沈周南濠榜循吉由是知名屢臺試不捷父惡之禎卿嘆曰橋梓之間正須和協今而及此誠為可痛且處囊脫穎君子之常何至蓬索步乎因感屈子離騷作歎歎集論者以文章江左家家玉烟月揚州對對花為集中警句雖沈宋無以加又斷作詩之妙為談藝錄陳內翰翫見之曰所觀多矣皆莫如他日當獨秀吳中可也辛酉登鄉書論曰三閭被讒見斥作賦自悼其時齒已長度

終不得用故也又楚人習於怨有觸即施彼亦習之所使者耳昌國年方熙妙所不遵特細而勾吳素多奇節士豈其流之聲詩者戲耶非也已摩不察矣然文章俊拔足繼前賢可慕良休未有踰此者矣美哉

狂簡 九二人

曲禮羈躬聖人之教任情孟浪狂士所崇天水違行矛盾不律矣仲尼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迺眷念之深何乎豈不以絕異之姿木鐸易觸卓犖之行席珍所存如琴牢首歌臨弔

本傳志

十三

曾點童冠浴沂相伍門下或加旌褒取之於可漸也沿是而還建除不一逖觀往誥可得而言高則為俠成名下則滑稽自表四蒙名過荃宰七賢散處竹林相如甘立壁之困正平發坐冢之談優孟垂葬馬之淚畢卓忍竊酒之羞王衍寧馨阮瞻將無李白奇才義山浪子史曰言不純師行不純德應諸佞優穢德侶隱蓋不獨東方生然也要皆大道未由風流未許方馳末路觀笑常多豈非所謂躡弛者乎彼拘士守尺寸之義射聲利於時不可同年語矣得所見聞采

張靈皆此類因連屬其類

桑悅

桑悅字民懌居海虞之沙溪穎悟博學凡讀書過輒焚曰既能憶矣何所用之敢為大言更不量嘗銓次古人以孟軻自况班馬屈宋而下不論也有問韓文曰此小兒號嘖之聲問翰林文學曰虛無人舉天下亦惟悅最高耳其次祝允明其次羅玘由是喜俠者多慕焉海虞水利素亦重部使者每駐節悅請謁之書刺曰江南才子桑悅拜時悅為博士弟子固不當刺又厚諄

本行志

古

使者大駭不解其為何物人問左右曰書生也迺延之校書而預刊落以試悅校至不屬即索筆請書足使者敬俯因規之子大夫服高世之資弘博無前正須玉立以待昂霄晉人表世之習非所宜追者也間者屈迹一來獎特可異不有今日幾失南金若更不裁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襲之後以貢士試禮部文大奇典試曰豈江南桑生耶狂士狂士遂下第大學士丘濬慕其名召令觀所為文結曰某人譏悅心知之曰明公謂悅不怯穢乎何得若文而令悅觀濬曰然

則生試為之歸譏以奏濬稱善濬嘗饋以純項例詣謝濬曰純項美何如生固甘之否也對曰使悅嘗上方為藥餌所不足甘而一純項何殊草具哉初悅名在乙榜至是調某州博士濬贈之牡丹一種戲曰後當遷洛陽令故遺生素家紫對曰明公知未形事豈已飲上池水乎其便利如此山東提學掾將行詣濬別濬曰某州博士桑悅有文才宜加優禮掾至州悅不為迎掾問長吏悅今何在豈有恙長吏素遭狎侮皆斷之曰無恙此人虛有重名自負不月來掾使吏

本行志

古

往今之悅曰適宵旦雨淫此傳舍泥家室皆不康何得候掾言既據胡牀坐吏赧歸掾益兩吏使促之必來悅怒曰始吾謂天下未有無耳者迺今知有無耳者掾是也且悅非可能令來者掾非可能召悅者必欲相屈乎不能也第還三日悅詣掾見禮博士當跪掾悅長揖即就列掾作厲曰博士以掾為不當跪耶不足跪耶即有學何能加迺公悅前曰昔汲長孺不拜大將軍未聞獲譴豈大將軍不如明公耶汲長孺賢

過悅耶。今明公以面皮相恐，豈家廟之士可籠之威重耶？悅雖賤，誠所不能當，但悅去則天下莫不曰明公不容悅，因解綬請去，掾不得已容之。掾嘗選兩博士自隨，悅在選，他博士被顧問，必端拱對侍，校文不坐。悅請曰：犬馬齒長，不能以筋力為禮，亦不能久任立願，假借且使得坐，即移所便坐。按御史聞悅名，數召問，謂悅曰：臣衡講經書，能解人頤。今子亦復能乎？對曰：悅所談玄妙，臣衡不敢望，假令臣衡而在，可使解頤。何但名公願賜清閒之宴，御史壯之，今坐講悅。

本科志

末

因跣足捫虱，御史不能禁，令出後復薦之。遷長沙別駕，尋轉柳州。迫西戎荒落，殊甚，悅不堪。思歸，因作詩有：歸鴻道我行，不得杜宇勸人歸。去休之句，會丁外艱，服闋遂不就。居家益不飾，褐衣楚製，往來郡邑間。

論曰：以民澤之才，加之繩墨，上可以休贊龍章，下可以美垂兔跡。蓋文以行彰，位無虛踐也。而落落下僚，豈命也哉？文則倚拔，欲使端士祖述，難矣。世固有雅量之賢，成就其志，謙尊君子，不亦相去遠乎？其所詆笑，皆古今名碩，固難盡是。

亦難盡非。傳曰：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則其大較也。孟軻在當時無所遭，而民澤稱之，可謂千載知己。推原其意，豈亦以軻為狂耶？狂者未嘗無人，至如民澤，可與進取者也。

張靈

張靈字勝魯，吳縣人家。故貧窶，作業閒闕，至靈始讀書，好交游，為俠客，至不過具器而必欲極其歡。靈醉則使酒作狂，每嘆曰：日休小豎子耳，尚能稱醉士，我獨不能醉耶？所與遊者，吳趨唐寅最善。寅嘗擬遊武在，召靈與俱，往促之。尚卧。

本科志

末

寅抵寢所，呼曰：日高春矣，睡何為得無夢音乎？靈覺怒曰：今者無酒，雅懷殊不啓，方入醉鄉，又為相覺。寅曰：所以來，固欲邀子，靈甚加衣起，遂與寅上舟，扣舷痛飲，作野人歌，會數賈飲于可中亭。且詠詩，靈曰：此養物登高，不過弄杯酒耳，固不能詩，而抽心焦思，豈不過誤哉？因更衣為丐者，上賈與之食，啖之，謂曰：卿子厚潤屋之資，當四美之會，登高能賦，又有大夫之才，此誠皇矣。奉卿子厚也，吾所得之，雖至薄，而詩亦能，請狗尾續雷笑曰：丐者得無誑之最乎？時賈所為。

詩有蒼官青上朴搥伊尼諸詞因以問靈靈曰
蒼官松也青士竹也朴搥兔也伊尼鹿也賈始
駭今廢靈即揮毫不已九百絕抵舟命童子易
維蘇陰下今迹絕賈使人察之不見也皆以為
神仙賈去復上亭朱衣金目作胡人舞形狀殊
絕初靈與寅俱為郡學生博古相上適鄆人方
誌來督學惡古文詞察知寅欲中傷之靈挹鬱
不自遣寅曰子未為所知何愁之甚靈曰獨不
聞龍王欲斬有尾族蝦蟇亦哭乎後靈果為所
斥罷或謂之曰以子之才顧不得激致青雲乃

二科志

十八

重遭顯弃豈無維經之用而何以立於世靈曰
昔謝豹化為蟲行地中以足覆面作忍取狀使
靈用子言亦當如是矣縱不爾亦安得更銜鑿
落耶靈能人物盡人皆推之

論曰放情任志未有不懼者也君子至此極亦
豈可更常哉若匹夫為諒則不察之甚夢晉家
襄被下自盡無俚矣然尚嬰情酒德不渝前操
老子曰上德若谷大白若辱豈謂是與其才氣
過人足以發青條之華檢制雖短截長足補謂
之狂士可得無愧焉

吳郡二科志終

二科志一傳

江蘇巡撫
探進本

明閩秀卿撰秀卿蘇州人始末未詳是書分文學
狂簡為二科所載自楊循吉以下凡七人皆偶錄
一二事不為全傳蓋一時互相標榜之書其紀徐
積卿方登賢書於文徵仲稱文璧以徵明字之則
猶宏治中所作也

明璫彰瘕錄一卷

〔明〕顧爾邁撰

揚州市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明璫彰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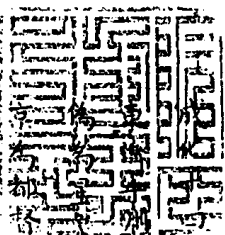
錄一卷》提要

明璫彰瘕錄

淮南野史代顧爾邁編輯



五



年三月戊辰妖言人陳廣平伏誅廣平山
假以黃冠私習兵法遍歷秦汴楚蜀間
陣圖惑人交結不逞之徒潛謀不軌至南
都督府都事卜馬翊誘復之執至京下部察院

獄鞫之恐有隱匿奏請差官勘實 上命太監汪直

錦衣衛指揮陳璽會南京守備內外官拘事干證佐

者械至京併鞫之至是得廣平姦惡罪狀坐死監候

聽決都察院論其情犯比常妖言不同詔即誅之餘

坐累者錄各有差 貴錄

辛未勅兵部左侍郎馬文升等往遼吉招安建州三

衛夷人時巡撫遼東右副都御史陳統同總兵官歐

信等屢奏建州夷人犯邊請益兵征討有通事王英

察說太監汪直曰建州三衛係 祖宗朝設立衛分

世受官賞修職貢豈肯背叛止因近時侍郎馬文升

奏准差行人伴送禁其買膏心懷怨望故爾且都御

史陳鉞下移招安惟欲貪功生事近聞執其報事及
投降之人禁錮凌虐欲置之死以為功甚失遠人心
宜請於上往彼撫諭及體察鉞等所為草其情弊
英願備前驅直喜以聞上命太監懷恩等至閣下
議其事學士萬安等力阻之曰直在京城尚動搖人
心如此若令至邊地陳鉞必不能保全誠恐各邊巡
撫總兵等官從此風聞皆各憂禍及無復能盡心防
守之事矣必欲差官宜遣大臣恩等曰然具以其語
復命上乃勅文升等併通事都指揮詹昇曰爾等
往遠東會同鎮守總兵巡撫等官從長商確選委熟
知夷情官員通事徑往三衛招其頭目到邊諭以爾
等父祖及爾自亦樂以奉朝廷賜以近地開設衛分
授以官職迨年刻首累受賞賜今却忘恩背義時未
犯邊已嘗遣總兵等官領兵抵策征勦即示朝廷大
法俾知警畏仍念爾父祖屢曾効順部落中間有善
有惡須令各衛頭目明白開報其中有為惡犯邊者
將所虜人口盡數開還朝廷體上天好生之心悉宥
其罪許其仍未朝貢照舊宴賞若招安之後猶稔惡

不悛再來犯邊朝廷必詞大軍問罪此時追悔莫及
仍馮番文開諭各衛頭目一切邊情爾等須從宜相
度而行務在詳審周密俾有成效不可輕率妄動致
有他虞實錄
辛卯太監汪直言高郵邵伯寶應白馬四湖每遇西
北風大作則糧運官民等船多被隄石椿木衝破漂
沒宜築重隄於隄之東積水行舟以避風浪工部議
合行漕運總兵巡撫等官相度增築隄之實錄
夏五月己卯兵部尚書余子俊等議上武舉科條時
太監汪直言事欲以建白為名然素下知書附之者
多為作奏草至是吳綬為撰草奏請武舉設科鄉試
會試殿試欲悉如進士恩例得旨兵部即集議以聞
於是子俊會英國公張懋等文武大臣暨科道官議
之衆皆心知其不可亦不敢違遂議上科條大畧欲
選武臣嫡子就儒學讀書習射鄉試以九月會試以
三月初場試箭二場試論判語三場試策殿試以四
月一日賜武舉及第出身有委恩榮次第錄名勒碑
亦如進士科制初令會議時學士萬安竊計曰汪直

所言出吳綬建白可聽而不可行然沮之必有禍何也武舉選材其說則美非不可也宜有以處之及奏上內批武舉重事未易即行令兵部移文天下教養數年俟有成效巡按提學等官具奏赴送處之實錄

五月汪直奏請武舉設科鄉會殿試如進士例下兵部議兵部尚書余子俊議上武舉科條時太監汪直用事欲以建白為名吳綬為措草奏請武舉設科鄉會殿試悉如進士恩例下兵部集議於是子俊會文武大臣暨科道官議上武舉科條大畧

鄉試以九月會試以三月初場試第二場試論判語三場試策殿試以四月初一日賜武舉及第出身有差恩榮次第錄名勒碑亦如進士科制內閣竊計汪直所奏出吳綬所撰祖宗設科取士文武自是不同然沮之必有禍及奏上宗古武舉重事未易即行命兵部移文天下教養數年俟有成效巡按提學等官具奏處置昭代典則

六月癸卯命太監汪直領通事百戶王英往遼東處置遺務賜直勅曰景額三衛自其父祖以來作我藩

籬爾與鎮守等官議照上年事例許令將家口輜重近牆住牧以避戕害其貧甚者量給米物以結其心尤須督令沿邊將官整櫛軍馬晝夜隄備毋令乘機入寇建州三衛達子被我官軍征勦之餘不得安生已令馬文升等往彼招安其餘仍復犯邊雖被官軍殺戮彼猶不從撫諭爾與鎮守等官并文升及通事詹昇等度量事機或令王英等責勅赴彼開讀曉諭俾知朝廷體上天好生之心不忍加兵殄戮仍未聽撫悉宥其罪許其草心聽其朝貢倘或執迷不悛即嚴督兵馬分據要害俟其入寇夾攻擊俾大遭挫斃勿敢復犯此外別有長策聽爾便宜行事會奏裁處海西各衛女直附近者已聽招安寬遠者令王英等遍歷各衛招出曉諭俾知世受朝廷厚恩不得為他寇所誘為我邊患爾為近臣受茲委託須與鎮守等官及馬文升等用心計議務使邊情安貼地方寧靜斯為爾能毋偏執已見有壞邊事構患地方責有所歸爾其勉之慎之初王英謀欲往遼東撫諭諸夷會遣馬文升不得遂至是聞文升等招安功垂成復

喉直而佐之行其意謂建州雖安朵顏三衛宜撫欲因是以為己功且沮詹昇之進後英克得陞千戶而文升之禍肇於此矣實錄

六月命太監汪直領通事百戶王英往遼東處置邊務初王英謀欲往遼東撫諭諸夷會遣馬文升不得遂至是聞文升等招安功垂成復喉直往而佐之行其意謂建州雖安朵顏三衛宜撫欲因是以為己功且沮詹昇之進後英克得陞千戶而文升之禍肇於此矣實錄

七月兵部侍郎馬文升撫建州夷奪還京先是海西兀者前衛都指揮散赤哈上番書言開原驗放夷人官指揮受其珍珠豹皮兵部移文遼東守臣勦之官指揮者懼乃因本衛都督產察繫散赤哈散赤哈聞之深怨產察聲言聚眾犯邊邊將報守臣乃譯番書招散赤哈來廣寧面折散赤哈遂率所部數十餘人欲由撫順關進赴廣寧時叅將周俊等守開原恐散赤哈至則真情畢露乃遣使持報廣寧守臣詭云海西人素不由撫順關進恐熟

知此道啟他日惠守臣下虞其詐也即召其使速阻之時散赤哈已入關聞之大怒折箭誓恨復歸至撫順所備禦都指揮羅雄知事不協給酒食慰遣出關時建州三衛女直亦有執誅董山之怒而全籍海西之勢緣此遂留散赤哈於建共求犯邊款漸猖熾守臣以聞乃招土兵大征建州而出榜示眾徒張虛勢實皆顧總私家不趨遼陽三衛遂得糾合海西人數千於十四年正月乘虛入境大掠鳳集諸堡報至廣寧巡撫陳武懼始赴遼陽而寇出已久矣獨近邊土著虜人也僧格等十八人家皆有使入貢未還恐誤懼兵禍及拘留其使乃走撫順所報訴云犯邊者海西人陳武與分守遼陽副總兵韓斌意在撲勦夷人以掩罪遂皆收繫瀋陽衛乃乘夜率諸軍襲各寨虜之訖無所掠人畜而精壯者聞亦脫去暨回遂獲元也僧格於獄乃以搗築之捷聞時太監汪直者勢熾方熾惑於通事王英謂往撫可邀大功上命司禮監出駕帖太監懷恩以直年少喜功於本年三月初四日同

太監車昌等七八至內閣傳宣兵部尚書余子俊侍郎張鵬馬文升比至僉言彼既有使入貢却又屠其家今若之何可以弭息或言宜以大官酬之文升曰官不足以釋其忿且宋以李繼遠為京官遂至西夏之患懷恩曰然則遣大臣同大通事往撫之衆皆曰諾及宣至大內懷恩傳旨建州表人被大軍征勦恐懷疑懼着兵部侍郎馬文升大通事詹昇前去撫安已而王英即行注直深以為恨文升疾馳進及入貢表使重陽於中途四月初五日抵撫順所先縱重陽左右一二騎諭其衆使知朝廷意乃遂有十數十未見即諭以前意遣歸尋召各衛酋長聽宣璽書由是纍纍以至而被屠之家數百人悉訴其方遣使入貢無犯邊狀而冒受殺戮又果無劫掠人畜可証今雖仰荷朝廷招安實難於度日文升承認各以牛布給慰之且令其酋長赴京遠徼聞海西雖未聽撫猶思寇掠始歸乃於東寧衛訪嘗為建州經歷識字熟女直趙安以招降為名陰探於渠魁卜剌答所果有海西兵

馬與否不數日趙安歸云有賊數千而馬悉撫壯時分守開原太監常朗亦遣人來言海西賊俱動若未速恐勢不可撫文升遂以建州事聞於朝且言夷難暫聽撫觀其言貌詞氣尚懷反側難保遽安仍移文總兵官歐信副總兵韓斌恭將周俊帶領開原鉄嶺精兵三千各分伏鳳集堡一帶賊以為無備矣文升至開原甫三日果數路入寇諸軍以逸待勞遂斬首二百餘級生獲數十人及賊馬器伏無算而所斬者率多海西人馬恭將崔勝周俊馳報陳誠以為功文升同拜前所論反側情狀及令虜人背逆天道既聽招安旋復入寇以自取滅亡之禍請移遼東兵勦之或既奪其心而始與更新招撫遣通事指揮李璟聞諸上事下兵部以為虜人既撫安垂成只仍招撫以安地方朝廷從之海西人聞之且感且懼都督查泰等盡歸降乃一體諭之遣其酋入京而遼東守臣奏報十數日方至以故賞皆不行陳誠由是陳益甚夷既降文升慮其猶踵舍人之怨則檢其先受官子孫失

襲者皆令未見譯審實請兵部查驗投官璽書底籍明白再遣遠東守臣勘寔令襲官者復十數人夷愈感激汪直謂夷既招安易入寇復主王英言請帶領頭目百餘人給金牌令旗以往夷聞其聲勢久無一人復出者汪直至開原更有文升原所指出兀者前等衛野人女直堵里吉等三百餘人而文升時在撫順汪直不與之接皆怒欲歸寨參將周俊恐敗事乃謂汪直曰不可不請馬欵差來謀汪直乃遣人至撫順所邀文升亦馳至開原與汪直會直曰若之何文升曰太監既至此夷即太監指出者也何間彼此直揣知事不易遂聽文升言俱稿之既又以騰黃直書付各寨招安同以事聞已而直意猶欲再招出見以示己功文升曰太監此來既有金牌令旗彼懼決無敢出者太監回京可保無虞也汪直乃與文升俱歸遼陽復會聞於上明代典則

淮南野史曰朝廷控制四夷不外恩威二者然非信則行之不力也海西之事守弁倖功本其因

識 國體陳誠建牙開彙使能如端肅之机敏應變則邊塞可殫夫不惟不知此而反與端肅矛盾致權璫乘之而起從此疆圉多故遂釀端肅之禍若誠者尚可名教而衣冠乎

秋七月癸亥江西人楊福詐稱太監汪直事覺問擬斬罪福嘗奴事崇府內史隨入京既而背之還過南京過所識者謂其貌似直福乃詐稱為直而所識者偽為校尉先導自蕪湖縣乘傳食廩歷常蘇由杭州抵紹興寧波諸府有司皆奉奉恐後市舶司內官亦信而畏之官氏多持詞訟往訴或為之理至台溫處州及建寧延平皆操兵盤旅以張威所過雖假廉以取信然偽為校尉者所得已多及抵福州稱有勅旨自三司而下迎候惟謹小官忤意者即杖之竟以無符驗為鎮守太監虞勝等所察知訊問如律時直勢振天下政小人乘之以擾害人如此云實錄

江西人楊福嘗為崇府內使僕從隨入京既而逃還過南京過所識者謂其貌似汪直福乃詐稱為直而所識者偽為校尉先自蕪湖乘傳給廩歷常

繭由杭州抵紹興寧波諸府有司及市舶司等官
皆信畏承奉軍民多以詞訟往訴亦為受理至台
溫處州統建寧延平皆操兵盤糧以張威福所逼
假廉以取信而跟隨偽校尉則任其納賄及抵福
州稱有勅旨三司而下迎候惟謹小官忤意者輒
杖之竟為鎮守太監盧勝等察知執問如律時直
勢振天下故小人乘之擄害如此云憲章錄昭代
典則中官考局
八月甲寅執巡撫蘇松等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年
俸下錦衣衛獄事連翰林院侍讀學士江朝宗浙江

按察使僉事吳瑞鎮江府知府黎福常州府同知柳
演蕪州府推官華清吳江等知縣馮衛孟濂宋端驛
丞甘仲璣義官王祥民人王伯昌等時惟朝宗在併
下獄餘命錦衣衛差官連問初太監汪直欲往遠東
詞察事情不果巡撫都御史陳鏡聞之懼及後往遣
人賂朝臣與互相厚者祈為之解既又令人自廣寧
抵山海關一帶諷其居人候直過群服道左告保巡
撫官行事公當惠及軍民時直左右已有納錢賂者
因加稱讚直信之不疑至廣寧紙便服雜僕從中朝

夕左右惟直所命直遂喜與之合鏡因謂侍郎馬文
升及倭倭巡撫山東時鏡為布政使有隙及巡撫南
直隸行事多不合人心如禁索私租勸富豪出賑濟
穀動以千計絕京宦請託之類由是怨謗喧然遠汪
直南京公幹有造誣於直者直歸猶未發也至是倭
議事入京直還朝鏡因喉直發之實錄

執蕪松巡撫都御史年俸翰林學士江朝宗下錦
衣獄事連浙江僉事吳瑞等多人差官校連問初
太監汪直欲往遠東詞察事情不果遠東巡撫陳

鏡聞之懼遣人賂直相厚者祈為之解既又令人
自廣寧抵山海關一帶諷其居人候直過群伏道
左右保鏡行事公當時直左右已有納錢賂者因
加稱讚直信之不疑至廣寧紙便服雜僕從中朝
夕左右惟直所命直遂大喜相合鏡因謂馬文升
及倭倭巡撫山東時鏡為布政使有隙及巡撫南直
隸遠汪直南京公幹多造言於直者直歸未發也
至是倭議事入京直還朝鏡因囑直發之下獄鏡
子澍前以奏捷陞錦衣衛冠帶小旗至是鏡言澍

嘗為生員不能操練乞入國學自效因引李秉子
華項忠子俊俱奏捷陞所鎮撫之例事下兵部尚
書余子俊請免澍旗役而令冠帶入監從之憲章錄中

官考

冬十一月乙酉南京內官監太監輩力朋進貢還有
馬快舡百艘多載私鹽役民夫牽挽且過索州縣驛
遞得銀五百餘兩錢帛稱是至甲馬營巡檢司申報
武城縣知縣遣典史率人盤計力朋以其眾拒擊典
史折其齒射一人殺之傷者甚眾內官汪直慮得以
聞達力朋等治得實刑部坐以私鹽拒捕律當斬從
之其後力朋竟以幸免實錄中官考同

冬汪直詣南京逮守備太監輩得朋至京師下獄
充淨軍時直發得朋嘗乘馬快舡夫販私鹽歐殺
巡檢事自往南京械繫之經過水陸巡河御史主
事等官皆跪迎稍不至輒見辱得朋至京下獄卒
充淨軍實治通紀

是冬汪發南京太監輩里朋嘗乘馬快舡夫販私
鹽歐殺巡檢事自往南京械繫之經過水陸巡河

御史主事以下等官皆跪迎稍不至輒見辱里朋

至京卒以黨援僅充淨軍未踰年復回南京內府
寫字黃賜陳祖生俱復太監黃賜代輩復奉勅守
備蓋汪有同家內使李瑾多不法嘗為襄所逮至

是譖襄於汪故奪其權瑣錄按實錄中官考
治通紀稱得朋其名互異莫知遠從然通紀世稱
燕機得朋似大誤

十二月甲寅監察御史王崇之巡按遼東守備鐵嶺
衛指揮王英舉呈指揮王琮受財枉法諸事琮亦許
英私用官鐵崇之方按會問太監汪直慮得其事因

奏執崇之并英等下錦衣衛獄且言崇之嘗以公事
杖殺人受都指揮廷恭不為禮所部衛卒有餓死逃
竄者皆不能撫棺之故并以為罪刑部以崇之因公
毆人致死罪當徒例贖英等擬罪有差大理寺以其
獄奏詔崇之贖罪畢調除外任餘悉如所擬吏部擬
崇之浙江金華府推官特命改選部選調陝西延安
府崇之嘗劾奏都御史陳鉞啟蒙昌功之罪直與鉞
比故憾而去之實錄

成化十五年春正月辛酉手勅加太子少保吏部尚

書尹是為太子太保蓋太監汪直為之請也是上盡
辭免上批答曰卿任事有年練達老成特茲加陞
所辭不允實錄

勅加吏部尚書尹是為太子太保汪直為之請也
憲重錄

淮南野史氏曰天是時直雖柄用終刑餘人也尹
恭簡統均秉鑑百條領袖乃倚其請乞而宮階焉
有志者耻之鄭端簡作名臣記而稱之曰公選法
通敏賢愚皆說竟為津要人所忌中傷云其然豈

其然乎

夏四月辛卯治遠東守臣太監葉達都督同知歐信
都指揮韓斌崔勝陳雄葉廣羅雄文寧常凱白祥李
宗定遠等衛指揮夏時王鑑張宏田俊劉旺石俊蕭
凱侍斌罪各降級罰俸有差而宥都御史陳鉞太監
韋朝都指揮周俊初達鎮守遠東信斌充正副總兵
勝充參將協守雄廣羅雄分守備禦守凱祥宗時鑑
宏俊壯俊凱斌各聽調遣守堡設伏賊巡撫遠東朗
鎮守開原周俊充參將分守虜賊屢入遠陽開原較

陽堡等處虜掠殺傷官軍達等不能禦為監察御史

所劾時時斌已受代回京下都察院獄復命定西侯

蔣琬刑部尚書林聰同太監汪直往按之各疏其功

罪以聞詔以斌等失執事貽患地方論法當重治但

各有微勞姑從輕處治斌降三級信達降一級俱間

住雄降二級勝廣雄寧凱時鑑宏俊壯俊祥各停俸

半年宗凱斌一年鉞朗俊以功贖罪仍各賜勅切責

之直等之征東虜也甫入塞而虜已隨寇諸堡邊將

為直故區不敢報及直等還朝受賞始以聞劾者亦

不敢併言直直請與琬聰偕往勘算掩其罪前此未

有尚書隨內臣出外勘事者聰不能辭而所勘復多

狗直意故論者於聰獨責備焉實錄

庚戌命太監劉恒汪直總兵官朱永蔣琬尚書王越

簡閱京營官軍及選用犯總用直言也實錄

壬子駙馬都慰馬誠私通使婢淫亂無度為太監汪

直發其事下錦衣衛鞠治得實請置於法上以誠

不守法律分外妄為姑從末減革去冠帶令戴平巾

送國子監讀書習禮仍停其祿米五百石實錄

五月壬戌太監汪直執兵部左侍郎馬文升下錦衣衛獄錄憲車錄同

丙寅駙馬都尉樊凱私淫使婢縱暴致傷人命為太監汪直發其事下錦衣衛獄鞠治得實請置於法上以凱不守法度恣意非為姑宥其罪全戴平巾送國子監讀書習禮仍革去祿米五百石錄

戊辰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牟侔戍邊調翰林院侍講學士江朝宗於外任其餘為侔坐首罪各有差侔與朝宗既下獄幾半年浙江按察僉事吳瑞等始逮

至會鞠理刑指揮吳毅承太監汪直意備極拷掠謂朝宗與侔有連其婿松陵驛丞甘仲球為蕪州府推官華清囑朝宗賂侔求庇吳江知縣而銜侔鄉人亦多歛民財以認侔宜興知縣孟瀛為部氏所訐侔以屬鎮江府知府黎福按之瀛因常州府同知柳演以賂免侔又屬僉事吳瑞按華亭知縣宋瑞罪狀受賂復其官訊之皆不實侔獨証伏受常熟等縣糧長銀三千五百兩例進入官侔不能辨連土者共為賄納其已費用者得免進刑部擬侔受賕枉法者律朝

宗及甯清銜瀛瑞仲球等各坐杖徒贖還職瑞及福皆無罪釋之矣 上以侔職司風紀容通私賄謫戍

湖廣鎮遠衛朝宗調廣東市舶司提舉餘如所擬侔至戍所逾年卒侔四川巴縣人由進士擢監察御史陞福建按察僉事政尚嚴刻進江西按察使召為太僕寺卿改左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值歲大侵道死相望侔多所區畫民賴以濟既而調撫南畿任情自恣下多怨謗卒及於禍侔為按察使時知府許聰之死與有力焉已不為公論所與至是獄竟人皆知其為直所陷而無恤其冤者錄

巡撫江南副都御史牟侔侍講學士江朝宗下獄謫戍調官初侔以僉都巡撫山東遠今鎮守遼東副都御史陳鉞為左布政二人皆強幹苛刻不相能至是太監汪直也遠於遼鉞以詢諛見喜乘間言侔過惠汪直還遣校尉緝侔貪暴事跡坐贓萬計侔遠以議事到京遂連侔姻家侍講學士江朝宗俱下獄拷訊逼賊備受慘酷行賄指揮吳毅諷令被連所屬守令代輸僅半侔竟充鎮遠衛軍而

朝宗調廣東提舉倭至戊所逾年卒倭為江西按察使時知府許聰之死實有力焉已不為公論所與至是獄竟人皆知其為汪直所陷而無恤其冤者昭代典則憲章錄中官考同

成化己亥夏六月巡撫南直隸副都御史牟倭坐罪充軍初倭以僉都巡撫山東遼今鎮守遼東副都御史陳鉞為左布政二人皆強幹苛刻不相能至是太監汪直巡遼至遼鉞以詢倭見喜乘間言倭過惡汪還遣校尉緝得倭貪暴事迹賊以萬計

倭遼以議事到京遂連倭姻家侍讀學士江朝宗俱下獄拷訊追賊倭備受酷酷行財指揮吳綬諷被逮所屬守令潛各代輸僅半罷退時劉叔溫張言倭以金壺賄萬循吉為援欲同頌之竟無左驗萬得免惟朝宗自家起復赴京倭遂至九江躡艦並行沿途有司以德故將迎供億加厚及註上新河調攝足疾日久所費頗有交通至是朝宗尚侍劉平日稔厚必與維持殊不知有頃萬意竟調廣東益課提舉而倭充鎮遠衛軍時前任江西僉事

陳麟陞副使在雲南亦坐罪罷為民人謂牟陳二人皆嘗同擢許聰於死今聰之冤始得報云瑣錄

庚午論兵部左侍郎馬文升戊四川重慶衛初文升奉勅往遼東撫諭夷人時太監汪直亦往按事巡撫都御史陳鉞譖文升於直直還朝會兵部尚書余子俊有忝陳鉞本鉞疑文升所為遂喉直奏文升專擅行事懷奸不忠撫安無方致起邊釁蓋建州海西夷非一種文升招撫之多順服間有未服而犯邊者故直以此陷之錦衣衛指揮吳綬承直意傳會成獄刑部不敢違此依指揮千百戶致所部軍人反叛者律遂命謫戍人皆寃之實錄

論兵部左侍郎馬文升戊遼文升奉勅往遼東撫諭夷人汪直亦往按事陳鉞譖文升於直直還朝會余子俊有忝陳鉞疑文升所為遂囑奏文升專擅行事撫按無方致啟邊釁初建州海西夷非一種文升招撫之多順服間有未服而犯邊者故直以此陷之吳綬承直意附會成獄刑部不敢違此依指揮千百戶致所部軍人反叛者律遂命

誦戎四川重慶衛卷車錄

六月汪直同刑部尚書林聰即訊連東虜情連兵部侍郎馬文升下錦衣衛獄誦戎重慶之升撫夷連東巡撫陳鉞行事乖方多被文升更置約束不得動積恨文升會汪直亦至連東鉞戎裝遠逐除道飭厨供帳鮮備賄託僕從見直叩頭狐趨狗嬖無所不至文升獨與汪直抗禮双視其左右左右多饗鉞欲文升鉞來問訊鉞文升於直文升既與直還京直復証奏文升妄啟邊寨謂女直建州諸

虜皆由文升禁不與易農器故屢寇塞上仍遣汪直及刑部尚書林聰即訊連東直致恭敬深自結納於聰聰上報盡如直言遂下文升錦衣衛獄文升上言寔禁鐵器非農器也竟請代典凡重慶則六月兵部侍郎馬文升初奉勅往連東撫諭夷人時汪直亦往按事巡撫陳鉞語文升於直直還朝會兵部尚書余子俊有疏奏鉞疑文升所為遂囑直奏文升專擅行事懷奸不忠撫安無方致啟邊寨查建州海西夷非一種文升招撫之多順服

間有未服而犯邊者故直以此陷之詔遣定西侯蔣琬刑部尚書林聰同直往勦百稍加禮二人二人亦懼直不敢為異乃勦報一如直言遂連文升下獄錦衣衛指揮吳綬承直意傳會成獄比依指揮千戶致所部軍民反叛者論戎重慶衛

六月連整飭連東邊務兵部左侍郎馬文升下獄誦戎四川重慶衛時巡撫陳鉞行事乖方每被文升節制更改汪直亦來巡邊鉞懼見罪乃戎服遠迎除道飭館供帳鮮備厚賄恭隨見直叩頭趨媚無所不至惟文升與直抗禮双視其左右鉞復來問鉞短文升直還奏文升妄起邊寨謂建州女直諸虜皆以文升禁不與農器交易故屢寇邊朝廷遣定西侯蔣琬刑部尚書林聰同直往勦直稍加禮於二人二人亦懼直不敢為異乃勦報一如直言文升遂下獄誦戎然文升所禁者實鐵器非農器也士論惜之商治通紀成化己亥六月請兵部左侍郎馬文升戍重慶衛先是文升奉命整飭連東邊務時巡撫連東副

都御史陳鉞行事乖方多被文升節制更易會太

監汪直亦來巡邊鉞懼見罪乃戎裝遠近除道飾

厨供張鮮借賄託僚從見汪叩頭狐趨狗媚無所

不至惟文升與汪抗禮奴視其左右以是鼠輩多

譽鉞而訛文升鉞乘間短毀汪還奏文升妄起邊

釁謂女直建州諸虜皆以文升禁不與農器交易

故虜寇邊 朝廷遣林聰司寇同汪往勘汪稍加

恭敬聰深自結納勒報一如汪遂下文升於錦衣

獄文升言實禁鐵器非農器也竟坐謫戍士論惜

之踰七年汪敗文升乃宥還尋起復用累遷至太

宰少師璫錄 按璫錄五月壬戌直執文升下

詔獄問九日庚午論文升在重慶衛通紀

典則璫錄中官

考並稱六月皆誤

成化間太監汪直用事朝紳論附無所不至其巡

邊地所在都御史皆鑿用戎裝將迎至二三百里

望塵跪伏俟馬過乃興及駐館則亦小帽襖襪趨

走唯諾叩首半跪一如僕隸揖拜之禮一切不行

以是皆見喜遂得進陞二部兵部戶部侍郎時有

諺云都憲叩頭如搗蒜侍郎扯腿似燒葱奔競之

甚可咲也 璫錄

十四年建州女直復叛巡撫陳鉞誘殺貢夷屬掩

已過由是東夷詳懼為亂公再往撫勸時汪直恃

寵倖功陰主鉞議邀公偕行公弗聽竟疾馳至鎮

撫黑鎖忒等二百餘人比直至虜已解散直無所

獲忌公鉞行事乖方公多更置約束不得動亦恨

公會直巡邊鉞懼戎裝遠近除道飾厨供張鮮備

賄託僚從公獨與直抗禮奴視其左右左右多譽

鉞而訛公鉞乘間詭毀直還還奏公妄啟邊釁謂

女直建州諸虜皆以公禁不與易農器故屢寇塞

上遣直及刑部尚書林聰即訊遼東直稍禮聰上

報盡如直言遂下公詔獄公上言實禁鐵器非農

器也竟謫戍重慶已而直敗賤內使南京鉞亦敗

下詔獄公得雪復官致仕十九年起為左副都御

史巡撫遼東禁輯科害人無敢犯公三至遼東皆

樹奇績東人至今思之 吾學編

建州女直叛巡撫陳鉞欲誘殺貢夷屬以掩罪

上命公行勘時太監汪直亦奉命巡邊陰主鉞議

誘云都憲叩頭如搗蒜侍郎扯腿似燒葱奔競之

邀公偕行公弗聽馳傳先至招撫黑鎖成諸部比
直至虜已解散直意欲再招表示已功公曰太監
未有令旗令牌彼決無敢出者第回京可保無虞
也深鄙之而陳鉞見直叩頭屈膝供帳甚備公獨
抗禮鉞復厚賄直以傾公直還奏公不與虜農器
以放邊釁而言官復劾鉞激變詔刑部尚書林公
聰同直再往勘不能篤直言遂逮公下獄請戍公
言實禁兵器非農器也直敗復公官名臣言行錄

淮南野史氏曰逆用事以來擅違職官已不可指
屈矣大臣如項襄毅之除名馬端肅之謫戍此更
其巨者也鄭端簡謂公居官重名節厲庶隅名聞
夷夏至於值事變臨利害屹然如山不可搖奪余
嘗得窺公事業於英憲孝廟實錄中再取
其奏議讀之真歷歷如端簡所言者公中躡於直
末蹶於瑾直之故又鉞成之也

己卯調錦衣衛掌鎮總司事指揮吳綬於南京錦衣
衛以指揮趙景魚掌司事綬初附注直得用事後知
不容於公議凡文臣下獄非其罪者願庇之不加箠

筆辱遂忤直意為所惡而斥云實錄憲章錄同

六月辛卯帝倖指揮僉事金王等并旗校九十一人
聯名奏隨太監注直於遼東海西等邊撫夷有功乞
陞職上命各陞一級內家人七名給冠帶七人者
皆市井小人投充直之僕從也實錄

秋七月癸酉命太監注直行邊遼東宣府大同總兵
等官屢報虜賊犯邊兵部言京師以遼東為左臂宣
府大同為北門今虜首滿都魯僭稱可汗亂加思蘭
自稱太師各邊報虜將有南侵之謀不可不備但遼

東連年用兵宣府大同儲備不足師未可遽興宜遣
官覘虜緩急奏報以俟詞發得旨遼東但教鎮守等
官嚴加隄備大同宣府即遣人以徃兵部復請其人
上乃命直往實錄

秋七月命太監注直行邊憲章錄中官考同

九月己未光祿寺卿艾福少卿秦紀寺丞顧楨楊悖
胡恭以大祀牲為厨役所竊西廠校尉發其事福等
皆下獄坐贖杖還職實錄

庚辰調刑科都給事中趙良為四川廬山縣知縣太

監汪直奏良為給事中時上言不謹有失大體且行事輕浮難居言路命吏部調外任時禮科給事中王坦欲陞刑科而以良年勞居先不得如志坦山東人也直此奏蓋出尚書尹旻學士劉珣之意云實錄

冬十月丁亥命太監汪直監督軍務撫寧侯朱永佩請虜將軍印充總兵官討建州夷時巡撫遼東都御史陳鉞若直意奏建州女直伏當加以不得為都督聲言來寇遼東且言往年建州三衛搆海西毛憐累犯邊境朝廷授以都督都指揮之職諸夷因起爭端

紛紛擾亂亦欲挾制以求顯職與其陞而招侮莫若整兵而征討伏惟簡命剛正謀勇大臣假以賞罰之權揜其不備擄其策穴庶不縱寇長姦事下兵部尚書余子俊等以為禦寇之道守備為本我太祖載諸祖訓永以為法建州女直叛服下常朝廷或開馬市以制其黨或許買鐵器以結其心皆竊靡之義非示之弱也今鉞等歷數其罪意欲擒其策穴此軍國大務非臣等所敢專詔下廷臣會議於是掌中軍都督府事英徇公張懋吏部尚書尹旻等復上議曰

遼東為京師左掖宿重兵正欲守臣隨宜戰守以分宵旰之憂但勤兵於遠難以妄動今鉞等以伏當加等二百餘人聲言要來犯邊遽欲將行出師似非邊備本意然恐其或有所見未敢逆料其非乞命重臣一人往遼東隨機戰守其建州毛憐海西有未嘗犯邊者亦須分別勿令驚疑庶萬全可圖一方可靖時鉞附太監汪直勢而司禮內閣又有結為心腹者故意主鉞奏而有是命然直弄兵之禍實始於此云實錄

十月命汪直監督軍務撫寧侯朱永佩請虜將軍印充總兵官討建州夷先是陳鉞既譖馬文升復說汪直立功回寵已亦得倖進於是虛張邊警言賊真伏當加欲糾三衛入寇請出師討之下兵部議尚書余子俊以為禦戎宜先守備建州邊衛祖宗特竊靡而已不深治也今其角伏當加罪狀未著遽征之非祖宗初意必不得已遣重臣往節制之相機戰守可也汪直不聰遂請於上命討之時建州頭目六十餘人來過直於廣寧直証

以窺視掩殺之兵至建州虜不意大軍猝至壯者

逃匿惟老弱或殺或虜焚其廬舍而還連東倉庫

數十年存積直等任意耗費侵盜一空中官考滿治通紀同

冬十月遠東巡撫陳鉞請討建州夷以撫寧侯朱

永佩為總兵官陳鉞提督軍務汪直監督軍務出

塞捕虜昭代典則資治通紀同

冬十月命汪直監督軍務撫寧侯朱永佩靖虜將

軍印充總兵官討建州夷時巡撫遼東都御史陳

鉞希直意奏建州女直伏當加聲言未寇遼東請

命謀勇大臣假以賞罰之權掩其不備擣其巢穴

時鉞附直勢而司禮內閣又有結為心腹者遂主

鉞奏而有是命直弄兵之禍實始於此云憲章錄

淮南野史氏曰唐肅宗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

使汜後甯文場等弄兵無虛日終唐之世遂起元

和長慶之禍識者謂唐之失天下也不獨藩鎮之

患而宦官為尤甚焉其夫用人之當慎也我朝極

謹內外之防加意兵權之任雖鄭和劉永誠輩間

使海外然未有如直之肆無忌憚願 憲廟英銳

不一二年即鋤其害不然何所底止耶成其禍者誰鉞何能自道於誅哉

辛卯蠲大同軍士孳牧馬太監汪直言永樂宣德時

大同十五衛有孳牧馬一萬六千其後相繼死亡經

三十餘年乃令追補至有典賣妻女者命蠲之舊錄

己酉命巡撫遼東右副都御史陳鉞參贊東征軍務

初建州之役其謀竄起自鉞而都御史王越亦有垂

誕之意兵部尚書余子俊以鉞開邊蒙惡之既上

命汪直朱永等將兵而不及鉞疑為子俊所沮乃

言本朝未嘗有武職節制文職大臣者且征討重務

豈可無文臣總督意蓋自為於是子俊言前命出於

聖斷不可復移今鉞自以風憲大臣不受節制故為

阻撓宜勅其協濟共謀毋分彼此而鉞以直故且以

計沮越竟得參贊之命云舊錄

命陳鉞參贊東征軍征初建州之役其謀竄起自

鉞而王越亦有垂誕之意余子俊以鉞開邊啟釁

惡之既而上命汪直朱永將兵而不及鉞疑

為子俊所沮乃言本朝未嘗有武職節制文職大

臣者且征討重務豈可無文臣總督意蓋自為於是子俊言前命出於 聖斷不可復移今賊自以風憲大臣不受節制故為阻撓宜勅其協濟共謀毋分彼此而賊以互故且以計阻王越竟得恭贊之命時稱賊越相銳云 憲章錄

壬子陞工部郎中揚恭為通政司右通政仍管河道恭管理北河直抵濟寧一帶河道六年考滿漕運總兵等官奏保陞職仍舊任事吏部議擬通政司恭議詔曰恭既管河勤能准陞右通政恭在河道承奉太

監汪直故有不次之擢也 實錄

閏十月壬申初汪直朱永之討建州也兵部高書余子俊等建議諸夷有未朝不犯邊者勿令驚疑至是直等以其所擬示弱損威乃遣使招誘建州夷人郎禿等四十八來貢欲寘之法且言建州三衛法當殄滅若今日縱還明日便為邊患欲進兵征勦恐兵部復以為未朝者家屬俟進止詔曰郎禿既招誘來貢且拘留於邊仍勅汪直等便宜行事至是直等械郎禿等至遂令都察院錦衣衛禁錮之 實錄

閏十一月初直朱永之建州也余子俊等建議諸夷不犯邊者勿令驚疑至是直等以其所擬示弱損威乃遣使招誘建州夷人郎禿等四十八來貢欲寘之死且言建州三衛法當殄滅若今日縱還明日便為邊患勅汪直等便宜行事至是直等械郎禿等至遂令都察院錦衣衛禁錮之 憲章錄中 官考同

十二月辛未錄平建州功加汪直食米穀三十六石章郎十二石陞右副都御史陳鉞為右都御史領兵官右監丞藍瑩都督同知馬儀都督僉事白全縱譙王鐸白瑜都指揮同知崔勝同俊署都指揮使吳璠指揮使韓斌俱一級紀功監察御史楊徽為按察使副使試僉事王璠齊經俱實授總理糧儲郎中王宗葵為太僕寺少卿僉運糧餉都指揮同知常凱署都指揮使布政司參議張盛按察司副使魏東加俸一級官陞貴者五十八陞者一千八十九人賞者一千五百四人 實錄

錄平建州功加瓜藍汪直食米穀三十六石章郎十二石陞陳鉞為右都御史官旗陞者一千八十

九人賞者一千五百四八 憲章錄

論征建州功加汪直祿米三十六石進朱永爵保國公擢陳鉞右都御史未上改戶部尚書督餉郎中王宗彞陞太僕少卿遂進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餘陞賞有差 濱治通紀

閏十一月論建州功汪直加祿米三十六石韋郎十二石朱永進爵保國公陳鉞進右都御史未上改戶部尚書郎中王宗彞以督餉陞太僕少卿尋改僉都鎮遠餘官旌陞者一千八十九人賞者一千五百四

人 中官考

冬十月論建州功加汪直祿監督十一團營進封朱永為保國公陞陳鉞戶部尚書王宗彞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初文廟以女直種類歸欵分置建女直七憐海西等衛各授指揮等官所以換其群伴不相統攝以內戴中國外禦北夷試以夷攻夷上策也歷歲朝貢間有寇邊不為大患惟嚴守備未則逐之耳成化初守臣以建州寡弱貪功嘗請兵征勦至是鎮守副都御史陳鉞又說汪立功回龍已亦倖進虛張邊

警妄請出師汪主於內遂令撫軍侯朱永掛印總兵鉞提督軍務汪便宜生殺陞賞時建州頭目六十餘人來貢過汪於廣寧汪誣以窺伺馳奏請拘囚之既到始知鴻臚演禮入門伏起三技擒一格關優讓困乃就押監禁在衛屬眾不意大兵猝至壯者逃匿惟餘老弱或殺或擄捉凱獻俘汪將入城諸大臣皆遠避上御文華殿以俟論功陞賞汪加祿米三千餘石永進爵保國公鉞進右都御史未上改司徒郎中王宗彞以督餉陞太僕少卿尋改僉都鎮遠餘官旌

陞者一千八十九人賞者一千五百四八 昭代典則
章錄並稱十五年十二月而典則稱十月 按實錄
閏十一月十月者已誤而是年閏十月非閏十一月
則又大誤矣通紀復載此則於十六年豈石匱之藏
反有記于野子至典則所云加直祿米三千餘石
蓋二十餘石也中官至太監則無級可加以祿祿十
二石為一級三十六石改三級也如後直加三百石
二十五級也

淮南野史曰夫賞罰者人主御世之大柄也寒儒窮經一室戰士荷戈萬里其所希望者何哉自爵賞為冒功者所竊遂使銜鋒陷隘之人曾不得需寸祿而賤如奴隸幼而齟齬視和錫為尋常世

道良可慨已建州之役誘擒貞夷以為功初未聞
 俘獲幾何開拓幾何乃官旗陞者十八十九人賞
 者千五百四人抑何爵賞之濫如斯耶昔夏忠靖
 公對 太宗曰常帶於一時有限陞爵於日後無
 窮彼其時何時其功何功而尚且添重若此後世
 更不可忍矣開國承家小人勿月凡此皆小人階
 贊默教而直行之者也

明璫彰痺錄一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顧爾邁撰爾邁淮安人始末未詳是書採撮實

錄憲章錄中官攷諸書而各加論斷所記止成化

中汪直擅政之事似非完本抑或於世近者有所

諱歟

之定為七卷云

正德庚辰仲冬嶺南後學泰泉黃佐

遺忠錄序

四

三月

是備遺續錄

錄刺十餘年矣乃今始得我司空燕泉
何公續錄十有五人皆故實精覈可垂
信不朽者蓋忠義攸存氣求類聚惟公
則然不然遺事絕響得之乃爾耶公又
取前所錄者覆裁點竄屬英校刻焉英
因記曩時聞故老言壬午六月十四日
靖難師駐金川門是夕給舍御史郎四
十餘人相與絕城遁去詰朝邏者覺察
以聞

遺忠錄序

五

謹

文皇悉置不問後來深山窮谷往往有見
其傭販自活禪寂自居者噫志亦可悲
矣弘治間金陵陳公宗之官文選嘗於
故牘中見名氏輒以自隨期徵實傳之
未及脫藁而陳公下世遂併此牘流落
人間安得如公用心者求得之附錄于

讀書之尾以壽忠義之一脉也哉使後之人臣知事君死患當終身不二以其律令也

嘉靖乙酉閏十二月後學清江敖英謹識

入遺忠錄不

六

何祥

華川道忠錄總目

卷上

○靖難首誅二人

齊泰 黃子澄

○朝官臨難守節被禍可考者二十人

陳述 鐵鉉 侯泰

景清 茅大方 郭任

盧迥 卓敬 胡子昭

練子寧 胡閏 方孝孺

盧原質 戴德彝 陳繼之

高翔 王度 甘霖

林嘉猷 鄭公智

外僚臨難守節被禍可考者九人

謝貴 張昂 葛誠

程通 黃希范 姚善

陳彥回 葉惠仲 鄭恕

卷下

朝官抱節自死可考者十三人

○張統 ○黃觀 ○陳性善

○廖昇 ○鄒公瑾 ○魏公冕

入遺忠錄中

一

孫訓

○王叔英 ○樓璉 ○龔泰

○黃鉞 ○曾鳳韶 ○高魏

○周是脩 外僚抱節自死可考者六人坐累死者一人

○王良 ○程本立 ○顏伯瑋

○唐子清 ○黃謙 ○鄭華

○鄭居貞 教職貢士抱節自死者三人

王省 劉政 陳思賢

勳戚抱節坐廢戮者三人

徐輝祖 梅殷 廖鏞

俞通淵 宋忠 馬宜

曾濟 朱鑑 彭聚

孫泰 卜萬 宋瑄

耿炳文 莊得 楚智

外官抱節免禍者十二人被執不可考者一人

劉貞 彭與明 周縉

程濟 王稔 董倫

王艮 雪菴和尚 王璉

平安 孫狗皮 高賢寧

王彬

內外官伏節死義姓名職里事蹟僅見者十三人

毛泰 黃魁 暴昭

黃彥清 宋徵 韓永

周璿 謝昇 牛景先

巨敬 董庸 高不危

盧振 將帥獻憤敗蹟後事無考者共四十四人

潘忠 楊松 李堅

竇忠 吳高 徐觀

陳暉 吳傑 馬溥

徐真 崇剛 俞璜

劉途 何清 程暹

俞琪 趙澍 胡原

李英 張傑 蘇獻

唐禮 鄧戰 陳鵬

朱榮 花英 鄭琦

王恭 詹忠 賈榮

詹環 薛鵬 林帖木兒

韋朝道忠錄卷上

青州府知府四明杜思子睿重刻

後學薛晨子熙校正

齊泰

靖雅集卷一

齊泰，樂內深木人，洪武丁卯發應天府解給名，得受知于太祖，改賜今名。兼仕禮部主事。一日雷震，謹身殿上躬禱于天，擇九年無過官員陪祀，泰與焉。乙亥，遷兵部左侍郎。戊寅，進本部尚書，嘗被召問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欲考諸國籍，泰出袖中手冊以進，甚悉。自是益承眷遇。閏五月

太祖有疾，不召諸子入侍，亦不令聞知。及大漸，將傳位

皇太孫，泰預受顧命輔之時，請王自泰晉外皆尊，又皆所

在各屯重兵，其制于國地，嫌勢偏，恐一旦聞宮車變，將

為鏡伺，以抗制朝廷，或托奔喪為由，擁兵來京，朝廷不能

沮乃，詔諸王哭臨，各於本國不必赴京，又令王國所

吏民軍士今後悉聽朝廷節制，詔下諸王聞之意為

詞，君所矯已不平。燕藩將入臨，至淮安，泰言于上，令人齎敕，特勒使歸國，泰憤宗戚，推重而朝廷勢極，思所以裁抑之，遂與太常卿黃子澄、徐瑾、劉金之策，凡親王有罪，輒發兵討之，下令除其國。

丁良 朱彬 孫成

王貴 陶銘 胡觀

孫霖 袁宇 房昭

葛進 何福

附錄

革除中內外臣士宦官履歷有所關係者共二十人

冰春 王紳 唐愚士

錢芹 宋懌 李景隆

王鈍 鄭賜 黃福

尹昌隆 茹瑞 羅義

遺忠錄總目

四

薛崑 陳瑛 張顯宗

李友直 胡廣 劉有年

徐安 吳亮

韋朝道忠錄總目終

朝廷與親藩猜怨日益深議者以為皆由泰子澄二人所致及靖難師起泰王征討之謀命將出師多其籌畫嗣君惟召學士輩討論周官法度處便殿弄宗翰而已

詔問外事一以付泰遂移檄指斥

親藩或難之泰怒曰名正言順敵乃可服是何言耶語聞

太宗遂首以誅齊泰為名泰以谷王瀾師遣還慮遂寧二府

為變召還京師惟遼王至遂留之於是天下勅王兵稍集

始戰猶有勝負及勢不可支朝廷乃諭其官以求兵解

尋召復嗣君出走泰追之不及奔廣德州語在王叔英傳

既而被執泰抗辭不屈遂族誅

黃子澄

字非休者

黃子澄名湜以字行江西分宜人也少從邑人歐陽貞受

易周與學受尚書清江梁寅受春秋博學有俊聲游鄉校

同舍避席嘗賦寒江把釣圖及枯梅詩人爭傳誦之洪武

癸亥膺貢入太學明年定科舉之制中京闈鄉試第二乙

丑會試第一廷對及第召三人授翰林脩撰尋兼春坊官

侍東宮講讀累遷太常卿皇太孫立諸王以叔父之

尊多不遜服一日太孫坐東角門召子澄謂曰諸王尊屬

各擁重兵何以制之子澄以漢七國事為對

太孫喜曰得先生謀吾無慮矣及即位兼翰林學士與齊泰

皆用事時周齊湘代岷五府相繼煽動上一日朝罷召子

澄謂曰先生憶昔者東角門之言乎子澄曰不敢忘也然

湏密退與齊泰謀之泰欲先燕子澄曰周燕之母取周

即剪燕之手足而燕因可圖也白之上遂遣曹國公

李景隆圍河南迫周王禘至京禘曰燕王博囚之京師岷王梗

降為庶人雖聖德如燕藩亦摺撫其事加前議

朝廷以子澄為功褒賞之燕於是上書致周王子澄指為

連坐決意討之已卯三月命都督宋忠等北征七月靖難

師起移檄大意言上崇信姦回離間骨肉遵

太祖皇帝祖訓奉天征討罪人既得則法周公以輔成王首

以誅齊泰及子澄為名遂破雄縣懷來遣長興侯耿炳文

禦之互有勝負子澄慮師老遂請上班師詔以李景

隆為征虜大將軍率諸將兵凡百萬以往景隆自負有文

武才子澄亦薦之上寵信特深甫行餞之江滸賜犀玉

帶諸將各一賞齊無算子澄授以指畫景隆依違而已子

澄甚憂之未幾景隆攻北平城累戰皆大敗奔還京師赦

不誅子澄哭諫曰景隆出師無紀度意在觀望不誅之以

謝宗社何以懲將士不聽已而徐凱威庸繼踵敗衄顧民

等皆降子澄拊膺大慟曰大事去矣萬死不足贖誤國之罪乃賦一詩以志痛詩曰仗鉞曾登大將壇窮裘遠賜朔方寒出師無律真兒戲負國全身獨汝安論將毋時悲趙括攘夷何日見齊桓尚方有劍憑誰借哭向蒼天幾覆冠聞者哀之尋用侍臣議詔謫子澄及齊泰于遠方以快敵意其實使之募兵也時諸將猶守淮南而

文廟忽渡江矣一云與李景隆開門迎附子澄出走蘇州語見姚善傳詔執之捕獲責問不服死之命亦其族

同時被戮者俱號齊魯黨榜示天下子逃難易姓為田經宥乃復姓家湖廣之咸寧近有登進士科者袁州人

祀子澄于鄉賢祠
右靖難誅首二人

陳迪

字景道

陳迪字景道寧國宣城人世居麻姑山西村曾祖巨卿元江州路總督祖宥賢父仲康撫州守禦千戶所百戶迪自幼個儻有志操洪武中辟郡縣訓導已未以通經召除翰林院編脩乙丑二月陞侍讀預脩大典辛未八月陞山東布政司左叅政捕蝗殍盜民甚德之甲戌十月丁內艱奪情起復辭不允乙亥二月陞雲南左布政使時普定曲靖

烏撒烏蒙等處苗賊猖獗迪率土兵擊破之獻俘于朝有白金綵幣之賜戊寅八月徵詣行在陞禮部尚書

特進榮祿大夫庚辰水旱有旨集議迪言刑獄未清宜敷法司擇公廉仁厚者分詣郡縣審覈獄囚無令入流致傷和氣又言逃民家業既喪且畏公私逋負之迫失令不恤必嘯聚為惡宜使有司招徠之其不願歸者聽附籍種田管免其差役則民安而盜息矣上皆從之辛巳二月

加太子少保辭所兼俸不受靖難師得與黃子澄等上疏陳論大計迪受命拱運糧儲於外過家未嘗入聞變即赴京師文廟繼統召迪責問迪慢罵不屈與子鳳山等

六人同日就戮將刑鳳山呼曰父親累我迪叱使勿言因罵不絕口命割鳳山鼻舌煮熟俾迪食之迪吐唾之益肆指斥遂俱凌遲而死有老蒼頭拾其遺骸歸葬縣之計

家橋洪熙初詔釋迪宗姻在戍者還鄉給復產業成化壬寅郡人祀諸鄉賢祠甲辰郡守復於迪故居立祠祀之

鐵鉉

鐵鉉河南鄧州和豐鄉人洪武間由國子監生授禮科給事中調都督府斷事奏對詳明太祖喜之賜字曰鼎石

是時羣臣奔走奉職各懷救過不贖鉉獨以材能稱

上任使數被命讞法司疑獄有聲太宗在燕邸有告言

國中事者太祖召法司推問數日獄未成上怒屬鉉

鞠之片時而成由是益愛重之未幾遷山東布政司參政

庚辰靖難兵起曹國公李景隆駐師德州鉉督漕運飛芻

輓粟水陸並進未嘗缺乏至臨邑間景隆已軍敗南奔道

遇參幕高魏趣與之定計迎景隆收潰卒共保濟南城

遺事云與高魏協謀募兵固守濟南未知孰是太宗至城下圍之數匝不能下

鉉在兵間每出不意擊敵兵皆破城被攻壞者輒完築之

或云鉉與北兵相持山東城壞鉉以藍布縫成大片界灰

效其上如磚石墜成狀張於外而覆之以草席人於內者

修築誘外兵云一夕修完外兵遠望疑為真完遂不敢逼

或云鉉於城壞處輒懸太祖御像兵畏忌矢石不敢犯

鉉於陳內潛修築完固太宗苦之一日許開門縱令將士解甲出降

太宗信之整軍駕入鉉豫於城上潛置板如期歷之幾為所

中凡相守三月餘敵兵不利乃棄去事聞於朝下詔褒美

賜以金幣封三代如其官入謝賜宴陞右布政使尋進兵

部尚書佐大將軍歷城侯盛庸總天下兵壬午四月靖難

師至宿州鉉奮擊大破之於小河中震動當是時

太宗恐事不濟幾欲棄師北還已而用諸將佐言再戰得大

勝遂長驅渡江時鉉猶擁殘兵淮南規圖興復而大勢已

去及太宗即位用計擒至鉉反背立庭中正言不屈

上令其一顧終不可得命戮其耳鼻亦不顧遂碎分其體

至死猶喃喃不絕聲時十月十七日比年三十七父仲名

母薛皆年餘八泰竝海南安置子福安年十二發河池編

伍康七歲營局充匠尋皆死鉉以非常之才匡難奉國

遭天命有政不能有所成然剛毅果敢之氣耿耿激烈不

少屈撓自其蚤歲受知太祖已負托孤寄命臨大節而

不可奪之節後卒如所願

太宗後亦每對羣臣稱其忠焉

侯泰

侯泰字希聖

人累官至刑部尚書靖難師起泰主

抗禦之策壬午二月運糧至濟寧諸郡五月復運糧至淮

安京師已告急六月赴京行至高郵被執七月十日就戮

弟敬祖子玘尋亦坐死

景清

景清字仲英

景清本姓耿報籍訛為長陝西真寧人倜儻尚大節領鄉

薦游國學時同舍有秘書清求焉生弗許因誡約且即見

還曰吾縱敏一夕能盡熟之邪生不得已與之往索其

書曰吾不知何書初未嘗假汝也生忿訟於祭酒清即持

所假書往見曰此清燈窓所業書耳即背誦徹卷及問生

生無以對也祭酒叱生退清以去遂生曰吾以子珍秘太
其持此相戲耳初清赴舉過淳化主家有女為妖所惑清
宿其家是夜妖不來去即復來女詰之曰避景秀才耳且
日女以聞其父父即追及清道所以清著景清在此四字
今父歸粘於戶而妖自是遂滅武甲戌清試禮部中第
三錄詩書二經對 大廷賜第二人及第入翰林三載改
監察御史丁丑春 召見嘉其才能 命署都察院左僉
都御史革除閻陟左都御史 改都察院為御史府改御
史大夫 文廟繼統方孝孺練子寧等同日死之而清獨
委蛇侍朝人疑焉一日清早朝著緋衣入先是星者奏文
曲犯 帝座甚急 上備之意因疑清及朝清獨著緋衣
遂收之而得所帶 囚加詰責不屈而死死之夕 精英迭
見嗚呼豫讓為主報讎清豈其倫歟正德間提學副使關
西李夢陽為作傳

茅大方

方一 世詳守帝祖福五

茅大方楊州泰興人自少穎敏得家學工詩文為宗黨所
重父友嘉與陳亮道嘗為之詩有計爾生年今二十每懷
聰慧舊無如陸機此日能為賦 當時復獻書之句洪
武中以儒士應辟典教淮南考績入朝 太祖召對而悅

之推泰王府右長史 內出制詞褒美且勉以董子輔相
德業等語賜齊朗待 皆甚寵大方以為特受隆 無
以罷益用感激在王左右諫諍彌綸得大臣體未踰年秦
國而治因大書揭其正堂曰希董之堂以彰

聖訓且著其志方孝孺記之稱其志意偉然才氣傑然敦大
和雅不亢不諛深有得於正誼明道之首建文中累擢右
副都御史吏部左侍郎及靖難師起憤國命日蹙嘗以詩
寄淮南守將梅殷慷慨激烈聞者壯之詩曰幽燕消息近
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使火龍燔地軸莫教鐵騎過天
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

郭任

西風一度一悲歌蓋北兵初起為鐵鉉等所拒尚未渡淮
時也 太宗臨御壬午八月十七日坐慈寧不屈與其子
順童道善皆殺死永樂四年十二月幼子文生亦誅焉
嚴玄孫純作撰蕭備忘錄載大方詩幽燕消息近
縱有嬌作翻塞上作塞外未句又作陸風一數一長歌未
知孰是愚意想傳錄之誤當
從梅說或者家傳猶得其真

郭任鎮江丹徒在城人 一云定 革除間官戶部侍郎靖難
師至不屈殺死其子經亦處斬次子金山保發戍廣西三
女給配

盧迥

初在莊非守并被禍之

盧迥一作迥浙江仙居人建文帝任為戶部侍郎迥為人
疎俊每飲酣善長謳人為狂及歷顯途恭慎自將比
難將就刑長謳而死聞者悲之

卓敬

初在莊非守并被禍之

卓敬字惟恭浙江瑞安人家卓與後徙滄洲生而穎悟絕
人讀書十行俱下一日棄去終不再讀亦不忘七歲從羣
兒嬉有異人見之曰此奇兒也惜血不華色耳年十五六

不遺錄卷上

十

三

讀書質香山性至孝晨昏定省之禮雖遠不廢嘗夜歸值
大風雨昏暝不辨咫尺得一牛憑之而行及門下縱之則
黑虎也洪武戊辰登進士除給事中每上疏切直無所顧
忌或以太剛則折為戒敬謝曰敬本寒微荷

天子厚恩擢置諫官清要莫比吾聞居其位則思直其道道
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吾知盡諫議之道上不負

天子下不負所學而已禍福豈所計哉時諸王在宮中服飾
有擬太子者敬乘間白於上曰宮中朝廷視效綱紀

攸先今陛下於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在宮中服飾有
與太子埒嫡庶相亂尊卑無序然則何以令天下邪

上笑曰卿言是吾慮未及此耳益器重之他日與同官見迥
八十一人上命改為元士尋以六科為政事本源又更

為源士後復稱給事中陞宗人府經歷歷遷禮部左侍郎
一作建文初年嘗密奏裁抑宗藩大略謂萌而未動者幾

也量時而為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
今觀燕藩必為變乞徙封內地以消其患冀日召見榻

前曰卿何得為此言對曰臣言是願陛下察之事竟寢而
靖難之師起矣太宗入城敬以姦黨捕至

上見而訶之曰此小臣得非往日建議幾至搖朕者乎爾何
敢離間骨肉乃爾敬對曰先朝如從敬言殿下豈得至此

不遺錄卷上

十

三

上怒欲殺之而憐其才乃繫獄初姚廣孝以高僧負重名每
為敬所輕抑銜怨切憐言於太宗曰昔吳王不殺范蠡
而蠡卒滅吳王衍不殺石勒而勒終殺衍使敬言誠見用

陛下豈有今日哉上時使中人諷之受官敬益不屈乃命
斬之夷其族敬臨刑從容歎曰敬等受國家恩厚矣用兵

數年不能出一計匡輔社稷誠死有餘罪但恨不得行其
志耳神色自若經日其面猶如生云尚方沒其家貲一室

蕭然惟書畫數軸敬有高世之才而未及大用立朝慷慨
英偉多所建白美姿儀善談論雖天文律曆地理兵刑之
學靡不精究尤邃性理為文章精粹峭拔得蕭蕭落落其

為人詩詞宏婉具一唱三歎之遺音焉

太宗在藩邸素聞其名及臨朝甚惜之雖為姚廣孝所校上實不忍嘗歎曰國家養士三十餘年不負其君惟卓敬印遺書十卷發明周子遺書邵子經世之學別有詩文五十卷宣德間門人黃朝光作年譜行狀後朝光子養正携其小像拜書至京求侍講安福劉球作傳稱其與夷齊當並不朽且以忠貞私謚之江陰高賓前知瑞安得其像傳於毀軸之中副使李夢陽又摩挲作小傳云

胡子昭

一作 胡子昭字仲常一字伯常四川嘉定州榮縣人

世居縣之東州鄉子昭富經術性忠介方孝孺為漢中教授講明理學往從之游蜀獻王賦詩贈之其後由儒士被薦至京師革除間為史官歷陞山東按察司僉事刑部右侍郎壬午九月十一日坐黨受戮年四十一闔族被擒父復初母郭氏皆年踰八十編伍子紹續繼發習匠後亦編伍獨弟志遠為蜀府典寶歷升後以免正德中御史熊相於州治之西立祠祀之

練子寧

朝官此非守節被禍也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江西新淦人也父伯尚洪武初任起居注以直言忤旨出為廣德州同知調汀州鎮安二府通判卒于官子寧性英邁不凡幼從鄉長者竹莊先生游竹莊命賦水竹村居歌即有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籜龍長之句竹莊大異之後游色庫與金幼孜相友善嘗謂之曰子後必為名臣吾當為忠臣洪武甲子領鄉薦明年對大廷極言朝廷今日用人徇其名而不求其實以小善而遽進之以小過而遽戮之因歷陳古人所以教養任用之道言甚剴切不顧忌諱太祖嘉之擢置第二名進士及第授翰林脩撰子寧益以名節自砥礪由是聲望蔚然中外咸以文學行義稱之滿三載丁母憂杜門屏跡力行古喪禮服闕仍除脩撰建文帝立用廷薦拜吏部左侍郎子寧進賢退不自多所建白辛巳罷都察院典刑獄改為御史府如唐宋御史臺故事職專糾察子寧初調左副都御史改御史中丞靖難師起曹國公李景隆奉命出師至北方密通款藩府賣國喪師謀秘未露子寧一日於朝班內執景隆前數之曰景隆以功臣子兼至戚為上公奉命出師朝廷何負於汝汝乃敢謀叛效邪不忠請速加誅建文帝不聽子寧叩頭入呼曰賣陛下者必此賊臣備員執法不能推茲請先伏誅是日遂罷朝北師渡淮廷

本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主

忠

本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主

忠

中倉皇失措靖江王府直史蕭用道衡王府紀善周是條
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悞國書下廷臣及兩人議用事
者見之大怒盛氣以詬兩人子寧從旁沮之曰國事至此
吾與公輩當均任其咎尚怒言者平顧所論吾過有則改
之無則加勉耳詬者愧而止太宗即位詔治苻黨李
昇隆於上前必欲殺之子寧不屈遂族誅姻戚戚建論
死者百五十一人成遠方者又數百人吉水錢習禮以練
氏姻戚未及逮既官中朝恒為鄉人所持心懷憂懼以告
學士胡廣楊榮二人乘間為上言之上欣然以使練
子寧今日尚在朕固當用之況習禮乎即日下令禁止子
寧與侍講方孝孺同朝孝孺嘗稱其多學而其文後同知
王佐緝其遺文一帙序而名之曰金川玉屑集提學副使
李夢陽始命有司梓之又立金川書院祀其父子名其堂
曰浩然而刻石記焉

○胡閏

胡官此雜字并被福三十一

胡閏字松友江西鄱陽人學博行修教授里中早以詩名
太祖之討陳友諒也過鄱陽謁吳芮初見閏題壁間畫竹詩
有云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
笑賞之陰記其姓名洪武中有司薦辟至闕下

上識之曰此題詩鄱陽廟者也拜官都督府經歷建文中遷
右補闕彈劾有聲擢大理左少卿內難平坐黨戮子傳道
亦誅死次子傳慶等俱戍邊衛妻汪氏女二人俱給配象
奴郡志稱其忠貞鯁直節行聞天下又聞諸其鄉人云閏
一女後得歸貧無所依閏里競以錢米給之曰此忠臣女
也旬日饒足嘉靖初提學副使邵銳立祠祀之

○方孝孺

方官此雜字并被福三十一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浙江寧海人世家候城里族甚
蕃父克勤元季隱居萬山中其學得諸晦菴而源流伊洛

尤邃於易名振東南洪武初為濟南知府有異政子三人
孝孺其仲也至正丁酉始生之夕有木星墮於其所故其
性資精敏絕倫長老見之皆咄咄嗟異方髫鬣已善屬文
雙眸炯炯如電讀書十行俱下日積寸許見典冊所載聖
賢名字或良將相形貌輒默記欣然有願慕之志鄉人呼
為小韓子年十五侍父官遊濟上覽周公孔子故宅求七
十子之遺跡慨然歎曰使吾得遇孔子同時縱顏閔未可
幾及其餘若樊遲冉求輩豈可多讓哉但恨今世無聖人
不得所依歸耳曹國公李文忠一見奇之待以國士年二
十翰林學士宋濂方在中朝以文章道德推重海內四方

至其門者輻輳。洪武八年，克勤嘗註誤繫京獄。孝孺實從，
歎言於朝，請代父死。既而謫戍江浦，又上疏乞身代役，皆
不報。克勤自獄中遣孝孺從，孝孺持所為文上謁，願
願受業。廉一見大加賞異，謂孝孺曰：吾備位禁林，數年來
閱天下之士亦多矣，而未有如子者。子之文非當世之文
也，願肯從我游乎？即日館置左右，日與討論經史為文辭。
廉歸金華，孝孺往來山中，凡四年，盡得其所學。自是文章
繼廉而起，一時四方者儒宿俊，無不折輩行與之交。而胡
翰、蘇伯衡、葉兒、秦輩在衛東，尤以文學知名當世。每見孝
孺未嘗不心服也。命坐空印事，草疏將詣。

本道卷之三

主

一

開伸理而父沒，扶喪歸葬。廉尋徙蜀，孝孺欲往，省不可以文
額天，願輸壽以延之。廉嘗欲甥之而不果。洪武壬戌，
上用學士吳沉揭樞壽薦，詔徵至京，入見陳說多稱。

旨。上問樞曰：孝孺孰與汝？對曰：十倍於臣。錫之宴几，稍欵
必正而後坐。上使人覘之，喜其舉動端整，謂：

皇太子曰：此莊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試靈芝甘露論。

上每面試舉子，輒親定高下，註選。至孝孺，獨不誅曰：異人也。

吾不能用，留為子孫光輔。太平足矣。皇太子素重其才，

召賜食東宮，待以賓友。孝孺既歸，益杜門，築述不出。會仇

家得罪，詞連孝孺，有司例簿錄家貲械赴闕下。

太祖立命釋之。孝孺奉祖母挈妻子家，屬數口還鄉。鄉人感
歎以為盛事。已而家益貧窘，無以為資。孝孺處之泰然，不
以為意。嘗以病絕糧，家人告乏，則曰：聞古人有三旬九食
者，窮豈獨我哉？吾尚勝之矣。授徒石鏡精舍，若將終身。二
十五年復辟至，上方重賞罰，以其志存教化，謂左右曰：
今非用孝孺時，乃除漢中教授。詔許水陸給舟車。明年
閏四月携妻子抵任，山郡荒僻，水土曩惡，病癯瘵者十之
五。士人鮮少，雖五經亦無全者。孝孺安之，嗜蔬糲，若飲萬
鍾者，毋味爽升席，為諸生講解文義，至暮曉曉無惰容。由
是山南人皆知向學。二十七年春，蜀獻王聞其賢，以賓禮

本道卷之三

主

一

召見，每有所陳，論輒虛懷聽納。恒曰：方先生古之賢者

也。皇太孫聞其名，癸酉丙子徵入典試，應天府二十一年

閏五月，太祖大漸，遺令必先召孝孺，建文帝立，馳驛召

還，將用為執政。天下莫不以王佐責望，且夕成功，而用事

者忌之，乃止。遷翰林博士，再遷侍講，直文淵閣，日侍左右。

備顧問，德望素隆。一時倚重，尋定官制，改侍讀學士為文

學博士，以孝孺為之。是時館中徵集四方名士修

太祖實錄及類要，後而永樂大典諸書皆命孺總裁。官諸儒

于所長，各互有得失。至孝孺則卓然為一世儒宗。朝廷大

制作皆出其手，靖難兵至京，駐金川門外，宮中悉自焚。三

十五年六月十四日孝孺聞之持斬衰服晝夜號哭

太宗即位欲詔天下問左右誰可代草者古懷雜錄云問

此時尚留北平廷臣以孝孺對上益人召之數次皆不

至未嘗當候考上乃使擁之入見孝孺既至見上益悲慟聲徹殿

陛間左右禁之莫能止上親降榻慰諭之曰我家事耳

先生何良苦又曰先生為我作詔命左右授以紙筆孝孺

大批數字訖擲筆於地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

上大怒磔之夷其族孝孺臨終作絕命辭一章詞略曰天降

亂離今孰知其由奸臣得計今謀國用德忠臣發憤今血

淚交流以此徇君命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庶不我尤識

不遺遺卷上

大

大

與不識衰之如親戚年四十六復有旨收其妻鄭氏使

者至其門已經死門人王徐輩收孝孺遺骸殯之聚寶山

宗族坐死者八百四十七人孝孺得家庭之教於書靡不

通究常慨然以古聖賢自期以經綸天下為己任弱冠作

深慮等論十九篇謂化民必自正家始又作宗儀十八篇

雜誡三十八章識者已知其運用指設不凡矣在宋濂門

為高弟子從濂後每私居念及或見其手跡或對客談及

濂事輒涕泣既官漢中其家不能存官於蜀王厚撫卹之

墓在夔每舟次夔必往祭墓下慟哭移時乃去在建文時

羽儀斯文隱然為當世重以蜀王書賜號正學齋世號正

學先生所著有遜志齋集三十八卷大易枝辭周禮考次

武王戒書注帝王基命錄文統宋史要言諸書皆逸不傳

孝孺文章似宋蘇軾雄邁奔放沛然若狂流倒峽而氣不

可遏發為論著醜粹都郁雖博極羣書而根據六經憲章

孔孟宋程朱以前無有也濂嘗推之謂歐陽少師蘇長公

姑置勿論自余諸子與之角逐文藝之場未知孰為後先

其後李賢亦稱孝孺師景濂議論波瀾類東坡之求而忠

義之氣凜然不可犯景濂不能及世以為知言孝孺死後

家毀族亦遺文有得其片紙隻字者皆藏之不敢出鄭好

義者與孝孺同邑且往來最厚孝孺為之作傳名振一時

不遺遺卷上

无

无

後應辟出官翰林為編脩且戒子弟毋得留孝孺遺文人

以是薄之洪熙初仁廟嘗謂羣臣曰若方孝孺輩皆忠

臣也詔姦臣黨與從寬典孝孺遺族有變姓名者始遇

赦還鄉里因立祠堂於故居以祀孝孺後知縣宜春郭紳

又從而新之王徐嘗寓書董欲銜孝孺遺骨歸葬不果

天順間台人趙洪襄得遺文數十首梓行於鄉後同郡黃

孔昭謝鏗遍訪士大夫家盡發先世所藏諸斷簡及葉盛

林鵬輩各出其所藏文由是人始得見全集或云文字出

諸土埋甕中故字頗爛缺今盛傳于世按黃翰林佐革除

者字考思應天溧水人有學行累官至刑部尚書先

天下讀書種子絕矣。上納之。既至。建文帝去。遂召李
曰。殿下既以匡王室而來。成王不在。當立成王之子。此
旨因有減十族語。上大怒。囚于獄。以廣孝言未印。殺以
故收捕其族黨。每捕者至。輒欲服之。不屈。乃令盡誅之。澤
是時。請為寧海典史。當捕方氏時。盡力保護。使免。子原且
資以行費。後過孝孺故居。有詩云。荀與雨。過城。撫景
令人感慨。生黃鳥。向人空石。清。復。隨。淚。況。三。荒。山。中。自
可全高節。天下難居。是盛名。却。使。令。城。干。侍。郎。謝。文。肅。公
載後。重歸華表。不勝情。閱者。壯。澤。之。義。侍。郎。謝。文。肅。公
鐸贊曰。我台之學。考亭是師。迨於愚菴。實聞而知。愚菴之
子是曰。正學益擴。而宏。上沂伊洛。如麟在藪。如星在昴。旁
觀一世。絕類離倫。潛溪之門。盡天下士。驚叱起立。謂莫敢
比。心實希聖。自視欲然。銘盤書紳。雜誠慙慙。家人有箴宗
儀。有紀。謂道之行。莫先於此。學以氣克。磅礴四行。孰顧孰
忌。禍福死生。歷宋迄元。士氣益下。有復古初。不在作者。

盧原質

朝官正雅字節波福三十二

盧原質字希魯浙江寧海人世家系洲為巨族父鄉中稱
善人母方氏孝孺之姑也原質於孝孺為外兄而問學得
於方門為多洪武戊辰由縣學諸生登進士及第第二人
孝孺以詩賀之詩曰奉天殿上榜初開共賀江南得秀才
好與青蘿居士說少年文運屬天台謂青蘿居士授承事郎
翰林院編脩越二年庚午聞父喪詔賜驛舟楮幣遣歸
又四年乙亥四月陞太常寺少卿建文中多所建明

文廟登極坐黨 詔族其家原質與弟原朴等皆死

戴德彝

朝官正雅字節波福三十四

戴德彝浙江奉化人洪武甲戌進士第二入翰林為編脩
甫三載陞侍講 上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為職然
既列近侍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
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議論補
益當時願聞後世爾蓋以古人自期待哉德彝與侍讀張
信等皆頓首謝由是感奮思所以稱 上意拾遺補闕以
直聲震于朝後改監察御史益善于其職革除年間改右
拾遺靖難師迫與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卿黃子澄禮部侍
郎黃觀戶部侍郎郭任刑部尚書侯泰御史中丞練子寧
大理少卿胡閔宗人經歷宋徵戶科給事中韓永等日夕
畫策防禦後俱死難

陳繼之

朝官正雅字節波福三十五

陳繼之興化莆田人登革除二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嘗
以江南僧道多占田蠶食百姓乃 奏請僧道人給五
畝餘以賦民從之 文廟舉兵清君側之惡繼之聞有建
白因肆指斥嘗言于朝曰徐承福燕之至親必有陰謀

誅之不聽已而承福果開門降于敵洪武三十五年六月與黃子澄齊泰巨敬韓永輩不服遂夷其族

高翔

朝臣此非守節被禍之十七

高翔陝西朝邑人有文學節行洪武中以明經徵為監察御史高皇帝甚眷注之所論奏無不關國家機事當

上心者文皇帝素聞翔名既即位召將大用之翔持喪服入見語又忤旨乃殺之族其家沒入其產令諸給高氏產者皆倍其稅曰以世世怒罵御史也其親戚悉配為軍

王度

朝臣此非守節被禍之十七

王度字子中惠州府歸善人嘗肆力經書擅理脩詞為人所師部使者以明經儒士薦起家拜山東道監察御史繩糾務持大體疏上論上多見用會高皇帝棄羣臣諸藩不靖兵部齊泰等為議軍事度與僉謀庚辰會試俾度監之翕然稱得人時大將軍曹國公恭景隆北向敗績退保濟南以歷城侯盛庸代之度密陳便宜無不可制勝者乃有東昌之捷景隆徵還赦不誅反當軸用事忌庸等功掩已讒間遂行度等與謀者皆見疎卒已夏六月濟寧告急

師徒屢敗將士皆選與避敵度奏請募兵壬午春有小河之捷命度勞師徐州而還夏五月鳳陽不守方孝孺與度等畫策誓死社稷秋七月坐黨禍戍賀縣千戶所出語得罪合族被戮度死時年四十有七

甘霖

朝臣此非守節被禍之十八

甘霖安慶懷寧人洪武丁卯領鄉薦仕為監察御史持正不靡太宗內靖執不從附及被逮遂求死竟戮之子孫亦不敢仕至今猶單弱正德中知府胡縉宗哀而卹之祀霖于鄉賢祠

林嘉猷

鄭公

朝臣此非守節被禍之十九

林嘉猷初名昇浙江寧海人始事同邑王琦琦坐累家徙雲南姻族無一人顧卹者惟嘉猷徒步千里追送泣涕與之訣別人高其誼後復與邑人鄭公智字叔真者行六千里至漢中求方孝孺而師焉方氏之門嗜學之士至者無虛席而老孺獨以得二人為喜最之使進乎聖賢之道且曰匡我者二子也洪武丙子嘉猷以儒士校文四川蜀獻王聞其賢與公智俱召至成都薦為府僚以嘉猷名不相當乃賜名曰良顯後又以嘉猷字行建文初辟嘉猷入

史館為編脩公智為監察御史嘉猷累遷至按察司僉事
嘗被 燕邸召入居處最久得其隱情以告孝孺建文君
以靖難師迫遣錦衣千戶張安齋書請 燕許世子襲王
位本嘉猷之言也內難平兩人皆坐孝孺姻黨逮至壬午
九月丁亥被戮按孝孺門人親黨一時同禍者甚衆後考補入
右朝官臨難守節被禍可考者二十人

謝貴

外傳此節守節被禍之一

謝貴

人洪武末齊泰黃子滋建創奪侯王之

策時 燕藩稱病奏謀以備虜為名乃以貴為北平都指

不遠錄卷上

書

謝貴

揮使張昂為布政使俾謀誘王府官屬覘察王府動靜已
卯三月 朝廷師至 燕約貴先發六月貴欲以在城七
衛并屯田軍士布於城內填溢街巷迫圍王城外墻又以
木柵斷端禮等四門 燕王聞之曰我病不出雖窺可也
已而軍士登城擐甲執兵飛矢入王城而四面鼓噪震動
至七月王不得已命指揮張玉朱能等帥護衛勇士八百
餘人應之能請先擒謝貴張昂 王曰彼防守既嚴亦
難擒湏以計致之可也今奸臣遣中貴人來請衛屬官
宜悉依所坐名收之就令中貴人召貴附所遣者見貴
乃必來矣來則縛之一夫之力耳乃匿壯士端禮門內遣

人召貴與父之乃至衛從甚眾至 王門門者呵止之惟
貴得入至端禮門北土出擒之其從者猶未知移時貴
尚不出稍稍散去將士聞二人被擒皆散走王等率勇士
捕之是夜王等攻九門黎明已克其八惟西直門未下
王命指揮唐雲單騎往諭守者皆散乃盡克九門
王初問貴昂乃知其謀出於齊黃遂上書請殊之於是靖難
之師出矣貴等遂被誅死

張昂

外傳此節守節被禍之一

張昂山西澤州人國初舉人材建文時遷至禮部侍郎會

不遠錄卷上

書

張昂

諸藩不靖廷臣建議凡藩國所在悉更置守臣必素負重
望者居之乃以昂為北平左布政使至察 文皇帝必起
兵遂與都指揮謝貴以在城七衛及屯田軍士列九門防
守飛章奏聞有掾吏李友直者智諳人也昂以腹心寄之
友直乃竊其章密獻 王府而都指揮張信亦告之貴謀
會朝廷遣內官逮護衛官僚至麻 文皇帝逼使召昂及
貴入至端禮門為燕山右護衛副千戶譚淵所執昂及貴
皆不屈而死已卯七月六日也昂得屍還葬
文皇帝登極族其家生焚近戚程章輩其疎戚及同里人咸
分遣戍邊後 上屢舉昂等披髮為厲命出其屍焚而棄

之鬪面猶如生者有一子逃死去不知所終或曰養子也
洪熙攻元詔曷戚屬戍邊者家籍一人餘縱之還里曷家
上滾墳在水南去州城之東三十里正德庚辰春正月知
州馬汝驥立祠祀之

葛誠

外傳此籍字平

葛誠人以進士為燕府長史靖難師未起
時王嘗病瘧暑中四圍皆著火爐猶自言寒三司官入
視疾皆懼危篤獨誠告之以不得於上之故因令人上
變會王遣人至京奏事齊泰等言於上執之鍛鍊成

獄即發符逮王府官屬且約謝貴先舉兵誠為內應

王府人無大小誠皆籍以聞後謀不遂見殺族其家

程通

范附 黃希 外傳此籍字平

程通字彥亨徽州績溪人少有志性動必遵禮嗜學不倦
年十四補廩生洪武乙丑貢太學時年二十二丙寅父以
誠死嶺南通徒步扶喪還葬墓下三年哀慟毀形妻子
至不相識戊辰復上太學時祖平謫戍延安已老通上書
言臣壯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
為命今邊徼戍卒如林願置少臣祖者詞極懇切

天子憐之而持其章不下陰命兵部驛召其祖既至乃并召
通立階下東西相向顧通曰汝識此人否於是祖孫
相持而泣哽咽不能仰視上嗟歎良久下令兵部除其
籍歸送平還鄉庚午秋通取應天府解時遣諸王將兵行
邊上以封建策諸貢士於廷獨通所對稱

肯親置第一除遼王府紀善辛未從王閱武臨清壬申從之
國遼西時王府未建以祖免歸後廬墓三年服闋復任
庚辰從王渡海南還辛巳進左長史明年始從之國荊州
通悉心輔導王敬禮之凡國之事必咨焉府中有衛士紀
綱者狡猾善遷偵得幸於王通每召而笞戒之會

太宗靖難兵起潛遣人至荊州通草上封事數千言既登極
紀綱以入賀留侍歷官錦衣衛指揮使數被顧問因乘間
及封事遂有詔械通至京瘦死獄中家下發戍邊下績
溪簿錄其家得漏田數十畝遺書數百卷牯皮數張通居
常恂恂如有弗逮至臨事則毅然不可奪故所建立如此
所著有稿百餘卷悉毀于官時有黃希范者洪武末先出
知徽州府雅與通善至是亦為衛卒所捕并籍其家同赴
京師績溪程姓最眾幸使者仁恕罪止一戍餘獲免焉

姚善

外傳此籍字平

姚善字元一初姓李後復今姓湖廣安陸州人居魚陂
為人志行淳實學識高遠為諸生時扁讀書所曰待旦軒
會唐一淳為之銘善工詩與唐相唱和洪武中由鄉舉
歷祁門丞同知廬州軍營所至有能聲三十年擢知蘇州
府初 上以吳民熏染夷俗習為僭靡明法以齊之器者
武更得持短長賊請蜂起號難理善洞悉政體周悉人情
張弛各協事宜每敷造請郡賢考求治道商略民生
休戚俗尚淳澗以施消息因革由是吏民顧尚禮義轉稱
大治為列郡最隱士王賓獨居陋巷善往候見舍車徒步
請問賓問為誰應曰姚善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面府門

再拜而返善自邀還辭曰非公事不敢入也又將候韓奕
奕避入太湖善歎曰韓先生所謂名可得聞面不可得見
也錢芹自守甚高善願見不可得見將往候乃使人先道
意芹對使者曰芹誠幸見公然芹民也禮不可往見于庭
苟明公弘下士之風請俟月朔齊會于學宮善如期至迎
芹置上坐請質經義芹曰公今有官守請姑舍是事有急
於此者善問何事芹出一簡以授善竟不交一言而去視
之則守禦制勝之策也善心嘉之後薦為行軍司馬革除
已卯靖難師起善畫策勤王與有勞焉壬午京師平時黃
子澄走匿善所 朝廷索之急約善航海善曰在公則可

在善則不可善守土之

節長子節發成賀縣千

兒項兒送工部習匠蓋

受戮時年四十三

按方孝

外善言于朝曰有文武

則曰於今人才豈有

則見善嘗在朝也然其

史奉金祀

之瘠賢祠

陳彥回

陳彥回字士淵福建晉

德州徙應州降知博白

安縣丞後又以非辜陷

一戍滇南之臨安一戍

善需皆道死惟存祖母

送者哀而釋之貧無資

縣往依之積良收為家

既而積良亦坐廢彥回

學教諭嚴德政知其才

載入朝侍殿陞承 顧

江縣任甫三月 高

楊惟中一作康等薦其文學廉幹建文君召見西角門遂陞
 知徽州府下車數月政教一新士民感悅明年已卯以考
 覈稱職蒙賞資甚厚其年冬承重丁郭氏憂是時彥回尚
 冒黃姓徼民百餘輩詣闕請奪情終任未報彥回亦衰經
 至闕疏其改姓歷官情罪乞正各籍有旨釋彥回遼東
 兵役仍從徼民前請彥回復留郡治事已而復上疏請終
 制不允而詔許裏事供職彥回乃暫解職奉郭氏柩葬
 郡北十里北山之陽梅堂數楹為羞饋之所每旦哀奠如
 禮事竣然後入府衙治事郡士民因名其山曰太守山彥
 回歷官恒以避難亡命更易姓名為非志恒恒不自安屢
 欲陳首輒自籌曰祖母年高萬一蹉跌特托之何所於是
 自號訥齋隱忍二十餘年至是始得行其志識者韙之後
 靖難師起彥回奉命募義勇至京師適彥回至自遼東邂
 逅旅邸悲喜交集郡士曹從善往賀彥回謂之曰予荷
 朝廷再造之恩骨肉重聚此生不足以報萬一予固有以處
 之矣到郡當遣吾弟歸以治家事此勤王報命之秋予身
 許國他不卹也爾為我述一詞以道吾家世顛末仍為索
 紙筆書務本二字以遺吾弟俾其歸以孝弟力田修身克
 家為務庶於國家恩德為無負耳彥回還郡未幾北軍將
 渡江者回渡江率義勇赴援內難已靖禽械至京不稍費

市壬午十月十五日也時年四十七妻子皆給配按是時
 有同知述其姓名并楊榜兵指斥乘輿
 事定械至京陳市然不可考漫記于此

葉惠仲

外傳此非字亦波福之八

葉惠仲名負祭以字行浙江臨海人字云兄刑部主事夫
 仲雅為方孝孺所知有文名惠仲亦不愧其兄時稱二葉
 惠仲常以知縣充修史官考革除二年會試後陞知某府
 未幾元年二月二十二日歿死年六十四妻蕭氏為奴

鄭恕

外傳此非字亦波福之九

鄭恕浙江仙居人由訓導舉陞徐州蕭縣知縣靖難師至
 力拒焉被擒死時年五十六一女當配亦死之子源湜姪
 温汲皆從坐恕之戮也在壬午八月十七日今仙居建祠
 恕及其二女皆春秋祭之

右外傳臨難守節被禍可考者九人

革朝遺忠錄卷上終

青州府知府四明社思

後薛履于熙校正

張統

字昭季，陝西富平人。父號月川，文行知名。統自少勤學，勵行初以名經舉為東宮侍書，才識通敏。

懿文皇帝太子器重之。洪武十二年冬，陞通政司左叅議。尋出為雲南布政使司右叅政。遷左布政使。統在雲南最久，夷民心孚，遠近安之。凡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祀神壇祠公署。

解字與夫上下典儀公用程度皆出統裁定。是時雲南多中國衣冠流徙，統與諸名士王景童倫數輩定交而厚郵之。其他在管內者不問識不識，皆若親戚，以故遷謫至者如歸。二十三年三月，秋滿入覲。上嘉其能，稱為天下第一。賜重書勞之曰：曩者討平西南夷，命官撫守，爾統實先往。任今五年矣，言出則諸蠻聽服，令布則四野歡欣，皆由誠信相孚，克共乃職。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嘉汝績，復命仍治黔南。汝往欽哉！

遂還治。三十一年徵拜吏部尚書，去官之日，潯人思慕如失。父母屬朝廷更化，旁求四尋隱逸，自集闕下，悉委統試。

統誠鑒精絕，振任抑，拔淹滯，量才授任，各適其宜。由是大著時譽。士大夫起謫籍者，以彈冠結綬相慶。賢才滿朝，統之力也會修太祖實錄，被旨試翰林之任。編纂者考第高下而官之。時楊士奇以教官徵入翰林，亦在試列。統讀其策，獨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詞之工也。以為第一。奏授王府審理。士奇由是著名。後果大用。其知人之賢如此。壬午六月，靖難兵至京，討燕黨。統與馬及

太宗即位，召統與戶部尚書王純論曰：卿二人父事皇考，習知典故，今皆老矣。其解職務，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視時政，有夙舊，則與朕直言無隱。庶稱厚望。老成之意。

後自經于部之後堂，所著有鷄卷集。

閣老尹文和公直贊曰：赫赫太宰，其氣桓桓。早舉明經歷，掌滇藩，干戈甫定，百廢俱完。民夷信服，遠近莫安。課最第一，乃統百官品裁允當。知人匪難，靖難師至，智力俱殫。自經自靖，節重太山。紛紛鄙夫，苟生何顏。

黃觀

字瀾伯，一字尚賓，池州貴池人也。父贅在城許氏，生觀。遂從其姓。少以書補官。庠生，聲譽最著。讀書其間，受業於元翰林待制黃時，時常奇其為人，嘔死國難，觀益

黃觀字瀾伯，一字尚賓，池州貴池人也。父贅在城許氏，生觀。遂從其姓。少以書補官。庠生，聲譽最著。讀書其間，受業於元翰林待制黃時，時常奇其為人，嘔死國難，觀益

黃觀字瀾伯，一字尚賓，池州貴池人也。父贅在城許氏，生觀。遂從其姓。少以書補官。庠生，聲譽最著。讀書其間，受業於元翰林待制黃時，時常奇其為人，嘔死國難，觀益

黃觀字瀾伯，一字尚賓，池州貴池人也。父贅在城許氏，生觀。遂從其姓。少以書補官。庠生，聲譽最著。讀書其間，受業於元翰林待制黃時，時常奇其為人，嘔死國難，觀益

黃觀字瀾伯，一字尚賓，池州貴池人也。父贅在城許氏，生觀。遂從其姓。少以書補官。庠生，聲譽最著。讀書其間，受業於元翰林待制黃時，時常奇其為人，嘔死國難，觀益

慷慨砥礪以忠義自許洪武二十三年應貢入太學即發
解京府明年會試第一廷對禦戎策大要以天道福善禍
淫之機人事練兵講武之法為言

高廟嘉之擢狀元及第除翰林脩撰歷尚寶司卿建文初擢
禮部右侍郎時政官制增設左右侍中員以尚書遷觀為
右侍中仍兼尚寶卿始奏復黃姓與方孝孺等日見親用
靖難師起太宗自軍中來請誅齊泰黃子澄二人以息
兵觀奉命當制諷其散軍歸濂或束身謝

孝陵詞涉詆斥時北兵已至中原明年渡淮觀注上游諸郡
徵兵入援奮不顧家且行且募兵至安慶

朱壽昌

三

四

太宗已過江矣下令諭京城軍民暴左班文職姦臣罪狀觀
名列第六已而羣臣推戴太宗即位索寶不知所在或
言黃觀取寶已赴上游起兵矣即命有司追捕沒入家資
收其妻翁氏并二女皆給配象奴初觀駐安慶聞變恸哭
謂人曰吾妻素有志節必不受辱越明日其家僮自京逃
來言狀是日翁果被象奴叱出金銀釵釧之屬市酒殺以
供合歡之費伴順諾悉解與持去俟既出戶即乘間率二
女及家屬十人俱赴淮清橋下死觀遂招魂葬之江上或
招魂葬江上在宋得家僮報之先今據池州府新志正舟
之然玩尹開老之傳又似在宋得報之先未知孰是
次李陽河聞報者曰上已出奔過池之建德而羣臣奉

新皇帝即位今三日矣觀自分大事已去力不能支乃朝服

東向再拜於羅殺磯湍急處給舟人奮棹伴為洩解投水

而死或云使者召觀觀給以見新君必當習禮乃於舟人

急以鈎挽之僅得珠絲棕帽後追捕者得之以獻命購其

屍不獲疑有匿之者遂族觀家且逮其姻黨百餘人繫詔

獄仁廟初悉放還其發戍邊徼者又數十人景泰中進

士邑人孫仁使遼有老卒朱徽給事公館亦以觀累戍邊

者徽故為諸生嘗從觀游仁問舊事且泣且言甚悉翁氏

池口人沒時有收其屍并二女且棺斂以待

朝命不報天順中池人至南京柳林破棺猶有存者詢之父

老咸曰此黃狀元妻女云郡人柯暹嘗作觀傳匿不示人

近清江龔守愚知貴池始於學宮西偏即其故址立祠祀

之或傳故尚書泰州

尹文和公贊曰烈烈侍中學者師承春元殿魁歷試春卿

國步斯棘奉命徵兵兵未入援世已變更自度厥偶志節

剛身痛哭江上招魂以盟惟妻與女果不苟生遽率十口

投死淮清身隨家隕上友屈平貞節烈義今古同稱孰記

其事而匿其文其文則匿其名則譽

陳性善

性善

陳性善名復初以字行浙江山陰人洪武中以春秋魁鄉試乙丑會試列名上第臚唱時上見其凝重屬目久之謂侍臣曰向唱名陳性善者君子人也授行人司副已而入翰林為編脩檢討云初誠意伯劉基卒

上遣御史李鐸往取其遺書基子璉即出觀象玩占於石室中從鐸請闕上之上簡精楷書者數人入便殿繕錄

性善預焉上天威嚴重進見者皆惶汗甚或掣肘不成一字惟性善動止安雅既竣書法端妍上嘉悅命賜以酒是時威謹叵測性善淹留竟日家人以為必死既出莫

不大驚久之超拜禮部左侍郎薦達流人薛正言輩前雲

南右布政使韓宜可方隸謫籍亦以性善言起為副都御史皇太孫在東宮時已熟性善名及即位一日退朝獨

留性善賜之坐問以治天下之要且使書于紙以是性善

感知遇盡所欲言朝廷悉從之然施行未竟輒為權姦所攻性善朝見曰陛下

不以臣愚猥承顧問臣既僭塵上聽許臣必行今而詔書云然所謂為法自及陛下無以信天下矣未幾

文皇帝入靖內難上命性善監李景隆軍大戰白溝河敗績性善與大理寺丞彭與明欽天監副劉伯完指揮王賚

等皆被執以去

文皇帝悉從遣之性善朝服躍馬入于河以死內難平詔加追戮徙其家屬于邊後悉赦還邑人吳驥為傳其事

廖昇

廖昇人學行最知名與王紳方孝孺輩相友善洪武二十九年六月由左軍都督府斷事遷太常寺左

少卿革除間脩太祖實錄學士董倫為總裁昇及侍讀學士高遜志副之會

太宗入靖內難昇慟哭與家人訣自諡而死壬午都御史陳瑛奏昇與黃觀王叔英周是脩王良顏伯璋皆不順命而

效死於建文計其存心與叛逆同宜追戮之上欄其忠不問

鄒公瑾

鄒公瑾吉安永豐人也嘗官蜀之重慶後薄游巴渝間洪武甲戌與金華王紳相遇於渝紳甚稱志篤才敏議論磊

落可喜忠諫人也既而至成都士皆願與交洪武末赴召至京建文中為大理寺丞靖難師入與監察御史魏公冕

等同死節

魏公冕

魏公冕與鄒公瑾同邑入仕不知其由建文中為監察御史靖難師駐金川門有約開門迎納者公冕與大理寺丞鄒公瑾率同僚十八人即殿前殿之幾死其日較朝二人

大呼曰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同生不聽次日宮中自焚走或曰宜急迎附曰使吾二人改其臣節明君亦必不用文廟繼統二人皆自殺詔夷其族

王叔英

王叔英字原采浙江黃岩人初從外姓陳氏久而復姓叔英博學有氣節洪武間與楊大中葉見泰方孝孺林右同徵至京師固辭還鄉與孝孺為道義交故遺書相切劘文名籍甚部使者廉知之辟為仙居訓導丁丑改德安府學

滿考擢知漢陽縣有惠政已卯徵除翰林脩撰獻資治策八條曰務學問謹奸惡辨邪正納諫諍審才不愼刑賞明利害定法制皆援古證今鑿鑿可行且曰

太祖除奸剔穢抑強鋤梗不啻如醫者之去疾農夫之去草急於去疾則或傷其體膚緩於去草則或損其禾稼固自然之勢然體膚疾去之餘則宜調燮其血氣禾稼草去之

後則宜培養其根苗亦自然之理也識者知其為經濟遠略詳見赤誠入史館預脩

太祖實錄未成靖難師起奉命募兵廣德未幾

文廟渡江郡人皆散走兵部尚書齊泰來奔叔英以泰為貳令州人執之既至泰告之故乃釋泰圖再舉已而臥病僧寺知事不可為乃起沐浴具衣冠賦絕命詞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予事君父自昔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嚙意者造化神有命臨九泉嘗聞夷與齊餓死首陽難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遠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臣筆慎勿稱希賢復書

於案曰生既久矣竟何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遂自縊死時年未四十聞者悲之死後妻死於獄二女皆死於井或上其所賦談上曰彼食其祿盡其心耳豈不問叔英自少以孝行稱既出仕好獎掖善類楊士奇未遇薄遊湖湘叔英首識之既歸朝表薦其才士奇由此得召用方孝孺自漢中召還也叔英自漢陽遣文書曰云孝孺亦沮於時忌卒不果用叔英將死遺書祠山道士盛希年曰為我葬祠山之麓至是希年卒收葬焉蓋希年亦吾人故托以後事後廣德知州曹田周瑛重修其墓立石為之記叔英自號靜學所著有靜學齋集孝孺嘗稱其文

章敷贈紆餘有作者風。又稱其立言溫粹。揚士奇亦稱其
學醇行正。子道臣道。修身無一毫之苟。又為文祭其墓曰。
先生之學。聖賢是師。先生之行。綱常允持。先生之心。金石
其貞。先生之道。霜雪其明。論者以為叔英不愧其言。今祠
于學宮。

樓璉

朝古北第月死

樓璉字士蓮。浙江金華人。嘗從宋濂游。洪武中以儒士召
主宣寧仁壽二縣簿。除君嗣位。屢下詔求賢。璉以文學
舉入翰林。侍講經筵。有至侍讀。請難師定京城。
文廟命方孝孺草詔。孝孺哭且罵。授之筆。擲諸地曰。身可死
詔不可草。改命璉為之。方入見時。孝孺受凌遲之刑未畢。
璉惶懼受命。歸而憤歎。妻子問之曰。得無傷方先生邪。
璉愧曰。我受刑尚可。正恐累及爾輩耳。遂巡問一夕自經
死。

龔泰

朝古北第月死

龔泰字叔安。浙江義烏人。九歲而孤。母傅氏躬教之。居闕
閭。能辨去紛華。勵志讀書。造就外傳。日記數千百言。長
從宋濂之門人。宗思睿遊。傳泰達世故。每長老有所咨
問。必為之條析。動中肯綮。洪武丙子。領鄉薦。明年入大學。
奉旨閱鄉王府衛兵伍。綜覈周密。衆始危之。而後服之。
吏部策試第一。除戶部試給事中。尋即真授。辛巳。遷都。給
事中。壬午六月。北兵渡江。有旨令泰巡城。泰與其妻訣曰。
顧國事至此。不可為矣。即城且陷。吾分必死。爾弟齋救。携
諸幼以歸。否則俱溺于井。屏可免也。漢更火起內廷。泰馳
赴之。道為兵校所執。見上於金川門。命非奸籍者釋之。
泰亦釋。乃遂投城以死。是月十三日也。妻負其遺骸歸葬。
鄉里。泰遇事剛果。有為。以孝友聞。始居邑庠。出息學宮之
陰。俄有狂者至。擠泰於池。幾溺弗救。或請訟官。泰曰。彼誠
病狂。於吾何較。卒不納。鄉人趙文慶者。為盜所竊。跡之弗
得。有謂巫言其應如響。叩之當得其寶。願泰俱往。及往。巫
見泰。眩不能出一語。眾由是服泰之正。死時年三十六。鄉
上大夫莫不悲之。子永吉。累官兵部右侍郎。改南京大理
寺卿。致仕。議者謂泰得釋。與罪不及族。必有其用。或謂泰

總軍士最嚴其死蓋警之者所為也。

黃鉞

朔方北平人死二十

黃鉞字叔揚蘇郡常熟縣人少明敏好學家無藏書鉞日遊市肆中見書不問今古即借觀之或竟日不還是時天下新定重法絕下士不樂仕人文散逸

詔求賢才悉集京師鉞父見其子好學甚恐為郡縣所知數懲之不能止家有田十數畝在葛澤陂因令督耕其中鉞至陂無書讀託市鹽酪率一二日即入城從其友人家借得書道中披覽比至陂販鹽每以為恨楊煥者元末隱士

也嘗避雨泊舟鉞舍傍見鉞持書倚簷讀不輟聲乃就視之曰豎子好學至此哉日能讀幾何鉞答曰苦無書讀耳過目不能忘也煥曰我有書在洋海店去此不遠豎子能從吾游乎鉞喜再拜即從煥入舟至其舍與數冊書去自是數數來易煥恠其頻舉所借書問之悉記憶無忘者煥大喜曰吾挿架書不下萬卷不能舉付汝汝當就吾舍讀因令其子福同室而居者三年遂盡其書縣聞之併辟福賢良煥怨之曰吾不幸遭世亂家破族散今獨携一子耕讀遠郊以畢餘生以子好學盡以藏書奉覽奈何不自韜晦卒為人知貽累我家鉞徐曰第毋患當為公說少羅

對語移日家人以貴客至欲割雞具饌鉞驚曰豈有居喪而殺雞禮客者耶卒以菜粥對食而別壬午

靖難師日促姚善受建文君詔總率蘇松常鎮嘉興五郡兵馬勤王善以書招鉞鉞以親喪尚在殯請即日管葬畢事乃可趨命既而重俊果以鎮江降

文皇帝正位詔暴姚善罪狀收之善麾下許百戶性權詐因得親善縛善邀賞鉞聞之慟哭遂絕食閉目三日四死悉以家人救免或傳言善歎服

上赦其罪復瞠目曰吾知善為人決無二心吾且少俟之善事定吾獨死未晚也脫果不死善將下報希直希直者孝

孺字也遂復稍稍食其年七月十日善就刑報至鉞起登琴川橋西向再拜祠而哭之曰吾與君同受國恩不幸有國難義同許身君與希直同死國吾忍背義獨生乎祠畢

始家人歸祭具遂從容整衣冠奮身入水死時收善黨急軍士縱橫郡邑中且訛言將併錄鉞家親族悉驚伏福乃具棺衾晝夜泣橋側百方求其屍不能得更數日屍忽自

出立水中福慟哭親抱而起易其衣體猶不潰敗竟成禮葬之復平以詩曰江風夜夜鼓洪波江雨朝朝濕辟蘿九

辨不回哀郢志三軍難奪採薇歌手披宿草孤踪滿夢轉空梁月影多誰謂百年臣子恨獨聞野老淚滂沱

之乃教福結束如農夫且曰卽尹有問子但操吳音勿有所對福盡如鉞教因同詣尹曰鉞與福同筆視數載知福爲深福才能問學並出鉞下而福父老身病不可遣行卽行不足以應 詔君且得罪尹心知其詐也不得已乃獨遣鉞以生員除宣章典史洪武二十二年已卯舉湖廣鄉試明年庚辰第進士授刑科給事中陞戶科左又改禮科居職封駁甚多辛巳卽建文三年以父喪歸其所厚翰林侍讀方孝孺弔之屏左右密言曰北方不靖蘇常鎮京師之左輔應北之右臂也君吳人朝廷之近臣今雖去當有以教我鉞曰三郡惟鎮江最爲要害守非其人撤垣以納盜

也重俊彼繪不宜獨爲吾近見其奏事

上前視遠而言游此其心不可測也蘇州知府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必能獨當一面但仁慈有餘而御下太寬此治郡之良才恐不足於定亂耳然國家大勢不在江南必待戎馬至此亦已晚矣孝孺乃因鉞附書於善以忠孝相勉期教力王室以濟時艱危善得書與越相對慟哭以死自誓鉞至家因父殯在陂上舊廬卽往居之足跡不入城邑有御史按部至常熟問曰此有黃給事何在邑中無知其家者一老人居與鉞鄰知之引御史舟至陂時方暮秋收禾堆積村巷路又泥淖御史乃徒步抵其舍鉞從幕中

曾鳳韶

竹石花節月死三十一

曾鳳韶江西廬陵人洪武末登進士革除年間爲監察御史時諸王入朝有從御道馳入且不拜者鳳韶侍班抗章劾之言諸王殿上宜敘君臣之禮宮中乃展家人之禮今桀傲不恭亂朝廷法制非

太祖意於是聞者皆駭愕靖難兵已出北平朝議遣使持詔諭解羣臣皆憚遣獨鳳韶毅然請行至軍前不納鳳韶取竹通節入 詔鼓風遠之不報而還及

太宗卽位責其直以原官召之鳳韶歸臥於牀不應再加侍

郎召亦不應乃刺血書憤詞于襟其略曰予生居廬陵忠節之鄉素負立朝骨鯁之腸讀書而登進士之第仕官而至縹衣之卽慨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於地下而不愧吾天祥矣獨妻李氏幼子公望我死殮慎勿易 遂自殺時年二十九李氏亦死于節云

高巍

高巍字子高

高巍山西遼州人事母至孝蕭老而痼疾巍奉湯藥不懈母亡廬墓蔬食三年洪武十五年應貢入太學十七年以孝行被旌表尋授前軍都督府試左斷事十八年上疏

欲學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及抑未後慎選舉情名器
敘事 高廟深嘉納之後因斷事不稱

旨當罪以議賢請茂貴州關索領仍許以姪代役革除君即
位上疏陳情乞歸田里許之既而遼守王欽辟送赴鈐會
靖難師起魏上書借漢爲喻略曰昔漢高帝提三尺劍滅
亾道秦大封同姓分王天下之半雖曰遠慮然卒遺文景
以不治之痼疾賈誼所謂股大下腰指幾於散者也賴

文帝寬厚含忍容之尚不免斗粟尺布之誑

景帝寬厚既已弗類又輔以晁錯之深刻徑削諸侯遂挑六
國之禍非命將得人民心輔漢則社稷危矣我

太祖皇帝之起與漢高同而神武過之法三代之公封建諸

王必先形勢關陝百二山河昔人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
其民悍勇西鄰吐蕃故以 着王之長秦府王之山西表

裏山河地產良馬屈產之乘在焉其民剛壯所謂山西出
將者也北近胡虜故以晉府王之 燕國雖無名山大川

之限其南冀州真定保定順德廣平大名諸境所謂桑土
之野坦平肥沃供賦之饒不言可知其北雖曰沙漠寒涼

不毛然其地廣畜馬羊其人衣皮食肉馳射是務遼金殘
元籍之而興故以 燕府王之四川僻在西南一限山河

阻深劉備據之虎視吳魏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荆齊兗

寧遠谷代慶肅之屬以次星列比諸古制雖分封過當然
揣 聖意凡以護中國而屏四夷也今各府多驕逸不法

違犯 朝制不削則嚙紀綱削之則傷親親之恩有難處
者賈誼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要於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

少則易使國小則亾邪心今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
使指莫不率從真裁制諸侯之良策也其在乎今蓋亦師

其意勿行晁錯削奪之策而效主父偃推恩之令命秦晉
燕蜀四府子弟分王於齊兗吳楚潭湘齊兗吳楚潭湘分

王於秦晉燕蜀其餘比類皆然則着王之權不削而自弱
矣臣又願一皇上益隆親親之禮歲時伏臘使人饋問其

賢如漢之河間東平者下明詔褒賞之或驕逸不法如漢
之淮南濟北始犯則容再犯則赦三犯而不改則討之豈

有不順服者哉夫天下亦猶人之一身也昔賈誼見漢諸
侯強盛故以脛腰指股爲喻今臣則以一身百體爲譬

皇上乃天君一心也諸藩封則五臟耳目鼻口暨手足也五
臟酸甘嗜欲不同手足安逸亦異至於目好色耳好音

紘不齊苟天君從百體之好則可以具衆理而宰萬物亦
在乎制其撓吾心者而已醫書云智者能調五臟和五臟

既和 不惟無心腹之疾雖亦癘亦無自生矣噫五臟和而
一身安一家和而天下安孟子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惟 皇上鑒察焉書奏 天子奇其才遂命之從曹國公
李景隆出師恭贊軍務魏請以口舌排難解紛自比魯仲
連累上書 文廟請罷兵歸國累數千言不報俄而戰敗
隨景隆南奔遇督糧恭政鐵鉉於臨邑遂與協謀守濟南
頗著勞績會敵退與鉉燕水心亭魏為賦以志喜相與贊
和且曰公既相幾決勝加之徐將軍盛統兵皆勇如貔虎
高僉憲之糾慢宋恭軍之謀略張都統善於掠陣王太守
善於儲給王府校王肯播善於論議何憂
國難不旦夕平乎又從征晉陽鴈門等處聞
京師已平乃縊死驛舍

周是脩

字元亮 江西南昌人 死於元季

周是脩名德以字行江西泰和人少孤貧值元季兵起奉
母逃難苦行力學從元國子學錄蕭執受詩往返十餘載
學成不仕洪武末始薦授霍丘訓導陸辭

太祖目是脩問汝年幾何對曰年四十四又問曰汝家居何
為對曰教人子弟讀書為善耳 上喜擢周王府奉祀正
踰年從王出巡漢北抵黑山而返每應教作賦輒援筆立
就思如湧泉王深敬重之遷本府紀善建文帝即位年餘
王以過失聞府中官屬皆下吏是脩以嘗進諫獲免改衛

王府紀善留京師召入翰林預編纂數陳論國家大計北
兵渡淮是脩與靖王府直史蕭用道上書詆斥用事者誤
國 天子下廷臣及兩人議用事者見之大怒面詰詰兩
人廷中皆欽懼相與發織詞挫折兩人兩人屹不為動尋
北兵渡江是脩留書其家別友人江仲隆解縉胡靖揚士
奇及用道數人付以後事夕入應天府學自經死年四十
九時壬午六月十五日也後數月御史言是脩等不順命
請加追戮 太宗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置不問是脩
為人內剛外和非其義一毫不苟取卓犖有大志嘗曰忠
臣不以得失為憂故其言無不直烈女不以死生為慮故

其行無不果取先代及近世忠節遺事輯為一書名曰觀
感錄朝夕省覽在史館薦果潛劉叔慈二人皆知名士生
平獎誘人善如恐不及人有不善輒為之諱以故無賢愚
少長皆樂親之雅好吟哦每還朝暇輒伸紙濡毫作嗚嗚
聲文成必先理致未嘗構思而雅容雅澹皆可傳誦所著
有詩經小敘詩譜集義三卷論語類編二卷行太極圖一
卷觀感錄一卷綱常懿範十二卷邇言四卷家訓十二篇
別有勸業詩進思集十餘卷初諸人有與是脩同約死義
者及是脩死竟無一人踐約其後解縉為銘墓揚士奇為
作傳語其子曰當時使我與汝父同死今誰為之作傳聞

者笑之。又何侍郎孟春案垢曰：文廟渡江時翰林諸公能先死者周是脩也。李文達公謂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解縉楊士奇輩初亦有約同死者，已而俱負約惜哉。後雖有王魏事業不能蓋斯愧矣。春又聞長老言靖難師既駐金川門，是脩欲速諸公同死，前約首至某門，見某方令家人飼猪，乃亟退。縉府學之尊經閣噫，此何等時而不忘飼猪，又可責以舍生事邪。

尹文和公贊曰：或謂是脩居散地，可以死，可以無死，乃獨勉行其志焉。彼皆全軀保妻子，方藉口管仲與國成，欲圖後功以飾耻，然則自靖自獻，確乎是脩之素守，食稗盡心。

大哉！文皇之卹旨，嗚呼舍生取義，是脩有矣。

右朝官抱節自死可考者十三人

王良

外傳抱節自死之一

王良，字天性，河南祥符人。出處履歷，不知其詳。建文中為刑部左侍郎。辛巳五月，坐問燕人罪，輕左遷浙江按察使。謁岳飛墓，誓曰：苟媿武穆非人也。壬午六月，聞靖難師克，慟哭誓以必死。會命使召之，良執使者下獄，詰旦縲出。期戮以徇道中，忽遇衆鼓譟而起，奪使者去。良還坐堂上，收總司印一浙東西道印五，經...

凡九印悉膝置于篋，携歸入門，嗟嘆者久之。妻問其故，良曰：我分應死，顧思所以處汝未決耳。妻曰：我則不難處，君為男子，乃為婦人謀乎？遂命妾饋良食，即抱其子，歛戲如厨，自投於池而死。良久，往覓之，子匍匐池旁，其鞋猶在項之，浮起。良殞歛畢，即列薪于戶，閉其家人，毋得出。或云：寫人命妾抱幼子往某食事家，以宗祀為托。或云：良子時方商於抗者，遂舉烈焰以印投燄中，自與家人同赴火。死時六月十一日，事聞于朝。太宗曰：死自其分，印吾父皇所制，擅毀之，特可罪耳。詔徙其家于邊。既而風雨晦冥，真人或見其出沒，後官不敢營其宅，居台人陳燧私識其

事翰林編脩黃佐為之傳。正德戊寅，按察梁材始即司門內東南祠之，榜曰忠節。提學副使劉瑞萬湖皆記之。瑞銘曰：允烈王公，妥其靈矣。火其身，不火其名矣。億千百世，赫且明矣。人謂文與事相稱云。

程本立

外傳抱節自死之二

程本立，字原道，浙江崇德人。少讀書，不事章句，受學金華朱震亨兄弟，造詣日深。又從同邑鮑恂，具瓊游，能操筆為文章，議論侃侃，負氣節。洪武丙辰，舉明經秀才，擢秦王府引禮舍人。召見奉天門，賜馬匹，褚幣，改周府。丁卯

從王入朝坐累論雲南馬龍他郎似長官司吏留家大
梁自以一僕之任時所部內附未久蠻夷皆扇動為黔西
平侯沐英布政使張統聞其賢皆禮之委以統領守禦所
在撫綏本立山行野宿不避艱險自楚雄姚安以逮大理
鶴慶麗江等處咸賴其安輯每單騎入蠻夷境或為書開
導順逆利害遇饑即便宜賑恤曰吾為王官守禦邊方不
可以文法自誤坐視夷民生患假令死即死我一身耳救
則救此一方之人也諸夷聞之皆感悅自是軍得着伍民
得安業本立之功居多歲成寅奏計京師建文帝立學士
董倫應天府尹向寶交章薦其文學治行時方脩

太祖實錄召入翰林編纂文正七品俸署左僉都御史階中
順大夫作御史箴以自勵尋即真俸入之外不通謁時
稱為清御史辛巳以失陪祭當調特留史館供職如故明
年實錄完出為江西按察副使未行適靖難兵已進京師
本立知事不競悲憤自盡壬午六月十三日也後三日
太宗即位詔追奪恩典家無遺貲所著有異隱集十卷僉
事郡人吳鼎刊行于闕林廷掛敘之稱為今之夷齊云今
祠于學宮同時纂脩者學士董倫禮部郎中夏止普史官
高謙吳勤趙友士端孝思張秉彝唐咄侍講王昌倫撰李
貫編脩吳溥楊溥楊子榮劉觀侍書劉孝銘皆免于難或

見用

新朝焉

顏伯瑋

唐子清 外傳北帝日死三之三

顏伯瑋名瑋以字行江西廬陵人唐曾公真卿之後洪武
未舉賢良除知沛縣俄而靖難師起所過郡縣皆歸附伯
瑋聞之以死自誓會曹國公統兵往禦駐于德州伯瑋率
淮北數縣民夫餽運指畫有方未嘗缺乏辛巳六月北師
直搗濟寧游兵過沛上沛民窟匿伯瑋招來之九月設豐
沛軍民指揮司集民兵五千築堡備禦親自教閱皆為精
兵尋調三千益前軍壬午正月北兵駐沙河二十二日轉
攻沛伯瑋遣縣丞胡先請徐卿台急度不能支預送其子
有為出城戒之曰汝還家曰大人吾不能盡子職矣因題
詩御史行臺壁詩曰太守諸公監此情只因國難未能平
丹心不改入臣節青史誰書縣尹名一木豈能支大風三
軍空復築長城吾徒雖死終無憾望采民艱達聖明夜三
鼓師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伯瑋冠帶升堂南向再拜慟
哭曰臣無以報國矣遂自經死時年五十其子不忍去復
還見父屍亦自刎俄畝主簿學子清與史黃謙至亦不屈
死縣丞胡先收其父子屍葬沛之南關照曰顏公墓後揚

士奇過沛悼之以詩曰平生金石見臨危就義從容子亦
隨下賊山河遺縣在一門忠孝史官知故鄉住近文丞相
先德傳從魯大師欲酌荒墳何處是離離芳草淚空垂正
統初監察御史彭勛行部至沛詢諸戶部主事孟式得其
葬處今有司起墳立祠祀之

尹文和公贊曰忠孝二端天經人紀烈烈頽侯宰沛百甲
堅守孤城俟死無二力屈援絕詩以言志衣冠自經子亦
刎死父為忠臣子為孝子文山之鄉魯公之裔惟忠惟孝
照耀青史

鄭華

外傳紀弟自死云

鄭華浙江臨海人洪武丙子貢士任行人坐註謫東平
州判官將赴任靖難師至時鄉人趙次進丞無錫華以妻
托之馳至東平力疾戰死壬午正月也

鄭居貞

鄭居貞徽州人父潛有大名國初歷仕潞州同知居貞豐
頰美髭髯始侍父官閩中因從尚書賈泰甫遊洪武中以
明經舉授鞏昌府通判陞禮部郎中見重於時終河南布

政司左叅政坐累卒于京師有文曰閩南集關隴行葉歸
來稿隨檣檣庭稿子孫因留居福州瓜山方孝孺之為漢
中教授也居貞以詩送之後又有次韻詩寄孝孺孝孺亦
嘗贈之文謂其為叅政三年而去吏民以不能留為憾事
在洪武二十三年然其坐累歲月不可考蓋或因孝孺之
故云

王省

右外僚抱節自死可考者六人坐累死者一人

王省字子職江西吉水人祖德明元沔陽州學官生君賢

君賢生省洪武五年舉鄉試名在高等明年

詔免會試命吏部次第擢用省乞歸養後復以文學應徵

高廟親試稱旨例當殊擢省以力薄才弱親老固請就儒

官便養乃授浮梁教諭尋丁外艱起改睢寧凡八年又改

濟陽靖難師壓境省為游騎所執從容引臂辭義慷慨衆

乃釋歸召諸生明倫堂諭之曰若等知此堂如何明倫今

日且都不說只說君臣之義一節如何乃大哭諸生亦哭

遂以頭觸堂柱而死後有司立祠學宮祀之子楨為夔州

府通判亦死于義女嫁同邑周岐鳳岐鳳初主即墨簿妻

與偕行省時在濟陽北師及境女逆知父志泣曰吾父必

不...於夫...人往...凡三...往...竟得...其遺骨...携之以歸

劉政

初政...其...乃...也

劉政字仲理蘇州長洲人父以禮學識該博洪武初薦授沛縣教諭政性懇篤歸力學問平生以忠義自許革除已卯以春秋發解京闈第一時國步孔艱試題出可以托六尺之孤一意考官侍講方孝孺得其文驚曰此他日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也批之有衆鳥中之孤雁吾當處左以處之之語明年試禮部下第

太宗登極孝孺被戮政悲忿不食死

此按蘇志及備遺錄除遺事云然一云政

未禁則不赴會試開... 徒教授終身未知孰是

抄本傳此... 云然一云政

陳思賢

初政... 也

陳思賢高州茂名人洪武末為漳州府學教授以忠孝禮義帥諸生隨才教育多所成就太宗靖難詔至慟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堅不出迎率其徒吳性原陳應宗林珥鄉君璞曾廷端呂賢即明倫堂為舊君哭臨如禮郡人執之繫送京師思賢暨六生咸以身殉或曰死于道並靖中提學副使邵銳立祠祀之

右敘職貢士抱節自死者三人

徐輝祖

徐輝祖太傅魏公達之長子也初名允恭洪武二十二年十月襲職始改賜今名輝祖少侍

皇太子諸王學及從諸儒遊習經史大義又從詹希元等學書能作大字其姨氏為

燕藩正妃是為

太保文皇后靖難兵將起仁宗以王世子入覲留京未遣輝祖弟都督增壽係護衛有大功得歸國而輝祖雅不肯

翊戴為內王時建武學于京師教將臣子弟輝祖與駙馬

都尉梅殷謝某名往來提督茲謂大興靖難師迫增壽

事覺被戮輝祖始終無推戴意與齊泰黃子澄盧振等謀

太宗即位列入黨論罪以外戚故特原之乃勒歸私第鑄秩間性尋被繫而卒永樂五年八月

詔還其祿米時輝祖已卒子欽襲爵子孫恩數視增壽子孫常差薄云

梅殷

梅殷河南夏邑人汝南侯思祖兄子也尚第三

皇女國公主為駙馬都尉洪武末出鎮淮安

太宗靖難兵起吏部侍郎茅大方嘗以詩寄勉之及迫猶固

守其地後臣推戴 太宗繼統殿諭其母家居無恙遂

散師還京 上初不知罪已而藉寵者搆成其獄死焉子

孫世襲孝陵衛指揮使玄孫純登進士改文階後又復襲

原爵遷中都留守按殿為守將散師還京而初不見罪是

之死而前功盡棄且與劉有年平安終用老

廖鏞

廖鏞無為州巢縣人祖永忠從

高廟平中原滅西蜀有功父權襲封德慶侯鏞以元勳後任

散騎舍人見用革除間永樂元年四月十日錦衣衛鎮撫

司奏送刑部就戮第銘鉞及從父淮安衛指揮僉事昇俱

謫戍毋湯氏東甌王和長女也并銘女皆送浣衣局相傳

文皇帝清宮三日即位召方孝孺作詔孝孺曰吾腕可斷此

筆不可枉也 上以廖都督兩子受學於孝孺復令召之

孝孺怒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箇是字兩子復命遂以軍

收之孝孺杖而衰經至闕下哭 上問之再三不答但哀

慟不置命以刀抉其口兩旁至耳刑之聚寶門外凡七十

尚作絕命詞罵聲不絕廖兩子拾其遺骸葬之聚寶門

外山上葬甫畢而廖氏亦見收矣兩子遂逃同時刑十八

人孝孺其首也兩子後亦就逮豈即鏞之兄弟歟出傳散

右勳戚抱節坐廢戮者三人

俞通淵

俞通淵廬州巢縣人其前事見開國功臣傳洪武三十二

年七月有旨遣艾端起在聞越雋侯授豹韜衛指揮使八

月領軍屯號國公墓旁以神策衛老軍劉海等守之而命

其子靖襲豹韜衛指揮使尋卒幼子端三十四年命錦衣

衛優給全俸亦卒遂絕嗣

宋忠

宋忠不知何許人始為鳳陽衛指揮使以知勇聞洪武三

十一年都督齊謙討西南夷無功以忠代為參將以虜功

奏革除君尤任之已卯三月詔忠調緣邊各衛馬步官軍

三萬屯開平 燕府護衛精壯官軍悉選隸忠麾下護衛

胡騎指揮關童等悉召入京調北平永清左衛官軍於彰

德永清右衛官軍於順德以都督徐凱練兵臨清都督耿

獻練兵山海諸將防於外謝貴張昂防於內約期俱發時

世子及 二郡王 三郡王皆在京齊泰曰三人在此宜先

收之黃子澄曰不可事則彼先發有名且得為備莫若遣使坦懷無疑也遂遣歸尋候遣人追之不及已而齊秦傳檄使約謝真先發長史葛誠為內應盡拘親藩官屬七月甲戌黃與張昺敗露見執靖難兵起忠守懷來大將俞頊守居庸關相為聲援已卯靖難將指揮徐安等敗頊據其城頊走依忠而居庸為燕將所守

太宗謂諸將曰宋忠擁兵懷來則居庸有必爭之理因其未至可先擊之諸將皆曰敵眾我寡難與爭鋒擊之未便宜固守以待其至太宗曰此非爾等所知當以智勝難以力論論力則不足以智則有餘彼眾新集其心不一宋忠

輕躁寡謀狼復自用乘其未定擊之必破矣癸未

太宗率馬雲徐祥等馬步精銳八千卷甲倍道而進甲申至懷來先是獲敵謀者言宋忠誑其將上云爾等家在北平城中皆為親藩所殺委屍積滿道路宜為報讐將士聞之或信或否太宗聞之乃命其家人張舊用旗幟為前鋒眾遂識旗幟又識其父子兄弟無恙相呼輒應喜曰我家固安幾為宋都督所悞皆倒戈來歸及戰忠余眾倉皇列陣未成上麾師渡河鼓譟直衝其陣忠大敗奔入城燕師乘之而入忠急匿於厠搜獲之諸將以得忠頗有喜色太宗笑曰忠庸才耳得之不足為喜喜則驕驕則不

戒不戒則敗幾胡矣爾曹戒之遂誅忠子謙鎮南衛指揮使始簡前車賜死年十六

馬宣

附 曾潘

馬宣革除間為都指揮守薊州戊寅七月靖難師起宣謀起兵迎拒已而張玉朱能來戰宣與統撫曾潘等閉城堅守太宗遣將反復諭之不下玉擁眾急攻宣率眾出戰玉遣精銳衝入其陣執而殺之并殺潘事聞革除君褒卹之

朱鑑

朱鑑建文初為都指揮靖難師起鑑與都指揮房寬督眾守太寧太宗攻之自辰至午城破斬鑑寬被執降事聞革除君加卹典

彭聚

孫泰 萬附

彭聚以都指揮與同官孫泰副宋忠守懷來忠之敗也與都指揮俞頊皆見執聚與泰力戰死之為靖難師俘獲者不可勝計獨都指揮莊得一軍遁走得脫其後反間得行

名將下高吳高皆見疑而耿炳文李景隆相繼敗讎雖有大將陳暉平安盛庸皆不能軍而三勢成矣初下萬將陳亨謀欲殺而為萬所制太宗設奇以敗之乃作下萬書盛稱獎萬而極詆毀亨絨織牢密召一卒飲之酒且厚賚之而置書其衣中俾歸與萬其同獲之卒竊窺之聞守者曰彼何為者守者曰遣歸通意故將厚賚卒跪告守者曰能為我請得俯行惟命是從不敢望賚守者如所言為請遂俱遣而無賚所不得賚者終不平至即發其事劉真陳亨獲卒衣得與下萬書遂疑萬執下獄籍其家其間吳高亦用此策高遂見疑有詔削江陰爵安置廣西乃專

命楊文守遼東文用兵無紀律

太宗素知之云

宋瑄

宋瑄都督晟之第二子也革除中為府軍右衛指揮使戰

靈璧沒于陣後兵部請予

太宗特命晟第六子瑛襲職

耿炳文

耿炳文濠州人父君用元末從

高廟取滁和積功為明威將軍管軍總管其後克采石取金陵日有功炳文皆從焉丙申歲與張士誠戰宜興君用賢勇先登而死炳文代領其軍明年取廣德長沙擒士誠守將而降其兵會立元帥府于長興以炳文為總兵都元帥守之辛丑敗士誠將李伯昇追斬五千餘級拜指揮使撫綏有方湖人安堵吳元年破蘇州士誠就擒論功

召見戰門降諭曰今日之功雖古名將不能過也陞大都督府僉事洪武初元授鎮國上將軍兼右率府副使二年同徐達征陝西克之留炳文鎮守三年正月授秦王府左相兼陝西行省右丞十一月封長興侯十四年輔徐達大破

虜兵于北黃河復還陝西二十四年賜寶鏹五萬錠鈔二千錠俾造第鳳陽葺其先塋而追爵君用為侯二十五年陝西兩當縣妖人作亂承制總兵聲討至二十七年始克之三十年蜀中盜起命為征西將軍往剿平之三十一鎮守遼東革除改元靖難兵起其年九月命炳文佩大將軍印自遼東率眾二十萬援真定都督徐凱領兵十萬騎駐河間都督潘忠楊松營莫州先降至雄縣

太宗帥師禦之中秋出炳文不虞破其城忠松引眾來援伏兵起忠等皆被擒因得炳文虛實遂長驅至真定壬戌靖難將張玉來能譚淵來戰炳文大敗幾為所擒奔還濠州

河東炳文眾尚數萬十月復與能戰眾皆潰降副將駙馬都尉李堅都督竊忠勳成都指揮劉遂俱被擒炳文固守燕兵攻城二日不能下而去炳文老將長於戰至是敗覆建文君始有憂色遂召之還以李景隆代之遂至於云開國功臣錄謂炳文戰沒于陣死時年六十五子璿前軍都督僉事尚懿文長女江都郡主華除中為駙馬都尉獻龍虎將軍後軍都督僉事嘗師遼東軍馬與江陰侯吳高圍燕城有功瑄散騎舍人擢尚寶卿後皆獲罪死

莊得

莊得者華除中為都指揮辛巳三月歷城侯盛庸與北師戰于夾河殺其大將譚淵得有力焉已而北師以勁騎乘暮掩擊得遂力戰而死

楚智

楚智者華除中驍將也莊得及阜旗張等同戰夾河死于陣

右將帥沒于王事可考者十二人

劉貞

劉貞合肥人洪武中寧獻王封大寧貞以都督為總兵文廟靖難首入大寧盡握其軍以行眾方苦近邊無一人聽貞命者貞恐被執一夜竊負勅印浮海而南京師聞眾已去意貞亦降矣因籍其家悉下之獄明日貞乃由福建還家人遂皆得釋至今子孫不替

彭與明

彭與明江西萬安人由歲貢入國學洪武二十五年授兵科給事中陞刑部浙江司署員外郎華除已卯陞湖廣按察司僉事又遷大理寺右寺丞

周縉

太宗靖難師起與禮部左侍郎陳性善欽天監副劉伯完指揮伍齊等俱在李景隆軍中白溝河戰敗皆被執以去太宗悉縱遣之後北師渡江棄官遁去不知所終

周縉字伯紳湖廣武昌人也以歲貢入官監初授永清縣典史居官廉謹歲餘攝縣事方境內多盜捕治有法不濫及平民一縣皆安是歲旱蝗不為災俄而兵起藩府一時守令相率迎降永清地尤比近縉極力為拒守計顧其民寡弱相率逃散則自度不能有為佩印南奔將他

圖焉道聞繼母之喪還家以禮葬畢乃糾義旅為勤王舉
戰纜戎器數日略具則聞南師燔而天命去矣遂去匿編
氓間已而事露有司即其家械赴京師縉自分必死慷慨
就行至則 朝廷終義其志特下之獄久之謫戍興州蓋
從輕典也居數年以其子代還屏跡田園年八十而卒按
寶錄革除壬午十月丁巳吏部奏前北平所屬州縣官朱
寧等二百一十九人 皇上舉兵靖難之際俱棄職遠避
宜真諸法命入粟贖罪畢發興州屯戍蓋是時非獨縉一
人也吳文定公寬為縉傳且曰以媿世之為丁公而幸免
者嗟乎縉亦足予也哉

程濟

程濟陝西朝邑人有法術洪武末以明經為四川岳池縣
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濟寢食俱在朝邑而日治岳池
學事不廢章除間 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地方兵起朝廷
以為非所宜言繫至京召入將殺之叩頭曰陛下幸納臣
期而無兵臣死未晚也遂繫濟詔獄已而兵果起乃赦出
濟尋以為軍師護諸將北行與靖難兵先鋒戰于徐州大
捷會曹國公師退

文皇帝至江上濟逃去不知所終始徐州捷時諸將樹碑

後 文皇帝過徐州望見碑頽左右曰碑者何也或以狀
對 上大怒趣左右推碑一再擊遂曰止止為我錄碑來
乃按碑族誅諸將無得脫者濟姓名正用擊處得免濟墓
者之祭蓋禳之也

王徐

王徐字叔豐紳之子從學方孝慎甚為所器許妻以女逮
其難之及也嘗周旋其間又與孝孺表姪鄭珣至聚寶門
外求其遺骸以歸葬而不可得卒坐逮繫

文皇帝念其祖程死國之功特從宥免且方嚮用之而徐力
以疾辟還金華讀書結屋青巖之下將終身焉後購孝孺
遺文私藏之徐性至孝初紳痛念父沒每食必斥兼味徐
一遵其志子孫相承閱數十年不變事母丁氏如事其父
送終盡禮三年酒肉未嘗入于口學問該博士之從游者
日眾郡邑交重之恒禮為鄉節賓至以分獻于先聖廟徐
疎髯偉貌出必儼然古冠服人奉觀之曰此王先生也所
著有青巖稿

董倫

黃河安常本東昌恩縣人世居燕之宛平自為儒士處山林以有褐藜藿已懷愛世之志學者多從之遊以所居具川因稱為具川先生元末徵辟不出世高其行

國初擢用單縣儒士張寧洪武十五年寧以倫薦遣使徵之以為春坊贊善大夫賜冠帶事

懿文皇太子其所陳說多忠厚之言 太祖皇帝聞而善之

十八年正月由右春坊右贊善陞左春坊大學士賜文綺六疋鈔五十錠會 東宮晏駕二十五年出為河南左叅

議在任盡心民事名其退食思政之堂曰後樂方孝孺為之記嘗草封事數千言無一不愜

上心者二十六年上書薦肇州吏目諸葛伯衡

太祖遽擢為陝西右叅議三十年以註誤坐免典教滇南

東宮憐其老賜以白金若干鎰倫行至成都 蜀獻王深寵之賦詩八章以道行至滇凡作養成就用夏鑾夷漸摩督

卿皆出于仁義道德故雖蠻夷夷堅皆知向方洪武三十一年後五月 建文君即位眷念 東宮舊臣屢詢及之

左右多言倫可用即召至京師慰勞備至拜嘉議大夫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與方孝孺皆入館閣侍經史是年

七月十三日 御書怡老堂三大字及松凡玉鳩杖各一賜之倫上表謝初監察御史解縉嘗代夏長文作劾袁泰

謀參術之因肆誣斥 太祖令縉十年著述始許擢用未及期會 太祖賓天縉遽赴臨權臣謂赴臨非

詔旨遂請河州縉與倫書祈援歲餘權臣則倫為言之乃召縉還以為翰林待詔其汲引人材類此倫為人質直敦厚

富文學為時所重革除間屢懇言當務親睦不聽 太宗即位時倫年八十餘有旨令致仕出京怛怛成疾數日卒

王良

王良字欽正江西吉水縣人建文己卯江西鄉試第一明

年對

大廷復當第一以貌不及湖廣且廣對策有

親藩陸梁人心不搖等語

上以為敢言遂擢廣狀元而以良次之專洪武乙丑事例首甲皆授脩撰良與第三人李貫皆與焉良聞靖難師起居

常憂但輒不食日就羸瘵以辛巳九日卒

上憫之遣禮部侍郎黃觀諭祭之按良家鄉所產如此見吉

先一日羣臣多在近殿良嘗問與後廣與貫家事

太宗一日

上於宮中持建文時羣臣所上封事十餘通覽一二有干犯

者命翰林侍讀解縉等偏閱關係軍馬錢糧數目則留餘
千犯者悉焚之既而從容問貫縉等曰爾等宜該有之衆
稽首未對脩撰李貫進曰臣貫實無之

上曰以獨無爲美耶食其祿思任其事當國家危急之際在
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夫盡心於建文者但惡導誘
建文壞

祖法亂政經耳爾等前日事彼則忠於彼今日事朕當忠於
朕不必曲自遮蔽也後貫遷中允坐累繫獄十年竟死獄
中

雪菴和尚

雪菴和尚者名暨不知其姓靖難初方黃之獄殺幾萬人
卽不殺謫戍窮邊不死於道死於邊者又幾萬人當是時
和尚壯年始慟哭落髮爲僧西南走重慶重慶大竹善慶
里山水奇絕可廬和尚又走之善慶里里墟中有隱士杜
景賢知和尚非常人與之遊往來白龍諸山山旁有松栢
灘灘水清駛靡算森蔚和尚欲寺焉景賢愛有乃爲之
寺寺成和尚率其徒數人入居之昕夕誦經山中人不知
書謂且誦佛經乃不知其誦易乾卦也景賢曰和尚相釋

大業皇帝集卷下

五

三

而誦儒將儒行乎不可可亟誦佛經景賢意和尚不宜誦
儒書恐有踪跡然又不肯顯言言則恐和尚或走去以故
婉解之乃和尚亦知景賢意遂棄儒書不誦誦觀音經寺
因名觀音焉和尚好觀楚詞時時買楚詞袖之登小舟急
棹灘中流朗讀一葉輒投一葉於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
讀終卷乃已衆莫測其云何景賢固知之然亦不問和尚
也和向好酒不戒酒日注酒一壺俟客客至輒飲客不至
雖樵牧墜亦拉之入飲飲半酣呼兒童曰我歌爾和歌竟
墜焉而和曲頰形多與樵夫白頭剪髮成草詞不甚
工密然意氣渙發又能憾愴人或曰和尚當建文壬午爲
翰林學士不數月帝遜位和尚固深秘滅迹以死死之日
其徒問曰師卽死宜銘師固何許人也和尚但曰松陽間
其姓名不答死後百二十餘年可貞子刻其詩若干篇然
亦未敢顯行於世漆泉子曰余旣爲革除編年又得雪菴
和尚河西儻川中補鍋匠及馮翁因各論次其事令後世
得覽焉

大業皇帝集卷下

甲

三

王璉

王璉字器之甚州日照人學通經史長於春秋初任教授
謫遠方洪武末以賢能薦授寧波知府清儉律已平易近

民杜私謁革吏弊政教兼舉進自泰倫約一日見饌有魚肉大怒命撤而逐之號埋羹太守惟痛繩武人之不法者以故軍衛銜之靖難兵起方造船航海勤王為軍衛縛往京師請罪上問造舟何為璉徐對曰由海趨瓜州以截來路耳上義而釋之得還田里故鄞人黃閏玉四明文獻錄稱云獨于軍衛相抑好貪甘權橫逆又贊曰富貴不淫患難美郵神明其心終始一德蓋指此云

平安

孫狗皮附

平安一名保兒真定藁城人驍勇有名決戰善取勝庚辰

本邊錄卷下

聖

三百五十五

四月以都指揮從李景隆戰白溝河辛巳閏三月戰藁城統卒十餘萬大敗北兵于小河壬午春充副總兵督遼東軍十萬圍通州大戰單家橋四月退至靈壁大戰為北將朱能所擒安嘗操長鎗馳馬追

文廟幾及之會馬蹶乃弗克前至是

上問曰向若非馬蹶汝將何為安大言曰刺

陛下如拉朽耳上壯其言歎曰

高皇帝養下好漢子慰勞備至命掌北平都指揮使司事京

城既平久之

上嘗謂平保兒尚在耶安遂自經死少保李賢稱鐵鉉之死

之烈曰平氏有愧焉又有北平都指揮孫狗皮者徐州人革除年間有戰功以忠義聞後永樂初降百戶

高賢寧

高賢寧者濟陽人建文中國子生

文皇帝兵至濟南城未下以箭書射城中使亟降時賢寧適在城中乃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請罷兵未幾城下賢

寧被執

文皇帝曰此作論秀才耶好人也欲官之固辭其友紀綱勸令就職賢寧曰君是學校棄才吾食廩有年不可也綱言

本邊錄卷下

聖

三百五十五

於上全其志而遣之後卒年九十有七棄才云者以綱乃被黜庠生也

王彬

王彬人革除中為御史歲壬午與指揮崇剛守揚州

時揚州指揮王禮聞燕兵至將舉城降附彬與崇剛知之

執禮及其黨繫獄五月乙亥燕將都指揮吳王招諭揚州

禮弟宗與千戶徐政張勝等舍人吳麟等數十人出禮等

於獄沈彬及剛開門以降惜彬之死狀無可考也

右外官抱節免禍者十二人被執不可考者一人

毛泰

人吏部侍郎

黃魁

人禮部侍郎

暴昭

人刑部右侍郎或云山西人建文初充

變作竟不屈命先去其齒次斷手足次斷頭而死一云北平布政司參政亦未詳孰是

黃彥清

人相傳有黃清者巡撫某地

太宗即位頒

詔至立拒之其下皆用命欲興兵力寡而死疑即彥清也一云

黃清作王國子博士時充史官

宋徵

人宗人府經歷營建議削

親藩屬籍故靖難之師討焉妻子就戮其詳不可考

韓永

韓永陝西西安人西安一作長安一作長安革除間為兵科給事

中一云壬午六月與陳迪巨敬戴德等被責問不屈而

死廷臣與永同約死義者二十五人惟期賜黃福壽

陶歸除壬午別本俱作癸未

周璿

周濬山東諸城人革除中曾與抗禦

燕師壬午內難平戮死妻王氏子蠻兒是年十二月給配

謝昇

人曾死靖難之師壬午月誅死父旺

年七十四子咬兒年二十俱本年十月初二日發金蘭

編伍

牛景先

人革除中曾抗禦靖難師京師平景

先一云出走而死永樂改元窮治奸黨二年冬逮景先

妾一云被女至詔發教坊司

巨敬

巨敬陝西平涼人戶部主事充史官

董庸

董庸

人監察御史

高不危

高不危

人壬午七月以不從死逮其家屬至

弟宣成海南衛實發習匠

盧振

盧振

人嘗與魏國公徐輝祖同謀抗拒靖難

之師事見輝祖傳

右内外官伏節死義姓名職甲事蹟僅見者一十三

潘忠

楊松

潘忠華陰人與楊松皆為都督同守真定二十二年八月

救惟縣被執

李堅

李堅懷慶武陟人洪武中以功臣子選尚

太祖女大名公主為駙馬都尉革除君即位公主進封大長

公主堅以軍功封繁城侯無幾何命耿炳文伐燕拜堅為

左副將軍及燕戰于真定時炳文軍惟備西北其東南無

備燕師出其不意擊之炳文為所擒燕將丘福攻子

城堅領兵接戰力竭自刎而兵敗燕騎士薛祿引槊刺

堅墜馬揮刀斫之堅大呼曰我李駙馬也勿殺祿生擒之

以獻

天運錄卷下

吳

二頁六

上

太宗謂曰爾至親也今至此尚可逃罪乎械送北平堅遂道

死姑蘇王錡謂堅沒于王事子在兒富當襲爵公主時猶

在懼禍至乃納其詭券莊得流寓南京媿情詩酒以壽終

焉惟銑彰德志又載堅為郡人與李讓同時為駙馬都尉

而讓飯附太宗為之宜久要之堅實河南進云

審忠

審忠都督充右副將軍二十二年九月與李堅同戰真定

俱被執

吳高

吳高江陰侯良之子為神策衛指揮使署前軍都督府僉事襲父爵三十二年十月以遼東兵十萬攻開水平城敗走復移鎮大同後以反間見疑詔削侯爵安置廣西事見彭聚傳

徐覲

徐覲華陰人為守滄州三十三年十月城陷被執

陳暉

陳暉華陰中以克副總兵

吳傑

吳傑復之子襲安陸侯三十三年九月戰真定三十四年三月戰無極皆敗蹟今子孫世襲飛熊衛正千戶看陵

馬溥徐真附

馬溥徐真華陰中皆充參將

四月戰靈壁被執

崇剛

崇剛鎮守揚州指揮也語見王彬傳今按建文初年靖難師興被執者無慮數千人已卯懷來之戰都指揮俞瑱真定之戰都指揮劉遂灰灰白溝河之戰都指揮何清滄州之戰都督程暹都指揮俞瑄趙胡原吳英傑德州之掠千戶蘇斌東昌之襲都指揮唐禮辛巳游沈河之戰指揮鄧戩陳鵬真定之圍都指揮朱榮定州之戰都指揮花英鄭琦王恭指揮廖忠千戶度衡水則指揮劉榮援東平

右將帥獻擒敗蹟後事無考者共四十四人

華朝遺忠錄卷下終

沐春

沐春字景春鳳陽定遠人黔寧王沐英長子也生未其母沒鞠於外氏長歸就學年十七即侍英征西番明年從征以集乃俱擒其渠魁又明年從征雲南歷功先士卒癸亥還京師遂掌禁旅冬江西寇僭號順天王命諸郡作亂春與征奮勇先登殲之乙丑秋授驃騎將軍命復軍都督府事廷臣請試職上曰是見我家人非他比也昇實授副決如流嘗錄囚于烈山審逆黨于蔚州奏釋各數百人壬

不遺思附錄

吳中

申英薨於雲南春往奔喪起英襲爵西平侯鎮雲南一遵父道謂屯田政為要務歲較多寡嚴賞罰稽功乃倍饋餉以足已而緬酋暨東川夷相繼作難春命將授成筭遂皆殄平甲戌春復平越雋苗寇越州蠻阿資者先年倡亂朝廷費數萬之師往往無功春又平之麓川宣慰思倫發為其下所圖戊寅四月破刀于孟諸誅其罪首而釋其餘衆自是百蠻震懼不復虜貳功聞授征虜前將軍使盡平其地九月十二日春薨年三十六革除君震悼加厚賜馬諭之曰惠莫春沉毅果敢明識絕倫在鎮七年闢田至三十餘萬畝復民戶至五千餘又嘗鑿鐵池河灌涸田數萬

或民受其利云弟晟襲西平侯相傳建文君之奔也晟使人護之或時至西平侯第然人亡有知者

王紳

王紳字仲繩金華義烏人父禕以文行重海內與宋濂齊名國初翰林侍制使雲南伏節死時紳甫年十三聰敏過人落筆為文沛然不可禦翰于伯氏綬事母何盡孝父沒哀毀踰禮未幾綬亦沒紳獨綜理生業焚焚憂患中而傑然負奇志暇日盡取經史百氏言窮其旨歸縱橫磅礴出入上下宋濂一見即器之曰王華川其有後乎一時俊

不遺思附錄

二

蘇州

傑多自服不逮洪武二十五年蜀獻王聞其賢馳書幣聘致待以客禮俾教授蜀郡紳痛父遺骸未返近壠白其情事王憫之給道里費以行至雲南訪求不獲遂即死所奠祭仰天號慟幾絕過客為之泣下霑襟述滇南慟哭記以著志雲南布政使張統尤重之作弔王翰林文以紓其情既還王慰勞備至蜀人無貴賤咸知敬愛建文君即位召為國子博士遂入詞垣編摩太祖實錄與侯城方孝孺交遊嘗尊孝孺為百代儒宗勸之著書以淑來世孝孺不以為然紳自是益嚮道德而畧文藝嘗以其父死節事聞于

朝得 贈翰林院學士諡文節開國以來文臣有諡者實
自禕始庚辰十一月丙午紳卒年四十有一有維志齋集
三十卷行于世

唐愚士

唐愚士名之淳以字行浙江山陰人父肅

國初應奉翰林文字有名愚士少有奇志攻學不倦年二十
餘已有聲浙東父謫死臨濠辛勤扶喪歸葬追求其平生
所作不憚荒遠集收拾如獲金璧時時伏讀凄切人爲之
掩泣然愚士亦工爲文者且善筆札酷似其父洪武中屢

有薦之者謝不就曹國公李景隆好士爲勲戚第一聞其
名走使者請至家俾其子師焉征行四方皆與俱歷燕薊
秦周覽前代遺跡授筆而賦躡蹠一時歲辛巳嗣君詔翰
林詞臣集數千載經史中事爲書以考治亂爲鑑戒命舉
優通文學士方孝孺輩以愚士薦

上亦雅知其名且謂曹公之客必賢輒召至殿廷即拜翰林
侍讀賜以冠帶俾與孝孺俱領脩書事且通以前漢書進
讀未幾病以閏三月二十三日卒時景隆又將兵于外及
歸則愚士病甚不可爲矣賙卹之甚厚所著有萍居稿文
斷諸書

錢芹

錢芹字繼忠蘇郡吳縣人少負氣節欲以奇功自奮元季
以策干諸將無所遇洪武初辟大都督府掾從大將軍徐
達出北平絕大漠凱旋俄以例解職家居二十年甘貧守
道爲郡守姚善所知語在善傳革除初年

詔求遺逸善以芹應詔召對稱 旨留中議事授戶部司務
北陲有警署行軍斷事從征虜將軍咨謀會軍府遣芹入
奏道病卒湖卒猶條邊事緩急上執政年七十二賜棺殮
歸葬黃山

宋懌

宋懌字子夷浙江金華人濂之孫也父璵爲中書舍人懌
思紹父學奉母居蜀蜀獻王聞之時賜粟帛賜其家由是
益得專於學其書益工建文君即位念濂爲

皇考與宗皇帝舊學之臣召懌復官之於翰林爲侍書與劉
彥名朱思平皆見知於建文時而濂門人有聲稱者同郡
樓璉浦陽鄭楷皆見擢用

李景隆

李景隆泗州盱眙縣人父文忠曹國長公主之子為開

國元勳道諡岐陽武靖王景隆以洪武十九年四月襲封曹

國公上嘗書體爾祖福忠孝不息八字以賜之使之讀

書友儒生一時羣布有名者若天台林右輩皆與交遊革

除君即位與魏國公徐輝祖等俱以元勳子見任用

太宗靖難師起命為征虜大將軍帥師往伐賜通天犀帶

餞之江浒遂乘傳至德州收集耿炳文敗亡將卒悉調各

處軍馬五十萬進營河間

太宗語諸將曰李九江養養之子寡謀而驕矜色厲而中餒

忌刻而自用况未嘗習兵見戰陣而輒以五十萬付之是

不遠千里

五

不遠千里

自坑之矣漢高祖大度知人善任使英雄為用不過能將

十萬九江何等才而能將五十萬趙括之敗可待矣復召

報者問景隆軍中事上笑曰兵法有五敗景隆皆蹈之

為將政令不修紀律不整上下異心死生離志一也今北

地早寒士卒裘褐不足披冒雪霜手足皸瘃甚者墮指又

士無贏糧馬無宿藁二也不量險易深入趨利三也貪而

不治智信不足氣盈而懷仁勇俱無威令不行三軍易統

四也部曲喧嘩金鼓無節好諛喜佞專任小人五也九江

五敗悉備保無能為然吾在此必不敢至今須往救永平

彼知我出必來攻城回師擊之堅城在前大軍在後必成

禽大諸將曰永平兵少太宗曰城中之衆以戰則不危

以守則有餘且世子能推誠任人足辦禦敵若全軍在城

祇自示弱彼得專攻非策之善兵出在外奇變隨用內外

倚角破敵必矣吾出非專為永平直欲誘九江來就禽耳

吳高悒不能戰聞我來必走是我一舉解永平圍而破九

江也九江景隆小字云十一月景隆引兵數十萬圍北平

城再戰鄭村壩大敗墜不以聞明年二月癸亥景隆啟書

太宗詞不遜諸將皆怒四月丙申引兵號百萬軍德州郭英

吳傑等軍莫定漸移近北先是

朝廷命宦者曹寶賜景隆斧鉞俾專征伐渡江忽沉於水

不遠千里

六

不遠千里

識者以為不祥至是復賜之已而遇靖難師戰于白溝河

三進三卻兵將漫散南奔而德州等處俱失守惟山東悉

政鐵鉉固守濟南北兵圍之不下綠江舟兵皆望風降揚

州衛指揮王禮高郵等衛指揮王傑等相率納款景隆不

以為意未幾鎮江亦北附矣建文君憂惶不知所出景隆

遂奔還

太宗既渡江駐蹕金川門

上猶使之城守景隆遂與谷王穗開門迎納

上聞宮自焚六月十三日也九月初四日論功行賞封景隆

奉天護運惟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師

曹國公增祿一千石通前四千石子孫世承襲實銀四百兩綵段四十表裏鈔四千貫尋

命充

太祖皇帝實錄都總裁官景隆與解縉輩容意更勿其後谷王以謀逆廢為庶人景隆亦獲罪革爵闔門被監禁尋下獄而死

王鈍

王鈍字仕魯河南太康人洪武間出吏部郎中為福建布政司參議陞參政寬慎廉介民懷其惠革除年間遷戶部

尚書靖難師至鈍走出城外已而歸附

文廟登極召見之曰爾向輔世文間朕骨肉今何顏邪鈍頓首懇謝命降布政使仍令致仕鈍怏怏成疾死子靈官至戶部侍郎

鄭賜

鄭賜字彥嘉建寧甌寧人乙丑進士除監察御史陞湖廣布政司右參議丁艱起復改北平布政司坐事謫安東屯革除間召為工部尚書

太宗登極轉刑部禮部後為侍郎道經河間以憂死

仁廟初贈太子少師諡文安

黃福

黃福字如錫平度州昌邑人由監生授項城主簿遷金吾前衛知事陞龍江衛經歷上書論大計洪武中超陞工部右侍郎用事革除時永樂初遷左侍郎尋陞尚書北京初建改北京刑部尚書交趾既平置三司命掌布按二司印在交二十年仁宗召還會交人叛鎮守尚書陳洽奏請還福于交命福同將臣帥師以往及戰失利交人擒福不忍加害送之出境召為戶部尚書數日轉南京戶部正統初加少保仍兼尚書守備南京五年正月死成化初贈太保諡忠宣

尹昌隆

太宗御極時治齊黃離間之罪李景隆於上前并指福為姦福厲聲言臣罪應死但目為姦則非上置不問

尹昌隆字彥謙吉安泰和人在鄉校已擅文名應貢中應天府鄉試第一洪武丁丑禮闈第二賜進士及第授翰林編脩改監察御史革除中大臣相計奏者命各道鞠之同

官皆畏縮昌隆獨不避一繩以法巡按閩中去貪苛理冤獄所至風裁凜然還

朝上疏言當節民力謹嗜慾勤政治務正學不報既而京師

地廣又上疏言陰盛陽微姦臣專政所致執政者憾焉黜

知福寧縣以清白公勤稱坐中使誣咒咀下獄既得白還

京師預密議太宗入正大統有排昌隆者不聽改北平按

察司知事時皇儲未立武臣立福言皇第二子高煦有

扈從功上猶豫驛召昌隆叩頭曰長嫡承統萬世常經

上悟遂冊仁宗為皇太子高煦為漢王進昌隆左春坊中

允在東宮屢進諫言皆嘉納漢王念昌隆切齒諧於上

不遺餘力

又明年黜為禮部主事時呂震為尚書屬官隔附者幸得

近侍惡昌隆剛果經其預谷庶人謀逆事昌隆死焉家亦

籍沒

茹瑞

茹瑞衡州衡山人面骨深峻身長八尺相者謂當封侯而

不令終洪武中山貢入監吏部試居第一累官至左通政

甚稱上意舊令中外文武服勤在官者復其家

上以瑞卓異并其田塘園林一切租稅悉蠲之其叔及弟詣

闕謝及陞縣上賜鈔十錠仍勅光祿賜酒散借瑞請其門

饑之累遷兵部尚書太子少保革除間以尚書掌河南布政司事靖難師起瑞主兵餉及迫近京師

詔以諸王分守諸城門遣李景隆都督王佐及瑞往龍潭見

太宗瑞望風吐欬稽首勸進及即位以嘗有奉天征討功封

奉天朔運守正文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太子少保兼兵

部尚書忠誠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賜券文有內外一

人中流砥柱之褒

詔以秦王第二女長安郡主下嫁其子鑑禮遇優渥賜賚不

可勝算後乞骸骨得致仕于家尋以事逮至京師死於獄

宜德初徵其幼子鏞以父勲與官鏞不敢受蓋鏞以瑞在

不遺餘力

功罪之間也

羅義

羅義山西都司清遠衛戍卒也建文中舉兵加親藩義詣

闕上書乞息兵講和又上其啓太宗書其書畧曰昔者

武王崩成王幼周公乃叔父也而輔相焉管叔流言問王

室周公誅之殿下聰明英武博通經史今之周公也宜

以周公之心為心謹守燕土則天下皆知以為周公之聖

復生於今日矣又謂古之夷齊以國相讓去隱于首陽山

幼聖賢欲成天下之事必先明逆順之理成敗之勢禍福

之機又得天道之宜人心之安然後可 殿下以藩國敵
朝廷如運其頌愚實羞之乞早息兵書上忤 旨下獄
太宗即位以義為戶科給事中尋陞湖廣左叅議又陞前湖
廣左叅議揚猷為鴻臚寺卿以其在建文時嘗上書請敦
親恩罷兵息民故也

薛嵩

薛嵩陝州閿鄉人慷慨負志操有治才口辯洪武間累官
大理寺少卿革除年間大見信任辛巳閏三月兵屢敗方
孝孺建議草詔令嵩資至燕軍又作宣諭數千言刊印千

餘紙付嵩令密散諸將士使歸心嵩曰

上言 殿下且釋甲謁 孝陵即暮下令旋師

太宗叱其給已左右欲殺之 太宗曰此 天子命使也釋
之而其謀不行及內難平免嵩死謫廣西永樂初安南國
王為黎季犛所殺其孫陳天平自老撾來歸季犛子蒼澄
請還君之 上命廣西總兵官都督黃中以兵五千送歸
其國中舉嵩為輔行至芹站伏發劫天平嵩被虜死之

陳瑛

陳瑛字

人歷任洪武至革除年為北平按

察使坐交通藩邸謫廣西

太宗即位首召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怨建文諸臣最深
上為帝允炆輟朝五日瑛請減之 上不從尋抗奏黃觀廖
昇王叔英周是脩王良顏伯棣皆忤逆宜追戮之

上曰朕初舉義誅姦臣不過濟黃數輩耳後來二十九人中
如張統王鈿鄭賜黃福尹昌隆皆有川之今汝所言數人
况有不與二十九人之數者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悉勿
問蓋 上初入京城昇及是脩自縊死觀時守安慶投江
死叔英守廣德自縊死良在官閩家自焚先是上兵至沛
縣伯棣不肯下與其子俱死後瑛閱方孝孺等獄詞遂簿

錄其妻女皆將給配觀妻出通濟門先擠其二女于河遂
自沉死叔英二女皆就錦衣獄俱赴井死其違

命忍心如此後竟以羅織苛刻得罪誅至洪熙時諸臣宗族
皆釋還田里天順中 英宗又釋建庶人之囚

孝宗朝有建言欲繼絕喪忠者於是瑛之罪益不可掩矣

張顯宗

張顯宗汀州寧化人少喪父其母黃守志教之洪武辛未
進士第二人授編脩陞太常寺丞建文中自國監祭酒陞
工部右侍郎往江西招集丁壯募民出粟

太宗即位，顯宗及江西布政使楊璉按察使房安僉事呂升並為軍卒執告其罪，上釋不誅。謫戍興州。顯宗有文學多所著述，惜其功名不終。一時所附之臣有政事者如大理寺卿虞謙、侍郎徐宗實、文學者如侍講王京、司業張智脩、撰李貫輩，雖免於罪，然

李友直

李友直字居正，保定清苑人。始為北平布政司吏，嘗以朝廷密事告于親藩，語在張昺傳。

不遺餘錄

李

友

太宗義師既舉，遂擢用友直出理饌運，入嚴城守卒，以命之。凡事皆稱上旨，初授北平布政司右參議，既建北平，改布政司為行部，陞左侍郎，初作官室，友直授命經度，提督勤勞，弗解，改行在工部侍郎。

仁宗臨御，嘉念舊勞，陞行部尚書奉命代祀周文武成康陵及秦愍王墓，既還，言關中民瘼，深見嘉納，賜

誥命，追贈二代。宣德初，改行在工部尚書，凡有興作，重悉以委之。死年七十，與黃福、楊士奇、龍相、莫逆，其死也，士奇為之撰神道碑銘，稱其坦衷闡敏，有長者風焉。

胡廣

胡廣字光大，吉水人。生八歲而孤，自幼好學，日記數千言。革除庚辰，擢進士第一，賜名靖，除翰林脩撰，擢侍讀，及飯附。太宗復名廣，拜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為上所知，一時制誥戒諭之文，多出其手。

詔脩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命廣總裁，嘗從上巡北處，出居庸關，入沙漠，王師所至，功烈炳耀，皆廣記述之。十一年春，上幸北京，再扈從出塞，滅虜，還既，丁艱，服闋，進文淵閣大學士，兼春坊掌書，上却封柳，頌歷數前代帝王，不務國事，矯誣上天，卒貽天下後世笑，時稱其有識。又上駟虞神龜等頌，以取媚，自稱澹菴，之後，喜談忠義事，嘗集文山事蹟為傳記序之，以傳卒年四十九，累贈少師，諡文穆。後大學士李東陽讀所述文山傳記，以詩跋之曰：狀元忠義古今傳，野史何如舊史全。刪述總煩胡學士，姓名猶記丙申年。其意最微婉，百年後公論乃定，大都如此。

劉有年

劉有年字大有，其先本廬陵人。元季徙家沅州，洪武中以明經起家，擢監察御史，學行焯焯，有稱，尋以辭官養母，忤

旨謫通州攬站間於州故家得儀禮經十八篇上之
詔藏秘閣建文卽位復起太平知府丙子之春與王紳遇以
道義相勗

文廟入正大統以不肯迎駕謫雲南黔國公知其賢遣諸子
從學且薦于朝及交趾平起爲交趾按察司僉事其卒
也尚書黃福誅之曰江湖曾次洙泗規模文宗韓柳學本
程朱其爲名流所推如此惜欠革除君一死耳

徐安

徐安者寧波鄞人洪武中舉人材累官知山東濟南府後

調鳳陽壬午年太宗靖難自揚州趨南京微服間道從

靈壁出鳳陽安諜知之拆浮橋絕舟楫以守

上獲一漁舟以濟後上正大統罷安放歸田里年餘舉遺

逸有司以安姓名上遂得復任居數載鳳陽諸戚里奏安

不體朝廷親親大義庇護細民奪還莊業

上始怒曰朕昔猶爲所困况若曹乎速安至謫戍雲南

吳亮

吳亮者革除年中爲中官最親幸永樂中從行在蹴巷居
故今京師有吳亮官人巷初建文君逸去焚官以絕衆望

疑匿于僧錄冷南洲以他事祭銅之復命給事中胡濙以
訪張邁邁爲名偏物色之不可得正統初有僧出至田州
土官處自稱爲建文自閩歷滇遊方至此今老矣欲送骸
骨歸帝鄉官司震愕驛送赴京號爲老佛途次賦詩云半
落江湖四十秋瀟瀟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
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昭陽殿裏雨聲愁新蒲細
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及至京
朝廷以亮曾經侍膳使之審視老佛見亮卽曰汝非吳亮邪
亮曰不是曰我昔御便殿時棄片肉於地汝伏地飮食之
何謂不是邪亮伴爲不知以復

此下情狀一系後拾此年補

別本奉朝遺忠錄二卷

浙江總督
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惟題青州府知府杜思子睿重刻
思卽撰考信編者也黃氏千頃堂書目於郁袞革
除遺忠錄二卷外又別出杜思革朝遺忠錄二卷
蓋卽指此本然以郁袞本校之則此錄實郁袞書
惟袞於各傳後附以贊語而此本有傳無贊爲少
變其例又書首冠以張芹備遺錄黃佐革除遺事
款英備遺錄序三篇皆與書不相應世別有高
原刊本卷首亦有三序與此正同蓋明代刊書者
往往竄亂舊本而沒所由來諸板競出混淆彌甚
其風熾於萬厯以後今觀此本則嘉靖中已有之

矣

按思登嘉靖
丙辰進士

皇明名臣言行錄前集十二

卷後集十二卷

〔明〕徐咸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八年施漸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名臣言行

錄前集十二卷後集十二卷》

提要

皇朝名臣言行錄重刊序

孟軻氏論取友之道自鄉國天下而後
尚論古人言有序也今世學者覽典墳
涉史籍希慕唐虞上下周漢則有之矣
至於先達故老德業風韻惜焉罔知豈
非博聞蓄德之缺歟曩本釋褐使留都
謁宗伯月湖楊公公以手編

皇朝名臣言行錄二卷授之嗣於同年集

前序

齊丘大理得近代名臣言行錄二卷則
海鹽東濱徐子所集也間嘗披閱服誦
仰止不暇中間翊扶

景運贊輔太平黼黻文章闡明道學定
難拯危安邊攘寇忠鯁節義炳炳焉凜
凜焉直與臯夔伊呂龍逢諸賢頡頏輝
映何古今人之不相及哉又就而攷之
國勢安危政體沿革與夫

祖宗列聖涵養培植之厚因可槩見矣故萃合爲一付藩司執事者梓而傳焉

嘉靖辛丑秋七月望

賜進士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勅巡撫河南前大理寺右少卿後學餘姚魏有本書

皇明名臣言行錄重刊序

我

皇明名臣豐城楊月湖先生因彭從吾先生之錄而增益之且倣朱子宋名臣錄例爲言行錄成於近代諸臣亦嘗纂爲言行錄各梓行矣餘姚魏淺齋都憲巡撫河南乃併刻爲一冊甚便觀覽或有謂月湖所錄尚有遺者而予所錄近代諸公之後亦有可續錄者予雖老而景仰之心未已也乃復稽之傳誌參之野史質之輿議月湖錄原收五十五人今增一十六人共七十一人爲前集予近代錄原收四十八人今增二十五人共七十三人爲後集月湖錄諸臣事實有遺者增入之文字繁蕪者刪去之前後各十二卷仍總名爲

皇明名臣言行錄既成帙郡推玉山姜君子學見而愛之囑吾邑丞錫山施君子羽刻之以傳二君皆以文學節吏治雅志尚友者又得子羽與吾友鄭淡泉太僕時從商確而訂正之於是錄尤有裨焉梓完庸敘諸首以求正于有道錄未盡者尚俟後之君子云

嘉靖己酉仲冬之朔後學海鹽徐咸書

二

皇明名臣言行錄前集總目

海鹽徐咸重校
海鹽鄭曉校正
無錫施漸校刊

第一卷

魏國公徐武寧王達

鄂國公常忠武王遇春

曹國公李武靖王文忠

衛國公鄧武順王愈

信國公湯襄武王和

西平侯沐昭靖王英

參政越國胡武莊公大海

書街錄前卷

武定侯郭威襄公美

第二卷

誠憲伯劉文成公基

學士承旨宋文憲公兼

御史中承章公溢

待制王忠文公禕

參政陶公安

祭酒宋文恪公訥

大學士朱文恪公善

第三卷

少師蹇忠定公義

少保夏忠靖公原吉

尚書胡忠安公

參議解公縉

祭酒胡公儼

左都御史顧公佐

第四卷

少師楊文貞公士奇

少師楊文敏公榮

少師楊文定公溥

第五卷

少保黃忠宣公福

襄城伯李公隆

都督山襄毅公雲

言行錄

祭酒陳公敬宗

尚書魏文靖公曠

僉都御史魯公穆

副都御史吳文恪公嗣

尚書軒公輅

尚書耿清惠公九疇

第六卷

尚書陳節愍公洽

英國公張忠烈王輔

尚書鄧忠肅公基

侍郎曹文忠公德

少保于肅愍公諱

尚書王忠簡公佐附

昌平侯楊武襄公洪

第七卷

平江伯陳恭襄公瓚

尚書周文襄公忱

知府况公鍾

尚書年恭定公富

左都御史陳情敏公鑑

第八卷

尚書王文端公直

祭酒李忠文公聯勉

僉事陳公祥

尚書王忠肅公翹

言行錄

第九卷

侍郎薛文清公瑄

侍講劉忠愍公球

侍郎虞忠敏公莊

知府劉公實

康齋先生吳公與郊

第十卷

少保李文達公賢

侍郎劉文安公定之

少保彭文憲公時

侍郎楊文懿公年陳

侍郎林公騶

御史鍾燕感公同

第十一卷

尚書李襲敏公恭

尚書王莊毅公茲

尚書姚文敏公夔

侍郎葉文莊公盛

第十二卷

右都御史韓襄毅公雍

尚書余肅敏公子俊

僉都御史楊公繼宗

布政使陳恭愍公選

言行錄目

修撰羅文毅公倫

總目錄

皇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一

徐達

中山武寧王

前集

字

直隸鳳陽人國初累功封魏國公卒追封中山

王謚武寧配享廟庭

至正癸巳天下大亂我

太祖高皇帝集義旅王來摩下

旋二年上視其勳靜語默悉超羣英於是命為帥首凡

有徵征皆以代行已而從渡江下采石定太平乃命王為

將東取溧水溧陽王至守者不戰民庶咸安丙申春從

入建業浮江而下破京口毘陵復遣征寧國宣城亦附

戊命征池州師抵而平壬寅秋從上下潯陽陳友諒敗

潰旋師建業癸卯春正月取豫章張士誠寇壽春王往接

言行錄十卷

屬陳友諒自侵豫章從上親征秋七月師次彭蠡陳友

諒來逆戰王先諸將敗之因遂滅陳丙午命率甲士二十

萬東取吳越屢戰于吳興烏林之野生擒張兵六萬不戮

一卒盡赴京師始蘇下王西畧蒼梧九溪洪武建元以王

為征虜大將軍中書右丞相命率兵二十五萬北定中原

抵齊魯而民安所過輯兵守禦規畫足食兵不民擾所得

壯士率而徂征既而渡河至大梁父老壺漿以迎西下洛

陽長驅嶠函直抵潼關拔之又歸大梁北下河內由鄴下

趨趙州抵臨清平燕都復西下晉冀二年春入關中天下

大定王歸封魏國公五年命沿邊輯守歲鎮于燕十八年

卒年五十四追封中山王謚武寧上親製神道碑稱王

平昔言簡慮精提兵之時令出不一諸將敬若神明所至

之虞攻城不屠與人下戲凡受命而出及功成而旋每不自矜至于封姑蘇之府庫置胡宮美人財寶無所取始女無所愛忠志無所昭明乎日月云 各臣錄

乙未年 太祖領兵出哨尖身于敵敵之帥首亦為我軍所執彼此未相和解未有先發者時達挺身往敵代 太祖敵遂縱 太祖歸 太祖既歸即以敵帥縱之而易達歸

國初事蹟

王取元都封其府庫及圖籍寶物又封故宮殿門以兵守之宮人妃主令其宦侍護視號令士卒無得侵暴人民安堵一市肆不易人謂曹彬下江南伯顏入臨安不是過也 開國功臣錄

王南征陳有定至蘇州閭門見一女子絕色即以重幣備結

言行錄一卷

曰且不卽納當為後期及師旋悔之使人道意令其它適女父堅求以女侍巾櫛王固拒不從更遺數十金以助其裝資且謝省約之罪王之厚德如此

高廟嘗召王夜飲命左右強之使醉既醉則命內侍數輩送至舊內宿焉中夜酒醒問曰此何處邪內侍曰此舊內也卽起趨丹陛下北面四拜三叩頭而出明日 高廟聞之喜 並傳信錄

喜

王初封信國公元年加特進詔有云從予起兵于濠上先存捧日之心來茲定鼎于江南遂作擎天之柱末云太公韜畧當弘一統之規鄉禹功名特列諸侯之上 朝野見聞 天眷聖明篤生賢輔削平群雄翼我洪武及狄陰山雪耻千古攻城弗屠于完藏府錫爵分茅以有魏士莫彼朔方矣

予敵侮氣作山河不物以腐 彭詔撰贊

常遇春 開平忠武王

字 直隸懷遠人國初累功封鄂國公卒追封開平王諡忠武配享 廟庭

王賦性剛毅膂力絕人年二十三為羣盜劉聚所得王察聚終不能有成聞 太祖駐兵和州乘聚來歸 宋濂撰神 上抵采石磯元兵陣於磯上倖難登岸王乘快網繼至上

麾之使前王卽舍舟挺戈先登聚皆披靡遂拔采石 庚子夏五月從徐公拔安慶時偽漢陳友諒揚言拔安慶王策其必攻池州伏銳士于九華山明日友諒兵果來攻城伏兵四合俘殺萬餘人

言行錄一卷

三前

陳友諒攻南昌王從 上率諸將往援八月遇友諒於彭蠡湖之康郎山與之戰舟大戰縱火焚偽平章舟風急火熾

十里之間湖水盡赤敵將張定邊素號勇猛王射之中矢走 上所乘舟及王舟皆膠於沙王既脫 御舟而已舟被圍復力戰而脫於是友諒中流矢死士卒十萬皆降

丙午秋八月諸將攻浙西王直趨湖州之毗山與敵兵水陸鏖戰敵兵大潰遂抵城下攻之張士誠悉發境中兵為援屯于舊館出我師之背王統奇兵結營東阡復出敵背士誠出親兵拒鬪王一鼓勝之冬十月舊館降得兵六萬湖

州亦下遂進圍之益急士誠收合餘燼猶背城百戰降其將士且盡秋九月始克之縛士誠來獻籍其兵二十有五萬

冬十月同徐公奉命北伐進攻河南敵兵五萬屯于洛水之北將戰王單騎衝入其隊敵發二十騎攢刺王一箭中其前鋒大呼殺入悉獲其衆而河南諸城先後皆平

王遂帥師破開平大俘獲而歸至柳河川以疾薨柩過通

虜復侵通州王還兵拒之通州之人免於荼毒其德王尤深

王為人守謙而不矜有功而無過運籌決勝之方不學而能

其從大將軍東征西伐而能遵守節制及其自將兵所至無不克捷由其知識明而才力雄故所施各得其宜也

長材偉貌猛如虓虎手提推埋早歸 眞主強漢偽吳曆卷

言行錄一卷

四前

以舉長舉入燕光復中土錫胙疇封以開鄂渚允矣元戎赫然威武廟祀於通血食千古 彭詔撰贊

李文忠 岐陽武靖王

字思本直隸盱眙人國初累功封曹國公卒追封岐陽

王諡武靖配享廟庭

王父隴西恭獻王恭曹國長公主生王十有二歲而公王薨時元末大亂恭獻攜王走軍中幾不能存聞 皇上駐兵

滁陽始來見焉 皇上喜甚即自養育擇師傅以教之

士誠遣偽司徒李伯昇大率其徒號二十萬寇新城王聞之即合將士至新城龍潭立營其上新城守將遣人由間道

詣王曰衆寡莫敵姑宜避之以俟大軍之至王曰以衆論

之則我非彼敵以謀論之則彼非我敵何避之有遂下令明日交戰王橫槊據鞍引數十騎乘高臺不出陣後衝其中堅敵列騎逆戰王格殺數人出入陣中所向皆靡因督衆乘之敵遂大潰自相蹂躪城委葉鏡仗臨巨山立巨是張不能軍矣

丙午進克桐廬至餘杭謝再興子五人嬰城固守王合圍攻

門請降王曰師來臨城而員外遠來得無以計緩我師乎

彘曰大人奉命伐叛所過秋毫無犯杭雖孤城生齒百萬擇所托而尚未有它意乎王見其誠引入臥內權笑款接

因命條畫入城次第翼日遣歸允明遂封府庫籍軍數出城拜降王入宿於城上今日敢有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卒

言行錄一卷

五

下借民釜即礫以殉由是內外帖然民皆不知有更革事洪武二年春以王為偏將軍副開平王常遇春征迤北進克

上都開平王薨於軍中 詔王領其衆接援慶陽師至太原大將軍徐達已討平之王聞大同受敵甚急於是出應

門次馬邑擒其將劉平章進次白陽門又擒黠虜四大王明年春正月總兵北伐降其守將擒其平章祝真遂克應

昌獲元孫賈的里八刺及后妃宮女金寶玉冊以歸王征迤北軍還失故道之水渴死者衆王患之至哥兒麻思

出野尋水脉忽所乘馬以足跑地泉隨湧出三軍賴之

王嘗師金華范祖幹胡翰講明性理之學其處身處家一循

禮度謹及出為詩辭皆偉壯可觀至音樂華靡事泊如也 並畫像神道碑

勲戚之胃一世入豪淹晉籍曾及六韜甲裳盡赤家有戰袍宋元故都兼舉並包宣威萬里實為爾勞庸建上公以國子轉追王廟食沒膺寵褒 並詔撰贊

鄧愈 寧河武順王

字 直隸虹縣人國初累功封衛國公卒追封寧河王諡武順配享 廟庭

王生而魁偉幼有大志勇力過人元季天下雲擾眾推下領軍年方十六出戰必挺身破敵軍中咸服其勇

上駐師徐陽王率所部來附克管軍總管從渡大江取太平定金陵守廣德謝元帥率眾來寇王奮擊俘千餘人轉行樞密院判移戍宣州取休寧績溪乘勝克徽州浙江苗楊

言行錄一卷

二

止

元帥率眾十餘萬來攻王與越國公胡大海分門出戰大敗其眾戍戍正月克婺源三月取嚴州遷同僉樞密院事已亥正月領兵畧浙江臨安大敗張寇庚子七月鄱陽院判于光取饒州以城來附命王鎮之偽漢陳友諒據江州數遣舟師攻城王屢殲其眾辛丑正月除江南行省參政仍兼僉書行樞密院事總制各翼軍馬義淳梁取樂平擊敗蕭總管等饒境悉定進取江西時鄧克明據撫州遣使通款而實無獻城之志王知其情卷甲夜趨比旦入城克明單騎遁壬寅正月授王江西行省參政留鎮之洪武元年王攻唐州取南陽克隨州金商均房之境悉定二年命王為征虜左副將軍平隴右大敗王保保于定西吐蕃烏思藏等部來歸者甚眾五年討豐州等處溪洞蠻夷

平之九年吐蕃邀阻烏思藏使者王寤追至崑崙山斬首不可勝計獲馬牛羊一十餘萬還

王器宇宏偉沉毅剛重謙恭縝密而奉公守法臨大敵而不懼有大功而不矜又且能禮賢下士寬惠愛人廣德宣州徽嚴饒撫南昌襄陽八州之民至今猶懷其德不獨將畧之雄兼有君子之行 並朱夢炎撰神道碑

王鎮襄陽開設公署增築城池撫安兵民恩敷襄漢士庶樂業四境以寧 襄陽志

上嘗稱王其智如淵之深不可測也 朝野見聞

惟武順王洗洗大夫功參佐命義旌之初氣蓋六軍視敵如無何堅不陷何強不勦弔民禮士樹彼來蘇節鎮八州恩信以敷稽古凌烟褒鄂為徒 並詔撰贊

言行錄一卷

七上

湯和 東甌襄武王

字昂臣直隸鳳陽人國初累功封信國公卒追封東甌王諡襄武配享 廟庭

王幼有奇志嬉戲常習騎射指使羣兒父老異之及長身長七尺個儻饒知畧壬辰歲聞滁陽王據濠仗劍從之時

太祖皇帝處滁陽王甥館王委心推奉聽命甚謹

方國珍據溫台慶元王督諸軍征之谷珍乘大船匿海島中王遣人持書諭以國家威德谷珍率昆弟子姪待罪軍門得兵械舟楫以萬計棄勝下福州畧定閩中諸郡海上晏然

明玉珍僭號以重慶為都玉珍死子昇立 詔王征之昇鎮

瞿塘峽以過舟師下以計敗之

五開山嶺為亂王率師討之夷其窟穴俘戮四萬人 上喜

為造第於鳳陽又謂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卿雖老強為

朕行視要害地築城增戍以固守備王築海上數十城民

四丁取其一為兵以守之

王沉毅質直勇而喜讎臨敵果敢堅忍未嘗挫衄有語及兵

法者輒笑曰臨陣大機在智識敏達何以泥古為哉家畜

勝妾百餘晚年皆資遣寧家得賞賜多惠鄉閭父老及孤

貧無告者貴極公宰歸田里見故交遺民靡如也

並方希古撰神道碑

王征福建從海道進兵遇漁翁貌藍色操舟就之曰子弗殺

一人吾指子所攻之路王曰諾遂指潛兵直抵城下全城

言行錄一卷

降附觀昔之漁翁乃南臺大廟殿神也至今祠之

草木子餘錄

堂堂襄武豐沛故人股肱之佐心膂之臣從下江東奄舉蹶

閩推堅撫順弔伐用伸六合一統允藉元勳釋兵以老情

寄彌視功崇元祀李鄧其倫 彭韶撰贊

沐英

黔寧昭靖王

字文英直隸定遠人洪武初累功封西平侯卒追封黔

寧王謚昭靖配享 廟庭

王八歲而孤遭元末大亂隨母逃難母亦病沒孀無所歸謁

上濠梁 上為惻然撫之為子賜姓朱氏 上即位

詔復王姓

王天資忠孝厚重簡默雖在髫髻不樂兒戲十八為都尉三

十三封西平侯從大將軍南征下崇安剪陳友定拔溪寨

遂定閩中

雲南執我信使 上命穎國公傅友德為征南將軍王為副

將軍率師討之自辰沅陸出羅鬼普定普安皆下之相匪

刺瓦爾彌遣其司徒達里麻以精兵十萬拒我師王大敗

之擒達里麻俘甲士二萬馬萬疋相匪刺瓦爾彌遁滇池

島中投水死父老罕出金馬山焚香羅拜以迎王師王入

善闡城市不易肆收梁王金印并官府圖籍撫其民雲南

平 程本立撰廟碑

太祖命西平侯沐英取雲南師次曲靖扼險莫前忽大霧四

塞英麾軍衝霧及白石江而止比霧霽賊大驚以為神兵

言行錄一卷

飛至乘勝遂取雲南 均文集

王鎮雲南簡官條修惠政剔姦蠹撫兵農興學校治水利嚴

城堡謹斥堠通鹽井來商旅墾田至一百一萬二千畝恩

威大行暇日延儒講明經史愛讀通鑑綱目大學衍義大

書太極圖西銘敬齋箴出師表揭千座隔朝夕瞻對又以

太極圖及白鹿洞規刻置學宮以端士習 三家世典

於惟昭靖早育 潛宮知勇自奮克效戎功戰守方隅間奇

攸崇西南大夷元室遺宗負固有年拒 命弗通一鼓平

之百蠻率從即彼昭府以錫世封 彭韶撰贊

國初功臣惟魏公徐達鄂公常遇春曹公李文忠衛公鄧愈

信公湯和黔公沐英及誠意伯劉基為最自元樂後惟魏

黔二公世其爵餘皆罷廢弘治間禮科給事中吳仕偉建

言 孝皇特可其請始 詔訪帝李鄧湯及誠意之後行
取赴京常曾孫復鄧玄孫文炳李玄孫瑒湯玄孫紹宗各
授南京錦衣衛指揮俾奉其祀而誠意九世孫瑜亦授處
州衛指揮嘉靖中 今皇上以開國元勳子孫宜與國同
休乃 詔封帝之後玄成懷遠侯李之後沂臨淮侯鄧之
後繼坤定遠侯湯之後佑賢靈壁侯而誠意孫瑜亦仍伯
曾其成舉也 浸錄

胡大海

武莊公

字通甫直隸虹縣人國初累功擢行省參政卒于軍追
封越國公諡武莊配享 廟庭

言行錄卷

十一

一見語合遂居前鋒王師取和州下太平金陵攻京口
拔毘陵公皆列戎行屢建奇功
上命鄧禹戌宣州公副之秋七月遂同諸將攻徽州拔之元
帥楊完者聚兵十萬欲復其城公自婺源兼程以進橫槊
大呼殺入衆皆披靡而遁諸將克嚴州公又偕往降溪洞
三萬公謂蘭溪去嚴為甚通蘭溪下則斷婺之右臂矣乃
下蘭溪取婺州攻諸暨平處州拔信州信方絕糧人皆勸
公還師公曰此閩楚之襟喉地也可棄之乎乃繕城浚隍
為堅守計 上憫公勞且以婺為海右大藩通甌引越非
宿將重臣以控制之不可乃授公行省參知政事屯戍于
婺壬寅春二月溪洞兵叛而西歸公遂遇害知公之死者
莫不哀慟流涕如喪父母 上聞之亦震悼非置親御翰

罪為文以祭且命有司塑公像配享于忠貞公廟庭
公嘗自誦曰我不知書然吾行軍惟有三事而已不殺人
虜人婦女不禁人廬舍故其軍一出遠近之人爭趨附之
宋濂撰廟碑
初公未薨時嘗夜出人見其面目煜煜有光若燈及既薨敵
兵有犯境軍中或夢公如生時或夜觀火光遍野洶洶若
人馬聲師出輒大捷似實有陰助者人咸異之
開國功臣錄

郭英

威襄公

字 直隸臨淮人國初累功封武定侯卒追封營國
公諡威襄

言行錄卷

十二

公有力善騎射 國初從征虜江取金陵以謹重見信又從
征偽漢戰都陽湖下武昌及從徐達取中原克元都定龍
右山後諸處繼平南溪峒諸蠻復同傅友德平北虜公為
將善撫士卒人多用命大小百餘戰刀箭被體若刻畫然
英毅之氣瀕老不衰 倫志錄
公沉毅多智身長七尺精力過人常從征偽漢陳友諒其將
有陳同舍者驍捷善馳入中軍帳下 上遽呼公曰郭
四為我殺賊公持鎗躍馬奮臂一呼賊應手而墜 上解
所御赤戰袍衣之曰唐之尉遲敬德不汝過也
陞驍騎將軍河南都指揮使將赴鎮 上遣人至公第餞之
且謂公素清儉賜白金二十器厩馬二十二疋時河洛新
罹兵燹邑井蕭條居民艱食盜賊充斥公宣布威德綏輯

流亡申寬條明賞罰遠邇來歸者日以千計未期年戶口倍增境內大治移鎮北平河南士女不忍其去遷公馬數十里不得行甚至泣下既去為立生祠北平初定群胡反側不寧公開示誠款諭以理亂禍福人心遂安元左丞何允中等聞公之德來降者九千餘人

已已 上以天下無事且閔公將老欲保全之厚加賞遣歸其鄉庚午復召還京 上賜坐與語懼甚命統禁兵及在京諸軍蓋 上春秋高知公忠謹特倚重焉

公孝友仁慈恭儉誠實出于天性母夫人嘗疾篤懸身燈告天求以身代疾遂愈人謂公孝感所致後夫人卒公廬墓側晝夜號泣不絕聲臥寢于地毀瘠日甚一夕夢母夫人告曰地濕則致疾致疾則傷生汝固純孝惟竭忠報國為

言行錄二卷

十一

上

父母光墓不必廬也公感悟歸家三年之中哀痛如一日平居兄弟怡怡克盡友愛御軍行師動有紀律推心任人甘苦同之其攻克州郡必禁擄掠戒殺降封府庫收簿籍一錢尺帛不敢私嘗比征軍法夜必令親軍更直荷戈環帳立一夕風雪大作公悉罷遣歸營其愛恤軍士類此家居簡靜好讀書天文地理百家之說靡不通曉教訓子孫以儉素力學為務事 高皇帝四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春雖隆而自處益謙
時公卿多置田產公獨不治 上問之對曰臣一布衣荷陛下寵靈叨有封爵子孫衣食餘饒安敢增益俾生侈心上善之嗟嘆良久曰廷臣若某之忠誠朴實諸人不及也公勳業之隆子孫之盛富貴壽考始終令節世為罕儷人

以比之郭汾陽云 並楊文敏公撰神道碑

國初功臣封公侯者今惟中山徐王黔寧沐王及武定侯郭公三人子孫尚得承襲餘皆廢罷 備忘錄

武寧師有紀律所過推恩卹民進取元都號令士卒無得侵擾居人安堵市肆不易昭靖之入雲南秋毫無犯其留鎮也定貢稅均力役興學校修水利開屯田百萬頃恩威並施至于今賴之威稟之克州郡必禁擄掠戒殺降其鎮河南後輒流亡鎮北平開示誠款以安反側夫三公皆有不嗜殺人而仁其惠政與勳業並著昔人所謂不獨可將兼可相者蓋無媿焉 三家世典

言行錄十卷

十三

北

劉基

誠意伯

字伯溫浙江青田人元進士葉官歸隱國初以聘起仕至御史中丞封誠意伯卒正德中追贈太師諡文成

授江西高安縣丞揭文安公曼碩見公謂人曰此魏徵之流

而英特過之將來濟時器也公在燕京時問閣書肆有天

文一帙因閱之翊日即背誦如流其人乃大驚欲以書授

公公曰已在吾胸中矣 黃伯生撰行狀

公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中時魯道原宇文公

諒諸同遊者皆以為慶雲將分韻賦詩公獨縱飲不顧曰

此天子氣也應在今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

言行錄卷

公居青田山中著郁離子客或說公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

略據括蒼併金華明越可折簡而定方氏將浮海避公矣

因畫江守之此句踐之業也舍此不為欲悠悠安之乎公

笑曰吾平生念方公珍張士誠輩所為今用子計與彼何

殊邪且天命將有歸子姑待之會 太祖皇帝下金華定

括蒼公乃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能之邪總

制官孫炎以 上命遣使來聘公遂由間道詣金陵陳時

務十八策從之

陳氏入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

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公獨張目不言 上召

公入內公曰先斬王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爾 上

曰先生計將安出公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

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 上遂用公策乘東風發伏擊之斬獲凡若干萬

中書省設御座將奉小明王以正旦行慶賀禮公大怒罵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為不拜遂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

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皆未下眾以為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公曰張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據上流且各號

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洪都 上遂伐陳氏因大戰于彭蠡湖勝負未決公密

言於 上移兵湖口以金木相犯日決勝 上皆從之陳氏遂平 上還京定計取張士誠因定中原拓土西北公

密謀居多

公為太史令一日見日中有黑子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時

叅軍胡瑛伐福建果敗沒

上以事責丞相李善長憲使凌悅因彈之公為 上言李公

勳舊且能輯和諸將 上曰是欲數害汝汝乃為之地邪

汝之忠勳足以任此公叩頭曰是如易柱必得大木然後

可若東小木為之將速顛覆如臣為鈍充不可爾

上欲相揚憲公與憲素厚以為不可 上恠之公曰憲有相

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已無與

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 上曰汪廣洋何如公曰此

福淺觀其人可知曰胡惟庸何如公曰此小憤將借轅而

敗俾矣 上曰吾之相無踰於先生公曰臣非不自知但

臣疾惡太深又不耐繁劇為之且孤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

上使剋期以手書問天象事公悉條答其大意以為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書奏上悉以付史館

公未夢前數日乃以天文書授長子璉使俟服闋進且戒之

曰勿令後人習也復命次子仲璉曰胡惟庸必敗我欲奉遺表無益也日後上必息我待有間當密為我奏其略以為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為政寬猛如循環耳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連絡幸 聖主留意 並行狀

公在勝國年甫弱冠已擢魏科然而低佞散地餘三十載及東南多故稍見任用竟莫能行其志焉今 上龍興遂為

言行錄卷三

言行錄卷三

心腹之臣彈其智慧上讀 廟謨曾不十年濟一統之功

傑然為開國宗臣 蘇伯衡撰御書序

公剛毅慷慨有大節每論天下安危則義形于色家居惟飲酒奕碁未嘗自言其功 上天威嚴重惟公抗言直議不

以利害怵其中 上亦甚禮公嘗稱為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廷臣或有過失得諸者公密為救解而免其

居鄉里守禮義尚節儉多陰德不以富貴驕人又以文章為當代首稱云 行狀

公言處州青田縣山多田少百姓多於上累石作田耕種農

事甚艱 太祖曰劉基有功於我國家本縣田畝止是一等起科五合使百姓知劉基之心 國初事蹟

先生沉幾先物獨識真王遂委身而服事焉 太祖敬而信

之用其宏謀西平江漢東定吳會天下大勢固已定矣於是帝捲中原群龍歸命混一四海大抵皆先生之策也今觀御書詔誥之推獎國計事幾之商確詞命往復彌綸參贊千載一遇雖伊摯呂尚張良之卓越亦不過于先生矣先生真豪傑之士哉遂分爵土終始顯榮慶周以來一人而已 王景淵運錄序

華淪於夷易仕於時夷歸諸夏仕止乃空就桀流湯節義矣 虧大哉王佐燭物炳幾運籌制勝翼 龍以飛昭回制作文章是咨允為宗臣爾爾爾祠 聖詔撰贊

宋濂

文憲公

字景濂浙江浦江人國初以聘起仕至翰林學士承旨

言行錄卷三

兼太子贊善卒正德中追謚文憲

先生在姪七月生兒時苦多病六歲入小學授以李瀚蒙求一日而盡九歲為詩歌有奇語人異之呼為神童稍長從吳文貞公乘悉得其闡奧時柳文肅公貫黃文獻公潛皆大儒天下所師仰又各及門執弟子禮遂以文章名海內

至正己丑用大臣薦為國史院編修官固辭入龍門山著書 鄭楷撰行狀

太祖定鼎金陵遣使召至為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奉旨授

皇太子經 上御端門論及黃石公三畧且口釋之先生

進曰尚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留意講明之

上詔丞相李善長歸江西軍中所掠牛於其民無牛者官給

之勿取租丞相退 上顧先生曰所言事皆早對曰民
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何能獨富捐利於民實興邦
之要道也

上嘗紀方丘患心不寧先生進曰孟軻有曰養心莫善於寡
欲審能行之心清而貧泰矣

上問帝王之學何書最要先生請讀直德秀大學衍義 上
覽而悅之令左右大書揭之兩廡之壁時時瞻觀之

上御西廡大臣皆坐侍 上指衍義中言司馬遷論黃老事
今先生講析俾在坐者聽之先生既如 詔復言曰漢武

嗜神仙之學好四夷之功民力既竭重刑罰以震服之臣
以為人主能以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校教民則
禍亂無從而作矣刑罰非所先也

言行錄二卷

五

上欲俾參大政先生辭曰臣少無它長惟文墨是攻不願居
職任也嘗奉制詠鷹令七舉足即成有自古戒禽荒之言

上忻然曰卿可謂善諫矣朕先生絕不以語人至於應
制之作亦不置察署溫樹二字於居室之壁有問及內事
者指以示之

上嘗與先生飲先生素不勝杯勺舉觴即辭 上強之至三
觴面如赭行不成步 上權笑親御翰墨賦楚辭一章以

賜仍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且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
若此也

甘露降 上召先生賜坐 上躬執金杓煑湯於鼎以甘露
投之手注于卮以賜先生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延年故

與卿共之耳

先生德尊而不居位顯而彌恭既司制作之柄造門求文之
士先後相繼蠻夷朝貢者數問先生安否日本得潛溪集
別校國中高句麗安南使者至購先生文集不帝其璧曰
本使奉勅請文以百金為獻先生卻不受 上以問先生

先生對曰天朝侍從之官而受小夷金非所以崇 國體
也

先生臨財廉非其分不取大書千門曰寧可忍饑而死不可
苟利而生君子以為名言

先生恭默自持似不能言者嘗曰古人為學使心正身脩措
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敏辭復說道之蔽也平居布衣蔬

食無異貧士不事生產不置田宅或勸為子孫計曰富貴
豈一家物哉吾乃所以遺之也自少至老未嘗一時去書

言行錄三卷

六

不觀及致仕至青蘿山闢一室曰靜軒終日閉戶蓬蓬人
不見其面視近甚明一黍土能作十餘字人以為不飲酒

寡嗜欲所致
上嘗廷譽先生曰古之人太上為聖其次為賢其次為君子
若宋濂者事朕十有九年未嘗有一言之偽誦一人之短

寵辱不驚始終無異其誠所謂君子人乎匪止君子抑可
謂之賢者矣 並行狀

太祖一日問劉基曰我朝文章何人為首基對當以宋濂為
第一又問其次乃曰其次則臣不敢多讓 青溪暇筆

公始見 上上問以取天下大計公以不殺對 上甚喜俾
授太子經每詢以治道公未嘗不以仁義為言是時群臣

多嗜殺好貨獨 上御軍有法命將征討戒以勿殺所至

民惟樂之識者已謂天下不足平及海內平定 上方稽古以新一代之耳目正暴倫復衣冠制禮樂立學校凡先王之典多講行之而公實與其事在翰林為學士中嘗為國子司業晚為承旨先後二十年以道德輔導皇太子聖德寬大仁明而天下歸心愛戴稱頌洋洋者公之功居多 方正學序

先生初葬夔州永樂中蜀獻王遷葬成都華陽縣東十五里仍賜田八十畝以供祭祀弘治中墓壞督學憲副欲新之會蜀府承奉宋昌者新作壽藏千成都東門外認為先生達齋遂讓其生墳改葬之計其直可費千金於是距先生之歿已百年矣而高風盛德猶能感動乎人此又先生身後之良遇也而承奉之誼亦可尚云

言行錄三卷

一統志并玉池談屑

七

上

春日載陽列宿繁張江漢湯湯是為先生德容之粹文名之高學問之長外夷輔夏復我綱常功在萬世曷其敢忘 彭韶撰贊

章溢

字三益浙江龍泉人國初以聘起仕至御史中丞公弱冠從鄉先生王叔剛游從事于正心脩身之學既又聞金華為文獻之邦間出游以咨叩其統緒浙東憲使禿堅不花請與語悅之已而改官陝西要公與俱至虎林心忽驚怪力辭而歸抵家父病已革越八日而逝人以為純孝所感

至正壬辰斷黃妖寇自閩犯龍泉公與從子存仁避亂山中而存仁為寇所執公曰吾兄止有一息不可使無後挺身出謂賊曰兒幼無所知我願代之賊聞公名大喜其帥欲問計公正色拒之賊怒繫之柱以刀磨其脇曰不從者死公終不為屈賊壯之不為加害乘間脫歸乃集里民為兵不旬日擊却之

時天下日入於亂公結廬匡山上又避地入閩中 太祖遣使召公乃與劉基葉琛宋濂同至建業入見 上問勞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耳四海紛紛何時定乎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 上曰卿等其習輔子矣

上問征閩諸將何如公對曰御史大夫湯和由海道進平章

言行錄二卷

八

上

政事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固必勝然閩中尤服李文忠之威信若令文忠帥師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也即日詔文忠出師如公策

處州之糧其舊額一萬三千石有奇後以軍興加徵至十倍民不堪命公言之丞相承相入奏 上曰吾勞處民久矣詔從其舊 並宋濂撰神道碑

太祖謂章溢曰爾在處州石抹參政處參謀軍事聞知部屬甚多授爾浙江按察僉事往處州收集赴京助我調用溢集到原部下鄉兵二萬各令男章名載管領赴京聽調 太祖大喜後用溢為御史中丞 國初事蹟 拜御史中丞尋兼太子贊善大夫公務存大體不屑屑於細故或以為言公曰處臺百司之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

以廉耻使人避而不犯豈直待搏擊為能哉

上親祀社稷會大風雨還坐外朝怒議禮不合以致天變將殺之公奏曰風雨已過無足怪者縱禮官議有未盡

陛下誠自足以格神明願寬雷霆之怒 上為之驚

公自喪母悲感過度及營宅兆親自土石而感疾益深臨終親友何濟來候曰當收歛此心毋有所執滯公曰吾久已知之 並神道碑

公篤尚伊洛之學嘗曰古人為學皆躬行實踐人倫日用之間無非學也今人以記誦詞章為務特學之末事耳

事實

狄君中原民率為厲出而濟時去以全義結廬匡山以待

聖世營田觀風莫辨勞勩提兵于南邦人攸暨臺端諱諱

言行錄三卷

九

金汝作孺忠孝全歸心無所滯 彭韶撰贊

王禕

忠文公

吳友雲附

字子克浙江義烏人國初以聘起累官翰林待制奉使

雲南死節正統中贈翰林學士諡忠文

公幼秀異敏慧稍長師事侍講黃文獻公縮至元戊子為書

七八千言上之時宰嫌其切直格不以開臨川危素濟南

張起巖等屢薦不報有齊琦者得邵子先天數推言天人

與衰甚驗見公嘆曰子克異代人物也公亦知世道終不

可為乃歸隱青巖山中著書深自晦匿 太祖取婺徵至

行在署中書有椽每商略機務悉契 上衷語必稱子克

而不名 鄭濟撰行狀

上親征江西公進平江西頌 上覽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

二儒者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

如卿 詔修元史召宋濂與公同為總裁筆削之勞一無所委一日

在史局渴甚謂宋公曰得昨 上所賜梨漿吾渴濟矣中

官竊聞之言于 上即命齋賜之

五年正月使雲南抵其境見梁王君臣諭之已有降意會元

之遺孽有自立于朔漠者遣使脫脫欲連兵以拒我因以

危言必欲迫梁王殺我使以固其意公見脫脫欲以威屈

公公罵曰天訖汝元命我 朝實代之汝如燔火餘燼尚

欲與日月爭光邪 稱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遂

被害 並行狀

公平生慷慨長身山立人初見之若不敵即及夫一言之入

則情義藹然恨相知之晚於經史百氏無不究其極為文

宏麗沉雅自成一家所著有華川集續東萊大事記

行狀

吳友雲字典人少為國子生洪武初 高皇帝既定元都魏

國徐公禮遣赴京累官刑部尚書出為湖廣行省叅政坐

事被逮 上重其才釋之時元梁王據雲南尚未下命公

往諭會梁王使其臣鐵知院等二十餘人使漠北為大軍

所獲 上欲以恩懷之令與公偕行至雲南沙塘口鐵知

院等懼罪詭公改制書共給梁王梁王亦遣人來劫降逼

令胡服辨髮以見公仗義直辭以先自誓遂遇害梁王壯

其節命收其骸送四川給孤寺藏之先是金華王中心文公

律奉命往使不屈而死距公死僅二歲耳後雲南入版圖
朝廷始知公死狀及公子繼以其事來白乃命馳驛歸葬
而許敬為國子生敬貧不能歸葬公于武昌德治弘治中
郡御史王詔巡撫雲南為請于 朝命復贈公刑部尚書
謚忠節與律並祀改祠額為二忠 李東陽書忠節錄後

陶安

字主敬直隸高郵人元書院山長國初仕至行省叅知
政事卒追封姑孰郡公

太祖自和州渡江至采石安首先來見 太祖問曰有何道
以教之安曰即今羣雄兵起不過子女玉帛將軍若能及
群雄之志不殺人不虜掠不燒房屋首取金陵以圖王業

言行錄二卷

十一

願以身許之後 太祖得建康等處全有江南安替佐功
多 國初事蹟

先生沉涵道藝以千載自期名聞于江南及為校官問道考
德者接武而至 宋景濂撰墓誌

上克金陵置江南行中書省拜左司郎中曰贊機務既而得
劉基宋濂章溢葉琛四人 上問四人者何如安對曰臣
謀畧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及章溢葉琛

上多其讓善

復知饒州府時閩寇陷浮梁樂平進圍郡城安諭父老率子
弟固守後閩寇成擒民被脇從者乃立宥之全活者甚眾
四境以寧 高皇帝真其幼御製詩以美之詩曰匡廬巖
穴甚濟濟水惟無端盈彭蠡鱷魚因韃去遠洋陶安鄱陽

卽一理吳元年拜翰林學士先是集江南宿儒議禮安為
總裁官修大明令為議律官 御製門帖賜之曰國朝謀
畧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 太平人物志

守饒時諸將以鄉民多從賊欲屠之安曰民為所脇耳從賊
非本心奈何殺之由是民皆得全明年入朝民為之歌曰
千里榛蕪候來之初萬姓耕闢候去之日既而復守饒民
懷其德復歌之曰湖水悠悠候澤之流湖水有塞我思侯
德相牽建生祠祀之

聖祖渡江安最先獻策其言光大純正本天命而切人心雖
伊呂之徒啓告其君者亦不過是而 聖祖撥亂濟世之
志實與符合自是征伐所加率用是道故仁義之名出而
帝王之統紀如日月之不可掩堂堂湯武之師復誰敵哉

言行錄二卷

十二

于焉強漢殲偽吳坐奠南服席捲中原卒使一統鴻業
之成肇于首謁轅門之數語若安可謂王佐之才矣
並開國功臣錄

宋訥

文恪公

字仲敏直隸滑縣人元進士知縣國初以聘起仕至國

子祭酒卒正德中追諡文恪

先生濡染家教動以矩矱雅性遲重不妄言笑擢科登仕為
時聞人中經緯騷懷寶自珍 皇明徵諸公車除國子監
助教橫經發難擊節塞學者如客得歸嘗同諸儒應制
譏諸勅文操筆立成雅稱 上意

太學成中外歲貢學徒日夥師生相奸教居不行於是擢公

為祭酒所以提挈鉅礪不遺餘力居常寢食恒在廂房不宿于家公疾革其子麟托諸監官懇請還家先生厲聲曰是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况在丁社兩祭齋戒中邪

並劉三吾撰墓誌

公為祭酒剛嚴當其職 高皇殊眷之君臣之契莫倫 上燕居常想見之不欲數召勞煩公畫工陰寫其神工往潛處簾幕公方公服危坐不語工亟圖以進 上覽訖明日公朝罷 上謂曰昨日某時卿嘗公服坐堂上乎對曰然上曰何以有怒色公惶恐對曰適一生獻茶跪而碎其甌臣不覺怒且念臣不才不能教率所致有負 陛下委任故含怒自訟未責此生耳因問何以知之 上出像語其故笑而慰之更 賜以茶 枝山野記

言行錄三卷

十三

中州文獻遺緒可徵稽古力學飾車以行百僚讓德六館蜚聲嚴而有愛樂育群英乃敘教條爾準爾繩士皆適用一人以寧制詞褒重五道增榮 彭韶撰贊

朱善

文恪公

字備萬江西豐城人國初以薦起仕至文淵閣大學士

追謚文恪

先生少聰穎不好弄好讀書十歲通四書五經大義祖洞雲先生嘗指以示人曰吾是孫也日必為令器壯年以經學授徒壬辰兵變隱居鄉里養親教子之外惟著書立言以聖賢道學之傳為己任奉繼母李氏克盡孝道亡寅亂劇扶母逃竄十餘日兩全無恙人謂孝感所至

彙錄撰墓誌

皇上平定天下開設學校州守強憲中延公訓導州學南昌守許方延至郡庠皆有成效洪武八年起取赴京 廷試第一除授翰林修撰院事知制誥逾年以家屬不完謫教遼東公累無愠色方且日賦詩文有遼海集未至遼城賜還鄉語子逢掖曰汝力耕以供賦役我取汝祖所著皇極經世等書而考証之

十八年奉 旨校文禮閣是年九月遘危疾 上命醫治月餘疾增劇逢掖詣 闕上訴蒙 賜告歸臨終起坐加冠帶舉手加額曰感荷 聖恩無以報效言畢而逝卒之前夕鄉人望見有星如虹墜於所居之屋眾咸謂文星之墜墓誌

言行錄三卷

十四

公謫遼陽放歸鄉里買地一區為終老計方往經營聞老翁哭聲甚哀詢之乃知翁之子溺此以償公帑翁以無依故悲公聞惻然憫之以券還翁而不索其直 談纂

寒義 忠定公

字空之四川巴縣人洪武乙丑進士仕至少師吏部尚書卒贈太師諡忠定

公舉進士授中書舍人初名瑒太祖高皇帝因問曰得非

寒叔之後乎公叩首不敢對帝嘉其篤實因更名曰義

御書義字賜之 楊文貞公撰墓誌

太宗皇帝入正大親陞吏部尚書時政令制度有非洪武之

舊者 詔悉復之公從容為言損益貴適時宜問舉數事

陳說本末 文皇以公忠實悉從其言小人有譖公不忘

建文者賴 上聖明不聽

言行錄三卷

車駕巡狩北京 命 皇太子監國中外庶務惟諸王及遠

夷有奏請詣 行在餘悉啓聞處分公熟于典故達于政

體孜孜無倦不動聲色而事賴以濟數奉 命兼禮部事

雖職務填委處之裕如

巡撫直隸應天等府問兵民休戚及文武吏之賢否而升黜

之公謂國家多事之際悉以法繩吏人將不勝特出其太

甚者數人餘多見寬假而兵民利弊當建革者具 奏行

之

仁宗皇帝初即位一切政議 預者三四人而公居首進少師

賜銀章一其文曰繩愆糾繆 上諭之曰朕有過舉卿具

疏用此封識進來蓋聖公等匡直也繼 賜公誥 上特

增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又念

公侍從監國舊勞 賜勅有以善嗣君勞心焦思二十餘

年夷險一致之褒

公為人深沈質實和厚簡靜內有孝友之行事 君有誠處

人有量無所拂逆未嘗輕涉一語傷物至于議法亦不苟

為包容必歸中正歷事五朝凡五十年所履坦坦無一日

顛覆之憂退朝之暇手不釋卷貴而能謙富而能約 上

前所言未嘗退以語人蓋天下有陰被其利者矣士奇嘗

竊論之魯肅簡之忠實不欺李文正之不為傷人害物張

忠定之不飾玩好傳簡獻之遇人以誠范忠文之不設城

府公蓋兼有之矣 並墓誌

夏原吉 忠靖公

言行錄三卷

字維結湖廣湘陰人洪武庚午鄉貢士仕至少保戶部

尚書卒贈太師諡忠靖

公自幼端厚好學出入鄉閭其老長皆忘年賓禮之時已負

鉅人度喜怒不形里少年嘗被酒侮慢公里人共擊之置

之曰汝小人不知鄉有君子邪

永樂初蘇松諸郡大水命公往治發浙西民兵十數萬疏決

壅滯自松江東北以達于海水患乃息又撫綏其飢民奏

發廩三十餘萬石賑之民賴以濟 並文貞公撰神道碑

公既治蘇松諸郡水患有奏以水退於肥宜召民佃耕以益

國用者公嘆曰民疲極矣救死不暇可重役乎即馳奏寢

吳人懷之姚少師廣孝還自浙 上首詢公政姚對曰夏

某溫而不寵威而不猛古之遺愛也

二

上

上親征北虜命公輔 皇太孫留平北京燕堂六部都察院
大理寺事 上諭公曰朕以房玄齡委卿御史盡心輔導
時京邑諸司草創公每旦入朝獨近殿前象夾機務退至
政事堂郎官御史抱案盈庭公口雁手判不動聲色北奏
行在南啓東宮京師肅然

公在南京 皇太孫周行鄉落以觀民俗至一村店取蓋
黍進曰願 殿下味此以知民艱又至一民舍有犯駕者
皇太孫怒欲罪之公言 上命所至無擾罪之非 上意
也召見鄉老長令一一陳其風俗疾苦 上嘗諭廷臣曰
夏某 高皇帝養成賢德欲觀古名臣此其人矣
雷震奉天殿言者多云建都北京非便而主事蕭儀言之尤
峻 上怒誅之時科道官亦多云不當輕去金陵 上曰

言行錄三卷

三上

方遷都時朕與大臣密議數月而行非輕舉也言者因及
大臣 上命言官與大臣跪午門外對辨都御史陳瑛言
科道官白面書生不知大計妄加重罪 上命侍臣出問
衆皆呼罵言官公獨奏曰御史給事皆應 詔陳言所言
皆當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合罪臣等內侍入復
命 上仍命出再問公對如初 天顏悅懌遂罷衆謂非
公言則又將有蕭儀之誅矣
永樂十九年 上復議親征北虜群臣莫敢言者公曰吾受
國厚恩不可不以死諍之約尚書方賓同諫入獨言頻年
師出無功戎馬儲積十喪八九災告間作內外俱疲况
聖體少安尚須調護勿煩六師 上怒命公治邊儲子塞
北賓懼自縊遂衍籍公家惟賜鈔千貫餘皆布衣瓦器命

錦衣官剋日召公還公方治粟使者促之公曰始少俟不
爾恐有侵漁死吾安之不以相累也及至 上問征虜得
失公歷陳往鑿謂當內治不宜勤遠畧執不變坐繫內官
監 上察公忠問訪國事公敷對如平時二十二年 車
駕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曰夏某愛朕八月揚榮以凶問
至 皇太子親臨繫所與共哭令出視事公叩首曰臣
先帝罪人未聞 詔強之乃受 命

仁廟賓天公受 顧命時 宣宗為皇太子監國于南京中
外洵洵有漢廢人之憂 太后命軍國事悉公裁處公密
謀急迎 駕駕將至羣臣出迎 太后留公佐襄王監國
上見輔臣首問公安在寒義等莫對 上不悅駕至京召
公慰曰見 太后方知所以留卿之意卿輔朕有年朕倚

言行錄三卷

四上

卿非它人比卿當以事 皇祖者事朕
公始同少師姚公監修 高皇帝實錄舊制非元動不與監
修繼監修 太宗實錄至是復監修 仁宗實錄 國朝
文臣三預監修者惟公一人
公朝回于家色若有不懌朕者夫人問之公曰吾欲進諫思
所以悟 上者未獲故悒悒耳又嘗撫案嘆息筆欲下而
止者再夫人問之公曰吾適所批者歲終大辟奏也吾筆
一下而死生決矣以是慘沮而筆不忍下也 並遺事
公襟宇親深閑廓不見涯涘嘗有從吏污公金繼賜衣懼欲
逃者公曰污可洗何懼為吏壞公所寶硯石匿不敢見公
召吏諭之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於時卿大夫
雅量推公第一知者蓋比公于王子明韓稚圭之度 碑

公冬月出使至館晨發命館人烘靴誤燒一隻館人懼不敢告索靴甚急左右請罪笑曰何不早白欲以餘履易之弗及并存者索之而行館人感泣曰它則無故加捶若此平生才一遇也在戶部時吏捧精微文書押之因風為墨所汚吏驚懼即肉袒以候公曰汝何預焉叱起吏猶懼莫測明日朝畢至便殿請罪臣不謹筆汚精微文書 上命易之 古穠雜錄

西域法王來朝 上將親勞之公曰彼慕化而來宜示以君臣之禮且上如是下必有甚焉禮義從此大壞 上曰爾

欲效韓愈邪它日法王見便殿 上命公拜公曰王臣雖微加于諸侯之上况夷狄乎臣恐一屈膝有辱 天子大臣死不敢奉詔 上笑曰卿過侍郎楊勉之拜獼猴達矣

公誕辰 上親繪壽星圖御製詩有獨生申甫扶鴻運之句 並王養振傳

或問公量可學乎公曰其幼時有犯者未嘗不怒姑忍于色中忍于心久則不與人較又曰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 遺事

公使吳中館于文正書院之偏室夜三鼓適范氏子孫有事于中堂公聞之先期起衣冠獨坐俟使者至禮畢乃就寢

前輩之存心如此 水東日記

公嘗與襄忠定策同飲于所契家夜歸值雪過 禁門有不下欲下馬者曰雪大寒甚公曰君子不以宜宜借行公之盛烈雖緣事納忠而其本則在此耳 周經撰遺事序

公自洪武間出仕歷事四朝功業不可殫述初太夫人夢三

闔大夫降其室而生公及長家居僻陋恒有若戴大笠土神者密夜護公行 宣廟時 上寵眷公日優使者召公日數十輩于道家御賜名馬甚靈毋召臨馬必蹄嚙闕者報公具衣冠出而錦衣人至矣其異如此 傳信錄

黃忠宣公贊公德足以裕 君而不言其直量足以容物而不言其善身足以任天下之重而不言其功休休揖遜有古良臣之風時以為確論焉

胡濙 忠安公

字源潔直隸武進人建文庚辰進士任至少傅禮部尚書平贈太保諡忠安

文皇帝入正大統察公忠實命巡行天下以訪異人為名俾以性理大全孝順事實諸書勸勵天下故雖窮鄉下邑軌迹無不到在外十餘年在川廣最久其實踪跡建文君并察人心向背維持調護之力居多世謂其有隱德焉 漫錄

仁宗為皇太子監國時有飛語上聞 上屬公往祭之公至以所見七事皆誠敬老謹密疏以聞 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

宣宗即位公自南京來朝 上素重公及入見顧問良久即留任行在禮部事漢王謀反事覺公贊 上親征賞賚甚厚特 賜銀章四其文曰昇陵胡濙曰文恭世家曰大宗伯章曰清和恭靖蓋褒美之也 並姚榮樞墓誌

景泰中王文威權赫奕忤者必死吏科給事中林聰獨上章

景泰中王文威權赫奕忤者必死吏科給事中林聰獨上章

効之文銜之日求其罪不得也。會聰鄉人有事吏部聰為囑之。文選郎中出其手書。文欲真之。死會官廷議擬大臣專擅選官。廷臣附會。文意無敢違者。公謂文曰。給事七品官也。而擬以大臣囑托公事也。而擬以選法二者於律合乎。且人臣以宿憾而欲殺諫官。無乃不可乎。遂拂衣出曰。此疏吾不預。公等自為之。于是遂罷。曰。再議之。公歸。臥病不朝數日。上問胡尚書何。不朝以病對。使大監與安問疾。安造問何疾。曰。老臣無疾。前日議事驚悸。至今不安。爾安問何為。曰。諫官有小罪而欲殺之。此所以悸也。安以告于上。既而法司復以比擬。上詔曰。比擬殺人可乎。聽得不死。守溪筆記

英廟駕將旋禮部累奏迎復事 景皇以虜情多詐為疑將

言復錄卷

七上

抵居庸一奏始得旨。辭臣同禮部議迎復儀注。兵部總戎議防變。方畧輿情甚所慰。都御史王文忽厲聲曰。來孰以為來邪。眾素畏文。聞此皆相顧莫敢言。既而少保于公言防變方畧在我。與總戎如是而退。竊虞儀注之議。由此而寢心甚憤鬱。比上造禮部問焉。胡公從容言儀注已送內閣。看矣。王一人言豈可憑。但彼欲如是。且姑任其言。何能與辨。乃知老臣處事自有定執。而其量亦非後生可及也。木東日記

英廟居南宮每遇 聖誕今節屢請辭臣入朝問起居為權奸所沮。言雖不行。時論避之。漫錄
天順初也。先得知院各遣使入。具公計。令得知院使進青鼠裘為私禮。公議賞之甚厚也。尤使不平。歸告其主。截殺得

知院使得知院亦與兵殺也。先殆盡。於是土木之忿。少雪戶部尚書郭公。敦以御史陸參政未行。公言於 文皇曰。郭有大臣體立。在左右。即日召見。以病弗克。入遂遣御醫視疾。疾愈。入見。獎勞再四。賜膏鈔襲衣。明日陞禮部侍郎。兼太僕卿。用賢之誠。薦賢之公。可想見矣。並皇明記

胡忠安公天順元年。年八十二。辭免師傳。以禮部尚書致仕。時公三弟。年皆七十餘。皆康強。無恙。蒼顏皓髮。燕樂一堂之上。公遂名其堂曰壽堂。自為之記。公歸七年。年八十九。壽蓋公自建文庚辰登第。立朝幾六十年。為尚書者三十二年。十知貢舉。天下學士多其門生。及乎名成身退。而猶有天倫之樂。福壽如公斯世一人而已。謙集

言復錄卷

八

解籍

字大紳。江西吉水人。洪武戊辰進士。仕至春坊大學士。誦交趾右丞議卒。

公幼穎敏。絕人。郡守令至其家。抱置膝上。應聲成文。皆錯愕。驚嘆。六歲時。其族祖戲之曰。小兒何所愛。即應口作四詩。其一曰。小兒何所愛。愛者芝蘭室。更欲附飛龍。上天看紅日。詩話

甫十七。江西以第一人貢于京師。既登甲科。入中書。知誥。兼翰林內外制。皆掌之。其論思獻納。兩制皆自以為。莫及年。甚少。巍然有碩大之望。嘗自誦曰。處其心。常在熙春麗日之間。則天下無可惡之人。咸以為名言。

公為庶吉士日 言廟在大庖西諭公舉施政所宜直述以

聞公退即具奏上數千言皆政教大要且自謂願與筆

比有不願與魏徵同列 上嘉其識正 解公封事

為監察御史時都御史袁泰怙勢家人橫恣諸道御史欲糾

之無敢執筆者公揮筆三就歷舉其過章上雖曲宥泰而

一時多其直 上慮公少涵養將為眾所傾召其父至諭

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盡心于古人

諭之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同父子其歸益盡心于古人

後十年來朝嘗天用爾遂侍父歸 楊士奇撰墓誌

太宗兵駐金川門即 命訪公既至甚喜始建內閣處翰林

七人而公為首今內閣規制皆自公創及議儲未決乃召

言行錄卷九

公預議公言立嫡以長繼曰好 聖孫 宸衷頓悟事遂

定後丘福等泄此語于漢廢人怨譖不已乃調外任竟下

獄遲近以死固非 朝廷之意實漢廢人之所為也

瑣錄

太宗嘗與論群臣御筆書 襄義等十人名 命各疏于下十

人者皆 上所信任政事之臣亦多于公善而具以實對

於義曰其資厚重中無定見於夏元吉曰有德有量不遠

小人於劉儁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為君子

頗短于才於李至剛曰誣而附勢雖才不端於黃福曰秉

心易直確有執守 陳瑛曰刻于用法好惡頗端於宋禮

曰難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洽曰疏通極敏亦不失正於

方賓曰簿書之才馴儉之心既奏 上以授 仁宗曰李

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 仁宗因問公建文所用諸

臣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才往事不足論已遂問尹昌隆王

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弘汝玉文翰不易得所借者

市心耳後十餘年 仁宗出其所奏十人者示士奇且諭

之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士向所論皆定見也

公之文雄勁奇古新意疊出叙事高處逼司馬子長韓退之

詩豪石豐瞻似李杜其教學者恒曰寧作有瑕玉勿作無

瑕石 並誌

文廟初甚寵愛縉之才置之翰林縉豪傑敢直言 文廟欲

征交趾縉謂自古羈縻之國通正朔時寓貢而已若得其

地不可以為郡縣不聽 仁宗居東宮 文廟甚不喜而

寵漢府漢府途恃寵有覬覦之心縉謂不宜過寵致有異

言行錄卷九

志 文廟怒謂其離間縉由此一諫得罪洎 宣廟初漢

府果發交趾亦叛悉如縉言

文廟過江時公與胡廣諸公不死建文之難與唐之王珪魏

徵無異縉才獨高使遇唐太宗其所論諫豈下于魏徵若

留子 仁宣時事業必有可觀者士奇輩遠不及也

並古穠錄

胡儼

字若思江西南昌人洪武丁卯鄉貢士仕至太子賓客

先生博極群書天文地理律曆醫卜皆通其說中洪武丁卯

鄉試授華亭教諭改長垣上疏乞近便養親改餘于自是

著為令

先生茲仕華亭尚少而能以師道自任勸勉諸生講授

夜分雖隆寒甚其不廢

宰桐城以愛民為本民間積年逋負悉與奏免邑中老為嘗

傷人物乃齋沐告於神虎遂滅跡嘗捕蝗途中見卧病者

悉命里胥扶掖就民舍給以藥食是夜大風雨得免暴寇

存活數十百人

翰林時 朝廷選任儒者若解大紳胡光大楊士奇金幼

攷黃宗豫楊勉仁一時共事者七人先生在眾中遇有顧

問必從容審度而後對及燕宮僚在講筵凡古今治亂得

失必及復敷陳以圖裨益以外艱去 詔奪情道南京見

東宮詢及民情所對皆切時事為祭酒身率諸生人材翁

然從化時國子生有以故告歸者皆坐成邊先生為言其

情有可矜者乃得免

先生閒居二十年餘日與學者講求性理之學自處甚淡薄

凡是非利害可云之間必審度以求至當惟恐遺患於人

墓論中有不合即引退不與辨以故所至能全文

並揚清撰墓碑

公少以穎異之資發志古聖賢之道於羣書罔不精究其它

子史百家亦探索無隱且生文獻之邦得賢士相師友熊

伯幾以古文辭自尚一見公亟稱其有所養悉以古文法

授之 楊榮撰願庵文集

公知桐城縣賦役必驗丁產勿攝公事止遣信牌行移公文

必於日中決之暇日輒詣學宮勸督儒生後桐城人才獨

盛者皆公教所及又鑿渠引桐溪水溉西郊民田數十頃

民至今利之名曰桐渠後公卒邑人思之配祀朱司此祠

一經并縣志

隨禮君子儒林之特匪老于年亦邵其德不卑小官滿萬堅

白雲英翰苑物論允塞大放瑤瑤深探隱購師表成均言

行維則歸老東湖 太子賓客 彭詔撰贊

顧佐

字禮卿河南太康人建文庚辰進士仕至左都御史

除莊浪知縣午節會社將佐以文士易之公連發三中無不

驚服尋擢御史守正嫉邪為應天府尹副校不撓吏民畏

服勸豪貴為之斂手政聲赫赫議者謂類包孝肅之知

關封府 名臣錄

宣德初早朝罷召楊榮及臣士奇問廷臣中誰可使掌憲兩

人久未對 上曰未必都無一人士奇對曰通政使顧佐

庶公有威曾任御史及按察使皆有風采榮曰佐亦嘗為

京尹能禁防下吏政清弊革 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此陞

佐右都御史 賜璽書令考覈不肖洗滌積弊佐奏黜其

不肖者二十餘人

佐在院數月有囚告佐枉入重罪不聽訴理者 上大怒召

楊榮及士奇諭曰此必有重囚教之排佐小人陷正人不

可不究治遂命三法司鞠之實千戶戚清殺一家無罪三

人當先代寫狀教之誣告 上曰不誅之佐何以行事立

命磔清于市 並聖諭錄

顧都御史佐性嚴重聲望隆 然未嘗口毀舉人且晚東朝房

楊士奇 文貞公

名寓字士奇以字行江西泰和人洪武末由薦舉仕至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卒贈太師諡文貞公自知學手不釋卷十二三遍舉子業鄉人請為子弟師嘗有儒生過館下樓棲然攜書數冊公詢之聞其母老無所養乃分其徒之半與之俾得束脩奉母 楊濟長神道碑公早孤感奮力學郡縣交舉為學官皆不就久之徵入翰林任編纂授齊王府審理副 太宗皇帝即位擢為編脩時方開內閣於東角門內命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金幼孜及公七人處其中典機密尋陞侍講 王直撰大傳

言行錄卷

十一

上

仁廟監國視朝之暇專意文事因覽文章正宗一日諭臣士奇曰真德秀學識甚正選輯此書有益學者臣對曰德秀是道學之儒所以志識端正其所著大學衍義一書大有益學者及朝廷為君不可不知為臣不可不知君臣不觀大學衍義則其為治皆苟而已 殿下即召翰林並籍取閱既大喜曰此為治之條例監戒不可無因留一部朝夕自閱又取一部命翻刊以賜諸子且諭臣士奇曰果然為臣亦所當知遂賜臣一部

賀善王汝玉每日於文華後殿道說賦詩之法一日 殿下顧臣士奇曰自古人主為詩者其高下優劣何如對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薰之詩是唐虞之君之志最為尚矣後來如漢高帝大風歌唐太宗雪耻醉百王除兇報

小憩前呵雖藤立戶外官僚行道以此為驗往往有挽轡駐馬折而旋者雖公遭時得君之盛要亦有懼伏彈壓之實焉

午門外東直房六部都察院堂上候朝之所兩門入惟都察院正官獨處一小夾室近歲都御史顧公佐非公事未嘗與諸司羣坐 並水東日記

宣德初許臣僚燕樂歌妓滿前紀綱為之不振 朝廷以公為都御史罷劉觀遂黜查滂御史彈劾不職者禁用歌妓糾正百僚朝綱大振天下想聞其風宋元勳貴戚俱憚之陝西布政周景貪淫無度公切齒欲除之累置之法為上累釋之不能伸其激濁之志正統初以疾乞歸繼居其位者皆莫能及也 天順日錄

言行錄卷

十三

上

太康之墟卓有良臣烈烈汝介匪矯而真高簡不接一榻愛塵尹正天府明察如神擢中執法實表縉紳赤棒生氣公論以伸事歸臺閣弼予一人 並聖撰贊

千古之作則所尚者霸力皆非王道漢武帝秋風辭志氣已衰如隋煬帝陳後主所為則萬世之鑑戒也如殿下於明道玩經之餘欲娛意於文事則兩漢詔令亦可觀非特文辭高簡近古其間亦有裨益治道詩人無益之詞不足為也殿下曰太祖皇帝詩集甚多何謂詩不足為對曰帝王之學所重者不在作詩太祖聖學之大者在尚書註諸書作詩特其餘事殿下又曰世之儒者亦作詩否對曰儒者解不作詩然儒之品有高下高者道德之儒若記誦詞章謂之俗儒人主尤當致辨於此士奇新政華蓋殿大學士謝恩畢聞析薪司奏佳循歲例賦北京山東棗八十萬為宮禁香炭之用士奇入將奏之時寒義夏原古奏事未退上望見士奇笑謂寒夏曰

言行錄卷

新華蓋殿學士來奏事必有理試共聽之臣言詔下裁兩日今聞析薪司傳旨賦棗八十萬得無過多雖是歲例然詔書所戒除者皆歲例上喜曰吾固知學士言有理即命戒除四十萬並聖諭錄時天下諸司來朝兵部尚書李慶言民間畜馬蕃請今朝觀正佐官領馬歲課其息公奏言朝廷求賢任官今乃使養馬而課責與民同豈貴賢賤畜之意乎大傳永樂中御史李祥舒仲成嘗奉勅理木植稅課之弊王汝玉預焉汝玉上監國時所愛者命祥等削其名勿奏二人力言不可萬一上有聞得罪及重及上嗣位尚書蹇義因奏仲成佞事上曰是嘗為御史查理南京木植稅課手對曰然曰李祥安在對曰丁母憂去矣時仲成已

陞湖廣憲副即命都察院捕治仲成士奇聞之進疏曰向來小人得罪者多陛下即位以來皆已有之今又追理前事即詔書不信漢景帝為太子時召衛綰稱病不赴即位進用綰前史雖之上覽之喜即有旨罷治仲成而降勅獎諭曰有卿盡心如此朕復何憂聖諭大理少卿弋譙數言事上頗厭之因而免譙朝公進言曰陛下有詔求言言不當者不足罪今譙因言取咎朝臣皆以言為飛若傳之於遠人將謂朝廷不能容直言遂令朝如常

上嘗論科舉之弊曰北方學問不逮南人公曰長材大器多出北方如取百人則南六十北四十南北人材皆就用了矣安南乞陳氏後上詔公與楊榮謀之榮曰永樂中嘗數

言行錄卷

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因其請而與之便公曰榮言當從十數年來兵民困於交趾極矣漢棄珠崖前史以為美願勿疑上意遂決並大傳上頗好微行一夕漏下二十刻以四騎出過臣前報者言范太監來臣倉皇出迎上已入門三月中臣俯伏悚懼言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而自輕擾擾塵埃昏瞶中誰識至尊萬一或有識者變起倉卒何以備之上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並聖諭錄永樂十二年正月日食先數日上問禮部及翰林諸臣正旦日食行賀禮乎尚書呂震曰日食與朝賀不同時當賀侍郎儀智曰終然同日食免賀公對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宋仁宗元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呂夷簡不從弼曰

萬一契丹行之為中國羞後有自契丹還者言虜是日罷
宴仁宗深悔令誠空免賀 上曰君子愛人以德士奇與
智言是也遂免 賀及宴

仁廟即位初命公兼兵部尚書公辭不許請辭俸 上曰卿
於朕勤勞二十年故酬以此祿何用辭公曰尚書月俸六
十石可養壯士六十人臣已受二俸安敢復加尚書義

言宜聽辭學士休公言辭祿當辭厚何用取虛名 上曰
朕成卿志乃聽辭顧義曰願食之風士奇有焉 並大傳

宣宗晏駕皇太子方九齡浮議藉藉公入哭臨畢請見 皇
太子與英國公張輔扣首呼萬歲群臣亦隨呼萬歲浮議

遂息及即位公嘗度初政事立軍國內外計慮周悉與少
傅楊公榮尚書楊公溥同條列具奏無不允可於是朝廷

言行錄卷

四上

政令一出至公海內晏然三揚之名傳播天下四夷外國
亦皆知之 羅環按堂記

公嘗奉 旨歸展墓所過澹然不改布衣時道途所遣迎送
騶從悉却不用歸鄉入謁守令避其正路不由時人比之

歐陽原功 梁彞撰小傳
或問先生平日所行曰不能為善亦不為惡也其存心不問
物我見人有樂如己之樂有憂如己之憂 小傳

公嘗曰大臣以薦賢為本朕全才難得故所薦引取其所長
不求其備 碑

公處心正論事必當大體常扶君子而抑小人每曰天下萬
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如有一毫出於私意不

論尊薄皆當獲罪神明直道而行不為阿徇秉謙執虛未

嘗自滿薄利篤義壯老一心云 大傳

公在 太宗 仁宗 宣宗 英宗朝委身殉國誠結 王
知受遺秉政力躋太平雖前輩有擬之歐陽文忠者而柄

國之久成功之大乃實過之 劉鴻撰祠堂記
秉節堅貞元氣所鍾早孤自奮媿美文忠江湖脫穎閣優

崇知人畢達休休爾容匡輔 四聖恩寵始終有文有行
有謀有功師垣眉壽一代儒宗 彭韶撰贊

楊榮 文敏公

字勉仁福建建安人建文庚辰進士仕至少師工部尚
書善謹身毅大學士卒贈太師謚文敏

公初為翰林編脩 文皇兵入城迎見馬首請 上先謁
言行錄卷 五上

陵而後入 朝從之既而召公謂非若言幾誤事矣由是
寵遇日隆 守溪長語

日晚 上出右順門召內閣諸臣獨公一人在出江西三
司奏章示之言吉安鄉民之嘯聚者已悉復業蓋 朝廷

初有聞即遣行人許于謨齎 勅撫諭于謨行將一月又
遣都督韓觀率兵繼之如撫諭不下即加兵及是奏至

上諭公曰觀不至不下其降 勅褒觀公讀奏訖對曰計
發奏之日觀尚在中道未足優從之自是益重公

甘肅守師西寧侯宋琥奏叛寇老的罕逃歸赤斤蒙古衛將
為邊患時豐城侯李彬鎮陝西遂 勅彬率師勦之且

命公往與彬計度可否十二月還奏餉道險阻天時沍寒
人疲馬瘠不可行耳小醜不足以煩大軍遂 勅彬旋師

無幾救者復歸

從征北虜車駕早發凌霄峯公與學士胡廣諭德金幼孜刑部侍郎金純四人失道 太宗命宦二人及傳令者追尋得之時已昏黑中官疾馳去公等復迷入窟谷中幼孜墜馬胡學士金侍郎不顧而去公下馬為整鞍轡不數步幼孜復墜馬鞍蓋裂公即以所乘馬讓之自乘驛馬從夜至日登高涉險不勝疲勞翌日出山望見左掖乃趨赴之至千方詣中軍 上大喜慰問良久嘉公之義公謝曰僚友之分諒所當然 上曰胡廣非僚友耶何不顧而去也

十八年冬將西征親藩奏建文中江西所聚集民兵可徵用出奏示公對曰 陛下命復民業二十年矣今復征非信

言行錄卷

六一上

上曰朕意固如此遂寢

三殿災公偕金公陳便宜十數事皆見施行重賢愛民或陷非辜必援之尚書夏原吉以兵饑不給坐繫呂震言其系姦侍讀李時勉嘗論事示有言其真直者皆激 上怒公委曲為之辨解 楊士奇撰墓誌

甲辰七月旋師至翠微岡 文廟御武帳中憑几而坐諭公曰東宮歷歲久政務已熟吾還京悉以軍國之事委之何如公對曰 殿下孝友仁厚天下屬心允稱 陛下付託 上喜辛卯次榆木川 上不豫召公等受遺命傳位 皇太子遂崩眾倉卒莫知所措公一遵古禮公欽如度謂 太監馬雲等曰六師去京尚遠不宜發喪所至宜尚食如 常儀復條畫軍中事宜嚴號令人皆莫測 行實

宣宗立高煦友公首勸 上親征遂為從討平之 墓誌

正統中王振謂三楊 朝廷事虧三任老先生然三先生亦高齡倦瘁矣其後當如何文貞曰老臣當盡忠報國死而後已文敏曰不然吾輩衰殘當為國後生報 聖恩耳振喜令具名來翌日即薦陳伯高毅苗衷等振欣然用之文貞讓文敏文敏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力豈自己乎一旦內中出片紙以其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數士竟是我輩人當一心力也文貞嘆服 杖山野記

東楊天資明敏有果斷之才中官有事來閣下議必問曰東楊先生知否知不在即回凡議事未嘗不遜西楊或執古以斷不可行已而卒斷於東楊灼然可行而無礙也每秋勅文武大臣赴憲臺審錄重獄自英國公而下俱避避侯

言行錄卷

七一上

二楊先生決之西楊訊之未嘗決至不可了東楊一問即決展幾子路片言折獄之才眾皆嘆服 古穠文集

公為人闊疏果毅遇事當為奮前不疑議刑辟率居寬恕勸職事盛寒暑及小疾未嘗少怠於四裔邊徼事及邊將勇怯智愚靡不通知內篤孝友睦嫺之行家故豐裕且有厚祿能濟窮恤患無間疎戚喜賓客善交際雖貴盛無崖岸貴賤大小皆歸心焉 墓誌

夏忠靖公巡撫福建時公為邑庠生一見器之賦詩期冠秋試有莫使祥麟後馬牛之句以諷司考者公遂發解 夏公遺事

文武兼資通人之器運籌帷幄折衝千里擁祐 三朝捧日而起 恩遇有加抑畏無怙保身全名經邦掌制魏魏當

時燁燁來裔卓哉相業吁其難繼 並部撰贊

楊溥 文定公

字弘濟湖廣石首人建文庚辰進士仕至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奉贈太師諡文定

仁宗一日東宮觀濼史嘯張釋之不易得公進曰釋之誠賢然非文帝之寬仁何由得行其志臣以為釋之漢一時不易得如文帝三代而下不易得也退采文帝事編為事類以獻仁宗甚悅賜書褒美

先生在獄中餘十年家人供食數絕糧又上命巨測日與死為鄰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勢已如此讀書何為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五經諸子讀之數回已而得釋

言行錄出卷

八

上

晚年遭遇為閣老大儒 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實有藉於獄中之功蓋天玉成之如此為人謙恭小心接吏卒亦不敢慢初入鄉試為首選胡儼與文衡批其所刊文曰初學小子當退避三舍老夫亦讓一頭地又曰它日王塔方寸地必能為董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孫弘之阿曲人以儼為知人後儼為祭酒先生已在禁垣位望益高終身執門生禮儼亦不辭人兩高之 古穰雜錄

英廟嗣位特命入內閣倚任甚重時與少師楊文貞公少傅楊文敏公同事首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由學而能致治者 先帝在御時切諭臣等此事 上登登寶位必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興唐虞三代之治聖早開經筵以進 聖學當擇擇講官心得學問貫通言行端正老成

重厚達大體者數人以供其職及選左右隨侍之人用輔養本源皆見嘉納 曹傳撰神道碑

張太后嘗御便殿執政大臣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被旨入朝 太后召問之人皆有獎勵之辭及溥乃嘆曰 先皇帝嘗稱卿忠不謂今日得相見也 仁宗監國于南時 太宗方寵漢人有人代嫡意溥時以翰林學士切諫下錦衣獄者十年故 太后有是言

因顧 英宗此五人 先朝所簡貽 皇帝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贊成者不可行也 英宗受命 餘冬序錄 嘗上疏言近年清解軍士北人苦於瘴癘南人苦於嚴寒又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所在壯勇之人乃發戍南方且洪武中犯死罪者不分南北發戍所以看其死而懲其惡永

言行錄出卷

九上

樂宣德以來憫其達道艱苦習操近地所以全其生以圖其用自今邊卒清解者宜悉從南北所宜發戍庶幾人宜水土兵政有備 詔廷臣議而行之 碑

文定公執政時其子自鄉來云道出江陵獨不為縣令所禮乃天台范公理也文定深重之即薦知德安府再擢貴州左布政使或勸嘗致書范公曰宰相為 朝廷用人非私于理也聞文定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 孟德錄

公夙秉醇實之資養其剛大之氣刻志苦學於聖賢言行精思力踐發為文章必據於理不涉浮華自官翰林至登館閣始終四十餘年謹畏清慎未嘗以私于人人亦不敢以私于之 碑

江漢炳靈以發文明早居館閣晚踐孤卿德文思奮處困而

亨謙虛好學保泰以貞老成體 國著龜典刑東里建安

參合成名二十餘年光輔太平 彭韶撰贊

我朝相業以三楊為首然亦賴 朝廷委遇而責成之正統

初 英宗以幼君臨御 張太后在上右擁佑之功凡事

專任三楊百司奏事必命使諮議然後裁決中官王振

一日以事至閣楊少師士奇有所議擬振輒可否其間公

憤懣而歸三日不出 太后遣使來問楊少師禁語其故

太后震怒 詔鞭振遣人押至閣中謝罪且戒之曰再

爾必殺無赦用是數年 朝綱整飭海內晏安其後 太

后寘天三楊亦先後下世振始弄權天下遂多事矣

應請錄

西楊之文學東楊之政事南楊之清雅皆人所不及故論今

言行錄西卷

十

之賢相必曰三楊三楊 瑣錄錄

皇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五

黃福 忠宣公

字如錫山東昌邑人洪武甲子鄉貢士仕至少保戶部尚書卒贈太保諡忠宣

授項城縣簿改清源皆有及民之政陞金吾前衛知事早暮勤職才識明敏刻剔宿弊數出意見陞龍江左衛經歷上書論國大計 高皇帝覽而奇之超陞工部侍郎特見信用

太宗皇帝初臨御治齊黃離間之罪李景隆于 上前併指公為姦臣公厲聲言臣罪應死但目為姦臣則非 上知其正直不問

言行錄五卷

上

交趾平郡縣其地建都布按三司總之公以尚書兼掌布按二司印而董其治公視民如子徇其所欲革其所惡勞勩訓飭躬勤不倦且戒郡邑吏咸修撫字之政吏承公仁無敢違戾公以新造之邦新附之民政令條畫靡間繼鉅悉盡心焉於是交人益戴公如父時中朝士大夫以遷謫至者咸見溫恤或有疾病躬造視之拔其賢者與之共事及以教導其民而悉加禮焉中官馬騏怙恩肆虐公數裁抑之騏誣奏公有異志 上深照其妄曰此君子不容于小人寢其奏公居交趾二十年 仁宗登極召公還交人扶老攜幼送公皆號泣不忍別 並楊東里撰神道碑 公再往安南為賊所得相與雜拜曰我父母也願自全歸輔朝廷公斥之喻以順逆之理賊終不忍加害其酋長饋以

候糧乘以肩輿贈以白金送之出境至龍州公悉以所贈歸之官 楊文定公撰小傳

宣廟一日在宮中覽尚書書福贊漕運時言便民數事出其章示士奇且諭曰福所言智慮深遠可行今六卿中其誰之倫對曰福受知 太祖最先大用其為人正直明果一志國家生民今六卿中鮮及之永樂初建北京行部命之綏輯凋瘵及得交趾命總藩臬之政安新附之民躬勤夙夜具有成績其才德兼備有大臣體今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坐公堂理政事享安佚福四朝舊人乃奔走道途勞悴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道 上曰非汝不聞此言吾豈欲得一老成忠直之臣處之南京根本之地緩急可倚今以命福豈不誠當明且命吏部改福南京

言行錄五卷

戶部尚書中外皆悅 聖諭錄

宣廟初息用舊人召寒義等數人寵待之皆依違承順之不暇惟戶部尚書黃福特正不阿命觀戲曰臣性不好戲命圍碁曰臣不會着碁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所以不會 各臣錄
楊文貞公歸省過南京聞公疾稍差未出遂往問之公聞文貞來甚喜強衣冠出迎執文貞手以義責之曰今日豈公治私時邪又曰不見谷永論宗室事乎文貞應曰某不學無術人也然未嘗不內媿
東里紀行錄 英廟初即位時也

公文之成在于頃刻或有其點麻一二字為言者輒笑曰吾豈文人韻士哉 魏文靖公文集序

予宮兩京四十年所見六卿大臣剛貞之操廉潔之心閑厚之度通碩之才經國如家至公不私有古賢臣君子之志始終不渝輿議所歸無間然者東萊一人焉耳 東里集
番番老臣實篤忠貞南交內屬藩屏是特公往殿之屹然長城載安反側盡瘁竭誠十有九載優詔歸寧三孤岐秩留後南京論文考德稱情名 彭韶撰贊

李隆 襄城伯

字彥平直隸和州人永樂中襲爵

公年十五襲爵雖甚少而負英偉之姿雄傑之材 上深器重之每六師征伐輒命公領兵從其應機發策出奇取勝雖老于行陣者亦多讓其能 上益奇之以為可大用

言行錄五卷

公在南京十八年荷 列聖知遇以為股肱心膂褒嘉寵待所 賜勅前後幾二百道自古大臣得君之深而始終無間亦少有如公者公行不違道而持之以敬小大之務必盡其公威行惠施近悅遠懷是以其人皆愛敬如父母召還之日莫不願留而不可得皆曰公去矣吾何恃自都城至江上沅而送者相屬于路
公間居手不釋卷古聖賢之言行皆服行不忘祿賜之外不妄取一錢嘗刻漢疏廣及唐盧坦之言以貽世訓諸子曰吾襲父爵四十年幽遠之情固多未達所行之事寧免過差朕兢兢惕勵悔往修來不敢欺公負累以負 朝廷付託則自謂庶幾無媿也 正慕誌
黃忠宣公在南京帥府察贊機務且視事皆襄城伯處分公

不出一語蓋陰相之則多矣或以為言公曰體當如是且汝見守備何嘗錯發落一事也 水東日記

義伯李隆丰姿疑重器字宏達守南京數十年屢之以靜最識大體富貴尊嚴擬十王者雅重斯文接儒者之禮尤恭以此上下官僚無不敬畏若祭酒陳敬宗先生造宅務欸留之不醉無歸士林慕之仰慕風采三揚學士極重愛之正統中以得人心見疑召回京師始近聲妓為自安計數年終于第自後代者數易其人終莫能繼 天順日錄

山雲

襄毅公

字 徐州人正統中累功仕至都督同知卒贈懷遠伯謚襄毅

言行錄五卷

四

上

太宗征迤北公以指揮使隨行功為諸將先率陞都督宣宗制諭克總兵官掛征蠻將軍印出鎮廣西先是廣西溪洞犴獍叛服不常數為邊患公至鎮之以靜胸之以仁履號令公賞罰親率官軍與賊前後十餘戰臨機應變能以身先士卒故所向無前由是蠻夷懾服居民按堵

王偉撰神道碑

公資貌魁梧善騎射曉兵畧持已以應慮事謹慎甘苦與眾共之臨戰人皆出死力及其卒也廣西之人皆為立祠歲時祭之 錢習禮撰墓碑

廣西守將韓都督觀英武有文頗喜誅殺山襄毅公繼之則光前絕後矣公深沈有將略用兵如神而其厲其正文臣中比肩者亦不多見其馭土官亦以威嚴秋期調征無敢

違限有驚怖成疾者有繫於杖下者有調兵官至死不效歸復者其嚴如此

廣西總帥府一鄭宰者老練也性硬直敢言公進之曰世謂為將者不計貪心廣西素尚貨利我亦可貪否宰曰公初到如一新絮白袍有一沾汗如白袍點墨終不可前也公又曰人云土夷饋送苟不納之彼必疑且忿奈何宰言居官職貨則朝廷有重法乃不畏朝廷反畏蠻子邪公亦笑納之公鎮廣西踰十年廉操始終不踰固不由宰而宰亦可尚云 並水東日記

廣西自總兵官山雲物故之後繼以安遠侯柳溥又繼以田真自是以來為總帥者邇相祖述類以忠厚存心不復有山雲嚴毅之風自此賊勢漸熾 丘濬論兩廣事五

言行錄五卷

五

上

陳敬宗

字光世浙江慈溪人永樂甲申進士仕至國子祭酒公由翰林拜南京祭酒美鬚鬢容儀端整步履有定則聖之者起敬當會食諸生稍有失儀者即待罪不輕容或有所重嚴於對君之禮 古穰雜錄

公為人矜嚴好禮久居太學力以師道自任嚴立教條痛革舊習日勵諸生進學成德戶部尚書關中楊鼎初發解于鄉試春闈不利自北京求入南監從公卒業其為士大夫所重如此 名臣錄

灑然陳公以南京國子祭酒九載奏績之京時中貴有柄國者勢傾朝野素慕公人品高欲致之門下適工部侍郎

陵周公忱巡撫南圻時亦在京進謁中貴知其與澹然公同年微露其意周公詣澹然公以其意達之澹然公曰宗忝為人師表而求謁中貴它日無以見諸生周公因諷中貴曰陳祭酒書法極高姑以求書為名先之以禮幣彼將謁謝矣中貴然之乃遣人致綵段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澹然公為走筆書之而返其禮幣竟不往見故為祭酒十八年更不遷轉於是士大夫益高其風節云

郊外農談

正統間南京祭酒陳公以不見內侍之故一任十八年未嘗兼階泰和王公直時為天官一日欲以司寇之任轉陞從容問曰老先生久居司成將以司寇相轉何如陳起揖曰某託公為知己豈有與天下英才終日講道論學而顧以

言行錄卷五

枉格之徒見辱何哉王公頓服卒寢之前輩風節若若有

如此 客座新聞

先生為祭酒遇僚屬諸生極嚴有懷忿而訟之者法司將覆請就逮周文襄公其同年謂先生當具疏申雪遂屬筆于公未免有遷就之辭先生見之驚曰無乃誑君公笑曰在法惟奏事不實耳聞者或迂先生而先生不亦純臣哉

水東日記

正統間王振擅權聲勢烜赫自劉忠愍公之死公卿大臣多出其門無不墜塵雅拜位不知媿飾然自重不為所屈辱者魏文靖陳祭酒薛文清三數公而已 紀聞
先生師道卓立名重一時六館士殆千人凡升堂聽講會饌儀矩整嚴雖 朝廷之上不之過也時襄城伯李公隆居

守於先生最所敬重過其第必留宴或或以家姬作樂談笑竟日未嘗一日之常以拇指指中指自持翼日視其指甲痕猶在蓋恐失色于人也其檢身之功如此此其所以模範多士至今南京言師道之重者必以先生為稱云

雜記

初與古廉李公同在翰林表柳莊嘗與二人並列曰二公它日功名相埒時公儀貌魁梧而古廉頗短小聞者未之信後公以方嚴肅下古廉以公恕得士聲望聳然柳庄之術信有驗矣 項鑾錄

行方而嚴學優而粹勢利紛如頹然無累抑抑德隔人望知良詞林重輕上其進退師於國子身以為誨朋來是樂不懈于任時有古廉於公作配 彭韶撰贊

言行錄卷五

七

上

魏驥

文靖公

字仲房浙江蕭山人永樂乙酉鄉貢士仕至南京吏部尚書卒諡文靖

公為松江教官汲汲成就人才諸生在學居者候一更盡必攜茶往視之見書聲者供茶一甌至三更乃攜粥以隨尚有誦者供粥一碗如此者亦不頻數間一行之士子感激

一古獲錄

公在南都法司因旱恤刑有王剛惡逆訴冤或以其年少欲緩之公曰此婦人之仁天道不特正此謂也獄遂決翌日而雨又戍卒四人牧馬三人互毆一人死所司拷訊一人當之公曰罪一人情可矜罪三人律不合 上請不得

旨三八各杖一百改戍邊

葉盛惟墓誌

景泰改元至京閣老陳循公考試時所取士也來見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公不從退謂人曰渠將 朝廷事為一己事安得善終 墓誌

魏文靖公以直道自持不苟徇俗正統初任吏部侍郎時中官王振怙寵而驕每出則雖部堂尊官亦欲輿迴避公一日相遇于崇文門不為避振銜之譖于內眾為公危之忽一日 上御便殿召吏部既至問孰為侍郎驥且訊以近日曾有何事公慷慨言其故且曰臣不材備位二卿臣不足惜 朝廷名器可惜耳 溫旨慰之曰爾所言者是好官好官 慶談錄

公嘗以俸金百兩委人為其家僕盡易之公竟不言它日事覺鞠出金還公其主始知之公為尚書北還一小舟常阻于要津其子稍設儀仗公見命撤去曰豈藉重於是邪 畜德錄

公為人端重祇慎簡默廉勤好別白君子小人布袍糲食不別治生清脩苦節人或難之先是 上御奉天門顧禮部臣曰尚書魏驥壽及百齡兼有德朕深嘉悅其勅遣行人存問賜羊酒有司月給米三石贍之 勅未臨浙而公薨 墓誌

公薨之前夕覺神思有異口占曰平生不作欺心事一點靈光直上行遺書付其子完勿動擾鄉里經營墳墓時有司已得請如例葬祭完以遺言辭從之 名臣錄

百年眉壽天官上卿盛德雅馴遠播著播海內達尊莫之抗

衡謙虛守禮簡朴性成好學不厭篤老精明使臣就問時春 聖情辭免後事遺世準繩 彭詒撰贊

魯穆

字希文浙江天台人永樂丙戌進士仕至右僉都御史希文自幼舉動異常兒稍長肄學邑庠攻苦食澹篤志經史雖和寒暑不少休息嘗書人嘗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之語于座右毅然以清操自勵 揚榮撰墓誌

公登進士第選鄉杜門讀書未幾戒行邑長贖寶楮萬緡弗受或曰贈亦禮也何故拒之公曰區區始出仕可以此自累乎 拜監察御史奉職無所避時 仁宗監國漢人為不法公

且啓 聞章寢不下常州巨商雁法當斬鄉人懷金三百兩乞減死公斥去之鄉人以姻戚故復來遂執之 擢福建按察使事理冤滯絕貪墨權豪右無所顧避泉州進士李思義其妻吳少而美舊與中表富民林肆者私恩義調官廣西林令二黠僕從行中塗謀殺思義及其姪吳歸林納之李之族人訴于郡郡受賂及坐訴于憲司憲司受賂如郡積十餘年不決公廉得其情一訊即服漳州富民許某者初無子以兄子為後既而妾生子乃與兄之子皆三之一以子托之許死兄子言孤子非許出逐之奄有其貲公召父老詢之得其實兄子服罪 並楊溥撰墓表

父卒家無以為斂公卿賻治其喪始克襄事希文為人剛正清慎內恕外嚴寡嗜慾薄滋味歷仕中外二十餘年家無

饒貨被服如寒士卒之日聞者莫不咨嗟悼嘆 漢誌
公為福建金事獨持風裁不畏強禦揚文敏公家人有犯亦
不少貸文敏薦之為金都御史 屢談錄

吳訥

文恪公

字敏德直隸常熟人永樂中由薦舉仕至右副都御史
卒諡文恪

公父為沅陵縣王簿以被誣繫京師為父許冤事未白而父
歿公扶柩歸葬治喪不用浮屠自是大肆力於詩書為文
章根據理致江陰崇明二縣舉為司訓不就崑山令薦至
京以公善醫令教諸子弟醫書懇辭不欲會 仁廟監國
聞之命即南京教各尚書之子 許彬撰墓誌銘

言行錄卷

十一上

海虞吳敏德為金都御史持敬慎之心秉廉直之節其議論
舉措有前賢之遺風視世之隨俗變化方外而圓內者相
去遠矣 王直撰贊序

比年吾友吳君敏德又為性理群書補註敏德學端而識明
志篤而行莊所著非止是編其集解又公小學 上初御
經筵即錄上進敏德歷官右副都御史清肅之暇又輯前
代名臣諫疏以厲其屬年七十即引疾退吾嘗論敏德古
道古心蓋非今世所常有者 楊士奇撰性理羣書補註
公自童中積學有素其求端用力必由博以入約自體而達
用不事矯飾務以行檢為先至其為文根柢則以經為
之本波瀾則以選為之輔於是形諸論著不苟同人言
必以實而要其歸則一本於理 魏驥撰忠庵文集序

公年七十上疏懇辭 朝廷嘉其賢特 賜宴而遣之公素
與守備南京襄城伯李公善臨行李以紫貂裘帽及白金
百兩為贈公一無所受

初赴京時鄰有少嫗寡居夜穿壁欲奔公所公亟命僕啟戶
冒雨而出次日即遷宅寓所家居環堵蕭然周文襄公巡
撫江南見公宅窄隘欲為創新第于城中舊址公曰某素
不愛華靡何為勞民傷財以重吾罪邪文襄乃止
並錄斯行狀

古貌古心學窺性理孝義幼聞實形踐履避迹儒醫監國所
禮乃教世胄乃司風紀卒貳臺憲清德莫比篤老劬書以
忘憂喜脩正遺文垂訓無已
並錄撰贊

言行錄卷

十一上

軒輓

字惟行河南鹿邑人永樂甲辰進士仕至刑部尚書
天性廉介初為進士往淮上催糧冬寒舟行忽落水救出
衣盡濕得一錦被裹之有司急為製衣一襲却之不用徐
待舊衣之乾為御史獨振冰蘖之聲為浙江按察使俸資
之外一毫不取四時着一青布袍蔬食不厭與同僚約三
日以米易肉一介多不能堪故舊經過者皆供一飯王厚
者殺一雞僚屬見之驚異此舉不易得也忽聞親喪次日
遂行僚屬尚有未及知者陞副都御史總理南京糧儲清
操愈堅張都憲妻後縱設席會諸僚公獨不赴既而以卓
食饋之亦不納 古稷雜錄

天順紀元秋公以老疾告 上不許付吏部覆奏始 賜公

休致又明日公陸辭復承 召問公歷陳為御史為按察

使為都御史所以 上曰昔浙江重使考滿歸家具僅二

竹籠是汝乎公頓首又問年未老再可用乎公頓首以疾

告 上知公之不可強乃 賜織金綵段二表裏白金二

十兩公拜既即日就道 劉廣衛擢送致仕序

公持已甚嚴遇人無問賢否悉峻拒之不與接居南都歲時

詣禮部拜表慶賀至則屏居一室撤去侍燭朝服端坐寂

無一言待鼓嚴而出禮既畢不告于同事者竟御肩輿而

歸同事者聞其來不樂與處皆避去平生俊偉之節惟恃

公體之存間令吏寫數十大冊以為宅日傳世考此足矣

於紀載之文一無所好及卒修史有司從其家求公行實

無有也惟寫生卒年月上送官耳 縣前瑣瑣

於惟應士古之李及惟彼為通復謂我激我豈激者百年一

日願憲中丞風紀以植謏諛不行奸墨屏迹乃掌邦禁勳

節愈力老而復起憲臣是式 豈無操贊

耿九疇

清惠公

字禹範河南盧氏縣人永樂甲辰進士仕至南京刑部

尚書卒諡清惠

擢禮科給事中凡事務存大體有清譽正統改元之明年大

臣言兩淮離政之弊推公為鹽運司同知公巡行諸鹽場

盡革宿弊復條奏數事遂著為令癸亥丁母憂歸場數千

人詣 闕留公從之乃進陞鹽運使廉名大著嘗坐水衡

一童子曰水清不如使君之清 李賢撰神道碑

陞刑部右侍郎屢與同官辨疑獄不為勢利所怵有嬖諛其

夫眾欲斷罪公曰不可杖其嬖而歸之人服其當

鳳陽歲凶盜起復 勅公往紓之公乃督募武飛熊諸衛軍

耕守以杜奸寇觀觀之心招徠流民七萬餘戶一方晏然

景泰初 勅公審錄諸郡大辟囚公曰洗冤澤物吾所願也

凡以情得原者二十六人有來嬖人何苟家者既去而先

其家訟苟與弟殺之苟誣服公驗其無實而釋之後知殺

者果仇人也人服其明

關中守臣缺人特 勅公以往既至革弊黜貪威望愈振初

六部卿佐使外文移不得徑下按察司以故僣蹇不受約

公首奏下之邊將請於臨洮諸衛添取防兵 朝廷下公

議公上疏言邊城士卒不為少矣在為將者馭之何如耳

果能嚴紀律精練習勤撫恤絕侵漁以養其氣則一可

當百加以賞罰明信則人人自奮不朕徒冗食耳遂從公

議 朝廷下有司買羊角以充燈費上疏曰昔宋神宗買浙燈而

蘇軾輒諫止之今買羊角製燈無乃類是書曰不矜細行

終累大德遂止 並神道碑

耿九疇軒輒皆廉介之士操履素定天下信之天順初首用

取為都御史軒為刑部尚書耿欲糾石亨之罪為所排出

為江西布政尋轉四川 上知其為人清正但為亨輩所

疑一日泛論人才念及九疇非其罪際因曰此人操行誠

不易得未幾因禮部缺人召至京師 上憐其棄命為南

京刑部尚書且曰遂其假開可也 天順日錄

公天性孝友親終追思不忘遇亡日悲痛如初喪時奉身節儉無它嗜好公退居家惟焚香讀書而已交人不泛關節

不至其門雖權貴亦敬憚不敢犯凡論是非確然不撓未嘗詭隨於邪正之辨尤嚴坐是與眾寡合累遭讒困賴

上知其所存卒保全之 神道碑

正統間楊文貞公自江西還朝所過州縣餽送一切不受取

清惠公時為淮揚鹽運使餽雜四翼亦一盤揚公受之且攜手而行其激揚之意默寓于交際如此 叔圖雜記

言行錄五卷

十四

上

皇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六

陳洽 節愍公

字德遠直隸武進人洪武中以薦起仕至兵部尚書宛交趾之戰贈少保諡節愍

公讀書力學淹貫群籍尤工書法務冠用薦拜吏科給事中改工科嘗承命典軍籍過目輒識其面且記姓名弗忘

有再至者輒答之叱令其去總戎懼請罪公上其事太祖皇帝嘉之 賜金織衣一襲 曾榮撰墓誌

洪武丙子父貞戊五開以沒公去官至家時五開繼寇竊發公甫匍往歸父喪少保兵部尚書茹公瑞薦公可大用遂

奪情起復授文選郎中 太宗入正大統首陞吏部右侍郎

言行錄六卷

上

郎

交趾黎賊搆逆 朝廷與師問罪命公規賊踪跡調土兵三

萬以佐總戎者未幾黎賊就俘交趾遂平已丑交趾餘寇作亂仍命英國公張輔往討之公預參機務遂擒其渠魁

簡定而還卒卯復往交趾緝其民先教化而後刑罰夷人安之蠻俗為之不變還京 上嘉其功陞兵部尚書鎮

交趾兼掌節度使二回事

高德政元續寇黎利勢益張成山侯王通率師討之公以為宜駐師石室縣之沙河以規賊勢主帥欲渡河而陣公友

覆諭以利害且陳方畧主帥弗聽翌日五鼓應兵以渡公弗能止次營橋賊自己至未力戰公遂自奮馬突入賊陣

欲擒其首惡身被創甚而無怖色既而墜馬左右扶掖

公欲還營中且曰王帥且退公何自苦如此公張目叱之曰吾受朝廷厚恩四十年報國正在今日吾豈偷生忍耻者乎衆皆潰散公奮勇持戈前進手殺數人知力不能支大罵自刎而死

公聞居沉默寡言有言兵者則曰兵凶器也古人尚德化必不得已然後用之雖有邊徼經營之務稍暇即讀書自娛其為詩文敏捷有思致公卒之明年王帥棄城而歸交趾遂為賊所據夷人思公遺德語及輒流涕立廟祀之並誌忠愍公曉公詩曰風塵暗邊陽道路中阻絕明明大司馬雄畧過時憐豈無戰伐謀為國殲孽孽主將倥且驕忠憤無由竭遂使僞孽虜移狀肆暴論炎荒地陸沉壯士體分裂肯偷須臾生以陳大臣節既結李路纒猶奮果卿舌萬

言行錄卷

里陷孤城蒼髮夜流血精氣貫日星不逐浮雲滅

兩銘集

張輔

定典忠烈王

字文弼河南祥符人永樂中累功封英國公克土木之

難追封定典王諡忠烈

王器宇雄壯顧盼有威太宗皇帝請難時屢立戰功封信

安伯加新城侯永樂五年安南國陳王為黎季犁篡殺命

王為總兵官統兵八十萬往討其罪既入境賊沿江列柵

六七百里水陸拒守王師拒江口破其堅壁遂拔多邦城

進攻交州入之乘勝引兵感清化城覆其巢穴降夷民十

餘萬季犁遁入海屯兵鹹水關賊來襲逆擊敗之繼督并

師往攻斬敵數萬級窮追奇羅海口生擒季犁并其二子蒼燈餘衆降附交南平得郡縣一百三十四戶三百一十二萬王建議復古郡縣置交趾都布按三司統鎮之凱還進爵英國公

七年餘孽簡定僭偽號煽衆復叛惟交州完守又命王征之王率師二十萬獲簡定于言利柵之山而歸九年賊陳李曠曠倡亂復陳氏再命王往討賊聞王師至走海洋據險荷花海口王率兵促之至愛子江登岸賊設象伏以俟王偵知之以戒先驅群象來衝一矢落其象奴再矢披其象鼻象奔還自相蹂躪大軍乘之賊敗擒斬無算遂獲陳李曠以獻是役也取勝於至險之中衆以為神既而以王鎮守其地盡平餘寇

言行錄卷

王取安南師過清化晴久水涸賊衆先遁我軍莫浚俄而大雨數尺千艘畢進遂俘逆王郡縣其地

慶該錄

宣廟時漢府密遣人與公謀公即縛其人白于宣廟得此

早覺而易於撲滅宣廟愈重之泊顧佐為都御史謂宜

保全功臣去輔兵權而寵資無虛日天下倚以為重四夷

莫不知名王振專權視動戚大臣如屬吏獨加禮於公公

亦屈節於振以避禍十四年死於土木之難公為人寡言

笑齊力絕人重章繼之士為本朝武臣之冠

古穰雜錄

桓桓太師國之柱石討平南交以廣禹迹更于其治職方是

入反覆連衡餘孽復息再勞戎行以靖疆場百蠻聞風來

貢重譯美哉斯勳名昭罔極

彭韶撰贊

鄧柱

忠肅公

王佐附

字子器，湖廣安陸人。元樂士辰進士，任至兵部尚書。屍土木之難，贈以保謚忠肅。

宣德己酉，陝右飢，華亭立川。元其公私廩皆竭，公巡歷其地，憂之乃移旁縣粟賑，為病不能興者，命官府煮粥食之，民以全活。

天下軍衛總小旗，當代首於例，必就試京師。有道遠無資不能來者，終身不能代。公請於各都司試之人，以為便時。有欲變易軍伍使南北之人各適其土性，下群議眾依違其間。公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變易將不勝其弊。各將誰歸卒不動。

言行錄卷

四

上

已已邊報虜入寇，上命治軍旅而權奸獨王親征，不與外廷議。及詔下，大臣皆以為不可。即上章請留，不聽。公從行，出關屢奏言虜犬豕不宜屈，至尊惟指揮諸將足以成功。不聽。權奸惡其數言，事欲疎之，勅與戶部尚書王佐隨老營至懷安，墜馬幾殆。從者請少留，懷安就醫。藥公曰：天子在前，吾為大臣，豈可托疾求自便力疾而往。至軍中車駕回，變然行止疾徐，惟權姦所命。至宣府虜寇踵至，公深以為憂。再上章請疾，驅入關。權姦怒曰：汝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公抗言曰：我為社稷生靈而言，何得以死懼我。權姦愈怒，叱左右扶出。公與王公相對，泣帳中。明日次土木營，中無水，士馬皆飢渴，虜四面集矢下如雨。眾奮欲戰，又為權姦所沮。須臾師覆，公遇害。

公學博行莊，仕宦四十年，風裁凜然，見重于士大夫。威行東施，近悅遠懷。服仁蹈義，至老不衰。並王直撰神道碑。

公初任陝西臬司，副使有聲其父。家教至嚴，嘗以俸易一紅襦，寄之父。大怒曰：此子不才如此，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冤澤物，以安其民，乃索此不義之物，汙我，即封還。以書責之。又欲見其父，不可得，以父為教職居間，因秋闈聘典文衡者，請于僚友往請其父。父大怒曰：此子無知，汝居憲司，吾為考官，何以防範且將貽笑于人矣。又以書罵之。公一念之孝，為此舉不恤其它。迎書跪誦，泣受其教。而已後為府尹，益厲其操，聲價愈高，召為兵部侍郎。端謹小心行事，縝密。及于土木，士林惜之，清議無所貶云。天順日錄。

言行錄卷

五

上

對宋亮擢戶部侍郎，得大臣體立心忠恕，有愛民之意。士林重之，與人相長，開心見誠，坦然無疑。光明正大，雖政務叢集，未嘗廢學。自以不若人為耻，書義有不通者，必請教于閣下先生。後卒于土木之難，蓋有篤實君子之風。成化初贈少保謚忠簡。

曹鼎

文忠公

字直隸寧晉人。宣德癸丑進士，第一仕至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沒于土木。贈太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謚文忠。公為人疏通俊爽，初為校官，不樂領得煩劇，一職改泰和典史，益進學不倦。復修舉子業，遂登進士。西揚先生嘉其志。

薦入經筵復入閣與政士林榮之自南楊後議大事多決于明敏之才頗相類焉雖王振恣橫亦曲加禮敬沒于土木之難天順日錄

公為泰和典史日因捕盜獲一女子其美心竊悅之晚至驛舍召侍左右每目之心動輒以片紙書曹箒不可四字火之已復書火之如是者數十次終夕竟不及亂比日遂遣還家後至京會試中式廷對時忽大風起吹一紙條墜于公前上有曹箒不可四字宛然手書如新公大驚異下筆如有神助之者遂狀元及第想其書紙自焚之時鬼神實臨之不然而其報之神速如此哉玉池談屑

于謙

肅愍公

字廷益浙江錢塘人永樂辛丑進士仕至少保兵部尚書為權奸所害死贈太傅諡肅愍公生有異質甫七歲僧蘭古春奇之曰此它日救時宰相也倪岳撰神道碑

拜山西道監察御史公風儀峻整音吐鴻暢每入侍奏對上必注聽院長都御史顧佐風紀甚嚴獨器重公碑于節庵以兵部侍郎巡撫河南山西前後幾二十年其入京議事獨不持土物賄當路水東日記

公嘗自河南抵山西夜經太行山有群盜持兵喊而前從者駭愕公厲聲叱曰汝何為者邪盜聞公言大驚散去其德

威所著如此

已已虜酋也先寇獨石馬營至秋遂猖獗上下詔親征公與尚書鄒公柱上言邊防將士皆可托以制虜不必上煩六師且皇上宗廟社稷至無輕臨戎親督不聽八月聖日師次土木虜奄至王將失律王師敗績皇輿北狩京師大震時公獨任部事北望流涕誓以滅虜將集兵為守護京師計會皇太后命成王監國以繫人心于時臺諫廷論土木之變罪歸王振王始攝朝倉卒未有處分錦衣指揮馬順素附振意頗不平眾起揮順擊死復索振所親信二內侍將擊之班行喧雜無復朝儀王疑懼屢欲退諸大臣亦多欲避公堅立不動時掖王請留且請降旨宣諭群臣無擅動振罪俟請命于太后行誅順罪

言行錄卷七

應免勿論命將軍王擊二內侍死眾乃定退朝漏過午刻公袍袖為裂吏部尚書王直執公手曰今日正賴公等若某百輩何能為公拜謝不敢當並神道碑已已之變議者請燒通州倉糧以絕虜望公曰國之命脈民之膏脂顧不惜邪傳示城中有力者悉取之數日粟盡入城矣畜德錄

侍講徐理謬言占象倡議南遷事聞六宮人心搖動公為勸哭抗言于庭曰京師天下根本宗廟山陵社稷在此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在此此而不守去將何之一動則大勢去矣宋南渡之事可鑒也上是公言守議遂定王將石亨欲盡閉九門堅壁以避賊鋒公言不可請率先士卒躬擐甲胄出營德勝門外閉門以示必先泣以忠義諭

三軍人人感奮勇氣自倍十月朔也先入關知我有備稍
自引却

喜靈喉也先邀大臣出議和且需金帛萬萬計公曰四郊多
壘卿大夫之耻今日惟有聲罪討賊奉還 車駕乃臣子

職也復何言
詳報虜逼總兵朱謙于關子口明日復報追石亨于雁門關

烽火甚急遂通驛動眾謂宜急發兵往援公不為動即奏
上方畧密授亨等仍令各營選調軍馬若將剋日大舉者

旋報虜已出境乃服公料敵之審
河間東昌諸處永樂間安置降虜甚眾方虜入寇時勢欲乘

機而動公因南征奏遣其有名號者以行遂審于彼以為
潛消之計

潛消之計

言行錄卷八

景皇帝不豫公同廷臣上章乞復 皇儲未報 英廟復正

宸極亨等貪天之功掩為已有即誣公等迎立外藩以為
罪與大學士王文六七大臣俱下獄所司以金牌勅符具

存它無顯迹可據亨等必欲置公于死會徐理者以倡議
南遷為公所斥久不獲進因易名有貞尤銜公者廷鞠之

日力言大肆拷掠宜無不承文不勝忿力辯不已公曰亨
等意欲如此辯之何益所司承亨風旨乃以意欲二字附

會成獄狀上 上猶豫良久曰謙實有功眾未及對有貞
直前曰若不置謙于死今日之事為無名 上意乃決沒

之日天日無輝朝野究之
一日邊報甚急集廷臣議恭順侯吳瑾進曰于謙在邊患不

至此 上為之默然

先是杭之湖水竭土裂人驚異之時孫石貞方以尚書鎮浙
語人曰賢才之生實鍾山川之秀今日之兆哲人其萎乎
蓋指公也至是卒驗云

成化紀元追復公官遣行人往祭其墓其文有曰當國家之
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為權奸之所害在

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私治紀元 勅有司建
祠于墓春秋致祭其文有曰逢時艱危安內攘外社稷之

功永世不忘蓋至是而公之冤以白公之功以著矣
並碑

公嘗奉懸宋丞相文文山畫像于卧所朝夕瞻對自為之贊
有曰嗚呼文山遭宋之季殉國忘身舍生取義難欺者心

可畏者天寧正而斃弗苟而全孤忠大節萬古攸傳載瞻
遺像清風凜然公之以身許國蓋有素矣 節庵集

竊念公憂勤中外遺致身家已已之變誓死殉國守經行權
無施弗濟揆其切要莫重于振督監國斥沮南遷燒散芻

糧閉關出敵堅絕和議決迂回變計徙寓虜不援虛報八
者皆當時樞機關鍵一得失則廢興所係少遲速則安危

相倚惟公材器絕倫識度超越隱然以大司馬兼統五卿
之務動無牽制處斷如流用是坐却強胡尊安社稷

張寧撰旌功碑記

公巡撫河南時實解馬軍衙橋西梁父老聞公先則咸涕泣
日相率詣公故解為位哭奠焉會 純皇帝立詔曰公克

有其家而遺祭其墓梁父老則又咸涕泣相率起私祠故
解傍祠公又會 敬皇帝立詔贈公太傅諡肅愍立祠歲

祀

春秋祀之而曰旌功祠梁父老則又咸涕泣相率數百人詣闕門伏訴公前巡撫功云願梁立祠如抗祠不報而梁父老歸伏臘忌歲仍環哭公于私祠

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城下宣府人登城謝曰賴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京城下京城人又謝曰賴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於是公賜言曰豈不聞社稷為重君為輕斯言也事以之成疑以之生者歟且太子之易南城之猶二者有能為公怒者否邪公有不如意輒拊膺念曰此一腔血竟瀝何地並李夢陽撰祠碑記

楊洪

武襄公

言序彙卷

十一

字宗道陝西漢中人正統中累功封昌平侯卒追封穎國公諡武襄

宗道善撫士卒甘苦是同猝爾寇至輒應機決策操戈奮進為諸將校先尤善騎射矢發則寇應弦而墜百無一失由是德表震驚腥膻遠遁莫敢撓邊楊榮撰忠義堂示

公起行伍生長在邊有機變用說道累立邊功歷陞將帥能用奇兵遇寇必擣其虛或出其不意善於劫營虜人畏之呼為楊王正統已巳之變人心驚疑公以邊之舊將途進爵昌平侯與少保于謙等守護京師賴以再安其用兵紀律嚴士卒用命為一時巨擘焉古穰雜錄

楊武襄洪為人雖尚權譎然有威嚴將士知畏之此其所長不可掩者亦賴朝廷主張以成其名耳蓋自宣德正統來

已受知於上閣老庸陵揚公輩皆愛重之如初為杜衡指揮所誣以魏尚意源復旨而衡貶廣西繼為部平李全等奏上以付洪自治頗類宋太祖待郭進事

水東日記

正統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遣楊洪孫堂范廣等帥兵二萬擊虜之未去者二十五日破虜于固安得牛馬驢數百匹奪還人口萬餘十一月初八日以虜既退京城解嚴降詔撫安天下十三日楊洪等旋師入見言虜眾已盡絕其實不過百餘散掠各郡驅人畜以自擁衛聖之若萬眾官軍不敢逼其南去者各郡以漸捕獲之北去者洪等逐至關殲焉猶殺軍數百人洪子俊幾為所殺既奏捷以洪為昌平侯否泰錄

言序彙卷

十一

就闕王畧直至便橋偏重勢成神器幾搖公往當之以却天驕堂堂侯封冠彼百傑兒童知姓妖孽氣銷回鶻羅拜呼韓趨朝壯哉虎臣不數嫖姚彭韶撰贊

陳瑄

恭襄公

字彥純直隸合肥人仕永樂宣德間封平江伯卒追封平江侯諡恭襄

太宗皇帝初自北藩靖內難至江上公具舟迎濟封平江伯時北京軍儲不克命公歲運百萬石道海給之公初建百萬倉於直沽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公善任使均勞逸秋毫無取於下漕舟所經海島夷人畏懼官軍悉閉匿公下令俾出為市而遣官監臨平其直軍無敢詐人兩便之海溢坍塌隄岸起揚之海門歷通秦北至鹽城凡八百里奉命以四十萬卒脩之航海者莫知停泊處

言行錄七卷

公於太倉築高丘二十丈延亘十里為表識眾便之稱寶山 上親製文樹碑焉 楊士奇撰神道碑

既建北京罷海漕濟寧臨清河通南北餉運公建議造淺艦二千艘初歲運二百萬石後增至五百萬石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以免淮河風濤之患就管家湖築堤亘十里以便引舟後儀真瓜州二坝潮港之漕鑿呂梁徐州二洪巨石以平水勢築甬縣刁陽湖濟寧南望湖長隄開泰州白塔河通大江築高郵湖隄隄內鑿渠亘四十里以通舟南北造梁以便陸行自淮至臨清相水勢高下建閘四十有七以時啓閉皆舟楫通行永遠之利於淮濱作常盈倉五十區以貯江南輸稅於徐州臨清通州皆建倉以便轉輸慮漕舟味河深淺自淮抵通州濱河

置倉五百六十八所倉置卒俾道舟可行處綠河隄鑿并樹木以便夏月行者凡於事慮之周而為之果

仁宗臨御下詔求言公首陳七事大槩謂南京國之根本宜為久遠鞏固之計選將益兵以嚴守備長民兵皆空擇賢能乞選朝臣之公正者分巡天下考察百司政事得失進願能退貪鄙則官得人而治可興府州縣教官多不得人乞令風憲考察罷黜中外軍伍多缺蓋由所管頭目私役擾害致其逃逸乞 勅府部都司嚴切禁約邊防之要在兵食足乞選武臣之有方畧者授以精兵足其衣食給之利器俾日教習漕運惟湖廣江浙蘇松諸郡去北京甚遠漕河又有洪閘淺凍之阻往復踰年乞令運于近便淮徐等處收貯別令官軍運至北京各處官軍每歲漕運畢

言行錄七卷

財力殫乏到家又修理壞船運來歲糧勤勞可憫其所管頭目又加別役以重困之乞行禁約馬快船行於漕河每船已有額設水夫今又於沿河拘集軍民聽候接運日久艱難有至行丐者乞自今罷之 上覽奏嘉嘆命有司咸即施行 並碑

轉粟江淮灌輸京師游作河渠避海于危堯彼柳陰在河之湄以息以薪行者如歸節其勞逸士飽而嬉歲漕百千卒倍而奇秩祀侯封名永垂 彭韶撰贊

周忱

文襄公

字尚如江西吉水人永樂甲申進士仕至工部尚書卒諡文襄

太宗簡進士曾榮等二十八人入文淵閣進學公自陳願進學其間 太宗喜曰是真有志者命增為二十九人

蕭鑑撰墓誌

公擢工部右侍郎巡撫南直隸初蘇州府稅糧百欠七百九十餘萬石常松亦然公至詢父老皆云蘇松民俗大戶不出加耗以致小戶連累納欠公乃使大小戶一例加耗官降斛斗久失糧長往往私造大小出公奏行南京工部鑄造鐵斛發屬縣依造木斛較勘烙印給與糧長收槩於是出入均平蘇州糧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公同知府况鍾奏減八十餘萬石 舊例不許團局收糧糧長自徵收公曰此負欠之由也遂令各縣於水次置圍編團聚一處推糧長一人總之名曰總收定與加耗總徵平米上圍每圍

言行錄七卷

三

上

設糧頭圍戶各一名管收置立撥運文簿支撥起運加耗者正糧一石收平米一石七斗候起運之時酌量支撥如京通等倉運正米一石支與三石臨清淮安南京等倉以次定支置立綱運文簿聽其撥淺等項費用填註回銷支撥羨餘存積在倉號曰餘米次年餘多令加六徵收又次年益多令加五除依前撥運外猶有附餘令各縣造倉一所名曰濟農將過年撥運剩米運入以備賑濟或農民缺食及運夫遭風被盜者賑給借納秋成抵斗還官修築圩岸開挑河道人夫關納口秧秋成不還其賑濟農民每歲插時之際於中下二等戶內驗其種田多寡給之秋成隨糧運官若遇凶歲則再賑之不還者不復給往時裏河運糧軍民相半軍則官為打造舡民則自行雇舡裝運

經年往復多失費月公乃與平江伯陳璘議奏軍民令於淮安瓜州等處水次對舡兌兌令衛所出給通關付還銷繳在淮安正糧一石兌與平米一石五斗瓜州兌與平米一石五斗五升如各處并南京衛所運糧官軍未曾過江者聽於蘇松常鎮等府縣交兌加與過江舡錢米二斗豐年米賤兌與加七五升凶年米貴兌與加六五升視熟蘆席折米五合方兌舡在江或遭風公又令州縣支糶餘米蓋倉二十餘厥於瓜州江畔遇到舡糧搬入收貯聽候交畢日量支餘米雇人看守

民間馬草每年運赴兩京上納若北京每包草一千束該用五百料船一隻人夫十五名草束在船十壞六七所費不貲公奏於通州草場設立官厰每束折收白銀三分一千

言行錄七卷

四

上

東止用三十兩若南京則輕齋赴彼買納人皆稱便北京文武職官俸糧皆領票於南京戶部關支當米賤時一石可買粟米七八石公因會議奏准折支金花銀兩納官每兩准米四石解運京庫交收折支京官俸糧嘉定崑山等處折納官布每疋准正糧一石舊例驗收務重三斤糧解領布到官率因紗籠不堪觀驗十退八九公知之奏稱布疋斤重紗籠其價及賤紗細布輕其價乃高乞不拘斤重務在長潤如式兩頭織造色紗以防盜剪之弊從之各處走過馬疋及鋪陳等件免損多被馬頭科逼民財買補歲無虛日公創法每田一畝收米一升九合隨糧帶納另敷收貯遇有免損驗馬上中下價直給米備用馬頭科歛之患遂息

王統初淮揚地方被盜鹽課虧欠公奉 詔巡視乃奏令蘇州等府將撥剩餘米每縣量撥一二萬石運赴揚州各鹽場收貯照數出給通關准作各縣下年預納秋糧其米在場聽令鹽戶將私鹽於附近場分上納即照時價給還糧米食用子時米貴鹽賤官得鹽課積聚民得食米安上下賴之

十四年邊事緊急工部移文造盜甲腰刀撒袋以數百萬計其器俱要水磨明亮公取餘米依數成造且計水磨明盈非遲歲月不可暫令擺錫以副急用處事周而敏多類此公在南圻凡二十二年兩遭喪皆起復視事

上任既專公亦盡心於其職為人謙恭不立崖岸言若不出口謀慮深長善策眾論征輸皆有常度貢賦未嘗稽欠且

言行錄七卷

五

上

有贏餘遇屬郡有荒歉即以便宜從事撥餘米以補不足之數凡官府織造供應征需之類盡出於所積餘米蓋民賦歲一石五斗之外漠然不見它役之及而官府無復料索之擾諸縣學校先賢祠各郡橋梁河道多所脩葺濬治一切取諸餘米人爭為立生祠沒因以祀之其後戶部言濟農餘米失於稽考奏遣曹履恭括歸之官於是徵需雜賦逋負自若人益思公焉 並名臣錄

公凡所猷為不執己見必咨之細民父老及守令而後決之於已尤善記憶有奸民以經公斷理數事嘗公者公曰汝於某時某處吾已決之何為復言邪吏於糧稅有所欺隱則曰某年撥某處若干某年存留若干以籍驗之果然吏驚服以為神 墓誌

公嘗閱一死獄欲活之無路形于憂嘆使吏抱成案讀之至數萬言背手立聽至一處忽吐詞喜曰幸有此可生遂出其人 蘇談

已已之變公通還朝陞戶部尚書命整理糧草公文 命日夜盡心勞瘁謂在京米價騰湧凡在京廩給俸祿者無分大小俱於通州倉每人關支米十石准作月俸餘則雇倩車輻運實京倉越旬日虜果犯邊皆謂公措置得宜 年譜

公巡撫江南府縣官緣事由為救護或問其故公曰此人能辦事後來者未必能勝公之存心庶幾正獻文惠之遺意未可盡以為私也 關中錄

言行錄七卷

六

上

畧勢分集眾自厲最善於理財用人調停轉移沛然無滯人謂其善計似劉晏屢幾有古良相之風 姑蘇志

公巡撫江南時嘗去驕從入田野間與村夫野老相語問民間疾苦每坐一處便聚而言之惟恐其不得盡也 音德錄

學博而邃禮和而恭茂著才猷爰作司空撫綏南服國計以豐民無移粟歲不知凶惇大成裕沛乎有容沒而尸祝人仰休風二十八宿孰能右公 彭韶撰贊

况鍾

字伯律江西靖安人由吏員仕至知府 伯律永樂十三年薦授禮部儀制司王事二十一年遷郎中

宣德五年陞蘇州府知府奉 勅乘傳之任至卸黜歸官
倉暴者五人庸儒者十餘人八年夏旱既發預備糧賑農
俾得盡力於田畝後與周巡撫講究收糧之法由永樂間
轉輸北京餉道遠糧長以一徵三府二百七十萬石加
徵至八百一十萬石除正供及餽車船之費羨餘皆為糧
長所匿乃議別立糧頭以分其勢眼同收受互相覺察除
免舊徵三分之一以其二之一為轉輸費餘米皆入濟農
倉以為來年經費之本由是年馬草米數十萬石及九
年夏稅折布絲數十萬斤絹數十萬疋小麥數十萬石皆
以餘米代納而凡雜出供費亦以餘米買辦上不失征科
之期下無毫髮干民每旱輒發此餘米賑之每活輒數十
萬人此法既立不惟二十餘年積弊不戢一人而盡除其

言行錄七卷

七

惠利之及於貧困亦無窮矣又慮凡百差遣人橫求各縣
財物置簿令公直老人記之朔望考閱人皆畏憚歛戢民
以接遞官員終歲在官不得負取乃驗丁輸差歲不過三
次罷其在官者置綱運簿以防運夫侵盜置館夫簿以防
非禮需索其綜理周密而不煩行之甚易而不疏正統五
年軍民二萬八百餘人乞智陞正三品仍知府事七年以
疾卒民競立生祠祀之 南昌郡志
鍾始由小吏事呂尚書震震薦其才授禮部主事進郎中時
仁廟初政令在屏五品以上官舉所知鍾舉左春坊左中
允張宗璉 仁廟召問楊文貞公士奇曰人皆薦外任下
僚者鍾何乃舉朕官官文貞公對曰臣與王直方欲擬薦
宗璉不意遂為所先耳 仁廟大喜曰鍾知宗璉亦可謂

賢矣即日擢宗璉大理寺丞蓋已有嚮用鍾意

鍾至蘇州廉察官吏嚴禁狡猾而惠愛窮弱執勢家侈恣不
法者立杖殺之儒生孤寒者多有所給於是爭獻詩頌鄒
亮獻二十詩鍾獨稱賞欲薦其才于 朝命有以匿名書
數亮過失潛揭于府治大門者鍾得書笑曰彼欲沮吾薦
正速成亮名耳遂奏亮才學可用召試有驗授吏刑二部
司務轉監察御史其勇于為義類如此歲滿去民叩闕乞
留者八萬餘人稱曰况青天時已有代鍾者竟易去文貞
公贈之以詩有曰十年不媿趙清獻七邑重迎張益州又
數年鍾卒吏民多垂泣送其柩歸 縣有瑣瑛

年富

恭定公

言行錄七卷

八

字大有直隸懷遠人永樂丁酉鄉貢士仕至戶部尚書
卒諡恭定
公擢吏科給事中糾正違失務存大體陞陝西叅政巡歷郡
邑察民隱革奸弊興學勸農无嫉賊吏陞河南右布政使
饑民流聚南陽陳州諸處無慮數十萬剽掠居民公撫輯
之皆願為編氓 李賢撰神道碑
進左副都御史提督大同軍務公舉廢政革科徵抑豪橫廣
屯田民始有更生之望軍功爵賞無濫天順改元將臣石
彪以危事中公賴 英廟保全為戶部尚書公益悲懋風
夜不懈以國計為己任不動聲色而事無不集甲申春以
陝西累年用兵而督饟多不得人乃薦楊璿余子俊可用
吏部以為侵官公上疏極論薦賢為國之道且求致仕不

許

公為人剛正言不輕發而靜寡慾遇事敢為臨利害不少變氣節才識世不易得 並神道碑

允毅年公古之遺直朴忠自與中外荐歷乃貳憲臺拊循疆場不合而歸蕭然一室輿論起公司空是職保民薦賢入服公識世間風儒夫可立 彭韶撰贊

陳鎰

僖敏公

字有戒直隸吳縣人永樂壬辰進士仕至少保左都御史卒謚僖敏

公舉進士擢監察御史歷湖廣山東浙江按察副使宣德乙卯邊務方殷特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鎮守陝西兼督軍

言行錄七卷

九

夏延綬等處邊備尋陞右都御史入掌院事轉左都御史時陝旱甚陝人思鎰連章上請乃以太子太保出鎮至則禱于西岳得雨人情大悅開倉賑濟全活甚眾鎰在陝十餘年領 勅八十餘道悉聽以便宜鎰亦竭誠殫力知無不為陝人德之家繪其像云早禱之則雨病禱之則瘳蓋事之如神云 姑蘇志

公巡撫陝西時用法寬平臨事簡易數年間雨暘時若年數屢登民信愛之以其美鬚鬚呼為鬚子爺嘗以議事還朝民訛傳得代遞道借雷者數千人衢路至不能行公諭以當復來始稍散去及其復來焚香迎候亦然民之父母及身有疾者發願為公昇橋則不事醫藥祈禱輒愈一出行臺人爭昇之雖禁不息也及公去有關其像以奉香火

者其得民如此代公者欲懲其弊而濟之以猛識者亦以為不然民雖陽畏而陰實怨之且旱澇相仍邊事日作非復昔時之氣象矣故善論公者以為非但其德有以惠于民而其福之庇乎民者亦博矣 穀附雜記

公與俞太保士悅少嘗同補郡庠生甚相得出入恒與之俱二公月朔昧爽偕入學宮行香路逢燭籠百數導路者皆負蘇州府執事間聞一人告下尚書都御史至矣乘從悉隨隘巷而去二公意郡侯下學而還殊恨去之不早比至學宮良久郡侯始至以是知前所遇陰府也後正統間俞位尚書陳位都御史噶大臣未過時而致陰府畏敬有如是夫 西樵野記

陳僖敏公父孟玉為人愚慈鄉閭稱善士嘗出行登廁見飯

言行錄七卷

十

一塊在廁傍拾取于水中滌而食之其平居不欲暴殄率如此是夜夢神告之曰翁好善如此當獲福報吾梓潼神也將降生以大而門吾在胥門線香橋某家樓上其家不知奉祀翁今速往迎歸爾既覺語其妻則其妻亦示知之即訪至其家主類出延之登樓壁掛神像塵埃脫落因乞以歸加裝飾奉祀甚虔未幾有妊生僖敏仕至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累贈翁如其官母為一品夫人云以予觀之如僖敏公之碩德偉度功在西土民皆尸而祝之為一時名臣殆所謂其生有自來者邪 庚巳編

王直

文端公

字行儉江西泰和人永樂甲申進士仕至少傅吏部尚書卒贈太保諡文端

車駕巡幸北京 仁宗為太子監國留務之重選任尤嚴時翰林則留黃淮楊士奇與公三人輔導公夙夜勤慎不懈中外咸倚重之

宣宗為皇太子慎選宮寮首陞公右春坊右庶子仍兼侍讀學士凡經筵講義及文武群臣語勅皆以屬公又兼記注至於 聖政聖訓之當書者皆錄之以備纂述

李賢撰神道碑

言行錄卷八

正統己巳秋北狄犯邊 車駕欲親征公獨以為不可率廷臣上疏止之不獲特命公留守京師 神道碑

景泰元年九月二十六日禮部會奏廢情遣使迎復當從明日 上御文華殿門內面諭公侯以下各堂上官各科道掌印官曰 朝廷因通和壞事欲與虜絕而卿等累以為言何謂吏部王公首對云 大意以為必乞遣使勿有它日之悔 上色稍不怡曰當時大位是卿等要為之非出朕心少保千公繼有對蓋以為大位已定孰敢有議但欲答使盡禮紓邊急耳 上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即退

群臣既出文華門太監興安爾爾而出呼言爾等固欲答使且言孰可行者孰為文天祥富弼其人邪眾未有答王公面發赤犬言曰豈可為此言今日群臣皆 朝廷人一

唯 朝廷用孰敢有不行者如是言之且至再而詞色愈厲興安為之語塞 水東日記

公方面脩器宇宏偉聖之若神仙中人天性嚴重寡言笑居家儼然及至接人和氣可掬學富才敏詩文精緻四方求者接踵屢曲春闈文衡得人最盛在翰林三十餘年恭勤不怠如一日及位冢宰益加謹慎時方面官罷廷臣薦舉專屬吏部公亦留意人才委任部屬凡御史出巡歸者必令報其高下以備拔用自是四方多號得人奔競之風為之一息 神道碑

言行錄卷八

公嘗以詩寄錢塘戴文進索畫且自序昔與文進交時嘗戲作一聯至是十年而始成之臨川聶大年題其後曰公愛文進之畫十年而不忘也使公以十年不忘之心待天下之賢則天下豈有遺才哉語亦稍聞于公公置之不省後大年舉為史官困於讒讒臥病逆旅自度不可起乃使所親投詩于公中二聯云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千里故人分素少百年公論蓋棺遲公得詩泣下曰大年欲吾銘其墓耳明日而大年卒公為墓誌有曰吾以大年之才必能自振故久不撥薦而乃止一校官邪

縣首瑣探

公在吏部時其子為南京國子博士考績到部文選郎中欲留待公改北學公不可曰是亂法自我始矣 畜德錄
王文端公天順初致政家居年踰八十子孫賢孝田園繞郭春夏間諸子集諸佃僕數百人揮快擊鼓唱歌公與陳夫人各乘肩輿循觀于阡陌子總定所諸子孫更迭稱觴上

壽年樂終日形諸賦咏鄉邑以為美談一日澄江洪漲公
跨門坐觀徐論諸子孫曰初東里先生不欲吾同事于內
閣調出理部事我時不能無憾然使我在內則天順初元
當坐首禍必有遼陽之行今日安得與汝曹觀水為樂邪
以此蓋知出處自有定分非人力所能為也 襄齋瑣錄

李時勉

忠文公

公名懋字時勉以字行江西安福人永樂甲申進士仕
至國子祭酒卒諡忠文

先生少負大志勤于學問寤性命道德之與於書無所不讀
王直撰墓誌

永樂十九年三殿災詔求直言公時為翰林侍讀陳十五事

言行錄八卷

皆切中時病有旨允十四事而行之後復言事忤 旨繫

獄二歲以學士楊榮薦復職

洪熙改元公以時政違節乃條二本上之 仁廟怒命武士

撲以金瓜十六七脇肋已斷其三曳出不言改御史今日

問囚一起言事一章至三上乃下錦衣獄先是折肋內向

不相着及是用挺梃而斷骨忽自接人謂忠誠所感

宣德初 上幸萬歲山召問公以激怒 先帝之由詢至數

四乃誦言之至第六事少止 上言事尚有何以不言對

曰天威嚴重臣不能記其詳 上微笑曰是第難言耳汝

之諫若在否公對曰蒙已焚矣遂得宥仍授侍講

一日 上懷金錢至史館撒之于地令諸臣拾取公獨正立

上呼至前以袖中餘錢 賜之又嘗至文淵閣賜諸學士

飲 上呼曰李時勉卿非朕安得飲此酒公頓首謝曰臣

蒙再造之恩不勝感激 並名臣錄

正統初 上御經筵命先生兼經筵官每當進講必盡誠敬

冀有所感悟 上亦為之傾聽聞者莫不稱善以為范滂

夫其人也

車駕視學行釋菜禮退御彙倫堂祭酒嘗以經進講而先生

久病嗽人疑之至是升堂愈敬慎色溫氣和賜坐西南隅

講尚書開明帝堯所以親親仁民協和萬邦之道辭旨清

遠聽者忘倦 並墓表

先生為國子祭酒倣胡安定教條隨其器而造就之諸生勃

然興起人才遂盛于一時待諸生恩義兼盡有病者委醫

調治死者助其棺衾為文以祭之後王振怒其持儒禮構

言行錄八卷

以罪枷于監門諸生不忍願代者甚眾獲免未幾乞歸士

林高之 古穉集錄

李先生為祭酒嚴毅正大極意造就人材督勵尤切夜讀務

盡二更將五更命膳夫提鈴循門喚起讀書或自潛行察

勤惰無燈者明日責罰自是燈光達旦書聲不絕

可齋雜記

先生為大司成時王振勢傾朝野每進香文廟司成設茗筵

欸之先生獨否振久銜之令人密雇其事無所得暴倫堂

前有大樹是許平仲手植先生撫其一面陰翳妨諸生班

列稍令伐去旁枝振遂聲聞以為擅伐官樹入私家用傳

旨以一百斤枷枷之并司業趙琬掌饌金鑑同枷肆諸成

均前先生之枷特重數斤而竅極隘不可飲食鑑請易之

先生不可助教李繼求援于會昌伯孫公公奏上 太后
即邀 上言之云祭酒尊貴臣奈以囊頭是甚綱紀 上
言不知 后言不知做甚 皇帝 上遣問之乃振所為
也即飛詔釋之 荻山野記 一云頌代者石大用
陳祭酒敬宗送石大用詩序云正統甲子夏祭酒李先生坐
困首木于太學三日不解炎暑蒸鬱先生昏耄不能勝大
用感然號于眾曰師猶父也父師懼難而子弟奚忍坐視
乃閉戶草疏請自代先生亟使人止之弗聽同輩亦沮之
大用奮然作色曰朋友急難詩歌鵲鳩况師乎竟挾所奏
走銀臺銀臺難之且懼之以法大用曰生以義死亦以義
何懼之有銀臺知其不可遏抑遂以其請聞于 上蒙並
釋之

言行錄八卷

五

公初自刑曹改侍讀即慨然疏論天下之事被繫兩歲不
改交趾道御史又三上章下詔獄不死正統中自翰長為
祭酒又忤權貴人被盲木不死於是年七十有四矣累請
得謝去去兩歲而有已已之變猶手疏選將練兵獎忠節
正名分三事天下之人無賢不肖皆知公名
程敏政撰家乘序

於乎剛士浩然正氣博文有養學自中秘危言峻行歷事
四帝臣身百折臣心不替學士司成好驕我忌荷校頽代
門徒之義歸老于田名儒風致 聖詔撰贊

陳祚

字永錫直隸吳縣人永樂壬辰進士仕至福建按察使

事

公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拜河南右叅議為政務持大體
更愛在民嘗與臬司官交章言事誦太和山佃戶至則躬
自耕作其勞苦有人所不堪者而處之裕如凡十年 仁
宗即位詔吏部起用會 上吳駕不果 吳寬撰墓誌
宣德初召為監察御史巡按江西疏言帝王之學莫先于明
理明理在于讀書讀書賢乎知要惟真德秀所著大學衍
義載聖賢格言古今治亂而且切要乞常御經筵講說要
知孰謂道義可遵孰謂嗜欲可絕孰謂忠賢可親孰謂邪
佞可遠孰謂民利可興孰謂民害可革古今若何而治若
何而亂政事何由而得何由而失等語疏入或摘其語以
動 上上怒逮繫至京并籍其家下詔獄者五年

言行錄八卷

六

姑蘇志

英皇御極察公忠直 詔復舊官并釋家屬公以父母憂
且未成服哀乞歸殯終喪不允明日復上章言益痛切有
曰古人立德必移孝為忠 聖主任官必求忠于孝俾不
克居喪之子而求為伏節之臣是欲以負叛之臣而求為
順歸之士也借惟有此一人必當投諸四裔豈公論所宜
容盛世所宜有尚可列諸士朝加諸官辭邪 上嘉其誠
詔許之御史河東薛瑄重其累親以忠感君以孝作文送
之有勁節苦心如金更百鍊無改色殆可匹休古人之語
再按湖廣益持風紀行部肅清條上遼王不軌數事 上怒
遣官械繫論死未幾王事自覺 上直公言免死改南京
雲南道正統庚申 上以天變詔求直言公復疏論刑官

變亂成法 上欲一切鞠治會赦乃免

陸福建按察僉事閩人素與公相戒不取犯法諸軍衛厲民

者痛繩之泉漳諸郡多淫祠謂其神不經悉毀之既而

得寒疾不能理事民有謠曰山節柳節神為係之公厲乎

神亦自厲之既沙充盜起巡按潘某皆被罪公獨以疾免

民復謠曰租稅務屬公我帶服公我我皆自求多福居閩

七年年幾七十懇疏乞歸自號退翁杜門不接雜賓不談

時事 並年譜

公平生屢涉奇禍皆人所不堪者而江西之禍尤烈闔門十

六口皆錮獄中父既歿死而群從子弟幾就室室當是時

陳氏之不絕者如綫其禍之烈至于如此况其始也出于

編置流徙之餘而其繼也又執法抗論以蹈必死之轍於

言行錄八卷

七

上

是知公之心誠安焉久矣然公之孝友足以厚倫理材識

足以斷政事氣節足以勵風俗其存其亡關乎天下者甚

重人之哀之不啻乎死生進退之間而已

李文正公哀詞跋

國朝文臣忠直不以死生二其心者二人焉安成李公時勉

吳郡陳公祚東坡謂劉元城為鐵漢子子二公亦云

漫錄

王翺

忠肅公

字九臯直隸鹽山人永樂乙未進士仕至太子太保吏

部尚書卒諡忠肅

永樂乙未科始開會闈平北京洎庵先生主考取公第五

文廟見公名喜北京初啓會隱而經魁得一畿甸士遂以

布衣召見 賜酒飯後公官至宮保太宰壽祿名位非常

可及適際有自來矣 瑣錄

宣德中公以都御史鎮守江西剛果孤介飲華就實處事若

平易而吏民自懼臨下雖寬裕有容而犯奸觸法者不少

貸刑清政舉一方晏然 江西通志

四川松潘番賊為患命將往征以公參贊軍務公懷以思信

有來降者即以所賜白金寶犒易牛酒犒之番酋商巴感

悅率生番來歸受約束者一十八寨邊境以寧

彭時撰神道碑

提督遼東軍務總兵以下庭謁公詰所以失機之由命左

曳出斬之再三哀請得釋於是三軍股慄莫敢不用命至

言行錄八卷

八

上

厲寧不逾月巡邊自山海關直抵開原高墻垣深溝塹五

里為堡十里為屯烽燧斥埃珠連壁貫千里相壁簡閱行

伍老弱者更易之貧窮者賑給之鰥寡者婚配之謂邊境

不可以法律治詞訟問輕重量情以布穀粟贖罪雖人

命亦以物抵償公在邊十數年間設法措置積銀萬餘兩

糧數萬石馬千餘疋邊用充足器械鮮利軍士飽煖人樂

于戰所舉總兵參將如旄聚集禮革皆自象中拔起為夷

狄所憚

總督兩廣軍務自總兵以下悉聽節制公威望素重蠻夷聞

公至大懼公畧去兵威一意推誠撫諭參將范信有才畧

因事革職公奏復其官卒以能將名 並姚夔撰行狀

王文瑞公居吏部年且老 朝廷恩得剛明果斷者以濟之

乃召公還命以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公學銓衡子子持公道進退人才必察其實而於抑僥倖杜請託尤嚴遂法為之一清 英廟復位公上疏乞致仕李文達公言于上曰王躬履謹老成吏部非此人不可乃不聽其去任用益篤已而文達被讒黜公力言其淳實可用以文達復被寵任一時擢用廷臣惟公言聽有出它人薦者亦必待公而後決也 碑

公為人端方強毅清白儉約立心制行循理守法一毫不苟且事無巨細一經涉歷終身不忘有所當行必行不違坐以待旦第宅三十餘年不改于舊公餘退食則房非朔望時令謁先祠未嘗歸家門無私謁苟置不取近雖勢囑託婉而拒之故人喪而不怨累遭變故無它公於恩讎一

言行錄八卷

上

不介意書曰吏部豈報復恩讎之地邪李文達公曰臯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亂而敬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又曰王公經畧之大凡處事則無滲漏 狀

公為吏部尚書忠清為 英皇所信任仲孫以蔭入監將應秋試以有司印卷白公公曰汝才可登第吾豈忍蔽之哉如汝誤中選則妨一寒士矣且汝有階得仕何必強所不能以幸冀非分邪裂卷火之 后集雜錄

公高邁孤峭人不敢干以私鎮守遼東還朝餽遺一無所受其太監者與同事久持明珠數顆餽之固辭某曰公於它人之餽皆不受我之餽亦不受吾有死而已公不得已受之乃自綴于衣領間臥起自隨雖妻不知也居數年太監死其猶子以貧不敢見公使人召之曰何不買第宅曰貧

不能也公曰第買之其人訝不肯買公乃解其珠出之示領之間與之曰直可千金買第尚有餘云 詔營第于鹽山有司承媚於外多列屋若干公悉拆去之曰非詔旨也每退朝於公卿前孑然獨行不與人言時馬昂為兵部尚書僅恭為吏部侍郎公直以名呼之 守溪筆記

惟忠肅公松柏之姿鐵冠岳岳折節為依空三撫外服六理戎機晚登太宰乃位宮師淡然無欲不識姜姬而况苞苴莫我敢施古三不惑于公見之 彭詒撰贊

言行錄八卷

十一

法辭瑄

文清公

字德溫山西河津人永樂辛丑進士仕至禮部左侍郎卒謚文清

母齊氏夢一紫衣人認見已而生公年十二作詩賦監司奇之已而從魏范二先生講周程張朱諸書嘆曰此道學正脈也遂焚其所賦詩專心於是至忘寢食

李賢撰神道碑

擢御史監湖廣銀場手錄性理大全一書潛心誦讀至夜分方寢或思有所得即起燃燭記之或通宵不寢味而樂之提調山東學校每臨諸生親為講解不事禮樂皆呼之曰

言行錄九卷

十一

上

薛夫子

為大理左少卿時中官王振權傾一時或邀拜其門公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而拜官私門邪已而遇諸途衆行跪禮公獨不屈振不悅會有獄大實病死三年其妾私於人欲出嫁妻弗聽遂誣妻厲魁夫死公辨其冤都御史王文誥事振乃誣公出入人罪繫獄當死人皆危之公怡然曰辯冤獲免死何媿焉手持周易誦讀不輟至覆奏將決大臣有申救之者得免放歸田里公居家六年閉門不出造詣益深

中官金英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獨公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

薛松饑民貸粟富家不與遂火其屋臨海以避罪特遣太子

太保王文廉之文以謀叛籍其家公抗章辨之獲免者眾英嗣復位召入內閣居數月見將臣石亨等竊弄威權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引疾懇乞致仕居家八年四方學者從之甚眾公惓惓以復性為教嘗曰讀書歸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以異於買櫝而還珠也

公為學貴踐履一言一動於理有違便自身心不安凡辭受取與必揆諸義一毫不苟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有不言之悟者矣其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小眾寡一以誠待之其言平易簡切不為穿鑿奇僻之說 並神道碑

先生平日奏疏削其憂皆不存一日檢閱舊書及讀書錄東

言行錄九卷

二

上

置架上為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忽遽疾彌留正衣冠危坐而逝迅雷震屋白霧繞室天順八年六月十五日也 門人關禹錫撰行狀

先生邃於性理之學周易太極圖西銘近思錄未嘗釋手常以程門教人居敬窮理接引後學晚年造詣高明踐履篤實益至純熟 張禹撰文集序

本朝仕途中能以理學為務者僅見薛大理一人 古穰雜錄

薛文清公銳志道學著讀書錄二十卷多名言嘗曰自朱子後性理已明正不必著書程明道許魯齋皆未嘗有所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之亦確論也至謂吳草廬未及許魯齋則予不敢知耳 縣前瑣探

擢齊東道監察御史時三楊當國令人屢邀先生欲一識面

先生曰某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一日三楊于班行中

尋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而屈乎稱嘆不已

先生自大理入內閣侍郎李賢喜曰正先生行道時也先生

曰某自外臣驟進誠意未孚一日召入便殿上服短衣

小帽先生不入上遽易服入見語及平時皆正心誠意

之言左右曰此正薛夫子也

先生初入閣懇以疾辭石亨素敬先生來視疾因謂先生曰

如卽不留我為先生啓上請勅書卽家為塾以訓子弟

且以資其養先生曰昔魯齋去元世祖賜勅書以教人魯

齊縣于梁終身不以示人及卒發而視之乃勅書也其若

資其養曷若不辭官之為愈也

言行錄九卷

南陽李先生當國每以書寄先生始終不答門人問之曰昔

溫公退居于洛呂申公當國屢以書問起居溫公不答其

亦此意 並行狀

先生辭允三日卽出城行至直沽中道遇風雨舟不能行儀

糧俱乏至日中猶未食先生吟咏不輟子淳私慍言曰人

家好好做官它便要退受困誰怨先生聞之曰我雖困而

道自亨也

先生學以復性為本言以明性為先其言曰六經四書性之

一字括盡又曰孟子之後道不明只是性不明至論所傳

之事曰明此性行此性而已 並遺事

志可行乞年以退維道之積 彭韶撰贊

劉球

忠愍公

字求樂江西安福人永樂辛丑進士仕至侍講以直言

先贈學士諡忠愍

君奉二親必極其歡心居喪哀毀兄弟五人友愛其篤事伯

凡猶謹同居舍食始終無間言從弟玘為莆田知縣奉夏

布一匹卽日封送貽書戒之曰方行清白以光前人此非

所望於賢弟者

除禮部儀制主事取前後條例類為一帙於是禮儀制度一

檢閱之項可盡得之嘗奉使掌 蜀府喪禮王厚魏之堅

却不受其在經筵奉奉於開導啓迪凡考校編纂之事尤

克盡心而為人寬厚議論慷慨不為阿比之詞平居憂時

之心恒切 並李時勉撰墓誌

正統八年夏四月雷震奉天殿鴟吻詔求直言時宦官王振

專恣士夫側目先生上疏論及謂權不可下移振怒欲殊

禍無由適修譔董濬自求為太常卿下錦衣獄而先生所

言有謂太常卿必得儒者衛使馬順迎合振意諫先生與

璘朋奸亦下獄竟死焉 門人彭韶撰傳

劉忠愍公與予同辛丑進士正統四年予僉憲山東至京師

公時為講官習飲其論邊事將有後來之患正統八年公

上疏言十事其一卽前四年所論邊事疏有詆訐權臣語

遂為所仇擠以死又六年為正統十四年公所言邊事大

明有以燭事幾於未然其忠欲以救事勢於將然其直氣正言至於忤權奸死而不悔是蓋天與之以全節足以為人臣之大防立萬世之人紀矣 薛瑄書遺翰後

公議論堅正以古賢哲為歸以子孝臣忠為榮此其素心也觀兩溪文集者其空以是求公焉集若干其文甚富然劉菁集制科策胡銓集沮和疏斯集雷震章蟻與之孕月也犀尖之通天也罪之者其在是乎知之者其在是乎具眼者先焉 劉定之撰兩溪集序

公嘗為建文忠臣卓敬作傳且曰球自入庠序聞公事願為執鞭而不可得後公劾中官王振下錦衣獄馬順為附得支解可謂不負所學矣 皇明紀畧

餘姚成器聞公死即邑中龍泉山頂為壇祭公祭畢以餽頒 言行錄九卷

諸同志其祭文歷述古今權奸之禍凡二千餘言人謂之祭忠文今其地為祭忠壇此與謝翱祭文山于西臺事同皆義士也 谷春堂集

於惟忠臣詞林之英沉思力學好義勇行太阿倒持執命腐刑乞戒履霜勿致堅冰不售家難乃險而傾褒贈官階節惠易名凜凜大節萬世猶生 彭韶撰贊

廖莊

恭敏公

字汝止江西吉水人宣德庚戌進士仕至刑部左侍郎卒贈尚書諡恭敏

公為刑科給事中多所建白時東里楊公嘗國家人有不律者公率同列抗章論之或曰獨不為楊公地乎曰此乃所

以報公也 彭教撰墓誌

陞南京大理左少卿上疏請調南宮及加恩禮于今上大意謂仕中朝十餘年間見上皇臨朝遣使冊命于邸邸歲時令朝臣謁賀于東廊恩禮隆洽辭下感動今上皇居南內問安侍養大闕轉缺是非所以為忠愛友節之諒慰天心而召和氣也且上皇之子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講明經義輔成德器以端國家之大本以繫天下之心由是許旨明年丁母憂父見命撻于庭幾百明日謫河州定羌驛丞與就道天順元年英廟復位召還為大理左少卿歷陞南京刑部侍郎成化改元御史有言公于朝者公引咎請老上獨知其故斥不聽而遷公刑部左侍郎且曰莊大節可取

言行錄九卷

六

公為人易直表裏坦然性剛急詞氣激烈及以言被罪名稱藉甚四方想聞其風采篤於鄉里故舊質至厄酒豆肉輒與為權既為法官所親或勸其稍謝往來遠嫌議公嘆曰昔人有言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吾無媿吾心而已沒之日無以為殮薛文清公謂公於議論知識獨能得其遠者大者直知言哉 並墓誌

劉實

字嘉秀江西安福人宣德庚戌進士仕至南雄知府

嘉秀來京師課績不投足於遠官貴人之門自陳其才薄親老乞授教職以自便會有詔旨省條庶官中外執事之臣以冗退者累千百嘉秀自謂必得所欲乃復有金華之

命出判郡事三年不以妻子隨不與流輩伍廉介之操練
有聲稱 劉球撰贈行序

授官金華府通判郡賦以早歲逝不能完民或驚子女以足

數券寬貸之又贖還其子女督賦至浦江其水王詔若鄉

友也其歸能器類請節節君若謝弗納坐郡治公務有間

輒探案問經史閱視事至乃掩卷已則復然郡僚或竊笑

之不為改郡中類孝子宗澤呂東萊祠墓汲汲備葺郡義

門合嬰世久漸不能自給又買馬出丁供山西驛以君言

得免役 制定之撰小傳

陶京鄉關較文給帷幕食得遂以為贖舊常狀也君却還之

丁母憂廬墓蔬食以終喪擢順天府治中民饋送鵝不受

委而去君縱之門外

言行錄九卷

七

上

晁恭中召修宋元史于東閣筆削任心無所咨承屈遜見所

修不合己意笑聲徹 閣陛間聞者驚愕相戒勿以豪示

君

權知南雄府府為江廣要路商稅鉅萬官于是者辭不盈屢

推其餘以待過客亦無或缺望君至存稅之一二以維郡

學補張九齡大吏道松而已未數月中貴使嶺外至南安

先遣騎來南雄視供帳不如昔所聞君又與騎抗禮不假

借色辭騎馳還南安明日從中賢至入驛與諸從騎爭劍

羅立左右郡僚庭參畢途出獨留君詰以慢己共苛辱之

庭中轟然南雄民日驛門外爭走入為君謝過以身翼蔽

遂以君出中賢見君得民心徐問知其平素欲召釋前憾

君不復往中賢去至詔留人為言南雄守驛書言公矣中

嚙乃亦以驛馬兼程疾馳先聞達君至京入見具言臣從
官三十年不以妻自隨餐粗衣敝欲為 國家愛養所部

不忍勞費之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 上震威聽其言

不復更窮治獄事得釋有口矣以病卒

公喜著書見用意於春林中夜有得書于焚燈起書之如

獲至晉而其所行與古廉吏范丹塵甌者何異 並小傳

吳與弼

廉齋先生

字子傳江西崇仁人天順中徵聘至京授春坊諭德固
辭還山卒

先生資稟英異八九歲時讀書鄉校凝然有立年十九一見

伊洛淵源錄道學之傳心慨慕焉及親明道亦嘗有獵心

言行錄九卷

八

上

乃知聖賢之必可學遂棄舉業謝絕人事獨處小樓之上

日玩四書諸經洛閩語錄收斂身心沉潛義理視世之所

尚舉不足為其志直欲造乎聖賢之域其詩曰九仞始一

簣千里方跬步又曰誠當通鬼神志當貫金石蓋不下樓

者二年 門人莫諒撰行狀

還鄉遭風舟幾覆裂皆驚怖失措先生獨正襟危坐舟定問

其故曰吾守正以俟耳居鄉動必以禮或謂其迂解先生

不少變於俗每省親大學簾衣敝屣人莫識為司成之子

中歲家益貧衣食不給風雨不蔽躬親稼穡手足胼胝非其

義一介不以取諸人四方來學者卻其束脩雖飢寒切身

有所不顧寒士欲就學者竟已為義而節殺之 並行狀
與游師道尊嚴好書字奇古自成一家暇則詠物適興曾禱

高道曾見詠桃一詩云露凝清曉玉無瑕獨立東風玩物

華春氣夜來深幾許小桃又放兩三花有吾與點也氣象

上命行人齋勅書求帛造其虛慶禍不受官職就解幣帛至

上召吏部命為左春坊諭德引見 文華殿對云老病不

堪供職 上不允所辭 顧謂賢曰此老非迂闊者務令就

職與禍終不就 並古稷雜錄

先生風格高邁議論英發善於迎人聽其言踴躍息奮嘗嘆

宋末以來箋註之繁非徒無益反有害焉故不輕於著述

行狀

先生父司業公在京時命先生還鄉畢姻至親迎後不行合

登之禮乃舟赴京拜父母畢始入室祭酒胡儼父執也自

京還家往謁之至大門四拜而退明日又造其宅方請見

言行錄九卷 九

曰昨日已行拜禮今惟長揖問其故曰先生父執也若面

拜恐勞尊凡行類此 古稷雜錄

先生剛毅疾惡慕明道之和易凡遇逆境必加含容用力既

久渾然無復圭角之露然當風類俗靡之中壁立萬仞非

剛毅不能也嘗語學者曰吾平生得患難進學九韶曰惟

先生遇患難能進學在他人則惰志矣 行狀

康齋先生以病乞歸過南京士夫有候之者多不見問得見

者問之曰先生何為不致君而還則搖手曰我欲保性命

而已即卻客而起未幾辱宰被誅凡與交通者悉被重譴

先生嘗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治難矣

康齋論學多舉古人成法由滌洛關關以上達洙泗尊師道

勇擔荷不屈不撓如丘千仞之壁蓋一代人豪也

白沙遺言

康齋出處第一酌白沙第二酌一峯第三酌我輩又是第四

五酌了 楓山語錄

言行錄九卷

李賢

文達公

字原德河南鄧州人宣德癸丑進士仕至少保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卒贈太師諡文達

公少即有志聖賢之學為諸生時授學者問所志對曰為學之道當如周子言德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其人大異之程敏政撰行狀

公登進士使山西見河津薛瑄講論淵源心悅之學益不厭公餘閉戶讀書五經要義多所自得 名臣錄

公官吏部尚書王文端公以公輔期之少師楊文貞公每以不識公為歎南陽知府陳正倫文貞友也因邀公往見之

言行錄十卷

公不肯日無一面之雅而造門是求知也士大夫兩賢之行狀

景泰即位進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歲警戒嗜欲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劾賢所張士風結民心陳敬宗見之以為至論

英廟復位進吏部尚書尋翰林學士入內閣 上以景定薨欲令汪妃殉葬公奏曰汪妃雖立為后即遭幽廢若令隨之情所不堪况幼女可憫 上惻然曰卿言是朕以為第頗且少不宜存內初不計其母子之命遂遣居舊府

名臣錄

石亨薦江西處士吳與弼 上問曰何如人公對曰與弼儒者之高蹈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好賢下士徵聘隱逸若

陛下此行一事亦本朝盛舉 上乃命行人齎勅昂聘之 天順日錄

上思建康人幽大內六十年欲赦之左右以為不可召問公公曰 陛下此念 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 上意遂決遣中官衛送居之鳳陽 行狀

上厭左右招權納賂與公言及之公謂人君之權不可下移能自攬取則彼之勢自消

禮部請東宮出閣讀書 上召公謂曰先讀何書對曰先大學尚書 上曰書經有難讀者朕昔讀禹貢盤庚周誥甚費心力寫字亦須用心朕初習字時任意寫去以此寫得不佳公曰二典三謨太甲伊訓說命諸篇可先講讀寫字亦不必求佳但點畫不苟且率意為善

言行錄十卷

上召公從容問政治得失公因極言鄧衣官校差出提挾罪人勢如虎狼貪財無厭有司不勝其擾左右寮近諸公多妄言 上遂疎公復密察之皆得其實尤有甚于公所言者遂乃其指揮戒之而待公如初或謂招怨公曰若除此弊怨亦不辭 並名臣錄

上謂官軍一季俸關銀十四餘萬兩賢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今官軍有增無減如人只生不死無處着矣自古有軍功者雖以金書鐵券誓以永存其子孫一再犯法即除其國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乎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至困窮不可不深慮也 天順日錄
妖公疏十事一清濬禁罪人二止銀場煎辦三停歲造紙割四蠲被災糧稅五弛芻粟之征六能虧損馬疋七飭邊

臣撫恤兵民八命有司存恤流移九戒御史糾察貪吏十禁外官因事科欵又請罷江南所造段疋及燒磁器清錦永衛所監罪人止各邊守臣進省停內外買辦採辦上

不從公執之數四上取前十條行之左右見公力爭皆為公懼公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盡然至于利害係國家安危者豈可默默以保祿位然上聖明亦不為忤也 行狀

吉祥之姪曹欵為變公被傷不出時微有動搖國本之意得公力止 憲廟即位歷陞少保華蓋殿大學士尚書如故公為人孝友忠信謙恭嚴密居位號崇尚正學能容善類得時行志自三楊後莫能及之 名臣錄

成化初言者屢誅中人之惡謂不可使與國政得補外或答公不申救公曰事何可激也甘露之變黨錮之禍諸君獨不知之 言行錄十卷

公每以盈滿為懼取小旻詩中語扁其堂曰臨深以高安不忘危之意雖位極三孤不治田宅不蓄女侍為學務實踐不為空言學友敦睦之行有人所難能者平居無疾言遽色其容粹然見者在春風中論者謂自天順以來所以正君德恤民生進賢才廣言路抑佞幸却戎狄皆公之力 並狀

天順末議者謂 憲皇景帝嘗廢之當別立嗣 英皇意疑之獨賢不從一日 上病臥便殿召賢諭曰今庶事頗寧願大者及拈奈何賢曰此國本也力陳不可動 上曰然則此位竟傳太子乎賢曰願賀曰 宗社幸甚遂傳旨召

太子須臾至賢曰殿下事定趨出謝 太子抱上足對泣 諛遂不行成化初賢遭喪本情實 憲皇丙寅春云 后梁雜錄

羅倫疏公奪情公怒甚欲貶于外王忠肅公勸其依元亨博故事說電之謝曰吾不能矯情如此 甘溪筆記

河岳之英鍾為哲人體貌明粹踐履真淳潛心六籍濯舊來新不二以止乃翁而信受知 英皇忠信日親密勿惟怪人望如神太平宰相定策元勳 彭韶撰贊

劉定之 文安公

字主靜江西永新人正統丙辰進士仕至禮部左侍郎卒贈禮部尚書諡文安 言行錄十卷

公父髦以易經鄉閭學者稱之為石潭先生公自幼天姿絕倫書過目輒成誦石潭先生日授以書而不令作文字公每私為之而不敢有所呈露一日公病先生往視焉於牀褥間得所作祀龍文及詠桃漿諸詩大驚異殊未嘗口許之也自是乃稍敢以文詞進然每進先生輒斥之忽一日公又以所作文字進先生曰此子有八面受敵之才宣德乙卯歲中江西鄉舉明年會試禮部第一人 廷試第一甲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 劉宣撰行狀

正統己未京城大水 詔求直言公上十事其一言號令之出宜求其大公至正久而無弊信賞必罰不為苟且其二言公卿侍從宜時常召見俾承清問因以觀其才能察其心術而進退之其三言降胡近處京畿宜漸分其類移近

南地其四言宜以京官出任郡縣使民得蒙循良之政其
五言宜做唐制朝官世任之時舉賢良自代其六言武臣
子孫宜習翰墨其七言守令宜詳加察其八言宜鑿富郵
貧其九言廷臣下屬宜令終制其十言宜過僧尼奏留中
不下

景泰帝登極公上言十事其一言戰陣宜做古戒火鎗增刀
斧其二言守禦宜繕葺障塞其三言簡用使臣其四
言遷移降虜其五言兵士月錢其六言守令虐民其七言
選賢克將其八言武臣濫爵其九言總攬權綱其十言經
筵進學 朝廷嘉納焉壬申北虜遣使來朝固邀我使往
報居言職者以為虜懷窺伺之心宜絕之而勿往執政柄
者以為苟不往報恐開邊釁公上疏屢數千百言備陳前

言行錄十卷

五

代所以待夷狄之道與今國勢之強弱事理之順逆以為
宜暫遣使以羈縻之使我得以益脩內治倘我以和往彼
以惡來則足以增我師之直氣 朝廷雖從言官之議而
亦以公言為曲盡事理云

公之學自六經子史下至小說雜技釋老之書無所不窺終
身猶成誦非它人彷彿記憶者比其為文數百千言援筆
立就雄渾高古變化莫測然通真蘇氏父子者居多初年
所著經義及策畧業舉子名家傳而人誦焉年十七八已
各動郡邑間比登進士遂名動天下不惟公卿輔相與士
林中知之雖武夫悍卒亦無不知之者求文者日踵門戶
公皆曲為應答不少厭倦初其虜之變內外章疏無慮千
萬惟公之奏為人所贈多云性尤孝友微時苦家貧年弱

冠即投徒于鄉資束修以養二親每暮夜歸侍晝則志學
館一日冰凍徒涉手足皆龜坼比就館則早食已罷公隱
忍至午方得食其貧困蓋如此既入仕即分祿歸養而已
惡衣菲食無異寒士或以為居侍近者不宜如此公亦不
能從其言也 並行狀

公襟懷坦夷操履謙謹與人語色溫氣和惟恐傷之遇人無
畧賤大小一於恭敬自下若怯懦然至其居官論事則根
據義理詞鋒峭厲雖勇者有弗及為編脩嘗因水災陳十
事以規切時政及為侍講當北虜構難以十事上陳比任
洗馬正北虜求和邀使之時群議未決公又陳言以為宜
遣使以答其意所陳三疏皆援古證今事理明辨文氣壯
偉居內閣再進密疏皆國家大計之事必從公論而潔已

言行錄十卷

六

勤事視昔者有加一日中使傳 旨命公製元宵詩却立
以俟公據几筆不停運時刻成七言四句詩有首以進其
敏速如此 彭時撰神道碑

彭時

文憲公

字純道江西安福人正統戊辰進士第一仕至少保吏
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卒贈太師諡文憲

公領鄉薦入國監博學精思為海內士所推服祭酒李忠文
公尤以公輔器待之 彭華撰行狀

英廟方倚李文達公有事數召面議文達退即謀于公公
為竭忠以告有不可者據理力爭不肯詭隨初或意相忤
久之服公諒直語人口必公真君子也 琬瑛錄

憲廟即位議上 兩宮徽號內臣夏時懷逢迎心倡言錢久
病只尊所生母為太后李文達公曰今日合尊 遺命景
泰間事例不可法公曰 朝廷所以服天下只要正綱常
今為此舉又遺所當尊豈不乖戾失人心於 聖德所
損多矣夏曰待請命既入少頃出傳 仁壽宮旨曰子為
皇帝母當為 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邪宣德間自有
例文達色變知事不成因目公執筆公曰今日事與宣德
年間不同胡后會上表辭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
號今日名分因在豈得不尊夏曰既如此便照例寫讓表
公曰正統天順初未曾如此行今日誰敢擅寫為人臣子
者若阿諛從順是萬世罪人也同議者心知不可皆不發
言夏見諸人不言乃作色厲辭曰你每偏會懷二心恐追

言行錄十卷

七

上

究來不好公拱手向天曰 太祖 太宗神靈在上誰敢
有二心錢娘娘已無後何所利害而為爭所以不敢不極
言者欲全 皇上聖德非有它意若推大孝之心則 兩
宮同尊為宜眾乃曰好夏再入請命良久出曰得 上再
三勸諭乃得命允後數日太監單包至閣下言曰同尊
二母是 上本心但屈于親母有難言者非先生力爭幾
誤大事為大臣正當如此

慈懿太后崩詔廷臣議葬地眾相視莫敢發公對曰此一定
禮無可議者 梓宮當合葬 裕陵主當祔 英廟禮部
尚書姚夔乃曰此是正禮內臣夏時獨曰不可欲比楚胡
后例于西山公曰 太后母儀天下近三十年為臣子者
豈忍議別葬此事關係非小一或乖禮何以示天下反覆

辭請 上猶重違母后之意未允公乃與在廷文武群臣
伏文華殿門號哭不起聲聞于內 上為之感動卒從禮
制 並可齋雜記

慧見三台公上疏乞痛加脩省而謂外廷大政固所當先宮
中根本尤為至急聖正名分均恩愛以肅繼嗣為宗社大
計又言進退大臣皆宜斷自 宸衷不宜專任臣下如平
昔察知其人或召吏部面議或召臣等參詳庶權出于
上皆嘉納之

已丑冬無雪上疏言自古旱災皆由下民困苦怨嗟之氣感
動天變而致近日光祿寺之買辦各城門之抽分括充太
甚而獻珍珠寶石者私賄估直之人倍增其直以規取府
庫以萬民之供輸為奸人之所侵奪伏望聖革其弊以惠

言行錄十卷

八

上

生民 上是其言京師為之踴躍
太監劉永成沒言其有軍功宜追封為伯公力爭之或曰自
古有封王侯者公曰此豈盛世事邪 祖宗成憲具在誰
敢違之事遂寢

公資稟既異加以問學之純自少至老敬謹如一日居閒無
惰容行則兩手常拱飲食不聞七筋聲尤不喜紛華終歲
不一二宴會未嘗有音樂論薦人材未嘗私以語其人
言官以言語或微過被譴亦必委曲言其不足深罪賴以
全者甚眾 並苑彙錄

楊守陳

文懿公

字維新浙江鄞縣人景泰辛未進士仕至右都右侍郎

卒贈禮部尚書文懿

公大父棲芸先生潛心理學為時名儒公在姪時母夢大星入懷及生天庭有七黑子狀如北斗自幼敏慧絕倫讀書目五行下日記數百言稍長能作詩文下筆有驚人語然棲芸教之不以記誦文辭為事而以精思力踐為務公感恠遂作致知力行持敬三銘題于牖以自勵

王文肅公撰神道碑

憲宗皇帝初開經筵公為講官多所啓迪一日講尚書武成篇公進曰魯論稱舜無為而治周書稱武王垂拱而天下治是則聖人之治皆不勞而佚也然後世人主有深居禁中委政內侍者乃召望夷之禍有高居無為肆情曩者乃啓祿山之變是何也蓋舜之所以無為者由其封山濬

言行錄十卷

九

川以至舉相去凶無一不盡其道武之垂拱者由其列爵分土以至崇德報功無一不究其心皆嘗憂勞而有為乃始佚樂而無為也後世人主則孟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耳此聖狂治亂所以異惟 陛下雷意時左右聽者悚然

詔集議祀廟禮官請祀 懿祖而以 德祖比宋僖祖百世不遷公抗言禮天子七廟祖有功宗有德乃孔子之言故凡號太祖即始祖必事之以配天若商周之契稷皆以功而非論其本統也宋之僖祖及我 德祖可比商報乙周亞圍非契稷比議者徒謂大儒嘗有取于王安石之說而不從孔子遂使七廟之間既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既以配天而不正南向之世名與實乖豈先王之禮哉若謂降

而合食為非禮則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祀之固無嫌也 憲宗升祔請并祀 德懿熙三

祖自 仁祖以下為七廟異時祫蓋則以 太祖擬商周

契稷而祀王藏於後寢祫禮行于前廟時享則尊 太祖

祫祭則尊 德祖各不失尊庶無悖禮議者不能從

弘治元年春公上疏請 上日御經筵及午朝聽政大略謂

陛下之日之間居 文華殿之時多處 乾清宮之時少

則心清理明 聖德日隆矣 優詔嘉納

脩 憲宗嘗錄以公為副總裁仍兼理部事公上章請解部

事專史職章再上皆不允除年公又疏乞致仕且曰吏部

進退百官眾怨所集聞聖如尚書王恕者尚招人言况臣

迂疎豈勝此任伏望放臣致仕養病林下以盡餘年 上

言行錄十卷

十

不許致仕命公以吏部侍郎兼詹事府丞史館供職如故

公嘗言古人謂國可殘史不可殘我 太祖定天下即命儒

臣撰元史 太宗靖內難其後史臣不紀建文君事遂使

建文數年朝廷政事及當時忠於所事者皆湮沒不傳及

今采輯尚可補國史之缺 景皇帝已復位號而 英宗

實錄標目猶書郝王是宜改正舊例群臣章疏留中者

雖有可傳皆不得書乞以留中之奏悉付史館擇而書之

草奏欲上以病不果 並何喬新撰墓誌

公嘗作內宴樂語亦不忘勸戒以時方事逸豫則曰謂豐大

必宏日中故亨大尚虞虞復以時方尚邊功則曰慕帝舜

之格有苗思宋國之相司馬以時方譽異物則曰不作無

益而功成不寶異物而民足乃召公之格言無輕民事而

惟艱無安厥位而惟危又伊尹之明訓公既進呈退語乞學士曰萬一 天子過聽不賢于優孟滑稽之談乎

公嘗被 命教內侍有德公者欲接之公却而謝曰吾猶也守節三十年今老矣豈自百而改節邪

公天性孝友與人交篤於信義居常退避體若不勝衣言若不出諸口至商確義理論事是非曲直則侃侃剛直視義

所在勇往奮發雖壯夫不逮也 峯感其作五經四書私抄而詩書二經尤為精到至其家庭授受而用以取科者則專門易學 並神道碑

林鶚

字一鶚浙江太平人景泰辛未進士仕至刑部侍郎

言行錄十卷

公為御史時適 朝廷方重臺諫一時言事之臣摺據或過

實公獨持大體畧細故有所不言言必當其實時舉以總

三法司奏案士論翕然推重嘗監京府試大臣子有不預

薦者意考試官故黜落之以沽直名誣其取士不公公

邑人林挺適入試在中列疑公有私逮挺考訊將中公以

法及調所試考卷驗皆如格事遂得白

丘文莊公撰墓誌

公知鎮江府舉偏救弊凡前政之廢弛者次第興舉之未嘗

一言暴前人非惟曰必如是乃是及調蘇俗喜誇詐好興

作公一切鎮之以靜有所建革必詳審至再然後施行蘇

人以公有雅望青且夕效於是頗有後言久而見公所處

置事一一各有深意然後帖然大服

鎮江漕河經孟瀆頗險言者請鑿河自七里港引金山上流

通丹陽以避之巡撫都憲主其議公以迂達而多石且壞

民慮其多言於大臣請按京口隔甘露壩故迹因而浚之

以通舟楫春夏以肺秋冬以壩則道里近而功力省從其

言果便至今人過者必指曰此林太守之功也

蘇學廟像歲久多剝落者或欲因其舊而加以脩飾公奮然

曰塑像非古我 太祖於太學易以木主百年夷俗乃革

彼未壞者猶當毀之幸遇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

毀聖賢為疑公曰此土泥耳豈聖賢邪孔子生於佛教未

入中國之前烏識所謂泥像哉况古人席地而坐正不如

此也聞者莫不悚服

憲憲江西一時僚貳分巡各道者人異其見往往用已意出

入於法公一正之以律多所平反廣信民享傳天神夏尚

書等走近驚疑公榜諭之且戮其魁其恠遂息又嘗以歲

饑秦戒恒賦十五萬石禁樂戶買良家女為娼過嶺南洞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而遠沒也圖籍之外囊囊誰能官至三品而家無百金之積產無一畝之增古所謂居官廉雖大臣無所蓄者公真其人矣 謝鐸題神道碑後

公貌莊重對妻子無惰容見小吏必束帶為郡多正謬俗鎮江祀隱士焦尤為是照像及左右侍衛如王者公以為非法始易去至蘇且易從也諸賢塑像為木主先時歲迎春于東郊百歲前導觀者塞途公悉屏不用識者以為合禮 吳文定公撰神道碑

鍾同

恭愍公

字世京江西永豐人景泰辛未進士官御史以直諫死天順初追贈大理寺丞諡恭愍

言行錄十卷

十三

世京飽庭訓踐孝友培忠義之基厚矣景泰庚午領鄉書明年登進士拜峽州道監察御史風采壁立嘗因待漏與儀制郎中章公綸期論易儲事願獻狄梁公之誠脫受比干之慘無所憾詞氣嚴正繼之以泣綸亦慨然以身許之某年月日公疏上言宗社之本在儲位宜復不宜緩蕙陳一切弊政聞者毛竦而綸疏隨入并收下錦衣獄公死焉英宗復辟下詔謂其忠誠義氣貫于金石追贈奉政大夫大理寺左寺丞 高明漢忠義碑

御史鍾同之虎刑部侍郎林鶻之好禮其烈與嚴美矣

各臣錄

皇明各臣言行錄卷第十一

崔恭

莊敏公

字克讓直隸廣宗人正統丙辰進士官至吏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諡莊敏

公知萊州府巡行屬邑撫良善去貪暴新學政辨疑獄捕蝗出賑飢民威惠大行萊人有古之楊今之崔之謠後數年山東大飢萊之父老相語曰使崔公尚在我輩何至此極邪具公美政立去息碑于楊震祠中

公在湖廣初布政以下魚菜油燭茶果之類咸取辦于民公至諭其寮屬革去之遷江西將行官舍器物一無所取篋中惟大明律書數冊衣數襲而已 逆陸容撰行狀

言行錄十卷

上

巡撫江南某衛軍士王阿隆既沒而尸且絕其族于凱一旦赴御史郭觀自首為隆之裔匿它里蓋凱固王氏別籍子特利隆所遺田產為是耳郭謂民無自誣以軍者信之二里連坐如律者二十四人悉配蘇州衛眾爭稱冤適公巡撫走訴之公覽狀曰是固可辨檄郭辦之郭不理眾復訴于公公覈實竟坐凱罪悉復二十四人者為農

吳文定公辨評記

英廟于奉天門朝罷召李賢曰吏部左侍郎久缺况尚書王翺年老早得一人習練其事命與翺訪其人得巡撫南直隸副都御史崔恭明日早于文華殿具奏 上喜以為得人後 上與李賢論六部官 上曰吏部侍郎姚夔崔恭亦佳賢曰二人才器異日皆尚書之選 天順日錄

公在吏部精選舉嚴考覈置勸懲簿以錄天下人才賢否賢者必言于冢宰王忠肅公用之否必指其實黜之選人之有憑藉聲勢相干者不恤也始吏部缺左侍郎 上勅召公且語王公曰朕已為汝尋一同僚矣其簡在 帝心如此

南京國子生歷事滿者例赴闕引奏紀選復選卒業諸生貧乏者病于往復公疏其不便請就南部紀選士咸便之公未為吏部時即以甄別人才為己任若前知府張瑄王宇林鷲輩皆待以殊禮而旌其賢能翰林侍講彭教李傑編脩張元禎國子司業費閻皆公品題于未遇一無所失人謂公有藻鑑鈞衡之具 並狀

天順初有歐御史者考選學校士去留多不公富室子弟體黜者或以賄免時有被黜者相率鳴訴于巡撫曹州李公秉公不為理未幾李得代崔公繼之諸生復往訴于公公一一親試之取其可者撥送入學不數年有中鄉試者有登進士第者 菽園雜記

文襄之政寬而理莊敏之政嚴而明故文襄之在東南財賦贍治國裕民安莊敏繼之事與克雪吏與民懷 吳伯通二卿祠錄

李秉

襄敏公

字執中 山東曹州人 正統丙辰進士 仕至吏部尚書卒 贈太子少保 諡襄敏

授福建延平推官 有豪為民害 官莫能禁 公廉得其狀 即

掩治之因被誣下獄 暮年事白 兇豪伏法 其名遂起 命都御史宣府參贊軍務總理糧儲 公請銀三萬兩買牛給貧乏軍民 秋成償其價 軍民樂業 邊餉亦足 又奏邊軍士雖無妻但有四口同居者 許支一石之例 汰宣府居僧配軍士無妻者 虜寇以擄掠男婦易糧米 朝議每大口米一石小口米五斗 磨不從 公曰是重物而輕人也 每口與米一石 總兵官以為碑例 公曰何忍使吾民赤子為夷人邪 擅專之咎 吾任之悉如數 與之後聞 上以公為允數年之間 邊境無虞 軍民賴之 至有稱之于家者

天順改元 巡撫江南 改撫大同 等處 一時痛革諸弊 凡肢削軍民者 必置于法 群情洶洶 度不能自容 乃以事中之遂坐除名久之 上知其誣 特召復職 再巡宣府 越兩月 擢右都御史 掌院事 屬歲當考 察公舉劾 無所避 公論快焉 是歲秋 上以大同等處邊備廢弛 復命公整飭 無何建州虜酋董山作亂 又命公提督軍務 往討平之 師還 特賜一品服 勞以羊酒 遂拜吏部尚書 加太子少保

公素剛直 不阿人 意及居吏部 凡內外士夫有聲望者 擬奏不得進 權又以天下二職 不稱職者 諸監生冗雜 乃以貌言書判四者律之 四有三者為上 四有二者為中 四有一者冠帶回還 由是人察怨焉 大臣有忌之者 嗾科道劾之 遂落太子少保 以尚書致仕 前祭酒陳緝熙為之不平 特作詩送之 有古道自無三黜 慍直臣又見一番歸之句 人所傳誦 並曹州志

天順初 巡撫蘇松 鄧御史陳泰知前免租之詔 恩未得均 乃

推廣調停之令以五升之田倍其賦而官田之重者正取
正額於是澤始均而賦不損上下咸便富者亦不怨也公
繼巡撫一守秦之制民益安之至其後遂不復改公有大
臣節人至于今稱之 蘇志

初公以都御史巡撫宣府張鵬以御史巡按有武臣私役士
卒公將劾之故事都御史不理訟獄公以屬鵬親詣之鵬
不可曰鵬非公問刑官也強之再三必不可乃自為奏劾
之事下御史鵬曰今日乃可理耳其後鵬與楊瑄俱以言
事得罪謫戍兩廣詔嚴峻曰云則殺之命錦衣林千戶
監行二人同手楷行坐有妨朝夕莫保時公復巡撫南直
隸瑄各鵬曰若於是時少貶李公今日能不少視我乎言
未畢傳呼者至問誰為二御史船頃之公至見二人同指

言行錄卷

三

哭不能起命左右出之二人不肯曰吾二人死則已矣其
敢累公此門錦衣親封且有遷者在後事且不測公曰何
傷如 朝廷有責吾自當之即前訪林千戶跪請之林曰
此 詔旨也公曰有事吾自當之林乃從二人得釋於是
所過州縣以公故皆厚給飲食或餽之贖公自解其帶以
貽二人二人乃得安然至戍所

公與王竑俱號一時名臣及二人俱致仕居鄉竑高自標置
岸非其人不與交公出入閭巷每與市井人對奕終日無
忤竑曰李執中 朝廷大臣而與閭巷小人游戲何自輕
之甚公曰所謂大臣者豈能常為之在朝在鄉固自不同
何至以官驕鄉人哉其不同如此 正守漢筆記
數十年來大臣以直道去位為時望所歸者兵部尚書河州

王公吏部尚書諱南李公三原王公不二三人

石滄文稿

甲午紀功宣府嘗暑間彼處鎮巡文武大臣功業德惠在人
耳目者武強侯楊公洪都督譚公廣侍郎劉公璉都御史
李公秉葉公盛 菽園雜記

王竑

莊毅公

字公度陝西河州人正統己未進士仕至兵部尚書卒

諡莊毅

己巳之變 景皇帝監國御午門六部并科道官交章劾王
振誤國之罪 帝曰卿等言是朝廷自有處置言甫畢百
官皆趨進跪慟哭不起虜言曰 聖駕復虜庭皆振車權

言行錄卷

四

擅政所致若不速斷何以慰安人心錦衣衛指揮馬順喝
逐百官公奮臂捋順髮嚙其面曰順平昔倚振為惡禍延
生靈今日至此尚不知警真為黨也律有為黨之條罪在
不赦百官聞公言爭以手足捶虎順眾猶哭未退 帝起
入宮今太監金英問所欲言咸曰內官王毛二人者皆振
黨請置諸法遂從門隙出二人眾又捶死之百官乃再拜
而退 丘濬撰神道碑

公自給事中陞僉都御史適虜寇入犯京師遂命公董師以
禦之公即戎服鞭馬赴軍號令區畫咸適機安部伍行陣
應時整肅將帥協謀士卒思奮乃出奇折虜寇之鋒而奪
其氣虜既奔北因驅逐盡境而還 薛瑄撰記
景泰改元以公巡撫江北諸郡時淮徐大侵民死者相枕藉

公盡所以救荒之術既而山東河南流民卒至公不待奏報大發濟運倉京儲賑之近者人日飼以粥遠者量散以米流徙者給米以為道食被鬻者贖其人以還其家共用米一百六十餘萬石全活者數百萬人擇醫四十人空廩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死者給以棺為葦塚葬之窮晝夜竭精慮事事躬理有所委任必委曲戒諭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或述公行事為救荒錄世傳焉

英廟復辟權奸用事請公浙江參政尋除名為民居江夏

英廟於宮中閱景泰時臣僚章奏見公疏有正倫理篤恩義等語顧左右曰竝為朕也乃命戶部送公歸河州辛巳虜寇莊浪起公以舊官參贊軍務

公為兵部尚書時兩廣响騷大肆劫掠北虜在河套時出侵

言行錄上卷

五

上

寧夏延綏境四川陽德人趙鐸又作亂邊報日至公居中調度允合機宜而兩廣功尤偉會薦脩撰岳正都給事中張寧內批出二人公遂以疾歸家居二十三年絕口不及時事惟日課僮僕研藝為終焉之計 並碑

淮上大饑 帝于樓轎上閱疏驚曰奈何百姓其飢死矣後得公奏輒開倉賑濟大言曰好都御史不然飢死吾百姓也 守溪筆記

公撫淮揚時因歲飢上言謹天戒當以進君子退小人為先又上疏言制治保邦二十事其言多指斥權畧權畧人陰中傷之用是罷歸先是有為公慮者曰自今凡事宜慎重事有大利害何苦不自計邪公曰自今不遇此等事則已設遇此等事吾即如此處之休利害而遷其計吾不為也

其以身殉國不避艱險如此論者以公為社稷臣可方汲黯韓琦焉 雍大記

公年七十一作壽壙于先壙之旁鄉人有難之者曰今制凡大臣終皆官為營葬公嘗朝元老 上所禮禮賞終之典固應有待似無庸為此也公喟然曰竝以勸薄功職侍從曩因北虜犯順奉命總師深入不測之地自分身寄置野馬革裹屍以忠為臣之職仰賴神謀廟算師無敗績獲爵獎擢致位夏卿期于自效屬時惟疾所懼妨賢乃五上章得請休致今幸優游林下以終餘年志願畢矣何敢僭擬當路以徵意外之賞 王德孫壽壙記

公性剛毅少豪雋尚節義嘉善所當奮往直前生長西陲有志功名居言路見事有不平者輒為之扼腕不平自廷擊

言行錄上卷

六

馬順後所至令行禁止人望而畏之曰此極殺馬順者公名自是滿天下豈非一世人豪哉 碑

姚夔

文敏公

字大章浙江桐廬人正統壬戌進士仕至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卒贈少保諡文敏

英廟北巡國勢岌岌及辭臣議尊 景帝公贊其決虜犯鄙城符召遼宣二藩倚角賦賦而適公預其謀

帝疾甚其部之長在告公率百官請開問安退集東閣倡言復太子眾翕然議定俄而 英廟復位時方征苗又誣獄連襄府懼有變乃詔班師慰王中外大安公之力也

楊文懿公撰誄序

公為吏部左侍郎有真定守以賄敗石亨挾勢囑復其官同列前亨者令擬准蔡來判公擢筆大言曰吾寧不做侍郎必不判此輩事竟止

遷禮部尚書公上疏曰 皇上當念 祖宗之付託思天下之艱難勿以目前無事而恣于宴安肆于逸樂以禮法齊家以節儉制用官爵無濫授金帛無妄費土木勿妄興齋醮勿頻設出入有防巡遊有度節嗜欲養天和留心萬幾無忘政務 上嘉其言

戊子四月以災變上疏言 皇上春秋鼎盛而震位尚虛宜均愛六宮以繁子嗣乞罷西山所建之塔斥回阿叱哩之流留心經筵裁決政務親君子遠小人服食言動悉遵 祖宗舊規庶回天意 上嘉納之 並墓誌

言行錄卷七

慈懿皇太后崩內言不欲以之合葬 裕陵配享 太廟公

時東筆奏願調山陵宗廟聖孝所先倫典綱常國家攸重慈懿之葬或違典禮在廷百辟將有言之宗室親藩將有言之天下後世將有言之能保將來無據禮而改正之者乎引經執禮詞情懇切伏闕跪請奉從公議 屢談錄

天順癸未春公知貢舉試院災天下貢士死者相藉公請諭祭于郊祭畢自謂不能致防災及賢後拜于地慟哭觀者以萬數哀震數里 音德錄

公知貢舉檢防周慎鉅細必親見王司偶遺名士必極力薦之至誣已再拜必申其說而後已或曰此非外黨所預公曰為國得賢孰分內外 拜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先是潘臬由寧襄自會舉臺省由

天子親簡吏部僅選守令以下耳公王乃杰委之連舉臺省潘臬十數人皆稱職輿服其公明公益自信日思進賢退不肖以臻治平 諫序

辛卯冬尋出軒轅于辰南方大水公疏言自前歲彗星示變以來四方漸覺多故 朝廷處置事宜往往不為深遠之圖自古喪亂常起于災傷饑饉之僻毋謂公道始息有家無應只圖因循便安于目前也 墓誌

公丰神秀朗氣度宏偉言倫侃達大體居官蒞政精敏踰人拔擢人才無間新故立朝三十餘年憂國憫民恒存念慮事有可為必勇為之每廷議大政大事正色昌言人皆悅服一時大臣詞氣慷慨才識高邁未有出公右者識者謂公可屬大事如周勃善應變成務如姚崇世以為知言 言行錄卷七

彭時撰神道碑

葉盛

文莊公

字與中直隸崑山人正統乙丑進士仕至吏部左侍郎卒諡文莊

公授兵科給事中己巳之變公率同列劾將臣扈從者失律敗事請誅夷之以謝天地然後選將練兵以復不共戴天之讐如此則大綱以正大義以明時邊境未寧大臣有奏畱邊將守 京師者公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階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急守宣府居庸為便已而河南陳州流民扇動 命公往視公即賑恤以進除倉庾饑寒民用安

輯 彭時撰神道碑

景泰元年八月北虜送 駕還京將入關矣有隱名具哲言

迎復事者大臣見之顧忌不敢舉公曰此野人無情之言

達于上感動必矣或沮以匿名書公不顧且疏言有

旨令尚書胡濙封進帖雖陷中而正論有不泯焉

遷山西布政司右叅政協贊獨石等處軍務先是獨石馬營

八城遇虜失守殘毀未復公列其利害可與華者為八條

以進次第罷行之八城既復乃立學校以教子弟置醫藥

以濟疾病立義塚以瘞死尸設暖舖以便行旅均蔬圃以

給將士制度品式纖悉備具而又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

餘頭摘戍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歲課餘糧于官凡軍中

言行錄上卷

九

買馬除器勞功恤貧諸費皆於是乎取給自是邊人懼洽

歲亦屢登以外艱去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公乞終制

不允至廣興利革弊尤盡厥心請許鹽商計鹽多寡入米

餉邊而後出境公私兩利之

北虜出沒河套為西邊患有言增兵守險者有言大舉搜套

驅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者公為吏

部侍郎受命往議方畧奏言搜河套復東勝此皆事勢所

難惟增兵守險可為遠圖宜令守臣剴劑邊境增築城堡

收新軍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此不但可責近効而亦足

為長便也

公溫雅簡重崇道諒高名節言動思古人居家悃孝友莅

官清慎勤恪設施不苟與僚友論事不激不隨其取人先

行檢而後才藝終不及人之過惡所寓門無雜客公退手

不釋卷考古辨疑殆忘寢食而於世俗聲色財利之好澹

然不以經心惜乎大用未究而卒 並神道碑

公前堂後寢各置文正范公圖像退朝政暇拱手默對良久

乃去 二泉文集

葉文莊公巡撫宣府時修復官牛官田之法墾地日廣積糧

益多以其餘歲易戰馬千八百餘疋其屯堡廢缺者力修

築之不數月七百餘所今邊軍受役權門終歲勤苦曾不

得尺寸地以自衣食軍儲一節仰給內帑戰馬之費于太

僕者無可紀極屯堡尚誰修築悠悠歲月致今日之失事

今巡撫者若不再加整飭復完前蹟將來夷虜之患殆難

支也 錄冬序錄

顯允文莊萬夫之特博學宏詞忠言遠識君子焉依樂善無

歎給事青瑣以登憲職撫綏朔南保釐勿失吏禮之貳德

音秩秩希文不相古今所惜 彭聖撰贊

言行錄上卷

十

韓雍

襄毅公

字允熙直隸吳縣人正統壬戌進士仕至右都御史平

拜監察御史奉命錄囚有陽山縣學教諭丘純因青膳夫祝

磨兒其父介磨兒遁去乃告純並死毒屍它御史問勘誣

伏尋屍偶于黃河傍得一支解者認為磨兒屍遂坐極刑

公疑之遣人踪跡得磨兒由是得白張瑾撰行狀

公聰明才辨迥出流輩按江西時適閩廣處州寇發剽掠及

境公設法擊却之時巡撫侍郎楊寧稱於眾曰韓繡不聰

言行錄卷

數月陞會都御史巡撫江西年未三十民情吏治素所語

練風裁濼然凡臨眾決事動發百餘言皆引經據律無一

語疎滯處置事務靡不允當至今官民遵守之曰韓都例

繼公者皆以為不及嘗念陳芳洲先生為舉主赴鎮經泰

和船祭墓下流涕不已曰士為知己者死何能報也

寒齋瑣錄

成化乙酉兩廣蠻寇弗靖上命都督趙輔克總兵官掛征

夷將軍印兵部尚書王公疏特舉公妻有雄才能幹大事

遂起公於浙拜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贊理征夷軍務公既

受命會於南京眾議欲分江西軍從游擊率達官由廣

嶺入廣東大軍則從湖廣入廣西以賊在廣東宜逐之在

國家利社稷雖專之可也夫兵有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

奇今兩廣已無完郡而大藤峽賊巢穴不圖而趨其未未

見其能濟苟全師至彼南可以攻大藤峽援高廉雷東可

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如常山

之蛇動無不應響無不何煩於逐乎自古蠻夷來寇不

可以禮義較惟勝之而已叔敖云寧我薄人志曰先人有

奪人之心薄之也所以兵貴拙速不尚老遲又何泥於困

乎於是命將分兵論以朝廷威福之里示以賊勢可滅

之機衆懼呼咸願先戰不逾月先破脩仁荔浦次及大藤

峽前後生擒斬首奪回被虜俘獲賊屬共四萬一千有奇

先是公與將士約能生擒被虜男女者准其功故無妄殺

言行錄卷

之條功成之日士皆歛迹無譁秋毫不瀦于衆行狀

公征大藤峽出兵令五鼓戰將領者聞賊已覺恐遲失事二

更即發大破之公賞其功而問以違令之罪以軍法當斬

乃具聞請釋曰萬一不用命而敗奈何人謂公得將將之

之體畜德錄

公守兩廣嘗夜夢有人告曰翌日有父老數十人白事宜加

省之明日兵入大藤忽林中出青衣方巾者數十人伏謁

軍前諸將校問之曰我等皆山中良善聞大兵至特呈民

事公知之命下五人一班以進至軍中每裸而斬之皆有

短兵懷袴內士卒聞之驚呼曰天神至矣奮力拒敵遂及

大勝比公卒地人供以為神西燕野記

公提督兩廣時取道蠻境視其勇健者賞資其厚父老相感

激指日誓以死報且請授所指公曰吾調遣當即來聚癘

曰諾乞以花書為信公至廣寇迫其援兵未至謂太監總兵調某蠻檄往不至公伴怒命使以督花書往調蠻酋一見懼躍統眾而起一戰克捷軍中稱公為神明焉

余子俊

肅敏公

字士英四川青神人景泰辛未進士仕至兵部尚書奉贈太保謚肅敏

接戶部主事陞員外郎在部屬中獨開敏精厲嘗有兩家爭田久未決部檄公理之甲以其地名與之姓同執為其家故產公曰然則張家澤者張產邪卒為直之

出知西安府公務叢委訟謀紛紜三邊之事咸萃于彼使車

言行錄二卷

三

往來無虛日公處之裕如治行為關中七府之冠

立清長傳

公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具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為內地國初逐出北虜遠遁黃河之外至正統初渡河來犯近邊始於沿邊立界石創營堡築墩臺天順以來虜知我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於窺伺惟延慶一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掠我邊人為嚮導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是虜窟居內而我列屯守禦及在其外臣以為莫若於沿邊一帶墩臺處處築為邊牆立若堡現沿界石一帶多高山斗崖依山形隨地勢或剗削或累築或挑墼延引相接以為邊牆於是東起清水營之紫城營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延蔓二十里每

二三里間為對角敵意甚虞若連比不絕於其空處築牆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為堡十有二崖若八百一十有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十有五兩月之間厥功告成自是虜寇稀矣

榆林列戍始於正統歲調官軍未有衛也成化初三衛未就緒也公請以先年陝西清出遠年不明軍籍及有罪請成南土者之子孫免其遠戍就近編伍以實之擇軍中子弟之俊秀者為第子貢奏請建學立師以教之俗不藝圃教其種植自是蔬果與內地等又於界石外開地以為屯田得糧十數萬石以助經費自是榆林為重鎮而與寧夏甘肅鼎立而三矣虜自後經城下必嚙指相顧不敢鳴鏑向之

言行錄二卷

四

丙申移鎮關中有詔議弭盜安民之策選將厲兵之方條上事宜凡七疏入皆從之行之至今初公在西安惠城中水多饑民以為病至是乃開新渠至今便之號為余公渠涇陽縣山高水下不利灌溉乃出公帑責健吏鑿山開道溉田千頃永為秦民之利

公沉重簡默外若和緩內實嚴毅凡文移必自起草每夜至二鼓方寢一生仕宦立朝之外皆在西北二邊而於關中尤久故於榆林事為詳其功尤大而灼然在人耳目者修邊牆一事其後又以大同宣府切近京師依倣所已行者為之竟為忌者所沮不克成論者謂其功程已有次第假饒未為盡善但十得四五而亦享四五之利不猶愈於盡廢乎 並傳

公為知府時有盜過其門曰是縱入無所得引去第子寔舉進士授戶部主事教之曰誠能動物人皆誠自能銷偽又曰人固賢剛然不可使人畏之如虎識者以為各言

李文正公撰傳

召拜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時巡邊大臣附巨璫請舉兵征建州內附女直下兵部議公以為德我空先守備建州邊衛祖宗時羈縻而已不深治也今其酋伏當伽罪狀未著遠征之非祖宗初意必不得已當別遣重臣往節制之相機戰守公意欲奪邀功者之計也至不可阻則復論之權焰方張公抗言人甚危之亡幾彼相繼敗去公平無它劉鴻撰神道碑

公正不說俗廉不近名譽語人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凡

言行錄卷

五

上

有建樹即近且小亦須為百年之計又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以身任之慎勿養交而恩為遠怨自全之地其城延緩時怨紛如執之不易卒以成功人至于今利之且頌公之德不衰楊廷和撰奏議序

楊繼宗

字承芳山西陽城人天順丁丑進士仕至左僉都御史授察州司主事獄中重囚動三五百計程格年久多死于臬臬公每提督必給與飲食令三日一櫛沐蘇活人命無算王忠肅公薦知嘉興郡公至止帶蒼頭家僕一人如旅寓

公於郡邑初官皆優以賓禮見必茶話移時乃去賓與有宴

必列之上坐曰吾為民之父母諸君則教吾子弟者也義同賓主豈可與屬吏班哉

公冬夏惟服紗段衣各一襲然必用本職繡補參謁上官無異平居雖朝覲赴吏部亦如之或以為言公笑曰吾所服者朝廷之制服也此而不將安服耶終無所更當道知其入亦弗之訝

公在郡時值歲饑民食不廉美餘賑之而不及聞于上司後參政韓者按郡知而銜之欲與查考吊袋在案方展閱間旋風從案捲卷飛騰空中野鷹數十爪之紛碎韓驚嘆而去

清軍孔御史按郡至老多被筮楚至死者公揭示要衛曰孔御史打死人赴府報名孔見之無如之何刑酷如故公入

言行錄卷

六

上

告曰為治貴謙公但官別好劾弊勸懲官吏而已若逐里清審此有司之事非憲體也孔不能折臨行欲訐公短直入公衙公遂引入臥內几上惟圖書數卷末頭惟一衣篋且不封識公復啓示之孔愧服而去

並遺愛錄

公知嘉興時治一豪強伏罪而釋之其民改行杜門五年不出後以事入城行由治前橋公識之使人召而來曰爾今為吾良民矣遺米一斛勢人子由醫官謀署縣豪大竊幣金莫敢何公至收治追金御史行部欲出之乃詰公曰盜有失主何人也公曰朝廷印失主又詰曰原告何人也公曰知府即原告御史慚而退

后渠雜識

陞浙江按察使下車之初意綱一時為之振舉初藩臬諸司

所用成辦于下鎮守中官供給日費萬錢公一切革去之軍民愛之如父母官吏畏之如神明未幾以內艱去任將行悉以解舍中器物付之有司一毫不以自隨篋中惟貯大明律書數卷衣數襲而已

詔起陞左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地方外賊官莊田多占民間地土公悉奪而還之權輿欽述

公為人好善惡惡出于天性與人不苟合人多憚其方嚴居官三十餘年其忠孝大節議論風采雖庸人孺子皆知其名 並黎淳撰神道碑

嘉興額賦有夏秋二稅夏稅視秋僅百之一耳而會計催徵之法里胥比併之勞則與秋等糧長緣是侵漁于民升麥毫絲收之或至擔石小民不堪公廉知其害乃併于秋糧

嘉興額賦

增未

中徵之後公會計秋稅歲得羨餘若干補其數故終公之任夏稅悉蠲民至今德之

化中巨鑿注直用事勢傾中外時公朝覲至京直聞公名欲得一見公執不往人皆為公危公不為意直亦敬憚之一日 急廟以庶吏問直直以公對後公長浙憲每發鎮

守張公慶之弊屛兄敏在司禮監時于 上謂中公 上曰得非不事錢之楊繼宗乎敏惶懼因遺書于慶曰可善

遇之 上已知其人矣

公為憲長時有常積倉官十餘員以貯糧監併歲久至鬻子女以償者公憫之莫喻其故適倉官送月俸至命量之正

數外尚餘四五斗較它衙亦然且曰此常規耳公因悟前倉官虧糧之故出而審之得其實欲奏聞衆懼請于公公

曰俸者民之膏脂也食之而不能盡其職尚有天殃况正數之外乃其子女所易食其餘是食其子女也于心安乎衆因捐俸設法補之以釋其罪俱得起送赴部選用

左遷雲南時適嶠搖獨撤官軍數萬臨之不能下公獨毅然往諭之署其旗曰雲南副使楊某人其穴衆皆羅拜曰聞公名久矣今至此某等再生之日也因詰其生亂之故素

聞區處衆帖然聽撫 並遺愛錄

公除壯年即獨居在嘉興九年止一老僕朝夕飯兩盂蔬兩豆而已夫人自其鄉來閱三日促歸官滿回郡居宿客堂

蔡介夫厲清操獨以絕欲為難能常歌公行自勵云

右梁維嶽

嘉興額賦

七

牛

陳選 恭愍公

字士賢浙江臨海人天順庚辰進士仕至廣東左布政使卒正德中追贈光祿卿諡恭愍

公少沉靜端慤不妄言笑從鄉先生陳璩游日坐一室誦習未嘗嬉戲敝衣糲食人不堪其清苦而處之自如為文理

致深密讀之有味 吳寬撰傳

出巡江西風紀大振不事聲威官吏相戒自不敢犯至今稱前有韓雍後有陳選 江西通志

憲宗嗣位公上疏言君子小人進退治道所係不可不慎言甚剴切提學南畿學者競為浮華之文力欲變其故習徧

歷郡縣居宿學宮默然端坐以身為教令讀小學書暇則

習禮一時諸生翕然感化

擢廣東布政使屠民疲困為除徭役罷和買備賑濟務為
惠養計數釋冤獄閩人賴克哥等三十九人漁于海舟為
風漂至潮州守者獲之以通番論又邑民劉馬住及黃福
等十九人被誣為盜公察其冤悉釋之尤不與費倅中官
有第冒為武職者逼取寡媳為奪還之於是乃有提督市
帕司者前進貢為奸利役戶苦於供需特減三十人其後
番人馬方麻與海商私通販易詭稱蘇門答刺國使臣市
舶利其貨不問公發其偽時又有撒馬兒罕使臣伯六灣
以獅子八貢浮海還國云欲往滿刺加更市獅子公言西
域賈胡為圖利耳使隨其謀必貽安南諸夷之笑國體所
關甚非細故中官既蓄戒役戶之怨且素利進貢及是每

言者錄上卷

上

為阻抑死益深乃誣奏它事勤事者求事實不得必欲文
致以罪竟達公赴京廣人數萬擁留之公在道病作行至
南昌而卒

公立志以古聖賢自期待潛脩默識不求人知其學以克己
求仁為要因自號克庵讀書不資於文詞遇格言即手錄
于冊為力行之助平生言若不出口視所當為者則勇於
為之不顧利害其處事緩而詳御下嚴而恕至於言動端
莊雖家人見其終身然也身既歿顯燕會推服先人故衣
帶客至死者蔬食相對無媿色自河南聞喪還行裝蕭然
車一兩而已及之官牘東騎驢出都門而去其儉約有寒
士所不及者 並傳

公為提學前後三年變色之語不見于汾佩折筮之答不下

于皂與 姑蘇志

公董學政于南圻一時官吏動色相戒曰是非糾劾百僚不
避權倖者邪何可犯也御史大夫韓公雍時居喪吳中戒
其下悉屏儀衛去之曰陳御史至矣

震澤文集

當成化間聞聖重天下者三人焉三原王公莆田彭公及公
是也 守溪哀詞序

公為河南按察使持憲公廉不畏強禦時中官汪直司西廠
詞事能立中人禍直往河南勾當公事藩臬疎怠郊迎公
不為禮俟其至盛服自公署中道而入直不能堪詰責之
公則密疏其專擅罪疏入雷中達直歸 上問河南好官
為誰直以公對 上以疏示之 廉義錄

言行錄卷

上

羅維倫

文毅公

字彞正江西永豐人成化丙戌進士第一仕止翰林修
撰卒追諡文毅

先生生時有奇祥補郡庠弟子員勵志聖賢之學嘗曰舉業
非能壞人人自壞之耳郡守張公瑄嘉其學行而惜其貧
乏命有司周之先生謝弗受景泰丙子領鄉薦祭未赴春
闈遭回祿呼曰吾平生無毫髮得罪于天今乃至此奈吾
親何須臾垣上一老人以杖提而出時殞軀者幾二千人
而先生獲免出示招老人竟無所得成化丙戌廷對就題
論事頃刻萬言指切時弊拳拳以格君務學為說時謂之
真狀元 墓誌

倫廷對策中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
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其下句倫不從直聲震
于時

為翰林修撰會東閣大學士李賢遭喪去官 朝廷留之臺

諫皆不敢論說倫詰其私第告以不可李公始以其言為
然既數日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曰如其不然

必准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交復數千言一本于
天理人心之不可已者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府船司倫

雖見逐而士論益榮之終倫之世臺省未嘗有起復者明
年召還復修譟政南京尋以疾辭歸開門受徒日以註經

為業垂十年卒于退居之金牛山
嘗欲做巨置義田以贍族人或助之堂食之錢謝而弗受

言行錄卷十一

十一

上

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于途輒解以覆之客晨至雷具飯

其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旁舍干之比舉火日已近午
亦曠然不以為意提舉泉州官例應得折薪錢其人歎以

乏告即放遣之不復問予嘗遣人訪之山中結茅以居取
給于隴畝往來共樵牧若無意于世者時或作為文章以

發其感慨之意而人亦莫知之也 並陳白沙撰傳

先生名重天下所至人必相率而觀之雖武夫俗吏皆知敬
仰召還時有奏事者詞連先生法當下錦衣獄鎮撫官曰

羅先生其可至此乎即日鞠成獄之先生遂得免

楊東里作相時以百官稟薄請令得受皂隸錢自是遂以為

例獨先生不受 並鄒智撰遺事

先生為人不視惡色不聽惡聲不耻惡衣惡食與人子言依

于孝與人臣言依于忠與居官者言一民疾苦見一善人
則愛之如祥麟綠鳳見一惡人則惡之如封豕長蛇見一
飢寒凍餒之人則傾家所有以賑之大率義之所在毅然
以必為人之毀譽欣戚事之成敗利鈍已之先生禍福皆
所不顧也先生所交盡一世豪傑之士其語及先生之為
人也必曰青天白日云 鄒智撰事狀

先生既誦廣東市舶未幾李公卒商文毅公復入閣言於

上復先生南京翰林修撰適庶陳公文亦卒士有為詩
悼之者末二句云九原若見南陽李為道羅生已復官時

以羅之誦陳與有力焉故云 菽園雜記

羅一峯氣魄大感動得人嘗謂其可正君善俗我輩只可修

政立事又曰一峯剛毅不可及 楓山語錄

言行錄卷十一

十一

上

一峯平生念念不忘天下 白沙語要

或問陳克庵曰節行振世羅一峯曰學術衛道請折諸聖曰
由士賢克之也仁為己任死而後已者乎由暴正克之也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而不為者乎 浚川慎言篇

皇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二終

皇明名臣言行錄後集總目

第一卷

侍郎章恭毅公倫

尚書林莊敬公聰

尚書項襄毅公忠

尚書程襄毅公信

尚書原襄敏公傑

尚書周文安公洪謨

少保商文毅公昺

言行錄目

都御史朱恭簡公英

第二卷

太師王端毅公恂

知府岳文肅公正

布政使夏公寅

定襄伯郭忠武公登

尚書黃公綏

尚書陳康懿公俊

少保劉文和公珪

第三卷

太師馬端肅公文升

少保秦襄毅公紱

海鹽徐 咸 重纂
海鹽鄭 曉 校正
無錫施 漸 校刊

僉都御史高公明

都督同知王公信

都御史鄧襄敏公廷瓚

第四卷

少保丘文莊公濬

尚書何文肅公喬新

尚書耿文恪公裕

按察使楊公瑄

知府張公寧

第五卷

尚書彭惠安公韶

尚書周文端公經

言行錄目

尚書張莊簡公悅

侍郎黃文毅公孔昭

侍郎張公元積

第六卷

尚書章文懿公懋

尚書韓忠定公文

尚書吳文定公寬

祭酒蔡公清

都御史王公雲鳳

侍郎儲文懿公燾

尚書王文莊公鴻儒

庶吉士鄒公智

二後

第七卷

尚書劉忠宣公大夏

尚書倪文毅公岳

都御史張篤肅公

都御史戴莊簡公瑄

侍郎謝文肅公鐸

尚書林文安公瀚

尚書許襄毅公進

尚書雍公泰

第八卷

少師劉文靖公德

少師李文正公東陽

言行錄目

少傅謝文正公遷

少傅王文恪公縉

少傅劉文肅公忠

少保石文隱公珣

第九卷

少師楊文襄公一清

尚書陳公壽

尚書林公俊

尚書孫榮俱公文

尚書喬公宇

尚書邵文莊公質

尚書吳公廷舉

三後

第十卷

尚書彭公澤

少保席文襄公書

尚書胡端敏公世寧

尚書李廉惠公承勳

尚書王公守仁

尚書梁公材

第十一卷

尚書傅文毅公珪

尚書羅文莊公欽順

都御史孫忠烈公燧

副使許忠節公達

言行錄目

御史陳公茂烈

寺丞黃公鞏

第十二卷

檢討陳公獻章

郎中莊公景

給事中賀公欽

布衣陳先生真晟

敬齋胡先生居仁

四後

總目錄

章綸

恭毅公

字大經浙江樂清人正統己未進士仕至南京禮部左侍郎卒贈尚書諡恭毅

景泰初為儀制郎中適國家多故公首請增會試取士額次言太平十六事累數千言俱准議行北虜也先索使通好公言宏誓結往來之盟以待天時人事之至車駕欲幸大隆福寺公言以萬乘之尊臨異端之地傳之後世誠非美事又因災異請下詔求致災之由上示撤樂減膳之敬下推捐俸救民之仁節濫賜之費罷補官之俸慎差遣之擾備義倉汰僧徒諸事皆極剴切 尹直撰神道碑

言行錄一卷

一後

英宗皇帝歸自北狩尊為太上皇別居南宮 憲皇已在儲位又明年乃易兩宮疎隔嫌隙滋萌災異荐臻人心危懼廷臣無敢以言者時公為儀制郎中特陳修德弭災十四事一畏天戒二任燮理三養聖躬四節幸御五務儉約六勤論政七敦孝義八慎賞罰九重名爵十革巡撫十一擇重臣十二辨異端十三却貢獻十四汰冗官其畏天戒大意謂內臣不可干外政佞臣不可假威福後宮不容盛聲色凡為陰盛之類請悉革罷其悖孝義則謂 上聖皇太后皇太后為天下母受天下養可謂尊養之至矣然必躬脩問安視膳之禮乃盡尊養之誠 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有四年 陛下向嘗親受冊封為臣子是天下之父也至以天位授陛下尊為 太上皇是天下之至尊也每月

朔望及歲時節且宜率群臣朝見于延安門以極尊崇之道而又復舊皇后于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舊皇儲于東宮以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倫說篤而和氣見天意自回災異自弭矣疏上忤旨下公錦衣獄刑逼誣引大臣并南宮通謀榜掠慘酷體無完膚瘳死者數卒無一語它及

惟御史鍾同先嘗有言故并逮之俱欲重坐會天大風雨黃沙四塞刑乃少緩明年秋南京大理卿廖莊入朝亦以嘗請復儲杖于闕庭因命杖公與同至百同先公幾絕復甦禁錮愈嚴公了無懟悔意越三載 英宗復登寶位 憲皇還正儲宮首錄公忠出之獄嘉嘆良深遂擢禮部右侍郎 碑

初御史鍾同亦上言今諸司各陳所以致災者因以復儲事

言行錄一卷

二後

諷禮部禮部老臣縮不敢對曰作先作先公疏方具奮曰我復不言誰當言者遂言之至是并逮同天順初首詔釋公檢公疏無所得內臣有能舉以誦者 上擊節賞 謝鐸撰墓誌

天順八年 憲皇嗣位有司奉遺詔百日外請行大昏禮公言山陵尚新元朔未改百日從吉心實未安釋服公除在前代固有常制諒陰昏配於今日不忍隨宜乞特諭禮部來春舉行時雖迂公言識者聽之

正統之末社稷非景帝未知如何一時安攘之功卓矣所不建者易儲一事耳使當時廷臣有能直諫以身殉之則儲未必易後有繼公遵章命諍必從乃已則儲必可復正月十七之變亦何自而萌奈何獨公憤發一言遂罹楚毒

意生全復躋顯位以功名終而榮及後世忠義之報何如哉蓋公孝友朴淳剛方坦易學問該洽遇事敢言朕皆政教大體匪託匪誣後景帝拒絕讒間全護兩宮其亦終有悟于公之言也 並碑

李正文公年譜序

實嘗論名臣于正統景泰間則忠敢君臣之大義章恭毅明國家之大紀于肅熙建社稷之大功皆所謂願為執鞭而不可得者 邵二泉文集

林聰

莊敏公

字季聰福建豐德人正統己未進士仕至太子少保刑

部尚書卒贈少保諡莊敏

三後

授刑科給事中即毅然以古直臣自矢曰所不盡心以報國者非夫也

廷議迎復 英宗之禮或謂虜人變詐不測遣一車二馬往迎足矣公曰 上皇北征為宗社計也迎復禮宜從厚胡忠安公出一小紙袖中示公與葉文莊云此小人質朴之言大抵皆欲從厚者吾欲以此進如何王文瑞聞之曰此禮失而求之野朕於此可驗人心同然進之是公舉手加額曰賴有此幸毋遲疑適王文至眾以質之王曰匿名文書類耳事幾寢公患之以聞迎復竟從厚

並彭華撰墓誌

景泰三年奸臣建請易儲之說事下廷議象持疑未敢發聰

首言皇太子無過不可易憤激不肯署名奏請事雖不能沮而人諒其忠未幾備設東宮官屬聰為右坊司直郎內閣大臣言聰不宜散置改補吏科都給事 聰居職久益蹇蹇以言自任息不負知獎吏部官選法不當或私有所徇者輒指斥改易至屬疏劾之必置諸理而後已當事者外雖示敬憚而中實忌之嗾御史劾聰甥為教官因聰言得志地文致其罪以專擅選法論當免大臣當連名署奏牘次及禮部尚書胡濙濙曰抵聰至死邪如公論何即移疾不出適朝廷遣使問之濙曰本無疾聞林聰被害心悸不安耳帝始知聰為人所誣竟坐末減左遷國子學正 陸簡撰小傳

英宗復辟起公左會都御史山東饑命公賑貸公詢技能官

言行錄一卷

四後

散詣村落給食及醫藥全活數十萬還陞右副都御史江淮鹽徒橫行公往擒其渠魁梟數人餘脇從則用輕典盜以寧息

召為刑部尚書其決獄不瑣質善委任遇大事則反覆詳覈躬自筆削屬官咸心服以為不可及凡大政會議亦多所剖決嘗偕太監汪直往覈遼東失機事皆得其宜以報汪奴視縮紳獨禮敬公公為人恂恂和氣滿容身若不勝衣未嘗有疾言遠色及遇事則正色諫言確然有不可按者 並墓誌

先是為都察院者能制十三道遇事規避無所言以悅權倖士論殊不直之及聰縮院章道中時有所彈劾當事者厭之謂聰不能鈴其屬聰曰已既不言而又過人使不言誠

非聰所能也

聰自抗易儲之議著直名海內士皆想望風采而郡縣聞公所至皆惶汗喪魄救過不暇一時大臣風裁屹屹足鎮浮薄而繫人望如公者益鮮其比至于再起則更為濃厚謙抑與物無忤議者雖疑其跡涉浮沉而卒亦無少貶云

項忠

襄毅公

字蓋臣浙江嘉興人正統壬戌進士仕至兵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毅

正統十四年八月公以刑部員外郎扈從北征羈醫庸中困公銅馬公仰天竊嘆曰圖歸事本朝久之公挾二良馬而

夏行錄卷

五後

南越四日馬疲遂棄馬步奔間道攀巖涉澗凡七晝夜達宣府視其足陷瘡刺者百數而公不知也

呂太常撰行狀

公為廣東按察副使按部高州謀賊攜男婦數百流劫村落部將請發兵公曰流賊無攜家理慎無妄殺及訊其伴果皆良家被掠者盡釋之 李文正公神道碑

天順三年公拜陝西按察使適陝饑公不待奏報輒發倉賑之全活以萬計聞繼母喪陝之軍民赴闕留者十人詔奪服還任明年以大理卿徵既行陝人復詣闕借留乃拜公右副都御史仍撫其地軍民喜公來爭焚香達旦惟聲如雷公之得民心也如此 行狀

公撫陝西時兆岷生熟蕃作亂公調兵撫捕之遂降其衆虜

犯延綏公調兵禦之虜遁去關中水泉斥鹵宋有龍首平歲久湮廢居民病之公奏開一渠餘三十里涇陽鄭白渠亦久廢募募工疏濬灌田餘七萬頃入懷其惠立生祠祀之 謝木齋撰墓誌

固原土達滿四怨將官劉清生事構其醜類謀叛不三月間有眾二萬且據石城將舉大事遠近戒嚴守將寧遠伯王壽廣義伯吳琮巡撫都御史陳价等率官軍勦捕兩被殺傷都指揮費良死之事聞詔以公總督軍務同綱兵官劉玉討之伏羌伯毛忠戰死我軍遠退公即陣斬一千戶以殉衆乃定會有星孛于台斗中外詢詢占者以木在秦州不祥公曰賊害生靈惡貫滔天今仰仗皇威問罪師直而壯兵法曰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泚蔡感守歲卒以成

夏行錄卷

五後

功今殆類此乃不候援至即以師城賊水草坐困其勢朝廷尚慮師淹歲月 詔問公可否益兵即上疏謂京軍怯不語戰益之無補時兵部及兩侯伯上章者惡公異已各扇浮言公堅主坐困之策與賊相持百日彼漸有欲降者公乃以二卒自隨單騎抵寨曉以禍福於是賊中勝從之眾相率來降獨滿四與左右復來劫營前後大小三百餘戰皆卻之已而滿四乃夜使愛將楊虎狸者出營遠汲被擒公先揚言斬之虎狸乞命公乃諭以順逆許以不死解所束金鉤賜而遣之約為內應以故滿四卒為虎狸所賣成擒斬首七千六百有奇俘獲二千六百因陳四事為一經久計 上皆從之

先是公日被堅于石城下督軍殺賊雖矢石如雨畧無懼色

釣陽馬公嘗勸其持重公曰奉命討賊久無成功死所甘心輿論偉之 西征石城記

京圻大水 勅公巡視順天河間永平三府公於發廩賑濟

外更設法義勸得米一十六萬五千石銀布牛具各萬餘軍民全活者二十七萬八千有餘 行狀

荆襄賊李胡子者本劉千斤餘黨倡流民為亂公復總督軍

務乃遣人持榜入山招諭其負險不服者縱兵搜捕凡遣發還鄉者百四十萬編戍者萬餘斬首二千餘 獻俘于

朝者百餘人仍獻便宜十事 詔暫留撫治進左都御史

會星字于天田言者謂荆襄殺戮所致公再疏自列言為國任怨未嘗妄殺因乞骸骨 上溫詔慰公且召之還

後荆襄三十餘年牙孽不作跡其摧創之力未必非撫綏之地也

錦衣百戶韋瑛者挾汪直為詞察廢重天獄至擅執京朝官

中外重足莫敢正言其非公奮筆具疏草倡諸公卿奏之瑛坐謫戍邊朝野稱快而其黨競仇公不置又有千戶吳

綬先在軍中撓法為公所黜時亦用事極力構公欲寘之

死公廷辨憐慨不少屈僅坐落職以去久之陷公者次第皆敗 上洞察公枉復兵部尚書致仕 並神道碑

公自去官家居者二十有六載中朝縉紳論德宿望可當

大任者蓋未嘗不在公弘治初吏部侍郎彭公巡視兩浙嘗薦公可用而公遽疾竟不果起 墓誌

程信

襄毅公

字彥實直隸河間衛籍休寧人正統壬戌進士仕至南京兵部尚書平贈太子少保謚襄毅

止統已巳七月 英廟親征北虜公與廷臣上疏諫止不報

景皇即位公以國兵新敗之餘宜得人才為用乃上疏薦除各大理卿薛瑄等數人皆下詔徵用之 行狀

十月北虜犯京師中外戒嚴廷臣薦公及戶科給事王竑請軍事詔公分守西城竑分守北城公上言五事曰新號令

以振軍威募勇敢以備警急召勤王以遏南侵設武備以防內變養銳氣以備戰守詔所可即日議行

英廟還居南宮朝廷闕朝謁之禮天象屢變上中與固本十事曰敬天求賢納諫謹災節用詳刑選將練兵尚儉隆師

反覆數千言皆切當世務而敬天一事則請京帝降孝友

言錄卷

八

之實以答天心之仁愛聞者壯之

時公雅負公輔之望臺部關員多進擬而廷議從以官府選東兩鎮邊餉為重請增石參政兩人督其事吏部尚書何

文淵具公與兵科都給事中葉盛各上詔以公為山東葉為山西士論益不滿焉

公至遼東時巡撫都御史寇深已得請倉官吏卒盜糧石以上者處死又造新斛視舊加二寸俾公鈎考之公曰使彼

真盜雖斗殺之不恤但今故為此加斛以置之死地豈情也哉取諸新斛立碎而火之

為大僕卿時馬政久廢明言增輿三營大將石亨孫鐘曹欽

聯疏入言大僕急徵諸衛馬非便請以其事隸兵部從之公曰如此則為不得其職矣即移文言大僕職專馬政而

高廟有旨馬數不許人知今自隸兵部使馬之增耗太僕不得與聞脫有警而馬不給則就任其責顯明示為著令兵部懼以為言詔復其事歸太僕

陸左命都御史巡撫遼東召至文華殿顧問良久道及遼寧先是用曹石言罷天下巡撫官兵民皆不便英廟乃命學士李賢尚書王翱舉堪任者得李秉白圭王宇及公一時號稱得人

四川貴州山都掌蠻據大壩山箐之險破合江以上九縣勢甚猖獗邊報益急上用廷議進公兵部尚書提督軍務與襄城伯李瑾發川廣雲貴番漢兵討之公至永寧分大軍為三道自督之以入金鵝池而分四川雲由戎縣貴州軍由芒部雲南軍由普市入授以方略期四路俱會大壩

言行錄一卷

九後

兵及李子關渡船鋪賊恃險拒敵飛梭下壩如雨諸軍以神銳勁弩却之攀崖而上順風舉火焚其龍背約尾二寨賊退保大壩而貴州軍已躋其後四川雲南軍已攻其左右驚顧四散不支連破二千餘寨獲銅鼓數十斬獲五千級生擒二千人餘賊後走入天井水磨二洞洞窳幽暗不可入公命諸軍以土石窒其門圍守月餘賊死洞中臭聞十餘里公又陰察九姓土獠之附于賊者選師撲之不踰年都掌悉平公復請移瀘州衛千渡船鋪以控諸蠻分裂都掌故地隸永寧芒部易大壩為太平川三長官司以轄熟夷

辛卯春 上以雨澤不降令群臣條陳關失公上言兵事可更張者四兵弊可伸理者五

廣無歲無擄劫之患四方流民悉聚荆襄此大可憂也而不求規畫之良以為經久之策在內惟京營乃天子六師所以居重馭輕四方有事恒病其不練而困于不足凡此皆空更張之大者兵弊五事亦皆連類引喻詔下兵部

一時任事者難之未幾復有事于三方悉如公言北虜潛伏黃河套中歲為西患輔臣有請興十萬之師以大同守將楊信為總制搜勒之公力言河套地曠遠無水草與師十萬則餽運者加倍自古禦戎來者拒之去者弗追此不易之法而楊信亦止請三萬人巡邊禦敵公曰此大舉亦繫國勢之強弱以三萬人搜套則少巡邊則多蓋關

陝連歲受兵今此之往勝形未具而先自困豈謀國之道眾服公言卒與二萬人巡邊而罷搜套之議 並行狀

言行錄一卷

十卷

公掌兩京兵政及征伐俱有成績又能任怨南京守臣或欲與錢穀詞訟公曰守備機務所以謹非常若此乃有司之事也斷不可預論者以為得體征川賚時詔以便定之權付之公公自發兵至凱旋不爵一人不殺一人同事者以為言公曰刑賞人主之大柄懼闕外事不集而假之人若幸而集又竊弄之豈人臣之道也論者又曰此古名臣之心名臣之言可以為後世法 劉文和公撰墓誌

公性嫉惡太甚每曰論事必須先別是非論人必須先別小人君子人有善樂道之知已出有過面斥之不少恕而中則實無芥蒂亦無後言常慕宋張詠之為人誦詠之言願斬丁謂以謝天下然後斬詠以謝謂以為真丈夫語 行狀

原傑

襄敏公

字子英山西陽城人正統壬戌進士仕至南京兵部尚書卒謚襄敏

成化初元陝南至荆襄唐鄧一路皆長山大谷綿亘千里所至流連穢聚為梗劉千斤之亂因之至李胡子復亂流民無慮百萬都御史項忠下令有司逐之弗率令者皆發戍邊衛當盛夏晒死疫死者不可勝計國子祭酒周洪謨憫之乃著流民說畧曰昔同修天下地理志見東晉時廬江松滋之民流至荆州乃僑置松滋縣于荆江之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于襄水之側其後松滋遂隸于荆州南雍遂併于襄陽垂今千載寧謚如故此前

言行錄卷

十一後

代處置荆襄流民者甚得其道今若聽其近諸縣者附籍遠諸縣者設州縣以撫之置官吏編里甲寬徭役使安生理則流民皆齊民矣何以逐為右都御史李賓深然其說至是流民復集如前時賓乃援洪謨說疏上之上可焉遂命公以右副都御史往蒞其事公受命馳至徧歷諸郡縣深山窮谷宣上德意延問流民父老皆欣然願附籍為良民公於是大會湖陝河南三省撫按藩臬合謀僉議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皆給與閒曠田畝令其開墾以供賦役建置郡縣以統治之遂割竹山之地置竹溪縣割鄖津之地置鄖西縣割漢中洵陽之地置白河縣又陞西安之商縣為州而析其地為商南山陽二縣又析唐縣南陽汝州之地為桐柏南召伊陽三縣使流寓土著參稽以

居又卽鄖縣城置鄖陽府以統鄖及竹山竹溪鄖西房上津六縣之地又置湖廣行都司及鄖陽衛于鄖陽以為保障之計經畫既定乃上言謂民猶水也水性之就下猶民之秉彜好德也曩協從之黨豈皆盜耶設若置之州縣簡任賢能輕徭薄賦先以羈縻其心佩犢帶牛漸以化成其俗則荆榛疆土入貢于版圖之間反側蒼生安枕于閭閻之下撫安之策莫良于此因薦鄖州知州吳遠為鄖陽知府諸州縣皆選才以克復慮新設郡縣漫無統紀薦御史吳道床才德優裕堪代已任總治三省上悉從之擢道床為大理少卿撫治三省八府州縣進公右都御史再遷南京兵部尚書未上卒漢南諸郡縣之民聞之莫不流涕皆為立祠焉 皇明通紀

言行錄卷

十一後

流民之患自古有之而制置之術莫不善于西晉莫善于我朝我朝流民為患久矣而處之莫不善于往時莫善于原子英此處西晉流民失處遂致李特據有巴蜀首亂天下我朝劉千斤李胡子之亂流連百萬其不為西晉者毫髮所恃我國家福祚無疆遂無此事耳昔江統徒戎論不庸于時識者至今為恨我朝周文安流民說獲用于君相如響斯應又得原公以推行之遂遵保釐安集之效子孫黎民永享于休鴻雁之什周宣王不得專美矣昔周公懲殷頑民遷于洛邑戒長民者不忌于凶德君陳繼治之未嘗忿疾于頑比年以來山瀋屯聚新附土著之民莫不相生相養于無事之天非獨流民與州縣之利實國家萬世之利也 曾熙論

周洪謨

文安公

字竟勳四川長寧人正統乙丑進士及第仕至禮部尚書卒諡文安

授編修景泰中遷左贊善上疏十二事 景帝嘉納尋轉侍講改侍讀掌南京國子監事成化初召修 英廟實錄進侍讀學士陞南京國子祭酒改北監上疏奏增孔子樂舞之數從之

晉禮部尚書時議 憲宗皇帝升祔既孝穆皇太后饗禮公上疏曰禮必接情以立義事當據古以證今謹按周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為七文王武王為宗故為九廟蓋以后穆為始祖文武為世室皆有世不遷其餘則

言行錄卷

十三後

以次而祧前乎周則商以契為祖而湯與三宗百世不遷後乎周則宋以禧祖為祖而太祖太宗亦有世不遷雖迭有異議大儒程頤朱熹皆以尊禧祖為得禮之正蓋報本反始所當重也我 高皇帝肇建丕圖追祀四祖至 英宗上賓遂備九室在當時則 德祖為高祖無可推之親在今日則 德祖當為始祖無可祧之主臣愚以為 太祖 太宗比周文武萬世不祧 懿宗而下當以次通遷茲遇 憲宗升祔宜于 太廟寢殿之後做古夾室之意別建一殿分為九室以俟燕祧主况古者祫祭合祧主與未祧之主而祭之于 太廟故謂之祫今宜于歲暮之餘奉迎 懿祖祧主仍居舊位以享祫祭每歲一祭視古三年一祫為有加矣因撰大司樂歌中呂舞大護以享先妣

謂姜嫄為帝嚳妃為后稷母故特立廟以祀至宋元德懿

德二后既有別廟之享章獻章懿二后遂有奉慈之建每

歲五享四時薦款上食如常儀茲遇 孝穆皇太后祔葬

茂陵所有神主宜于奉先殿旁近宮空室改為別廟庶情

文咸秩幽明允協矣 上從其議又手置璿璣玉衡圖以

木代之規制工巧識者服其精致仕歸尚草奏安國十事

上之卒所著有經書辨疑錄丘文莊公銘其墓曰明與石

年多文學士士專一經惟用作義雷同勦說誰復致疑侃

侃周公實惟經師剖析精微摘抉疎漏死者復生亦不予

咎學既宗經文必根理矧居顯位不徒尊己人皆迂公孰

知所存無待而興卓爾不群 廖道南曰予夙侍 帝座迴翔天門乃見洪謨所製璿璣圖

言行錄卷

十四後

者張平子之靈憲郭守敬之簡儀後先若符及讀五經辨疑錄則又知其用心精密非有本而能然乎贊曰堯授四時舜齊七政顛庇亨祗潛探玄運俗儒罔覺誦習成書承訛襲舛白首紛如矯矯周公直窺象緯璿璣製圖宗祧折禮文莊之銘可謂知人聞幽明微以步芳塵 並部學詞林

成化初荆襄諸處流民裁聚為亂無慮百萬時有議欲逐之

者公時為祭酒聞而憫之著流民說謂宜于荆襄地方聽

其附籍或設州縣以撫治之使安生理則流民皆齊民矣

後有以其說奏上者久之遂勅都御史原傑經理其事傑

乃相度創置州縣于鄖陽諸處置捕安集至今不擾而公

之說獲用于時深可為世法也 通紀

商輅

文毅公

字弘載浙江淳安人正統乙丑進士第一任至少保史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卒贈太傅諡文毅

公濟邑庠時學論于端最各有經學試以舉業下筆千餘言立就即以狀元宰相期之宣德乙卯發解浙江明年會試弗利乃入太學李忠文公時為祭酒見而異之特設館東廂之後俾卒業及乙丑會試廷試果優舉第一入為翰林

修撰

已已陞侍讀召入內閣時車駕北狩人心洶洶公力主群

議請郕王即真以安及側聞有議南遷者唾而斥之

並楊子器撰傳

言行錄二卷

十五後

壬申初議易儲公謂此國大事有皇太后在上臣下誰敢

議此明日有旨會多官議附和者衆公爭不可踰歲鍾同章論相繼請復儲禍不可測公因召對力救論得免

尹直撰墓誌

景皇帝不豫而儲貳未定太監輿安以言館群臣公奮然曰宣宗章皇帝之子但當復立宣宗章皇帝之孫它非所當立者言未及進而奪門之兵啓矣英廟復位即日以迎立事置于少保等極刑乃公與高學士毅入便殿慰諭再三計議改元草詔班赦石亨密語公曰今歲赦文須一林光不須別具條款公曰舊制孰敢擅改草草不悅遂騰謗欲附致于少保刑案與安和解上愈怒與安曰當時此輩附和南遷不省將遣朝廷何地今有奪門功即

復爾耳上怒稍解乃坐削髮民

憲廟即位之明年追念舊學使驛召之公次年春至京以

野服見懇辭不允乃復舊服首疏入事勤政納諫儲將材飭邊備革冗員設法崇先聖之號以配天開入德之基

以造士上嘉納之

慈懿皇太后崩詔議禮公與彭文憲公力言附葬祔廟所

以體先皇篤夫始之壽昭今上全母子之情斷不可有異議至率廷臣伏闕泣請上為感動卒從之

並謝遷撰神道碑

辛卯冬慧出天田入太微壇公引登自効復條陳弭災事宜

以聞一日崇正道二日謹命令三日親賢臣四日慎賞罰

五日納諫諍六日勵官守七日恤軍民言極懇切多見稱

言行錄二卷

十六後

納

一日議及郕王監國公觀縷言有仁稷功當復帝位號左右

聞者皆泣下上聞之亦下泣遂復景帝號並傳

丙申夏皇子薨上方以嗣續為空左右知西宮儲貳已長

但懼忌無敢語公獨婉轉探引求宮乃立復上疏言皇

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天下歸心重以貴妃撫育保護恩

踰已出內外稱替普妃之賢近代無比但外議皆謂皇

子之母因病居久不得見揆之人情事體誠為未順伏

聖勅令就近居住皇子仍煩普妃撫育俾朝夕之間

便於接見庶得以遂母子之至情懷衆人之公論逾月東

宮母紀貴妃薨公舉朱李宸妃故事殯斂悉如禮

並傳及疏稿

建玉皇閣于宮北將有事焉公上疏言 皇上為此無非
上為母后祝釐下為生民祈福 聖心誠敬人所共知但
稽之于古未為合禮乞悉皆停止庶幾天心昭鑒可以變
災為祥 上是其言即罷之 行狀

汪直新坐西殿立威擬至尊內外官臥不帖席公疏十罪以
聞且云用此人實係天下安危 上恚曰用一內臣焉得
係天下安危太監懷恩傳旨詰責甚厲公正色曰朝臣無
大小有罪皆請旨收問渠敢擅抄札三品以上京官大同
宣府北門鎖鑰一日不可缺人守者渠一日擒械數入南
京 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
敢擅自換易此人不熟國家安乎危乎懷安聞之咋舌而
退即日撤去西殿

言行錄一卷

十七後

致仕歸北劉先生見其子孫多賢乃嘆曰某與公同處若干
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空爾子孫若是公應之曰實
不敢使 朝廷妄殺一人也 並傳

公罷政家居甫十載成化丁亥被召再起初未有復職之命
至日衆竊謂難稱職名及陛見方巾絲絳青布員領自稱
原籍為民臣商輅行取到京見聞者謂其交帖 瑛錄
馬少師曰我 朝賢佐商公第一文貞文達莫或先也

朱英

恭簡公

字世傑湖廣桂陽人正統乙丑進士仕至太子太保左
都御史謚恭簡

正統己巳閩浙亂起銀冶間公與諸御史承勅分守州縣比

大軍尚駐金華公徑赴處州聞土木之難乃取道慶元
揭榜諭賊招老弱被擄者又計獲巨賊若干人有中使報
黑面大王者統衆三萬欲劫所捕賊議欲偕走公不可徐
使人覘之而今所司尸賊于市竟無心變景泰改元公還
朝論處中便益五事下諸司施行 李文正公撰傳

遷廣東布政參議舊廣民避役各假額外隸從身以賄免公
至悉遣之完均徭法限以十歲一役九休至于今不廢
燕文莊公巡 燕兩廣興革進退詠公為多嘗入賀歸遇知新
淦縣李舟知南海縣趙壯各囊白金以贖公卻之後二人
以賍敗受贖者俱坐累公獨不及

言行錄一卷

十八後

巡撫甘肅首陳邊事大約欲練兵積糧興屯種柔諸者
徙居戎簡首使謹烽墩防奸細諸事又以歲議陳八事所

舉武官如王璽劉晟皆為時名將

總督兩廣軍務時廣方不靖將臣每張其勢以邀功伐凡動
大衆必檄遠州刻期輸輓民道先半錄鑄公下令撫輯有
梗令者購首惡誅之要害所在芻粟皆豫或因糧于寇故
兵民咸息盜亦無敢肆亂者

廣西三山徭賊嚮順請置永安州以其子世吏目餘黨皆為
編氓立山實大藤盜衝自是莫敢越境後山惡火間聚出
掠有利其田者風所司以亂聞或請屠其鄉公移兵臨之
語其良民執諸兇以獻誅止數十所活亦以萬計田州岑
氏有內亂公謀諭族屬俾除世讎皆感泣共殺首惡傳首
軍門於是諸郡徭獍卒聽命還業
交趾侵老搃諸郡且立營柵于龍州外境議者謂彼謀內寇

詔諸鎮設備且詢公公奏安和
耳姑諭之若果不自量致討未
修職貢不弛

新會貢士陳獻章隱居養母公
中林禁行人黃乾章使滿刺如
一人 並李傳

公在兩廣值兵荒之餘民橫死錄
數百里無烟火公盡反前令捐
亦以次用計剪除之而脇從之
需供饋之蠲省節縮十去其五
餘萬錢穀稱是故 朝廷下詔
對壘之衆化為編氓視彼勞師

言行錄卷一

益大不侔蓋一時上下深有幸
無遺憾于前人之壇壝云

公居官恬淡不事表襮如昔之總
一人奏捷以觀錄用公獨不然
並陸簡撰小傳

公在兩廣其蒞政專事儲蓄數年
還業者四十餘萬以協從獲象
人大有功于國家 餘冬序錄

陳白沙曰右都御史朱世傑節用

所至驚懼公言當此凶歲謂空遣使賑濟而乃橫索玩好昔唐太宗遣使梁州諷李大亮獻名鷹明皇幸梓州織半臂背子捍撥鏤千大亮與蘇頌不奉詔臣敢不效之又具言其失人心損國體傷和氣而召災沴上乃詔戒敬久之敬等俱收捕下獄同惡王臣斬于東市中外稱快謂公有回天之力並王鑿撰墓誌

轉南京兵部尚書恭贊機務刑部員外郎林俊以諫建永昌寺下獄經歷張徽救之亦下獄公言二人志在盡忠而得罪恐人自此以言為諱設有奸邪誤國誰復肯為朝廷言者疏入俄有旨令致仕公怡然就道

孝宗即位召為吏部尚書旋加太子太保公在吏部裁抑僥倖褒獎名節甄拔淹滯中貴無敢以私干劉文穆在內閣

言行錄二卷

二後

每有所軒輊公亦不屈守備蔣琮與南京科道相訐奏科道多得貶黜琮自如公言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知州劉璣御史李與以忤文穆下獄公力辨之得減死內旨以通政司經歷高祿為本司參議公言祿出自科日自可達到而越次超陞恐非所以愛之也唯以天下之官待天下之士勿以親戚妨公議事乃止時有建白多謂業已行矣公言天下事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如為害若謂已行無及則古之納諫如流豈皆未行乎公遇事輒言有不合即引疾求退上每溫詔留之執政有不悅謂其好名者

東南大水士庶咸望公奏蠲歲額公獨持其義以軍國之計重也然所免各郡亦且數十萬而人莫知之舊例應天鎮

江太平軍國廣德官田減半徵而民田全免久之民田多歸豪家官田多歸下戶公乃為之損益官田量減其耗民田稍增之公私便焉並誌

南京給事中周欽御史張鼎奉命點軍為督司所奏出補外職公論抹之欽鼎乃得改京任徽王奏乞陞鈞州為府晉王乞為世子別設典膳皆論止之兩廣都御史秦紘奏安遠侯柳景不法坐致仕去公極言紘當用乃起為戶部尚書

公在吏部時臺諫劾巡撫及藩郡官奉旨黜革公以為不得其職連疏乞休皆不許南臺薦公可入內閣上曰朕用秦義王直故事委怨吏部若有謀議亦無不聽

公於弘治之初柄政銓府如鉅鹿取公華亭張公襄城李公

言行錄二卷

三後

莆田彭公肝江何公太原周公錢塘倪公才猷風節維國之槓皆豐芭數世之培植海內所慕聖者公皆引而置之政事之地宜謀猷輸忠赤同寅協恭以毗弘治之治君明臣良至今天下之人追息遐詠而不能已

備侍朝壽公九十序

公本治易然於各經亦皆涉獵尤熟于書詩嘗言我亦垂老方理會學問此亦可見學問之有益于人也不然此老何以至今日尚拳拳也而公之德之才垂老而不衰者其有得于學問之力益信矣時公年七十四

公問蔡清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難得清對言是固有由也上之人所以養之者未盡其道下之人又幸際時之泉平而售之急耳官既到手或無暇于學或自以為無用

學矣識見既淺履屐必薄規為必粗以此雖有異質者亦不能成異才公曰然吾兒承裕今年二十三已中舉然吾未欲其急于仕且今靜覽群書問世務冀它日得實用耳

並虛齋集

公年九十猶考論經史著述為書而一言一動必揆諸矩度

公守揚時有德公者餽千金為壽公雖謝却之然亦未能忘情終夜不寐每念一動即大呼曰王某汝何得起此念如是者數四比明此念遂息

紀聞

三原王端毅公以清忠勁節負天下重望為近時名卿之冠年七十八致仕九十三而終臨終之日既遷正寢戒家人曰吾氣將絕必有風雷環繞吾居爾輩謹無哭當靜以待

言行錄二卷

甲後

之比公方瞑目少頃震雷大風雨下如注家人相戒屏息良久開霽乃敢舉哀及殮視公貌如生焉

庚巳編

公知揚州有惠政巡撫三方寇獲渠魁散其餘黨奏罷貢獻寶玩併論中官得古正君之義為吏部裁抑僥幸褒獎各節士大夫被誣者多所論救推薦才猷收拔人望如莆田彭公軒江何公董並為列卿用錫成孝廟隆平之治蓋公本諸忠信義理故發之事業正大光明殆一世之全才也

讀書續記

岳正

文肅公

字季方直隸灤縣人正統戊辰進士仕至興化知府追贈太常卿諡文肅

公長身美鬚髯神采秀發氣屹屹不能下物舉鄉試卒業太學李忠文公為祭酒簡四方名士置議下公與商文毅彭文憲王三原諸公皆與焉

李文正公撰傳

英宗復辟改修撰上薦知其名吏部王忠肅公亦薦之召見文華殿

上遙見遽曰好既陞陞登殿連曰好好問年若干對曰四十上曰正好問何處人對曰灤縣上曰

又是此北方人問治何經曰尚書上曰是書經尤善問何科進士對曰正統十三年上曰善曰又是我所取者

乃顧謂曰今用汝內閣參預機務凡事為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也公頓首辭至再乃出赴閉至左順門石亨張

軌自外入愕然曰何以至此公不敢對時亨軌已不平比入見上曰今內閣朕自訪得一好人亨軌請為誰上

言行錄二卷

五後

曰岳正亨軌陽賀曰誠佳上曰但官小耳今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如何亨軌因奏曰陛下欲陞正亦甚易但姑試之果稱職未晚也上默然蓋亨軌以事非己出故撓之云爾

欽天監湯序言變異謂姦臣未盡之故上以問公公曰姦

臣未聞若求之將人人自危且序術疎淺不足信事遂寢時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者緝

捕甚急舉朝惶駭亨勸上出榜募能捕告者賞以三品職上令撰榜榜公與呂文懿公見上曰為政自有體

式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之

理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危懼愈求鞫晦不如勿究吉祥從旁請究甚力上徐謂曰

贈太常卿諡文肅

正言是也

公間為 上言曹石勢大盛慮有變宜早為節制 上曰汝
可以朕意告之公徑進亨諷令稍自斂戰二人惡之益深
會承天門災 上下詔責躬實公視草 曹石惡之益深
直天下傳之遂有飛語指為誹訕七月內批降廣東欽州
同知道潔以母老留閩月尚書陳某者曹石黨也憾公嘗
言其不可用至是喉運者以私事中之達繫獄獄考掠備
至謫戍肅州鎮夷所時太監猛虎石鎮甘肅相傳有密諭
須生不須死鎮巡而下亦雅重之致客禮焉 上每意及
輒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越四年曹石俱以不軌敗 上
謂內閣李文達曰向岳正固言之又達固請曰正有老母
得放歸幸甚乃命釋為民

言行錄卷

亦後

憲宗嗣位有御史楊瑄者亦以劾亨謫戍廣西臺諫請復二
人官以勵忠直吏部擬調南京有 旨勿調公在院供職
克經廷講官纂脩先朝實錄文達欲薦公為南京國子祭
酒公不應有忌者偽為公劾文達疏草會廷薦公為兵部
侍郎與都給事中張寧名並上寧負才氣亦被譖遂皆補
外公得知興化府時論譁然為之不平成化己丑入覲因
引疾致仕 並傳

葉文莊公撰墓誌

公平生性剛而志高抱負經濟不輕屈下人有古豪傑之風
岳季方在內閣不久被黜有士人告之曰先生犯孔子戒矣
問之云何則曰未信而諫是也季方應之曰初 上用我
左右責任教戒甚至敢不盡心若子以諫官處我則恐未

然 水東日記

有自京師來者傳 天語于甘肅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或
以賀正曰 上念公如此行召公矣曹生為寫陋容遂曠
括其辭題于上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惟帝念哉必當有
感如或赦汝再敢不敢臣嘗聞古人之言蓋將之虎而靡
憾也 類博稿

夏寅

字正夫直隸華亭人正統戊辰進士仕至山東右布政
使

公幼而岐嶷有巨人志日記數百言稍長益肆力于學擢進
士初除南京吏部主事日取群經及百家言讀之久之發

言行錄卷

七後

為文章淵闊與密脫去流俗自成一機杆聲稱蔚然由穆
勳郎中拜江西按察副使專董學政其政以崇實學黜浮
華為本知人善鑒士經其所拔者後多知名復文山祠葺
白鹿書院修陶侃讀書臺以風勵學者江西人至今稱之
陞浙江參政處州民有苦虐政走聚山谷者招之不聽曰須
夏參政來乃可公檄至即散還其家丙午進山東右布政
使敬簡以容愛民節用有屬以興作者不聽曰勞而不怨
斯可

公平居以諸葛武侯范文正文天祥自期待留心當世聞
朝廷政令善喜形于色或有它則不懌終日嘗疏論國家
之勢在離合令則安離則土崩今兩京並建其勢字當合
以制天下徐州地連山東饑饉無聊安在賑恤臨清乃南

北咽喉或暫梗焉為害不小空選大臣有望實者領守二
邦訓兵屯田示天下形勢廷議是之為出白金四萬兩賑
徐州命都御史雷俊鎮臨清吳中旱饑有司莫以告公投
書巡撫發粟二十萬石糶十萬石三吳併獲以濟它所論
列若文廟禮樂之數正風俗立紀綱崇文化作人材之類
皆切于政本雖不盡用識者韙之平生誠心直道無黨無
援自筮仕為郎二十年為副使十六年未嘗淹屈降志
至華亭志

公嘗語客曰君子有三惜客曰何也曰此生不學一可惜也
此日閒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客憮然避席曰
各言也 政監跋

止軒夏先生讀書數行並下每試諸生日暮納卷畢則閱卷

言行錄二卷

八夜

亦畢當晚衙入揖即一一別言之次早吏胥騰牘以出矣
藻鑑人才多在驪黃牝牡之外 楊廉撰文集序

郭登

忠武公

字元登直隸臨淮人營國威襄公英之孫正統中以累
功封定襄伯卒贈定襄侯諡忠武

正統己巳七月虜大舉入寇 上親將御之至萬全前軍覆
沒人情洶懼遂進公都督僉事副廣寧伯劉安鎮大同及
上北狩邊陲無完地大同軍士戰沒之餘城門書閉人心
土崩有愛公者泣謂之曰事已至此奈何公曰天若祚國
家必無可憂之事若胡虜莫與吾與此城誓相存亡當不
使諸君獨免也書及虜將兵恤民法令嚴整虜亦漸知

公名不敢犯

商文毅公撰墓誌

八月二十三日虜以二千餘人奉 上皇至大同城下索金
幣約賂至即歸駕公閉門不納 上皇傳旨曰朕與登有
姻婭何外朕若此公遣人傳奏曰臣奉 朝廷命守城不
敢擅啓閉竟不出表彬以頭觸門大呼虜寧伯劉安給事
中孫祥知府霍瑄乃出見有所獻瑄尤效力及如約以賄
往虜笑不應竟擁駕去 野記

十月虜以和為名進襲京師公欲率所部并糾集忠義從
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大略謂胡馬南驅三關失險賊留
連內地為患非輕欲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護關庭京兵
擊于內臣兵擊于外使賊有腹背受敵之慮首尾不揅之
患又曰忠誠切已敢忘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為臣之

言行錄二卷

九夜

節奏至賊已退優詔褒答

虜自屢勝以來出入自由不聞有出一兵拒之者公不勝憤
晝夜拊循將士激以忠義定為賞格期必殺賊忽報東驛
賊入境公率兵躡其踪行七十里至水頭日已暮休兵以
規之夜漏下二鼓報云二十里東西沙高賊營十二皆自
朔州搶掠而回者公召將士問計或言我寡莫若全軍而
返為善公曰我軍已去城百里若一退避人馬疲倦賊以
鐵騎來追雖欲自全得乎即披劔起曰敢言退者斬於是
徑薄賊營天色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公奮勇先登諸軍
繼進呼聲震山谷公射中二人手刃一人遂大破其衆追
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前後共斬首捕虜二百餘騎奪回
被擄人口牛馬方刀器械以萬計捷聞 賜勅褒美進公

定襄伯是役也公以八百騎破虜數千眾咸謂自有賊以來當為戰功第一

公為將智勇兼備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初至大同與賊相拒一年大小數十戰未嘗挫衄善撫士卒人人愛之如父母既代歸有相攜泣送至闕者英廟復位命掌南京中軍都督府事去八月被譖謫居甘肅杜門著書不與人接七年 憲皇嗣統俾復元爵鎮守甘肅大臣薦公文武元勳宜在中朝乃召公還總神機營掌中府事尋命提督奮武等十二營遇有兵事多所建明其在營中施為注措一以至公人不敢干以私
公性至孝太夫人有疾兩刲股作羹以進居喪哀毀骨立不肉食笑語者二年

言行錄二卷

十後

公初守大同當創殘之餘人心搖撼而能鎮以大義保全孤城衛護宗社其功不細常恨馬少步卒追賊不及乃以己意設為攪地龍飛天網等法擊為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墮刻十餘里皆陷又用砲石擊賊一發五百餘步每人馬死者數千賊傳以為神云 並彭文憲公撰神道碑

郭定襄守大同廉而尚謀有古良將風 水東日記

國朝武臣能詩者莫過定襄伯郭元登謫甘州時有送岳蒙泉歸朝曰青海四年羈旅客白頭雙泪倚門親曰莫道得歸心便了天涯多少未歸人又曰甘州城南河水流甘州城北胡雲愁玉關人老怨衰敝苦憶平生馬少游今有聯珠集行于世 麓堂詩話

黃紱

字用章河南封丘人正統戊辰進士仕至南京戶部尚書政都察院左都御史

公廉峻直執遇事雖發正色山立即重忤時貴弗恤智巧所避公毅然肩之人率竊笑其呆然亦以是獲名郎中時人業以硬黃目之矣 李空同撰傳

為四川參政如崇慶旋風擁輿不得行公曰汝冤氣耶姑散予圖之至州齊沐禱夢翌日清其囚無驗乃禱諸城隍夜果夢若有神言州西寺者寺去州四十里邊路而崇山公旦起率州官吏兵往詣寺圍捕之有僧少而惡詰之無牒便醋聖塗其額曬洗之則有巾痕乃訊鞠之遂盡暴其奸

言行錄三卷

十二後

愚云寺後有巨塘凡投宿人則殺之沉塘中眾分其財有妻女則分其妻女按之悉如法以是威行境中

陞湖左使時僧繼曉回武昌勢焰灼人公私謂諸公曰曉以妖術媚 上遂奸眠食共今避而反鄉名掃墓而實逃生耳乃令武昌府錮之後堂陽尊禮之居無幾曉果敗檻送京斬之西市

巡撫延綏劾參將郭鏞都指揮鄭印李鐸王琮葭州史知州等又計捕豪奸張綱乃於是按才能察幽隱問疾苦飭醫墜於是申號令修器械嚴禁通節候望邊政為新公見飲馬婦片布遮其下體乃悲以慈曰嗟乎士之貧至此極乃驅之戰守耶於是令預支米月三會詔毀庵寺公使汰冗解軍門給配綠土人人大權悅無不願為公死者及公去

尼有馮子女拜送路傍者云

公官戶曹益無所顧避威後截然江浙食鹽錢鈔民苦包攬
招勒呻吟公力條其折徵銀狀以聞至今行之便特旨改
掌憲院至則嚴甄御史量能委之火其差簿于庭曰事貴
得人耳資勞久近豈立官者意哉天下方仰望風采公自
以歷事五朝中外凡五十年癩直嗚異忤人獲名伏禍難
測又盛滿宜戒乃引年懇乞骸骨居無幾疾作竟不起

並傳

李喜陽曰國制文極于六曹尚書天之北斗天造不論夏寒
經綸悃悃 太宗北征全國是屬三楊公亮寅協熙績處
省坐臻太平君佚臣勞所謂代天之相 英廟之遇文達
畧似馬周吁俞一德密畫顯斷萬幾精覈局體一變成化

言行錄卷三

十三後

間忠良外植河州 主林三原王恕單縣秦紱封丘黃紱魏
然輩出居則岳屹動則雷擊大事斧斷小細海畜帷幄仗
幸請劔必死 坊樞馬順恕劾王敬純論汪直縱饒樂曉使
見之者畏聞之者懾斯其人死生富貴足動之哉然較之
天順以前則殊矣時與位不同耶委任權力殊耶弘治中
華容劉大夏洪洞韓文鈞陽馬文升雲實許進陽曲周繼
盧氏取裕金陵倪岳安福張敷華 咸稱名卿然志存納約
行在精審苟濟其事小枉安焉局體又變矣雖形迹罔暴
義遵矯直亦運數然歟自言路志伸毀與遷黜氣鬱滿盛
公卿歛遜正德以來遂靡靡難觀示諸人甘寵飾舉稍有
嘉美便立祠樹碑要歌徵頌鏤板鐫石惟恐不流今信後
也此意既橫機巧自生工言論務彌縫斯又一變

陳俊

康懿公

字時英福建莆田人正統戊辰進士仕至太子少保南

京吏部尚書卒謚康懿

授戶部主事父珪卒解官迎喪海南富上物一無所取服闋
仍除舊職景泰甲戌差督天津等衛舊欠秋青草束俊上
言採取舊有額已難徵辦况歲增耶漁不可以竭澤 朝
廷是之得減增數三十五萬東蘇松諸郡負上供銀七十
餘萬兩復受委往徵不數月告完部長貳奇其才俾典閣
部章奏轉郎中兩廣用兵道俊督饋餉假以便空處分時
廣東鹽利甚夥鹽商往往越界以規利俊令凡越界鹽每
引輸米二斗以餉兵公私俱便丁母憂乞守制不允師還

言行錄卷三

十三後

始奔喪總兵監軍合百金為贖卻之
召為戶部右侍郎俊於戶部號素練至是邊事動四方奏災
傷文移遷集咨議旁午尚書楊鼎以剛訐自任俊佐之凡
所裁處悉合事宜部屬相謂諸稿有陳公筆如飯金然其
重如此 並蕭陽文獻

辛卯京師饑公奉 勅發太倉粟一百萬斛減價糶以利民
權貴有乘時射利者公請于 上凡糶以升斗計滿一石
者閉不與其計遂沮而飢者獲濟
公為人沉毅簡重淵澄山峙嗚而知為正人平居篤孝友寡
言笑操履端方確乎不拔既仕以清白自持雖位至六卿
蕭然不異布衣 並王文爾公撰墓誌

劉珩

文和公

字

山東壽光人正統戊辰進士仕至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卒諡文和

公資性剛直文學純正其在講筵甚久當時講官稱為第一

受知 憲廟簡入內閣持廉秉忠心無所阿私嘗決天下大計一言而定利害不能奪抑邪嫉惡恒過于嚴以是小人多怨忘凡所建明入告于 上出不語人鮮有知者上雅重之呼為東劉先生特賜圖畫其文曰嘉謨贊翊後以親老致仕恩禮甚厚

公居家至孝母歿廬于墓側三載事其父誠敬尤篤父歿亦廬于墓側因致疾遂不起鄉人感化號其所居曰仁孝里

建祠祀之嘉靖初言官聞于 上賜額曰昭賢命有司歲祭御撰祭文有曰忠粹于國孝表于鄉為一代名臣云

並山東通志

昔者公事 憲皇議大喪而正母紀折毀謀而消子禍直行無顧秉心不疑在端揆者惟公而已而讒嫉肆作甚者構惡于群小假威于暹卒嚇公去位而彼得恣行 孝皇嗣位放群邪于番召大老于野遠貨重賢振頹解結玄端揆者惟公而已而忌公者遏不以聞公亦已矣正德以來世識公賢士式其節史辨其誣諫官請祀 天子表名彼斯人者有一于是乎 崔銑撰昭賢祠記

言行錄三卷 十四後

皇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三

後集

馬文升

字負圖河南鈞州人景泰辛未進士仕至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卒贈太師諡端肅

公按山西湖廣所至有聲天順癸未陞福建按察使憤鎮守中官擾民輒繩以法民戴其德歌謠載道 韓文撰墓誌

固原土夷滿四倡亂邊陲告急特起公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俾與都御史項忠總兵官劉玉會兵討之生擒滿四捷聞 憲宗皇帝賜勅獎勞陞左副都御史時流賊蜂起漢中李鬍子潼關火蝸兒滿城王彪各聚眾劫掠殺敵官軍其鋒銳甚公悉以計剪除之壬辰虜寇臨鞏公督兵追至黑水口生擒平章鐵烈孫斬首數千顆遂陳時政十五事及禦邊三策奉命節制三邊

乙未召為兵部右侍郎迨遼東有警 上以公諳練戎務俾往備之公制五花營八陣圖以訓士卒復上禦邊十五事皆切時宜虜患遂息戊戌建州女直復叛巡撫都御史陳鉞欲誘殺進貢夷屬以掩已過由是夷益懼為亂 上命公再住時太監汪直恃寵倖功陰主鉞議邀公偕行公弗聽先蒞其地招撫黑鎖忒等二百餘人比直至虜已解散直無所獲深銜之已亥言官劾總兵歐信韓斌及鉞激變事情連繫至鉞厚賂直傾公公一無所辯遂謫戍重慶日與蜀士考德問業若未嘗貴顯者直敗公寃始雪詔復其官俾致仕甲辰起為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禁輯科害人

言行錄三卷 二後

史 90-304

無敢犯公於遼東至是八三往皆樹奇績東人至今思之
弘治改元召為左都御史掌院事二月 上耕藉田公與行
九推禮時教坊司以雜劇承應或出狎語公厲色曰新
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 宸聰耶即斥去之
並葉誌

哈密忠順王先為土魯番鎖檀阿力王撈奪王母金印國人
驚散後王母故鎖檀亦故其子阿黑麻於弘治四年以金
印城池來歸守臣具聞公以為哈密國因回畏兀兒哈刺
灰三種同居一城種類不貴又有小列禿也力克數種強
虜時肆侵凌至為難守必須得元之遺孽襲封以理國事
庶可懾服諸番與復哈密不然數十年未得安耳因訪求
得陝巴襲封忠順王主哈密未幾阿黑麻復據陝巴及金

言行錄三卷

二後

印以去報至適阿黑麻遣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入貢
內閣丘公謂公曰哈密事重煩公一行眾議謂哈密一
方事耳今北虜在邊四方多故公往甘涼四方邊事付之
何人乃議以兵侍張海督僉緜謙往經畧之張緜往修嘉
峪關捕久通阿黑麻詐回回二十餘人發戍廣西公以
此虜既遣使入貢復據陝巴金印迨 勅使往又久不報
其輕中國之心著矣遂請以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皆
安置兩廣福建開闢示絕西域諸番入貢以孤其勢無何
阿黑麻復令頭目牙蘭率番夷二百餘據哈密公謂此虜
若專示以恩而不加之以威彼終不知畏因訪肅州撫夷
指揮楊翁以襲殺牙蘭之策請 勅令肅州副總彭清統
番漢兵襲殺牙蘭牙蘭知之遁去兵至哈密獲城追勦之

僅斬六十餘而威聲大振阿黑麻以是畏威悔過遂遣使
入貢併以陝巴金印來歸西域遂寧 興復哈密記

戊午春二月 皇太子出閣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公即上疏
畧曰 皇太子國之儲貳天下根本宜擇老成純謹之士
以資啓沃不空雜以浮薄之流恐虧損成德 上忻納焉
虜酋火節擁眾寇大同威遠勢甚猖獗京師戒嚴 上親灑
宸翰賜以尚膳品具召公至內便殿啓以戢守之策公因
舉保國公朱暉等整擗官軍以待且令各邊謹斥候修戰
具虜知有備即時遠遁

言行錄三卷

三後

轉吏部尚書早朝畢 上入燧閣召公面諭曰明年天下諸
司朝覲卿務用心訪察的實大彰黜陟之典復諭曰聽得
廩公對曰聖心留意求治如此宗社之福臣敢不盡心以
圖報稱仍命官扶公下階及乙丑考察大朝官員汰去
不職者一千餘員人無異議
正德改元御用監太監王瑞以大昏禮欲用儒士七人象刻
番字公方杜塞倖門堅執不從給事中安奎以為宜聽公
言不可墮其姦計則大臣垂首喪氣直道何由得伸非國
家之利瑞慙憤誣公抗拒賴諸大臣力為之辨其事始白
公遂求去 封章累上前後二十一疏人謂公得大臣體
公立朝五十餘年以身殉國不避艱險屢膺屢起其志不為
少變在位時凡有大議眾莫敢決必待公而後定其於無
名之請非分之求則痛加裁抑畧不為動以是權幸多不
樂之

公性介持寡言笑不尚華侈舉止嚴重修髯偉貌聖之知為

異人居官重名節厲廉隅雖位極人臣名聞夷夏退然若不敢自居至於值事變臨利害屹然如山不可搖奪豐功偉烈照耀簡冊可謂社稷臣矣

初公之終前數日州城西大劉山忽崩是日天鼓再鳴群鶴飛繞其廳事久之乃去翌日里人有王姓者自葉回忽遇公于途見公蟒衣玉帶騎從甚盛自北而南若出師狀拜而列之吁亦異哉 並誌

讀西征石城記見公仗皇威除害戡亂之武讀撫安東夷記見公敷皇仁篤夏綏夷之文讀興復哈密記見公開皇圖大一統之規模文武兼備安攘胥得舉出公之遠猷匪直德望才業若茲而學問文章可考而見之焉

馬公三記序

言行錄三卷

四後

秦紱

襄毅公

字世綬山東單縣人景泰辛未進士仕至少保戶部尚書卒諡襄毅

公初為南道御史侃侃奉職綽有風裁後以事忤軒公輒疏

公不職降北黃驛水御史練綱知其賢薦知雄縣歷良秦二州俱有惠政 並誌

成化中為鞏昌知府清廉自守禁官府買賣吏民畏愛後總

制三邊有績 雍大記

公巡撫陝西時秦府雜校肆橫民苦之公悉擒治不少貸秦王不能堪奏公欺滅 憲皇怒遣公下錦衣獄命內臣尚享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享回奏公貧狀上

親閱其貲嘉嘆良久詔釋公數直財萬貫以旌其廉調撫河南既抵任巨鎗汪直亦以事至汪時竊弄威福聲勢烜赫他巡撫官卒屈體以見公獨與抗禮畧不為屈汪亦知重公不為較公乃密疏汪多帶旗校騷擾地方後汪回京 上問各省撫臣賢否汪獨稱公廉能 上以公疏示汪汪扣首伏罪稱公賢不置 上釋之

總制兩廣時總兵官安遠侯柳景會而不法公具列其狀劾之逮下刑部獄追贓鉅萬獲其辭景挾戚晚干內降冀滅其賊且據他事誣公以圖報復公亦被逮赴獄坐免臺諫交章論救三原王瑞毅公時在吏部亦極言公當大用乃起為戶部尚書

公為都御史風采益峻御史姜紱輩不職公劾之皆貶謫去

言行錄三卷

五後

臺綱肅然人謂有顧佐之風

公平生剛毅廉介歷官四十餘年至大司徒所居僅蔽風雨妻孥菜羹麥飯不改其舊及卒家無餘貲未幾子孫有貧乏不能存者 並誌

威望剛正為時名臣 陳鳳梧鄉賢錄贊

高明

字上達江西貴溪人景泰辛未進士仕至右僉都御史

公未冠時嘗割股愈母疾以孝聞 李文正公撰傳

拜監察御史巡都城所議獄條多著為令巡河南宣滯理枉罷去不職吏六十餘人 江西通志

天順改元率諸御史劾兵部尚書陳汝言怙勢亂法下獄也

聲益振厲天下述職官御史趙明為疏首實出公筆辭頗激上詰主筆者公請獨任不以累趙都御史寇公深素重公從容言累年彈文奏章皆高明手出幸不以細故為罪上曰是詎御史也置不問吏部擬公為山東按察使上謂李文達公賢曰高明內任又謂寇深曰明可都御史未幾遷大理寺丞

憲宗踐祚擢南京右僉都御史政令清肅時淫雨為災公極言內自宮禁外至夷狄皆有陰盛陽微象又請塞納馬納粟諸倖途薦郎中何空等可用朝論韙之

揚州鹽寇作守兵失利勅公督捕公造巨艦名曰籌亭往來江南北躬督卒伍擒戎九百餘人又並江高山置邏堡為久計有中官黨私鹽又擅執儀衛衛指揮平閔不可解

言行錄三卷

七後

公撫卒令勿誣籍鹽入官乃舉劾如法覈南京諸曹不職者三十人清四十八衛軍政理兩淮鹽課効戶部及諸巡撫官縱法狀陳利害十餘事多見施行

上杭盜起勅起公往捕公力疾上道仔四百餘人誅首惡四十餘悉輕坐海濱民矯令募亡命為不軌公慮與大獄止坐妖言律誅之既又析上杭溪南里置永定縣眾多其功會疾作不入報疏乞骸骨納符以去並傳

公成化間乞終養歸貴溪山築菴開亭逍遙其中起捕閩賊賦承詔出丞開詩有四壁蕭然安一榻寸心虛了湛三靈之句將卒題絕句曰歸去來兮歸去來一聲長嘯入瑤臺誠明本是吾儒事寄語吾儒莫浪情又書一對云平生無一事欺天今日送百骸歸地嘗號五空居士 玉池談屑

高公初乞歸號稱無才一宜退有疾二宜退親老無昆弟三宜退及以治盜後徵調宜再起功成疾愈宜再退其號五宜以此昔孔綏有三宜去司空圖有三宜皆欲退事史傳所稱載嗚呼勇退固難事然退而山出而復退其出不狗物而退不為矯情者蓋尤難焉君子論事必先大節矧其才卓卓有治效可指述哉故公雖名位未極功澤不徧施揆厥終始稱國之大臣可也 傳論

王信

字君實陝西南鄭人正統中襲寬河衛千戶累功陞都督同知

言行錄三卷

七後

正統己巳虜犯京師公拒戰于西直門外以功擢永清右衛指揮僉事景泰乙亥從征五開諸蠻遷指揮同知天順辛巳曹賊犯關公戰于東市遷指揮使被簡克文華殿侍衛成化初用王忠肅公薦鎮通州改守倒馬關修治城堡虜不敢近 李文正公撰墓誌

公守荆襄丙戌春石和尚劄千斤僭逆荆襄震驚公度房陵險要自率數十騎往據之調集民兵不滿千人賊四千餘眾突至圍攻之主師逗遛不援公多張旗舉火晝夜不息歷四旬餘間以死士出城五六里舉火礮賊以為援兵至驚潰走乘潰追斬六十級陞都指揮同知 神道碑 鎮臨清兼管倉糧凡公私利病止盜安民及河道開壩鑿墜等事悉以區處公晝夜巡行不憚寒暑大姦肆惡立加誅戮決獄明慎請託不行 庶仁錄

公鎮湖廣揚示禁條刻易備弊 詔詢軍民機務公條陳八
事曰繕城隍廣儲蓄省徭役立賞罰選能官禁高戶練將
才慎守備又上疏以本鎮地方連遭水患禾稼漂淹鄖陽
新築城垣衝塌過半軍民有愁嘆之聲倉廩無儲蓄之備
將來之患可不預防因言慎專任以利民情實倉儲以備
兵荒修兵衛以圖無患禁科罰以省財用 朝廷嘉納悉
見施行 更無神道碑

承順保靖二邑官夷世相仇公論以威惠尋自解不為亂靖
州及武岡無久不請守臣議勦滅之公巡邊面諭竟不煩
兵而下詔 甚驚以牛酒且詰其逆順故皆稽顙曰累歲
苦屢使徵索故行亂今將軍待我如此我方願為屬役顧
敢反耶因請為公舉肩輿以示敬 墓誌

言行錄卷

九後

陞都督同知總理漕運公即日上述嘗語人曰荷 國厚恩
未能報稱此行當以江水洗滌肺腑少盡區區耳及任抗
章乞休不允公益思奮厲運河公私勢要奪水病儲一裁
以法不少假借帥府舊有湖前官爐利其中公即開通以
泊運舟疏放蓄洩日夜運謀多忤於人未有怨者
公沉毅簡重被服儒素出入省騎從人莫敢犯歷鎮大邦不
營私產嘗曰儉足以久死之後不以侈累子孫者我所遺
也諸子稍意違禮則怒色終日不命之見不敢見總兵權
者皆為子弟奏官公但令讀書自力無它求 並碑
公平居默坐展玩經史敞袍緩帶攜飯蔬羹故人昏喪傾心
賑恤無所吝吝各出鎮三十年筭無華麗之衣既無肥良之
馬鈴閣之下寂無人聲金玉奇玩一無所好

曹御史璠稱公恭潔鐵硬心腸木枯
東山劉忠宣公云予在木兵日每用一將官忽得王君寧若
人那討得來 並蘇仁錄

鄧廷瓚

襄敏公

字宗器湖廣巴陵人景泰甲戌進士仕至左都御史卒
贈太子少保諡襄敏

授淳安知縣抵任訪民疾苦專施惠政不求赫赫名終九載
人無知之者故兵部尚書張公鵬時以都御史巡撫廣西
獨知公薦知梧州疏上會丁母憂不果 吳元定公撰碑
貴州新設程番府府在萬山中百具未舉加以夷獠雜聚猝
難撫治吏部求其人得公曰是前薦知梧州者公至悉心

言行錄卷

九後

規畫凡城郭街衢及廟宇廨舍以次興造搆論諸夷使受
約束政令公平莫不感化墾田不踰入市不擾四境晏然
蔚如中州
巡撫貴州適黑苗久叛益肆守臣告急 上勅公往視兼提
督軍務公初至遣人百計招撫不從始合衆謀備糧調兵
決策征勦兵至其地號令嚴明將校用命斬者幾六十級
生擒二千餘口械首惡數輩赴京寇既蕩平公上奏都勻
清平舊設二衛所屬合九長官司其人世祿驕縱稔惡釀
患致夷人侵田奪貨逞欲無厭已四十餘年于此軍疲于
戍守民困于轉輸其害不可勝言今幸黨惡削除非大更
張不能為保境安民之計凡所條陳十一事下兵部會議
悉見施行始設都勻府一獨山麻哈州二清平縣一更擇

流官上官燕治督公所建也

兩屬自成化初故都御史韓公羅平寇之後
憲臣有才望及官高者總督軍務兼巡撫
復輟之往公性不瑣瑣細故至是益息以
有賢勞者輒薦舉或不職特去其一
設悉奏除之曰祿俸出于民毋徒費也
常往往出沒閩楚諸郡公以都御史金公澤
巡撫偏方非
空宜以江西一省全付之使二司並聽節制
可以調度其湖廣衡州設憲臣合選治所
以廣東瀧水為賊巢空即其地設千戶所
仍宜給以隙地屯種以為久計奏上悉從之
以恩信兵不輕出則成功若鬱林川雲
大桂諸種作

言行錄卷

十後

亂以次平之其後四會等處乘機竊發其勢
惡李景光輩傑及其黨二百餘人悉被斬獲
兩廣竟亦無事

公自為州縣至大官處事求濟待人無疑
雅量廓如莫窺其際至所設施動中機宜
其中明炳人亦莫能及也

並神道碑

皇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四

後集

丘濬

文莊公

字仲深廣東瓊山人景泰甲戌進士仕至少保
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卒贈太傅諡文莊
公少孤力學天資過人六歲能詩弱冠著論謂許文正公仕
元無能改于其俗又不能行己之道不仕可也者備碩師
見其論初甚駭之已而又大服以為先儒未有言及此者
何文肅公撰墓誌

修 英廟實錄或謂少保于謙之先當著其不軌之迹公曰
己已之變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挾私怨誣其不軌
是豈可信哉衆以為然功過皆從實書之

言行錄卷

後

時經生文士為文以奇怪相高或不可句公考南京鄉試及
禮部會試凡性詞險語皆痛斥之怨誹不恤也及為祭酒
尤諄諄為學者言之文體乃後渾厚士有慕道德者過為
詭異之行以微名公因會試發策言之其在太學論者謂
師道尊嚴無魏李忠文公綜理微密則忠文不及嘗謂朱
子家禮最得崇本敦實之意然儀節畧焉為考諸儒所言
作家禮儀節使好禮者可舉而行朱子微言散見于傳註
語錄學者粹未易求乃采其精切者彙為二十篇微曾論
語作學的朱子綱目以正統為主然秦隋之末有不可遠
奪漢唐之初有不可遠予者乃作世史正綱著世變之升
降明正統之偏全又謂西山真氏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
於治國平天下之事缺焉乃采經傳子史有及于治國平

天下者附以已見作大學行我補上之上覽之甚喜
公在位務以寬大啓上心以忠厚變士習凡人才進退政
事廢舉一惟 祖宗舊典是問首上二十二事陳時政之
弊又請訪求遺書 上皆嘉納洪武永樂以來凡百司朝
觀命吏部都察院考其不職者乃黜之不過數十人其
後吏部患人言務以多黜為公方岳而下少有微瑕輒黜
之黜者亦不敢訴公深知其弊言于 上曰唐虞三載考
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三載而黜者所黜徒信人言未
必皆實此非唐虞之法亦非 祖宗舊制也 上深然之
會吏部上大小廢官當黜者幾二千人乃赦凡歷官未及
三載者俱復其任雖經一考非有貪暴實迹者亦勿黜蓋
用公之言也

言行錄四卷

二後

嶺南人物自張文獻公有聲於唐余襄公崔清獻公有聲于
宋迨公四人焉公晚登政府疾病半之故其見于功業者
僅若此然大學行義補一書其經濟之才可見矣使得久
於其位盡行其言捐業豈三君子所及哉 並誌
公穎悟絕人私淑于趙考古無書不讀其為己之學見于未
子學的經濟之學見于大學行義補至世史正綱以明正
統大義家禮儀節以扶世教大端 國朝大臣律已之嚴
理學之博著述之富無出其右者 理學名臣錄
公學於子史無所不闢而尤精十曲故議論高奇人所共賢
必矯以為非人所共非必矯以為是能以辨博濟其說好
著述雖老于不釋書性剛褊不苟取亦恬于仕進年七十
猶滯國學 孝宗即位乃進大學行義補得進尚書因入

內閣在閣與同僚爭議每事欲有紛更衆謂不善時王
有重望于天下公每增之會劉文泰劾恕或以為公曉之
也以是尤為衆所貶 守其筆記

程敏政序公文集曰先生懼學者之無本也則有學的之編
懼學者之不知變也則有世史正綱之作懼學者之明體
而不適于用也則有大學衍義之補其言鑿鑿乎必可見
之于行行之必可以興文治治文教而致吾君于堯舜三
代之上流聲實于兩間作措模于來世使道不為空言蓋
先生之志如此而文亦足以發之不可誣也

何喬新

文肅公

字廷秀江西廣昌人景泰甲戌進士仕至刑部尚書卒

言行錄四卷

三後

贈太子少傅諡文肅

公少穎異年十一二通鑑道無遺病陳子極續長編書法卒
曹彬包拯不書官呂云煥降元不書叛張世傑游海不書
死節紀義軒附不經之談書遼金失內夏外夷之辨為周
殿撰中規所奇而沉晦周謹時然後出言動必以儒賢為
準其學以窮理為先博物洽聞為輔正心脩身而措之家
國天下為期自公之隙目存心寄盡在書有異種輒從假
錄藏書至三萬卷忘其疲與其身之既老

林俊撰神道碑

公髫髻時已有出群器識日惟從事家學而問辨出人意表
嘗以宋書趙普事晉子少宰公曰觀其沮立德昭陷於逢
君之惡而史氏於其死顧之書其節于若包孝肅公亦各

臣也宜以辭書而否焉如公論何又嘗從容問曰吳國川以宋舉人而仕元今預從祀之列抑亦不以此累之手公大異之 周興曆集

公孤介嚴冷法執是確不可移積忤表錦衣伺之無其隙在聞奏球銀礦課額過半租以無病於民在河南黜令備有強援守者一人今者二人開封並郡竟歲飢故事賑至秋

公今連賑麥實乃已前後安輯南陽賑荆襄一再賑山西全活不可勝計南陽招回復業十萬餘人附籍六萬餘戶北虜犯邊設伏夾溝橋斬獲其衆又犯邊救邊將圻輔震

驚紫荆居庸尤急公往經畧練兵立險為公搗老營之計小王子聞而遁播州楊友謀宣撫遂謀奪冠誣有友狀公往訊具得其奸奏誅其黨數人革官削印而遷友保寧

言行錄卷

二後

其它疏還留字奪民蘆洲革官校私駕帖禁京師胡服胡語錄罪囚第後役行賤羅經猷注措皆翊正國是督董太平之大端 墓誌

平之大端

墓誌

公初薦進士奉使淮西巢令闕微以嘗師其先公贈以白金文綺公却之微曰吾以壽吾師非贈君也曰子以壽吾父因它人致之則可因吾致之則不可卒不受在閩時典市

船內臣宛鎮守大監分其餘貲遺三司公獨力辭之不獲則受而輸于公帑及陞長汴臬都指揮僉事武成德公嘗薦聞職贖以犀帶銀器數事公笑曰我知若君何不知我

成慚而退及致仕日楊宣慰遣使致金銀為壽并獻文梓可為棺者公一無所納或言可受公曰戒之在得正在今日此其所以為壽性然也 香齋瑣錄

性嚴毅學識精敏居官清慎勤三者始終如一 琬琰錄

國朝父子尚書何為盛識者儼之范之文正忠宣弘治初與王端毅三數公稱大老嘗兩得疾 敬皇帝命醫診視遣

中官賜酒米蔬敬雖祥世二品已即貧而義利界吟截不可犯平生氣節友彭惠安文學友丘文莊以為知己而聲

色澹然 贊 公性剛介寡與蓋任即管不營私不阿權貴不以愛憎為賞罰守其善終身不渝掌刑曹屬吏畏其嚴明拒絕請托或

見椒丘集沒後有司請謚謂其任也有功有烈處也有德有言信道之篤既無愧于薛瑄著述之多實可配乎丘濬特贈太子少傅謚文肅雖出異數然亦稱其情云 言行錄卷 五後

江西通志

五後

耿裕

文恪公

字好問河南盧氏人景泰甲戌進士仕至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卒謚文恪

公初舉進士任給事中時厥考清惠公為右都御史上言父子同在要地非宜遂改授翰林檢討後謫泗州判官益勵志讀書不以寵辱介意成化改元召還翰林歷國子司業

祭酒 琬琰錄 公為祭酒誨教有恩義特異姓諸侯年幼者令學于國學公類古諸侯勲戚言行可法者為書授之在國學者幾十年士類感而化之

陸吏部在侍郎轉左進尚書備簡平餘法疏理諸請寄者
不便改南宮禮部 孝廟即位改南兵部參贊機務弘治
元年召尚書禮部封拜婚喪諸大禮博經律酌古今行之
崇王請朝下廷議公請遵 祖訓讀書王勿朝西夷由南
海首飾公曰賈胡嗜利輒開海道宜却去六年復尚書吏
部代三原王公加太子太保公在吏部進賢才務協輿論
愛憎毀譽莫能淆奪守正律身干謁斷絕印內降斜封封
章抗議杜塞倖門

公父子清修不營產業不治居第約儉蕭然無異寒素公偉
幹脩髯儼然神明學問該洽文章雅正冠冕縉紳世濟其
美 並小傳

无任吏部之臣薦介端貞不如王翺公忠直元不如王恕坦

言行錄四卷

六後

夷無物不如耿裕

汪宣奏疏

公居太宰有譽公可繼端毅者公曰王公孰可當之其謙抑
如此

鉅鹿取公裕工書清惠公之子錢唐倪公岳宗伯文僖公之
子太原周公經大司寇莊懿公之子弘治中三公同任禮
部取為尚書倪周則左右侍郎也三公皆世祿高位輝映
一時無可與儔者以為當代罕有後取倪俱家宰周大司
徒皆名臣云 卷屋新聞

楊瑄

字廷獻江西豐城人景泰甲戌進士仕至浙江按察使
天順初 英廟復辟公時為御史印馬千坵內民群訴太監

吉祥忠國公石亨奪其田若干頃公具以聞併言其怙
擅權之罪詔稱公敢言稱職 命吏部記之蓋將以大任
也既而還京尋字連見存亨二凶日益張公與十三道御
史謀劾之有私泄于亨者亨乃與祥合謀上請奪彈章入
上震怒召諸御史誦文華殿仰誦彈章而歷詰之公與某
道御史周斌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明甚天意先入譖
莫能回悉下錦衣獄逼公誣引大臣刑其慘酷數源先卒
無一語它及有司文致坐公死而十三道長皆坐成餘多
貶奏上會京城大風衝拔不壞屋走正陽門下馬牌于郊
外於是獄皆從赦公尤及遼東之鐵嶺道遇赦還或謂公
宜詣二凶謝罪免後使不可復請成廣西之南丹居五
歲二凶相繼以逆誅公行自還里居 憲廟嗣位以言

言行錄四卷

七後

官奏從公舊官尋陞浙江按察副使

楊文盛公撰墓誌

定海城北捍海塘縣西走馬堤霏霏所之裡外海塘使疏所
之海塘海鹽縣之大海塘皆修築之而海鹽縣塘踰二千
三百丈工尤巨經年未完

公巡海數歲波恬風息成化丁酉春忽報倭船數百犯邊公
時在抗察案驚問公徐曰彼果來犯吾將煮誅之乃出巡
至寧波府衛已戒嚴守令呼民壯授甲林立矣公謂曰海
上甲兵自足內地不須慮安用民壯今農事方殷亟散之
至定海數日乃知倭僅兩紅入貢耳於是皆服公之智量
為按察使以憲屢久池力振之嚴門禁察吏奸斷訟明敏無
留獄禁官署毋蚕桑以爭民利諸婦女毋入寺觀以墮風
俗甫半載而病病亟索案往問尚與論築海塘之法游西

湖之利無片言及私 並誌

公子源私治間任欽大監五官監候正德改元源因逆瑾亂政上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宿中星動搖天璇天機天權星不明因勸 武皇安居深宮絕遠遊獵毋輕出入開除內侍寵倖遊逸小人親元老大臣日侍講習詩書疏下禮部本部科道俱稱源占候之言深切時弊源復疏言連日霧霧交作為眾邪之氣陰冒于陽臣欺于君小人擅權為下叛上引譬甚力謹怒矯詔杖三十釋之源又疏言自正德二年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之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勸 上空思慮預防意在瑾也瑾大怒喚源面叱之曰爾何官亦學為忠臣乎復矯詔痛杖三十謫戍肅州行至懷慶卒于孟縣之河陽驛妻斬盧荻覆尸蓋之

言行錄卷

八後

金川雜記

張寧

字靖之浙江海鹽人景泰甲戌進士仕至汀州知府

公幼穎敏絕人七歲頭書龍有莫點金睛恐飛去之句人已識其不凡 徐泰撰家傳

景泰甲戌會試考官奇其文擬置第一不遂批其卷進對大廷自當出一頭地廷對舉筆數千言觀者走相報稱學識不易得侍郎姚夔詰之驚問曰得非張寧耶少保于謙嘆曰是之謂天馬行空步驟不凡者 夏時正撰墓誌

授禮科給事中嘗諍旨將遇事即言丙子順天府鄉試內閣大臣陳循王文以其子不中歸考考官公奏元宰私其子

而為暴才稱屈失大臣體難居內閣乞令罷歸聞者感其英皇復位方勵精為治因災 變日御齋宮恭默思道用祈消弭公會六科乞詔在京衙門將批政苛法所當改革艾雍者悉奏舉行其有不盡不實許言官劾奏 皇上尤當專慮澄心嚴恭寅畏靜存動察默感懣孚凡可以上當天心順而從之隱微與一念轉移聖深留意優詔允答

大監吉祥忠國公石亨違悖迎駕之功竊弄張其事關禮科舉奏無避聲煽賊戕 上是知公稱公不可多得

朝鮮國饑殺毛憐衛郎卜兒哈父子 朝廷將往問罪而難其人忽內降差公與都指揮武忠偕往既行得遼東奏兩夷讎殺 勅諭急差追詔取便進止時次遼東公拜救言君仁臣忠敢自便乎即語鎮守等官調官軍肅陳直前既

言行錄卷

九後

至導揚威德陳譬禍福君臣感悅相視震愕仰若山斗益重 朝廷有人識者謂公此行不減重兵十萬橫行鴨綠知言也

憲皇嗣位公首勸經筵進講大學衍義部院缺尚書等官言宜取巡撫都御史王荪李秉回京從空任用奏定增添天下鄉試舉人名額並兪允有建言請以天縱二字加號孔

聖公言孔子道大德尊所貴明其理以行其道被之天下傳之萬世不在封號求勝于一字一名可得輕重時用公

議罷之

太監覃苟重公累遣人邀與相見尚書姚夔諸公咸勸公行卒不往它日以事會與覃語頗洽公語一不及前事覃始

大不悅

成化改元 皇太后壽誕建設齋醮尚書姚欒欒會大臣收

買姓香相率請寺觀行禮祈福公奏 皇上表揚孝心慰

悅 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人臣但當和衷敬德仰贊 聖

孝上綏靈祉釋老不當崇奉辦香非可祈祝行之祇壞風

俗傷名教南京給事中王徽等彈劾內閣李賢不職獲罪

謫邊方公會六科申抃大忤李姚二公會兵部保公與翰

林岳正堪任侍郎都御史與論方宜之乃得旨各陞知府

侍郎尹旻舉宋人送唐介高名千古重如山之句再誦贈

公 並誌

公至汀先教化而後刑罰政事聿修一歲以疾致仕名公卿

交薦竟不起家居三十年杜門以文籍自娛不事干請士

大夫造謁者以接見為幸其高風雅致足敦薄俗勵後進

言行錄卷

十

後

焉 讀書續記

公景泰初舉進士有大魁之望大學士王文以南人忌之抑

置二甲旋拜禮科給事歷都給事中遇事敢言章日數上

每有大議 景帝必問張給事中云何 英廟復位尤所

眷注嘗獨召公論事公從容論奏多所裨益 英廟每對

廷臣稱直給事中晚年欲大用公會吳駕不果成化初王

公竑復入 朝首薦公自助大學士李公賢嘗以公見劾

遂假歷練之說出公知汀州公素負經濟景泰天順間為

諫官第一 姚謨撰名宦傳

石谷吳伯通序公文集曰先生今之陸贄也蹇于時跡頗與

宣公類皆可慨也其文集與奏議可並傳無疑

皇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五

後集

彭韶

惠安公

字鳳儀福建莆田人天順丁丑進士仕至刑部尚書卒

贈太子太保諡惠安

除刑部山西司主事改廣東司署員外郎有張岐者自外臺

擢右僉都御史協管院事公以其人非才力論其不可而

願 朝廷收召王竑李秉葉盛以伸公論疏入詔獄都給

事中毛弘言公持論雖過心實懷忠得有復職

外戚周遵與圻內民爭田命公往勘公至其地環視周匝徑

歸奏曰田本民有雖其戶報不及管業然地有高下歲有

早潦細民出賦以給公上旱則資汗下以補高仰潦則資

高仰以禪汗下安有空閒可以別給者復詔獄科道交章

言公無它得釋俄而復有請荒田者 先帝顧左右曰彼

不見周遵之事奈何又請邪立却其奏 並宋端儀撰行

陞四川按察副使所至平冤滯黜奸蠹敦風俗恤民隱庶而

不激明而不苛蜀人畏而懷之至今數賢廉訪必首稱焉

林俊撰神道碑

陞廣東左布政使鎮守內臣顧恒歲有進貢之儀里胥乘之

求索多方民不勝其擾監船內臣輩眷請以均徭餘剩六

十戶隸船司為造辦貢獻之需公俱疏停減太監梁芳第

錦衣衛千戶某在鄉國私採禽鳥等物進貢官民俱罹其

害公復上疏言狀忤旨調貴州布政使資行之日廣之父

老滯泣河下如去慈親有追送數百里之外者 行狀

孝廉初臣僚文薦王端毅公及公數老人望當顯用端毅起為吏部尚書公為刑部侍郎奉詔巡視浙西劾罷守臣一人尋兼右僉都御史整理兩淮釐政疏言浙西鹽利倍浙東而浙東亭戶抑配尤甚宜定折價之輕重及減溫處課額事竣還朝傲鄙俠流民圖圖竄戶窮苦狀以進進吏部左侍郎與端毅莊疑重靜人不敢干以私

神道碑

庚戌冬彗星見于天津詔大臣言軍民利病時政得失公言軍民利病曰厚根本減錢言時政得失曰正近侍慎官爵時左右侵權者非公於正近侍其畧曰內臣出入左右言語輕重能為禍福人所畏憚令軍馬錢糧人匠柴炭盡付其手分例相沿虛名實支誰能詰之凡有章奏無不先允而後下於該部該部承而行之不復審處是失政體

言行錄五卷

上後

也及至有犯多從寬宥有毆人致死者竟不提問或有提問成獄旋復有之是失刑威也耗財妄費不惟不禁而反助之死者或有給還墓銀八千兩在者或有許其蓋祠覓地第宅踰制服食求奇於斯極矣聲勢移人望風震懾伏望靜思及此大公正以服其心克勤克明以折其氣上法祖宗乾剛獨斷褒良善而親忠賢遠佞媚而斥奢縱事務歸于所司威福必由己出終篇又言朝廷一日萬幾安能勞心周薄願執其要自今午朝惟議經邦急務如大陞除大災異緊急錢糧邊報緊關工程囚犯之類就於御前公同計議內閣輔臣亦同在彼詳論可否事體既定就行口奏取旨奉行次日補本備照如此不惟世事日熟於聖明耳目而群臣高下邪正亦自可見既不廢午朝之典又

可率群臣與事則凡時政得失軍民利病有可次第弛張矣

上嘉

陞刑部尚書公掌刑務明慎而以忠恕為本嘗言刑以弼教使之畏威遠罪罪之以善耳遇有骨肉相殘者輒憂形于色曰是吾之刑罰不足以止姦也謹于守法而亦常有法外之意

安達侯柳景鎮兩廣都御史秦紱發其贓貨鉅萬事聞屬吏公抵景于法奏禱其爵景挾威晚于內降用擠秦于危地公執奏不易朝廷不照復下大臣廷議竟如公言其後景贓銀追及八百兩有旨免其餘欠公復疏言陛下優待貴近之臣如此臣固知陛下有所不得已也但臣忝列守法之官不空阿順以圖自便景應追贓數十未及一乃特

言行錄五卷

三後

蒙恩盡行蠲宥如物論何且景賊既可免它日爵位亦可營求而復矣爵位既復又可營求出鎮矣奸回藉口良善解體誠非國家之利也疏入不從左右有不樂公所為者摘公官屬細故林公公不為動公天資粹美涵養深厚其學以儒為宗務清明其心以求聖賢氣象終日端坐非耕聞經史則省察性情處已待人一於誠敬暮年名德益尊而其自處退然如無所有處丘里猶簡所知云抵家半載郵居家學所存所行一故吾而已何由可善其後而戒宿咎哉

並行狀

公巡撫一居鎮靜吏不敢欺士民相安其儉惓凡歷四省兩直隸人愛若親父母巡撫顧先入為快鵠則樂去則憂別

則走送送下惟不利一紹瑞及為眉山空輿二柄要不樂
空輿至死猶追極碑

林俊復舊臣疏曰臣聞何喬新與彭韶先為刑部屬官

並負盛名積官俱至尚書韶忠亮懿醇厚喬新貞方恭慎又

各儒術精究吏事熟諳得古人之深以同任天下之重當

時言完名純德文學政事節繁皆屬心焉韶沒有贈有謚

仰悉我 聖天子優異名德盛心然韶文學經緯道適中

和危言峻行庶聞貞風文有也正有也忠與節與恪與清

與憲則又有也其視葉盛學行同而事功過之葉盛得謚

為文彭韶空無所靳况吳訥謚文恪魏驥謚文清彭韶實

足並美嗣休又宋臣歐陽修謚文忠范仲淹謚文正論者

謂韶正色立朝先憂為國生今之世無媿古人沒而易名

言行錄卷

四後

空亦近之不知定議之時何取惠安之義舍大錄細不類

其人不足眼中外之心為後世史書之信事雖不行士論

稱快

周經

文端公

字伯常山西陽曲人天順庚辰進士仕至太子太保戶

部尚書卒贈太保謚文端

公為春坊左中允侍 皇太子講文華大訓皇太子每起拱

聽內閣大臣或以為勞謂公空跪請坐聽公不從竟得如

禮

弘治己酉擢禮部右侍郎每議政蒞事必傳經義若卻西域

貢獅毀黃村屋寺為先朝盛德事皆公與左侍郎倪文毅

公贊成之 李文正公撰神道碑

政吏左侍一日有中官諭旨欲以通政司經歷高祿為

公獨承諭執不可退與王端毅公上疏論之靈壽獻大

川民田于太監李廣戶部駁議弗得公會諸司具奏事

寢乙卯諸司以災異言事吏部請免朝勤聽政節後費

省遊幸止貢獻而斥樂戲一事尤激亦出公手後有踪跡

為此草者以問尚書取公公曰宜以實對朕曰吾為尚書

不空它諉時論蓋兩賢之

拜戶部尚書諸王府多奏欲自領河泊所賜稅罷其官公言

國體非便且民力不能堪乃止有中官織幣南京奏給長

蘆鹽八千引鬻于兩淮仍給准鹽價銀二萬兩公言鹽羨

本以濟邊且各有分地若公許越境則私販必多官鹽反

言行錄卷

五後

滯命止長蘆鹽勿給浙江守臣亦請給竹木銀鈔稅為織

費公又言關征非舊且浙地大水民困征役乞暫停織造

從之每委官監稅必諭以愛節民力如課入多者則與下

考

大同缺馬尚書馬端肅公請給折糧銀市之且戒督糧官毋

得沮格既得旨公言糧馬各有職不空侵奪且引 祖訓

六部不許相壓之文為據詞甚激 上為改命兵部以馬

價銀克用

給事中魯昂以財用匱乏請令諸藩公帑積貯及均徭羨銀

盡輸太倉公言用不足者蓋以織造賞賚齎土木之故

若一切節省自空少裕必欲盡括天下之財恐非藏富千

民之意又有旨取太倉銀三萬兩為張燈具公言不可以

小民膏脂供耳目之玩內... 言禁地非外人所得入不過... 疏再上竟釋

清寧宮災方議修建兵部欲調山東民夫七千餘人公曰今歲歉民貧不可使遠去... 師顧役

外戚張氏有河間賜地數百頃欲并其附近民田千餘頃得之且乞畝加稅銀二分公言河間地多沮洳比因久旱貧民即退灘地耕之遇潦輒沒即欲加稅將貽無窮之害且王府賜田例畝稅二分而此獨加稅人將謂朝廷待外戚與宗親異矣又聞憲宗妃家亦有私田與民田比一切奪之彼亦無以為業又將謂朝廷待張氏與它外戚異矣

言行錄卷

六後

疏三四上後有以雄縣退灘地獻為東官庄者上因公奏皆抵之罪一時近戚貴幸有所陳請公一裁以法皆歛不得肆

公少受學于吳布政繹思吳既謝事歲致衣一襲銀十兩終其身蔡知府霖卒申御史論罷官皆貧甚並致優卹久不厭其敦尚義氣類如此自為小官已志世用日侍莊懿公習聞天下事久置清散兩薦為內閣不果入其為尚書簡任屬吏親為裁次刺繁應變無稽滯而秉正執法不為權勢所撓尤人所甚難者 並神道碑

公出太原世家早登甲科徇翔翰苑春坊者幾三十年史局編摩貢闈考校皆舉其職 上在青宮公為講官尤多啓沃之功然人皆知公文上而已一旦 朝廷畀以政務凡

禮儀銓選皆考素習通儒之名翕然以起及掌戶部以身任事不顧利害而為之有大臣風 吳文定公序

公在戶部毅然以天下為己任慎守 祖宗成法不恤其它事有不可雖有成命必抗疏言之屢批逆鱗無所顧忌讀公奏疏如秋霜烈日令人凜凜生敬憚心竟浦負綬征歛裁冗食一時善政多公建白四方災傷告者必覆奏蠲之屬吏有務刻以為功者下其考人始向慕為憚大寬平之政捫剋聚歛之風為之稍革天下陰受其賜宋李沆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王旦推利至民力竭之念公實兼之 石涼序

張悅

莊簡公

言行錄卷

七後

字時敏直隸華亭人天順庚辰進士仕至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諡莊簡

公少而凝靜十八從進士陳文壁游篤學力行已為鄉里所推重居官奉職守法以不欺為本在刑部時朝士有囑其所親者曰不敢撓公法但乞假一詞使知某嘗有言耳訖事而問之曰其人無大罪既據法施之矣敢偽言以市恩聞者嘆服在浙江始以糊名校士尋去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請託親覘訖不為動而士皆帖服無敢干以私者所獎拔或出新進往往取魁甲為聞人眾神其明而莫測其所為用成化甲辰以湖廣按察使朝覲時中官尚銘在東廠任事眾群譴其不公獨不往銘銜之伺察無所得未幾銘敗而公之名益彰 非亭縣志

工部侍郎 孝廟嗣登大寶在朝大臣相率上疏求去位
公獨不可曰更新之始正當竭忠報國豈可以去言邪弘
治元年遷禮部再遷吏部癸丑大旱公陳遵舊章卹小民
崇儉素裁冗食禁濫罰數條并修德園治二疏皆嘉納之
曹時中撰墓誌

在吏部尤為尚書王恕所倚信凡有言無弗從嘗兩攝選衆
議翁朕稱允任留都鎮定簡靜上下安之雖中官亦加敬
禮守備太監陳祖生嘗設席獨延公寘上坐子第問更召
何人曰它人豈可同此席其為時所重如此平居謹畏小
心無疾言厲色至臨事卓有定見未嘗以恩怨利害動其
心嘗謂人曰古之聖賢其過人遠甚凡所猷為皆公無私
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聖賢亦遠矣每事竭其

言行錄卷

八後

公忠猶恐不及况復濟之以私乎或言有善讀書不善作
官者公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世豈有遵書本行而悞者
尚書王公去位衆望咸屬公或言內未有為之地者公直
視不答其人懼而退性素清約自小官至重任終始一節
為縉紳表率者四十餘年 縣志

公歸處舊居杜門不出在外公私事一無所預時見風俗奢
靡日甚於是益崇節儉以率子孫至於待賓日常所費亦
不敢少豐以助薄俗所尚嘗有言揭屏間以示人曰客至
盃饌儉約適情肴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擡飯
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
年譜

黃孔昭

文毅公

字世顯浙江太平人天順庚辰進士仕至南京工部
侍郎追諡文毅

公年十四遭父職方公與母夫人金氏相繼下世自京師
樞返葬哀毀骨立既長執友建寧守賀深知其賢舉為松
溪訓導不果公嘆曰士之出仕乃藉人薦舉耶慨然取
科第以世其家樓居讀書刻苦特甚至忘寢食

為文選郎中公持法最慎汲汲以人才為慮嘗曰國家之
用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于豐年乃可以濟飢才儲于平
時乃可以濟事自頃人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為高天下
人才何由知之故公退客至輒延見詢訪有所得必書于

言行錄卷

九後

冊往往量其才隨其地參之輿論薦于天官卿務使用之
各當其才雖小官卑職亦不敢忽或因勢家干請欲私用
其人輒力言其不可時既不能盡沮後其人多自敗衆始
服公之正在文選者十五年

公清介有守自舉進士已有廉名及授秩以公事之江南雖
鄉人之仕其地者以及帛來餽亦却去後同考會試有勢
家子暮夜持百金私謁叱之不容見終身儉素雖老且貴
如未仕時尤不妄交游故布政使陳公士賢祭酒謝公
鳴治皆鄉人之卓然者獨以道義相好若刑部侍郎林公
一鶚既歿念其子孱弱為經紀其喪復輯其事行傳之後
奉 詔薦舉與才以今應天府尹樊公廷璧福建按察僉
事致仕章公德懋奏二人蓋公素所賢者士論以為得人

並吳天定公撰傳

吏部侍郎再缺諸大臣以公名偕彭公鳳儀張公時敏薦雖未調而望之者日愈不厭

公體貌嚴重不躁語嚴笑沉靜自守厚倫睦族以舊居讓弟女弟貧割俸金給之立義塾擇族子弟為師歲出束脩為之助讀書尚理致尤精詩格不苟製所著有定軒集

並李文正公撰神道碑

公少能勉志勵學書粥為齋而以米飯食其弟妹倦則書姓名以自擊嘗夜坐至徹曉賊有伺于門者不敢犯遂媿縮以退

公謂用人莫要于提學得人則能培養天下之才斯足取用每欲推薦周時可周梁石陳士賢張時敏胡希仁諸公次

言行錄五卷

十一後

第用之雖不及盡舉亦可謂知務矣

公自始仕以至鄉貳未嘗一至勢要之門雖禁近中有宦官欲招一揖公亦莫之顧

公平居所為不事表暴其深識遠念能見人所未至如朝廷有其事公私計曰後當爾果皆爾 並定軒遺錄

張元禎

字廷祥江西南昌人天順庚辰進士仕至吏部左侍郎公生而靈異五歲出語驚人寧獻王聞其名召見之命為韻語響應無窮有心定萬事定之句王歎驚曰異哉斯童亡日必為國家偉器

憲宗初即位上疏勸行三年喪又上疏言治道大本原曰講

學曰聽治曰用人曰厚風化行此曰則庶政畢舉未幾與時宰議不合乃乞歸養病家居二十餘年益潛心性理之學

弘治初召同修 憲宗嘗錄進春坊左贊善又上疏勸行王道及覆樂萬言實錄成陞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既又乞歸養母家居者又九年修大明會典召為副總裁陞翰林學士侍經筵日講時 孝宗雅意向公特為低几就聽之旋以母憂去服闋進南京太常寺卿修歷代通鑑纂要又召為副總裁改太常寺卿兼翰林院學士仍侍經筵日講并侍東宮講讀未幾命掌詹事府又掌內閣 誥勅上疏勸經筵講太極圖以及西銘諸性理書東宮講孝經小學孝宗欣然嘉納亟索太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

言行錄五卷

十二後

且將大用竟不果

並王鏊撰神道碑

公少侍父疾緇天請代喪禮尚古事母色養惟赴 召時不及躬歛憾之終身遇二弟有恩嘗建一莊歲置租二百石以濟族鄰以四百石貸鄉民有司為給帖書籍其於書務博涉尤好探經傳曠隱多所獨得一時談學者數人各樹門戶而公岸然不為下作易詩春秋語要四書集要太極圖說要綱目近思錄家語解要皆未脫稿為詩文始務奇崛勇脫蹊徑晚就平實若出二手狀類為人所重莫為軒輊論議揭揭尤深嫉惡至不可近及再入宦途益寬厚雖後進寒士亦與抗禮禮或為抑要其中容有所見賢者之不可測者固如此 李東陽撰墓誌

公癯然纖弱崖岸孤峭剛果之氣不可屈人有過能面折之

為文務奇崛每作不經人道語晚乃削異為同黜奇為平淡所交若陳布政士賢羅修撰蔡正陳檢討公甫皆以道學稱于時公入翰林未幾即歸臥林下不起名高一時天下士想望其風采一旦起立華要駸駸大用或者始忌而毀焉昧者弗察紛然和之亦不復究其初之何如也一公之身胡前譽之多後居之深耶其亦命也已矣然公之名在天下固不得而掩也 神道碑

今日士大夫曉達天下國家事惟張廷祥 楓山語錄

先生進所著太極論 上宣懷中時出展誦凡數日乃已 聖性好學如此 皇明紀畧

王序錄五卷

七後

皇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六

後集

章懋

文懿公

字德懋浙江蘭溪人成化丙戌進士仕至禮部右侍郎致仕嘉靖初進尚書子贈太子少保謚文懿

公為編脩時朝廷舉張燈故事命下詞臣詠詩公謀諸同官莊冕黃仲昭進諫大要以培養聖德為本 上怒左遷知臨武縣會廷臣有言改南京大理寺左評事 狂文肅公

遷福建按察僉事毅然以振風紀為己任而事多掣肘不得盡行所志嘗因歲序却死符題其門曰要使鬼神司屋漏不須鬱壘衛門庭題其楹曰無才自媿虛糜祿有病惟應早掛冠雖盡心職業願直以德業顯而不以吏事名然議

王序錄五卷

二後

處番貨公通貿易以便商福安聽民採礦以絕盜海田認納虛稅以便民假托清軍以擒秦寧之寇先行賑濟以平尤沙之賊則其善政之卓然者也行部積勞觸瘴成疾考績赴部遂求謝事家宰尹公慰留之辭益力尹公詰之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病如何可退公對曰古人正色立朝懋之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懋之貪多矣古人視民如傷懋之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髮早白亦可謂老疾矣請舉一退之足矣尹公慨然驚嘆知其意決特為具奏得從所請時年僅四十一 從子振撰行狀

先生歸閉門却掃跡弗入城府四方弟子從者如雲執業問難橫經而論道顯賢名公卿岩穴隱者仰止高風接軫于門貧無供具刈蔬脫粟而餉之或諷為文章曰小技爾予

弗暇又有詰弗著述者曰儒先之言至矣盡矣刪其繁蕪可也家食二十餘年元臣與臺諫論諫無虛日咸以出處卜治亂焉 唐龍撰行實

孝宗勵精圖任儒宿北監既用謝公鐸為祭酒辛酉復特起公南監祭酒謹禦乘高德化厲廉耻六館諸生翕然向風姑蘇尤樾毋病不得歸者晝夜滄泣公許之或謂例阻則曰吾寧以違制受譴不為絕其母子之情也聞者嘆服正德改元陳言治道五事曰勤聖學隆繼述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深寓忠愛再疏乞休未允任滿三載年踰七十以老病不能赴京給由懇辭不待報而歸時逆瑾擅權名卿多遭斥辱而公已先幾去矣

東傳錄卷

二後

同其廣大天地之用同其周流方可謂之人論學者須大其心胸蓋心大則百物皆通必有窮理工夫心總會大又須心小必有涵養工夫心總會小不至狂妄矣論學術程朱後又大壞矣必須真聖賢出方能救得論政體第一是格君心收人才固民心為本然後政事可舉而行也論世道惟唐虞三代之盛皆是聖人在上致中和下此則一泰一否祇憑氣運推遷耳論家法如鄭義門兄弟讓死篤義如此其家安得不悠久乎論風俗須做橫渠復古之志行藍田呂氏鄉約庶可一變而厚論吾發有三巨擔自何王命許況而道學不講自忠簡默成逝而功業不彰自吳黃柳宋謝而文章不後後學可不勉哉論居常處困每誦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之語便覺自警按

論居敬自謂于專一上見功覺得心中無其放僻邪侈之雜論窮理自謂于精義處得力見得進退榮受之節頗分明不敢放過 並行述

公為編脩甫四十日偕同官黃未軒莊定山論上元烟火非是請先是羅一峯論首相不當奪情亦謫時稱翰林四諫 林俊撰行狀

公為屢吉士時閣老劉定之率教諸士一日以正堂蔬圃詩令諸士賦以試之公詩結語云賢哉公儀休拔却園中菜遂以輕薄目之後又試中炷賞月賦公云天下之人有罹悲愁窮患貧窮孤苦者見月則不樂惟高官厚祿身享太平無事之日者見月則樂也劉愈怒之後試應制燈詩公遂不肯為矣疏入遂謫其節繁才識當時以為第一也

餘冬序錄

東傳錄卷

三後

董吏部祀稱公留心經世之務每一政先稽古典次參以制折衷于道而定矩焉家故田居諸子躬操器治農邑令過訪諸子輕輻跪迎在司成其子自金華徒步來省道逢巡檢答之已知請罪公笑曰吾子垢衣敝屣宜爾不識也論者曰古三不惑公有之矣 右渠雜識

先生專志六經附博史子意所詣極將欲起發學數百年後會北山魯齋仁山白雲之派以上接東萊晦庵之傳 見素書

先生曰吾平生一切玩好之物皆無所好惟好古書而已昔在閩胡文定公子孫有一監生送一部寫本致堂管見來與因問其家再有正本否彼云止有此本遂發還俟我有

力當與刊之不敢私取為一己所有也

先生自言當時惜不得做臨武知縣外官只有知縣可做以其親民惠易下及也

先生言學者奉身務要儉約不可好華侈尚好華侈必至貪得它日居官天不能清白

先生謂董遵曰待客之禮當存古意今人多以酒食相尚非

也聞薛文清公在家官客往來只一雞一黍酒三行就食

飯而罷又魏文靖公在家官客相望必留飯食止一肉一

菜年雖高矣必就舟次回壘不之公府有所相遺必有報

禮不肯虛受人惠以二公者可以為法矣 並楓山語錄

先生在南監時每為諸生言甲子歲更天下多事云云乙丑

孝廟賓天而劉瑾擅權 武宗朝無一不驗 蘇山語錄

言行錄卷

四後

韓文

忠定公

字貫道山西洪洞人成化丙戌進士仕至太子太保戶

部尚書卒贈太傅諡忠定

公上世出相州宋魏公之裔公生時母夫人夢紫衣人語之

曰吾送文潞公與爾父因以文名 楊廷廉撰墓誌

公在工科時左都御史王越總制三邊邀功啓蒙乃會劾列

其狀及推德望懋著前吏部尚書李公秉兵部尚書王公

竝於內頗涉兩宮 憲皇怒逮至文華殿考訊幾死

張潤撰行狀

南京參贊尚書缺人僉謂非公不可至則留務一新屬歲飢

米價騰踴死者相枕藉公咨戶部將官軍糧俸預支三月

以濟度支以未得命為辭公曰救荒如拯焚民命在且夕安能忍死以待即得罪吾請與之遂發米十六萬石米價漸平人不病糴 墓誌

改戶部尚書召見諭以鹽法積弊欲議處積弊以充邊餉公

陳七事一革開中引鹽之弊二革典販私鹽之弊三革賤

賣官鹽之弊四革買補殘鹽之弊五革夾帶殘鹽之弊六

革越境賣鹽之弊七革運河淤池之弊皆指摘剴切其案蓋

納於是數十年積弊無遺公私皆便

太監苗達等征虜無效日費動逾千金力為舉劾乃銜甚乞

公督餉以圖中傷遂寢追究羽流幻術計還節盜帑物抑

戚畹中貴占奪和買民田及舉正高占引鹽乞討織造皆

事于權倖怨讎叢集人為公危之公裕如也

言行錄卷

五後

武皇登極太監劉瑾等依憑春官宿愛蒙蔽聖聰靈惑百出

每以夜為日荒蕩無度因而揀內令外機柄竊持威福倒

置官始橫空縉紳凜凜舉目顧以避公追痛 孝皇深以

宗社為憂首倡府部科道等官伏闕抗章暴露其狀即繼

以泣乞置諸法 武皇覺悟毅欲俯從奸邪洩謀營救有

地輒報中止用是愈無忌手搥口銜恣其播弄塗炭乃極

尋索公細故捏寫旨意降級致仕復將子高唐州知州士

聽刑部主事士奇各為民仍假失落簿籍後捏旨差官校

械繫至京鞠錦衣獄會早朝投匿名文書于丹墀錄瑾罪

惡中言必欲害公報復急情瑾怒甚監禁數月無隙可入

設司其實上請仍被捏旨罰米一千石大同上納陸續更

罰米二千石解貸以給旗午瑾誅公方詔復原職

公風骨... 十餘年歷事三朝受知列聖晚斥姦權博概任重直聲壯節不振中外海庵劉閣老嘗語人曰國家養士百四五十

年當其時只養得箇韓貫道者 並行狀
公年五十時其闕夫人子輩數以再娶并納妾為勸言及

輒怒云我年已至此復何為哉卒獨處一室雖使婢亦不容入遇冬寒命小孫溫足教其念書作對句雖處極苦自奉甚薄其清心寡慾如此 雜識

公平生政跡甚多而晚年抗疏誅瑾一節尤卓犖奇偉

公素少疾家居好吟咏垂老尤能作楷行細字家居行義可述者甚多鄉里化之惟恐惡聲入于其耳

國朝文臣謚忠定者惟少師蹇公一人蹇公厚重博大為當

代名臣公德量與之同而得位行志則未若蹇公之顯且久也至論其嫉惡之嚴任事之勇蹇公之在當時恐亦無能勝之

公與東山劉公同在詔獄倡和自若人服二公雅量

質庵諫垣時不立異于物無所於爭而論事侃侃籌諸心體量諸事為理當不物勢使矣因革所宜蓋有人不能言

獨言之者矣歷大藩以至中丞少宰司馬司徒廓大遠承莊簡而疑重休休然其容抑抑既損親賢而下善以詢咨達猷根求藥憲默化潛運泯乎其無形而天下陰受其賜

蓋有人不能行獨行之者矣當其時與司馬劉公東山都憲張公介庵構弘治大君子 見素集

憲張公介庵構弘治大君子 見素集

見素集

吳寬

文定公

字原博直隸長洲人成化壬辰進士第一仕至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定

公始試久不售已絕意進取提學御史陳士賢見其文奇之敦勸就試為京闈書魁試禮部各第一殿試之日魁選未定 憲廟已出御便殿趣讀卷眾亟擬以省元卷上既賜及第時論翕然 李西涯撰墓誌

公生有異質宋冠入郡庠輩流方務舉業公獨博覽群籍為古文詞下筆已有老成風格屢試應天不利以歲貢貢入大學東海張汝弼見之曰天下亦有如此貢士也哉江陰

下郎中華伯有低頭拜東野之句武功伯徐公高邁少可

折節與交曰館閣器也

公素有古學及入翰林凡有作輒傳播中外學者稱為範處先生每東朝進講開雅詳明意存諷諫至理亂邪正之際未嘗不反覆為 上誦之 今上在東宮學少間率僚屬

上疏曰竊惟東宮講學自寒暑風雨朔望令節外一歲之中不過數月一日之內不過數刻况其間又多間歇人生

入歲出就外傳居宿于外誠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庶民且然况有天下者于借日習讀于內終不若出就外傳親近儒臣講明治道所得為多也 並王文恪公撰墓表

初成化戊子議葬 慈懿皇太后于裕陵時已有 皇太后

它日祔葬祔廟之說矣至弘治末 太皇太后崩既上尊

謚曰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承聖睿皇后同慈懿之制

矣內閣大臣覺其誤乃上疏言成化初因事有難處臣子姑為將順之意今當再議於是始詔禮官會議議未定

上頻召三四元臣密議便殿中反覆甚勤吳文定公以掌詹事示與議一日眾促文定言文定乃云魯頌孝婦闕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於禮為別廟之證自漢唐來亦然至宋乃有並祔者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生而為配者非後子孫追尊之比惟李宸妃之歿仁宗傷痛出于至情乃用追尊而祔祭此豈後世所當法哉文定曰然遂奏請出徽號稱 太皇太后立廟別祭竟從之 野記

公好古力學至老不倦於權勢榮利則退避如畏然在翰林時於所居之東治園亭雜莖花木退朝執一卷日哦其中每良辰佳節為其召客分題聯句為樂若不知有官者被

選宮僚人動色相質公獨感然曰我何以當此任堪此勞哉及日講內殿尤世所榮而公辭之至再至三當道見其誠不強也及掌制誥久眾舉公柄用當道忌之遭迴不進意公亦不能無少望公曰吾初望不及此吾處此甚空之甚安之眾議為之冰釋 墓表

吳中有田數百畝每歲租入視親戚故舊之貧者分給之友人賀解元恩在京遵疾遷至其郊晨夕視之賀死殯之為衣素一月鄉人教百其客死于京貧甚其子假貸于人公聞之惻然亟命還所貸自出白金為眾先眾皆樂助竟得以喪歸 李傑撰行狀

意願實錄成陞少詹事仍兼侍講學士掌府事久之程學士敏政以策免起復故事起復官前所歷俸不入考公曰少

意願實錄成陞少詹事仍兼侍講學士掌府事久之程學士敏政以策免起復故事起復官前所歷俸不入考公曰少

意願實錄成陞少詹事仍兼侍講學士掌府事久之程學士敏政以策免起復故事起復官前所歷俸不入考公曰少

意願實錄成陞少詹事仍兼侍講學士掌府事久之程學士敏政以策免起復故事起復官前所歷俸不入考公曰少

意願實錄成陞少詹事仍兼侍講學士掌府事久之程學士敏政以策免起復故事起復官前所歷俸不入考公曰少

詹學士職與我同彼則先官即日上疏請以印讓上有旨命公仍掌之士論益多公 徐源撰行狀

公為人靜重醇實自少至老人不見其過舉不為憚慨激烈之行而能以正自持遇有不可卒未嘗碌碌苟隨言詞惟醇文翰精妙無媿古人成化弘治間以文章德行負天下之望者三十年然位雖通顯而迄不得柄用天下惜之 蘇州府志

公文不事追琢而體裁具存外若簡淡而意味雋永紆徐則有歐之態老成則有韓之格信其學力之至自得者深乎其所以養可知已 王守溪撰文集序

字介夫福建晉江人成化甲辰進士仕至南京國子祭酒

先生疑重端肅操養力專而進取之念畧初友寧水貞孫九峰拜何椒丘願為弟子既又友儲殖庵楊月湖好古獨信貞風淵軌使人躁息妄消嘗曰吾始念一靜字既又念一虛字自覺安便不費力又曰學宜養正性持正行聖賢言語熟復深玩則去舊來新日改而月以化又曰前輩何嘗不教人舉業義理竟拓發由中之蘊櫟括以時文之式自然神采動人矣必搜奇索隱取難字為工官聞無見措施而易有精詣學子請益所至屢恒滿官所恒數百人泉之易實出指授一方文物之盛實始焉

先生初為祠祭主事三原王公引為驗封員外郎乞南又

先生初為祠祭主事三原王公引為驗封員外郎乞南又

先生初為祠祭主事三原王公引為驗封員外郎乞南又

先生初為祠祭主事三原王公引為驗封員外郎乞南又

先生初為祠祭主事三原王公引為驗封員外郎乞南又

乞告特起江西提學副使為逆濠所嫉遂引去逆瑾亂政起祭酒以鎮壓人望而先生先歿矣 並見素碑

先生與孫九峯書畧云清所以見怒于寧王者一是一賀王壽巨獨去朝服中藏膝一什二是三司官舊用初一十五朝王而於初二十六日謁孔子清乃力請三司勿徇舊例但用初一十五行禮乃先謁孔子三是士素自憾于林都憲待用讒人因言清與待用頗厚王遂併怒清而力求清之短使人於京師傳誦欲以併壞之四是王一日於宴待間故設機械直議其不能詩文清姑據理對之為稍拂其意蓋朝廷方面官豈容藩王輕易折挫也至於奏討護衛事清已知為王積怒而同僚又有挾術相傾者寧復敢一語及之為此累不敢輕自屈以取容隨其多方撻撻誠慮一

言行錄卷

十一後

巨死于無名故遂決意引疾致仕耳

寄李宗一書曰儒者致用尚欲經理一世康濟群生而今數口之家生計乃常不辦至數數仰資它人貽憂父母才之疎劣於此亦可自考雖賦士之常也清亦嘗有自解之法即今臥處自題云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回任窮天非敢以德自居也用以自勵以見貧之外又有在所當念者爾耳

先生自歲有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為萬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教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而濟盛時操各器徒以就其一已之私而已矣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者也 又曰分陰不惜學力不克當事臨疑口且無所歸手足無所

措

又曰處今世亦自有許多當避嫌處不可便以聖賢自擬王應詔云此魯男子善學柳下惠之法也 並虛齋集

介夫早歲壁立已有聞于士夫中年僣蹇仕途一時名公鉅卿無不改容禮敬之至于東南之上講學以求是當者率於介夫取正焉蓋學識淵博如吾介夫者絕不多見也 月湖集

王雲鳳

字應詔山西和順人成化甲辰進士仕至副都御史

弘治丁巳春公時為禮部郎中上疏極詆中貴闕左道時論危之 天子知其名置不問十二月朔車駕還自泰壇公

言行錄卷

十二後

以事出知陝州

公平生坐立言動皆不苟處私室如在公門暇日未嘗不對聖賢語為性嚴察吏不能售奸當事無忌諱與人交侃侃不脂草相逐為詩文核而奇能自作古興至揮灑詞翰覽絕 並錢茶撫送行序

為陝西提學副使設四科以取士曰求道曰讀書曰學文曰治事士皆興起建書樓于正學書院廣收書籍藏之以資諸生誦覽取人首名節次文詞弁達貪殘之徒進拔中正之士禁止僧道師巫之術其學政嚴厲不少姑息士始不堪而終直其法

何景明日于至關中見幸庵近山敬湖漢波頌說戴公之德康馬舌段頌說楊王之政諸君子即三公時所就士雖先

後際遇有時而三公風教由此彰矣 並雍大紀

起為中丞上楊太宰書畧曰伏惟晉位太宰陛下保蓋慶位之愈崇而志之可大行也山中屢聞忠諫之言近者留王昂一疏尤為人所傳誦不聞唐介初貶之時潞公有此也然介雖貶數月之間兩轉未久而復其殿中侍御史今日昂既不獲還之青瑋則推薦超陞在執事筆端焉耳它日秉史筆者書此一行意不足以照耀今古哉每恨李文達近稱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死擢岳正坎珂終身而極貪之陸布政反得峻崇公之遠之富貴安在哉且田舍之間士風所繫扶持正人則善類慶而士風以振獎進邪人則善類沮而士風以頹竊恐有奔趨富貴權祿利達之人相見之際非稱功頌德之詞則乞憐求官之語未有以直諫

言宜聖卷

十三後

之言達于德聰以古人功業聖執事者故某敢布其愚焉論議侃侃此後世之所未講也 博趣齋稿

公與晉溪王公白巖喬公稱晉中三傑說者謂公厲清過晉

溪方剛過白巖也

虎谷早逝可惜可借使得三朝其視汲黯何愧哉

楊月湖復喬白巖書

儲巖

文懿公

字靜夫直隸秦州人成化甲辰進士仕至南京吏部侍郎

郎卒謚文懿

公清修端雅篤學成化甲辰會試第一服官吏部言動

風采為縉紳

成化間中書舍人丁璣因星變上疏極論治道請普安州判

工部主事張吉論李孜省左道請景東府判工部主事王純保留三原王公誦惠南府判進士教毓元李文祥並以言時事教誦臨西縣丞李誦咸寧縣丞公疏薦舉謂五人者既以直言狗國必不樂節辱身今皆弄之蠻夷領海之間與苑為伍情實可憐乞取而宣諸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可觀與其旋求教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 上以付吏部起甲之

公奏紀注言動疏謂本朝史職似與前代稍異乞陛下特勅在廷臣僚先後會集名問者備錄當日於何 殿下欽奉 聖諭及奏對之詞具本進覽宣付史館知事干機密不宐宣露者 御覽訖仍行封識付之謹密之臣藏諸深

事行錄卷

十三後

嚴之地所謂金匱石室者以俟將來庶 聖言言動舉無所遺群臣論說亦以附見洪武年間常有起居注 陛下倘采臣言而行之正合 祖宗之典貽萬世之謀時不能用識者憾之

正德初邊報甚急公上議防虜患五事一敏聽斷二備將才三廣募謀四募材勇五覈功賞皆計慮周悉 詔議行之總督京儲上言四事專責任以完糧儲廣儲蓄以固根本戰災傷以除宿弊省文冊以甦民困皆切特弊

公為大僕時以馬政未舉民瘼未除召災致變是均有罪乃上四事一議養京營戰馬二議減馬政文冊三議處官馬官員四議清草場租銀 詔所司行之 並奏議公尚氣節慎交與好獎拔各士非義事一毫不可干平居憂

時之心恒切 行奉
嗟嗟殖菴粹德完名迹作簡體斯文典刑獄獄士墮為瞻兩
京由公屈伸人卜太平 見素祭文

王鴻儒

文莊公

字懋學河南南陽人成化丁未進士仕至南京戶部尚
書卒諡文莊

公敏悟絕人書過目即成誦甫成童作書端勁得歐顏法有
親屬為府史致公佐書郡守金城段公堅見公書奇而問
之史以實對遂召見嗟曰風神清淑非塵埃中人也乃留
居府中續食授衣親課其業遂入郡學為諸生提學元台
陳公選校士至南陽闕公卷驚曰此經世之文非舉子業

言行錄卷

十一卷

也成化癸卯發解河南丁未舉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初
領倉吏出納明慎軍民稱便遷員外郎推舟淮安督稅鳳
陽皆有聲蹟於是象益信為全才

公督學山西以陶菴為本以文藝為末抑浮崇雅先行檢而
後詞華品藻高下毫髮不兼又好面誨人每生徒請益因
材開發終日不倦士子翕然歸之

為吏部左侍郎以甄拔人物為己任好崇實行不絕虛名
嘗曰濟天下事惟誠實者能之趣名者亦趣利無益也不
見夏忠靖王鹽山平惟知有 朝廷而不知有親黨惟知
有天理而不知有身家社稷生民於是攸賴識者避其言

並石路撰墓誌

孝宗一日召兵部尚書劉大夏論時政且及當時人才上

曰如山西副使王鴻儒它日可大用大夏對曰此人才行
甚不易得 聖諭是也劉公後以告鄉人胥員外文相曰
朝廷用此等人方擔當得大事予老不及見子其識之

行狀

公於書無所不讀大要以窮理致用為主雖一字之異同亦
必求其原而審其義之所安故其所得宋博學衍文發互
益其於六經沛如也善觀史每以歷代君臣之行事為案
而已從中斷之審得失辨邪正上下數千年如指諸掌尤
明習國家故事自 祖宗用人行政及前輩立朝行己之
詳皆能一一言之至論當世之務原始必求其終可否成
敗必證以古人之故至誠待物和有禮不問人私人亦
不敢以私問由是士樂親之無間識與不識皆知其為成

言行錄卷

十五卷

德君子也

公閣朗光大言無支浮目所直齟步必履之是時邊武得權
政門頗雜公癩憂飲泣雖在貴顯如困葛藟受嚴却介之
義薦絕養交之私上下遠近咸稱為大雅君子

崔銑撰文集序

郝智

字汝愚四川合州人成化丁未進士政厯吉士以言事

謫石城吏目卒

智生而穎敏過人十二歲能文章群經子史一經目即不忘
嘗居龍潛庵貧無繼畧之給則掃樹葉蓄之焚以照讀書
達旦如是者三年文思益發雖數千言可立就蜀雖多才

未能武之先也 金棋撰墓誌

成化丙午領四川鄉試第一計借上春官道出三原時大司馬王公怒致政家居往見之且曰治天下之道在進君子退小人今小人在位群邪肆毒此行非但為會試正欲上疏 聖云二便進君子退小人則天下其庶幾乎王公笑而不答

未冬星變智抗章言事極論陰陽之理至欲黜萬安劉吉尹直而用王竑王恕彭韶且曰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宦官有以陰主之也疏人不報已酉言事者諉知州劉繁御史湯鶴妄言朝政嫉智者因疏智名下錦衣獄智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神色自若無所曲撓供詞畧云智與今湯鶴等來往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輟

言行錄卷

十六卷

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奏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沈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具議者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公韶辭疾不為判案獲免左遷廣東石城吏目毅然就道不結履穿幾不能存親識饋遺堅却不受

孝廟首登大寶明日常朝用御史二人侍班糾儀湯公留輪侍智造其私第告曰 祖宗盛時御史糾儀得面陳政務得失言下取旨近年遇事惟退而具本此君臣情分所由間隔不通也公以言官奏對幸值大政維新之日請效盛時故事此太平機會也及王公怒徵聘至京智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事苟且老先生勿受官職先請見君時政之不問者歷陳于 上前庶其有濟一受官

職再無可見之時矣二公雖善其言而卒莫能用識者憾之 並崔銑撰傳

公至石城視事甫兩月廢政悉舉當道重其人往往待以賓禮會總督都御史秦公紘檄遣董驪修書得居屠城白沙陳公甫先生忘年而友之時以詩文相命居無何得暴疾卒 誌

公非所寫懷詩有曰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真篋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辭朝詩有曰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其慷慨忠愛之意溢于言表 立者道文

言行錄卷

七卷

劉大夏

忠宣公

字時雍湖廣華容人天順甲申進士仕至太子太保兵部尚書

公為兵部郎中時有中官用事獻定交南策以中旨索永樂

中調軍數公故匿其籍使者有千吏數被捶若弗聞者獨

徐以利害告尚書余公子俊力言沮之事遂寢

朝鮮使者為建州虜殺切請改貢道中官有朝鮮人為之地

寧過前屯而後入山海迂回四三大鎮此 祖宗微意全

若自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大徑恐貽它日憂卒不從

言行錄七卷

一後

河決張秋權公右副都御史治焉公既至乃集山東河南二

省守臣議以事關運道莫敢適主公曰河性猛悍張秋乃

下流喉襟未可輒治治于上流分導南行復築長堤以禦

橫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候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遂疏

孫家渡河三十里四府營河十里築長堤起河南昨城盡

徐州涇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長三百六十里量能任功

五旬而事竣 並邵寶撰前傳

公為戶侍三上章乞致仕 孝皇特旨令馳驛歸養病痊

起用公歸踪跡不出里閭庚申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

務勅使臨門即攜二僮以行兩廣人士聞公來如飢兒之

得乳母旌賢才斥貪穢裁冗費更役法上下不便者一切

正之廣人駭駭樂生矣 吳廷舉撰壽藏記

壬戌陞兵部尚書時北邊告急 上以兵事屬中官苗達謀

出兵圖之密言于 上乃召公問計公曰臣聞從征將士

言當時全仗 朝廷威德乃獲逆克 上曰永樂頻出塞

破虜今何不可對曰 皇上聖武固同于 太宗奈今將

領兵遠有不逮且當時如國公立福稍違節制數萬甲兵

俱陷虜地況今之將又在丘福下不若且令各邊料敵戰

守猶似得策 上乃悟曰朕幾為人所誤事遂寢

上嘗召問天下衛所軍士何如對曰與民一般窮安能養其

銳氣 上曰在衛有月糧從征有行糧何以至窮對曰江

南衛所困于運糧江北衛所困于京操此外浪費猶有臣

等不能知者所以俱窮 上翌日詔各衙門凡有損于軍

言行錄七卷

二後

修清寧宮有旨下兵部撥用軍夫萬餘人做工公知工少人

多蓋監督中官有所利而為此也上言減去十分之五督

工者訴于 上上令司禮監語內閣曰劉大夏不以朝廷

大工為事率意減去人夫即調旨來切責劉閣老健曰爰

惜軍夫司馬職也近日劉某每以老辭位 朝廷每下溫

旨勉勵尚請之不已若切責旨下彼將以不職固辭更於

何處討這等人來替它司禮監以其言入告 孝宗欣然

納之用軍夫卒如公所裁之數

孝宗一日召公面語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量又以非卿

部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寫揭帖密封進來

公對曰不敢 上曰何也公曰先朝李汝省可為鑑戒

上曰卿與我論國事豈汝省營私害物者比乎公曰臣下

以揭帖進 朝廷以揭帖顯行是亦前代糾封墨勅之弊也 陛下所行空遠法帝王近法 祖宗事之可否外付之府部內咨之內閣可也如用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 上稱善久之

孝宗嘗召公因言天下何時太平朕幾時做得如古之帝王公曰求治不宜太急但凡人行政有疑者即召內閣并執政大臣面議停當行去自然順理便是太平 上曰大學士劉健嘗薦劉宇才堪大用以朕觀之此小人也豈可用哉以是而言內閣亦未可蓋托

孝宗每召公入內庭奏事公至跪御榻前 上轉首左右顧近侍內臣即退避數丈地俟奏事畢復來侍駕一日公對久事畢欲起不能 上曰司禮監來朕與劉尚書論事話

言行錄七卷

三

後

長彼老不能與爾李榮與某扶掖出順門外回榮且扶且謂公曰吾輩行事不好處多老先生於 上前幸隱惡揚善公曰 聖上天性聰明某於政事外未嘗敢輕易毀譽它人也某今日求退 上曰李榮亦在朕前說卿是好官如某者與老太監踪跡疎遠不知何以如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榮何敢蔽賢也

公自入仕以來由壯至老不營田宅之利官至大司馬不為子孫求恩澤

公平生宦轍所至不喜屬吏奉承有曲意奉承者未嘗喜不及者未嘗怒也

公居官接物雖稱從容和易至屬官之不才者則一裁以法未嘗姑容苟免也 並言行錄

公在兵部以議革騰驤四衛勇士議節光祿寺無名供饋歲省宮府數百萬近幸者滋不悅正德丁卯激怒于 今上將及禍太監竇瑾知重公者叩首諫曰此 先帝意非劉大夏建白遂免時逆瑾用事日誅求臣僚而大臣中有欲中害公者昌言云抄劉大夏家可得金數萬瑾因潘尚書蕃毛總兵銳獄詞連公姓名成展夏遂矯制差錦衣衛官校逮公千戶羅某至顯知公貧雖以酒器為贖彼堅却不

受八月至京繫北鎮獄同繫者數公行賂為求生計公曰如此而死唯累一身稱貸免死則累一生且累子孫矣瑾怒欲置之辟會官議于朝堂居左都潘曰檢制劉尚書無死罪瑾曰元軍罪亦無邪法司比附守禦官撫馭無方致所部軍人反叛律元軍十月遣戍肅州當時士大夫以公

言行錄七卷

四

後

出獄為喜買驢車二僮以行故人贈送謝絕不受發都城日觀者如堵所在罷市父老涕泣士女攜筐篋進果食亦有焚香密禱曰願公生還者已巳四月到配所即買地為墓作終焉計人問公何不挈親子姓待行公曰吾仕宦日不能為子孫乞得一官今元軍老死顧令子孫補伍豈人情所安也庚午夏京師風霾蔽天寧夏宣歸叛亂肆赦天下公得釋歸八月瑾誅復公原官致仕

並後壽歲記

公嘗發戍時氈帽布袍徒步過大明門匍匐頓首乃行策一蹇蹙赴戍所時以兵部尚書謫發莫不加禮不欲其至戍公曰大夏有罪不加之誅今敢不服役邪被甲執銳與諸卒無異莫不嘆服 晉德錄

公被逮時故人贈遺皆謝絕至州貧無所資潘臬諸司畏
璫不敢館穀三學生徒相繼食之 請書續記

公嘗以先世二宗族屬疏散墓幾不可識作敦本堂歲舉二
祭祭畢有燕以合族人且為家規誦燕所教子讀書兼力
農務常命督耕雨中曰習勤心勞習逸成惰吾困之將以
益之也 前傳

公自甘肅敘歸詩曰憑誰寄語中州子前度劉郎今已還蓋
公下獄竟軍事雖出干逆璫禍機則發于大學士劉宇也
宇河南人嘗告璫抄劄公云 言行錄

東山先生愛百姓如己于百姓戴之如父母徧觀當世未見
有如此者 白汝外傳

公嘗語陸吉士深曰初入仕不可受人知知已多難立朝矣

言行錄七卷

五夜

只如朋友若三數人得力者自可了一生過多則晚年受
累 慈山餘話

吳廷舉嘗謂古人有言曰憂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公足以
當之

倪岳

文毅公

字舜咨直隸上元人天順甲申進士仕至太子少保吏
部尚書卒贈太保

公父文僖公奉命祀北岳其配姚夫人夜夢緋袍神人入室
寤而生公文僖以為岳神所感也因名曰岳幼即知向學
業文之餘暇通吏事偶有群吏將赴吏部試戲出獄詞為
題令剖斷旁觀者曰此老吏筆也識者已知公它日非特

以文名著 吳文定公撰家傳

公生而瑯岸秀異甫五歲聞鄰號書聲即請入游問侍文僖
公問曰天上更有天地下亦當有天蓋已悟天包地外之
理 于塾撰行狀

公狀魁岸目光炯炯袍笏偉然明之如神天姿明睿為文敏
捷若不經意初在翰林凡考校纂脩綽有餘力每進講
上前以古義傳時事為勸其言剴切而音吐洪暢人儼之
范祖禹

德祖以下九廟已備及 憲宗山陵禮畢神主將
升廟於制當祧廟下禮部集廷臣議或以 德祖以下四
廟以次當祧至 太祖為百世不遷之祖公以此說固所
以尊 太祖然豈 太祖崇本尊親之意哉故周既追王

言行錄七卷

六夜

太王王季又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其意蓋出於此國家
自 德祖以上莫推其世則 德祖乃周之后稷也不可
祧 懿僖仁三祖以次當祧至 太祖 太宗為周之文
武百世不遷今 憲宗升祔當祧 懿祖一廟宜於太廟
寢殿後別建藏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每歲暮則奉祧
主合享亦應古禘祭之制時又有言 孝穆太后當祔廟
者復詔議之公言周之姜嫄為帝嚳次妃后稷之母故周
禮有享先妣樂舞蓋指姜嫄而魯頌闕宮之詩特見其名
此別廟之明證也且唐宋以來皆有故事可考如奉慈殿
是已今 孝穆神主宜於奉先殿別立廟歲時祭享悉
如奉先殿之儀奏上詔悉從之二疏蓋皆出公手云

並家傳

進左侍郎時以災異求言公與尚書取公等議與畏天戒七
事 上謂有防微杜漸之意深嘉納焉未幾復陳八事大
意謂當今財日加匱民日加貧宜務行節儉以為天下先
又言天下地土有定而宗室之封日增額外設官甚多民
安得不困宜以時裁約又言減齋醮省供廩罷營繕上
多從之

京師大雨雹公言雨雹之作天所以告 陛下宜深求致災
之由以回天意又勸 上勵精以勤聖學推誠以開言路
止無功之賞停不急之役黜奸貪進忠直時有旨召番僧
領占竹公言占竹僧修為異端首 皇上即位先賜罷黜
中外稱聖今一旦召復之豈不為聖政之累西域胡人從
海道貢獅公言獅者外夷之獸真偽未可知且海道亦非
言行錄七卷 七

西域常貢之路詔還之
鈞陽馬公嘗臥病上言今天下財力大耗臣日夜思之計無
所出獨蘇松折糧銀價輕今稍增之民不病而國用足詔
下廷議公曰馬公國家元老其言誰敢違之然事有大難
今東南民力竭矣又復重之因而生變誰其任之乃不果
增雲南思壘梗化守臣議欲用兵馬公疏今中外民疲財
困災異疊見何以用兵且欲遣京朝官往諭之公言用兵
之法不足示之有餘今公之言得無示弱于天下乎使患
壘聞之或輕中國矣且京朝官論之論之不從則策窮矣
不如姑遣藩臣有感望者以往彼當無不服不服再議之
用兵未晚也於是眾皆從之 並行狀
公居常能鑒別人物一旦當銓選抑揚進退各當其才或言

別白太過終當勇忍公不鄙曰吾知冢宰之職當如是

家傳

國朝父子入翰林為學士並謚為文實自倪氏始

李文正公撰青谿文集序

張敷華

簡肅公

字公實江西安福人天順甲申進士仕至南京刑部尚

書召為左都御史卒贈太子少保

公父洪為監察御史預土木之難景泰初以死事恩蔭公為
國子生公少負氣節七歲時里社有竹木之祟公指揮群
兒斬伐殆盡既受蔭益勤問學登進士簡入翰林為庶吉
士成化改元授兵部主事累遷郎中多忤時譽或令遷者

言行錄七卷

八一

摺據無所得 李文正公撰神道碑

為浙江右叅議監溫處二府銀課景寧有礦盜聚至數千人
鎮巡官議進兵公曰此可撫而定也乃刻日使自歸身往
若之賊露刃以待及諦視曰果我張公也皆斬首聽命公
執其首惡十二人餘悉宥之

擢湖廣左布政使歲大饑給粟散粥藥病埋死增價致賈遣
使告糴因修學宮以備直省餓者所活不可勝計

巡撫山西歲復歛奏暫增解池鹽課以補王府歲祿會霖雨
躬禱于神池獨不壞歲給大同邊詢多用折納公請太原
以比可通車者運米民亦便之改撫陝西禁婚娶論財產
墓不得舉樂有妖僧據山為逆群議洵洵兵部尚書馬公
曰張公實在必有處分比報至則公已授計令父老生縛

之矣

總督漕運首黜武臣部運尤無良者權譽千請悉拒弗納近

例漕司多假太倉官銀少免利息公謂漕乃下剝上攘所致而官為借貸大非政體峻為之禁

公為左都御史請嚴天下有司貪酷奔競之禁會獄重獄有寵臣坐法或疑當未減公執不可卒從重議正德改元有旨令致仕公即日上道歸

公風采凝重辨義利若黑白事有不可不曲為遷就進退得失未嘗一動其心遺命所屬猶謂不以悖省為子孫累蓋至死不亂也 並神道碑

初公為庶吉士李文達彭文憲二公欲留官翰林公與劉東山時雍力辭不就後二公皆以政事為名臣 碑

言行錄七卷

九

公平生剛介不輕言笑奉公秉法墜重一時南都稱四君子蓋指公與林瀚林俊章懋云 江西通志

戴珊

恭簡公

字廷珍江西浮梁人天順甲申進士仕至南京刑部尚書召為左都御史卒贈太子太保

為御史督學南畿凡考校必以文藝占器識有請謁者孫不色拒而終一無所撓群士帖服至無後言遷陝西按察副使仍專學政如南畿

撫治鄖陽諸府豪右多窟流聚為利公劾日令首罪民所關田多匿稅畧償所費而沒其餘嚴練兵伍自製為營陣法蜀盜野王剛越境入竹山平利諸縣守臣與罪莫敢發公

請合湖陝兵誅其首惡縱其賜從千餘人事遂定

為左都御史益自檢律務持風紀雖簿書之細必極精覈嘗

與吏部考察京朝官者一考天下述職官者再 孝宗親鞫大獄諸司震悚公從容應對時有所開折天威頓霽

上知公清慎每廷奏宣面問至移晷刻引疾求退必優詔勉畱命醫賜食間有慰諭若家人父子然者公不覺泣上亦為之動容 並李文正公孫墓誌

公累以老病求退 孝宗不允一日公私懇于東山劉公曰珊老病子幼萬一客死異鄉地下不瞑目也公同年好友也交知于 上獨不為我一言乎一日 上召劉公議事

畢因問戴某近來何如劉公言戴某有病累疏乞休出于實情伏望 皇上憐而允之 上曰彼教卿來奏乎劉公

言行錄七卷

十

曰戴某在告臣往視之彼恐微誠不能動天令臣見 陛下日為彼申達下情 上曰卿去說與戴某朕以天下事推誠付託猶家人父子也太平未兆何忍舍朕而先歸乎

劉公以 上語告公公泣曰吾不得返家矣 東山言行錄

公德性和粹中耿耿不苟合而洞達無城府奉職守法不為物撓而意常近厚祿任四十餘年家無餘貲一意官守雖尊官高年猶手削章牘辰入酉出寤寐不覺敷歷中外所至有聲績學政尤著身既沒人至今道之不衰 墓誌

謝鐸

文肅公

字鳴治浙江太平人天順甲申進士仕至禮部右侍郎

卒贈尚書諡文肅

公為編修時嘗奉 旨校勘通鑑綱目上疏言神宗喜通鑑
理宗好綱目而不能推之政治因勸求賢講學以史冊質
經傳窮理義則大本立而萬目自隨矣

李人正公撰神道碑

在南監勸以身教每嚴約束禁諸生班見禮捐皂役錢以沛
僚屬籍膳夫錢于官構東西二書樓以度鏤板上疏請增
揚龜山從祀而黜草廬吳氏餘若擇師儒慎科貢廣載籍
復會饒均差遣論列尤多在北監請增號舍修堂室又謂
廟門衢面多狹斜以為褻慢買其地而廓之又買官廨三
十餘區居學官以省僦直皆出夫皂雇役餘悉藉為公用
諸生貧困者亦有給免者請京府致贈給驛歸其喪凡所

言行錄七卷

十一後

建白皆師古義持獨見未始有徇俗希人之意

公孤介寡合性氣屹屹嗜義如渴見不善若將浼然家居孝
友自違養後輒無意任進與工部侍郎黃公世顯為知己
始終不自嫌黨知識困乏者皆有周恤然實無長物惟節
俸入為之其居常第蔬食醴飲而已 並墓誌

林瀚

文安公

字亨大福建閩縣人成化丙戌進士仕至南京兵部尚

書卒贈太子太保

公為祭酒上疏請開科貢以進人才大畧謂今天下學校作
後日盛科貢二途取有定數歲有常規不無遺材淹滯之
嘆禮部議擬詔令開貢四年 林廷選撰行狀

公在國學垂十年待諸士嚴而有恩凡差撥歷事定立條規
雖勢家子不容請託越次故事祭酒購役銀歲以百數計
公悉貯之官購置祭酒公署一所合監師儒公廨悉備實
公創其始也

災異公率群僚陳十二事曰明黜陟去冗官清吏弊定莊田
折鹽鈔處監生嚴軍政首供應收才墾禁奸會得不急寬
民力有御史自巡按執歸建獄二三儒生當錄傳奉授中
書公上疏言御史當俯垂寬宥以全風憲之職中書宜收
回承命以杜倖進之門則天命天討協天下之至公矣疏
入忤旨上疏自劾不報

正德改元時家宰缺人給事中丘俊御史石玠交章薦公改
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因災異會陳十二事曰隆大孝

言行錄七卷

十一後

以先天下集難議以決大政改州治以奉陵寢崇儉德以
裕財用省虛費以甦軍民增首舉以進人才修武備以禦
寇盜省匠役以甦民困節工役以省財用清吏役以革宿
弊清馬政以防欺弊大優容以廣言路言皆剴切無忌士
論難之然權姦自是側目矣

逆瑾亂政姦嫉公正直南京科道官言事被逮公獨往送贖
以俸金且議上章直之瑾聞愈銜之勒令科道招詞逮公
同黨乃矯詔降公浙江左參政致仕公聞命即行怡然自
得後瑾復矯詔指公與大學士劉公健謝公遷尚書劉公
大夏韓公文都御史張公敷華等為朋黨頒示天下瑾伏
誅御史凌相等交章謂公德專望重有經濟之宏規不宜
置散地詔復公尚書仍致仕 並行狀

先生學問淵委識遠而養克休休焉至方若員至勇若甚法
溫煥若可親而居中栗不可柔知先生者容亦淺之知先
生也廣平介布狹萊公大而疎先生其美而會其迹混
然者也 見素跋

許進

襄毅公

字季升河南靈寶人成化丙戌進士仕至太子少保吏
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

擢監察御史出鎮甘肅山東風裁卓卓御史陳鉞附太監

汪直啓慶遼東為御史強珍所劾公亦率諸御史論之珍
被逮謫戍公與凡劾者皆奪俸三月

李天正公撰神道碑

言行錄七卷

三

後

遷山東按察副使監鄉試事有欲私竄家于者執不從東昌
有武官于懷金挾一儒生飲于酒家是夜被殺有司疑生
所為備極考訊生誣服公徧閱商潛見酒家以殺之翼日
買布數疋訊之遂伏辜

巡撫大同上邊事數條北虜入貢驕詐百出公嚴為節制遂
不得逞武邑王聰沐不律公奏置干法降為庶人又奏太

監石岩若誣公擅用旗幟降知交州府

甲寅虜犯西陲復命公為左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吐魯番世
讐哈密遣部酋逐其王入據其城久不復公與都督劉寧

輩出調赤斤罕東諸夷為聲援冒雪夜進城中人從亂者
餘八百登臺自保公諭使下或欲盡屠之公不可乃止

庚申虜入大同命兼左僉都御史提督軍務與平江伯陳銳

出師進勦陳以無功獲譴或因以累公遂令致仕歸數年
廷臣論薦者數十疏乙丑召為兵部左侍郎督團營兵馬
並李碩

進兵部尚書疏勸 武皇撤學止遊師古仁聖君而戒彼荒
淫者一京衛官以賄來求公堂杖數十權要請討非格成
報罷數上言京軍工役之苦且曰亦樂聞大建宮殿定撥
班匠十萬宿衛撥軍匠數萬今為內臣占令納錢運灰及碑
罪人罰贖奈何以軍士當之

十月初閣部奏諫共劾閣未成八人導 上盤戲請誅之期
在必克公語同事者曰此獨得疎斥足矣果凌其事恐有
甘霖之變是月十日午刻太監李榮左順門傳旨召部院
大臣榮曰此屬 上少所親倚今亦無大過奈何真諸死

言行錄七卷

十四後

此屬日夜奉 御衣環泣 上為罷食諸臣錯愕莫對公
曰 上富於春秋方當講學恢 先帝之業乃為此曹所
誘逸久成荒何謂無罪榮曰 上行遣之諸公第歸幹國
吏部侍郎王察曰如不遣將復舊 上左右耶榮入是夜
內閣劉元瑞謝文正致仕明日逆瑾出管司禮文臣條禍
往往自殺

進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公直學久著風裁愈峻御史某滿
三考及郎中某員外某借結與後必親京秩公一日悉外
補郎中某賂關承成乃斥守黎平郎中李遠忤太宰出守
夷方乃改授都工侍某同公里閩託關榮求改吏部公對
衆面語之曰君年尚未秩已不卑循資而往不憂不貴乃
託斯人速化乎嗚衛公曰其遠矯詔勒令致仕尋除各瑾

誅復其官而公卒矣

公按山東時參政某役開夫修華陽宮為宴遊所公勸罷之
華濟寧諸開監役夫三千人究治貪吏蒙徒餘聖風奔息
還京掌三法司事道十以黃白術干湖廣總兵李經不售
誣首潛招夷軍為亂汪直奏逮李氏百口至京成獄 憲
皇恐寬之改命法官謝眾皆協避公列狀以上即日磔道
士于市戒戕直緝事者直百計害公無從偵隙

巡撫陝西時太監劉瑯恃援恣橫公數禁之一日同舟泛波
擿責其惡瑯不遜公奮拳擊之墮瑯水中
並崔銑無碑

公器宇魁岸抱負甚偉議論洵洵出諸無不可為者法尚嚴
峻凡有請託多拒不行見者敬而憚之

言行錄七卷

十五後

崔銑曰某在翰林讀中秘書親見公事後叨覓太史叅對
孝皇宵錄賜公及周文瑞公封章每彈指太息曰斯謂古
之遺直世之標準又曰某在后渠與子弟門人商確古今
相業借評公德有四曰昌言直道推賢敢為公心賢長安
雍泰數以己官讓之

雍泰

字世隆陝西咸寧人成化己丑進士仕至南京戶部尚
書

授吳縣知縣吳濱湖湖漲淪田千頃公作堤民受其利至今
賴之曰雍公堤吳民有妾亡者妾父訟其夫密殺吾女兩
月匿尸湖中石下名曰妾逃兩月跡求無效妾父

脅財始知死所公使人視其尸乃訊父曰夫密殺汝女汝
安知匿于石下此又豈兩月尸邪此必非汝女汝假刃以
旬賂耳一拷而信居吳多善政巡撫都御史薦于朝擢為
御史循令行皆饋餼無饋公不受民涕泣固饋乃駕至張
家灣遲之吳人歌曰時苗督橫雍公返舟 雍大記

院事語親舊曰棘避驄馬御史也

兩淮巡鹽且滿巡撫都御史以公力過權要商民咸悅復奏
畱一年初公至淮竄丁貧而鰥者幾二千人比及二年俱
與完室既去淮人詠曰客邊歸橐渾無硯海上遺民盡有
家又曰了却四千兒女願春風解纜去朝天
甲辰司馬余公總制北邊薛公山西兵備副使至大同太僕

言行錄七卷

十六後

漁振頑慢屠殺堡制兵車以禦胡胡自公至不敢襲邊千
戶韋英誣收謀逆百人余公會鎮巡將坐實以聞公曰人
命至重惡可輕舉若出誣收可謂賞一奸殺百良矣疑讞
可余公悟從之至京果得誣殺英百人俱免期年陞山西
按察使或謂太宰李公曰雍某何以驟邪李曰雍某風力
無雙可以諸人遇之手于是山西獄無冤鬱綱紀肅然
太原知府尹珍出過公于途前驅緩避公召數珍珍曰此豈
失朝邪公曰汝毀裂朝廷體統猶敢為恃言非罪邪珍
珍訴于朝誣公人命諸事遂收公錦衣獄無證左遷湖廣
叅政湖民被誣為盜者七八人歷官多不解巡按御史下
公勘畢得誣狀盡釋之七人皆圖公像祀于家
巡撫宣府居二年士民祇畏邊陲宴安士無室者援准例來

許公復與完聚千人

參將李傑不法部下狀公公將參奏李跪堂下詭乞受責以

圖自新公遠信曰此亦軍法也令縛下大杖擊之三軍股

栗初李之屈策公必原既乃諧公于時相暨科道時相有

戚黨科道有稔習公遂以擅打將官劾罷乃日居章曲別

墅不涉城市秦簡王出入溫泉駕過章曲款語移時留詩

云寄與東山謝安石莫因高卧負蒼生

正德丁卯言官潘鐸諸人交辟公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詔

起公為左副都御史董操江累疏固辭弗克時劉瑾用事

卿佐遷除厚賂行謝鄉人喻公公曰進退在天若奈我何

未幾陞南京戶部尚書又不謝瑾怒遂致仕罰芻米千

石束輸宣府潘鐸諸人及吏書馬公文升兵書劉公大夏

言行錄十卷

一七後

數十人皆以辟公罰米有差

並呂梅撰墓誌

公歸復居章曲日焚香讀書與鄉人論禱事凡陝大夫守令

苟非所合不與相見族黨有犯必告有司曰某是某非幸

無為雍某屈法年八十卒所著奏議彙五卷正諛庵詩六

卷皆其志焉

大記

公奉身儉素雖貴賓至肉味止一二品晉司徒猶未製緋衣

瀕沒而後家人製之以斂不義之魄一無所受人亦不敢

私賂

公卒時榻下若霆震數聲人謂公平生英雄不平之氣如此

也計聞天子復悼賜塋祭禮部覆奏有曰雍某才明副

斷既廢後起操行清介至老不渝雖宵被劾華職平生大

節非與世浮沉者倫當時以為確論

墓誌

許襄毅公論當世人物獨推章公懋雍公泰

崔銑撰劉野亭少傅傳論

言行錄十卷

一八後

劉健

文靖公

字希賢河南洛陽人天順庚辰進士仕至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卒贈太師謚文靖

公之學根極理性以伊洛為師書非正不讀發為文章務闡明義理羽翼風教刊落華藻而悉歸于純厚作舉子業亦以理為主不逐時好門生受業學多知近裏其主考鄉試同考會試廷試讀卷皆以是為的故所得多名士揚一清挾神道碑

孝皇視朝少晏公上疏言自古願治之君必早朝晏罷日省萬幾 祖宗視朝在黎明以前每日奏事二次通者視朝

言行錄卷一

後

太遲散婦或至昏黑四夷朝貢其所觀瞻庶府文移多致寢閣矧今各邊起釁四方荐災尤為可慮怠荒是戒勵精是圖庶可以回天慰人心也 上嘉納之

弘治十八年五月 上不豫六日昧爽司禮太監戴義出左掖門急宣公及李謝二公入軌清宮至寢殿 上便服坐榻中公等扣頭 上令近前 上曰朕承 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今年三十六矣乃得此疾殆不能興故與先生每相見時少公曰 陛下萬壽無疆偶兩違和暫須調攝安得遽為此言 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強也太監張愉勸 上進藥不答 上又曰朕為 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凡天下事先生每多費心因執公手若將承訣者 上又曰朕蒙 皇考厚恩選張氏為皇后生東宮今

年十五歲矣尚未選婚社稷事重可急令禮部舉行時禮太監陳寬李榮蕭敬等皆至羅跪榻前 上曰受遺大監扶安李璋捧筆視戴義就榻上書之 上又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先生每勸請他出來讀此番輔他做箇好人公等皆扣頭仰奏曰臣等敢不盡力遂出次日 上崩

武宗即位內臣馬永成及劉瑾等八人以東宮舊人日導上狗馬馳獵為樂漸棄萬幾戶部尚書韓文深憤憂之具疏合九卿大臣伏闕泣諫乞將永成等真諸重典以回天地之變消禍亂之萌先是科道亦交章具劾俱下內閣議公持之甚力必欲盡真八人于極刑 上不允於是公等以去次之各上疏求退 上許之公及謝公致仕初閣

言行錄卷二

後

議時公嘗推案慟哭謝公亦嘗瑾等罔休惟李公不出一語遂得留用二公既罷瀕行李公祖饒泣下公正色曰今日何用哭為使當時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矣李默然無以應 並通記

公在內閣與馬文升許進焦芳李鏡皆河南人雖同鄉而不為阿比信陽進士何景明年少能詩人咸以為首相同鄉必選入翰林公曰此人福薄能詩何用不取後景明除中書舍人遷提學副使不壽卒自來居內閣不私鄉故惟公一人 雙溪雜記

廟實錄成加公左柱國食一品俸倚毗甚隆公亦盡言無諱未幾焦芳媚劉瑾以公同鄉不附已遂力攻之公居家年九十餘卒廬道南曰弘治初到公當國正色率下凡諸

寮案謁私宅者不與交一言及大朝事關大議累千百言不休卒無一言千求恩澤豈古之所謂大臣者歟

殿閣詞林

公既去忌者媒孽未已幾中奇禍公杜門不出過客請見一例謝絕然聞 六飛出狩終日不樂至廢眠食曰古人處江湖則憂其君况嘗備位大臣者乎

國朝文臣得謚文靖者尚書蕭山魏公驥年九十八顧未得柄用不甚顯少師宜興徐公傳顯矣壽纔七十二耳公位極人臣壽至九十四功成身退完名以歸其鄉者二十年有奇謂為古今之僅見者非邪 並碑

我朝惟內閣學士多久任三楊罷任終身無論矣正統而後曹魯陳循苗衷高穀皆十餘年彭時商輅先後凡二十年

言行錄卷

增二

李賢十年萬安劉健皆十九年劉吉李東陽十八年劉珝十一年徐溥十二年楊廷和十七年謝遷梁儲皆十餘年夫久任固良法然得賢而久任之可也非賢久任如萬安劉吉輩適足以恣其妬賢嫉能之姦遂其貪位固寵之計而已如國家生民何故曰人主之職在論相 通紀

李東陽

文正公

字賓之金吾左衛籍湖廣茶陵人天順甲申進士仕至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卒贈太師謚文正

公早歲負奇氣四歲能作大書 景帝召見抱置膝上賜珍果寶鏡六歲八歲復兩召之試講尚書大義 命肄京庠天順壬午年甫十六舉順天鄉試甲申登進士選庶吉

士授編脩 殿學詞林

為庶吉士劉文安公見公閣試炎暑賦嘆曰此文殆絕無而僅有者觀子之志蓋欲為世用吾老不及見矣

弘治乙卯命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時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公會同官上疏論之武岡知州劉遜逮繫科道會奏 上震怒俱下獄公疏救之 上為霽威召至平臺奏事始復舊制

孝皇不豫公與劉謝二公同受顧命輔 嗣君明日晏駕公號慟幾絕及 東宮即位凡詔冊謚議諸大制作皆出公手是歲之詔興革利弊禁治姦宄最為嚴正天下誦之

武皇登極馳騁逸樂荒淫怠棄朝政日非皆近侍誘引府部科道等官疏請急除羣姦以保 聖躬公與劉謝二公亦

言行錄卷

三後

極言其罪惡當重典且懇乞求退至于再三 上慰答之既而劉謝二公皆許致仕而公獨得留用 並年譜
災異公上疏曰 先帝顧命惓惓以 陛下為託臣痛心刻骨誓以死報適者地動天鳴五星凌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羣災疊異併在一時歷觀載籍徧閱古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且詔令廢格變易大盡憂在于生民國計若罔聞知事涉于近幸貴戚牢不可破或旨從中出畧不預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易臣若諉顧命之名不盡輔導之責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不報又陳政令十失 上付諸司議革之

丁卯劉瑾擅權適尚寶卿崔璿御史姚祥主事張偉為邏卒誣執枷于長安門外公疏救之命戍邊給事中安奎御史

張彥忤瑾加號公又救之都御史楊一清被逮至公又力救之楊公遂得免一日早朝有投匭名文書數珠等過惡者上退坐東角門留各官不放班尋傳旨令跪瑾等面詰何人所為無肯承認者冒暑忍饑久跪不能當當有仆地曳出死者數人矣申刻俱下詔獄究問者三百餘人公懇救得釋並詞林

瑾欲巧取橫歛因以窘迫文臣凡有公錯註誤者假以姑免提問為名各罰米以實邊儲士大夫畏其凌虐亦甘于從罰初有一二百石後漸增至千五百石坐是破家者眾公委曲開導瑾執不從乃從邊倉移為關倉地雖稍近猶不能堪後公因瑾欲積天下司府州縣預備倉糧因言各官罰納者其在邊關多勞少益不若令於原籍預備倉上納

言符錄八卷

三一 後

却為實用遂免輸邊之苦公之隨事應變潛消默奪使天下陰受其福者類如此

清運總兵平江伯陳能以濕潤米等項銀為賍遂致大獄必欲寘之死公力爭之瑾謂熊所犯罪重不宜姑息公曰某誠姑息但非姑息陳熊乃姑息陳瑄耳瑄在 太宗朝開濟寧河道以通漕運大有功金書鐵券子孫皆免一死豈可盡革傷天下武臣心反覆辨論久乃稍解熊得革爵戍邊

有獻密計者託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軍三千人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充戍邊每歲春秋番操如班操例上即欲行之遺谷大用至內閣議公力辨以為不可且陳十不便不聽翌日乃內降行之大同遊擊江彬等因此得

入京彬遂有寵于上
廖道南曰弘治間海內外泰和流行兵以不試為威財以不蓄為富刑以不措為治伊誰之力耶君子以是知文正之不可及也

劉謝二公既去公獨留其和謝公登舟見寄詩曰天外冥鴻君得志池邊時鳳我何人蓋自傷也並詞林
正德中有士人瞰其亡投以尺素公歸啓之乃一絕云才名直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意味雋永深中西涯之病視之能無恧然也耶西湖塵談

公病劇知不起楊一清梁儲靳貴就問之公以謚為憂一清曰國朝以來文臣未有謚文正者請以謚公可乎公即起

言符錄八卷

四後

于床上頓首曰荷諸君矣
守溪長語曰劉瑾之橫狀以法制天下士大夫之無恥者因之求進或竊其勢以中傷善類有能自守者亦脂韋曲從過為諛佞以求自全按長語所指前意焦芳劉宇後謂東陽也並通記

謝遷

文正公

字于喬浙江餘姚人成化乙未進士第一仕至少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卒贈太傅謚文正
公初入翰林有御史某驟陞都憲臺中循例請公文為賀公辭曰此人素不為公議所與惡可以訕言悅之竟不與作玉池談屑

弘治戊申 上在諒陰內侍郭備請選妃嬪以備六宮公上

疏言 先帝三年之喪未終豈宜遽有此舉姑俟祥禮禮

畢行之未晚 上即已之

虜犯大同兵部尚書馬公文升以國用頗乏奏請於南方折

糧銀內更加銀若干公執不可曰南方稅額甚重宣德正

統間因民不堪命故立折銀法以寬之今更加若干則反

重於本色民益病矣且足國惟在節用苟用之不節雖加

賦何益其事竟寢

孝肅太后崩 上召內閣大臣議陵廟事公等請集衆議以

正典禮先是成化間 孝莊睿皇后崩禮官預擬二后並

祔 太廟至是 上從衆議乃別立奉慈殿以奉 孝肅

神主如周姜嫄之禮是雖斷自 聖心而公固有贊襄之

力焉

內府倉庫諸司宦官私輸納者每多索賄賂民不勝其害公

嘗乘間言之 上令擬旨禁約公曰虛言設禁無益也須

令曹司披剔弊端明白開奏而後嚴立條禁有犯必誅庶

可以甦民困 上悅即如其言行之由是諸司宿弊一切

革去

荆襄等處流民已屢生育莫可數計而漫無名籍成化初區

處失宜幾至大變公深以為慮每與戶部議思有以處之

後司徒韓公言于 上命刑部侍郎何公鑑往經理其事

公撰 旨令隨宜安集附籍還鄉各從其願附籍者衆所

得編戶已三十餘萬復有阻其事者途中止識者恨之

並朱希周撰墓誌

公自入內閣獻替甚衆君勤政保治節用恤民等疏不一而

足禁中嘗祀三清公以為非禮請罷其祀 皇太子既出

閣屢疏論儲養之道宜遠佞幸親儒臣戒嬉遊勤講讀

上深嘉之太監李德茂方術得幸因而怙權納賄及廣死

欲例加恤典公力陳其不可 上從之

時承平既久政漸寬弛而近習怙侈尤甚有齊玄者奉使武

當山欲載激濁揚清便宜行事等語于勅中遼東中將張

天祥妄殺冒賞近倖欲曲庇之公皆執不可至觸 聖怒

不恤也 並墓誌

今上登極臺諫連疏勸公遣行人陳侃齋勅起公于家且命

鎮巡藩臬敦促上道抵京勅進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初宋以衰病將乞休曾具疏舉公自代宋去而遂菴揚公

言行錄卷六

又以公為意若虛元佐以遜公者天下皆相慶公復入而

賢遂庵之能讓及公至示而遂庵以官視公為尊不肯處

公之下乃竟違初志與論頗少遂庵然公盛德不與之較

也 費宋撰神道碑

昔在 孝宗皇帝臨御之日任賢使能得人為盛而其大者

尤在乎論相既慎擇其人則用之必專且久俾究厥施所

以輔成雍熙泰和之治於是乎賴蓋其久于相位以遺

武宗者則有少師洛陽劉公長沙李公少傅餘姚謝公道

武宗之世三公既皆先後去位至于復相 今上者則惟

謝公焉宿德重望鬚髮立朝歸朕為國之大老暨其奉身

而退始終一節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而今不可作矣

墓誌

孝劇大漸召公等受顧命 武宗登極近習靈政戶部尚書
韓忠定公率百官伏闕論之賴公等主張于內將真于法
會事泄遂不克公等皆不能安於其位矣再疏乞休既去
吏部尚書焦芳入閣而劉瑾擅柄于內俱憾公二人乃深
相結納欲甘心于公人皆危之公曰天佑 皇明當無它
不見劉元城之事乎遂處之裕如日與客圍碁賦詩以自
娛若不知有憂患者 張宋撰神道碑

弘治乙丑大學士木齋謝公乞致仕薦吳文定王文恪二公
以代己言極懇至一時恬讓之風感動中外 近峯閣畧
公在內閣時劉公敢於任事而資公之謀斷李公長于為文
而資公之典則公可否其間不阿不激同寅協恭所以輔
成盛治者端有在也 碑

成化弘治間翰林聲望最重者吳寬謝遷二人皆狀元及第
儀幹脩偉寬溫粹含弘遷明暢亮直正有公輔之望及丘
文莊卒遂用遷入閣十餘年間號稱特正不失為賢相
宇溪筆記

王敦

文恪公

字濟之直隸吳縣人成化乙未進士仕至少傅戶部尚
書武英殿大學士卒贈太傅諡文恪
公隨父讀書太學太學諸生輩傳誦其文一時先達名流咸
屈年行求為友侍郎葉文莊提學陳士賢咸有重望于時
見而奇之曰天下士於是名聲動遠適成化甲午應天鄉
試第一主司異其文曰蘇子瞻之流也 王守仁撰傳

上遊後苑左右諫不聽公講文王不敢盤于遊田 上為
遊講罷嘗召所幸厲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為若等好
為之

武宗在諫陰內侍八人荒游亂政臺諫交章中外洵河公協
韓司徒率文武大臣伏闕以請 上大驚怒有旨召公等
至左順門中官傳諭其厲衆相視莫敢發 公曰八人不
去亂本不除天下何由而治論議侃侃韓亦危言繼之中
官語塞一時國論倚以為重

公入閣瑾方威鉗士類按索微瑕誣枷械之幾死者累累公
亟言于瑾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今既辱之而又殺之吾
尚何顏于此由是類從寬釋瑾銜辱不已必欲置之死無
死當置之於死以危事中內閣劉二公公前後力救之乃

皆得免大司馬華容劉公以瑾舊怨逮至京將坐以激變
土官岑氏非死公曰岑氏未叛何名為激變乎劉得戒死
或惡石宗揚公于瑾謂其禁邊太費屢以為言公曰楊有
高才重望為國修邊乃可以公為罪乎瑾議於廢后吳氏
之喪以戒迹曰不可以成服公曰服可以不成墓不可以
苟景泰汪妃薨疑其禮公曰妃廢不以罪宐復其故號墓
以妃祭以后皆從之
之文規模昌黎以及秦漢純而不流于弱奇而不涉于恠
雄偉峻潔體裁截然振起一代之衰得法于孟子論辨多
古人未發詩蕭散清逸有王岑風格書法清勁自成得晉
唐筆意 並傳
王守溪閣老在翰林有名文章亦明暢嚴整嘗作擬聖言其

論修史一條切中今時之弊畧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者皆世守之人主所至執筆以隨其言其動皆親見而親書之所謂信史也後世史官雖具員而無定職人主動靜遞不相及政事行罷不及與聞惟易世之後則紬前後奏疏而分曹書之且以幸臣兼領奏疏之語果皆實乎分曹之人果皆公平宰臣之意果皆公且正乎且生于數十年之後追書數十年之前其是非曲直皆茫然無聞或得之傳聞已非其實縱得其實而亦莫能照其情偽或奪于衆不得書或迫于勢不敢書或局于才不能書故一時君臣謀議動業汨沒不傳而奸儉情態亦無能發其微以為世戒而監領者又往往以私好惡雜乎其間故曰不復有史矣 屢談錄

言行錄八卷

九後

劉忠

文肅公

字司直河南陳畱人成化戊戌進士仕至少保吏部尚

書武英殿大學士卒謚文肅

公性峻少通行方寡合一介不苟得惡人趨競自處常過抗貴人亦力抑之在翰林幾三紀始拜侍讀學士

崔鉞撰傳

近習導 武肅初搖成憲公嘆曰吾講讀舊臣也疏戒逸遊

崇聖德力攻近習及乞休慰語甚渥復嘆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吾不刃強顏以負初心以干清議

郭守益撰文集序

進南京吏部尚書南都大率開佚官者自名吏隱俛禮焉

合規撫削削公毅然持風裁越閭胥人革役者貨縣胥黨名吏籍中上部往往冒官去公命四士事稽厥籍年經月緯究竟交代凡革器千人雖仕者亦止論除名屢僚滿秩為署考必當實自是諸司惴惴焉縮其縱 傳

上入正大統兩遣行人同洛陽劉公存問上疏陳 謝頌緝

聖學守 祖訓進忠直抑邪諂開言路選將師借賞賚罷

土木其于取朽屨沐眷然剗切又請時御文華召輔臣及

九卿長貳及撫巡藩臬來朝者各疏上里直寫知見無隱

毀譽羣諸御屏而時技之公用世未盡之蘊豈悻悻長往

不復預人間事邪 序

公蓄意人才嚴于考績臧否俱精當人不敢干以私風裁肅

然為南都之重可謂名卿矣 藝表忠胡瑞敏書

言行錄八卷

十一後

公言薛文清言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

己最難蓋龐暴之氣不惟損德名尤其損身尤甚于平生

被此字害最多因書公言為師訓 聞錄

公自撰墓誌銘云嗚呼野亭胡為而生胡為而仕胡為而歸

胡為而死蓋其生也窮天地之委和其仕也濫 皇明之

介社考諸己考諸人則歸有餘裕委者選濫者收則死獲

所止嗚呼世有為野亭嗟者曰如斯如斯后有為野亭嗟

者曰乃爾乃爾

石瑄

文隱公

字邦彥直隸藁城人成化丁未進士仕至少保吏部尚

書武英殿大學士卒謚文隱

公為諸生時年未弱冠與兄戶部尚書東溥公俱有文學名
少師李又正公每曰諸後進可託以柄斯文者其石氏季
方乎 楊文美公撰神道碑

公在國子以身率人教嚴而諸生莫敢犯時 武宗無嗣上
疏請於藩中擇其親且賢者育于宮中代行溫清丞嘗之
禮其為翰長 武宗始狩宣大疏請回鑾曰六師不備遂
違法宮內無親近之託外有事變之虞若變輿一日未返
則臣子之心一日未能安其後百官相率諫南巡者罪且
不測公上疏救之辭尤切直

公在吏部承群小竊柄之餘政以賂成官以意授士習靡然
日趨于壞屬考察京官凡諸清議有干者多見屏黜登賢
汰冗不及究所施而遷去前後所上封事士林多錄之其

言行錄卷

十一後

要語則勸 上清心省事法堯舜之恭己無為用漢文之
與民休息而已其願 上力行王道辨別忠邪中才皆可
用之人不必求備平易有近民之實不必務奇治有端緒
不必責効于旦夕之間事可包荒不必刻意于淵魚之察
人謂其為救時之藥石云

公在內閣有所論列多觸忌諱 上優容之有動戚怙勢奪
圻內民地萬餘頃詭言 國初所賜歲久失之今得焉以
請既得 旨矣圻民大恐公言于 上曰百姓為業且久

一旦奪之恐生變 上為停前命仍給之民

公沉靜寡默居政府不輕發言遇事所難徐出一二語輒中
節有不當意者憤激見辭色問人或請其過直或獻于雅
量久乃服之屢與文衡以平正簡要取士力去浮誇險佞

之說文體為之一變自為文亦稱是博極群書而根于理
性意會心契有已所獨得之妙世有非考亭之學者公力
詆之曰微考亭五箴莫適為學非之亦何所見第好名耳
並碑

公初居翰林已勵志不殖貨利及官冢宰黜陟公明弗為權
勢所奪然緣是見忌改知 制誥蓋前無此故事也作相
後門無私謁共剛方正直始終不變云 讀書續記

言行錄卷

十三後

楊一清 文襄公

字應寧雲南安寧州人成化壬辰進士仕至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卒贈太保諡文襄

公幼以奇童薦入翰林 憲廟命內閣選師教之受業於黎文僖公年十四中順天鄉試時已抗顏為人師有文中之風焉 謝絕橫行畧

為山西提學僉事力祛宿弊學政肅清改陝西副使大作士類創建正學書院拔名學俊秀會業其中親為督教其大規先德行後文藝故院中士連魁天下為狀元者二人其以學行功業著聞者甚多

言行錄九卷

二後

孝皇以邊事急于用馬用大臣薦陞公左副都御史督理陝西茶馬親歷邊荒條上機宜十餘事茶利大興馬亦蕃盛

三邊仰給

虜賊大舉邊臣請京軍會勦大司馬劉公大夏薦公巡撫兼經理邊務公即率精兵阻遏上疏具陳邊事劾罷總兵武安侯及兵備不職者數人請釋綠事守備楊宏使自效裁抑鎮守中官支應歲省數千金創城平虜紅古二處以接固原築垣瀕河一帶以捍靖虜虜遂不敢渡河

乙丑冬虜數萬入寧夏乘勝直抵固原遂近危疑公率帳下五十餘人趨會總兵曹雄議方畧眾涕道不可參政安惟學曰公行何恃公曰以身殉國成敗利鈍非所計也竟去賊圍各馬營見原選新兵軍容甚盛賊駭之又聞公且至

乃移侵隆德夜薄城下公連發火砲禦寇如數萬人酋長疑我大兵至遂掣象北走公發平涼時道無行人關中震恐眾謂與郭子儀單騎見虜相類

正德改元 朝廷以邊患方熾兵權太分命公總制全陝三邊軍馬公以寧夏花馬池係要害地虜數由以入率官屬沿邊巡視處方畧上疏極陳戰守之策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整飭鞏州以遏外侵又謂河套即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自是無寇 上可其奏公築邊牆期奏績劉瑾憾公公遂乞休工亦罷僅築四十餘里至今屹然巨障後瑾復羅織公被逮遂得致仕 並行畧

言行錄九卷

二後

慶藩竊鑄叛起公復為總制實鏘既擒仍留公為總制瑾素憾公以事變不得已起用既平頗悔之乃矯詔改公專在寧夏撫馭實陰奪總制之權亡何瑾伏誅眾但知瑾之誅為永所發不知永實受算于公以遂成之耳

制府雜錄

公在吏部黜邪佑正起廢按幽國是復定江西盜久未平公薦按察副使吳廷舉委用責成山東盜日熾公疏陳戰守撫馭賞罰機宜下兵部檄諸鎮施行渠魁劉七屯兵近圻要 朝廷宥罪廷議將從之公獨執不可曰中原百姓敢稱兵煽亂罪在不赦宜易將增兵殄滅乃已

公入內閣以時事多乖言不盡用乃因災異上疏自劾曰近日紀綱弛弛風俗頹頹用舍違宜宮府罪體官帑空虛浮費冗食不能華民力困敝徵求病民不能除賞功太濫刑

罰失中讒言可以惑 聖聰匹夫得以搖國是禁庭雜介
曹之夫涼師無藩翰之託一切弊政大異往年是空地震
天鳴日食星變旱乾水溢報無虛月 疏入近倖錢寧銜之公遂謝政

正德已卯秋有宸濠之變公以鎮江為江南首郡此地備禦
有策則三吳無虞脫或無禦要害一失則吳越迎刃而潰
矣乃親閱城設險出粟賑軍請調金山鎮海官兵為外護
設中軍營為內應故城內外恃以無恐後 武宗南征特
幸公第宴飲賡歌兩晝夜左右有導 上幸浙者公從容
婉諫遂不果行

公再總三邊即以最急且切四事上疏謂邊儲莫急于開引
中鹽邊卒莫先于召募選擇將校莫先于訪求器用要言
三 後

莫先于分兵控制俱蒙擬行
公再入內閣 上以張錦奏遷 顯陵之事諭公公奏對曰
地道尚靜體魄安山陵既定其靜已久大事既襄體魄
已安無故舉遷恐有它虞况 獻皇帝大葬之後 陛下
自藩邸升為天子不謂之吉壤可乎竟不果遷

大獄已獄 上怒欲置馬錄死罪公極言論救錄得戍邊
世廟成 章聖太后欲謁 廟公奏對以為今制無 母后
謁 廟之文累朝亦無謁 廟之事遂止 並行畧

公嘗言今日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
靜不在紛擾在寬簡不在煩苛皆時所深忌者 奏畧
張桂二臣恣肆著聞 上亦厭之官多有論列疑公所
授二臣行時即私謀于霍霍懼有齒寒之勢遂上疏毀公

于朝 上始疑公遂再疏乞歸帝復問官論劾乃奪公
官衆謂公當辨公曰吾心無愧得失在彼吾何辨哉

公急于進賢而明于知人故若拔仇鉞于列校而置錡就擒
舉王守仁于厓僚而宸濠受誅楊宏于編成而總兵潛
運至於伍文定之首倡義捷喬公字之捍禦雷都俞公諫
之總制江右是皆儲賢于無事之時應用于有事之日靖
大變正邦域其有功于社稷亦大矣 並行畧

公在靈州人有笑其演習習陣者公謂子誠書生不諳軍旅
嘗以古人行謹哨探止脩戰備為法故每諭諸將曰無事
常如有事時隄防有事常如無事時鎮靜又念武侯李靖
未嘗歷營陣世無岳武穆豈可恃野戰以為能哉
制府雜錄

言行錄九卷 四 後
今皇上在藩邸時 獻皇帝語之曰吾楚有三傑若知之乎
兵部尚書劉大夏大學士李東陽楊一清是也 行畧

陳壽

字本仁遼東寧遠衛人成化壬辰進士仕至南京刑部
尚書

公在戶科奉 勅閱視宣大邊防劾去鎮守中官之不法者
巡牧馬草場中養有特內庇侵剋者公請置之法時察妃
萬氏專寵後宮兄弟勢撼京師中官梁芳輩結妖僧繼曉
于撓國是公疏論之被建繫詔獄尋得釋 孝廟登極上
封事指斥寮近無所避忌及遷大理為忌者所指搗王瑞
毅公嘗疏辨之稱其正色敢言 楊一清撰墓誌

弘治間達虜火節侵犯劇甚守巡失事鎮城書閉陞公會都御史巡撫延綏兼程抵任先師陣亡官軍墜易諸路將領兩旬日間三建奇捷達賊就泣渡河地方危而復振關邊耕耘架梁採牧不數月省費二十七萬

陞南京右都御史劉瑾擅權意官被執連疏論救觸犯瑾怒隨被矯詔械繫赴京罰米三百石行屠厲關監禁追納瑾誅科道交薦復官巡撫陝西當災傷多事守臣貪暴民不聊生公到任正已繩下大振風紀劾罷鎮守中官停止額外進貢一省賴安三邊倚重後陞南曹報至軍民數萬擁集泣雷出城之日哭聲震野如生慈母 並楊宋奏疏公撫延綏時同事者諷公注子弟姓名戰籍中嘗有功賞公曰吾子弟皆不諳弓馬竟不之許識者多之 墓誌

言行錄九卷

五後

公巡撫陝西下車旬日即出榜諭眾利病之原罔不悉具仍令長安父老面陳得失量斗斛平市價禁有司官市民物時劇盜數十剽掠良民命捕之加于市俱折其兩股盜賊屏息又下令曰遭喪者不許停柩婚嫁者不許索財人皆遵之夏大旱令各街巷開渠以通陰氣戒刑殺清克獄齋心誠禱天大雨歲大熟 陝西志
公登仕籍四十年其建明樹立多可述而廉名尤著居常布素如寒士老無所于歸諸子旅寓飄泊環堵蕭然空舍四壁立沒無以為殮凡數歲親舊共資助之僅僅歸其喪宦轍所至人懷去而思之
公在諫垣所論時政指陳得失無隱惟不喜彈劾曰吾又戒我勿作刑官枉人而言官法尤甚願可輕邪 並墓誌

林俊

字待用福建莆田人成化戊戌進士仕至太子太保刑部尚書

公為刑部員外郎時妖僧繼曉挾近幸梁方以秘術進得被殊眷發內帑銀數十萬兩營建大鎮國永昌寺公上疏極論之請斬繼曉而黜梁方言甚激烈 憲廟怒不可測公自分必死料理家事待罪于闕下尋下詔獄加刑公對益厲後府經歷張徽上疏論救併下獄譴遠方公得姚州判官徽師宗州知州時言路久塞臺諫禁不敢作一語由是二人直聲震海內三原王瑞毅公在雷都疏乞還之以勵忠會元日星變 憲廟感悟敕復南部

言行錄七卷

六後

孝皇踐阼廷臣交薦之擢雲南按察副使俗崇釋信鬼鶴屢玄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動數萬人爭以金泥其面公按鶴慶命焚之父老言犯之者能致劫損稼公與約積薪伺之果雷即止無它驗遂焚之得金數百鎰悉輸之官毀邊方諸淫祠三百六十區 並楊一清撰墓誌
為湖廣按察使公偉望弘才風儀華肅官吏欽戰不敢犯會境內雨雪災異上疏陳言時政吏謂貴州借調官軍措運糧餉軍苦戰鬪民疲輓輸又使安陸蓋造王府及增修吉府工役浩繁財費鉅萬民堪命乞循寧襄德府故事一切省儉勿用琉璃及白石關者為定例
拜僉都御史提督巡江時陝西地禾涌公疏謂變不虛生必有其應歷述漢晉以來宮闈侍柄臣之禍且乞戒齋

離清役占汰冗食止工作省供應節賞賜戒逸欲遠佞幸

親賢人謝方石見之曰字少意長近時章疏當為第一

巡視江西寧麻人貪請慢害倍取祿米官校害人侵牟民利

公悉裁抑其奏易府殿琉璃瓦疏極言其非謂乞斷大義

特垂善處毋涉吳王几杖之賜叔段京鄙之求時濠雖種

未有逆萌或以為過後卒如公言人服其先見云

武皇初政起公巡撫江西公上疏力辭未幾改撫四川時藍

鄂之寇方劇公至即宣布 聖恩勦撫並行屢以捷聞公

復疏乞賊平容徑回致仕忌者謂盜已衰易為竟批允先

是軍中奏功多為中外權要冒報公一切不許自是諸捷

恩典度薄賊未平即與致仕朝論大駭科道保留不得公

歸蜀人號哭追送未幾而兩川之寇復熾矣

言行錄卷七

特瑾雖誅而張永繼用事 武廟好遊樂時宿于外而皇儲

未建公甚憂之遂于川中復上疏請 上還內宮擇宗室

之賢養于別宮收召先朝故老劉健謝遷林瀚王恭韓文

以修復舊政又言瑾雖克權柄猶在宦豎安知後無復有

瑾者其詞指割切大忤左右用事者

今上在藩邸久知公名入繼大統起公刑部尚書公屢上親

大臣勤聖學闢異端諸疏太監崔文寵擅一時其私人李

陽鳳以科斂匠作財物及御史參奏崔文需索夫錢事下

刑部文黃緣內降差校尉取李陽鳳等付鎮撫司問理公

據法執奏不遺有旨還送鎮撫司公又奏言奉 詔則違

法守法則違詔臣寧違詔不敢廢法 上怒雖不罪公而

陽鳳迄改錦衣獄公以不得其職乃上疏乞致仕決不可

留矣

公性簡儉居官尤廉約不取隸金不費公廩蕭然若寒素深

厭末俗侈汰直欲以身為鄉邦表率一時同德諸老推先

焉

公在刑部立朝僅十四月暮年遭際普勗忠悃以仰俾新政

然尤以保終完名為念遂乞休八疏乃允 賜勅以行士

夫祖饒于都門外道路爭噎其賢論者以數十年來大臣

以禮進退無瑕隙可議者公一人耳

公謙末疾具疏預拜身後 御典且及時政數事薦尚書羅

欽順王守仁祭酒魯鐸修撰呂柟宏用輔德

並鄭岳撰行狀

公立朝抹正甚多在仕途屢起累罷雅志林壑不繫心得喪

言行錄卷九

官皆不及滿考間居不忘憂國尤好接引海內名流後進

之士極力獎與多成大名 奏誌

先生平生不戀官爵不趨權勢不擇利害不畏強禦花名類

敢諫之節高難進易退之風用兵以殺降為大戒以撫殺

為上策蜀人咸畏之如神明比之宋張詠

楊應撰奏議序

孫交

榮僖公

字志同湖廣安陸人成化辛丑進士仕至少保戶部尚

書卒諡榮僖

成化間為南京駕部主事時每日散衙後諸僚輩各歸私

第或出訪客或拉朋儕飲奕賦詩習以為常公獨退處一

室默坐觀書至晚方回或以為言則曰對聖賢語不猶愈于對賓客妻妾乎三原王公時為大司馬嘉其有志甚愛之弘治初三原起為冢宰即調公吏部用以自輔後為文選郎中累官至戶部尚書致仕今上即位首起公舊職尋欲柄用公以老請歸平生言論恂恂誠懇無大臣氣岸其清慎恬雅始終一致云 漫錄

公純德遠猷孤忠正色由上宰人為司徒歸隱九峯受知今天子潛邸起者宿再入為司徒以輔成新政為國當怨必欲杜利孔清利源還虛耗殷阜之舊國命民命身任不疑 見素族請序

公慎于交與若見素林公白巖喬公柴墟儲公三泉邵公數君子號為知己 紀聞

言行錄卷

九

喬宇

字希大山西樂平人成化甲辰進士仕至少傅吏部尚書

公長身偉貌聲如洪鍾博學好文工篆籀善園藝負一藝者悉得延見獎掖遇事從容裁處無疾言遽色待官屬有禮馭輿臺有恩盛怒未嘗出惡言休休有容得大臣之體雖其天質之美而所以養之者亦有素也

公父職方郎中鳳與遂庵閣老友善遂庵為中書職方公遣公與兄宗並受業于遂庵遂庵教法甚嚴見公德器不凡恒以公輔期之益悉心指授公亦孜孜受教弱冠舉進士猶在門下遂庵公教公兄弟如己子公兄弟亦事之如父

遊庵卒于京口公不遠數千里奔討號哭幾不能起師生若此海內不多見也

宸蒙之變報至南京公獨以身任留守之重廣咨詢公委用謂宜先聲以伐其謀乃為飛報謂朝廷命某總兵統京邊軍若干萬由某路進某總兵調土漢兵若干萬由某路進剋日征勦又選部屬衛職之賢能者分布沿江要害去處料理防守八牌絡繹直底賊巢逆黨見之驚愕率為離心初報至內外府部大臣計無所出公則從容籌畫若干時客至則談笑自若京師恃以為安人謂公有安石雅量

初蒙報至南都人情洶洶公知守備太監劉瑯素與深通恐有內應深以為慮一日呼其親密用事者誘之曰外間藉藉言爾主知江西之謀吾不之信今聞科道將有言矣此言一入為禍不小歸語爾主當審擇利害毋貽後悔非同守備不為此言也瑯聞大喜明日見公哭而謝之曰非公言吾屬盡粉矣邪謀遂寢此皆公高識遠見默奪潛消非盛德雅度何以及此 並在下紀聞

言行錄卷

增九

邊將江彬驕傲誕無人臣禮公處有它變乃選精通武藝者數十人覓材卒隨護 日會見于演武場彬欲遣部下之勇以備人問曰南京亦有能武藝者可與我邊軍一較乎公曰善者自有存難至吾從者亦略諳此可與較彬易之有與卒小而黑人呼為鬼李有神力善跌打公呼出扣頭請較公謂彬曰今日較勢傷死勿論也彬部下是人大而長視彼小甚忽之與李較隨仆彬失色又命勇者對連

勝七八人後有劉鑑慶者以者有重手法來敵者皆負彬
由是奪氣 沂陽日記

武皇南征駐蹕兩都大將江彬等統領邊軍數萬處從屯處
京城彬恃恩跋扈權倖至尊下視公卿懷不軌心公時為
大司馬獨任留守之重持之以正鎮之以靜每事裁抑彬
亦獨敬憚于公不敢肆隱虎豹在山之勢一日晚彬遣
兵官索各城門鎖鑰城中驚駭不知所出督府遣人來謀
于公公曰守備者所以詳非常城門鎖鑰孰敢索亦孰敢
與者雖天子詔奈何督府以公言拒之竟寤城中帖然彬
每假傳旨有所求為日數十通公每得旨必請面奏彬計
遂不行鎮安都城保護 大駕竟得回鑾建無名之功真
社稷之臣也南都人至今思公不忘

言行錄九卷

十一後

今皇上入繼大統召公為吏部尚書公舊官文選語練部事
至則正詮選抑奔競杜請託錄遺逸部政秩然與故老刑
書見素林公戶書九峯孫公兵書幸庵彭公協心輔政朝
廷政觀海內翕然倚重然皆不久罷去為世道計者惜之
並紀聞

邵寶

文莊公

字國賢直隸無錫人成化甲辰進士仕至南京禮部尚
書卒贈太子少保諡文莊

知許州能以禮讓為國所舉動多風化中事作新廟學論諸
生義利公私之辨及忠孝大節聞者感動皆知慎其所自
立次教之讀書為文矩則許之文風蔚然政觀正類考叔

祠墓陟魏文帝廟以祀漢愍帝祀范忠宣公于襄城雙晉
公于郟城毀龍骨杖妖巫尤急民事躬課農種稼朱文公
社倉立積散法行計口澆田法為備荒計登正糧籍民至
于今稱便徵為戶部員外郎尚書周文端公劉忠宣公甚
器重之 楊一清撰神道碑

為江西提學副使至則以身為教先行檢而後辭華黜浮崇
雅士類勃興修瀛溪書院白於巡撫林公待用擢取瀛溪
族孫守祠改建白鹿洞書院清學田定課程遠近向慕
總督漕運時劉瑾用事公一無所通瑾銜之數令以危言撼
之公不為動乃勒令致仕去瑾誅起巡撫賈州陞戶部侍
郎疏乞終養 今上嗣極大臣言官交薦乃有禮部尚書
之命公疏懇辭 上褒以溫旨不奪其志 並碑

言行錄九卷

十二後

公初為許州有惠政以古行古文知名提學江西與諸生講
求聖賢諸儒要旨考校文藝甄別精當至今學者猶稱之
為少司徒母老疏乞歸養以孝聞服則潛息著書開拓今
古粹朕自出機軸日重海內擢正禮部不就終于家所著
有簡端錄日格子諸書行于世 讀書續記

公之文其謹重精純蓋得諸宋其雄渾森嚴蓋得諸唐其爾
雅深厚蓋得諸漢其近古蓋得諸先秦至其諸篇每曰君
子云云者則左氏蓋爾也而公乃自附焉
浦瑾撰文集序

公性度端雅貞介夙成臨事術講學狀未嘗疾言遽色人或
數百語不能終公以數語即竟之嘗曰願為真士夫不願
為假道學於聲色貨利嬉戲事絕口不言惟賢人君子前

董德則敬之久而弗衰一時儒碩並以天下士稱之
張愷行狀

吳廷舉

字獻臣廣西梧州所籍湖廣嘉魚縣人成化丁未進士
仕至南京工部尚書

宰順德政先教化修學校頒四禮以道民邑有宿盜久莫奈
何公至三執之凡諸興革罔不以時舉寺璫傳有能三府
欲為營家廟公以民病弗聽船司倚克貢市葛千縣舊皆
辦于民公以非地產却之

清遠盜獮人不能平以馬司馬文升劉中丞大夏薦進愈意
備兵嶺南遂計十三村池水諸峒平之兼理屯戍振類別

言行錄卷九

十三

靈政一新逆瑾專恣令天下府庫盡輸京師復有偏求使
至諸司承風恐後公既却其求復疏留其財於軍門瑾怒
未有以罪也進參議岷府遣隨市藥物于諸路所過橫賫
公發其私瑾即怒命總鎮向公公復劾總鎮潘忠違法二
十餘事遂交構之連繫詔獄考掠無所得乃以枉道過家
罪焉重枷暴之必處以死越旬垂斃主事宿汝忠諸人營
救乃謫戍鴈門逾月遇宥歸瑾誅起公雲南憲副
並林希元撰神道碑

江西姚源洞賊發乃陞公右叅政往撫征之公即行一以誠
信開諭招撫不服遂建為必征之議往返不以兵自衛賊
因留公于巢以求撫且以威劫公公不為動每日賦叢中
詩草賊以其剛方不畏死也不敢加害送公還公因識賊

左右有謀勇者誘而賄之賴以執賊酋卒以平定守萬年
縣民感之共立生祠 行狀

湖南饑陞副都御史賑濟勸永順保靖兩江口夷情公為
堅明約束條奏上還京復往湖南定諸夷地界又疏言六
事備宸濠變宸濠大恨及將變嘗遣使遺吏部金曰江西
巡撫孫燧空亟易去代者某可某可如廷舉切勿令其來
今皇帝即位召為兵部右侍郎上疏忤輔臣改南工部又
改南戶部晉右都御史理南圻折豪強植貧弱禁私驛止
妄工南圻肅然 淡泉撰小傳

陞南京工部尚書時年六十四公謂所親曰予年老矣平生
精力鼓舞倦矣退休此其時也連上三疏遂歸越二年終
于正寢囊無長物囊事惟艱總制姚公助之始克就窆

言行錄卷九

十三

公居常猶夫人及遇盤根錯節人眩莫措公獨迎刃而解易
易耳
公在順德常與白沙陳公甫往來議論若薛河東胡餘干獨
酷信慕表章其遺言

永順保靖土官征調至梧感公宿惠以數百金為壽堅却之
及聞公沒裹糧赴弔其恩信感于夷狄如此

公氣節稜稜若烈日秋霜獨行自信不苟同于俗志在朝廷
與天下不恤其私故劇虎牙落虎穴死生變于前而不懼
筮仕四十年官至八座不能旬日容于朝人被其衣食者
半天下歸無以恤其身與妻子它諸功業且未盡其大節
固已卓然萬夫之表矣 並碑

公篤于友誼見良士身下之雖玃年四十餘貲貢入學公

奇玘玘病薨會兩僕死公日為煮粥負玘登廁一晝夜十
數返玘病瘥同登進士語人曰玘四十而生我者父母四
十後獻臣生我也在順德同年進士鄒智疏柄臣奸邪誦
石城使目死公歸之妻于蜀倅成都梓其遺文 小傳

事之九卷
古後

皇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十

彭望行

字濟物陝西蘭州人弘治庚戌進士仕至少保兵部尚
書

公少慷慨有志節尚理學初會試時前二場文論皆得意忽
得家報言母夫人病劇即束裝歸朋輩咸勸其少畱終場
必取高第公曰吾方寸亂矣且母病與取第孰重邪遂行
抵家母見之喜病亦尋愈人稱其孝 紀聞

彭君濟物始為蘭州學生以孝友誠確為先提學李淳梁戴公
甚器重之舉釋褐為名進士授工部主事改刑部進員外
郎郎中能以詩書節法比不茹柔吐剛屢勸大獄犁然當
言存學卷

乎人心有恃勢毆殺數人者君按之當抵罪或為之黃緣
祈脫死時勅中容借三法司錄重囚議將釋之君執不可
或以朝廷欽恤之意為言君曰如死者何竟莫能奪由是
名聞縉紳間 揚一清撰送行序

幸庵彭公連歲者平寇之勲最大最奇甚神甚速先是河朔
之擾 帝咨廷臣有能往視朕師會以公對公授鉞以行
歲餘而功成巴蜀之亂 帝咨廷臣有能往監諸軍事會
以公對公授鉞以行歲餘而功成何西戎相侵 帝又
咨廷臣有能往請諸邊僉以公對公授鉞以行月餘而功
成於是公之威名震動華夷而天下無不服其功者純誠
直亮一時輿論推公為第一人 楊應樞撰詩序
執事所至皆成大功天下之人無不知之有不待某一人之

述然天下人之知者執事所建立而已至于學術則未為盡知之而其則竊窺其一二矣方其窮追劉六劉七也傳檄沿江禁防客舟毋令為賊所得以資其勢當時一見雄文卓識以為要非尋常虛所及去年得見災異陳論雖朝報斷爛不啻其全然大意出于忠純亦自可識近又讀重修紫陽書院告文議論淵源字字根據若此者非本之實學而能狀乎數十年來廢幾乎此者惟見三原王公于今復見之于執事者 月湖與幸庵書

正德間都御史彭公嘗與言官論朱憲忠曰吾恨不手刃此奴有白于大司馬王瓊者王以語憲且曰為君致彼君私祭之於是陸寧屏後致彭過于激怒之彭復大罵寧乃奮之即傳旨罷公官而竟未已也使銜校至其家察得其教

言行錄卷二

二後

兵官調用邊軍事令言官劾之坐彭擅調官軍公卿廷議籍其家眾皆秉筆署名惟禮書毛公澄為之稱究時陸太宰完移病不出明日出亦從王議毛復大呼然朝幸得免時科道有敢言者即傳旨謫任未幾寧敗王與陸皆以宸濠黨編籍嘉靖初詔起公為兵部尚書云 皇明紀畧

池曹月川先生瑞為尚理學躬行實踐自幼以聖賢為己任其言曰佛氏以空為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氏以虛為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嘗著家規語畧釋太極西銘通書又作存疑錄夜行燭編家宗統譜月川詩圖孝經有述解性理有文編孝親翁長崇正厚倫仕終蒲州學正公欲舉瑞從祀夫子廟庭以為本朝理學之冠普致書河南巡撫李榕山都憲曰我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

盛于誠意伯劉公潛溪宋公至于道學之傳則斷自澠池月川曹先生始也然則公之學有師承有自來矣 傳聯錄

帝書

文襄公

字文同四川遂寧人弘治庚戌進士仕至少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卒贈太傅諡文襄

弘治間雲南晝勝五日朝命考察雲貴官員公疏致災之由係朝廷而不係雲貴在大臣而不在小臣因條奏時政數千言 孝皇欣覽覽帖置座右 胡世寧撰神道碑

提學峽州夷方士鮮知學公三教約迪以正道時王伯安誦龍場驛公每舉擇秀者一二人集省城書院延伯安為師

言行錄卷三

三後

士始聞古道趨正學 楊一清撰墓誌

巡撫湖廣省城二虎者楚府寵任軍人納級都指揮甘玉海武昌通判張某衛使劉良皆善承上官大舉貪虐軍民苦之公皆置之死人心稱快長沙知府宋者寤極貪酷恣意科罰郡人側目重足公發其贓巨萬緝捕奸惡數十人辨大冤抑數十事皆極明允 行狀

南直隸大饑戶部議發銀賑貸公疏謂江北淮揚廬鳳諸郡災傷為甚蘇松常鎮欠之徵寧池太又次之執政始知狀議遣大臣往賑公適上賑粥要議眾喜曰此任幸屬此公也時饑卒途人至相食誠莫可制公被 命講求時宜調給散銀米實濟弊端且飢民命在旦夕若待編審事定將無遺類矣設粥則所賑貧民乃今州縣每十里為

一局先發見銀米為粥飢民趨之全活者若干萬聚盜賊漸解乃以奏截運儲及戶部所發銀給粥兩月餓者少

嘉靖政元公以大禮稱號事關綱常名義當正有所論列道

聞詔下乃止尋陞兵部侍郎甲申春南京刑部主事桂尊

以公及方獻夫大禮疏錄奏上下其疏議陞公禮部尚

書公再疏辭不允至京陞見初廷臣執議以為人後者為

之子謂今上空考孝皇母昭聖太后稱本生為叔

父母上勉從之既下詔矣然終以為疑公及張瓊霍韜

抗議謂上以聖祖兄終弟及之訓入繼大統非為人

後者尊號宜實以稱廢合古經禮爭論數年幾成聚

訟至是上下公等及廷臣先後所奏會文武百司集議

言行錄卷

四後

于朝衆論既定卒如公等言合疏以請大禮始告成焉

並誌

丙戌會試公知貢舉舊廷試內閣所讀卷多取入一甲二

甲九卿分讀者則以官爵為次雖好卷亦不能置前列公

疏言廷試以收入聖以服上心請明旨痛革廷試第

一大弊上是其言士論避之行狀

公自為工部主事治漕艇于清江廠著漕艇志具綜理之才

兼變通之術已著名後歷官都御史巡撫湖廣官言各

擢擊無遺風裁凜凜文章政事卓然可稱服御儉約不逐

時好近世之名卿也其學專在象山而抑考亭嘗著鳴冤

錄以鳴象山之冤識者以為河如紀聞

公疾亟時呼弟修撰春及子中至榻前曰自檢平生清苦體

國一念可質鬼神即死無媿上若聞遺言第曰願朝廷親君子遠小人分別邪正審于取舍而已言畢而逝

胡世寧

端敏公

字永清浙江仁和人弘治癸丑進士仕至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卒贈少保謚端敏

公幼有大志數夢偕于少保立朝議軍國事邵銳撰墓誌

公弘治五年舉于鄉舉于鄉者有司給其道里費人百金公

以浙右歲飢獨受五十金而行明年舉進士歸進士得坊

其門特須關諸鎮守中賢人公重折節棄之去

許相漸撰行述碑

言行錄卷

五一後

知廣西太平府郡邊荒土官雅不廷參公下令延見長吏撫

以恩信而絕其私餽及因它出過其營單騎直入坐帳中

縱閱騎射乃還子弟應嗣者輒為保任由是民夷皆感悅

太平州土官李璠阻兵拒命潛檄龍英州趙元瑤捕斬之

因大城壺關係治蠻事上之袁襄撰傳

遷江西副使兵備東鄉東鄉岩谷峭阻僻盜穴之四出抄暴

幾五年為饑信患尤劇公諭禁招捕次第綏靖調征姚源

追蹙之窮其征調征毛坊援吳廷舉調征建昌衛益國皆

冒晨夜馳坑谷蒙犯矢石咸底克服又城廣昌新城南豐

以固防禦柄兵及同事者矧其勞績公不自白也

初寧人宸濠志不軌誘受天下命日夜搃腕為奇邪計

成勝方面守軍賄結中外諸用事人連固根本卒甚欲以

有為在位者患惡觀豐諱諛發之口公食息憂慨獨語
群盜弄權耳是惟國家病心警警存亡乃且拱默觀變
稱按察臣戴由行邪忿發抗疏曰寧王自得衛兵威謀日
橫騷擾閭閻鈴東官吏禮樂政令漸不出自朝廷諸臣同
順保身百姓逃亡失業請簡命才節威望臣巡撫方面鎖
隙寢邪于無形勅王自治其國勿撓有司以防未然於是
濠恨甚賂執法者以危法中公逮捕之公已遷福建按察
使過家濠又囑其黨御史巡浙潘鵬發卒篡取公將甘心
焉公則間行會連繫詔獄濠又囑用事人計必殺公絕口
繫再經冬訊鞫榜掠歷諸刑械公幾死屢矣中外莫不
憐其忠給事中御史又皆訟其冤公得減死論請戍遼東
十四年七月濠舉兵及始直公起為湖廣按察使遷右僉

言行錄卷

六一

都御史巡撫四川 今上更化首獎忠直公遂首疏勸
上修德講學薦魏校何瑋邵銳堪講官林俊劉忠林廷玉
堪輔弼

召公為左都御史公入振舉憲度登正弊習執政請禁私謁
公言臣官以察為名人非見其貌聞其言無由知其心識
其才若謝絕過從徒采浮言按考語而求激揚舉劾之當
難矣 上是而從之

以刑部尚書陳九疇者故以兵備巡撫有事甘肅兩敗土魯
番兵于時總制西事尚書彭澤當輔東政大學士楊廷和
也土魯番據哈密城劫忠順王印以要市中國而再扼于
九疇再失利去乃縱反間計傾九疇以行其謀去位大臣
有憾于廷和澤陰嗾險人陳邊計祖間說謂番違寇集哈

密論陷職自九疇啓發因得連坐廷和澤焉於是下九疇
獄擬大辟公昌言于朝曰世寧司刑而怨忠臣寧先殺世
寧執政持不可公乃奏述西事詳辨九疇之誣以明其決
不然 上大悟曰豈我巡撫都御史殺來償回子命邪九
疇由是貸死戍邊廷和澤免于逮

轉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公辨言甘肅之危可慮川蜀之危
可慮中原兵將錢穀無備可慮再舜不許則陳兵政十事
曰定武略崇憲職重將權增武備更賞罰御土夷足邊儲
絕敵源正謬誤惜人才以取進止 上許公就職次第行
之公乃拜命

言行錄卷

七

士魯番合羣刺入寇我師敗之夷復請釋惟羅番使下兵部
計空者公言番夷變詐反覆邊臣奏報低梧再舉陳九疇
禦虜始末備述先朝驅夷故實以及今日圖復哈密利害
審究情勢樹久安之畫柄要喜功者中沮之尚書王瓊遂
主通番復哈密為任八年春公申論增武備足邊儲用人
才三事薦馬是陳九疇施儒揚必進才堪統軍禦敵選曹
志公侵官格不用公必辭疾疏三上乃許致仕 並碑
公幼嘗學武精騎射正德庚午服闋赴京至滄州遇大駭賊
劫掠焚殺勢甚猖獗前途孔棘乃避入城中州守張琦漫
不為意公激以忠義授以方略協力捍禦憑城對敵奮不
顧身賊不敢近數日城賴以全公之力也 滄州退賊錄
公為主事時自著贊信而未字者多言也正而未諒者多
戲也周而若比者好稱人之善也怨而若刻者多發人之
奸也過有甚于此者輕淺僉疎也然則無一長可取歟曰

賄人之事弗為害人之心弗存有利子國之事雖死
二者皆將持是以終身焉而前數者或府之偏則亦庶乎
其有改也卒不媿其言

公嘗曰學以經濟為主不專在詩文也

公幼極艱苦寄食就學卓有經濟之志仕幾四十年雖祿一

品被服飲食猶素士也 並狀

公忠貞廉約練勝世務而尤愛惜人才其憂國慮賢之心老
而益篤 傳

李承勛

康惠公

字立卿湖廣麻城人弘治癸丑進士仕至太子太保兵
部尚書卒贈少保諡康惠

言行錄卷

八十一

出守南昌時南昌難治劇賊騷藩內外孔棘公深畧雄才撫
機輒應正德六年竊賊犯新淦執參政趙士賡請安賊據
越王嶺瑤瑤岸華林賊破瑞州公厲詞牒縉壁壘扼溪澗
進戰擒胡雪二總還府華林賊又叛殺副使周憲公諭降
建賊王奇約內應夜引兵燬大破賊斬首二千境
內安輯公即上疏請蠲租八年姚源賊起江浙間執兵備
吳廷舉總制俞諫請邊兵勦賊公曰賊之食必掠裴源積
粟請贖兵月德興南昌兵自岳源分兩翼伏裴源而今邊
兵驅賊賊果走裴源大敗逃去太監黎安欲奪公功誣公
鼠賊詞大理卿燕忠即訊廣信事白附浙江按察使
巡撫遼東遼東故富饒無虞患自江直開邊虜輒搗我
開原懿路汎河三城極殘破公修築定遠慶雲古城鎮夷

松山柴河六堡墩墾百八十一所屯田千五百頃又修中

固鐵嶺又浦河撫順諸城皆濬隍樹木為阻固東園稍寧

進公俸一等逾年請告 今皇帝即位起公南宮轉南京

刑部侍郎進尚書又召入吏部改刑部加太子少保上疏

論時事改兵部尚書無部御史代胡端敏公提督團營惡

郭勳驕縱剪其羽翼想入欲併中端敏公公辭營務不允

八年尚書兵部當是時田州岑猛叛用兵兩廣騷動芒部

沙保又叛土魯番奔我哈密播河西小王子歲入塞公與

端敏相繼本兵同心經理戎事頗戢公奏裁各省鎮守守

備內臣二十七人錦衣官校旗勇內府詭匠數千人此皆

破 祖宗法依城社坐耗國儲賸民膏血大盡聚束手閉

目莫敢何問者公恃 上聖明一旦剪剔去

言行錄卷

九十一

九年大風晝晦 上恐懼憂言詔問公答曰 聖祖有訓謹
避胡戎去歲冰合北虜盡入河套以故陝西邊患延寧固
石為急甘肅軍餉專仰河東空於蘭州及時糴貯以備河
西災窘曩時河西患苦土魯番今亦卜刺又深入兩寇夾
擾孤危益甚海賊套賊出入殺掠並經莊浪被其殘害急
宜繕塞設險斷辭絕踵使相隔絕兀良哈最近京師不善
撫即為門庭之寇雲南安泰之叛軍民困敝臨空家自盜
賊復起曠日持久恐釀成大患交趾世子流寓老耄異日
歸命請援或據地求封比是 可測惟用人理財早為籌備
以保社稷幸甚
騰驤四衛者詭冒依附奸欺不可詰公言官府一體請旨軍
考選清覈並如旗手等衛制曰可太監麥福言四衛禁軍

隸兵部不便往歲彭義門破虜東而勦曹賊皆四衛力以直內故得號召易集下兵部再議公往歲之事正以兵權歸閣致亂彭義門之戰由入監王振東市之賊即大監曹吉祥諸閣語塞竟從公議 並淡泉撰小傳

王守仁

字伯安浙江餘姚人弘治己未進士仕至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後被譖華辭

正德初公為兵部主事時遭瑾竊弄威柄擢建南京給事中戴鏡等下獄公上疏論救瑾怒達公廷杖誦罪州龍場驛丞瑾怒猶未釋公行至錢唐度或不免乃托為投江潛入武夷遠避遇初投宿古廟據香案而臥黎明道士往視公

言行錄十卷

十一條

方熟睡乃世醒曰汝異人也此虎狼之窟汝何得無恙因詰公出處諭以禍福促其行公然其言遂至龍場龍場在萬山叢棘中舊無屋公至民始伐木為屋以居公乃閉戶講讀民夷化之庚午瑾誅始擢知廬陵 黃綰撰行狀

南贛賊發朝議用兵兵部尚書王瓊薦公遂陞僉都御史鎮撫南贛汀漳等處公至先嚴戰禦之法繼倡三層夾攻之策收橫水左溪桶岡利頭之功身先士卒撫勦並行雖軍旅擾擾四方從游日衆而講學不廢

宸濠之變公通往閩勘事至豐城聞報回舟急趨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議起兵勤王公謂當竄濠出先攻省城搗其巢穴彼必回救我師遂擊此全勝之策也無何濠果出攻南康九江以及安慶公馳促各府縣命兵攻省城克之濠聞

果遣兵間道欲為收復行間公分督各兵疾進與賊鏖戰數日擒斬溺死者數萬至樵舍濠計窮遂就擒公既復南昌下令除留守之黨封府庫之財收劫取之印安脇從之民釋被繫之囚表死難之忠分兵防守方欲獻俘于京而邊將內臣俱至爭功密疏欲併害公 武宗駐蹕南都公竭力殫精進退維谷賴內臣張永調護得免 今上登極始議加官封爵先是濠奏至 朝廷議命將出師王瓊揚言于朝曰王某在南贛必能擒之不久當有捷報眾始服瓊善料云

劉表在舊從公游至是母死未葬公為之葬又為文祭之曰吾不敢有汝之生以差汝之母可謂故舊不遺情法兩盡矣

言行錄卷

十一條

廣西思恩田州二府土官知府岑猛作亂兵部侍郎張宇啟拉禮部侍郎桂萼同薦公堪任此事桂素不喜公勉從張請得允馳檄授公總制軍務公上疏辭免不允公至廣募行勦之患十行撫之善十乃撤防兵解甲論威信受來降杖土目復岑後設署守而思田遂平思田既平公又按視斷藤八寨諸峒數十餘巢皆掃賊結聚流劫屢征不服公乃檄守巡命土官分兵布哨擒斬賊酋黨與遂破諸巢移衛所制諸蠻設縣治增城堡皆保治安民之要事甫竣而公不起矣後奏至子敬見之甚喜稱公才畧不可及欲薦入內閣楊桂二公皆不樂桂且喉痛能遷諷公行賄于張得薦兩層賴 上聖明洞燭其枉下能遷獄杖死之後公訃至桂得密疏遂削公伯爵并卹典贈諡至今人以為

恨 並狀誌畧

公十五歲時夢中嘗得句云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其法莫
毛儲莫知其謂至是舟至烏巒灘舟人指曰此伏波灘前
灘也公呀然登廟禮拜如夢中所見因讀夢中詩且嘆人
生行止之不偶云

公天資絕倫少喜任俠長好詞章壯好仙釋既而好學以斯
道為己任以聖人為必可學而至雖處富貴常有烟霞物
表之思視棄千金猶如土芥藜藿珍鼎錦衣經德大履窮
廬視之如一真所謂天生豪傑挺然特立于斯世近古誠
未見有其人如公者也

公屬纊之際家童問何所囑公曰我它無所念平生學問方
纔見得數分猶未能與王黨共成之為可恨耳 並行狀

言行錄卷

十三後

公初溺于任俠之習再溺于騎射之習三溺于詞章之習四
溺于神仙之習五溺于佛氏之習正德丙寅始歸正于聖
賢之學

陽明公初主格致之說後主良知之說 並誌

梁材

字大用南京金吾衛籍直隸大城人弘治己未進士仕
至太子少保戶部尚書

初授德清知縣廉靜寡慾平易正直輕徭薄賦興利除害邑
人至今頌之 行實

為刑部冀州司員外郎議獄詳慎人無適情時稱名法家大
司寇洪公每令各司錄其招稿以為法

逆瑾既誅曉諭天下榜文公之筆也大學士西涯李公見而
愛之及入史紀事稿西涯同大學士楊公各作一篇俱不
愜意曰此等文章須筆筆兼律筆乃為得體今但有史學
筆耳不可以傳後乃會司寇何公中丞楊公各令其屬撰
上送西涯看西涯獨取公之作喜云法史能無可愛也遂
以付史館且令其勿有所改

知嘉興府興廢舉廢節用愛民不數月民有再來揚公之稱
已卯歲宸濠作亂于江右畢直內應于浙西人心海懼公時
掌浙憲密謀于巡按御史張縉曰所禦要路在兵營消不
軌在豫途草檄布置綜理周密濠敗抗人恃以為安
再為雲南按察使會土官彼此讐殺不寧者六年矣公蒞任
巡按某謂公曰土官讐殺久而未決請道不能勘須公為

言行錄卷

十三後

之公慨然諾即日遣牌建土官依限而來進見公曰爾為
王臣不遵王法殺害生靈無算論法汝當極刑今姑貸汝
死照例罰牛羊若干贖罪土官再拜輸服感謝即引見巡
按聽候復職巡按以處太輕不允公以治夷律令告之巡
按復欲監候公曰若監恐生它意是我激變矣察院始從
復職且差官護送出三十里外即飛報云夷果集兵相訶
今無虞矣巡按乃深服公之明

為戶部尚書時 駕謁山陵勅公同宣城伯衛鐸居守提督
一軍國重事如是者三賞齊優渥未幾致仕復命以右侍
郎閒住

己亥五月廷臣以戶部尚書乃國計大臣總領財賦得人實
難太宰許公獨薦公堪任 歷戶部尚書不數月上手

勅命公監吏部都察院考察京官益鼎典也公即日赴吏部考察凡降調黜陟公議居多士論大服

是歲刑部重獄不決諸事上命公兼掌刑部印信勘問之數日間四事俱得其情擬罪各書奏上上覽之喜謂中

官張佐曰得尚書如材者十二員朕可無憂矣

公嘗曰秀才讀書做官不要錢是公內事不可向人說况欲

驕人乎又曰為人須要立得脚跟定若立不定未有不失

脚也又曰要錢不激官做官不要錢此吾平生自考語也

又曰不為汝一孫計者正恐上負吾君下負吾民也又曰

平生為國薦賢不欲其人知之恐來物議也又曰平生不

報復犯而不校一句我敢當名言也 並行實

詔還梁儉庵司徒徒人巧子相語曰今天眼開取回梁儉

言行錄卷

十四後

則司馬入朝百姓雷之也西長女有屋一區價二百金

子嫌其鄙陋儉庵至即居之但埽地塗墍子媿不及也

后渠雜識

皇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一

後集

傅珪

文毅公

字邦瑞直隸清苑人成化丁未進士仕至禮部尚書卒

謚文毅

公為吏部侍郎太宰遂庵方得名于時士皆趨附善招拔外

號東直陰樹私黨通饒遠公數爭其不公遂庵弗堪越次

晉禮書寔達之耳 崔鏡撰傳

時相李公與遂庵各相結托而李公壻為儀曹郎中往尚書

遇郎中厚恣其為常字而不官呼公乃按其廢法數苦責

其胥郎中遂遷開曹避去

上方好佛自名大慶法王外廷知之無敢以諫番僧奏討田

言行錄卷

二後

百頃為大慶法王下院公遂劾僧曰法王何為者至與尊

號並列大不道當誅有詔不問其妄求亦止

優人戒賢被寵能軒輕士夫或與善賢因是請攻牙牌

製如群寮印文改方者公不可召老優更事者詰曰爾優

敢亂法爾寵可常保否即遣爾辱禍廢極矣優乃戰但與

斬之

盜劉三擾中原勢炎熾六監陸閻以侍郎陸完征之不能

滅乃先行左右當閣後曹又立監鎗名謀出統軍命多官

議可否眾依違不斷公怒而言曰今兵老民疲直以多官

功者失士心賊在肺腑孔棘民譁然患亂禍且夕及 宗

社吾儕先不償善 諸公尚唯唯將何待乎明日竟遣監鎗

者傳旨令公致仕

何景明直內閣得見諸司奏曰往禮部奏最簡及傳公來特煩于五曹蓋無事不事耳

銑在南封部常與羅太常主峯論 內閣臣主峯曰能割頸

者斯稱矣蓋言伏節也銑請問今之君子主峯曰求其次

邦瑞可矣銑謂傳公樸木人斯言殆激賦及後乃深嘆主

峯之智云 並傳

正德中前則劉瑾以條行其毒中則張永以巧蓋其惡終則

張忠張雄錢寧江彬以愚暴肆其閹士靡靡矣全臣節者

大學士劉忠尚書傅珪及斌凡三人云 年歲小傳

羅欽順

文莊公

字允升江西泰和人弘治癸丑進士及第任至南京吏

言行錄十卷

三後

部尚書

陞南京國子監司業先是起蘭溪章公懋為祭酒以家難辭

詔推補司業以需遂以命公蓋此員缺而不補者七十年

矣時監規積弛士多放逸每遇差撥爭論紛如公至謂放

心宜收非管攝之嚴不可爭風宜息非稽考之精于學之

公不可持此三者其力始而然詢交集終亦安之六公懋

如 歐陽塾撰行狀

轉吏部左侍郎攝篆先是會推吏部尚書公力舉白巖喬公

云科以同列嘗有言獨不附公謂其論所歸往復數四竟

亦會同大司馬幸庵彭公初至奏留前任郎中某欲與同

事數月時某已陞陝西參議公不從嘉謀以新政彈擊在

位者無虛日薦揚舊德庶遺厥公獨不動聲色別白忠邪

條上之咸當于人心詔所罷者有常綠內監以求進者奏

論其交通憲政請付法司定罪况沮之石潭汪公謂公有

不可禦之勇有不可奪之節議論足以定國是典則足以

範群工閒齋汪公謂其堅定國是扶持善類調劑甘辛一

時公功為多天下陰文其賜朝廷倚以為重焉

嘉靖元年春都御史席公自湖廣馳疏請起遂庵楊公總制

三邊更兵二部議如所請公曰遂庵舊相即起必以禮辭

往返須數月今邊報孔聖李亞卿方在彼行事利害所繫

恐宜三思遂庵由是不果起公語所親曰遂庵素知予予

尊仰之但入京踰年語物論殊藉藉今所言非惟事體當

然亦欲以忠于知己者耳尋擢南京吏部尚書既抵任聞

栗齋公病即馳疏乞休便養明年春改禮部尚書丁栗齋

言行錄十卷

三後

公憂丁友春復起遷部疏辭夏五月改吏部尚書再疏力

辭致仕家居二紀足跡不侵城市惟已丑秋視季弟西野

公病及喪悉纒一再出

公官兩都時留家于視家事訓飭相繼如曰勢位非一家物

須要看得破又曰愛行人窮貪嗇不欄人以為確論仲子

謁選未嘗通書故舊瀕行酌卮酒而訓之曰前程有分定

惟安義命便是比後官有期欲圖南方以便音問乞公一

達相知公復之曰數本不惜但似平信命欠確耳竟不

之與惟作行誨授之而諄諄于忠信篤敬云 並舉

先生自發身詞林以至八座其行已居官如精舍美玉人無

得致疵及退居即杜門惟以著書明道為事本分之外一

無所預家人子弟守其家法欽欽一步不敢肆觀其粹吏

部一節真有鳳翔千仞之意雖孟子之辭萬鍾何足過焉
可謂躬行君子矣 林希元撰困知記序

先生曰自昔有志于道學者固不尊信程朱近時以道學鳴
者則泰然自處于程朱之上矣然考其所得乃程朱早嘗
學焉而竟棄之者也夫勤一生以求道乃捨先賢所業以
自珍反從而議其後不亦誤邪

又曰禪學畢竟淺若於吾道有見取其說而詳究之毫髮無
所逃矣

又曰圖治當先定規模乃有持循積累之地規模大則大成
規模小則小成未有規模不定而能有成者也然其間病
源所在不可不知秉德二三則規模不定用人二三則規
模不定苟無其病於致治乎何有

言行錄卷

四後

又曰久任自是良法陸宣公明於治體乃不甚以為然蓋欲
以救德宗之偏庶廣登延之路以濟一時之用且於博大
之化或有小補焉爾議法者未可執為定論正德間愚嘗
建白此事而併及超遷之說大意以為超遷之說與久任
之法相與流通超于前自可責其後之久超于後固無負
其前之淹因它策 忤用事者疏竟寢 並困知記

楚庵先生羅公者年而謝政 天子愛虛端揆之位召之不
拜著書三篇曰困知記摘似明真勿偽正實其曰患者心
之用得乃性之理是曰立知能心之用愛敬天之理故曰
良折心性以辨儒釋合理氣以一天人達茲四者而群言
統矣洋洋哉其武夷之派乎先立莊重方介言道動矩造
士之嚴貳銓之定 雖時相柄繫我屢無易勢阻利毀與譽

不與焉故學者服其行而信其言 在純詩文

先生慨然以衛道為己任爰述是編根據往古聖賢勸得於
凡理氣之微心性之辨聖學之旨要治道之機括神化之
妙用皆親切有味而於禪學尤極探討以發其所以不同
之故自唐以來排斥佛氏未有若是其明且悉者衛道於
是千有功夫矣 黃芳序

公與弟欽德欽忠先後舉進士時號羅氏三鳳又在具慶下
則尤古今所罕有也 雙溪雜記

公父栗齋先生家居日三子者皆已昂貴公禮部尚書欽德
按察副使欽忠通政司通政其初輒迎養後乃更迭在告
依依親庭不欲舍去滿門孝義海內賢之
揚州湖撰栗齋集

言行錄卷

五後

孫燧

忠烈公

字德成浙江餘姚人弘治癸丑進士仕至右副都御史
宸濠之變不屬被害贈禮部尚書諡忠烈

公天性明徹精于易蚤魁鄉省舉進士授刑部貴州司主事
陞員外郎郎中所司獄訟平反居多勅諭江西刑獄十餘
年疑不決者至則決之如流獲伸其屈者不可勝紀士民
輒以神明頌之事故復命方太監劉瑾禁錮忠良虐焰騰
熾公以庶孽忤瑾連遭罰贖瑾誅公始獲全漸次陞秩督
餉關藩掌憲貴陽陽東臬右轄中州所至歷有異政
李操撰故實

撫江西時宸濠橫逆剝民蠹政潛謀不軌公至首舉官校

之虐害良善奸民之侵奪財產樂官之白晝殺人啓請具獄豪忌乃駕惡郡王將軍自懲以法公知其意在文過姑置之間因巡歷上下密謀于故舊之有權力者與共除之或曰彼逆謀未露徒自中傷公以為然屢疏罪狀以聞俱為中道姦細所匿弗得達復屢乞骸骨亦不報不得已乃紆謀旁行將以徐為之所於是與巡按御史李潤范輅布政參議陳洪摸按察副使許達先後協謀時糧備兵布官要害外以戢其黨與內以防其舉動會南昌人張儀官于京衛備以其實告御史蕭淮准乃暴其狀以聞於是遣勳威重臣戒諭未至而逆校林華自京馳報濠懼已卯六月十四日因各官入謝生辰宴禮濠出三露臺曰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監國公請密旨看濠語塞第曰不必多言我

通鑑卷

六後

往南京汝保駕否公曰天無二日臣安有二君有太祖法制在誰則敢違濠怒却入殿庭易戎服出呼公罵曰我何負於汝奏我七本公亦曰朝廷何負於汝而汝欲反邪一府官屬駭愕相顧獨副使許達反覆辨論且厲聲曰我輩亦方面大臣今日何得如此濠大怒喝令武士縛曳公及遠出惠民門外斬之時烈日方熾奄忽陰暄慘淡城中男女無大小皆相顧泣下事聞贈官賜諡命有司立祠省城春林祀之賜祠額曰旌忠 江西通志

一川先生自少績學有名鄉命試皆高選居官恒自許曰此心不敢不盡此身不敢不勞

公初處清戎察院御史范公銜命將至藩臬諸公以都憲行高舊隘居者輒病議當卜址別建公曰有正人無邪地

際此民窮財匱而可為我造新衙門乎仍舊貫而加葺之可爰移後堂向前數尺檻下隱故溝淤沙中得一古銅鏡背刻篆字二十有八有昭明光運忠扶日月等語

忠感記

公初遇害民恨不即死亂雨平長街巷老稚相與扶攜哭公柩一日凡十餘祭一祭凡數十人至百餘人哭皆盡哀吁於此可以驗公之澤占民之思矣 哀忠錄

學精于易及門造就甚眾平生取與介介不苟謙以自牧而是非臧否確有定見尤重風教在逮寧為晦庵祠買田五十畝以供祀事在江西每謁廟學必進諸生諭以忠孝大節在吉安廣文山祠為之贊詞甚壯激其它所至新學宮表貞烈皆為世道計而卒不負斯志以終其身

言行錄卷

七後

唐尚書龍撰同仁祠記曰濠之始為亂納賂京師要權近習中鞠禍心外播凶痛眾怒如水火端敏方為按察副使憤曰惡茂哉不可長哉遂列其罪狀揚于王庭張射孺之器定曲突之謀忠之道也乃下錦衣獄而遼陽之成竟弗少原然自此濠之心路人皆知之而濠其殆矣忠烈以巡撫至密樹隄防剪其羽翼豈嘗一日忘濠哉濠近弗悔禍卒逞焉首以威切廢府忠烈仰指天日矢無二心挺身白刃腋且折罵不絕口所以奪濠之魄者固凜如也已而烏合十萬弄兵長江會湯明以都御史提督軍務倡揭華旗呼集議旅批擣巢穴濠震懼乃為順流之揖我師沈沈迎而擊之濠若孤豚然洪都底定浙亦解嚴是故濠之平端

敏發厥始忠烈陽明成厥終者也仁者正諛不謀利殺身不求生三公以之哉夫仁之難成久矣非仁之難成也利之也而後苦其難也是故求仁莫先於正諛若忠烈嬰刃罵賊端敏絕不有其身陽明直指至而赴之皆奉大開執義典正諛而往彼避患私軀之利誠不足為三公謀也是故死者抗殺身之節生者挺無求之志個個然而同歸于仁矣忠烈陽明並毓餘姚端敏誕生于杭蓋浙之山川蟠吳越之雄貫斗牛之精是故洪源神嶽蔚蒸清淑峻發靈英烈士貞臣河沛而壁之也等而上之又若開國宣命忠文先義靖難興師正學伏節土木之變肅厥定功忠文發人正學台人肅愍亦杭人而何浙之多仁也豈惟山川之能哉乃實 國家德教涵濡之深神化感奮之速而然爾

與忠私錄

忠節公

九一後

許達

忠節公

字汝登河南固始人正德戊辰進士仕至江西按察副使宸濠之變不屈被害贈刑部尚書諡忠節

公初為樂陵令期月即能令行境內辛未春劇賊劉七齊彥明颺起圻甸焚屠城邑殺戮長吏公先築城浚隄負膏差工越月而成又使民各起墻屋高過其簷仍開墻竇如圭才可容人家令一壯者執刀伺于竇內其餘人皆入隊伍令曰守吾令視吾旗鼓違者有軍法首功者上賞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畫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城撫按交薦其才超

陞山東按察僉事兵備于武定州是時劉齊二寇猖獗日陝以東橫行而武定城地隄夷不格牛馬民欲潰去公力定之又事築警設城樓置巡卒樹岸柳壬申五月劉七楊寨始以千騎犯利津公追至高苑縣斬首四十有八獲馬騾二百四十未幾賊以百騎劫德平公追戰于楊二莊一鼓盡剿之自是賊南奔狼山颺風敗舟乃戒郡人立破寇安民以頌其功 呂柟撰墓誌

宣正德丙丁之間佞倖譏邪竊柄納賄群臣半與交通蒙蔽武宗於是寧藩宸濠竊窺其隙下結姚源華林諸賊以據有其財上賂要寵鉅權諸門以陰附其勢睥睨神器四海共聞而不敢言是時公方憲副江西言于巡撫諸公曰寧府果於為暴者恃權臣也權臣曲右寧府者貪重賄也重賄靡所不到者為盜藪也方今權臣既難去寧府又難制惟有勇盜則財困財困則賄息賄息則交解交解則惡孤而吾志可行不厭後難圖也諸公皆固拒之踰年已卯宸濠滋橫迫賜撫鎮保薦賢逆跡已露臺諫論劾 詔差都尉侍郎中官往問且宣諭焉宸濠惶懼乃六月十三日其生日也自巡撫孫公德成以下具幣入賀因大享之明日諸官入謝宸濠遂反颺言曰 太后有旨召我如何孫公曰願出旨以示然素忌公威名又特問曰許副使如何公曰天無二日國無二王副使惟有赤心耳宸濠怒曰我不能殺汝邪公曰汝能殺我 天子還能殺汝特先後問耳遂令僧人執公歸孫公以出公顧孫公曰達疇昔之言正為有今日耳遂遇害于惠民門外時盛暑尸不臭蠅

忠節公

九一後

賄靡所不到者為盜藪也方今權臣既難去寧府又難制惟有勇盜則財困財困則賄息賄息則交解交解則惡孤而吾志可行不厭後難圖也諸公皆固拒之踰年已卯宸濠滋橫迫賜撫鎮保薦賢逆跡已露臺諫論劾 詔差都尉侍郎中官往問且宣諭焉宸濠惶懼乃六月十三日其生日也自巡撫孫公德成以下具幣入賀因大享之明日諸官入謝宸濠遂反颺言曰 太后有旨召我如何孫公曰願出旨以示然素忌公威名又特問曰許副使如何公曰天無二日國無二王副使惟有赤心耳宸濠怒曰我不能殺汝邪公曰汝能殺我 天子還能殺汝特先後問耳遂令僧人執公歸孫公以出公顧孫公曰達疇昔之言正為有今日耳遂遇害于惠民門外時盛暑尸不臭蠅

不近數日而容顏猶如生 墓誌

往在京師都諫張元傑謂予曰汝登近寄予文山詩一帙以予觀之寧邸其將變乎汝答其為文山乎既而曰文山之事吾友能為之矣及公之死予未嘗不仰其忠烈而嘆都諫之先見也是公之先忠乃其素定非臨難倉皇而委之無可奈何也 郭維藩撰行狀

公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一都御史一副使便為佞易服而哭人恠問之父曰此必吾兒也吾兒素有此志今果然矣 江西通志

自閩人谷大用八人思盡君以極其欲而燕遊磨八人又進劉瑾使攝廷論而士禍慘自論者欲司馬劉公之為幸而攻馬公而黨與分自瑾遂少師劉公而相權失自杖言官

卷七

十一後

而言路塞遷秩免起以賂而利門肆朱寧進而閩宦袁江彬入而巡幸興官輕而類民竊而盜傑夫思亂騷藩伺隙而生心矣當瑾時禍烈如焚怨韓司徒李夢陽刺骨矣衆謂其必死也而免羅倫之諫吳廷舉之論劾謂其必死也而免何瑋之長揖知縣王勳之不賂也而見重遂敗而永繼永敗而彬寧繼命亂至矣劉少傅之避位傳尚書之抗奏寧濠叛矣胡世宣曹琥之持法孫燧許達之死義嗟乎懿哉若人政矣底于壞哉 崔銑四貞祠記

陳茂烈

字時周福建莆田人弘治丙辰進士官御史以母老乞終養程為孝廉

茂烈先世浙之瑞安人曾大父以軍功注興化衛總旗遂居

郡之梅峯茂烈年喪父繼戎役勵志過俗不與群兒伍畫入公署夜歸讀書母憐其年幼止之乃點燈點誦不少輟年十八慨然嘆曰吾學非學之法賦乃作省克錄以自考登進士已會之曰豈非學之法賦乃作省克錄以自考登進士奉使廣東所司以故事致贖乃謝曰吾窮時嘗授徒兩臬司尚不欲規利于人况今日邪於是往拜白沙陳公甫願執弟子禮白沙與之語累日甚喜且告以為學須主靜一退而作靜思錄終身佩服其教 莆陽文獻

卷七

十一後

擊強徐輔以寬宥道尚深峻徐開解為霽信乎上下官有賢薦而民有去思考績歸至淮以乏寒具凍幾危所知覆以敝裘為救為監察御史袍服朴素借騎一牝馬身若無官而自繫風紀之重尚書曰倡者子受賂崔者以道士起皆根植自固言者屢劾先生再劾倡去而崔猶留先生以母老乞終養供母外短牀敝席不辦一蚊帳身治畦一蒼頭給薪出則執小油蓋妻子服食粗糲一女適彭惠安亦孀嫁具涼薄皆人甚不堪而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五經四書之古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常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 林見素撰墓誌

吏部以茂烈養母清苦奏改為晉江縣學教諭資其祿疏辭不拜既又授侍郎潘禮事例奏月給米三石以資孝養又

具疏辭不准茂烈以母年九十未有嗣息日夜以為憂方抱疾而母卒強起號哭寢地疾轉亟泣謂岳曰吾平生所事見素所友吾弟如不可諱惟身後是託見素為治殮具立其族子遠揚為後海內大夫士聞而傷之御史王應鵬列狀上聞詔賜坊牌用表宅里扁之曰孝廉祀於鄉賢仍優恤其家 莆陽文獻

先生杜門養靜領悟深克養熟隱衷控行對天地俯鬼神鄉國有懼先生知為媿予嘗評第物品黃憲管寧之右得在孔門可幾閔冉程朱高弟子無讓焉薦者謂濂約如石守道而所養獨絕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殆未足盡者 墓誌

陳御史茂烈章官養母灌園蔬太守閱其勞遣二力助汲

一 德行錄上卷

三 後

閱三日往白守曰是使野人添事而溢口食也還之論者曰孝廉詣極矣先倅吉安明允公恕民立祠歲享云

松窗雜言

黃玘革

字伯固福建莆田人弘治乙丑進士仕至南京大理寺

丞卒贈大理少卿

初筮德安府推官法理有聲部使交薦之以考績留刑部主事清勤供職部堂成遣子就學今堂一部奏牘尚書何公鑑轉兵部奏調肇為兵部主事倚任尤重正德甲戌進員外郎竟會試同考官得馬理等三十餘人皆知名士歷車駕職方二司郎中以母喪歸服除時 武宗北狩人心危

疑或居其行筆題其書室曰茅屋石田為生太拙鳴夷 華自許何愚蓋有志于殉國也 莆田文獻

補武選郎中己卯春有旨南巡時寧藩蓄逆上下以為憂大臣科道交疏不聽諸部寺司屬咸起而諍之輩以其事出于邊將江彬誘惑彬方席寵擅權無敢及之者輩獨疏六事其一曰崇正學大畧謂吉凶悔吝生乎動陛下聰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返者無乃動之過乎願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端遠佞人延故老咨訪忠良可以滋養氣節薰陶德性而聖學惟新聖政日舉矣其二曰通言路大畧謂言路之通塞係國家之治亂古之明主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後世則不然不用其言而反罪焉今則又不然不使其以言獲

一 德行錄上卷

三 後

罪而以它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以達于九重之前雖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陛下無由而知之矣天下烏得而不亂哉願陛下廣開言路以作士氣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其三曰正名號大畧謂陛下近日以來無故自稱為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竊嘆以為怪事以陛下聰明智勇上嘉唐虞下樂商周何所不至顧乃自輕如此奈宗廟社稷何願陛下即日削去鎮國公等名號以昭上下之分不然古之天子亦有號為獨夫與欲為匹夫而不可得者切為陛下懼焉其四曰戒遊幸大畧謂陛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于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既而 三府幸太原幸陝西榆林諸處所至

勤象至使民間一夫一婦不能相見者復有南行巡狩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望妻子以謂上者流離奔踣敢怨而不敢言即今江淮之飢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加以休息參養尤恐不支况又重以戾之其何不流而為盜賊連而為死也哉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聖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願陛下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己之詔與民更勗罷南巡撤宣府行宮下不復出發內帑以賑江淮之飢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以各還其家雪既往之繆舉收既失之人心則尚可為也其五曰去小人大畧謂今之小人簞弄威權貪圖富貴者寔繁有徒至于看開邊事以兵為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才傷百姓之心者則江彬之為也

言行錄上卷

十四後

彬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無人臣禮臣但見其有可誅之罪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腹心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卒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天下之亂必自彬始願陛下大奮乾剛將彬下諸廷議明正典刑以為奸邪小人迷亂之戒其六曰建儲貳大畧謂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 祖宗社稷之托懸懸乎無所於寄焉且遠事觀遠履犯不測之區此必危之道也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為陛下殆倒置也願陛下早及是時於宗室中遴選親賢一人養于宮中使視皇子以繫四海之望待它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則繼體有人國本

以固惟宗社無疆之休車駕員外郎陸震見其疏稿願同署名以進疏既入自分必死為書別知友託以後事及收拾遺文彬果大怒欲必真之死乃下詔獄廷跪五日杖百餘除名陸竟死聖體極脩贏幸得甦以詩遺第曰不用汝謀方至此須知我道固當朕蓋萬死不悔也 蕭陽文獻公既下獄皆謂必死而自分已定畧無幾微見顏面方與陸從容賦詩講易九卦以求處憂患之道又寫小像自贊畧云此內何有節義文章此外何有太古冠裳皆忠義所激發 林希元撰行狀

公罷職去彬使人追刺于途有管洪主事知而匿之給刺者已前往矣公得微行免于難 皇明記畧

言行錄上卷

十五後

強受命因謝恩勸 上稽古正學敬天勤民必為堯舜必法 祖宗且謂君子或有過誤所當愛惜而保全小人豈無才德要須深惡而痛絕凡數百餘言皆藥石語 行狀

羣歸杜門著述家素貧客至畱款貸米鄰邨日中未舉火亦不以屑意於官府無絲毫干

羣嘗言曰人生仕宦至公卿大都不過三四年惟立身行道為千載不朽世之人往往以彼易此何邪其素志如此沉敏好學雖疾病支離手不釋卷詩文清粹和婉幾自成家甫一時期人物羣與茂烈名行相次惜未究其用又皆無子而羣年尤天雖然觀二人所樹立亦可與天壤俱歎矣 文獻

陳獻章

字公甫廣東新會人正統丁卯鄉貢士授翰林檢討不

仕卒

先生自幼穎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一日讀孟子有天民者達可行于天下而後行之慨然嘆曰大丈夫行己當如是也丁卯中鄉試戊辰辛未兩試禮闈不第開江右吳聘君與爾謙伊洛之學于臨川之上遂弄其學而學焉時年二十有七 門人彙編撰行狀

丁亥復游太學祭酒邢讓一日試先生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驚曰龜山不知也明日屬言于朝以為真儒復出由

言行錄上卷

二後

是名振京師一時名士如羅倫章懋莊晁賀欽輩皆樂從之游欽時為給事中聞先生論議即日抗疏解官去

既歸杜門潛心大業四方學者日益眾往來東西兩藩部使以及藩王島夷宣慰無不致禮于先生之虛自朝至夕與門人講學賓友論天下古今事或至漏下晝盡不少厭倦江左右布政陳輝等修復白鹿洞書院成以書幣聘先生為十三郡士者師先生謝不往

先生歸經南安知府張淵門出處對曰康齋以布衣為石亨所薦所以不受職而求觀秘書者其得間悟主也惜乎當時宰相不悟以為實朕言之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意遂决去某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為辭以釣虛名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爾爾唯唯

並行狀

公膺薦時當國者不及李南陽輒令公就試吏部公初辭疾不赴試越數日赴試一到部門復以疾驟發辭卒不就試時年五十六懇辭乞終養詔與翰林檢討且云親終疾愈仍來供職公謝恩疏云臣雖至愚亦知銜負恩德圖報稱於親終疾愈之日不敢負朝廷待士之盛意不敢違臣子效用之初心也蓋南陽能優禮種齋而公之禮數似不及公無加損但當時宰相人品之不同可見矣 徵吾錄先生事太夫人甚謹先生在外太夫人有念輒心動亟歸果然太夫人頗信浮屠法及病命以佛事禱先生從之御史王鼎曰此見先生夢通處也北行時不能別太夫人欲俟徐仲車故事伯兄不可乃止

言行錄上卷

二後

嘗買婢得邑人尹氏女既而知之嘆曰良家子也命內人撫育如己女及笄擇婿嫁之

友人莊晁病遺書求先生門人知醫者規者往規貧不能赴先生即備行囊服食津遣與人交無死生炎涼之別都御史朱英極歸桂陽為文遣子不遠數千里設奠尚書彭韶御史袁道經歷張敞之歿也亦然甲胡榮母喪于新喻祭吳與弼墓于崇仁羅倫墓于永豐訪莊晁宅于江浦嘗慕先哲宋丞相崔菊坡之為人迎其像為文祭于家隅坐瞻仰若弟子之於師者之

先生德器粹面盎背無貴賤老少莫不起敬給事中賀欽執翁子禮肖先生像懸于家之別室有大事必啓焉羅倫改官南京修撰先生謂日子未可以去乎倫即日解官去按

察使詳報於毅先生及得于觀感乃悔嘆即欲解官從學
進士美以史事使貴州特取道如白沙以師禮見先生
出曰吾聞人多矣如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
動者殆非人也至京師有問之對曰活孟子活孟子
先生自臨川歸足跡不至城府閉門讀書徹夜不寢少困則
以水沃其足久之乃嘆曰夫學貴乎自得也自得之然後
傳之以曲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則典籍自典籍而
我自我也遂築一臺名曰春陽日靜坐其中足不出關外
者數年

先生曰夫道非動靜也得之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
外苟欲靜即非靜矣於是隨動靜以施其功

先生始懼學者障于言語事為之末也恒訓之曰去耳目支
意作學卷

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其後懼學者淪于虛無寂滅之
偏也又恒訓之曰不離日用而見蒼飛魚躍之妙

並行狀

石翁先生詩曰從前欲洗安排障萬古斯文看日星其本乎
曰一笑功名卑管晏六經仁義沛江河其用乎曰時當可
出寧須我道不虛行只在人其出處乎所謂吟咏性情而
不累于性情者乎 門人李承箕撰序

先生之學以自然為宗以忘己為大以無欲為主其語甘泉
曰隨處體認天理語保庵曰此學乾乾無一息間斷

先生嘗曰為學須從靜中坐養出端倪來方有商量處觀人
者審於愛惡去就之間足以見之矣 並白沙語要

生論治道必曰天下非誠不動非才不治必才與誠合而

後治化可興 林光程墓碣

先生澄澄開朗韻致極高自游康齋而心學正友一峰而節
槩明友定山而詩學又大進勾押烟霞陶寫風月堯夫之
襟度識量高洪才慮深遠有道之風致而存從懿醇軒特
嶄絕則又叔度之雅與子陵之風焉先生雖不用時而
道風義傑起鄉人而敢動天下庸之風所以大異于時者
者誰之功天下之士稍知自立而不隨風以靡者又誰之
力歟使游瀛洛關閣得其微言與旨侶群哲會數聖以肩
項四子無疑也 見素集

章楓山謂當時人物以陳白沙為天下第一流又謂白沙不
免流于作詩寫字之間

天下學者做誠未至動不得人惟白沙動得人

先生授翰林檢討辭歸論者或譏其不能終隱或謂其學流
于禪要亦未為定論 讀書續記

立文莊公雅不喜陳白沙大學衍義中有一處議議是學似
乎為白沙發也然公之文學固足以名世而未有以深服
白沙之心其卒也白沙祭之以文意殊不滿此殆程子所
謂克己最難者也 附知記

莊見

字孔陽直隸江浦人成化丙戌進士仕至南京吏部驗

封司郎中

先生自少穎異長益不群觀古心夷學博志大就之退遜若

不勝衣而胸中多奇探之其出無窮人性然若生而溫醇和易又能使人繼德從之游而不忍去其為詩以近代之詩俚俗可厭操唐入機軸變換百出往往追踵風雅其字畫亦賦詩之初變自先生始也景泰丙子領鄉薦成化丙戌登進士歷歷吉士授翰林院檢討江西羅倫為狀元議論風節驚服一時南海陳獻章至太學不隱惡風動京師先生于二公慕其義醉其道情深若骨肉顧然知有善而不知有己以己之未然而信其當然於是善類潑潑若各欲洗磨之不暇矣 林光撰墓誌

憲廟欲設上元鰲山燈先生同編脩章公懋黃公仲昭上培養君德疏言甚劾切忤旨謫湖廣桂陽州判行間用給事中毛弘御史陳壯言改南京行人司左司副卒遭二艱服

言行錄卷

五後

闕不起巡撫都憲王公恕訪于定山欲以白金十五鎰理其敬廬卻之曰受官辦以理私廬可乎

先生論詩文曰取乎內而忘乎外得之心而應之手如相馬之神非此非牡如斲輪之巧不疾不徐斯其至矣若夫優人之學孫叔敖抵掌談笑得其形似者奚可哉其持身則慕伊川法度斬然而難犯接人則慕明道和氣油然而可親嘗曰天之生聖賢將為世道計也或裁成以制其過或輔相以補其不足孔子之於六經朱子之於傳註喚醒聾聵曠所以引其不及者矣今世降風移學者執于聞見入耳出口至于沒於而淪胥之者非制其過可乎故進而當行道也吾義所安不違道以干譽退而當明道也吾志所存亦不立異以求名

弘治甲寅先生被薦有旨取用巡撫何公鑑躬詣定山勸駕繼遣應天府候行先是家宰王公恕司寇張公瑄輩諸薦疏皆出部微非特旨也故先生曰吾何以諫被謫既而退處幾三十年矣今乃出特旨敢不行乎且學士丘瓊嘗營嫉曰引天下士夫背朝廷者景也吾嘗國必殺之丘今入閣矣承特召而不行罪其可道乎七月遂行九月入京見大學士徐公學語郎中邵寶曰定山亦我朝出色人當復翰林乃協輿情丘語人曰我不識所謂定山也徐公又語學士西涯李公曰定山君之故人君當注意我已致仕不能為朝廷薦賢矣李但唯唯西涯初見先生入京戲曰公今復能用大筆字作拜帖乎謁吏部三指不跪象宰取公裕起延之以茶令四司送出部門先生曰第令不

言行錄卷

六後

失已官職外物耳吏部題復行人司副西涯語吏部曰督部根本之地定山還當官此陞南京吏部駁封司郎中到任十二日病風遷延野寺彌留日甚明年丙辰八月赴通政司告行本部即歸定山自是屢告部不為題處時丘公亦卒越明年丁巳遇考察尚書青谿兒公岳以老疾退之乃先生告去已改歲矣故白冰詩曰公歸不歸何遲遲不

是孤臣托疾時此是定山最高處江門漁父却能知

定山詩初就少陵既而讀劉靜修詩酷愛之近得其數十篇橫逸益不可當遂與二公相忘矣又章要為儒者餘事古今人善鳴者未有不自聞道始觀定山詩者當以此意求之 崇堦集

胡居仁執事甚堅灑落不如莊孔陽林緝熙氣骨甚平果決
不如沈真卿惟灑落有壁立萬仞之志惟果決有真金百
鍊之剛它日造就擔當斯道孔陽真卿而已 白沙語要

賀欽

字克恭遼東廣寧後屯衛人成化丙戌進士仕止給事

中
公為給事中聞白沙先生議論嘆曰至性不顯嘗獲猶靈世
即用我而我奚以為用即日抗疏解官去執弟子禮既別
肖先生小像懸于家之別室有大事必啓焉 白沙行狀
孝廟登極初內閣大臣首薦公特授陝西布政司右叅議公
以老病毋愛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資真儒以講聖學謂

言行錄卷

七後

今日急務莫先於講學而經筵勸講之官所謂師友之臣
尤當訪求真儒以克其任不空苟以俗儒廁其間二薦賢
才以輔治道謂新會縣歷事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
純正誠當世之大賢為士夫之矜式宜以非常之禮起之
或任之內閣俾參大政或任之經筵使養君德三導祖
訓以處內官謂內府監司局庫之設其職掌不過灑掃供
養關防出入等事而已近來如王振吉祥汪直梁芳之輩
陷君悞國蠹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者也宜深鑒已往之
弊永絕方來之禍內不可使職掌奏隨得預大政外不可
使鎮守地方掌權兵權四典禮樂以化天下謂 陛下紹
基之初罷黜浮屠妄誕之邪術舉行朱子發軔之正禮真
所謂守成業而致盛治也但初政之疏方發其端而頹敗

之俗尚仍其舊禮讓之化未行淫穢之風日甚乞申明正
禮之當行革去教坊之俗樂疏入 朝廷允其辭而四事
斥以浮泛罷之

賀克恭在憂中詳參議之命不受極論內侍力薦白沙幾至
得罪而浮議已紛紛矣 鄒智與劉汝德書

白沙與賀克恭書曰三十年妄意古人之學眾說交騰如木
底擄月恨不及與克恭論之 許敬

正德己巳逆瑾括民田東人驚疑亂義州以守臣貪懦遂
先發聚眾縱火劫財城中大擾然相戒曰毋入東街驚賀
老爺鄉人以告遂請先生往撫先生辭曰吾非上官獲保
里閭足矣請之再三遂從敏幹子弟十餘人往彼即拜跪
言此事恐不能保全乞示生路先生曰渠輩既知悔即不

言行錄卷

八後

殺人猶可解眾稍戢俄而相率至東街巷口羅跪再請先
生曰爾等燒屋劫財皆可抵償惟殺人不可赦明後日鎮
城當有體勘人來爾輩須拜跪求生耳慎無殺人已而撫
鎮人果至須臾又報發軍來勦眾復呼謀相聚曰賀老爺
不曾說謊我輩再往問之先生曰城中被爾等擾亂至此
鎮城焉得不發兵兵雖至爾等第不殺人當有原宥眾復
退數日竟如其言城中不傷一人 徵吾錄
陳士賢初擢御史賀克恭初提給事中皆辭不願受以難盡
其職也皆至于哭後二公竟做出好來 楓山語錄
賀克恭聞欽篤行淵雅確乎不移亦管幼安之流亞歎教人惟
主小學達序矣陳白沙謂其無所見勸讀佛書豈名教之
外猶有別傳乎 松窗雜言

陳真晟

字晦德改字利夫福建漳州人

布衣骨格高聳神氣肅清望之非塵埃中人年十七八即能自振于俗專心致志以儒為業業成薦于有司至福州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以科舉為事務為聖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微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為學次第乃以大學為據及讀大學或問見朱子博采主敬諸說以補小學工夫始知敬者乃大學之基本也及求其所以為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主一始於數字見得親切實下工夫推尋此心之動靜而務主于一嘗語人曰大學誠意為鐵門關難過主一

言行錄卷

九一後

二字乃其玉鑰匙也又嘗語人曰人於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券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諸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乃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上文圖說之意書未上先疏乞召見而陳其說不報及書上得旨禮部看了來說時侍郎鄒幹堂郎事不知其說云何其事竟獲既而家居請提學憲臣頒行 勅諭教條有主敬窮理修己治人崇正學迪正學敦尚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語喜曰此學校正教也朕學校雖崇正教而科舉不定正考雖有正教不行也因採 勅諭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氏首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定考德為二等考

文為三等各有條例可據而行又莫長上星官道諸君子諸君子終不能推行其說其事亦衰布衣學有所得者至是皆無所遇聞臨川吳聘君名欲質之乃貨其家之直得五金攜其兄之十一人以行戒之曰我先死即瘞于道題曰

聞南布衣陳某慕足矣行至江西張元祐大史止布衣宿扣其學所得大加稱許曰積敢借階斯道自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真矣許二子亦未是如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鎮海甯人雖多讀書家自有衣為學而備術始正自布衣與前人李文舉諸前輩講行文公家禮而風俗始正布衣生於隸每遷于龍岩晚定居于漳之玉洲卒年六十有四後十年提學會事周而中祭以文郡守彭桓立石官道傍題曰大明閣下兩上書請補正學見南布衣陳先生墓提學副使姚鑣舉人鄉賢祠布衣平日不為文字之學有雜稿藏于家各存稿云 漳南人物志

言行錄卷

十一後

子友章德懋議論頗有原委似負經濟之略布衣陳刺夫閩中高士也似此二人者俯而詢之未必無分毫之助也 羅倫後張都憲書 閩中陳刺夫者先生所知不幸去年秋間死矣其人雖未面然嘗相聞學術專一教人靜坐此學向上人也可惜可惜此學寥寥世間無人能領得此七習日見頹靡殊可憂也 陳白沙與胡會憲書

胡居仁

字叔心江西餘干人

生自幼穎異有大志年十七八從安仁下回知學舉于
既而從康齋吳先生得心學之正退而益加克厲慨然以
古人自期以斯道自任以記誦詞章為不足事專用心於
內其學以主忠信為本以求放心為要以聖學成始成終
在于敬因以敬名齋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皆以敬為所處
家庭如在朝堂臨妻孥如對賓客端莊凝重履繩蹈矩造
次顛沛未嘗少違隱微幽獨之際則愈嚴愈密故其詩曰
謹獨功深切防微意最玄爭交真在此要不愧皇天每日
必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考終日竟夕率學不倦探典墳
之蘊與究事理之精微存諸心而履諸身明其體而達其
用見義勇為不擇利害為趨舍排異端振流俗繼聖賢之
緒任綱常之責高風偉節儀表江南 門人徐弘撰行狀

言行錄卷

十一

後

先生家居日以悅親為事父病劇嘗糞味苦疾果愈兄每外
歸近于門外有疾亦躬調藥家人化之篤宗族訓于姓不
倦執親之喪初則水漿不入口哭踊每夕方蘇久則柴毀
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室祠堂月朔之薦四時之
祭及總功之小悉遵古禮簞食瓢飲處之泰然四方樞衣
及門者眾於是築書室曰禮吾曰南谷聚徒講學語學則
曰為己語治則曰王道又曰第一怕見得不真第二怕工
夫間斷多有實人者好尚入于禪學詞夫子矜不知操存
省察為何事安能造道德之域隱然有自任意所著有居
業錄依齋集 附明倫彙編
先生持己雖嚴待物甚恕其言學也則曰惟為己則所從不
差庶後可以及人若則曰惟王道能使萬物各得其所

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此王道之本也其初家食
稍有餘鄰里有假無不應不能償亦不較比後良窳人或
為之篋先生曰吾何暇汲汲為此故其詩曰終日觀書聖
賢在自終日言談不及利祿若使稀禪弗生何憊五穀不
熟 行狀

先生所著進學箴曰誠敬既立本心自存力行既久全體
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賢能事此其畢矣 著德錄
先生以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孔子之道不外乎忠恕而士
之游情高遠者非也故其為道必始于卑近以漸造乎高
遠而方興未艾之勢實不容已焉雖其老死林泉無以考
其本末善備之明驗然于斯理體認親切一反求諸身心
以得之吾邑自曹無妄先生後僅見斯人而已

言行錄卷

十三

後

張吉序居業錄正語
本朝正統景泰間以理學為倡者河東薛敬軒其讀書錄
年二十六始得見之自是徧考國初以來諸公所著述
求其粹然一出于正未有或之先者也近年乃得餘干胡
敬齋所為居業錄其言精確簡當亦粹然出于正者讀書
錄之外所見惟此耳庶聞敬齋嚴毅清苦力行可畏其議
論實由涵養體驗所得非考索探討致然讀其書者其尚
有以識此哉 楊廣撰序
聖庵曰胡敬齋大類尹和靖皆是一敬字做成居業錄中
言敬最詳蓋所謂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然亦儘
窮理但似乎欠透又曰敬齋力攻禪學蓋有志于開聖道
者也但于禪學本末似乎未嘗深究動以想像二字斷之

安能得其心服邪 四知記

皇明名臣錄十二卷完

名臣錄十二卷

三

下

跋近代名臣言行錄

或有問於余曰東濱先生之錄近代名臣也傳乎余應之曰傳矣夫自陸呂蘇宋以來述名臣者率誦言其媿而瑕瑜之義微矣宋南渡前諸名臣如范平章竇內翰者既已變面事讎又碌碌不能發明功名以自顯於世而晦翁有取焉取人與律已異也我

名臣錄跋

朝八開史局往往焚草 液池雖廟堂
纓綉之士且不得覩而况鄉徼儒生乎
東濱斯錄博而確善善而不諱何言乎
其不可傳也然余於斯錄也未嘗不三
太息焉建文諸臣自附於夷齊之義受
禍不忍言東濱以為發凡自近始弗錄
也卽近如陽明及見素靜庵五六君子
其綱常社稷之功風節政理之蹟皆斷

然不可泯滅者東濱以為公是公非弗
久弗定未錄也錄起

裕陵 景皇間距建文未五十年士大夫
堅心正氣葆植未完以故土木之難倉
皇死事者有矣未聞皎然死節如所謂
南朝李侍郎者見錄於東濱也嗚呼君
子於斯錄也可以觀世矣何言乎其不
可傳也

嘉靖辛卯季冬翌日後學海鹽鄭曉謹
跋

五五錄

二

名臣言行錄前集十二卷後集十二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徐咸撰咸海鹽人正德辛未進士官至襄陽府
知府先是豐城楊廉本彭韶名臣錄贊撰名臣言
行錄四卷所載凡五十五人咸亦纂近代諸臣言
行錄凡四十八人餘姚魏有本官河南巡撫時嘗
合刻之及咸歸里之後病其未備重為纂輯於楊
錄增十六人於已所錄者亦增二十五人分為前
後二集自為序記其始末而仍以魏有本初刻之
序弁於書首云

毘陵忠義祠錄四卷附錄一

卷

〔明〕葉夔輯

上海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毘陵忠義

祠錄四卷附錄一卷》提要

毘陵忠義祠錄序

葉夔

歸葉山房

毘陵忠義祠錄成之四年吾邑令平溪候候世卿始梓行之先是武進葉司詔之輯斯錄也亟視實請序時實以致仕之

命歸自漕臺既謝不敏未幾請祠

命下甯起承之戶司詔復致書今御史中丞蔡公國聲以書來屬申之以京兆尹白公輔之地官主事丁君元德實時請養南歸諾焉而輟診病者二年于茲茲候將從梓事則後簡請校蓋中丞公實屬之實乃略加詮次而為之序曰忠義何為而有錄也著其所以祠也祠之舉起於庠校上於臺察而而議於宗伯允而后請諸

上

詔俞焉而著于今矣則何錄之庸昔在宋德祐間北寇既深江淮奔潰退以吾常為徽蓋去亡無幾而姚陳諸君子倉卒起任守孤城抗劇虜力盡以死有餘憤為文山公嘗謂常為宋睢陽諸君子其逖遠乎非邪此其忠義之為烈久矣乃若其蹟存乎國史史之外有郡邑志志之外有家乘有墓碑有序跋哀弔諸作而尚論者於是乎徵是故錄不容

己也嗟夫國於天地有與立焉者忠義是也忠義
在人為道為志而氣實配之養自風成發由稟出
倡焉應焉雷行風動唯其所至城池焉於斯為險
甲兵焉於斯為利益屹乎有不可犯者若夫成敗
數則存焉而吾浩然之塞固不可泯也傳所謂雖
無與立必有與斃者非若人誰其以之故郡之有
祠君子曰禮或者謂元祀之稱秩几原之與歸皆
隆往也往者無聞亦何與生者為而不知教道實
行其間蓋如是而偷懦作如是而貞毅奮如是而
奸邪懼俎豆尸祝于前頌歌慨嘆於後而後規文

告顧若有不能及者祠以一郡而風於天下焉予
其微而速哉司詔倡是舉而錄以終之遂成一郡
之書吾侯侯圖是之傳蓋天下之志也肇祀之歲
常城成寇殲于江斯禮也其時哉因併著之

正德甲戌十有二月既望通議大夫戶部左侍郎

賜告侍養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

漕運郡人邵寶序

毘陵忠義祠錄

毘陵古常郡也而城以忠義名天下所無也而吾
常有馬常之忠義前此猶未顯也至宋之末始大
顯焉忠義在人心固未嘗泯宜無間於天下古今
而獨歸於常歸於宋末者有說也蓋常有蔡伯季
子之遺風自古高節所興由克遜以立風俗君子
尚義庸庶厚麗漢魏而降水冠南渡禮義之俗寢
盛迨至趙宋又以忠厚立國當時臣民咸有忠君
愛國之心而常之人才風俗愈盛獨異它郡處常
守易寂無所見也時危事變節斯著焉方德祐初
元師入境大江東西郡縣皆望風奔潰獨吾常知
州姚公嘗通判陳公焯與統制王安節等鼓舞忠
義為守禦計且擄與城同存七卒之獲盡後絕勇
百萬寧與同日而被屠戮果無一人降滿城忠義
信古今天下所無而僅一見於吾常者也夫以常
之忠義如此至今廟宇不崇祭享不及稽忠大節
幾於晦塞不有君子表而出之愈久而志終歸泯
沒何以勸激天下後世又何以顯常之忠義超絕
古今知其不可不崇奉而廟祀之也抑此吾葉君
司詔有所感發督合庠友而私祭所由興私祭興

而斯錄所由著也觀其於文丞相劉都統阮應得萬安僧則議其應祀劉溶則議其不當黜定位次有議人各有贊序列傳鑑志以著其出處有詳略祭有期有品有文立祠有碑與侵毀祠基宇有帖有狀君嘗乞祭於有司有呈古人感慨於忠義有詩一一收錄公為上下卷復自為序而列其目於卷首用心密矣是兗輩俱出門下見而義之將為殿梓以廣其傳君因先期走書臬司俾余序焉余惟忠義之事惟忠義者知所崇重為能表而出之以勵風化昔孔北海表鄭公鄉而過者起敬文路

公題明道墓而學知歸吾見斯錄一出而毘陵忠義之名益著而諸公之英聲偉烈震耀兩閩人人知所景仰吾輩又當以君之錄達於

朝行將立廟奉祀勒石頌功隆

一代崇褒之典而大顯揚於時於以勵高風激頹俗匪直有勸於常 有勸於天下後世是錄有闕於忠義大矣故樂為之序

正德五年春三月朔日

賜進士第嘉議大夫江西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使郡人胡華書

重刊毘陵忠義祠錄序

昔忠義祠成而有是錄也金方膺拊循湖南之命歸自東藩葉君司韶特出以視予予時啟行五甚未暇詮次乃以請諸宗伯邵二泉先生校焉而序

諸首簡復屬吾錫前邑侯平漢侯世卿梓行之凡十有四年于茲茲金疏乞歸田則板已湮廢慨嘆者久之吾常二守榮昌冷侯體仁以文飾吏事好古尚德士也遂謀重入梓工訖請序于金於予姚陳諸君子盡忠死義之節尚矣事載國史名繫郡城天下後世皆得讀而論之望而重之亦何係於

錄之有亡哉雖然毘陵諸君子死守地也英靈正氣萃聚於此廟焉而祀之禮也前有宋詔雖令弗行近有序祀非典弗稱今夫是祠言稽證則事覈言位號則序明言典秩則禮正司詔倡為是舉憲

臣請於

朝而著之令矣斯錄也其可泯諸蓋宋至德祐北虜寇常勢逼臨安諸君子竭力扞難以身許國其敗也雖由於食盡援絕而張全阻兵叛命之罪則大矣吾知斯錄之傳將垂之千萬世而不朽焉尚論者豈小補云乎哉由是履夷夏之防由是審忠邪

之辨由是敦愛君體國之誠而所以揚高風振頹俗者於是乎至矣冷灰茲舉其終司詔君義起之禮而知所重亦莫非忠義之所激也是豈加災于木者類邪予敢為天下道之是為序

嘉靖戊子春二月既望資政大夫戶部尚書侍

經筵官致仕前南京禮兵二部尚書叅贊機務錫山

刊忠義祠錄跋

忠義也者人心之天理也在常郡宋有人焉其事以之祠者也崇其人也錄也者傳其事也葉司詔氏之為郡輯斯錄也久矣繼而前巡按侍御謝公因郡庠之舉具疏

請祠祠成而錄出有疑所附者司詔以質于司徒二泉先生先生請而歎曰此天理之正也否將為從此人心之安也否將為從乃為論定以歸司詔今年春御史中丞鳳山蔡公出以示予：遂梓行之烏乎斯錄也斯祠也其人尚矣其事脩矣傳之天下後世將不有慨然興感於斯者乎吾固曰人心天理之同云耳而不敢槩謂夫豪傑之士與上師聖賢而學焉者也二泉公既有序梓人以成告於是乎書

正德乙亥歲中秋之朔

賜進士出身知無錫縣事北湖

侯位書

題忠義錄後

忠義錄者錄忠義之人也何錄乎忠義示勸也何以勸曰以人之不皆忠義也故錄焉使夫人之見之必將曰彼人也我亦人也我何為弗之齒也於是有思高之心焉故曰錄忠義之人者示勸也常州當宋季元兵壓境而守孟能死之下至楊墨猶以義倡兵焉卒之投寡勢孤圍城血及此千古之所慟焉者也而歷三百年始獲廟祀為之倡者又從而為之錄焉其用心亦勤矣夫自逆瑾擅權盜犯畿甸中原津陘棋指之地為之長吏者非啟戶而延之則避匿山津之恐後也朕常州猶易耶有固知倡之者之用心之勤固將以勸夫郡若邑之為之守臣者也而為之上者方且欲以去楊墨為事及覆相角求以勝之於戲楊子者之言曰在夷貊則引之倚門墻則麾之非以是邪夫楊子之言不足法也聘魯之役荆遂稱人此編吾失子之家法也邪與之進之固不獨曰為守臣者之勸焉而已也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河南按察司副使奉
敷提督學濟南邊首序

書忠義錄後

古心葉君司韶之輯忠義錄也歲久版逸人罕見之比辱

大司徒尊師鳳山先生屬宗元再梓以傳將以勵人心而風世教義舉也因請之作而歎曰道莫重於綱常節莫大於忠義忠義臣子之完節也當宋之衰間閔百戰信國公文山以剛大之氣從容取義可以參天地質鬼神其節完矣是時姚陳諸君子同心捍敵與毘城相為存亡顧使北虜摧沮而不敢直犯郊畿者皆諸君子戰守之功亦文山忠義有以倡之也堂堂氣節百世猶生血食茲土合而祠之聯而書之也固宜司韶博雅好古於是錄也日與古庵毛君輩考辨去取不遺餘力且疏於朝拓舊宇而新之二泉鳳山二公又從而論叙其事十數年而錄始克成用心亦勤矣哉溫公作通鑑謂平生精力盡在此書司韶有焉宗元淺陋愧不能文借擬享神辭一章附之卷末守祠者或可歌之以祀忠義者云其辭曰

公昔乘雲江之干子萬言獻策追董韓子手扛
宋鼎濟時艱子生輕義重臣節完子我我文山

碧嶠屹子羣公誓死賊膽寒子祀典有名世不刊
子桂醕芳子荔子丹子神颺颺兮白馬翰兮常人
惟兮斗城安兮固于盤兮
嘉靖戊子春三月丁丑蜀後學冷宗元拜書

附錄

述定忠義祠記

昔在宋德祐乙亥元人入江南常州既降而尋復於
統制劉公師勇也於是西蜀桃公書以朝命起知州
事郡人陳公紹起為通判與師勇及兵馬副都監王
公安節榭整共守餘四旬不下伯顏怒會兵破城桃
陳王三公皆拒戰死之師勇突圍趨臨安卒疽發以
死時信國文公方駐師平江尹國棟王麻巡檢士龍
皆以其命將兵來援士龍戰死虞橋王戰死五牧胡
進士應炎起署節度通判計畫守禦與其父兄皆死
如武進包圭被執不屈死方其在圍招誘脅迫繼以
屠戮自史士至於民無一人言降者事聞行在有詔
為諸公立廟未克立而國亡我
皇明成化間以祀典為言者有祠僅即他廟歲時私
舉正德初諸生葉夔又以為言巡按監察御史謝君
琛請著於典
詔從之前知府李侯萬嘗建祠於郡學左狹陋弗稱
歲丁丑今知府王侯教方圖園遷建會監察御史張
君整山視學至郡斥毀尼寺乃議以可謂妙勝寺者
易正覺寺於僧改而成之中祠信國者節制所在有

帥道為故上附功宗之美諸公咸扶凡九人先是戰死無錫曰既知縣應得者與焉乃若僧起兵死者二人道士不屈死者一人又播諸前後死事者二人方允武劉洛皆從享於序焉予元人蔑我中國迫逐衰宋至於德祐極矣長江天塹不足為儉而況於城乎城無人焉猶無城也無城則無郡無邑是尚為有臣子乎國步之蹙其何日之有況常之為城至是孤危特甚乃猶抗於其間既堅且久蓋惟數君子是賴數君子者亦惟忠義是秉是夫矢傳所謂國有與斃者不其信哉故論者謂常為忠義之城擬諸唐之睢陽

至於今稱之為予睢陽雖敗保障之功實在唐室而吾常於宋乃弗弔如是哉援兵隔絕而恢復無期人却天邪謂之何哉夫大忠三人死而存國忠義數人死而存城城亡矣國亦亡矣而其義固存也蓋君子之論如此今去宋且數百年惟茲祠事議興於庠校疏上於巡按命制於

朝廷基定於提學而功成於郡守春秋聲祀繼繼無窮蓋必如是而君臣之道立必如是而華夷之分嚴必如是而春秋之法著聞却以崇正居常以虞變樹聲以廣教一舉而數善具皆可書也祠為堂四楹前

門四楹中門四楹左右序各十七楹皆即其故而新之其功不減於作齋宿牲殺者絲殺之屋各四楹祠制雖備堂之左右有池汪如各一畝所祠成之三年己卯巡按監察御史葉君忠臨觀而有感焉作浩然之亭其上而為詩侯賡載歌已而歎曰神其如水夫實郡人也聞而樂道之侯先以記屬至是未載告謂之故於斯為大雖不敏敢不執筆以書

通議大夫戶部左侍郎 賜告侍養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郡人邵寶撰

浩然亭記

正德庚辰春正月侍御史天台葉公按吾常謁忠義祠即池東隙地特構亭以待士夫之瞻拜燕息者適侍御張公至自安成乃相與經始為郡守宜寶王公實事事先是安成公督學政毀淫祠屬宜寶公市直購材建新祠於茲三年矣慎儲節用有餘貯為出助工費再越月而亭成為楹者三高丈六尺有奇深如之中厥旁通方塘前鑑修竹茂林佳花異木雜植左右祠視昔益壯扁曰浩然謂憲宜有述辭弗復因歎曰人於天地充塞而無間者浩然之氣也何若是其大歟天地有正氣焉而人得以生志與道義乃其本

根生自集義充由直養而至大至剛固其體也故繼之為德行發之建功業類之成忠節孝義橫翔捷出惟其所之不為威怵不為利動大雖天地不加焉而況塞之云乎經所謂志氣塞乎天地非聖賢誰其能慨自孟子始發其秘越千百年而文文山正氣有歌自齊太史而下代數其人未必皆同而其自負則偉矣時則有吾常姚陳賢忠情激發爭先就義卒與文山匹休媿美豈非然之氣配道義塞地而得孟氏之心學者予道方襲人愈久愈光人心之天固常存也而諸君子仰前修撫往事祠未幾而亭繼之茲浩然

之名所由立昔蘇少公記吳氏浩然堂文美矣西堂乃一家私有名未稱情豈若斯亭表忠義寓景仰此予一郡偉觀而係天下萬網常之重後之君子拜瞻燕息於斯感今懷古豈無浩然而興者乎世治則蓄德弘業為良士時危則仗節拘義為忠臣上嗣前賢先養之功下不負諸公表章之意則一亭之作事雖微而風示之義甚大豈直崇備觀專燕息而已葉公名忠所至彰善癉惡恤災拯微得觀風體張公名整山崇正道闢異端督學體王公名教寬厚廉慎不激不撓得牧民體要皆能充是氣故能尚友先哲究

心忠義如此同時若通判李君梅歐君宏惠傳召朝推官張君曰輔知武進縣事徐君官皆相厥成而始終皆後則義民劉昂云法得附書若建祠始末具二泉先生名筆茲附贅

正德十五年四月較旦禮科右給事中昆陵後學毛憲記

毘陵忠義祠祿卷之一

郡諸生葉燮編

稽事績

祠自文忠烈以下凡十五人先祠者十一人今議稱秩者四人史傳六人志傳四人補傳一人傳缺者五見它傳及參採它書

如左

文天祥傳文山集

宋文丞相天祥字宋瑞一字履善吉州廬陵人也父儀號草齋鄉稱長者大父時用夢兒乘紫雲下已復上而天祥生故名雲孫字天祥英姿萬奕目光如電稍長游鄉校見學宮祠鄉先生歐陽文忠公楊忠襄公胡忠簡公周文忠公像慨然曰沒不祖且其間非夫也竇祐乙卯年二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時理宗在位久政理浸怠天祥以法天不息為對其言萬餘不為策一揮而成帝親推為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人賀舟丁父憂歸服除授承事郎簽書字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開慶物元帥圍鄂江上有警左相吳潛倡遷幸議內都知董宋臣實主

之天祥上書乞斬董宋臣以謝宗廟神靈以解十外怨怒并條陳數事一曰簡文法以立事二曰徵方鎮以定守三曰就團結以抽兵四曰破資格以用人辭旨剴切幾萬餘言書奏不報自免歸以前職改鎮南軍不拜乞祠得主管建昌軍仙都觀除秘書省正字兼景獻府教授充殿試考官進校書郎著作郎兼權刑部郎官董宋臣復入為內都知又上書極言其惡請寘之罪亦不報出守瑞州召為禮部郎官尋除江西提刑伯祖母梁夫人卒夫入其父本生母也即日解官而臺臣黃萬石論以不職終喪除尚書左司郎中尋兼權直學士院兼國史院編修官寶錄院檢討官臺臣黃鑄奏免除福建提刑臺臣陳懋欽復奏寘新命改知寧國府以郡居上流解塞稅務無所取辦為民害奏罷之別取郡計以補課額民歌舞之為立生祠除軍器監兼石司尋兼崇政殿說書兼權直學士院兼正襟所檢討官賈似道稱疾乞致仕以要君有詔不允學士院降詔裁賈以義天祥當制時內制相承必先呈藁於相天祥否逆似道意諷別直院改作天祥提揚大年故事亟求解職似道勉留力丐祠

東樞出國門遷秘書監似道使臺臣張志立劾罷
之除湖南運判臺臣陳堅復奏寢天祥既數斥復
錢若水例致仕時年三十七始開文山於其鄉窮
山水之樂咸淳九年起為湖南提刑平即永巨寇
道路肅清見故相江萬里於長沙萬里素奇夫祥
志節語及國事慨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
變吾閩人多矣世道之責其在君子君其勉之是
冬乞便郡養親十親年改知贛州明年為德祐元
年乙亥元至元十二年也正月朔牒報元師渡江
詔諸路勤王天祥捧詔涕泣使陳繼周發郡中豪
傑并結漢洞蠻使方興召吉州兵諸豪傑告應有
衆萬人事聞除右文殿修撰樞密副都丞旨江西
安撫副使兼知贛州尋兼江西提刑進集英殿修
撰江西安撫使加權兵部侍郎丁祖母劉夫人憂
葬夫人而起復命下累疏乞終制不許仍趣兵移
洪初左相王燭主天祥遷權屢趣天祥入衛與右
相陳宜不令燭引嫌去國京學生上書訟宜中沮
天祥事宜中出關留夢炎代相素厚厚宜中又黨
江西制置黃萬石至是夢炎奏趣萬石入衛以天
祥移也隆興經畧九江萬石陰與呂師夔通自隆

興退也置司撫州守臣趙必昂以宜黃令趙時
狀稱寧都連謝吳唐明戴六家義士劫樂安宜黃
將至撫州申樞密院天祥言寧都六姓招募數十
人駐言州侯旨入衛未嘗有一足至撫州境內守
臣張皇誰感欲撓勤王大計有旨責降必昂時秘
趣天祥入衛其及止之曰今元軍薄郊畿君以新
集之兵赴之是何異驅群羊揀猛虎天祥曰吾豈
不知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
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閩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
力而以身殉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
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如此則社稷可保
也天祥盡以家資為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
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
者死人之事八月天祥提兵二萬至衢州除權工
部尚書兼都督府叅贊軍事至臨安朝論猶以宜
中未入為嫌如天祥駐兵西湖兩月累奏乞終喪
又奏古有墨衰從戎無墨衰登要津者乞仍以樞
副都承旨江西安撫副使領兵國門皆不許除浙
江西東制置兼江西安撫大使兼知平江府留不
遣俟宜中至乃發朝議以呂師孟為兵部尚書封

呂文德和義郡王欲賴以不好師孟益偃蹇自肆
天祥上疏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詹發剛斷之
義少乞斬師孟繫敵以作將士之氣不報常州已
急始遣天祥就戍尋除天瑞明殿士十月天祥入
平江宜中遣使張全將淮兵二千渡常州天祥遣
其將朱華尹玉麻士龍將廣轄兵三千從之張全
以兵伏廣橋士龍戰死而全不援走回五牧以就
朱華華措置守禦全不許元兵薄華軍華戰敗績
張全擁軍隔河不發一矢華軍渡水者爭挽全軍
船全令軍斷其指華軍多溺死元兵繞山後薄賴
軍曾全等先遁張全亦宵遁尹玉獨以孤軍當其
鋒人皆殊死戰所殺人馬無算玉死之及明得脫
者四人無一人降者天祥欲斬張全請於督府督
府免宥之獨斬曾全以徇奏贈尹玉團練使立廟
死所官其二子元師破常州屠其城進攻獨松關
急募^別陳宜中陳文龍議棄平江趣天祥移守餘
杭天祥猶豫未決兩府劄再至乃委印通判王舉
之青環衛王邦傑以城守天祥去平江三日舉之
邦傑開門迎降都人大駭議天祥棄平江天祥出
兩府劄榜朝天門衆始定進資政殿學士浙西江

東制置大使兼江西安撫大使置也餘杭守獨松
關水幾留夢炎通明年正月除知臨安府不拜以
輕兵赴閔始從天祥初議送吉王信王閔廣大臣
日請三宮渡江太皇太后不允都人競為危言持
車駕不欲動天祥請以福王或沂王判臨安以繫
人望身為少尹以輔之有急密移三宮當以死衛
社稷議不合少保張世傑宿重兵六和塔天祥又
請將京師義士二十萬與城內外軍數萬人練少
保背城借一以戰為守世傑不許十八日元丞相
伯顏至皋亭山距臨安三十里宜中遣使絡繹講
解伯顏邀宜中相見宜中許之而遁明日世傑亦
遁除天祥樞密使又除右丞相兼樞密使不拜使
者至上下震恐莫知所為有旨令天祥詣軍前講
解遂以資政殿學士行因說伯顏曰宋承帝王正統
非遜金比今比朝將欲以為興國乎將欲毀其宗
祖社乎若以為興國則宜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
議歲幣金帛犒師天祥躬督所議輸軍前北朝全
師以還比不戰而全勝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
則西淮兩浙閩廣尚多未下窮兵取之利鈍未可
知假能盡取豪傑並起兵速禍結必自此始伯顏

以危言折之天祥謂宋狀元宰相所欠一死報國耳宋存與存宋亡與亡刀鋸在前鼎鑊在後非所懼也何怖我為伯顏為之改容因留天祥且曰前日已遣程鵬飛詣宋太皇太后簾前親聽處公侯鵬飛至即與丞相定議明日左丞相吳玠右丞相賈餘慶同知樞密院事謝堂登書樞密院事家鉉翁同登書樞密院事劉岳與呂師孟奉降表至伯顏引天祥同坐堅等各就車歸獨留天祥不遣天祥大罵賈餘慶等賣國且責伯顏失信呂文煥從傍慰解之初天祥上疏乞斬呂師孟斥言叛逆遣孽當用春秋誅亂賊法至是文煥謂天祥何故以逆賊見罵天祥曰國家不幸至今日汝為罪魁非逆賊而何三尺童子猶斥罵汝獨我子文煥曰守襄陽六年不救是以此天祥曰呂氏一門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幸勢窮援絕以死報國可也豈有降汝理汝自受身惜妻子壞家聲今汝闔族為逆矣尚何言文煥慚恚師孟忿怒云丞相今日何不殺師孟大祥謂汝叔姪賣降恨朝走失刑不祖滅汝汝今日能殺我我得為大宋忠臣足矣豈懼死哉師孟語塞伯顏聞之吐舌云男子男子自是愈

益留不遣賈餘慶歸合學士院詔天下歸附放還天祥所部勤王義士其渡浙歸閩者惟方興朱華鄒鳳張汴數人耳二月八日伯顏趣天祥隨吳玠賈餘慶北行初天祥將詣軍前諸客皆贊行天台杜泚獨留行諸客逐泚去至是諸客皆散惟泚從至京口留十日天祥欲引泚泚與帳前余元慶定計亡趨真州舟不可得元慶遇故舊以白金千兩求之其人云吾為大宋脫一丞相事成豈止白金千兩哉強委不受竟得舟二十九日午趣過瓜州天祥辭以明日同吳丞相渡江得驅追稍緩是夕醉主人沈氏與守者王千戶得出門又從沈氏先識巡夜者杜泚強與之飲而宿之酒樓得其官燈出巷至舟幾為邏舟所獲潮潮退依膠淺適風便幸脫至真州城下三月朔日也守將苗再成延入城時真州不聞京師消息已數月忽天祥至無不感憤流涕再成與諸將幕皆謂兩淮兵力足以興復恨李制置與西淮西夏宣撫不能合從得丞相交通兩閩不一月間連兵大舉江南可傳檄定也天祥問再成計將安出再成言灣頭楊子橋字者皆沿江脆兵今以通泰軍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

安軍攻揚子橋以揚州兵高瓜洲再成與刺史趙孟紳以舟師直搗鎮江同日大舉彼勢不能相救復以灣頭揚子橋兵三面合攻瓜洲再成自江中一而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為之謀矣然後以淮東軍人京口淮西軍入金陵要兩浙歸路其大師可坐致也天祥甚喜即為書李度芝夏首遣使四出約結先是揚州有脫歸卒言家密遣一丞相入直州說降矣度芝得書反疑宰相併十二人無得脫理以天祥來說降真州開門納之諭再成遂至殺天祥以自白再成不忍殺給天祥出視城壕使正陸二都統導之出城示以制司文書天祥方驚嘆兩都統即鞭馬入城門已閉矣天祥傍徨門外久之杜游欲赴城壕死有張徐二路公自言苗安撫遣送丞相惟丞相所向天祥云今惟往揚州路公云安撫謂揚州不可往天祥云憂夏宣撫不相識淮西又無歸路委命於天惟往揚州久之有弓刀五十人至張徐各就騎以二騎從天祥天祥與杜游連騎行數里張徐謂下馬天祥既下又云且行既行又云且坐坐久立談張徐云制使欲殺丞相安撫不忍故遣某二人送行今丞相安往天祥云

只往揚州張徐云揚州欲殺丞相丞相不可往天祥云無可奈何張徐云要送丞相往淮西天祥云淮西無路可歸今只欲見李制置自白此心庶幾見信共圖恢復否則從通州遵海歸行朝張徐云安撫已具船今從丞相江行歸南歸北皆可天祥曰如此則安撫亦疑我矣張徐方吐舌云安撫猶在疑信之間今某二人便宜從事某見丞相忠義如此何敢加害既次欲往揚州當相送然猶以淮西路導之見天祥無可疑者然後導以從揚州日暮張徐先辭去留二十人從行頃之以去明日至揚州杜游謂制使既不相容必且死於城門矢石之下城外去揚子橋近必有哨騎不如且避一日以夜趨高郵至通州渡海歸江南見二王與徒死城下萬：不俾金應又謂出門即有哨此去通州尚五百里何由而達與其死於途不如死揚州且猶冀未必死天祥計未決從者十二人四人已腰金逃矣不得已往揚州從賣薪者依其家避哨未至而天明伏土圍薰穢中忽數十騎過其後至賈家莊已兩日不得食又更巡徼者夜趨高郵失道哨兵奄至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許金應而去虞

侯張慶天中自身被二劄天祥偶不見獲浙應解
所懷金與卒獲免暮二樵者以荷著天祥得至高
郵而制司命下閔防說城愈急遂不敢入城過城
子河亂屍中舟與哨相先後至海陵過海安如皋
凡三百里舟與追騎相常相距其間危不免者數
矣至通州幾不納通縣報鎮江大索文丞相十日
且以三千騎追亡在許浦始釋制司前疑而又追
追騎賴通州守楊師亮出郊聞而館於郡衣服飲
食皆其料理又得商船通揚子江入蘇州洋展轉
四明天台四月八日至温州益王建大元帥府於
福州天祥奉書勸進始以五月朔即位福安改元
景炎以觀文殿學士召天祥二十六日至行都門
除右丞相時樞密使陳宜中副使張世傑用事丞
相具言天祥辭不拜以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
發行都出劄南號召四方十月趨汀州遣督叅趙
時常督督趙孟漢以一軍取道石城復寧都督
督吳浚以一軍屯瑞金復雩都劉朱蕭明哲陳子
敬皆自江西起兵來會天祥覺江守黃去疾有異
志移屯漳州龍岩縣時賞孟漢軍還惟吳浚不至
未幾浚降術唆都命來說天祥軍士洶洶遂殺浚

以安衆心時唆都等既入閩李珣王積翁降之焉
福建宣撫招討使各致書天祥天祥復書侯見老
母即從先帝地下無可言者明年三月復梅州始
與母弟妻子相見進階銀青光祿大夫都統殘漢
英王福有跋扈志斬之引兵自梅州出江西入會
昌戰雩都大捷因開府興國督謀張汴監軍趙時
賞趙孟漢盛兵薄輔城下招諭使鄒淵率輔諸縣
兵直搗永豐吉水招諭副使黎貴達率吉諸縣兵
復太和臨洪諸郡豪傑皆響應多遣人詣軍門受
約東淮西義士劉源以兵復黃州復壽昌軍潭州
趙璠張璠撫州何時皆起義兵張鎰熊桂劉斗
元吳希與陳子全王夢應起兵邵永間復數縣以
應天祥福建斬偽天子黃從傳首至督府軍勢大
振元江西慰使李恒遣兵援贛自將兵攻天祥
貴達以軍千人民兵數千過騎兵於太和鍾步騎
突正軍正軍不動遽出民兵後民兵驚潰自相蹂
藉死孟漢收殘兵保雩都天祥欲引會鄒淵於永
會淵先為恒兵所敗同起事者劉欽鞠華叔願斯
立願起崖皆死武岡教授羅開禮起兵復永豐兵
敗被執死天祥聞之製服哭祭之李恒乘勝追天

祥及於廬陵東固之方石頴都統肇信駐軍頴
上力戰箭被體不動猶平殺數十百人乃自投崖
谷死恒軍復連至空坑天祥兵潰被執值山徑
險隘忽有大石塞其路故追兵緩不及而妻女子
女皆陷趙時嘗被執兵問為誰時嘗曰我姓文衆
以為天祥擒之師天祥以此得逸去與母曾夫人
子道生俱奔汀州吳文炳劉沐林棟皆就執各自
引決不屈張汴劉欽張為亂兵所殺天祥趨循州
其冬元塔木呂師夔李恒以步卒入頴唆都蒲壽
庚劉深以舟師下海天祥駐循之南兵嶺元兵圍
廣州黎貴達潛謀降斬之明年二月出海豐縣三
月也麗江命弟壁復惠州四月端宗山問至衛王
繼立爰元祥奉表起居自劾因功有詔獎諭陸秀
夫當筆其略曰方敵氛之正惡鞠旅勤王及皇路
之已傾捐驅奉國脫危機於虎口涉遠道於鯨波
雖成敗利鈍逆觀之未能而險阻艱難備嘗之已
熟如金百鍊而益勁如水萬折而必東天祥乞移
軍入朝不許乃移書秀夫天子幼冲宰相進荒詔
今出諸公口奈何不恤國事以游辭相距秀夫太
息而已又欲移廣州時廣州新復憚天祥威重陽

遣舟來迎而中道去不果入六月祥與帝自碭州
迎駐崖山天祥累請入覲張世傑以日迎候宜中
還朝為辭諸大將多忌天祥又位樞密使出已上
皆不便其入加天祥少保信國公母曾封齊魏國
夫人官屬各轉五官以金三百兩犒其軍時軍皆
疾疫齊魏國夫人子道生相繼卒遣使宣祭超復
初陳懿兄弟五人俱為劇盜世傑招之攻閩遂據
潮州叛附不常潮人苦之天祥聲罪討懿懿走山
寨潮士民請移行府于潮十一月進潮陽縣殺懿
黨劉興明州海艘漂至潮陽得水軍二十餘人云
元帥張弘範以水軍自明秀下海以步卒自漳泉
入潮水陸並進天祥以聞行朝十二月十五日移
屯超海豐入南嶺謀結寨據險以自固鄉瀛劉子
俊以民兵數千至自江西時宏範兵尚隔海港陳
懿為鄉導具舟以濟其師宏範既濟使弟宏正以
輕兵襲天祥二十日午天祥方飯客五坡崩步騎
奄至天祥度不得脫即取懷中腦子盡服之衆擁
天祥上馬急索水飲莫得速死既乃暴下竟不
鄒鳳自到未絕衆扶入南嶺死劉子俊陳龍復蕭
明哲蕭資張鏗熊桂吳希奭陳子全俱死杜沂被

執以憂死惟趙孟漢通諸軍皆謂天祥見宏正於和乎大罵求死越七日至潮陽踊躍請就劊死宏範必欲以禮相見左右命之拜天祥曰吾不能拜吾嘗見伯顏阿木惟長揖耳左右曰奈何不拜天祥曰吾能死不能拜日且吳弘範度田不能強即日見伯顏翠亭時吾實在傍遂以客禮長揖相見明年正月二日弘範驅天祥登海艘十日至崖山弘範索天祥為書招世傑天祥曰己不能救父母又教人叛父母可乎愈益急索乃書過零丁洋一詩與之末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自此守護益謹然禮貌益隆二月六日崖山破先是陸秀夫以樞密兼宰相至是詣於太妃曰臨安母子已被辱殺下不宜再辱言訖即沉其妻孥冠裳把祥與帝復海死太妃宮人以下皆從之將士官屬皆蹈海死者數十萬人天祥不勝悲憤為長歌哀之十四日弘範置軍中置酒大會因舉酒從容謂天祥曰國亡矣忠孝之事盡矣丞相改心易慮以事大宋者事大元大元賢相非丞相而誰天祥流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况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又謂國

亡矣即死誰復書之天祥曰尚亡夷齊不食周粟亦自盡其心耳豈論書與不書弘範為之改容副元帥龐欽兒亦起行酒天祥不為禮龐怒罵之天祥亦大罵請速死弘範遣使具奏天祥不屈與所以不殺狀世相命送天祥至京師弘範遣都鎮撫石嵩謹護其行且以崖山所獲送禮部郎官鄧光薦俱與四月二十二日發廣州五月二十五日至南安始繫頸繫足以防江西之劫奪者即紀社不食計日可首丘廬陵乃為文祭奠為詩別諸友遣人馳歸約六月二日復命廬陵城下即暝目長逝乃水盛風駛前一日過廬陵至豐城始知所遣人竟不得往於是食已八日念不得死廬陵而委命荒江志節不白始欲從容就義強復飲食十二日至建康因驛中鄧光薦透寓天慶觀八月二十四日天祥北行淮士多謀劫天祥者不果十月一日至燕供張甚盛館人云博羅丞相命也天祥義不寢處坐達旦四日弘範至具言不屈狀五日送兵馬司者械繫空宅中威設兵衛坐十餘日解手縛又十餘日得疾十一月二日去械繫頸五日赴樞密院九日始見丞相縛羅平章弘範暨諸院官

通使命之跪天祥曰南人不能跪左右力強之終不可通事問有何言天祥曰自古有興有廢帝王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盡忠於宋所以至此今日不過死耳有何言又問更有何言天祥曰為宋丞相宋亡義當死為北朝所獲法當死何言羅傳羅問自古嘗有宰相以宗廟城郭土地與人又遁去者否天祥曰為宰相而奉國以與人者賣國之臣也賣國者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之人前除宰相不拜奉使伯顏軍前尋被拘留不幸有賊臣賣國國亡當死但以度宗皇帝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去之耳問德祐非君子曰吾君也曰棄嗣君而立二王果忠臣乎曰德祐不幸失國當此之時社稷為重君為輕立君者所以為宗廟社稷計故為忠臣從懷愍而北者非忠臣從元帝為忠從微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為忠羅不能詰平章以下皆笑有問晉元帝宋高宗有可受命二王何可受命且不是篡也天祥曰景炎乃度宗皇帝長子德祐親兄不可為不正即位於德祐去國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太皇太后命奉二王出宮不可謂無可受命博羅謂汝為相能投三宮以往可以

為忠不能則與伯顏丞相一戰決勝負可以為忠天祥曰此言在陳丞相我時未當國難以言我又問汝立二王竟成何事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臣子之責若夫成功則天也又曰既知不可何必為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為無不用醫藥之理不用醫藥者非人子也文天祥今日至此惟有一死不在多言丞相所言多不是博羅怒曰汝欲死得快死耶死汝必不可得快天祥曰得死即快何不快為博羅呼獄吏引去自是囚兵馬司四年其為詩有指南前路三卷後錄五卷集杜句二百首皆有序天下誦之其翰墨滿燕市又時時為吏士講前史忠義傳聞者傾動所脫爪齒鬚髮嘗裹寄弟妹始終未嘗一食官飯王積翁屢餉以銀物福王與滿嘆曰我家有此人抑亦以銀百兩從積翁轉致之有勳舊西域人欲保任歸其家事之積翁又合宋官謝昌元程飛卿等十人謀請釋天祥為黃冠師異得自便留夢炎私語積翁曰文公贛州移檄之志鎮江脫身之心同在也忽有妄作我輩何以自解遂不果適和禮霍孫為相引用文儒多以天祥為薦者世相自開于還燕問南北宰相孰

質羣臣皆曰北人無如耶律楚材南人無如文天祥世祖將付以大任積翁昌元以書諭上意天祥復書云諸公義同鮑叔天祥事異管仲管仲不死而功名顯於天下天祥不死而盡棄其平生遺臭於萬年將為用之積翁知不可屈猶奏請釋天祥而禮之以為事君者勸上詰積翁命兵馬司好與飲食積翁出語宰相將行之天祥使人語積翁吾義不食官飯數年矣今一旦飯於官吾且不食積翁始不敢言會春木丁參知政事嘗聞省江西親見天祥出師震動每倡言不如殺之使上與宰相屢欲釋之輒不果會有閩僧妙峴言上呈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薛寶住自稱宋主有兵二千人欲取文丞相投匿名書言某日欲舉事燒蕺城葦為亂丞相可無憂者羣臣有言瀛國公族在燕不便時盜新殺左丞阿合馬遂命撤城葦驅瀛國因公及宋宋室於開平頗疑丞相為天祥十二月朔七日司天臺奏三台折初八日召天祥至殿中長揖不拜左右強之堅立不為動極言宋無不道之君無可弔之民不幸母老子弱權臣誤國用舍失宜北朝用其叛將叛臣入其國都毀其宗

社天祥相宋於再造之時宋亡矣天祥當還死不當久生上使諭之曰汝以事宋者我即以汝為中書宰相天祥曰天祥為宋狀元宰相宋亡惟可死不可生願一死足矣又使諭之曰汝不為宰相則為樞密天祥對曰一死之外無可為者遂命之退明日有奏天祥不歸願歸附當賜之死春木下力贊其決遂可其奏天祥將出獄即為絕筆自贊繫之衣帶問其詞曰孔曰盛仁孟云取義惟其義盡是以仁至請聖賢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過市意氣揚揚自若觀者如堵臨刑從容謂吏曰吾事畢矣問市人孰為南北南面再拜就死我有使使止之至則死矣見聞者無不流涕南人留燕者悲歌慷慨相應和更置酒酌丞相更相慰賀有十義士收屍塋都城外如生年四十有七是日大風揚沙石晝晦咫尺不見人城門盡閉籍兵馬司得天祥所為詩文王之觀者咸嗚咽感慟有得其絲履寶藏之初天祥第捨不倚勢近利自祿賜所入盡以散族姻賓友之貧者至是官籍其家蕭然方過南安遣人告墓時以弟壁之子陞為嗣人寄弟詩曰親喪君自盡猶子是吾兒大德中陞奉母

歐陽夫人歸自豐州過京師有欲官之者辭仁宗在潛邸聞其名召見之及即位官以集賢直學士乞歸得代祀南海道卒官其子富為興文署丞史臣論曰自古志士欲信大義於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爾商之衰周有代德盟津之師不期而會者八百國伯夷叔齊以兩男子欲扣馬而止之三尺童子知其不可它日孔子賢之則曰求仁而得仁宋至德祐亡矣文天祥往來兵間初欲以口舌存之事既無成奉丙屏王崎嶇領海以圖興復兵敗身執我世祖皇帝以天地有容之量既壯其節又惜其才留之數年如虎兕在柙百計訓之終不可得觀其從容伏鑕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可不謂之仁哉宋三百餘年取士之科莫盛於進士進士莫盛於倫魁自天祥死世之好為高論者謂科目不足以得偉人豈其然乎

姚善傳 郡志

姚善知常州先言元伯顏兵至知州王宗洙遁通判王良臣以城降既而都統劉師勇等復拒守推善為守城數月不下伯顏攻陷屠之善及通判陳

昭等皆死之

補宋知常州贈龍圖閣待制諡忠毅姚公傳

葉燮

公死于常節義甚著惜乎史逸其傳而郡志所載不詳且莫知其世系所自事雖牽連互見錄中然而散出無次觀者病焉近考其家傳諸圖始得其詳又觀義奴志金節婦傳一門貞烈尤為可尚懼世遠遺失階次其事為補是傳附錄于此按姚氏出有偽氏周封於陳速隨室有諱景微者號鐵山以逆破賊晉州遂為州牧以功追贈英惠顯靈仁澤王邦人德之永為廟食子孫散居蜀之潼川惟鄭浩為多公鄭派也景微生祖祖生勝之勝之生鄭章為太保取馬氏衛國夫人生端瑤端懋端恕端鄭夫人繼劉氏蔡國夫人生端瑤端懋端恕端瑤字仲友號持堂登甲戌第為太師取楊氏許國夫人繼李氏隨國夫人王氏慶國夫人生希得字逢原號橘洲第傳二登癸未第為參知政事娶賈氏廣國夫人生巖崑善善公諱也字季和第登八號蒙泉先知某州家居宜興咸淳十年十二月元兵自沙洲口渡江至馬州元左丞相阿答海攻常

州六月餘不下知州王宗沐遁守臣趙興鑿稱
病溘人王良臣者屢舉不第流落無籍人也適寓
當與錢嘗謀竊其印詐稱郡官詣伯顏軍前獻之
因以城降伯顏不知其詐也良臣遂得守郡劉師
勇謀復城三月推公為首公應朝命起知州事前
此逃屯馬跡山時郡人陳焯知胸山縣丁母憂歸
無錫公以焯知兵起復添差通判以佐郡知常為
臨安保障不可不死守五月由馬跡鼓行入城伯
顏亦遣兵與良臣等還守良臣後至不得入反以
民叛告伯顏以自釋公與焯鼓忠義以厲士氣結
城郭備糧糗治甲兵命將軍王安節等將兵分守
公見胡應炎喜曰君吾劇孟也得君敵不足破矣
即署為節度判官又以判已圭有謀畧辟知武
進縣事命師勇等分門出戰各累大捷殺其將校
甚衆又於其歸路設伏以待賊者過半功上直秘
閣加師勇按撫使殿前都統制加張彥遠郡觀察
使師勇防禦使焯子應登赴臨安告急乞援文
天祥義之遣朱華尹玉來援陳宜中亦遣張全等
會於五木全往橫林設伏於虞橋元兵奄至麻士
龍死之全不救走還五木華欲掘塹設柵全不許

玉等旋力戰死先是張彥守呂城戰敗降元元人
迫彥致城下招公公罵曰若食國厚祿不能死反
說我邪狗彘辱吾唾又遣呂文煥射書入城喻以
禍福流矢中之而去伯顏遣人譬喻百端終不聽
伯顏怒命良臣役城外居民運土為壘併人以築
之且殺民前膏取油作砲焚其牌杖日夜攻不息
自呂城失利五木繼收城中短氣糧盡復絕猶堅
持四十餘日九月北兵載至殿司及所親藉藉語
欲進異謀公一切持以忠義莫敢發天慶觀主徐
道明入問計公答曰守死而已卜以十一月丁巳
期率勁兵突圍出戰乙卯伯顏親率廿萬衆抵城
下急攻北門將士力戰甫退遽攻南門屬地分將
張超離所部謁神祠元兵自超所守處登城軍士
不見主將拒關不力乙酉城遂破屠其民王安節
率死士數十人巷戰左股斫猶手殺數人乃斃公
縱火自焚時宋室雖危猶行褒卹之典事聞贈龍
圖閣待制謚忠毅劉一清曰使州州有守如公能
與國家守封疆宋鼎安得轉移哉吁忠義之在天
下不可一日無得之則存失之則亡每與姦倭互
為勝負亦在乎上之用舍何如其成與敗數也姦

依國自為得計不知忘身事雖行若狗彘如王
良臣輩終不免敵人賤惡含羞忍耻於地下四視
我公之死至今漂漂猶有生氣榮辱得喪何如哉
公子孫家宜興遠元至正十五年乙未三月七日
海寇將火其家主奴皆竄走隔水次出金號于寇
求免寇呼主來主不敢前一奴代主奉金越水拜
寇寇投以刃奴弗起落其鬚刺其肩背血流地楷
死弗去寇憐之得不火又十八年戊戌復被兵公
曾孫臨挈家老幼將入太湖賊追之臨妻金氏度
不免與臨訣曰汝有老父善保以全宗祀我誓死

此幸勿起起不斷即抱幼女赴水死臨字大臨號
離墨山樵後仕至寶定知府二事皆足以激勸寔
公忠義大節有以啟之也愛替曰

仁澤開基鄴浩分派代不乏人保傅師大橋洲
參政寔蒙泉忠義大節有光于前褒贈有章龍
圖侍制幽首九原謚曰忠毅傳及後昆家教猶
存奴婦爭死貞烈一門公設有靈恒暮茲土報
祀不忘廟食千古下為喬岳上為列星於赫正
氣輔我
皇明

陳昭傳 宋史

陳昭字先伯昆陵人少游郡庠有聲三領鄉薦登
咸淳乙丑進士第年已四十六調丹徒尉淮東師
印應雷素知其才辟為壽春教授而留之幕府掌
箋翰有進瑄花表文甚清麗人甚稱之昭以功業
自期樂事邊郡舉者滿教改官知胸山縣應雷猶
留之幕府丁母憂歸昆陵歲甲戌元兵渡江江東
西守者多已降兵自沙武口冒雪徑渡至馬洲將
政常州明年乙亥宋命故叅知政事蜀人姚希得
之子苦居常起知其州以昭之兵起復添差通判
常州以佐之嘗昭心知常無險去臨安近不可守
而不敵以苟免求生同起治郡事率羸德就盡之
卒以抗全盛日進之師厲士氣以守緜城郭備糧
糗治甲兵昭輸私財以給用不敢以私喪失國事
身當矢石者四十餘日心力罄焉及兵至城下擁
濠而陣城上矢盡不降城且破嘗死之昭猶調兵
巷戰家人進粥不復食從者進馬於度曰城東北
門圍缺可從常熟塘馳赴行在昭曰孤城力盡後
絕而死職分也去此一步非死所矣遣子出城求
生曰存吾宗之血食勿回顧驅之號泣而去兵至

昭遂死之宋人聞之猶詔贈朝奉大夫直寶章閣

與一子恩澤下有司立廟昭死時有僕楊立者守

之不去北兵見而義之縛之以歸它日將以畀人

立曰吾從子得生願終身也焉若以畀人則死耳

從之至燕得不死往來求常人得僧璘者具以昭

死時事告其子孫乃已既罷兵丞相軍士官謂昭

孫曰城破時兵至天慶觀觀主不肯降曰吾為吾

主死耳不知其它遂屠其觀云一時節義所激如

此昭平生多文章兵亂後畧無存者今惟有進瑞

花表印應雷塘誌應進士等文百餘篇存焉徒觀

其文華者不知其能節義如此也子四人應鳳臺

卒應元龜應麟皆鄉貢進士其曾孫顯孫今為儒

陵陽年獻之曰舍門庭而守室與執己甚感而嘗

昭死始無愧於遠昭之友邵煥有曰宋之七守

藩方操甲冑而死國難者百不一二以儒者知兵

小臣倉卒任郡寄而死千萬人中一二耳若昭者

不亦悲夫史官曰伯顏丞相之取江南行軍功簿

大小具在官府可以計日而考之也國朝經世大

典嘗次第而書之若昭之死事可以參考其歲月

也昆陵忠義祠錄卷之一

昆陵忠義祠錄卷之二

稽事蹟

王安節傳 宋史

王安節節度使堅之子也少從其父守合州有功

安節等兄弟五人皆受官堅為賈似道所忌出知

和州鬱鬱而死安節至咸淳末為東南第七副將

德祐初似道潰帥蕪湖列城皆降不降者亦棄城

遁時安節駐兵江陵即走臨安上疏乞募兵為捍

禦授閩門祇候浙西添差兵馬副都監收兵入平

江合張世傑兵戰鳳凰港有功轉三官劉師勇復

常州攻走王良臣師勇還平江以安節與張彥守

常已而良臣導大兵攻常城素惡之安節等築

柵以守相拒兩月不下大元丞相伯顏自將攻

之屢遣使招降亦不下丞相怒麾兵破其兩門安

節揮雙刀率死士巷戰臂傷被執有求其姓名者

安節呼曰我王堅子安節也降之不得乃殺之

尹玉傳 宋史

尹玉寧都人以捕盜功為贛州三峽巡檢素驍勇

故戰從文丞相勸王至平江遣玉同淮將張全廣

將朱華救常州拒戰五牧全華等遁即云全華當先通與文唯玉以河部三憲及義士五百人殊死戰王手殺數十人宵箭如蝟健關無如之何北軍橫四捨於其項以故棍擊死之餘兵夜戰殺人馬徽積田間及明惟餘四人脫歸事聞贈玉濠州團練使官其二子承節郎給良田二頃立廟于贛州

徐道明傳宋史

徐道明常州天慶觀道士也為管轄賜紫德祐元年北兵圍城道明謁郡守姚訢請曰事急矣君侯計安將安出訢曰內無食外無援死守而已道明

亟還慨然告其徒曰姚訢誓與城俱亡吾屬亦不失為義士乃取觀之文籍置石函藏坎中兵屠城道明危坐燭香讀老子書兵使之拜不顧誦聲琅然以刃脅之不為動遂死焉

莫謙之傳萬安僧附宋史

莫謙之常州宜興僧人也德祐元年糾合義士捍禦鄉閭詔為溧陽尉是冬沒於戰陳贈武功大夫時萬安僧亦起兵舉旗曰降魔又曰時危聊作將事定復為僧旋兵敗死之

方允武傳信安誌

方允武衢人州人武學上舍補官為常州宜興縣檢建炎三年金人入縣之金泉鄉允武率士軍鄉民迎敵殺獲數級奪弓箭與旗後遇金兵梅崩村力戰而沒聞特贈兩官東義郎官其子三人唐卿唐卿夏卿

胡應炎傳包圭附郡誌

胡應炎字煥卿宿八世孫中咸淳進士授溧水尉未赴元兵圍常州郡守姚訢署為郎度通判應炎為訢畫守禦計乘間殺其將校甚衆功上進直秘閣後城陷訢死應炎率民兵巷戰至州學前猶手刃數人乃屈就擒元帥唆都諫曰若即嘗多殺吾將校者邪應炎曰吾欲殺汝恨力不及爾遂與父聰兄應發俱被害時晉陵人包圭有謀畧嘗辟知武進縣亦被執不屈死之

胡應炎傳

高孝史

胡應炎字煥卿常之晉陵人宋樞密副使宿八世孫也父聰淮南節度計議官咸淳中應炎登進士第授溧水尉未赴元丞相伯顏南伐師次常境知府王洙遁朝廷以訢言知府事復命將軍王安節都統劉師勇將兵雜守之訢等至常見應炎喜曰

君吾劇孟也得君敵不足破矣署節度判官應炎
歸告聰及弟兄應發弟應登曰吾家世受國恩今
戎馬在郊王室將危是吾立功之秋也父老兄弟
當奉以容避吾身許國不得復徇家矣聰應發並
曰吾與汝雖父子兄弟然於國則皆臣也圖報之
義彼此同之豈可臨難而獨免乎乃命應登侍母
及護妻子出城囑曰善避以存吾宗不幸城亡吾
必死之今與汝訣矣既應善命即選民之壯勇者
三千人自將乘城為誓畫曰吾州京師北門不可
失守然城庫整狹兵皆市人非素所撫循者而尤

兵銳且衆乘勝遠來其鋒不可當恐未易與戰也宜

傳城益調粟繕城為守計然嘗之初沫遁

時其客王良臣盜郡印自稱知府詣伯顏軍門獻
之伯顏不知其詐命遣守常而遣兵與俱及城嘗
等已先至不得入明白反以民叛告伯顏怒命元
帥唆都率步騎二十餘萬圍之應炎與安節師勇
分門出戰各累大捷殺其將校甚衆功上進直祕
閣圍且久元兵多傷弊唆都請益師伯顏遂以西
城諸部兵來會攻圍益急餉援俱絕唆都以柵堅
不可拔剽近野得婦人乳煎膏沃其上發火矢

射之火熾柵焚又運機石擊樓堞盡毀食盡唆都
傾知之遣使呼應炎語諭使出降應炎罵之且截
紙縷置五中若湯餅狀者以筋引示之曰吾食甚
足若欲得城需金山長也金山長蓋諺語謂無其
期唆都聞之曰能破城者金山老長老也世呼寺
主僧為長老故云即起召金山僧至軍門以攻城
之策僧不知為計周行視城曰是城龜形也東南
其首西北其尾攻尾則首愈縮其法當攻首從之
城遂陷師勇適嘗安節死之應炎率民兵巷戰至
孔子廟前衆潰猶手刃數人力屈遂就擒唆都讓

之曰若即嘗多殺吾將校者却應炎曰吾欲殺汝
何將校也恨力不及耳唆都怒腰斬之時年二十
七兵入屠城聰應發皆被殺民匿溝中免者數人
余為兒童時聞父老言元兵取常時事甚悉及壯
觀史多所未載豈菟末有失而致然與抑著作者
有所諱避而弗錄與或其事多終慙初皆無有特
好事者為之說與是皆不可知也每竊恨焉近遇
胡黼江上問為余言其祖應炎死節始末與余昔
所聞無異斯固足徵矣夫以良臣之奸唆都之慘
與僧者妄言而幸中其事雖微猶不可使泯况應

炎之忠烈毅然如是邪因擬其語作詞應炎傳以補史氏之闕云

暗朝奉大夫直寶章閣常州通判陳公墓誌

印煥有

予行世髮種種矣今茲叔季人物眈然求其孫甲冑赴國難者百不一二見至以儒者而知兵身杆敵衝殆千百中一人而已典藩方殉忠節者千百中不一二見至以少臣而憂國思死鄉城殆千萬中一人而已嗚呼予於友人陳君見之咸浮甲戌北兵渡馬洲時君以外改兼棧幕贊淮閩已依然有憂世心未幾大江東西望風納款上下流中斷而毘陵遂為北鄙越明年春郡人撒花出迎境內騷動君是年以母喪歸或謂今此避難有辭矣曰吁鄉邦淪沒可坐視乎吾僑偷生苟全不如死也遂衰紅而出合謀於貴寓姚公嘗以城守事請于朝得旨姚嘗知常州起復君為本郡通判於是將厲義兵翼以官軍以五月上旬鼓行而進城之內外人心共奮時南北踈濶之餘民方塗炭其望我師不翅望歲君免冑而入邦人始定自是而凡可備禦者窮日夜盡心力而為之由夏迄秋首尾四

月哨騎狎至且戰且守冬圍兵大合斷我糧道逼我後師百計以攻吾城雲梯連結矢石交下猶與之相持者五旬方圍兵之既合也有以征緝不繼退守為請及圍兵之既合也宣言於我衆曰孟降則可得生君一切持以忠義終始不渝禍患不顧故城陷之日與郡侯同日被害王臣之在城者無一得脫噫向使君之忠孤忠尚克有濟則石扶藩難不至缺壞盡江以南猶可守也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德祐之禍尚忍言哉一時死難未易俚指有將淮陽而碎身不降有守鄱陽而殺身不去君儒而將非將且自馬守忠勤出於血誠智勇激於大義所謂千萬人中一人者詎不信然君諱紹字光伯曾母某曾祖妣徐氏祖德新故贈助教祖妣楊氏父有常故贈承事即妣吳氏贈孺人繼妣李氏祖翁居鄉以長者稱多行陰德每謂此兒必克吾宗自齠髻就師儼如成人加以義方素嚴益篤於學弱冠入郡庠月書屢占前列二十四歲以詞賦預鄉薦連三薦上禮部後擢乙丑科調鎮江丹徒尉政事文學見知當路閩墮小改就辟大軍倉值端明印公應雷開閩東淮以君素出門下奏辟壽春

教授留帥幕兼典記室駢文清麗閻公奇之甫三
考京剡尺外改奉議即朐山宰仍兼帥機丁母憂
暨中外阻江起復常州添倅繼以城守有功除司
料又除寺簿後贈朝奉大夫直寶章閣與一子思
澤仍下有司立廟君庚辰生享年五十有六也兩
娶楊氏生子四人長應鳳姁世次應龜次應麟俱
擢卿書次某尚幼二女俱歸于願翁進士君
自幼盡孝二親順事諸父及恭弟兄為人機警處
事有膽略平居自許不肯作章句儒故一旦毅然
以功名自奮銘曰

人之所欲莫甚於生舍生取義惟忠惟貞吾儕小
人持祿保位臨難苟免違卹命義孰如陳君能致
其身不折不屈板蕩誠臣伏羲鄉邦繼之以死思
封廟食億千萬世

昭先錄序

危素

宋德祐元年十月乙卯通判常州陳公炤死城守
後六十九年為元至正三年皇帝詔修宋遼金史
其曾孫顯曾以書告史官翰林直學士王公沂帥
曾翰林修撰陳君祖仁字子山經筵檢討危素太
朴請錄公死節事陳君及素復書曰史官修撰余

走心實當紀公事而慎重不輕信於是顯又亟
以書告於余君反復哀痛余君雖愛其詞然猶
難之後從國史院庫得德祐日記載公授官歲
月與天復城守兩轉官城破死節褒贈等事甚悉始
為立傳而顯曾未知也遂走京師伏謁余君以請今
其傳既上進矣顯曾退而輯次諸公為公所著文
字及其前後所與書問題曰昭先錄使素序其端
素使過常詢其父老而參以野史雜記所載獨恨忠
之家其子孫往往才智下不能達先世事可勝
悲哉而顯曾獨惓惓焉於此懼其先德之不傳可
謂賢矣且顯曾學行淳懿方出為當世之用此
錄蓋不待序而傳者然素讀宋禮部郎官鄧公
光薦續宋書為常之天慶觀道士杖城內外積骸萬數
至不可計并池溝壑無不充滿僅餘三五人而已
大軍入江南屠戮未有如此者則常之事史家猶當
盡心焉按大元丞相伯顏驅降將呂文煥跡常鄉
安先是左丞阿荅海攻六月餘不能下會守今臣
趙興鑿稱病溼人王良臣者屢舉不中流落無
藉人也適寓常與錢書者詐稱郡官開門迎降
降書首署錢書而未及已今法以署後者為長良

臣遂守郡嘗乃次之是年三月故叅知政事姚希得之子嘗以知某州家居宜興與公合謀起民兵二萬復常州事聞丙申校嘗帶行軍器監簿知常州調揚州兵七千練之五月戊子公差通判常州六月戊辰特以其職起復加奉議郎於樞密院都統制劉師勇副統制王安節皆以督府命分兵守常加師勇安撫使殿前都統制張彥攻呂城八月加彥道郡觀察使師勇防禦使又命統制張全將淮兵二千乘來援文天祥督軍平江公之子應龜奔懇乞援天祥義之使朱華將三千人尹玉將五千人會於五牧全往橫林設伏於虞橋大兵奄至麻士龍死之全死不救走還五牧華欲掘塹設柵全不許大兵薄華軍華力戰自辰至未華軍死於水者不可計至暮大兵繞出華背曾全謝榮胡遇曾王先道尹玉力戰手殺七八千人全軍隔岸不發一天華軍渡水挽船者指於全斷挽船者指於是多溺死者尹玉戰死全亦宵遁惟尹玉以殘軍五百與大兵角并力死戰無一降者曾明義易崇等四人脫歸天祥謀再遣兵道不通矣全淮東債將也嘗從許文德復清河兵已入城全鳴金散衆

文德不敢以斬將自專送之師閫竟免之及是天祥欲先斬全并置敗將於軍法以全朝走所遣請於陳宜中宜中又免之卒以降天祥至餘杭柅斬曾全以徇耳自呂城之敗城中短氣然猶堅守四十餘日殿司及所親籍籍偶語欲進異謀輒俾師勇忠壯莫敢發言俄羣鴟飛西城中衆疑其妖妄成大軍有鴉鵲七集城上請以金帛善馬贖之師勇不與與淮將謀卜十月丁巳率勁兵突圍出戰乙卯伯顏親率廿萬衆抵城下急攻北門將士力戰甫退遽攻南門屬地分將張超離所部詢神祠大兵自超所守處登城軍士不見主將拒關不力城遂破撥官軍傳忠導師勇以數百人開東門拔柵踰塹而去師勇弟馬墮墮躍不能出師勇遙舉手與訣轉戰而前間道疾走幾危者數比至平江終十一騎云安節善用雙刀率死士數十人巷戰及左股斷猶手殺數人大兵脅之降安節大詬曰汝不知守合州王節使耶乃吾父也吾豈為降將軍辱先人遂死之天祥後繫燕獄為詩哀常州云常州宋睢陽也北兵憤其堅守殺戮無遺死者皆忠義之鬼哀哉哀哉嘗縱火自焚公調兵巷戰敗

歸生廳事左右牽馬請由小東門出公曰去此一
步非死所矣日中兵至堂上慷慨不屈死於所居
之位是時淮軍死關人敵數人乃死有婦人重傷
伏積屍下淮軍六人為大兵所逐六人反背相柱
且前且鬪殺數十百人乃斃其謀之者宜與浮屠
起兵戰死徐通明天慶觀道士不降死至是宋雖
危猶用褒卹之與贈麻士龍正任高州刺史一子
承信即尹玉濠州團練使立廟賴州一子承節即
賜田若干茲王安節保定軍承宣使謚忠蓋二子
大使臣思澤賜銀絹五百會子廿萬田千畝姚書
龍圖待制公得賜朝奉大夫直寶章閣一子將仕
郎曾立廟其謀之武功大夫昔聞傳者之言曰天
地有大經亘萬世而不泯者 忠義是也夫惟敗
亡之國其人乃見而有道之朝務存至公不責其
抗而錄其節至於倒戈迎降開門輸款者雖嘗之
爵之而未嘗不疑其心薄其行是以高相致丁公
之戮文皇之章尹素之贈皆所以植天衷正民德
崇世教非淺見俗識所能測也仰惟今皇帝示天
下以至公明語史臣母諱死節素待罪史官公修
忠義傳罔羅放失夙夜兢兢故常之事得而備書

之然猶恨死者多逸其氏名為之永慨而已顧安
得家有賢子孫如顯曾之能昭其先者乎公家本
寒素既祿食歲速稔顯多積粟鄉人之食者以
衣來質即以粟與之類歲不晴之衣甚多是歲人
感釀酒九月十有三日公生之日應龜自無錫以
數舟載衣及酒盡裝以入城稱善因犒軍士畢公
曰吾必死此吾宗不可無後汝歸守墳墓母復來
泣別而出故應龜既請援於督府又傾家募士以
補散亡革命之後杜門不出命子備購求公道文
錄載之衣冠不改終其身焉顯曾之生協稟命其
父以製名字以景忠訓之曰顯曾者汝顯其曾
祖也景忠者汝顯曾祖之忠烈也汝其識之及
病革遺言曰汝毋忘重闡之養及名字之命顯曾
泣曰不敢已而目不瞑顯曾泣曰不敢忘遺訓也
乃瞑時顯曾年方十六故顯曾克篤孝誠久而弗
懈余讀其昭先之錄亦必為之廢書而感泣也

昭先錄後跋

陳顯曾

顯曾十歲許時聞先大父語曾大父寶章公死事
大父痛哭顯曾亦涕泣寶章公多文章屬兵燹逸
其稿先大父嘗命先君子錄藏一二于家初鄉僧

璘之母被圍北去大德間璘行四方求其母得於京師又得見鄉人楊立以立書致問先大父楊立者寶章公僕也德祐乙亥寶章公通判常州城始被圍立嘗在左右大父奉命歸守墳墓毀家以給軍率義士以補散亡已而攻圍益急屬文丞相出督駐師于吳大父奔懇請急文遣張全朱華來援傳俊臣曰請中五木詩序全曾朝又所遣公遣華從之云全有利災樂禍之心又云一天無意事問持馬至塔下請曰城東北門缺圍一角有間道可從常熟塘馳至行在所議盡力公曰吾徒以單兵

打禦後絕食盡吾頻日戰城上不留一矢今死此矣因指其位曰我若去此便非死所汝曹隨之吾不責汝也時方晨食粥屏去不復食日中兵至堂上公不屈死于位左右皆死楊立書此詞云然嗚呼痛哉傳俊臣曰立一僕夫倉皇瀕洞之中實未知諸將所出主人之死要之得其耳立書來時大父多病先君子嘗奔走致養輯其遺文適在它所未及記楊語不幸先君子蚤世顯曾嘗自警曰吾忘吾祖忠義為非人子因不敢忘廷祐中大父徙家城南鄰有管副使者身長大魁傑人也自云嘗從伯顏丞相軍戰城南屢有勝負一

日丞相至城下招城上人曰城降吾不殺一人也眾皆曰吾受宋厚恩共守此土死不從汝遂阻濠水而陳城上矢盡戰者燼明日城破其說與楊書語合又有徐道明者主天慶觀城破軍帥生門外呼曰亟降生汝觀人其人辭病不起眾與至軍前乃曰吾知主恩不知其它帥怒罵曰汝降否曰我惟欲死死不降也遂死帥屠其觀云即云顯曾道明地者大父從璘問楊立事璘曰城破時立侍寶章公側不去有義之者縋之出城使人繫歸其營它日將以畀人立曰吾必死賴爾以生吾

當終身事爾以報若以畀人吾寧死欲自殺獲者義之遂不以畀人持至京數年為立娶妻出居為良人立後為至年八十餘以終立未死時璘歲一至京師與立相見其後立死璘母亦死璘不復去璘遂遊方不知所終管終於城南云顯曾痛惟曾大父克勤大節事當識錄而方外之士猶能死事楊立僕夫臨難猶可觀是知吾鄉為守禮之邦因附書本末云傳俊臣曰常州之敗罪魁一張全也可恨可歎宋鉅書劉師勇事劉師勇廬州人為和州防禦使助姚善等守常州

時張彥守呂城矢利常州勢益孤元伯顏置彥城
下招降師勇以大義斥彥又遣范文虎來諭師勇
伏弩射走之後數月城陷師勇潰圍出二二王至
海上憂憤而卒傳後臣曰師勇英後國也
人各有志歸止則一衷哉

續綱目書院應得事

德祐元年三月元兵至無錫知縣阮應得出戰一
軍皆沒應得赴水死癸丑贈十官

元鑑書劉溶事郡志同

劉溶中元人為武進縣尹至正壬辰寇兵陷常城
官軍潰散溶獨率民力戰於葛橋南死之

錢塘遺事

劉一清

德祐元年北兵入常州時三月二日也知州王宗
洙遁權守節幹王良臣以城降五月張彥劉師勇
復常王良臣敗走又復廣德軍九月王良臣以北
兵攻常州知府姚訐統制劉師勇王安節拒守攻
城不克十月常州告急文天祥遣將尹玉朱華張
全麻士龍赴援二十六日戰於橫林收績二十七
日戰於五木敗績張全不發一矢尹玉麻士龍死
之天祥調兵再往道不通十一月十六日常州糧
盡劉師勇以騎突圍出奔平江府遂破常州屠其

城知州姚訐死之生獲王安節不屈而死尹玉江
西憲將也與北兵戰殺數千人遂死之其麾下與
北兵戰併死無一降者常州自三月二日陷至五
月載復九月北兵載至知州姚訐集民義登城
視旌旗雲擁敵聲振天潛遣劉師勇王安節等出
師迎敵大捷次日北兵至城下開門引戰二陣夾
擊攻城之兵為其掩殺攻城不克而遁劉師勇又
於歸路設伏以待之殲者過半常州雖能保城而
管下屬縣屋宇焚蕩人民擄掠殆盡生獲百姓殺
之齧其肉煎油作砲擲入常州城下使膏油散在
牌杖木上積日使火射之牌杖自焚又俘其人
使之運土於城築堡傾泥并其人填之常州屬縣
之民遭此橫禍十一月糧盡城始破嗚呼使北兵
渡江之後一州有守臣如姚訐者能於國家死
守封疆宋鼎又安得而轉移邪

詩附

夔既稽蹟於文因披閱諸家集得詩之閱於吾常者數首歌諷之間有餘慨焉輒復附之以廣泰覽

過無錫

文天祥

已未歲余携弟壁赴廷對嘗從長江入裏河趨京口回首十八年復由此路是行驢之人北感今懷古悲不自勝

金山冉冉波濤雨錫水茫茫草木春二十年前曾去路三千里外作行人英雄未死心先碎父老相

從真欲卒夜請程嬰存趙事一回惆張一露巾

弔五木

一名五枚在無錫縣西北四十里

文天祥

余初以朝廷遣張全將淮兵三千救常州以其為淮將必經歷老成遂遣朱華將二千人從之張全無統馭之才自為町畦十二月二十六日提淮兵自往橫林設伏于虞橋北兵至麻士龍死之張全不殺走回五木五木乃朱華軍所駐欲掘溝壑設鹿角張全皆不許朱華措置殊不曉其意二十七日北兵薄朱華自辰至未朱華與廣軍與之對北兵自路塘直來死於水者不

可勝計至晚北兵繞山薄賴軍尹玉當之曾全胡遇謝雲曾玉先遁尹玉死焉張全提軍隔岸不發一矢有利災樂禍之心吾軍渡水挽張全軍船張全令諸軍斷挽船者之指於是溺死者甚衆張全等宵遁惟尹玉殘軍五百人與北兵角一夕殺北兵及馬委積田間曾全止有四人得歸嗚呼使此戰張全稍施援手可以大勝捷一夫無意而事遂闕宗社嗚呼天哉余初欲先斬張全然後取一時敗將並從軍法以張全為朝走所遣請於都督乃宥張全使自贖余遂不

後及法後詣餘杭發京師姑取曾全以徇衆而噬臍多矣過五木弔戰場為之流涕不可禦

首赴勤王後功成事則天富平名委地好水淚成川我作招魂想誰為掩骼緣中興須再舉寄語慰重泉

哀常州

文天祥

常州宋睢陽郡也北兵憤其堅守殺戮無遺種死者皆忠義之鬼哀哉哀哉

山河千里在煙火一家無壯甚睢陽守寇哉馬邑屠蒼天如可問赤子果何辜唇齒提封舊撫膺三

嘆吁

哭尹玉

文天祥

尹玉江西憲司將官五牧之戰手殺七十八人其
麾下與北兵戰併死無一降者朝延贈濠州團
練使立廟者與二子官承節即下江西安撫使
撥賜良田二百畝其間以捕寇死者何限惟玉
得其死所恤典非細哀榮備焉

團練濠州廟輔川官其二子賜良田西臺捕逐多

亡將還有焚黃到墓前

哀將軍王安節墓杜

文天祥

常州敗虜生獲王安節不屈而死虜謂過江以
來武人忠義者惟王安節一人安節乃節度使

王堅子也

激烈傷雄才金華直氣橫乾坤列李惆悵汗血駒
別張見此忠孝門
山觀和中丞
建封降官制

哀毘陵

梁棟

荆漢水腥泊船委落日無人行古道獨醜有眼不
識春東風吹出青青草荒基猶認是人家敗柵曾
將當城堡當時壓境兵百萬不脫鞬天堪蹴倒短
兵相接逾四旬毒手尊拳日攻討內儲外援兩消

沈沈一縷人心堅自保孤臣守土輕性命赤子效
死肝塗肝腦朝走有爵媿降附幽壤無思澤枯槁
願筆司命錄英雄收拾忠魂昇穹昊

毘陵秋懷

王遂

至正甲申秋逢自金陵歸泊常城下有老兵能
言劉都統事劉名師勇山東文安縣人少英銳
涉獵經史包恢平長興盜師勇與有功授都統
制守濠至元十一年元師渡江逼常州時宋德
祐元年也春三月知州趙汝鑿遁通判錢善以
城降師勇前已入衛至是與都統王安節殿帥

張彥受克復之命以姚訐知州事因共樹柵鑿
濠為捍禦計夏五月安節自呂城出迎元兵戰
不利彥壽以衆降且迫彥招善善罵曰若食國
厚祿不能死難反說我邪狗彘辱吾垂冬十月
大軍圍城數重宋丞相文天祥發兵來援連戰
不利降臣呂文煥射書入城諭以禍福流天中
之文煥怒白伯顏丞相建鉤援之屬晝夜力攻
餘五十日師勇登陴裏創拒戰且曰吾城即破
金山長矣丞相因議其語金命金山寺沙門問
計沙門實無計諍言城狀如龜擊其尾則四足

披露矣十一月用馬牛葦為屋以蔽矢石趣死
士相銜輦土垣塹灌脂砲中炎燄括發急攻南
門城遂陷嘗戰死安節被執終死不屈師勇從
八騎手殺哨騎數百人易其衣甲以混北軍
將張超墜馬師勇斬其首以給曰巫追劉都統
所向披靡得從間道赴行在尾二王入閩至紹
興憤薄痘發背卒呼師勇與嘗智勇足以濟難
職公所寄僅得杖復一城率創殘之卒以禦百
萬之師雖古雄雉烈茂以如此其軼出重圍可
謂驍將戰之不利天也文丞相嘗謂滿城皆忠

義之鬼誠德化所致嗚呼偉哉

老兵為說劉都統起坐舟中思滿襟五武城危寒
日短紫駝塵暗朔風臨江山不盡新亭淚天地長
懸即墨心宋祚未移中道死至今劍并蟄龍吟

毘陵道中

戴表元

百年只有百清明狼狽今年又避兵煙火誰開寒
食禁替裾那復麗人行禾麻地廢生邊氣草木春
寒起戰聲渺渺飛鴻天斷處古來還是閩閩城

詠王安節

劉如村

守合垂名二十秋將軍令度更風流人誇同谷英

風壯天使毘陵殺氣浮守義只知伸我膝成仁那
思護吾頭將門出將真男子一任撲糊血體體

詠姚嘗

劉如村

閉門高臥本無惊起守鄉城更總戎名姓已符前
代史邦家能衛古人風金老不老僧成識鐵壁雖
堅卒易攻城守兩回命世事橘香不泯氣如虹
邵云自史傳以下諸作中死嘗始末皆未圖之
便披閱也

毘陵忠義祠錄卷之二

昆陵忠義祠錄卷之三

郡諸生葉夔編

議位號

宋之亡也忠義莫盛於信國其論尚矣常州城守時信國在平江有統制之令有倡率之義祠以信國為宗而桃龍圖陳竄章以下左右樹焉禮也蓋弘治間始為私祀時學校公議如此今禮部以巡按之奏議請行之今列于後竊念諸公貌像不敢強肖無以起瞻仰之敬乃不自揆各為贊詞

書于神座之壁以告謁者

位號式贊附

中堂正位一人

明遠謚忠烈宋右丞相加少保 信國公文公天祥

葉夔贊曰出將入將相才兼文武恢復是圖

百挫弗阻身任綱常獨立萬古

即云嘗考禮部政籍天順七年追謚

宋丞相文天祥曰忠烈當時議按謚

法臨難不忘曰忠東德遵業曰烈

中堂左右列配四人

宋和常州贈龍圖閣待制謚忠毅姚公善

葉夔贊曰許國以忠激民以義孤城絕援

力竭乃斃勁節高風作我士氣

宋常州通判贈朝奉大夫直寶章閣陳公始

葉夔贊曰墨衰從事儒者知我舍生取義

移孝為忠昆陵保障睢陽同功

宋宋贈保定軍承宣使謚忠蓋王公安節

葉夔贊曰始在江陵乞兵捍禦總守昆陵

梁榭以拒斷股不屈臣節乃著

宋安撫使殿前都統制劉公師勇

葉夔贊曰克復州城大義是倡孰進異謀

憚公忠壯卒歸二王弗隕譽望

前榮左右列附五人

宋署節度判官進直秘閣胡公應炎

葉夔贊曰乘間出奇應敵畫計力屈就擒

至死不二忠義一門父子兄弟

宋江西憲將贈濠州團練使尹公五

葉夔贊曰驅則可捐義不可舍殊死抗敵

僵屍徹野殘軍五百無一降者

宋輔州三岩巡檢贈高州刺史麻公士龍

葉夔贊曰胡虜猖獗墮我名城義士憤悅

虞橋伏兵身膏草野心照汗青

宋知武進縣包公圭

葉夔贊曰桓桓包公克壯其猷宰我武邑

多事之秋慷慨死義馳馬寡儔

宋無錫知縣阮公應得

葉夔贊曰德祐初元元師徂錫背城一戰

親冒矢石全軍覆亡力竭乃溺

東西序列從五人

邵云予遊南雍時嘗觀於功臣廟兩

廡分祀陣亡指揮千百戶鎮撫等官

今方允武以下宜做諸此蓋旌忠之

典康功之道尊賢之等儼人之倫並

行不悖如此

宋宜興巡檢贈東義郎方公允武

葉夔贊曰建炎之初金人入寇公率土軍

梅嶺格鬪殺身成仁何愧載覆

宋宋義士前常州天慶觀管轄賜紫徐公道明

葉夔贊曰赫赫徐公主天慶觀義士自期

卓有定算危坐讀書兵脅不亂

邵云原道曰人其人此昌黎去佛老

者法也彼不自人猶將人之况彼既

能死義即吾人也吾安得不人之人

而知義惟士為能故稱士云

宋溧陽尉贈武功大臣夫莫公諱之

葉夔贊曰公遭世變起於浮屠糾我義士

衛我鄉閭沒有微贈武功大夫

宋義士萬安公

葉夔贊曰降魔旗舉兵以義與時危作將

事定為僧食君之祿或者未能

元武進縣尹劉公浴

葉夔贊曰至正壬辰挺身抗虜獨率民兵

孰曰不可葛橋之南為公死所

邵云凡祠以世不以位方允武建炎

中死事者也然姚陳諸君子忠義之

烈事在一郡義則天下允武固不得

而先焉退而之序序徐道明上蓋猶

尚世也劉浴元人以死事而進之可

也躋允武上何居故列萬安下於世

亦宜之

附

雜議五首

葉葵

其一

諸公位次宜以文丞相正中南向而以姚陳王
劉四公配蓋文序爵序功尊居正位無間然矣
姚陳之與王劉則猶可議者夫王劉武臣之爵
雖爵不過助二公守城猶其宿也二公則為守
土之臣猶其主也故通鑑綱目書法先姚嘗陳
昭而後安節師勇錢塘遺事云嘗遣師勇安節

出師迎敵則知二公在嘗統御之下矣昆陵之
事實類睢陽睢陽之守歸功于巡遠毘陵之守
取重于嘗昭王劉爵雖尊不宜居二公之上天
下之通義也至於胡節度以下十人而有先後
之次其亦有說乎曰胡守禦功多一門死節居
左為一無疑其下以次分列左右先尹而麻者
雖曰同一援常尹績尤著也次包次阮同一守
土先郡城而後屬邑也劉死於後乃在方上方
方死於前反居劉下從事紀功不擇其時之先
後也至於徐莫萬安雖方外之士能死義故

得次諸公之後徐先於莫猶包之於阮也莫先
於萬安猶尹之於麻也次序既明位分庶得其
正尚俟君子擇焉

其二

嘗觀廬陵節光薦曰天祥奉詔勤王獨行其志
屢蹈屢奮故其軍日敗勢日蹙而歸附日衆從
之者七家沉族而不悔雖人心向中國思趙氏
亦天祥之神氣意度足以感悟之也余謂文丞
相開督府置僚屬一時知名之士無不歸之然
則守常死義之臣孰非公之所使天祥傳曰常

州已急始遣天祥就成天祥遣其將朱華將三
千人尹玉將五千人會於五牧尹玉麻士龍死之
天祥欲再遣兵道不通矣是知公注意于常而
常死節之臣皆公所使也觀其哀常州云常州
水睢陽也北兵憤其堅守殺戮無遺種死者
皆忠義之鬼哀哉哀哉其拳拳於常如此今忠
義祠似當以公為宗前此莫究本原至今猶未
入祠揆之天理為未當擬之人心有未安也或
曰忠義祠止奉死於常者故不得入是以劉師
勇雖有復城捍禦之功亦不得入者此也余曰

不然公死於燕則惟燕土為當祠而奉之而燕未必奉祀是徒以一身任三百年綱常之重顧不得祀有是理邪今會大忠祠首祠文丞相未聞其死於崖山也而其位乃出張陸二公之上則常之當祀甚明而師勇之不當祀亦昭昭矣或又曰文丞相之精忠大節雖不死於常猶在所當祀者師勇分兵守常城陷之日不能與王安節等同死其難乃潰圍奔平江似與陳炤所謂去此一步非死所者有間也余曰不然人臣守土猶國君守社稷或遷以圖存或守以俟死經權不同各有攸當亦惟盡其心竭其力而求以合乎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而已姑以天祥世傑之事論之始天祥當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也世傑當崖山師潰君臣同溺如秀夫等可也乃斷維以十六舟奪港而去迨至平章山下颶風大作焚香祝天曰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師勇不死於常而從二王亦天祥世傑意也及至海上知興復不遂憂憤疽發背卒其興文張二公之死於燕于平章山下

始終為國者同不可謂死非其所宜且以徐道明輩不過方外之初士初無捍禦之功止能不屈而死猶得與諸公之列師勇為國為民克復州城鼓舞忠義功亦偉矣今乃責以不死於常而黜其祀然則忠如文丞相張太傅者亦可責以不死於國亡君溺之時而黜其祀乎至於同時死難之臣如阮應得萬安僧者志身殉國同一忠也而亦不得祀也謂阮死于錫耶錫常土也與尹玉等之死於五牧者同也尹祀而阮獨不祀可乎謂萬安為僧而不當祀耶同時莫諫之亦僧人也莫祀而萬安獨不得祀可乎斯皆考據未詳取舍未當有關忠義大節不得不辨故用表而出之以補祀典之闕俟有識者來焉務求至當以合天下之大公斯足以愜人心敦世教愚非敢執一而論也

其三

前議文丞相當入祠為宗及劉都統不死于常之義既詳辨其所以然矣適又有云忠義祠所祀皆宋末死節之臣與元有不共戴天之仇劉溶雖死於常然仕於元則與宋末諸公相異不

君宜與之並祀此說甚無謂愚見以謂為劉若先
仕宋而後仕元其死于常所謂輕于鴻毛豈惟所
不當祀固為萬世人而且痛斥之不懈矣如是
而黜之可也奈何宋亡之後元以夷狄入
主中國當時道民固皆耻於臣服未免有懷
中國思趙氏之心然既為中國之主則民皆其
臣也人况至正壬辰去宋殆及百年老者
沒少者壯而老老而又沒相繼生育於其
間者皆元之人非宋之遺民也當時惟知有元
而已劉時為元臣為元而死為吾民而死不常與
為宋臣而死於常者同也臣各為其主生於元而
求其死於宋可乎謂宋之臣伏於元而欲元之臣
不忠於元可乎韓通之死忠於周矣宋非其不共
戴天者乎當時有仕周而復仕宋謂皆通之罪人
可也謂宋之李世效忠如文天祥等之死不可
與通同祀不可也使劉溶之死不為忠義同時如
余闕等為元死節亦在所不當祀矣何我
太祖高皇帝特嘉其節立廟於忠節坊至今令
有司歲時致祭乎今忠義祠所奉取重於為常守
土死節之臣出於天下後世至公之論 不主

於一代拘於一時如前所論則凡忠於宋者在
所當祀出於異代者雖有捐軀殉國之忠無一
可祀焉者矣曷足以勸天下師後世乎姑以三
代論之死於夏者為忠異時死於商者謂非忠
不可也死於商者為忠後日死於周者不可謂
不忠也今歷代帝王功臣廟所祀亦不以異代
革命為嫌如商有夏之天下周有商之天下商
周之君臣實夏商之仇敵則亦不當並祀矣不
知主於何代在所當祀而祀之子後世但知崇
德報功義所當祭從而祭之今日之祭知有忠
義而已知為常死守不失臣節者當祭而祭之
耳豈宋人祭之而欲主於宋邪主於宋則私於
一代厚於一人非至公也主於宋則死於前者
何幸死於後者何不幸與或又謂漢唐以來亦
必有死於常者何獨不祀止祀宋末諸公似當
以宋為主溶非宋臣故所當黜也余曰漢唐以
來未聞有屠戮如是者亦如睢陽至唐天寶而
後有祀前此無咫尺之忠也後守睢陽有如咫
遠者從祀於其廟可也不然則亦立廟以祀之
可也同一守常而死溶獨以異代不得從祀恐

非義也。祀法曰：能扞大患則祀之，能死大難則祀之。若容可謂能扞大患，死大難者矣。愚豈私於一人，故為是紛紛者哉。

其四

先是祠在陳司徒廟後，歲久頽廢。弘治十年，知府曾望宏因府學前觀音寺廢址，另立祠宇。速奉木主，不過數年，隨人侵以列肆，占以社學，便無容足之地。原有案卓香案一，無所存。雖木主亦亡。其二方九武莫謀之况其它乎。今奉

朝命重建祠宇，猶爾。早隘未愜人心，雖嘗舉呈未

及施行。尚俟大忠義君子留意作興，另擇相應之地，大擴規模，以終崇奉之典。會須特立

聖制碑一通，碑陰勒應祀神位，以防埋沒。其次再求名公作記，立石頌諸公功德，以垂不朽。碑陰刻祭器，并應用什物，以示將來。如是庶有所稽，不至隨整而隨廢矣。

其五

胡應炎既入忠義祠，其父聰兄應發同時死難。忠義祠未祀，亦當請鄉賢祠及昭子應鼈本貢士嘗冒險奔赴臨安告急，文天祥義之又嘗輸

私財給軍，及父沒於王事，終身不出其孫顯曾德學純懿為世所重，又能集其祖遺文傳後祖孫三世實同一心，其賢可見前此失於知舉。今既知之，皆當入鄉賢祠祭之，以勵風教。倘不以為狂妄，詢於眾而裁以義，次第行之，皆事之當然也。傳從臣曰鄉賢為得體

毘陵忠義祠錄卷之三終

昆陵忠義祠錄卷之四

郡諸生葉夔編

詩典秩

死事而祠于其所禮也姚陳諸公死事常

聞宋行在猶詔有司立廟時方大亂孰與

立廟之政郡志莫可考焉

國朝崇獎忠義無文咸秩而常祠久無以為

言者至弘治十年始有私祀又若干年始

請于

朝於是著之令云

常州府學生員葉夔等請祀典呈

直隸常州府儒學生員葉夔等呈為崇表忠節激

勵風俗事伏以褒忠顯節勵風俗之首務報功崇

德敦教化之大端故光武表李業之廬而英雄豫

附藝祖嘉韓通之節而天下歸心思昔宋室垂七

元兵壓境時信國公文天祥督師平江爰命姚訐

知州事起復陳昭倅兵謀遂與都統制劉師勇副

統制王安節節度胡應炎武進令包圭等率羸德

就盡之卒抗全盛日進之師元將伯顏招之百端

見喻一切不從敵入遂役民運土并人築之以立

威且殺民煎膏取油作砲以扇虐方兵之未合也

有為退避之計則曰吾與此城同存亡也逮城之

將陷也或指可生之路乃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

遂皆力戰而斃伯顏怒命屠其城天慶觀主徐道

明同時遇害惟師勇滑圍奔平江殉忠而死者益

億萬計得脫其難者僅三五人雖五百義士之從

田橫三千弟子之服孔子弗是過也觀其為國忘

家壯萬年之一舉舍生取義曠千古而一人與一

時松骨之心咸諸公血忱之感攻城力竭比睢陽

為尤難大節凜然視巡遠為無愧鼓一郡為忠義

之士故迄今名忠義之城雖宋祚告終而大事已

弗克濟故常郡守義而壯志則有可哀至若尹玉

死於五牧麻士龍死於虞橋阮應得死於無錫方

允武死於宜興劉浴死於武進莫謙之萬安僧死

於義兵或同時死難或異世效忠同功一體莫可

遺棄載諸史傳班班可考者也夫嘗昭等死節既

類於睢陽則血食當同於巡遠然雙廟獨存而祭

當嘗不廢者唐造中興得以旌死節之臣也諸公

既沒而廟祀並寢者宋運不復無以舉褒崇之典

也元人本之族豈能表七國之臣哉

朝既復綱常屢頒

詔令凡忠臣烈士咸許褒崇卽補義夫忠孝旌表古今忠義之臣不及諸公者一有建言無不血食況昔昭等來自古難能之節誠間世殊絕之人尤當表而出之贈謚祭享隆一代欽崇之典予以慰說人心砥礪風俗可也第臣下無與奏陳則

君上何由知悉遂使忠義泯滅廟祀荒涼逮至成化九年郡庠生段瑜等建言于同知柳某始立善昭以下木主十一位附于陳司徒廟後別室弘治十年知府曾望宏謂激忠義之志宜先學校之人因

府學前隙地撤舊材數楹遷木主於其內表曰忠義祠歲時畧具牲醴私自致祭庶知所崇重矣第考據未詳尚有遺漏如文丞相首功劉師勇忠壯既應得萬安僧同一死節猶未入祠况祠宇雖立而規模甚隘神位雖陳而次序未分昕夕無灑掃之人

朝廷無享祀之典及曾去任私祭亦廢竊照衢州知府沈杰因宋賢臣趙清猷公歲祀未經奏請春秋二祭亦是私具牲醴致祭謂非所以彰盛德表名臣也乃於弘治庚申年疏請于

朝比照蘇州等府歲祀宋臣范仲淹等官事例撰立

祭文行令春秋二祭著爲定式先年廣東按察司僉事陶魯奏立大忠祠以祀宋臣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等於厓山弘治十四年廣東布政劉大夏奏請立廟於大忠祠之上以祀宋慈元楊太后廟宇畫成而劉去任中止僉事武進徐紘於是年奏請而踵成得之俱得

俞允期吾常忠義文丞相倡之諸公成之其所以立天地之常經明春秋之大義英聲邁烈震耀於兩間尤有甚於清猷公之當崇真無忝陸張二公之

當祀者今諸臣舉得血食而吾常死節之臣猶未有能舉之者論公道其何在據大義爲有虧某等因故老之遺言考史傳之所載益知其詳聞之讀之凜凜猶有生氣足以激懦衷而發其憤有功於吾道有功於天下後世者也彼異端者流尚且名山大剎金碧相輝養養滄滅三綱之人而崇奉之淫祠之屬猶得雕梁畫棟巍業相望靡費萬民之財而供祠之矣堂堂

聖朝無幽弗彰無善弗錄安有精忠大節如此不蒙立廟致祭者乎愛等義激於中詞達於外謹疏其

實具呈如右伏望轉申當道奏請

聖明弔古懷忠定功加爵祿酌祀典俾得血食于一
方大啟神祠用表忠臣於百世勒石以昭其功德
次序以妥其英靈凡閔忠義率祀無遺直與巡遠
雙廟同垂永久至於一城忠義之鬼每遇春秋二
祭另設禮物如祭孤之儀同時致祭使遊魂有所
依歸衆心有以饒勤更求普昭等子孫選擇其賢
能量加擢用教養其愚困勿致流離如是不惟旌
死節之臣抑以慰常民之望敦教化而勵風俗莫
急於此嗚呼惟天下之忠臣然後能表天下之忠

臣惟天下之義然後能表天下之義士諸公之事
歷數百年未有能與之者愚生悒悒於懷久矣所
以必待於今日而後發者知忠義之士事非篤信
好古君子不能也大人先生推秉彝好德之心舉
仗義好古之事則好義者之名與死義者之名同
於不朽誠曠世之盛典也今考諸公事實附錄於
後伏乞照察施行須至呈者

謝巡按奏狀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謝琛謹

奏為褒祀忠臣以維持名教事據常州府經歷司呈

永准本府照會據儒學生員葉夔等呈為前事追
惟郡城以忠義為名良由宋室垂七元兵壓境德
祐元年三月二日兵入常州告急於信國公吉水
文天祥督師平江及命姚訔知州事起復陳炤倅
兵謀遂與武臣都統制劉師勇副統制王安節節
度胡應炎武進令包圭等率羸億就盡之卒抗全
盛日進之師元將伯顏百討招之不從遂被役民
築土并人以立威煎民膏油作砲以扇虐天祥聞
常州圍急遣江西憲將尹玉偕淮將張全廣將朱
華赴援二十六日戰于五牧收績尹玉麻亡龍死
馬餘皆先遁知縣阮應得同時死於無錫十一月
十六日糧盡援絕劉師勇以騎突圍出奔平江元遂
破常州屠其城姚訔陳炤等死之生擒王安節不
屈而死是時天慶觀主徐道明死於本觀僧人莫
謙之萬安僧死於義兵殉忠而死者蓋億萬計得
脫其難者僅三五人先是方允武死於宜興後來
劉溶死於武進同功一體莫可遺棄從前考撫未
詳致有未入祠者今生員葉夔撰成忠義錄以文
天祥為功宗姚訔陳炤以下十四人禮宜配享切
思諸臣雖未能成恢復之功觀其為國忘家舍生

取義之大節孰不寒心英風直氣遺芳餘韻至今
襲人概想思儼然如在坐不封侯死當廟食惜
乎天不祚宋繼以元而前項忠義誰復匡之迨
弘治十年知府曾望宏設祠於郡庠南岸觀音廢
址建屋數楹表曰忠義祠創為私祭及曾去任私
祭亦廢近年以來本學倡為秋祭然非出於

朝廷盛典未足激勸且文天祥功蓋天下祭充海宇
固不屑此姚訔陳炤以下數人後先死事功同一
體至如徐道明莫謙之萬安僧雖釋老之徒猶能
伏節死義尤其所難閱煩轉達具奏施行等因到

府轉呈到臣考勛無異切惟委身報國臣子
之當為而追祀褒忠實

清朝之盛况文天祥之忠久入

天朝崇奉之典而姚訔等輩亦皆一時盡忠死義之
士奈此體運籌畏身之地未尙表彰如蒙乞

勅禮部查照議擬通行本府將文天祥并姚訔等廟
宇照依垂飛事例量加修葺仍乞定賜廟額及歲
時祭文頒行到府欽遵舉行庶足以表忠臣于既
往作正氣於將來其有補於世道不淺淺也緣係
褒祀忠臣以維持名教事理未敢擅便等因題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

禮部劄付

禮部為褒祀忠臣以維持名教事祠祭清吏司案
呈奉本部運送該本部題本司案呈奉本部送禮
科抄出處按直隸監察御史謝琛題查得直隸鎮
江府未完文卷一宗

禮部親字五百五十六號勅合劄付前事該

南京山東道監察御史楊璉奏宋京城留守兼開
封府尹故贈觀文殿大學士謚忠簡公累贈開封
府儀同三司宗澤之墓壘於鎮江府丹徒縣京岷
山之陽未有祠廟乞照岳飛事例於其生處既嚴
祀事於其墳墓所在亦為立廟

賜以祠額

勅令有司春秋祭祀等因奏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類行鎮江府轉行該縣官

吏照依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初六日

詔書內事理將宋臣宗澤墳墓查考的確所在量為
措置修理并撥人役看守等因在卷尚未完報臣
即查舉案行該府轉行推官史魯親詣踏勘未報
聞隨據直隸蘄州府經歷司據本府儒學申為廟

祀名臣事奉府帖該蒙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謝琛
批據長洲縣告人文斗狀詞前事帖仰即便從公
查勘宋信國公文天祥官宦跡緣由具結轉達等
因依奉隨據本學廩增生員蔡羽等呈故宋少保
信國公謚忠烈文山先生以德祐元年奉詔勤王
是歲八月以兵入衛九月十八日除知平江府十
月十五日到郡十二月二十二日詔赴行在所前
後在郡六十餘日至二年正月二十日奉使軍前
被留距去郡僅二十餘日謹按當時賜天祥知平
江前後手詔三通及賜有黃金羅段等物公自

起事至被留數月之間規措處分惟吳門為急於
臨安也以敵在近境猶豫不欲去會獨松告急兩
府剴再至不得已委印而去三日而城降入數日
而被執故公有云使當時朝命不令入衛嚴速余
當以死守其後峻都問去平江之故曰有詔起入
衛問兵若干曰五萬峻都嘆曰天也使丞相在必
不降又云相公氣概如何肯降夫其始入也即被
平江之命而其被執也實自去平江之時是其平
生涉歷雖多而吳門實其終始立節之基當其被
執而北也遺民聞之莫不垂涕況去郡三日而城

陷又甚明著及稽諸死守之言與峻都天也之嘆
尤足以表其事又况當時詔旨鄭重賜賚駢蕃所
以倚望誠不為輕是則前後守吳者雖衆而公實
緊關有功之人方其間關赴難慷慨視師實倚三
吳為屏蔽之區將基一旅為中興之業使當時舉
國以聽計則由此一郡而可興是宋之天下繫公
一人之用舍而公之成敗由此一郡之去留若其
奇勳偉烈昭布信史固不可誣而理言遺澤繫諸
人心有不可棄况茲過化之地隱然正氣之留且
范文正仲淹以勲望之重魏文靖了翁以寓公之

賢夏忠靖原吉有治水之庸周文襄忱著理財之
蹟皆常秩於祀典血食吳中今公名滿華夷於范
魏為無負事闕與廢視夏周而有加顧百年而未
行實一方之曠典况今文斗欲捨已地乞建行祠
雖崇祀出昆後昆之報思而表彰同後學之企慕
業祀肇立厥既有由若令永奉燕嘗庶得其所尸
等因到府轉呈到臣奏恐未悉駁行聞又據常州
府經歷司呈承准本府照會准本府署印同知羅
璋閱為激勸忠良事訪得常州郡城以忠義為名
從而考之始知昔嘗宋室垂亡元兵壓境德祐元

年三月二日兵入常州告急於信國公吉水文天祥督師平江爰命郡人姚書知州事起復陳昭倅兵謀遂與武臣都統制劉師勇副統制王安節節度胡應炎武進令包圭刺史麻士龍等率羸億就盡之卒抗全盛日進之師敵元將伯顏百計招之不從遂被役民築土并人以立威煎民膏油作砲以扇虐殉忠而死者益億萬計得脫其難者僅三五人劉師勇卒平江十月文天祥遣江西軍憲將尹玉偕淮將張全廣將朱華赴援二十六日戰於五牧敗績尹玉死於五牧麻士龍死於虞橋阮應得死於無錫方允武死於宜興劉浴死於武進天慶觀道士徐道明死於本觀莫諱之及萬安僧死於義兵是也淮廣等軍俱先遁惟尹玉麾下三寨并江右五百義士與北兵戰殺數千人併死無一降者生還得四人復告急於天祥調兵再往道不通十一月十六日常州糧絕劉師勇以騎突圍出奔平江遂破常州屠其城姚書死之生獲王安節不屈而死諸君雖未成宋室大事然觀其為國忘家舍生取義之大節孰不寒心英風直氣道芳餘韻至今襲人慨想儼然如在生不封侯死當

廟食惜乎天不祚宋繼以元而前項忠義誰復匡之迨弘治十年知府曾望宏設祠於郡庠南岸觀音寺之廢基者數楹表曰忠義仍惟生儒郡人嘗私祭於仲秋祠宇亦甚卑隘近年以來私祭亦廢文天祥功蓋天下祭充海宇固不屑此姚書陳昭王安節劉師勇功之大者尹玉之功當不在四子之下胡應炎包圭麻士龍亦有功於忠義者它如阮應得方允武劉浴與夫徐道明莫諱之萬安僧僧道之流功在出入間亦忘身死節閔煩轉達具奏施行等因到臣考勘無異切惟表身報

國固臣子之當為而追祀褒忠實

清朝之盛舉况宗澤文天祥之忠久入

天朝崇重之典而姚書等輩亦皆一時盡忠死義之

士奈此托體運籌喪身之地未荷表彰如蒙乞

勅禮部查照議擬通行各府將文天祥并姚書等廟

宇照依垂飛事例量加脩葺仍乞

定賜廟額及歲時祭文頒行各府欽遵舉行庶幾足

以表孤忠於既往作正氣於將來其補於世道不

淺淺也緣係褒祀忠臣以維持名教事理未敢擅

便等因題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查先該南京

山東道監察御史楊璉奏臣伏觀我

太祖高皇帝所定諸司職掌內一缺凡歷代帝王忠

臣烈士先聖先賢名山嶽鎮神祇凡有德澤於民

者皆建廟立祠因時致祭欽此正法所載聖王之

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王則祀之以

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

之之謂也臣仰惟宋京城留守兼開封府儀尹故

贈觀文殿大學士謚忠簡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宗

澤性質剛明才全文武忠貫日月義烈金石初以

進士歷仕州縣綽有聲稱請祠家居會林靈素輩

肆誣褫職羈至鎮江之丹徒既四年夫人陳氏故

葬於京峴山之陽靖康元年御史陳過庭等薦澤

可任臺諫召赴闕乃假宗正少卿遣使虜不果改

知磁州時大夫原失守真定被圍命官兩河知縣

者率托故不行澤既就道既至儲糧繕城召集義

兵磁賴無虞繼除河北義兵都總管乃大治甲兵

聲振河朔康王北質澤因遂留得不墮虜計中京

師戒嚴欽宗命王開府召四方之兵勤王以澤與

汪伯彥充副元帥澤累言宜奪李固渡斷賊歸路

衆議不可澤將秦光弼軍擊之虜大敗斬首數百

級遂拔城下寨虜留兵數萬沿河劄寨澤夜擣之

破三十餘寨奪其資糧會元帥檄至澤提兵赴赴

王議行軍所向澤獨請直趨開德府次第進寨以

解京師之圍汪伯彥不可從之遣先行澤與虜前

後十三戰皆捷虜兵自是不敢犯開德矣既而得

約日齊進合謀解難之檄即欲進兵恐諸道不齊

移書元帥府促之且義激諸勤王之師五旬無一

人至者乃提兵深入虜壁轉戰而前斬首數千級

虜退却數十里自是深溝自固兵不再出矣第以

將疎兵寡不能成邀挽尅復之大功微欽與眷族

既逼北去澤屢上書勸康王早決大計肆既又數

進劄子皆宗社至計時病膏肓高宗欲留中而左

右不能容尋以宰相李綱薦為京城留守澤於是

明炳幾先知人善任信賞必罰推折豪強發植奸

伏不少假借然能推心置人腹中故人畏威而又

樂為之用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

也留軍前使立功自贖寇王善王再興李貴王大

郎楊進等兵幾二百萬所至侵掠澤召致幕下皆

化而為王師所尚尅提兩河山水寨義兵咸願受

節制凡守戰之具皆規畫精緻又屢挫虜鋒虜賊不敢輕動至以宗爺呼之澤以京師物價人情無異平時宮室官府舉凡葺美乃請回鑾以圖恢復奏至二十四上其為辭切直懇到而愛君憂國兼以感動之誠溢於言表然皆為汪黃中沮使其憂憤成疾疽發背死至於遺表亦惟諄諄以回鑾為請啟手足猶連呼渡河者三其忠義激烈雖死不哀真可以貫日月而烈金石也其子穎扶柩至鎮注合葬於其夫人之墓臣嘗謂高宗北行使非澤留則宋之宗社無所屬矣開府勤王使從澤議則徽欽二帝不北狩矣恢復大計使不為邪懦權奸所誤內而運籌委之李綱外而行師一聽宗澤經畫則女直豈能於我中原至使冠裳倒植哉澤死而竟失汴京并連江淮亦不能有此宋之中興所以不能如周宣而僅同晉元偏伯於江左使後世忠臣義士不能不切齒扼腕於當時也臣考碑志墓有田有祠宋元以來就墓建雲臺寺假僧以守之厥後寺移它所祠已傾頽田亦為僧所侵

國初所司失請洪武三十四年鎮江府知府劉辰立祠復田勒碑以紀其事然不出自

思典隨以湮廢不存臣前官丹徒知縣時以史傳失實為澤祖避地江南子孫因家於潤心竊疑之所以當時止是嚴禁樵牧植其仆碑方事訪索精詳為之建白會臣誤蒙

板擢去縣矣今年春臣巡歷鳳陽之定遠于其裔孫得所藏遺事一編今擬取其忠義大畧以敷陳之如此質之於禮與我

太祖聖諭如前所謂則宗澤墳墓未有祠廟固缺典也如蒙

准言乞

勅該部合無照依岳飛事例於其生處既嚴記事於墳墓所以合立廟賜以祠額

勅令有司春秋祭祀如此則忠於前代者得被

褒揚血食於無窮生於來者有所激勵換跡於當世維持名教無大於此緣係褒祀忠臣以維持名教事理具奏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呈部已經類行直隸鎮江府轉行該縣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初六日

詔書內事理將宋臣宗澤墳墓查考的確所在量為

措置修理并撥人役者守施行去後今該前因案呈到部者得災按直隸監察御史謝琛奏要將宋臣宗澤文天祥并姚崇等照依岳飛事例量加脩蓋廟宇及

定賜廟額祭文一節為照忠臣義士古今所重其所募所守所死之地若不建廟立祠因時致祭不惟無以示

國家崇重之典而亦何以起斯人景仰之心合無准准其所奏行鎮江等府欽遵節奉

詔詔書內事理及照岳飛事例將宗澤祀於鎮江文

天祥祀於蘇常州之祠并姚崇等附祀於其傍各擇相應基址量支無碍官錢修葺廟宇僉撥人役者守春秋二仲脩辦祭物就遣本府正官主祭仍行翰林院擬賜廟額撰文祝文庶足以表揚忠節於既往激勸人心於將來其於名教不為無補再照長洲縣族人文斗捐地建祠義亦可取合就令其與守庶日久無侵占湮廢之弊緣係褒祀忠臣以維持名教及奉
欽依禮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本年四月二十三日
本部尚書費宏等於

奉天門具題二十五日奉

聖旨是宗澤文天祥姚崇等各依擬立祠致祭欽此欽遵擬合通行除祝文另行類填外合就連送仰付該司類行直隸鎮江蘇常等府州各照依本部

題奉

欽依內事理一體欽遵施行連送到司合付前去煩為類填施行奉此合行到仰該府照依本部題奉欽依內事理一體欽遵施行須至到付者

石劉付直隸常州府准此

計開

祭品

豬一口

羊一羴

魚醢

肉醢

韭菜共五品

米麴食共五品

時菜五品

香一炷

燭一對

帛一段

酒二瓶

禮行三獻如儀

祝文

維年月日直隸常州府知府
朝命致祭于

欽奉

宋丞相信國公謚忠烈文公暨知常州事姚公等之靈曰桓桓相國蹇蹇王臣昔當播越之晨出顧干城之寄奮忠倡義人不貳心殉國忘身死者萬計共風未泯報祀難忘禮重功宗義隆配享時當秋仲薦事式脩維靈爽之有知庶格歆之無敢

擇地重建祠宇呈

直隸常州府儒學康增附生員葉夔等呈為崇奉忠臣事照得忠義祠已蒙

奏奉

聖旨如岳飛事例立祠致祭甚盛典也今建祠宇三

間因陋就簡規模卑隘有如富鋪使祭奠陳設之時難容俎豆禮器有司設席瞻拜地位窄窄不能

周旋升降於其間甚非

朝廷崇奉之意若照

欽依內事理必擇相應基址今其地本隘雖復故址亦未深廣且又北向非宅神之所竊惟府西察院東西皆可尼姑移置見廢後寺在雙桂坊內深廣南向斯稱經營可將尼姑移置見廢後寺基上居住或并歸前寺大擴祠宇一照岳王規模其守祠立碑祭器等議已具忠義錄中除另開外必如所

議斯為永久之圖庶不負

朝廷盛典始足以奉神靈若民望如是則忠義祠既得其所郡城名為忠義似當於府前直街要衝處立忠義牌坊以表彰之使往來者見之知所景仰以為一郡壯觀是蓋關係風化有識者所當先也雖已呈本府猶未申請舉行竊惟憲長大人前既按臨是方以開其端今復備戎茲上當終其事若不具呈慮項前項義舉遂致因循如蒙

奉請贈謚重擴廟宇則風化之本立勸激之道行一舉兩得有始克終盡善全美誠無前之偉烈也

伏乞查照

欽依內事例施行須至呈考

議僧道不當去

葉夔

忠義祠之設主祀忠義故惟忠義者得入苟非其人則雖死如召忽忠如荀或終不得與如以其人雖寇仇如王魏降虜如日磔亦且見銀况其它乎彼釋老本異端者流吾儒所不齒者以其去三綱滅倫理一則以無為宗一則以虛為教有妨於吾道故也借使無妨吾道而有益焉則亦可絕哉設有人為儒名而墨行問其人則是究其實則非

是可以為儒乎又有人焉墨名而儒行問其人則非考其行則是又可以為墨乎墨而非墨儒而非儒是非顛倒真偽錯雜始不得不辨為辨之何如亦惟求其實不徇其名焉耳夫自釋老之教入於中國天下靡然從之者衆矣從之者衆豈皆欲去三綱絕滅倫理者哉其初或迫於困窮溺於禍福避其征徃資其生養不得已而從之耳其愛親敬兄忠君弟長秉彝好德之良心固未泯也有以觸之則隨感而應豈種類絕狼面獸心者耶不幸而入其黨其心猶自若也然則凡為沙門為羽流

者果當盡棄絕不與為善邪縱有其善亦在所不錄邪夫然則儒名而墨行者皆得列於五門墨名而儒行者終不得與其列是非真偽不分匪直且絕其自新之路亦非與人為善之公何以勸天下師後世乎今忠義祠有徐道明莫謙之萬安僧雖釋老之徒方外之士也即其所為無非衷忠義之心衛君父之難其所以扶三綱立人極有所無實其所虛有功於吾當有功於吾道大夫所謂墨名而儒行者也又可以其人嘗從釋老而不取邪故宋史列傳備載其事而不敢忽亦以當時滿城

忠義不可盡錄錄及於此正見方外之士猶能死義則常州忠義之衆可知史臣秉筆天下至公定論所在萬世是非權衡所存自有深見固非無謂而輕為立傳也又可以輕點乎况莫謙之在宋已贈武功大夫嘗為濼陽尉春秋之法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亦惟求其實而已求忠義之實而有得於徐莫萬安絕無不備有者尤當表而出之以化其徒以勵風教不啻泥其名而棄其實廢忠義之大節也斯皆出於輿論也公天理人心所不容以髮為此錄為此辨舊以此位史立此傳豈無所謂而欲崇尚異端者哉

議守祠

忠義祠既立設或守之者非其人而依之也無其業不惟無以奉香火供洒掃亦且易於頹廢今欲

聖旨僉撥人役看守固見崇奉之意若專恃人役必不能終日終歲在祠不過春秋二祭應名三五日即去而不顧歲得工價無實安費何益之有欲為久計莫若從傍另蓋屋數楹選擇在城各廟清修羽流教輩與同守護庶晨夕不離使常蠲潔然守

者無以自給則不能供役惟當曉示郡中之富而好義者但願蠲金不拘多寡購得常稔田一項官為立石記其人之姓名與田之兵段租數及佃徒姓名不許變賣永為常業此外能充廣者聽如是則業有所資人樂為守祠宇日久縱有頹敗自能修葺不必煩有司矣

議制祭器

禮曰祭器不假所以重祀典敬神明毋奉享也今

忠義祠祀典既出於

朝命當致專奉之禮不應假文廟之器 以文廟

之器而假以它用則近於藝以

朝命奉祭而假器以祀之則不恭不專不亦不專

非崇重之義故於應用器物自當一一另具藏庫

待用可也

昆陵忠義祠錄卷之四終

昆陵忠義祠錄四卷附錄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葉夔撰夔字司韶武進人成化中以歲貢生官汝陽州訓導是編第三卷中載夔請祀典書稱宋德祐元年十一月巴顏率師攻常州屠其城知府事姚訔通判陳炤俱不屈死其先後殉難者又有王安節劉師勇胡應炎尹玉麻士龍包圭阮應得方允式徐道明莫謙之僧萬安諸人自成化九年郡庠生段瑜等建言於同知柳某始立訔炤以下木主十一位附於陳司徒廟而文天祥劉師勇阮應得僧萬安猶未與焉宏治十年知府曾望宏乃別創忠義祠請並祀文天祥以下十四人而附以元壬辰靖難之劉溶巡按御史謝琛亦上書請著於祀典詔從之夔因編其始末為此書首圖攷次傳志次詩次贊次文牒凡史傳所未載者此皆補其佚闕足相參證惟此書載宋臣與祀者止十四人則未祀文天祥等四人其附於陳司徒廟者止當有十主耳夔請祀典書云十一主未喻其故又考宋季三朝政要載元兵至常州守臣王宗洙遁權守王良臣以城降今是書姚訔傳中謂良臣屢

舉不第流落無籍高常與錢闇謀竊符印詐稱郡
官詣巴延軍前獻之然則良臣未嘗權守三朝政
要悞書矣是亦足訂史之訛也此書作於正德初
其末附錄一卷載有

國朝順治十四年事蓋後人所續其姓名則不可攷
矣

毘陵正學編一卷

〔明〕毛憲撰

山東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一年刻古

庵毛先生文集附

附《四庫全書總目·毘陵正學

編一卷》提要

毘陵正學編

後學古菴毛 憲著

龜山楊先生

先生姓楊氏諱時字中立南絳州將樂人少潛心經史登熙寧九年進士第聞河南二程先生講孔孟絕學調官不赴以師禮見明道於顛昌相得其權比歸明道目送之曰吾道南矣明道卒設位哭寢門以書計告同學者年四十又見伊川於洛嘗疑張橫渠西銘近於兼愛與伊川辨論徃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積學淳澆浸與游定夫謝顯道同

毘陵正學編

時爲程門高第陳了翁鄒道鄉俱尊仰之胡文定與秦頊同學義兼師友政和元年待次越州蕭山知縣自京過毘陵寓早村巷時道鄉已病先生卽卧內就見是冬道鄉卒爲文祭之明年赴蕭山任及滿奉祠遂徙毘陵士人共買宅居之講道城東書堂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咸稱曰龜山先生旣罷祠官貧甚不果赴部郭慎求在朝以書問所欲年已七十矣答以欲任一筵庫爲貧耳慎求爲授常州市易務先生曰非見闕於吾事無濟况市易事吾素不以爲然縱得祿其可就乎不赴五

年以秘書郎召赴闕極陳時政紹述之弊除邇英殿說書會金人入寇力乞嚴守備收人心靖康初除右諫議大夫兼國子祭酒具言王安石邪說之害乞追奪王爵毀去配享之像安石遂降從祀之列除給事中乞致仕除徽猷閣直學士力丐歸先生浮沉州縣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經學排靖康和議雖不盡用而人心知警建炎初任工部侍郎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明年夏以直學士奉祠是冬年七十六始自毘陵還將樂初先生來毘陵以與道

毘陵正學編

二

鄉友善而周伯忱兄弟又有同門之契故樂居十有八年多所傳授東南學者推爲程氏正宗紹興初崇尙元祐學術而朱晦菴張南軒呂東萊之學得程氏三脉皆源委於先生在毘陵如鄒德久喻子才皆高弟再傳得尤延之三傳得李元德蔣良貴常之正學有自來矣所著述有中庸解論語解易解禮記解周禮解書解經筵講議春秋義孟子義校正伊川易三經義辨字說論日錄論奏議詩文而養浩堂踵息菴諸記中庸解義伊川易傳泰山春秋傳諸片皆毘陵所著也邦人仰之嘗卽其地立祠云

道鄉鄒先生

先生姓鄒氏諱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登元豐五年進士第調蘇州吳縣簿試學官第一改揚州教授又改潁昌府時呂申公守揚范忠宣公守潁皆禮遇之忠宣屬換樂語先生固辭忠宣曰翰林學士亦爲之先生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忠宣敬謝元祐中除太學博士出爲襄州教授元符元年召對除右正言恐貽親憂伏固辭毋張氏曰見能報國無愧公論吾顧何憂始就職時有請以王安石三經義發題試士者先生論曰可而止又疏章惇徇情廢法引所私分據要路阻隔正人壅遏忠諫復列惇六罪惇積怒會明年立劉后先生援仁祖廢郭后并逐尚美人故事乞追停册禮上曰此祖宗故事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郊其小疵耶至於引裾泣諫忤上意惇黨因擠之謫新州張繹問伊川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伊川曰君子於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徽宗卽位復官除右正言遷左司諫極論公議之當恤獨斷之當謹改起居舍人進中書舍人又言五朝聖政願稽考而繼述之遷吏部侍郎改兵部崇寧初以寶

文待制出知江寧府尋改杭州又改越州夫赴和劉
后爲賢妃生子祿是得立先生三疏諫隨削其藥既
此徽宗召還首善歎諫立后事詢藁安在以旣焚對
退以告陳了翁曰禍其在此乎異日姦人妄出一緘
不可辨矣及蔡京用事素忌先生乃使其黨爲僞疏
謂本官人卓姬生子后殺其母而取之詔暴其事以
故再謫永州移昭州五年許歸常州大觀間復直龍
圖閣瘴疾歲作至是亟楊龜山至常往見之蕭然僅
存餘息猶眷眷以國事爲問語不及私卒年五十二
先生早以道學行義知名記鑿該摠援筆數千言嘗
毘陵正學編

四

受大學於程夫子研窮不息士之及門問道者衆每
曰聖人之道備於六經千門萬戶何從而入大略在
中庸一篇其要在謹獨而已雖遇冗劇處之常優游
尊禮楊龜山游定夫往復論道與陳忠肅爲莫逆交
天下稱郇陳嶺表歸卽所居堂後闢小圃曰道鄉故
知與不知皆稱道鄉先生平生所著有文集易繫辭
論語解義孟子解義朱晦菴註孟子問收其說若奏
議則龜山爲之序建炎追復龍圖閣待制紹興贈寶
文閣直學士謚曰忠後晦菴南軒皆尊仰其風節云
子柄

教授周先生

先生姓周氏諱孚先字伯忱常州晉陵人嘗偕弟恭
先往河南從伊川程子學與楊龜山相友善龜山好
著書伊川每以多言害道爲戒謂先生兄弟氣質純
明可與入道其荅邢和叔亦以二周與楊時似同之
語爲然以所疑爲書請盾輒得親筆開論服膺奉奉
惟以顏子爲法程門高第皆推之由鄉薦入太學
特恩調四明益傷改建德尉皆不就朝廷命曰衣上
殿賜承事郎改奉議司祠後爲臨安教授嘗問伊川
善常語門人云天下至忙者無如禪客行住坐臥無
毘陵正學編

五

不在道乎先竊謂此語如孟子所謂必先有事焉而
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若正若助長卽是忙也或者
謂此語以聖方之則是禪客未嘗問若學者須是行
住坐臥在道荅曰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助長方其
學也固當有事亦當知助長之非又問書曰惟聖罔
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乎先竊謂聖者謂有聖人資
質一不念則流入於狂狂者進取若曾皙之徒是也
借如顏子不能拳拳服膺亦必至於此荅曰六德知
仁聖義中和聖通明之稱狂狂愚之稱如此往復數
章今見書集後四十年先生自爲跋以識所著有伊

川語錄論語解朱子嘗採其說入論孟要義後李心傳敘述二程之道謂先生得其學最其顯者紹興間郡守黃公灝奉先生兄弟祀饗城東書堂

坑冶周先生

先生姓周氏諱恭先字伯溫伯忱弟也初借伯忱往河南師伊川伊川曰從事覺有所得百學者要自得問如何可以自得曰思曰磨磨作聖須是於思慮間得之又問如何可以有所得曰但將聖人言語玩味

久則自有所得常深求於論語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又問顏

毘陵正學編

六

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達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又問心術最難如何執持曰敬其問之審切類此詳見程氏遺書兄弟由鄉薦入太學氣焰純厚尤薦於信道聲望著聞諸同遊者心讓之釋褐授坑冶幹官每以沽名爲戒終身恬於進取謂子孫曰吾沒後毋爲誌文碑銘以重吾不德與楊龜山唐彥思同受業程門爲深交云

秘書唐先生

先生姓唐氏名棣字彥思常州宜興人與周伯忱伯溫往師程伊川伊川曰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今之學

者賴有此一篇書其他莫如語孟先生自是有所得又問聖人之言可踐否曰苟不可踐何足以垂教萬世又問克己復禮如何是仁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凡人須是克私後只有禮始是仁處遺書載問答甚多纂次伊川語錄百餘條方之門人記錄爲詳嘗爲秘書丞雅志道學推演師說爲當時重故朱子淵源載其錄畧而李心傳亦謂其能顯承師道云

編修鄒先生

先生姓鄒氏諱柄字德久道鄉忠公長子莊重篤學幼負俊聲侍忠公如二水黃山谷一見深加嘆異呼

七

爲小友未弱冠卽棄科舉學將冠道鄉親學字說並以聖賢之道從楊龜山先生游龜山期以大器每稱之曰是真有志於學乃盡傳其業龜山居毘陵遂近陸學者衆以先生爲稱首陳忠肅公亦稱其才高識遠可以大受靖康初以元樞李公薦布衣補承務郎除編修權給事中建炎間疏請昭雪忠公遷謫之非辜且不出泰陵之意朝奏夕可紹興初上忠公諫立元符皇后章疏蒙贈官賜諡典禮優渥天下偉之先是喪忠公鄉人贈之甚厚欲盡歸之謂無以累先德

毋沈氏命以推與諸叔之貧者以慰祖母張意從之
素以剛鯁聞莊外敏中與人不苟合前後奏議炳炳
龜山嘗稱其能世家學著伊川語錄一卷文集二十
卷終天台守

玉泉喻先生

先生姓喻氏諱榜字子才號玉泉其先祥符人高宗
南渡徙嚴之桐廬後至無錫定居焉少慕伊洛之學
從楊龜山游獨得其奧登建炎進士爲人質直好議
論嘗謁趙忠簡公諷之曰公之事上當使敵沃多而
施行少敵沃之際當使誠意多而語言少趙奇之引

昆陵正學編

八

爲上客繼辟爲屬紹興初趙賀高宗親征先生謂曰
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趙
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若事
之濟否非所知也先生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
自重望若使宜撫江淮荆浙俾以諸道兵赴闕則其
來路卽朝廷歸路也於是趙奏起張知樞密院張至
謂趙曰此行舉動皆合人心曰子才之功也於是往
來趙張間多取裨益以趙薦授秘書省正字兼史館
校勘王居正命辭曰頃窮西洛之淵源遂見古人之
大體先生知二公將並相獨言宜且同在樞府他日

趙退張繼之則氣脈長若同處相位萬有一不合是
賢者自相背戾矣後果如其言先是先生與九成榜
皆言和議非便忤秦檜意言者遂劾先生與九成榜
誅出知舒州懷寧縣通判德州已而致仕紹興間力
王正論爲時師表天下稱之檜死復起爲大宗正丞
轉工部員外郎中出知蘄州孝宗卽位用爲浙東提
舉常平以治績聞先生善藻鑑若張九成樊光遠汪
應辰皆其所識拔學者稱爲玉泉先生所著有易義
及玉泉講解語孟大學四書性理竄行於世

蒼梧胡先生

昆陵正學編

九

先生姓胡氏諱理字德輝常州晉陵人登宣和三年
第嘗父學於龜山問辨語孟諸書究極精微故所記
龜山說爲多既得其傳又介龜山書謁劉元城於南
都暨歸元城曰子聰明能護以至道當成令器遂以
親承問答語退而筆之名道護錄自爲之序所友皆
一時聞人與朱熹齋松尤善先是陳東上書攻六賊
言者以理嘗潤色其書忌之遂以秘書攝他官又與
李綱同舟東下貶梧州人號蒼梧太守紹興初召試
玉堂尋復元官兼史館校勘時趙鼎當國以熙豐元
祐舊史蕪穢屬理與同館張嶠修正趙去位張浚獨

相又以所修史命官刪定理固求去出守嚴陵及趙
再入復舉理與嶠依前筆削成書已而秦檜相力主
和議 同館朱松凌景夏常明范如圭等合辭抗
疏極言不可和檜意引去所奏大義侃侃皆理手
筆也尤善詩文墨慧皆精妙爲一時表正云

遂初尤先生

先生姓尤氏諱袤字延之常州無錫人少穎異入大
學冠多士尋冠南宮登紹興十八年進士嘗從喻王
泉學玉泉以所得龜山之學授之由是學益進初宰
秦興力築頽城金人犯境獨堅守不去民賴以全爲
毘陵正學編

十一

立生祠注江陰學官需次七年爲讀書計以薦除將
作監薄大宗正丞授秘書丞張南軒曰真秘書也兼
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檢討官遷著作郎太子侍讀以
從臣執奏張說事去者數人因率三館上書諫出知
台州民誦其善政不絕口除淮東提舉常平改江東
江東旱通融賑貸時朱晦菴知南康講行荒政先生
推行其法於諸郡民無流殍進而秘閣遷江西漕兼
知隆興府進直敷文閣改江東提刑以薦召對具言
水旱之備除吏部郎官太子侍讀累遷樞密院正兼
左諭德又申言民貧兵怨者甚切除太常少卿高宗

廟號未定洪邁請號世祖先生諡經訂古斟酌禮制
定號高宗又奏釋老之教矯誣褻瀆非所以崇几筵
宜一切禁止進權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直學士院
孝宗將有事明堂詔議升配先生言陛下行三年之
喪高宗雖已祔廟百官猶未吉服請俟喪畢議之一
日論事上曰如卿才識近世罕有次日語宰執曰
尤袤甚好前此無一人言之何也兼權中書舍人復
兼學士院力辭時內禪已定上諭以旦夕制冊甚多
非卿不可乃拜命 時制冊人服其雅正光宗卽位
屢疏謹始戒終言其切至以姜特立沮與祠久之召
毘陵正學編

十一

除給事中既昌言曰老無補報凡責近榮求必不奉
詔已而權貴陞賞小礙卒繳奏不下極論廢法用例
之弊除禮部尚書上以疾不省重華宮先生率同例
力請敷陳孝道上召姜特立奏曰自古去小人甚難
譬除蔓草猶且復生况加封植乎先生以時事多舛
積憂成疾未幾卒年七十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文簡
先是先生以程氏之學爲陳賈所攻奏畧曰道學者
克辯所以帝禹湯文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
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凡廉介恬退踐履名節皆目
爲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足且

入其中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循名責實聽言觀行人
才庶不壞於疑似孝宗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
此爲姦耳越數年侂冑擅國禁錮道學識者以爲知
言與朱晦菴張南軒友善而晦菴書問辨論者尤多
力薦蔡季通劉子澄諸名儒學識明道風度端凝晚
年嗜學不倦藏書至三萬卷史臣論先生學本程氏
老成典刑立朝抗論與人主爭是非不免不已而能
全完節難矣諒哉嘗取孫綽送初賦以爲號有遂初
小乘六十卷內外制三十卷

小山李先生

昆陵正學編

三

先生姓李氏諱祥字元德常州無錫人學於尤遂初
得龜山之傳登隆興元年進士主錢塘簿時姚憲尹
臨安俾攝錄參邏者以上命監視鍛鍊嘗誣武臣子
謗訓鞠於獄先生不許遷入門旣而所告無實白尹
尹驚弗從先生曰卽坐譴自甘尹具論如所獻上喜
擢尹調濠州錄事參軍安豐守冒民田訟屢改屬先
生還之民主管戶部駕開文字太學國子博士司農
寺丞樞密院編修官兼刑部郎官大宗正丞軍器少
監言在外賢才甚衆願吏出迭入由臣始出提舉淮
東常平茶塩准西運判兩淮鉄錢比不定遂奏銷濫

惡更鑄新錢從之淮人以安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
國子祭酒丞相趙汝愚以韓侂冑熒言者去國先生
力爭曰頃壽皇崩兩宮隔絕國命如髮汝愚不畏滅
族決策立陛下風塵不搖天下復安社稷臣也精忠
拂鬱何以示後世除直龍圖湖南運副言者幼罷之
太學六士楊宏中周端朝等上書固留之俱得罪言
者喜曰道學解散矣王冲伯觀再請老以直龍圖閣
致仕歸無錫絕口不道前事卒藁亦心銘墓謂趙公
之誣賴以明道學之禁賴以解常時禱入隸手散親
舊悉盡又謂嘗以唐虞盛治在君臣和告孝宗又特
奏五劄子爲能言言恢復事本末有序終始一志爲
能行有古今才難之嘆後贈寶謨閣待制謚肅簡有
奏議文集藏於學宮

實齋蔣先生

昆陵正學編

三

先生姓蔣氏諱重珍字良貴號實齋又號一梅老人
世居無錫之富安從尤文簡學嘉定癸未擢進士第
一簽判建康軍改昭慶軍尋與部使者議荒政不合
請祠易簽郵幕待次歸養疾息意榮進卽所居築一
梅堂自爲記大畧謂斯堂之成可以求師可以合族
可以取友身雖病而道不病有事而沒寧也紹定已

此召對首以自天子至於庶人所當先知者本心外物二者之界限爲言三疏剴切時以爲朝陽之鳳遷秘書省正字屢乞補以伯父喪予告明年待命雷川移文閭門請對當路憚之添差通判鎮江府辭會行部火時史彌遠擅國乃極言主柄下移權臣勢重之弊上讀之感動授寶章閣主官雲臺觀告吏部不受貼職祿不願貼職恩星變復申前說進爲君難六箴召爲秘書郎兼莊文府教授端平初更化上五事且乞召真德秀魏了翁用之又言人主當精擇人望處之要津正論日聞則必知君子姓名小人情狀矣兼

毘陵正學

五

崇政殿說書戒家事勿以白務積精神以審上意每草奏齋心盛服有密啟則手書削橐上稱其平實選著作佐郎澹帥以八陵圖來上集議先生言史嵩之失位邀功乞專意脩守不得已則用應兵不聽遂自劾以密勿清光不能遏兵端乞免說書遷著作郎兼權司封郎官起居舍人言近者旋命峻講或曰是日道流生朝夫輟講偶以他故則當知聖躬舉措之難或所傳果得其實則常知聖心持守之難上曰非卿不聞此言又言邇來川蕘頽頽上不必矯激之說似畏剛方太過之士亦當以不正者居之兼國史院編

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言更化以來舊弊未去者五徇私調停覆護姑息依違是也今又益以輕易遷起居郎以疾求去以集賢殿修撰知安吉州權刑部侍郎三辭不許自劾不能取信朝廷之罪乞鐫斥閒散詔守刑部侍郎致仕先生與真西山魏鶴山爲深交講明皆聖門義理言論風度超然不群文章以理爲主雖取高科而恬退有守讀書樂道不愧師傅云贈朝奉大夫謚忠文

龜巢謝先生

毘陵正學

五

先生姓謝氏諱應芳字子簡常州武進人自幼篤志好學潛心性理以道義名節自勵至正初知時不可隱白鶴溪上構小室顏曰龜巢因以爲號授徒講學安貧樂道郡辟教鄉校子弟先質後文指授斐然循循雅澆見者異之嘗疾異端邪說之誣民也於是哀聖賢之格言徵古今之明鑒爲辨惑編慨鄉忠公墓位於犁牧極力告諸當路構祠營封規復祭田疽巨以時乃纂集遺事爲思賢錄時有舉爲三衢清獻書院山長不就壬辰天下兵起先生避地吳中吳人爭致館穀尊爲弟子師過吳江遊三高祠見中繪范蠡像書上参政饒公謂蠡事越亡吳越爲忠吳爲警不

應祀饒是之過長洲謁晉顧元公榮墓祠土人改廟
淫像先生文抵縣令爲毀之而復顧祠於是懷古
錄建 國初江南底平始來歸年踰七十徙居芳茂
山一室肅肅晏如也郡徵先生纂修郡志又言於張侯
往祭忠公墓表以石於是績錄年益高學行益精
以邵達官縉紳過郡者必訪於其廬先生布衣韋帶
與之抗禮議論必關世教切民隱而導善之志不衰
由是稱望隱然重於東南爲文典正雅麗詩亦溫柔
醞藉典會天成不爲無益之言而所自得者理學爲
深故雖蒼黃播遷而一言一行惓惓以正人心闢邪
此陵正學編末

同邑後學楊兆魯讚

嘗讀毘陵正學編而知先生之學所自來也毘陵
道學一脈首崇龜山而次道鄉蓋二公先後學於
伊洛而龜山早得程氏之傳同時遊程門者若伯
忱伯溫周子思彥唐子也龜山高弟別德久鄒子

子才喻子自後尤延之李元德蔣良貴師弟相承
而以謝子蘭終之真可謂學之而得其正者也予
在延津謁四賢祠首龜山次豫章次延平次考亭
知致知格物之學實與致良知者不同雖殊途同
歸而中庸之道不過日用常行之理此愚夫愚婦
之所能推而廣之卽聖賢有所難盡此先生學之
所以得其正也先生諱憲正德辛未進士官拜黃
門給事中贊曰

性端重寡言笑彈章侃侃不避權要請回鑿請建
儲辭帑賜權牀書至講求理學每以困勉自矢不
勉爲旨強恕爲仁克己而已蓋直接伊洛之傳矣

此陵正學編末

此陵正學編末

昆陵正學編一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毛憲撰是編所載凡十二人首楊時次鄒浩
字先周恭先唐彦思鄒柄喻樗胡程尤表李祥蔣
重祥謝應芳自浩以下或籍晉陵或籍宜興或籍
無錫或籍武進獨時爲劔州將樂人於昆陵爲流
寓蓋以道南一脈假借之以爲重云

畜德錄一卷

〔明〕陳沂撰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鈔國朝典故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畜德錄一

卷》提要

畜德錄

國朝典故五十一

鄧陳沂魯南

蔡忠定公義善書

文皇手授金龍文殿命書外國詔偶落一字請曰臣敬畏

之深輒優有此

文皇曰朕亦有之此紙難得姑註之耳對曰示信遠人豈

以是借深然之復授以殿更書之

文皇喜漢王英勇乃私召問隆平張信信純然對曰事干

天常豈易為邪

文皇大怒投劍擊折信盔衣盡血漬少馬勝更新衣曰直

臣也事遂寢

解學士縉應制題虎顧象憲圖曰虎為百獸尊誰敢觸

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

文皇素不喜

仁宗感此詩甚思時

仁宗留守南京頗懷憂虞因命所親信者莫如夏原吉即

日往迎之可謂得諷體矣

夏忠靖公原吉嘗得賜古硯冬月吏炙冰破甚恐公

知召諭之曰受賜不加愛惜吾之罪也釋之

又嘗於驛中天甚寒驛人偶焚雙轡公知笑曰雙轡何

用不加責且以其所遺者賜之

誅竭首詩後四後云昂昂飽歷風霜古默默深承雨

露滋寄語群飛諸燕雀好來相送莫相疑人議公大

和蓋惟度寬大其言如此

文皇晏駕於榆木州楊文敏公崇金文靖公幼及恐事洩

盡取軍中錫辰鎔為殮且覆以龍衣日進膳如故錫

王盡除以滅其迹至京師入未之知也

楊文定公溥執政時其子自鄉來云道出江陵獨不為縣

令所禮乃天台范公理也文定深重之即擢為德安

知府再權貴州左布政使或勸當致書范公曰宰相

為朝廷用人非私于理也聞文定卒乃祭而哭之以

謝知已

孫原真舉進士以

實錄事至抗屬學諸生給事筆硯時于肅愍公諱在

列進曰學校之設將養賢以為用邪抑快事盡辦邪

孫下席邇上坐謝過遂與定交公居大位薦孫為知

于肅愍公諱為兵部尚書當已已之變議者請燒通州倉

以絕虜望公曰國之命脉民之膏脂顧不惜邪傳示

城中有力者恣取之數日粟盡入城矣

給事中王絃廷擊馬順毛常隨流血禁庭

邸王驚起李佩攬御衣向座曰殿下當命臣等討賊豈宜

避去乃止

英皇自北狩回群臣請車駕出迎

景帝不欲莫敢復言李公促命家人具棺以諫夫人問所

以公以事告夫人曰但諫勿憂也公疏云夷虜且知

尊王何乃自輕邪下群議同許之

魏文靖公驥嘗以俸金百兩委人為其家僕盡易之公竟

不言他日事覺鞠出全還公其主使始知

公嘗語人為子者當求名醫厚結之親有疾則信之必專

彼召之必速來也

公為尚書北還一小舟常阻於要津其子稍設儀仗公見

即命撤去曰豈藉重於是邪

公致仕時往于田值御史官舟分岸引纜而行御史怪問

曰驥又問曰蕭山魏驥又問曰尚書歸老蕭山魏驥

也御史惶恐謝罪

尚書徐公晞少為刀筆吏縣有卒伍補譴發誤勾攝者欲

公脫之夜飲公於家以他事出避其妻有美色令勸

酒以悅之公不能留明抱案已脫勾攝且語其人曰

吾昨歸恐汝疑故速致此鄉人服之

公為兵部郎中一員外郎每因吏必慢罵遇宿署諸公代

公不為意其人卒於官親為殮且厚贈之數年數因其邑令照拂其家公之子以蔭官尚寶孫中書舍人亦至通政

王忠肅公翔自兩廣召為吏部尚書舟次濟寧都水主事法以先後叙過堰雖貴官不得越人怪之公曰彼立法安忍壞之至吏部加調為考功主事人西賢公在吏部門無請託太平侯時與

上鞠戲自意可請會朝退從公後徐呼王叔問為誰侯以名自通方以事故公不顧作厲聲曰不請事侯惶恐而退

公之夫人為其從子請官舉觴進公大怒起手擊夫人於地即出使使人返慰之事卒不行

禮部尚書姚公夔天順祭未春知貢舉試院災天下貢士死者相藉請諭祭于郊祭畢自謂不能致防殃及賢俊拜地慟哭觀者以萬數哀震數里

王文端公直在吏部時其子為南京國學博士考績在部文選加中欲留侍公改北學公不可曰是亂法自我始矣

岳正字季方為翰林修撰

莫廟甚重之嘗曰好箇岳正只是大膽後請成召還自題

其像曰好箇岳正只是大膽從今以後再敢不敢公性不能容人或謂公曰不聞宰相腹中撐舟子曰頃時來可容使縱橫來安容得邪

威寧伯王公越都御史總制北伐時嘗視諸軍食飲數勝酒肉動息必悉其情至犯令不少貸每暇命出獵計矢中禽之多集於敵陣為先後有將官告姦史全者置之許出死力不問於是將士感泣無不用命者都御史韓公庭征大幕峽出兵令五鼓戰將者聞賊已覺恐遲失事二更即發大破之公賞其功而問以違令之罪以軍法當斬乃具聞請釋曰萬一不用命而敗奈何人謂公得將將之體

聞有一郡守治酒具進用長金納妓於內徑入幕府公知必有隱物召郡守入啓金令妓奉酒畢仍納于金中隨太守出此見公之闊大如此亦壹時之權術也若大體禁嚴此物奚宜至哉

公與夏公飲各出酒令公飲一序內有大人小人後以詩語二句證之曰傘字有五人下列衆小入上侍一大人所謂有福之人人服事無福之人服事人夏云莫字有五人旁列衆小入中藏一大人所謂人前莫說人長短始信人中更有人

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時嘗去職從入田野間與村夫野

老相語問民間疾苦每生一處使聚而言之惟恐其

不得盡也

劉東山公大夏為廣東布政至新會縣時吳廷舉為令公到

久乃迎告以鄉智險事故迎遲時舉以名士出請

公亦重之不怪其遲且嘉其賢

東山公當發戍氈帽布袍途步過

大明門匍匐頓首乃行策一蹇蹙赴戍所時以兵部尚書

請發莫不加禮不欲至戍公曰大夏有罪不加之誅

今復不服役邪被甲持銳與諸卒無異莫不歎服

都御史楊公維宗居憂時闕官汪直以權幸延攬名士聞

楊公治郡名往弔公乘經於藩所直趨至藩拜起手

將公發曰比聞楊維宗名今親乃爾公曰維宗賦性

但虧體辱親未之敢也直不復敢言直時感震海內

不屈者公一人耳

麻城李文祥將覆試大學士萬安欲託以孫因許及第文

祥以正對安怒其孫延於別館有畫鳩屬題其末句

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已恩後以事左遷

渡河冰泮溺死

屠公瀟為御史時直門下彈劾有夷人來朝偶仆跌不起

公奏云有夷人俯伏不起若欲奏而不能言俟扶出

具疏以聞人謂識大體

吳文定公寬為脩謨時有同年賀恩寢疾將不起欲易箆

託於公之旁庶公即掃室請遷及卒奉殮于中堂使

子衣衰以荅弔者又故人之子有事於京者書託公

主之久而有疾不起為棺殮及檢帳有輸官銀若干

盡喪于娼家公為如數償之遣人送喪歸

倪文毅公岳初為禮部尚書值遣祭全關王闕直人奏曰

徐知證知祥唐叛臣之裔也祀典不敢議廢但歲時

典祀一寺官之職耳宗伯何與焉遂為令

章公懋為南京國子祭酒有監生請假託言方採薪不至

將往求之公聞之愕然曰薪水之資託有失奈何憂

動顏色使亟求且冀得之當復我此生甚悔曰公待

我以誠奈何詭之明日逐命具實謝罪

儲侍即囑易簪時夫人以公落髮與鬚指爪甲及頭垢各

囊盛為殮其愛親敬身可謂全歸矣

劉少傅陳留公忠為南京吏部尚書時因司馬王主事常

之父致政家居素奢而漸貧乏乃遺白金二十兩與

章奉親曰恐汝父奉養不悅汝欲曲意以養則變節

之事有矣幸勿改節

何編脩璠當劉璠用事諸司有事必往見約相見長揖不
得與諸司同其係以事竭璠畏其勢不覺屈焉何公
疾聲曰禮惟長揖何以為此璠曰先生之言不敢少有
屈攝

朱尚書希月初舉狀元略無喜色後歸里惟徒行人甚器
之後為禮部侍郎家載帶一車為公買宅進都城宦
者阻之且云必得一刺以別真偽公弗許家人云必
入乃得利公曰不得利又何傷乎竟止於外平時居
翰林人多謂無所可否不知公於大節處無間毫髮
平生未嘗知與人較官之遷轉升沈皆無所與後擢
南京吏部尚書人曰不遷是無天理矣及考劾諸司
銖兩甚平有敗職詆公託有力者為援

命下語之公不辯請以疾去人至是益服吳俗浮薄吳文
定公舉壬辰狀元大宗伯毛公舉癸丑狀元公舉丙
辰狀元皆厚德直操人不可及非風氣所能染也
沂兒時侍外祖金靜虛公時公年九十餘道宣德
正統間事甚悉弱冠接夏太常公崇文出其祖志
靖公所紀又述丘文莊公言前輩之可法者多志
去僅追憶得數事後奉吳文定李文正二公教
及沂所目擊者著之成篇用以警名畜德錄雖有

不論而取善之意不以人廢有信以終蓋者雖存
亦書正孔子所謂有所試之矣惜聞見不廣尚
有望于同志焉

嘉靖壬辰歲冬十月望後學陳 沂謹識

首德錄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
天一閣藏本

明陳沂撰沂有維積錄已著錄此書皆紀宣德正統間名臣言行人各一二條末有嘉靖壬辰自跋稱以所聞於外祖金靜虛太常夏崇文及吳文定李文正者著之於篇雖有不倫而取善之意不以人廢云云考所載如于謙魏驥徐晞王翱姚夔岳正韓雍周忱劉大夏屠壻章懋儲何瑋朱希周等皆一時名人他如蹇義解縉夏元吉楊榮金幼孜身事兩朝已爲其次至王越以權術用事益爲物論所不滿所云不倫者殆卽指數人而言歟趙汝愚編名臣奏議丁謂秦檜並以章疏見收朱子編名臣言行錄王安石呂惠卿亦得以姓名同列蓋定千秋之品則隻字不可誣取一節之長則片善亦可錄並瑕瑜不掩具有前規然奏議爲論事之文苟所論關國計之得失繫民生之利病言之當理行之有裨自未可以出自僉壬遂削不錄至於採前言往行矜式後人自當仰溯名賢用垂規矩固未可委曲遷就使有所濫廁於其間矣

廣州人物傳二十四卷

〔明〕黃佐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一年南海伍

氏粵雅堂文字歡娛室刻嶺南遺書第一

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廣州人物

傳二十四卷》提要

廣州人物傳序

傳者史事之一而載筆立言者恆病其難。四失焉去取之不公也其事誣編次之失倫也其志隱譏評之無當也其義舛採摭之弗精也其詞穢甚矣傳之未易言也遷固之書史學之所宗也穰苴庾卿之述劇孟郭解之論君子猶或非之下此而失其衷難以言信矣余執此以觀天下之史與夫一州一郡之所志殆未有遂於作者然則鄭惟忠之所問亦豈特在唐世然哉廣之先賢傳自吳陸胤始近世以來紀錄幾於熄矣夫廣嶺表名都也靈秀所鍾發為雋異衣冠之族聚焉藝文之簡輒焉如是而使之日淪以泯豈有志者所忍恣邪太史黃子才伯懼先正之久而湮也乃為傳以表之凡二十有四卷余得而閱之知黃子之精於史也綜之羣典以輯其逸參之故實以定其訛監前史之得失以辨其微遵名家之義例以肆其指主儒先之緒論以要其歸事核以審矣志詳以章矣義嚴以斷矣詞瞻以達矣積之十餘年而篇牘始就其用意不已勤乎取一州之所記以覽千百載之事若身寓當時見諸先正相與揖讓其間而銷髮無少爽者是故風節可仰而思也德業可考而法也論議可誦而服也先正之遺烈固賴是以顯而後賢繼興將亦藉聲光以自壯矣表南海者其在於茲錄乎余與黃子皆史官天下所當為者未盡於此也而黃子先成此者志厚鄉也蓋嘗論之一筌

廣州人物傳序

一壑之水疏而障之其波瀾滿瀾觀非不奇也然而所觀者小也迨乎瀉灑瀆然後爲江導積石然後爲河薄扶桑納蓬島然後爲海此天下之至奇也夫史亦猶是也黃子之志豈以一州之史爲賢哉示我以全且大宜必有藏之名山石室者而是錄之作亦河海之濫觴焉耳嘉靖五年陽月朔賜進士及第翰林院國史修撰儒林郎明山姚涑序

廣州人物傳序

一
文字歌聲

廣州人物傳序

太史希齋黃子志古聖賢之道博學而精擇闕以餘力輯廣州人物傳蓋吾邦自秦漢以來幾二千載其文獻之錄載在外史者有廣州先賢傳交廣春秋等書皆缺有闕矣散見於類書者存十一於千百廣州涇川等志荒脫而不覈正史諸傳叛渙而無統黃子蒐遺言繹陳緒泝流而導其歸剪稅而茹其實勒成一家言且論次鄉先生之行事發明其用心以警偷俗激頹風予得而讀之蓋深有味其言也嗚呼士君子砥行立名孰不欲施於後世然而不盡然者可不深求其故哉古之賢聖人不見信從於天下其得謗無以異於庸眾人後世庸眾人夸毗以相高標致以相報其得譽乃過古賢聖人然而卒有定論若涇渭異形天淵異位此其故何也蘇子曰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爲嘻盡之矣天者理之主宰也其在人曰心曰性曰道蘊之爲德行發之爲事業賢者循理聖者樂天是故道與天同運性與天同體心與天同神其爲名也自與天同久故非天之能植其名也其所自立者然也蹈道而不力謂之天之遊民色取仁而行違謂之天之棄民夫奚恃而久存故非天之能滅其名也其所自立者然也嗚呼吾邦自秦漢以來二千載登名是編者僅若此可不謂天乎前乎此者其天定矣可以俟後之君子矣嗣是而有聞者上達爲賢聖人未可知下流爲庸眾人亦未可知蓋管自揆諸天

廣州人物傳序

三
文字歌聲

而已矣後之繼黃子而修是書者吾知其多也繼鄉先生而修其德行道藝以成黃子之志者可無致辨於心術之微哉翰林國史修撰後學倫以訓謹序

廣州人物傳序

四

廣州人物傳凡例

- 一先哲凡德業文章有聞者無論隱顯皆為立傳語不云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
- 一編纂之法以史志為主并採諸書語意貫續處稍加筆削傳後必註口用某書修用某書某書參修者
- 一明有據也若闕文疑字則不敢妄自增易
- 一自漢至元皆紫世代者所以別國朝也卷首諸目皆稱公者尊先哲也傳中不書公而直書名者法史體也

子孫有世濟其美者皆聯書不別為目如馬持國子希曠李用子春嬰之類

廣州人物傳凡例

五

- 一行事相類者得附書如李玉珪附何昌期之類同邑里而行事無大顯者得附書如邵安石吳萬附黃損之類行事背戾而美惡相形者亦附書如龍澄樞輩附邵廷珩之類

一吳陸胤所譏廣州先賢傳多蒼梧交趾人殊不可曉今皆附書

一德業隆盛者得詳書如崔清獻公者是已張文獻公本韶產管寓吾郡故列諸流寓而不詳書

一是編作於正德初故近世諸名公有不及收者况所錄止據諸書見聞所限不無挂一漏萬之失尚歎後日續成之云爾非敢妄有所擇也

一先哲文字有錄其全篇者有錄其大畧者有編其句者有句刪其字者有取其意而易其詞者要之求詞旨簡明而已此亦史家舊例也

一諸書語涉不經豎文之不雅馴者皆芟易之如前定錄中載黃損事雖在所錄然文則非其舊矣此類是也

一史遷歐陽氏作傳或不主故常今倣之如傳是

其法也

傳後有贊有不贊者法五代史例也

廣州人物傳凡例

六

一舊志乖紊殊甚今皆釐訂之如羅威唐頌本漢人也誤列諸宋末黃舒晉人也誤列諸五代夫先賢傳作於吳而羅唐已收南越志作於南朝而參里山已錄則其乖紊章章明矣姑舉此以例其餘

一廖冲古成之皆名賢舊志誤寘仙釋中今爲辨正

一忠義以下諸傳專錄一節之士

一方伎止錄星歷醫卜藝術之士仙佛則附見之所以黜神怪也

一列女獨立外傳者以閨閣懿行最易泯沒是以詳書之

一宦者止錄其最賢者三人餘皆削之所以示勸也

一流寓皆收聞人不計賢否蓋朝廷用舍於是乎在所

以著君子小人消長之機也

一作史之法同傳同卷皆有微意存焉今倣其例讀者宜詳之

廣州人物傳凡例

七

廣州人物傳總目

第一卷

漢徵士董公正

漢太尉諸曹掾鄧公源

漢督郵徐公敬

漢尚書郎疎公源

漢徵士羅公威

漢孝廉布山令唐公頌

第二卷

晉廣州大中正王公胤

南宋太守鄧公魯

廣州人物傳總目

南梁刺史覃公元先

南梁王國常侍廖公冲

南梁刺史馮公融

第三卷

唐刺史鄧公文進

唐寧國伯何公昌期

唐鄉先生區公册

唐同平章事劉公聰

唐國學生邵公講

唐校書郎楊公環

唐經畧使何公鼎

唐進士張公鴻

第四卷

南漢尚書僕射黃公堪

後唐太常少卿何公澤

南唐水部郎中孟公資干

南漢尚書右丞鍾公允章

湖廣副史石公文德

湖南巡官鄧公恂美

第五卷

宋刑部尚書李公廷珙

宋節度副使周公潛

廣州人物傳總目

宋知縣古公成之

宋諫議大夫邵公暉

宋戶部侍郎馮章靖公元

宋大理評事唐公靜

第六卷

宋國學生霍公暉

宋知州丁公璠

宋鄉進士黃公洞

宋歸正先生梁公觀國

宋知州馬公持國

宋知州黃公鼎

宋提點刑獄廖公顯

宋防禦使吳公英

第七卷

宋鄉先生簡公克己

宋知州孔公元勳

宋通判吳公羣

宋鄉先生譚公凱

宋知州陳公康延

宋知漢陽軍曾公槐

宋隨如先生劉公鎮

宋州判錢公益

廣州人物傳總目

宋知錄蔡公齊基

第八卷

宋觀文殿大學士崔清獻公其之

第九卷

宋祕書郎溫公若春

宋吏部侍郎李忠簡公昂英

宋知縣楊公汪中

宋推官陳公應辰

宋右正言郭公國

宋竹隱先生李公用

宋太社司令李公肖龍

宋鄉進士陳公廣

第十卷

宋經畧安撫使張公鎮孫

宋知全州陳公大震

宋兵部尚書王公道夫

元登洲先生區公適

元教授羅公蒙正

元象山先生張公楫

第十一卷

東莞伯何公真

都轉運使劉公德

廣州人物傳總目

知縣簡公顯英

吏部尚書張公慶

試工部尚書麥公志德

戶部侍郎黎公光

叅政彭公通

第十二卷

前翰林典籍孫公贊

給事中王公佐

前翰林待制黃公哲

教諭李公德

贈監察御史趙公介

第十三卷

稅坡先生黎公貞

教授廖公謙

吏部主事鄧公林

樂澹先生唐公豫

學圃先生黃公勳

刑部郎中黃公裳

教諭黎公秉經

第十四卷

禮部侍郎陳公境

按察使周公新

廣州人物傳總目

知府翟公溥福

副都御使羅公亨信

知縣蕭公嘉祐

府同知陳公諤

御史王公子倫

第十五卷

副都御史彭公謙

僉都御史盧公祥

按察副使陳公政

戶部侍郎李公嗣

叅政何公漢

士

副都御史魯公能

按察副使鄭公敬

第十六卷

翰林院檢討陳公獻章

監察御史余公統

布政使祁公順

府同知吳公淪

知府張公瑛 陳公辰

僉事何公瀚

都察院都事袁公仕鳳

第十七卷

廣州人物傳總目

忠義

宋摧鋒軍將黃公俊

宋贈州判伍公隆起

宋義士熊公飛

贈兵馬指揮關公敏

義士張公仲賢

禮部郎中陳公敬

第十八卷

孝友

晉孝子黃公舒

宋孝子韓公經

士

宋孝

宋孝

元孝

元孝

孝子

義士

義士

第十九

卓

漢郡

吳日

南宋

宋主

宋試

宋贈

宋侍

元訓

參政

伴讀

刑部

第二十

列

唐中書侍郎崔公仁師

唐荊州長史張文獻公九齡

唐侍御史劉公軻

第二十四卷

流寓下

宋連州文學姚公鉉

宋翰林學士蘇公軾

宋參知政事陳公與義

宋南軒先生張公栻

宋丞相文公天祥

宋丞相陸公秀夫

廣州人物傳總目

宋太傅張公世傑

宋尚書徐公宗仁

宋節度使蘇公劉義

宋禮部侍郎鄧公允薦

前翰林庶吉士鄒公智

廣州人物傳總目畢

廣州人物傳卷第一

香山黃佐才伯撰

漢徵士董公正

漢太尉諸曹掾鄧公盛

漢督郵徐公微

漢尚書郎疎公源

漢徵士羅公威

漢孝廉布山令唐公頌

董正字伯和番禺人也少有令姿就意術籍年十五通毛詩三禮春秋遂以學行知名公府以其有用世才常請其處時咨理道數被辟命皆不就熹平末張角袁術起

廣州人物傳卷第一

難天下大亂正每仰觀天象知漢曆之不長輒掩涕太息或勸使出仕嘆曰潛龍以不見為德君子以藏寶自

完吾惟埃時何適相迫邪賦性高潔貧寒不戚志在規

俗躬耕以足衣食暇即講詩書陳禮法遠近多從之游

鄉間或少為不善必相戒曰吾伯和得無入於耳否有

不平者多詣正直之隱士南陽車遂聞正令名不遠千

里徑來投正正與同志思如兄弟數年中遂得病正為

傾家救郵病篤正呼遂字曰德陽君更有以見屬否遂

睜視曰以死累君言訖而絕正為停柩於堂殯斂之禮

一視兄弟之喪躬送喪於南陽而返粵產素多奇瑰之

貨番出為都會商賈湊集貿遷易以致富加以夷僚輩

雜習尚輕悍鬪爭射利未嘗知學感正清白偷俗自爾
日變建安中正卒葬番禺之東眾為刻碑表曰有漢徵
士董君之墓過者必式晉隆和中海太守袁宏追想
其風采乃訪求世族條列行誼問于朝有詔旌表門閭
墓禁樵牧用南越志南海志太平御覽廣州先賢傳類文集一統志卷

贊曰君子守道非以自善也蓋將以為天下用也然必
用舍之極定于中乃可以用於天下而無憾故時當可
用彈冠而往非通也苟非其時雖盤坏以道非固也東
漢之季社君昏極紀綱陵遲從以鴟張鯨突之盜競排
其鼎可謂大厦將鶩風雨萃之黨鋼諸賢禍烈焚如而
尚可以仕乎儉德辟難茲其時也董正養真衡宇泥視

廣州人物傳卷第一

軒冕嘉遜之貞百世所師嗚呼遐裔而有斯人殆豪傑
特起者哉

鄧盛字伯直州人也不知其所以進仕為枹歸令聞母病
解印綬決去既歸母果亡居喪盡孝太尉馬日磾嘉其
所履服竟即辟之初入府為主簿尋為太尉諸曹掾時
彭城相左尚以贓獲罪三府掾屬考驗踰年不竟更遷
盛覆拷盛至獄洗沐尚解械賜席乃謂尚曰君受國重
恩而所坐事理如此今遇君子不可以小人道相待尚
感盛至意對曰今使君相待如此尚獨何心不以死相
歸乎印引筆具對時人語曰淑問得竟皋陶鄧盛公卿
皆禮重之後徙居若梧用太平御覽廣州先賢傳

徐徵字君求州人也家本荔浦少有方直之行持節不撓

周覽書傳尤明律令延熹五年山中郎為督郵時中常
侍唐衡豪貴京師號為唐獨語言無所與校也遣賓客
至蒼梧頗不循法度徵便收客郡市髡笞已乃白太守
太守大怒收徵付獄上簿守閤懇白曰此人無故恃強
賣買既侵百姓又汙婦女徵上念明政據刑申恥今不
使治郡無復爪牙之吏後督郵當徒跣行奉諸貴戚
賓客耳太守不得已釋之徵為人短小而果敢世以為
智過其軀初明帝時嶺表張重仲篤者為日南計吏至
京師帝訝其么麼問之曰何郡小吏重抗聲對曰臣日
南計吏非小吏也陛下欲得其才邪抑將解竹度肉也

廣州人物傳卷第一

帝嘉其善對後至通顯徵居嘗以重自儉云用太平御覽廣州先賢傳東觀漢記卷修

疎源字元流南海人出給郡役為戶曹佐源性廉潔家貧
餉晏不至同第人餉先至呼之共食源未嘗聽由是知
名後為尚書郎習練故事為九卿所重故人有識源欲
通苞苴者源絕口不答臨別便與訣曰子以言汗我從
此與君絕矣從司徒上書言事件權貴得罪廢于家而
卒與源同時以宦業著者有中朔黃豪朔字元游為九
真都尉性廉慎常著布襦布袴不事綺紈鄉邑歎慕之
後擊狂賊有功入為河中相豪字子徵為外黃令均已
節儉粗衣蔬食所得俸秩悉賜貧民凡聽訟一縣稱平

當時鄰縣蝗蟲為災而獨外黃無有歲皆豐熟民先流
移者悉歸附之闔境大治朔木蒼梧人而蒙交趾人也
吳郡陸亂為刺史著廣州先賢傳各紀其事川營文類
聖太平御

覽廣州先
賢傳參修

羅威字德仁番禺人天性純愨暑暑仰知禮讓少喪父哀
毀如成人奉母能盡色養之道遇寒常以身先溫被席
母乃寢夏月必撤帳而臥曰吾聞蚊蚋恐去留吾母制
行雅飭口不挂俚襲之言足不及貴富者之門待妻孥
如嚴賓然先世遺以負郭之田力耕以自給非其力不
食也鄰家牛數犯其積威刈芻潛納其門而去牛家知
之感其長者自是收檢莫敢犯出遇老稚負戴於塗率

廣州人物傳卷第一

四

為代其任邑人化之孝慈成俗令異其行過人辟以為
吏不就強之頗力遂偕母遁於增城母後卒威泣血骨
立日進溢米食蔬醴者三年既葬結廬于墓朝夕盡哀
白鹿止其墓側馴擾如家所畜者世以為孝感所致威
與同邑唐頌齊名王僧孺之為南海太守也下教求士
有曰此境三閩錯壤百粵舊都漢開吳別分星畫部風
序決淡衣簪斯盛其川岳所產豈直明珠大貝桂蠶翠
羽孝實人經則有羅威唐頌學惟業本又聞陳元士變
自是高尚獨往相望於嶼巖懷仁抱義繼蹤於前史蓋
以廣之多賢由數公者倡也陳元者蒼梧封川人治左
氏春秋父欽官至厭難將軍元以父任為郎光武朝嘗

請立左氏學又請勿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其子堅卿
亦以文學知名士變者蒼梧廣信人也亦明左氏傳建
安中仕至交趾太守達於為政其弟壹領合浦太守武
南海太守皆以文業震一時時謂三陳四士然躬行視
威或少愧焉南海民以威頌皆先賢嘗尸視之其祠今
不存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廣州
先賢傳南海志廣州志參修

贊曰三代而上其取人也尚行三代而降其取人也尚
言人之所取吾之所以斲取皆于言焉則勢之所至務
為外也必矣務乎其外則不暇以自善人之所取吾之
所以斲取皆于行焉則勢之所至不務為外也必矣不
務乎其外則不容以不自善是蓋古今大較而君子之

廣州人物傳卷第一

五

文字敬啟室

日難其人也若羅威者賢乎哉其倫理篤其行誼孚其
感召神其令名昭晰而無窮所謂匹夫而化鄉人者也
烏虜賢矣哉世之言威者昧於論其世而以為宋之南
渡產也而不知吾廣賴以變澆漓之俗者其倡也區區
以官業顯者每夸豔而縷指之名德如威莫或加齒焉
烏虜其於風教何如也

唐頌字德雅番禺人奉養以孝聞連遭父母喪摧毀幾至
滅性逮葬躬負土為墳於墳左為小廬覆以苫茨寢處
其中扶服哭踊朝夕捧盥進膳事之如生者凡六年有
甘露降於塚樹馨郁霏鬱彌月不已人或訪頌見白鹿
拾食廬次如黍畜成異之稱為唐大孝頌自是終身衣

不純采非祭不近酒肉忌日必齋肅以祭見父母所遺物或經父母所歷輒捧手而泣人始以為矯及祭之恆皆然而後知其篤行之純蓋天性也有司察孝廉仕為布山令布山在鬱林境中雜以民夷號難治頌鋪以大和不事威解挫疆拊柔惠及於邊民感其仁無梗化者後頌卒民報祀之南齊永明中范雲為廣州刺史至任首遣使祭孝子南海羅城唐頌蒼梧頓琦丁密等墓思以厲薄俗也琦字孝異居母喪獨身立堵歷年乃成手種松柏成行哀毀踰制感物通靈有飛鳧白鳩栖息廬側見人輒去見琦而謂密字靖公性清介非家織布不衣非已耕種菜菓不食毫釐之餽不受於人遭父喪廬

廣州人物傳卷第一

六

文獻通考

于墓側有雙鳧游洛廬旁小池見人馴伏後遭母喪復廬墓三年歸至舊廬一宿故雙鳧復至游戲池中又有交趾丁茂字仲慮者母終負土治冢手足皸裂列樹松柏白鹿遊乎左右之三人者並載廣州先賢傳故得附書而梧州人訛呼密為丁蘭云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廣州先賢傳南史南海志參修贊曰廬墓孝乎曰孝其亦有所本乎曰有然吾聞之也張南軒之言曰古不墓祭非畧也知鬼神之情狀不可以墓祭也胡致堂之言曰送死之禮仰遠而無近墓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知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墓祭猶無當於義而况廬墓乎哉曰古者之為禮也

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奠墓而入是顏淵氏之教也然則非歟孔子葬泗上子貢廬於塚魯世世以時祀孔子塚烏庠事師且然况親也哉詩云惟桑與梓必恭敬止敬親所植也體魄所藏當何如哉義起而祭因心而廬孝之道也禮也二公蓋有為而言爾乃若孝格于皇天化行於蠻貊唐頌近之

廣州人物傳卷第一

廣州人物傳卷第一

七

文獻通考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

香山 黃佐 才伯煥

晉廣州大中正王公

南宋太守鄧公

南梁刺史覃公

南梁王國常侍廖公

南梁刺史馮公

王範南海人也好讀書有鑒識州間推重之吳孫皓時閉

戶不出或問其緣對曰見彈繳而弗避非靈禽也處亂

世而求聞達非知上也人以爲名言郭馬亂廣州遂刺

史徐旗範從旗避難朝夕不離側者五年既歸以琴書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

自娛未嘗妄交有司賢其行薦辟之皆辭晉平吳後遵

行九品官人之法每州置大小中正俱以本土人爲之

刺史熊睦薦州人德充才盛無踰範者乃以範爲廣州

大中正選舉人才第其高下皆懷輿論時秘書丞河內

司馬彪號博學嘗著九州春秋盛行于時範閱之見其

畧於領服紀錄弗稱乃蒐羅百粵典故爲書名曰交廣

二州春秋太康八年表上之訂述該覈覈見之稱服自

是名動京師範爲人卓犖不周未嘗事流俗事其學至

老不廢交廣素缺修載自範始創爲之其後有黃恭字

義仲者復著交廣記吳興沈懷遠則述南越志顧徽裴

淵各撰廣州記大率不外範所錄他若范瑗之交州先

賢傳陸胤之廣州先賢傳楊孚之南交異物志嵇含之

南方草木狀乃有補其所未備者然皆承範權輿者也

用太平御覽藝文類聚三
國志玉海南海集卷三

贊曰吾廣故荒落文獻或不足于徵幼學時思式于古

我聞人求諸簡表莫之或睹也或睹焉特近世焉耳矣

乃博觀類書見所謂傳志爲吾廣作者蓋罕如也蓋但

有其目焉耳矣求諸簡表而卒莫之或睹也豈兵燹之

後散爲煙霧不可得邪抑纂述之儒世乏其信無以紹

邪不爾何寥寥也若乃王範交廣春秋事瞻詞工昔稱

之而今不傳嗚呼識時之通事上之忠秉心之公亦足

以芳耀於亡窮矣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

鄧魯字約子世家桂陽之詔陂里母張氏孕魯時感異徵

幼爽闊有至性父思露當戍邊呼魯小字曰阿魯吾今

登途矣歸期未可知也魯應聲而泣拜伏訣別如成人

時甫四歲世以孝童稱之又歲餘病死一夕甦夢人謂

曰上帝憐汝早孤特宥汝魯既愈日籲天願以身代父

死未幾計果至殯思露時哭踊切至聞者皆爲盡傷宋

元徽中舉秀才爲郡小吏適館閣文帙遭火詔郡國悉

上民間所藏郡遺魯進圖至京師宋帝以其有功隆典

賜錢幣綵綵會本郡太守缺詔卽以魯代之嘗遇異人

與語自是精識敏悟預知未來事及領職還郡剖決無

滯有惠澤于民創造州城池濠橋梁里道無虛日然經

書有方民不告擾齊永明中卒贈司徒民思其德立廟
配之用涇川志修

卓元先者南海人也初名無名勇力善騎射齊末反者四
起元先召募民兵為鄉邦衛據有番出梁高祖與王日
慶州刺史李堅遣人說下之使歸梁任孝恭代堅為書
曰昔陸賈皇華定交知於南越長卿披緇通夷險於夜
郎故傳美於往書流芳於象素足下南中盛族嶺表豪
門籍譽既深流芳已舊但道曠風雲論平生而莫即江
山間阻街杯酌以何因空想神魂徒勞夢寐僕世稟威
儀門勒鐘鼎提干海岳推轂數千建我不才資兼文武
鴻私弗替應茲闕外麾蓋所臨實宜慈造足下刺舉一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

三

文字數較室

隅同奉家國進止之宜實侯高算得書即詣闕降高祖
召見謂曰公當立勲業書尋常奈何無名乎元先遂改
名拜東寧州刺史在任累著戰伐功加雲麾將軍侯景
反元先與賓化侯蕭雲討之擒斬賊將所向無前會元
先卒于師雲遂遁歸南海用其文類聚
廖冲字清虛桂陽人博學能文辭於經史無所不通飭身
修行鄉間稱之以儒術知名仕梁為主簿西曹祭酒時
武帝好儒學招徠天下名士冲與焉嘗命賦詩稱上意
嘉賞之湘東王之就國也問冲有詞藻請以為王國常
侍上許之王為人性猜忿而外浮華喜談老子而莫知
其要冲嘗坐講進無欲自靜之說以諷之凡王所為多

所規諫遂日見疎薄是時帝既荒諸子又皆監汰不

法冲私謂所親曰根本撥矣天下必不能久治吾當去

且不去王將以赭衣衣我即浩然掛冠歸結廬靜福山

居焉時大同三年也託迹黃老以鍊丹服氣為名幽棲

自適不復知有塵俗事人往訪之見其吟眺水石間猛

虎修蛇馴狎其側休休如也遂真以為得道矣陳光大

二年卒壽九十有七世之好事者相傳冲自日上昇號

其地為仙翁壇其謬如此唐刺史蔣防經所居為作碑

銘有捫蘿撥雲瞻仰不足之嘆且謂冲策名金簡晉身

玉堂辭詞林學府之職以紅霞丹景為家鶴骨松貌泉

淳谷虛寓形人間天地無累蓋扶桑公陶隱居之流也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

四

文字數較室

刻石山下後人即其地為清虛觀不復知冲為儒者矣

用涇川志唐

文粹參修

馮融新會人北燕僞昭成帝宏之裔也宏為魏所敗竄于

高麗使其子業將三百人浮海奔晉因雷居番禺融業

之孫也世為羅州刺史至融能以禮義威信鎮其俗汲

引文華士相與為詩歌蠻中化之蕉荔之墟弦誦日聞

每行部所至蠻酋焚香具樂望雙旌而拜迎者相望輒

戒其下曰馮都老來矣毋為不善以嬰罪戮都老俚言

官長稱也自是溪崗之間樂蔗蘇而不權鋒鎗者數十

年初融之蒞政也雖三世為守牧然他鄉羈旅號令不

行乃為其子高涼太守寶婚於郡大姓冼氏俚人始相

率受約束融所以結人心者婚洗氏之力也融既卒郡人思其德祀之隋初平陳嶺南共推洗氏爲主保境拒守尋遣其孫魂以所部八州降隋後交州刺史李遷仕及番禺王仲宣之亂洗氏皆討平之累封至譙國夫人諡誠敬而贈寶爲譙國公寶子僕以功拜平越中郎將先况氏卒僕子蓋隋末有定亂功統有嶺南諸州或勸自王蓋曰吾居越五世矣常恐忝先業尙敢自王哉武德中歸唐授高州總管封越國公二子知戴知式皆爲刺史奕葉通顯鄉邦賴以爲保障至蓋功業尤烈自融而上墳墓皆在新會寶以後乃居高之良德焉用南中志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

五

文字敬謹室

贊曰鄧魯之孝覃元先之勇馮融之政教可謂難矣廖冲之見幾而作可謂明且哲矣故皆著于錄竊嘗惟夫江東分王垂五百年吾廣未有以德業著者豈惟結箕踞之風未變輕悍之習尙存故不足於用歟然秦關既開華風日盛才秀頎然挺生惜所謂先賢傳者不盡傳耳曾謂十室之邑果無忠信者歟觀諸晉書南史其能自表見者大都競浮虛而鮮實用躋顯庸以貽僂辱固亡足爲吾人歎也矧嶺表去天萬里或者奮昂汲引之無其階乎史稱揚粵之俗重土樂鄉而不能自激以有爲豈其然歟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語曰燕昭好馬駿馬來庭葉公好龍龍人信有自哉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

六

文字敬謹室

廣州人物傳卷第三

香山 黃佐 才伯撰

唐刺史鄧忠襄公 文進

唐寧國伯何公 昌期

唐鄉先生區公 曠

唐同平章事劉公 曠

唐國學生邵公 曠

唐校書郎楊公 曠

唐經畧使何公 曠

唐進士張公 曠

鄧文進南海人家素雄于財至文進獨折節讀書以故士

廣州人物傳卷第三

之流徙者競趨其門文進皆館穀之賓客至千餘人因

擇其勇畧者使扞鄉井俚夷獠聞風悚服役屬唯謹

隋末宇文化及弑煬帝于江都盜賊布滿天下五嶺亦

擾文進散財集兵以赴難旬月之間眾數萬掠地至始

興時賊帥林士宏據虔饒兵不克進與戰輒敗於是保

有廣韶二州歸之者如市豪酋楊世畧據循潮馮盜據

高羅甯長真據欽廉桂林諸郡文進皆通書使以生民

為念定盟同歸于好百粵之境得免於兵革者文進之

力也無何士宏稱帝遣使至番禺授諸帥以偽官文進

獨不受唐高祖武德五年諸帥次第納款是年四月戊

寅文進遂統所部降高祖賜敕獎勞之即拜韶州刺史

既仕益盡心民事移郡治于水西梁王蕭瑄發兵攻樂

昌文進堅守累立戰功卒贈鸞揚衛上將軍初理郡時

嚴重有威為吏民所畏每戰必身先士卒嘗嘗一噉

風雲變色軍中謠曰鄧守噉百夫避途言其勇也沒後

多著靈響郡人為之立廟祀于樂昌近復祀享張文獻

公祠景泰中追謚忠襄子孫謂韶遂為始其人又有廣

州大姓馮子猷者家有部曲復雄于財高元朝每五管

征討恃以為援云 用唐書 統志參修

何昌期陽山人少有膂力能制奔牛羣兒畏之及長能挽

二石弓以是知名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叛朝廷詔下郡

邑求武士昌期與同閩李玉珪應募郡守試之踴躍超

廣州人物傳卷第三

距加人一等乃送隸元戎帳下時賊帥高秀崑大侵河

北震動昌期時為裨將與眾謀曰秀崑故哥舒翰將也

勇悍有謀若布陣既成難與求勝不如乘其未陣擊之

乃先士卒登大嶂陷陣賊眾披靡遂敗之秀崑退走方

承平日久士氣靡餒迨祿山叛望風奔北者十軍而九

及昌期以果敢倡諸將皆相謂曰南人素孱劣猶爾可

居其下乎爭先踴躍求自効祿山之破自秀崑之敗始

也有司上其功上甚嘉之累遷千牛衛上將軍封寧國

伯昌期於兵書不甚讀然能仗忠義奮威武氣蓋三軍

軍中目為何十萬言其材勇足十萬人敵也玉珪少以

氣義雄勇為鄉間所欽憚身長八尺五寸雙手過膝吐

音洪亮如鐘後為郭子儀部將子儀每愛其膽力常置左右平安史復兩京與有力焉推鋒陷陣所向無前入服其勇隸元戎幕府卒歸葬陽山漢下鄉人廟祀之至于今不替用涇川志廣州志參修

區册南海人也系出區冶子之後著於長沙以南為名族册為人善讀書循理謹持雅飭惟恐及于典則人樂從之遊家徒四壁縹緲盈其間挾卷呻吟無少倦時下筆為詞章千百言衮衮不休白郡守以下皆重其文采貞元十九年監察御史韓愈以言官市極論天下恨本為幸臣所讒貶陽山令愈大儒也以道自任世方之孟軻册以道喪學絕無所依歸遂冒險往陽山師愈愈亟稱

廣州人物傳卷第三

三 文字散錄

許之及册歸送之以序曰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邱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倅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篳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烏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為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遊從之士無所為而至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其言相好自南海挈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章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登然而喜矣况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禮義之說欣然而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

廣州人物傳卷第三

四 文字散錄

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其見重於愈者如此二十一年愈徵為江陵法曹累官吏部侍郎文章為一代鉅工册出其門因是知名時又官區宏者亦遊愈門愈有送宏南歸詩張籍亦有詩送宏蓋與愈周旋頗久愈遷法曹時宏隨至荆門及愈入為博士宏亦隨之丹陽洪興祖謂宏即册然其始末不類或其族人也大顏淵得孔子而名益者樂正子獲教于孟軻而造詣乎善信之域孟軻之沒道幾磨滅其有明之者漢得一人馬曰董仲舒唐得一人馬曰韓愈雖或木醇亦可謂一之儒矣愈來涪南册從之遊特立與起知所嚮慕賢矣哉名垂不朽宜也使李實自南鑄之徒皆以册之心為心愈之道或者其不泥矣乎嗟乎此犁鉏滅倉之所以接迹於世也用南海志曰黎文集參修

劉瞻字幾之連州人其先出彭城後徙桂陽祖升父景廓坊從事瞻奇偉有文學才思慧敏大中元年登進士第尋中博學宏詞科除商榷署鹽鐵府累遷太常博士劉球執政素重瞻之為人薦為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進承旨出為河東節度使咸通十一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同昌公主卒懿宗捕大醫韓宗紹等送獄詔逮繫宗族三百餘人瞻喻諫官皆依違無敢言即自上疏固爭曰修短之期人之定分昨公上有疾聞者非不盡心而禍福難移竟成差跌械繫老幼物議沸

騰奈何以達理知命之君涉肆暴不明之謗帝不說贈
又與京兆尹溫璋等力諫帝大怒即日賜罷以檢校刑
部尚書同平章事爲荆南節度使韋保衡與路巖共譖
之云與醫官通謀投毒藥俄斥廉州刺史翰林學士承
旨鄭畋草制曰安數畋之居仍非已有却四方之賂惟
畏人知巖謂畋曰侍郎乃表薦劉相也坐貶梧州刺史
御史中丞孫璋諫議大夫高湘等坐與瞻善皆貶嶺南
巖等殊未慊按圖視驩州去長安萬里仰貶驩州司戶
參軍事命李庾作詔極詆將遂殺之天下謂瞻鯁正特
爲讒摺舉以爲冤幽州節度使張公素上疏申解巖等
不敢害瞻宗卽位徙康統二州刺史以刑部尚書召復
廣州人物傳卷第三 五 文字數較繁

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將還長安兩市人率錢顧百戲迎
之瞻聞之改期由他道而入居相位三月薨人以爲韋
路之黨劉鄴者鳩之也瞻爲人廉約所得俸以餘濟親
舊之婁困者家不留儲無第舍四方獻饋不及門行已
終始完潔弟助字元德性仁孝幼時與諸兄游至食飲
取最下者及長能文辭喜黃老言年二十卒子三曰澗
曰陟曰延賞渭南尉右拾遺 按廣州志一統志瞻子贊
天祐二年進士仕梁至崇
政院學士與史不同當考
唐書本傳通鑑治川志參修
用

贊曰瞻之貶也天下以爲戚及其見用市人猶驩非德
業在人耳目曷臻茲乎意其贊元經體必有大過人者
何則律身苦節有所不爲斯其驗也傳曰人有所不爲

也而後可以有爲瞻之謂歟惜史牒所傳特直言一事
而止耳通鑑載瞻見斥時鄴有力焉及再相鄴置酒延
之歸而卒胡寅以謂飲仇人之酒推誠之過也雖然禍
福之來天也天不可移智者有所不通奚瞻尤耶
邵謁者唐之詩人也世本清遠人後徙曲江最後徙翁源
家焉詩道大昌於唐而中原荆蜀多名家者五嶺以南
當開元盛時以詩文鳴者曲江公張九齡一人而已柳
宗元以謂九齡兼攻詩文但不能究其極傾於南士獨
稱詩人廖有方者焉其言曰交州多南金珠璣玳瑁象
犀其產皆奇怪至於草木亦殊異吾嘗怪陽德之炳耀
獨發於紛葩瑰麗而罕鍾乎人今廖生剛健厚重孝悌
信讓以質乎中而文乎外爲唐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
於陽德者耶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恆人其於紛葩瑰
麗則凡知貴之矣其亦有貴廖生者耶果能是則吾不
謂之恆人也實亦世之所罕也宗元之貴有方者其言
如此而又於世之貴有方者加厚望焉必其詩之果當
乎其心也其爲人之果足貴於世也然有方之詩與其
爲人之詳不可得而傳也後世所錄唐詩以傳者獨謁
與曲江公歸然並存然則嶺南詩人如有方而不傳者
不知凡幾而可謂粵無人哉謁以晚唐一介士獲永其
名至與諸名家並行其詩當不下人矣使宗元見之當
何如其貴之也世傳謁顛末可異焉始謁之家貧也貧

廣州人物傳卷第三

文字數較繁

且賤屈爲縣吏令有客至日使楮牀者三謁不應又
指之者三謁不應令乃怒慢罵之謁雖視曰咄吏豈供
汝楮牀者耶且讀書千祿亦易與耳大丈夫當仰居人
上安能俯爲人役令益怒大言曰死狗肯敢爾益牽來
於是左右提曳之謁不爲動掉臂而出握刀截其髮着
縣門矢之曰學苟不成有如髮發憤讀書罔問書父築
書堂隱起水心距縣十里許平居雙鬢蓬然如里中兒
親友多笑之謁不自沮也久之博通經子百家束髮苦
吟尤工古調學既成爲有司所舉抵京師隸國子聲華
懋懋薦紳聞嗟乎謁之成名也由胷中耿耿者激之也
天道莫不有陽明而陰濁勝之人莫不有勁氣而物欲

廣州人物傳卷第三

七

文

柔之故其事君必矣梯潔楹以求容也其處官必孤
雙屈以求媚也其臨難必甘辱以求免也其制事必枉
道以求合也得志則求滿失意則求哀也言則僞而堅
也貌則恭而詐也苟可攫富取貴無不爲者無他失其
羞惡之本心也苟能充其本心而擴之其氣可以禱天
地其誠可以入金石浮豚魚天下事無難處者而獨工
爲詩乎哉今有會稽之竹箭採而符之鏃以鋼金附以
南鵬之勁翎引滿而發貫犀兕七屬之甲不難也使寸
寸而屈之會不足以爲槌易坤之六二曰直方大不習
无不利直方而大利孰加哉謁居京師最久所與善皆
名士然剛躁與時戾以是竟不第甲科作詩多刺時事

其論政一篇曰賢哉三握髮爲有天下憂孫宏不開閣
丙吉寧問牛內政由股肱外政由諸侯股肱政若行諸
侯政自修一物不得所蟻穴滿山邱莫言萬木死不因
一葉秋朱雲若不直漢帝終自由子嬰一失國渭水東
悠悠是時藩鎮強吳宰相多非其人故謁詩及爲溫庭
筠以其數奇而不遇也乃榜其所作三十餘篇以振公
道後甫釋褐而卒卒後降巫賦詩自稱邵先輩世共神
之迹謁之爲人大抵剛而無養躁而無制躁而無制故
其言凌突而觸人剛而無養故其動招披而自放使或
聞道而集義以充其氣固宗元之所謂鍾於陽德者其
所樹立易止是哉志鬱不施沒有餘靈可哀也已謁有

廣州人物傳卷第三

八

文

詩集南漢史官胡賓王者序之以傳其後吾廣詩人有
何澤孟賓子之屬然皆不逮邵謁用邵謁詩集類說卷修
楊環南海人力學工詩隱居羅浮咸通末登進士第初赴
省時夢登高臺耘草得玉麟及除宏文館校書郎人賀
曰子居是職所謂麟臺芸閣也始悟所夢拜官後時事
日非卽拂衣歸隱至德令周繇與環友善極稱許之又
有韋隱居黃隱居者家于廣州之朝臺與環莫逆日以
琴樽自娛時人稱曰南濱三隱州南海集錄修
何鼎番禺人少聰悟日記萬言大中初進士策仕著作郎
遷瀧州司馬以能名節度使李迢禮重之累遷容管經
畧使時承亂後民生憔悴鼎加意招徠賴以安堵嗣賊

梁宗炳叛鼎單車往說之賊徒露刃林立鼎從容論以
福福且曰汝曹何不兵我宗與其徒皆拜泣曰竊聞何
使君高誼之日久矣開示逆順大有造于吾人是吾儕
再生之秋也其敢違命以干天刑即率其眾歸耕終鼎
之任無佞倖者廉辨二州歲大校賑濟不足以俸周之
會鼎小疾民有燃指禮佛為之禱者鼎善星歷時朱全
忠強逆不臣鼎誡諸子曰汝慎毋事全忠全忠兇德類
祿山必有慶緒之禍以勢觀之全忠必將改王以星象
言之唐家當復興晉分野有王氣其在河東乎鼎沒後
友珪弒全忠莊宗滅友貞一如所言諸子守其訓皆事
莊宗用南海志南
海集參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三

九

張鴻連州桂陽人唐天祐末年進士知運祚將易遂隱遯
不出天下聞而高之為詩清絕世所傳誦有集一卷今

亡用淳川志連
州新志參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三

廣州人物傳卷第四

香山 黃佐 才伯撰

南漢尚書僕射黃公

後唐大常少卿何公

南唐水部郎中孟公

南漢尚書右丞鍾公

湖南副使石公

湖南巡官鄧公

黃損字益之連州人少慷慨有大志築室于靜福山扁之
曰天衢讀書吟嘯其中罕與浮俗接以積學績文聞于
時尤善為詩每遇山水會意處操筆雷題殆遍自謂所

廣州人物傳卷第四

十

學未廣乃扁舟遊遊洞庭匡廬諸名勝納交天下士都
官員外郎宜春鄭谷為湖海騷人所宗一見亟稱揚之
舉其詩數聯謂曰君殆奪真宰所有也嘗相與定近體
詩格世多傳之又嘗著書三篇類陰符鬼谷論修治之
術具有宏識議者每期以公輔器為有司所薦登梁龍
德二年進士第歸自京師適廣州與梁絕乃仕南漢主
龔翼納損謀國事多所咨詢稍親任之累遷至尚書左
僕射取湖南數州皆其策也會龔建南薰殿彫沉香為
龍柱務極工巧少不如意輒誅匠者前後十餘人損進
諫曰陛下之國東抵閩越西盡荆楚北阻彭蠡之波南
負滄溟之險蓋舉五嶺而有之犀玉珠貝果布之富甲

於天下所謂金城湯池用武之地也今民庶窮落而工役繁興天灾人怨兵家所忌苟或不虞其何所恃以為戰且汴洛未平荆吳曠役正宜務農息民以宏聖基庶遏強敵乃縱耳目之好盡生民之膏與土木之工傷樸素之化供一已逸欲而失天下心臣竊為陛下不取也冀不說會宰相缺羣下多推損者冀謂左右曰我殊不喜此老狂久之病卒所讓述有桂香集行于世損為人該博多能性輕利重義嘗捐貲築高良之邪陂灌田疇多所收鄉邦賴之其在匡廬也與桑維翰宋齊邱相友善每執手論天下事二人自以為不及損亦自負嘗遊五老峯思小盤石有叟長嘯而至謂維翰曰子異日當

廣州人物傳卷第四

文字散錄室

位宰相然而狡狡則不得其死謂齊邱曰亦至宰相然而忍忍則不得其死獨異損曰此子乃有道氣當善終然才大位晦不過一州從事耳損猥曰有才何患無位下僚會足稽黃損邪叟笑曰非所知也其後維翰相善齊邱相南唐皆見殺損雖位僕射實州從事祿也世以為前定云同郡有吳藹邵安石者亦知名藹字廷俊唐光化三年進士黃巢之亂為寇兵所獲朱全忠深器之置之幕府官至大記安石亦唐乾符三年進士後仕全忠全忠督兵河上對壘晉人遣使匣金幣通好偽云永和重寶也須人主莊肅發之安石請以重囚啟鑰機發矢貫胷臆全忠嘉歎擢右諫議大夫皆先損時然學行

不及損也嗚呼五季之世天意晦盲賢人退隱其得位者大都推埋攻剽之徒耳損之學雖曰未純使有所施未必無可觀者惜也鬼神官司之賞志以沒罔攸用

前定錄參修

何澤者鼎之子也少好學長於歌詩舉進士為洛陽令唐莊宗好獵數踐民田澤乃潛身伏草閒伺莊宗當馬諫曰陛下未能一天下以休兵而暴斂疲民以給軍食今田將熟奈何恣畋游以害多稼使民何以出租賦吏何以督民耕陛下不聽臣言願賜臣死於馬前使後世知陛下之過莊宗大笑為之止獵拜倉部郎中明宗時數上書言事明宗幸汴州又欲幸鄴而人情不便大臣屢

廣州人物傳卷第四

文字散錄室

言不聽澤伏閣切諫明宗嘉之拜吏部郎中史館修撰五代之際民苦於兵往往因親疾以割股或既喪而割乳廬墓以規免州縣賦役戶部歲給鑄符不可勝數而課州縣出紙號為鑄紙澤上書言其弊明宗下詔悉廢戶部鑄紙民便之澤與宰相趙鳳有舊數求為給諫鳳不許乃以為太常少卿勅未出而澤先知之即稱新官上章自訴章下中書鳳等言澤未拜命而稱新官輕侮朝廷請坐以法乃以太僕少卿致仕居于河陽澤時年已七十矣晉高祖入立召為太常少卿以疾卒于家嗚呼亂世信難為臣哉澤之仕明宗也嘗於內殿起居班退獨留以笏叩額北面而呼曰明主明主史臣以為澤

外雖直言而內實邪佞明宗暮年澤慮國本未建即遣
婢宜子詣闕上章言事請立秦王為皇太子史又以為
秦王素驕多不軌遂成其禍由澤而始愚謂明宗於五
代號小康日以明主未為太過矧亦臣子尊稱之常也
五代諸君篡弑相踵未有建儲者使秦王苟立或免弄
兵之禍國有長君從珂未必能遠取也可多罪澤哉雖
然晉高祖之命澤不拜可也使澤居唐盛際誰謂非直
臣哉嗚呼亂世信難為臣哉明五代史

孟賓于字國儀連州人少聰穎游鄉校力學不息父以家
貧且賓于無他兄弟力止之賓于進曰眾星不如孤月
明牛羊滿山畏獨虎父奇其志晉天福九年登進士第

廣州人物傳卷第四

四

文字數

仕湖南江南應縣令水部員外郎終郎中賓于能詩有
盛唐風致工部侍郎李若虛廉察沅湘日賓于以詩數
百篇號金釐集獻之大為稱賞因採集中尤異者數聯
馳書朝廷聲與滿然李昉者同年進士也與之友善後
昉仕宋官翰林而賓于猶為南唐郎官寄賓于詩曰初
攜寶劍別湘潭金榜標名第十三昔日聲名喧洛下只
今詩句滿江南蓋惜其不顯融也後歸老于鄉號羣玉
峯叟年八十卒賓于以詩鳴為世所重性好獎拔後進
新塗令李有中者詩有乾坤一夕雨草木萬方春之句
賓于稱為方干賈島之徒有中由是知名宋陳堯佐序
其金釐集有云如百丈懸流轟轟灑落蒼翠間清雄奔

放望之豎人毛骨自五代詩人以來未有過賓于者也
今其集不存思嘗於類書中得賓于所為公子行焉其
詩曰錦衣紅奪彩霞明侵曉春遊向野庭不識農夫辛
苦力驕驄馳處麥青青亦佳句也川澧川志氏放大全
文獻通考文翰大成

修參

鍾允章番禺人博學能文辭南漢劉龔之據廣也設科取
士允章以進士及第累遷至中書舍人尤見知於晟晟
喜其文思敏捷營建離宮碑記皆請勅多命允章為之
運筆斯須華藻眩目由是名聞于諸國晟遊羅浮山應
制為詩文多稱旨每曰允章倚馬才也拜工部郎中知
制誥乾和六年使允章聘楚以求婚楚不許允章還辰

廣州人物傳卷第四

五

文字數

曰馬公復能經畧南土乎是時馬希廣新立希彞起兵
武陵湖南大亂允章具言楚可攻之狀晟遣巨象指揮
使吳珣等伐之克賀桂連宜嚴格蒙七州晟以允章與
其功賞賚不可勝紀有司奏允章名儒宜為儲君輔導
晟命教長子衛王繼興晟卒繼興即位更名鏡以藩府
舊僚稍敬重之擢尚書左丞參政事時鏡淫虐無度委
政宦侍陳延壽龔澄樞等女巫樊胡子官婢盧瓊仙朋
妖亂政宮禁為之污褻允章深嫉之抗疏請誅亂法者
數人以正綱紀鏡不能從羣小皆仄日大寶二年鏡祀
天南郊前三日允章與禮官登壇四顧指麾宦者許彥
真望見之曰此謀反耳乃拔劍升壇允章迎叱之彥真

馳走告允章反。下允章獄。遣禮部尚書薛用玉治之。允章與用玉有舊。因泣下曰：「吾今無罪。自誣以死。固無恨。然吾二子皆幼。不知父冤。俟其長。公可告之。」彥真聞之。罵曰：「反賊欲使而子報仇耶？」復入白。銀并捕二子繫獄。遂族誅之。是日天色慘慘。道路以允章素忠。願皆爲之掩涕。彥真誅後。始收葬焉。允章弟有章。亦有文學。累官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先允章卒。嗚呼。危行言孫。處亂世之大律也。允章一犯其禁。囚于厥家。雖然。脂韋浮沉。萬世猶有腥焉。當錐時。蓋有自宮以求進者。其於允章賢不肖何如也。用五代史前。海志參修。

石文德連州人。少志學。一覽輒不忘。弱冠讀范曄漢書。筋

廣州人物傳卷第四

六

文字數疑室

其取譽數百條。爲辨駁。先達見之。曰：「公羊墨守。不能過也。素不善草隸。詩律得晉帖。徽紙於破箱中。及閱殷璠詩選。模倣久之。遂出僊輩。上遊湘漢。間無所知名。儼屋長沙。遇天策府學士桂陽劉昭。禹與語。大見稱許。會端午。共飲文德賦。艾虎長句。演迤奇拔。昭禹驚曰：「子文苑之雄也。」言諸楚王馬希範。得隸詞學。秦夫人卒。王命中外有文學者。爲挽歌。文德詩有云：「月沉湘浦冷。花謝漢宮秋。」王大異之。曰：「石文德乃有此作。評以爲同列第一。未幾授水部員外郎。改其鄉爲儒林鄉。甚親重之。會宴常春堂。希範出玉杯爲賦。詩者賞。李早詩先成。得之。文德繼進。乃更盡美。王復資以玉螭。滴由是諸學士多

嫉其能者。尋出爲融州副使。蓋入語者之言也。希範性汰侈。營建征討。無虛日。稅諸州。榷木皮。鉅動至數千文。德上書切諫。曰：「殿下承父兄之業。撫有南土。儲給國用。愛郵黔黎。惟日不足。近聞土木日興。兵戈日尋。非所以保國交鄰之道也。夫農爲民本。食乃民天。今廣取皮革。牛鬪戶空。耕氓逃竄。轉爲寇盜。臣不謂可一也。外帑之儲。費於淫巧。養兵之食。耗於工匠。或有變虞。將何所賴。臣不謂可二也。諸侯五廟。古今所同。七廟並營。恐非猷典。臣不謂可三也。巨木售于異邦。使者恣爲奸利。陸轉水運。頓募尤難。一木之費。至踰百萬。道路嗷嗷。恐藏不測。臣不謂可四也。武穆王之世。四鄰不聳。九府流通。猶且節用。服食以贖軍國。今沉檀以雕柱。棟文繡以衣垣。宇倉廩無復。紅腐問闐。盡夫赤仄。廣孝繼先。似不如是。臣不謂可五也。虜祁官成。諸侯叛之。桓官刻楹。春秋刺焉。今荆粵闖我籬。藩吳會偵我西北。費用疲民。何以禦敵。臣不謂可六也。臣受殿下厚渥。出華門而登廣廈。脫布褐而遶青紫。捐軀報德。自料無繇。昧死盡言。惟大王思至計。以惠社稷。希範得書。悉怒。詔禹督揀之。乃免。譴會文德亦卒。文德性剛介。不苟合。或尤之。曰：「君剛。復方確。真與姓同。」文德廣曰：「寧方爲我。不圓爲卿。且子不見石上可補天。次足攻玉。邪世以爲善。謔所著。有唐朝新纂三卷。行于世。」用涇川志九因。志類說參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四

七

文字數疑室

且節用。服食以贖軍國。今沉檀以雕柱。棟文繡以衣垣。宇倉廩無復。紅腐問闐。盡夫赤仄。廣孝繼先。似不如是。臣不謂可五也。虜祁官成。諸侯叛之。桓官刻楹。春秋刺焉。今荆粵闖我籬。藩吳會偵我西北。費用疲民。何以禦敵。臣不謂可六也。臣受殿下厚渥。出華門而登廣廈。脫布褐而遶青紫。捐軀報德。自料無繇。昧死盡言。惟大王思至計。以惠社稷。希範得書。悉怒。詔禹督揀之。乃免。譴會文德亦卒。文德性剛介。不苟合。或尤之。曰：「君剛。復方確。真與姓同。」文德廣曰：「寧方爲我。不圓爲卿。且子不見石上可補天。次足攻玉。邪世以爲善。謔所著。有唐朝新纂三卷。行于世。」用涇川志九因。志類說參修。

鄧恂美連州人有敏才工詩賦時湖南朱昂博學號朱萬
 卷士類無當意者獨推遜恂美大祐中與孟賓于並為
 李若虛薦入洛陽擢進士登第後還家為湖南節度使
 周行逢所留辟為館驛巡官置幕下恂美背偏時謂之
 鄧馱子性頗迂僻如其形貌多不悅之者行逢因此禮
 待日薄故雖處府僚而食不暇給同年王溥為相聞恂
 美不得志乃寄詩曰綵衣我已登黃閣白社君猶窘故
 盧自是行逢稍優給之未幾翰林學士李昉至亦恂美
 同年也召至傳舍相見話舊不覺號慟因偕和款談竟
 日行逢疑其泄已陰事呵責之黜為易俗場官須臾又
 使人詐為山賊突入官署殺之聞者無不憫惜行逢猜

廣州人物傳卷第四

八 文字數限室

忌鷲醮羣下多以譖死其妻嚴氏遷於郊以避害至是
 又殺恂美士流益不附後李昉再銜命祠南嶽知恂美
 墳在近徒步百里為詩哭之古人布衣交未有若昉者
 也嗚呼余讀五代史嘆夫朝為宰相暮膏斧斨者往往
 而是悲當時之人何不幸也及錄鄧恂美事益悲是時
 無妄而嬰戮者不特將相大臣也禍遍章逢逮及毗黎
 可知矣此所以為亂世也歟且恂美特一迂僻士耳行
 逢殺之猶失士心然則得一士而可王豈虛語哉五代
 時湖湘號多詩人譚用之廖光圖為之冠連郡名士又
 不特恂美有黃匪躬者先恂美時陳用拙胡君昉者後
 恂美時匪躬連山人也負詩名有志大惟憂國恩深豈

顧身之句登唐光啟三年進士先在江西鍾傅幕掌奏
 記楚王馬殷傾慕之值匪躬使事至殷大喜盡蠲其門
 戶租稅用拙天祐元年進士君昉隱居嘗遇羽客得吐
 納長年術二人皆有集傳于時而君昉集號葉川其句
 有曰水邊閒詠處雲鳥日斜明人以為得詩家三昧云
用涇川志三
楚新錄參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四

廣州人物傳卷第四

九

文字數限室

廣州人物傳卷第五

香山黃佐才伯撰

宋刑部尚書李公延琪

宋節度副使周公潤

宋知縣古公成之

宋諫議大夫邵公暉

宋戶部侍郎馮章靖公元

宋大理評事唐公諱

李廷珙者連州人也其祖佐唐有功父處顏善屬文明宗天成間佐征淮甸累功為武軍節度幕府掌文翰廷珙猶在襁褓而處顏沒遂寄食母家幼岐嶷不羸其舅器

廣州人物傳卷第五

文字數

之曰此千里駒也其齒若長當追風矣以勳闕初調番禺簿時羣雄割據劉氏擅廣左馬氏流離聚集榔連廷珙懼禍出仕南漢為土軍都知兵馬使時劉鋹為不道屠戮忠良且戕其骨肉殆盡橫征暴斂民不聊生廷珙知其必亡以乾德四年四月款寨效順太祖嘉其忠義詔授郴州沿邊招收指揮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持節春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廷珙感激激明年獻策平南漢開寶三年詔潭州防禦使潘美為桂州行營都部署尹從珂為副廷珙嚮導伐之出師下賀州復下韶桂將東攻連山南漢將盧枝茂騎田嶺嶺號咽喉地土師力攻敗績廷珙引大兵出春陵屯平陽去枝

屯百餘里間枝堅壘以拒潘美憂形於色廷珙進曰枝眾皆延琪故部曲願輸忠久矣若招之必下乃單騎揚旗揮之果譙讓而降枝燒壘遁去錢間枝遁內外震恐所遣將皆敗還宋諸軍連克捷明年二月南漢平皆廷珙嚮導之力也詔為廣西總管招討使取五管餘逆望風歸附詔廷珙入覲勞賜有加改其所居鄉為奉化官至刑部尚書用廣州志

廣州人物傳卷第五

文字數

周渭字得臣連州人幼孤養於諸父力學工為詩時州隸長沙馬氏與南漢相持渭為廣人俘獲委質南漢妻子流離昭州遂為恭城人劉鋹時政繁賦重民不聊生渭率鄉人六百踰嶺將避地零陵未至賊起斷道絕糧後還恭城則盧舍熾燼遂奔道州為盜所襲渭脫身北上建隆初至京師為薛居正所禮上書言時務召試賜同進士出身解褐白馬主簿縣大吏犯法渭即斬之上奇其才擢右贊善大夫時魏帥符彥卿專恣朝廷選常參官強幹者蒞其屬邑以渭知永濟縣彥卿郊迎渭揖於馬上就館始與相見略不降屈縣有盜傷人而逸渭捕獲并暴虐匪者按誅之不以送府乾德中通判興州州領置口砦多戍兵監軍傲狠縱其下為暴居人苦之渭馳往諭以禍福斬其軍校眾皆懾服詔書嘉獎命兼本砦鈐轄開寶元年鳳州秦房治主吏盜隱官銀擇渭往代周歲羨課數倍賜緋魚又遷知棣州殿直傳廷翰為

監軍謀作亂走契丹爲部下所告涓擒之以開命械至
闕下鞫得實斬於西市涓在郡以簡肅稱及還吏民遮
道泣雷俄詔賜錢百萬太平興國二年爲廣南諸州轉
運副使初涓之入中原妻子留恭城間寶三年平廣南
詔昭州訪求賜錢米存郵之及是涓始還故里鄉人以
爲榮涓奏去劉銀時稅算之繁者重定田賦興學校遷
殿中丞屬有事交陞主將逗撓無功有二敗卒振甲先
至邕州市奪民錢涓捕斬之後至者悉令解甲以入訖
無敢犯移書交陞論朝廷威信將刻日再舉黎桓懼即
遣使入貢就加監察御史在嶺南凡六年徙知揚州進
殿中侍御史改兩浙東西路轉運使入爲鹽鐵判官遷

廣州人物傳卷第五

三

文字數

侍御史歷判戶部度支二勾院出知亳州賜金紫俄授
宋州加職方員外郎爲益州轉運使坐從子違詔市馬
黜爲彰信軍節度副使咸平二年真宗聞其清節召還
將復用詔下而卒年七十七上聞其貧不克葬賻錢十
萬召以其子建中爲乘氏主簿涓妻莫荃賢婦人也涓
北走時不暇與荃訣二子孩幼荃尙少父母欲嫁之荃
泣誓曰涓非久困者今違難遠適必能自奮於是親蠶
績確春以給朝夕二子皆畢婚娶凡二十六年復相見
時人異之宋昇著莫節婦傳紀其事宋史本傳
涓川志參修
古成之字亞爽本惠州河源人五季末避地貫增城性簡
靜寡嗜慾嘗結廬羅浮山力學不怠淹貫羣籍時或吟

詠以自適出語皆驚人文學般般動四方宋初干戈甫
息嶺嶠文風未振每取士合一路以一人薦欲推成之
雍熙改元充秋賦督府勸駕詩云寰中有道逢千載嶺
外觀光只一人蓋紀實也明年上春官有司奏以梁嶺
第一成之第二預傳聞焉有張賀劉師道者嫉廣南人
居其上乃召成之夜飲密置啞藥於食中比黎明臚唱
成之暗不能應是科上初唱名賜第怒其不恭命扶出
之然惜其才因宣諭曰卿宜勉學以圖後舉朕將虛席
待卿既報罷或勸訟以白明成之殊不色憾曰司命者
遲速有定非人所與也聞者服其量端拱初成之再舉
登第名在十九時以貢舉權歸春官不復臨軒分甲於

廣州人物傳卷第五

四

文字數

是禮部放榜取程宿者二十八人時謂上應二十八舍
蓋慎濫取也都下競傳賀師道事上聞欲置於法成之
申救謝無有召見太宗嗟賞之宋興廣州舉進士者自
成之始初調真定府元氏尉以能著改知青州益都縣
爲政以惠愛爲本不事刑朴而報務集淳化三年召試
館職除祕書省校書郎張詠與語深器之李順之亂蜀
也詠出知益州辟成之知絲州魏城縣先是宦者王繼
恩討賊至絲居民避兵者多溺死積憤如蠶子遺者皆
瘡痍老幼流徙爲墟成之既至勞來而煦育之運米以
濟饑發藥以療疾疫經畫有法活者無慮數千人事稍
暇卽立學校課農桑逆亂之俗爲之一變成平五年蜀

又有警復以詠知益州詠以成之長於撫恤再辟知漢州絲竹縣其政如宰魏城時常歎曰吾竊祿欲榮親今親已沒吾何以仕為哉慨然有歸歎之興有思羅浮詩未幾卒於官人皆以其抱經世才惜其不至大用也成之以文章為南越首倡尤工於詩有風騫霞舉脫略塵土之態置諸唐律中殆不可辨又雅意林壑每訪名景攀躋猿鳥之宅竟日忘歸久官於蜀未嘗攜妻子居常裕如也人見其閒澹類此遂誣以為僂云按舊志載成之之初赴南省也道由潭州遇異人韓冰以長生術邀之使勿行成之答曰家寒親老期得祿養長生非所願也冰笑曰子志誠可尚但恐轉汨塵土爾是歲省試報

廣州人物傳卷第五

五

文字數

罷再至京師復遇詠於閩闔外握手謂曰公此行成名矣既而果然又載成之將終前數日漢州有衙吏自青州致書來覽之乃詠筆也即酣飲累日不臨政索誥大書一詩於後書已擲筆而逝縣方申州而成之先至漢州謁太守矣人皆謂其尸解又傳其於武夷上昇無稽之言大率難信如此增城人稱為紫虛先生繪肖其形而祠之宋末復祠於廣州學官所著有刪易注疏若干卷人士傳習之并詩集行於世子孫甚繁散處梅循間四世孫革居梅州擢紹聖元年進士官至五品用惠陽志南海

集五仙觀碑文參修

贊曰觀成之峻拒韓詠之言趨向正矣世猶以方外目

之何哉郡志置諸神仙之列且謂所書誥元時猶存蓋或有之垂絕之時肆志高曠遂以來後人之誣耳東坡貶謫日久都下傳其白日仙去石曼卿死後世謂其得仙為芙蓉城主可盡然之哉傑成之平生之賢有四曰靜曰寬曰惠曰孝仕以為親親沒思止非孝乎西土之平不有善政以解其疲吾見其轉於溝壑也撫字之勞非惠乎進而尼於人無所尤非寬乎山樓而學有得非靜乎靜以為體寬其量也惠其推也孝其守之經也合而言之庶幾乎仁

廣州人物傳卷第五

六

文字數

邵暉字日華其先京兆人唐末喪亂曾祖岳字族之荆南謁高季興不見禮遂之湖南彭玕刺全州辟為判官會賊魯仁恭寇連州即署岳國子司業知州事遂家桂陽祖崇德道州錄事參軍父簡連山令暉幼嗜學恥從辟署太平興國八年擢進士第解褐授邵陽主簿改大理評事知蓬州錄事參軍時太子中舍楊全知州性悍率蒙昧部民張道豐等三人被誣為劫盜悉寅於死獄已具暉察其枉不署牘白全當核其實全不聽引道豐等抵法號呼不服再繫獄按驗既而捕獲正盜道豐等遂得釋全坐削籍為民暉代還引對太宗謂曰爾能活吾平民深可嘉也賜錢五萬下詔以全事戒諭天下授暉光祿寺丞使廣南採訪刑獄俄通判荆南賜緋魚遷著作佐郎知忠州歷太常丞江南轉運副使改監察御史

以母老乞就養得朗州入判三司磨勘司遷工部員外郎淮南轉運使景德中假光祿卿充交阯安撫國信使會黎桓死其子龍鏡嗣立兄龍全率兵劫庫財而去其弟龍廷殺鏡自立龍廷兄明護率其屬將兵攻戰駐嶺表以事上聞改命爲緣海安撫使許以便宜設方略睦貽書安南諭朝廷威德俾速定位明護等即時聽命奉龍廷主軍事初詔睦俟其事定即以黎桓禮物改賜新帥睦上言懷撫外夷當示誠信不若俟龍廷貢奉別加封爵而寵賜之真宗甚嘉納使還改兵部員外郎賜金紫初受使假官錢八十萬市私物及爲安撫已資其半餘皆詔除之嘗上邕州至交州水陸路及宜州

廣州人物傳卷第五

七

山川等四圖頗詳控制之要俄判三司三勾院坐所舉季隨犯賊睦當削二官上以其遠使之勤止令停任大中祥符初起知兗州表請東封優詔答之及遣王欽若趙安仁經度封禪仍判州事就命睦爲京東轉運使封禪禮畢超拜刑部郎中復判三勾院出爲淮南江淞荆湖制署發運使四年改右諫議大夫知廣州州城瀕海每蕃舶至岸常苦颶風睦鑿內濠通舟輿不能害俄邁疾卒年六十三宋史本傳修

馮元字道宗南海人高祖禧唐末白始平來官廣州以術數仕劉氏傳三世至父邴皆食其祿廣南平邴入朝爲保章正元幼嗜學從孫奭授五經大義又友崔頤止逮

冠強立博覽爲詞章沉鬱有思出入服褒衣習矩步如大賓祭鄉人化其謹至以俚語諺之不安交游惟樂安孫質吳陸參譙夏侯圭相友善羣居講學或達旦不寢號四友大中祥符元年第進士授江陰尉秩滿會有詔流內銓取明經者補學官元自薦通五經時諫議大夫謝泌領銓事笑曰古治一經或至皓首子尙少能盡通耶對曰達者一以貫之可矣謝奇其對因問疑義辨析無滯即日聞上授國子監直講由是名震京師久之遷大理評事擢崇文院檢討兼國子監直講王旦聞其名嘗令說論語老子羣子弟侍聽以其淹粹亮格深加禮重因薦之八年真宗試進士殿中召元講易元進說曰

廣州人物傳卷第五

八

地天爲泰以天地之氣交也君道至尊臣道至卑惟上下相與則可以輔相天地財成萬化要之一誠之感而已帝悅賜五品服稍親近之禁中建龍圖閣度藏祕冊置學士待制等員妙選舉望時用兵部郎中李虛已兵部員外郎李行簡待制以元入仕資淺乃遷太子中允直龍圖閣詔預內朝直龍圖閣預內朝自此始數召入與查道暨虛已行簡講易於宣和門北閣盡上下經帝稱元誦說通而不泥言外自有餘趣非專門一經士也俄改三品服天禧元年以諫議大夫假節使契丹還遷太常丞兼判禮院吏部南曹皇子爲壽春郡王將講經資善堂帝欲得者碩使之勸學王旦又薦元帝以年差

少不用更用崔遵度四年遵度卒即擢左正言兼太子右諭德代其任他職如故數獻歌頌兩宮褒禮賜予甚渥仁宗即位改戶部員外郎爲直學士兼侍講與孫奭以經術並進講論自是仁宗益嚮學師生同升人兩榮之俄兼會靈觀副使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天聖元年判登聞檢院明年同判國子監故事國子監多宿儒典領後頗用公卿子弟任均管庫及奭元並命士議悅服三年改禮部郎中五年同知貢舉進龍圖閣學士預修三朝正史十一月燎祭南郊爲鹵簿使七年爲翰林學士凡三禁職皆天下選而元兼有士林休之又判尚書都省三班院改吏部郎中八年以國書成進諫

廣州人物傳卷第五

九

文正公

議大夫充史館修撰九年判吏部流內銓兼羣牧使明道元年十月享宗廟又爲鹵簿使遷給事中明年耕籍田使任如廟禮前此宸妃李氏之當葬也命元監護其事帝親政追冊宸妃爲莊懿皇后改葬永定陵既發壙而流泉沮洳言者以監護不職十月解翰林學士及侍講出知河陽辭謝見上但頓首引咎而已會太學官屬叩丞相府上書乞罷元固願行到部以清靜稱不作條教王曾爲上言元東朝舊臣不宜以細故棄外上悟即日馳詔景祐二年二月至自河陽改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講學士知審官院復判太常禮院國子監獻金華五箴上納其戒賜書褒答四月類修樂書俄復爲南郊鹵

簿使管祥源觀事明年七月書成賜名景祐廣樂記特遷戶部侍郎賞勞也四年春足疾氣愕屬其友李淑宋祁爲銘誌四月卒年六十三賜賻錢三十萬絹百匹贈本部尚書諡章靖元性簡厚不治聲名非慶弔未嘗過謁二府終日無戲言情色嘗受詔八主戎客於都亭館由慎恪以得之執親喪自括髮至祥練皆按禮變服不爲世俗齋薦遇祭日與門生對坐誦說孝經而已晝治官事夜還讀書習御亦簡其面故能多識古今臺閣品式之事有所咨訪咸能記之尤精易初七歲方讀易母夜夢異人以紺蓮華與元吞之且曰善讀此後必貴顯元且老率三日一誦易初善音者取上黨黍縱累爲尺

廣州人物傳卷第五

十

文正公

因裁十二律以獻遂改大樂鐘石以合其私後有建言其非者上遣中人就舍問之元即撻班固律歷志唐令兩說付中人因對古者橫黍度寸今以縱亂橫其法非是明日召見邇英閣上謂曰向考正大樂患其寢高而急今也下而緩二者不得其中失在律卿言是矣因出橫黍新尺示羣臣比縱尺差二寸一分而弱以較衡斗皆不讎微元言莫能正其謬也嘗預注真宗集同修鹵簿記校後漢志孟子及律義疏又明揚雄方部學欲爲諸首作章句并分撰國朝會要皆未成書家人攜其遺文得數百篇詩百餘章宋祁稱其清緻平粹類其爲人今不傳無子以兄之子諱爲後蔭授衛尉寺丞孫二人

將作監主簿用南海志東鄉事略宋文豐宋史本傳參按一統志元雷家開封當葬其地而

南海志謂元葬廣州何村當考

贊曰古者教太子之方邪慝不接於耳目非禮不近乎

動履所誦必法言所親必正人大然後德器成而宗社

有所賴也真宗雖未得為賢君然其教太子也幾於古

矣宋以仁厚立國至仁宗培而豐之四十餘年隆平之

治卓邁今古抑孰知其自資善堂而肇邪夫養成君德

以運諸事業馮元之功於是為大何者元雲醜兩驅雷

電而潤草木雖曰大造之仁然謂非雲雷之功不可也

宋祁以貴誼帝仲舒擬之愚謂元之所得為視二子者

益多矣

廣州人物傳卷第五

十一

唐靜連州人父元雍熙初進士歷官知渝韶峽光化四州

終尚書屯田員外郎靜生而穎異十歲能為文章隨父

宦蜀遭母喪哀毀踰禮開闢川陸扶護歸葬人稱其孝

大中祥符八年再舉登進士科初調澧州獄掾試秘書

省校書郎歷韶州判官試大理評事當官執法不撓為

張士遜陳堯咨晏殊所推重范仲淹龐籍皆兄事之靜

子炎景祐元年進士官至太子贊善大夫三世甲科滄

川前此所未有也同靜時有吳世範者工詩文登咸平

三年進士大中祥符間為漳浦令有善政遷殿中丞又

有歐陽經者家世業儒至經尤卓穎徐鉉榜進士登第

後乞歸建致一堂日劬書其中初任杭州幕官以詩文

見稱時蘇軾帥杭州表薦之云材猷夙壯忠孝兼全學

用治川志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五

廣州人物傳卷第五

十二

廣州人物傳卷第五

廣州人物傳卷第五

廣州人物傳卷第五

廣州人物傳卷第五

廣州人物傳卷第五

廣州人物傳卷第五

廣州人物傳卷第五

廣州人物傳卷第五

廣州人物傳卷第五

廣州人物傳卷第五

廣州人物傳卷第五

廣州人物傳卷第六

香山黃佐才伯拱

宋國學生崔公

宋知州丁公

宋鄉進士黃公

宋歸正先生梁公

宋知州馬公

宋知州黃公

宋提點刑獄廖公

宋防禦使吳公

霍暉字明甫南海人篤志嚮學故與馬子才遊子才者鎮

廣州人物傳卷第六

文字敬啟

南節度推官鄱陽馬存也暉之為文也淵雋奇古不與俗合或勸易其習乃質諸存存以序送之蓋推許之也其略曰子讀書至盤庚三篇周公之語如在宗廟武庫之中觀古器茫然不之識如登太行之崎嶇劍閣之道羊腸九折之險一步一止而九歎息也如夷狄蠻貊窮荒萬里之人聽華人之音累十譯僅乃通當時之人號曰告令於一日之間何自而知之也當時之學士大夫借曰知之可也田夫野叟閭巷之徒何自而知之切意三代之民家家業儒人人有士君子之議所謂道德仁義之意性命之說典誥之語一聞見而盡識之非上之人好為聲牙偏強以驚拂之也蓋其所習者素曉也南

海霍公好古文日夜習誦其下筆極有力語梗而氣勁

讀之有不能成句者以是連不得志於有司同進之士

時或疑怪頗自悔欲為新麗軟熟之習以易業而見謀

於予予曰子必勉之三代之文章民之所知也後之學

者有所不知也當時以為常言相告語後世之註釋者

不能竟也是後世之學者不如三代之民也非子之取

學者之恥也子必勉之初皇祐間新會龍山之水色變

而為紫色旬日人皆以為瑞暉獨持論以謂清者水之

真體也變而為紫非正色也其必水之怪乎水陰物也

陰之類為小人為夷狄為盜賊姦究今水失其常性吾

恐其關於國家者大也因記其事其特立獨見此類也

廣州人物傳卷第六

文字敬啟

後蔡京童貫輩當國有金人之變江南盜賊蜂起皆如

言元祐初人太學時詔舉八行人以暉之修已教於家

者無間言遂以應命官終海豐縣尉時東莞王知亦有

學行同預是科廣之士以八行著者暉暨知二人而已

鄉評咸謂無愧色云知未及仕而卒

用南海志修

丁璉字玉甫番禺人也少有才名杜門讀書如坐山谷講

明經學遠近從之受業者羅屨於外元豐二年登時彥

榜進士始授融州司戶歲疫民挺聚為盜立法賑濟邑

境獲安監司以功列薦於朝遷宣教郎尋拜大府丞兼

知祿庫改朝議郎賜銀魚元祐六年靈州為夏人所侵

廷紳合議討之璉言於朝以為天下之患當先其大者

苟知所豫防則纖芥之思可不勞而除契丹猖獗積有年所朝廷未有以制禦之此元昊餘孽之所以敢肆而不加憚也請休士氣養精銳儲財粟專意北邊以為豫備之計則西賊之膽落矣然後以餘力討之未晚也當國者惡其言出為桂州學教授訓迪有方人材多所造就紹聖初以知已薦授左朝散郎知連州郡多水害璉相地勢築隄防民甚便之陽山境有銀穴流民多匿其中夜每劫掠為盜設計捕獲閩郡以寧元符三年轉朝散大夫賜緋魚致仕卒年七十三璉性廉潔與物無忤而政號剛明博學多識退藏若愚鄉鄰稱其長者知廣州蔣之奇以才自負每輕廣南士大夫嘗泛舟與璉同

廣州人物傳卷第六

文字數限字

遊九曜石劇談至三鼓驚曰君問學精博中州士不如也又為詆語道廣州事曰景有沉珠浦人有丁玉甫吾來嶺外甚無聊所愛者特此而已用南海志丁氏家乘修黃洞南海人性度元曠而博於學自經史百家以至浮屠老子之書罔不究心焉善屬文尤工於詩舉進士於鄉數奇竟不得售南省元祐初蔣之奇知廣州初下車即聞洞名遂與之相往還談今古罄底裏終日由出然不相舍也時或出筆札互倡酬之奇自以為不及洞好談神僊變幻之術嘗言陳仁嬌之事於之奇曰郡人陳妃女仁嬌者女仙也嘗夢為逍遙遊餐丹霞飲玉液及寤不暝每思舊遊不可得忽中秋丙夜有仙數百從空招

之仁嬌超然隨眾謁於帝君遂掌蓬萊紫虛洞天僑侶五人曰瓊嬌玉潤伯山嬌姬伯瑰元祐元年降於洞家者再此蓋麻姑之匹亞也公盡傳諸之奇即為作傳以顏魯公自擬而以蔡經譜之其為之奇所親重如此時妖人搆亂洞為之奇畫計先事平之奇最其才能紹聖改元蘇軾以寧遠軍節度副使安置惠州時往來南海洞又與軾遊焉嘗同軾登騰空閣賦詩有曰黃子寒無衣對月句愈警者即謂洞也洞為詩瑰奇時出新意為人所傳頌然志大才疏竟不及顯庸而卒有集數卷號南金葉用南海志廣州志參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六

文字數限字

梁觀國字賓卿州人也志行淳懿未嘗踰矩矱嘗再薦於鄉不第退取經書熟誦之歎曰聖賢垂教乃使人嘩於口吻誕於紙筆小而干澤大而迷國此荆舒用以盲聵天下者可守而不變哉乃取所作科舉文界諸火以自治身心為工夫一言一動必求與古人合病聖道不明由異端害之乃力排佛老窮其指歸日以讀書談道為樂尤疾儉邪而重忠義每朝廷貶謫正人至廣必求見焉紹興中漳浦高登忤秦檜謫容州觀國與之善登以觀國所著文達於待制胡寅寅評其文謂豪勁該辦卒不苟作乃曰人生不繫方所但與受不與邪氣值則靈襟安定自拔倫數因與觀國交好與之論古今人物皆出實意表實輒稱而揚之曰豈意嶺海間有奇士如梁

觀國者乎時寅亦論新州故也後觀國卒寅志其墓且銘之曰卓哉梁生生在遐域無師可親探諸方策得匪朋來聞而知與又曰大布之衣藜藿餽饌其中沛然孰爲卿相觀國有特操不爲世俗所移蘇軾父子以文名天下學者家傳人誦獨觀國不與也謂其雜以禪學飾以縱橫非有道者之言遊其門者稱爲歸正先生其遺文有歸正集二十卷議蘇文五卷駁其羽翼異端者編喪禮五卷革用道釋者壹教十五卷付其女弟爲師訓閩巷童女以守禮法凡師事觀國者喪葬不用緇黃一時風俗賴之一變其所爲書真德秀王應麟輩皆稱之

用南海志因學紀聞參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六

五

文字散錄

贊曰佛氏之爲中國禍也惜矣有識者至比之美色淫聲然蓋其幽談廣論雖高明之資猶滿也有一焉滿乎其學則天下從而靡矣何者君子固天下之所視以爲趨向者也有宋佛氏之盛子朱子以爲倡諸蘇氏又嘗論其文字多用佛老所以開熱蓋確論也觀國之見固子朱子之見也是時蘇學盛行人方歆其高曠而忘其駁觀國乃能持正而攻之可謂卓識矧以匹夫而化鄉人信賢矣哉故嘗謂人心無古人苟有所得則與聖賢一惟其與聖賢一也後乎開闢而未嘗今前乎開闢而未嘗古

馬持國字幾臣南渡人嶺南居新會紹興癸酉請廣州文

解凡三到省不售乃踰嶺以策干督府張浚寅之幕下不合求去兵部侍郎胡銓措置制淮海道檄持國稟議銓見之喜曰馬鯁臣議論操履表裏渾如也廬州安撫使張師顏聞持國爲銓所知檄委招集流民淮帥吳總王希呂錄其功聞於朝淳熙二年借補上州文學攝武鋒軍都統司准備差遣舊時寨屋覆以蘆葦持國力讚主帥請易以瓦旣而得請凡科降錢糧措辦木石皆身任之召赴都堂執政王淮李彥穎龔茂良稱其論事有補列薦得旨補嘉州文學依舊前件差遣免銓改迪功郎淳熙十年果州團練殿前副都指揮使郭棣奏於孝宗謂持國在職六年事事辦集今任將滿若改常調恐

廣州人物傳卷第六

六

文字散錄

未足以究其用也有旨令再任又四年棣復薦持國宣力精敏持論公正乞賜旌擢得旨召對持國奏三劄皆時務之可行者上嘉賞之特改授宣教郎仍與近闕屬官差遣持國以國家之恥未雪講解之謀爲非榮進非其志也乃著十論標曰中興自治萬全策略據所蘊又哀集平生江湖淮漢間裨贊成畫稟議朝堂前後事宜帙成曰愚忠錄繳進之上頗嘉納執政周必大楊萬里見之相謂曰持國之文淵宏偉傑深中時病有用才也深器重之持國以和議旣不可破乞調廣東鹽幕許之及視事新會舊有白皮鹽場爲民戶援力請罷之蛋戶丁錢爲州縣迫促亦請蠲之紹熙中通判欽州不貿交

貨遠近爲之退，斂人爲立祠，知容州政務寬厚，遠民懷之。又相與祠，持國於五賢堂，持國力學有大志，每語及恢復，輒泣下，志不及竟，奉祠而歸。詩八十餘卒，子瞻驥最知名，瞻驥持國長子也，弱冠入太學，嘗讀書齋中，帝臨學，瞻驥誦書，自若，上異之，曰：卿何物也！出謝恩，與平奏，擢淳熙七年進士，第初調安豐六安勾稽決牛訟，人稱神明。臺府每有事，必送之，士民咸以清強官目之。改秩知衡山縣，將行，持國問曰：汝作縣當有何法？瞻驥曰：催科政拙，撫字心勞，此第一義也。持國喜曰：如此可矣。至縣行所言，寬催科之期，定差役之例，懲預借之弊，一以不擾爲務。境內有山產茶，漫野民得採摘，以爲

廣州人物傳卷第六

七

利無專之者，居無何爲，勢家所占，民間之上，司送縣俸，定奪有主之者，欲瞻驥曲筆，瞻驥力爭，不可復歸之民，其公廉皆此類也。官滿，民惜其去，老稚攜持窮日追餞，及判肇慶府，畱心佐貳，有潛以奇硯獻者，瞻驥謝之曰：此非暮夜金，但吾職，武郡當飲水自勵，何敢以長物污家聲耶！其人慚而退出。是名節益著。尋知雷州，時持國亦握州麾，鄉人以爲榮。詩五十四卒，官至朝議大夫，澤延子宜，祖官至朝奉大夫，知英德府，三世太守亦一門盛事也。州志參修

黃勳字有功，南海人也。幼有至性，事父母得其歡心，母沒，家貧無以爲葬，或議火之，而寔其骨，勳哭曰：吾母何罪

而罹焚烙之酷乎！乃爲人傭，得錢以葬，鄉黨異之，咸嘖嘖曰：黃氏有子如此，必不久食貧矣。紹興二年登進士，第郡守李陵素重勳，爲之新其第，宅名所居巷曰：擢甲始授承福丞，適縣令久病廢事，勳爲辨決獄囚，滌滯除弊，民貧不能具稅賦者，勳爲代還，積逋八千三百餘緡，民歡呼稱爲再生父。以監司薦，銓授修職郎，尋進秩右朝奉郎，知新昌縣，有富民子訟析費不平，召其族長論使直之，而訟以息，人以爲得體。郭外五里許，昏夜有殺人者，遺所制刃，驗之，則皆豕骨也，值旱偏禱於境內，神祇多使人售豕，集屠者使宰牲，其中一人刃獨新，一狗即伏人，以爲神久之，進朝散郎，知新州視事，首禁火葬，違命者以殺逆論，論俗爲改，又課民耕，犢使上其數，於官自是一郡無敢私殺牛者，學田不足，缺膳羞，乃以俸贖增置之，政暇即與諸生講解，士子樂從之，而青衿日盛，當時號循吏云。終朝散大夫，致仕卒，勳爲人博洽而有深沈之思，最明經義，凡聖賢格言皆躬自鈔寫，字如蠅頭，少時讀書，思無以爲燈費，乃廣取烏柏子，或抽子仁，釜爲油，人多效之，借人書，每於楮斷蟬缺處，留意補緝，故家士流樂假之，觀以此積學著名於時，嘗曰：好義當如求官，除欲當如除病，世以爲名言。時又有同邑李康臣者，好學嗜古，名聞州里，紹興十四年領鄉薦，明年登進士，第嘗知昌化軍官，至朝散郎，番禺蒙甄嘉定

廣州人物傳卷第六

八

而罹焚烙之酷乎！乃爲人傭，得錢以葬，鄉黨異之，咸嘖嘖曰：黃氏有子如此，必不久食貧矣。紹興二年登進士，第郡守李陵素重勳，爲之新其第，宅名所居巷曰：擢甲始授承福丞，適縣令久病廢事，勳爲辨決獄囚，滌滯除弊，民貧不能具稅賦者，勳爲代還，積逋八千三百餘緡，民歡呼稱爲再生父。以監司薦，銓授修職郎，尋進秩右朝奉郎，知新昌縣，有富民子訟析費不平，召其族長論使直之，而訟以息，人以爲得體。郭外五里許，昏夜有殺人者，遺所制刃，驗之，則皆豕骨也，值旱偏禱於境內，神祇多使人售豕，集屠者使宰牲，其中一人刃獨新，一狗即伏人，以爲神久之，進朝散郎，知新州視事，首禁火葬，違命者以殺逆論，論俗爲改，又課民耕，犢使上其數，於官自是一郡無敢私殺牛者，學田不足，缺膳羞，乃以俸贖增置之，政暇即與諸生講解，士子樂從之，而青衿日盛，當時號循吏云。終朝散大夫，致仕卒，勳爲人博洽而有深沈之思，最明經義，凡聖賢格言皆躬自鈔寫，字如蠅頭，少時讀書，思無以爲燈費，乃廣取烏柏子，或抽子仁，釜爲油，人多效之，借人書，每於楮斷蟬缺處，留意補緝，故家士流樂假之，觀以此積學著名於時，嘗曰：好義當如求官，除欲當如除病，世以爲名言。時又有同邑李康臣者，好學嗜古，名聞州里，紹興十四年領鄉薦，明年登進士，第嘗知昌化軍官，至朝散郎，番禺蒙甄嘉定

十年進士倅欽州廉州以精禮記開家於城東今之蒙姓蕃衍多其族甄蓋後康臣時香山陳天覺紹興八年試博學宏詞科議論切直爲時貴所黜乃不復仕時香山尙爲鎮紹興二十二年天覺與東莞令姚孝資請立爲縣詔從之天覺亦以文學知名然三人者其行事之詳不可得而聞也

明南海志

廖顒字季珩連州人父玖徐州教授歷循潯新三州守俱有政聲顒聰慧博學九歲能屬文登紹興五年進士第歷戶錄縣令改秩授封州教官時父新州秩滿辭歸顒迎養之及父卒歸葬哀感動行路世稱其孝服闋知化州郴寇李金燭聚萬人圍州城月餘滴水僅乘時爲

廣州人物傳卷第六

九

文獻通考

亂大帥陳輝以顒領總管職事統諸將討之金見部分嚴整多疑兵遂懼引其衆宵遁復傳檄召徭酋開諭願逆而徭人降不施一刃不發一矢竟能保全一城之命輝上其功詔褒賞之及守英州招集流民盡剷宿弊號能吏後又守循州有詔措置鐵甲顒經畫有法一毫不科擾而事集民稱其便形諸歌頌乾道八年陞提舉廣南東路茶鹽事淳熙三年改廣南西路提點刑獄事而卒又嚴武者弱冠中甲科累官朝散大夫知南恩州時稱循良論者謂武之大父爲獄吏時能辯孝婦冤武之顯揚陰德之報也又陳宗諤字昌言仕瀧水丞攝端溪令都督張浚才之二人者政事並過人而莫攷其詳皆

連州人也

明澤川

吳英南海人生而資幹魁梧有謀略嘉泰四年海寇竊發有司募人捕之英往應命乃設伏要害處出其不意擒獲無算特授承信郎開禧二年有邊警調發守把漢川防扼江面虜陡至英請於主將自往偵之英服漁人衣操小舟往來洲渚開虜不疑也游騎覺之手刃一人而還因得其虛實由是益知名嘉定十年除平江府駐劄御前都副統制十三年轉武翼郎陞御前諸軍都統制十五年轉武經郎十六年轉武節郎又明年轉武德郎淮上卻敵多建奇績寶慶改元上賜御筆獎之有日昨因兩淮屢警爾吳英能統率舟師措置捍禦功冠行列

廣州人物傳卷第六

十

文獻通考

特轉兩官賜金帶以榮爾躬爾尙益懋乃績予則汝嘉於是轉武議大夫拜團練使英捧詔感奮淮口之役躬冒矢石爲衆隊先乘風急縱火焚虜舟五百餘艘虜大奔斬首千餘級尋戰於北神鎮又縱火燒斷橫江鐵鎖虜引去及虜圍鹽城親率舟師登岸死戰連獲大捷累功轉左武大夫防禦使卒於家年八十四特封南海縣開國男贈官至節度使英爲人智勇然在人前默默如無能者愛養士卒不吝犒賞或官無所給卽以己貲代之故能得其死力所向有功平居有馳騁伊吾之志每聞和議成輒眠食不安者累日其忠憤可尙也子三人長宗道知賓州官至武功大夫次宗達武功大夫知循

州次宗遇累官脩武郎用廣州志南海志參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六

廣州人物傳卷第六

十一

文字數...

廣州人物傳卷第七

香山黃佐才伯揆

宋鄉先生簡公克己

宋知州孔公元勳

宋通判吳公華

宋鄉先生譚公凱

宋知州陳公康廷

宋知漢陽軍曾公槐

宋隨如先生劉公鎮

宋州判錢公益

宋知錄蔡公齊基

廣州人物傳卷第七

一

文字數...

簡克己者州人也少習舉業已而厭之歎曰言行未寡尤
恠遽投牒事干祿豈古人意哉遠遊湖湘師事南軒張
栻者數年講性理之學以真知實踐為事功習中羣疑
渙如也栻亦稱其精確有守既得其傳退歸杜門不妄
與人交所知詢之則曰吾方治吾身心藥未暇也而敢
驚外乎哉昔南軒之言為座右銘曰人之性仁義禮知
四德其焉其愛之體則仁也是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其
所由生者也故仁為四德之長人惟己私蔽之以失其
性之理是以為仁莫要乎克己己私既克愛之理無所
蔽則與天地萬物血脈貫通而其用亦無不周矣蓋顧
名思義之意也鄉邑以其耆宿且有德也皆敬禮焉惟

與之自倅世泊被召往來謁見皆執弟子禮北面再拜克已受之廖德明帥廣日往見之時延至郡齋講論舊學每諦聽必拱立其爲名流所重如此性喜啓迪後進或時燕坐門熟里巷子弟肄業過其門者必呼之前歷問所業舉語孟要語爲之講解有通習者撫而勸獎之不通者輒加懲誨其勤過於父師士無長少咸呼簡先生云卒壽八十餘又廣中一學者陳去華嘗游象山陸九淵之門九淵問吾與點也一段去華屢以爲理會未得使之據所見去華乃曰據某所見三子只是事上著到曾點卻在這裏著到九淵喜之去華自是益有省悟別後謂人曰去華方是一學者在待歸後率南方之士

廣州人物傳卷第七

文字數

師北方之學蓋廣中蒙敬夫之教故以象山爲北方敬夫謂南軒也九淵後又謂嚴松曰廣中陳去華省發偉特惜乎此人亡矣去華蓋蚤死云用南海志南軒語錄象山語錄參修孔元勳者番禺之慕德里人爲人醇厚居鄉謹言行難牧童芻叟未嘗慢易紹興初領鄉薦中進士乙科授迪功郎連州教授正身善誘克稱其職凡四任皆學官也又三應倅車乃握麾知封州嘗上機切預防七事多見施行值廣寇嘯聚薄城邦人大恐元勳親率僚屬嬰城自守每事以身先之人爲盡力及募善射之士連斃二酋餘黨奔潰朝廷以異恩褒賞之轉朝散大夫知新州撫字益有聲未及大用而卒人以爲缺所望焉元勳能文

章工詩清勁沉蔚類其爲人有集藏於家其父粹熙寧間知封州亦以善政聞改知雷州兼官直學士賜緋魚袋亦至朝散大夫元勳登朝粹即致仕居確溪老焉仲弟元凱亦有行一日江西有牛商數人者苦渴汲其居傍之井而飲之因釋裝憩樹下遺白金百餘兩而去適元凱見之持歸置祖龕中復往伺焉有頃復至四顧踰踰長號欲赴井元凱呼而止之詢其實引歸舉囊還之商感泣願酬以半元凱曰汝數千里來販將以求利利未得而先去其半吾受子之半孰若盡取辭讓久之商乃領謝而去且曰吾必有以報子居粹喪時商復至爲之擇地窆焉指蘇坑三里許曰此昌後之穴也故老因

廣州人物傳卷第七

文字數

稱爲陰騰墓至今子孫蕃盛果如所言世以其父子兄弟皆賢故名其鄉曰慕德里吳羣字無黨番禺人幼而穎悟有致遠器少捧鄉書登紹興壬戌進士三應令據所至有聲以員外郎通判瓊州時海盜竊發羣出貲俸立城堡以禦之峒黎爲亂羣單騎詣其營壘開諭利害遂戢兵歸耕初同邑李諤者建炎中甲科進士爲瓊州安撫時州惟有子城因編氓許益不欲經略遂作亂譌築外羅城州人賴之羣至是加完整弭盜郵民政聲與譌埒瓊人歌之曰前有李君今見吳瓊管保障皆番禺民之父母邦之樞邑人士採之聞於當道羣尤廉慎未嘗一介取於民終朝奉郎卒子

純臣有父風居官口不言錢四握田磨告歸於家人稱其急流勇退在連州時盡心民瘼嘉定乙亥春夏不雨純臣露行酷日中詣龍津之靈濟廟禱焉頃聞神物蜿蜒出水上兩大河歲獲收郡民日擊其事者率錢刻碑頌德菊坡崔與之素聞其賢入覲時上問南中人才因以純臣對有旨除提點廣西刑獄剖析無滯民有醉人仇家適仇之母死遂誣之獄成矣純臣察其情釋之一境以為神明時廣右帥臣鄒應龍以大魁典鎮有重名最慎許可獨才純臣嘗書清通仁厚四字贈之謂其平反明允不事鉤距也考最進朝議大夫賜金帶又進通奉大夫卒年六十二純臣長子維兩請漕薦官至太守

廣州人物傳卷第七

四

文字數載室

亦以能稱終左朝奉大夫沿邊安撫使雍子莘以陰官將仕郎史館檢閱用南海志廣州志漫川志文溪集映庵集參修諱凱者州人也性恬靜不妄言讀書務自得不為紛華所動年二十餘即不赴科舉崔與之與交稱其賢帥淮東日馳書薦於廣州守帥楊長孺長孺得書喜曰敬老尊賢以風勵世俗吾心也亟往見之以為學老日南至長孺詣學謁先師畢守帥以下聚拜明倫堂長孺忽退立西偏命兩吏掖凱以進拜之既而試車以下帥郡官旅拜其為時所重如此詩八十六乃卒後有南海林家者以靜修聞廣帥方大琮初行鄉飲禮請以為大賓家時年九十四矣威儀可則終席無倦容大琮稱為衛武公

之流大琮又建濂泉書院既落成謀於文溪李昂英求元老以首席昂英答曰是邦老成人無如田知白者大琮射詣之知白以病辭再往叩之則逝矣知白時年踰八十猶能燈下細書貧甚得錢即買酒飲之自號醉鄉遺老制行甚潔皆一時皆舊也用南海志錢庵集文溪集參修陳康延字元舉番禺人力學自奮紹興庚辰登進士第初調鎮津勾警再調龍川錄事三任學官兩歷邑令淳熙間適康延改秩入京朝廷議催二廣鹽承相梁克家與康延厚召赴都堂俾之分司蒼梧以任是責事成處以監司康延力辭曰二廣民力竭矣催之則民重困寧居卑官決不敢以害民之事而圖厚祿克家以其志不可

廣州人物傳卷第七

五

文字數載室

奪愈器重之議亦寢遂有知梅州之除到郡訪民利病謂境內常有頓商之擾於是嚴保伍之法不得與頓商私販復於江廣往來之衝立寨募土兵與戎兵雜居置隅總為之鄉導俟有緩急併力夾攻又立山寨以邀其歸賊不敢犯民賴以安家居不務華飾糞茂良帥廣日造其廬怪所居湫隘勸康延新之笑曰吾耐此耳處之裕如也僅有田五十畝以卒歲其清白如此官至朝散大夫澤延長子洪彥端溪令孫械領鄉薦為府學正南海志曾槐字仲卿番禺人大父自清江調五羊稅官因家焉幼能屬文經史皆手編成帙從遊平園周必大誠齋楊萬

里之門弟機亦力學修行執經者踵門其督絃誦程行業如學規適大比兄弟聯薦其門充貢者八律勳州里戊戌庚戌科伯仲先後登第槐初調高要尉以賞改秩知歸善縣郡有豐湖可潤數里爲一州利隄岸圯潰幾涸郡委公修築不擾而辦郡聞於上旨令中書籍記姓名與陞擢差遣以親老辭得本路憲幹時廣帥張釜合諸司列薦有曰文學行義斗南一人得旨與在內差遣未幾必大萬里俱力推輓於朝除監進院嘉泰壬戌校文春官繼除司農寺簿兼署大府丞秋有事於明堂攝監察御史時侍郎林采尙書費上寅薦槐可大用將超擢之會與陳白強議論不合力求補外出知桂陽軍

廣州人物傳卷第七

六

槐以郡無城奏請贖牒爲費久不報乃樽費積贏以給用民不見其擾郡計舊敷旗望錢於酒家歲得錢三百三十萬民甚苦之槐捐以便民略無新色又郡有總所積通錢四千餘貫槐爲之補解及寄招效用五百名所費出於此項安世奏聞得旨轉奉大夫居無何劾一縣令篋篋不飭與部使者有嫌求易地遂調漢陽軍槐力乞歸誠齋以書勉之曰有白祝融湘江來者皆能談仁聲義實至於毋憚大吏發糶巨食解印夜遁徒木朝懸檄尉曹將吏卒窮追之於部縛之以歸坐之嘉石聞之公車此尤卓詭絕特之舉近世之所未見而絕無尤老夫之所卻立而不收者也遂以石刻之於郡齋槐稟

資剛介不與時俛仰故仕止郡守官止正郎自號省齋有省齋文集及桂水續集行於世仲子嘿以承奉郎致仕嘿之子肅翁登寶祐丙辰進士第爲連州推官川志

南海志

劉鎮字叔安南海人兄弟三人俱有文名事親宗黨稱其孝嘉泰二年登進士第性恬淡不事干矯鄉士大夫皆賢之自號隨如學者稱爲隨如先生仲弟鎔字叔冶尤工於書慶元五年登進士第嘗知欽州官至朝奉大夫季弟鐸字叔文紹熙四年登進士第初兄弟自爲師友及相繼而顯邦人榮之贈以詩曰三子皆黃甲一門無白丁有司名其所居坊曰叢桂里曰賢巷以旌之鎮尤

廣州人物傳卷第七

七

長於詩明白清潤爲時所推嘗與崔與之交遊及與之彙措紳多弔以詩鎮有曰始終無玷缺出處最光明人指以爲實錄其造語典實此類也有文集行於世時又有梁文奎者東莞人博學強記爲文尙理致開禧元年廷對幾中首選已而寅乙科第一歷左藏十餘年不調處之自如又有梁該者亦東莞人長於記問人呼之曰書哥嘉定七年進士官至俸車皆一時文學之冠也南海志

錢益者東莞人也刻苦讀書登淳祐元年進士第性剛介不可干以私每言及貪吏則奮怒罵執親之喪三年居廬足迹不入寢室既禫當免解赴省或謂之曰至試

期則服除矣益曰含喪次而行不能步也乃遲三年赴
省試中第次子夢驥生於除服次年竟能世科人以爲
孝之報應廉州鹽官在任五年所得常費不歸之私皆
以補綱運之力經畫鹽局事宜不擾而辦自著離局微
勞一帙鹽司聞其政績於朝再調靜江府簽判適己未
幹復之變府閉城門官多遁益徑往赴任謁靜江府帥
李曾伯曰吾儕食君之祿宜勉力共守可先去爲民望
乎李甚義之秩滿授知頓州興國縣時峒寇頻年剽掠
邑境益至卽申邵請兵親帥鄉兵併力剿捕掃其巢穴
民賴以安興國縣廳有碑記其功益盡心獄訟甚有
德政民呼曰錢佛子終靜江府通判用廣州志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七

八

文字數限字

蔡齊基字夢傳連州人篤學業文年十九領鄉薦嘗著周
易述解九卷大意由象數而理於義以爲三古四聖尊
君卑臣進陽退陰無非爲天下安危治亂計嘉定八年
爲瓊州戶錄瓊莞安撫趙善譚東萊呂祖謙門人也見
其書大喜騰寫進於朝參政樓鑰報善譚書曰涇川有
此文人瓊莞有此僚屬王孫典遠藩而能取此書奏聞
使行於世皆所罕見也齊基詩尤高嘗自謂少從竹林
先生徐張學詩得四大法門律詩學老杜長篇學東坡
絕句學荆公古詩學魯直訓迪後學每以此教之其詞
翰踴厲自成一家有集傳於時今不存時又有雷庠者
字長善陽山人也少力學強記嘗登岳陽樓翫占碑一

閱卽能記憶三預鄉薦後舉制科調衛西安令用廣州志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七

廣州人物傳卷第七

九

文字數限字

廣州人物傳卷第八

香山 黃佐 才伯撰

宋觀文殿大學士崔清獻公與之

崔與之字正子增城人父世明試有司連黜每口不為宰
相則為良醫遂究心岐黃之書貧者療之不受直母夫
人羅氏露坐有星墜懷而生與之少卓犖有奇節不遠
數千里遊太學紹熙四年舉進士廣之士繇太學取科
第自與之始授潯州司法參軍常平倉久弗許慮雨壞
米撤居廡瓦覆之郡守欲移兌常平之積堅不可守敬
服更薦之調淮西提刑司檢法官民有寤於豪民逋負
毆死其子誣之者其長欲流之與之曰小民計出倉猝

廣州人物傳卷第八

文字散錄

忍使一家轉徙乎况故殺子孫罪止徒卒從之知建昌
之新城歲適大歉有彊發民廩者執其首折手足以徇
盜為止勸分有法貧富安之開禧用兵軍旅所需天下
騷然與之獨買以係省錢吏告月解不登曰寧罷去和
糴令下與之獨以時賈糴令民自槩漕使趙希禔令諸
邑視以為法通判邕州未赴特旨留內差遣力辭之任
論者高之邕守武人苛刻衣賜不時給諸卒大開漕司
檄與之攝守叛者帖然乃密訪其首事一人斬之閩郡
以宰擢發遣賓州軍州事郡政清簡尋特授廣西提點
刑獄徧歷所部往返勞瘁髮為斑所至秋毫無擾州縣
而停車裁決獎廉劾貪風采凜然浮海巡朱崖吏請決

廣州人物傳卷第八

文字散錄

諸神與之曰海外諸州官吏不法久矣我欲為民除害
豈問神邪已而風作柁折惟陰禱於天須與風浪帖息
朱崖地產苦苳民或取葉以代茗州郡征之歲五百緡
瓊人以吉貝織為衣衾工作皆婦人役之有至期年者
棄雜違老民尤苦之與之皆為榜免其他利害罷行甚
眾瓊之人次其事為海上澄清錄嶺海去天萬里用刑
慘酷貪吏厲民迺疏為十事申論而痛懲之高惟省嘗
刻之號嶺海便民榜廣右僻縣多有選攝事者類多貪
黷與之請授廣東循梅諸邑減舉員賞格以勸選人熙
寧免役之法獨不及海外四州民破家相望與之議舉
行未果以語頗戾戕守瓊遂行之召為金部員外郎時
郎官多養資望不省事與之鉅細必親省決吏為欺者
必杖之莫不震慄金南遷于汴朝議疑其進迫特授直
寶謨閣權發遣揚州事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寧宗宣
引入內親遣之奏選守將集民兵為邊防第一事既至
浚濠廣十有二丈深二丈西城濠勢低因疏塘水以限
戎馬開日河置釣橋州城與堡砦城不相屬舊築夾土
城往來為易以甃因滁有山林之阻創五砦結忠義民
兵金人犯淮西沿邊之民得附山自固金人亦疑設伏
自是不敢深入揚州兵久不練乃分等教閱弩手以材
力高強而善射者為上挽踏施放合格者為中餘為下
槍手以身材及等仗而有膂力者為上雖不及等仗而

少壯善擊刺者爲中餘爲下騎兵則以人騎輕捷武技精熟爲高下先布陣勢五日一演習之月終比較加賞罰久之上等出則中等爲上下等爲中戰則上等居前鋒中等佐之守則上等當衝要中等助之下等供戰守雜役分疆勇鎮淮兩軍月以三八日習馬射始解發牌分爲八卦如探得乾字卽令旗頭率乾卦旗出北門將卒視所向以往遇岡坡溝澗迤前不令迂繞取道使人馬相得遇險不懾緩急可恃爲用令所部兵皆傲行之淮民多畜馬善射欲依萬弩手法創萬馬社募民爲之宰相不果行浙東饑流民渡江與之開門撫納所活萬餘楚州工役繁興士卒苦之叛入射陽湖亡命多從之

廣州人物傳卷第八

三

文字數錄

者與之給旗帖招之衆聞呼皆至首謀者獨遲疑不前擒戮之分其餘隸諸軍山東李全以衆來歸與之移言宰相謂自昔召外兵以集事者必有後憂宰相欲圖邊功諸將皆懷僥倖都統劉璋承密劄取泗州兵度淮而後牒報璋全軍覆沒與之憂憤馳書宰相言與之乘郭五年子養士卒今以萬人之命壞於一夫之手敵將乘勝襲我亟遣疆勇軍馬給以鎧仗及諸色馬彩旗幟使之巡淮隨處換易往來莫測金人入境宰相連遣與之三書俾議和與之答曰彼方得勢而我與之和必遭屈辱今山砦相望邊民米麥已盡輸藏野無可掠諸軍與山砦併力勦逐勢必不能久駐况東海漣水已爲我有

山東歸順之徒已爲我用一旦議和則漣海二邑若爲區處山東諸酋若爲措置望別選通才以任和議於是益修禦備遣精銳布要害金人深入無功而和議亦寢時議將姑闕兩淮制置命兩淮帥臣互相爲援與之啓廟堂曰兩淮分任其責而無制闕總其權則東淮有警西帥果能疾馳往救乎東帥亦果能疾馳往救西淮乎荆闕俯瞰兩淮特一水之隔文移往來朝發夕至無制闕則事事稟命朝廷必稽緩誤事矣議遂寢召爲祕書少監軍民遮道垂涕與之力辭召命竟還將度嶺趣召不已行次池口聞金人至邊乃造朝首奏臣自外來但知外患未息之爲可憂致身內地始知內治未立之爲可慮蓋內外之情不通最爲今日大患人才之進退言路之通塞國勢之安危係焉願於用人聽言之際一從公論詔大臣首清中書之務力爲外禦之圖合謀而參訂之務求至當又言立國之道在謹邊備以爲藩籬安人心以爲根本根本固則藩籬壯矣沿邊被寇之民宜加寬恤春夏稅役請行減免且今邊聲可慮者非一惟山東忠義區處要不容緩前後累疏數千言每歎養虎將自遺患陞祕書監兼太子侍講權工部侍郎未幾成都帥董居誼以贖貨爲叛卒所逐總領楊九鼎遇害蜀大擾與之以選爲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陸儼奏曰天下之事須中外相應大小相維而後有濟

廣州人物傳卷第八

四

文字數錄

可慮蓋內外之情不通最爲今日大患人才之進退言路之通塞國勢之安危係焉願於用人聽言之際一從公論詔大臣首清中書之務力爲外禦之圖合謀而參訂之務求至當又言立國之道在謹邊備以爲藩籬安人心以爲根本根本固則藩籬壯矣沿邊被寇之民宜加寬恤春夏稅役請行減免且今邊聲可慮者非一惟山東忠義區處要不容緩前後累疏數千言每歎養虎將自遺患陞祕書監兼太子侍講權工部侍郎未幾成都帥董居誼以贖貨爲叛卒所逐總領楊九鼎遇害蜀大擾與之以選爲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陸儼奏曰天下之事須中外相應大小相維而後有濟

蓋中外當如一家貧富休戚實同其責而勢不可不相
屬大小當如一體疾痛癢皆切於身而情不可不相
孚臣孤立萬里外設或中外勢不相屬大小情不相孚
以致獲戾何足深計而事體關係非輕且聞軍興以來
帑庾告竭設若有弊縛手無策而後請於朝恐無及矣
廣科撥以寬民力厚儲積以壯邊聲陛下當爲蜀計上
嘉納之是時二虜交攻往來寇蜀加以變故人情惶駭
至仰帖然時安丙握蜀重兵久每忌蜀帥之自東南來
者至是獨推誠相與丙卒詔盡護四蜀之師開誠布公
兼用吳蜀之士拊循將士人心悅服先是軍政不立戎
帥多不協和劉昌祖在西和王大才在沔州大才之兵
屢屛昌祖不救遂棄早郊吳政屯鳳州張威屯西和金
人自白還堡突入黑谷威不尾襲而迂路由七方關上
青野原金人遂得入鳳州與之戒以同心體國之大義
於是戎帥協和而軍政始立先是丙嘗納夏人合從之
請與之亟致書言金人不顧死亡南窺淮漢宜保障以
待蜀連年被兵士氣未振豈宜輕舉蕞爾西夏不足以
爲恃也丙不從會師攻秦鞏而夏人不至遂有早郊之
敗與之至是飭邊將不得輕納諭年夏人復攻金人遣
百騎入鳳州邀守將求援兵與之使都統李冲與言曰
通問當遣介持書不當遣兵徑入若邊民不相悉或有
相傷則失兩國之好宜敕兵退屯夏人知不可動不復

廣州人物傳卷第八

五

文字數版室

有言初金人既弊率衆南歸者所在而有或疑不敢納
與之優加爵賞以來之未幾金萬戶呼延棧等扣洋州
以歸與之察其誠納之籍其兵千餘人皆精悍善戰金
人自是不敢窺興元尋復鏤榜邊關諭招納金人謀
得之自是上下相疑多所屠戮人無固志以至於亡蜀
盛時四戎司馬萬五千有奇開禧後安丙裁去三之一
嘉定損耗過半比興之至馬僅五千與之移檄茶馬司
自於關外收市如舊嚴私商之禁給細茶增馬價使無
爲金人所邀總司之給料不足者亦移檄增給之乞移
大帥於興元雖不果行而凡關外林木厚加封植以防
金人突至隔第關盤車嶺皆極邊號天險因厚開探者
賞使覘之動息悉知邊防益密總計告既首撥成都府
等錢百五十萬緡助緡本又慮關外歲糴不多運米三
十萬石積沔州倉以備不測初至府庫錢僅萬餘其後
至千餘萬金帛稱是蜀知名士若家大西游似李性傳
李心傳度正之徒皆薦達之其有名浮於實用過其才
者亦歷歷以爲言沔帥趙彥呐方有時名與之獨察其
大言亡實它日誤事者必此人移書廟堂欲因乞祠而
從之不可付以邊藩之寄後果如其言與之以疾丐歸
朝廷以鄭損代損史彌遠黨也既受代乾沒無能金人
謀知之大入與之再爲臨邊金人乃退初關外四州和
尙原仙人大散二關與之謂爲必守之地恆備之損棄

廣州人物傳卷第八

六

文字數版室

以與敵上流失勢圍遂不支其後余玠經復竟無成功世皆咎損而恨與之不久任也召爲禮部尙書不拜便道還廣蜀人思之有像於成都仙遊閣以配張詠趙抃名三賢祠理宗卽位授充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辭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遷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又辭授徽猷閣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端平初帝既親政召爲吏部尙書數以御筆起之皆力辭金亡朝廷議取三京聞之頓足浩歎繼而授端明殿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亦辭俄授廣東經畧安撫使兼知廣州先是廣州摧鋒軍遠戍建康留四年比撤戍歸未踰嶺就留戍江西又四年每戰所向皆捷而

廣州人物傳卷第八

七

文字

越於此蓋忠實之才謂之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爲無才必欲求有才者用之意嚮或差名實無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基於此矣陛下勵精更始擢用老成然以正人爲迂濶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言爲矯激而疑其近於好名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或謂世數將衰則人才凋謝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此柄用相繼而去天意固不可曉至於敢諫之臣忠於爲國言未脫口斥逐隨之一去而不可復留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陛下悟已往而圖方來昨以直言去位者並加峻擢補外者並與召還使天下明知陛下非疏遠正人非厭惡忠言一轉移力耳陛下收攬大權悉歸獨斷謂之獨斷者必是非利害胸中卓然有定見而後獨斷以行之比聞獨斷以來朝廷之事體愈輕宰相進擬多沮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與知立改造命之原失其要矣大抵獨斷當以兼聽爲先僮不兼聽而斷其勢必至於偏聽實爲亂階威令雖行於上而權柄潛移於下矣又曰邊臣主和朝廷雖知而未嘗明有施行憂邊之士劄切而言一鳴輒斥得非朝廷亦陰主之乎假使和而可保亦當議而行之可也又曰比年以來災變層出賊盜跳梁雷雹震驚星辰乖異皆非細故京城之災七年兩見豈數萬戶生靈皆獲罪於天者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陛下所當凜凜惟有求直言可以裨助君德感格天心

廣州人物傳卷第八

八

文字

又曰戚畹舊僚凡有絲髮資緣者孰不乘間伺隙以求其所大欲近習之臣朝夕在側易於親昵而難於防閑司馬光謂內臣不可令其采訪外事及問以羣臣能否蓋干預之門自此始也若謂其所言出於無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入其於聖德寧無玷乎帝覽奏嘉歎趣召愈力控辭至十有三疏嘉熙三年乃得致仕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自謝事還里所得祠祿衣賜悉辭不受客有問者答曰仕而食祿猶懼素餐今既佚我以老而貪君之賜可乎聞者歎服凡俸餘皆以均親黨門無雜賓連帥部使者時候其門歲僅一再見未嘗一問外事嘉熙已亥十一月薨時年八十有二遺表言事

廣州人物傳卷第八

九

有萬變而隱乎微人唯一心而攻者衆出而大小忠良之臣箴規之日少入而左右佞倖之徒承順之時多備戒謹之志稍衰則清明之躬易怠蓋天下以身而爲本惟聖人以禮而自防毋不敬則內敬常存思無邪則外邪難入大書特書用以自警安行勉行久而有功事天則求其對越無愧之心報親則思其付託不輕之意登延碩彥以輔成王德惠養黎元以培固邦基經筵不徒親考歷代興衰之故而爲之監戒言路不徒廣求庶政闕失之因而急於變更責己可以弭天災正家可以厚風俗握君子小人消長之機而辨之在早審中國外夷盛衰之勢而防於未然宗廟齊莊之時洋乎如鬼神之神

在其上宮庭燕款之際肅然如師傅之在其旁故凡與居食息之間無非恐懼修省之地此則檢身之要在乎恪意以行之上以綿萬年基業之傳下以均四海蒼生之福遺戒不許作佛事子姪俱不得求官階至金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累封南海郡開國公贈少師謚清獻薨前數月書曰東南民力竭矣諸賢寬得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蓋絕筆也又嘗刪處士劉阜語爲座右銘曰無以嗜欲殺身無以貨財殺子孫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故自中年喪偶不再娶官至貴顯不蓄聲妓未嘗增置園池產業惟買宅一區左右圖書無玩好涉筆管至夜分書室所奏白雞一雙

廣州人物傳卷第八

十

而已官蜀時歲賦苗頭十五萬石舊及十萬卽折輸以實私橐與之惟儲以充國用奇玉美錦一無所視去之日四路饋贖俗謂大送悉卻之子叔以納婦有極田六百石責令歸之其恬淡無欲蓋天性也家法清嚴親故倚勢妄作必見斥絕宰臣恩例不妄予人其姊嘗爲史甥求官曰官之賢否係民休戚非私贈之物也竟靳不予子邑子吳仁孫初第之官求先容正色曰入仕之始當以職業自見不忠人不已知後聞其清謹密薦之嘗經連州官民士子迎謁將行書數語曰有才者固難得苟無德以將之反爲累爾窮達自有定分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人以爲名言每言官職易得名節難全躋仕四

十七年未嘗一玷彈墨愛君憂國之誠老而不息真純臣也愛韓琦寒花晚節之句築菊坡以自適復以名其居後李昂英侍講經筵理宗思其風烈嘉歎久之大書菊坡二字賜其家有文集若干卷其文明白謹嚴家大西書其端以爲白麻不起千載一人蓋古未有辭相位者故云然淳祐開廣帥方大璋肖像與張九齡祠於學謂之二獻成淳開經畧劉應龍祠之於高桂坊今南海縣學是也郡人復祠之於故第又祠之於蒲澗之菊湖後皆燬元至順三年縣尹左祥祠之於增城縣學洪武初其五世孫子璉等卽其居桂華堡祠之天順改元巡撫都御史葉盛合祠於郡學名曰卽高卽二獻祠舊地

廣州人物傳卷第八

十一

文字敬撰定

也其在故第鳳凰山陽者宏治中巡撫都御史秦紘命有司重建其在南海縣學者近提學副使章拯命其九世孫復重建其子姓至今蕃衍多有文行者子璉嘗以賢良徵使觀政將授以官固辭而歸論者高之家藏御札七通所有言行錄一卷梓行於世

錄參

用宋史本傳李昂英所撰行狀言行

贊曰史臣稱與之屹然大臣之風與張九齡齊名異代誠吾廣百世師表也二獻之祀百世猶與惜無能燭其微者蓋盛德大業顯可言也君子之心或出或處其微不可言也近世莆陽宋端儀乃著論曰寧宗末韃鞨日彊金虜南徙而李全又叛附不時宋人立國錢唐僅免

亡滅使當時繼統正傳授明縱彼腥羶之氣逼人崛起之勢可畏而我之民瘼物則罔自若也奈何黠后權臣相倚爲奸利子竑廢而理宗立旋又擠竑於死地三綱淪人紀壞國之所仗以爲精神氣脈者至是蓋已斲喪無遺雖當時名士往往隨世以立功名大賢君子則有的知其不可而歎息痛恨焉者南海崔公與之自蜀帥罷歸累召不起值廣城亂登陣撫諭朝廷聞之卽家除帥平賊後遂謝闕寄徒以不忍鄉郡荼毒屢勉一出而帥臣六閱月俸給悉還公帑已而除參降麻前後辭免至二十疏雖禍祿交賜亦不受此公微意之所寓也昔魯宣公爲弒君者所立公弟叔肸非焉終其身不食兄

廣州人物傳卷第八

十三

文字敬撰定

祿與之財則曰我足矣公之心其叔肸之心乎按史理宗初立有鄧若水者欲上書請帝誅權臣讓國於趙彞之賢者向使其策得行公豈不爲衛武之九十八相文彞博之九十辨章以副當宁思賢之心以援四海將溺之民而樹功名於晚歲邪惟其意有所主故其出處之際確乎有定力而不可移焉世之評公者或謂其清風高節或謂其洪度雅量或謂其知幾知微要之皆淺乎哉其知公也予故揣公心事之微以自附於推見至隱之君子嗚呼其微蓋盡之矣

廣州人物傳卷第八

宋史本傳

廣州人物傳卷第九

香山 黃佐 才伯撰

宋秘書郎温公 若春

宋吏部右侍郎李忠簡公 昂英

宋知縣楊公 汪中

宋推官陳公 應辰

宋右正言郭公 開

宋竹隱先生李公 用

宋太社司令李公 有龍

宋鄉進士陳公 庚

温若春番禺人少力學能文事親以孝聞淳熙十三年領

廣州人物傳卷第九

一

鄉薦累計偕不第凡三十五年而志益堅嘉定十三年

廷對特奏名第一人賜同進士出身兩調潼川英德學

官及為府學正作成人士悉有模範寶慶間除樞密院

架閣紹定二年春除太學正文譽熒熒動薦紳間夏召

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秋除校書郎蚤與崔與之遊與

之素重其學行思所薦達之奏對開一曰上問曰卿鄉

里有何人才與之奏曰吳純臣有監司之才温若春宜

清要之任於是奉玉音除秘書郎紹定三年冬也若春

博洽古今同列推服以稱職間無何與之帥維揚握手

道生平曰人之功名全晚節為難若春喟然感之遂力

請掛冠得旨朝奉郎致仕家居節儉手種香芸以遺子

孫壽八十餘卒淳祐甲辰廣帥方大琮既成二獻祠復

立四先生祠祠古成之李昂英郭開暨若春也祭之日

常於春秋釋奠後焉今列於仰高祠 用高海志載

贊曰友之有裨於人豈不諒哉温若春清修古士也年

近懸車猶糜祿秩一聞崔清獻公言即浩然而歸言者

之能責善聽言者之能從善皆可法也吁後世饕餮輩

陸沈富貴中得一官若沾肝鬲不可脫視此能無愧邪

李昂英字俊明番禺人曾祖仙之承奉大夫自保昌來遷

祖擇安撫助教父天棊龍圖待制皆能世其家母夫人

黎氏將誕時夢大星降於庭因名少雋穎書史一覽成

誦博學多識文思絕人弱冠以春秋首計偕崔與之深

廣州人物傳卷第九

二

器重焉寶慶乙酉再薦於鄉明年試春官知貢舉鄒應

龍欲置第一時方諒陰或曰上始即位宜崇帝王之學

遂擢王會龍書義第一昂英第三初調汀州推官郡守

陳孝嚴鷲悍不恤其下江閩寇相挺郡無壁壘力請增

陣浚湟以備不虞會守虐殺兵校十數人又欲造州楮

強戍兵充口券昂英爭不聽吏持州楮請署押厲邑呵

之徑棄官歸亟出郡郊俸貳偕士民數百邀而留之曰

環境皆盜公忍棄吾民乎泊回悍兵王寶已聞然閉關

將殺守吏士民擁之入恆以身翼蔽守開諭諸賊曰若

欲得守盍先害我守以是獲免既而朱積實合際寇攻

城設備待之調左翼軍合民兵討賊面授方畧躬督戰

相持五日戰二十餘合賊敗北功聞於朝特遷太學正
丁母艱服闋除武學博士端平乙未摧鋒戍卒叛繇惠
州趨番禺承平久人不知兵郡大恐帥守曾治鳳航海
潛去轉運使石孝淳避水之南獨庾使黃成請於崔興
之爲守禦計與之登城撫諭賊羅拜城下昂英與楊汪
中偕出論賊甫絕城卒兇露刃森立毅然不爲動從容
論禍福賊退事聞除大理司直主管經撫司機宜文字
後與之平賊以昂英有贊畫功召除太學博士賜對上
奏劄畧曰與治同道固不興與亂同事固不亡善覘國
者惟觀諸此今兩血告妖戎馬踐淮襄岷失而江陵孤
三川潰而夔門危祖宗區宇將半陸沉億萬生靈重罹

廣州人物傳卷第九

文字散錄

塗炭陛下自視今爲何時反觀行事果與治同道否邪
夫勢之安危反掌易置理之當否亘古不移酣嗜峻雕
未或不亡此謹身之戒也陛下嘗因明禋之天變而撤
樂嘗以誕節之震電而輟燕蓋深自警省矣然綬立望
幸之衆易至移人天錫飲量之洪寧免過度作無益則
玩物喪志營不急則安安易懷錫賚之數無涯官庭之
費不啻此冠布衣帛而臥薪嘗膽之時也媿脫簪之諫
周室所以中興既王覆觴之志晉元所以再造此豈甚高
難行之事無法家拂士者國常亡此用人之戒也陛下
選拔言官多采吉言或俾再入閒由外擢其寄耳目也
重矣然切於救國者疑其矯激忠於報上者謂其好名

絕江而歸無復論留之虛文與郡以出似非優待之美
意儻念國所以存僅此一脈必使臺諫得以盡其言儻
思強本折衝在乎衆正必使壯士得以伸其氣衛多君
子國未可量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豈無益於人之國哉
亂其紀綱乃底滅亡此守法之戒也陛下非不遵先朝
之成憲而干請爲撓非不欲臣下之奉命而成令漸輕
給舍繳建節之濫而終莫同大臣進除擬之日而不盡
用近習乘閒而官府非一體紛踈捷出而政事或多門
賞罰無章功罪奚別法制不立軍伍秦驕朝廷之政本
未清軍國之威權幾發自昔陵夷鮮不由此無紀綱而
周之祚微有憑籍而唐之命永可不監哉四維不張國

廣州人物傳卷第九

文字散錄

乃滅亡此厲俗之戒也陛下欲洗濯士心而意向未明
欲旌崇節義而風厲未至權臣孽息褒榮加渥羣儉雖
斥簡記不忘上之好惡或偏下之趨向必異乎居習爲
頑鈍無恥之風臨難必無仗節死義之士國何利焉尙
名節而東都之祚延賤名檢而典午之禍作可不懼哉
閱興亡之大無出於四者審安危之幾當決於一心陛
下幸跡其所以致治監其所以召亂者赫然發憤日課
其事月計其功常若勅敵在前禍至無日則恢復之規
模立矣上賜金酬其直且有晡畧之褒尋召試館職除
校書郎兼沂王府教授遷著作郎兼屯田郎官首言天
變狎至所以仁愛人君也人言交進所以忠愛人君也

天惟不言故告戒寓於災異臣當盡言故論諫出於憂
危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此王安石所以誤先朝者
今災沴頻仍言路壅遏當開心聽言以弭天變上意獨
納會除崔與之右相辭不拜上以昂英嘗從遊俾奉御
札趣召除直祕閣知贛州與之力辭不行昂英亦不拜
贛州之命遷大宗丞擢權兵部郎中以親老丐外便養
除直祕閣福建提舉登車志澄清貪吏望風解印去歲
大荒捐俸賑貸活饑人甚眾會崔與之薨請歸持心喪
不許尋丁父艱哀毀終喪既葬築室墓下聚宗族子弟
講學若將終身焉累召不起淳祐初杜範入相首薦為
監司以吏部郎官召丐祠不允丙午赴闕奏言陛下斥

廣州人物傳卷第九

五

文字歌謠

逐負國之權奸而阿匠取容者猶尸素充位以兩吏挾
扶之老狀而協贊萬幾蓋論時相范鍾也時丞相杜範
侍御劉漢弼祭酒徐元杰相繼暴卒人皆疑史嵩之報
仇廷臣莫敢言昂英獨斥言不避請正嵩之罪以伸三
賢之冤又言陛下於定國本猶未決去權奸猶未勇官
媪闔寺猶未斥絕是皆為更化之累上喜其直書御屏
記姓名十月擢右正言上謂宰相曰李昂英南人無黨
中外頗畏憚之除兼侍講益感知遇知無不言首抗疏
乞早正儲貳言極懇切會史嵩之服闋謀復任昂英復
奏嵩之罪浮四囚當遠竄荒裔不報又率同列抗疏亦
不報於是白再疏曰臣疏列嵩之奸狀踰旬不報陛下

一則曰保全大臣二則曰保全大臣何敢不將順然事
有害大禍深與國家不兩立者嵩之包藏禍心乃誤國
巨姦賊民巨蠹疏三上語益切上為動容即與嵩之官
觀時執政狠愎自用尹京者恃皇族日橫力詆之上問
為誰以陳韓趙與嵩對上却其疏昂英引上詔跪奏上
悉拂衣入留疏御榻再拜而退有旨與在外差遣三學
諸生以詩餞諸國門外有庾嶺梅花清似玉一番香要
一番寒之句聞者壯之歸之日父老爭持彩幟郊迎焉
除知贛州再除福建憲又改漳州俱辭不赴時趙汝瞻
有三老八士之薦三老李韶陳橙徐清叟也八士昂英
其一所謂國之干將莫邪者也咸謂有唐子方割器之

廣州人物傳卷第九

六

文字歌謠

之風家食數載杜門却掃會權帥邱迪壽淫刑以逞戮
及無辜移書請審之不從而暴愈甚昂英遂繳告敕留
郡庫乞辯平民之冤於是全活者數百人然亦以此為
姦檢所中襁褓職淳祐壬子徐清叟參大政力薦之上
思其賢起家除直寶謨閣江西提刑兼知贛州慨然以
洗冤澤物為己任劾職貪決冤滯一道肅然置平糶倉
以惠饑民罷官酷聽民自釀而薄其征民至今以為便
郡人崇像祠之諸嗣負險盤據撫御乖方則相挺為亂
昂英申嚴保伍之法使相糾察且論嗣會各率子弟詣
臺訓治撥魯論首篇有子曰其為人孝弟一章解義
以訓飭之酋豪各錄本以歸私相告諭自是革心向化

無復爲梗徐清舉奏其事詔以其本願示天下使爲矜式課治最陞直寶文閣寶祐甲寅正月被召除大宗正卿赴闕兼國史編修寶錄院檢討上殿一疏慨論時事畧曰人主之心必有大警悟則天下之勢不患其岌岌然此心雖微而萬世基業四海生靈關係甚大今災誦類仍民情浸睽國用日竭犬羊益張陛下固勤勞於時艱而有可娛之具陳於前則有時而縱固焦勞於外懼而無可駭之言接於聽則有時而忘所以爲累者必有由矣蓋軻謂國之危由交征利滅孫達謂官之敗由寵賂章如聞北司竊弄勢權掖庭懣懣于請修內司之獻助取兩浙之上腴文昌八座處恩澤之庸珥郡國靡節

廣州人物傳卷第九

七

文字數

疏攻之不行昂英乃直前敷奏疏人不報又再疏曰邇來北司專恣日甚一日它人不敢言而天錫獨言之俄解言職以去中外莫不駭愕始天錫登朝臣實薦之如不行其言乞與俱貶留疏拜辭遂與御史俱出國門時人咸惜其去時軍國多務有詔除端明殿學士僉樞密院事辭不赴上屢有大用意竟爲檢壁尼焉白乙卯歸澹然無復仕進意家文溪之上因以自號上嘗賜前所居扁曰久遠曰文溪曰警陽堂丁巳秋忽一夕大星隕舍東闕城駭觀後數日昂英卒年五十有七諡忠簡昂英天性勁直議論高邁具文節而有法婉而成章一時同館名流如江萬里文天祥皆推服之平居溫然接物寬而有容至於臨大節處大難毅不可奪雖鼎鑊在前不懼也景定三年轉運使洪天錫因邦人之請祠於海珠山咸淳九年士人又請於郡與菊坡合祠俱毀今附郡庠之仰高祠云近巡按御史陳言復祠之於海珠所著有文溪存稿二十卷行於世

廣州人物傳卷第九

八

文字數

不能以句以謂文溪面文耳徐攷其實則見其重內軀
外難進而易退蹈義如弗及畏利若懦夫卓乎有以自
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蓋亦庶幾乎浩然而自得者矣
斯言也殆知言也乎

楊汪中字季子番禺人幼孤篤志好學弱冠月評推重廣
帥楊長孺見其文敬之言於郡博士請爲州學錄嘉定
己卯領鄉薦明年登進士第調靜江民曹時憲使政尚
東濕適暫攝郡牧以刑賞忠厚之至命題試士憲使服
其敢言薦之桂帥以瓊莞機宜辟之及過海旣平王君
佐之叛又弭陳用成之變風裁凜然端平乙未改肇慶
府推官家居需次摧鋒戍卒干紀書薄城下居民大恐

廣州人物傳卷第九

九 文字數較多

汪中有繼城論賊功及崔與之判鄉郡因攝帥幕密贊
平叛之謀改佐廣右經幕市馬橫山措置得宜邑蠻帖
服居無何銓部最之遂知廬陵縣爲政多所建白其勸
糴以應邊餉區處有方邑民無怨旣而改知歸善縣事
業不竟人多惜之官至奉議郎後有吳文震者字絃發
同邑後進也紹定壬辰進士初試鬱林民曹權宰有政
聲次任南恩糾曹尤加意獄事囚繫者感之授新昌令
幕知歸善縣行鄉飲崇禮教絃歌譎然大興文治尋倅
欽州攝守全州又攝守春陵皆有惠愛用廣州志修
陳應辰東莞人領嘉定己卯鄉薦爲人謙和舉動不妄少
時從師獨處一室夜半讀書忽有隣女越垣潛至應辰

呼若頭明燈兀坐女慚而退黎明即遷於他室居邑之
紹興橋與翟且爲比隣有以屋前之田來售者將立券
應辰曰此田跨吾二家之門吾今售則不便於翟遂與
翟分售之且割田之當翟門者而翟而自取其兩傍之
磽瘠者其厚德多此類也兩請嘉定貢舉就恩出仕初
任南恩司法將之任適廣帥方大琮舉行鄉飲請充大
賓次年再行鄉飲議請大賓以一時齒德無踰應辰者
復傳檄自南恩來行禮再任龍川丞滿歸邑宰揭師愿
亦久俟大賓請應辰行鄉飲於學後改連州推官兼署
會判時綱運積歲額欠官吏每預索於民民甚苦之應
辰在職五年以已俸補宿逋綱運得如故而民不擾連

廣州人物傳卷第九

十 文字數較多

守陳中孚嘉其績申聞於朝改遷通直郎致仕家居作
清講亭延師訓子孫年八十餘卒郡人多以詩哭之遂
覺陳大震有日海濱推老大粹行比珩瑣邑尉黃猶有
日遷屋避嫌明暗漏買田分券便比隣皆紀其實也用廣州志修
郭開字開先番禺人治書三預計偕衰然爲舉首柳南盧
方春柄文衡得其文驚異以爲乾淳而後復見此作登
淳祐甲辰進士第調真陽尉再調鬱林學官擢知高要
縣有政聲秩滿授梅州僉判改秩宰平江尋擢監察御
史知無不言糾正奸邪不避權要其所彈擊公論莫不
快焉初廣州置買銀場本與商舟爲市後從而征之歲

久弊滋吏緣爲奸征及民戶租米民甚苦之又提舉鹽
司以鹽科配民戶價多而鹽少深山窮谷權其害者不
少二事皆害民之尤者間條奏上聞得旨俱罷民以爲
快作感恩齋以報之汀贛壯丁往來潮惠循梅境以販
鬻爲事紹定間公征權激閩合江閩兵乃克靖亂朝旨
免權四川鹽職此之由繼又權之悍民遂相挺爲盜閩
又奏罷之又奏選廉恕以宣德意斥貪繆以幸天下凡
所奏請無非爲國根本慮遠有正言首陳聽言容言之
道以廣上心又言士大夫奔競成習狂躁成性營求騰
引直欲一蹴而造班行至於寬縱盜賊殘暴善良忍使
盜賊感恩而民負怨是忍於負國負民而不忍負盜賊

廣州人物傳卷第九

十一

又言今天下之患莫甚於上下不相應易帥闕拔偏裨
旌死節誠方今急務而應令者率文具緩急恐難倚仗
乞選朝臣出使審核虛實庶幾募兵督餉不敢爲欺時
禁廷臣莫得預知邊事間乃言臣居言責天下事皆當
預聞况邊廷之大者哉於是兵糧實數皆關白諫院間
自官臺諫悉心憂國形神日耗循至病革所言皆軍國
大事不及其私卒年六十六間素清潔家無餘財屬纊
之日幾無以斂上嗟悼之贈恤特厚廣人德之以間與
菊坡文溪合祠久廢今列於仰高祠州南海志廣
州志參修
贊曰士一旦弛其負擔而振纓立天子之廷輔君澤物
惟職之宜顧軒然以射利肥家爲得策謂括囊首鼠爲

間機自顛冥富貴之地無所益於君又獲奪人所有鄉
井嗷嗷且有凌我以生之歎矧能波及於遠也哉平生
所學謂何乃如遺跡焉而棄之噫可恥也已郭問昌言
論論有聞於時而且悉心憂常室以至沒齒可不謂能
輔君矣乎崔李二君解職出鄉人於塗炭間又奏罷
諸橫權匪惟大有造於吾邦而異縣亦得以承其澤也
可不謂能澤物矣乎輔君曰義澤物曰仁既備有之可
不謂能成其身矣乎以今之所謂士者較之詩人之所
謂有覲者也愚嘗聞吾邦舊未始祠鄉賢祠之自崔郭
始嗟乎揭虔於俎豆間者可少知愧矣

廣州人物傳卷第九

三

李用字叔大東莞人少孤事母極孝愛盡禮雖盛暑侍母
側未嘗去巾幘德器凝重造次必以規矩鄙慢之氣不
形也初業科舉及讀周程諸書即棄之杜門潛心理學
非親友婚祭不出如是者將三十年而踐履日益熟士
之從學者館無虛日自號竹隱人因稱曰竹隱先生李
昂英聞其賢就見之與語終日用未嘗有懈容昂英出
語人曰吾今乃見有道君子嘗著論語解究明伊洛奧
旨以邇洙泗之源訓詰明白便於講誦學者傳習之昂
英進其書於朝詔授校書郎用曰著書豈爲干祿計哉
不受而歸又遷承務郎以旌其高安貧樂道無所求於
世其誨生徒貌肅色和聲壑有序人樂從之遊以故多
所造就卒年八十一所著論語解梓行天下廣東提刑

周梅叟後奏於理宗特賜御書竹隱精舍扁成淳中
東提刑錫叔子命祠於邑學用明經講學爲時名儒有
子三人各通一經能世其業長春叟最知名次得朋官
至法曹季松叟有文聲早卒

春叟字子先蚤穎悟邑宰許巨川見而異之勉其遠遊
從師遂講桂陽林思齊陳翊陸鵬升授春秋又以諸經
參訂於公嚴壽虛方春周梅叟諸公如趙順孫陳存虛
鉞呂直之皆其友也寶祐丙辰省試中選以誤寫謹對
黜已未試入選奏號之夕宰相上言西廣有邊擾宜優
省試一名以收人心春叟厄於數竟爲易置廷紳深惜
其才交薦入仕乃授惠州司戶有賢能聲景定間廣東

廣州人物傳卷第九

三

文

提刑楊允恭狀奏曰臣念嶺海之東素號多賢自清獻
公崔與之力辭相任高風逸韻聞者興起比年恬退清
修之士蓋多有之臣得於所聞之真者有迪功郎李春
叟刻苦窮經清嚴自守已兩試南省俱中前列厄於勢
要竟就特奏之選春叟處之怡然無愠問嘗攝職則確
守公廉及其退居則安貧授徒未嘗汲汲於祿仕可謂
經明行修者也乞賜獎拔以厲浮競之俗世道幸甚得
旨除肇慶府司理嘗辯冤獄當路不從卽投告身於庫
請歸事竟得白郡守劉叔子款服尋除德慶教授秩滿
而歸絕意仕進乃上書察院郭開條陳銀場鹽局之不
便於民者語在閩傳暇日著論語書以補先志所未及

廣州人物傳卷第九

古

文

大批多撮晦菴之要語爲之又摘其元敏爲詩使學
者詠諷自得號曰詠歸集家居以經學訓後生嶺海名
士多出其門文風益盛朝廷敬其名除軍器大監辭不
就賜號梅外處士宋末邑人熊飛勸王潰歸駐兵於邑
時邑之士民多逃竄遠鄉者飛揚榜限三日回家否則
發兵戮之春叟號哭諫飛乃止時羣雄四起乘時剽
掠以春叟故多不忍犯邑邑人賴以免患至元丁丑元
兵至廣欲遣兵勦東莞春叟扁舟往謁其帥以死爭一
邑事遂已邑人德之繪像祀於竹隱祠號二先生祠元
初分司李僉事延春叟邑學禮以賓師公暇卽造問政
隱居養高年八十卒諸子多文藝可觀曰同文者嘗著
易說爲邑令掾初春叟之衛鄉里也邑人同時有功者
有趙必瓌翟龔張元吉登辰之屬
趙必瓌者咸淳元年進士父崇油同科時稱喬梓聯輝
廣士未始有也必瓌初任高要簿尉郡檄署四會縣事
有異政民爲之立生祠再任高康丞惠州守文壁辟爲
郡從事丞相天祥壁之兄也集兵勤王必瓌往謁相與
論時事必瓌慨泣下天祥重之後察壁無堅守意卽
歸適熊飛駐兵於邑欲盡括稅戶財穀以充軍需人情
恟恟必瓌恐爲變請於飛願以已貲錢三千緡米五百
石以贖供餉使減稅戶需擾飛從之卽委必瓌董其事
必瓌隨其家各寬征之人感其義

翟兪以文章知名景定二年以書經領鄉薦咸淳二年再舉都魁宋季爲邑主簿時值亂離與邑尉張元吉協力安輯邑賴以完世靖後建樓貯書以延文學士名曰聚秀書院學者稱遜菴先生其先世有翟卷石者任瀧水簿亦以行誼稱於時云

張元吉者系出張九阜之後曾祖淑有爲行家邇城市然足跡未嘗造公府夜出聞窮餒歎息聲卽委金戶下而去不使之知父光濟濟真進士元吉當宋末爲邑尉元既降德祐帝使招討使黃世雄梁雄飛入廣邑丞呂立遣元吉以全邑戶計入廣歸附世雄委元吉攝尉既而宋制置使趙潛舉義元吉卽從之潛使之同熊飛揖

廣州人物傳卷第九

吉

文字數限字

禦南雄飛戰死於韶元吉歸仍攝尉後元張宏範率兵自惠將至邑人驚遁元吉使其弟登辰罄家貲賂之元兵由是不犯邑境登辰善屬文有器識舉咸淳癸酉鄉貢試南省歸慨然語人曰權臣酬拳湖山昏蔽主聽襄樊受兵六年乞援不報方且歌舞太平粉飾文治時事可知已說邑宰爲保障計及張宏範兵至哨騎往來邑民奔竄登辰毅然請行齋白金千兩晝伏夜行抵惠州行營請紆邑難宏範喜送戒兵無得犯東莞邑人德之後登辰攝縣丞時帥府欲增東莞稅額登辰力爭得免入元邑稅得仍舊規登辰之力也登辰子惟寅亦力學有才與元初因南漢媚川都之舊役民採珠不勝其害

惟寅上採珠不便狀竟得罷採邑民至今德之元吉登辰死時邑民大作繙黃以報德李春叟爲詩慟哭之云

用廣州志與川文集參修

贊曰宋世理學大明元祐間梁觀國以崇正嫉邪爲古廣倡蓋開周程之風而興起者也南渡後簡克已聞南軒之道於湖湘中至其末也李用復以道學鳴而廣之人士賴以啟迪儒風大張而不墜其數君子之功歟春叟克承先志理窟與有明焉採邑子雖趙張諸人應和如響謂非春叟有以首之不可也易之蠱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其李用也大春秋傳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春叟其免矣夫

廣州人物傳卷第九

六

文字數限字

李肖龍字叔膺增城人天資幼悟未弱冠爲經義文辭迥出儔輩同舍者皆遜之父光發嘗歎曰吾白首場屋晚科入仕非吾志也汝其勉之以光吾門益淬礪力學遂登辛未進士第初調贛州司戶舊入稅糧多私其贏餘肖龍一無所受郡守敬其清白尋改循州興寧簿攝長樂縣事邑多大戶凌小民以取富肖龍至首重其罰立剛保之法使鄉隅各自爲兵人皆相識無敢爲盜者又禁邪巫正婚娶勸學校課農桑一境安之後除太社司令累遷朝請大夫至元中爲增江提學時經兵燹後學宮鞠爲榛莽增城民鄭聰老富而好施肖龍以義說之聰老竟讓其宅爲學初聰老家居宏麗肖龍刻聖賢木

主列祀於其家聰老因別徒而讓焉人兩賢之後又捐
貲立鄉賢祠祠古成之而下僕舍以次而舉茲誦藹然
矣暇日編輯崔清獻公言行錄以傳其言曰公以嶺海
間氣爲聖代偉人出仕也得尹之任應物也得惠之和
遊世也得夷之清仕速各當其可其庶幾於聖之時乎
論者不以爲過性剛急管製凌牌繫於財爲銘以自戒
曰怒如炎火焚燎自傷觸來勿競事過清涼蓋有得於
古人韋弦之義云用廣州志修

陳庚字南金東莞人父益新博通羣書尤達性理之學補
貢不就遂隱居東湖之上邑人尊之曰東湖先生庚其
長子也以書經擢咸淳甲子鄉貢進士南省罷歸無復

廣州人物傳卷九

七

求仕志日肆力古文詩律中明暢沉蔚有歐會風經畧
劉質奇庚才辟置之幕府無何以世亂歸廣隱居東湖
家塾研心道德性命之學學者多師之邑人亦尊之曰
月橋先生邑宰嘗延以爲儒師造門問政嘗修實安志
人咸稱其有史才年七十九卒郭應木表其墓曰生爲
一邑之儒宗沒爲一鄉之善士可謂有德君子矣弟紀
字景元以周禮領咸淳九年鄉薦宋季與庚皆退隱於
家以賦詠自娛尤工小詞有周伯成康伯可風韻有越
吟斐稱傳於時號淡軒先生用廣州志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九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

香山 黃佐 才伯撰

宋經畧安撫使張公鎮孫

宋知州陳公大震

宋兵部尙書王公道夫

元登洲先生區公道

元南恩州教授羅公蒙正

元象山先生張公協

張鎮孫字鼎卿南海人少攻苦讀書以博學強記聞治易
直郡庠有司試其文異之咸淳辛未舉進士廷對爲天
下第一先是童謠曰河南人見面廣州狀元見河南謂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

一

州前大江所面鄉落也有司因構見面亭以踈之文溪
李昂英未達時讀書海珠以大魁自期嘗與同志數人
結龍頭會有夢射長弓射江江爲竭者昂英占之曰應
是讖者其張氏子乎鎮孫時方弱齡謂同舍生曰安知
非僕聞者姍笑之至是果爲狀元其年大江忽竭往來
相通企望能辨肩日人始悟所謂見面之說其所對制
策曰臣對臣聞帝王之治天下自積一念之仁始帝王
之仁天下自積一念之敬始仁之爲道大矣非敬無以
行之惟無一念而非仁則有以充其用之大惟無一念
而不敬則有以極其體之全故必混融乎方寸之微而
後充周乎民物之眾持守於隱微之地而後顯行於運

用之天究諸其端亦在乎積之而已嘗觀之天以一元
運行無開容息元而亨亨此元也亨而利利此元也利
而正正此元也正下起元而生理又續之於無窮萬物
之困於其開其生亦無窮也使天之生理有一息之開
斷則非所謂盛德萬物之生意有一毫之闕則非所
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惟積故能日新富有之謂大業
惟積故能富有顯仁藏用夫豈一日二日之故哉其所
積者漸也故仁者造化生物之心帝王得之以爲心上
天生物之仁猶以積而成帝王愛民之仁豈有不積而
成乎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積此健所以爲
天帝王積此不息所以爲帝王惟帝王之敬與天同運

廣州人物傳卷第廿

文子敬撰

茲帝王之仁所以與天同流也歟臣恭惟皇帝陛下自
天生德體元長人臨政願治八年于茲固宜薄海內外
無一之不被吾仁矣然猶慮夫澤不下流治未見效策
臣等于廷詢實惠以及民蓋欲充此仁以極其用之大
也臣愚以爲充其大用非難而極其全體爲難謹擬聖
問中治生乎積一語紬繹以對惟陛下幸垂聽焉蓋天
體物而不遺仁體事而無不在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
一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無一之不敬也惻隱仁之端積一念之惻隱則仁不可
勝用博愛仁之事積一念之博愛則仁不可終窮仁不
止於公也積之無不公則仁在是矣仁不止於恕也積

之無不想則仁莫近焉由一念之仁積之皆可極其用
之大夫仁之全體非積其一念之敬未易全也何者仁
者心德之渾全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累於人欲而敬
也者所以克去人欲而全其天理也堯舜性之固無待
於積而危微精一猶致謹焉此堯之欽舜之恭所以爲
盛帝也湯武身之則有待於積矣故不邇聲色不殖貨
利敬以勝意義以勝欲必致戒焉此湯之敬武之敬
用所以爲令王也故必有堯舜性之之仁而後有時雍
不犯之仁必有湯武身之之仁而後有子惠安民之仁
孰謂積一念之仁不自積一念之敬始乎洪惟國朝以
仁立國蓋自藝祖皇帝陳橋驛一誓紫雲樓一語對越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

文子敬撰

天地遠韋帝王社稷靈長終將賴之此仁之積可謂厚
矣陛下緝熙有暇嘗論臣鄰曰藝祖勦業垂統皆自不
嗜殺人一念基之大哉王言真足以知立國之本矣抑
亦知藝祖立心之本乎乘快指麾終日不樂且有爲天
子易邪之語戰戰兢兢如對日星如警雷霆積此敬心
以立其體故能積此仁心以達諸用凡其不嗜殺人一
念皆敬心積而大之也至我仁宗撫熙洽之運此仁之
積愈深愈厚范祖禹所謂愛人卹物之心上極于天下
達于地內則諸夏外則夷狄山川鬼神草木無不及者
蓋至論也而仁宗所以積是仁者則有由矣毓德儲宮
不妄言笑此一敬也臨朝端莊具有聖度此一敬也朝

夕奉先未嘗敢怠此一敬也至忱所感以致天應亦此一敬也四十二年之間始終積此敬故四十二年之間始終積此仁體全而用大非有所積易由登茲越我理考儷美仁宗臣觀御製仁厚論有以見先帝積仁之大用又嘗拜觀思無邪毋不敬二銘有以見先帝積仁之全體四十一年之積功深力到恩厚澤溥博無窮施罔極本一毋不敬之心充積之耳陛下紹休聖緒親得心傳適月正元日虛仁心仁開隔而不通則拳拳乎戒貪虹流瑞且暴殄庖廚實所不忍則拳拳乎戒殺即此一念已足以追配三聖之仁矣夫賢才所以輔吾仁也召而未至求而未獲仁幾於墜吏治所以宜吾仁也訓而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

四

文字數限室

未孚戒而未革仁幾於閒牧守非不選也而厚生之仁未溥貢獻非不卻也而益下之仁未周發羨原獨田租而吏或得以梗吾仁器積負損賦額而下未得以沾吾仁豈仁之用未能積而大之邪毋亦仁之體未能積而全之也夫仁之用不難積也積之一日則有一日之仁積之一歲則有一歲之仁日復日歲復歲積水以成淵積土以成山愈浚則愈深愈培則愈高何患其用之不

勿參以三否乎亦嘗在官如在廟使民如承祭否乎孔子告子張以爲仁必先以恭告樊遲以爲仁必以恭敬至於告顏淵以天下歸仁之目必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皆主敬之謂也是雖聖賢講學之要而帝王行仁之體實不外此臣願陛下以先帝毋不敬之心爲心嘗有以積其敬復以先帝仁厚之心爲心益有以積其仁而仁之全體大用上足以積其祖仁宗一脈相傳之仁聖問所及特仁之餘用耳臣謹昧死上愚對臣伏讀聖策曰厥初顛穹實生兆民孰總其羣乃作之君孰勵其迷乃作之師君之治之師之教之禮樂刑政之所由生與有天下國家者壹是以元元爲命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

五

文字數限室

版凡議論所講明政事所設施罔匪爲邦本計夷攷載籍率與天並言之明威視聽皆自我民其不可輕者固如此歟臣有以仰見陛下念天爲民而立君體天以子民欲其仁之如天也臣聞乾坤天地之初屯蒙人物之初民之初生也草木榛榛鹿豕狂狂不能不資之養也必需之飲食自其資於養也爪剛者搏力強者奪小者以訟大者以師紛然而莫之統一一有聰明聖知者生乎其閒則天必命之爲億兆之君師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此天下所以比而歸於一人而禮樂刑政所由生也禮以明其分樂以宣其情刑以防其奸政以齊其俗皆所以仁之也故天下國家以

民爲命脈聖人以仁而壽斯民之命脈一都俞吁咈之間講明此仁也一紀綱法度之立設施此仁也天佑下民作之君師苟不能推廣一念之仁使斯世斯民咸圍生之中寧不有負於君師之初意哉古昔聖人所以惕然加敬畏之心而以下民爲微賤而忽之敬天命也粵稽載籍言明畏必曰自民言視聽必曰自民言天畏某忱必曰民情可見言來紹上帝必曰畏于民若良以民心之所歸仰天命之所佑民祇之可畏即天顯之可惠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惠民所以奉天也惟天生民惟聰明時又聰明時又乃所以奉天也故堯不畏洪水而畏昏墊之未安舜不畏烈風雷雨而畏烝民之未粒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

六

文字敬慎堂

早非湯之畏而慄慄之忱惟恐塗炭之未拯大風非成王之畏而祇勤之心惟恐蠢動之弗寧惟其敬心無日而不存所以仁心無往而不周而臣願陛下積一念之敬而無或懈弛則能積一念之仁而無不洽浹矣臣伏讀聖策曰三聖傳心之要不越乎執中數語斯蓋萬世君師之大綱領究其指歸則曰非后何戴非眾罔守然則一中之妙用罔所以爲維持罔結之道歟道之出有原道之傳有統前聖後聖同一揆歟臣有以見陛下慕三聖之傳心本一道之無開欲其仁之如古也臣聞道之本原出于天聖人之心仰天也堯之命舜自執中之外無他說舜之命禹益以三言而且拳拳曰眾非元后

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其憂之益深其言之益切矣蓋中卽仁之體而惟精惟一所以全是仁也先儒胡宏曰中者性之道仁者心之道惟仁者惟能盡性豈有二道哉堯得是道故凡釐百工熙庶績光四表和萬邦無非此仁舜得是道故凡徵五典穆四門命九官咨十二牧無非此仁禹得是道故凡六府孔修三事允治萬世永賴其功無非此仁聖人所以維持罔結斯民之心豈它有操制之術哉仁之感民者無窮而民之戴其仁者亦無窮書之所謂守邦卽易之所謂守位也道統之傳本無絕續世變所趨自有淳漓統一聖真武帝非有志於道之君子外施之政終莫揜其多欲遠輩堯舜太宗非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

七

文字敬慎堂

悅慕於道之主乎勤行之功卒稅駕於末年此無它敬心不存故人慾足以害天理而已臣願陛下積一念之敬使道心不汨於人心則能積一念之仁而與堯舜同符矣臣伏讀聖策曰我國家誕受天命以奄有九有列聖代光紹明大保人斯無疆肆我先皇帝迪畏天顯懷保小民四十一年躋敬履仁用能延洪基緒式克至于今日蓋其精神心術之妙融會於六經之奧要語一書口傳面命其示軌範者在是朕祇通猷訓行其所知臣有以仰見陛下得先帝之心傳欲天下之仁遂也臣切謂三代以來未有如我宋之仁藝祖仁之元也仁宗仁之亨也我理宗仁之利而正也青陽開動品物發生其

元之時乎汎掃五季衰陋之宇宙撫摩五季瘡痍之蒸
黎時則有以開天運之元朱明假大萬有茂長其亨之
時乎培植豐芑之深根滋衍蓂蕭之厚澤時則有以暢
天運之亨至于萬寶告成庶物就實是利而正之時也
人知先帝所以博仁之用者一利澤之心孰知先帝所
以充仁之體者一正罔之心乎先帝之心惟純乎敬也
故尚賢則始終尚賢不以不自參之布治則始終布治
不以貪黷累之生欲其厚則常存愛人之心下欲其益
則常持節用之心荒政當行田租當減則此心無少怠
宿通當貸課額當省則此心常如初凡其所以持敬者
不特一思無邪毋不敬之銘而已四十八箴之首揭以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

木

文字版

敬天命又撫六經之言天者編而圖之曰敬天圖易之
跋曰人君動靜語默政化云爲無非一乾先帝之心即
乾也書之跋曰人君深知天命之靡常如能疾敬厥德
則可以祈天永命先帝之心即天也上帝臨汝毋二爾
心見於詩之跋則此心無時不在帝左右忱之不可掉
忱之毋自欺見於記之跋則此心無時不閑邪存忱至
於周官之法則則不徒事文物典章之飾春秋之災異
則不徒諉列國證應之言敬之所積如此其至以其躋
敬之心而爲履仁之心以其迪畏天顯之心而爲懷保
小民之心仁固自敬中來也精神心術之妙上紹五三
之傳審探六經之奧而要語一書所以口傳面命於陛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

九

文字版

下者真堯舜禹之相授受也陛下忱能端居而念潔心
以思玩味以紉繹則知書之堯典曰欽易之乾曰忱詩
之蔽曰思無邪記之首曰毋不敬周禮之列名度數非
繁文春秋之筆削褒貶非紀事其要旨所在豈與敬天
圖跋同一關鍵臣願陛下於此而行其所知則敬非虛
文而仁皆實惠矣臣伏讀聖策曰召故老求賢才以尚
賢也然召未能至求未盡獲何以致信順之助臣有以
見陛下慮仁之不能偏愛而急親賢之爲務也臣聞鳥
鳶之巢不毀而後鳳凰至鳴鶴之賢不見用則仲尼臨
河而返賢者之去就蓋有所覘也陛下自踐祚以來弓
旌四出葑菲不遺臺萊皆在位之賢薰蕕無共器之害
氣類可謂翕合矣王春之始都俞慶會當泰道之既長
思賢才之是求渙頒一札趣召二老真情實意懇惻至
到而考槃在澗生芻空谷猶未肯幡然而起者何耶意
者進而在列者弗獲以容其用故退而在野者寧甘於
藏其用邪切怪紫囊獻替或禁蘭之莫畱白簡繩愆或
車輪之難止沽激者敢於好名則雖不沽激者豈敢不
卷舌才高者敢於任氣則雖不任氣者豈敢不藉光夫
人才之在天下當涵養以冀其成不當摧沮以速其敗
當取其長而棄其短不當責其備而求其全先帝詔曰
朕以禮義遇士大夫以仁厚培養人才畦積器使區區
惟恐弗逮其急於親賢如此臣願陛下積一念之敬篤

信君子勿有一毫厭薄之心。雷意人才每爲元濤培養之計則養賢及民仁之所施者博矣。易之所謂信順尚賢而獲天人之佑助者不在茲乎。臣伏讀聖策曰訓守牧戒貪殘以布治也。然訓未必卒戒未必革何以新治象之觀臣有以見陛下慮仁不能以自達必飭吏以興治也。臣聞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捨大惡而謫小過張網爲之理輪不行吏習之姦惡蓋必有所倣也。陛下申飭守令加惠元元字民牧民有訓有銘固宜令百里者皆撫字其人守千里者皆養育其人往者王春之始渙頒奎畫猶慮貪殘之相尙而責監司郡守不先撫實求士將以花慝之罪罪之夫監司者一路之綱郡守者一郡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

十

文字狀

之綱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有褻惟糾惡之風則受財之吏自去有懸魚在庭之清則獻餽之丞自慙今任按察之寄者或乏直清之譽居方伯之任者鮮聞廉介之稱源則濁矣何以責流之清甚而薦剡則立定直辟剡則責厚報嫉廉者之不附已則劾而去之喜貪者之能奉己則舉而進之求其不花慝不可得也始於小大之相尙成於上下之相蒙小吏之貪以錙銖大吏之貪以鈞石小吏之貪特穿箭之智大吏之貪乃囊橐之藏陛下雖有仁心仁聞誰與達哉先帝戒貪之詔曰監司郡守固望其奉法循理正已帥下今若此復何賴焉其嚴於傍吏如此臣願陛下積一念之敬勸獎大吏以爲小吏

之倡禁戢大吏以爲小吏之懲則吏稱民安仁之所及者遠矣禮之所謂布治于邦國都鄙而親萬民之觀聽者不在茲乎。臣伏讀聖策曰求牧與務當謹也。既不用蠲賦每選用賢良宜有厚生之政而未見田里之無愁歎臣有以仰見陛下謹選循吏欲以厚生之政仁斯民也。臣謂欲厚民生當先戢吏先王爲民設官有官則有吏府史胥徒庶人之在官者奉行文書奔走力役而已後世始有所謂輕黠吏有所謂豪惡吏有所謂深刻吏尹賞王溫舒之徒猶能擒制而用之未有若今日官弱吏強也。蓋居官者遞遷而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惜於法而爲吏者舞文法謬者仰吏懦者畏吏貪者資吏酷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

十

文字狀

者任吏吏曰可則可吏曰否則否據案占位書紙惟謹此官所以反聽命於吏也是以政以賄成獄惟貨有雖有循良之吏果能以身任芻牧之寄乎陛下用諫臣之言汰去冗吏爲蠹國慮也蓋亦爲蠹民慮乎先帝御筆戒飭守臣毋縱吏奸爲平民害正慮此也陛下體書之正德厚生而以敬心行之則循良用而姦黠屏田里無愁嘆之聲而仁聲洋溢矣。臣伏讀聖策曰竭澤而漁不忍也。既力御貢奉且禁獻羨餘宜有益下之說而尙聞郡國之有征斂臣有以仰見陛下嚴止征斂欲以益下之說仁斯民也。臣謂欲知益下莫先損上國家取民之法纖悉不遺昔以暴賦橫徵爲非猶知賦斂之名今直

取之而已昔以收大半之賦爲非尙有其半也今直盡之而已府庫金帛皆生民膏血郡邑官吏鞭撻丁壯繫累老稚銖銖寸寸以誅求之以輸于督庠陛下不可得而見也南畝之民魚而塗足終歲勤動而不厭糠粃陛下不可得而見也徒吏坐門叫囂嗷矣吾民代桑棗鬻妻子以飽之愁歎之聲滅道陛下不可得而聞也思復損上以益下得乎陛下自初即位止貢奉卻羨餘天下咸知陛下之仁無土木營繕之侈無匪頒賜與之需天下咸知陛下之儉日積月累固宜邦計裕而民力寬臣來自遠方側聞奉宸之儲餅罄大農之積子虛是果何爲而然耶危不盈者漏在下木不茂者滋在內韓琦論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

文字

減省浮費自官掖始宋祁論三冗三費終之曰人不率則不從衣服膠膳無益舊規請自乘輿始珠玉錦繡不得浮費請自後官始先帝因經筵講易豐卦有曰豐亨盛大之時人主之侈心易生不可不戒慮此也陛下體易之損上益下而以敬心行之則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郡國無征歛之政而仁政行矣臣伏讀聖策曰義廩之發將以賑饑而侵牟或不免田租之蠲本以寬賦而苛取或如故至若諸諸州之積負損版曹之故額俾紓急絕之極深寓省費之實而民未有慳志勢若中隔不下流恩思之迄未得其說臣有以仰見陛下軫憂民莫欲無一事之不本於仁無一夫之不被其澤也臣切以爲

義廩之發田租之蠲欲公其利則臣前所言欲厚民生莫先戢吏其說粗可得行積負之器故額之損欲去其害則臣前所言欲知益下莫先損上其說粗可用請終言之自去歲旱澇相仍民已告歉今春常寒爲咎陰雨彌旬穀再種而不入麥雖秀而不堅糠粃既盡惟草根木葉是食民不聊生甚矣朝廷錫租發廩正欲民拜一飽之賜然常平之積平時侵牟移易以虛相付受至是則乘時消豁者有之矣幸而有積則借補欠之說而官吏瓜分其錢者有之矣甚而坐視流弊不肯發廩並緣支撥檢其實盜吏則肥矣如民何田賦之納郡邑預借或二三年至是則文具應詔者有之矣幸而富州大邑未至預借則以畸零富放而欺誑小民者有之矣甚而包放重催虛破補解盜竊府庫欺弄簿書吏則豐矣如民何此臣所謂莫先戢吏是也諸州積負當豁則豁仁也上供之數或不足以供調度之需能保版曹之不割刷乎冗費未節而先積負之器是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版曹故額當損則損仁也破分未除或足以貽異時之害能保州縣之不橫取乎浮費未省而先賦額之損是不節其流而窒其源也此臣所謂莫先損上是也先帝御筆令諸州建平糶倉必命監司嚴督守臣使小民無艱食之患至錫放水旱田租必戒守令奉行以實常賦取贏於額外徹租或見於重催必一一申徹之陛下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

文字

倘能以敬行之則約已裕人踐貪惠下仁意充塞乎宇宙矣臣伏讀聖策曰意奉憲者導之未明歟豈吏罕廉平治道衰歟將治生乎積非可速成歟抑習鋼於玩未易遽革歟朕寅念先帝貽謀常恐差之重爲之惕然也臣有以仰見陛下歎仁道之難盡思所以光紹先烈也臣於陛下治生乎積非可速成一語願益加聖心焉蓋積之說有二有積習之積有積累之積人心久玩吏治久鬱令之而不從懲之而不改此積習之積仁之盛也力行不息持敬不怠有悠久無間斷有緝熙無作輟此積累之積仁之基也陛下忱能體之於心行之於身不以未治而自止不以小康而自務不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不以小過爲無傷而弗改不以災異爲適然而有忽心不以祥瑞爲美觀而有德色一敬之積愈積而愈厚則先帝貽謀數世之仁又自陛下益迓績於萬世矣彼奉憲者未明訓導爲吏者未底廉平特積習所致爾一整飭間氣象改觀日變月化人心之積習豈不自聖心積累之功有以感之歟臣竊觀聖心或者未能積其敬也夫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思慮未萌知覺不昧則靜而有以養此心事物既接品節不差則動而有以養此敬今也恐懼於旱澇常寒之警固知敬矣悅懌於瑞芝之觀何所積之未純邪齊莊於圭璧薦享之時固知敬矣轉移於霞光迎導之際何所積之有開邪先帝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

古

文字數

毋不敬之心恐不如是也臣願陛下加積累之勤以充此仁之體而極其全博此仁之用而極其大則治雖未可以速成亦未有積而不成者也陛下謙虛逮下所以策臣者亦以勤矣區區愚忠亦已歷陳熟敬於前矣至終復策之曰子大夫博古通今夙抱經濟之藎其據經以對毋有所隱朕將親覽焉臣益見陛下好問之忱有加無已必期臣子之盡言也臣束髮讀書粗知有犯無隱之義幸逢明盛之朝陛下詔之以毋隱臣而有隱是負其所學矣輒於聖問之終所謂習鋼於玩者條其玩之說蓋去人心之玩自去君心之玩始一曰人言不可玩蘇軾對策曰天下無事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多事公卿之言重於泰山夫天下豈無可言之事而亦有可言之階視之爲重雖輕亦重視之爲輕雖重亦輕重則敬心生輕則玩心生矣當安平無事之時猶不可以玩心視之今何如時哉水旱盜賊之奏日陳于前無逸酒誥之書日誦于左露囊霜簡言言藥石月課風聞事無不規非無敢言之人也陛下虛心訪問和顏容納必精思諦聽而審其可否則言之善者用矣二曰天變不可玩范祖禹奏疏曰聖人無一日而不事天天無一日而不佑聖人所謂無一日而不事天以其敬心而事之也天亦無一日而不佑聖人者以其無玩心而佑之也事天之敬有時而間斷則天必出災異以警其玩心也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

古

文字數

必矣人君知其然故夙夜自儆以畏天之威左右如在以敬天之怒猶懼獲咎而况敢逸豫乎哉今日食于春王三朝水災于江浙兩淮玉燭未調而乖氣致異天心之仁愛端可識也陛下側身修行戰兢自持以我之天會乎天之天則災異之來可弭矣三曰虜情不可玩夫夷狄之不仁也猶豺狼而其惡鴟梟不若也張未有言曰鴟梟不鳴謂之孔鸞見其不噪待以犬馬斯亦過矣今之夷狄何如哉和好之使雖來而驕黠之情亘測境土之界日蹙而溪壑之欲難盈此正嗚嗚迫人之秋也陛下思祖宗之天下尺寸不可以與人豈女真之世仇覆轍不可以再蹈兢兢業業如大敵在前兵甲相接而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

去

文

罔或怠忘焉臣見廊廟之籌策為謀既臧樽俎之折衝其勇自倍不然日愒歲玩遺患將深雖有孫吳無所用之此尤國家之遠慮古今之通患也陛下於此尤加之意而去其積玩之心則恢復之期有日矣夫積習之積不可有積累之積不可無仁心之不能積而大之者何也以其積敬之功未至也敬心之不能積而全之者又何也以其積玩之心未除也忱能去其積玩之心而為積敬之心勉積敬之心而為積仁之心天下尙安有不被吾仁者哉臣一介草茅不識忌諱馨竭忱懼冒進狂謬惟陛下裁赦臣謹對時度宗南意機祥所言觀瑞芝迎霞光實事也皆人所難言臚唱日天陰晦大雨如注

識者以為非文明之兆舊制狀元宣拜後中官催索謝恩詩宮女倚機以俟詩成即繙諸錦以進鎮孫素不工詩是日運毫如飛人謂名成才湧丞相賈似道欲市恩乃曰子乃似道啓上所擢也省試當作元惜相遇晚耳鎮孫不謝例使判局取資錢又寡取之人服其不阿除祕書監正字遷校書郎尋通判婺州迎養其父母德祐元年元兵至于時國事日非百官奔散鎮孫遂棄城奉二親歸廣慶章劾其開兵逃遁詔罷鎮孫職二年宰執吳堅賈餘慶家鉉翁等以皇太后命舉國以降敵立益王是為端宗皇帝航海幸閩廣開廣州海上潰軍奉鎮孫為帥鎮孫與都統凌震結集行伍分東西二路普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

去

文

圖恢復景炎元年十二月帝舟次于惠州之甲子門詔以鎮孫為龍圖閣待制廣東制置使兼經略安撫使委以軍士將校盧震權舉暴橫鎮孫數其罪戮之以示眾由是將士用命兵威稍振元酋帥呂師夔張榮實已入廣州聞鎮孫至以軍餉不繼退走使其將梁雄飛守之二年四月帝舟次于廣之官富場鎮孫復廣州逐元梁雄飛雄飛等走韶州有詔褒賞親知多以厚賀鎮孫有憂色皆不裁答十一月元酋石永塔出會師慶復入合攻廣州鎮孫欲為守禦計而力不支城陷明年二月師夔退師以鎮孫歸于燕鎮孫遂道死于大庾嶺人皆謂其死之不早決也文天祥作詩悼之時陳仲微者紀海

上事書鎮孫死節又董師謙亦云鎮孫死雖惜無有表
白之者天順中翰林學士黃諫乃曰賈餘慶家鉉翁輩
奉璽納降卒於燕京史既特書之至有書不食死者文
山至燕越三載始成其志使鎮孫不死又未如其所處
何如也史特書塔出圍廣州制置使張鎮孫以城降而
不書道死梅嶺事夫既降矣必獲偷生既北去矣必冀
見用而死梅嶺必其憂憤之不已或絕食成疾不可知
云用廣州志張氏世譜參修

陳大震字希聲番禺人寶祐癸丑進士釋褐爲博羅主簿
陞循州長樂令以文辭敏捷政事寬厚稱轉浙州廣濟
令以平盜功改奉議郎黎靜江帥府咸淳七年權知雷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

州慮西湖久或湮廢乃大築堤岸建平湖書院以祀寇
準二蘇造石井欄以護井之當道者泉得不竭民德之
有婦人與夫殺養母以賊訴者大震怪其詞色密遣察
之果非盜一問具服州人以爲神在郡二年判語數百
人刻之號蓬翁山判轉朝奉大夫以倅陞守全州元兵
至番禺城存亡而力不支遂歸番禺自劾罷宋帝人廣
召爲尙書吏部侍郎不就至元辛巳有詔甄錄舊臣宣
授司農卿廣東儒學提舉避貫請閑居從之居嘗深衣
廣袖自號蓬覺先生立靈位以待死日與常所往來者
飲酒賦詩曰吾可以下見穆陵矣卒年八十大震性剛
正平生未嘗戲言御子孫嚴而有禮不冠不見性樂山

林附郭有亭榭數所皆樸陋僅庇風雨天色晴美則簾
輿徧賞好事者多從之遊雖老讀書不釋卷爲文章典
雅有法度郡有大著述必以屬之文集數十卷今不存

用陳氏家集雷州志參修

王道夫番禺人少從陳大震游苦志力學登陳文龍榜進
士咸淳中仕連山尉有保民賊寇功度宗寵以御札兼
有金注碗盤之賜由是以才畧知名張鎮孫敗後凌震
得脫收集散亡得數千人倚文天祥諸軍爲聲援時大
震暨道夫皆家居端宗召大震爲尙書吏部侍郎道夫
權兵部侍郎兼轉運州官大震固辭不就道夫拜命與
凌震各將兵相爲掎角景炎二年三月文天祥復惠州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

道夫與震謀曰文公旣克復疆土吾等乘此聲勢可大
舉成功事幾不可失也震從之時呂師夔退兵與道夫
帥師擣其虛遂復廣州城詔復諭之有敬於事上忠於
謀國緬惟純誠深用咨歎之獎以震爲廣東制置使道
夫真拜兵部侍郎廣東轉運使是年四月端宗崩衛王
卽位改元祥興加道夫學士兼兵部尙書十月元將李
恆襲廣州力戰不利閏十一月庚戌道夫遁壬戌震遁
癸亥元人復陷廣州獲船三百艘禽將吏宋邁以下二
百人以去於是二人會兵圖再舉十二月壬午道夫引
兵先往取廣州與李恆兵戰大敗爲元人所執凌震繼
至亦敗退戰于城東菱塘又敗明年二月李恆與張宏

範合攻厓山震解甲降宋亡之後道夫不知所終

州志

區適字正叔南海人幼爽邁能文辭於經史皆通大義及

長重厚寡言笑以博學多聞稱里人慕之多造門求講

解從之遊者數百人所居地舊名鮑洲而適號登洲鄉

間稱為登洲先生因更其地為登洲鄉適父璵字良玉

仕宋為德慶參軍居官廉介有聲從父璵能官至朝散

郎世食宋祿適以宦家子抱道不仕或勸之竟官適曰

吾南人操南音安能與達魯花赤相俯仰邪時元制漢

人南人不得為正印官所謂達魯花赤者則其蒙古種

類也語言不通至有因之成隙者故適及之家素饒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

字

文字

于財嘗遇歲大饑出粟四千餘石為粥以飼貧民鄉里

皆感其德優游里閭嘉適終身元末兵革倣擾羣盜過

其墓相戒曰勿犯此吾施粥主人也有詩文若干卷京

口劉與子序之曰翁德人也予始以文士目之不亦淺

歟又曰扶胥之南越臺之下寧復有斯人哉故老相傳

今訓蒙三字經適所撰也文殊馴雅童子多習誦之與

周興嗣千文並行云同邑有何子達者尚志讀書宋末

隱遁山林閒號柏堂元初以明經舉嘉然不出年百有

一歲又增城有葉野舟者亦宋元閒隱君子也有所著

四書缺疑藏于家嗚呼元之據有華夏也嘗廁吾儒於

倡丐閒矣有志之士其肯仕之哉仕於其時皆當已而

不已者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吾於區適子有感焉

州志

羅蒙正字希呂其先廬陵人父稽叔游學新會遂家焉蒙

正資稟秀拔勤學強記諸史百家無不成誦甫弱冠聞

肇慶羅斗明工詩往拜之斗明嘉其誠又同族譜悉以

詩法授之一載而歸大有詩名縣尹沈壽創古岡書院

禮蒙正於師席一時學者聞風雲集未幾領湖廣省檄

為高州文學秩滿歸仍授徒于書院至正丁亥赴省試

遇開武功銓人或勸其借註巡檢不屑就以詩答之云

儒冠不是將軍具只作當年措大看既不快心志落落

遺元季亂避地郡城館於憲吏趙式家式薦于司授南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

主

文字

恩州教授時州判吳元良亦文士也素慕蒙正名一見

歎如平生元良有志併合羣醜據有一方欲用蒙正為

幕賓以贊厥猷蒙正議其志力辭不就後因病以詩謝

云願賜一屨閑養病簡編燈火伴青衿未幾卒元良禮

葬之有詩集數卷傳于鄉

用廣州志新會志卷修

張搗字彥謙新會人蒙正門弟子也幼嗜學性敏強記年

十八賦崖門懷古詩蒙正器之惜其相從之晚也洪武

初以足疾不能行益留心經籍知縣謝景陽為構書堂

于象山之麓俾邑人往從受業扁其軒曰養拙晚年自

號病叟人咸以象山先生稱之其學以明理為要詩文

以典雅為本不事巧琢其弟子不拘學之淺深皆能識

其大要不問可知其為先生徒也用廣州志新會志參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

文字敬謹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一

香山黃佐才伯撰

東莞伯何公真

都轉運使劉公德

知縣簡公祖英

吏部尚書張公度

試工部尚書麥公志德

戶部侍郎黎公光

參政彭公通

何真字邦佐東莞之員岡人少英偉好書劍元至正中仕

為河源務副使淡水鹽場管勾時中原兵起嶺海騷動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一

文字敬謹

棄官歸鄉里慨然以生民為念邑民王成陳仲玉構亂

真請於行省舉義兵除之無何惠州人王仲剛與叛將

黃常據惠貪暴肆欲民不堪命眾慕真義迎以守惠遂

解惠州之困逐常戮仲剛併有惠循二州行省論功授

惠州府判尋遷惠陽路同知廣東都元帥歲癸卯南海

三山民邵宗愚陷廣州守將何深死之大肆焚掠真聞

之率眾復其城號令明肅廣人大悅擢廣東分省參政

進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階資善大夫分省治廣東

迪以從征功擢中奉大夫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兼僉

樞密院事遂推恩二代祖發藻贈中奉大夫廣東道宣

慰使都元帥護軍追封廬江郡公父叔賢贈資善大夫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廬江郡公祖妣
鄒氏母葉氏皆廬江郡夫人未幾合江西福建爲一省
改拜資德大夫江西福建行中書省左丞仍治廣州乙
巳九月宗恩挾廉訪副使廣寧等叛圍廣真禦之踰十
月部將與賊通絕糧道真出遊城陷丁未五月真帥惠
州部曲至廣民響應復克之宗恩逃走誘右丞鐵里迷
失以歸明年制授真榮祿大夫日左丞遷右丞洪武元
年二月壬寅朔太祖命廖永忠爲征南將軍率舟師取
廣東時永忠在福州卽先遣人以書諭真略曰元君失
馭天下土崩豪傑之士乘時而起或假元之號令或自
擅其兵威暴征橫斂蠶食一方生民塗炭可謂極矣今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一

二

文字數錄室

天子受天明命肇造區夏江漢旣已底定閩越又皆帖
服中原之地相繼以平惟兩廣僻在遐荒未沾聖化予
受命南征順者撫綏逆者誅殲恐足下未悟輒先遣一
介之使相告惟足下蓄意焉遂航海適廣東三月壬辰
師至潮州真遣都事劉克佐詣軍門上其印章己亥復
籍所部郡縣戶口兵馬錢糧遣使奉表降永忠遣人送
其使及表詣京師太祖賜詔褒之曰自元綱解組羣雄
並爭天下瓜分未見定於一者朕舉兵濠梁創基金陵
除殘去暴十有四年適者遣將四征所向克捷撫有七
閩肅清齊魯廣西之師相繼奏捷大將軍提兵北伐中
原指日可定朕思昔蒙傑之士保境安民以待有德若

寶融李勣擁兵據險角立於羣雄之間非真主不屈此
漢唐名臣於今未見正此輿歎爾真連數郡之衆乃不
勞師旅先期來歸其視寶李奚讓焉今特驛召來廷錫
爾名爵以旌有德於歲天朕紛紜人思平治爾之所舉
實惟知時堅乃初誠以懋乃績四月永忠至東莞真率
官屬出見永忠慰諭之仍以榜招降諸寨誅邵宗愚等
餘孽悉平詔至真乘傳入朝太祖授真中奉大夫江西
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論之曰天下紛爭所謂蒙傑
有三易亂爲治者上也保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
偷安流毒生民身死不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閩越
卿卽輸誠來歸不煩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一

三

文字數錄室

可謂識時達變者矣真叩頭謝曰昔武王伐暴救民諸
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今主上除亂以安天下天命人歸
四海景從臣本蠻邦之人始者逢亂不過結聚鄉民爲
保生之計實無他志今幸遇大明麗天無幽不燭臣愚
豈敢上違天命太祖曰夫能不賈禍於生靈者必世享
其澤朕嘉卿忠誠念江西地近廣東用特授爾江西行
省參政以表來歸之誠古云令名德之興也卿名己
著尙懋脩厥德以輔我國家真蓋官有德有威施政發
令風行靈斷人莫敢犯而一主於寬厚尤好儒術平居
讀書綴文無虛時三年移山東行省尋定官制改四川
布政使所至有聲越七年以老致其政二十年八月封

東莞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以鐵券本身免二死子免一死祿及世世二十一年三月真堯年七十御賜葬祭子榮襲封東莞伯榮字耀先後以權罪褫爵次貴字奉先有學行爲士大夫所推重次宏字彥先官至尚寶司

承用廣州志皇明文衡
開國功臣錄參修

劉德其先真定人祖宦遊嶺表家於四會元末避兵新會依主簿徐文可共保縣治後黃斌以逆兵來攻邑城失守聞北到甲林文秀獨能固守德與眾就之鄰境避亂者咸往依焉時元太常卿余觀國招撫江南惟北到一甲尚爲國守咨嗟太息因命其鄉曰崇節以示褒重焉德稟性剛直復勇健善戰至洪武初年天兵至德往見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一

四

文字敬慎室

征南將軍廖永忠遂薦之於朝授陝西鞏昌府通判陞臨洮府同知湖廣襄陽府知府福建都轉運使洪武十三年引年卒於家又區禹民者南海之龍津人也性剛直爲鄉人信服元季土豪相聚爲亂禹民偕其族子忠古體原率衆立砦保障鄉人賴之洪武初廖永忠師下廣州禹民等首請歸附永忠令保障如初副將軍參政朱亮祖陷於山南賊忠走告永忠調軍令忠等爲向導破之亮祖圍解事平禹民等入朝詔以禹民知汀州府以資高辭更授仁風鎮巡檢吉授彰德衛百戶忠與體原不仕而還

用廣州志新會
志順德志參修

簡祖英字世英東莞人學問該博且有才畧事元爲江西

都省員外又從左丞何真起兵保護鄉邑贊畫平邵宗愚之功居多廖永忠克服廣東乃徵祖英赴闕錫燕勞之賚以繡帛拜建平縣知縣以母辭歸其陳情表略曰臣祖英九歲失怙惟慈親鞠育逮長知訓冀或用世以酬罔極之恩臣之志也向以叨食元祿爲何左丞參佐適值三山強寇剽掠廣城一門妻女死節五人而老母陳氏爲所拘囚臣祖英隱忍不能卽死其有愧於石苞之殉國也多矣茲遇聖朝維新征討不服率土效順咸蒙嘉休乃者三山逆虜悉嬰鐵鎖臣母得以生還雖臣祖英不孝之罪固所難逃而得以展區區抵烏情私者陛下之賜也臣母子離散復完白骨復內銘感聖德徹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一

五

文字敬慎室

於肝肺雖九死其能報耶陛下又復甄錄奇以民社此正臣隕首思效之秋也而臣俛顧自慙不敢拜命者以罪戾已深不宜職在民牧欽惟聖朝以孝道治天下祿秩不容及不孝之徒以仁心懷遠人而匹夫無不獲之願況臣經事元朝幸已逃誅母年逾耄孤苦特甚尤宜惻怛而欽恤者也伏望聖慈收回成命矜其愛日之短俾遂歸養之願則臣母子拭目清平謳歌德澤爲賜也多矣今臣年四十有九老母年八十有一鶴髮垂堂西山之日已薄棄親赴任不孝之罪益深苟違親而事主陛下安所用之果盡奉歡之期然後復求仕進以盡忠罄節非惟遂人子之私亦聖朝孝理之道也上俯從之

人榮祖英之能養焉時上方以道德風厲天下凡元朝
飯降之臣始雖榮遇終必擢辱名士如危素張以辛輩
皆所不免蓋亦漢祖戮丁公之意云爾祖英之見卓哉
又有高彬者字文質南海人何真部曲也仕元至萬戶
佩金虎符入國朝乃走江湖為巨賈徵為武職固辭久
之把筆學為詩有奇語孫賈稱之晚年日坐一小樓讀
易不知其身之老也號蟾溪云用廣州志西

張度字景儀增城人風儀偉特未冠時有相者見之曰山

角淵庭柱石材也以才學聞元季舉茂才為高要縣學

教諭遭亂棄官歸杜門讀書而業益進洪武壬子登科

第擢監察御史陞常州府知府吏部左右侍郎進吏部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一

六

文字數據

尚書譽望為時所推仰其為御史也彈駁不避權要高

皇帝重之命偵蘇州守魏觀所為不法度稱日者入吳

縣學官廉得其實還奏稱旨嘗建議立張巡許遠廟於

歸德州以勸忠上亟命有司舉行焉時諸勳臣連姻帝

室多怙勢者度每事檢舉風采凜然朝署為之屏迹其

出守常郡也治政公勤人不敢干以私雖公務倥傯不

廢文業勸勉郡人俾知向學禮教蔚然大興前郡守何

用修公廡建庠序祠宇未畢以罪去度力終其事而民

不以為病治行為畿輔第一朝廷聞其能召之遂大拜

其為侍郎也嘗條舉選法之不當者數十事上之皆見

用居法從六年從例贈其父復禮承事郎吏部侍郎母

林氏德人其為尚書也藻鑑人品銓選得體持廉秉公

朝野欽之後以小誤當獲微譴閉戶一晌憤惋卒人皆

傷之度為人清謹持大體鄉人尊之以為有崔清獻流

風云始度本番禺人番禺有鄉曰黃岐角皆張姓環居

之室虛櫛比燈火連接而讀書之聲相聞宋紹興間有

諱堯者始遷於禮園社堯生飛一通周易能會萃諸家

之說而折衷之廣之士大夫推為宗師號曰黃岐張氏

易二子彬甫鄉甫皆善傳父經彬甫生復禮於易學尤

精發為大義頃刻千餘言出人程朱二氏無乖蓋者漢

儒拘泥不通或流於術數痛麾斥之學成不求仕念居

村疇諸子見聞孤陋乃築室城都中俾就名儒游見其

能立輒喜動顏色度以是成名復禮沒度葬之增城之

西之章山因遷家焉度之弟峻熙輩亦以學業聞子姓

至今不絕用廣州志一統志准川

贊曰余少時則聞增江張冢宰之賢父老為余言國初

馭下多從重典藩臬守令稍有贓罪懷印未煖即逮之

去非遠戍則門誅其有異政者不決旬已位朱紫矣以

故居職惴惴惟恐不能奉法郵民以忝榮祿由中迄外

百職釐舉張度守常時朝廷遣使逮京甸諸郡守使

者道經常常人相傳以為捕度也度方燕食聞之笑曰

張度盡心民事必不見逮萬一有之吾官為大夫有死

而已必不受獄吏辱已而果非捕度未幾入召矣其後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一

七

文字數據

竟死於職其賈生所謂開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鞶而加者歟噫亦可謂大臣矣在朝建白最多惜其家無傳焉

麥志德連州連山人少勤學有才幹洪武初以孝弟力田舉上奇其謀略拜五府斷事累遷右參軍洪武十七年正月擢工部侍郎試本部尚書明年坐戶部侍郎郭桓所累志德與閩部皆置於法或勸其詣上自明志德不敢也用連山志修

黎光字仲輝東莞人博學能文儻有奇氣洪武壬子磨鄉薦釋褐拜監察御史正色立朝卓有風裁常巡歷蘇州民罹水災缺食其實以聞得蒙賑濟存活者甚眾及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一

八

文字數較字

巡歷鳳陽所上封事皆切時弊遂受知於上其在朝也執法不阿為御史大夫陳寧所忌陞刑部侍郎纔三閱月陳以他事中之竟卒於謫所人皆惜之其父伯原元季由連山教諭歷德慶惠陽二郡庠教授所至學者尊之文風以振有漁唱棊傳於時然則光之學行才識實異於人者蓋得家庭之學云用東莞志修

彭通字萬里南海人蚤失怙恃勵志讀書工為詩隱居教授從之遊者常數百人洪武四年由儒士舉銓部以召入見上親閱之拜給事中參劾封駁嚴公有威同列皆以為勝己時上方嚮文學多推近侍實左右俾應制焉通詩思敏給上稱之嘗賜費善大夫宋濂以醉學士歌

通預廣和之列九年三月與方徵等十六人偕轉監察御史嘗奉命巡京郡薦達賢能攻擊貪暴有能聲用事者遣人齎金帛賂之通辭不可其人強之受通欲以上聞乃已久之陞山西布政司參政通單車赴任能以公恕滌積弊河東運司官匿羨餘不以實聞廉得其情遂寘於法朝廷賜寶鏐旌之有吳印者官至陝西方面木五臺寺僧也以材辯受上知嘗語殺按察僉事張丁其家人橫肆諸藩臬事之唯謹偶以事干通通直其罪且斥辱之條其事以聞上不之罪也尋引年致仕卒於家通為人恭謹外柔而中實剛直為政若不事微察者然所舉刺動無遺失故能以功名終同通時為監察御史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一

九

文字數較字

者有南海鄭毅亦名士也教字德宏洪武庚戌進士嘗按八閩以清直稱才思敏瞻世言能詩者必曰鄭御史云用南海志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一

香山 黃佐 才伯撰

前翰林典籍孫公黃

給事中王公佐

前翰林待制黃公哲

教諭李公德

贈監察御史趙公介

孫黃字仲衍南海之平步人也性敏邁資表秀偉於書無所不讀為詩文多不屬聲開卷仰紙立筆而就初若不甚經意而氣象雄渾與喻深致駸駸乎魏晉之風自少負節槩不妄交耕夫販婦望而目之曰孫先生元季避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二

文字數集室

亂山澤開東莞何真保有南海洪武改元戊申征南將軍平章廖永忠至真求黃作書請歸附曲盡誠款永忠不戮一人而南海帖然者黃之力也永忠尋徵黃典郡教三年庚戌始詔天下設科取士黃以詩經中高選會試中書入對大廷皆在前列賜進士出身授工部織染局使尋出主虹縣簿時經兵燹十室九空加意勞來民還其業甫一載被選入為翰林典籍學士宋濂樂韶鳳承旨詹同亟稱許之日侍上左右奏對敏便而容觀飄逸濂輩皆自以為莫及八年預脩洪武正韻九年以奉常之節監祀於西川居翰林三載力求補外為平原簿無何以事逮繫有旨輸左校板築蕭牆望都門謔吟為

粵聲督工者以聞召至上前陳所作詩皆忠愛語特命釋之十一年罷歸田里放迹雲林中益肆力於問學所見益深有輕死生濟物我之意嘗和陶潛歸去來辭以寫其情其一曰懷靈臺志不忘君也十五年被召拜蘇州府經歷蘇為東吳劇郡素號難治黃贊畫有方政用大和二十二年以事請戍遼東怡然就道酌酒賦詩無異平日時都帥梅思祖節鎮三韓素聞黃名迎置家塾是年竟以黨禍見殺人皆勸其以疏自明黃不答歌一詩長嘯以就刑天下冤之年五十有六門人黎貞時亦在戍奉柩葬於安山之陽黃平生誤述甚富有通鑑前編綱目七卷孝經集善一卷理學訓蒙一卷西庵集八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二

文字數集室

卷和陶集一卷集古句律詩一卷傳於學者孝經集善則宋濂為之序焉黃既沒諸書多零落弗存其詩文今行世者為黎貞所編番禺趙絢作黃傳稱其究天人性命之理濂洛關閩之學為嶺表儒宗官雖不甚顯而所至有聲出處窮達夷險一致云用西庵集原德志參修王佐字彥舉家世本河東元末侍父官南雄經亂不能返因奉母寓廣州收物後占籍南海時孫黃與佐結詩社於南園開抗風軒以延一時名士佐才思雄渾體裁甚工黃深重之構辭敏捷王不如孫句意沉著孫不如王會何真開署求士與黃首被禮聘真敬二人者使掌書記軍旅事多見咨詢李質者德慶豪帥也據有肇慶佐

恐其有異志與貫往說之得其歡心質遂與真通好然
質尤號好文義衣冠之士多往依之其尤知名者則有
江右伯顏子中茶陵劉三五建安張智歸言於真使招
致之由此士皆館設凡以一藝名者真不棄也洪武六
年部使者薦於朝謂佐有才學當備顧問徵至京師拜
給事中論思補闕惺稱上意學士朱濂嘗拜賜黃馬上
爲歌命諸詞臣和之佐斯須而就清新富贍如宿構者
有臣騎黃馬當赤心之句上覽之而喜賜鈔一錠上遊
幸或遇會心處多命之賦詩三五嘗同詠署中桂驚其
才高語妙以爲名世之作其爲名流所重如此佐性不
樂權要居官二載即乞骸骨上憐其誠特命所請陸辭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二 文字 **三**
日賜鈔五十千以爲道路費士林羨之時天威嚴重臣
僚自陳者多被譴斥蓋十人而九佐以恭慎得歸故當
時以爲難云佐天性孝悌父沒時有廖元正者爲料理
喪事殯諸南雄之五里山終身事元正如父既貴後元
正之子犯法言於有司以已貨贖其罪哀慕終身形於
著述有聽雨軒集瀛洲集多散逸郡人彭森刻於建安
者僅詩一卷評者比之高適岑參用楊詩夫趙絢所撰集序參修
黃哲字庸之番禺人世爲荔灣著姓哲弱冠而孤刻苦讀
書通五經嘗借人文選手鈔之沉玩究竟遂能作詩造
晉唐奧域性好山水結廬蒲淵柄息其中往來羅浮峽
山南華諸名勝自以爲未足乃辭家度庾嶺過吳楚遊

燕齊間一時湖海英豪皆與遊焉當風雪時泊舟秦淮
遇朱文昭涂穎輩相與握手吟咏沽酒大噱二人嗜曰
君才如白雪吾雖知音如寡和何自是益有名龍鳳中
太祖爲吳王駐師金陵招徠名儒哲爲丞相李善長參
政張昺汪廣洋所知交薦之乙巳建吳國拜翰林待
制入書閣侍太子讀書尋兼翰林典寶輔導盡職太子
愛重之鈔幣之賜無虛日丙午六月左丞相徐達北伐
捷聞上命賦詩稱旨未幾歲早上祈雨鍾山復應御製
七言詩志喜命哲庶之其見重如此洪武初奉使青徐
論諸反側尋出知山東東阿縣蒞任勤於爲政吏胥初
以儒士易之哲剖決如流案牘無停者且不事繳繞苛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二 文字 **四**
察民樂其寬一縣帖服值早麥苗盡彫乃齋戒徒跣烈
日中詣洪範池之龍祠禱焉詞旨哀惻甘澍應時優渥
民驩呼曰此黃公雨也狼溪有怪物善爲幻能竊人啗
之哲爲文禱於天須臾風雷大作一青蛟斃水上邑人
訝以爲通神時經毛貴亂後民多流徙他邦聞哲善政
復其業者亡慮數千人戶口日滋辛亥四月陞東平府
通判東阿士民遮道涕泣攀留父老扛輿而至有百餘
歲者抵府境乃返是歲黃河決梁山中西省發民疏浚
哲董東平之役經畫有方民不告勞聞有司欲復擢黃
陵岡哲建議謂此乃胡元之覆轍可以爲戒不可以爲
法事遂寢尋上疏陳時務數十事皆人所難言上怒其

狂斐會山東分省秦哲相俸修先聖祠築積水湖堤有成績上乃釋不問哲亦乞歸得允既南還有司請哲領郡校事橫經授徒四方至者多名上歲凡數百人乙卯四月朝廷取回山東治在郡註誤竟置於法郡邑人平賻之且家爲奠祭哲始北上時倚蓬聽雪常自詫曰天下奇音妙韻出自然者莫是過也歸構一軒名聽雪蓬學者稱曰雪蓬先生子德輿輯其詩文十餘卷號雪蓬集行於世嘗經梁昭明太子彙作詩弔之評者謂置選詩中始不可甲乙其精工如此

明學軒集書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二

五

文字徵實室

大全等出身有差德預焉授洛陽縣典史繼遷濟南西安二郡幕非其好也政暇遍覽帝王遺墟登高作賦發其胸中磊落之氣人爭傳誦嘗著論謂西安南陽皆天下大形勝所在建不拔之基者當擇而都之江東非其匹也士林趨其識歷職郡邑十餘年年薄暮矣乃自陳不能吏願就教官得爲湖廣漢陽教諭當兵革初靜養舍騎蓬菴中生徒僅十數輩皆野獷不可與語德盡心訓迪之言諸有司羅致民間子弟之俊穎者館穀焉自是絃誦誦誦人知向學矣秩滿改任廣西義寧縣學其俗尤陋德立法凡遇家有吉凶事當告假者隨貧富以楮幣賙之孜孜勤諭使約束鄰鄙不得爲惡習俗日美

科貢漸盛當道方薦達之而德以倦遊南歸卒於家德爲詩多效長吉太白孫貫笑之曰子真混元皇帝遠孫也德乃力追古作有易庵集行於時序者以爲跨管唐而躐宋元云少嘗自號采真子著論如子書晚更潛心伊洛故世稱有理學者必曰李長史子孚字底信亦能詩

用廣州志文翰類選大成易庵集參修

趙介字伯貞番禺人博通六籍雖星官醫卜之說浮屠老子之書靡所不究氣宇豪邁與物無芥帶輿到卽揮毫賦詩人莫測其涯也父璟元臨江路治中與母連喪介孤憤閉戶讀書遂無復仕進意植二松於所居扁其軒曰臨清蓋以淵明白儼昭其志云時有李紳者南海文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二

六

文字徵實室

士也以薦起介力止之不可臨別介泣謂曰堯天雖長劉日實短子獨不爲高堂念乎譁竟去後倅南康坐累乃歎曰趙伯貞真高士也介行嘗以一囊自隨遇景卽投詩其中絕不爲人雷題緒神恆病其狷性復不喜接達官貴人日往還西樵泉石間獨與八十翁劉樂善者相倡和以自娛屢爲有司所薦皆辭免洪武己巳以家累有旨逮赴京師道南昌卒於舟中年四十六介顏如渥丹丰度類神仙中人尤善教子四子絜絢繹純皆善詩文工篆隸時稱四懷絢亦隱居有父風所謂趙懷絜者也後純貴贈介爲監察御史有臨清集行於世方孫賈王佐結詩社南園時一時名士如李德黃哲暨別

駕黃楚金徵士蔡養晦黃希貢長史黃希文架閣蒲子
文進士黃原善趙安中安中之弟通判澄徵士訥皆與
焉豪吟劇飲更唱迭和文士宗之而介自成一家言世
以養佐德哲並之稱五先生云李韓字或華與介齊名
有夷白集而今不傳用五先生集趙氏家
諸陳璣所撰碑參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二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二

七

文宇敬慎堂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三

香山黃佐才伯撰

穉坡先生黎公貞

教授廖公謙

東部主事邵公林

樂游先生唐公豫

學圃先生黃公勛

刑部郎中黃公震

教諭黎公秉

黎貞字彥晦新會人性坦蕩不羈樂以酒自放故號陶陶

生晚更號穉坡學者稱之曰穉坡先生貞自少岐嶷異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三

文宇敬慎堂

羣兒七八歲時與弟浴於塘弟溺塘井中雙指猶濼濼
未沒貞亟沒水以手捉其足登淺處鄉間異之五羊孫
養狂者才美絕人爲文章操筆立就死生榮辱得失一
不以介意貞從之游故學所成就非一時流輩所及發
而爲詩文滔滔自胸中寫出無斧鑿痕議論古今治亂
興廢與世道得失人物賢否類出於己意而多得之洪
武初補郡庠生部使者以其有學行署爲新會縣學訓
導志不樂仕乃退築釣魚臺於所居宅前自擬嚴光後
以事爲訟者所誣發戍遼東者十八年艱危困阨之中
學愈博而識趣愈高氣愈充而議論愈出比脫伍歸聲
聞益著學者從之遠近畢至貞諄諄善誘每俯而就之

隨其淺深有所造就焉嘗自贊其像曰江湖勝覽渤海浪遊飄飄一葉浩蕩沉浮惟酒是務陶陶忘憂臂彼力積乃亦有秋不知老之將至樂夫天命死即休年五十九卒所著有穠坡集古今一覽家禮舉要行於世初貞在遼時孫贄以事死貞抱持其尸以衣裹之殯殮如禮奉柩葬於安山之陽典衣營其事為文祭之讀者莫不墮淚其篤於友義如此比其自遼歸也適已薄暮明月滿空呼舟中餘酒登所築釣魚臺吟嘯久之乃扣門還家焉其胸次脫落此類也

用新會志廣州志西庵集參修

廖謹字慎初南海之葛岸人恬靜力學凡經史百家之書靡不淹貫不妄交游以澹交名其齋永樂中學士解縉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三

二

九字

出為交趾參議嘗遇謹與之上下其論若繭絲炙穀出出不窮縉不能有加也亟以名儒稱之為謹題西樵讀書處有曰反身循理德念空欲敬之敬之如金如玉稷契皇陶何書可讀蓋以聖賢事業期之也當是時讀書山中名聞公府識與不識皆曰廖五經廖五經云以明經舉為四會訓導後轉通山教諭以教績著聞性樸實不能諛上官人或以俚語笑之為古必謂泥古不通也乃作古必解以自嘲其文曰有孤魯先生與結吉先生同遊於廣漠之野衣大博之衣冠章甫之冠昂昂然飄飄然若遠去世俗而人莫知之者有方外之客適邂逅焉始而睨之中而隨之終則逼而近之曰先生之遊何

樂乎結吉先生呀然歎曰子豈能知我耶子之遊自樂子之樂耳復又何求客乃揖而前曰夫知進而不知退者非禮也知方而不知圓者非智也知易而不知險者非識機者也知有已而不知有人者非識時者也今先生博極經史而莫適其逢出入仁義而莫收其功周情孔思千態萬狀而莫變其通獨不見今之人乎不以其文而惟其人其不以其仁而惟其親不以其直而惟其順若先生也久與泮芹寂寂其身名不為顯行其孰聞德不見施孰知爾真乃不知此徒大言於斯文曷亦自反遂以更新不古則必乃以我為嗔邪孤魯先生乃驟爾答曰君子之於所知也則當行言其所不知則當闕而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三

三

九字

不宜汝談何易曷知其然夫君子進退義為周旋方圓易險中而不偏萬變曲折正以行權若乃肆口騰舌翻雲覆雨隨圓不方趨趨旁午此乃狂狎小人之行豈君子正大之矩也邪故寧不合而不說隨寧不用而不以諂為動循禮則惟古人是師不世不俗惟古人是期昔在元聖其仕其止惟義是宜惟久惟速惟禮是依其非不智也而或致喪家之譏其非無禮也而或致誚君之非人之莫知也而於聖德容又何虧故能垂教萬世與日月而同輝若子也少頗讀書長遊鄉校友二明師亦以明道髮燥吹風即此是好由西而南忝為人教學不如人功亦克造智則不足而禮不踰因機與時亦頗不

愚若乃隨時俯仰低昂以趨行而趨避口而囉喘則又與古人殊也假因詔以致浮與質魚目以混明珠吾則山石可攻而心難移是宜乎人之不我與歟然此心亦古人之心則其人亦古人之徒也茲願愛古必之劣而不願隨阿曲以諛使有識者吾將質而問諸彼大方者其將以予言爲何如客既就去先生亦返乎所居之庭除久之陞南安府學教授致仕卒其教人以執禮爲先羣從兄弟嘗受學者終身莫敢與雁行立從子恂宣德癸丑進士至通顯事謹猶執服役人以是高之所著有洪交集藏於家州志參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三

四

文字數

選歷貴縣南昌教職遷吏部驗封稽勳二司主事林嘗自謂其學詩於陶韋李杜學文於史漢韓柳學書於晉唐諸名家初無所知名作懷春賦以寄意曰方春陽之和煦令萬物育而熙熙何使予之不樂兮獨惆悵而獻歆思抑鬱其若絨兮言可結而詒語閣深閨而悒嘿兮焉知予之所懷女生而願有家兮及嫵婉於良時時與願而兩睽兮豈子德之有虧以保傅之愛助兮幸無非而無儀辨貞慎以爲整兮節禮義以爲基陳女圖以爲鏡兮鑑在彼之妍媸不外炫其姣服兮矧白揚其娥眉吾有此嬌節兮諒君子之攸宜申子好以元纁兮亦既差穀而結縭指初昏以爲期兮胡申旦而改違德無虧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三

五

文字數

而見擇兮俛顧懷而靜思豈導言之不固兮致兩美之參差將其志有緯繆兮非蹇修所能媒感標梅之在筐兮欲自往而謂之念伐柯之匪斧兮懇相鼠之貽議不由禮而汲汲兮固非予之所知時忽忽其不淹兮亦恐繁華之不滋心昧昧而莫喻兮假筵導以決疑靈氛告予以吉兮曰貞固之可持雖佳期之非真兮孰求美而釋茲節余情而不傷兮聊撫景而娛娛步逍遙而容與兮玩衆芳於晚畦崇蘭汎乎光風兮竟芳菲而襲衣願申椒與若蕙兮謂結車與江離荃好修而有取兮終必充夫佩章曼余日於遠道兮望軒車之載馳冀芳菲之未歇兮及公子以同歸辭曰有美一人清揚妙兮終維

名在林之後伯曰隗字宗志永樂甲午鄉薦金谿訓道
仲曰匡字宗輔丁酉鄉薦萬載教諭陞貴州道監察御
史俱能詩而匡尤善草書隸篆其父琦字伯琪洪武甲
子鄉薦吉水教諭亦能詩世謂二董為克肖子有二董
集及自見集藏於家云

用廣州志新會
志退庵集參修

唐豫字用之南海之平步人父奎字景文洪武初鄉貢授
增城縣學教諭博洽羣書鄉人號為唐書櫃有龜峯集
傳於時豫生而穎悟少從翰林典籍孫蕢遊作詩文有
古人風度性剛介無諂曲交友克盡義尤篤於孝作蓼
莪亭以寓孝思主事劉履為之記以古孝子不能過稱
之自號樂澹學者稱為樂澹先生時有平步六逸謂東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三

六

文字數載

皇周祖生南軒周祖念節庵劉子羽芸庵何淮素庵劉
子高及豫也皆德行尊嚴衣冠嚴肅為世所欽嘗相與
定鄉約鄉人信守行之其所為約曰嘗讀藍田呂氏鄉
約千載而下藹然仁厚之風尚使人興起余等幸為太
平之民可無一言以為鄉間規範乎因立為約與鄉人
守之庶存古人風致之萬一也其一曰供納稅糧民之
職也收成後即便輸納庶使役人無違期之愆而鄉里
有守法之譽諺不云乎若要寬先了官其二曰補解軍
役必審其少壯當行之人不得受私瞞官恐招罪咎戒
之戒之其三曰冠禮當依文公所制行之庶見習俗之
美其謝賓東帛不必如古人之數飲燕之物不必過於

華盛財有餘者自當如儀其四曰婚禮舊俗先一夕燕
其子子必據尊席而坐以為漸老之宴殊非禮也今後
止許設筵聚親子不當據尊席而坐為父當依醮禮命
之庶不違古人之意其五日禮曰父在子雖老猶立今
後為子者不許坐違者叱以辱之其六曰父母之喪不
得飲宴遠方親朋來弔亦待以蔬素湖望止設饌一桌
奠畢親朋止茶湯而退其七日四時祭祀稱家有無須
及時為之忌日之祭當以喪禮處之讀祝後孝子哭盡
哀是日不飲酒食肉居宿於外傳所謂君子有終身之
喪是也其請親賓散昨必待祭畢而後令人相邀庶不
分其祭祀之誠意親朋一請必至無待再三也其八曰
禮重往來古之道也而冠婚喪葬又事之大者鄰里親
朋互相輔助不可有失如此則鄉里和氣自藹然矣其
九日子弟當以讀書學問為務孝於父母悌於兄長和
於親族鄉黨其衣冠必須嚴雅不得過於華麗若有賭
博破家花酒無度者為父兄當禁之勿使其至於大惡
傳曰愛之能勿勞乎念之念之其十日居處相接當以
十家為甲其出入務相周知或有出入不明眾必體察
之倘為不善即呈於官庶免其累已上所言余等當先
力行之不可徒責人而忘自責也苟或如此則余等為
徒言矣蓋因鄉間所易曉者而裁制之使簡易可循也
行之一年爭訟蔑息久之頽俗漸革一時公卿間皆尊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三

七

文字數載

重豫布政參議陳贊懿其文行待以賓禮且贈以詩有
百鳥羣中孤鳳凰之喻及贊改太常少卿去執手泣別
不能舍謂曰卿吾三益也其忍一日違卿邪子璧亦有
文行酷類其父策主一齋遠近尊師之每訓誘子弟必
使端立正坐出人規矩然後授以句讀或尤其迂澗曰
文藝末事耳苟不收其放心其何以爲受教之地邪正
統已已之亂避寇佛山爲其鄉人畫策賊不能入皆有
集藏於家用廣州志順德志參修

黃勛字敏功東莞人博極羣書爲文奔騰雄放出入經史
有古作者意元季避地邑之白濠雖在擾攘中持志益
堅無書披閱則假事文類聚與兄默手自抄錄風寒暑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三

八

文字數條

兩不倦其勵志如此洪武中以薦授邑庠訓導後改梧
州二庠士子後多顯融者世稱其善教致仕卒於家學
者因其別號稱之曰學圃先生子受益字虛已世其文
學善於詞賦尤長於古文開門授徒擔簦負笈者戶外
常滿都御史盧祥副使鄭敬輩皆出其門雅志不喜仕
永樂庚子有司強之入試果以春秋中選遂隱居不出
年五十五卒有文集十二卷諸子皆業儒次子結最知
名結字資友領鄉薦就天河教諭居僻陋益肆力於書
史陞泉郡教授兩主鄉試有樞要家以白金五百兩爲
其子關節且許保薦爲御史結斥絕之泉人久廢於學
結嚴立科條士皆激發科第自是驟盛復擇生徒之類

敏者數人授以春秋後皆得雋泉中始有春秋之學矣
九載赴銓曹考爲天下教官學行第一陞遼府右長史
多所規諫王稍疏之久乃知其賢後丁內艱起復轉岷
府而卒所著有雲嵩集用廣州志雲嵩集

黃裳字迪吉番禺人少從李韓游明經學善文詞洪武癸
酉鄉貢進士卒業太學授福建政和知縣永樂初縣病
荒歉安勸富民發私粟以借饑民而官置簿書條其人
名以印鈐之授諸富民約至秋成令息石以二斗而歸
之且禁粟毋得出境獲全者衆民甚德之而他縣多芋
餓云政爲一省之最罹母憂去服闋部使者以文學政
事薦陞禮部主事歷刑部郎中卒裳有學識多所著述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三

九

文字數條

其論社所以主石之義曰社祭土主陰氣也夫陽氣積
而成天故其精爲星陰氣積而成地故其精爲石石擊
則星出陰動生陽也星隕則化石陽變爲陰也土爲陰
氣之積而石乃其精故社以石爲主也時稱其善論他
詩文亦多可採者有黃郎中集十卷用廣州志政和志黃郎中集參修
黎秉繩字宗冕番禺人中鄉舉爲柳州訓導性質直能自
守教授林幹嗜酒數諫止之竟以醉死秉繩具棺斂得
幹遺金書囊中候其子至而付之子願酬以半堅辭不
受丁外艱執喪盡禮服闋陞惠安伯教諭惠安迺太皇
太后之兄秉繩以師道自尊而惠安亦克盡弟子禮惠
安卒秉繩爲治喪斂祭一遵家禮屏去浮屠以疏請上

允之時公侯之家多尚侈靡成歎以爲古禮之復見於今日也工詩文有集傳於家時承南園詩社之後廣人多工詩秉纒與族叔本寧璋輩周斷事溥敬會知縣惟忠儒士潘者胡梯梁案涂俊陽肇初皆有名於時繼之者則趙不易何濟輩也東莞時有鳳岡詩社則陳靖吉何潛淵羅泰爲之宗皆力欲追唐而力不逮其流甚靡後江門詩法既傳始翕然從之而學之不至者大率倣倪乾坤霸柄雪月往往高虛而累性情於此見詩之難也

用廣州志文輯
知選大成參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三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三

十

文字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四

香山 黃佐 才伯撰

禮部左侍郎陳公璉

按察使周公新

知府翟公溥

副都御史羅公亨

知縣蕭公嘉祐

府同知陳公

監察御史王公子倫

陳璉字廷器東莞人自幼聰敏喜學從黃勣受書經領洪武庚午鄉薦入太學選爲桂林府學教授嚴條約以身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四

十

文字

先之時有詔武臣子弟皆受學璉日進諸生講聖賢之道所謂忠孝仁義之說必使身體而力行之諸生雖文武不同莫不皆有所得都督韓觀總兵鎮守廣西猛悍不下士間璉之教心悅誠服每以儒師加禮焉秩滿陞國子助教永樂初近臣言璉有治才不宜置之散地召試在優等擢知許州始至人以儒者易之少有警發衆爲悚懼乃更以寬厚寧民俗多淫祀戒諭之民遂更俗未幾代還改滁州均徭役時征斂禁奸戢暴民用大和太宗皇帝巡幸北京所過先遣廷臣察吏治問民隱治有異效者加陞擢焉衆皆言璉績最滁人恐失之詣闕乞留遂陞揚州知府掌滁州事賜綺衣一襲鈔五百貫

禮部宴餞給驛還在滁州又九年陞四川按察使四川去京遠民不畏法豪吏黠胥奸弊百出逮至一治以法不少貸軍中暴橫有號虎彪太歲者人莫敢犯犯輒受奇禍廉得其實為設方畧密遣人捕之皆寘之重典而人以寧乃建言修武備慎刑罰明禮制復義倉正風俗等九事上嘉納之召還改南京通政使出納命令罔不明允上喜其盡職賜之誥命以示褒而大父父皆贈如其官妣與妻皆淑人俾專掌國子監事師道尊嚴善於訓迪士類悅之丁內艱正統初起復調南京禮部左侍郎於稽古禮文之事尤倦倦不少懈又五年以年踰七十乞致仕上許焉連德行淳懿文詞典重人愛之若拱璧其所進於上有巡狩頌平胡頌鏡歌鼓吹天下傳誦之縉紳士大夫求碑銘序記詩賦諸作以發德述懷娛情寫物者足相躡於門應之如響故所作最多今傳者有琴軒集歸田稿若干卷尤好著書凡所臨郡邑必采其山川人事風俗物產所以供賦稅之正而適上下之宜者為書以傳若穎川永陽羅浮成都等志皆具存其識鑑精明取舍不妄賓興之歲必在主司之列而收得人之譽及致仕而歸郡縣守令暨鄉之學者考德問業無虛日黃蕭養作亂其所以制禦綏靖卒保無恙者璉之策為多卒年八十五初去滁時滁人侑之於醉翁亭與歐陽修王禹偁為三賢祠後東莞縣知縣吳中祠之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四

文字散錄

與李用李春叟並亦曰三賢郡學則列於仰高祠真所撰纂誌銘廣州志一統志參修贊曰一統志稱蓮孝友和厚博通經史以文學知名于時及得其集而閱之斤乎其明渾乎其肅括平平乎如轡神駿馳輕輻於康莊之塗也信有德者之言哉晉江林誌有聲翰林嘗同事會試場屋與之論經史無挂漏者遂師事之語人每曰當今司馬君實又曰人中麟鳳也其感人如此其所操存可知矣家有萬卷堂所儲多祕府所無者四方學士求觀必館爰焉後皆為官府奪去其同考會試者二皆在為知州時國初之制蓋如此周志新字日新受知於太宗文皇帝嘗呼之為周折因改焉而以志新為字世為南海人居南郭外之高第里已卯鄉貢進士筮仕大理寺評事以剛直著讞獄平允莫有稱屈在列成推遜焉每有疑獄必決之祈新一言而白永樂甲申拜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要敢直言雖屢犯天威言愈懇切不少變貴戚皆畏之目為冷面寒鐵人因稱新曰冷面寒鐵公京師中或怖小兒輒曰冷面寒鐵公來皆匿摧雲南按察使未赴有旨改浙江有冤民淹繫問之喜曰冷面寒鐵公來也吾無患矣及至洗其冤放之自是異政日著一日視篆忽旋風吹異葉至前左右言城中無此木獨一僧寺有之去城差遠新悟曰此必僧寺殺人埋其下也冤魂告我矣發之得婦人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四

文字散錄

屍歎服加刑人稱爲神明一巨商遠回未抵家而日暮恐孤行爲人所圖潛以其貨置一祠后下至家妻問之告以故明日求之無有也往訴之新新曰是必而妻有外遇也覈之果然蓋歸語妻時樓之者竊聽先往取之矣遂併治之有訴爭兩傘者甲曰我傘也乙曰我傘也彼奪之所言記驗皆同新命剖之各持其半去陰遣人尾其後甲曰我始欲助汝傘價之半得非汝利也乙答曰傘本我物寧能低價屬汝於是甲就縛正其罪其爛奸類此境中有虎害爲文告城隍須與得虎格殺之初往浙道上蠅蚋迎馬而聚尾之見一暴尸惟一鎗及小木私記在收之及至任令人市布比印誌不同者輒發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四

四

文字敬謹

還無何得相同者鞠之乃劫布商賊也悉以其賊召布商家給之家人大驚始知其死於賊也它如辦豆獲盜人皆服之其除暴類此嘗巡屬縣徵服獨縣官收繫獄中與囚語遂知一縣疾苦明日往迓乃自獄出縣官恐懼伏謝竟以罪去由是諸郡邑吏聞風股栗莫敢恣肆錢唐知縣葉宗行號廉能嘗偵之入其居無長物惟笠澤魚腊一束其家所寄者也袖少許以出明日召飲出示葉葉益砥礪號錢唐一葉清後卒於任爲文躬祭之哭甚哀其旌別淑慝類此察案一日饋以鵝炙命懸之後有遺者指示之無復有以毫髮干者其察案或受於人必問冷而寒鐵公知否新未顯時配夫人治禱以給

及在浙清苦如平時同官私屬內燕荆釵布裙以往大類田野婦各相慚慙更爲澹素其廉介類此故當是時周憲使之名震天下其所剖斷人視以爲法然爲政尙大體以愛民爲本澤及無告民自不寃雖三尺童子皆頌其美至於犴圜皆空浙民至今猶能道其事縷縷初錦衣衛指揮紀綱用事使千戶往浙緝事多作威福受吏隸新時齋文册如京師遇諸涿州捕繫之千戶脫走訴於綱綱乃更誣奏新專擅生殺上怒令馳馬建新承綱意者榜掠之無完膚既至伏丹陛前猶抗聲陳其罪不已且曰按察司行事與在內都察院同陛下所詔也臣奉詔以擒奸惡奈何罪臣臣死且不憾上愈怒命戮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四

五

文字敬謹

之臨刑時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當作直鬼上尋悟其冤顧侍臣曰周新何許人對曰廣東上歎曰廣東有此好人稱枉者再後紀綱以罪誅事益白仁廟尤悼惜之新爲人姿幹魁梧好學能文章在子行氣宇凜若成人饒直稜厲人無犯者有小挫者必奮奮不平必直之乃已

在郡校同列有過輒面責無所容人以爲太甚每正色曰責善朋友道苟阿諛胡取友爲有過者卽改恆恐新知之蓋其養可知已既不祿夫人獨挈遺衣及書數卷歸廣貧居如洗然都御史楊信民巡撫時存問其家每月周之以俸嘗語人周志新當代第一人吾黨所未及也新無子景泰初夫人卒於家浙人在廣東藩臬者皆

會葬云用彭森所撰傳水東日記廣州志松江志參修

贊曰嗚呼新之死於紀綱也可哀也哉律身之廉臨政之明洗冤澤物之仁與夫持風裁臨忠難之直而不撓可謂剛且大者語曰直木先伐又曰物忌芳潔其新之謂歟同里彭森傳其行曰公發姦擒伏有廣漢風而宋有鐵面御史公似過之擬人於其倫矣又曰被刑之夕司天奏文星墜上以是悔自後見一人衣紅立日中呵之問為誰曰臣周新也上帝以臣剛直命為城隍為陛下治奸臣貪吏言已不見天顏慨然嗚呼豈其然乎豈亦鄭伯有魏元徽之比乎近世劉球毛吉為奸盜所殺嘗附魂於人傳者亦著其說夫何疑於新乎要之新之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四

六

文

清風勁節固不待於此而自可傳於不泯也

翟溥福字本德東莞人永樂甲申進士筮仕知青陽縣青陽地僻民稀因其土俗為政一以恩禮為本民甚戴之縣治近九華山麓多虎為民患齋沐為文檄告山神曰民罹虎患令之過也禍於吾民寧禍於令身三日即滅巨虎一境救寧邑人勒碑頌之移知新淦田里廣而政繁俗喜訟能推誠布公教民禮讓德政尤著秩滿監司以最開陞刑部主事用法平恕進本部員外郎平反多愜公論尚書魏源薦其有牧民材出為南康府知府至則訪民情揀疾苦省刑罰禁橫征先是郡值歲歉民有擅取富室穀粟及收漂流官木者百餘人前守論以強

益悉其重典溥福盡杖而遣之闔郡服其明封壤瀕海舟楫苦風濤無棲泊所遂捐俸築石隄延袤百餘丈舟人稱便後共立廟祀於隄頭政暇遊廬山見白鹿洞書院遺址經元兵火蕩為瓦礫喟然興歎以為政本在是乃捐俸率郡邑之尚義者重鼎建之創大成殿明倫堂東西二齋貫道門三賢祠文會堂分號房十數所皆輪奐燦然延致仕何博士為師簡民間俊秀子弟受業其中會朔望親臨為生徒講解老穉觀聽者動以百計自是郡民皆知慕學白鹿洞志稱其興復之功為當代冠冕云考績赴部以老疾辭侍郎趙新嘗巡撫江右知其為人甚詳厲聲曰翟溥福江西第一郡守也豈宜遽退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四

七

文

懇乞累日始得謝事別郡之日父老以其清貧爭持白金餞送溥福力辭不受皆挽舟涕泣不忍舍因留帶立廟於郡奉祀焉又配饗於白鹿書院之三賢祠三賢者唐李渤宋濂溪晦庵也後弁祀賢守號六老堂年六十六即投老歸杜門却掃惟觀書教子孫講誦而已足跡不到公府口不言有司政令居官三十餘年俸祿盡捐以營公務故家居田宅絕無所增平生廉謹剛介始終一節庭運蕭然清貧自甘年七十一卒於家鄉人祀之邑學崇賢祠自號慎庵有慎庵集藏於家子慎謙俱任教諭用東莞志廣州志參修贊曰儒生擅文墨而忽公務俗吏事簿書而急操切迂

且驚之過也驚則瑣瑣條貫於風化罔所裨迂則惕玩
覬望而下緣為奸夫條貫之稽而風化之遺弊端莫究
而奸利緣起此守令所以難其人而民受荷也長公廉
則不熱任禮教則不迂若翟溥福者得之矣入國朝東
莞號多賢而鄉評謂溥福為最驗請厥施信哉

羅亨信字用實東莞人自幼穎敏好學年十二喪其母即
能刻苦立志攻舉子業永樂癸未舉於鄉明年登進士
第改翰林庶吉士其年授工科給事中往浙江視水災
奏蠲嘉興海鹽崇德三縣稅糧凡五十餘萬石民賴以
甦丁繼母憂起復調吏科尋陞右給事中適小臣註誤
連坐謫交陞胥吏九載素位而行不以荒遠有無聊之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四

入

文

歎因自號安素洪熙改元用太子洗馬張瑛薦起拜監
察御史嘗往通州察倉庫之弊誅民之尤無良者數人
道路肅然巡按真定等府清軍山西所至有聲宣德中
椿幣壅不行授救權京師商賈漸以通用再丁繼母憂
命馳驛奔喪即起復大臣有言亨信堪任方面者詔復
舊任食按察司僉事俸仍治鈔法宣德乙卯陞右僉都
御史命往平涼等處練兵以備邊塞殫心力夙夜不懈
上念邊境苦寒羣書慰諭且賜幣以為衣益感奮正統
丙辰與都督趙安率洮岷等衛兵巡邊遇虜安與都督
蔣費用都指揮安敬議逗撓不行亨信至其營斥之曰
汝輩受國厚恩臨敵退縮安用汝握重兵為且汝特畏

死耳瓦三尺法孰若死敵貴等色變以懼不繼為解

即上章劾貴等老師玩寇敬怯懦不思復廷軍餉上命
兵部尚書王驥往詢皆如言蔣貴輩以伏誅狀斬敬徇
於師自是將士股栗用命統兵四出獲虜會俘斬無筭
逆西以寧奏捷陞俸一級賚以文綺白金先是聞父喪
請歸守制上以邊務方殷奪情視事至是始命馳驛歸
葬往返皆賜楮幣千緡奉救巡撫大同宣撫總督屯種
給贍軍餉興利除害為久安計每歲初秋回京議事條
奏汰冗官省虛費積邊儲禁私役又言殘虜入貢迎送
稠密當節之以紓民力又言各衛土城宜修築以絕北
虜窺覘朝廷皆行之又言虜酋也先專俟費端圖為入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四

九

文

寇宜預於直北要害增置城衛備之不然而恐貽大患議
者以軍伍不敷獨寢不行卒有土木之難人以爲知微
云時參將石亨暨大同推官上言欲以大同四州七縣
之民三丁取一爲兵又有敕令軍餘盡撥屯種量畝起
科亨信奏言北虜方驕邊民疲甚加以邊地饑薄若如
所言是絕其衣食而逼其逃竄也且當今事勢正宜布
恩信以結人心苟絕其衣食未有得其心者從之戊辰
冬進通議大夫右副都御史給誥命祖考皆贈恩已已
秋轉左副都御史賚文綺白金有加會也先入寇獨石
馬營龍門雲州懷來永寧諸城堡降所至州縣文武官
皆遁英廟方北狩人心洶洶亨信時在宣府孤城危甚

當國者建議趣召宣府總戎官率兵入衛京師或欲遂棄其城衆紛然爭就道亨信乃毅然仗劍坐當門拒之且下今日敢有出城者手斬之衆遂定城中老穉歡呼曰吾屬生矣因設策捍禦虜不敢南人莫不多其功歲庚午以年逾七十章致仕會報宦官喜寧偕虜詣城下議和密遣驍將楊俊伏兵擒之虜患乃息上賜璽書有爲國除患之褒復有文綺白金之賜不佞所請是秋回京陛見辭益力因免冠叩首上察之見其苦與齋處頓髮皆盡乃許焉致仕八年卒年八十有一所著有覺非集子泰能詩官承事郎用黃結所撰行狀支東所撰墓志變吟稿參修贊曰土木之變社稷阽危宣府鎮節苟移犬羊必乘開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四

十

文字數限

深入天下未可知也世謂亨信有安社稷功朝廷當從厚典而僅循常例有遺憾焉雖然人臣事君內思盡志盡志謂之忠外思盡職盡職謂之功亨信亦惟盡其爲臣者耳而奚斬於報也哉
蕭嘉祐者新會人也將赴舉於禮部疏城黎貞作構室說以贈之其略曰善營室者必先蓄材擇匠羣材蓄則百工足用而所需協其情匠氏良則規矩一定而無更張之擾古之君子大過人者無他焉不輕用其才積之有素如泉之有本蓋其發之也遲故其資之也深守之也確故其得之也豐猶作室者具百材之用得匠氏之良而收美觀之效也今吾子以穎悟卓越之才弱冠拔危

科人孰不爭先快覩而致舉於吾子而吾斷斷乎以未足爲說者何也知其入所以責備其人也嘉祐再拜受教自是益力學養銳堅忍其志以縱橫自用爲終身戒後嘉祐任廣西恭城縣知縣處事公平待人以信大得民心雖山谷狃獍以片紙招之聞風而至無敢後期者政暇與諸生講學士風大振後卒於官民作祠以祀之世稱貞爲知人而賢嘉祐之能奉以周旋也又同邑茹連者初爲齊府奉祠副改四川江安縣丞超陞刑部山西司員外郎再遷湖廣長沙知府連身長大帶圍六尺一飯米數升豕首一枚然皆仰給於公廩之人不苟取於民嚴於律令不受私託有爲縣令客京邸與連同鄉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四

十一

文字數限

里連往訪之爲設酒饌在坐相談諱誇其器用之美連艷然怒曰君非盜於民何以得此拂衣起袖金杯而去云吾將聞於上衆恐怖失色莫知所爲一日因奏對上憫其老令致仕連不肯去對曰臣日食米肉若干臣去官無以自飽連同鄉一時仕者幾人連獨有廉聲至於今猶未絕於人之口又云連守長沙時命抄某王府私取其金龜藏之連平生所得惟此而已然則連以廉見稱於其鄉豈一時無人耶考之舊志如馬唏驥却端溪之一硯日吾當飲水自勵何敢以長物汚家聲連猶有慚德云用新會志一統志參修
陳諤字克忠番禺人永樂戊子領鄉薦卒業太學庚寅五

月卽拜刑科給事中遇事剛果彈劾不避權要嘗奏事
聲響甚大聽者悚然上令餓之數日奏對如前乃曰是
天生也每見呼爲大聲秀才云嘗以直諫觸上赫怒命
爲坎奉天門外瘞之露其首七日不死遂釋還職尋陞
吏科都給事中一日率同列奏事忤旨上令落職罰使
修葺象房同事者先畢功降職去謂貧不能倩人乃躬
自爲之值駕至觀象問治屋者誰也謂前俯伏陳其故
上念譴愆直且憫其貧尋命復官由是擊搏愈甚朝廷
震肅上自此深見付託矣辛卯九月奉使雲南癸巳三
月還朝卽命署通政使司事逾年署應天府未幾又署
刑部事所至凡百張弛悉中肯綮丙申夏又轉鴻臚寺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四

主

文字

亦署事也明年冬又改署工部事聲績視前有加署事
凡四年陞授順天府府尹政尚嚴明有漢張趙風嘗出
行轉城隅誤衝皇太子駕太子以聞上曰陳府尹是我
父母官竟不問其見重如此己亥四月癸巳有烏乳於
庭樹譎表獻之上喜賜金帛廷臣稱賀時有白鳥之頌
頌之出爲湖廣按察使時以爲烏臺外補之兆非但國
之祜也歷官三載無冤獄前官累督營造未成譎規畫
之民不勞而事集將代吏部侍郎師達有事湖廣留之
督軍令於眾曰擾民者斬民賴以安奏績改任山西以
事忤親王貶知浙江海鹽縣洪熙改元正月封建親藩
選輔導之職廷臣推譎重厚老成才德兼備可用會上

一日問左右曰大聲官人何在此人宜爲輔導使人得
易聞過至是起爲荆府長史匡楛多所裨益能副上付
託之重蒙賜忠良鯁直四大字以寵異之宣德戊申丁
母憂歸郡人素服其公道直有屈者多訟之譎譎諸當
道皆伸之服闋復爲長史與王不協遂除鎮江府同知
時戶部侍郎周忱督漕於淮檄之修陂塘圩岸相方設
宜隨事就緒及郡之山川社稷壇壝學校齋堂殿廡咸
大而新之皆有成績未滿考以老乞歸不許欲徑掛冠
鎮民遮留不得行及章屢上乃允有旨命兵部撥夫隸
送還家居兩期爲正統甲子以疾卒年六十有八譎爲
人剛介然賦性恢譎當被病時歎息謂其子曰吾今夕
乃爲大斃所苦請其故則罵之曰叱嗟汝不知耶朝廷
瘞人當以瘞令速死耳瘞者如其言遂得屈伸不死中
貴人阮巨隊奉命來廣索虎豹從阮飲乞虎皮以歸明
日草奏具言阮多用鮮肥者以待賓從貢瘠虎使斃於
道路復勞百姓阮見之大恐置酒爲謝譎既酣乃從容
謂曰聞子非閩者近娶妾果然否阮請閱諸室譎遍視
羣婢知其金珠也問爲何物曰酒卽使人扛去笑曰吾
故來索美醜爾阮所哀得留其半廣人至今傳以爲談
話用陳氏家傳名臣宛
琰錄廣州志參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四

主

文字

王子倫名綱以字行南海人也有文名宣德初監察御史
何善薦授長沙之攸縣丞惠政及民民愛之時草寇蕭

彥真剽掠子倫與百戶張本捕之抵衡山遇寇與戰失
 利中有引弓向子倫者眾呼曰王父母君子人勿傷遂
 得免既而通政使陳璉復以有守有為薦知江陰縣廉
 名益著僅初考都御史陳智問其有學識且操守廉介
 復疏奏舉之有旨來徵邑民黃樟素等千餘人遮道願
 留不可乃脫其靴懸於譙門以示不忘至京授河南道
 監察御史熈然以直聲著歷官始終不攜妻子正統間
 巡按雲南遂以疾卒吏部尚書魏驥志其墓稱為廉能
 吏賢法司云二子載貫載能文章隱居不仕貫有詩名
 由鄉貢任南平知縣載子觀光亦舉人能詩而子倫所
 著有藥齋集余按永樂宣德間吾廣仕宦有聲者不獨
 子倫有李晟易善龔遂程勉湯性方鍾順胡濟羅密李
 晟字孟昭鄉貢進士任都給事中以廉能擢知南寧府
 專尚德教夷俚悉供賦稅陞河南布政司參政所至有
 惠政致仕家居尤篤孝友易善亦鄉貢進士任給事中
 陞岳州府知府政尚寬厚決訟明察凡案牘一日洞然
 吏不敢欺稱為神明陞湖廣布政使景泰中引年卒於
 家湖廣人仕廣者至今存問之龔遂永樂辛丑進士任
 監察御史知柳州府性廉潔致仕日攜數十籠歸賊追
 劫之啟綸則皆書籍也鍾順字必華由鄉舉知沔陽州
 江西凶人周禮洪能起大獄為州人害順杖殺之一郡
 肅然鄰郡監利縣民越境而訟者凡百有七十人受而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四

志

聽之咸得其情監利民大悅為立生祠終於廣西太平
 知府程勉任江西理問廉介勤慎決獄無私擢監察御
 史後丁內艱哀毀而卒湯性方歷刑部主事郎中陝西
 按察副使以剛毅果決知名皆發身鄉貢者胡濟字孟
 時洪熙初元御史胡啓先以賢良舉授廣西布政司檢
 校正統中知理定縣調平南有築城功後從征大藤峽
 為民辯寃得活者二十餘人世稱其循良廉介羅密任
 武進主簿善撫字嘗遇歲歉賑濟有法民賴以全活督
 運糧餉如京師舟為風所漂沒罄已貲以償之卒於官
 民弔奠如市留葬不克乃留衣冠葬焉禮部尚書胡濙
 躬為之斂惋惜連日贊其像云自古至今有兩桐鄉蓋
 紀其實也自屢而下多南海人獨遂與密家番禺云廣
 州志順德
 志參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四

志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四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五

香山黃佐才伯撰

副都御史彭公

僉都御史盧公

按察副使陳公

戶部左侍郎李公

參政何公

副都御史魯公

按察副使鄭公

彭誼字景宜東莞人由邑庠生預宣德乙酉計偕為博士弟子正統乙丑授工部司務吏有竊批上者事覺尚書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五

文字敬慎堂

石璞欲以墨黜之誼廉得其情非墨持不可璞卒從之且賢誼已已邊事起有旨大臣舉風憲須老成人部以誼應陞湖廣道監察御史時王文掌院事號嚴明御史啓事不合輒瞑目不答獨禮重誼景泰庚午南直隸澆民有殍誼往賑濟日走數邑不憚民賴活者甚眾壬申河決張秋隄水東趨不由道奉敕修理先是尚書璞暨都御史王暹洪英各言方略有欲以席裏石投之者有欲內石籠中繫緼以沉者試輒敗誼乃督役夫從分漕之約先畢先息不限日既浚決水勢緩隨即塞之水復故處漕輓通以功陞正六品俸甲戌陞大理寺丞乙亥邊有警陞石僉都御史奉敕提督紫荆白羊倒馬等關

律將治兵恩威並著偏裨受成算每出必捷修築城堡

按古法造神臂弓守之無復敢犯復奉敕提督各關倉

糧保定等衛屯糧尋忤權貴得罪天順丁丑左遷紹興

知府民告饑卽發倉卹之或謂當上聞否且得罪誼曰

待請而發則轉溝壑者多矣吾何愛一身而不以活萬

命明年有秋民爭委輸不逾月而倉復盈先是都縣官

田稅重耕者不得食而流移焉賦多逋負責歸於官輒

不滿秩去誼請計畝起耗減重增輕民使之又因暇築

白馬閘兩壓不入既良田若干頃歲獲穀若干斛一郡

蒙其利九載陞山東左布政使去之日蕭山民有感德

者持海味二器為饋實金也峻卻之其人愧謝而去其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五

文字敬慎堂

始終清謹如此居山東一載陞工部左侍郎未幾改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先是前任者與太監總兵不相能不以邊儲為意倉無再歲之支虜規知之聲言先寇誼既至獲謀者訊焉盛稱林駢騎阻糧少士饑以故無恐命斬以徇眾哀抹乃免於是反謀語之日汝虜恃駢汝不見中國匠列木器乎遣萬卒持之使人剗木木不崇朝可盡也芻糧又在吾度內發民萬家運之斯山積矣汝虜何恃耶謀報虜未以為然秋發轉邊餉實鐵嶺三萬諸衛相繼於道虜始有懼色既乃大閱命將調發建大將旗鼓出廣寧度遼陽部次嚴整旌甲蔽野命都指揮崔勝進兵擒斬無算奪其馬匹器械輜重虜奔潰乃

依勝求哀請臣服至於再三始班帥自是遠遁不敢南者十餘年成化辛卯三月捷賜降勳獎諭癸巳統師征小黑山虜寇斬獲六十二級燒燬建州麥州等巢穴搜獲馬匹牛羊無算全軍而還議功於下皆獲陞賞朝廷復降敕獎諭之時總督太監橫徵諸屬衛誼乃令所屬凡移文不經本院議處者皆令覆請違者以軍法從事虐焰爲之頓息邊人德之在遠凡十有一年屢有歸志章凡四上不允成化戊戌始得予告謝事歸凡二十有二年乃卒壽八十有八兩奉恩詔進階至資善大夫誼爲人外柔內剛謙以接物未嘗爲傲嘖之行而人皆愛之官雖尊在鄉里惟騎一欵段或步行以自適有後進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五

三

文獻堂

新得官者行輒辟人見每避之笑曰此騎行故態也優游桑梓扶笻弄孫享期頤之福爲士大夫所羨仰云

存業所撰行狀徐溥所撰墓表徐瓊所撰墓誌參修

盧祥字仲和東莞人幼多技能年三十始習舉子業往從其兄全州訓導寬遊正統戊午遂領廣西鄉薦壬戌登進士高等擢南京禮科給事中多所論建凡六年而丁外艱服闋補吏科論北虜也先僭號之害劾大臣王文項文暉等奸惡爲人所畏憚未幾以言事謫山西蒲州判官慷慨就任以下僚白處或諗之則曰吾固素位而行也天順改元召爲禮科都給事中章疏剴切多見聽納戊寅陞南京太僕寺少卿尋以內艱歸甲申補順天

府丞其冬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至則嚴武備肅綱紀明賞罰屢平虜寇朝廷有白金文綺之賜議者欲進其秩宿與銓部有憾遂爲所沮因以書抵其外甥祁順思求退休順答曰昔人謂使營菟裘吾將老焉論者有猶豫留時之請舅何爲而不早決也丁亥冬得謝歸明年五月卒年六十六祥以氣節自高性寡合與同官林聰獨厚凡所獻納必協力成之故其名構亦相頡頏云祥嘗學春秋於安福吳節教其子士廉從子暉鶴嗣俊皆預賓興由是邑子之學春秋者益盛所著奏疏詩文號行素集藏於家

用東莞志集陳政字宣之世家番禺之沙村生而秀穎六月能言三四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五

四

文獻堂

齡時客有以三人聚話命之對者應聲曰四皓同遊客大奇之七歲父恩教之大學中庸過口卽成誦十五能文詞有理致力學修省不少懈嘗作自訟文以終勵曰昔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夫子以君子稱之子生也晚然犬馬之齒日加長矣靜而思之此心既往之非奚帝伯玉也邪夫子嘗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因隱括成篇以見意固非敢以聖人所未嘗見者自居也雖然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之謂既日自訟矣奚庸於辭蓋自訟而藉心聲以發之庶或可以備規鑑存觀省以示不忘焉爾其辭曰民之初生日自天君者傳國有宋應乎八火遂以火德通於天下

粵若元默潛灘之歲招搖指手析木時天君凝神乎虛
靈之宮遊息於三池之澳既而正中位闢九門宣玉音
降絲綸將以咨詢乎庶職慶讓乎百官乃命崇煥職司
觀察別枉直於疑似辯是非於毫髮明命赫然其敢或
違眈私督色法有攸規乃命穰移職司典樂遵放鄭之
舊章宗在齊之正學誘知化物類乃非經敢噉聰德厥
有常刑申命卿樓納言是職成夙之貪饕絕譏邪之
罔極務鼎鑪之調和庶斯言之靡食申命伯鈺屏息在
公欲至德之馨香斷惡臭之靡容惟鮑魚之時遠安芝
蘭之必從分命叔擻爲執金吾衛彼兇邪以罔中都揆
持恭止輕舉靡圖分命子瞻爲大行人奔走王事踰躅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五

五

父子敬以全

循循惟容斯重罔情其身六命既敷百官懔懔懲既往
之過愆省平居之得失僉謀既協衆允若一爾乃推卿
樓而進言於天君曰仄聞體元居正君之極也循理奉
公臣之翼也風行而草偃表端而影直未有上克盡而
下不職也今君衆欲交擊百慮紛紜羣疑變積諸妄因
循或荒於嬉則馳慕乎鴻鵠之將至或溺於酒則汨漑
乎水鑑之天真羣下效尤厥咎惟均故衰職之不修則
無異於下臣於是天君懼然若失勃然改容爰省前爲
以圖厥終葆眞毓和端一虛冲秉詩之寒淵戒易之慎
慎一眞自如萬事由中於是乎正位凝命如初火德復
興百官從令提學僉事彭琬見之曰此殆潛心孔孟者

也亟稱重之正統辛酉以詩經發解第一是年瓊山邱
濬銳意首選二場後請誦所作驚曰解元屬之子矣吾
輪子一籌耳遂不終場而去揭榜果然明年中春官乙
榜未就卒業大學祭酒李時勉試之曰異材也命與大
下文學之士商輅等四十八人讀書於尊經閣下自是
所造日深連遭內外艱閉戶藏修不樂仕進家居凡八
年以五經教授從之者先後幾千人多知名者有司屢
勸罷乃改治周易登景泰甲戌進士選爲翰林庶吉士
卽潛時爲同年亦在選每見所作必推服嘗與修寰宇
通志書成拜湖廣道監察御史繩愆糾謬務存大體嘗
疏敬天勤民十事人服其敢言尋奉檄書提督北直隸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五

六

父子敬以全

學校立教條十五事設簿書以稽學者勤惰隨其資質
高下而成就之大都以德行爲本文藝爲末未嘗輕易
棄人故學者咸懷其德閩九載郡邑諸生交章奏保特
陞山東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如故蓋前此所未有也
先是積歲糧餉不敷庠序原米折半支鈔奏言京師首
善之地當以培養人才爲先不宜吝惜小費詔復舊典
士益激昂久之京堂官缺吏部侍郎尹旻召飲指案開
扉帶示意政對曰賸金恆愧非據敢溢涯分乎旻遽曰
君言是也遂不果用成化丁亥上疏請追崇孔子謂當
易大成之號以洗胡元之陋復元聖之稱以正宋人選
諱之失用示一代崇道盛典會議者加詆斥寢其疏不

行是歲改雲南按察司副使至則繩武弁之尤無良者
數人修舉憲度張弛有道民夷安之甲午獻績之京至
湖湘邁疾還番禺治瘼逾二載卒年五十有九政為人
資性淳雅學苑該博存心忠厚不言人過孝友信義之
聲洽於鄉黨廣之薦紳謂可以託妻寄子者政一人而
已御史古雄高宗本嘗曰政之所以異於人者非鼓以
智術術以奇巧挾以勢力也亦不過平其心易其氣宏
其德坦然行所無事而已至於人以文叩之則以文應
以道誼叩之則以道誼應以政事叩之則以政事應此
政之所以異於人也族人陳道亦稱其造詣深遠踐履
篤實風力所至足以摧奸回教法所施足以啓後進云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五

七

文字數

道徙家盱眙累官戶部尚書道子大章至太僕寺卿
井貞應集李嗣所撰
行狀陳氏家譜參修

贊曰成化末建議者請尊孔子為廣運帝盡去舊號朝
旨不行然不以爲非夫孔子之聖固無待於追崇然所
謂洗胡元之陋正宋人避諱之失則正名意也詆斥之
逢豈其命歟先大父長樂府君稱陳憲副之賢不吝口
且曰吾從之遊最久温乎其外粹乎其中表裏渾然猶
一日也長於自修而短於微名故或毀方而瓦合噫紀
之虛夏之璜既積且瘞輝於斗極君子豈能自掩其善
哉記不云乎苟有其言必聞其聲苟有其車必見其式
李嗣字克承南海人性端謹質幹魁梧年十三有司羅爲

邑庠生氣蓋時輩識者知其偉器中景泰甲戌進士授
南京戶部主事以清勤知名嘗罷督南畿江西積欠輸
賦不勞而集乃奏增大臣一員專董其事遂爲例晉署
郎中事時五城兵馬司妄奏房鈔都稅司侵蝕公課蠹
政戾民參提兩正其罪士民快之尙書張鳳推重之曰
公輔才也欲薦代己魯鳳卒遂不果尋實授郎中階奉
政大夫再地恩父母出知金華府下車之始供億豐腆
一無所受適行鄉飲酒禮有司設主席殺核視賓十倍
違命撤之由是吏民知風指終嗣任不敢干以私郡俗
婚嫁論財生次女卽淹殺之雖富家亦然嗣嚴其禁使
資送無得過制其俗漸革舉女者必字以李云慨教化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五

八

文字數

不明乃奏立正學書院祀先儒王何金許四賢重修呂
東萊張南軒朱考亭會講麗澤書院俾郡人知所向慕
治地僻遠民苦賦役奏請割三郡近地設湯谿縣隸本
府以便之儲賦浩繁邑里多逋竄者乃爲手券貸諸富
室以紓其困民情安堵士風丕變治行爲江浙諸郡之
冠壬辰入覲與黃州守並課優等誥命旌異授中憲大
夫卽遷浙江右參政尋轉左修築長堤以禦紹興寧波
海漲二郡民永賴其利又上軍政數十事蒙允轉行諸
省晉福建右布政使一時寮案多鄉人居常和衷相與
臨事則凜不可犯閩士稱其公明播諸詠頌漳州有狂
生得幻術醉後能人役草木邑吏上變藩臬議舉兵闖

曰討之是激其反爾單車往其家命縛以歸一省帖然
尋轉左布政使辛丑入覲如京師道經金華民爭逐之
攀轅涕泣不忍舍共丐御史淮南蔣誼爲文刻石路左
以昭功德癸卯遺內艱守制於家適蘇松多事奪情起
嗣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往巡撫焉首陳事宜降敕嘉
獎所至百廢具興居無何召還授戶部右侍郎丁未廷
試預讀卷會上太皇太后徽號馳恩階嘉議大夫贈祖
父父如已官祖妣暨妻皆淑人孝宗卽位力疏休致
優詔不許尋轉左侍郎會本部有言兩淮鹽法不舉虧
損邊儲者奉聖書督視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以行悉
心羣務遂感疾卽上章乞歸得旨乘傳還第俟瘳起用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五

九

文字

宏治甲寅卒年六十有九計聞賜葬祭嗣爲人孝友器
量宏重見義敢爲遇事有斷居官三十餘年田園無所
營增歿之日衣篋中惟白金十兩而已登第後祖業盡
與兄弟俸餘必以均宗黨有司請大其居力辭之遺內
艱自任抵家官司多致祭禮贖金動以千兩毫釐無所
取巡撫蘇松時約束家人無得外接富民賄請見其
子嗣聞之卽遣之還廣其廉介如此鄉評謂始終有守
者必曰李都憲何中美二人嗣別號介軒有子辰以蔭
爲國子生用何淡所撰墓誌銘修
贊曰嗟乎貪夫徇財烈士徇名余嘗悼夫世之徇財者
之衆而徇名者何少也前數十載吾廣士夫多以富爲

諱爭自酒濯以免公議及余接世務以來聞人仕衆必
問曰好衙門否問人退衆必問曰有收拾否且耀金珠
廣田宅以驕里閭者世不以爲過也夫勢大則用奢父
驕則子汰卒之顛覆而後知財爲禍梯亦已晚矣李嗣
之名乃今知之爲其廉也居官廉故蒞事公蒞事公故
民愛敬民愛敬故功業昭功業昭故修名立修名立然
後仁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信哉富貴之不審貧
賤之不安往往陷溺其本心雖謂之不仁可也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五

十

文字

何淡字中美順德人天順丁丑進士除知山東濱州州古
渤海素難治蝗旱久且多無名之徵淡至以勸耕農
爲首務定糧役料物以貧富爲差書爲由帖預給之聽
以粟麥布絹通融折納其病民者一切罷之及期不待
督責而輸賦集暇取呂氏鄉約教民榜每鄉慎選老人
親爲演說大義使訓其間里按季查考民以惡聞則召
其鄉老泣謂之曰吾不能化若與若不能化鄉其罪一
也然吾則罪首也民苟三犯吾當自劾求退於若何如
各懇謝而去訟爲之稀例得皂隸馬夫折薪錢悉移應
公務乃新學宮修禮器延聘師儒聚民之秀者日夕教
之初士習鄙悍解頰荒甚自是科第煥赫甲於他州都
御史賈正巡撫至濱疏治績請書姓名於御屏遇兩京
堂上員缺量加擢以爲世勸有旨旌異給與誥命會丁
內艱去士庶爭哭而留之憐其清苦乃贖錢二十萬相

與謀曰我公素不受人賄賂境其受乎付鄉老余良勝
與至臨清致贖淡正色卻之良勝負還散於眾不匿一
錢蓋化於淡也後貌淡像祀諸龕遂嗣至今事之服闋
陞工部虞衡員外郎把總匠通內府爲奸利莫可誰何
皆揭令禁之奄人請托不行自是工匠始免害陞湖廣
漢陽知府郡多魚利民爭許又爲親藩所擾悉奏革之
效民力農爲築陂堰使時澆澆節浮費以給民耕牛穀
種民始不惰江右布商彙來誘民取倍息因之與訟相
仇殺痛繩之民始有寧居尤重學校所教髦士多取科
甲前此未有也歷九年未嘗一介取於民子弟欲役與
皂則呵之曰汝亦官邪終任雖里胥亦亡一犯賍者民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五

二

文字數

歌之曰何太守築漢陂饑得食寒得衣陞費州左參政
時生熟苗相攻郡縣騷然巡撫集議用兵淡請招之不
從用兵未晚會朝命下如淡言巡撫卽檄淡往淡單騎
深入諭以威德遂釋甲返故土以萬計尋以視老累抗
疏乞歸得允時年才五十餘與從弟副都御史經內弟
參政李聰同時致仕人訝以爲難淡居官三十年俸祿
恆以助公費家產無所增貧至不舉火自處晏如也暇
惟課僕種園蔬以自娛知縣吳廷舉稱爲吳隱之流亞
分俸贖之東所張詡贈之以詩謂其清奪粵江水云卒
年七十五

用潘洪所撰行狀修

魯能字千之新會人其先自涇來隸千戶所尺籍景泰甲

戍進士除南京戶部主事丁內艱服闋改北京戶部尋
擢員外郎進郎中歷任逾十年司無滯事尙書年富楊
鼎咸重其才時部官至正郎者多拜布政及參政能年
深乃得陝西參議或以爲惜笑曰人臣當務盡職豈暇
計資級哉成化戊戌進右參政庚子進右布政使辛丑
轉左八年之間四遷關陝重地三面臨邊禦巡撫都御
史四人總戎大將四人其他監軍參將之類又十餘人
屯聚戎馬十數萬控制荒遠糧餉自需皆取給於藩司
又值邊陲多事內地水旱相仍能爲佐貳時日事巡歷
凡西北山川阨塞屯堡要害儲峙多寡兵馬強弱將士
堅脆皆心憶而口數之既總司事不暇躬蒞慨然謂僚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五

三

文字數

佐曰陝西沿邊數千里屯重兵之所其大者寧夏榆林
甘肅其他若岷洮諸處營寨北禦鞏鞏西接羌戎外地
有生蕃內地有熟羌禦制之備雖在乎武將然軍儲馬
秣則出乎民也苟非豫爲會計一旦臨事吾知其誰措
手也乃市近司地以易參議宅創爲會計堂凡錢穀出
納條例簿籍咸度其中每歲夏秋當徵稅糧時會議於
此稽考一歲之所出入因登耗以加減量遠近以分派
而凡藩封祿米亦均節之自是邊儲有備而民力不困
戶部每歲所給糴米銀數十萬兩舊多乾沒於權要能
惟估直分糴升合無或虧者其弊遂革甲辰關內大饑
民至相食公私密竭計無所出朝遣大臣賑濟行一切

權宜之政能隨事禛補凡古今救荒之策舉行殆盡由是多所存活雖間至死不怨而一方卒賴以無虞者能之力也癸卯述職至京考為天下方伯之最明年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璽書巡撫甘肅仍支二品俸時父已年近九十矣遣家屬南歸侍養獨攜一僕自隨甫下車即嚴閱部伍補剔利弊為合行事宜凡十日新號令曰謹練習曰修城堡曰明賞罰曰覈功實曰抑虛詐曰恤孤寡曰稽積儲曰行賑貸曰撫蕃落行下之日軍民驩呼載道咸曰數十年無此也自此朝廷可無西顧之憂矣閏三月而父訃至軍民相率赴闕乞留而不可得時制凡守邊大臣有故非得代不許擅離能以累哀從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五

文

事摧毀勞劬形神瘠耗代者乘傳至而疾已大作歸至會府而卒年五十有八上深悼惜遣官諭祭命有司治塋域能為人溫厚坦易慎交遊口不道人過失至論公事則執定見侃侃不回歷官久甘嗜淡素如布衣時用

臣疏
空類稿參修

鄭敬字德聚東莞人少秀異明敏讀書雖易於記憶然每誦必百遍乃止夜誦非三鼓不休取正統壬戌進士授

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尋改道江西廉介自持曹無滯

牒同官憚之六載陞江西按察司僉事改河南雲南滿

考將之京土曾知其行李蕭索循故習盡以兼金異貨

家人或勸之受則大怒叱之曰我司風紀二十年享有

常祿猶懼弗稱况敢暗昧改節以欺天乎成化丙戌陞山東副使食少事煩方踰四麥而髮盡白即自陳致仕歸卒於家年五十八其卒也幾無以為斂人皆稱之東

莞志
集參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五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五

十四

文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六

香山 黃佐 才伯撰

翰林院檢討陳公 獻章

布政使祁公 順

府同知吳公 清

知府張公 瑣 陳公 晟

監察御史余公 統

按察僉事何公 壽

都察院都事袁公 仕鳳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人所居村曰白沙世因稱為白沙先生弱冠遊邑庠工舉子業正統丁卯領鄉薦第九人戊

辰辛未兩赴禮闈下第聞臨川吳與弼名遂從之遊受

業歸暇日或與門徒習射於野未幾流言四起時學士

錢溥謫順德雅重之勅之北上遂復遊太學祭酒邢讓

使和此日不再得詩驚曰龜山不如也由是名振京師

歷事吏部日抱案牘與羣吏雜立廳事下不少休侍郎

尹旻聞而賢之成化己丑復下第既歸遂不復出矣四

方從學者日益眾天下日益聞其名江西布政使陳煒

修復白鹿洞書院走書幣聘為山長使為士子師報書

謝不往壬寅廣東布政使彭韶薦諸朝曰臣等白度才

德不及獻章萬猶且叨食厚祿願於獻章醇儒反未

及見用恐國家坐失為善之寶請以聘吳與弼故事起

之有旨命有司以禮勸駕獻章以母老且久病辭巡撫

都御史朱英懼其終不起也且題薦末云臣已趣獻章

就道矣因曰先生萬一遲遲其行則如予誰君何乃起

至京師朝廷用故事敕吏部考試會疾上疏略曰臣累

染虛弱自汗等疾又有老母朝夕侍養不能赴部聽選

成化十五年以來左布政使彭韶右都御史朱英前後

具本薦臣堪充任使吏部移文廣東布政司趣令起程

臣以舊疾未平母年加老未能輒行府縣官吏承行文

書日夕催迫不免強起就道而沿途病發隨地問醫扶

衰補贏僅不大憊於成化十九年三月三十日朝見乃

以久勞道路前疾復作日復一日病勢轉增耳鳴痰壅

面黃頭暈視昔所染無慮數倍眾目所覩不敢自誣又

於八月二十二日得男陳景暘書報臣母別臣以來憂

念成病寒熱迭作痰氣交攻待臣南歸以日為歲臣病

中得此神魂飛喪仰思君命俯念親情展轉鬱結終夜

不寐臣之愚迷實不知所以自處也臣自幼讀書雖不

甚解然於君臣之義知之久矣伏惟我國家教育生成

之恩陛下甄錄收採不遺卑賤之德至深至厚於此而

不速就以圖報稱於萬一非其情有甚不能已者孰敢

驚虛名飾虛讓趨進御於日月之下以冒雷霆之威

哉臣所以一領鄉書三試禮部承部檄而就道聞君命

而驚心者正以此也緣臣父陳琮年二十七而棄養臣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六

母年二十四而寡居臣遺腹之子也方臣幼時無戚不病至於九齡以乳代哺非母之仁臣委於溝壑久矣臣生五十六年臣母七十有九視臣之衰如在襁褓天下子母之愛雖一宜未有如臣母愛臣之至愛臣之深者也臣於母恩無以為報而臣母以守節應例為府縣所自己蒙聖恩表厥宅里是臣以母氏之故荷陛下之深恩厚德又出於尋常萬萬也願臣母以貧賤寡寡俯仰無聊股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愛臣日甚愈憂愈病愈憂愈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欲為而力不逮雖欲效分寸於旦夕豈復有所惜哉臣所以日夜憂懣欲處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六

三

文字敬啟

而未能者又以此也夫內無攻心之疾則外不見從事之難上有至仁之君則下多曲全之士惟陛下以大孝化天下以至誠體萬物海宇之內無匹夫匹婦不獲其所者則臣之微亦豈敢終有所避而不自盡哉伏望聖明察臣初年願仕之心憫臣久病思親不能自己之念乞放臣暫歸田里日就醫藥奉侍老母以窮餘年俟母養獲終臣病痊愈仍前赴部以聽試用則臣母子未死之年皆陛下所賜臣感恩益厚圖報益深雖死於道路無所復辭矣疏上明日授翰林院檢討俾親終疾愈仍來供職蓋異數也獻章以表謝而歸家居作詩談道自樂歲有薦辟皆援詔不行宏治庚申卒年七十有三提

學僉事宋端儀祀之於仰高祠獻章孝友和易以道學見知於時歸自臨川閉戶讀書徹夜不寐少困則以水沃其足久之乃歎曰夫學貴乎自得也自得之然後博之以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則典籍與我能相涉乎遂築一臺名春陽日靜坐其中足不出閤外者數年久之又以為苟欲靜則非靜矣於是隨動靜以施其功嘗有詩答張元禎曰古人棄糟粕精粕非真傳妙哉一勺水積累成大川亦有非積累源泉自涓涓至無有至近至遠至神焉發用茲不窮緘藏極淵泉吾能握其機何必窺陳編學患不用心用心滋牽纏木虛形乃實立本貴自然戒慎與恐懼斯言未云偏後儒不省事差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六

四

文字敬啟

失毫釐開寄語了心人素琴本無絃其訓學者則曰去耳曰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又曰不離乎日用而見焉飛魚躍之妙蓋其所自得者在此一時縉紳爭先見之雖中官緇流蕃夷商賈接之盡得其歡心為小廬山書屋以待學者御史熊遠為之建嘉會樓凡致禮於其廬暨從之遊者日館穀之不計其囊之罄也器物極美者人有欲意即畀之無吝色嘗受知於修撰羅倫御史袁道經歷張徹於其沒也皆服總三月墓先哲推清獻公之為人懸畫像朝夕事之如師崖山大忠祠慈元廟之建也皆獻章創其議其仗義愛人往往如此故雖小人女子亦皆知其名為詩清勁有法與江浦莊景齊

名世稱陳莊嘗東茅代筆人爭效之謂之茅筆字有集

二十卷行於世其弟子知名者遼東賀欽嘉魚李承其

南海張謂增城湛雨東莞林光用名臣琦璋錄張

顧順字致和東莞人天順庚辰進士大廷之對傳者謂當

舉首以其姓名近御諱於傳臚弗便也乃抑置第二甲

第二授兵部主事巡山海關有廉稱代歸轉戶部督餉

臨清陞員外郎郎中成化乙未建儲賜一品服使朝鮮

關人故集土兵千餘土物萬計從而貿易乃悉屏斥惟

正騎從自就館至旋旆凡與馬金繪聲伎之奉一切靡

卻三韓君臣相顧駭異為築御金亭刻使東稿二冊以

獻未幾陞江西左參政三載以註誤左遷貴州石阡府

知府其地僻陋至則謹斥墾開屯田廣儲蓄流散日復

土人素不知學自開郡來無貢舉乃興集儒生親為講

授數歲而擢科者數人宏治癸丑陞山西右參政乙卯

陞福建右布政使尋轉江西左布政使撫按交章論薦

王恕在吏部亦疏引之內閣邱濬劉健顧知已也皆欲

薦順順未嘗念動辭以書甚力其平生遂問學持大體

心無一私人亦不敢干以私用公帑如已物一毫不妄

費在江西積金數千將易貨聞人言可私為歸計者即

戒其妻子曰若私此金吾日必不暇矣寧歸而餓死可

也乃悉歸於公而分毫未與焉卒年六十四所著有吳

川集四十五卷冷庵琴架倡和集各一卷寶安雜詠一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六 五

卷使東稿十卷子敏宏治壬戌進士累官戶部郎中清

約有父風致救鄉貢進士用東莞志吳

吳滄字源深增城之石灘人天順丁丑進士知弋陽縣清

正勤慎民感其惠巡按御史陳選按邑察其操守廉潔

政事平恕乃上章薦滄有日律已以廉撫民以惠學校

興而農桑勸賦役均而詞訟簡賑饑革弊下民悅服刻

聞朝廷給敕褒封其父母滄為人端謹視篆斷獄未嘗

左右顧人或問弋陽婦髻何似滄不識也陞饒州府同

知清操愈厲未幾卒於官其去弋陽之日民懷其惠相

與塑像於學宮之奎星樓以報祀之其為政也清而不

矯惠而不費蓋有古循良之風焉性喜吟詠自號雙白

居士以梅雪言也集數卷藏於家用廣州志修

張瑣陳晟俱番禺人瑣字德潤威儀山立見者起敬天順

丁丑進士累官戶部主事郎中知撫漳潯三郡撫為江

南大都民繁物阜頗稱難治瑣在任能清詞狀輕引錢

抑豪右制奸吏不徇私謂有兄弟爭田者當路怙其重

名久不能斷瑣一言定之有寄籍治內者前官憚其勢

位莫敢差發瑣處之以公屬邑鄉豪殺人繫獄資緣貴

要請囑百端而不為之動卒正其罪他如詭立戶計苟

免科徵隱瞞丁口影脫軍匠與夫曹屬糧里交通富民

虐害良善吞併窮苦等弊革去幾盡而文學聿興士風

丕變故鄰境大旱連年饑殍盈道獨撫少豐成化三四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六 六

居士以梅雪言也集數卷藏於家用廣州志修

張瑣陳晟俱番禺人瑣字德潤威儀山立見者起敬天順

丁丑進士累官戶部主事郎中知撫漳潯三郡撫為江

南大都民繁物阜頗稱難治瑣在任能清詞狀輕引錢

抑豪右制奸吏不徇私謂有兄弟爭田者當路怙其重

名久不能斷瑣一言定之有寄籍治內者前官憚其勢

位莫敢差發瑣處之以公屬邑鄉豪殺人繫獄資緣貴

要請囑百端而不為之動卒正其罪他如詭立戶計苟

免科徵隱瞞丁口影脫軍匠與夫曹屬糧里交通富民

虐害良善吞併窮苦等弊革去幾盡而文學聿興士風

丕變故鄰境大旱連年饑殍盈道獨撫少豐成化三四

年間境內野蠶成繭士民以為德化所致形於歌頌無
人謂近守土者惟閩漳王昇和易足嘉祥符王宇清峻
可尙瓊能兼有而文學過之成化十年守漳州是秋洪
水百姓淹沒發舟奔掠活數百人給衣食用財物亡者
設奠招魂以弔繼值旱災祈禱書足增學館免負租修
南橋關港道皆有利於民至於士子專經延他經以博
人材鄉飲苟簡考禮燕者碩以淳風化漳民得免魚鱉
者為立功德碑最後守漳州不能徇時即罷歸晟字美
宣少孤貧郡人鍾定者鞠之為子目其姓舉人順壬午
解首成化丙戌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將授官抗疏自
言本陳則恭子定雖教育恩踰所生然天性之親不可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六

七

遺也况五喪未舉已二十年苟授一官義當致身終無
葬日不孝之罪上通於天將焉用之陳請復姓歸葬詞
甚哀惻上報可遂南歸事定孝敬備至未嘗敢言後定
知之大詬晟衣冠請杖定杖平流而終不敢起定亦感
悟相與如初後拜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俊名為朝
宁推重出知雲南臨安府剖斷如流夷獍服省冗費
至萬兩黔國公不說索歲饋晟執其使囚之懇請乃免
自是無敢干以私者未幾卒於任百姓夷酋爭護其喪
歸廣州比其遠也哭之哀如始喪時蓋感之深也晟為
人最篤倫理其妻黃氏鍾之義女也登薦時猶未配富
家欲妻之即謝絕其人比黃死哀慟有句云怪殺天桃

勝人世落花猶得再逢春聞者墮淚展博學敏於文詞
詩尤工論古今最有鑒識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云陳
獻章稱重之謂為詩人之冠瓊亦詞翰如流筆札尤為
精絕獻章謂與晟當並傳世又嘗曰人謂張傲張非傲
者也瓊子詔甲辰進士戶部主事今養高於家晟後無
聞者以故家集與行蹟多不傳焉瓊所著有兩山稿用
臣瓊琰錄廷
山新志參修

余統字承之新會人成化丙戌進士為行人擢南京監察
御史上疏乞均用才以勵官守折奔競以通選法經陳
檄以便軍餉併殘伍以省冗員禁宿弊以革奸吏修國
學以崇文教前後奏疏數十言皆一時之急務也年五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六

八

十餘卒於官卒時猶諱諱念國事云鄉人至今稱之用
會志
何濬字源清東莞人成化壬辰進士授松江府推官明允
清慎門無私謁知府王衡贈詩有曰關門共惜寒儒苦
斷獄爭誇老吏明累經旌異陞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
終四川按察司僉事軫念民瘼巡歷僻阻遂卒於官濬
平生好學務純實處事不苟非其義也一介無所取與
所至以廉慎稱用東莞志松
江志參修
袁仕鳳字彥祥東莞人成化乙未進士初授江西廣昌知
縣廉介風厲撻伏如神扶弱鋤強奸黨為之褫魄寧都
人有侵漁者斂迹而去其見義勇為上司不能抗抑也

民歌之日袁太宰真勇于勦擊豪強貧撫字吾今求古
人中惟有董宣能似此撫按以其才堪治劇保知萬安
縣民聞風畏之及視事愛民如子惟恐或傷薄於自奉
而厚以恤民臨事必務平心易氣而後斷之故每一事
行下必帖然服其視廣昌政體微不同蓋寬猛之宜也
期年吏部行取至京當得科道以無內援乃陟都察院
都事尋卒於官喪經萬安民爭祭賻之毋至不能容今
去任數十年矣一縣人思之真如父母云用吉安志建
昌志東莞志
修參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六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六

九

文字數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七

香山黃佐才伯撰

忠義

宋推鋒軍將黃公俊

宋贈州判伍公隆起

宋義士熊公飛

贈兵馬指揮關公敏

義士張公仲賢

禮部郎中陳公敬

惟君用厥明以任人惟臣自獻厥身以事君悉心圖功
乃能善治適與變遇則忠義之臣出君亦不失乎令名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七

一

文字數

非此道也天下其無邦矣是故君寄我以宗社宗社亡
則死之託我以孤孤存則存亡則死之任我以郡邑城
不守則死之責我以言以諫受罪則死之任我以軍旅
兵敗則死之如不見知猶思死難夫是之謂能獻身之
臣為宗社而任人則求能死宗社之士為托孤而任人
則求能死孤之士為郡邑而任人則求能死郡邑之士
為言責而任人則求能死諫之士為軍旅而任人則求
能死戰之士夫是之謂明於任人之君君恭於明臣恭
於忠天地之義也禮之經也吾廣郡志宋南渡後始有
成書然忠義之臣未之或聞也諦觀往牒於通志略得
洗勳者曰勳南海人死義於晉於通鑑長編得植廷曉

者曰延曉爲劉錕大將與郭崇岳無謀勇
唯日禱於鬼神延曉領前鋒力戰而死延曉死而錕亡
嗚呼可不謂烈丈夫哉惜也得其姓名而不詳其事得
其事而不詳其邑里修郡志者之過也考諸姓氏書曰
覃曰關曰植曰洗皆南越望姓二人者必出吾廣然猶
不敢遽收錄焉何則疑以傳疑故也今人傳者六人非
編氓則商宦矣謂之死郡邑死戰則可而死宗社死孤
死諫諍之士則未之有也傳曰桂厲不知而死難狼睨
受黜以奔師又曰平時無犯顏之士則臨難無死義之
臣由前吾以爲先哲頌出後以望於續斯傳者焉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七

文字數極詳

時俯仰見上司指畫兵事語纏連不少休每所主持堅
不肯回或沮之而卒如所言由是知名每自記曰鐵骨
稜稜吾豈凡子邪會當爲國家作龍虎臣耳德祐二年
元兵陷臨安廣東經略使徐直諒遣人赴隆興納款元
會阿里海牙呂師夔亦來徇廣州未幾益王卽位直諒
乃遣權提刑郡人李性道領摧鋒軍及水軍往拒元所
遣將黃世雄等摧鋒軍俊與陳質爲之將水軍則謝賢
爲將兵號二萬後察質賢無忠憤心會晤問每曰奇男
子當斬虜取侯王勿躡虜作兒女憐韓世忠岳武穆吾
等儕也至石門遙望虜騎擁山塞川性道大恐俊進門
俊觀虜眾部伍未整分兵爲兩翼登途遂其後擊之可

以得志性道不從賊舟岸許不戰旣而虜結陣成列鼓
噪而前俊奮身大呼率眾迎敵力戰質等退縮不爲之
撓遂收績奔還直諒聞之宵遁元黃世雄等遂陷廣州
授性道質賢官俊拒不受質賢等共殺俊俊慢罵死之
東莞人熊飛先爲世雄脇守潮惠二州間制置使趙潛
集義勇討世雄等飛卽應潛世雄度不可守乃出走飛
兵至廣州性道出迎請飛執之後十日潛與轉運副使
趙洪至次日安撫方興至索陳質謝賢告俊斬之并戮
性道廣人萬口稱快憐俊忠其厚葬之用崖山新志廣
州志彭森所撰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七

文字數極詳

伍隆起新會人三世仕宋高祖珉高宗朝爲嶺南第十三
將守南恩州卒於官子朝凱擇新會之文章里居焉生
子之才之才仕至陽春尉之才生天麟官龍井場提幹
天麟生隆起值宋季世帝昺舟次崖山隆起以祖父三
世受祿於宋非死不能報於是率鄉民爲義兵捍衛且
貢米七十石先是元帥張宏範已入廣州民咸附之
隆起力戰累日不沮潛爲其下謝文子所殺以其首降
元丞相陸秀夫遣人收遺骸以木刻首續之葬於文運
口山後秀夫生募得文子戮之祭隆起之墓故今人猶
名其墳爲釘頭墳村爲釘頭村云大忠祠成祀隆起於
東廡題曰宋義士贈州判伍隆起位蓋當時所贈官也
用崖山志新
會志參修

熊飛東莞人有武略善騎射宋末勤王開右丞相文天祥師出江西率兵往隸麾下為元將黃世雄所扼絕欲脅之降飛陽為世雄守惠潮二州世雄疑之謀殺飛飛以舟師遁還東莞舉兵應趙潛世雄遣姚文虎追之至榴花村飛勒陣斬之盡殲其兵世雄懼拉梁雄飛等出走新會令曾逢龍亦帥兵至與飛會入廣州執李性道數其罪而囚之遂復廣州飛以性道逆節甚明乃沒性道家焚其居是年景炎改元之六月也元呂師夔張榮實入梅嶺十月潛遣飛與逢龍禦之尋使將校劉自立守韶州逢龍戰死於南雄飛退師還韶師變等至飛守城力戰自立叛以城降飛巷戰敗績赴水死用廣州志崖山新志參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七

四

關敏南海黃連里人至正末豪民各分據鄉土敏亦舉義獨奉約束不同於亂屯聚保境縣賴以安洪武元年征南將軍廖永忠駐兵於廣敏舉全城歸附民悉復業惟龍潭未平敏率鄉民為之嚮導擒獲蘇世祿等首從以百餘計永忠賞其功授署巡檢後為餘寇所憾攻陷其鄉敏死於賊一門被害者二十餘人有司憫其死事旌所居曰表忠里永忠更曰忠義鄉構忠義亭以表之優復徭役二年永忠以其事上朝廷錫以誥命褒贈之仍命有司立廟歲時致祭郡人孫普記其事曰元季不造土酋割險角起為寇南海關敏氏以義勇戍土保民死於事洪武紀元春征南大將軍廖公行師納降討叛開

拓疆宇征南公以其忠義其實聞於朝奉敕贈武校尉兵馬司副指揮立祠以每歲秋九月祀之命下郡守徐公親督其事再閱月而廟成報其忠也其有關於名教亦大矣既述其事復為詞以展侯之忠義云詞曰風英英兮龍堂海竊影兮雲流芳蜀椒佩兮越紵裳中牢役兮交桂漿新宮峩峩兮侯故鄉侯歸來避兮我心傷忠零連兮既展困羣氣兮未遠采青菱兮驚波延素月兮烟苑以身易名兮樹此孤塞哀如飄風兮山宿之顯批把青兮金斗黃千秋萬夏兮侯食此邦雲旌旗兮雨干將祐正直兮誅姦狂泉歸乎來兮噫侯可忘州志順德志西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七

五

張仲賢南海人少剛果涉獵書史見義勇為洪武初同關敏破龍潭餘賊敏死仲賢力戰獲免洪武十四年東莞湛采賊曹真聚眾構逆朝廷遣南雄侯趙庸總兵往討命仲賢率民兵先為嚮導仲賢駕舟設機先進奪其港口摧賊前鋒由是官軍戰艦乘潮繼至賊眾大潰庸愛其勇壯復遣仲賢率眾援東莞舟經海口賊憚其驍勇悉眾攻之力戰暮死之賊為仲賢殺傷者亦數百人賊既平後庸嘉歎其忠不已洎藩關皆遣祭以慰其死時賊帥蘇友與真部屬也勢亦猖獗番禺人蘇孟昭增城人湛懷德陳仲光捍禦之有功且保其鄉里使不陷於賊賊平皆得免於謫戍鄉人至今感其德其知勇足尚

云又梁曾甫者南海之泮浦人也智勇絕人元至正間

舉江西行省授番禺沙灣巡檢尋遭寇起鄉人請潘泉

舉曾甫有可倚之才曾甫得檄乃據形勝立排柵流連

四歸於是發所蓄以給之不足則以已田稱貸於同鄉

富室黎仲達董取穀以繼之寇至則分力禦寇寇退則

各事生業鄉人賴以安賊使人說曾甫降曾甫怒斬之

賊率眾攻曾甫遂遇害鄉人立廟祀之謂之忠義祠用廣

州志順德志參修

陳敬者世家增城之石灘洪武十四年以賢良舉授禮部

主客司郎中遇事剛果敢為人多忌之以事左遷雲南

曲靖府幕官尋署劍川州事劍川鄰寇竊發來攻州城

敬不欲為偷生計親率壯士禦之眾寡不敵其下欲退

敬瞑目大罵賈勇前進遂力戰而死軍民咸聚哭賻焉

事聞命有司恤其喪用吳川集廣州志參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七

六

文字款誤室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七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八

香山黃佐才伯撰

孝友

晉孝子黃公經

宋孝子韓公道真

宋孝子張公與子

元孝子阮公詔孫

孝子單公仲升

孝子梁公孟祥

義士梁公惠生

義士譚公漢

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二曰六行

以孝友為先以鄉八刑糾萬民首之以不孝之刑而不

睦不嫻不弟次焉夫親親天性也倫理大經也雖成周

之治猶留意於勸懲人紀之修嗟哉難矣去古日遠習

俗日漓苟以孝友聞者余不敢以責備作孝友傳

黃舒東莞人事親至孝家貧力業以供滯澣當奉養時雖

盛夏未嘗脫冠帶其所願指雖千里之外往焉而不以

為難人以其善養志以純孝稱之後父卒皇皇如欲無

生躬自負土為墳以葬結屋廬其側藉苦以居深野無

人豺狼左右號而舒安之每夜寒月號哭聲飄蕭出林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八

一

文字款誤室

薄歸悲風遠聞人爲泣下御酒肉弗御日進淳糜一孟久之形容枯槁人勸其還哭而弗答母喪亦如之問巷謂衍生能致養歿能致哀皆日今之曾參也有司奏旌其門罔目其居曰參里里之有山岑蔚可愛舊未有名亦以舒故遂稱曰參里山宋沈懷遠南越志載舒事謂不讓古人云用廣州志南越志參修

韓經增城人家於韓唐村蚤喪父與弟維力田養母孝友著聞母喪哀毀踰禮竭力治葬墓於葛嶼山廬其側穴墻以人哭撫母柩夜則宿柩下日則出於廬舍自爨素食不進鹽酪凡三年然後歸室天感其孝一日風雨晝暝飛錢數萬入其宅以贖不足由是家裕世稱韓孝子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八 二

家州廣州志修

張道真連州人淳熙間割股療母疾疾愈郡守樓鑄上其事曰涅州爲郡僻在一隅介荆湘下流與峒夷雜處化理弛缺習俗澆說或健訟以作孽或德色而詐語者有之或鬪狠以射利或相挺而爲亂者有之長牧之禁革雖勤而不令之風漸至於日殊性分之冥頑既固而教諭之道有難於恥格矧夫秉靈從善不戒以孚苟無所勸其能政乎伏見州東門外民人張道真稟性惇慤不習詩書至孝夙成有異恆品自幼喪父躬耕養母五六齡時母衣以采色卽泣謂日向遺父茶毒既以素矣何爲服此及母遇疾日侍左右不暇沐櫛蟻登遍體血淚

盈皆禱於鬼神不效求藥以療之又無效或欲以陳藏器本草人肉能已病者道真慨然引刀割股爲羹以進羹纔入口母病如失萬日睽睽歎以爲難病創藉臥流血露筋天使從天門來持簡文符使道真吞之甫寤創已合矣非誠孝格天其何以臻茲夫篤孝未乎因心明倫所以成俗州民感道真之事爲父母者莫不欲得之以爲子爲子者莫不欲師之以事其親而凡爲人者莫不欲道真之行在其身也其有關於風教甚大糾諸耆老鄰里同然一詞請旌之以爲激勸制曰可遂於其宅里建孝感坊用澤川志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八 三

既與子香山人天性純篤頗讀書通大義事父母盡色養

唯謹德祐二年丙子五月父元輔病劇與子旦夕稽顙北辰願以身代而病不愈適顯天恩禱開脇割肝取一瓣以療病病爲之瘳鄉人異之以其事達於有司經略使徐直諒賚以二帛號所居爲孝行坊將以上聞會師旅不果居五年父歿哀毀踰禮用香山志修陳韶孫番禺人父劉以罪流肇州韶孫年十歲不忍父遠朝夕號泣願從父不能絕遂與俱往跋涉萬里不憚勞苦道過遼陽平章塔出見而憫焉語之曰天子寬仁罰弗及嗣邊地苦寒非汝所堪吾返汝故鄉汝願之乎韶孫曰既不能以身代父當死生以之歸非所願也塔出幣異以錢賞之大德六年父死韶孫哀慟見者爲之泣

下肇州萬戶府以開命遺還鄉里仍旌異之用元史五倫書廣州志參

修

單仲升增城人父喪與兄同居養母至孝元至大戊申母

鄭氏卒葬於藍山之原蔬食水飲不事家業廬於墓所

三年服滿始還鄉里稱其孝缺

梁孟祥者南海之龍頭堡人也性至孝同歲時父以吏事

長流口北為百姓攜孟祥出墻屏之下語之曰吾遠行

恐無還期兒別我矣其父果不還孟祥自後歲時拜於

墻屏下拜則泣終身無不然歲久墻汚壞人令毀之孟

祥不肯曰是猶彷彿見吾親也年甫壯喪妻不更娶終

其身用順德志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八

四

文字敬慎

梁惠生者東莞之碓船澳人洪武初其兄惠養得重罪當

解京就刑惠生留之曰兄承宗祀弟請代死遂從械繫

至京師刑於市義士莫不傷之為詩文以弔用東莞志修

譚漢順德人性訥直而篤孝父母伯叔俱早喪唯叔母蕭

在漢年踰四旬率婦與弟事之如所生歷三世餘子孫

克承其訓一門四十餘口同居共爨庭無間言用廣州志修

孝友外傳

李陶交趾人母終居墓側躬自治墓不受僦人助家為街

塊助之成墳陶漢人也是時廣州未建屬交趾刺史或

有傳陶即南海人者余不敢劇信故附於此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參

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八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八

五

文字敬慎

香山黃佐

卓行

漢郡主簿尹公牙

吳日南太守黃公蓋

南宋伏波將軍周公蓋甫

宋縣主簿林公備

宋將作主簿劉公富

宋贈太尉廖公金鳳

宋權工部侍郎馬公南寶

元訓導周公備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九

參政彭公森

伴讀湯公有容

刑部主事金公誦

君子為學莫先於修行之在人猶室之有楹棟也車之有輪也禾黍之有根也有則立否則墮有則安否則危有則生否則萎修之而賢全之而聖失之而小人禽犢同歸古人所以乾乾匪懈羈貫終乎皓首者修是而已詩曰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能進德之謂也是故立朝焉忠在家焉孝事長焉弟交友焉信睦姻收族焉義和萃乎中輝光乎外行足範也勳足書也言足傳也位不二旌而貴賤不及梯而富不文緒之衷軒懸

之設而人悅樂之其窮也猶其達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一或有虧其能見於世乎譬諸橈棟之室其能立乎脫輓之車其能安乎拔苗而溪其田其能有秋乎是故君子且旦而修之寸寸而累之其事而謹之然後其行成也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此之謂也昔之言絕德者舜以孝禹以功皐陶以謨歷選前哲惟空谷之登音而已記曰中庸不可能也其諸前哲也夫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其意也夫嗚呼律孝以舜天下無純子矣律功以禹天下無完臣矣律言以皐陶天下無嘉猷矣傳不云乎律已則以繩度人當用柶作卓行傳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九

尹牙字猛德廣州人家寓合浦仕為郡主簿太守南陽終寵到官三年哀形於色未嘗啓笑牙造膝請曰伏見明府四節悲歎有慘戚之思者何也寵曰父為張大尉所害重仇未報是以長愧耳牙乃為傭僕服自貶為人役至宛陵與張校圍交通竭節於張伺其間隙出入三年乃先醉張左右近侍以夜解縱諸馬令之亂駭張果出問其故牙因手刃之持其首而還事聞天子義之而不罪君子曰周官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君之讎視父未聞代人復讎如牙者也豈以太守視君歟此義苟行則荆莠之徒交踵矣用太

平御覽廣州先賢傳東觀漢記參修

黃蓋南海人吳孫權時爲日南太守日南連年反叛頑不
可治蓋思所懲之下車以供設不豐呼主簿前數其罪

擗殺之一郡大闢蓋卽出避討之乃定自是稍知上下
之分斂手遵法矣君子曰蓋之疾惡正矣其如疾之已

甚何哉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莫如禮禮達而分定矣刑
焉攸用嗚呼欲草之茂則勿獵欲水之清則勿涉欲民

之善則勿殺用太平御覽
三國志參修

周靈甫增城人有膂力善武藝頗忼慷知大義家素以財

稱長雄有家兵部曲萬餘人魯國孔默之刺廣州時雅

愛之其子熙先有雋才復善靈甫元嘉中熙先攜靈甫

至建康爲之得官累遷伏波將軍後熙先謀立彭城王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九

義康以錢六十萬使靈甫於廣州合兵靈甫知諫不從

乃長往不返熙先尋就擒靈甫聞知縱酒憤歎盡散所

與錢以贖貧者而謂人曰負人之託不信收人之事不

忠失忠與信吾視然人矣遂扼腕而死君子曰責善朋

友道也知不可諫懼疏也雖然易若不受合兵之贊之

爲當哉靈甫之死於是傷勇矣用藝文類聚南
史范曄傳參修

林修南海人輕財好施造淨慧寺千佛塔者其人也元祐

初調官京師授鳳翔府寶雞縣主簿時司馬溫公書儀

及居家雜儀未刊行修手錄以歸守爲家法修之孫曰

師仲曰遜曰遠皆好學循禮山谷黃庭堅誦居涪州師

仲往謁之山谷勉其教子讀書一帖曰質夫兒已十七

歲正是與擇師友時人家有賓客動輒費數千乃不能

捐二百千奉其師友不可謂善計者也後其家墓山谷

之言創義齋延賢師以教子弟及諸生隆興初有由此

登第者質夫師仲字也遜遠居母喪一遵禮制侍郎胡

銓作素冠說以貽之其說曰素冠之詩刺不能二年喪

也首章言庶見素冠三章言素禪說詩者曰素冠練冠

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此練冠是既練之後大祥之前

冠也素衣亦既練之衣上二章同思既練之人也素禪

大祥祭服之禪卒章思大祥之人也按喪服斬衰裳經

不言禪檀弓說既練之服云練衣黃裏緜緣腰絰繩屨

角填鹿裘亦不言有禪則喪服始終皆無禪惟大祥祭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九

服朝服縞冠朝服之制緇衣素裳禮禫從裳色喪服小

記除成喪者其制也朝服縞冠緇衣素禪士冠禮亦云

朝服素禪謂素禪爲大祥之祭服是矣謂素冠素衣爲

練服恐非也檀弓云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註

云哀素言哀痛無飾凡物無色曰素史言漢高祖爲義

帝發喪兵皆縞素然則素冠止爲喪服哀痛無飾爾不

必十三月練服乃爲素也作詩者以時人不能行斬齊

之服故上二章思見素冠素衣哀素之服又以時人縱

有哀素之服未必能終大祥之祭也故卒章思見祥祭

之禫事之次也難者曰若如所說則初喪已無素冠是

全不爲服雖期亦不能行不得云不能三年夫不能三

年者謂三年將終少日月耳易曰古者喪期無數盡期百姓如喪考妣三年於是始有三年之制春秋廿二月天王崩乙未楚子卒乙未距甲寅四十二日則閏月明矣而不書閏是三年之數雖閏不數故知不能三年者謂三年將終少日月耳豈可謂全無哀素之人哉余曰不然說詩者不以辭害意是詩之作謂喪莫大於三年人猶不知餘可知矣非必謂當時之行喪者將終三年但少日月也孟子曰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祭不云期與大功而云小功總者舉至輕而明至重也詩人思見素冠不云不能總小功而云不能三年者舉至重而包至輕也明乎孟子之說可與詩矣漳人陳君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九

五

文字數

爲余言廣有林氏昆弟二人居母喪有志乎古懼其志之弗堅求余言以繼之余爲說素冠之詩以前二章作其哀素之心卒章勉其終之而勿怠也林氏伯仲賢乎哉伯曰遜字復之仲曰遠字思之今林氏家藏教子帖及素冠說尙存君子曰林修守溫公法而其諸孫興於禮義弓冶之子學爲箕裘信矣獨其捐財修塔與不用浮屠之說若相悖然語曰瑜不掩瑕修之謂歟用廣州志修劉富南海人仕試將作監主簿熙寧元年知廣州張田徒郡學於國慶寺之東未及營造而田卒富納貲獻材戮力以自效殿堂廊序次第將完轉運使陳安道以爲卑狹而止之繼田任者程師孟將之奇發官資庀成之富

復以負郭之田揔其直與費爲錢五十萬資於學懷化將軍辛押陀羅者播會也聞風興起亦捐資以完齋宇且售田以增之復置別舍以來蕃俗子弟之願學者費舍之成廩食之備富之功居多宋末校書郎東莞黎友龍者亦捐資修邑學近宏治開建崖山全節廟大忠祠新會義民趙思仁助錢二百千皆可謂見義勇爲者矣君子曰浮屠老氏之宮若鼎如門庶幾如見而膜拜望而俯趨少或頽毀爭捐施以求福田利益而吾夫子文廟蓋有鞠養蔬穴孤兜者矣任政教者視辛懷化能無泚其類乎劉富之用財蓋賢於林修遠甚彼競錐刀以自私而事修拾剝膏脂以自肥而忽風化皆富之罪人也用廣州志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九

六

文字數

廖金鳳增城人居鄉能賙窮植匾宋端平間廣州軍變招集義兵守護縣治事平有司以聞朝廷將官之而金鳳已卒乃贈太尉太尉官最尊而金鳳得贈蓋傳疑之最不可曉者君子曰保障死綏有官守者之責也上惟鯨官故下有仗義者正統己巳劇賊圍廣州城三司登城相向涕泣而已李德彰守龍江唐壁爲佛山民畫策而賊不敢近父老至今猶能道之其亦廖太尉之儔哉用廣州志修馬南寶香山人家饒於財而能好義宋幼主狩廣時南寶獻粟萬石召拜權工部侍郎景炎二年帝崩於潮洲卜

葬厓山寓梓宮於南寶家南寶募人為疑塚於壽星時

者五處其實永福陵在厓山也宋亡悲憤不食者數日

為詩有目擊厓門天地改寸心難與夜潮消之句識其

志者哀之君子曰元初世祖使楊髡發會稽諸陵而真

龍蛻故在義士唐珏之力也馬南寶之志不下唐珏嗚

呼賢矣哉用廣州志黃維所撰馬南寶傳參修

周脩字望舒新會人謙恭循禮博通經史既冠邑令聞其

賢辟為邑庠訓導脩素剛直疾惡如讎值元季亂難名

門亦虧名節而陷於惡逆脩每移書請讓詞語峭直賊

帥黃斌見而大怒使人生致之時諸生之在門者咸相

與圖畫營救脩不與曰死生命也安能屈辱於人以求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九 七

活邪及擁至賊前閉目不為禮高聲以犬彘叱之遂遇

害至死罵不絕口時太常卿余觀國持節招撫江南聞

而賢之目為義士云君子曰脩之死不得其是也苟挾

已相佐而陷於賊營死可也脩度賊果能用己之言而

改行乎遺書以責之自經於溝瀆而已矣脩能閉閣高

臥不與相聞問何至自取死哉用新會志修

彭森字伯森南海人少孤貧以俊材被選為郡諸生所服

襦衫破缺以紙紉而補之有司覓而憫焉為給燈油飲

食使力學森以是得肆力於書援筆輒萬言皆中規矧

永樂甲午鄉舉第一明年登進士授山西道監察御史

陟福建參政始未第時聘同里女蓋卑賤人也及得解

其家以寶辭親戚復以女貌陋止之森不可竟成婚恩

愛甚篤生子皆賢而有文有舉於鄉者君子曰婚姻之

禮以嗣萬世也非以論財也男女之居室以正家也非

以漁色也近世鄉俗衒衒奢僭王侯不如色衰愛弛脫

輒召咎皆森之罪人也森有文藝獨居官無間焉論其

夫婦大倫則今之庭式語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用友琴文集

湯有容名載行其字新會人少年能文章勇於為義不擇

利害為趨舍時輩多推服之洪武丙子舉於鄉會試中

乙榜任廣西恭城教諭又歷興安聞其兄死即日疏其

情上聞累官養母者七年母謂之曰君恩未報久而不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九 八

去恐有罪吾有諸孫可矣於是其有容復官於容縣時舉

縣大疫世謂疫能染人人莫敢出雖縣門無行者知縣

彭清中其病熒然一身自分必死有容日令家人具湯

粥而自節宣之晝夜不離其側清得不死時人以爲難

皆曰有容今之庾袞也或曰庾袞處兄弟有容處朋友

兄弟與朋友親疏固有間尤為難焉終唐府伴讀君子

曰死生亦大矣所欲有甚於生者乎所惡有甚於死者

乎有容不利其生而利令之生非有為而為也而世或

以私心窺之過矣用新會志修

金誠字誠之番禺人尺籍繫廣州右衛讀書社學掌衛指

揮曰麻張者最無賴人也遇諸塗繫之詎曰爾軍餘也

乃敢爾效儒生邪褻其衣使雜草烈日中少息則撻之誠泣口讀書以求顯揚今日虧體辱親甚矣張怒逮其父窮辱之父子相視不敢言予張數金乃得免永樂丁酉誠領解明年登進士授工部主事尋轉刑部會張行兇奪人財逮至京師有旨命誠鞠之張望見誠一步九頓首誠笑而迎之言於堂官釋其罪張造謬誠執禮如平時張感泣歸以女妻誠子云誠性易直不事表恭嘗侍文皇帝北巡同行者視其舉動朝夕未嘗失尺寸蓋敦樸人也正統初以疾乞歸杜跡公門怡情山水所作詩文皆純雅有集行於時君子曰吾嘗怪夫人之好怨也染指笑眇動成干子又嘗怪夫人之好報也睚眦不忘而一飯以爲德雖然小怨忘之苟有大故絕之可也不然以直報之亦其常也張之辱誠及其親矣以德報怨無乃非直乎嗟乎其視世之淺丈夫何如也故吾於誠有取焉

用廣州志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九

九

文字徵實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九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

香山黃佐才伯撰

列女

宋劉氏二女

宋陳烈婦

宋李昌期妻何氏

宋張一龍妻何氏

宋劉元妻周氏

元蕭積善妻何氏

元陳以安妻趙氏

王受祖妻萬氏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

文字徵實

邵守琪妻楊氏

梁明妻潘氏

蕭節婦

崔壽保妻胡氏

郭宗育妻周氏

陳才惠妻嚴氏

廖寧妻王氏

李伯謙妻謝氏

馬時寧妻湯氏

花節婦王氏

陳復亨妻李氏

黎醫妻陳氏

陳恆慶妻趙氏

李禮寬妻盧氏

祝勝妻霍氏

列女外傳

彭烈女

蘇本妻麥氏

程富妻鍾氏

貞女邵氏

余嘗怪夫世之丈夫當事變臨利害鼠竄草靡會不如女子之貞潔者何哉女德於易為坤其道靜其性專其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

二

文字敬撰

道靜故動而有恆其性專故發而有執其視挾册決科即欲潤屋肥已而無廉恥色者奚翅千萬謬云烈女勝丈夫信矣故今采錄皆其處變有大過人者若在室則順父母既嫁則宜家人有子則慈以教夫死則稱未亡人以終其身是其職之常也然猶取其表表者焉作

列女傳

劉氏二女南海人家西城之折桂坊母病一女劊肝一女割股奉母母瘳鄉間感動經畧使龔茂良上其事且以考之韓愈等人對雖未合禮然亦嶺海間所創見者官司藉此以導編民詔特旌表門閭故今西城有雙闕遺跡焉東所張謂為作雙闕行曰劉氏女髮初蟠母病不

可醫女眼血不乾五内生火欲焚死何惜一縷股與肝

一割肝一割股赤刀拔處星斗寒強母開口投肉液生

魂訴天天為泣母坐蓀牀病如失烏乎壩上龍號人英

殺父尚欲爭杯羹廣州志南

陳烈婦者東莞士人李頤妻也事舅姑孝謹生子佳而孀

守志教子俾知向學宋季少帝自闕入廣駐蹕岡川陳

遣佳應勤王之詔臨別與之訣曰汝宜竭忠事主勿以

老身為念也佳既行陳亦趨廣至黃木灣赴水死而佳

不知及至厓山得潮郡教授還家拜母不見哀隕莫及

乃築望至堂于烏沙之陽以寓終天無涯之悲聞者兩

傷之邑人陳璉作精衛詞表其烈其詞曰東海有精衛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

三

文字敬撰

街石填海死海枯石復爛此恨何時已天目山崩王氣消北風夜退錢唐湖厓山新稱行在所萬里兵塵漲九霄南海有烈婦能守陵母節淚血滿衣裾泣與兒訣別萬古綱常日月明爾當盡忠吾盡節黃木灣頭風雨來扶胥海口浪如雷此時孤憤同精衛一墮滄溟竟不回滄溟之深有時竭烈婦之名應不滅用廣州志琴軒集參修

李昌期妻何氏東莞人鄉貢士何漢臣女也幼孤十歲喪

母適李門事舅姑唯謹舅姑有疾封股煉糜以進疾尋

愈鄉邑嘉異之夫逝復能守節足不踰閭鄰嫗尙罕觀

其面宋咸淳十年邑令袁夢冊為立孝婦坊景炎二年

旌表門閭仍賜束帛元初重建孝節坊云昌期字時可

嘗舉于鄉梅外處士春叟子也永嘉梅時舉記其事有曰曰黎嘗辨鄂人旌門爲非禮嗚呼人有不愛其身起親疾於垂死乃以不孝律之俾與好勇鬪復同科爲善者懼矣仲尼曰有殺身以成仁親親仁也苟可報罔極之深恩緩終天之鉅痛雖生有所不愛於尺寸之膚何愛焉捐父母生我之身以還父母一念之烈雖通神明感天地可也如慮其因毀滅性則自古皆有死鮮聞以刲股死者不惟不死父母疾鮮不因以瘳者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旌之宜也抑又有說子事父母婦事舅姑一也父子之合以天自襁褓已知有父母至親也夫婦之合以人笄而嫁始知有舅姑由疎而親也事至親而不自愛其體膚非人情所難由疎而親雖體膚不敢愛此人情之至難也唐房元齡妻剔目五代李氏斷臂此各爲夫爾史尙夸詡爲奇飾如何氏爲舅姑刲股當進於房李一等不謂之孝可乎夫逝時世方瀕洞何守志堅厲嘗裝遺族女之孤者傾囊寄捐簪珥無靳色是不特有孝且知有節與義者也嗚呼賢哉祁順作孝節詩以處之亭亭華表莞溪上孝節名高照閭巷閨門至行動九重致有洪恩自天降人誰無舅姑反唇勃谿將何如人誰無夫婦失節移天紛莫數卓哉賢婦心不與常人同舅姑吾所主良人吾所從於此尙無情天地何處容高堂嬰疾吾悽惻刲股爲糜充藥食股肉猶可生舅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

四

女子歌

姑難再得此身豈忍爲親惜一朝疾平百憂釋良人早逝身無依悲號不是傷春啼寒燈伴機杼夜雨愁空閨寧死不作他人妻山石可轉心不移吁嗟孝節有如此扶植綱常厚倫理矧當末世風俗頽婦中却有重男子小人紛紛當愧死用廣州志吳川集參修張一龍妻何氏者諱坤慶節孝何氏世父志大女也適漕貢進士張一龍生一子秉陽甫一龍卒至元庚辰有黃同知者至邑利何氏貴挾勢欲娶之何氏衰服攜幼子行哭于市截髮務面誓死不辱終其貴求免黃意遂止秉陽尋殤育子寶大爲嗣家用弗墜邑人高之以其女弟復以孝節著因謂何氏多賢女云祁順有節婦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 五 女子歌

詩曰孤鴻不再偶仁獸不亂羣破鏡難再圓枯木無回春妾爲名家女長作儒門婦夫死身未亡含哀守貞素身單兒幼門戶衰兒吾教育家吾持金鈿繡帶委塵匣斷枕空帷生網絲豪家相凌弗相察務面悲號仍截髮罄貲求免心始安忍使汗塵點冰雪有淚哭夫夫不聞有恩育兒兒不存妾心皎皎天邊月妾命悠悠風外雲命不可憑心可久少壯徒教成白首良人地下會同歸應信平生不相負用廣州志吳川集參修周氏南海平步人鄉貢進士劉元妻也宋季爲強賊所逼周紿之曰當盛服以從賊以爲然卽投蘭石海以死後七日屍浮倚于石衣裾整然子孫遂於其地建祠以祀

成化元年五代孫衡重飾之用廣州志願

何氏新會何村人贊同邑蕭積善為婿至正丁酉八月鄉

賊陳有得首亂殺積善意在何氏遺賊眾環其居必劫

致之何氏度不免乃白父母酌賊眾于堂給伴者曰吾

埋金釵一雙于井傍石下吾往取為飾伴者信之投井

以死父母出其尸與夫合葬時嫁積善僅一載耳時人

憐而傷之形于歌詠鄧彥良詩地老天荒亘古今桑田

滄海幾浮沉千年井水無風浪猶是斯人守義心鄧林

詩連岡宿草暗雙墳今古空餘飾婦村惟有轆轤牀上

月夜深猶照井中魂用新會志修

趙氏者新會之海晏場趙氏女也適冲金村陳以安至正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

六文字欽定

壬辰寇亂夫婦俱逃于鄉之銅鼓村以避焉其夫為海

寇麥秀賢所殺趙氏匿于山林羣寇搜獲之愛其少美

乃逼以歸趙氏遂以箭自刺而死用新會志修

萬氏南海人王受祖妻洪武初蘇友輕為亂萬氏為官軍

所獲獻于南海衛指揮盧諸諸愛其才美欲納之萬氏

號泣投衣於火諸怒以及擬之萬氏唾罵不輟就死于

南門外聞者為之流涕用一統志修

楊氏名妙貞連州民可盛之女年十九嫁為邵守琪妻守

其年二十六而蚤死妙貞誓不再嫁孝養舅姑以壽終

撫其孤誠領永樂庚子鄉薦應官建昌教授正統十四

年有司以事聞旌表其門用連州新志修

潘氏者順德逢簡鄉梁明妻也黃蕭養伏誅元戎并殺育

從者明與妻隱草野開軍逼其妻明捍之為所殺虜潘

去潘曰吾腰領中有金珠首飾解以相贈相從未晚也

即投江而死年二十時男女各一人其婢負以逃亦為

軍所虜戮於南海佛西民家潘之兄弟聞難以舟來逆

不及明之兄曉得其舟以濟賊平婢告於昭曰公之猶

子女尚在請贖焉昭竊使人遠賣之以已子方滿繼明

後明有田十餘頃園宅五十畝數年閒方滿賭博一空

而死世以為有天道焉用順德志修

蕭節婦者景泰己巳討叛之餘水軍籍一婦於香山小樓

村甚少艾將犯之不可撻以兵刃諷以利害皆不可舟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

七文字欽定

還次新會東亭驛前召人鬻之婦曰願一死軍怒舉刀

向之曰聽賣乎無緩我刀婦曰我豈令汝賣人亦豈能

買我人曰贖汝命送汝還家也不聽自跪引頸斂髮受

刀觀者莫不泣下邑人李彥英謝齊祖構錢買棺葬于

邑西象山成化辛丑知縣丁積訪遺事始知婦姓蕭氏

名烏頭娘故民蕭思敬女也命工修其墓且割廢廟田

六十餘畝命人歲守祭事陳獻章止遷蕭節婦墓賦曰

昔兵戈之攘寇盜兮孰俛俛而撫之符號令紛其不一

兮汨珠玉於泥塗抹之亂之執兵之狗而怨兮胡寧知

恥而畏誅若美人兮宗廟之瑚璉我仰帶兮毋我捫祛

毋我執手兮手可斷而不可污齋犬豕之罵以冒刃兮

貌凜凜其若蘇死則快兮生安用諸嗟此烈婦兮彼丈夫弗如丁侯爲縣兮德教用敷表貞塚兮營祭畚行路嗟嘆兮揭聲教於海隅茲弗畏兮託日者以爲誣欲改封以自便兮動有識之長吁匪今侯之繼軌兮際四尺其奚辜我將告外史兮筆之於書

用新會志修

崔壽保妻胡氏順德人年二十三而壽保死黃蕭養作亂鄉人立鎮拒賊他人爭負財物而胡氏獨抱家廟神主而已家甚窮困和樂而無怨言鄉人敬之又甘溪堡某氏者生子月餘夫遠戍及子既壯而娶婦方三月謀於其婦曰吾今代吾父戍汝善自處之戍所且告父曰兒恐無還期兮兒婦他適也及父歸以離書付婦婦曰兒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

八

文字敬業堂

能代父歸婦獨不能養舅姑耶斷一指以爲信

用順德志修

周氏新會人年十九而歸同邑郭宗育生一子原聰及三歲而宗育死周守志不二事姑孝家甚貧資女工以爲生宣德開周年已五十二有司以聞覆勘者七次未及旌表而卒人皆恨之意其死亦不瞑於地下矣予切以爲不然大凡人之得其心者死生皆無憾也彼豈以是區區者累其心哉若夫激勸之道蓋爲政之先事也

州志新會志參修

嚴氏名貞彥連州民陳才惠之妻宣德九年才惠以疾卒時貞彥年纔二十父威憐其少欲再嫁之貞彥泣曰舅姑春秋高兒在襁褓未亡人背之不祥威終不能奪其

志年九十餘卒

用連州新志修

王氏增城人適本縣廖宰三年而宰沒無子王年纔二十四誓死不再適孀居五十餘年事姑盡孝族人爲其擇子以繼天順八年鄉耆舉其事於官有司具聞未奉旌表

用廣州志修

謝氏者新會李伯謹妻也年二十五而伯謹卒謝杜門不出能修婦道稱未亡人者六十餘年有司以聞詔旌表其門

用新會志修

湯氏名卯娘新會人父曰應璧應璧者陝西乾州判官也卯娘年二十而嫁爲鄉人馬時宰妻五越月而被虜賊徒將與之以獻於渠魁卯娘且泣且罵賊怒殺之時正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

九

文字敬業堂

統己已也其後天順癸未冬又有麗婦李氏者聞流賊已臨門遂自縊而死宏治戊申九月聞之博羅何宇新曰八月賊臨增城博羅之界婦人被虜者十八人經二夕其家贖還竟無一死者若卯娘者其烈婦歟當卯娘死時其間舍垢而不死者不但千百婦人而已也若卯娘者真烈婦也

用新會志修

花節婦者王氏夫爲廣州衛舍人病死婦哀慟如不能生甫殯畢卽盛服與姻戚鄰里婦媪訣家人以爲狂其日投井死張詡作節婦詞以表章之其詞曰王氏婦傾城姝雄旣死雖無以爲生夫旣失我無以爲家千尺之井清冷冷青天白日精衛鳴岳家小女負銀瓶與爾貞魄

同芳馨人去天來今日定千秋名繫朱鳥影嗚呼犬羊
羞踐行春官海波不瀟騰脂井用南海雜詠

陳復亨妻李氏南海人年二十八而寡洪武十八年奉詔
旌表其門

黎醫妻陳氏東莞人醫家時陳年二十二守志不嫁
鞠遺孤至于成立洪武十七年朝廷旌表獨復其家

陳恆慶妻趙氏番禺人年二十六守寡育遺腹孤矢無二
志年六十六於成化六年旌表先是同邑張以民妻党
氏年二十九而寡永樂元年旌表時年六十八

東莞李禮寬妻盧氏年二十六育孤守志洪武十八年旌
表復免其徭役已上並用廣州志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

十一

文字

順德民祝勝妻霍氏既婚三月而夫死誓不再適父母莫
奪其志遠近莫不稱之年六十餘卒李承箕修順德志
削霍氏事而曰江尾黃妙順妻李氏年二十一而守志
平步陳志亮母李氏年二十一夫死志亮妻羅氏年二
十三而志亮死皆守志黎氏者年十八而嫁為龍江民
蕭復昇妻明年復昇死黎氏守志不出年六十終大良
民李道妻何氏龍江人年二十一容奇民余昌妻新會
陳氏年二十四李良妻黎氏年二十三龍頭堡梁氏年
十有九桃村民吳有進妻嫁三月而有進死此數人者
予以其無他善著於人將刊之通守莆田顧叔龍語箕
曰時人多忽人之小善婦道之善豈出閭外哉易為者

忠臣難為者孝子節婦也風雨之朝星月之夕獨處空
闈至老而不易其心果易能哉箕以斯言為然用廣州志修

列女外傳

德言容功女之四德也惟不污其身不易其節然後為
賢一失於此雖有他長奚取哉昔者唐武翌時南海進
女子七歲能詩其兄送至京師翌命賦別兄詩即曰別
路雲初起離亭葉正飛所嗟人異雁不作一行歸可謂
穎敏矣然果婦言乎南海盧眉娘自幼巧鍼指能於一
尺絹上繡法華經字如粟又能作飛仙蓋以絲一縷為
蓋五重中有十洲三島日食胡麻三合唐順宗時以奇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

十一

文字

女貢憲宗特賜金鳳環以束其腕後歸南海人以為女
仙或有見其乘紫雲遊於海上者然果婦工乎南漢劉
龔時官中蘇才人博通經史才貌兼美掖庭以大家呼
之劉鏗時辛蟾姬李如輩以妖曼寵皆出吾廣然果婦
容乎洪武中南海屈氏進為美人邠人葉碧山女選為
女官又有番禺王女官則以婦婦進然其行無聞焉故
皆不列于傳李承箕新會志有列女外傳今因之又念
夫中閨之行苟不有錄吾見其湮沒而已故雖近年有
行者亦收其所收者所謂不污其身不易其節者也非
取其容工言詞之美而已

新會志列女外傳凡六人共一曰陳氏邑之歸德里李宗

長之側室也宗長生男女四人而陳無所出宗長夫婦既死值元季亂陳乃收世系契券攜子女備於鄉人飲食之陳以食其子於牧所至國初稍稍復舊業數千百租皆在所掌無少喪焉女求田於陳陳笑曰此非汝先人造意妾豈可攬主人田也每有宴集使婦主客客辭以太貶曰吾豈有坐次於堂上也其子與人博陳屢痛哭臨之博徒爲之動告其子曰與汝共所事如汝母何子亦感悟病將死囑曰斂我布母以綺統奠我廬下母于正寢掩我於老孺人慕側母高我封於我足矣嗚呼謹名分辨上下春秋之法也小人之所以侵君子妾婦之所以乘其夫夷狄之所以陵中國者冠履倒置上下之分亡也陳氏豈知書者哉可以爲世勸也故錄之

其二曰華萼都鄧氏者馬奇生之妻奇生蚤死其姑哭泣曰吾早寡而恃兒與婦也兒死矣吾何以爲生而婦何以托也鄧曰婦既字敢言及他鄧侍姑孝謹姑甚賢之正統己巳賊作鄧奉姑投城姑卒鄧於倉皇之間極力備棺衾不肯少有苟且晝號夜泣悲動鄉鄰賊平歸葬一不違於禮聞者莫不壯其志而稱其爲賢婦也其三曰盧氏者不得已而投江死者也盧先與鄰合紗召工織之盧之夫有所往工以鄙言挑盧盧變色斥之他日工謂鄰婦曰汝能爲我達意盧深相謝織錢不復言也盧聞之至工家求一死不得屢請於夫爲白之夫素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

三

列女傳

怯又畏丁之無賴而力不相敵也不與較盧懷抱快快若不容於世者遂投江盧華萼東村人年十六而嫁爲林宗婦慎出入里人鮮識之二十五而死廉恥道喪世之號爲士大夫者貪昧隱忍喪其本心者多矣此婦以一言之不可不較而卒死之朱文公謂屈原之忠忠之過者也予亦謂此婦之恥恥之過者也錄之以爲無恥之戒其四曰陳滿妻何氏有賢行年二十四而滿沒一子亦死何每一悲哀一絕斷如是者十餘年富民屢遣人議之姑憐其少而語之曰毋以我爲新婦累何泣曰我所以不卽死者姑老無他子孫也此弗願聞朝夕勤麻采爲飲食資日買魚乾以奉姑炙餘骨以自用而不肯少受於人雖宗戚子弟有數十餘年而不得見其面者天雨牆壞家故貧不能募工何卽以裙包瓦礫砌之清操烈德乃如此謙與不識皆曰陳節婦云吾嘗懼夫窮鄉下邑有不幸而不得聞於世者多矣故筆之於書焉其五曰宣化坊民垂白扶杖者數千輩來告予曰見人之善而不言與知人之不賢而詭言之皆穿窬之盜也如世之能言童子指之爲盜則瞠目反罵拒而不受於己若避惡臭然民老矣其肯冒此名哉切見同坊鄰黃婦蘇氏妙果者事姑有殊孝蘇歸黃舅已死姑已更適人矣姑又寡而來蘇曰此果吾姑歟言動避堂坐作避舍寢處避牀帷具甘旨問起居如吏民臨新官府然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

三

列女傳

隻錢寸帛皆歸之姑凡事稟命而行如是者十餘年姑以老病篤弗能動蘇侍側晝夜不倦日洗中裙廁胸者至八九未嘗見其少有蹙眉也如是者數月餘姑卒既葬蘇猶哀傷不已民老矣相與爲鄰者久矣亦未嘗聞蘇有片言穢惡之聲其淑順有如此者某等豈容汲人之善予曰有是哉可以書矣其六曰梁氏者始生而母死育於諸母年十九而嫁爲趙不羈妻二十有一而不羈死於非命諸父母謂之曰吾將擇富貴人別爲汝圖梁歸而哭於室舅姑怒曰服已從吉何以悲亂我也梁不能發聲而絕斷者半俯自是不過父之家者五六年梁自少律身甚謹如老成人一女隸已適人間其行不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

高

文字狀修

修遂絕之不與兒童僕稍涉輕佻者皆遣去之常戒其子曰爾須務學成好人他日爲爾父復讐不可浪浪落人後也知縣丁積聞之時給牒以致激勸云

彭烈女番禺人本良家子而貧鬻爲婢女資麗性修潔衣裳履綦皆瑩淨不垢其主欲私之不可稍強之卽投井以死嗚呼余嘗讀史至辟陽侯事歎人后妃之尊適或有愧焉以是知女之果賢也孰謂其賤也而可不書哉女父母聞其事于官知縣高瑤治其主以罪罰使治葬且樹華表柱二扁之曰彭烈女墓墓在城北二里而近

用彭烈女事狀修

蘇本妻麥氏者新會人隨夫任所年二十三而夫死慟哭

自投於水者二次有老嫗者拯得之得活歸卽杜門嫗居三十餘年鄉老上其事知縣羅僑扁其門曰清閨白

壁卒年六十四

用事狀修

程富妻鍾氏者南海鍾禧女年十七而富以指揮死於陣守志不出門者五十餘年矣日惟對富遺像事之如生

陳白沙聞而作詩美之布政吳廷舉奏開旌表禱有詞

翰亦廣城名士也

用事狀修

貞女邵氏諱滌廉南海人也世家平溪村爲衣冠族曾大

父夔寧府紀善父琛母梁氏年未笄憑媒黎姬許嫁郡

庠生潘濂既委禽矣乃聞濂素病瘵父母以悔親女執

不可私謂所親曰吾聞墟場買物有定錢者尙不食言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

圭

文字狀修

矧婚配邪事遂尼歲庚午濂以易領第四名文解赴春

官中乙榜辭不就南歸病作卒于儀真訃至父母將分

梳如潘宅分梳者定聘後男或死女家遺奠取木梳折

而爲二以與死者決而別議婚女死亦如之俚俗所爲

也女聞之毅然曰梳可作兩段身不可許兩姓苟若此

有死而已哀瘵遽毀壞人爲好言慰之曰夏溪潘宅門

閨素劣濂雖得一第然世有傳尸病幸其死安知非福

邪女指日自誓以必死且聞濂父母俱老欲往事之終

身家人斥其愚是日沐浴整粧自經于閨中驚掠不及

而死時年二十有二家人怒其死焚而瘞諸路聞者傷

之字宗周聰穎善爲舉子業其鄉人云女未死時夢

少年儒衣冠者謂曰我死矣爾能不他適否覺猶彷彿見之未一月而濂訃至於乎臣之事君女之事夫一遣也臣受君聘拜白獻其身矣而改事他人則不足以爲純臣宋進士吳澄是也雖爲大儒世猶非之然則女之死雖過謂之貞非邪風俗薄惡弁髦視其夫郵置視其家朝衰麻而暮燕婉者亦多矣方之貞女何如也女之一死其關於風化細常甚大惜無有表章之者吾憫焉吾聞靖州王展女許嫁陶絃未行而絃死女聞之自縊事聞表其閭墓諸儒孟蘊受蔣文昂聘未成婚而文昂死孟執喪三年養其舅姑盡孝宣德中旌表之嗚呼世固有不幸哉用前九次所錄行實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

夫

文字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一

香山 黃佐 才伯撰

方技

南齊隱士盧公度

唐道士軒轅公集

宋太子洗馬周公克明

宋光祿寺丞陳公昭選

錦衣鎮撫林公良

嗚呼聖途削迹異說謠作師心爲教而傳其學名家法墨乃道荆棘掉闔縱橫狙詐罔極緇黃者流變幻講張謂生可延謂禍可禳草愚耳目易由章章天文律歷醫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一

文字

藥卜筮日者繪師皆挾其藝苟無害於道是不可廢語曰作巫醫貴有恒雖小道必可觀作方技傳

盧度字孝章中宿人也後徙始興有材畧嘗隨張永北侵魏言於永曰魏人所恃者特淮水耳我以輕兵可游騎擒之以寒其心且多張旗幟以爲疑兵則彼必不敢渡因而擊之眾必披靡此上策也永不能用果爲魏所敗阻淮水不得過士卒傷亡過半度以此知名然自是亦厭世務嘗有官階棄之隱居廬陵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來取食食畢仍次第而去逆知死年月永明末忽置酒與親友別曰吾返其真矣至期果卒

度嘗預知未來事毫髮皆如目覩其阻於淮水也繼天而呼得兩楸流來接之遂得濟又行事多神異世稱其有道術焉在中宿時棲息金芝巖有枕石在邑人至今目爲盧公臥處

中宿今清遠南史廣州記修

軒轅集者不知何許人武宗好談神仙集以山人進宜宗卽位誅趙歸真遂流集於嶺南因居增城之羅浮山人傳數百歲顏色不老髮長垂地坐暗室則目有光長數丈每採藥於巖谷毒龍猛獸隨之若有所衛護與人飲酒則袖出一壺纔容一二升賓客滿座傾之彌日不竭人命飲者百升不醉夜則垂髮於盆中其酒漉漉而出翹葉之香畧無減後宜宗思之大中十一年遣使迎至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一

文字數

長安召入問長生可致乎對曰絕聲色薄滋味哀樂一致德施無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雖堯舜禹湯之所以致上壽者此道也况長生久視乎及退又以金盆覆白鵲試之時集方休于外謂中入曰皇帝安能更令老夫射覆乎中入不論其意上復召令速至集纔及玉階謂上曰盆下白鵲宜放之上笑曰先生早知矣命坐御榻前令官人侍茶湯集貌古而布素有笑之者則鬢髮朱唇年方二八須臾變爲老嫗雞皮鮐背鬢髮皓然皆涕泣不已上令謝之却復故京師素無葶藶荔枝花上因語及集於袖出之二花各數百朶枝葉方茂如新翦者又嘗柑子集曰臣山下所植味踰於此上嘆曰

朕無緣得矣集取御座前碧玉甌以寶盆覆之頃之徹盆得柑上食而甘之又問曰朕得幾年天子卽取筆書四十年但十字上有一起上笑曰朕安望四十年乎及晏駕乃十四年也雷數月求還山命中使送之每見其於一布囊探錢以施貧者比至江陵數十萬取益不竭未及山忽失其所在中使惶恐不日南海奏集已歸羅浮矣觀世所傳集事大類東方朔左慈蓋好事者爲之非其真也

用通鑑綱目補大

周克明字昭文南海人曾祖德扶唐司農卿祖傑開成中進士解褐獲嘉尉歷宏文館校書郎中和中僖宗在蜀傑上書言治亂萬餘言擢水部員外郎三遷司農少卿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一

文字數

傑精於歷筭嘗以大衍歷數有差因敷演其法著極衍二十四篇以究天地之數時天下方亂傑以天文占之惟嶺南可以避地乃遣其弟鼎求爲封州錄事參軍傑天復中亦棄官攜家南適嶺表劉隱素聞其名每令占候天文災變傑自以年老策策名中朝恥以星歷事僭偽乃謝病不出龔襲位強起之令知司天監事因問國祚修短傑以周易筮之得比之復曰卦有二土上數生五成於十二五相比以歲言之當五百五十龔大喜賞賚甚厚龔以梁貞明三年僭號至開寶四年國滅止五十五年蓋傑舉成數以避害耳大有中遷太常少卿卒年九十餘傑生茂元亦世其學事龔至司天少監歸宋

授監丞而卒即克明之父也克明精於數術凡律歷天官五行讖緯及三式風雲龜筮之書靡不究其指要開寶中授司天六壬改臺主簿轉監丞五遷春官正克明頗修詞藻喜藏書景德初嘗獻所著文十篇召試中書賜同進士出身三年有大星出氏西窺莫能辨或言國皇妖星爲兵凶之兆克明時使嶺表及還亟請對言臣按天文錄荊州占其星名曰周伯其色黃其光煌煌然所見之國大昌是德星也臣在塗聞中外之人頗惑其事願許文武稱慶以安天下心上嘉之即從其請序太子洗馬殿中丞皆兼翰林天文又權判監事屬修兩朝國史其天文律歷事命克明參之大中祥符九年坐本監擇日差互例降爲洗馬天禧元年夏火犯靈臺克明語所親曰去歲大白犯靈臺掌曆者悉被降譴上天垂象深可畏也今熒惑又犯之吾其不起乎八月疽發背卒年六十四克明久居司天之職頗勤慎凡奏對必據經盡言及卒上頗悼惜遣內侍諭其婿直龍圖閣馮元令主喪事賜賻甚厚初諸僧國皆有募錄獨嶺南闕焉惟胡賓王胡元興二家募述皆不之借克明訪者舊采碑誌孳孳著撰裁十數卷書未成而卒用宋史本傳修

陳昭遇者本南海人也世爲名醫至昭遇尤著開寶初至京師爲所知者薦授翰林醫官遂留家開封初爲醫官領溫水主簿後加光祿寺丞賜金紫初太宗在藩邸暇

日多留意醫術藏名方千餘首皆嘗有驗者及即位詔翰林醫官院各具家傳經驗方以獻又萬餘首命昭遇與王懷隱等參對編類每部以隋太醫令巢元方病源候論冠其首而方藥次之成一百卷太宗御製序賜名曰太平聖惠方初令鑄板頒行天下諸州各置醫博士掌焉又嘗被召與醫官劉翰等詳定唐本草既成書新舊藥凡九百八十三種并目錄二十一卷上之昭遇於醫術無所不究故其所著述皆精博可傳往來公卿間既病對証多奇驗性又謙慎自將以此被眷寵不衰州志宋史參修

林良字以善南海人少聰警以貲爲藩司奏差能作翎毛有巧思人始未之奇也布政使陳金假人名畫良從旁疵摘商評金怒欲撻之良自陳其能金試使臨寫驚以爲神自此騰譽搢紳間矣時復繪花草曲盡其妙雖祖黃筌邊景昭然枯榮之態飛動之勢頗自心得遂成一家始主事頗宗善山水知府何寅善人物皆鄉先生也良每敬之獨畏宗曰顏老天趣不可及也晚復爲白描小景然終不及翎毛花草之工後拜工部營繕所承賣緣巨璫得直仁智殿改錦衣衛鎮撫良善詠詠已而沾士夫膏馥爲詩始頗有可觀者都御史何經號敏捷日與之劇飲唱和或頃刻成詩百篇因結爲兄弟良由此名益顯云一時畫工之雄馬遠劉鑑以松鍾雪舫以春

草陳瑞以贖後有何法者亦以松著終不及良名之盛
焉夫庖養畫卦則象天地倉頡造字厥有象形有虞章
服登降上下大禹鑄鼎神姦莫逃迨商嚴之審象周室
之考工而畫益日廣畫也者形物以警心者也後世畫
家徒施諸斧藻以供耳目之好不惟無益而或有舊身
罄家者矣雖謂之尤物可也今良死已久畫益見重有
售之者至數十金吾懼焉計良之顯在景泰成化間是
時已徧傳海內矣副使陳騏亦善畫然不苟作嘗曰畫
雖詞人事却不可成名每見士人學畫者輒戒之蓋深
有見於此用鑿齋集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一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一

六

文字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二

香山 黃佐 才伯撰

宦者

南漢招討使邵公 延用

宋景福殿使藍公 繼宗

太監陳公 準

嗚呼漢唐任用宦者之事可鑒矣其效至於墟宗社潰
天下而身亦菹醢南漢劉氏以蕞爾國乃有其焉者以
史攷之初契雖寵任中官其數纔三百餘位不過掖庭
諸局令丞至晟時千餘人稍增內常侍諸謁者之稱至
銀漸至七千餘有為三師三公者其上加內字諸官使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二

文字

字不翅二百女官亦有師傅令僕之號目百官為門外
人羣臣小過及進士狀頭或釋道有才畧可備問者皆
下蠶室令得出入宮闈亦有白官以求進者由是宦者
近二萬人貴顯用事之徒大抵皆宦者也卒用龔澄樞
輩以亡其國銀之亡也取船舶千餘艘載金寶妃嬪欲
入海未及發宦官樂範帥衛兵千餘盜舶船走宋將潘
美既得銀乃有宦者百餘輩盛服請見美皆斬之當其
用事時作諸淫巧淫刑苛征主存則蟻附主亡則鳥散
嗚呼吾廣之民當時罹其荼毒者可勝道哉然猶有邵
廷珩之忠智藍繼宗之謹愿者焉千萬中而一見者也
我朝廷太監之員駕馭有方或取才于兩廣如順德陳

準者清介仁恕諸士君子之班殆無愧色漢呂強不能過也雖然亦豈易得者哉程子曰人君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官女之時少則氣質自化而德器可成宏治初學士楊守陳亦曰一日之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心清理明聖德日隆矣三復斯言益有感於漢唐之世焉錄邵廷瑄藍繼宗陳準為宦者傳

邵廷瑄者東莞人也宗族蕃衍其地曰邵村劉鋹時為內常侍宋太祖受禪廷瑄言於鋹曰漢乘唐亂居此五十年餘幸中國多故干戈不及而漢益驕於無事今兵將不識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必治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二

文字敬重

自然之勢也聞宋主有一天下之志今益邊兵將欲圖我也宜修兵為備不然悉珍寶奉中國遣使以通好銀情然莫以為慮惡廷瑄言直恨之累遷內侍監上柱國禹餘官使大寶七年宋師南伐克郴州鋹所遣將暨彥質與其刺史陸光圖皆戰死餘眾退保韶州鋹於是始思廷瑄言加廷瑄東面招討使命以舟師屯泚口以待宋師廷瑄素有智勇於是招輯亡叛訓士卒修戰備國人賴以少安會有投匿名書者謂廷瑄將圖不軌鋹信之遣使賜廷瑄死士卒排軍門見使者詆廷瑄無反狀請加考驗弗許乃相與立廟泚口祠之邑人相順為辭弔廷瑄曰世有竭忠以致怨兮吾不知其何因非夫子

之不幸兮蓋遭時之不辰嗚呼危哉大宋勃興兮天命歸矣南漢昏冥兮霸圖衰矣小不可以敵大兮人不可以逆天匪修備則通好兮乃人事之當然陳片辭之懇欵兮由忠誠之內宣彼佞傷其邪寤兮羌獨以為任言怒斥參苓兮諱藏痼疾焚棄五穀兮烹羞堊甍宮庭之不處兮置身樞筭以酖毒為良味兮謂坦塗為險徑碧敷宮商兮獸觸門牆井石兮予今悉以為祥於物理猶弗察兮又何辯於奸良緊庸愚之壘蔽兮固賢哲之所怪卒盡心於所事兮忍坐視其顛敗握舟兵于要境兮修邊備而弗解人方視以為安兮忽罹讒而遭害讓何親而可愛兮忠何辜而見仇豈天運之使然亦人事之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二

文字敬重

所羞身雖致而名存兮在夫子夫何尤覽芳祠之舊趾兮山水助其清幽系曰浮雲冥濛吁噓露兮霜露悽慘霰雪侵兮麟鳳就烹泉狼橫兮梁摧棟落大厦其傾兮比干之剖周克商兮吳殺子胥國以亡兮自古有之吾又何傷兮初鋹時芝菌生官中野獸觸寢門苑中羊吐珠井旁石自立行百餘步而仆皆以符瑞諷羣臣入賀既殺廷瑄益委任龔澄樞李托薛崇舉潘崇徹此數人者皆宦官也專持政柄威福赫奕言必從計必信豈若廷瑄之一言輒斥哉然廷瑄盡忠後世所稱羨而哀之者雖死猶不死也澄樞南海人切事龔為內供奉官累遷內給事龔龔位任閩人林延遇為甘泉宮使預政事

病將死言於晟曰臣死惟冀澄樞可用即日擢知承宣院兼內侍省改德陵使兼龍德宮使銀嗣位加特進開府儀同三司萬華官使驃騎大將軍改上將軍左龍虎軍觀軍容使內太師軍國之務皆決於澄樞與李托薛崇譽置酷法之具民甚苦之初晟改名冀有術者言不利名冀當敗國事遂改名冀後銀用澄樞以其姓卒亡其國澄樞亦被誅李托封州封川人也少習騎射以謹愿事冀爲內府局令晟襲位遷內侍省內侍充官閣諸衛押番兼秀華官使銀立改玩華官使內侍監兼列聖景陽二宮使托納二女於銀銀以其長爲貴妃次爲美人政事皆訪托而後行加特進開府儀同三司甘泉官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二

文字敬慎

使兼六軍觀軍容使行內中尉遷驃騎上將軍內太師宋太祖命帥伐銀既克韶州統軍使李承渥戰死節度副使辛延渥間道遣人勸銀降托堅沮其議及就擒至許田太祖遣使問托等昨已約降復率衆拒戰及軍敗又縱火焚府庫誰爲之謀者托俛首不能對銀諫議大夫王珪謂托曰昔在廣州機務並爾輩所專火又自內起今天子遣使案問爾復欲推過何人遂唾而批其頰托乃引伏後至京斬之薛崇譽韶州曲江人善孫子五曹芳晟署爲內門使兼太倉使銀嗣位遷內中尉特進開府儀同三司簽書點檢司事以縱火焚倉廩罪擒至京與李托同戮潘崇徹南海人事冀爲內侍省局丞頗

讀兵書立戰功晟嘗遣大將吳懷恩伐桂州平之懷恩爲部下所殺命崇徹代之銀襲位加西北面都統歲餘銀頗疑崇徹遣薛崇舉使其軍以察之歸言崇徹以伶人百餘衣錦繡吹玉笛爲長夜之飲不恤軍事銀怒召歸奪其兵柄自是居常怏怏太祖命帥度嶺復命崇徹領兵五萬戍賀江不爲効命銀收至京太祖知其事特赦之授汝州別駕未幾死嗚呼此三四輩者其爲銀災也何啻妖異而銀方寶之以爲瑞雖然無宋師吾知其亡不久也宋師之來也一戰而甄陸二人皆死又戰而伍彥柔死又戰而李承渥植廷曉死門外人亦何負銀哉彼澄樞輩乃至汴而後死一何晚也使銀以其用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五

文字敬慎

澄樞輩者而用廷瑀或者其有濟乎而長謀遠策鬱不及施忽嬰無妄之禍雖天之所廢人不能支而銀亦自速其亡矣嗚呼銀固童蒙竊據之君也又何誅焉用九國志南海志宋史
藍繼宗字承祖南海人事劉鋹爲宦者歸朝年十二遷爲中黃門從征太原傳詔管陳間多稱旨秦州並邊有大小洛門皆自唐末陷西羌雍熙中溫仲舒論管秦使獻其地徙衆渭北言者以爲生事請罷仲舒太宗遣繼宗往按視還奏二砦據要害產良木不可棄帝悅復使繼宗勞賜仲舒累遷西京作坊副使勾當內東門元德太后章穆皇后葬爲按行園陵使車駕北征勾當雷司皇

城司車駕謁諸陵近陵舊之水繼宗疏泉陵下百司從
官皆取以濟擢入內副都知爲天書扶侍都監詔與李
神祐第東封扈從內臣之勞而入內供奉官范守遜等
訴其不公罷都知祀汾陰復爲天書扶侍都監再遷東
染院使明年領會州刺史進崇儀使勾當皇城司修玉
清昭應宮與劉承珪典工作宮成遷洛苑使高州團練
使充都監坐章穆皇后陵隧墊賤如京使典修景靈宮
進南作坊使復修會靈祥源觀車駕幸亳州管勾當司
大內公事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勾當三班院修國史院
爲趙德明加恩使德明與繼宗射繼宗每發必中德明
遺以所乘名馬爲內侍省右班都知遷入內都知仁宗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二 六

文字 歐陽文

卽位遷左驥驥使忠州防禦使永定陵修奉鈐轄歷昭
宣宣政宣慶使累上章求致仕特免入朝拜舞及從行
幸頃之復因請罷都知以景福殿使邕州觀察使家居
養疾卒贈安德軍節度使諡僖靖繼宗事四朝謙謹自
持每領職未久輒請罷家有園池退朝卽詠歸同列或
謂之繼宗曰我欲歸種花卉弄游魚爲樂爾景福殿置
使自大中祥符間至繼宗授者纔三人又有高居簡者
番禺人以文思使領忠州刺史聞外廷議論必以入告
省中目爲高直奏仁宗時嘗使南海遇廣州火救者不
力居簡督舉護軍資甲仗二庫賴以獲全事聞詔褒之

謹愿不及繼宗遠矣 用牛史本傳修

陳準者順德之北水堡人也景泰間進爲內侍給役內廷
不好用事曩年朝廷設一座於東華門外號曰厥命太
監守之至汪直尙銘則恃寵恣意紊亂紀綱致百僚
縉紳奪氣而銘黷貨尤甚成化甲辰銘敗去赦不誅以
準爲太監代銘準下令軍校曰大逆若告我非此則有
司之事也毋與焉由是中外安之準爲人平恕清儉時
有欲入人罪并籍沒其家者令準按之準遠巡屢日整
衣冠閉門自殺李承箕曰於乎漢高帝起匹夫以智籠
天下而王之亦後世豪傑主也及國家既定志不帥氣
臥病則枕宦者而戒絕羣臣豈真豪傑歟豈色和貌厚
巧術深姦而致悅於人固非一端者皆內侍歟而豪傑
亦有所不能免焉者何歟齊梁子弟愛其童奴過於骨
肉繼世之主又何惜歟歐陽子曰宦者之害非一端也
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
之意小信困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
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
主以爲去已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
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
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
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
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
親緩之則養禍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二 七

文字 歐陽文

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為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
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
為資而起至挾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
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雖然胡文定
嘗曰內侍豈無忠智之人善自為謀者士大夫苟能陳
祖宗故事及近古之失就使之謀其同類豈不可也若
陳準者豈非賢哉故作傳以為內侍之勸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二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二

八

文字點校室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三

流寓上

香山黃佐

漢司徒許公

靖

吳功曹虞公

翻

晉散騎常侍葛公

洪

南宋臨川內史謝公

霖運

南梁臨海太守伏公

曼容

南陳中庶子蕭公

引

南陳太市令章公

華

隋上開府江公

總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三

一

文字點校室

唐中書侍郎崔公

仁師

唐荊州長史張文獻公

九齡

唐侍御史劉公

軻

唐人有言王烈登山林泉動色嵇康在坐左右生光久
矣哉名流碩士之為天下重也時其將有言也恆必孚
之將有動也恆必步之心思志向之存聲容容觀之著
冠服之製翰墨之工恆必羨而倣之其生也恆必榮之
其歿也恆必傷之履墓所及駟結駢集嚮慕之下俗易
風移實與服官政司教化者卒相埒其何以登茲蓋德
業隆而文彩華也否則鸛翔俯遂惟恐其去之不遠肯
使貽鄉邦辱邪吾廣古荒徼不通中國秦皇帝始并之

以譴從民與粵雜處趙佗君其地嘗上書秦皇帝求女
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
人勝廣之亂不北走胡則南走粵兩漢以來譴徙日廣
而華風日張今之受屢長孫子者非復椎結卉服之遺
黎亦已舊矣蓋占版籍保墳墓者廣之人也游移僑處
而遷去者則流寓者也余探流寓以成此篇自德業之
隆而迨諸忠憤之流死節之魄隱淪之跡自文彩之華
而迨諸詞苑之彥詩壇之望狎客之魁熾惡兼收備勸
沮焉耳若乃載籍不言其州里者豈其或廣之人乎抑
流寓乎否也於戰國一人焉爲楚王相而來五羊銜穀
之祥曰高固於漢二人焉爲粵郎得呂嘉以功封臨蔡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三

文字數

侯傳爵及其子者奇功也曰孫都進南海香順帝說而
賜官時稱香尉焉曰雍仲州里可知矣然不知其果流
寓於此邦乎否也於南齊一人焉母漂流交州求爲廣
州綏寧府佐往訪而得之世欽其孝曰射鋒校尉鄢陵
庾道愍皆不列於篇者何也疑也方技之徒不循此例
者何也彼所謂遊方之外者也

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人倫
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劭爲都功曹排擯靖不得齒敘
以馬磨自給穎川劉翊爲汝南太守乃舉靖計吏察孝
廉除尚書郎典選舉靈帝崩董卓秉政以漢陽周處爲
吏部尚書與靖共議謀進退天下之士沙汰穢濁顯拔

幽滯拜尚書韓頌等爲牧守而遷靖御史中丞徵等到
官各舉兵還向涼都欲以誅卓卓怒甚曰諸君言當拔
用善士卓從君計不欲違天下人心而諸君所用人至
官之日還來相圖卓何用相負此愆合出於外斬之靖
懼誅出奔流宕豫揚埃會開會孫策東渡江皆走交州
以避其難靖身坐岸邊先載附從疏親悉發乃從後去
當時見者莫不嘆息既至交阯太守士燮厚加敬待陳
國袁徽以寄寓交州徽與尚書合荀彧書曰許文休英
才偉士智略足以計事自流宕以來與羣士相隨每有
患急常先人後已與九族中外同其饑寒其紀綱同類
仁恕惻怛皆有故事不能復一二陳之耳靖亦與曹操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三

文字數

書曰昔在會稽得所貽書辭旨款密久要不忘迫於袁
術浮涉沿海南至交州經歷東甌閩越之國行經萬里
不見漢地漂薄風波絕根茹草死者大半旣濟南海與
領守兒孝德相見知足下忠義奮發整勅元戎西迎大
駕巡省中嶽承此休問且悲且喜夫爵高者憂深祿厚
者責重足下據爵高之任當責重之地言出於口卽爲
賞罰意之所存便爲禍福行之得道卽社稷用寧行之
失道卽四方散亂足下可不遠覽載籍廢興之由榮辱
之機棄忘舊惡寬和羣司審量五材爲官擇人苟得其
人雖讐必舉苟非其人雖親不授以寧社稷以濟下民
事立功成則繫音於管絃勒勳於金石願君勉之許竟

不達其寓南海頗久後劉璋使使招之靖人蜀璋以為
巴郡廣漢太守建安十六年轉任蜀郡問操立諸皇子
為王嘆曰將欲飲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其
孟德之謂乎十九年昭烈克蜀以靖為左將軍長史昭
烈為漢中王靖為太傅及卽皇帝位策靖為司徒雖年
逾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
為之拜章武二年卒

用三國志修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
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琥珀不取腐芥磁
石不受曲鐵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
稱太守王朗命為功曹孫策征會稽翻時遭父喪哀經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三

四

文字數載

詣府門朗欲就之翻乃脫衰入見勸朗避策朗不能用
拒戰敗績亡走浮海翻追隨營護到東部候官候官長
閉城不受翻往說之然後見納朗謂翻曰卿有老母可
以還矣翻既歸策復命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身詣翻
第策好馳騁游獵翻諫曰明府用烏集之眾驅散附之
士皆得其死力雖漢高帝不及也至於輕出微行從官
不暇嚴吏卒長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則不成故白龍魚
服困於豫且白蛇自放劉季害之願少留意策曰君言
是也然時有所思端坐怏怏有神謀草創之計是以行
耳後漢召為侍御史曹操為司空辟皆不就翻與少府
孔融書并示以所著易注融答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觀

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又
觀象雲物察應寒溫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賈窮
通者也會稽東部都尉張紘又與融書曰虞仲翔前頗
為論者所侵美實為質雕摩益光不足以損孫權以為
騎都尉翻數犯顏諫爭權不能悅又性不協俗多見謗
毀坐徙丹陽涇縣呂蒙圍取關羽稱疾還建業以翻兼
知醫術請以自隨亦欲因此令翻得釋後蒙舉軍西上
南郡太守糜芳出降蒙未據郡城而作樂沙上翻謂蒙
曰今區區一心者糜將軍也城中之人豈可盡信何不
急入城持其符箒乎蒙即從之時城中有伏計賴翻謀
不行權既為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佯醉不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三

五

文字數載

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
惶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
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畜眾
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
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
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乎翻由是
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翻性疏直
數有酒失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
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翻雖
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嘗數百人又為老子論語國
語訓注皆傳於世翻既放棄南方云自恨疏節骨體不

婦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弔
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初山陰丁覽太末徐
陵或在縣吏之中或衆所未識翻一見之便與交善終
成顯名在南十餘年年七十卒歸葬舊墓妻子得還翻
有十一子第四子汜最知名汜字世洪生南海年十六
父卒還鄉里永安初從選曹郎孫琳廢立時欲入宮爲
不軌召百官會議皆惶怖失色汜對曰明公上安宗廟
下惠百姓自以伊霍復見今迎王未至而欲入宮如是
羣下搖蕩衆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也琳
不憚竟立休後爲散騎中常侍爲監軍使者討扶嚴以
功拜交州刺史冠軍將軍餘姚侯尋卒汜弟忠宜都太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三

六

文字數四

守舜越騎校尉累遷廷尉湘東河間太守昇廷尉尚書

濟陰太守翻有園在南海今光孝寺卽其地也廣人嘗

祀之廟在城西北三里今廢州三國志南海志一統志參修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買紙

筆夜輒寫書誦習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

碁局幾道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尤好神仙導養之

法從祖元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翁以其煉丹秘術

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師事南海太守

上黨鮑元元亦內學逆占將來深重洪以女妻之復傳

元業太安中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祕檄洪爲都尉討

破之遷伏波將軍洪見天下已亂乃參廣州刺史嵇含

軍事合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始還鄉里元帝爲丞相辟
爲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咸和初司徒王導召補州
主簿選爲散騎常侍領國史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煉
丹以祈遐壽聞交趾出丹砂乃求爲勾漏令帝以洪資
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耳帝從之遂將子姪俱
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之洪乃止羅浮山煉丹嶽表爲
東官太守又辭不就嶽乃以洪兄子望爲記室參軍在
山積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其自序曰洪體乏進趣之
才偶好無爲之業假令奮翅則能陵厲元霄騁足則能
追風躡景猶欲戢勁翮於鶴鷄之羣藏逸迹於跛驢之
伍何況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駕之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三

七

文字數四

塞足自卜者審不能者止豈敢力蒼蠅而慕冲天之舉

策跛體而追飛兔之軌哉是以望絕於榮華之塗而志

安乎窮屨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草有藻稅之樂也

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言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

將謗毀眞正故予所著於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

駁難通釋名曰外篇凡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諸名

山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其

餘所著碑誄詩賦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隱

逸集異等傳各十卷又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技雜

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洪

世居深洽江左絕倫著述既富又精於析理後忽與嶽

疏云當遠行尋師尅期使發欲得疏狼狽往別而洪坐
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遂不及見年八十一視其
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爲尸
解得仙云用晉書修

謝靈運陳郡陽夏人晉車騎將軍元之孫也少好學文章
之美與顏延之爲江左第一靈運康樂公性豪侈衣物
多改舊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累遷祕書丞爲劉裕從
事中郎兩坐罪免官裕受晉禪降爵爲侯爲太子左衛
率自謂才能宜參權要常懷憤惋非毀執政徐羨之等
惡之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遊遊動翰旬朔政事
不復闕懷歲一周卽稱疾去職以父祖並葬始寧縣有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三

八
文字

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修營舊業畫幽居之美與隱士
王宏之孔淳之等放蕩爲娛靈運工爲詩與族兄瞻從
弟琨相抗每有作手自寫之皆兼獨絕文帝稱爲二寶
每有一首至都下士庶競相傳誦徐羨之誅後爲祕書
監使整祕閣書遺闕接見唯文談而已靈運意在得政
彌不平多稱疾不朝游娛宴集以夜續晝爲有司奏免
官時元嘉五年也既東歸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太
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爲山澤之游時人謂之四友靈
運席祖父之資奴僮既衆門生數百人鑿山浚湖工役
無已每登躡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
齒所至伐木開徑驚動郡邑至會稽與王宏之諸人出

千秋亭飲酒裸身大呼太守蓋顯極惡之又求湖爲田
顯不許因靈運橫恣表其異志帝知顯見誣不罪也不
欲復使東歸以爲臨川內史在郡游放不異永嘉有司
糾之遣使收靈運於是與兵叛逸爲詩曰韓亡子房奮
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追討禽之當誅
詔以謝元勳參微管宜宥及後嗣降死徙廣州或告靈
運令人買兵器結健兒欲於三江口篡取之不果詔於
廣州棄市臨刑作詩曰莫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積公
理既迫霍生命亦殞時元嘉十年年四十九所著文章
傳於世世傳靈運鬚美死時施爲南海祇洹寺維摩詰
鬚寺人保惜初不虧損唐中宗朝安樂公主五日闕百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三

九
文字

草欲廣其物色合馳驛取之靈運子鳳坐徒嶺南卒鳳
子超宗元嘉末得還爲殷淑儀誅帝大嗟賞曰超宗殊
有鳳毛靈運復出後仕齊爲黃門郎亦以輕傲見殺超
宗子幾卿少慧時稱神童能文章性亦放誕不至通顯
又有謝緯者靈運之族人也尙文帝女長城公主以罪
徙廣州其子眺好學能文善草隸長五言詩卽所謂謝
元暉者也官尙書吏部後亦以輕傲忤物下獄死用南史傳
載參
伏曼容字公儀平昌安邱人早孤與母兄客居南海少篤
學善老易聚徒教授以自業爲驃騎行參軍宋明帝好
周易嘗集朝臣講詔曼容執經帝以其美風采方之嵇

叔夜使人畫叔夜像賜之為尚書外兵部管集
朝相會言元理時論以為一臺二絕昇明末為輔國長
史南海太守至石門作食泉銘齊建元中上書請封禪
高帝以為其禮難備不從仕為太子率更令建武中拜
中散大夫施高坐於聽事講說經義生徒常千人又仕
梁為臨海太守天監元年卒年八十二子暉國子博士
孫挺齊末舉秀才策為當時第一官南臺侍書御史皆
以儒業知名用南史修

蕭引字叔休南蘭陵人齊廣州刺史惠休族子也方正有
器度善屬文仕梁位西昌侯府主簿侯景之亂湘東王
釋刺史荆州朝士多歸之引曰諸王力爭禍患方始今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三

文字散錄

日逃難未是擇君之秋吾家再世為始與郡遺愛在人
正可南行以存家門耳乃與宗親南奔嶺表時始興人
歐陽頴為衡州刺史往依焉頴遷廣州卒紇領其衆引
疑紇異圖因事規正由是情禮漸疎及紇反時都下士
人岑之傲公孫挺等並惶駭唯引怡然謂曰管幼安哀
曜卿亦但安坐耳君子正身以明道直己以行義何憂
之有及章昭達平番禺引始北還拜尚書金部侍郎引
善書為陳宣帝所重嘗披奏書指引署名曰此字筆趣
翩翩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假其毛羽耳帝又
謂引曰每有所忿見卿輒意解何也引曰此自陛下不
遷怒臣何預此恩性抗直不事權貴帝每欲遷用輒為

用事者所裁及呂梁覆師戎儲空匱轉引為庫部侍郎
掌知營造在職一年而器械充足歷中書黃門吏部侍
郎時廣州刺史馬靖甚得嶺表人心而甲兵精練每年
深入俚洞數有戰功朝野頗生異議宣帝以引悉嶺外
物情因遣之審靖舉措諷令送質及至靖即悟旨遣兒
弟為質後主即位為中庶子建康令時殿內隊主吳璉
宦者李善慶蔡脫兒等多所請屬一皆不許族子密為
黃門郎諫引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為身計引
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為李蔡致屈就令不平
不過免職耳吳璉竟作飛書李蔡證之坐免官卒於家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三

文字散錄

章華字仲宗吳興人家本農夫至華獨好學與士君子游
處頗通經史善屬文侯景之亂游嶺南居羅浮山寺專
精習業歐陽頴為廣州刺史署為南海太守頴子紇敗
乃還都後主除太市令非其所好也乃辭以疾頑明初
上書極諫其略曰昔高祖南平百越北誅逆虜世祖東
定吳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南關地千里三祖之功
亦至勤矣陛下即位於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
天地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如
嬪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議邪升之朝廷今
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轍張臣見麋鹿復
游於姑蘇矣書奏後主大怒即日斬之未幾隋軍至陳

遂亡用陳書文苑英華參修

江總字總持濟陽考城人幼聰敏及長篤學有文辭仕梁為尚書殿中郎武帝覽其詩嗟賞之累遷太子中舍人侯景寇建鄴詔總權兼太常卿守小廟臺城陷出走會稽其舅蕭勃先據廣州又往依焉及侯景平徵為始興內史會魏克江陵不行自此流寓嶺南積歲陳天嘉四年以中書侍郎徵還遷太子詹事總性浮靡與太子為長夜之飲養良娣陳氏為女太子亟微行遊總家宣帝怒免之後又歷侍中左戶尚書後主即位歷吏部尚書僕射尚書令既當權不持政務但日與後主遊宴後庭時張麗華及龔孔諸美人俱慧黠有寵以宮人有文學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三

主

者袁大捨等為女學士總與陳暄孔範王瑤等十餘人謂之狎客每遊宴則使諸美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采其尤豔者以為曲調選宮人千百合習而歌之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其略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大抵皆美後宮之容色也由是國政日頹君臣昏亂以至於滅禎明三年入隋拜上開府開皇十四年卒於江都有文集三十卷其自序云太建之時權移羣小諂嫉作威屢被摧黜奈何命也識者陋其言跡之乖在南海時有別賓化侯蕭雲詩是時雲亦遁居吾廣云明南史南崔仁師定州安喜人武德初擢制舉調管州錄事參軍貞

觀初改殿中侍御史時青州有男子謀逆有司捕支黨

累係填獄詔仁師按覆始至悉去囚械為其食飲湯瀝以情訊之止坐魁惡十餘人它悉原縱大理少卿孫伏伽謂曰原雪者眾誰肯讓死就決而事變奈何仁師曰治獄主仁恕故諺稱殺人則足亦皆有禮豈有知枉不申為身謀哉使吾以一介易十囚命固吾願也及敕使覆訊諸囚咸叩頭曰崔公仁恕必無枉者舉無異辭由是知名遷度支郎中嘗口陳移用費數千名太宗怪之詔黃門侍郎杜正倫持簿使仁師對唱無一謬帝奇之遷給事中後密請立魏王泰為太子失帝旨左遷鴻臚少卿征遼東時以事除名起為中書舍人檢校刑部侍郎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三

主

郎辛翠微宮上清署賦以諷帝稱善賜帛五十段二十二年遷中書侍郎參知機務被遇尤渥中書令褚遂良忌之會有伏閣訴者仁師不時上帝大怒流連州永徽初授簡州刺史用唐書修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晉司空華之後四世祖守禮隋塗山丞曾祖君政韶州別駕始居曲江祖子胄刻縣令父宏愈索盧丞營僑寓南海九齡之生也母夢九鶴盤天而下故以為名七歲知屬文十二以書干廣州刺史王方慶方慶嘆曰是必致遠會張說謫嶺南一見厚遇之居父喪哀毀庭中木連理擢進士始調校書郎以道侔伊呂策高第為左拾遺時元宗即位未郊見九齡

建言天者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命也自古繼統之主必重郊祀蓋敬天命報所受也不以德澤未洽年穀未登而闕其禮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謂成王幼冲周公居攝猶用其禮明不可廢也漢丞相匡衡曰帝王之事莫重乎郊祀董仲舒亦言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序逆於禮故春秋非之臣謂衡仲舒古之知禮者皆以郊之祭所宜先也陛下統休聖緒於今五載而未行大報考之於經義或未通今百穀嘉生鳥獸咸若夷狄內附兵革用弭乃怠於事天恐不可以訓願以迎日之至升紫壇陳采席定天位則聖典無遺矣又言乖盤之氣發為水旱天道雖遠其應其適昔東海枉殺孝婦天早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三

古

久之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昭其冤况六合元元之衆縣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治尤親於人者乎若非其任水旱之繇豈惟一婦而已今刺史京輔雄望之郡猶少擇之江淮隴蜀三河大府之外稍非其人繇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無狀用牧守之任為斥逐之地或因附會以忝高位及勢衰謂之不稱京職出以為州武夫流外積資而得不計於才刺史乃爾縣令尚可言哉毗庶國家之本務本之職乃為好進者所輕承弊之民遭不肖所擾聖化從此銷鬱絲不選親人以成其敝也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其於計私甚自得也京師衣冠所聚身名

所出從容附會不勤而成是大利在於內而不在於外也智能之士欲利之心安肯復出為刺史縣令哉國家賴智能以治而常無親人者陛下不革以法故也臣愚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守令既重則能者可行宜遂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如不為此而救其失恐天下猶未治也又古之選士惟取稱職是以士修素行而不為僥倖茲偽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不必治於上古而事務日倍於前誠以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也所謂末者吏部條章舉羸千百刀筆之人溺於文墨巧吏猾徒緣茲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三

古

而奮臣以謂始造簿書備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牘而忽於人才是所謂遺劍中流刻舟以記者也凡稱吏部能者則曰自尉與主簿繇主簿與丞此執文而知官次者也乃不論其賢不肖豈不謂哉夫吏部尚書侍郎以賢而授者也豈不能知人如知之難拔十得五斯可矣今膠以格條據資配職為官擇人初無此意故時人有平配之謂官曹無得賢之實臣謂選部之法敝於不變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則管內歲當選者使考才行可入流品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所用衆寡為州縣殿最則州縣慎所舉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無庸人之繁矣今歲選考乃萬計京師米物為耗豈多士哉蓋目

濫抵此爾方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遺逸此
明代之闕政也天下雖廣朝廷雖衆必使毀譽相亂聽
受不明事則已矣如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缺不
以次用之豈不可乎如諸司要官以下等叨進是讓無
高卑唯得與否爾故清議不立而名節不修善士守志
而後時中人進求而易操也朝廷能以合名進人士亦
有修名獲利之出衆之趨也不如此則小者得於苟
求一變而至阿私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矣故
用人不可不第其高下高下有次則不可以妄干天下
之士必刻意修飾而刑政自清此興衰之大端也俄遷
左補闕九齡有才鑒吏部試拔萃與舉者常與右拾遺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三 六

趙冬曦考次號稱詳平改司勳員外郎時張說爲宰相
親重之與通譜系常曰後出詞人之冠也遷中書舍人
內供奉封曲江男進中書舍人會帝封泰山說多引兩
省錄事主書及所親攝官升山超階至五品九齡當草
詔謂說曰官爵者天下公器先德望後勞舊今登封告
成千載之絕典而清流隔於殊恩胥吏乃濫章載恐制
出四方失望方進草尚可以改公宜審計說曰事已決
矣悠悠之言不足慮既而果得謗御史中丞宇文融方
事田法有所關奏說建議違之融積不平九齡爲言說
不聽俄爲融等痛詆幾不免九齡亦改太常少卿出爲
冀州刺史以母不肯去鄉里故表換洪州都督往桂州

兼嶺南按察選補使始說知集賢院嘗薦九齡可備顧問
問說卒天子思其言召爲祕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
事會賜渤海詔而書命無足爲者乃召九齡爲之被詔
趣成遷工部侍郎知制誥數乞歸養詔不許以其弟九
臯九章爲嶺南刺史歲時聽給驛省家遷中書侍郎以
母喪解纓不勝哀有紫芝產坐側白鳩白雀築家樹是
歲奪哀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固辭不許明
年遷中書令始議河南開水屯兼河南相固使上言廢
循資格復置十道採訪使李林甫無學術見九齡文雅
爲帝知內忌之會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于功
帝欲以爲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後授
不可以賞功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帝曰假其名若何對
曰名器不可假也有如平東北二虜陛下何以加之遂
止又將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爲尙書九齡執曰不可尙
書古納言唐家多用舊相不然歷內外貴任妙選有德
望者爲之仙客河湟一使典爾使班常伯天下其謂何
又欲賜實封九齡曰漢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漢法太宗
之制也邊將積穀帛繕器械適所職爾陛下必賞之金
帛可也獨不宜裂地以封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
邪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頓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過
聽以文學用臣仙客擢自胥吏臣不知書韓信淮陰一
壯夫羞與絳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實恥之帝不悅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三 七

兼嶺南按察選補使始說知集賢院嘗薦九齡可備顧問
問說卒天子思其言召爲祕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
事會賜渤海詔而書命無足爲者乃召九齡爲之被詔
趣成遷工部侍郎知制誥數乞歸養詔不許以其弟九
臯九章爲嶺南刺史歲時聽給驛省家遷中書侍郎以
母喪解纓不勝哀有紫芝產坐側白鳩白雀築家樹是
歲奪哀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固辭不許明
年遷中書令始議河南開水屯兼河南相固使上言廢
循資格復置十道採訪使李林甫無學術見九齡文雅
爲帝知內忌之會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于功
帝欲以爲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後授
不可以賞功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帝曰假其名若何對
曰名器不可假也有如平東北二虜陛下何以加之遂
止又將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爲尙書九齡執曰不可尙
書古納言唐家多用舊相不然歷內外貴任妙選有德
望者爲之仙客河湟一使典爾使班常伯天下其謂何
又欲賜實封九齡曰漢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漢法太宗
之制也邊將積穀帛繕器械適所職爾陛下必賞之金
帛可也獨不宜裂地以封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
邪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頓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過
聽以文學用臣仙客擢自胥吏臣不知書韓信淮陰一
壯夫羞與絳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實恥之帝不悅

烈曰林甫進曰仙客宰相才也乃不堪尚書邪九齡文
吏拘古義失大體由是決用仙客不疑九齡既死帝曰
因內懼恐遂為林甫所危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賦自況
其末曰苟効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曰縱秋氣之
移奪終感恩於德中帝雖優答然卒以尚書右丞相罷
政事而用仙客自是朝廷上大夫持祿養恩矣嘗薦長
安尉周子諒為監察御史子諒劾奏仙客其語援議書
帝怒杖子諒於朝堂流瀘州死於道九齡坐舉非其人
貶荊州長史雖以直道黜不戚戚嗟嗟惟文史自娛朝
廷許其勝流久之封始興縣伯請還展墓病卒年六十
八贈荊州大都督諡曰文獻九齡體弱有隳籍故事公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三 大

卿皆播笏於帶而後乘馬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笏
費自九齡始後帝每用人必曰風度能若九齡乎初千
秋節王公並獻寶鑑九齡上尊鑒十章號千秋金鑑錄
以伸諷諭與嚴挺之袁仁敬梁昇卿盧怡善世稱其交
能終始者及為相諤諤有大臣節當是時帝在位久稍
怠於政故九齡議論必極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武惠
如謀陷太子瑛九齡抗不可犯密遣宦奴牛貴兒告之
曰廢必有與公為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曰房帷安有
外言哉遂奏之帝為動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安
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秦氣驕蹇九齡謂裴光庭曰亂
幽州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敗張守珪執如京師九

齡賢其狀曰穰苴出師而誅莊賈孫武習戰猶戮宮嬪
守珪法行於軍祿山不容免死帝不許赦之九齡曰祿
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無
以王衍知石勒而害忠良卒不用後帝在蜀思其忠為
泣下且遣使祭於韶州厚幣恤其家開元後天下稱曰
曲江公而不名云建中元年德宗賢其風烈復贈司徒
子拯居父喪有節行後為伊闕令會祿山亂河洛陷焉
而終不受僞官賊平擢太子右贊善大夫九齡弟九臯
亦有名終嶺南節度使其曾孫仲方進士累官諫議大
夫秘書監歷敬宗文宗朝以直道聞卒贈禮部尚書諡
曰成余按宋會要景德三年九齡九世孫元吉詣闕獻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三 九

明皇墨蹟并九齡遺像詔以為韶州文學天聖六年九
世孫錫文以九齡告身并明皇批答來獻補試國子四
門助教元祐中十世孫唐輔為蒼梧守皆其正裔也今
其後昌衍譜象可據而劉禹錫者乃謗九齡無後何無
忌憚歟蓋陰慝之私云耳九齡所著有曲江集二十卷
行於世宋末廣帥方大琮建二獻祠與崔與之並祀今
列於廣庠仰高祠用唐書本傳說郭文獻通考參修
劉軻者沛人博學無所不通馬植見其文曰韓愈之流也
嘗流離湘湖至韶家焉已而入廣聞壽春楊生寓羅浮
講授春秋杖策從之遊者數年乃馳書於植曰楊生以
傳書為道者也三代聖王死其道盡留於春秋春秋之

道軻以不下牀而求之其在生矣每一講問疑周公孔子左邱公穀迴環在座假生之口以達其心也元和初乃下羅浮踰嶺隱於匡廬山耕田自食其力所為文精選追逐古人閉戶著書有三傳指要十五卷漢書古史十卷黃中通理三卷烈孟三卷隋鑑一卷三禪五革一卷三傳指要則著於羅浮者也後以植薦起官至侍御史用韶州志唐文粹參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三

年

文字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三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四

香山黃佐才伯撰

流寓下

宋連州文學姚公銓

宋翰林學士蘇文忠公軾

宋參知政事陳公與義

宋南軒先生張宣公栻

宋丞相文公天祥

宋丞相陸公秀夫

宋太傅張公世傑

宋尚書徐公宗仁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四

文字

宋節度使蘇公劉義

宋禮部侍郎鄧公允薦

前翰林庶吉士鄒公智

姚鉉字寶臣廬州合肥人太平興國中進士甲科文辭敏麗善書札藏書至多淳化中直史館應制賦賞花釣魚詩特被嘉賞翌日命中使就第賜白金褒獎之歷右司諫兩浙轉運使課吏寫書采唐世文章分門編類初為五十卷後復增廣之至一百卷以古賦樂章歌詩贊頌碑銘文論箴表傳錄書序雜著為次第命之曰文粹鉉雋爽尚氣薛映知杭州與之不協據其罪狀數條密以聞於是除名貶連州文學卒年五十二嘗寫所著文粹

好事者於縣建樓貯之官屬多遣吏寫錄吏以為苦以鹽水噴之冀其速壞後以火焚其樓其論唐三百年文章惟韓吏部超卓羣流獨高竈古以二帝三王為根本以六經四教為宗師憑陵懶懶首唱古文過橫流於昏墊關正道於夷坦蓋亦有見至於去取或不能無駁如淮南碑取段文昌所為而黜韓愈之作此其最紕繆者也卒後其子以其書上獻詔藏內府命以一官唐文粹

通考

蘇軾字子瞻一字和仲眉山人文洵以文章雄一世所謂

老泉者也軾與弟轍酷似之天下稱曰三蘇軾生十年其母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比冠學通經史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四

天字數

屬文日數千言嘉祐中歐陽修考試禮部進士梅堯臣與其事得其論刑賞以示修至驚喜以為異人欲以冠多士疑門下士曾鞏所為乃置之第二後以書謝修見之語客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頭地又以直言薦之答策入三等英宗在藩邸問其旨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不可乃以為直史館通判杭州徙知密州皆以能著又徙徐州治水有功去任徐人思之及知湖州以表謝上言事者諱其語以為誘遣官逮赴御史臺初軾當王安石紛更法度之際見其事不便於民則賦詩以諷焉言者從而擠陷欲置之死神宗薄其過責置黃州司馬光相哲宗起軾累擢中書舍人時光方議改免役

為差役差役之法編戶充役不習官府吏虐使之多以

破產神宗改為免役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

苦軾爭不可光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

諫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

不許軾盡言耶光笑而止即乞補外光等怒欲逐之會

光薨乃已其耿直忤物皆此類也寺除翰林學士承旨

紹聖中坐草責呂惠卿制直言其罪誣以謗汕安置惠

州間命即行以少子過白隨瘴癘所侵蠻蠻所侮胸中

泊然無所帶芥人無賢愚皆得其驩心始舟至清遠縣

見顧秀才極談惠州風物之美即賦一詩至廣州登陟

題詠所在而有如鑿空閣蒲澗寺皆其履蹟所及也新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四

天字數

會人以其嘗至石螺岡構亭表之其為人向慕如此居惠州三年嘗卜居白鶴峯下作新居上梁文有曰願隨父老燕同社之雞豚已戒兒童惱比隣之鷓鴣又有為報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之句章惇聞之笑曰子瞻尚爾快活耶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渡海時復涉廣州界徇翔海濱食芋飲水皆書以為樂元符初北還初徙廉再徙永已乃復朝奉郎提舉成都玉局觀止於常州建中靖國元年七月卒年六十五初好買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既而讀莊子喟然嘆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謫居於黃杜門深居馳騁文墨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至其所

為詩文論譚率皆過人晚喜陶淵明詩和之幾偏為人
英辯奇偉於書無所不通所作文章翰墨才落筆四海
已皆傳誦下至閭閻田里外至夷狄莫不知名門下賓
客如張耒秦觀陳師道晁無咎輩皆一時豪傑其盛宋
世所未有也立朝知無不為世稱其忠義嘗自比范滂
孔融議者不以為過然嘗與程頤議論不合各立黨相
攻擊評者以此頗少之在黃州日自號東坡云所著詩
文奏議內外制合百餘卷又有易書論語等解行世其
學問大抵出入佛老縱橫要之得於莊周為多也

用惠
陽志
文獻通
考參修

陳與義字去非洛陽人天資卓偉周覽部籍輒記不忘政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四

四

文字獻通考

和三年以上舍甲科解褐為教官益大肆於詩文務一
洗舊常哇逕意不佞俗語不驚人不出也徽宗見其所
賦聖梅詩善之亟命召對有見晚之嗟遂拜中書舍人
擢掌符庫會兵興搶攘避地湖嶠泛洞庭上九疑羅浮
行路萬里雖流離困阨而能以山川秀傑之氣益昌其
詩故晚年賦詠尤工措紳士庶爭傳誦而旗亭傳舍摘
句題寫殆遍號新體其在南海頗久嘗登海山樓賦詩
惘然有杜陵登單父臺之意識者悲之高宗聞其句云
客于光陰詩卷裏杏花消息雨聲中深眷想焉紹興初
召還益以詩文被簡注累遷翰林學士編掌內外制誥
尋拜參知政事久之以疾卒其出處氣節文詞翰墨皆

卓然可稱有簡齋集二十卷論者以為崇觀間尚王氏
經學風雅幾廢絕而與義獨以詩名其造次不忘愛愛
以簡嚴掃繁縟以雄渾代尖巧第其品格當在宋諸家
之上中興後遂至顯用陳師道謂詩能達人與義殆其
一也又有康與之伯可者工小詞紹興中附秦檜得進
以詩章應制韋太后歸自虜庭高宗盡心孝養每燕賀
必召與之為小詞歌之賞賚頗豐嘗與左瑞狎適睿思
殿有徽宗御畫扇繪事特為卓絕上時持玩流涕以起
葵塲之悲瑞偶下直竊攜至家而康適來留之燕飲漫
出以示康給瑞入取殺核輒泚筆几間書一絕於上曰
玉策宸遊事已空尙餘奎藻繪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四

五

文字獻通考

盡在蒼梧夕照中瑞出見之恐而康已醉無可奈何明
日伺間扣頭請死上大怒亟取視之天威頓霽但一恸
而已後以檜黨流嶺南有舊宅在景泰山下扁曰順庵
者則高宗御書也康之父仲詭誕不檢事見揮塵錄與
之又甚焉嘗挾吳下妓趙芷以遁與蘇師德有隙遂與
蘇泚之獄泚師德之子而常同之婿也與之授知於同
一朝皆之然王錚蘇庠輩皆愛其詞所謂文人無行者
也又有顏博文者官著作郎紹興中亦流廣州詩文略
可觀嘗貢諛於張邦昌有日非湯武之干戈同堯舜之
禪讓及為邦昌作請罪表則曰仲尼從佛肸之召本為
與周紀信乘漢王之車固將誑楚其反復無恥如此方

大琮帥廣時刻南海志芟去博文所為海山樓諸詩而錄簡齋諸作入焉又斥去十賢堂滕修之祀以其事二姓也士論快之嗚呼使牧吾廣者取舍皆如大琮焉則勸沮明矣使流謫至吾廣者皆如康顏輩之邪惡則朝廷之刑賞公矣用事文類聚文獻通考參修

張栻字敬夫漢州綿竹人唐宰相九齡弟九阜嘗節度劍南一子留蜀栻其後也父浚高宗朝累官尚書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有軍功封魏國公紹興乙丑四星變上疏極論時事秦檜大怒令中丞何若幼之以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連州居住栻隨侍至連州浚為書院於嘉魚池之左栻亦開書堂以講學浚後徙永州復人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四 六

文字散錄

為平章事兼樞密使栻皆從焉栻穎悟夙成以古聖賢自期仕為直祕閣浚開府治戎栻間以軍事入奏孝宗異其對擢左司員外郎兼侍講每召對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等事宰相近習皆憚之遷吏部侍郎知江陵府終右文殿修撰卒年四十八病且死猶手疏勸帝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帝嗟悼不已朱熹與黃幹書曰吾道益孤矣初栻師胡宏宏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朱熹嘗言己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所著論語孟子說太極圖說洙泗言仁錄諸葛武侯傳經世紀年行於世在湖

湘時廣州學者多從之遊語在簡克己傳栻嘗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當為非有為而為也為而為則皆人欲非天理矣學者稱為南軒先生淳祐初封華陽伯從祀孔子廟庭浚嘗陰排岳飛相業將才無大可稱者世以栻為時大儒故多為之諱用宋通鑑一統志參修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州吉水人也豐貌修眉美皙如玉自為童子時見學宮所祀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皆謚忠節即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策以法天不息為對不為藥一揮而言萬餘理宗親擢為第一開慶初元師圍鄂宦官董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四 七

文字散錄

宋臣說上遷都天祥時為寧海軍節度判官上書乞斬宋臣以一人之心不報即自免歸後稍遷權直學士院抗賈似道輒斥乃援錢若水例致仕年三十七咸淳九年起為湖南提刑因見故相江萬里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事當有變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勉之十年改知贛州德祐初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發郡中豪傑有眾萬人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妓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為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

言死人之事八月天祥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朝

議方擢呂師孟爲兵部尙書封呂文德和義郡王欲以
求好師孟益自肆天祥陛辭上疏言朝廷姑息牽制之
意多奮發剛斷之義少乞斬師孟毀鼓以作將士之氣
且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
大之弊然國亦寢弱故敵至一州則破一州至一縣則
破一縣中原陸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爲四鎮建都
督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闔於長沙以廣東
益江西而建闔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闔於番陽
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闔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
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使其地大力衆足以抗敵
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於奔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四 八

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閒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
卻也書奏不報元兵破常州宰相陳宜中留夢炎議棄
平江趣天祥移守餘杭明年正月除知臨安府未幾宋
降宜中等皆去仍除天祥樞密使尋除右丞相兼樞密
使使如元軍請和與元伯顏抗論阜亭山伯顏怒拘之
明日偕左丞相吳堅右丞相賈餘慶知樞密院事謝堂
簽書樞密院事家鉉翁同簽樞密院事劉岳北至鎮江
天祥與其客杜澣十二人夜亡入真州守將苗再成出
迎共謀興復揚州制置李庭芝信謀言以爲天祥來說
降使再成殺之再成見其忠義不忍天祥乃東入海道
遇兵伏環堵中得免然仇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煖

行入板橋兵又至衆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澣及金
應而去虞候張慶矢中目身被二創天祥偶不見獲澣
應解所懷金與卒獲免募二樵者以贖荷天祥至高郵
汎海至溫州聞益王未立乃上表勸進王卽位於福安
府以觀文殿學士侍讀召至福拜右丞相尋與陳宜中
等議不合七月乃以同都督出江西遂行收兵入汀州
十月遣將分軍四出闔進多敗死者景炎二年正月元
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乞入衛故將吳浚來說降天
祥誅之遂入梅州又出江西入會昌入興國縣七月遣
監軍趙時賞等復吉水諸縣臨洪等郡皆送欵州縣蒙
傑多響應皆遣人如軍中受約束元李恆以奇兵猝攻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四 九

興國與戰大潰天祥妻子女皆見執時賞坐肩輿追
兵問爲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爲天祥也擒之去天祥
得脫諸將多死時賞亦遇害天祥收殘兵奔循州祥興
元年二月出惠州海豐縣三月進屯麗江浦六月入船
澳端宗崩少帝繼立天祥上表自劾乞入朝不許八月
加少保信國公軍中疲且起兵士死者數百人天祥惟
一子道生與母夫人曾氏皆死十一月進屯潮陽縣討
潮盜陳懿劉興執興誅之十二月趨南嶺懿潛導元將
張宏範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元兵至倉皇出走千
戶黃惟義前執之天祥吞腦子不死諸將被獲死者殆
盡至潮陽見宏範左右命之拜不拜宏範以客禮見之

與俱入厓山使爲書招張世傑天祥不從厓山破軍中
置酒大會宏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
者事元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
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二心乎宏範義
之宏範又謂國亡矣卽死誰復書之天祥謂商亡而夷
齊不食周粟亦自盡其心耳豈論書不書宏範爲改容
遣使護送北行天祥目擊厓山痛苦酷罰無以勝堪日
夕謀蹈海而防閑不可出且以厓山所獲宋禮部郎官
鄧光薦與俱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卽復食至燕館
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以
守之世祖求多才官王積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四

十一

積翁論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倘緣寬假得以黃冠
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
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
翁請釋天祥爲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
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已在燕凡三年世祖知天祥
起兵江西事爲言者不果釋至元十九年有閩僧言土
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
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蕞城輩率
兩翼兵爲亂丞相可無憂者時盜新殺左丞相阿合馬
命徹城輩遷瀛國公及宋宗室於開平疑丞相爲天祥
也召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對曰天祥受宋恩爲宰相

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然猶不忍遽磨之退言者
力贊從天祥之請從之俄有詔使止之天祥死矣天祥
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是日大
風揚沙石晝晦咫尺不辨人城門晝閉數日其妻歐陽
氏收其尸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
孟云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
今而後庶幾無愧

用厓山新志
忠錄參修

陸秀夫字君實楚州鹽城人徙家鎮江景定元年進士李
庭芝鎮淮南聞其名辟置幕中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
淮南爲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才思清麗一時上人少能
及之性沉靜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閣賓主交驩秀夫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四

十一

獨敏祗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坐尊俎間矜莊終日未
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雖改官不使
去己就幕三遷至主管機宜文字咸淳十年庭芝制置
淮東擢參議官德祐元年邊事急諸僚屬多亡者惟秀
夫數人不去庭芝上其名除司農寺丞累擢至宗正少
卿兼權起居舍人二年正月以禮部侍郎使軍前請和
不就而返二王走温州秀夫與蘇劉義追從之使人召
陳宜中張世傑皆至遂相與立端宗於福州進端明殿
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
每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旋與宜中議不合使
言者劾罷之張世傑讓宜中曰此何如時動以臺諫論

人宜中皇恐亟召還時端宗播越海濱庶事疏畧楊太后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每朝會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淒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池左右無不悲慟者屬端宗崩羣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安置之古人有以一成一旅致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為國邪定策率羣臣奉衛王卽位時陳宜中往占城與世傑不協屢召不至乃以秀夫為左丞相兼樞密使與世傑共秉政世傑駐兵厓山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述作盡出其手雖急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祥興二年厓山破秀夫走帝舟而世傑劉義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四

三

文字數風電

各斷維去秀夫度不可脫乃杖劍驅妻子先入海且諭其妻曰爾先去怕我不來隨啓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為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卽負帝赴海死年四十四方秀夫海上時記二帝事為一書甚悉以授禮部侍郎鄧光薦曰君後死幸傳之其後光薦還廬陵其書存亡無從知或曰元人傳之而多改竄云用厓山新志

修

張世傑范陽人少從張柔成杞有罪遂奔宋隸淮兵中無所知名阮思聰見而奇之言之呂文德召為小校累功至都統制與高達援鄂州有功轉十功厯知安東州咸淳四年往守鄂州力戰不得前元人招之不聽鄂破遂

提兵入衛道復饒州乃入朝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獨世傑來上下數異累加保康軍承宣使總都督府兵遣將四出取浙西諸郡復平江安吉廣德溧陽諸城兵勢頗振七月與元阿朮戰焦山大敗奔岡山十月進招討制置等使元兵至召文天祥入衛以世傑為保康軍節度使知平江尋亦召入衛加檢校少保二年正月元軍迫臨安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與天祥合兵背城一戰丞相陳宜中方請和白太皇太后止之未幾和議亦沮兵至皋亭世傑乃提兵入定海石圍英遣都統卞彪說之使降世傑以為彪來從己俱南也惟牛享之酒半彪從容為言世傑大怒斷其舌磔之巾子山四月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四

三

文字數風電

從二王入福州五月與宜中奉益王為皇帝拜檢校少保兩鎮節度使樞密副使兼福建廣南宣撫大使元人來侵乃奉帝入海而自將諸峒畬軍討蒲壽庚之叛攻之不克十月壽庚以唆都兵至衆遂解去旣而唆都遣人迎帝又遣孫安甫說世傑世傑拘之元人葉淺灣世傑兵敗奉帝居井澳少帝卽位加世傑少傅時雷州失守世傑以六軍所泊居雷化犬牙處非善計厓山在大海中去新會縣八十里與奇石山對峙勢頗寬廣中有一港其口如門可以藏舟六月己未發礮洲乙亥至厓山駐蹕遣人入山伐木造軍屋于間立行宮三十間正殿曰慈元殿太后居之兵尙二十餘萬資糧取辦於廣

右諸郡海外四州復刷人匠造船製器械民頗困竭
八月封越國公十月元蒙古漢軍敗路並進詳與二年
正月元張宏範侵崖山李恆既陷廣州亦趨崖山或謂
世傑曰元人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盍先據之
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
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悉燬行朝草市結大舟千
餘作一字陣碇海中中艦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
如城牒奉帝居其間為死守計宏範以舟師作長蛇陣
來薄且出騎兵斷汲路帝舟堅不能動宏範載茅沃膏
乘風縱火焚之舟皆塗泥縛長木以拒大舟火不能燃
時世傑有甥韓在宏範軍中使之招世傑凡三往不從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四 志

文字數限室

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耳時陳宜中逃之占
城宏範復使人語崖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
已為我所執汝復何為士民亦無有叛者但樵汲路絕
兵士茹乾飲鹹者十餘日多嘔泄世傑猶督殿帥蘇劉
義安撫方輿等日大戰二月癸未有黑氣出山西是日
宏範命恆守崖山北面自將一軍令諸將曰聞吾樂作
乃戰遵令者斬既而樂作宋師以為且懈不設備宏範
與恆夾攻之世傑南北受敵兵士又多疲乏自朝至於
日中辰未已俄一舟檣旗仆諸舟檣旗皆仆世傑知事
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宏範進逼中軍會薄暮
風雨暴作昏霧四塞咫尺不辨世傑乃與劉義等斷維

以十六舟奪港而去陸秀夫走帝舟帝舟大且諸舟環
結不能出乃負帝死之嬪御諸臣從死者十餘萬世傑
後還收兵崖山復欲奉楊太后求趙氏後立之太后知
帝凶問撫膺大慟曰我忍死問關至此者正為趙氏一
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將趨安南
七豪強之還廣五月四日舟抵南恩之平章港口颶風
大作舟人欲艤舟世傑曰無以為也為我取瓣香來至
則仰天祝曰吾為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
又亡矣我未死者庶幾彼退別求趙氏立之以存宗祀
今若此天意果何如耶若天不欲吾復趙氏則大風覆
吾舟舟遂覆世傑溺焉諸將求得其尸焚之骸骨葬陽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四 志

文字數限室

江縣湖居里赤坎頭村用崖山志參修
徐宗仁信州永豐人淳祐中進士歷官國子監主簿開慶
初伏闕上書言誤國之罪不誅則用兵之士不勇累遷
太府少卿兼侍講德祐初為吏部侍郎權禮部尚書衛
端宗走海上崖山兵敗死焉又有劉鼎孫者字伯鎮江
陵人第進士為翰林學士從幸崖山秀夫既赴海鼎孫
亦驅家屬并輜重沉海不死被執拷掠無完膚一夕脫
卒蹈海同死者兵部侍郎京口茅湘吏部侍郎趙樵樞
密使汴梁高桂余謂今崖山大忠祠兩廡缺從祀者宗
仁諸人當列名其中庶為不遺用一統志崖山新志參修
蘇劉義荆湖人景定初從呂文德鄂州戰有功轉十官四

年復以守鄂功爲吉州刺史劉義雖出呂氏乃心在王
室有推戴功景炎新造拜檢校少保某軍節度使殿前
指揮司司馬兼諸路經制鎮撫大使廣東西策應大使
劉義多智畧遇張世傑用事不知合變專守法劉義志
不得展丁丑七月罷請使免兼殿司帝在井澳元劉深
來襲陳宜中如占城劉義不以爲是擢舟追之不及而
返夜泊灣頭俄有天火飛集劉義舟延燒衆舟幾盡祥
興嗣統進開府儀同三司殿前指揮使厓山兵敗後與
張世傑同斷纜奔海洋世傑死劉義與其子俱得脫文
天祥謂劉義剛躁不可近然能服義始終不失大節史
稱劉義爲其下所殺嘗考其家乘載履歷頗詳曰劉義
字執之家本南海之龍頭堡性豪華多才宋季慨然以
宗社安危爲己事實祐六年由上舍出身授右迪功郎
常熟主簿再遷靖江府靈川丞德祐改元詔天下勤王
劉義起兵自靈川入衛其逃歸也變名爲由義云然其
邑里資階與史不同姑存之厓山新志
順德志參修

鄧光薦字中甫廬陵人宋乙亥冬攜家避地於閩次年景
炎間帥趙總卿以書幣辟幹官丁丑四月駕至除宣教
郎宗正寺簿元兵至自崩園中度嶺入廣及廣陷避地
香山縣之黃梅山與其友龔竹卿俱挈家寓焉是冬香
山警遇土賊一妻四兒四女三妾十二口皆焚死光薦
脫走明年六月改祥興隨駕至厓山除秘書丞兼權禮

部侍郎己卯正月除權直學士二月虜至厓山潰圍亡
投海者再爲北軍鈎致張元帥前令復衣冠爲揖客初
自廣回得與文天祥同舟唱和有詩曰東海集天祥爲
書并序之傳於世宋亡張宏範禮之館於趙冰壺家教
其次子累請爲緇黃不許後得放還廬陵大德初卒厓山
志修

鄒智字汝愚四川合州人幼聰異讀書龍泉巷中貧無繼
畧之給則掃樹葉蓄之燃以代燭諷誦達旦如是者二
年文藝日益警拔成化丙午舉鄉試第一計偕上春官
道經三原見致仕司馬王恕曰智此行非但爲會試正
欲上疏聖天子使進君子退小人耳明年丁未登進士
簡爲庶吉士宏治戊申有星變之異上疏極論陰陽之
理欲退萬安劉吉尹直而用王竑王恕彭韶且曰君子
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宦官有以陰主之也疏
入不報己酉言事者誣知州劉概御史湯寵妄言朝政
嫉智者并疏其名下錦衣獄智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神
色自若無所曲撓供詞畧云智與今湯寵等來往相會
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
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
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具議者欲
處以死刑部侍郎彭韶辭疾不爲判案赦免己酉左遷
廣東石城千戶所吏目毅然就道衣結履穿幾不能存

親議饋道堅御不受視事甫兩閱月總督都御史秦紘
檄道蒞修書得居廣城士子重其爲人多從之遊者
與白沙陳獻章爲忘年友時以詩文相命居無何以公
委道順德同年進士吳廷舉時爲知縣因款留之邑民
李煥於邑之東北曰古樓村者建請仙亭以奉智遊息
辛亥十月卒於順德年二十六布政使劉大夏暨廷舉
資之還柩於蜀智雅負奇氣與人寡合處事慷慨無阿
比之習孝宗卽位之初常朝用御史一人侍班糾儀湯
肅當輪侍智造其私第告曰祖宗盛時御史糾儀得面
陳政務得失言下取旨近年遇事但退而具本此君臣
情分所由間隔不通也公以言官奏對幸值大政維新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四 大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四

大

文字數

之日請效盛時故事此太平機會也及王恕徵聘至京
智謂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苟且公勿
受官職先請見君以時政之不便者歷歷陳於上前庶
其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二人雖善其言而
卒莫能用識者憾之其據經守義大率類此自號立齋
又號秋田子有立齋遺文一卷吳廷舉刻之以傳用立
文金祺所撰草誌崔銑
所撰傳順德志參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四

右廣州人物傳二十四卷明香山黃佐才伯撰按黎民表
所撰先生行狀是書與漱芳集皆先生少時所作每傳開
繫以論贊或有合論數人者而忠義孝友以下各門則各
爲統論以冠於其首他日脩廣東通志仰移用之雖詳畧
間有不同然亦無甚異者迄今先生所修通志傳本寥寥
重梓不易則是書正未可輕矣又先生所撰廣州先賢傳
附刊泰泉集中首高固次鄧必次楊字次陳臨而是書皆
不載其去取之義則不可得而知矣書中刻傳與通志亦
無大異唯張鎮孫傳則詳畧迥不侔此則備載其廷對策
至七八千言而通志悉芟之豈以其晚節不終之故歟然
鎮孫道死南宋書宏簡錄備載之亦未明言其生降也善
善欲長固可爲之諱耳咸淳廷對策問劉壘隱居通議其
之且云視草學士不知爲誰氣卑文弱黷無晶光甚非工
言之體而鎮孫所對則不及詳所謂據張氏世譜參修者
恐亦終歸淪沒矣非是書亦烏知當日對闕之文體哉黃
廣文香石所藏鈔本殘缺殊甚爰與中志乘悉心讎校
以付梓人踵謬承訛仍恐不免辛卯莫春後學伍元薇謹
跋

廣州人物傳跋

文字數

廣州人物傳二十四卷

浙江范懋柱家
天一閣藏本

明黃佐撰佐有奉泉鄉禮已著錄是書採自漢迄

明廣州人物之散見諸書者以類區分爲之傳共

一百五十餘人

建寧人物傳四卷

〔明〕李默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十七年李東光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建寧人物

傳四卷》提要

建寧人物傳序

予方董修郡志而尤留意於人物論
顧其事多散見諸書寡昧無所於考
一日滇南學憲李君時言手一編示
予題曰建寧人物傳且索予言弁其
端予披閱未終卷因作而嘆曰嗚呼
建之賢才盛如此哉其間多前志所
未錄而予不及知者喜不自勝其相
我多矣孟軻氏論取友之道由一鄉
一國以及天下又尚友古之人至于
誦詩讀書論其世而後盡夫所謂古
之人所謂天下士寧有出于一鄉一
國之外者耶蓋善之在人無遠邇無
古今顧所以取之如何爾今是編集

凡建州之產起唐建中迄

國朝景泰凡四百一十七人以世次為先後其或數賢萃于一門則系其祖若父一人為主餘皆附見其後人系數言以表履行本諸國史家乘碑誌雜記一字一事咸有所出未始自以意見低昂示慎且紀實也然即而考之優劣亦自較然而法程具在是皆可師也鄉閭後生開卷延想有不慨然而慕奮然而起者乎尚友論世孰明備于此其所以啟來學而助風化大矣哉昔班孟堅表古今人物上稽往古旁羅四方品第優劣肆其臆決識者譏焉今所收止於本郡其事

核其辭約近而且專又皆焯有明徵夫近則不遺專則不荒徵則不誣去孟堅所作遠矣况道學如朱晦翁胡康侯義烈如曹忠肅劉忠顯吳才老之通儒楊大年之文介劉共父之正言直節楊文敏之受遺輔世又皆卓絕煒煌可以師表百代者固茲鄉之產然而所謂古之人所謂天下士曷以加諸萃然躋建州于鄒魯之盛不其在茲嘗觀汝南先賢傳襄陽耆舊傳皆傳信迄今二郡人士侈為美談是編當與二傳並行不朽矣予既書此以塞君請且取以補郡志之遺

建寧人物傳

建寧縣知縣李東光校訂

即人 李 默 纂 輯

建安 六十九人

唐

葉博士京

京字垂孫工詞賦咸通中登進士第為太常博士州人登

第自京始見舊志

游僕射簡言

簡言字敏中父恭唐末進士仕揚行客為駕部員外郎知

制誥簡言少孤力學徐知誥鎮金陵辟掌文翰遷觀察巡

官及南唐國建歷虞部員外郎知制誥中書舍人保太中

為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守職恭恪國家之務非其任者未

嘗肯言貞介獨立不為阿附元宗重之後主即位自吏部

尚書遷左僕射委以南省之事簡言躬親簿領督責稽緩

勵以威嚴察吏畏之於是六職辦集及拜相而卒見南唐書

南唐

陳忠憲誨

誨字巨訓始生數月足勁能履其父異之及長矯捷有勇

誨字巨訓始生數月足勁能履其父異之及長矯捷有勇

初為王延政裨將潘師達來襲建安誨逆戰於城南斬之

閩亡歸南唐查文徽數表其能授劍州刺史以功拜建州

節度使委以南方之事誨繕修守備即政無教福州戍兵

叛詔誨與文徽攻之吳越遣兵來救戰於閩江文徽失利

誨鑿環吳越樓船乃以木為蛟龍形湧出江面吳越兵驚

潰遂大敗之獲其將馬先進由是恩寵日加因名其軍為

忠義以旌之累遷本軍節度使進侍中封閩國公在鎮十

年以疾求罷乃以其弟劍州刺史謙為留後召誨還都卒

諡忠愍子德誠亦有材畧壽春之後諸將多逗撓唯德誠

力戰未嘗挫衄師還拜德誠和州刺史見南唐書并舊志

五代

孟夫子貫

貫字一之少好學遊廬山以禮義文章節儉為當時師範

人稱孟夫子仕於周見舊志

宋

李侍郎虛已 弟虛舟

虛已字公受五世祖盈自光州從王朝徙閩遂家建安父

寅有清節仕南唐至諸司使後歸宋第進士為衢州司理

寅有清節仕南唐至諸司使後歸宋第進士為衢州司理

軍以母老棄官歸虛已亦登第累遷殿中丞提舉淮南
茶場官知遂州時太宗勵精政事嘗手書累二十餘紙曰
勤公黎已奉法除姦惠愛臨民者乃可書為榮績月給俸
以實錢命有司擇群臣以治最聞者賜之時虛已被賜因
獻詩自陳父子遭遇榮及祖母帝悅為批其楮尾曰虛已
學古入官榮親事生奉書為郡欲布新規朕得良二千石
矣遂賜五品服又賜其祖母錢本五十緡誤作五十萬論
者謂虛已篤行家貧雖人主一時之設殆天賜也會遣使
察川陝吏能否惟虛已與薛頴邵瞻查道數人以能任職

人物傳卷一

稱再遷屯田員外郎通判洪州召為侍御史出提點荆湖
南路刑獄徙淮南運副累遷兵部郎中以龍圖閣待制判
大理寺與查道等同備勸講久之巧外真宗稱其儒雅循
謹特遷右諫議大夫出知河中府召權御史中丞進給事
中知洪州遷工部侍郎徙池州求分司南京卒虛已立朝
有卓犖大節歷外服所至著吏能亦喜為詩尤精於格律
有雅正集十卷第虛舟見宋史
虛舟字公濟以兄虛已墜為郊社齋即調閩清靖安尉俱
有能名遷饒州餘干令毀淫祠建大子廟未幾坐事免後

授校書郎知德安縣不就晏殊為請於朝乃除太子洗馬
致仕終尚書虞部郎中與虛已皆孝友清慎克世其家子
寬為尚書金部郎中定為司農少卿為吏頗有能名見宋志

徐安撫

的宇公準擢第補欽州推官欽土炎鬱人多死于瘴癘的
請漕使鄭天益徙州瀕水可以無患天益從之因奏留的
使督役的短衣持挺與役夫同勞苦城成民甚便之累除
廣西提刑宜州蠻攻殺將吏的馳至慰曉之眾皆欲手聽
命後徙湖北轉運使辰州蠻彭士義為寇的開示恩信蠻

人物傳卷一

黨悔過自歸攝江陵府事城中惡少年欲為盜輒夜縱火
一夜十數發的籍其名氏使相保任火遂息改淮南浙江
荆湖制置發運副使奏通泰州海州如臯縣漕河詔未下
輒以便宜行事出滯鹽三百萬計得錢八百萬然遷正使
山東盜起轉掠而南的團兵符之盜平遷工部郎中後蠻
寇衡湘命的撫之既至并宿蠻酋相繼出降會召還計事
蠻復叛遂除度支副使荆湖南路安撫使的至桂陽降者
復眾餘悉討平之見宋史

黃待郎

齊字由實祖展第進士仁宗朝為都官郎中齊亦登第
御史起居舍人進中書舍人兵部侍郎二蔡柄用齊非將
不見於私第以顯謨閣待制知通州見舊唐書

丘處士 齊

齊字思道精於曆數絕意榮途齊亦名公類禮遇之嘗為
感事詩百首辭多譏諷執政欲誅之仁宗曰狂夫之言聖
人擇焉遂薄其罪又嘗著長世論五十篇言用兵利害龍
圖學士田瑜繳進之詔除萬年縣簿不赴退居里閭即守
謝其表其居為處士坊見龍圖志

人物傳卷一

五

曹諫議 脩古 詞子觀 弟脩睦

脩古字述之進士起家累遷監察御史上四事曰行法令
審故事惜人材辯忠邪辭甚切至又請勅文武官年及七
十上書自言特與遷官致仕即宿德勳賢自如故事因署
為令脩古嘗偕三院御史晨朝將至朝堂黃門二人行馬
不避脩古奏前史稱御史尊則天子尊今黃門侮慢若此
請付所司劾治帝聞立命管管憂愁多擊人折脩脩古奏
其忿躁亡大臣體司天監主簿苗辨臣等嘗言上宿嘗參
太白晝見詔百官同考定及奏皆謂主宿嘗參順不相

太白晝見日未過午舜臣等遂以妄言失論故削脩古奏

言百官所定希青悅上未足為信今罰爵臣等其事甚小
然恐人人自此畏避取容以災為福所損至大禁中言
翠為服玩詔市於南越脩古請罷之時頗崇建塔廟議
全閣脩古極陳其不可久之出知歙州尋中待御史刑
部員外郎知雜司事同判吏部流內銓會太后兄子劉從
德死錄其姻戚至於斯後幾八人脩古與楊偕劾勸段
少連交章論刻太后怒皆削一官以脩古為工部員外郎
通判杭州未行改知興化軍會赦復官卒脩古立朝慷慨

人物傳卷一

六

有風節當太后臨朝權倖用事人人顧為畏忌而脩古過
事輒言無所回撓既歿人皆惜之家貧不能歸葬實得
錢五十萬孝女泣白其母曰奈何以是累吾先人也卒不
納太后崩帝思脩古特贈右諫議大夫賜其家錢二十萬
錄其婿劉勳為試將作監至薄脩古無子以元子觀為後
觀字仲實脩古子也叔脩古卒無子天章閣待制杜杞為
言于朝授觀建州司戶參軍為脩古後皇祐中以太子中
舍知封州儂智高叛攻封州州人未嘗知兵士卒纔百人
不任戰聞又無城隍以守或勸觀遁去觀正色叱之曰吾

守臣也有死而已敢言避賊者斬麾都監陳睢引兵迎擊賊封川令率鄉丁弓手繼進賊數百倍擘兵敗走鄉丁亦潰觀率從卒決戰不勝被執賊戒勿殺俾使拜且誘以

美官觀不肯拜且誓曰人臣惟北面拜天子我肯從爾苟生耶速殺我幸矣賊猶惜不殺徙置舟中觀不食者兩日探懷中印章授其從卒曰我且死若求間道以此上官賊

知其無降意害之至死詬賊聲不絕投屍江中年三十五事聞贈太常少卿按德慶州志錄其四子妻劉避賊死於

林峒追封彭城郡君加賜冠帔州志云觀殊亦赴井死又贈脩古尚

書工部侍郎脩古妻陳穎川邵君當智高之反乘嶺南無備州縣吏往望風竄匿故賊所向輒下獨觀與孔宗旦

趙師且能以死守轉運使元絳以詩吊之曰倉卒變聲上水濱使君忠憤獨忘身平明戈劍摧城闔俄頃衣冠落路

塵志士一門能許國老夫當日亦知入朝廷贈襚哀榮極青骨千年合有神後田瑜安撫贛南為觀立廟封州宋史

脩睦脩古之弟庶介自立與脩古同舉進士有聲鄉里累官都官員外郎知邵武軍景祐中用中丞杜衍薦為侍御

史改司封員外郎出知壽州徙泉州坐失舉奪一官罷去

後起知吉州不行上書請老不聽分司南京未幾致仕年五十一章得象表其高節詔還所奪官卒見舊志

張開封式式字景則第進士呂夷簡罷相辟許州觀察判官後自壽州召為開封府推官特官中以私財為佛寺置田式疏以

為亂法時論黜之見舊志吳正肅育第克

育字春卿父待問與楊億同州里每造億億厚禮之門下少年多易之億曰彼他日所享非若曹可望也累官光祿

卿以禮部侍郎致仕育少奇穎博學舉進士試禮部第一中甲科除大理評事舉賢良方正歷知太常禮院奏定禮

文名太常新禮慶曆祀儀改右正言會元吳儂號群臣議用兵育獨建議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附

而收之不宜亟加征討不報既而諸將多覆軍者久之無功卒封元昊為夏國主如育所議育又上言元昊見朝廷

比年與西域諸戎不通乃得以利啗鄰境固其巢穴請遣士諭喃厮囉及他蕃部離散其黨使與併力以攻而均其

恩賜此伐謀之要也因錄上古宗時通西域諸蕃事跡累

樞密部郎中契丹與元昊構兵元昊求納款契丹使來請
勿納元昊朝廷未知所答育因上疏曰契丹受恩為日已
久不可納一叛寇失繼世兄弟之權今二蕃自鬪聞久不
解可觀形勢乘機立功萬一過計亟納元昊臣恐契丹窺
兵趙魏朝廷不得元昊毫髮之助而太行東西且有煙塵
之警矣宜使人諭元昊曰契丹汝世姻一旦自絕力屈而
歸我我所疑也若無他者當順契丹如故然後許汝歸款
告契丹曰已詔元昊如能投謝轅門即聽內附若猶堅拒
當為討之如此則彼皆不能歸罪於我矣於是出契丹書

人物傳卷二

九

令兩制同上對不易育議尋知開封府居數日發大奸吏
一人流嶺外又得巨盜慶曆五年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
使居數月改參知政事山東盜起帝遣中使按視還奏盜
不足慮兖州杜衍鄆州富弼山東人尊愛之此可憂也帝
欲徙二人于淮南育曰盜誠無足慮者小人乘時以傾大
臣禍機不可禦矣事遂寢向綬知永靜軍為不法疑通判
江中立發其陰事因構獄以危法中之中立自經死綬罕
相子大臣有營助欲傳輕法育曰不殺綬無以示天下卒
滅死一等流南方育在政府遇事于政言與宰相賈昌朝數

奏議上前左右皆失色育論辯不已已乃請曰臣所對者
賊也顧力不勝願罷臣職乃復以為樞密副使明年出知
許州徙蔡州設五保法以檢制盜賊時京師有告妖人千
數聚確山者詔遣中使往捕至則以巡檢兵往索之育曰
使者欲得妖人還報邪曰然曰奇在此雖不敏聚千人境
內無容不知此特鄉民用浮圖法相聚以利錢財爾一弓
手召之可致也今以兵往人相驚疑謂曾母往中使以為
然頃之召十人者至械送闕下皆無罪釋之而告者伏辜
尋以資政殿學士知河南府徙陝州遷禮部侍郎知永興

人物傳卷二

十

軍召兼翰林侍讀學士以疾辭且請便郡帝語大臣曰吳
育剛正可用第嫉惡太過耳因命知汝州遣內使賜以禁
中良藥會疾久不已請居散地以集賢院學士判西京歸
司御史臺外臺舊不領民事時張堯佐知河陽民訟久不
決多詣育訴育為辯曲直判書狀堯佐畏懼奉行復為
資政殿大學士召還判尚書都省帝數欲大用為諫官劉
元瑜詔奏育在河南嘗貸民出息錢久之除宣徽南院使
卿延路經畧安撫使判延州疾復作辭不任遺事求解宣
徽使復以為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知河中府徙河南

病軫視事如平日因閱因辨非罪電辭吏二人已而卒
年五十五贈吏部尚書諡正簡有性明果所至作條敘簡
疎易行而不可犯遇事不妄發發即人不能曉辯論明白
使人聽之不疑初尹開封范仲淹在政府因事與仲淹忤
既而仲淹安撫河東有奏請多為任事者所沮育取可行
者固行之晚年在西臺與宋庠相唱酬追裴白遺事至數
百篇有集五十卷

克字仲卿未冠舉進士與兄育小方皆高第調穀熟去博
入為吳王教授以嚴見憚除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選入

人物傳卷一

十一

胡宗堯者翰林學士宿之子坐小累不得改京官判鉅歐
陽修為之請讐家諸脩以為黨宿詔脩知同州克言脩以
忠直擢侍從不宜以用才見逐若以為私則臣願與脩同
貶於是脩復留而克改知太常禮院歷官知陝州京西淮
南河東轉運使英宗立數問克所在會入覲語及為教授
時事持嘉勞之尋擢右監副使熙寧元年知制誥神宗諭
之曰先帝知卿久矣遂同知諫院克河北安撫使使還安
石叅知政事克于安持其壻也引嫌解諫職知審刑院權
三司使為翰林學士累遷檢校太傅樞密使克雖與安石

運頰而心不善其所為數言故事不便帝察其中無與

欲相之安石去遂代為中書門下平章事克欲有所言

乞召還司馬呂公著韓維蘇頌友薦孫覺李常程頌等

數十人光以書勸其開言路以悟人主克不能用王珪與

克並相忌克陰掣其肘而克素惡蔡確確治相州獄頗構

克帝獨明其亡他安南師出無功坐與郭逵書止其進兵

復置獄克既數遭困毀素病瘡積憂思疾益侵元豐三年

三月與歸第罷為觀文殿大學士西太一宮使踰月卒年

六十贈司空兼侍即謚曰正獻克內行嚴飭事兄甚謹為

人物傳卷一

十二

相務安靜性沉密對家人語未嘗及國家事所言於上人

莫知者將終戒妻子勿以私事干朝廷帝益悲之世謂克

心正而力不足譏其知不可而弗能勇退也子安詩安持安

詩在元祐時為諫官起居即安持為都水使者遷工部侍

郎終天章閣待制

宋史

黃助教晞

晞字景微少通經聚書數千卷為學者後之游自號聲隅

子著歐歛瑣微論十卷以謂聲隅者析物之名歛歛者嘆

聲瑣微者述辭也石介在太學使諸生以禮聘召晞走匿

隱家不出嘉祐間樞密使韓琦表薦之以為太學助教致
任受命一夕卒又有易義十卷見宋史

張司封伯玉

伯玉第進士舉書判拔萃科嘉祐中為御史嘗攻宰相文
正博學博不自安而去後出知太平府時曾鞏為司戶伯玉一
日語之曰吾方作六經闕子為我記筆數至崇終不合意
乃自為之其首云六經闕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
也筆嘆服從此益勵於學伯玉後遷司封郎官有蓬萊詩
二卷見舊志

人物傳卷一

十三

郭通判周季

周季字仲光事母至孝熙寧間調湖州德清簿遷固縣令
嘗游蘇軾之門聲譽籍甚居母喪哀毀篤至既葬廬墓三
年郡守欲以八行薦力辭服闋以朝散郎通判興國軍守
擇仁亦登第見舊志

徐泰寧壽

壽字君朋知泰寧縣會攻鹽法州縣計口數民買鹽百姓
苦之壽願納袍笏不肯從令邑人繪像祀之元祐中按察
使張汝賢以治狀聞特改京秩見舊志

揚壽州縣

壽字公濟第進士為密和二州推官以詩知名歐陽修贈
詩有以讀揚璠一千首乞渠秋月與春光之句元祐中蘇
軾知杭州璠為通判與軾倡酬君後後知溫壽二州卒有
集二十卷見宋史

葉泗州默

默字彥思第進士徽宗時知泗州會詔改宣梵院為神霄
宮默極論漢唐之主崇信方士廣建真館使民力困於興
作財用費于土木非所謂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
自正明道闡教為生民福也疏入謫彬州已而復官卒見

十四

鄭秘書毅

毅字致遠父鎮毅初就學能知聖人之道在中齋其父首
之既冠入太學所為文不尚時好執父喪有額天上火之
異屢舉未第乃走河南而程子已逝因遊謝顯道之門政
和六年以八行舉已而第進士調御史臺主簿以秘書郎
守臨江遂丐祠歸自號九思見舊志

謝團練勳

致遠少孤寒及長督力過人舉進士累歷邊任杭州
首領黃安俊救圍杭州知張建侯死之近臣薦勳才武可任
召對稱肯勳會兵進擊安俊敗走仍率士卒持其巢穴進
獲安俊斬之轉右武大夫遷都團練使及贈威德軍節度
使加贈少師子澈字榮中由父任入官金人犯京師執二
帝北去澈詣郡守請刻章赴元帥肅勸進後領祠卒終朝
請大天見舊志

練考城幹譽 子未

幹譽字克家登第為考城令時督辦軍賦甚急幹譽堅以

民力匱竭為請中官或有以私囑者卒寘於法初與王黼

十五

有庠序之舊及黼當國未嘗一造其門遂奉祠靖康初嚴
陵有警命幹譽收捕城賴以全郡人祀之子案補通直郎
以廉稱仲子未

未字帝本初試禮部不利以著書自娛有大易發微二禮

釋疑宋野遺民集十卷並見舊志

朱徵君 懷英

懷英字晉老建炎初詔求文武材畧出倫之士有司以懷

英列上詔從幸揚州懷英坐後至罷歸既又上書其言略云

以五千里之地帶中百萬不能報父兄之辱臣嘗
憤此願為朝廷啣命折虜書之以義然後大兵繼進臣雖
不免鄰生之慮亦足仰成陛下孝弟之志雖死猶生也特
方議和不果用見舊志

鄭樞密數

數字致剛政和中進士初為御史臺主簿張邦昌之僭號
也挺身見高宗于濟州既即位擢監察御史尋遷諫議大
夫帝至杭州數奏口陛下南渡出於倉卒臣工獲濟者鮮
當擢兵中之秀以為用况天下賢俊多避地吳越宜令守

本物傳毒

十六

臣體訪以聞簡拔任使度濟艱危詔從之苗傅劉正彥等
逆亂數庭立而折且謂逆賊凶賊賊甚非請外援無可為
若乃上章待罪求去且欲見呂順浩議與復計太后降詔
不名尋拜御史中丞時二凶竊威福之柄肆行殺戮日至
都堂侵紊機政數言黃門宦者之設本以給事內庭俾掃
除而已俾與政事則貪暴無厭待以兵權則慘毒無二故
宦官用事于上則生人受禍于下匹夫力不能勝而國
而攻之今當痛革前弊俾無侵淫以激眾怒則賞罰之柄
自朝廷出而國勢尊矣仍論軍法便宜止行于所轄軍伍

其歸當聞之朝廷付之有司明正典刑所以昭尊信之禮而全臣子忠義之節也疏留中不出數請付外行之二凶為之少戢又論黃潛善鐵伯言呂源之罪詔竄削有差又聞召顧浩簽書樞密院事又以禮部尚書召張浚且分其兵浚不受命因詣浚郴州數知出二凶姦謀具章乞留順浩知金陵浚不當貶不報數遂遣所親謝鸞變姓名微服為賈人徒步如平江見浚等且言城中事以為嚴設兵備大張聲勢持重緩進使賊自遁無驚動三宮此上策也因賦杜鵑詩令密示諸同心者浚等聞之皆感激奮厲為赴難計俄詔睿聖皇帝為皇天弟天下兵馬大元帥幼主為皇太姪鼓與御史王庭秀上疏力爭太后召對諭曰今欲令睿聖皇帝總領兵馬爾鼓奏白臣不知其他但人君位號豈容降改聞之天下孰不懷疑雖前世衰亂分裂之時固未有旬日之間易兩君一朝降兩朝位號者也太后遂令鼓赴都堂商議鼓至責問二凶且曰太尉若要做官家須是先殺了鼓言甚激烈劉正彥起曰某等荷中丞教豈敢負國恩中丞誤見疑遂不降詔太后乃以鼓與李並為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乃謀復辟三日上天

人物傳卷一

一七

王張浚等率勤王之師將至城下然城中兵柄皆在二凶之手鼓恐變生不測因說之曰今日主上復辟皆出二公獨奮忠義功蓋一時但勤王諸公未詳委曲恐眾怒未息兩兵相向安有殺戮今欲暫除二太尉大使領重兵出外少避俟諸公入城具言二太尉復辟之功使三軍曉然無疑然後大用未晚也二凶許諾即日除苗傅江南制置大使王彥副使領兵出城繞開關張浚等兵已交鋒苗劉敗走上即除鼓簽樞密特封建安縣開國男食邑四百戶鼓自難作夙夜盡瘁至志寢食凡輔政百日而卒上嗟悼久之

人物傳卷一

一八

顧謂大臣曰朕喪元子猶能自排遣於數殆不能釋也

王衡州以詠

以詠字永言第進士知和州含山縣邑數被兵以詠拊摩安輯為兵帥劉錡所知紹興中以岳飛等論薦改秩知光澤縣疏剔滯獄剖決如流累遷知衡州嘗誦昔人語云治公家如私家自符天理惜官物如已物乃合人情終其任未嘗妄費亦不肯獻羨餘以求售官至朝散大夫

能通判通

見備志

遠字述之性寬和登第調建德令庶靜慈祥民安其政歷
江州台州通判未老掛冠胡寅深器重之見舊志

葉羅源薦

薦字宋穎第進士紹興中為福建帥幕汀寇作薦被檄招
懷直造策六論以禍福寇悉聽命調羅源令率民築白相
塘以捍田所部塞官獲強盜餘二十人在法縣令當被賞
薦悉從輕典釋之見舊志

林教授光

光字子輝少有文名乾道初登第知舉梁克家以其策語

人物傳卷一

十九

太尉寘名第四歷循州教授用韓無咎薦除勅令所刪定
官後改秩知信豐縣部使者上其政蹟嘗撰建安志二十
卷考究精確又著時務論兵論迂論數十篇見舊志

袁殿撰樞

樞字機仲祖勝之以信義開建炎間張范二寇欲屠其鄉
勝之挺身往說遂引去樞幼力學初試太學周必大劉珙
皆期以遠器後試禮部詞賦第一人乾道初以興化軍教
授元禮部試官就除太學錄張說自閣門以節鉞簽樞家
樞與學省同僚共論之上雖容納而色不怡樞退詣宰相

示以奏疏且曰公不耻與檜等佐耶處允文愧甚樞即求

外補出為嚴州教授樞嘗喜誦司馬光資治通鑑苦其浩

博乃區別其事而貫通之號通鑑紀事本末參知政事龔

茂良得其善書之孝宗讀而嘉嘆以賜東宮及分賜江上

諸帥且令熟讀曰治道盡在是矣於是以前宗正簿召登

對歷陳漢武而下至唐文宗偏聽姦佞致于禍亂且曰固

有詐偽而似誠實儉佞而似忠鯁者苟陛下日與圖事於

帷幄之中進退天下士臣恐必為朝廷累上顧謂曰朕不

至與此曹圖事惟幄中樞謝曰陛下之言及此天下之福

人物傳卷一

二十

也遷太府丞上方銳意北伐樞奏古之謀人國者必示之

以弱苟陛下志復金雖言臣願蓄威養銳勿示以形燕國史

院編修官分國史章惇家求為潤飾其傳樞曰吾為史官

法不隱惡寧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時相趙鼎總

史事嘆曰無愧古良史矣累遷吏部郎官兩淮旱命兼視

真揚廬和四郡歸陳兩淮形勢謂兩淮堅固則長江可守

今徒知備江不知保淮置重兵於江南委空城於淮上非

所以戒不虞瓜州新城專為退保金使過南指議淮人聞

而嘆嗟誰為陛下建此策也遷單器少監除提舉江東常

革茶鹽改知處州赴闕奏事樞之使准入對也嘗言朋黨
 相附則大臣之權重言路壅塞則人主之勢孤時宰不悅
 至是又申言之除吏部員外郎遷大理少卿通州民以產
 業事下大理殿中侍御史冷世光納厚賂曲庇之樞直其
 事以聞人為危之上怒立罷世光以朝臣劾御史宜自樞
 始乎詔權工部侍郎仍兼國子祭酒因論大理獄案請外
 有予郡之命既而貶兩秩寢前旨先宗受禪叙復元官知
 常德府寧宗朝擢右文殿修撰知江陵府江陵瀕大江歲
 壞於巨浸民無所托楚故城楚觀在焉樞為室廬徙民居
 之種木數萬以為捍蔽民德之尋為臺臣劾罷以賢謨閣
 待制致仕至此之疎傳陶令樞臨民則以治辨聞立朝則
 啟沃忠諫克盡殫職為世師表所著有易傳解義辨異並
 子問等書見宋史
 吳處士械 余允文附
 械字才老時號通儒著論語十說又有考異語解諸書嘗
 患字學訛誤作補韻一部朱晦庵評近代考訂訓釋之學
 唯才老及洪慶善為優遂據其說以協三百篇之音同時
 有余允文者字隱之以孟軻亞聖大賢自司馬光李觀鄭

原諸人皆有詆詞遂作尊孟辨二十餘條胸襟讀之及其
 說又為之訂定云並見舊志
 丘僉判富岡
 富國字行可嘗受學於朱氏之門人淳祐中登第為端陽
 僉判宋社既屋遂不仕著周易輯解十卷經世補遺三卷
 易學說約五篇發明朱氏宗旨見舊志
 吳處州海州
 勢卿字安道寶祐中知處州大旱行義倉法計口勸分松
 陽盜起糾率民義剿除悉平尤留心學校親講四書西銘
 以淑後生見舊志
 張翰林諱
 諒字子京與弟貢學易於丘富國著經史事類并書澤三
 十卷後賜秩翰林應奉文字貢字莊夫見舊志
 鄭翠屏儀孫
 儀孫號翠屏從丘富國學易感淳癸酉以賢良舉又明年
 少帝北行儀孫退而著書易圖說詳解大學中庸章句史
 學蒙求箋註性理字訓即守吳其率幕屬迎於學師事之
見舊志

葉處士 凌

應鳴赴臨安小帝北行遂隱於西甌以講學為事有
經史古要及文集 見舊志

雷通判 覺民

覺民字將道父將得官卒其祖悲念不已覺民誓必繼父
業逾十年第進士調澄浦尉大有政聲改湖州司錄太守
不以時給報諸軍喧于庭久不退覺民諭以經制錢代給
後當積月俸為償之諸軍感謝而去知南華縣下母憂廬
墓三年後倅鄉郡末老丐祠卒先是于官所買婢從嫁詢

人物傳卷一

三十三

知為室家遂輟女奩嫁之嘗有盜竊其妻塚覺民憐其貧
遺之以米御人稱之 見舊志

詹處士 本

本字道生溫言正行高抗不仕度宗朝丞相江萬里薦為
郎先致書于本本方坐門前石磯垂釣使者至問本所居
本始曰前即持竿渡溪去不知所終 見舊志

元

毛教授 直方 虞韶虞廷碩劉澧附

直方字靜可宋咸淳中預薦入元授徒講學士爭趨之有

聊後軒藁二十餘卷嘗編詩宗群玉府二十卷及詩學大

成後被一命得教授半俸終其身同邑虞韶字以成虞廷
碩字君輔劉邊字近道並勤操述韶集小學日記切要故
事廷碩集歷代詔令四卷制誥五卷古賦準繩十卷邊尤
工詩有自家意思集 並見舊志

張知事 復

復字伯陽仕元為建寧路知事師事鄭儀孫學易得丘氏
之傳嘗輯諸儒論議編性理遺書十四卷 見舊志

雷待制 機 弟拱 梳

人物傳卷一

三十四

機字子樞延祐戊午擢進士為邵武經歷長官有怙勢撓
政者每命吏抱牘升堂與之辯直郡政賴以持平調興化
縣尹為民平賦吏無能售其奸者擢湖廣儒學提舉改延
平推官南平縣僧殺主寺僧并坐其徒繫獄者十年機至
察其連繫時纔九歲遂白于宣撫使坐僧而釋其徒再典
江浙鄉試歷惠安尹汀州推官所至人多懷之年七十召
除朝散大夫翰林待制卒機性樂易平居和而有制所著
有易齋黃鶴磯碧玉環龍津鄞川環中諸藁凡五十餘卷
弟拱

樞字君實至正壬午進士調興化縣尉以公廉正直樞士
辰歲因羅天陵亂委守海口卒于官第杭亦登第為湖陽
尹以勤王死事贈奉化州知州仍官其子登為建寧路同
知拱抗皆明易學杭著周易註解行世時號雷門場並見舊志

蘇明經照

照字明遠號大鈍生能詩文敦尚儒學深衣博帶有古人
風至正間以明經薦召入翰林預纂修事後欲授以官以
親老辭臨州劉彥柄贈詩有才子曾聞起建安若為金馬
符辭官之句尤精墨菊山水之類南海孫翰林贊題明遠
人物傳一卷二十五
所畫竹近時吳興趙子昂最能寫竹窮青蒼蘇即晚出繼
芳躅湖海二妙相輝光蓋名重一時云見舊志

國朝

揚處士 伯安 親祖忠附

伯安字文思性敏能文少孤事母篤孝尤敦友于之義洪
武初有司嘗以人材薦伯安辭母老不就兄伯祥以字慶
損糧罪當死伯安請于母曰兄無嗣而不肖有子可以代
兄死母泣然其請即詣獄被戍者歲餘臨決日忽遇機
恩宥乃得原同時魏祖忠字邦真父康亦坐損糧論死祖

忠遂別妻子詣官請代尋得原免並見舊志

蘇檢討伯厚 子鏞 弟子証

伯厚名坪以字行聰明博學元季左丞阮德柔重其名累
薦不起益自韜晦以養親讀書為樂

國朝洪武乙丑有司以明經薦授建寧府訓導遷 晉府
伴讀未赴

太宗皇帝即位以知者薦與修

高廟實錄權翰林待書復與修永樂大典遷檢討兩與會
試備講東宮其為學本於誠實發議皆有據依卒于官遺

人物傳一卷

二十六

命題其墓曰有嚴先生祭酒胡儼稱其恩義均骨肉禮教
詔子孫為時通儒有素履集後以于鏞遺贈吏部員外郎

子鏞

鏞字良璇別號守愚性敏好學善柳書法剛毅耿介與人
言詞氣侃侃不擇合否尤以孝友稱正統間沙尤冠起延
及鄰鄙有司以其信行素為鄉里所服委以招撫鏞躬抵
逆巢開諭禍福衆皆退聽邑賴以寧從弟鉅

鉅字良聲別號竹坡雅性孝友喜吟咏攻書翰暇以其述
韻寫山水竹石花木尤為人所珍雖居城市日閉門不手

世事一時縉紳大夫咸禮敬之少時嘗師事萬仲素仲素無後歲時寒食証必携酒微詣墓拜至老不衰友人即越臨終托以後事証躬親殮葬不遺心力并為經紀其家其篤行如此所著有竹坡吟藁二十卷藏于家並見

雷給舍堪

填字原中父燧翰林編修兼起居注填登洪武庚辰進士授工科給事中糾劾無所避求樂二年奉命鎮守蘇松常三府撫綏兵民誅鋤奸慝未及一載封章凡四十上所言多稱

人物傳卷之八

二十七

旨繼復奉 命巡撫廣西擲擊豪強無少貸吏畏民懷諸夷警服明年卒有司蒞其喪唯澣衣半篋詩文奏藁數帙而已所著有原中類藁見

揚文敏榮

榮字勉仁初名子榮登洪武庚辰進士除翰林編修太宗皇帝入正大統更其名榮初建內閣簡儒臣七人其中專典機務七人者榮及解縉胡廣黃淮胡儼金幼孜揚士奇也榮齒最少獨以才見重時國事方殷榮與同列且夕待左右承顧問退治職務且兼稽古纂述之事不虛寸晷而

總尤勤勵遂遷修撰數月復進侍講承樂初榮素

命甘肅計度邊務還奏輒稱 旨尋命侍講皇孫學及從

征瓦剌凡行營有暇即與皇長孫講折理義開其聰明還

翰林學士燕庶子十六年

高廟實錄成命掌院事益見親密一時廷臣仰恩多縱榮

因密言十弊進文淵閣大學士仍兼翰林學士尋扈從北

征特三殿災榮偕同列陳便宜十數事皆見施行尚書夏

原古以兵饑不給坐繫呂震言其系姦侍讀李時勉嘗論

事亦有言其賣直者皆激

人物傳卷之八

二十七

上怒榮悉委曲為之辯解二十一年秋復扈從西征駐蹕

萬全一切軍務悉以委榮二十二年復從北征中道軍餉

不繼下令班師浙江三司奏處州之麗水福建之政和山

寇劫掠兵部請發兵勦之榮曰愚民窘於衣食剽掠求活

耳急之則益生變臣以為莫若招撫便

上從之卒如榮言無事 上嘗語榮及金幼孜曰東宮

監國久熟于政務此歸悉付以天下事吾惟優游莫年榮

等對曰 皇太子孝文仁厚天下屬心元稱 陛下付託

上悅師次榆木川疾甚召榮等受遺命傳位 皇太子

上勅榮與左右中貴人奉飲如禮以去京尚遠戒勿發
乃整軍旅岸號令以行衆遂推榮借中官海壽馳還報
皇太子宣 大行遣命 仁宗皇帝嗣位累遷太子少傅
兼諱身殿大學士尋進工部尚書兼前兩官三俸俱支
上嘗命範白金為方寸印四枚文曰繩愆糾謬以賜師傳
榮與幼孜各受其一宣德初高煦反在廷多懷貳心惟文
臣三四人勸 上親征榮其首也遂扈從討平而還特受
駢蕃之賜馬騏驎交趾黎利聚抗王師總帥孱弱不支
輒與利和且為利奏請立陳氏後遂以師還奏至

人物傳卷八

二十九

上以示文武大臣皆勸發兵擊利 上不聽竟偃兵息民
公預有力焉是年八月 車駕巡邊至遵化聞虜逼塞下
以道陘師難並進 上率鐵騎數千先馳擊之文臣獨榮
在從既還進少傅榮祿大夫仍兼尚書大學士俸給兼支
如故又製白金圖書刻方直剛正四字賜焉數月 上念
榮先朝老臣命與塞義等四人並輟職務惟朝夕左右侍
論議加賜玉帶并御製詩畫秩滿吏部以聞 降勅褒諭
仍賜宴禮部遂頒少傅誥進封二代後兩扈從巡邊皆至
洗馬林而還正統改元屬 宣廟實錄成榮以總裁進光

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尚書大學士如故仍賜玉帶時

上日勤聖學命榮同知經筵事五年謁告省墓詔遣中官
護行既還京薨于武林蓋春秋七十云榮立朝四十年皆
居清密考鄉試者一讀廷試卷者九充實錄總裁者三為
人閭疏果殺遇事當為奮前不疑於論古人必欲出新見
不肯苟同議辟率歸寬恕尤勤職事盛寒暑及小疾未嘗
少怠凡夷裔邊徼事及將帥勇怯智愚靡不通知故付量
事孰率皆預中一代相業以榮為首稱榮內篤孝友睦婣
之行家故豐裕且有厚祿能濟窮恤患無間踈戚性喜賓

人物傳卷八

三十

客善交際雖貴盛無世崖岸貴賤小大皆歸心焉所著有兩
京類榮玉堂遺藁訓子編北征記藏于家 見神道碑
揚修撰 壽夫
壽夫名松以字行洪武辛巳郡守蒞麟薦授縣學訓導秩
滿諸生請留遂遷本學教諭歷二十餘年後學多所造就
凡典鄉試者五會試者二宣德中少師楊士奇輩交章薦
之擢翰林編修預修 宣廟實錄遷修撰卒 見舊志
雷慎齋 境
境字彥達幼孤事母至孝究心典籍家貧至無以自給

如也永樂初有司以孝薦至京固辭而歸絕跡城府鄉人
從之受學者甚眾如修撰連智輩數十人皆舉進士後相
與進號之曰慎齋先生所著有閑居叢稿見舊志

江給舍貞

貞字彥清登永樂甲申進士第授禮科給事中特立不附
常紅赤色一日奏對 上前 上疑其被酒貞不敢辯
遂謫為都察院吏踰年 上始悟特除龍游知縣為政務
存大體有惠愛民甚德之卒于官見舊志

雷會憲錄

人物傳卷一
錄字有融永樂中進士選翰林庶吉士預修國史拜監察
御史巡按雲南奏劾內使不法者十有九人代還坐音吐
不正出知蕪湖縣後以都御史顧佐薦起為浙江按察司
參事振肅憲紀風裁凜然會處州山寇葉宗旒竊發錄勅
戚之尋奉 勅巡視浙江福建海道許其便宜行事在位
八年卒浙人哀之以詩有除却數函圖籍外別無一物載
歸舟之句見舊志

張通判崇

崇字存高永樂中由太學生授蕭山知縣為政仁恕有量

之風秩滿擢通判撫州轉慶州所至有清操民至今懷
之見舊志

滕惠州康

康字景晉舉鄉貢通判松江正統初改惠州郡嘗厄於洪
水而稅糧復應海運康曰是不可使水益深也力為申請
得近輸又祛虛稅之病民者民咸德之歲已巳廣州寇起
康竭力修城整嚴警備與民固守寇偵知乃遠去藩自交
薦之擢守本郡廉勤沉靜舉措不苟在任十餘年政績顯
著見舊志并志大記

葉教諭彬

人物傳卷一
彬字允均父濬永樂丙戌進士知鄱陽縣一日公出暴水
環解垣彬祖母令人撤板榜自蔽仇家發其事彬母聞法
當論死欲以身代彬時年十歲即自詣官首實得收讀後
鄱察院疑其微廉問拷掠終無異詞竟得宥免永幾父及
祖母相繼卒彬侍母扶護二喪以歸母誓不再醮躬親紡
績以給彬學後歷六安廣城二學教諭見舊志

連布政均

均字士平號素卷登永樂乙未進士授監察御史累官江

西右布政使所至皆有能聲歷仕垂四十年田舍未嘗有
所增拓人稱其廉見舊志

田少參忠

忠字伯邑別號靜庵永樂中進士選為翰林庶吉士累官
江西布政司左參議蒞官以公正勤慎見稱致仕卒于家

見舊志

滕即中員

員字尚然領宣德乙酉鄉薦授廣東韶州府同知指俸賑
饑撫翁源撞以千數暇即課吏治案牘後以治能擢禮

部祠祭司郎中正統己巳

三十一

從北征還至土木歿於陣贈

奉政大夫錄其子弘為國子生規傳

雷郎中濟

濟字孔昭領宣德壬午鄉薦授兵部武選司主事遷工部
屯田司郎中是年亦以舊從與員同死于難贈奉議大夫

錄子文煇如弘例

劉憲使福

福字崇善號澹齋正統中舉進士授監察御史累官浙江
右布政使後以公過左遷陝西按察使福內剛外柔臨事

卒于官見舊志

人物傳卷一

三十一

蘇州人物傳

郡人 李默 纂輯

甌寧 三十一人

宋

徐開封 爽

爽字武卿進士第一 天聖初遷兩浙轉運使蘇州多水患
爽度赤門以東築土石為堤九十里架橋梁四十餘以濟
不通有詔褒嘉之後召知開封府卒見蘇志

吳職方 師服 子斌 孫激

人物傳卷十一

三十五

師服字夢得第進士歷知蒙州儂寇犯境師服度州無城
兵不能抗乃籍帑庾所儲均屬諸大姓使輦而藏之且聽
民避賊獨佩州印以守賊知無所得引去改邵武軍邵武
產金而品最下朝廷嘗欲罪主藏者師服力爭之坐謫後
以職方郎中致仕元符中卒壽百歲子斌

字頴道第進士徽宗朝為開封府推官高麗自元豐後
踰三十年不修貢棧以給事中往諭德意還知開封府進
工部戶部侍郎坐累削秩知單州單父有宓子賤匹馬期
一賢祠為請于朝得賜額大觀初歷知蘇州陳州河中成

蘇州召入奏事除兵部侍郎尋除龍圖閣直學士再鎮成
都陛辭上曰卿清謹循良故委以重地後知郟州中山府
卒子激

激米芾婿也工詩能文字畫俊逸將命至金被留比還命
官翰苑後遷待制知深州有東山集十卷並見蘇志

吳同安 秘

秘字君謨景祐初中甲科後為侍御史知諫院以言事出
知深州提點京東刑獄秘好學著書作周易通神五卷註
楊子幾太玄嘗歎春秋三傳同異欲作集解因乞閑郡除
守同安見蘇志

人物傳卷十一

三十六

魏司理 宏

宏字損之景祐中第進士為岳州司理有囚閉口不食宏
曰吾能立使之食乃引問曰寒若鼻能久不食乎囚懼承
訊服罪人問其故曰彼必善服氣寒鼻則氣結故懼後遷
朝奉郎見蘇志

吳舒州 中

申字景山第進士神宗朝擢侍御史時王陶論宰相不押
帶朝班為跋扈補郡申請留陶以勵其節尋知諫院司馬

光武恩鄉在講筵言坐舍釋米車中曰光言至論也後出知舒州卒詔賜其家絹一百疋見舊志

謝龍圖麟

麟字應之登第調會昌令民被酒夜與讎鬪既歸而所親殺之因誣讎麟知死者無子所親利其財一訊得實再調石首令縣苦江水為患乃疊石障堤人得安堵通判辰州淮知沅州擒賊陷辰溪麟招捕之詔使經制宜州擒降其種落四千八百人納思廣洞民千四百室得鎰甲二萬加果州刺史知荆南涇邠二州元祐初知潭州加直龍圖閣歷江寧鳳翔府渭桂二州融江有戎終將史議致討麟以討平之戍兵從北來不習水土麟部土人使極南而北兵止屯近邠賴以全者甚衆見宋史

徐開軒大正

大正字得之嘗赴省試過釣臺題詩云光武初從血戰回故人長短尚論材中宵若起唐虞興未必先生戀釣臺見見之遂與定交嘗築室北山下名開軒秦少游賦詩人以北山學士呼之見舊志

賦詩人以北山學士呼之見舊志

暉字東暉紹聖初登第後知曹之屬縣童貫嘗撫陝西所過恐動官吏以示威過至曹州郡縣羅拜於庭暉獨求勃挺立貫密令詢其姓名暉遂棄官去見舊志

徐秘閣通

通字紹聞崇寧中以特奏對策稱旨擢第一人詔視正奏第一人恩例通賦詩云白髮青衫老得官瓊林頓覺酒腸寬平康夜過無人問留得官花醉後看入館為校書郎改直秘閣知廣德軍見舊志

吳瑄安州

安中字德簡第進士宣和中為睦州建德丞方臘竊發青溪安中招降旁盜有功特授御史臺主簿歷知桂陽監贛州所至有聲見舊志

魏迪功孝友

孝友字移可卓犖不羈弱冠入太學應詔論時政得失凡上十餘疏莫不鯁切金人犯闕欽宗被留孝友作歌一篇情辭悽惋傳播虜營躬詣軍前欲與粘罕辯伏地兩日不得達傳亮動王至闕檄為幕府從事慷慨請行迎高宗比即位授迪功郎令定遠時辟寇犯邑境孝友出兵與之戰

介色僚先遊孝友以孤軍弗能支遂死之贈朝奉即官其一子見前

葉漳州庭珪

庭珪字嗣忠登進士第靖康間知德興縣張邦昌偽詔至不肯拜中興差福清縣類海民困於幣幣多至流徙庭珪創增鹽錢民稍獲其便又有煮鹽利害圖及書州縣往往選用之召為太常寺丞輪對乞搜訪遺書補中秘府高宗嘗問方今禮樂之事庭珪以兵革未息禮樂未遑為對秦捨聞之不悅未幾出知泉州漳州庭珪篤學淳雅名重人物傳一卷二

見前

魏修撰行可 孫公壽

行可字當時自幼機警日記萬言甫弱冠恒以立身揚名為孝子事建炎二年以太學生應募見上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臣不敢愛其死上亦嗚咽久之遂補右奉議即假朝奉大夫尚書禮部侍郎充河北金人軍前通問使行可渡河見金人于澶淵因留不遣嘗語其屬曰人誰無死為國死猶生也乃遺書金人誓以不取自焚之禍金人

道其往不從即仰天號慟飲鴆而死時紹興六年也後十三年張邵來歸言行可執節沒於王事贈朝奉即秘閣修撰先已官其二子一第至是復官其孫公壽見宋史

公壽字元齡初尉龍游時大將劉寶屯三澗所需無不給劉甚善之太守張噪馭下如東然每見公壽為降辭色且以刑法薦再調蒲陽法掾直閣林孝澤家居宜賓客獨見公壽必延語竟日執政黃祖舜聞其賢招以書欲諭薦之公壽曰招其來而薦之非知我者竟不往後為詔州推官帥臣復以才智練達薦之見前

魏南昌懋

懋字覺民第進士紹興初調處州雲都令時江西盜起及諸邑多失守懋出已帑犒勵弓級誓與死守有巨寇謝懋者來攻邑治累日不能克乃遁夫大將岳飛將兵過見井邑無殘毀甚稱賞之後范汝為寇鄉邑有發懋之先墓者懋憤慟曰此不共戴天讎也即棄官歸比至寇已平懋緝得二寇梟之墓右上狀自劾郡將義之釋不問後知南昌縣卒見前

程處士元

光字善長一名駘仲溫恭曠達自預金選一時後生學士皆慕其行郡守張銖以經明行修薦於朝不報時龔何亦以願節著紹興中胡憲典教鄉郡延元與何伴參學政後十年憲為撫屬以職事至建州二人皆已卒因作詩以感悼之見龍州志

陳秘閣高孫梓

高字純中紹興中進士通判信州有詔發郡兵戍江淮仁兵欲因為變高方攝郡取謀首竄之旋加撫諭衆遂歸伏

以朱倬薦被召郡人陳康伯乞且留治所除知信州加直

人物傳卷四十一
秘閣選提舉淮東常平茶鹽公事乾道間劉珙再薦除江
淮圻冶銅錢使孫梓

梓字處恭慶元第進士歷知南恩州江寇發漕帥乞移梓

知南安軍寇不敢境遷本路漕使吏問以例問進梓曰非軍賜皆不可就領安撫司事屬歲不登講求荒政誘致木商卒為檢歲官終朝請大夫並見傳志

陳將作元裕

元裕字德寬博學能文補太學生紹興十二年廷對力詆和議試教官入等分教明州湯鵬舉為御史首薦之召除

將作簿見龍州志

黃漕使清

清字清臣父鏡崇寧中登第終朝請即清以父蔭補官孝宗時用陳俊卿薦知南雄州遷廣東轉運判官嶺石錢法弊甚丁賦逋欠尤為民害清一切奏罷之深入瘴鄉問民疾苦移漕湖南行部至衡陽聞柳桂蠻徭為變聞道一夕至柳城賊驚潰乃譬以禍福發廩賑給事遂定見龍州志

張孝子以中

以中仕至都提舉生事既盡孝及父歿計至哀毀踰禮自

以親老在堂宦游于外且有厚祿生不能為養死不得祔歛遂不食哭死于道中詔旌表其門曰純孝之家見龍州志

童處士伯羽

伯羽字蜚卿沉默寡言好讀書請雲谷師事朱文公文公嘗造其居為扁其樓曰醉經堂曰敬義雅愛林壑不求仕進鄉稱敬義先生著四書集成諸經亦有訓解見龍州志

童松壑成大

成大字元偉博極群書窮研理性知宋運將終優游泉石絕仕進心謝枋得兵敗入閩成大首往省之有松壑集見龍州志

黃義士 昭武

昭武字世忠簡肅公之四世孫也剛毅有勇其祖自邵武徙甌寧德祐間閩浙騷擾飢饉相仍鄰郡人多相殺掠昭武出粟賑其鄉人且告之曰若輩當以忠孝存心與我戮力捍守共保身家毋效彼猖獗恐他日噬臍無及也衆感其義悉出死力相守竟無敢為暴者一方為之帖然見舊志

黃處士 森

森字水心父駟宋季為吏部郎中森性嗜學經史百家率皆精詣景定間預鄉薦國亡不復仕隱於天湖山築室數椽四圍植栢每自愧不能如夷齊之餓死所著有正一齋見舊志

集凡補

國朝

鄭文安 賜

賜字彥嘉登洪武乙丑進士拜監察御史時天下郡邑吏以兇冒獲戾逮繫京師者甚衆

朝廷率有遣戍邊

命賜就龍江編次行伍屬盛暑賜諭以

江上恩意開示大信脫其械俾各就居止息每旦一未見

衆感恍如期無敢後有疾病羸弱者捐祿米具饘粥以給

之秩滿遷湖廣布政司右叅議諸崗苗獠交側不常賜明

示恩感結以信義諸苗感激不復為患丁內艱起復調北

平布政司 太宗文皇帝時在藩即賜服事惟謹特被

眷愛尋以事連謫置安東屯未幾 上即位拔為工部尚

書改刑部復轉禮部 寵遇日隆後為侍郎趙珩諛間

恩眷寢衰遂憂鬱暴疾卒贈太子少師謚文安賜為人深

沉敦厚恢廓有容學士解縉嘗於 上前稱其足為君子

上語揚士奇亦云所著有聞一齋集適興集及紀行諸詩

人物傳卷

四

黃叅政 仲芳

仲芳字時茂登永樂乙未進士選翰林庶吉士

仁宗皇帝在東宮嘗語楊士奇曰孤介自守英邁異人惟見

一黃仲芳也後除東陽知縣首劾豪民及奸吏之為民患

者隣郡有盜犯境仲芳以計殄之市有三虎為暴仲芳移

文城隍果射中其一餘遁去秩滿邑民詣潘臬懇留弗獲

有涕泣者大臣以才行薦擢湖廣右叅議施州有偽土官

田姓者殺兄而奪其位越十有八年捕之不能得仲芳設

方畧擒之尋奉勅選將平麓川靖遠伯王驥薦為已副時
宦官王振竊權仲芳自外疏論之振聞而怒後振敗得免
遷雲南右叅政奏開中益之法以助軍餉卒于官所著有
澹菴旬宣二集琴堂徽垣平恕等錄見舊志

杜少參

琮字孟清號蒙齋永樂初應

詔預修大典領應天府辛卯鄉薦歷上高全椒二學教諭
用選拜監察御史陞山東布政司右叅議皆克舉其職卒
于官所著有錦江適興二集藏于家見舊志

陳孝子榮

榮字希仁少失怙事母孝謹備極甘旨母嘗患日失明晝
夜扶持不少離每夕必祈顯北辰下似聞有人語曰以舌
舐之愈榮如其言凡十年母目為之復明後以他病死將
歛心覺微溫榮乃以藥灌鼻至夜復甦終年九十四永樂
丙申建州大水二子俱斃年一夕漂流至福唐之螺洲遇
潮衝達岸得不死鄰家弗戒于火將及其廬者數四輒
反風而滅鄰人以為孝感所致見舊志

李默

郡人李默纂輯

浦城一百九人

宋

楊文莊徽之

徽之字仲猷一名儀之家世尚武父澄獨折節為儒終本
邑令徽之少工詩賦與邑人江為江文蔚齊名李氏據有
江表乃間道詣汴洛以文投賢儀王朴深賞遇之周顯德
中第進士為拾遺力言太祖人望所歸不宜典禁兵太祖
既得天下將因事誅之晉王諫曰彼周室忠臣也乃止開
寶中除著作佐郎知金州太平興國初代還太宗因索所
著詩徽之以數百篇奏御且獻詩為謝有十年流落今何
幸叨遇君王問姓名之語太宗覽之稱賞尋轉庫部員外
郎賜金紫判南曹同知京朝官差遣會館編文苑英華以
徽之精於風雅分命編詩為百八十卷真宗即位歷工部
禮部侍郎樞密直學士兼秘書監咸平二年以衰疾求解
近職改兵部兼職如故徽之入謝帝命坐勞之曰圖書之
府清淨無事俾卿得以養性也是秋特置翰林侍讀學士

徽之與夏侯嶠呂文仲為之徽之淳厚清素重名教尚
風義嘗言溫仲舒冠準以擗擊取貴位使後輩務習趨競
禮俗浸薄世謂其知言卒年八十贈兵部尚書謚文莊賜
其家錢五十萬絹五百疋歸其近親三人徽之於俗寡謹
惟李昉王祐深所推服及與石熙載李穆賈黃中為文義
友自為郎官御史朝廷即以舊德善談論多識典故尤
好吟咏既沒有集二十卷留於家上令夏侯嶠取之以進
見宋

揚文公 德 詞子統 弟備 倚

人物傳卷二
億字大年祖文逸南唐玉山令億將生文逸夢一道士稱
懷玉山人來謁未幾億生有毛被體長尺餘經月乃落能
言母以孝經口授隨即成誦七歲能屬文對客談論有老
成風雅熙初年十一召詣闕連試詩賦下筆立成太宗深
加賞異即授秘書省正字從祖徽之嘗與語嘆曰興吾門
者在汝矣淳化中獻二京賦命試翰林賜進士第遷光祿
寺丞直集賢院轉著作佐郎時公卿表疏多假文於億名
稱益著真宗在京府徽之為首僚郎中書疏悉億草定即
位初超拜左正言預修太宗實錄凡八十卷億獨草伍拾

隱卷書成力丐外知處州召還為左司諫知制誥賜金紫
時西鄙未寧有詔議靈州奔守之事億言靈武之存無益
宜退保環慶命驍將數人提銳兵一二萬給數縣賦令分
守邊城則寇可就擒會修策府元龜其序次體制皆億所
定拜翰林學士又同修國史變例多出億手大中祥符初
加兵部員外郎戶部郎中億剛介寡合在書局惟與李惟
路振刀衍陳越劉筠輩厚善王欽若驟貴億素薄其為人
欽若銜之陳彭年方以文史售進忌億名出其右相與毀
譽會母病陽翟別墅億請歸省不待報而行有嗾臺官劾
之者授太常少卿分司西京久之起知汝州代還知禮儀
院判秘閣太常寺天禧中拜工部侍郎復為翰林學士燕
史館修撰判館事億天性穎悟文格雄健才思敏捷略不
凝滯對客談笑揮翰不輟率精密有規裁當時學者翕然
宗之而博覽強記尤長於典章制度時多取正然性耿介
尚名節真宗立德妃為后欲得億草制億不奉詔卒年四
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錄其嗣子統為奉禮郎所著括
蒼武夷穎陰韓城退居汝陽蓬山冠鰲等集及內外制刀
筆共一百九十四卷統字望之億從子為億後用蔭補官

肇知郵縣郵濱海惡少販魚鹽者率居海島肆劫掠吏不能禁然至設方畧使識者其惡少船及歸始給還其戒諭之由是不敢為盜後以億文獻賜進士出身通判州知筠州提點江東刑獄用富弼薦除江東轉運按察使俄歲饑絃開義倉賑之吏持不可絃曰義倉為民也稍稽入將殍矣絃御下急常曰不法之人不可貸去之止不利一家耳豈可使郡邑千萬家俱受害也聞者望風解去或過期不敢之官與王昂王綽號江東三虎左遷知衛州歷越州潮州復為江東轉運使官至太常少卿絃平生性嚴雖家居兒女不敢妄言笑聚書數萬卷手抄事實名窺豹補備字子奇幼學于億天僖元年獻頌召試學士院賜進士及第歷知龍游河中縣遷太常博士用近臣薦為集賢院校理通判單州會巡檢部卒李素合州卒二百餘人謀殺巡檢使入鼓角門州將不敢出備挺身往問曰若屬何為而反俱曰將有訴於州非反也備曰持兵來非反而何若屬皆有父母妻子忍以一朝之忿而欲魚肉之手悉令投兵坐籍首惡得十餘人斬之累遷兵部員外郎同修起居注備清慎無治劇才常秉小笏以朝時知制誥缺中書以

備名進仁宗曰此非秉小笏者耶遂命知制誥據諫院嘗曰諫臣宜陳列大事細故何足論然常特譏其無補至祐中拜翰林學士祀明堂遷右司郎中判太常寺為祥收使燕翰林侍讀學士進中書舍人卒贈禮部侍郎並見宋史倚字永年億之弟進士真宗以億故特陞甲科歷開封府工曹遭母兄之喪廕念骨立歸婁故廬不復從官州里高之見薛志黃溥使震 曹孫贊震字伯起進士及第累遷著作佐郎通判遂州嘗有詔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獨不及軍士謀為變震白主者曰朝廷豈忘東川耶殆詔書稽留耳即開州帑散給如西川衆乃定明日詔至後由都官員外郎擢江淮發運使先是李溥自三司小吏為發運十餘年姦賊狼藉丁謂黨之無敢言者震將行上書自陳辭頗憤激真宗知其意在溥也諭之曰卿當與人相震對曰廉正公忠臣職也負陛下任使者臣不敢與之和既至發溥姦賊數十事溥坐廢而震亦為溥訟奪一官罷及謂賊乃復官知饒州徙廣東轉運使廣南歲進異花數千本至都下枯死者十八

九道路若其煩擾震奏罷之震在真宗朝數論事既卒詔
進其官一等子城字君度國子博士知撫州其後有曾孫

贊見宋史

贊字仲實元祐中登第為贛縣尉居官不能俯仰罷去再
起為宣城丞又之調奉新令不赴少嘗著易傳推明大衍
之數時號為精確云見舊志

黃黎州且

且字昇之咸平二年擢進士第歷知德化錢塘二縣用薦
除大理評事知光州代還遷秘書丞知黎州鎮以清靜卒

人物傳卷一

黎人思之相與立祠祀焉子鑄天聖初進士累贈銀青光
祿大夫孫敏用朝散大夫四川茶馬敏順中散大夫曾孫
敦書中奉大夫直徽猷閣兩浙轉運副使敦彥朝散大夫

江東提刑見舊志

黃中丞覺

覺字民先景德中登第為殿中丞有詩名楊億劉子儀章
得象宋祁皆與之唱和孫萃仕至職方郎中見舊志

張侍御沔

沔字朝宗大中祥符初第進士歷越州蕭山尉知青州千

乘縣遷侍御史排擊奸佞不避權貴端亮有操無愧清議
見舊志

徐通判陟

陟字公明博學強記日誦萬言年未冠挾所為文入京師
見孫何何嘆賞勉試制科上其奏議五十卷召試會有家
難不赴後擢祥符進士第以朝奉郎判永州嘗作白馬謠
數百言勵守邊者有君恩山岳重汝命鴻毛輕之句見舊志

張開府泌

泌字順之父彞憲字季常貢禮部三試不利放懷林壑間
泌篤學為楊億所稱祥符中登進士歷知寶應縣慶曆中

人物傳卷一

以章得象薦召試館閣除秘書郎遷丞獻經國遠猷十篇
仁宗嘉納除右正言知諫院奏乞減後宮浮費抑權倖請
託之弊改殿中侍御史坐論張堯佐出知維州移河東路
訪察使未行召為侍御史遷禮部侍郎給事中進刑部尚
書卒泌在臺命趙元昊圍延安泌五上章極論守將郭勣
鈐轄李謂當斬二人坐貶黜及卒仁宗悼之曰朕方大用
不意遽亡贈開府儀同三司見舊志

章郎中類

字簡之與弟頌皆以進士試禮部預選會詔兄弟母並
歿頌即推其弟棄去後六年乃擢第由大理丞知九隴縣
眉州大姓孫延世為偽券奪族人田久不能辨轉運使使
按治之具得其罪狀後徙知長洲天禧初增置諫官御史
十二人頌以選得召對稱旨擢監察御史充京西安撫還
為三司度支判官坐請捕繫外戚劉美忤旨出知宣州再
遷侍御史歷知信福潭三州改廣西轉運使嘗摘宜州守
貪暴不法罷之守報訟貶知饒州復入為度支判官累遷
刑部郎中使契丹至紫濂館卒契丹以錦車駕繫駝載至

人物傳卷十一

中京欽以銀飾棺詔遣其子奉職郎訪乘傳危其喪以歸

弟頌字朝宗仕至職方郎中見宋史

楊縣尉

翊字正臣天聖中第進士調南安尉偶得微疾竟投檄去
未幾疾愈或勉之仕弗出以詩酒自娛其聲律有晉宋間
風度蔡君謨與翊為同年尤締厚始招以詩又率同列薦
之俱不起見舊志

張江夏敦善

敦善字載道平生清白曠遠過事無凝滯嘗為弋陽丞攝

其事政平訟理邑人德之為立生祠擢江夏卒于官見舊志

章文簡

得象

世子崇

從孫授

族子友直

綜 九子望之

得象字希言世居泉州高祖仔鈞事闕為建州刺史遂家
浦城得象母方娠夢登山遇神人授以玉像及生父負復
夢家庭積笏如山長而好學美姿表第進士歷知台雄洪
三州揚億以為有公輔器薦之或問之億曰闕士輕狹而
得象深厚有容此其貴也累遷兵部郎中知制誥踰年為
翰林學士時太后臨朝宦官方熾后每遣內侍至學士院
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語寶元初由戶部侍郎拜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仁宗謂之曰向者太后臨朝
群臣邪正朕皆識之卿清忠無所附且未嘗有所干請今
日用卿職此也初闕入謠曰南臺江合出宰相是時沙湧
可涉云陝西用兵加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慶曆五年拜
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封郟國公徙判河南府守司空
致仕薨故事致仕官乘輿不臨奠帝特往馬賜太尉兼侍
中謚文憲皇祐中改謚文簡得象在中書凡八年宗黨覲
戚抑而不進時仁宗銳意天下事進用韓范諸公使同得

孫養蒙當世得象竟無所建明以訖罷相世子案

案字質夫頰之孫以世父得象蔭入官試禮部第一擢進

士甲科累遷直龍圖閣知慶州時朝廷戢兵戒邊吏勿妄

動且捐葭蘆安疆等四砦以予夏夏益驕案言夏嗜利畏

威不有懲艾邊不得休息遂棄便出討以致其師因設伏

敗之斬獲甚衆哲宗時召對論邊事稱旨命知渭州至即

陰具板築守戰之備帥熙河秦鳳環慶四路之師出胡蘆

河川築二城于石門峽江口好水河之陰既成賜名曰平

夏城靈平砦方輿後時夏以其衆來乘案迎擊敗之既環

慶鄜延河東熙河皆相繼築城進拓其境夏人睨視不敢

動既而夏主將兵圍平夏建高車臨城填塹而進不能克

一夕遁去案謀其弛備遣騎夜襲其將執之并俘其家夏

主震駭哲宗連擢案至樞密直學士龍圖閣端明殿學士

案在涇原四年凡創州一城砦九薦拔偏裨不問所後夏

自平夏之敗不復能軍屢請命乞和是時案立邊功為西

方最徽宗立拜同知樞密院事俾其子緯為開封推官以

便養踰年力謝事授資政殿學士克太一官使卒贈右銀

青光祿大夫謚莊簡贈卹甚厚案七子緯綜綜紹紹續續

孫養蒙俱列顯仕而緯綜最知名並見宋史

緯由推官為戶部員外提點淮南東路刑獄權知揚州兼

提舉茶鹽事時方鑄崇寧大錢令下市區畫閑人持錢買

物至日貯皇皇無肯售緯飭市易務致百貨以小錢收之

且撥倉吏糶米以大錢予之盡十日止民心遂安未幾新

鈔法行舊鈔盡廢一時商賈束手或自殺緯得訴者所持

舊鈔為錢以千計者三十萬上疏言新法誤民請如約以

示大信上怒罷緯降兩官

綜第進士歷陝西轉運判官入為戶部員外郎中書侍御

劉達之妻綜娣也達漸復元祐之政綜多贊之蔡京欲擯

達且惡綜不附已使其黨攻之出綜湖州尋差主管西京

崇福宮及京復相遂與制獄綜一門俱被流竄張商英入

相始辨其寃仕終龍圖閣直學士並見舊史

望之字表民少孤喜問學志氣宏放為文辨博長於議論

初由伯父得象蔭補官監杭州茶庫尋引疾去求舉貴長

方正得象在相位以嫌扼之乃上書論特政凡萬餘言不

報淨游江淮間人勸之仕不應也其兄拱之知晉江縣性

其字蔡襄襄怒誣以賊貶望之號泣歷訴於朝章十餘上

覽脫拱之寃歐陽修韓絳吳奎劉敞范鎮同薦其才除命
再臨不赴遂以光祿丞致仕望之宗孟軻言性善排荀揚
韓李之說著救性七篇又以歐陽修推魏梁正統之論為
非著明統三篇李觀嘗言仁義智信樂刑政皆出於禮望
之訂其說著禮論一篇其議論多有過人者嘗北遊齊趙
南泛湖湘西至汧隴東極吳會山水勝處無所不歷有歌
詩雜文數百篇集為三十卷見宋史
授字榮之得象從孫少從得象遊京師學擅辭場紹聖四
年省試第一元符中陳瓘薦其賢除知海州

人物傳卷一
友直卓犖不羈讀書不慕榮進族人得象欲奏以官辭友
直善相人知音樂書畫奕棋皆名于時皇祐中大學篆石
經有以友直薦者召詣闕石經成除試將作監主簿不就
並見舊志

黃編修
鑑字唐卿少敏慧過人舉進士補桂陽監判官為國子監
直講同郡楊億尤善其文詞延置門下由是知名累遷太
常博士為國史院編修官嘗詔館閣官後苑賞花而鑑特
預召國史成進直集賢院以母老出倅蘇州修三朝寶訓

乘及上卒有談苑十五卷見宋史

黃東溪元

元字清臣母夢星隕于懷掬而吞之遂有娠少奇穎過人
年十五以文謁章得象得象奇之遊錢塘以詩贈林逋逋
尤激賞時王隨知杭州奏禁西湖為放生池尤作詩數百
言以諷士人爭傳之尤為人侏儒不飾小節對人野率如
不能言然嗜學強記文詞奇偉鄉人類其文為二十卷號
東溪集見宋史

章光祿

人物傳卷一
岷字伯鎮舉進士與范仲淹同賦闕茶歌岷詩先就仲淹
覽曰此詩真可壓倒元白官至光祿郎第岷岵嶠俱登繁
峴廣西提刑見舊志

黃太常孝先 子好謙 孫仁榮 寔

孝先字子思天聖中登第為廣濟尉改宿州司理活死罪
十有六人呂遵路董諸以善治獄薦遷大理丞知咸陽縣
移綿竹西夏用兵詔蜀中稅錢錢孝先曰歲饑行此則民
益困請益州上其不便從之終太常博士通判石州蘇軾
嘗序其所為詩文字好譙好信好信第進士哲宗時職方

郎中知汝州

好謙字幾道幼孤事母孝登進士第調新蔡令歲饑民多
棄嬰兒于道好謙極力賑濟且下令嬰兒給壯者之半存
活甚衆遷著作佐郎熙寧初召對除中書編修條例官用
薦為監察御史襄行論辨誣獄及時政闕失識者矚之後
累官至本路提刑哲宗立召為駕部郎中以疾謝事不允
知濮州改贛州未赴卒

仁榮字擇之孝先元孫以恩補承務郎主恭和簿郎臣李
陵辟為錄事參軍復薦為知金谿縣系官直秘閣建議請盡

人物傳卷八

四

贛州縣閑田及對高宗獎諭曰向論贛田戶部得錢五
百萬者卿也遂除度支郎中有沮之者改兩浙提點刑獄
復命知秀州執政以數更易為名上曰一州得人更之何
害明年除兩浙轉運副使尋加直敷文閣兩知臨安府移
知贛州卒 並見舊志
寔字師是熙寧第進士積官提舉西京淮東常平元豐末
議罷提舉官寔舅章惇屬蔡確徙寔提點開封縣鎮歷梓
州路兩浙提刑京東河北轉運副使哲宗以寔久為監司
議召用曾布林希皆沮之移知陝州為江淮發運副使賀

遼主登位及境近者移牒來稱為賀登寶位使寔報以受
命無寶字拒不受還除太僕卿再擢寶文閣待制知瀛州
徙定州朝旨籍民兵旁郡因緣擾困寔懷檄不下而盡其
利害陳之事得寢卒于官贈龍圖閣直學士寔孝友敦睦
世稱其內行蘇轍在陳與寔遊因結昏其後又與軾友善
紹聖黨禍起寔以章惇甥獲免然亦不得久于朝著焉 宋

章待制 綱

衡字子平父訢潤州長史衡嘉祐二年進士第一通判湖

人物傳卷八

十五

州直集賢院改鹽鐵判官同修起居三司使忌其能出知
汝州徙贛州熙寧初還判太常寺時方議禘廟之制衡請
尊僖祖為始祖而次祧順祖以合子為父屈之義復推
祖佑感生之祀而罷宣祖配位以合祖以孫尊之義復
自唐開元禘禮書以國恤一章為禘為事剛而去之故不
幸遇事則捃摭殘茫無所據今宜為厚陵集禮以進來
世從之出知鄭州奏罷原武監弛牧地四千二百頃以予
民復判太常知審官西院使遼燕射連發破的遼以為文
武兼備待之異於他使衡嘗纂歷代帝系名曰編年通載

神宗覽而善之謂可冠冕諸史且念其嘗先多士進用獨
後面賜三品服判吏部流內銓嘗有員缺既擬注而三班
院輒用之及訟吏部宰相主其說衛連奏疏與之辨或曰
宰相之勢恐不可深校衛不為止至訴於御前神宗命內
侍偕至中書宰相見之怒衛曰衛為朝廷法耳以狀上請
面視之相悟曰若爾吏部是矣乃罪三班尋拜寶文閣待
制知澶州神宗曰卿為仁宗朝魁甲賢文藏御集之處未
始除人今以處卿衡拜謝元祐中加集賢院學士復以待
制知揚廬宣穎諸州卒年七十五見宋史

人物傳卷一
楊海康 昭述

昭述字宗魯賦性醇雅而長於議論鄉人多師事之縣主
簿陳萊每以鄉先生見待嘉祐奏名出身授池州石埭尉
選秀民進而教之邑人自是趨學者眾皆稱為揚天子任
滿調海康令卒見舊唐志

葉府丞 安節

安節字亨之第進士調鄞縣簿縣有海晏太立雷巖三鄉
介山谷間王安石嘗鑿巖起斗門于海濱未就而去安節
踵成之三鄉蒙其利遂至富饒改宣德郎知諸暨縣發

擢伏政號神明辟管陝西轉運司公事調為諸王宮大
小學教授遷大府丞移知吉州袁州官至朝散大夫見舊唐志
黃大理 報 子輔國

輟字遵晦治平中第進士調衡州安仁令率民墾田畝治
溝洫進秀氏于學蒲宗孟辟荆湖察訪司幹官改知筠州
新昌令發姦擒伏而拊摩善良奏課為天下第一終大理
丞通判筠州子輔國

輔國字應圖元豐中第進士歷知高郵軍時淮右旱蝗輔
國極力賑濟民賴不殍者數萬帥漕列薦得樞密院編修
官尋以大臣薦除右正言遷右司諫嘗論列惠民之政及
學校之法皆著為令典擬改太常少卿上親擢起居舍人
時有旨看詳元符元祐臣僚章疏欲籍為奸黨輔國不奉
詔出知袁州江寧府詔落職知光州大觀初知泉福二州
召為給事中未赴卒並見舊唐志

張龍圖 說

說字樞言第進士神宗朝為瓌路轉運判官以建拓濫夷
地進用歷知秦州先是將吏貪功多從羗地獵射因起邊
患說申令毋得犯得一人斬諸境上群羗感悅遷天章閣

徐制知熙州嘗破董種斬首萬級元豐初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換通議大夫知杭州將行復命權經畧鹿河事命盡武罷師過闕論西事曰彼勢雖弱而我師未銳邊備未飭願以歲月圖功哲宗朝以正議大夫奉祠見宋史

葉福州

葉字彥成熙寧罷詩賦隸以禮經第進士哲宗朝召試除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入館二年授禮部員外郎崇寧中以朝請大夫知福州政尚平易民甚安之于煥省試第一徽宗朝歷帥名藩遂登禁從見舊志

人物傳卷一

十六

章秦州甫

甫字端叔熙寧中登第授山陰令首竄數吏數人改拱監左藏庫通判宿州有旨按獄南京人無寃者除大府丞哲宗召對除府界提舉常平事時河溢為民害甫因河朔饑民賑而用之增築河堤民不告勞改知處州崇寧初嘗論興甫除郡得對抗言禁錮元祐臣寮子孫之非坐是除朝奉大夫知秦州見舊志

何待制述

述字明道登元豐進士第調富縣縣巨瀕江歲多水患述

為築堤捍禦之崇寧初除開封推官從尹以職事對上顧尹曰何述詳雅可喜必能助割決累遷開封少尹司農光祿卿出知相州後除徽猷閣待制知永興軍移帥涇原以恩信結諸酋豪邊陲賴以無敵暮祠卒有禮記解二十卷事類領要十卷廬江集十卷見舊志

章通判

粹字仲容登元豐進士第調廬江令有巫以禍福惑人者粹究其奸罪之由湖之田沃壤千里頗罹水患粹為築堤防之民享其利代還遷大府丞考簿籍之謬誤得羨財幾千萬通判恩州百廢具舉適河溢亦賴其捍禦迄今無虞見舊志

人物傳卷一

十九

姚通判易

易字夢錫元豐中擢進士兩任教官崇寧初以薦者召對除諸王宮教授逾年授開封推官滿秩除通判里人何述時為府尹每遇休沐輒相與觴味通夕易與葉常何去非尤相締厚平時酬唱甚多有帖畢集十卷同縣吳駿字希遠亦以元豐中登第官至饒州通判有詩解二十卷文集十卷見舊志

楊東陽訓 子公度

訓字公廢元豐中第進士歷陝茶幹調山陽東陽二縣令問學精博嘗註禮記解二十卷初訓受業王安石之門數祭京同學後京當國余深備道京欲見訓之意訓曰某辛勤力學粗立門戶今老矣榮除非所望他日躡足豈能僕僕與諸公為領嶠之行耶故卒老常調人咸高之子公度

公度字元宏政和中登第歷福建提舉常平司主管趙鼎嘗薦其才泰掄第梓與公度同年稱公度學問於掄或勸使往見公度誦其父言謝之公度嘗攝潭州軍事兵更成

有以浮言動衆者立召主將誅首惡數人有玉峯集二十

卷並見惟志

徐吉州常

常字彥和父融文學該貫與陳襄為友常元豐中登第敷歷州縣所至有聲紹聖間兩任監司最後除知吉州奸民猾胥畏如神明與蘇軾兄弟遊從甚久又每慕二宋為人嘗有詩云事業要須師二宋文章端是學三蘇軾亦嘗稱其為天下奇男子第當亦為第見惟志

何通判去非

去非字正通學問該博有識度元豐中對策論用兵之要擢優等除武學教諭使校兵法七書書奏復見褒賞未幾擢博士蘇軾見其文驚曰此今之班馬也力薦于朝詔加承奉郎歲餘出為徐州教授秩滿知富陽縣政課為一道最改通判滄州撫綏流民人賴以安除司農丞懇求外補改廬州通判卒有集二十卷備論四卷司馬法講義三卷三畧講義三卷見舊志

劉龍泉 子汝舟

教字剛中元祐初進士調吉水尉再調豐城丞政聲藉甚知商豐縣有稅官恣橫市井亡賴皆其牙爪商旅為之不通市民切齒教數其惡於郡稅官陰諷惡少剋期劫甲仗庫以逞宿憤或泄其謀教遂密伏弩徒于吏舍至期果大譟入縣盡為伏弩所執送郡郡將怒覈得其實將加稅官以法教力為解救人多其德量徙知龍泉縣子汝舟

汝舟字元造政和中第進士調興化軍司法郡有富民王氏死而無嗣人以戶絕告委驗實得資二十萬其妻以遺腹自訴守獄籍其業汝舟執不可既生男又為辦折守怒

浚舟納告命乞歸守怒雖稍齊尚籍其半王氏子名濟紹
興中登第先是汝舟與張浚有舊建炎初獻浚平戎十策
浚辟為參謀官正見 惟曰志

李壽光克

克字仲實元祐中第進士為臨海令方臘倡亂青溪州郡
相繼陷沒台守弃城逃克與倅李景淵守禦以功轉官改
壽光令山東盜起朝廷方用兵克引疾歸鄉里見舊志

練提刑定

定字公權第進士紹聖初呂惠卿知大名府辟機宜召對

論事以尊主疆國為先忤時相通判信州終朝請大夫廣

東提刑有青丘集二十卷見舊志

周尚書 武仲

武仲字憲之紹聖中第進士歷監察御史賑濟淮南饑民
三十萬因劾兩郡守交通內使者以飛語促還出知常州
未行除北部員外郎兩使遼歸言虜人貪詐輕與求好未
為得計宜講求禦備之策上嘉納之累遷御史中丞坐論
童貫蔡攸廢溝之敗謫居黃州高宗即位召為刑部侍郎
進尚書謂大臣曰當今人才如武仲者未見其比後乞祠

至揚州卒見舊志

葉河中常

常字權之紹聖中進士甲科授太學正遷博士大觀初除
太常博士遷工部員外郎累丐祠補外出知河中府常喜
作詩有文集五十卷見舊志

周修撰常

常字仲修第進士歷太常博士以養親求教授揚州年未
五十即致仕久之中丞黃履薦其恬退再起為太常博士
辭元符初復中前命起兼崇政殿說書累遷起居舍人坐

救那浩被貶徽宗立召為國子祭酒起居即從容言自昔

求治之主未嘗不以尚志為先然溺於富貴逸樂蔽於諂
諛順適則志隨以喪不可不戒時以天暑令記註官勿奏
事仍著為令常言本朝記註類兼諫員神宗皇帝時雖不
盡諫職亦許以史事於崇政延和殿直前陳述陛下於炎
轍可畏之候暫停進對亦人情之常若君為定令則必傳
之史筆後人觀之將以為倦于聽納而忘先帝之美意矣
事遂寢凡所論列類指切時弊進中書舍人禮部侍郎蔡
京用事不能容以贊交閣待制知湖州尋奪職居婺州復

無暇殷修撰卒史稱其氣節結語盡言不諱云見宋史

練節推逢

逢字孝默擢進士授撫州司戶改剡浦令再調本州推官部史者交薦其才改秩而卒龜山揚時名其墓云孝尊于親學傳于人政得于民嗟呼乎君未聞而終于幕賓百世而下有煥斯文見舊志

蕭王簿頌

顛字子莊天資朴實少孤事母以孝聞母喪廬墓有靈芝之異與李郁陳彥羅從彥同受業揚時之門嘗及范某書云士之所志舍仁義何為哉唯仁必欲熟義必欲精仁熟則造次顛沛有所不違義精則利用安身而德崇矣晚以累舉得官為清流縣主簿終歲而歸徜徉閭里朱松忠師事之規舊

張池州戶

巨字國材第進士為襄邑令以治最稱擢秘書省正字徽宗時召對首論紹述遷殿中侍御史熨雲之役巨將論董貫蔡攸之非才恐起邊釁章成以語中丞石愈愈以告攸有旨不許上殿坐是出知秦州歷湖南運副召為司勳郎

中除利州路計度轉運使尋調池州欽宗初立復元官慮

章忠恪誼

誼字宜叟第進士歷杭州通判建炎初嘗從王淵平陳通之亂會苗劉為變高宗御接問群臣今日之事何如浙西帥時希孟輒曰乞問三軍誼越班斥之曰問三軍何義若將鼓亂耶希孟却立屏息帝嘉其事平增秩遷殿中侍御史金人累歲南侵誼獻戰守四策會有詔集議明堂配享胡真儒等請合祭天地而以太祖太宗配誼請專祀昊天

人物傳卷

二十五

上帝而以太宗配比周文王事不果行紹興二年除大理卿宰相奏知平江府帝曰誼儒者賴其奏獄平恕使民不冤勿令補外尋除權吏部侍郎改刑侍遷徽猷閣直學士樞密都成旨奏乞酌取漢唐南北禁衛之意修本朝遴選班直之法選五軍及諸州兵合萬人分為兩衛以競工室加龍圖閣學士使金軍至雲中與粘罕兀室論事不少屈還至南京劉豫留之以計得歸帝嘉之擢刑部尚書扈從親征還遷戶書五年以疾請郡除龍圖閣學士知溫州適歲大旱米斗千錢誼用劉晏招商之法置場增直以糴米

商榷其價自明年移守平江時帝將臨幸供億繁夥道
處之皆當於理召對賜袍笏帝曰此不足償卿之勞其勿
謝七年高宗還自建康除諫端明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
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尋提舉亳州代還卒謚忠恪諡忠
厚長者言事獨存大體士論歸之立朝奏疏無慮數千百
篇皆經國濟時之策初席益薦諫使金帝曰諫亦母老朕
當自諭之諫聞命畧無難色戒其家人勿使母知將行告
母曰廷行不數月即歸大似往年太學謁告時耳及還母
竟不知其使金也諫卒時母年九十二子八人見宋史

揚上津 授

授字夢錫崇寧中擢進士第調銅鞮尉會攝邑事其俗極
墮而此無應進士舉者授為建學擇秀民教之士始務學
秩滿遷上津令終更東歸道經光化因買田築室居焉遂
不復出見舊志

揚新州 職

職字元暉崇寧中擢進士第調鍾離主簿表進中臺拜露
頌改郴州司錄選朝復進所業二十卷帝奇其才擢知大
寧監上殿稱旨除其官官告院以朝奉大夫出知蘄州有

卷三十卷宦遊集十卷見舊志

周沂州 固

固字適可崇寧中釋褐調蕭山尉用尚書黃裳薦改舒州
教授秩滿調漳州教授移江東提舉司管勾文字尚書
孝廣丞相何執中復薦固宜處師儒之任除大學正遷博
士京畿提學詔拜監察御史擢辟雍司業累章乞外除直
秘閣知沂州未赴卒有壁水集十五卷見舊志

潘即推 殖

殖字子醇大觀中兩以鄉薦上禮部不偶建炎戊申始以

累舉除官調真州推官性嗜學不倦嘗悟新學之非於是

述忘筌書五卷理性書九篇自號浩然子劉勉之胡憲劉

子彙皆喜其書子彙跋其後極稱其得學易門戶於易之

復又嘗畫為觀象玄契二圖見舊志

練議郎 繪

繪字質夫少同楊時遊程頤之門頤甚器之大觀中擢進
士科浮沅州縣簿視軒冕而以名教為樂官至奉議郎見舊志

張海陽 亨

李正仲登大觀進士第調弋陽縣丞實學翁彥國舉
勤王辟為參贊軍事以諍者國不見聽遂不赴紹興初
知海陽縣時軍興歛百出身與民約必無追擾軍須亦
如期而集身工駢儷之學有雙溪漫叟集二十卷松窓拂
遺十二卷凡舊志

黃挺舉靜

靜字安仁登進士第敷歷州縣所至有聲政和中除福建
提舉值歲歉極力賑恤全活甚眾又規置常平倉於仙橋
鎮以濟艱食之民請于朝從之遂出錢數千緡為糶本以

永其利自為之記秩滿寺祠以歸官至朝奉大夫凡舊志

張韶州大年 手次夔 次高

大年政和中第進士知洋鄉縣時虜寇深入江浙群盜蠭
起洋鄉為江湖要會日閱民伍教以兵法聲聞四境盜不
敢入廣西帥周因辟為經畧司幹官會道蠻獠恃險為
逆帥司以兵屬大年遂分據要害持久以待之賊果熾潰
海寇陳鵬等出沒為兩廣患帥司復奏大年通判瓊州討
之賊聞其威畧率眾來降加秩二等俸道州後知韶州子
次夔次高

次夔字和仲以蔭補福州理掾部使者滯州事以私恣橫
獄堅持不可使者不能奪帥相陳俊卿薦之遷西安令通
判興國軍郡多私鑄大治尤甚守用幕官捕治峻急擾及
平民次夔爭不聽已而守果以激變致盜嘯聚敗去入服
次夔之明後奉祠里居適歲小歉查源洞蠻倡亂次夔請
于宰遣兵格捕不聽乃走報郡守隨檄次夔集鄉民之材
武者斬獲數級賊退鄉入建生祠祀之且為之立碑

以高字寬夫以父蔭補官調建昌令以督造軍器進一秩
任滿倅南雄知南劍州陞辭論州縣科罰苦民事既到官
治績為諸郡最諸司論薦召對論福建配盜損民稱首權
知徽州改知邕州歷講馬政會徽外蠻屢交爭次高視事
三日即單騎渡江面慰撫之於是盡得良馬夷俗亦安以
疾丐祠卒並見舊志

祖容州世英

世英字穎仲第進士調衡州教授一新嘗舍招置生徒尊
胡瑗教規以淑多士改知南昌縣鋤姦剔蠹為下所信服
年饑嘗散常平米數萬賑之通判融州部使者薦知容州
卒世英官至二千石宅無一區產無十金世稱為清白吏

見傳

黃提刑

錢字用和政和中第進士嘗從楊時學時器重之及為工曹守將高其才數委以事適諸邑大水按視官希部使者意多不以實聞錢獨減放蠲田租十之八使者怒錢占谷評雅卒如初請再調西安丞靖康初李綱宣撫河東辟幕屬高宗朝拜監察御史首陳七事深見嘉納會廷臣奏事高宗曰緩論人君治心事甚評當處以諫官有尼之者除江西提點刑獄力求奉祠以卒有奏議雜著論語類觀唐

史篤論共二十卷見舊志

黃縣丞

璘字邦美政和八年登第除分水丞改密州教官再丞洪州襄邑靖康元年金人犯關分兵襲拱州城陷守臣死虜據州治迫郡縣吏役為鄉導一郡風靡聽從獨璘移病不出虜驅迫急璘遂赴井死後事聞詔贈朝奉郎官其弟子之為璘後者見舊志

郭瓊州

汝賢字舜卿第進士居喪以孝聞調知福清縣嘗官不私

邑人信愛之宣和初通判興化軍權郡事郡有國清塘浦

三十里溉田數千頃歲久不修汝賢鳩工增築民賴其利

後以朝請大夫知瓊州黎峒蠻叛殺掠居民汝賢設方畧

前後掩獲數百降其酋蒙州境以寧以功增秩奉祠見舊志

黃將軍

夷行字用之父輩宣和間中武舉官至武功大夫夷行用

陰補官調監分寧酒稅丁父憂故事小臣喪制只百日夷

行懇請持服嘗建論委將帥訓舟師及銓選用入利害會

有以說聞者孝宗召對便殿語復稱旨翌日降詔獎諭特

授閣門祇候尋假泉州觀察使知閣門事使金既還主帝

左右春坊事東宮甚器遇之除閣門官贊舍人後以疾丐

閑寧宗立召除帶御器械改左武衛將軍金使至命夷行

克送客副使轉武功大夫領貴州刺史賜宅於寶蓮山見舊志

黃劍州

烈字元功宣和間知夔州方臘竊發所部麗水松陽遂昌

青田皆陷汝獨劍川無虞詔烈即劍川治事得臘將洪載

降之重修郡城民賴以固見舊志

祖侍郎 秀員

秀員字去華父洽擢進士第秀員弱冠釋褐第一除國子博士靖康之難虜酋索米於太學秀員叱之酋擊以劍絕而復甦高宗聞其名首拜禮部郎中既至遷左司郎中中書舍人每贊張浚謀恢復時議主和力求外補直龍圖閣福建轉運使移廣東提刑後知衢州召為禮部侍郎不赴

李提刑 案

案字亮卿弱冠登進士第兩任教官高宗南渡近臣有以

人物傳卷一

三十一

策薦者得旨賜對進劄首尾以自治為急即日除御史臺主簿遷監察御史挺敢言權倖斂跡累乞外補紹興九年出為廣南西路提點刑獄未幾奉祠歸

李帥參 穎士

穎士字茂特第進士調知餘姚縣高宗南巡海上穎密為

望幸之備未幾駕果至倉卒之間伏億立辦高宗對呂頤

浩褒嘉之秩滿通判紹興除大理丞在棘院六年平反尤

多除刑部郎中坐趙鼎黨出監慈利縣稅開命即行後除

江西帥司參議官未赴卒

見舊志

周節帥 因 子春年 孫嗣武 嗣恭

因字與道舉進士授閩縣簿改尉氏丞通判鞏州以鳩材事忤章貢諷監司移倅洮州尋直其事改通判憲州累官京西轉運使奏罷歲調廣武雄武折納稍草價錢及唐汝鄧蔡四州新稅屢遷至荆湖南轉運使上語及溪洞事對曰有邊事邊臣之福無邊事朝廷之福時初得燕薊故語及之建炎間除直徽猷閣知桂州後帥桂林五年平海外巨寇嶺表帖然官至中大夫致仕子春年

春年字春卿以蔭補官調象山簿象山瀕海盜賊多伺買船殺人而奪其貨春年籍其名犯者輒寘于辟惡俗大變

遷撫州判官疏和買害民於部使者江西一路俱得裁損

民其德之改秩知仙遊縣飢民賴以存活盜賊屏迹臨訟

者亦為之衰息終通判道州

嗣武字功甫因之孫用祖蔭補官知臨川縣賑饑有方催

科亦緩赴闕奏利民三事擢主管官告院除太府丞提舉

江西常平事江西民輸後錢官司規其美變省陌為足陌

嗣武奏復舊改湖北提刑以平徭變功進直敷文閣召對

除度支郎官命使蜀稽考財計奏乞停成都潼川兩路科

一年以寬民力又奏蠲興元茶息錢引二十萬入對除
太府少卿湖廣總領召為戶部侍郎尋卒

嗣恭字作肅因孫以世賞補官授萬安尉擢南雄州推官
知邵陽縣剷除積弊未數月庭無留訟部使者上其績除
辦諸司糧料院遷籍田令奏對論民間疾苦皆閭里根

本九重未及知者上嘉納之出知荆門軍並見舊志

黃校書衛

衛字平國建炎中第進士為安福令郡守呂源方六月欲
修城壁衛以書諫且謂廬陵諸邑累因兵火加之亢旱豈

人物傳三卷

三四

堪重後乞早罷之以慰民心郡守得書劾之朝廷下之憲

司體覈得實守因罷去衛終得福州教官未幾用永和趙

昂參政孟履薦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累丐

補外得邵武軍倅至家卒見舊志

郭通判忠順

忠順字移可以蔭得官知襄陽縣金虜寇邊荆鄂兩軍成

唐鄧忠順餽運二十六萬斛諸司文章論薦改奉化令邑

號難治下車待士以禮撫民以寬惟馭吏必以法尤敦崇

學校士人愛之通判太平州未赴卒子德麟第進士為荆

南錄參以爭死獄為帥臣所器既而知奉化縣治民如其
父邑人立二郭祠祀之終國子博士知撫州見舊志

潘長溪中

中字民極擢進士第知長溪縣建炎丙午二帝北狩中祥
詔涕泣交頤見者皆為感慟次日成詩五章以泄忠憤辭

極悽惋會建卒葉懷叛中慮其迫境團結民兵號忠義社

以為之備明年賊勢益張寧德縣令遺書告急中輒夜赴

之冒險以戰因而被執賊聞其名脅之使從中叱之曰汝

受朝廷給賞養父母妻子輒肯孤恩背叛我恨不斬汝萬

人物傳三卷

三十五

段肯與汝俱生耶遂遇害事聞詔贈朝請大夫官其二子

見舊志

黃池州子游

子游字叔偃紹興中自倉部郎官知池州政尚和平檢察

六邑稅籍唯青陽稅偏重惻然曰六邑皆池民賦入何乃

相遠如是乃求弊所從始與民之久阨不伸者歸觀奏之

有旨蠲削苗米稅錢苗稅悉如五邑例命下百姓呼舞于

道相與建祠祀之且樹碑紀德焉見舊志

徐漕使訓

魏寧元敏父彭年號敬翁詔紹興中第進士調會稽簿改秩調上元丞用徐公度薦擢龍泉令所歷三邑皆政績彰著召對授監察御史隨上六事皆時政急務適寇寇李按竊發以詔提點廣西刑獄權漕事應辦軍需賊平除成都路轉運判官移知遂寧府詔所至以興學為先首拘俸以葺學宮且出公帑置田其中一時士風為之振起後有直知泉州至上饒改除江東漕被命次日卒有東野居士集四十卷見舊志

楊弋陽 孝定

人物傳二卷 孝定
孝定字仁靜以外祖蔭補官調弋陽令民有兄弟訟家財不均者隆階執手泣諭之曰以財物之微傷手足之愛同氣連枝之義當如是耶言已又泣曰此皆知縣不能以德化民致若輩傷恩背義至於如是爭者感愧亦泣而退不復訟孝定性純孝事母盡養母卒廬墓終喪鄉閭稱之見舊志

管司農 體仁

體仁字元善父愷與胡宏劉子翬游調信豐尉金人渝盟遣往見張浚論滅金秘計浚辟為屬體仁少從朱文公游

初第進士調浮梁尉郡上其獲盜功狀當賞體仁固以是受賞非所愿也謝不就後用薦起積官至太常少卿時光宗久不過重華宮體仁陛對首陳父子至恩及引易際孤之義以開廣聖孝宗崩抗疏請光宗親臨祥祭復密贊趙汝愚定大策建議壽皇直謚曰孝卒用其言體仁又言求阜陵地勢卑下非所以妥安神靈與宰相議異出知福州言者竟以前論山陵事罷之始體仁嘗提舉浙西常平蘇師旦以胥吏執後倚韓侂胄躡躡大官至是遣介通殷勤體仁曰小人乘君子之器禍至無日矣烏得以汚

人物傳二卷

手七

我未幾果敗起知靜江府除司農卿總湖廣餉事時侂胄議開邊體仁移書廟堂言兵不可輕動且預知皇甫斌之敗已而果然體仁穎邁特立博極羣書其學以存誠慎獨為主為文明暢悉根諸理真德秀早從其游嘗問居官臨民之法曰盡心平心而已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世服其確論云見宋史

郭主簿 體

體字夫錫幼而岐嶷讀書如素習晚調上枕簿留意邵雍象數之學兼取楊雄所據列山易以章會統元推之久而

易春秋按圖布卦計二十萬言驚為二十卷總之
以圖隆興紀元以其書上方議推恩而卒見舊志

劉教授

翔字圖南通諸經尤注意于易以累舉得官調蘄春尉因
上其所著易卦辭有旨看詳監學以通經旨聞授福州教
授滋任初謂教官實風化所係要當上不負天子次不負
州郡下不負子弟入學一言在官軒輊抑揚盡合公論再
任潭州教授多士歸心卒于官有經進易解十卷翰林洪
邁為之序見舊志

徐教授

宗慶善議論通經史所著書有皇王大訓曰古今帝王之
道與其為治之具盡在是矣又有經世明道集曰聖賢之
道載之言觀其言足以知其所用心嘗辟教官以卒見舊志

張參軍

炳字叔明少有奇疾在太學師事蜀士史載之極醫藥之
妙暨歸鄉里推心究物無問貴賤貧富有謁必往視之不
避寒暑全活不可勝計鄉人德之嘗學能文老而不倦歷
澧州錄參致仕卒年九十魏揆之稱之曰太古遺民見舊志

徐文肅 應龍 子從叟 清叟

應龍字允叔第進士調衡州法曹湖南檢法官潭復劫盜
首謀者已繫獄妄指逆者為首獲之逆盜誣服獄成提刑
盧彥德將寘之死應龍力與之辨彥德不能奪聞者多其
有守交薦之改秩知高安縣呂祖儉言事忤韓侂胄謫死
高安應龍為之經紀其喪且為文誄之有勸之避禍者應
龍曰呂君吾所敬雖緣此獲譴亦所願也朱熹貽書美之
曰高安之政義風凜然累遷守秘書少監權工部侍郎時
金主徙汴應龍言金人窮而南奔將溢出而蹈吾之境金
亡更生新敵尤為可慮兼侍講言人主不能盡知天下人
材當責之宰相宰相不能盡知天下人材當採之公論選
吏部侍郎進刑部尚書兼侍讀應龍在講筵多指陳時政
一日讀吳起為卒吮疽事奏曰起恤士卒如此故能得其
死力今軍將得以賄遷專事指起未免多怨上驚曰儂帥
之風今猶未除耶宰相史彌遠聞而惡之免侍讀尋徙吏
部尚書除煥章閣學士提舉崇福宮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謚文肅子榮叟清叟

榮叟字茂翁與弟清叟同年舉進士歷永康令以賑饑得

國心古為大學博士燕崇政殿說書嘉熙中由左司諫
右諫議大夫入對大畧言內而京師楮幣不通物價倍長
米運多阻粒食孔艱外而郡邑征斂繁急刑法苛濫甚者
巨室武斷鄉閭豪宗侵牟民庶民安得而不怨又言朝廷
常以節義勵士夫則緩急必無求生害仁之事遷權禮部
尚書兼吏部拜端明殿學士簽書密院事淳祐初參知政
事尋以資政殿大學士奉祠卒謚文靜

清叟字直翁進士甲科除籍田令應詔抗章乞為濟王置

後詞甚鯁切遷太常博士復請羣人倫以釋群惑惜名器

以示正義因物望而進人才蓋欲請復濟王爵邑裁御史

彌遠恤典召用真德秀魏了翁也端平中為殿中侍御史

疏論三漸尤痛激遷大常少卿兼權戶部侍郎三疏丐外

給事中洪咨夔起居舍人吳泳皆抗疏留之歷官知廣州

兼廣東經畧安撫使召赴闕權兵部尚書兼侍讀淳祐末

拜端明殿學士同知樞密院事封晉寧郡公奏修四朝國

史志傳尋拜參知政事寶祐初除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

事時余玠在蜀頗專制清叟因對勸帝召還及制令余晦

代玠復論晦素無行檢不堪重任尋以大資奉祠開慶初

代玠復論晦素無行檢不堪重任尋以大資奉祠開慶初

召擢舉佑神觀兼侍讀以知泉州景定中致仕卒贈少師
謚忠簡清叟父子兄弟皆以風節相尚而清叟劾罷袁甫
於公論少貶云並見宋史

徐學士鳳子夢發

鳳字子儀少善屬文舉進士調漳浦主簿先是帝給筆札
於玉堂之廬時山東諸豪新有功未見跋扈狀鳳因預陳
所以鼓舞駕馭之術及歲終時政之病壘壘幾萬言時論
皆以誠治材許之寧宗理宗朝出入翰苑屢進嘉猷嘗著
十箴一卷內制十卷文集二十卷終秘書少監直學士院

人物傳二卷四十一

弟鳳鸞俱有文名子夢發

夢發嘉熙二年與仲兄華老同第進士華老工文辭累官

朝散大夫秘書丞平生以公勤稱遷國子司業以疾不拜

夢發官至朝議大夫廣東招捕使居官二十八年平恕仁

慈未嘗息亡忠孝凡討捕所至靡不望風來附丙子歲

元兵下江南夢發守仙霞襲兵抵至左右皆潰獨踞坐大

話遂遇害啖都聞之誅其為害者數人特舉其子義授以

平安軍同知夢發伯兄萃老禮部尚書嘗為長洲令亦以

庶能稱並見舊志

真文忠 德秀

德秀字景元後更為景希第進士復中宏詞科嘉定初遷
大學博士疏言自韓侂胄專政斥忠良與偽學今當改政
正宜褒崇名節明示好尚改著作佐郎言金有必亡之勢
亦可為中國憂蓋金亡則上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
事之端恐自此始除起居舍人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
士德秀力請去出為江東運副山東盜起朝廷猶與金通
聘德秀朝辭奏國耻不可忘鄰盜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
恃導諛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改知泉州隆興府

人物傳卷

四十二

潭州理宗立召為中書舍人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
首奏魯川之變非濟王本心前有避匿之迹後聞討捕之
謀情狀灼然願討論追封秦王故事興滅繼絕嘗因經筵
進說謂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
以維持此心德秀屢進縵言上皆虚心開納彌遠諷言官
論罷之既歸修讀書記曰此人君為治之門也紹興中知
泉州彌遠死上親政除知福州尋召為戶部尚書進所著
大學衍義復陳祈天求命之說改翰林學士知制誥已得
疾拜參知政事方踰月三上祠請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萬

觀兼侍讀卒謚文忠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
千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及宦遊所至惠政深
洽由是中外交頌時相益以此忌之自偽學之名立凡近
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
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多其力也所著
又有西山甲乙藁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翰林
詞草諸書子志道戶部侍郎見宋史 國朝正統間
詔德秀從祀孔子朝廷成化三年追封浦城伯

張處士 師禹

人物傳卷

四十三

師禹字虞佐天資耿介不求仕進從之遊者莫不敬畏號
鄉先生其猶子瞻於財師禹疾且沒必使作關約折戶籍
猶子願推已產附益之師禹毅然不受一金及屬續士友
張具瞻耒視疾師禹指心示之曰血氣枯竭矣而一點不
動言訖溘然而逝見舊志

元

楊節推 載

載字仲弘後徙杭州少孤博涉羣書為文有跌宕氣年四
十未仕戶部賈國英薦于朝以布衣召為翰林院國史編

修官與修武宗實錄延祐初仁宗以科目取士載首應讓

遂登進士第授承務郎同知淳梁州事遷儒林郎寧國路

總管府推官卒初吳興趙孟頫在翰林得載所為文極推

重之由是載之文名隱然動京師凡所撰述人多傳誦之

其文章一以氣為主博而敏直而不肆自成一家言而於

詩尤有法嘗語學者曰詩當取裁於漢魏而音節則以唐

為宗自其詩出一洗宋季之陋與虞集范梈揭傒斯齊名

世號虞楊范揭有詩集行世序之曰仲弘天資曠達氣

象弘朗開口議論直視千古每大衆廣席占紙命辭傲脫

橫放蓋意所止若良馬下長坂而無留行一代之傑作也

史元

祖山長 浩然

浩然字養吾儒家子至元中黃華盜起政和官軍剿滅之

還經浦城掠其母以去浩然纔六歲聲聞不相聞者二十

又八年至大間福建帥府檄為書院長河之任忽有告以

母在河南而不能名其地遂惻然棄職辭其父生向之問

關數千里足跡幾遍河南甫得於唐州之境奉以耒歸于

時縉紳士夫賢其孝行多為詩文賞之見舊志

林處士 童

童本初三歲失怙事母以孝稱嗜儒飭行與物無所忤

鄉有死喪無告者即濟以棺而斂之人咸高其行義見舊志

鄭左丞 收

收字德華翰林國史檢討至正中為福建行中書省左丞

收醜藉儒雅巡歷所至興學勸士輿論歸之見舊志

徐處士 添祿

添祿字仲貴家世讀書慕義至仲貴尤樂施予嘗製良藥

以療病者多所全活隣有鄭姓者家素饒於財嘗產白金

一在于地人無知者既死徙他所故廬就救溝渠為渠南

所壞仲貴因溝渠掘地得所產金即召其子歸之後季子

奇仕至廣東右布政使有政蹟人以爲積德之應見舊志

國朝

潘參政 賜

賜字文錫永樂初登第授行人嘗使日本獻德化書及大

典頌 太宗皇帝覽之稱善命吏館遷鴻臚少卿再使日

本還擢江西布政司右參政後落職洪熙元年起為南京

刑部主事宣德間詔復元官卒賜居官操履方正所著有

張處士 添保

張處士 添保

添保字求安天性至孝痛父早逝言及輒流涕噎塞事母尤盡誠母嘗患癰親為吮血及卒殯歛祭葬一於禮鄉閭有貧窘無告者輒推餘貲以賑之義方之教尤篤長子善登承樂辛丑進士第拜監察御史 見舊志

登承樂辛丑進士第拜監察御史 見舊志

陳布政 遜

遜字必恭自號古朴子永樂中舉進士拜監察御史以直聲聞擢雲南布政司叅政尋遷右布政使卒于官囊無遺

人物傳二卷

黃都督沐昂為棺歛歸其喪 見舊志

黃太常 福

福字汝錫博通經史由鄉薦授杭州府儒學訓導篤勤教誨生徒多所造就擢太常博士永樂中與修五經四書及性理大全諸書遷本寺寺 見舊志

陳惠州 頌

頌字士希宣德初知惠州天性悃愾善因俗為政不詭譎于立名吏民愛之郡城外故有橋曰拱北且比舊防亦廢鹽湖之水日涸惠民病焉頌乃培防築梁及築園堤以首

蓬水民頌其利 見惠大記

趙州判 熙

熙字文輝正統間由太學生授濱州判官為人遲鈍愿整動於問學自筮仕以迄歸老冠服不改其舊入稱其有儒素之風 見舊志

詹教授 宗

宗字子源幼穎敏博學強記旁通陰陽地理星命卜筮之書歷上海進賢二學訓導正統丁卯典四川鄉試再遷湖州府學教授卒所至克舉其官有竹軒集 見舊志

人物傳二卷

四子

建寧人物傳

建陽 六十六人

郡人 李默 纂輯

唐

劉孝子常

常父喪廬墓七年有靈芝兩莖生廬前建中元年刺史陸長源觀察使常袞以聞詔旌其門賜帛改其里曰忠孝見

舊唐志

南唐

人物傳

林節度 仁肇

仁肇剛毅有膂力初為偽閩將後入南唐以潘承祐薦得用周世宗征淮南仁肇出援壽州斬獲甚眾嘗蒙說後王曰中原承衰亂之後前年征蜀今取交廣選往數千里兵必罷弊請假臣兵數萬北渡直抵壽春分據正陽因其思舊之民累年之粟復取淮南勢如轉丸仍乞臣起兵之日聞于北朝言臣據兵竊叛事成歸國不則請族臣家以明陛下之無貳後主驚曰爾無妄言宗社危矣乾德三年以仁肇為洪州節度使仁肇雖居將位常與士卒均服同食

以故多得士心後為皇甫繼勳朱令斌輩所構遇鴆卒陳喬歎曰事勢如此而殺忠臣吾不知其死所矣 見南唐書

五代

江處士為

為先宋州人避亂建陽遂為建陽人少游廬山學詩於處士陳既有風人之體居白鹿洞二十年有詩云吟登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玳瑁筵南唐元宗見而賞善久之又嘗題隋堤柳詩云錦纜龍舟萬里來醉鄉繁盛忽應埃空餘兩岸千株柳雨葉風花作恨媒盛傳于時與縣人江文蔚

人物傳

揚微之同著名屢舉不第有詩一卷 見南唐書

江簡公文蔚

文蔚字君章善詞賦後唐長興中舉進士為河南府巡官不避權勢有高才與韓熙載名相上下而熙載不持檢操文蔚既擅價一時又勵行義自為郎時南唐禮儀草創文蔚撰述朝覲會同祭祀宴饗禮儀上之遂正朝廷紀綱後元宗遷文蔚諫職以熙載知制誥論者以為各當其任文蔚在職秉心貞亮不事阿順時宋齊丘拜諫議大夫延巳為相魏岑亦居近密文蔚上表諫云三公移去未稱民情

西羅盡除方明國典元宗惡其大言獻為江州司士延已

尋亦罷相文蔚既貶奉母以行怡然不以遷謫為意嘗有

詩云屈原若遇高堂在終不懷沙而汨羅久之詔還為翰

林學士禮部侍郎與徐鉉同掌詞命卒謚曰簡有唐吳英

秀賦七十二卷桂香賦集三十卷子拯端拱中登第太常

少卿見前唐書

宋

阮永州 思道 從子中慶

思道字元恭中兩唐進士後歸宋為史館檢討歷守節術

永三州咸有政聲子昌齡俊敏能賦揚億嘗稱奇才咸平

初進士甲科仕劍外有異政為張詠所知後昌齡得代徒

行北歸詠貽以所乘仍薦于朝終殿中丞從子中慶

中慶字正甫博學尤邃於易端拱中第進士居官仁恕嘗

知密城縣盜過松相戒曰長官賢者勿暴其民丁謂相除

御史並見舊志

王將軍 諤

諤字平叔父保宜兵部郎中晉開運初諤以父蔭補將仕

郎後佐太祖定天下以功賜鈔券太平興國中遷羽林將

軍見舊志

楊祠部 勣

激字安如與億同宗父思進徙居青州之北海任周為鎮

趙從事激少為文敏速周時為昭慶令入宋建隆初舉進

士調青州司戶太祖知其名召試禁中改著作佐郎知渠

州江南平改通判虜州令就曹彬分兵以行乃單騎赴鄆

再興營諭以威信再興即納符印激悉科城中丁銳送京

師再知淄州咸平初為雍王記室景德中充東京留守判

官終祠部郎中子懋淳化進士職方員外郎見宋史

葉著作 齊

齊字思可端拱初舉進士下第有旨覆試齊擢第一為館

陶令會契丹擾遼太宗請河北或言齊督芻糧不足將加

之罪齊曰使虜聞此將輕中國以臣計之糧草可充十年

太宗悟而釋之面授著作佐郎見舊志

江秦州注江五附

任景德中登第有詩名以秘閣校理知秦州卒楊億稱之

同縣江立熙寧中登第亦以文學顯尤工於詩見舊志

陳主簿 儼 子升之

標字仲莊大中祥符間學究出身歷安福縣簿世歲飢民
將艱食請州守發粟賑救不聽乃自發粟給之宇然遂上
狀自劾守憮而止攝常熟令與利除害濟福山河以溉田
民甚賴之朝臣累以才行薦未報卒子升之見舊志

升之字暢叔初名旭第進士累官起居舍人知諫院上言
三館為縉紳華途近者用人益輕遂為貴遊進取之階請
嚴其選詔自今臣僚乞子孫恩者毋得除館閣著作即王
雍遇殿帥郭永祐不下馬執送府升之言京官不宜為節度
使下馬因劾承祐驕恣解其任張堯佐緣後宮遷三司使

尋為宣徽使內侍王守忠領兩鎮留後求升正班御史張
昇補郡久不召彭思永論事令窮問所從來唐介擊宰相
斥嶺南升之皆極諫遷侍御史知雜事凡任言責五年所
上數十百事累遷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歲餘拜樞密副
使於是唐介范師道等交章論升之陰結宦者故得大用
仁宗謂輔臣曰朕選用執政豈容內臣預議耶乃兩罷之
熙寧元年知樞密院事同制置三司條例與王安石共事
數月拜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升之既相遂
請免條例司忤安石意稱疾歸以逾十旬帝數敦諭乃出

後以便相判揚州封秀國公卒贈太保中書令謚成庸升
之為安石所引用陰助安石陽為異同以避清議世謂之
荃相見宋史

熊處士 知至

知至字意誠博學工詩天聖中五舉不第歸隱菴嘗
觀海有句云岸上人猶懼舟中爭得安又葦下觀燈云樓
臺上下火照火車馬往來人看人深得晚唐之體有菴
隱人集三卷見舊志

阮員外 逸

送任為鎮東軍節度推官景祐初知杭州鄭向上其所撰
樂論十二篇并律管十三與胡瑗俱召赴闕命同較鐘律
分造鐘磬各一屢尋除鎮安軍掌書記康定元年上鐘律
制儀并圖三卷皇祐中更鑄太常鐘磬又召瑗逸與近臣
太常議于秘閣遂典作樂事遷尚書屯田員外郎又有易
荃及王制井田圖見舊志

宋職方 咸

咸字貴之登進士第累官知邵武軍立學置田以養士移
知韶州以嚴為治驕兵悍卒不敢肆狄青經制廣西移咸

以功轉職方員外郎奏乞于瓊管文學賜經史以變
夷風所著有易訓毛詩正紀外義論語增註揚子法言註
朝制要覽諸書五世孫翔字志騰登第為湖南帥參

范泉州 如圭 子念德 弟如璋

如圭字伯達父舜舉第進士終從事即如圭少從舅氏胡
安國受春秋登第授武安軍節推始至帥將斬人如圭白
其誤帥為也署不易也如圭正色曰節下柰何重易一字
而輕數人之命帥畏然從之俄以憂去近臣交薦累遷校
書印時秦檜力主和議金使來無所於館將虛秘書省以

人物傳三卷

七

處之如圭亟見宰相趙鼎曰秘府謨訓所藏可使讎敵居
之乎鼎竦然為改館既而金使至悻傲議多不可從中外
憤鬱如圭與同省十餘人合議并疏爭之既具草駭遽引
却者眾如圭獨以書責檜學倍師忘讎辱國之罪且曰公
不喪心病狂柰何為此必遺臭萬年矣檜怒金歸河南地
檜方自以為功如圭輪對言兩京之版圖既入則九廟八
陵瞻望咫尺今朝修之使未遣何以慰神靈萃民志乎帝
泫然曰非卿不聞此言即日命宗室士僕及張壽以行檜
以不先白已益怒如圭因謁告得奉祠杜門十餘年起判

州徙荆南府如圭白帥奏蠲積逋數十萬檜死被責人

對言為治以知人為先知人以清心寡欲為本語甚切後
提點利州路刑獄以病請祠時儲副未定道路竊有異言
如圭在遠外獨憂之乃衰至和嘉祐間臣察乞立皇儲奏
議上之帝感悟謂輔臣曰如圭可謂忠矣即日以晉安郡
王為皇子復起如圭知泉州以裁正宗官被浸濶去悅舍
邵武以居士大夫高之學者效從之質疑卒年伍十九如
圭忠孝誠實得於天其學根於經行有集十卷皆書疏議
論之語子念祖念德念茲

人物傳三卷

八

念德字伯崇從朱文公游扁其室曰讀書深潛温厚調廬
陵簿以幹敏聞就辟吉州錄事參軍廉勤惻一郡稱之
累遷朝奉即江東帥機文公嘗得念德所著雜說讀之曰
持守不差見理漸明後文公疾且革手為書屬其子在與
念德黃幹尤拳拳手勉學及脩正禮書為言云仕終宜黃
令
如璋字仲達如圭弟為袁州萬載令行保伍法最號整肅
奸宄至無所容每有蹤跡疑似之人保伍必互相傳送至
縣縣驗其無他方令傳送出境訖任滿無一寇盜後朱文

來得其法於素守張定叟且曰此人有心力自來係伍
之法未有及之者並見舊志

陳侍御 沐

沐字思道登進士第歷殿中侍御史嘉祐中上疏助司馬
光乞早建儲嗣且曰陛下以臣懷異日之圖莫若殺臣之
身用臣之言疏方上即仰藥以卒奏下大計遂定仁宗聞
沐死賜錢百萬元祐初用光言官其一子見舊志

陳龍圖 師錫

師錫字伯修熙寧中遊太學有僞聲及廷試奏名在甲乙
間神宗偶讀其文愛加歎賞顧侍臣曰此必陳師錫也啓
封果然擢為第三調昭慶軍掌書記郡守蘇軾器之倚以
為政軾得罪捕詣臺微親朋多畏避不相見師錫獨出錢
之又安輯其家歷監察御史請措仁宗納諫御臣之意以
興治功又乞寢進士習律之令使專務經術用事者謂臣
為諛說出知宿遷縣元祐初用蘇軾薦除校書郎遷工部
員外郎加秘閣校理提點開封縣鎮畿內將官苛慘失士
心方大閱群卒譁諫將吏莫知所為師錫馳至軍推首惡
者置諸法按閱如初而劾斥其將縣人嘆服樞密猶以事

不先白為罪罷知解州歷徙蘇州徽宗立召拜殿中侍御
史疏言章惇厚誣司馬光言公著包藏禍心至于追貶今
陛下繼統而惇猶據高位光等贈謚未還墓碑未復願早
摠宸畧以慰中外之望又言翰林學士蔡京與第十同惡
迷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鏡於改作日夜交結內侍戚里
以觀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亂自此而分祖宗基業自此
而墮矣俄改考功郎中師錫抗章言曰臣在職數月所言
皆當今急務若以為非陛下方開納褒獎若以為是則不
應遽改言職如蔡京典刑未正願受貶貶於是出知穎廬

滑三州坐黨論監衡州酒尋削官置柳州卒年六十九師
錫始與陳瓘同論京十時號二陳紹聖中贈直龍圖閣
宋史

江監簿 側

側字處中天性純一熙寧中學究出身嘗聚士友肄業于
邑之石壁山將定夫施景明葉祖洽皆從之游後為將作
監簿與族子汝舟號二江先生見舊志

詹提舉 時升

時升字志行元豐中第進士歷通判興化軍知汀州政尚

簡易傍城有水又塞而東流時升疏引復其舊自城西南順流至城下改知興化軍大旱抱笏立烈日中為民祈雨民甚德之宣和初就除福建提舉茶事見傳志

陳龍圖 軒

軒字元興進士第二元祐中為徐王翊善歷右史遷中書舍人疏論舊制諸道帥守使者辭見之日並召對便殿非時可以周知利害亦可觀閱人材今視朝數刻而退唯執政大臣得在帝所或經旬閱月臺諫官乃得覲餘皆無因而前非廣覽兼聽之道願詔有司如故事既而館伴高麗

人物傳卷之四

使者為請市書被論出守廬州徽宗立除兵部侍郎兼侍讀力陳青苗之害勸帝以清淨為治如文景之恭儉帝頗聽行之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福州卒年八十四見宋史

范殿學 致庵

致虛字謙叔元祐中進士為太常博士鄒浩以言事斥致虛坐祖送獲罪停官徽宗立召見除右正言數月間章疏七十餘上進中書舍人充講議司詳定官議不合改兵部侍郎政和間除刑部尚書提舉南京鴻慶宮初致虛在講議司延康殿學士劉易嘗乘蔡京怒擠之後王栻坐妖言

徽事連易論死致虛爭之易得減罪士論贊之靖康初

除知京兆府時金人圍太原聲震關中致虛修戰守備甚力尋除致虛陝西宣撫使金人分道再犯京師致虛會諸道兵入援有僧宗印者喜談兵席益薦之致虛以便宜假官俾克宣撫司參議官兼節制軍馬致虛委已以聽然宗印徒大言實未嘗知兵遂底于敗高宗即位徙知鄧州後以戰却敗官尋復負政殿學士知齊州道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見宋史

陳漕使 郭

郭字彥聖第進士知崑山縣歲饑屬邑希部使者意不敢蠲賦郭曰歲歉而賦不蠲流傳溝壑何以宇民竟蠲之後為司農丞未嘗謁政府遷太府丞請外除閩漕以元祐黨坐廢復朝奉大夫卒郭性清鯁歷官五十年猶為寒士見舊志

游御史 醉

醉字定夫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士年雖少而一特老師宿儒咸推先之程頤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時程頤知扶溝縣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為已任召醉

職學士醉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學焉

進士調蕭山尉縣有疑獄十餘年不決醉攝邑事一問得

其情而釋之精練如素官者人服其明近臣論薦召為太

學錄遷博士以奉親不便求知河陽縣范純仁守穎昌府

辟府教授純仁入相復為博士命書齊州泉州判官徽宗

立召遷為監察御史出知和州漢陽軍歷舒濠二所所至

有惠政民戴之如父母去後見思愈久不忘後寓居歷陽

卒程願嘗稱醉德宇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楊

時謂醉不為世儒之習誠于中刑諸外儀容辭令燦然有

人物傳三卷

文望之知為成德君子也有易詩中庸論孟說傳世見宋史

游處士 後

復字執中居鄉以經學教生徒遊其門者多率德自好嘗

舉於有司不第行實絕明後進矜式龜山楊時誌墓深悼

其德學未大顯于時見舊志

江侍御 祀

杞字堅老政和中進士甲科歷任州縣民安其政為御史

致仕里居十又五年講學著書不倦郡守魏矼見其所著

孝經嘆曰他日變此邦為魯其必因此書也見舊志

呂尚書 社

祉字安老宣和初上舍釋褐建炎初為右正言以論事忤

執政通判明州紹興中知建康府與吳若陳克共議作東

南防守利便三卷上之大畧謂立國於東南者當聯絡淮

甸荆蜀之勢今臨安僻在海隅移暉工上然後可以繫東

南離散之心金人入淮韓世忠退保鎮江祉乞親御六師

車駕至平江金人退却尋以刑部侍郎克督府參議軍事

加兵部尚書參謀軍事會統制官王德卿瓊不協德既罷

還祉乃密奏乞解瓊等兵柄語洩瓊大怒既而有旨召

人物傳三卷

瓊赴行在瓊懼遂以四萬人叛執祉借詣劉豫距淮三十

里祉下馬曰劉豫逆臣我豈可見之衆逼祉上馬祉罵曰

死則死於此遂遇害贈資政殿大學士時有得祉括髮之

帛歸吳中者其妻吳氏持帛自縊以殉葬聞者哀之慶元

間詔立廟賜額以旌其忠見宋史

江進士 琦

琦字全叔宣和中第進士著春秋經解三十卷辯疑一箱

語孟說各五卷見舊志

施梧州 祀

樞字子安建炎間以門蔭知汀之寧化縣集儂叛虛聲款
取汀州樞率所部民守要害叛卒竟不敢犯帥可憐巡尉
領弓級會建安弓級中途恨不進欲殺尉以應亂尉知給
之還至郊又不入境樞招以旗撫定之後仍不悛提取其
尤者三十人寘之重辟自是肅然累遷朝奉大夫知梧州
見舊志

吳通判 樞

樞字行遠建炎中擢進士宰長汀每于耕歛之月聽囚鄰
業業畢復來囚比如期至剖決曲直多所原貸百姓化之

人物傳卷一

十五

又請運下州監綱俾吏胥自般而收其贏縣計饒羨遂免
配民請買之獲秩滿老稚感泣遮道丐留有及境外者移
朝奉即倅建昌卒于官見舊志

歐陽處士 凱士

凱士字彥成爲文敏健建炎中一舉不第爲其典上書論
當世得失時相以爲狂躁編管洪州久之得還徜徉玩世
預知其將死之期有無旁集一編見舊志

朱文公 熹 子 曾孫

熹字元晦一字仲晦父松字喬年第進士歷司勳吏部郎

蔡松崖策議和松與同列上章極言其不可檜怒風御史
論松懷異自賢出知饒州未上卒熹幼穎悟甫能言父指

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松異之就傳授以孝
經一閱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群兒戲沙上獨端
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初依劉子羽居崇安晚遷建陽
之考亭紹興中第進士待次同安簿往見李侗得聞所傳
河洛之學秩滿丐祠奉母不赴孝宗立應詔上封事言帝
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本原之
地不可以不加意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事物之

人物傳三卷

十六

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
下之務又曰今日之計不過修政事攘夷狄然計不特定
者講和之說疑之也又曰四海利病係斯民休戚斯民休
戚係守令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本原
之地亦在朝廷而已隆興初復召入對三劄申言封事之
意而加剴切時湯思退方倡和議除武學博士待次已而
大臣相繼論薦皆不至起知南康軍至郡興利除害值歲
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明年大旱應詔上疏極陳近習
蒙蔽之狀以疾請祠不報陳俊卿等九薦除江西常平使

者改浙東因召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所
奏凡七事至部訪民隱除弊政所部肅然台守唐仲友汚
濫首劾之章凡十上仲友與宰相王淮同里且姻家頗忤
淮意尚書鄭丙御史陳賈皆希淮意詆譏偽學因以沮熹
於是運奉宮祠者數年除江西提刑會淮罷相熹遂入奏
拳拳以謹察天理人欲為說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為正
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為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
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奏上除兵部郎官以足疾
辭本部侍郎林栗劾熹偽學乃令熹依舊職疾速之任後

人物傳卷一

七

栗竟坐此罷熹亦予祠未踰月再召熹乃進封事以聞
大意以天下大本與今日急務為言大本者陛下之心急
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紀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
修明軍政是已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
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大一宮兼崇政殿說書力辭以閣撰
奉外祠又辭光宗朝除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
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又乞行經界從之後竟報罷差知
潭州會洞僚擾屬郡喜遣人諭降之申救令嚴武備戰歿
吏抑蒙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寧宗即位

趙汝愚首薦召赴行在奏事除煥章閣待制講熹入對
首勸寧宗盡負罪引慝之誠致溫清定省之禮又勸帝求
放心親儒學咨訪臣僚數事又乞遵行孝宗通喪之禮及
儀億祖不當桃帶侂冑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熹上疏
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未幾以寶文閣待
制補郡尋依舊職奉祠初趙汝愚既相中外引領望治熹
獨惕然以侂冑用事為慮汝愚謂其易制初不以為意至
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冑矣其後偽學禍
起熹遂落職罷祠尋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

人物傳卷一

十八

及門人范念德黃幹惟以勉學及脩正遺書為言翌日正
坐整衣冠就枕而逝學禁解追復元官累贈賢諫閣直學
士謚曰文理宗朝贈太師追封徽國公從祀孔子廟廷熹
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竟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山林之日
長講學之功深其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及躬以踐其實
而以居敬為主所著書有易本義啟蒙書詩書集傳
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
楚辭集註辯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義孟子指要
中庸輯畧孝經判誤小學通鑑綱目朱名臣言行錄家禮

近思錄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又有儀禮經傳通議未脫
 蕪平主為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黃
 餘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
 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二人而止耳由孔子
 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
 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識者以為知言子塾莖在塾將
 仕部監德清酒庫曾孫浚見宋史
 在字叔敬用蔭補官嘉定初除籍田令元早上封事歷拜
 作司農簿遷丞十年以大理正知南康軍奉祠起家知信
 州入對以進學問振紀綱求放心為言除提舉浙西常平
 茶鹽公事加右曹郎官兼知嘉興府召為司農少卿克摠
 密副都承旨出為兩浙轉運副使寶慶中除工部侍郎進
 對奏人主學問之要理宗曰卿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因
 奏閱損以下九人並封一字公爵獨曾參封卿侯乞與並
 封楊惟王雱乞去其像國家有程顥程頤張載若使之從
 祀廟庭斯文幸甚除吏部侍郎請外除寶謨閣待制知平
 康府遷煥章閣待制知袁州奉祠卒子玟通直即兩浙運
 管

濬字深源累官兩浙轉運使兼吏部侍郎元師至福安府
 王剛中以城降浚不屈死之並見舊志
 吳節推 居仁
 居仁字溫父父睿知候官縣有蕪聲居仁以特科歷古田
 尉攸縣丞融州節度推官所至以儒歸吏聽訟必以人倫
 大誼斷曲直部使者下其所斷為州縣式居官奉法不妄
 有所取比歿無以為飲同僚致贈始克以喪歸朱文公嘗
 對黃餘稱為真廉吏見舊志
 丘處士 義
 義字道濟一字仁卿號子野隱居不仕穎敏嗜學淹洽于
 史而尤邃於易與朱熹相交善常往來問答有易說傳于
 世所著詩喜嘗為之序并題其堂曰芹溪小隱又著復齋
 銘并芹溪九曲等詩以貽之見舊志
 蔡牧堂 發 子元定 孫淵 沅 曾孫沅 傑
 發字冲與博學強記高簡廓落不能與世俗相俯仰因去
 遊四方聞見益廣遂于易象天文地理三式之說無所不
 通而皆能訂其得失杜門掃軌專以讀書教子為事子元
 定生十歲即教使讀西銘稍長則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

張氏正蒙而語之曰此孔孟正脉也晚號牧堂老人朱
文公益播發所以教其子者不干利祿而開之以聖賢之
學其志識高遠非世人所及

見鶴志

元定字季通少穎悟父發以二程張邵四子遺書授之元
定深涵其義既長辯折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飢啖齋讀書

聞朱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太驚曰此吾老友不當在弟
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奧義嘗曰造化微妙唯深于理

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不厭也四方來學者熹必令先從
元定質正焉尤表揚萬里論薦召不起築室西山將為終

人物傳卷八

五十一

隱之計時韓侂胄設偽學之禁言官承風連攻朱熹併及

元定元定簡學者劉礪曰化性起為烏得無罪未幾果謫
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命即就道熹與從游者數

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日
嘆曰友朋相愛之情事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杖屨同

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為流血無幾微見言而至春陵遠近
來學者日衆愛之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

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
獨行不愧影獨寢不熄矜勿以吾得罪故遂懈竟卒於此

所及歸聖熹以文誅之曰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
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得而見矣侂胄既誅贈迪功郎賜
諡文節所著有大街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辨皇極經世

見宋史

淵字伯靜號節齋元定嘗語三子曰淵汝紹吾易學曰沉
汝宜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以屬知方焉淵既受學家庭
而又徇友黃榦張洽諸賢清修苦節有父風與沉俱躬耕
不仕著周易訓解嘗謂周子無極而太極之說得於易有
太極之一言易者變易無體即無極之業識者謂發先儒

人物傳卷八

五十二

所未發

沉字仲默從朱熹游熹晚年訓傳諸經夏備獨書未及為
遂以屬沉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元定獨心得之然未
及論者曰成吾書者沉也沉受父師之託沈潛反復者數
十年然後成書往往發明先儒之所未及沉從元定謫道
州跋涉數千里道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義理自怡
悅元定沒徒步護喪以還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
賢為師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沉不屑就卒
諡文正

國朝正統間詔從祀孔子廟庭成化三年追封崇安伯子

抗 抗字仲節第紹定進士歷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奏對論正

心及內降斜封之弊又言權奸不可復用國本不可不早

定帝善其言寶祐初由浙東提刑召為國子司業兼資善

堂贊讀王傑檢討官歷遷工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寶祐

中除端明殿學士同知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落職踰年

復殿學致仕卒謚文簡以犯祖諱更謚文肅抗家學淵源

當時號為君子 並見宋史

人物傳卷一

模字仲覺行甚高其美隱居篤學一以聖賢為師一時

名士多師尊之嘗輯朱文公之書為續近思錄淳祐中謝

方叔湯巾乞表異之以勸後學有旨補迪功郎添差本州

教授仍令有司錄其所著書并訪以所欲言卒學者稱覺

軒先生 見舊志

熊處士 剛大

剛大少敏穎從蔡淵黃餘游學問專精操行篤至所著有

詩經註解性理小學集解諸書 見舊志

熊谷州 克

克字子復御史大夫傳之後將生有雀翠羽翹其內克幼

而翹秀既長好學善屬文胡憲器之曰子學老於年他日

當以文章顯第進士知諸暨縣部使者蒞輝稱為古循吏

表薦之入提轄文忠院孝宗得其文于近習內批直學士

院宰相持不可乃以為校書郎累遷學士院權直上御選

德殿召諭曰卿制誥甚工且有體自此燕閒可論治道克

感知遇數有論奏嘗言金人雖講和而不能保於他日今

宜以和為守以守為攻當和好之時為備守之計彼不能

禁吾不為也邊備既實金人萬一狂獷必不得志於我退

而乘我曲不在我矣因陳守准及援淮東之策又請嚴戒

將帥毋縱掎削以優士卒帝嘉其有志召章明堂赦書除

起居郎兼直學士院尋出知台州奉祠克傳聞強記著

述有中興小曆九朝通畧官制新典帝王經誼等書 見宋史

陳議郎 洙

洙字聖涯嗜學刻苦博通群書隆興初試南宮胡銓奇其

文欲以魁多士詘於異議不果後以銓薦歷官知安撫興

學校括廢田為養士費復修芍陂以興灌溉之利邑民賴

之性重義好施子家無贏餘有以貧告貸者甯產不靳官

魏秘閣 魏秘閣 魏秘閣

魏秘閣 魏秘閣 魏秘閣

授之字子實初字元履少師胡憲與朱熹為友試禮部不第嘗客獨守章傑所傑嘗因趙新子汾以婿秦檜授之以書責傑長揖徑歸禁室讀書榜以良齋乾道中舉遺逸懇辭宰相陳俊卿招之甚力乃以布衣入見極陳當時之務大要勸上以修德業正人心養士氣為恢復之本上嘉納之賜同進士出身守大學錄先是學官養望自高不與諸生接授之既就職日進諸生教誨之又增葺其舍人人感勵

近者則熹然曰使夫人而避此嫌為善之路絕矣

視之不巾不見以書召朱熹室委以後事而訣卒年五十

八後上思其直諫贈直秘閣子應仲從文公游

劉郎中 崇之

崇之字智父第進士為太府丞應詔上書論消弭災變五說光宗受禪遷著作郎復丞太府請朝重華官除太常丞權兵部郎中朱熹能經筵命從中出崇之與同列請留之其書崇之筆也偽學禁興請外得湖南提舉常平使者言者論周必大併及崇之子祠父之提點成都府路刑獄應詔條上厲民利害九事已而除戶部郎中四川總領身儀叛崇之上表待罪請師平賊召對除湖北提刑被論削官永州安置開禧中蜀帥安丙表陳崇之不污之節詔復元官奉祠

劉文簡 熹 子璿 弟炳 兄子真 從孫應李

熹字晦伯與弟炳受學於朱熹呂祖謙第進士調山陰主簿熹正版籍吏不容姦歷連城令罷添給綱運上供及綱本二稅甲葉鈔益軍期米等錢改知閩縣治以清簡庭無滯訟興利去害知無不為慶元中通判潭州未上丁父艱

儒學禁典從真講道武夷築雲菴山房為終隱之計差知
德慶府大修學校奏便民五事文奏罷兩縣無名租錢等
提舉廣東常平召入奏事帝嘉獎遷尚左郎官請節內外
冗費以收指故轉對言願於經筵講讀大臣奏對又復問
難以求義理之當與政事之得失浙西提點刑獄巡按
不避寒暑必所平及遷國子司業言於丞相史彌遠請以
真所著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說以備勸講因疏乞罷偽
學之詔以息邪說正人心及請以熹白鹿洞規頒示大學
因取熹四書集註刊行之克接伴使自盱眙還備陳招集
人物傳卷四
二十七
流散規畫兵食之計帝嘉納之除權刑部侍郎兼國子祭
酒兼太子左諭德時廷臣爭務容默論奏乞明詔大臣崇
獎忠讜以作士氣深戒諛佞以肅具僚兼工部侍郎九早
求言上封事大意謂上既開不諱之門下必有盡言之士
然或者以為好名要譽而陛下聽之則苦言必棄之而不
恤其言必愛之而不覺矣進封建陽縣開國權工部尚書
賜衣帶鞍馬兼太子右庶子乃兼忘論德每請讀至經史
所陳聲色嗜欲之戒輒慙切再三敷陳之卒贈光祿大夫
官其後賜謚文簡所著有奏議史藁經筵故事東宮詩賦

禮記詳講堂故事雲莊外葉子宦
見宋
廬字伯醇號靜齋補承務郎知江寧縣辟制置司幕官以
收李全功轉朝請大夫知常州徽州移南劍州以疾不赴
與學徒熊竹谷輩講道終其身
炳字簡仲與兄焯從朱文公講學于寒泉精舍文公方編
集程氏遺書成遂研窮誦讀晨夜不置用力精專文公賞
大書諸葛大名垂宇宙一詩付炳所以屬之者甚重第淳
熙戊戌進士累官至朝請大夫乞祠閑居自號悠然公弟
炯字季銘亦從文公學慶元中登第調進賢丞遷固始令
人物傳卷二
三六
晚歲掛冠歸徜徉于武夷之麓手填孫應李
填字仲撫登淳熙中甲科教授撫州尋為廣東運使見事
風生吏胥殊畏及知將樂邑多強宗大姓肆為政蠹莫之
誰何稍有忤者輒敗去填至吏事精敏家滑已斂服縣有
西廂繫者幾千人填知皆負債之家悉開關縱之豪強視
鼻不敢犯尋以病卒人皆惜之
應李字希必初名榮登咸淳甲戌進士調建陽主簿入元
不仕退與熊禾胡廷芳講道於洪源山居十有二年後建
化龍書院於甘潭聚徒講授學者雲集
並見

後通直節

節字端操甫十歲讀易日誦二卦即知問難至通直而後
上慶元中庭對條陳三德累官通直郎致仕有性理群書
及中庸解三卷智仁堂稿十卷 見舊志

游文靖 九言 第九功

九言字誠之父嘗湖南安撫參議官九言慷慨善議論方
十歲即為文詆秦檜及長髯志當世初筮為古田尉入監
文思院被旨視行在諸邑灾傷歸白都堂放苗八分以上
孝廟躋官有司妄費希賞九言上書極諫張杖帥廣西辟

人物傳卷八

二十九

暮下弒第拘帥金陵辟撫幹學禁方嚴九言記上元縣明
道祠廟識之開禧初為淮西安撫機宜尋知光化軍克荆
鄂宜撫參謀官卒端平中特贈直龍圖閣謚文靖九言始
學于弒杖教以求放心久之有得嘗存太極圖曰周子以
無極加大極何也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雖
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欲知太極先識
吾心讀者稱之號默齋先生

九功字勉之用蔭補官嘉定中與元失利九功知金州將
兵備禦收復鄰疆除湖北運判知鄂州召為兵部郎官首

言守遠必先結人心又言征伐無藝以資苟且囊橐而民
心失將帥股削功賞不以時下而軍心失倘仗謀倭護疾
忘醫而士夫之心失被論知泉州端平初召為司農少卿
疏論奸貪多佚罰諸賢或號召未至又論沿邊夫役之弊
兼樞密副都承旨出知慶元府以循吏稱入權刑部侍郎
丐祠再召不赴除待制加寶謨直學士九功清慎廉恪與
兄九言自為師友講明理學號受齋先生寶祐中謚文靖 見舊志

宋節帥 慈

人物傳卷八

三十

慈字惠父嘉定中第進士歷湖南提刑以朝請大夫直煥
章閣帥費東致仕卒慈通慈史能文章居官所在有聲稱
嘗作洗冤錄及卒理宗以其為中外分憂之臣有密奏闕
書之寄持贈朝議大夫御書墓門以旌之 見舊志

劉忠烈 純

純字君錫少喜騎射以父蔭調沙縣簿紹定間調湖北帳
幹時邵武寇劉安國等群起延平肝撫泉漳之間悉懼其
毒純道聞群寇迫近鄉邑歸散家財招募義勇為討賊計
撫守王遂請於朝命純知邵武縣純將所部兵并收郡之

軍勢為之大振詔號其軍曰忠武建守趙訪夫乞移

其軍往擊賊俘獲甚眾安國亦就擒翌日純率兵往招降

下隍賊為賊所得不屈死之事聞贈朝散郎謚義壯仍立

廟麻沙賜額忠烈與給子羽珙領號為五忠劉氏見舊志

宋徵君 秉孫

秉孫字舜父篤志勵行博學能文寶祐中第進士官至朝

奉大夫尚書省主管架閣文字入元不仕以吟咏自娛卒

凡舊志

熊參軍 未

未字去非號勿軒一號退齋咸淳二年登第授寧武州司

戶參軍入元不仕束書入山築淇源書堂講學其中生徒

數十人日以周孔之說相磨礪後歸復創龜峯書堂以為

周程張朱五賢乃道統的傳因祀之以配先師而邵馬不

與焉遂與四方學徒肆力於聖賢之書如易詩書春秋四

書小學皆為之集疏及取文公諸書擇其至精且要者為

一編名曰文公要語而以邵馬張呂及朱氏門人之說為

附錄又為大學尚書口義凡三十卷今行於世者有春秋

通解大學廣義易詳義書說曰書標題諸書同邑安實字

李仁禾高第弟子志剛好學遂于理性嘗預計借凡三勸

駕崩齟齬以卒 見舊志

元

王處士 佛生

佛生字子善資性純美攻進士業兩舉不第隱居溪源性

以詩鳴世嘗作東陽懷古詩有求陽酒味香千古雲谷書

聲歌幾年之句 見舊志

張提舉 昇

昇以神童舉入甯監官至江西儒學提舉至正戊戌陳友

諒據豫章追取諸司印章昇乃投其印於井不食而死 見舊志

國朝

蔣處士 易

易字斯文篤信好學工詩善屬文有鶴田集及編國朝風

雅行于世 見舊志

胡孝子 本

本字貫通性最孝尤精地理學父喪廬墓三年惟啜粥茹

蔬鄉間稱之年四十五卒郡守芮麟為題其墓曰孝子鞠

莊先生 見舊志

憲軍人物傳

郡人李默纂輯

崇安一百一十二人

五代

鍾司業 謨

謨字仲益其先會稽人徙居崇安博識工文仕南唐累遷吏部郎中顯德中周師征淮南謨以翰林學士偕李德明奉表願為附庸因留不遣踰三歲江南暨周平謨始得還尋復入周拜成還遷禮部侍郎尚書省遂秉政權鑄大

人物傳卷上

錢改制度周世宗每遣使至必賜詔存問謨素善天威軍

都虞候張鬱鬱嘗至謨第相歡或至夜分給事中唐錡因構謨異謀謨又勸立紀國公從善為太子忤唐主意會謨請令張鬱以所部兵巡檄都城唐主惡其侵官貶國子司業流饒州殺之謨尤好古碑奉使中原每道旁碑碣必駐

馬歷覽嘗見龜趺大碣半沒水中謨欣然解衣以手捫揣默記其文他日水涸以所錄本就証之無差其爽邁如此

見南唐書 并五代史

柳侍郎 崇 子宏 孫承

高字子高以儒學著名亂世終身御布衣自稱處士王延政據建州聞其名召補沙縣丞方謝不仕後諸子仕宋法當推恩崇戒之曰不可奏請奪吾志既沒累贈工部侍郎子宣宜實宏案察俱顯仕孫承

宏字巨卿咸平中登第兄宣官于濟奉其父以行及父沒

宏適按獄密州聞訃徒跣冒雪奔喪有詔起復宏詣闕三上章乞終制不報又謁丞相泣訴終不得請時論贊之後因官江東過廬山樂之卒居焉終光祿卿

永字耆卿父宜工部侍郎永景祐中第進士累官屯田員外郎工於詞章尤善樂府范鎮見其所作嘆曰仁宗四十年太平鎮在翰苑十餘年不能出一語咏歌乃於耆卿見

之有薦之者仁宗曰此人不宜令仕宦坐此流落不偶永

與兄三復三接俱為郎皆工於文藝有能名號柳氏三絕子悅官至著作郎 並見 禮志

宋

張員外 霽 子嶠峻 孫啟

霽字伯雲初仕周為蘄州刺史建隆中除侍御史太祖方殫雀後死霽亟請入奏事及見所奏乃常事太祖怒霽曰

以為尚急於彈雀太祖色愈厲引斧柄撞其口墮兩齒
需徐拾之太祖曰欲訟朕耶需曰臣不能訟陛下自有史
官書之耳出為河中府判官太宗立召還寵眷尤渥每事
密啓裨贊之功居多官至左司員外郎子嶠岐孫倣

嶠字景山隱居武夷南唐主惡需仕周執嶠赴江南後歸
宋通判歙州盜盧絳入境與守臣龔慎儀死守太宗朝拜

御史中丞

岐字邠鄉第進士真宗朝以秘書丞知瓊州瓊俗悍朴故
守御得其道則歲時以香蠟魚果為獻否則群起為盜岐

人物傳

卷一

七

十

人物傳

卷一

四

中

鎮以清靜卻餽民夷服其廉介其地多颶風能授屋盛
夏猶寒岐教以立屋之法稍免其患後倅曹州移瀛州卒
倣字希古第進士調崇仁令修梓堰萬金陂以增灌漑變
嘗寇近境視倣有備亟引去倣乃慈以撫之後監鎮州糧
料真宗幸澶淵聞倣名累遷太常博士仁宗時歷知容毫
秦四岳吉六州會江淮發運張綸舉倣自代再命知秦州
復歷數郡官至工部侍郎子湜袞皆為郎

並見
唐志

劉職方

滋 曾孫勉之

滋字潤之景德中試開封禮部皆第一調知無錫縣通判

州仁宗時知南劍州州北有黯淡灘善覆舟滋即灘傍
開港疏三巨洲鑿七盤石轉山三曲二百餘丈遂為安流
歷典九郡皆有惠政官至職方郎中曾孫勉之

見唐
志

勉之字致中父元振游太學呂大臨游酢皆與為友勉之
自幼強學日誦數千言初詣太學時方禁挾元祐書勉之
求得每深夜潛抄默誦復從譙定學易已而揖諸生歸見
劉安世揚時皆請業焉即邑近郊結草堂與胡憲劉子輦
為友日以講學為事紹興間呂本中疏薦召詣闕秦檜方
主和慮勉之見上持正論乃不引見但令策試後省給札
而已勉之即謝病歸杜門十餘年學者踵至隨其材品為
說聖賢教學之門及前言往行之懿學者號曰白水先生
賢士大夫自趙鼎以下皆敬慕納交勉之一介不妄取婦
家富而無子謀盡以貲歸于女勉之不受以畀婦族之賢
者命之奉祀友人朱松卒屬以後事且戒其子熹受學勉
之經紀其家而訓熹如子姪熹之得道自勉之始

見宋
史

詹運判

序

序字周文祥符中進士官至三門白波輦運判景祐中進
君臣龜鑑六十卷有詔褒諭云汝策名雋科引籍華序夙

賢之學載馳儒苑之名爰據敏詞備存懿戒因燕居
之一覽實體要之可稱今其書行于世三子長彦獻官至

屯田郎次彦迪季彦方並應賢良見舊志

詹處士先野

先野字景舒經史諸子歷覽無遺天聖四年領鄉薦應

賢良科後竟不仕隱居廩江之濱每嘯咏武夷山水間人

謂其有仙風道骨焉見舊志

翁潭州肅

肅字彦恭父紀屯田郎中知袁州肅慶曆中踵世科歷知

賓江峽袁潭五州嘗召入陛對剛正敢言上器重之見舊志

王通判而

南字景和皇祐初進士知虔州零都縣民素器訟難治南

至一感以誠復圖古之好義者列其事以誘勸之甫逾年

訟息而民化縣南有泉灌田千頃忽產鉛錫使者聞之欲

置官治南力爭不可其議遂寢換朝奉郎通判婺州見舊志

胡判官翔卿

翔卿字仲集嘉祐中登第調武陵尉值湖右旱饑人至相

食翔卿以郡委檢視因懇乞勸分減賦發常平以濟之民

類以全活尋改桂陽錄參遷橫州判官時郡有病者濫
殺人取肉以療謂之採主翔卿正其罪此害遂息見舊志

劉侍郎夔

夔字道元第進士累遷屯田員外郎權侍御史李照改製

大樂鐘磬夔言樂之大本與政化通不當輕易其器願擇

博學之士以補卿丞凡獻妄說以要進者請一切罷之歷

三司戶部判官判度支勾院江西兩浙淮南轉運使知陝

州廣州所至有廉名桂陽監蠻唐和寇邊乃以諫議大夫

龍圖直學士師湖南初至昭降不從乃舉兵敗之進破其

巢穴州境復安京東盜起進中樞密直學士知鄆州

變至發廩賑饑民賴全活者甚衆盜賊乘息賜書褒諭大

臣議欲修復河故道夔極言其不可遂罷遷工部侍郎知

福州請解官入武夷山不許改知建州尋以戶部侍郎致

仕英宗立遷吏部卒年八十三夔好道家言嘗遇隱者得

養生術至老精強如火壯時前死數日作遺表以祿賜所

餘分親族告其家人曰吾某日死矣既而果然見宋史

彭大理昇
昇初名夷字武山問學該博謹身飭行侍郎劉夔改昇士

徐清修文章典贍薦于朝被召赴闕試于紫微閣諾詞褒
美之授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終大理寺丞有詩百餘
篇皆優柔平易無怨誅憤怒無聊不平之語見舊志

吳萊州評

評字正詞第進士調郵尉歲大旱部使者以聚斂諱言旱
評檢視一以實報郡有大辟數事以為評評輒持正不徇守
意通判常州濱鶴溪自蘇州引湖水以資灌溉治平中知
懷安亦自雲頂山開羊腸溪十餘里入城民甚利之神宗
時守南京召為太常少卿太常禮院出知萊州復與水
利以濟民尋奉祠趙抃陳襄蘇頌皆言評不宜置散地除
命不拜竟致仕從父航景德中登第真宗以潛邸舊臣拜
校書郎倅永康軍見舊志

徐運副九思

九思字公謹登進士第調蘄水尉歷知雙流宣州南陵三
縣時趙抃唐介交薦入判三司坐忤時相通判廣州神宗
召為江淮等路發運副使致仕有新豐集行世初唐介以
論張堯佐謫英州九思送詩有忠讜若教無竄遂教歸
計竊安樂之句仁宗覽之召介還見舊志

劉太保民先 子韞

民先字聖任熙寧初試禮部不合慨然曰親老矣歸即潭
溪作一枝堂以養後以特奏名入官封其母崇安縣太君
民先敦信義里人有爭或不謁吏而決于民先者以子韞
貴贈太子太保弟民覺與民先終始孝養既薨廬于墓
旁日夜悲哀鄉評尚之韞另有傳次子韞

韞字仲固以門蔭入仕歷倅三州典二郡皆有政聲後以
朝散大夫致仕築室縣南有臺榭花木之勝自號秀野與
劉子暉朱元晦諸賢唱酬甚多子子翔亦能詩有父風為
人物傳四卷

劉陽承秩滿歸不仕並見舊志

胡光祿淵 次子安老

淵字澤之少聰敏能文長益強識熙寧初以親老家貧
學江浙每歲終度父母之所須力能致者盡市歸以獻退
無私焉後以母末疾不復遠遊即里閭教生徒晨夕歸省
每諸生饋食有甘腴必持歸以佐母膳母憐其誠為之強
進蔬食水飲躬自安之比其子安國貴顯乃盡片其俸以
贍兄弟之子又取而教之後贈光祿大夫安國另有傳次
子安老

義名世恬淡簡默喜周人之急用安國蔭補官普知羅江縣終朝奉大夫知袁州安止累遷朝奉郎岳州通判

登議郎陶

陶字粹公長於音律以賦知名元豐五年廷對初定陶為第一臚唱者乃以洎音呼其姓迄不應神宗顧考官蘇頌頌奏當以人聲呼之果出時以次名並陞唱第已數人矣陶怡然無恨色官至承議郎子唐裔登第累官中奉大夫

見舊志

人物傳四卷

必明

必明字若愚父仲虎元豐中登第為容州司禮有間夜宿旅舍同邸殺人者逃去商為吏所執誣服仲虎力爭於守不聽乃請緩其事已而果獲殺人者終通判石州權知英州必明用陰入官調候官縣丞有豪貴占民田訟久不決必明判歸元主又嘗卻餽金終其官以廉聞後通判汀州未赴時葉懷范汝為竊發必明竭家財集民兵防護鄰井徐清等倡亂復出牛酒招撫已而與知縣賈損協謀勦捕事聞置書褒異除知邵武軍轉朝請大夫廣東提舉

詹惠州

範字器之第進士紹聖間知惠州時兵荒之後野多暴骨範取而掩之為叢塚蘇軾謫居與之賡和有江干白骨已噉恩之句軾嘗稱其治行類龔渤海見舊志并惠大記

胡文定 安國 子宏 寧 從子憲 寅

安國字康侯入太學以程頤之友朱長文及靳裁之為師既仕又資訪於楊時游酢謝良佐諸賢登進士第三徽宗朝累遷屯田郎靖康初召見奏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又乞定國論以觀中興召試詞掖除中書舍人時何臬建議分天下為四道置諸總管以衛王室安國謂莫若據今二十三路帥府選擇重臣付以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有急即各率所屬中將應援則一舉兩得矣高宗即位除給事中再召不至紹興初除中書舍人獻時政論二十一篇曰定計建都設險制國郵民立政發實尚志正心養氣宏度寬隱遷給事中居旬日再見以疾懇求去高宗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奏春秋經世大典今方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若潛心聖經遂除兼侍讀專講春秋坐論朱勝非積忤

輔相之罪然以天子威靈乃不能保二三腹心耳目之臣以自輔助顧令奸邪得而殺之竊傷陛下威權之不在已也司業高閔請幸太學宏見其表作書責之其畧曰閣下自視志讎滅理北面敵國既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求舉太平之典欺天罔人孰甚焉宋初以陰補官不調秦檜當國貽書其兄寅問二弟何不通書意欲用之宏書辭甚厲人問之曰正恐其召故示以不可召之端檜死被召竟以疾辭卒于家著書曰知言張栻謂其言約義精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著龜也詩文五

人物傳四卷

十一

卷皇王大紀八十卷學者稱五峯先生

寧字和仲用陰補官秦檜當國甚留意故家子弟嘗貽書其兄寅問寧何不通書寧止叙契好而已既召試館職除勅令所刪定官會秦煇拜元樞檜問曰煇近除外議云何寧曰外議以相公必不為蔡京之所為也遷大常寺丞祠部郎官初寧以父兄故召用及寅與檜忤言者希意論寧兄弟阿附趙鼎乃出寧為藥路安撫司參議官除知澶州不赴奉祠卒安國之傳春秋也修纂檢討盡出寧手寧又著春秋通旨以羽翼其書云

喜瞻浩奉祠宰執臺諫交章留之不報除知永州再予祠令纂修所著春秋傳書成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未行諫官陳公輔上疏詆假托程頤之學者安國奏曰孔子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願學是入室不由其戶本朝邵雍張載程顥及其弟頤皆世所師尊望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頒行其遺書使邪說不得作奏入公輔等承望宰相風旨論安國學術頗僻再除外祠進寶文閣直學士卒謚文定謝良佐嘗語人曰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有文

人物傳五卷

十一

集十五卷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國朝正統間

詔從祀孔子廟廷成化三年追封建寧伯子宏寧宏字仁仲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之學傳澠衡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啻晝夜張栻師事之紹興間上書論復讎大義累数千言有曰徽宗欽宗初於讎敵遠適窮荒其願陛下加兵敵國猶飢渴之於飲食庶幾一得生還父子兄弟相持而泣歡若平生引領東望九年於茲夫以疎賤痛心于此尚欲有為况陛下當其任乎末言陳東馬伸以直諫正論死而未誅一奸邪黜一諛佞是雖當時

原缺

憲字原仲生而... 不妄矣語長從父安國學平居危坐
植立時然後言... 無疾言遽色人犯之未嘗校詔與
中入大學會洛學... 有禁獨除與劉勉之誦習其說問易于
譙定父未有得定曰心為物漬故不能有見唯學乃可明
耳憲嘆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下學不求人知
已而歸隱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折彥質范冲等同上
其行義被召憲以母老辭及彥質入西府又言于上趣召
愈急憲復力辭乃賜進士出身添差福建教授憲猶不屈
太守魏玘敦致詔直不得已就職日與諸生接訓以為已
人物傳由卷一
十三

國妻取而子之宣和中擢甲科歷校書郎從楊時學金人
隨京師議立異姓與張浚趙鼎逃太學中不書議狀及張
邦昌僭位棄官歸建炎三年高宗幸建康再遷起居郎金
人南侵詔議移蹕之所寅上書乞按行淮襄罷絕和議以
圖中原不宜退保吳越又必務實効去虛文任君子亦小
人反復數千言疏入宰相惡其切直除主管江州太平觀
會詔求言寅上十事曰修政事備邊陲治軍旅用人材除
盜賊信賞罰理財用核名實屏諛佞去姦慝不報紹興四
年拜中書舍人時議遣使講和寅專以復讎為請乞寢罷
使命既而以與張浚異議乞便郡除知邵州歷嚴州永州徽
宗及寧德皇后訃至故事以日易月寅上疏言禮雖不係
則服不除願詔服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尋除禮部
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丁父憂免喪時秦檜當國除微
猷閣直學士奉祠俄許致仕檜既忌寅憤之不已坐與李
光書譏訕朝政落職再責官安置新州檜死復元官卒寅
志節豪邁初安國頗重秦檜靖康之節及檜擅國寅遂與
之絕新州謫命下即日就道在謫所著讀史管見數十萬
言及論語詳註世學者稱致堂先生
並見宋史

大正字伯誠用季父寅郊恩補官拜調南康軍司法史浩
劉琪薦其賢明清介改秩金判泉州劇賊逼漳州甚急泉
為鄰郡忽近郊有荷斧者四五十人兵捕以問時郡政尚
勇决同幕希意謂肆諸城下大正不肯書牘曰賊欲破城
乃無戎裝攻具長兵邪詢之果採山菌者皆釋之見舊志

彭徵士 略

路字通吉文思清新崇寧三年特奏名第一徽宗褒諭
路謝以詩帝命翰林學士和之孫奭紹興中登第見舊志

江大夫 滋

滋字益之一字德修第進士調未陽令時合法行滋始至
視學字類敝即昂新之作學論詩七十韻備述朝廷勉勵
士子之意監司上其事特遷一官繼知長社縣時錄報退
居穎上杜門謝賓客惟滋每造得其容接且相唱酬有穎
川集官至朝議大夫見舊志

翁教授 采

采字景文大觀中為太學生屢上書言事尋第調歸州
教授復疏論花石綱擾民左遷潭州刑曹見舊志

江少微 贊

李叔圭初遊上庠與龔深之以易學並著名後歸隱
中近臣薦其賢召不赴政和中太史奏少微坐見朝廷舉
遺逸命下邑宰陳難謁其廬聘以殊禮復以詩勉其行凡
三聘不起賜號少微先生所著通鑑即要行于世見舊志

詹提刑 公薦

公薦字文舉政和中上舍出身靖康末金人犯闕張邦昌
僭立素喜其才欲官之公薦逃匿聞道至行在所奏虜事
甚詳上喜曰卿忠臣也擢太常丞遷祠部郎中請補外除
廣東提刑而卒居上梅里何墩紫霞山下今程氏居也見舊志

子進士昌邦大章俱有文名見舊志

翁黃巖 仲通 子彦約 彦深 彦國

仲通字濟可登進士第調山陰鄞縣尉遷武平令僉書興
化軍復令黃巖縣所至興築陂湖控遏盜賊民甚賴之武
平俗不知學仲通自買民地建學以教之在黃巖嘗以諭
米事忤使者意邑民遂免流俘後以親歿不逮養遂致仕子
彦約彦深彦國

彦約字行簡初以解進士應詔上格言二十篇政和中
第進士調常州刑曹累遷太常博士修因革禮歲餘請外

辭與初立法意不合請凡入等無問高下俱與廷對以示
詳行實夏華之意至河北尤以薦拔人材為急及訪問
民間疾苦且日與諸生講明畫實邊制勝之策除知高郵軍
郡當淮孔道商販茶鹽酒多坐私貿易雖主撮錄兩抵罪
歲不勝計彥約至有告者亟決之吏自是不得倚法為姦
歲大旱彥約以禱祠積勞得疾卒有文集十卷

彥深字養源第進士宣和初除右司員外郎入對極論
獄之弊已而以弟彥國入臺引嫌改秘書少監請訪國朝
以來諸儒論纂可傳者並上之盜起睦州東南大震彥深

上言民有疾苦不得上聞宜取上書人名籍焚諸通衢下
詔求真言則下情可通而盜可弭矣又言羽書遞至諸路
騷然宜悉求忠臣義士列於諫垣其後賊平南軍凱還即
議比征力言出師沮盟之害又以書白宰相言與金人夾
攻契丹非是除國子祭酒時蔡修為禮部尚書諧彥深以
為元祐之學彥深嘆曰彼亦知有元祐學耶徙秘書監時
宦者吳師成提舉秘書省彥深不肯造謁降兩官出知濟
南府改知登州召為大常少卿從幸至揚州力陳維揚無

除慶童早渡江以定其業後歸老而卒

彥國字端朝紹聖中登第累遷御史中丞靖康之難彥國
為江淮荆浙置制轉運使京師再被圍彥國領兵而東高
宗開大元帥府檄召天下兵未有至者彥國屢遣使前行
府申述至淮寧與京西帥臣何志等誓戮力以安王室又
遣元子挺請大元帥府請旨一日張邦昌使至彥國拘之
于軍以其書申於大元帥且貽書切責邦昌已而彥國兵
至咸平縣聞大元帥屯濟州乞移近邑及早正大號既即
位除江南東西路經制使卒贈少保

挺字仕挺彥約子少能賦及長該博群書落筆即數千言
政和中以季父彥國恩補官調宜章尉朝臣交薦詔赴闕
下所陳皆朝廷急務奏對移時上喜曰何見卿之晚改授
少府監丞時相怒其不附已遂之遂不復出號五峯居士
有詩文集二十卷李綱稱其文雄深雅健淵源浩博又稱
其詩凌厲奮發絕去筆墨畦徑間

蒙之字手功彥深之孫以祖任調常山尉時丞相趙鼎謫
死樞過常山郡將章傑甚憐諸子雅怨鼎嘗治惇罪又希
奉檄旨蒙之讓其長子貽書蒙之以趙氏松為酒宜亟

之法而陰使搜得知舊往來書疏蒙之密告使悉焚
之既搜捕無所得傑怒又廉知蒙之於胡寅為妻兄益怒
乃誣以他罪劾之會有以其事白者徙蒙之蘭溪尉孝
宗即位近臣以其事聞嘉嘆再三召監登聞鼓院尋復補
外晚以龔茂良論薦召為司農寺臣並見舊志

章提舉 元振 子才邵

元振字時舉第進士調寧鄉令帥臣曾孝序請易元振長
沙寧鄉氏頑留帥不能強改休寧縣縣丁睦寇之餘元振
極力撫綏屬嚴寇繼發督兵捍禦縣賴以全移泰寧縣隣

人物傳卷一

十九

盜四起元振度不能抗據險立寨遷都庾率民兵堅守後
知潮州悉革靈弊民為謠曰長言法到葵關住今出葵關
到海陽秦檜與元振同年故人坐不通書久之移肇慶府
以治行遷朝議大夫廣東提舉子才邵

才邵字希古以父蔭補官少時謁楊時時教以熟讀論語
及詳體論仁諸訓故才邵日用履踐克尊所聞世目為篤
實君子歷典賀辰二州改判湖北路參議官並見舊志

何司農

昌世字正卿宣和中第進士南渡任台州司理時虜執搗

獄官吏望風避去昌世獨守職迎駕入城上問曰卿見為
何官對曰台州司理何昌世也慰勞再剪御衣尺許書云
朕南渡以來事力未辦獨汝能盡忠為國可執此為照紹
興中特改宣教郎除大理寺丞終司農少卿見舊志

吳昂州 達

達字公路宣和中登第調福州永福尉以獲海寇功改秩
知泰寧縣舊有數茶引錢過重民甚苦之達為力請上司
得蠲其半改知順昌閩盜竄起達常以身捍賊威聲四馳
通判劔州州有三溪多險灘其最劇者九灘達上其事手

人物傳卷一

十一

部使者兀工開鑿盡平之繼知肇慶府學由久為豪民所
吞達至置籍一畝不遺改知濠州奏乞墾闢民田以廣其
儲擢知廬州兼淮西安撫司事尋提點福建刑獄漕司食
鹽害民下憲司核實立定綱數以夫科賣之弊達條奏規
畫綱數甚悉詔從之民力稍寬而官以為不利致論挫之
尋更議定除直秘閣知昂州見舊志

彭通判 極

極字原中登第歷辟雍博士宗子學錄上書論任子濬恩
等事不報出判沅州見舊志

翁聊城延慶

延慶字德甫以父蔭補官靖康初知聊城縣舉義兵從王若訥等勤王至京師南薰門與金人血戰死之贈朝散大夫官其子世修孫允明登淳熙五年進士

劉忠顯 給 子羽 子翼 孫珙 從子如愚 曾孫學表

給字仲偃第進士歷陝西轉運使攝帥郡延夏人攻振武給出奇兵擣之已而受其款謝西鄙自是遂安給思東歸以徽猷閣待制奉祠起知越州鑑湖田租太重民告病給請而蠲之方臘陷衢婺越大震官吏悉避給不為動益厲戰守備寇至城下擊敗之後河北盜起命給守真定給單騎赴鎮招降賊首柴宏一路遂平靖康中以資政殿學士充河北宣撫副使太原陷召入覲為京城四壁守禦使方將款師以緩虜謀宰相沮罷之及京城失守始遣使金營

金人欲用之給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為也虜方議立異姓諷使為助給即仰天大呼曰有是乎歸書片紙曰金人不以予為有罪而以予為可用夫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君况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此予所以必死也使親信持報諸子即沐浴更衣酌危酒

而繼燕人歎其忠瘞之寺西岡上遍題宸壁識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殮顏色如生建炎初贈資政殿大學士累贈大師謚忠顯給重厚謹畏至臨大事毅然不可回奪靖康死義之臣給與李若水尤著于子羽子翬子翼

子羽字彥修宣和末以浙東帥屬佐其父給破方臘後給守真定子羽辟從會金人入父子相誓死守金人不能拔而去由是知名後知池州貽書宰相論天下兵勢當以秦隴為根本除樞密檢詳文字建炎中與張浚密謀誅范瑗浚大奇之既而浚宣撫川陝辟參議軍事金人入寇浚比

至富平遇戰不利退保興州子羽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悉以其兵來會因命吳玠等分守要害金人知有備引去浚乃奉制拜子羽利州路經界使兼知興元府金人復悉力來攻子羽退守三泉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子羽以潭毒山可據乃築壁壘十六日而成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于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敵尋亦引去遣十人持書檣招子羽子羽盡斬之而留其一縱之還曰為我語賊欲來即來吾有死耳何可招也始金之

致蜀精選士卒為必取計然饒運不繼又腹背為子羽所攻死傷不可勝計西蜀幸而獲全子羽之功居多其後屢以人言罷位紹興十一年張浚薦起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使淮東之人皆徙鎮江子羽撫以恩信雖兵民雜居無敢相侵者未幾金人遣使議和秦檜風諫官論罷之仕終徽猷閣待制卒贈少傅諡忠定子珙

子肇字彥冲以蔭補承務郎辟真定幕屬父幹死靖康之難子肇痛憤哭墓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尋以宿疾辭歸武夷山不出者十七年間走父墓涕泗嗚咽或累日而返

人物傳卷四

三十一

妻死不再娶事繼母及兄子羽盡孝友于羽之子珙幼嗜學子肇教之不懈珙卒有立與胡憲劉勉之交相得每見講學外無雜言他所與遊皆知名士既疾門人朱熹請入道次第子肇告以易之不遠復者吾之三字符也佩服周旋罔敢失墜於是嘗作復齋銘聖傳論以見志然吾忘吾言父矣今乃相為言之後二日卒學者稱屏山先生有文集二十卷見宋史

子翼字彥禮幹之季子用蔭補官宣和中幹守真定女真入飛韜遣子翼入奏戰守事宜累遷浙東提舉茶鹽軍政

廣東轉運判官奉祠范汝為熊志寧相煽為盜除子翼知建州事平移南劍蠲賦科歛一新郡治紹興二年應詔獻言忤當路奉祠郡民借留不報乃立生祠以伸去思俄以循吏薦知撫州徙信州子翼開明勦決而本之以恕所至簡易不擾民甚愛之

珙字共父生有奇質從季父子肇舉第進士為禮部郎官秦檜欲追謫其父召禮官會問珙不至坐廢檜死召入權中書舍人金人犯邊王師北向詔檄名出其手詞氣激烈聞者泣下御史杜莘老以論宦者張去為左遷珙不草制

人物傳卷四

三十四

莘老遂得留從幸建康兼直學士院車駕將還軍務未有所付時張浚守建康眾望屬之既而朝廷乃以楊存中為江淮宣撫使珙力爭罷之出知泉州改衢州湖南旱宜章李金為亂朝廷憂之以珙知潭州克湖南安撫使珙至追繫盡降之賜書褒勞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因陳聖王之學上亟稱善拜同知樞密院事因言汪應辰陳良翰張栻才能學行皆臣所不逮願亟召用上可其奏兼參知政事奏除福建鈔鹽額二萬萬罷江西和糴及廣西折米鹽錢及蠲諸路累年逋負金錢穀帛巨億計坐論曹

觀王琪與祠陳俊卿請留之改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

辭獻六事上曰卿雖去國不忘忠言行美非他人所及行

召卿矣尋除資政殿學士知荆南府湖北安撫使以繼母

憂去詔起復同知樞密院事荆襄安撫使琪上奏懇辭

引經據禮詞甚謹切服闋拜帥湖南過閩入見極論時事

進入資政以行湖北茶盜數千人入境驅吏以告琪曰此

非必死之寇緩之則散而求生急之則聚而致死揭榜諭

以自新登言兵且至令雋州縣具數千人食盜果散去其

存者無幾琪乃遣兵戒曰米毋亟戰去毋窮追不去者繫

之耳竇憲蓋緩於是一戰敗之蓋擒以歸誅首惡數十餘

隸軍籍淳熙二年移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行宮留守會

水旱珙獨貸賑恤闔境無一人捐瘠流徙者進觀文殿學

士屬疾請致仕遺奏乞以近習用事為戒願召用陳俊卿

張栻又手書訣賦與朱熹其言皆以未能報雪讎恥為

恨薨年五十七贈光祿大夫諡忠肅琪精敏果斷居家孝

友喪繼母卓氏年已逾五十盡孝致毀內外功總之戚必

素服以終月數尤喜受盡言事有小失下吏言之立改所

臨數鎮民愛之若父母聞訃有罷市巷哭掘與祠之者仲

學裴並見宋史

如愚字明遠與從子琪同登第調秀州海鹽尉獲海賊改

秩知福州古田縣秩滿倅德慶權新州尋除行在審計院

就除江西帥司參議官如愚有才幹善屬文尤喜吟咏居

鄉日與朱文公唱酬見舊志

學裴字傳之初琪歿無子以學裴學雅為後學裴用裴

補承奉郎多歷州縣一以循良為治吏民皆化之嘗守撫

州修復學校刻規約于堂以示學者時一親至為解說義

理之學移守邕州秩滿召還後以疾累得郡不赴終中散

大夫見舊志

黃處士錄

銖字子厚少師事劉子翬與朱熹為同門友熹一歲為

文畧相上下熹每嘆其不可企及其文熹學太史公詩書

邢宋曹劉而下及韋應物尤喜琴書隸法甚古得魏晉以

前筆意其於騷詞能以楚聲古韻為之既卒熹為序其集

見舊志

俞統州明

翊以父日新死事恩澤補官改秩知上虞縣事安民安吏

用丞相湯思退薦知饒州廷臣言翔資淺不當得
大郡恩退力言其能刺繁治劇不可拘於資格到郡果有
政聲就除提點坑冶卒見舊志

哀處士 謙

謙字彥先建炎靖國間耕隱縣之黃洋原結菴其上名曰
玉泉賦詩有時人不識田園樂只羨相如駟馬車之句見舊志

劉徽君 衛 子甫

衡字並道建炎初以勤王補官從韓世忠敗敵于濠梁功
選秩晚年棄官歸依郭為樓扁曰大隱閉門謝客潛心邵

雍之學又乃徙武夷為小隱堂又為奪秀亭與胡寅遊涉
其中衡常吹鐵笛或慷慨舞劍浩如也子甫

甫字嶽卿事親以孝聞棲隱武夷山北水簾洞樞密珙將
奏以官辭朱熹蔡元定過其廬惟相與討論義理不及利
祿方約書結廬武夷未幾卒並見舊志

翁節推績

績字德功博學負氣尤喜談兵建炎初仗義保障鄉里以
誅賊功入官調惠州推官屬邑時多盜賊績至率郡兵剿

首黃白旗等三百餘人已而至潮陽劇賊謝花九
亦聞風遁去辟石橋塢歷黃州推官遷臨武令所至皆
有備禦足以懾伏蠻獠盜賊之心後以秩滿乞致仕終承
事即孫華筮第官至奉議郎見舊志

王統軍 佐才

佐才字昌輔少游邑庠有聲善談兵法尤精於弧矢建炎
間范汝為竊發佐才總義兵禦之後建陽弓級延勝等聚
眾剽掠佐才為先鋒討平之以功補承信郎後為吉州水
軍統領與賊首胡虜義戰中流舟壞而歿吉人為之立廟

子伯寬以父澤補官終欽州巡檢見舊志

葉通判 堯資

堯資字廷瑞紹興中第進士調鄂州通城尉以捕獲悍賊
王劉有功改秩歷知清遠將樂二縣為政以慈祥著稱又
嘗論福建盜孽及進兵財宰相進取風俗論終南安卒見舊志

游書記 中孚

中孚字大信博文強識春秋左傳漢唐史記成誦如流且
能言其同異得失上下數千載事纏纏可聽李光知宣州

李成擁眾攻城議遣官求接於岳飛道路阻絕察屬皆
障往中孚時為光門客慨然謂行挾十騎由間道走太平
見飛與飲屢起請飛曰君姑飲援兵已至竟陵矣圖遂解
事平光欲請于朝官之中孚力辭竟不仕見舊唐志

江發判 點

點字德輿以特恩補官調鄧州錄參特郡常平庫偶失銀
數甚夥方捕緝間有劉福者因貿易得銀一笏上有田家
抵當四字為銀匠首發劉不能直官籍其家約萬餘緡法
當死點疑其枉又見款牘不圓除首發外皆非正賊為立
言於守得別委襄陽節推萬節勘問與點同未幾經總軍
資二庫皆被盜失會以萬計時有小使臣李義者供館一
妓用度甚侈點疑之密駕人襲妓家得會一束白于府即
于行囊中得千餘貫皆三庫之物劉之寃方得伸人皆服
點之見終漢陽軍發判見舊唐志

江象州 瀨

瀨字良弼登進士第調上高尉有息盜安民馭眾勤王之
功遷欽浦丞未赴范熊二寇竊發建欽騷動部使者聞瀨
上高之政委督巡尉統義兵捕之尋為無錫令時師旅數

瀨字德輿中知南康軍卻代者之例錢千緡康名籍其後
知柳象二州郡民繪其像祠之後嘗有以廉吏薦者高宗
記其名于屏見舊唐志

宋帥參 翔 劉式附

翔字子飛幼穎敏七歲時劉子翬命賦燈詩援筆立成大
見稱當貞紹興中第進士累官國子監簿受知張浚為浚十
客之一帝太后既歸慈寧宮祥瑞交至獻紹興樂府十二
章尋差湖南帥司參議官以朝散大夫致仕有梅令
同縣劉式字抱一博學尤長於箋奏與翔及翁石氏
俊晚年由特科調光澤尉見舊唐志

胡進士 師徐

師徐字宗武於安國為疏厲博學通經尤長於詩紹興中
第進士幼失怙事母盡孝名聞鄉閭朱晦庵亦稱其操行
母喪廬墓三年以祿不逮養不仕而卒見舊唐志

吳主簿 楫

楫字公濟幼穎悟紹興末鄉試不第退居田里閉戶讀書
與朱喜李郁往復講明性理之學及儒釋之辨甚悉喜病

其讀書之所曰悅齋遺其子師事之晚年以特恩補官調
靖江府臨桂縣主簿從子靈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見舊志

歐陽運管光祖

光祖字慶嗣致歲能文時人目為童瑞從劉子翬朱熹
講學子翬甚稱重之熹亦遣三子師事焉乾道八年再舉
登第趙汝愚張栻列薦于朝方欲召用而汝愚去國光祖
賦詩有曰白髮駸駸吾老矣名場從此欲投簪熹和之曰
江山風月依然在何日重來再盍簪後為江西運管致仕

見舊志

李雄州岐

岐字稚山父介紹興中第進士知連城縣連城俗以閭閻
相尚介政務寬平教以孝友人不忍欺有伍氏兄弟爭繼
連年不決介以理開諭皆感動而出岐乾道中登第調淮
山尉攝邑事會歲凶岐創利民倉以備賑給繼知襄陽縣
捐俸代伍等戶輸納稅役民甚感之通判金州經總兩司
財賦實隸焉先是軍餉交不以時岐處置得宜按月請給
由是殿帥田世鄉郭果等交章上薦特差權州兼安撫除
知南雄州陞辭上獎諭遣之岐至郡首書忠廉公恕四字

于州治之壁以自勵時負民客居以納丁末為苦岐悉奉
免之官至朝散大夫見舊志

江縣令默

默字德功乾道中第進士歷安溪光澤尉皆有政聲後知
建寧縣卒于官邑民像而祠之默從朱熹游熹稱其無他
嗜好一意詩書嘗考本朝典章為書名曰綱集凡三十六
卷上之又有易訓解四書訓詁六卷見舊志

趙南康善沖 子汝郭

善沖字濟世父不槁擢進士官至朝奉郎善沖克紹家學
淳熙二年亦擢進士歷仕皆以廉勤稱攻苦茹淡過于寒
素開居杜門人罕識其面者嘗賦雪詩云兒笑珍珠碎滿
臺女疑荷葉雨中來道人心下無此事三箇柴頭品字煨
後終於南康守于汝郭

汝郭字大防開禧初登第調知臨武縣創倉以賑饑民修
學以化犢俗尋授金陵酒所司書秩滿倅贛州時峒賊擾
亂憲司引汝郭參謀招捕之及任轉餉之役迄底平定除
知韶州遇寇卒于道事聞贈朝議大夫特官其子並見舊志

江郡博史

史字夢良，號介軒，登淳熙進士第。初，史家貧，好學，嘗慕大魁，未待問之名，不遠千里而取正焉。逾月告歸，待問曰：「吾易東矣。」後就試南宮，有賈翁者，太學名流也，試罷，徧問同經，悉問所試之文，私喜無出其右者。及見史文，驚曰：「公第一人矣。」寅次馬泊，揭榜果如寅言。後歷袁、泰、吉三郡學官。

見舊志
劉泉州，襄。

孫字伯龍，十歲能屬文，登淳熙進士第。居官藉有賢譽，除司門郎中，才高見忌，不獲久仕。于朝官終朝請，即知泉州。

自號梅山老人，有梅山詩集。見舊志
彭處士，止。

字應期，自號漫者。詩筆甚高，嘗謁辛棄疾，值其晝寢，題一絕於齋而去，辭云：「棊子聲乾案接塵，午窗詩夢煖於春。清風不動攲前竹，誰道今朝有故人。」棄疾覺遣人追之，延留累月，所為詩皆清麗典雅，有刻鵠集。見舊志

徐參軍，昌之。
昌之字應時，以鄉貢入辟雍，登慶元二年進士第。調醴陵尉，有能聲。帥守史彌堅薦于朝，未幾，父母繼卒，昌之慨然。

吾為親而仕，今祿不及養，吾休矣。繼調蘆陵丞，寶慶錄。參代期至，皆踰年不行，往往代者促之，始上。然竟歸老于家，人稱其恬退。見舊志

翁處士，易。
易字粹翁，通六經，尤長於春秋。嘗預計借從劉焯，焯因得登朱文公蔡西山之門，講明義理，往復辨難，悉究其旨。晚歲授徒于竹林精舍，言行有法人，稱竹林先生。見舊志

唐教授，師文。
師文字叔簡，刻意好學。慶元中第進士，調婺源尉。時境內盜發，師文率士兵捕獲之，且不欲上功，以希賞。嘉定二年，再調江西憲司檢法官，治獄無冤。及赤水峒寇鄧亞尤等謀亂，憲司檄師文討平之，秩滿授西外宗教，以歸杜門教子。與真德秀、鄒應龍交游，不復仕。進有慢亭遺藁及通典編要子、夢登寶祐中登第。見舊志

虞循州，大中。
大中字士朋，登進士第。歷知龍興、新建縣，通判汀州。皆有惠政。嘉泰間，除知循州，陞辭進，慈幼、孤等事。先是大中家，君朱文公倡立義倉，常與討論，至是言及之。至郡廉潔。

家君朱文公倡立義倉，常與討論，至是言及之。至郡廉潔。

自持教化盛行民鮮犯法改知南康軍嘉定中遣使秤提會價大中供張如常時坐忤即上章丐閑不俟報而歸後文公入朝白事薦除江西倉不赴第卒亦登第見舊志

詹監察淵

淵字景憲登進士第調臨江戶曹掾江西俗尚讞訟案牘有數十年不決者淵一閱之皆得其情凡所予奪人無異論部使者知其材檄致幕府於是環十一郡之民有求質於有司皆請屬淵因為之語曰寧為戶曹非不顧他官直後監行在車輅院見舊志

詹法曹泉

泉字德寬嘉泰中登第調福安尉有婦陳氏死非命泉驗見其腹脹因得竹刃於隱僻間賊亦隨獲遷瑞州法曹嘗有賊欲劫銀坑初以招飲為名坑匠疑而弗往賊焚草以熏坑諸匠皆死賊遂取銀去數日前有與匠爭者其父兄遂誣執之泉閱按疑不實乞別緝捕果獲正賊子甫登第見舊志

陳法曹雲

雲字會甫開禧初登第調邵武建寧簿峒寇李元勵竊發

邑民震恐雲奮邑宰極力撫定境賴以安就辟海口鎮官以益堪當水衝每歲水決公私俱受其害蠲俸為堤以障之遷漢陽軍法曹制置使趙方召實幕府見舊志

李帥幕仲光

仲光字景溫開禧初登進士甲科每以才高見忌仕途多顛頃自雷陽分教歸養晦十餘年放情山水寓意花木主盟書社少精老莊韓柳之文善記序有古體晚年詩筆愈高時相勉其出調湖南幕屬而卒有肯堂集見舊志

李安撫華

華字實夫嘉定中第進士調連州法曹開楞伽峽有功辟翁源令翁源瘴鄉同茶謂不宜往華嘆曰今之仕者每患五刑不易得惟視上官色可否氣餒精搖為心之病者甚於瘴也其無愧于俯仰將使匹夫匹婦皆無疾苦瘴焉能病乎辟占不辭未幾政聲為韶五邑最臺府交薦通籍後倅安豐紹定間護王祖忠軍入閩勦汀邵剽寇旋以捷聞除知汀州尋進直徽猷閣知潭州兼湖南安撫卒見舊志

陳縣丞範

範字朝弼從朱文公學嘉定中第進士調徽州婺源尉會

精於辭賦疑讞範察不當死令佐受昧結正其罪吏請立
擬範嘆曰人命如是之輕乎吾以書生獲一官當以此力
爭竟不書後發覺令佐坐削人服其明秩滿調撫州崇仁
永縣令羅必元見而敬之日相與論議政化大行範之力
也一日遇疾作遂解組而歸見備志

江開封頃

頃字叔文學於其德秀第進士調知永平縣通判靖州以
廉白清簡稱遷知南平軍撫綏美漢四境帖然管條五事
以奏皆熟察民隱可為永利者帥臣上其公績改知開封
未拜命卒頃貌肅氣和自幼至老惟以講學為事見備志

哀書記長古

長古字叔異嘉定中登進士第調靜海軍志平書記程滿
致仕號委順翁徜徉林泉托興吟咏雖老手不釋卷至道
釋書亦嘗麻藤九後學多師事之卒年八十九有雞助集
見備志

趙通判特敘

特敘字子禮寓居崇安以有文名登進士第攝上杭令適
汀寇甫十餘黨出沒有關麻胡者復誘賊首汝江雲等

亂將鉞出奇計悉捕獲之民得安境遂拜真令徐清與帥
廣存辟倅資州會通賊黎夢符寇海道由炳甚熾時鉞被
擄往攻之捷聞就除權發遣南寧軍事未幾卒特轉朝請
卹仍官其子弟時鉞亦有吏能官至朝奉大夫知邵武軍
見備志

彭處士蕭巖

蕭巖號歸峯嘗領鄉薦前葉咸以老成禮之性老且學至
老不倦詩文頗窺韓杜戶庭每賦詩不輕綴一字縣尹楊
某補植清獻梅花命賦云清獻室前樹無枝可著春豈知
三百載後有種花人見備志

祝迪功榜

穆字和甫曾祖確欽之名士於朱文公為外祖父康國始
從文公居崇安穆少名丙與弟癸同事文公于壘谷得其
微言緒論性溫行淳文學富贍嘗著事文類聚方輿勝覽
諸書子洙第寶祐四年進士嘗著四書集註附錄字執程
元鳳蔡抗取其書以進除迪功郎興化軍涵江書院山長

李參軍諱

景定中知軍徐直諒特薦其學行于朝見備志

字叔諧苦學嗜書通六經尤精禮記與子結屢魁鄉試
開門授徒學者多師事之父子仕皆至司理參軍見熊志

趙處士 必澣 弟若樞

連字仲連少刻苦讀書開慶間以父澤當補官辭不授
築室黃栢里自號山泉翁植梅數百株名其居曰梅花莊
與弟若樞日觴咏其中尤精于醫有倚梅吟藁

若樞字自本號霽山咸淳末登第入元不仕性倜儻不治
生產獨嗜吟咏尚徜徉山水間遇會心處輒止數日人以
陶阮輩目之評者謂其所作得晚唐風致並見舊志

劉處士 濟

濟字應徐有詩名嘗題趙必澣梅花莊云莊後莊前千萬
枝元方題扁李方詩何當把酒對花樹坐到參橫月落時
有日行辨明德辨行于世見舊志

徐教授 嶽

幾字子與號進齋通諸經尤精于易自朱真後理學之傳
惟幾頗臻其奧景定間臣僚交薦與何基同以布衣召詔
補迪功郎添差建寧府教授兼建安書院山長有經義行

世 見舊志

翁潛使甫 翁合附

甫字景山登進士第召監登聞鼓院陛對稱旨除資政堂
直講論罷開讀禮儀與提點官對拜之禮除兼太常博士
會衆政別之傑為明裡禮儀使跛倚失儀抗疏論罷之補
外知漳州遂丐祠後以將作少監召尋兼左司仍兼管善
堂直講俄改兩浙漕遷太府少卿兼知臨安府凡遇節序
供奉內庭儀物甫悉奏免之未幾兼太常少卿直舍人院
資善堂翊善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檢討時方有集慶太乙
之役甫上故事極論其害又言呈嗣入宮而左右有以果

實器玩飲者乞加禁絕奏入皆不報出為江西漕踰年兼

知隆興府所著有屬漢書浩堂類藁同縣翁合亦第進士
歷官中外有聲景定中為侍講有丹山文集見舊志

范處士 師孔

師孔字學可咸淳中預薦肄業武夷書院三司辟充講書
橫經析理後學賴之與子棄俱能詩師孔所為詩文號畫
餅編日與同縣鄭德普趙若樞相唱酬詩名號相伯仲見舊志

元

彭處士 九萬

九萬字好古德祐元年為太學生上書言賈似道誤國書入不報元至正二十年黃華倡亂時黃華容縣之石臼里中山寇以兵脅使從已九萬斥之曰天命在皇元鼠輩可逆天乎吾豈汝徒也卒遇害九萬工詞賦或謂其有楚騷之風易傳

趙處士 若

若字順之丞相蒙古入閩一見器重之薦于朝授同安縣尹不就歸隱於家丞相開閩省三使人聘之強為一見

勸之仕不從長於詩尤工音律有澗邊集二十卷見傳一

彭徵君 炳

炳字元亮游齊秦都下聞昌平隱者何得之遂往謁焉駢馬烏谷孫事以師禮朝野自是知炳經業至正中徵為端本堂說書不起為詩專效陶柳有集一卷見傳

國朝

丘教授 錫

錫字永錫領洪武已卯鄉薦歷事工科自陳願授學職除河州教授永樂四年預修永樂大典改衢州教授宣德七

蔡傑預修

太宗皇帝實錄書成仍乞學職改建昌教授陞正九品秩自筮仕以來凡典文衡者五人服其公性嗜學垂老猶手不釋卷卒年八十有文藁若干卷見傳

藍憲 愈 智 九附

智字明之元季從三山林泉生習舉子業已而棄去與兄靜之學詩于杜清碧洪武十年以明經薦拜廣西按察司僉事廉惠之聲著于一道有藍澗集元張昶嘗稱其衆體兼備足追風雅靜之為武夷山長九早馳詩譽有藍山集

並傳于世見傳

方御史 立

立字孟周洪武間由縣學諸生授洋鄉縣典史改豐城以廉能著稱召入文淵閣纂修歷知海寧縣改新鄉尋以當道薦為監察御史綽有風裁後以不避權勢見沮出尹新

俞卒見傳

彭縣丞 德

德字樂善少負才氣由太學生授崇德縣丞縣當水陸之衝民繁事殷難治信代令有所區畫事皆就理又以

慈憐愷第行之故民歌誦其德六載懇上章乞休老推留
之不可得相與追送至浙江泣別而去見舊志

黃處士 賈

賈字朝用天性孝友溫純問學有源委由邑庠生入南雍
文行為六館最謁告歸省道聞父喪徒跣匍匐至家葬畢
蔬食水飲廬墓終其喪親族有不克葬者推地以與之卒
之日邑人咸悼惜奔走哭吊者踵相屬於道見舊志

斐憲僉吳

吳字士勉穎敏博學登永樂四年進士第任江西按察司

人事庶介嚴毅風采凜然卒于官見舊志

人物傳

郡人李然纂輯

政和十六人

宋

陳三詔 朝老

朝老字廷臣元符末為大學生論事剴切臺諫受蔡京風
旨例以狂妄目之太觀三年以何執中為左僕射朝老上
書有曰陛下即位以來九五命相有若韓忠彥之庸儒曹
布之賍汚趙挺之之蠢愚蔡京之跋扈今復相執中何為
者邪是猶以蚤負山也宣和末復與陳東等上書論蔡京
童貫王黼李彥梁師陳耒勳為六賊且曰願陛下速取六
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書奏編置道州建炎改
元遇宥歸耕石門紹興間三詔徵之堅辭不赴學者稱曰

人物傳

陳三詔 見舊志

謝徵君 安時

安時字尚可博通經傳涉筆成文崇寧大觀間以兩優貢
入辟雍謁告歸復預鄉薦靖康之變携家隱西坑別墅庭
植三桂號桂堂居士後以累舉得官卒不拜終于家鄉人

植三桂號桂堂居士後以累舉得官卒不拜終于家鄉人

以詩有不肯上書遊北闕只緣留意在東山之句見舊志

吳教授球

球字元璞建炎中赴廷試首言陛下用相非人大學生陳東以直諫見誅臣恐異日有指鹿為馬終無敢發其奸者矣又言陛下有畏避小心無規恢遠畧降下州助教未幾復賜進士出身歷泰州興國軍福州明州教授見舊志

謝主簿球中

綽中時方崇尚王氏新經綽中聞讀儀禮朱松為對見而異之即與俱歸勉其所未至紹興中第進士調泰寧簿自以不能俯仰領祠而歸所作遺文朱熹為序子東卿見舊志

邵龍圖知柔 楊邦弼附

知柔字民望篤學有志操第進士累遷國子祭酒太子左庶子兼太子伴讀乾道初告老除龍圖閣直學士奉祠知柔平生清白至是食或不給東宮以為言遣使就國學特贈金帛以歸同郡楊邦弼憶之六代孫紹興壬戌進士第三人嘗與陳鵬飛同召對即日並除太學博士後遷中書舍人見舊志

蔣徵君粹翁

翁聰敏強記宋末為太學生國亡隱於滿月山見舊志

元

張處士以仁 魏伯堅附

以仁當元季偕魏伯堅下築蓮花峯下與國子助教謝坤雲知州孫蘊儒學訓導余應相友善五人者夜共燈火旦同筆研討論經藝至忘飢渴如是者二十年號山中五鳳後供以文行知名而以仁伯堅並隱居不仕而終舊見

國朝

余帥恭應

應字則亮早從江惟志遊私淑文公之學性疑重寡言笑動必以禮自律家邇闌闌足跡未嘗輕入事繼母與處繼母弟以孝友稱凡飲食衣服必先其弟洪武初以明經薦起為儒學訓導遷留守司知事後執父喪尤恪遵禮典不為俗動見舊志

吳節推瑾

瑾字士瑜洪武間由國子生授直隸常州府推官臨囚訊問務推誠意使自引服不事拷掠及得其情惻然哀矜見於辭色在官六年獄訟幾息庶德之聲動於畿輔及再考

以疾卒于京師與喪過常州郡民爭先哭祭

見舊志

黃憲副 童

童字仕釋由太學生擢陝西按察司僉事左遷寧遠縣丞
太宗文皇帝即位超拜監察御史奉命巡按南畿蘇浙間
平望八尺皆巨浸號多盜賊童假民船載粟詐為商販賊
至密以灰水洒之翌日驗有灰跡者捕之悉得真盜蓋即
巡檢司弓手也仍奏置石堤於湖中為水門時其啓閉劫
掠之患遂息嘗道見一巨蛇昂首若有所訖童問曰汝必
有冤乎蛇即叩頭而去令人尾至園中就其穴掘之果得
園主者殺人狀人以爲神後遷廣西副使卒于官

見舊志

吳侍郎 走用

廷用永樂中登進士第授戶科給事中

仁宗皇帝在春宮監國廷用侍從二十餘年小心謹密特
蒙寵眷暨嗣位超拜刑部左侍郎宣德間轉禮部累章乞

歸卒于家

見舊志

林處士 順

順字孝從號運軒弱冠爲鄉校師學者多所造就永樂間
邑令黃裳舉孝廉不起嗣令吳朝宗舉楷書復力辭年八

十八卒

見舊志

余處士 畝

畝字希尹性凝重寡言蚤失怙獨奉母以居讀書刻苦精
詣鄉人從之遊者隨才質高下皆有所得下筆爲詩文動
契古意永樂間邑以楷書薦郡守芮麟令書字以觀因書
遊子吟復之遂拂袖歸

見舊志

吳零陵 義

義字用宜景泰間爲零陵令清介自持未三載吏畏民懷
屬遭母喪歸囊蕭然民爭致贖贖郡守亦憐其貧以帑
歲餘財俱不受比服闋詣部引疾而歸

見舊志

人物傳

郡人 李默 纂輯

松溪 九人

宋

吳樞學 執中 子嚴夫

執中字子權父槩慶曆中進士為著作即執中初登第歷
 官郡邑同門婿呂惠卿方貴盛不肯附以取進凡三十餘
 年始提舉河南常平大觀中拜御史中丞論開封府內侍
 省京畿秦鳳違法干請詔獎其得風憲體又言鄭居中外
 戚不宜居政地初蔡京忌張康國故引執中居言路執中
 先劾劉易兄弟宋喬年父子皆京客也徽宗語執政嘉其
 不阿康國曰是乃為逐臣地耳已而章果至執中坐是黜
 知徐州久之復為中丞徽宗以星變逐京言者未已執中
 謂進退大臣當全體貌京得不重貶遷禮部尚書為御史
 張克公所論除樞密直學士知越州子嚴夫
 嚴夫以除補官亦將京門下政和中拜考功即嘗為蔡
 撰盜議欽宗時自濠州召為左司郎中語宰相曰方特艱
 難願核寒畯以求實材母專用虛名竊位苟祿而已丞相

不愧嚴夫曰吾與公為道義交故敢獻直不然自此辭矣

高宗即位南京移光祿卿時虜騎未退率同列上章願消

辰順動以副四海望幸之心章再入乃退保揚州見宋史

李梧州 扶

扶字持國父懌元豐中進士官至朝奉即扶幼孤事母孝

第進士調末興丞適大冶為兵人所蕩郡守交諸司檄攝

其事扶至招撫流散安集田里盜賊屏息百姓晏然秩滿

政宣教即知富陽縣縣當水陸之衝扶治以平恕民樂其

政轉廣西帥司主管未幾諸司薦為蒼梧守治狀最於兩

廣見舊志

李提刑 規

規字師正元豐間進士時朝廷討西夏陶節夫總四路節

制軍馬辟規為府幕規協力裨贊招散亡築堡塞夏人遠

遁通判環州請革陝西錢法之弊遷夔州運判就移本路

提刑被旨按大獄數百人以平瀘南功轉朝議大夫有文

集十卷子文淵富滿令孫大正四川茶馬見舊志

陳待制 職

職字冲休大觀中第進士累官監察御史隨幸江制時統

劉寬范瓊附苗劉有跋意戰單軍入其營諭以禍福瓊
續從命入對除太常少卿上疏論兵將宜節制使之惟命
是從則寡可敵衆而虜因可破又論節鎮守臣及外補者
除罷皆乞引對上嘉納遂除給事中上疏論當時有五失
宰執務姑息將帥邀功賞臺諫言細務監司守臣多犯法
內侍權漸盛宜有以禁止之後以寶文閣待制歷知處明
泉三州見舊志

示

葉浦城 景仁

子雋

人物傳四卷

五十一

景仁字天德少孤重信義至正壬辰由政和縣尉遷浦城
尹會政和西寨盜起景仁奉省檄致討值歲飢乃出家貲
餉兵率衆入南里遇賊邀擊敗之遂擒戮渠魁撫其脅從
明日進攻賊巢抵西里蛟龍橋賊悉衆來拒景仁復戰敗
之乘勝深入爲援兵弗繼爲賊所執斷其右膊大罵而死
子雋
雋字良弼讀書通大義有孝行祖母年高病足艱于動履
與姊妙儒昇而起卧者五年痛父死于賊頃家募士從間
道入賊境殺其渠魁載父屍以還事聞授南豐州同知力

不... 墓側且夕悲深芝生隧道自號湛虛

國朝

李蘭谿 濬

濬字彦深洪武中第進士除蘭谿知縣濬官六拾以惠愛

稱見舊志

楊教諭 誠

誠字性之永樂中領鄉薦授四會訓導秩滿遷天台教諭
改縉雲所至陶淑有方士多造就以致仕卒誠操行端嚴

學亦贍博所著有真鐵葉見舊志

軍人物傳

郡人李默纂輯

亡邑里五人

宋

林處士 志寧

志寧嘗詣文潞公求教彥博云此中無以相益有二程先生者可往從之因詣程氏求見遂與游酢楊時為同門交

見舊志

熊處士 蕃

五三

蕃字叔茂善屬文長於吟咏頗宗王安石之學分章析句大有條貫築堂名獨善號獨善先生嘗著茶錄品別高下最為精當又有製茶十韻今傳于世 見舊志

葉侍郎 康直

康直字景温第進士知光化縣教民構屋易竹以陶瓦時豐稷為穀城令亦以治績顯人歌之曰葉光化豐穀城清如水平如衡哲宗時再知秦州夏人侵其谷康直戒諸將設伏以待殲其二酋自是不敢犯境進寶文 陝西 都轉運使以疾請知亳州通濟積濟民獲田 敵召

為兵部侍郎 見宋史

徐架閣 驥

驥字士龍刻意問學居大學時二帝北狩上書行在所朝

奏暮召會骨沮之者卒不用其言然識者皆服驥之先見

大學初興就試者萬人學官以天下明察為論題遂冠

士丞相秦檜邀驥與其弟遊驥辭不就以疾請祠授吏部

架閣卒于官 見舊志

江艮水 安止

安止字元靜南渡初知艮水縣撫綏善良而嚴于治盜鄰

郡寇至輒率丁壯禦之縣境賴以無虞秩滿民願留再任

在邑凡六年代還之日吏民泣而送之 見舊志

終

建寧人物傳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李默撰默字時言既寧人正德辛巳進士官至

史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為趙文華誣陷下詔獄瘐

死萬曆中追諡文愍事迹具明史本傳是書專記

建寧人物起唐建中迄明景泰凡四百十七人以

諸邑分載而一邑之中又以時代為先後每條之

下各註所引原書自唐書南唐書五代史宋史而

外大抵皆本之舊志未為信史疎畧之處尤多如

謂吳棫為處士而述所著書惟及韻補則舛漏可

知矣